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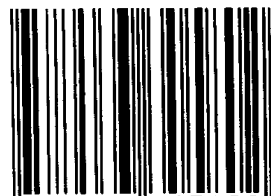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六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EC90/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六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16開本 52.25印張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圓

經部第六一冊目次

經部·詩類

魯詩世學三十二卷子夏序一卷首一卷(二)

〔宋〕豐稷正音 〔明〕豐慶續音 豐耘補音 豐熙正說 豐坊考補 何昆續考
天津圖書館藏清鈔本

詩傳纂義不分卷

〔明〕倪復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讀風臆評一卷

〔明〕戴君恩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八年閏齊伋刻朱墨套印本

詩經正義二十七卷

〔明〕許天贈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一

二〇五

二三〇

二六四

魯詩世學卷十六

11.

魯詩世學卷十二

iii

魯詩世學卷十二

窪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耗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
以攻玉

正說之毛氏曰小魚在渚良魚在淵穀木名櫟
不祥且有毒葉墮水中魚輒死故以喻惡焉
攻亦唇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必以石磨
之然後玉之為器得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磨
之然後玉之為器得成焉德成焉避動心忍性
益也然後玉之為器得成焉德成焉避動心忍性
云

窪鳴二章章九句

當詩世學卷十六

四

正說豐城朱氏曰知誠之不可掩則知念
肝已見所以不可無誠而身之知理而肺
無定在則知事有精義而理之無精義事有
大小而理無大小所以不可無精義事有
也知愛而不可知其惡憎當知其美則知
賤惡之不可知其惡憎當知其美則知
自恣而不可知其惡憎當知其美則知
欲之好也祇是數者則知行其進而不明
兩立好惡也祇是數者則知行其進而不明
不難矣此所以為陳善納諫之詞也或
疑窪鳴既為小正之義如虎鳴諸篇窪鳴專
儀禮所記專為慶賀如虎鳴諸篇窪鳴專
明修身之道使慶賀如虎鳴諸篇窪鳴專
為無譽而作其用不同
非可泥彼而疑此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

笙鼓作毛本黃承仁作毛本是將人之好我示
我周行

正說申公曰天子燕賓師之歌蓋鹿鳴伐木
隆興而賦之謂之嘒嘒也此篇三章皆以鹿鳴
起興而賦之謂之嘒嘒也此篇三章皆以鹿鳴
蒸食也子白鹿食則相呼故以興賓師也我
代盛人君自稱而為下臣之詞也賓賓賢者
梓底為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笙
以匏為體植竹為十二簧入秦承命也燕禮工
四入其瑟工歌其二笙入秦承命也燕禮工
盛幣幣將行也燕禮飲有酌賓送酒之幣食
云有公受宰夫束帛以聘聘禮云致饗以酌
幣

當詩世學卷十六

五

明饗有時幣矣好愛也周行大道也安成劉
氏曰燕飲至旅酌正禮也周行大道也安成劉
嘉賓之忠告蓋先王之樂符之以仁道之實而
之禮樂之忠告蓋先王之樂符之以仁道之實而
儀之及物之誠則欲示之聖賢之大道此其多
曰德之聖賢無一而忘之尊賢之大道此其多
道吾君之望於嘉賓者有愛我之心則當示
我以大道也講聖人之道德談先王之禮樂
皆相示以道也講聖人之道德談先王之禮樂
子相示以道也講聖人之道德談先王之禮樂
此其大所以和樂而不私惠也德而自留矣
者豈以飲食幣帛為悅哉蓋皆樂而盡心乎
女下行禮樂不脩賢者其旨樂而盡心乎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示

以視作民不悌君子是則是微我有旨酒嘉賓式燕

正說萬物名春生苗葉秋開淡黃花結子如
偷薄也教樂也朱子曰言嘉賓之德音甚明
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微亦明
劉氏曰燕禮有親而義有尊卑之別有長樂
莫有不序有內外之分有賓主之禮安其樂誠信
德音昭昭示民不悌乎觀其禮而知化之不已
君者乎亦
呦呦鹿鳴食野之苓我有嘉賓設瑟鼓琴瑟

唐詩世學卷十六

六

設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正說陸氏曰琴外名蓋如飲股葉如竹葉生
蓋所以致其殷勤之厚而欲其教示之無已

鹿鳴三章章八句

正說客後乃推而用之先王作此詩以燕饗賓
習於卿大夫貢士之禮又用於太學之教
考儀禮之文則又通用之於諸侯之射儀亦有歌
之樂詩而無歌大正者所以分也泰泉黃氏曰

燕禮之用莫重乎養老而所謂老者
賢王之德居賓師之位若武王所謂老者
父師稱之而不公梓王也故首章云是則
行蓋乞言之類也次章云是則其辭甚恭
老之謂也皆養老之禮然也其辭甚恭
誠禮至豈汎然施於臣下者哉毛氏不知
此禮為本國之臣或諸侯之使臣因之釋
賓是為本國之臣或諸侯之使臣因之釋
矣禮是為本國之臣或諸侯之使臣因之釋
去其禮廢姑使其臣聘王侯之使臣因之釋
然乃末世之弊事誠可哀嘆豈周公制
之初已忘其故哉乃移以化用通乎上
主之稱而無君臣之限故可以通乎上
其所謂賓者非其諸侯而宜以賓禮處之
於列國之賓者非其諸侯而宜以賓禮處之

唐詩世學卷十六

七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幽谷遷于喬木嚶
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
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正說申公曰天子燕友之歌三章皆與也
幽深遷升喬高也此鳥鳴嚶嚶和聲相視
也矧况也東萊呂氏曰酒誥云矧太史友
史於君國以臣為友矣程子曰山中伐木非

一能獨為必與同志者共之既同其事况必
相親好成朋友之義情推其義以歌之風天與下
以君子之好也故其言鳴嚶嚶又歌以物情如
此朋友之好而無相應之謂神明朋友之信

伐木所許本所釀酒有與序既有肥矜音以
和者相好平者不變也

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鳥擊酒埽陳饋
八盤作毛蓋本既有肥壯以速諸舅作毛寧適不來

微我有咎
正說以所斧析木擊釀酒者或以筵或以酒

用茅是也葉美貌羊生五月曰野遠召也諸
父朋友之尊也八盤謂之盛者孔氏曰肥
肥明貌陳也然牛馬犬豕之屬皆有壯肥
樂朋友之尊也然牛馬犬豕之屬皆有壯肥
我思之至此可謂能先施矣所求乎朋友先施
之未思也此可謂能先施矣所求乎朋友先施
禮天子呼諸侯同姓大國曰伯父小國曰伯
父異姓大國曰伯舅小國曰伯父

伐木于阪釀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
失德釀音干毛候音以愆有酒滑我無酒酌我
坎坎鼓我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滑矣

正說也于陳者析木已畢而宴之相也地
皆在也擊鼓而舞則飲酒以相樂耳所以
計有一飯之失而暇則飲酒以相樂耳所以
無義也而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耳所以
考補也我主人自鼓也舞我醺也我古
見其出法天子則命有司各執其事而食之
王者制文餼豆謂食之也解字今人謂飯食之
過亂不在大也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九

正說也于陳者析木已畢而宴之相也地
皆在也擊鼓而舞則飲酒以相樂耳所以
計有一飯之失而暇則飲酒以相樂耳所以
無義也而及閒暇則飲酒以相樂耳所以
考補也我主人自鼓也舞我醺也我古
見其出法天子則命有司各執其事而食之
王者制文餼豆謂食之也解字今人謂飯食之
過亂不在大也

伐木于阪釀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
失德釀音干毛候音以愆有酒滑我無酒酌我
坎坎鼓我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滑矣

青
儀
詩體皆託言以見必致誠敬委曲之意且
青者我非國風安得謂民間之歌哉
青者我非國風安得謂民間之歌哉
青者我非國風安得謂民間之歌哉

正說申公曰天子燕賓與之士則歌此詩四
章生也生澤田漸之盛貌貌如韓子許微曲
科生也生澤田漸之盛貌貌如韓子許微曲
名義蒿開淡紅紫花結角子長二寸許微曲
大陵曰阿二句以比人子之盛也韓子許微曲
既者教育人才致其美盛如阿之長我青然
鳴言是則是微也華陽范氏曰養天下之賢
禮才莫如致敬以有禮則賢者出而風俗厚矣
禮才莫如致敬以有禮則賢者出而風俗厚矣

青青者我在彼中汴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正說朱子曰中汴此汴

青青者我在彼中陵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正說大車曰陵錫賜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

費也猶鹿鳴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正說楊舟以楊木為舟也或沉或浮以此來

矣定

青莢四章章四句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唐詩世學卷十六

十一

正說申公曰此亦天子燕賓與之士則歌此詩三章皆

正說此而賦也孔氏曰桑宜在濕潤之所故

得朱子曰皆言枝葉茂密之狀此以桑之生隰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下樂

正說長樂劉氏曰沃謂長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交音

正說毛氏曰幽黑色孔氏曰難謂葉之茂沃

桑則其色純黑故三章各言其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正說此章賦也避何也謂描告也言我心誠
愛之之情也蓋言以求知則淺露而不誠知我
若藏之中心無時而可忘也秦誓曰其心好不
先王愛賢之誠如此

黑桑四章章四句

正說此與青我蓋一時之作其詞主於同
俱足前篇未盡之意也蓋揚舟追言未見
之始思之切中心以明既見之後存之
我之乃終始不渝之道也然底鳴之嘉賓
素矣二篇以燕初貢之賢
非其素稔而喜其至也
考補也毛氏錯此於變正而序之曰刺幽王
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
書詩世學卷十六

心以事之可謂諤矣之甚來傳以為喜見
君子之樽暗與經合然未能改入正小正
以當時未尚
象詩故也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龜
朝作

正說詩中公曰賢者將隱去王若留之而作是
者賢者所乘也食餼之也繫維其足維繫其
駒也永久也伊人指賢者也繫維其息也王若
不去若後人留客而使其人得以於此游息而
考補其車轄于井中也今言食苗則食與飼同
以場田園者蓋繫毛氏之誤也食與飼同

謂繫維其駒而飼之以苗養也蓋說謂託以
其駒食我場苗而繫維之是託其駒以會其
人豈好賢之誠者乎
消遙裝細少留之意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
伊人於焉嘉客

正說人當豆華可為羹苗以出穀養以為羹皆
於焉嘉客者言賢者如肯少
留則將待以客禮而下臣也
考補也此章言場苗則圃也朱傳乃云養猶苗
疊山謝氏曰賢者高舉遠引吾知其不可留
矣猶欲繫維其白駒而強留之雖一晷一夕
亦滿吾意好德之熱性尊賢
之良心在人自不容已也
書詩世學卷十六

皎皎白駒貴者又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
期脊作毛氏不爾優游勉爾遐不作毛氏思

正說猶先也思語詞公侯指當時在朝者期
去意也言乘駒之賢尚有允顧於我乎爾在
朝之公侯當助我以留之賢則當勸賢者豈可過
於優游決於遠去而終不我顧哉愛之切而
苦矣
考補毛氏曰貴然光彩疊山謝氏曰華采也
戶華門皆有光輝也慶源輔氏曰猶今人言
光降寵臨之意按首章言消遙以適之二章
言嘉客以尊之情愈至一節深一節見其好賢
之詞愈加而情愈至一節深一節見其好賢

之誠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母金

王爾音而有遐心

正說易馬草也朱子曰賢者必去而不可留

不之觀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改語之其

而母貴重爾之音微其相聞而無絕也改語之其

考補東萊呂氏曰此雖按祝其音問無絕亦所以

謂賢者宜何如蓋難進而易退見幾而作君子

以風教計也亦不然其志而高樓公卿數百人

康融以成西漢之俗王莽篡竊公卿數百人

豈拱小聽命

白駒四章章六句

正說之以序盡其禮宣王也戴詳詩旨始若留

錄賢之道將使萬世又何必惡之可刺哉夫子

不知守身之節世治其國家美其風俗並行而

不字也後世君臣之際惟漢世祖莊子陵而

犬馬乎此世道愈降臣君之勢以待其下而

吟癯瘠之瘠魯弗可知矣國於古人之治也哉

悲節君之忠而可共圖於古人之治也哉

考補漢世祖光武皇帝劉氏名秀莊子諱

即嚴光漢餘姚人實莊氏避明帝諱

故曰嚴事詳通鑑秦黃氏曰先王禮選之於

賢者其至誠懇切之意諒也然後賢者樂之

於樂唯恐賢者之切不我諒也然後賢者樂之

為樂所以不共成也秦焚詩書廢學此三代之

治所以不待士者訪之漢唐尚孝威而

樂其所以不待士者訪之漢唐尚孝威而

已矣故秦不三世而止漢唐尚孝威而

逆理之禍乃初雖兼用才德而尤重微辟

建言以微辟乃初雖兼用才德而尤重微辟

說習之自是豎儒之不流惟聖祖附之

平李治之舒以益哀也溫仁毛鳳亮以

於復古之毛氏致富天寵也世臣亦大壞

日刺宣王也毛氏致富天寵也世臣亦大壞

宣詩世學卷六

行小年急心一生而觀文公之徒諫皆不

而先王尊賢之道而夫不肯留之者必不

矣或曰先王之聽之於賢者禮之如七賢

為不白駒而老之聽之於賢者禮之如七賢

七禮也白駒而老之聽之於賢者禮之如七賢

尊賢之道也聽之於賢者禮之如七賢

然則絕之也聽之於賢者禮之如七賢

矣夫子錄之正以明職任去全君臣為

不字之義先師以世祖君臣方之可謂

切之至矣公卿且季本乃曰群臣面

之作則爾公卿且季本乃曰群臣面

伊人其擬入如王侯二語作何歸者

此詩人其擬入如王侯二語作何歸者

錢之指也全尊賢白丁始語之非已歌

之可指也全尊賢白丁始語之非已歌

之錢之指也全尊賢白丁始語之非已歌

之錢之指也全尊賢白丁始語之非已歌

之錢之指也全尊賢白丁始語之非已歌

之錢之指也全尊賢白丁始語之非已歌

之錢之指也全尊賢白丁始語之非已歌

之錢之指也全尊賢白丁始語之非已歌

之錢之指也全尊賢白丁始語之非已歌

之錢之指也全尊賢白丁始語之非已歌

之錢之指也全尊賢白丁始語之非已歌

之錢之指也全尊賢白丁始語之非已歌

之錢之指也全尊賢白丁始語之非已歌

之後乎一
人考選
續考選
虞知縣
修理太
是官者
其理實
皆事自
常棣之
之人莫
如兄弟

正說
申公以
為周文
公之子
燕兄弟
之歌春
秋外傳

力子如
承蓋而
舉世之
以承蓋
光明之
若補之
考補之
樹毛亨
豈不文
主其是
類宜乎
飲死本
兄弟求
矣

正說
此輩賦
也衰聚
也朱子
曰秋卷
之禍他

聚於原
野之間
亦惟兄
弟相求
耳慶源
後
見水境
兄弟之
間亦惟
兄弟相
求耳慶
源後
為朋友
兄弟之
間亦惟
兄弟相
求耳慶
源後

正說
此章亦
與也
青不色
推首尾
而體故
東萊呂
興坡蘇
錦者惟
兄弟之
間亦惟
兄弟相
求耳慶
源後

也無戰
于牆外
御其本
其侮作
毛本每
有良朋
燕
正說
此章亦
與也
幸而
心以
雖有
友以
雖有
人百
遠而
御也

正說此章言患難之時兄弟相救非良朋不可
如友生悖理之甚也東坡蘇氏曰人兄弟時
不知兄弟之可恃而以至親相責望則兄弟
常多過失易以生怨故有以朋友賢於兄弟
者歐陽氏曰此乃責之詞東萊呂氏曰疏此
其所親而親其所疏此失其本心者也故此
詩反覆言朋友之不如兄弟蓋示之以親疏
之使有反復之序兄弟之親既得而朋友之
義亦

儋爾籩豆飲酒之飲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禮子常盛待兄弟之禮常簡愛有餘者敬或下
禮子常盛待兄弟之禮常簡愛有餘者敬或下
禮子常盛待兄弟之禮常簡愛有餘者敬或下

凡飲酒而至於禮文有時而脫畧也蓬豆畢
陳不飲酒而至於禮文有時而脫畧也蓬豆畢
陳不飲酒而至於禮文有時而脫畧也蓬豆畢

妻子好合如鼓琴琴兄弟既和樂且湛

正說此章言兄弟之樂也三山李氏曰兄弟之
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福食則同案衣則傳
服學則連業游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
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兄弟之子
以爭厚之人不能不本於此蓋其兄弟之所
室家爭者未必不能樂之故必妻子好合然
禮義者樂也雖有兄弟不友生有禮義然後

外其愛兄弟之常心友生約其
宜爾室家樂爾妻女
然乎

正說此章言兄弟之樂也三山李氏曰兄弟之
翁而後樂且湛也兄弟之樂也三山李氏曰
是翁而後樂且湛也兄弟之樂也三山李氏曰
情皆然知保其室家私其妻子而罕知其兄
弟然知保其室家私其妻子而罕知其兄
有之矣管蔡是也今欲室家之相宜妻子之
相樂豈可獨忘兄弟之事哉誠能窮究樂之
理以圖謀好兄弟之事必以我言為然蓋
思慮不能及遠以故兄弟之深恩而遠之
惠其淺而不及遠以故兄弟之深恩而遠之
東萊呂氏曰告人以必兄弟之深恩而遠之

為然者苟非是實從事於此則亦未
能誠知其然者也下誠知其然則亦未
其名而已矣凡
常棣八章章四句

正說此章言兄弟之樂也三山李氏曰兄弟之
明兄弟之情切如四章則又以其情意難
淺於兄弟之情切如四章則又以其情意難
甚薄而猶有所不能已者急難之序若曰
不待執事然後相救但有急難之序若曰
言又幸而後相救但有急難之序若曰
侮兄弟之言者雖若益輕以約而共御其
安寧之義者乃謂兄弟深不切矣生於五
反為路人之道或幾乎息矣故生於五
乃復極言兄弟之恩異形同氣死生苦樂

無適而不相頌之意卒章又申告之使反
覆窮極而驗其信然可謂委曲漸次說盡
人情矣信也非聖

有頍者鼎作毛本寔作毛本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

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它作毛本為音與女蘿施

音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

說音緣作毛本

正說申公曰此燕王族之詩三章皆賦中有

布冠頍者無筭者著圓髮際結項中隅四綴

則有筭者亦以固頍孔氏曰鼎者冠之大名

皆美也通它匪它人以朝服燕諸侯亦然音嘉

曰萬今寄生業如當蘆子如覆盆子赤黑甘

美女蘿今免絲蔓連州上黃赤如金奕奕憂

心無所薄也說緯喜也言有頍者與服此何

為益設酒殷以燕兄弟既見而喜也

有頍者鼎寔維何其作斯爾酒既旨爾殽既時

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

君子憂心作毛本惻惻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正說其語不食惻惻其時也論語

有頍者鼎寔維在晉作毛本爾酒既旨爾殽既旨

毛本豈伊異人兄弟甥舅作毛本如彼雨雪先集

維霏作毛本霏作毛本死作毛本容作毛本無日無幾相見樂酒

今夕君子維宴

正說也霏厚也朱子曰甥謂姑母姊妹族

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將謂之霏父而寒勝

則大雪矣言霏集則將雪之侯以此老至則

將死之徵也豐城朱氏曰推親親之恩由是

以死及甥甥亦其親城朱氏曰推親親之恩由是

弟親戚其相與之情有限之無窮而相見之日有限

真情之不能已也死喪無日則其飲酒樂會亦

唐風宛其死矣已也人死無室無日則其飲酒樂會亦

異彼歎及時以自樂王曰此欲及時以相親愛

而為親親之仁耳王氏曰言今夕則下謀來

存否之

考補山陰陸氏曰謂我甥者謂之甥母之兄

外甥姑之子為甥甥之從父兄弟為甥之父母之兄

甥姑之子為甥甥之從父兄弟為甥之父母之兄

水則溫煖為霏陰之專氣為霏為霏為霏為霏為霏

電也感陰之則消散而雨水則凝滯而為霏為霏為霏

而為之矣

頍卿三章章十二句

正說此篇之義朱子曰甥謂姑母姊妹族

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于變正而序之曰諸

陵九族孤危將至故作是詩可謂諫矣之

甚而詩皆鏡川亦因成亡無日之句疑非治

世之詩皆鏡川亦因成亡無日之句疑非治

魯詩世學卷十六終

魯詩世學卷十六

二十二

為死以之言以致微戒之意非如後世俗
人以為不祥而諱之也若豐亨豫大之說俗
聞而憂勤惕厲之心可以謂非治世之詩矣
且常棣亦言兄弟之義也
乎今依聖人經此篇於棠棣之
考補一泰泉黃氏曰春秋無日者王族衆多
相見者一歲之中萬幾不其幾人祭之月日
得燕王族一歲之中萬幾不其幾人祭之月日
季正亦乃曰此為會伐木之詩當為
大正亦乃曰此為會伐木之詩當為

魯詩世學卷十七

小正

正說儀氏本有南宮白等孝泰由庚崇丘養
也白等孝子之潔白也等泰時和歲豐宜泰
復也其義而亡其詞也唐虞萬物得其道
也崇丘萬物得其義而亡其詞也唐虞萬物
各得其宜也夫歌有聲無辭而亡其辭也
禮之為笙歌也夫歌有聲無辭而亡其辭也
不載之為笙歌也夫歌有聲無辭而亡其辭也
經詩經主文而刑於六經至有詩經并其目
擇其關於風教者不主於樂凡垂鑒戒而
國譜其於樂教者不主於樂凡垂鑒戒而
不主於文其辭者不主於樂凡垂鑒戒而
有辭或無辭則存其辭者不主於樂凡垂
譜苟無其辭則存其辭者不主於樂凡垂

魯詩世學卷十七

而已其或不協於律而國譜不可以具則詩
辭雖衆而不入於樂焉此儀禮笙詩所以無
辭而魯詩所以不入於樂焉此儀禮笙詩所以無
本不同也毛氏以下見儀禮有目而不知樂
異用乃各載其目而見儀禮有目而不知樂
其序而各補其目而見儀禮有目而不知樂
朱子乃各補其目而見儀禮有目而不知樂
辭者乃各補其目而見儀禮有目而不知樂
傳者乃各補其目而見儀禮有目而不知樂
去以復孔子之舊而詳著其說庶幾讀者不
之於毛束
之於毛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

樂洛

正說子貢傳謂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

篇前二章皆賦也毛氏曰南謂江漢之間山
陸氏曰嘉魚鯉魚鱖魚鰱魚鰻魚鰻魚鰻魚
乳泉而美嘉魚鯉魚鱖魚鰱魚鰻魚鰻魚
者東萊呂氏曰嘉魚鯉魚鱖魚鰱魚鰻魚
而為興耳之不竭此因所薦之物而賦之或
以如家宰兼三公者立氏以為新進之賢則
以賓與而言如處鳴也朱子曰此亦燕饗通
用之樂蓋此詩之初本為大臣而作其後乃
移以他用三說各有指不泥於一也

南有嘉魚

正說鄭氏曰汕今之櫟畧

南有樛木甘瓠音累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

之

正說此下二章皆先比而後賦或以為興尤
有甘有苦甘者可食以比賢臣之當用累之
則見君臣之義固結而不可解也若移以他
相與之情而已

翩翾者佳毛本燕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

又思

正說翩翾飛貌佳小鳥三山李氏曰賢者群
詞又者既燕而留其賓以
再燕見其誠之無已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魚麗于罟毛本作罟鱉音常鱉音常君子有酒旨且多

正說申公曰此詩全篇皆賦也麗歷也罟以

朱子曰鱉揚也今黃頰魚似燕頭魚身形厚
而長大頰骨正黃有力而解飛躍者鱉也
燕所薦之羞而極道其美且多見禮意之
勤也

魚麗于罟音鱉君子有酒多且旨

正說鱉魚名毛氏曰鱉孔氏曰鮐也山陰陸
氏曰今玄鮐也其首戴星夜則北嚮諸

魚麗于罟音鱉君子有酒旨且有

魚麗于罟音鱉君子有酒旨且有

正說鱉魚名華谷嚴氏曰今鮐額白魚也大
魚黃鮐魚青鱸魚黑鮐魚白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正說重慶輔氏曰此後三章乃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正說東萊呂氏曰音即所謂也偕齊也物雖
如山物之多猶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正說王安石曰時如季冬薦魚春薦鱸之類
東萊呂氏曰有即所謂偕也物雖盛多

而借有必適當其時然後盡善所謂時者不
專為用之之時也苟非國家閑暇內外無故
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東坡蘇氏曰多則
惠其不嘉音則惠其不齊有則惠其不時今
多而能嘉音曲全也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正說先王敬大臣之至禮於南有嘉魚見
并及群臣之歌歎其詞稍緩豈燕大魚而
大臣之道也則燕人制禮必及其群臣亦以
大之無不聖人若後世智曲周詳如
塞罇滿而已又按朱氏列之蓋據儀禮而
魚南山有臺之前禮之用石經錄禮而
作然儀禮樂記為燕禮之用已備恐學
詩之序詩樂記為燕禮之用已備恐學
魯詩世學卷十七

察猶膠鬲聞
復詳辨耳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勺作毛本

言嘗之

正說申公曰此詩全篇亦皆賦也幡幡瓠葉
嘗者臣侍食於君品嘗食若移以通則主
人為賓嘗食社氏曰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難
人為賓嘗食社氏曰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難
瓢葉免首猶
與賓客共之

有兔斯罍作首炮音之燔燔之君子有酒勺言

獻之

正說也毛子曰有兔斯罍一兔也猶數魚以尾
也毛子曰炮加火曰燔燔山謝氏曰艸葉

以為燕賓客真德實意而己矣獻奉也臣奉
王於君也移以通用則
為主人獻之於賓耳
有兔斯罍燔之炙之君子有酒勺言酢之

正說朱子曰炮火曰炙謂以物貫之而舉於
用則賓既卒爵
而酌主人耳

有兔斯罍燔之炮之君子有酒勺言醕之

正說醕導飲也記曰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
人主又自飲而後獻賓曰
則亦移以通用之禮獻賓曰
醕則亦移以通用之禮獻賓曰

瓠葉四章章四句

魯詩世學卷十七

五

正說此定聯舉氏曰燕飲之禮在誠不在物
飲之詩有盛言其豐者魚麗是也
其薄者瓠葉是也然則二篇意既相發詞
亦相類其為一時之作無疑石經編次相
聯固孔門之舊也毛氏之說於變而安序
曰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
薄牢饗儀不肖子以燕飲之詩
而序廢禮為朱子以燕飲之詩

南山有臺作臺北山有菜樂者只君子邦家之

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正說也申公曰大臣頌美天子之詩五章皆興
也可為策筮實則香附子菜葉香可
蒸食只語詞君子謂天子基本也

君子萬壽無疆

正說
光榮
也也

君子德音不已

正說杞木名如樗一名枸骨子思曰民之父
謂民之母此章
則專美其德也

南山有栲考音北，北山有杻紐音。樂只君子，遐不作壽。

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魯詩世學卷十七

六

正說 栲 杓 杓 皆 木 名 毛 氏 曰 栲 山 樗 杓 櫨 也 避
眉 過 垂 眼 下 者 為 長 壽 茂 盛 也
非 德 音 之 盛 則 壽 亦 徒 壽 耳

南山有枸音北北山有棟音慶樂只君子遐不作音黃黃

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正說枸櫞皆木名
著枝端大如指
熟亦名木蜜鼠梓
入髮白而復黃也
也侯安艾養也
其後也先王之於
臣可謂極其敬矣
大頌祝人面凍梨色如浮垢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正說
彭山李氏曰
生猶人君以愛人為德當無物之

愛也故以大小木起興臺菜桑楊杞李栲栳
枸櫞不問大小美惡或可為食或可為材

皆無所棄然後為天地之德人君於人無
所不變然後為父母之心父母之心樂育

之德也。樂只君子，是邦之光。德盛而光，

久著也。此皆以父母之德為無期。此德長
然後不已。故祝其萬壽。眉壽黃考。皆

所以為萬壽也故又申祝之皆敬其德之不己也德音是茂鼓名洋溢也保艾爾後之

慶流子孫也如此乃為福祿無窮矣
所以祝頌而必以此壽者意蓋如此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音厚何福不除聲去

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唐詩世學卷十七

七

正說也申公曰大臣祝頌天子之詩全篇皆賦
進之意庶衆也言天之安
定我君使之養福如此

天保定爾俾爾遐福音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

爾遐福維日不足

正說選遠也天子以遇遠之福汲汲然如日
且不足也朱子曰言君有以受天之祿矣而
降以遠福天人之際交相與也書曰昭受上
帝天其申命用
休意亦如此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作毛本如岡如陵

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正說鄭氏曰興盛也董氏曰周為山之高者
或長之方至言其

吉主本為儲備是用孝富作享祠禴嘗烝

祠毛本非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正說朱子曰言誦酒食也享獻之善斷言齊戒

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先王李公謂之祭

也君通謂先公先王也謂王猶期也此尸傳之神

意以君通謂先公先王也謂王猶期也此尸傳之神

其先君如先王之神亦降之福也食祀非唯天之

考補至周自後稷至不窋一公然唯皇王侯公劉

德為太祖報其不遠之廟公劉高祖國有

詩公又謂此為文王之詩朱子後云禮也鄭氏乃謂

周未制曰先王為文王武王以後所云文王時

至武王正其禮樂適成王之世則自太王以

神之述作本矣詒爾多福民之賀矣日用飲食

百姓群黎本非群編為爾德

正說慶源輔氏曰言猶在下之民由而不知之

知但以質其無德日用飲食而已凡動靜止

無不保其德也百姓百官族姓也群衆也厥庶

民錫汝保極也百姓百官族姓也群衆也厥庶

黑也猶秦言黔首也編猶皆也為爾德者則

姓百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董子

後德先富而

考補虞陵彭氏曰神佑之多福百官庶民皆

德則孝弟忠信蓋上有多福之君則下受多

福則庇矣華陽范氏曰君用飲食則多福之

神則黎民之德此日君用飲食則多福之

貴難曰此祝君之福而君之德則全歸美之

豈古者君臣相與之福則全歸美之

得而曰君之德猶一篇之莫匪爾極

也德皆君之德猶一篇之莫匪爾極

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

正說朱子曰恒強也升出也月上弦而就盈

落而新葉已生相繼無窮而無有間也此章入勉

其進德久相繼無窮而無有間也此章入勉

於言位也

天保六章章六句

正說天台楊氏曰一章至三章皆人臣頌

愛君之心無已也四章則以祭祀先公先

王為言五章則以四章為祭祀先公先

君之德必上無愧於祖考下無愧於臣民

不爾或承董叔重云莽我威德壽豈意亦
類此蓋人君必有此德者而後可以稱是

煌煌本煌煌者學毛華本于彼原隰駉駉征夫每
懷靡及

正說中興也煌煌天子遠使于四方歌此錢之首
平曰原與下濕曰駉駉衆多疾行之貌征夫
使臣與下濕曰駉駉衆多疾行之貌征夫
上德而達下情而先王之遺使臣亦惟恐其無以
副君之意也故先王之遺使臣亦惟恐其無以
之勤而述其心之所懷曰彼煌煌也美其行
彼原隰矣此駉駉然之征夫則其懷思常
而有所不及矣蓋忠厚亦可為戒然其詞之婉
而詩學卷十七

曰不曰使臣而曰征夫則不特使臣此心其
屬亦此心也推此心征夫在外則老臣此心其
當問遺逸之在當求之在當求之在當求之在
墮之在當求之在當求之在當求之在當求之在
情遠欲其無不達又使臣恐無以宣下之
君之意欲其無不達又使臣恐無以宣下之
助而歌此以稱斯職矣又使臣恐無以宣下之
時而歌此以稱斯職矣又使臣恐無以宣下之
考補而歌此以稱斯職矣又使臣恐無以宣下之
或下無處者即曰原隰者使臣恐無以宣下之
然也下無處者即曰原隰者使臣恐無以宣下之
不謂也直言之而後言其使臣之情自如此所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駉駉驅周爰咨諏

正說此下四章皆賦也如濡鮮澤也周備爰
者事也源氏曰每懷靡及者程子也諷諫之大
人君耳目情為之使遠民相接故遣使以宣
意而達下情為之使遠民相接故遣使以宣
意而達下情為之使遠民相接故遣使以宣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駉駉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駉駉驅周爰咨度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駉駉驅周爰咨詢
音

正說駉駉名毛淺黑色而為白策雜毛
煌煌五章章四句

正說遺使于四方皇者華陽范氏曰王者
廣聰明也夫臣善則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
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聽
諫則可以治而能正君矣未有

四壯駉駉周道逶迤作本夷豈不懷歸王事
靡盬音我心傷悲

正說賦也公曰此天子勞使臣之詩首二章皆

香詩世學卷十七

十二

正說毛氏曰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
處大意為不暇居處之義慶源輔氏曰我心
傷悲既述其私思不能忘不遑啟處又述其
公義之不可已所謂
天理人情之至也
考補朱子謂嘽嘽衆盛之貌然以卷耳考之
亦勉厲立黃之意當以毛說為長爾雅
跪小跪容齋項氏曰古人席地
故有跪有坐跪起身居則坐也
翩翩者佳毛本載飛載下集于苞栩音王事靡
盥不遑將父

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已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

駕彼四駱載駟浸音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

魯詩世學卷十七

十三

母來論審音

正說此章賦也東萊呂氏曰驟馬疾步也朱
母之情告于君也然非使臣作此詩也設言
其情以勞之耳獨言將母者因上章之文華
陽范氏曰父尊母親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
矣奔章再言母者本其恩之所起以歎愛也
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
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者也
考補慶源輔氏曰三四章既述其不得養親
所謂臣不敢自言而君上深探其情而為之
言詳於私情而畧於公義君之勞臣當然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正說必其能養於親者也然忠孝不兩立
豐城朱氏曰忠孝非二道忠于君者

致其勞於外則必關其養於內又不可以
不慮也為人臣者將欲其力於私養數
則當官而用國事固不可以不恤其私
其力於王事與則子職之供又何以為
孝哉此王為之勞使臣所以必探其情而
代為之言為人臣者聞之亦必有以自慰
而不懈於用力矣安成劉氏曰此詩始作
本為勞使臣也其後又與鹿鳴之燕賓煌
中之以王事為言則為一時通用之樂而
也以後與

有秋第之杜有皖者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

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正說申公曰此勞還戍之詩前三章皆興也
晚木鮮美貌副續也止猶已也遑暇也

魯詩世學卷十七

言特生之杜成實鮮美則秋冬之交矣戍者
以王事出雖以日繼日而至於十月則將代
自暇矣故女心之傷悲可以止而征夫亦可以
歸也慰其

考補也止有四義皆相通而下遠已也至也定
可以歸也極也舊說訓為語訓而曰至也十月

可以暇矣易為而不下歸哉其說迂曲費力不
實十月之已息之為坦明也蓋此勞還戍

有秋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亦水

妻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正說悲止憂傷之息也歸止歸而定居也長

正說樂劉氏曰戍者之還當以仲秋至家故

正說樂劉氏曰戍者之還當以仲秋至家故

此詩於杜其葉之可以歸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

憚憚四牡瘡瘡征夫不遠

正說杞杞途采杞而瘡瘡征夫不遠

而詒父母之憂然檀車之堅而敝矣四牡之

近婦人登山采杞託以望其君子而念之則為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

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正說偕往也毛氏曰遠行不必如期家室之

魯詩世學卷十七

者飢渴歟疲病歟死傷歟是期逝之不至
也偕俱會也此特述其往來始終之情以
結之其言未歸也其父母兄弟妻子之念遇
為征夫不業載而采杞則憂之甚病相襲俱
期不止而多有可憂之事于其相襲俱遇
作今既歸矣不復卜筮而向者合之於緣而
得言止息矣若所卜筮而相親矣

杜杜四章章七句

正說慶源輔氏曰勞卒勞役體患其情無

何哉蓋古者竭誠盡瘁而勤王事者人臣

望乎上不以賞而勞乎下此君相與之

至情也豈後世所賞而勞乎此君相與之

使臣則無違詩而有勞詩豈真秦火之故

戎役則無違詩而有勞詩豈真秦火之故

魯詩世學卷十七終

魯詩世學卷十七

十六

耶蓋古者出師以參禮處之則無寧樂故
無遺詩及其獻捷代還則歌凱以婦故極
美其功而曲叙其情以勞詩以輔氏前
說參之尤為近理然則毛氏強移采薇以
補勞卒而亂古經之次序
考補明泰泉黃氏曰此為勞成之詩子貢有
說矣季本忽曰婦人因夫久從征役過期
不歸作此以叙懷思之情是誤傷止違
止悲止歸止之叙懷思乃探語而情顧經言
王事靡盬憂我父母乃探語而情顧經言
之言正見王者體下之仁豈思婦燕昵之
語乎白丁之淺陋粗率如此又曰當為王
風則又無天誅哉

魯詩世學卷十八

小正

正說此卷七篇毛氏以斷風列變風之末譯
六篇為變小正朱子亦嘗辨其安矣今考子
貢傳依三體石經申公所編定其次序如左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的音的原隰曾孫田之我
疆我理南東其畝

正說申公曰王者勸農而禱祀之詩全篇賦
也的音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所宜有夫有畝有塗有道有疆有路有疆有
理者順水勢之所宜有塗有道有疆有路有

魯詩世學卷十八

川以跳導之也畝也長樂劉氏曰其遂東
入於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於溝則其畝
東矣言信乎此南山者本要禹之所治故其
溝塗而順其水勢之也
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音木音既優既
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正說朱子曰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
鏡餘之意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
鏡治矣山陰陸氏曰三農之事雪則歡盛而
備故言雲雨則歡微而盛潤故言霡霂而
產子於地中至春夏而出地若冬有雪寒氣
逼之則深入於地春夏下不能出矣一雪入地

三尺三雪則入地九尺

疆場翼翼泰稷或謂或魯孫之福以為酒食界

我尸賓壽考萬年

正說為壽考也翼整飭貌或或茂盛貌歛獲

茂盛者皆賓客也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惟

悅則神降之福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謂是謂獻之皇祖曾孫

壽考受天之祐

正說中田田中也道酢菜皇大也祐福也古

四邑為丘四邑為甸八家同井而授以郊外

之田八家皆私百畝共九百畝而內以百畝

舍以公田公田之中又取二十畝分八家為廬

刑時之異物順孝子之獻皇祖也

祭以清酒從以辭辭壯富作毛于祖考執其鸞

刀以敬其毛取其血臂音

正說清酒清酒之酒鬱也鬱也鬱也鬱也

於陰然後迎牲執者主祭親親也鬱也鬱也

也合之泰稷實之血以告故也取其子曰敬其毛

於也記曰周人尚臭灌用玉器也既灌然後迎牲

致陰氣也蕭合黍稷具陽達於牆屋故既奠

是烝是烝是烝是烝是烝是烝是烝是烝是烝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正說烝冬祭也烝冬祭也烝冬祭也烝冬祭也

章曰上章既言有酒有牲以介於祖考故此

且事昭著先祖無窮矣

南山六章章六句

正說一字本南山之蓋因齊風有南山增

門之山此則鑄南終南之山如杖柱亦有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我黍

與音與我稷翌作毛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

德以為酒食以富作毛本以祀以妥以侑以介

景福

正說申公曰農事既成乃祭宗廟燕及王族

風朱子曰抽除也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日度十萬曰億富獻也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神尸蓋祭祀以安之也術勸也恐尸或未飽祝

魯詩世學卷十八

四

正說朱子曰羹蓋以踐踏敬也粗粝器以木
 炙肝也皆所以從獻也郊特牲主入獻尸賓
 長以肝從主踴獻尸兄弟以醬從是也君婦
 主婦也奠奠清靜而敬至也賓客盛而戒之使
 助祭者既獻尸而遂與之相獻酬也主人酌
 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酌
 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下舉至旅而後
 少長相勸而交錯以偏也卒盡也度法度也
 格來酢報也
 考補孔氏曰饗以煮內在門東南北上康
 配食糝食庶羞羊臠豕腕皆有載醢二羞所
 以盡歡心也盧陵李氏曰內羞穀物庶羞牲
 物安獸劉氏曰特牲主人醢尸主婦並獻賓
 三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賓賓飲獻主人飲酢
 會詩世學卷八
 五
 遂以解爵於西方之尊以酬賓又自飲再酌
 飲賓賓莫解於尊南至旅酬乃舉其觴酬長
 兄弟長兄弟卒解酌於西方之尊以飲受旅
 者其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偏皆如初儀慶
 源輔氏曰禮儀卒度言其盡合法度也笑語
 卒獲言其旅而語之時其笑語無不得其宜
 也所以神之所以來格介福之所以來報萬壽
 主婦通上下而言此詩所指主人則天子居
 婦則王后賓則天子之外祖或母舅或王后
 之父祖爵上公而下敢臣者蓋此數篇皆天
 子之詩觀上章祝祭於祊祊乃天子朝見諸
 侯之宇非公卿所宜有也彭山李氏曰祭有
 饗饗以羹肉庶羞以炊米而此則以饗人煮
 肉言也踐踏容比蓮豆為大故曰孔碩本執
 祖戰牲體所容比蓮豆為大故曰孔碩本執
 費而言謂薦熟之粗也燔燒肉也炙炙肝也
 皆所以從獻詳見穀葉字義同上文執費為

祖而併及之肉肝肥美故取以爲羹羹祖皆
以藏內者廢蓋則主婦之事也莫靜敬之意豆
者實主獻酬而行旅酬之禮也獲儀者獻酬
時之儀文也錯然易度也獲儀者獻酬
賓主相交錯然易度也獲儀者獻酬
終無所怨則其情通而得此承上章言合敬
神格矣故曰神保是格此承上章言合敬
我孔熯善矣式禮莫譽作毛本工祝致告徂賚孝

孫苾芬孝祀神耆作毛本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
式既齊既受作毛本既亡作毛本既救永錫爾極時

萬時億作毛本
正說事曰工祝善於贊禮之官也徂也往也賚其

香詩世學卷八

六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
醉只作毛本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

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僉言燕私

正說朱子曰戒告也徂也致告祀既畢主人往

利成於主入言孝子之利養成畢也于是神

醉而尸起送尸而神歸矣具皆也皇尸以宗

肆夏也鬼神之尸也載則也鼓鐘者誠敬之至

不違見之也諸宰奉宰非一醉而婦者誠敬之至

既歸客賓之祖同姓則留與之燕

以盡私恩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

考補孔氏曰尸與神爲節度者王肅其無形故

其屬徹之故言諸宰以膳夫是宰之屬也九

成言祭畢告利成送入尸徹與同姓燕之事則

及食徹而有司歸之賓則有司徹而歸視

而不敢留賓之祖則皆自徹而歸視

人而不敢留賓之祖則皆自徹而歸視

于堂主所以親親也及姑姊妹之祖宴內兄

弟於房所以親親也及姑姊妹之祖宴內兄

大之祭禮合祭親親也及姑姊妹之祖宴內兄

以臨祭之明尊尊之義不設羣廟之尸統尸

爲尊稱之詩失其旨矣唯孔氏得之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齊作毛本既將莫怨具

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耆作毛本飲食使君壽

正說終而也至地也惠小猶言長幼也稽得首
其時也替廢也引長也子順也孫引之無極
也孔氏曰上章云協也此章引之陳燕
私之事神嘗以奉神後其藏衣則祭于廟
而燕於寢故於寢受祿矣而燕於樂皆入
於寢也且於祭既受祿矣而燕於樂皆入
而無怨也爾齊既進與燕之而皆歡慶
飽之有怨者皆言曰向者之祭神既
君之順且食是無所下盡子孫言不廢
之引長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正說神受福之節至此篇極言祭祀所以先
魯詩世學卷十八

王致于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觀其
威儀之盛物者豐則致力於神者詳觀其
至成於受福無疆者非德政修何以致之
安成於受福無疆者非德政修何以致之
取玉或謂采言君子佩玉曰行以肆夏趨
以朱或謂采言君子佩玉曰行以肆夏趨
康成世猶齊當為楚葬之葬然也鄭康成
考補彭山李氏曰農說此詩為送公卿有
然觀詩意似言王者之盛禮而禮樂具
非公卿之祭所言者況祭不徹福詩內
所言錫以福是知其為燕喜之辭耳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
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

攸止烝我髦士

正說申公曰農事已成祀田祖而犒農夫
也十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為田九萬畝
而祭之人也陳舊粟也農人私百畝而養公
田者也有年豐年也適往也私百畝而養公
本也蓋有年豐年也適往也私百畝而養公
種也蓋有年豐年也適往也私百畝而養公
附也蓋有年豐年也適往也私百畝而養公
蕤也蓋有年豐年也適往也私百畝而養公
言於此大有餘則又存其新而散其舊食
積之久而有餘則又存其新而散其舊食
農人補不足助不給也蓋其用之自古有
陳陳相因所以積如此然其用之自古有
食之患也如此所以積如此然其用之自古有
魯詩世學卷十八

夫方且有年矣故于其所美大止息之茂盛則又
將復有年矣故于其所美大止息之茂盛則又
俊秀之士也
考補鄭氏曰歲取十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
井十夫為通稅九夫為井井十夫為通稅
稅十夫為通稅九夫為井井十夫為通稅
十千上地畝萬畝見其數從井通十夫為
呂氏曰言周王親南畝而視其耜耜者
力止其怠惰又于其間進其耜耜者
之古者士出於農故管仲云農之
野處而不暱其秀民即詩所謂髦士也
必足賴也秀民即詩所謂髦士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
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

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正說齊朱子曰齊與梁同曲禮曰明梁此言

物周禮也所謂龍氏配方秋祭四方報成萬

也周御也田祖先嗇也謂始耕田者即神農

土官以樂節田畯是也穀養也又善也謂倉庫

實而禮節也此章言奉其案獄也謂以祭致

也乃賴而農夫之福而致之耳又作樂以祭田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

左右嘗其旨不 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

不怒農夫克敏

正說曾孫主祭者之稱非特宗廟為然武王

饁饋也田以南為正故每曰南畝攘取也旨

美也易治也長謂竟畝也南畝攘取也旨

此章言王若省耕之時適見農夫之婦子來

饁者亦至而喜之乃取其左而田大夫之勛

旨不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既又見其禾之

甚治竟畝如一知其終且善而且多於是王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音如京乃

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

正說稼禾之有養者茨屋蓋也梁車梁也庾

箱車箱也如茨言其密比也京則絕高者亦

也如茨則比而永穀之朱子曰此章收成之後

以言大福使之萬壽無疆也其歸美於下而欲

如厚報之

甫田四章章十句

正說東萊呂氏曰此詩後二章皆述前二

章之意三章所言述首章令通南畝

夢農之事也故曰曾孫來止田畯至喜四

章所言述二章以御田祖祈福之事也故

孫之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也

大田多稼既種作毛本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

始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正說申公曰此農夫報上之詩全篇賦也種

庭宜碩大若順也鄭氏曰將稼者必先相地

之宜而擇其種也春命民出五種計耦耕事

修耒耜具田器此之謂也此既備矣至孟春

土而種多故于今歲之利而種之也時故

大矣然後事之取其利而種之也時故

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曾孫之所欲矣

既方既卑既堅既好不稂不莠音去聲其螟音
騰音及其蠹賦作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
與炎火

正說方房也謂乎甲始生而未合時也實未
成曰稂一名童梁似稂而無實者曰莠皆害
稼之艸也螟音蠹音蠹名皆蝗屬食心曰螟
食葉曰騰食根曰蠹食節曰蠹食心曰螟
執持也與與也朱子曰言其苗既盛矣又必
去此四蟲然後可以無害田中之禾然非人
力所及也故賴田祖之神為我持此四蟲而
付之災火之中也長樂劉氏曰穀粒之生先
有房甲而後充實既實矣而未充滿曰卑既
卑矣而未實曰穉曰堅既堅矣而未可剪刈曰好
魯詩世學卷十八

有渰音萋萋興雨祁祁而我公田遂及我私彼
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穉音彼有遺秉此有滯穗

伊寡婦之利

正說朱子曰渰音興雨多雨也穉穉貌祁祁徐則入土穉也
先公後私故望此雲雨而曰天章言農夫之心
而遂及我私田乎冀佑君德而蒙其雨我公田
收成之祭彼有遺秉不及獲之穉禾此有滯穗
之穉禾束彼有遺秉不及獲之穉禾此有滯穗
而寡婦尚得取之以為利也足見其收成有
餘而不盡取又與寡共之既足其收成有
以為不費之惠而亦不棄于地也
考補今考井田者因城中之井搜野外之一田

井字中為公宮左廟右社前朝後市其四隅
以居九民而為之宮左廟右社前朝後市其四隅
為九邑四邑為之中每方又各畫九細小方為
都四都為一國其地百里為一井里八家環井
空地八家一井以汲泉而八家同飲而居之
曰井也故又曰井在國曰市井之形而內有汲
中之井不故又曰井在國曰市井之形而內有汲
民而而量公野外田之九百畝就其除中一井
之公田十畝以納公稅其八百畝則授與八家
各一種以食謂之納公稅其八百畝則授與八家
自種九數有開方者正以地形高下廣狹曲直
而長短下齊而設方者正以地形高下廣狹曲直
法畝之數而巳不必為公取其方平也故周制
魯詩世學卷十八

則凡為九畝其一以八家各得百畝而計其
稅則為十畝其一以八家各得百畝而計其
止有八畝其一以八家各得百畝而計其
水旱有八畝其一以八家各得百畝而計其
後世分種之類一憂之貢稅法則不為公田盡
於民而責取之類一憂之貢稅法則不為公田盡
善于助莫不計如後世之微租稅之法故龍子有
甚明宋儒乃欲買田一貢之說也經傳所載其制
者不知井為城中之居民之制而畫井字以試之
外四海之內為得地之形勢畫井字以試之
山陵險阻之內為得地之形勢畫井字以試之
不知此說不可行於後世豈不先王之制
魯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
裡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富作毛本以祀以介

景福

正說 精意以言謂之禮農夫相告曰天子來

農之官亦至而喜之也王若之來至南方則

用赤牲至北方則用黑牲禮祀其神而賽禱

為王以介景福農人

考補 東萊呂氏王若出郊者歎隨其所至種

以畧見南北二方用牲各因其方之色獨辟黑者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正說 朱子曰前篇上之人以我田既戒為

介以兩我公田遂所欲報之以介福此篇為

此非盛德之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

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猷猷作毛矣

正說 詞申公曰王若落其新宮而史佚美之

大水之旁幽而遠之意南山猶言國族之陽終

南山也苞謂相厚也言王若之宮後臨水前對

愛其盤基謂相厚也言王若之宮後臨水前對

考補 泰泉黃氏曰張橫渠頌禱之詞不弟或下

意實有益于世教故朱子取之

似續祖妣察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

爰語

正說 似嗣也妣祖謂姜嫄后稷也西南其戶

在東者西其戶在西北者南其戶猶言南東

約之閣閣榑之橐橐風雨攸除聲去為鼠攸去君

子攸芋音

正說 版上歷歷然謂歷歷也版直則端端正

也又曰閣閣上下相乘也榑榑也如榑之

素然除亦去也芋大也作群寢之時縮版於

其築作堅緻則為鼠之所去言上下四旁皆

如鼓者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

君子攸躋

正說 躋立也躋敬也躋急也失行緩則枉

其翼正如人躋而翼也其四隅如矢行而直

也其躋起如鳥驚變而悚顧也其軒翔如翬

之飛也謂宮室之美如此君子升而居之也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嘖嘖其冥君子

攸寧

正說 殖殖平正也庭公寢之前庭也覺高大

寢米子曰正向明之處也冥室之與寢也寢
藏深廣執宜君子居之而安寧也董氏曰
喻其正所謂陽室也噦噦其寢所謂陰室也
古者于陰陽以為宮室故其正為陽寢為陰
夫神所以寧也

下筦上簾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寢

吉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正說筦簾席也熊羆皆猛獸名虺蛇皆毒蟲名
朱子曰祝其君安其室居
夢兆而有祥頌禱之詞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魯詩世學卷八

十七

正說朱子曰大人太卜之屬占夢之官也熊

羆之物穴處柔弱陰伏女子之祥也或曰夢
之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
故是以先王建官設屬使之觀天地之會辨
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獻吉
夢贈惡夢其於天下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款
矣之至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聲之裳載弄之璋其

泣唼唼朱市

正說朱子曰璋聲大也市藏膝以韋為
也朱子曰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
盛也弄之以璋尚其德也言男子之生于是

室者皆將服朱市煌煌然

有室者皆將服朱市煌煌然

考補孔氏曰主璋皆以玉為之典瑞云四圭

祀日月璋即祀天兩圭有即祀地圭璧以

半故知半圭為璋也裳下飾也明習為早也

璋臣之職也羆羆之從王行禮者奉璋棨

曰奉璋我職也羆羆之從王行禮者奉璋棨

者亦為君父當先知為臣子也王氏曰其泣美

名氏也

魯詩世學卷八

十八

瓦無非無儀維酒食是議無父母詒懼

正說禮記也瓦紡磚也儀善也懼憂也朱子
曰禮記也瓦紡磚也儀善也懼憂也朱子
魯詩世學卷八

考補華陽范氏曰身安志平誠意感通而吉

父母詒懼人遺盡於是矣王安石曰男子不

服自之璋者璋半珪也成人有漸故也先王之教

斯千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正說二章曰呂氏曰一章願其保兄弟于斯
章願其安身體于斯自六章以迄末章願
其傳子孫于斯故宣王即位更作宮室既成
歲宮室之地亦未有見其必為是時之詩
也或云儀禮下管新宮恐即此詩慶源輔
氏曰以儀禮又考之子貢傳此詩亦周公
定與儀禮同時蓋知小序舊說為無據也
考補東萊呂氏曰一章紉述其宮室之面
之意與營築之狀至於風雨外則除為壯
去則室成矣故四章言望其外則除為壯
如此而六章言觀其內則高明深廣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

矜人哀此鰥寡

魯詩世學卷十八

十九

正說申公曰王者柔懷遠人沈民喜之而作
子沈民自謂征行也而後賦也肅肅羽聲之
而無妻曰鰥夫曰寡東坡蘇氏曰人民離
聲肅肅如鴈之飛也四方無所往徒聞其
而皆曰之子于征其人也勞
考補慶源輔氏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言其
尤可哀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

劬勞其究安宅

正說中澤澤中也牆廣二尺高一丈為板五
比已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
居難勞苦而終獲安宅也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
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正說朱子曰沈民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
者真能體恤我前日之情則亦為能知其病
苦之實哉若但見其今日之安定則必以其
暇而宣驕矣

鴻鴈三章章六句

考補泰泉黃氏曰按子貢傳此蓋成王之
初武庚管蔡與十七國作亂命周公

平之而諸國之民當軍旅之際有流離失
所如邠北門北風鄰伯兮有執之所陳者
王與周公勞來而安集之故劬勞鰥寡之
叙乃痛定思痛其所感者深矣以是參之
之周南汝墳之篇則民

魯詩世學卷十九

小正

正說毛氏本唯湛露葵蕭形子為正小正以桑虞采亦瞻彼洛矣驚鵲魚藻為變正

皆明後懷諸侯之道故魯詩次於斯干鴻篇之

葵彼蕭斯露作毛本露潛聲今既見君子我心寫

今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正說諸侯來朝天子燕之而歌此詩全篇皆與也東長大貌蕭蕭也斯語詞清蕭上

虞安也朱子曰言葵彼蕭斯則露清然矣

既見君子則我心輪焉而無留恨矣是以燕

笑語而譽處也其曰既見蓋於其初燕而歌

葵彼蕭斯露濃音濃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

德不與壽考不忘

正說朱子曰濃濃露繁貌與是也言葵彼蕭

又因以勸戒之也

考補泰泉黃氏曰周公繫易於乾六爻皆以

正見龍在田又曰君德也此詩所謂為龍也又

說見龍在田又曰君德也此詩所謂為龍也又

義不蒙且君子指諸侯豈有天子反荷諸侯

寵光而喜之是冠履倒置矣况魯詩長發本

云何天之寵毛本傳脫其耳彭山季氏曰

自其微揚於心曰龍為自其發越于外曰為

光又祝之以壽考使

之常存此德而不忘

葵彼蕭斯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惜第宜

兄宜弟令德壽豈

正說朱子曰泥泥露濡貌豈樂弟易也壽豈

諸侯繼世而立多疑其兄弟如晉祖無富羣

公子秦鍼懼選之類故以宜兄宜弟美之亦

戒之以警

考補晉由驪姬之亂詛無納群公子秦鍼字

子景公立

葵彼蕭斯露濃音濃既見君子鑒作毛本

章沖和鑒毛本難難萬福攸同

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正說
興朱子曰此天子羹諸侯之詩前三章皆
與也常常花盛貌之子指諸侯言常常

者寧則其業渾然而美盛矣我見是子則其
心傾寫而悅樂之矣夫能使見者悅樂之如
此則其有美名而安處宜矣

常常者等芸其黃矣我覲之子維其有章矣維

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正說朱子曰芸黃盛貌童文章也言有文章則有福慶矣

常常者等或黃或白我觀之子象其四駱象其

唐詩世學卷十九

三

四駱六轡沃若

正說馬此言盛諸侯車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

有之是以侶作毛似本之

正說朱子曰此章賦也言其才全德有維其

常常者等四章章六句

正說小序云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以功臣之世焉機子貢傳昭於茅蕭之後而居湛露之前朱子亦謂此篇首章與茅蕭

首章全相似蓋一時之
詩則序說之下待辨矣

湛湛露斯匪易作毛陽本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

皇帝

正說
申公曰興也
興也
天子燕后
易姓諸侯
之詩
全
及庭門皆設大燭焉言湛湛也燕禮賓則兩階
及庭門皆設大燭焉言湛湛也燕禮賓則兩階

以興
蓋厭
於其
夜飲
飲非
之玉
終命
而止
歌酒
之則
也不

考補
而毛氏曰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
而出是下親也醉而不出是漂宗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州作毛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正說室朱子曰豐茂也夜飲必於宗
蓋路寢之屬也考成也

讀書堂集卷十九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正說朱子曰顯明允德謂其飲多而諸侯為賓

之是
也以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正說朱子曰離離垂貌令儀言醉而不喪其德令儀雖過三爵亦可謂下繼以溫矣

湛露四章章四句

正說慶源輔氏曰顯允明信也豈第樂易
其或畧於威儀也樂易君子而威儀無不
令焉此其所以為成德也既醉則情或佚

彤弓召超超音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

鼓既設一鼉作毛朝本高作毛饗本之

正說申公曰諸侯敵愾獻功天子賜弓矢
貌言語詞則興也大飲賓曰富東萊呂氏曰
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受亏人所獻藏之言其誠
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由外者一處富之言其
中心實欲則之非由外者一處富之言其

音義世學卷十九

五

速也以王者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之未嘗
有遯留顧惜之意也後之視府藏為已私分
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則與受言藏之者
異矣賞賜非出於利誘則迫於勢則有朝
賜鐵券而暮屠戮者則與中心既之者異矣
屯青客賞功臣解體至有印利而不忍予者
則與一毫富
之者異矣
考補孔氏曰為予漆之以禦霜露刑予漆
不之赤赤旅予漆之色黑賜予赤一而黑
十以赤為重耳周禮夏官司弓矢無形予其
唐子大弓乎唐子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
者注往體寡來體多曰矢予矢予皆遠射強
多也往體多來體寡曰矢予矢予皆近射弱
予也往來體若一曰唐子大子學射者用中
後習強弱則易也勞者勤於王事若唐文侯
文公受王弓矢之賜也高者烹大牢以飲賓
穀牲俎豆盛於會燕周語云王富有體薦燕

彤弓詔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
既設一壺右之

正說朱子曰載抗富之禮勸其功也右勸人以尊石也

尊為

彤弓召兮受言橐高者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

鼓既設一龜壽之

正說素也疇弓衣酬也報好之厚也悅之深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魯詩世學卷十九

六

正說二章慶源輔氏曰此詩首章已盡其意下
 載重於藏好誠於喜喜誠於
 既聘厚于右厚于喜也
 考補朱子曰春秋傳宣武子曰諸侯敵王
 形矢百楛而獻其功于是乎賜之形矢一
 覺明也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
 為歌形弓以明報功宴樂鄭氏曰凡諸侯
 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東萊呂氏曰所謂專
 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弒下賓待報者
 其它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
 所專也與後世強臣
 拜表即行者異矣
 交交桑扈音戶有鶩其羽君子樂胥受天
 之祜本作扈

正說申公曰天子燕方伯之詩前二章皆興

營文華貌君子指諸侯祐福也言交泰頌

詞也

考補陸氏曰桑鵠一名病脂一名蘇勝一名

雅云桑鵠脂鵠此一種也對刺筆言之則桑鵠

脂鵠其肉也對筆言之則桑鵠其色也

也爾雅有鵠其羽者正以色之病脂者言之此

桑鵠有鵠其羽者正以色之病脂者言之此

則陸氏之說也鄭氏曰鵠以禮法威儀升

文章之觀視而愛之興君臣以禮法威儀升

降於朝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慶源輔氏

曰此篇雖頌禱之詞然亦寓期戒勸之意升

庵楊氏曰鵠相也樂鵠即相樂古人倒句法

類如此彭山季氏曰君子指為方伯若樂心

無所累也不則其民則無計利之心而安於

歸之即天祐也

交桑鵠有鵠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正說朱子曰頌顯屏蔽也言其能為小國之

氏曰樂衛禮樂義

則足以屏衛萬邦矣

之屏之翰百辟皆為憲不戢者不難受福不邇

作毛

本

正說

此下二章皆賦也朱子曰翰幹也所以

所統之諸侯皆以之為法也賦歎難慎部多

也頌濱蘇氏曰言其屏翰小國而為之法苟

不足以受福矣敬慎則亦下

咒觥作毛其觥作毛本旨酒思桑彼交匪敷萬福

來求

正說鄭氏曰咒觥罰爵類濱蘇氏曰旨酒之

子曰觥角上曲貌思語詞交際之際無所教

戒勉則我無事于求福而福自來求于我亦

桑鵠四章章四句

正說小序曰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

則四國于藩文武諸侯而頌禱之詞無疑毛

桑鵠四章章四句

朱亦作毛朱亦作毛本宮之君子來朝何錫

予音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

鋪之

正說申公曰諸侯免入朝天子錫養之詩

君子指諸侯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

異姓玄衮玄衣而畫以卷龍也黼如斧形刺

章則自裳者周制諸侯衮冕九章侯伯鷩冕七

章以下而裳黼黻以諸侯來朝則必有以賜予之

必以仁當盛之諸侯來朝則必有以賜予之

又賜之矣雖無以予之亦好之無已意猶以為

賜之矣雖無以予之亦好之無已意猶以為

也

考補鄭氏曰朱者采其葉以爲釜三牲

總就使米之路者周禮中車曰金路鈞

封之註云馬路以金飾末鈞以五朱飾

而九成象路以象飾末鈞以五朱飾

其樊七成象路以象飾末鈞以五朱飾

五宗彙皆以五朱飾末鈞以五朱飾

驚九章以五朱飾末鈞以五朱飾

也并藻衣三章止具龍章虎章

業之服也孤卿三章止具龍章虎章

澤作毛本沸者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

旂其旂漢作毛本漢鑾作毛本聲嚶嚶載駉載馬

子所屆

正說水一名水英爾雅謂之水葵可以爲蔬

亦用待君子也周禮甸人辨五穀之名生於

貌嚶嚶聲也朱子曰泉之正出則其聲又

見其馬則知朝則觀其旂觀其旂聞其鑾聲又

奏作赤市毛本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紆天子

所予樂音只音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

樂只君子福祿

樂只君子福祿

樂只君子福祿

祿申之

正說朱子曰賦也股肱本也邪幅偃也邪纓

交際也紆緩也言諸侯服此市幅見於天子

祿也福也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

只君子萬福攸同平概平左右亦是率從

正說此與末章皆興也柞木名櫟也毛氏曰

氏曰柞之幹者皆有枝以衛其根枝之長樂劉

葉之然也根者皆由其根本堅固氣脈盛大

使然也根者皆由其根本堅固氣脈盛大

脈之所及也然則業之蓬蓬反以衛其根株

而使之堅固猶天子寵錫諸侯俾之茂盛反

能歟天子之臣率循也言維天之臣亦從之

右諸侯之臣率循也言維天之臣亦從之

蓬然也威矣樂只君子則能歟天子之臣亦從之

為萬福之所同矣又言其左右之臣亦從之

斯也

汎汎楊舟汎汎音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

樂只君子福祿

樂只君子福祿

樂只君子福祿

樂只君子福祿

之矣於是又嘆其優游而至于其矣

采亦五章章八句

正說慶源輔氏曰首章之意至矣言其龍

言其始來之時見其車折而喜其至三

章則言其始見天子時恭敬而喜其至

邦之為所予四章則言其德足以殿天子

遊而適五章則言其德足以殿天子

急矣則無勉強不己之意一有勉強

考補泰泉黃氏曰小序曰刺幽王也諸侯

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不為亦天子

呂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不為亦天子

魚藻則因毛本錯簡之矣然曰會諸侯

氏春秋傳引此詩為諸侯免喪入見天子

錫以鞶帶此詩為諸侯免喪入見天子

所曰大夫本于其致其來朝意幸而作何

錢聖門大肆人自說借重尊官非為偽序以

可勝哉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

蒹葭

正說篇中曰天子會武於洛邑諸侯美之全

指陽縣周之東也洛水名其地在今河南府洛

色赤用以染韋韜合韋以為藏膝之衣也周

官凡有兵事韋弁服春秋傳韋之跗注皆

是也與赤色鼓之舞之謂作師軍也天子

六軍出自六師共六萬人謂作師軍也天子

二千五百人為一軍七萬五千人為六師

非也朱子曰此言天子至洛

水之上御戎服而起六軍也

考補鄭氏曰蒹葭蓋也如屋喻多也言積而

講武事而諸侯歸美天子之會諸侯于東都

洛宗周之浸水白雍州其浸渭洛故毛傳以

山然其流尚微此詩所謂洛蓋指東都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韞琇

音有琇音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正說滿浦水泱泱之聲也韞琇玉之琇也

戎服也長樂劉氏曰天子尊賢而樂善非徒

封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

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正說言上下均受其福祿也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正說慶源輔氏曰吳伯豐問瞻彼洛矣傳

以作六師之言則其為天子之詩今考其間有

二章三章所頌之語則不遇保其家室然

二章三章所頌之語則不遇保其家室然

室而己氣象頗悞反若天子所以告諸侯者何也先生曰家室家邦亦趨勤耳天子

以天下為家雖言家室何害又

凡言萬年者多是臣祝君之詞又

考補泰泉黃氏曰按尚書逸周書春秋史

則此詩以成諸侯朝會四方道里均也然

公成之詩亦曰王世而周公定之為正

樂也小序亦曰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

命諸侯以文之善其子獨云當時朝會于洛水

鑒說以文之善其子獨云當時朝會于洛水

之上而臣祝其君如此可謂不膠舊聞而

趙悟聖經之旨矣故先師正說於雅詩多

未悟聖經之旨矣故先師正說於雅詩多

詩止據車攻吉日而不知其制實

始於成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魯詩世學卷十九 十三

正說申公曰此亦諸侯祝天子之詩全篇皆

經小而柄長謂之畢羅為畢也君子指天子

朱子曰此諸侯所以舍桑扈也言鴛鴦于飛

則畢之而羅之矣亦頌禱之詞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正說石絕水為梁或曰魚梁也戢飲也張子

依于內舒其右翼以防患于外蓋左不用而

右便也遐久遠也東萊呂氏曰此詩兩以鴛

鴛鴦為興者詩人偶見人之持捕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父之

正說廐馬房也推摧其勢也秣飼以粟也鄭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正說鄭氏曰

鴛鴦四章章四句

正說慶源輔氏曰上之願下唯其敬德桑

而己鴛鴦是也下之祝上唯極其頌禱之詞

擬議其德者敬之至耳

考補泰泉黃氏曰小序亦云刺幽王也思

馬諫與前同夫不改簡編有道自奉養有節

說諫可惡也其後鄭樵編之錯而恣為邪

陳諸風尤不得其說者皆意為漁詩至於

柳且季本又改召南州蟲標有梅野麋行

露衡竹竿唐網繆甚至小正杖杜亦為漁

風侮聖欺天益無紀極豈非衡宏之作備

乎者

魚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音飲

酒

正說申公曰此亦諸侯美天子之詩蓋因采

貌鎬武王所都今陝西西安府漢唐長安西

上林苑中是也豈亦樂也朱子曰魚何在

在乎藻也則有頌其首矣王何

在乎在鎬京也則豈樂飲酒矣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柳作毛其

正說 鄭氏曰柳安號天下太平無
方之虞故其居處柳然安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正說慶源輔氏曰此詩與鴛鴦相類雖
非言之所能盡亦尊敬之至而已非盛德其
形容也但言其樂飲安居而已非盛德其
孰能

考補泰泉黃氏曰小序亦曰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

樂故君子思
古之武王焉

小正三十二篇百四十九章九百句

正說毛氏本義鳴之什鹿鳴一四牡二
六采薇七出車八杗杗九魚麗十南陔
之什南陔一百華二華泰三由庚四南
有嘉魚五崇丘六南山有臺七由儀八
蓼蕭九湛露十彤弓之什彤弓一青
者莪二正正止此而宜鳴鴻雁常
茂信南山南田大田斯干鴻雁常
粦榮鷹采禾瞻彼洛矣駕鵲魚藻
為鸞正采芣更之以鹿鳴四牡皇
粦常棣伐木天保采薇出車杗杗
為鹿鳴之什白華華黍魚麗由庚
嘉魚崇丘南山有臺由儀蓼蕭湛
白華之什而彤弓以下悉依毛氏

正其編次也今一以石經為定

魯詩世學卷十九終

唐詩世學卷十九

十六

魯詩世學卷二十

小正續

正說此卷十一篇皆宣王中興之詩當時亦奏之燕享以續周公之正樂矣毛詩以為變小

為變小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音勒四牡騤騤載是常服毛

作本獵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正說

朱申公曰尹吉甫帥師征獫狁史籍美之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豳獫狁內侵逼近京邑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序其事違違下安篇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棲棲猶違違下安

魯詩世學卷二十

之貌戎車兵車也飭整也騤騤強貌常服戎織威匡正也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今乃六月而興師者以獫狁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

而王命吉甫往征以正四國也考補

虞山陳氏曰于匡輔也言王使吉甫往出

比聲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

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正說東萊呂氏曰比齊同也閑習也朱子曰

毛馬而頌之凡軍事物為而頌之毛齊會同色物馬齊其力吉軍事尚文武事尚強也則法

也服亦戎服三十里言既比其物而曰四驪

十也

里師行日三十里言既比其物而曰四驪

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而皆中法則可見數之有素矣于是此月之中而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鄭氏曰今汝出征代以佐助我天子之事

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獫狁以秦膚公有嚴

有翼共翥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正說朱子曰脩長廣大也顒大貌秦薦膚大

以供武事也嚴威翼敬服事也言將帥皆嚴敬

莫先于敬供武之服者如此則足以定王國矣藍田呂氏曰上三

章皆言自治之脩

獫狁匪茹整居焦獲侵镐及方至於涇陽

魯詩世學卷二十

織毛本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毛以先名

作毛行

正說茹度也焦獲方也穎潁蘇氏曰整居無

地接于獫狁者郭景純曰扶風池陽縣劉向以為

是也朱子曰今在耀京之西北方疑即獫狁也

千里之北則非豐鎬之西北方見其深入為寇也

涇水之北在豐鎬之西北方見其深入為寇也

旗者也中央畫鳥隼于旗幟之上也白旆軍之

前鋒也右行入為道猶言發程也此章言旗選

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

壯律而城有所不戰戰必勝矣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信吉既信且閑

薄伐獫狁至于大猷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正說朱子曰輕車之履而前車之却而後

然後適調也信壯貌健大原地名亦曰大禹

今在山西大原府陽曲縣至大原言逐出

之而已不窮追也先王治夷狄之法如此吉

甫尹氏周之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之爲法

非武無以威敵遠之遠則萬邦以之爲法

矣廬陵書氏曰服遠之遠則萬邦以之爲法

而尤在於德望之隆恃兵威之盛而有窮

之以附衆有武以威遠之遠則萬邦以之爲法

則所謂獫狁者逐出至大原而巳亦何事

乎窮追哉使非有德以服乎人心固無以

威敵矣雖窮兵黷武豈能成功也哉

考補文成劉氏曰此言吉甫之武功必先之以

德末言吉甫飲至必及其於孝友之友文事武

備非兩途也北伐可見其武格高燕民二詩

文可見其孝友也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

御諸友魚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中作毛本孝友

正說燕者功成而歸王燕之以飲至之禮也

爲友者也魚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中作毛本孝友

之賢臣吉甫之友也毛氏曰善事父母爲孝

善事兄弟爲友使文也武也臣征伐與孝友之

臣處內鄭氏曰王以吉甫遠從諸侯與孝友之

月長久故飲之酒孔氏曰進諸侯與孝友之

盡其歡也華陽范氏曰宣王使吉甫征伐而

與張中居朝心則難征伐有功於外而不善

之臣養君之心則難征伐有功於外而不善

之政將出於內朝廷心腹也戎狄四支也故

孝友之臣日納君于善而敦厚之然後我狄

可攘而外患可除矣

六月六章章八句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

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正說申公曰宣王再命南仲伐獫狁遂平西

雅郊外曰牧王安石曰古者兵隱于民而馬

則牧于野兵車之出則以古者兵隱于民而馬

氏曰自從也謂命也僕夫御夫也載裝也棘

急也朱子曰追言其始受命出征之時出車

於外而語其入曰我受命于天子之出而車

於是乎召僕夫使之載其車以天子之出而車

王事多難是行也下可維矣

孔氏曰序其忠敬以此章有尊嚴王命之體有

考補疊山謝氏曰此章有尊嚴王命之體有

走犯難之忠瑟溪陳氏曰宣王承厲王流彘

之役又有發狁而戎之侵故曰多難若成康

不詩多錯簡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設此旒矣建彼旌矣彼旌

旒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况况本瘁

正說朱子曰郊在牧內蓋前軍已至此而後

屬焉帛於竿而於也設陳也建立也旌旒皆旗

出車在郊建設旗幟之爲準曰旌旒皆旗

飛揚乎蓋將帥方以任大責重爲憂而僕夫

亦爲之恐懼而憔悴耳東萊呂氏曰古者師

行以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夫
子言行三軍而曰臨事而懼亦此意也
考補朱子曰曲禮左青龍而右白虎前朱雀
青龍也龜山楊氏曰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
隨其方也為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屬
受命而行有旗車之威見付託之重而憂勞
其事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
命我城彼朔方炎作毛本燧南仲擒狁于襄

正說王宣王毛氏以為殷王非也南氏仲字
近朔方之國彭彭盛貌交龍為旂央央名
明就朔方北方今靈夏等州之地燧燧威名

顯著也狁北狄襄除也東萊呂氏曰大將
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于是車馬衆盛旂旐
鮮明威靈氣燄然動人矣兵事以哀敬為
本而所尚則威二章之戒慎三章之奮揚並
難而相悖者道守程子曰城狁方而擒狁之
難除禦夷狄之道守程子曰城狁方而擒狁之
考補華陽氏曰狁之方城狁之方城狁之方城
謂除也非狁之方城狁之方城狁之方城
氏曰狁之方城狁之方城狁之方城狁之方城
平狁之方城狁之方城狁之方城狁之方城
時狁之方城狁之方城狁之方城狁之方城
南狁之方城狁之方城狁之方城狁之方城
以狁之方城狁之方城狁之方城狁之方城
朔狁之方城狁之方城狁之方城狁之方城
則狁之方城狁之方城狁之方城狁之方城
力而狁之方城狁之方城狁之方城狁之方城

不畔哉小序以為此文王時勞還之詩則首
章言自天子所三章言王命南仲所謂王與
天子者何所指耶說者強求其解而以歸之
商紂近迎還就殊不可通亦多費辭耳小
序之陋本亦易見而世之名儒猶
泥其說不知言之病一至此乎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
毛本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界毛本此
簡書

正說朱子曰擊威也思語辭涂凍釋而泥塗
途而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時所遭以見其
出之久也東萊呂氏曰此詩之所遭往在道
時也朱氏在道時也朱氏在道時也朱氏在道時也

考補或曰戰備也塗路也長樂劉氏曰王事
西下遑遑也朱子曰舊說鄰國有急則以
簡書相戒命只據左氏簡書同惡相恤之謂
然此天子之所戒命不得謂之鄰國當以後
說為長孔氏曰古者無敵若有事則書之竹
簡故謂之簡書安成劉氏曰此章後
四句反覆言公義私情以勞之也
嚶嚶作毛本趨趨作毛本未見君
子憂心作毛本既見君子我心則降作毛本
南仲薄伐作毛本西戎
正說南仲指西南仲降下也薄之謂言聊也謂
征狁而昆夷亦為西方之害故西人望其

來征南仲即却擒抗因受命而西是以西人
未見而憂其為後我既見而喜其不降心以
從而益堅時王之志矣說或謂將帥出征
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念之東萊辨云觀其
斷句辭氣奮張豈室家思望之語乎蓋因六
句與召南首章相複而毛氏誤謂前篇為大
夫行役室家念之而作故說出車者遂牽此
而公而歸心此章君即西方之人望南仲
而免難意亦相類況此章在執退獲醜之前
南仲踰年班師於凍釋之後則此蝶蟲憂鳴
之際其室家安得既見而喜乎故善說者必
改毛傳以從子貢則
二篇之旨皆無滯矣

春曰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苢
執訊獲醜薄言還旋歸焚焚南仲擒毛本抗

于夷

正說卉木類倉庚黃鸝執生擒訊其魁首當
安成劉氏曰南仲始受命出師蓋以擒抗之
難也此章述其凱旋而以平擒抗為言所以
美其事也中閒難常薄伐西戎然非事之秋
終故畧西戎而獨言擒抗耳

出車八章章八句

正說慶源輔氏曰行師之道始出尚嚴肅
凱旋凱樂也讀此詩前三章則如秋霜之
肅後三章則如春風之和如此然後謂之
王者之師且曰擒抗于夷而已則不
貴乎畧地屠城與尸喋血之事也

考補今按輔氏之說如此則古者
采薇采薇薇亦作只此本同作曰歸曰歸歲亦莫
暮只靡室靡家猷之下違啟居猷
抗之故

正說申公曰宣王之世既驅猷抗勞其還師
莫晚起與曰采薇采薇則薇亦作只矣曰歸
曰歸則歲亦莫只矣凡此所以使我舍其室
家而不懈居者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若我
也直以猷抗侵陵之故有所不得已而然耳
蓋叙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之以義也程
子曰吾民不兩其而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又
曰古者戍役兩暮而還今人懷敵愾之心矣又

代者至後復留秋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仲
春至春莫遣次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
皆在疆圉如今之防秋也建安熊氏少北狄
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子琴可用故秋冬
出戍以防之

采薇采薇薇亦采只曰歸曰歸心亦憂只憂心
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正說柔漸長而弱菜之可食者也烈烈憂切
無人念歸期之遠而憂勞之甚然戍事未已則
氏曰凡人在道路時飢渴固有所不免安成
劉氏曰此章曰歸而心憂載飢載渴其私情
亦甚矣然我戍未定而靡使
歸聘則公義以為重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只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正說 剛柔老而硬不堪食矣十月為陽月將代戎之時也來歸也戎者于將代之時可以喜矣而顧以下歸為志則其所重者王事而已此則美其效死之志以勞之也監不堅固也來

考補 朱子曰十月純陰用事嫌于無陽故名補之為陽月長樂劉氏曰此章言將帥與

戎者勇于報國誓死而不顧其親也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作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魯詩世學卷三十

九

正說 爾等威貌常操也路戎車也君子指將帥業業壯貌捷戰勝也此則美其敵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壯翼象弭魚麗豈不日戒狁狁孔棘

正說 此下二章皆賦也騤騤馬行強盛貌依翼以魚皮飾之貌象弭以象骨飾之稍魚車者將帥之所乘也戎者之役也來歸且其行列整治而器械精好如此豈不日相警戒乎狁狁之難人所以戒之也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豈不日戒之強盛而謂彼之可忽也

考補 腹氏曰魚數似豬東海有之背上斑文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上章既叙其戰捷之功此又述其日警之志則所以美其憂國之誠終始不忘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正說 兩雪正十一月代役已歸之時霏霏雪久也莫疑詞言或有知我哀者若否乎猶論語文莫吾猶人之莫此則追述其往來始終勤苦之情以勞之蓋王若自言

采薇六章章八句

魯詩世學卷三十

十

正說 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之命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以天之命子之命將卒遺戍使以守衛中國故歌為文王之詩而未有明其諤也夫毛以勸焉次曰則此篇正文考之自春秋之侯曰歲亦陽止則將伐之時而以不來為心曰一月三捷曰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則既杜同勞還而有獻捷之事詞旨明白其與杜當有違詩乃強移米薇于出車之前而補為遺詩諸儒止據首章室家一語以為附會毛詩以既歸獻捷之實事強誣以為豫期之說詞既經就序不亦蔽哉且自政弛之後六經殘闕縱有遺詩不免灰燼止存勞詩亦何害于為教而必說變亂以補

耶之 考補 首二章黃氏曰按出車首二章無此篇
情以深著其體念之意何彼為勞而此為
遺乎毛序之妄不待智者而可辨也且此
篇末章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
雨雪霏霏與出車皆我往矣泰援方箋今
我來思雨雪霏霏與出車皆我往矣泰援
冬而出車之南仲即常武之南仲也其當
為宣王之績
正高何疑哉
薄言采芣于彼新田于此舊畝方未
毛本作只毛本作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未
毛本作只毛本作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未
率只乘其四驥四驥翼翼路車有奭脂簟第
音

魯詩學卷三十

十

魚腹 作毛 鮑 鷹 條 音 革

正說 中宣王命方未征荆荆人來歸史
義之田一歲曰舊二歲曰新方未宣
菜名苦蕒也田一歲曰舊二歲曰新方未宣
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舊二歲曰新方未宣
十萬衆蓋兵車一乘甲士三百卒七十三
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師衆
千楮言兵甲也試肄習也言衆且練也率
總率之也翼翼順也序我路車戎車也赤也金
路赤飾也翼翼順也序我路車戎車也赤也金
采薇也翼翼順也序我路車戎車也赤也金
有纓也翼翼順也序我路車戎車也赤也金
矣方未蒞只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未
又遂言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未
考補 子曰若蕒音青白色猶其葉有白汁出肥

可生食亦可蒸為茹宜為食軍行采之人焉
皆在食也長樂劉氏曰師干言櫛則戈矛
習陣法也呂氏曰因治田而習軍事也
爾思終三十里之義同試成于三十里與駿
陣也

薄言采芣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未蒞只其車
三千旂旐央央約軛錯衡八鑾作毛鑄本
鎗服其命服朱市作毛斯煌煌作毛有創作毛
毛玕

作毛玕

正說 中鄉民居在焉其田尤治旂旐皆
畫蛟龍為旂龜蛇為旐約東靺鞨也
魯詩學卷三十

魯詩學卷三十

十二

皮鑿東兵車之數而朱之也錯雜文也鈴在
鑿日鑿馬口兩傍各一四為駕一車故八鑾
也鈴鑿鈴聲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朱子
苗洗蒼色余之惠白也子所命之服也朱子
禮三命赤市苗之惠白也子所命之服也朱子
施夾夾者言其車廣源輔氏曰其車三千旂
鞅錯衡以下又言其車廣源輔氏曰其車三千
以見天子付託之重錫命之盛而方未之威
儀整暇一如可以決其有成也其與
後世以一勇之夫為民司命者異矣
駢 音 彼 飛 隹 作 隹 其 飛 戾 天 夫 作 隹 亦 隹 作 隹 亦 隹
止方未蒞只其車三千方未率只鉦人伐鼗
陳師鞠旅顯允方未伐鼗鼗作毛本鼗振旅
關

正說 欽 急 飛 馳 逐 為 名 鶴 屬 疾 至 矣 于 止 息
曰 鉦 鼓 也 二 千 五 百 人 而 言 鉦 人 代 鼓 五 人 為 旅 朱 子
陳 其 師 旅 而 誓 告 之 不 暴 怒 也 謂 戰 時 進 士 文 旅
耳 驚 驚 鼓 聲 平 和 不 暴 怒 也 謂 戰 時 進 士 文 旅
也 振 止 旅 衆 也 言 戰 而 止 其 衆 以 入 也 春 秋
傳 云 出 治 兵 入 曰 振 旅 是 也 聞 盛 貌 此
華 言 進 之 衆 而 進 至 于 天 而 復 樂 于 其 所 止 以
興 師 旅 之 衆 而 進 至 有 節 如 下 文 所 云 也 以
考 補 程 子 曰 雖 有 節 如 下 文 所 云 也 以
息 與 兵 難 強 用 之 故 以 焦 之 急 疾 亦 知 所
有 道 而 不 過 也

蠡 爾 蠻 荆 大 邦 為 難 方 亦 元 老 克 壯 其 猷 作 毛 本
方 亦 率 只 執 訊 獲 魏 作 毛 本 戎 車 嘽 嘽 嘽 嘽 嘽 嘽
十 三

魯詩世學卷二十

十三

毛 本 作 燿 如 雷 如 雷 作 毛 本 顯 允 方 亦 征 伐 獫 狁
燿 音 推 燿 如 雷 如 雷 作 毛 本 顯 允 方 亦 征 伐 獫 狁
猷 蠻 荆 來 威

正 說 此 章 賦 也 蠡 爾 蠻 荆 大 邦 為 難 方 亦 元 老 克 壯 其 猷 作 毛 本
域 昭 王 南 巡 荆 人 膠 舟 而 封 鬻 熊 于 荊 州 之
熊 渠 王 號 稱 王 屬 王 之 末 率 群 蠻 便 犯 北 方 時
是 宣 王 之 世 難 也 大 邦 之 末 率 群 蠻 便 犯 北 方 時
也 言 方 亦 難 老 而 謀 則 壯 也 執 訊 獲 魏 見 出
車 嘽 嘽 嘽 嘽 嘽 嘽 嘽 嘽 嘽 嘽 嘽 嘽 嘽 嘽 嘽 嘽 嘽 嘽
吉 甫 為 大 將 而 方 亦 副 之 威 望 久 著 故 蠻 荆
聞 其 名 而
來 服 也
考 補 荆 即 楚 也 春 秋 莊 公 九 年 書 荆 敗 蔡 師
孟 蓋 荆 其 始 封 之 國 號 魯 史 舊 書 荆 王 敗 蔡
夫 子 荆 其 王 字 以 示 尊 無 二 上 之 義 及 令 尹

子 文 為 政 齊 桓 公 卒 諸 侯 伐 之 屈 完 盟 於 召
陵 約 去 王 法 其 後 雖 自 王 其 國 而 下 敢 以 交
書 諸 侯 故 孟 之 會 以 紀 實 也

采 芑 四 章 章 十 二 句

正 說 永 嘉 陳 氏 曰 北 伐 南 征 之 詩 皆 班 師
以 時 而 定 米 芑 之 詞 迫 采 薇 之 詞 緩 六 月
以 威 而 服 也 米 芑 曰 北 伐 之 詩 是 言 行 軍 之
考 補 法 豐 城 朱 氏 曰 北 伐 之 詩 是 言 行 軍 之
法 則 無 以 見 軍 制 之 復 不 紀 其 實 則 無 以
知 氏 數 之 復 欲 知 宣 王 之 復 古 觀 此 二 詩
矣 可 見

芑 蓬 芑 泰 苗 雲 陰 本 雨 膏 之 悠 悠 南 行 召 伯 勞
魯 詩 世 學 卷 十 十 四

去 之

正 說 申 公 曰 宣 王 命 召 穆 公 往 城 謝 以 還 申
悠 遠 行 之 意 召 伯 者 穆 公 之 本 爵 勞 撫 其
士 卒 也 言 泰 苗 之 長 則 於 兩 潤 之 矣 南 行 之
悠 遠 之 矣 召 伯

我 壬 作 毛 本 我 輦 我 車 我 牛 我 行 既 集 蓋 云 歸 哉

正 說 此 下 四 章 皆 賦 也 壬 負 任 者 輦 車 也
一 鑿 謂 載 任 器 于 輦 車 周 禮 註 云 一 斤 一 斧
也 牛 所 以 載 重 車 也 集 成 也 言 城 謝 之 役 既

我 徒 我 御 我 師 我 旅 我 行 既 集 蓋 云 歸 處
之 撫 後 夫 見 召 伯

正說 朱子曰徒步行御車者五百人為旅
從孔氏曰旅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御旅
人別而之歷類以類上章見召伯之撫征
此夫如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正說 肅肅嚴正貌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

豈烈自為強弱哉顧上之人所以御之者如

耳何

考補 謝邑名中伯所封今河南汝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載作毛則本盛

魯詩世學卷三

十五

作毛

正說 邑治曰平水治曰清朱子曰召伯營謝

既成宣王之則安矣東萊呂氏曰申伯之功

士豈得辭其憂哉宣王雖深居九重宵旰

之憂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

此真知職分者焉

考補 平山謝氏曰種其土田事畢則原隰

泰苗五章章四句

正說 宣王之封申蓋以制荆也故此詩聯

心載宣則其為備而小序以為刺幽王錯于

不能奮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穿鑿附會陋矣可笑孔氏曰召伯之職焉
肅肅謝功相當故知宣王時詩朱傳亦以
為然得

我車既工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

正說 中宣王大夫閱于東都諸侯畢會史

也宗廟齊肅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

考補 其車而使其堅故曰工朱子曰周公治

成王營洛邑為東都朝諸侯周室既衰文

武之禮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

田車既好四牡孔壯馬作車東有南艸作車駕言

行守 作毛本

正說 朱子曰此章指言將往狩于圃田也田

也後為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圃田澤是

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田屬東都畿內故往

考補 中毛氏曰田者大蒐也為防也或舍其

然驅而入擊則不得入主者之左右者之發

然後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

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終諸侯發抗小
綏走禽于其下故戰不謂之野田之防不逐
限作田獵之場也孔氏曰謂之野田之防不逐
戒衆在其間止舍也其防設周而之兩旁其
織毛褐布纁通帛旗之竿以爲門之兩旁其
門蓋南開並爲二門用四旗之裏兩邊約車
輪者其門之廣狹四軸頭去旗竿之兩邊約
一握其門之四指爲四寸是門廣于軸八寸也
此門當馳走而入不得徐也門廣于軸八寸也
舌入也所以爲若馳之其軸頭以擊著旗竿則
得入也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其屬左者
右雖同舍防內令三軍各在一方其屬左者
之左門屬右者乃驅禽納之于防然後然所
者之草而射之守乃驅禽納之于防然後然所
者之草而射之守乃驅禽納之于防然後然所

魯詩世學卷三十一

十七

教之子于苗選徒器作翼器建旒設旒搏音墨于

正說此章言至東都而選徒以獵也之子有
苗選數也器不敵斥王敵以有司言之夏獵曰
山名晉師也鄭人聲搏擊也東萊呂氏曰教
前則教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會可以說
以會諸侯有主因田獵先爲戒具以待會同
章而田獵者蓋有司先爲戒具以待會同
獵也
考補孔氏曰建旒設旒者建立旒于車而設
聲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
諱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
有釋
正說此章言諸侯來朝會于東都也奕奕絡
金縢諸侯之服爲遠傳也白縢而飾以黃朱
謂之金縢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縢陳列聯屬
也之謂

考補王安石曰諸侯宜朱市而此交市昔會
市臣服其命服也故朱市會同有縢則交市也
市臣服其命服也故朱市會同有縢則交市也

子矢既調浚作毛拾既伏次毛本拾
毛本夫既同助我舉擊作音慈非本
射本夫既同助我舉擊作音慈非本

魯詩世學卷三十一

十八

正說此章言既會同而取獵也調適也謂子
著于右手大指以遠弦故以名遠比也謂以手
指相次比也夫男子之細名遠比也謂以手
會射者同協力也也字謂之細名遠比也謂以手
禽獸之舉之言獲
考補伏之爲比謂左手托弓右手鉤弦引弓
相平則發無不中執法
所謂狀必知鐵是也
四黃既駕兩駟不倚作毛不失其馳舍音矢如
破

正說此章言既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四黃
若四馬皆黃也倚謂偏倚不正馳者五

御之法三曰過君表五曰遂禽左即敗車馳
驥之法也安石曰向曰四壯則既言力之強能
曰四黃則又言色之純而發言御之強能
正其舍矢如不其失其行巧而力也
法也舍矢如不其失其行巧而力也

蕭蕭馬鳴悠悠旌旆下驚大庖下盈

正說蕭蕭馬鳴悠悠旌旆下驚大庖下盈
御也驚如大庖中夜驚之驚不驚言比卒
下也驚如大庖中夜驚之驚不驚言比卒
極不也驚如大庖中夜驚之驚不驚言比卒
獻不也驚如大庖中夜驚之驚不驚言比卒
于不也驚如大庖中夜驚之驚不驚言比卒
者不也驚如大庖中夜驚之驚不驚言比卒
與不也驚如大庖中夜驚之驚不驚言比卒
與不也驚如大庖中夜驚之驚不驚言比卒

多而若庖不盈也慶源輔氏曰見其循禮守
法而此所以為取也慶源輔氏曰見其循禮守
取者此所以為取也慶源輔氏曰見其循禮守
王考者此所以為取也慶源輔氏曰見其循禮守
考者此所以為取也慶源輔氏曰見其循禮守
蕭然馬鳴之聲見為營者也軍人晚行所以戴
諱者見馬鳴之聲見為營者也軍人晚行所以戴
謂不若見馬鳴之聲見為營者也軍人晚行所以戴
禽前不若見馬鳴之聲見為營者也軍人晚行所以戴
肩前不若見馬鳴之聲見為營者也軍人晚行所以戴
之連右耳本以心死疾小也肱後肉亦自左射
股前水益也右肱後肉亦自左射
最遲肉益也右肱後肉亦自左射
侯朝者諸臣及貢士也皆習射于澤宮已
乃射于澤宮已
得取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張子曰取禽雖多而知
古之取貴仁義而賤勇力也張子曰取禽雖多而知

無餘者均及于眾而有法乎
凡事有法則何患于不均乎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正說此章絢序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
有與也信也君子宣王展誠也存于中而
功信也信也君子宣王展誠也存于中而
全歸之也誠哉其大靜成乎此王道之所
以而贊之也

車工八章章四句

正說韓傳云當作四章章八句非也
考補能內山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
士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
獵而選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
獵而選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
獵而選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
獵而選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
獵而選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
獵而選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

吉日維戊既伯既禡禡毛田車既好四牡孔

吉曰維戊既伯既禡禡毛田車既好四牡孔
意難若也陵者且羞與射者此詩以禽
利之無故而田獵以講武事則先以練習耳
豈無故而田獵以講武事則先以練習耳
豈無故而田獵以講武事則先以練習耳
豈無故而田獵以講武事則先以練習耳
豈無故而田獵以講武事則先以練習耳
豈無故而田獵以講武事則先以練習耳
豈無故而田獵以講武事則先以練習耳

作毛
阜本
升彼大鳥
作毛
從其群
魏作毛
配本

正說
王將敗而先卜吉曰戊辰祭禘庚午于改曲禮

前二日也程子曰戊辰祭禘庚午于改曲禮
所謂外事用剛日也伯禽祖也謂天駟房星
之神也禘將用剛日也伯禽祖也謂天駟房星
之既祭而車用剛日也故于吉日祭焉祖而禱

可以歷陰而從禽矣
吉曰庚午既筮作毛我焉獸之所同麇作毛本鹿

麇音麇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正說
鑿相聚也朱子曰同聚也鹿北曰麇麇群
至內涇渭之北所謂洛水今自延壽流入西都畿
至同涇入河也戊辰之日既禘矣越三日庚

午遂擇其焉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麇鹿最多
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為盛宜為天子政

考補
邑彭山李氏曰漆沮二水合于同州至朝
漆沮也循漆沮而上皆高山多獸是獸之所

同也其地在畿內我爾雅十藪周有焦獲之沮

今涇陽三原二縣之間當涇水之東北漆沮

之西漆沮合流之處去鎬京已三百里循之水

而漆沮又遠矣而天子親往焉故曰天子之水

所錄其出太遠矣而天子親往焉故曰天子之水

續考
蘇氏曰漆沮在渭北所謂洛水職方氏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任作毛僦任侯侯或群或友

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正說
衆多貌初大也趙則任侯侯皆

其同事之者視彼禽獸之多于天子是率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豸巴音麇作毛本此大

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正說
野發矢也豕豕曰豕豕能一矢而死曰豕豕

成而汁酒相將如今官五齊二曰醴齊注曰醴

酒為見宜王接下之誠意矣
吉曰四章章六句
會詩世學卷三十一

正說
者何也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

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

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亦足以觀矣泰

周黃氏曰伯邑考之為史佚以觀大誓

牧誓武成康誥旅獒大誥微子之命書大誓

立政多方類命多召公之訓洛宅蔡仲之命

周官無逸類命多召公之訓洛宅蔡仲之命

應物以爲文王時鼓秦收拾瑣碎遺義以爲

秦鼓皆即其地而聽之其不考左傳與退
之同余嘗以語揚用修謂游師雄趙明誠
董彦遠尤延之為有據用修曰誦詩讀書
知其入論其世子得之矣卿且季本小人
之性與鄭合專主其說至謂言日謂秦
風談禽荒之詩則并石鼓未嘗一見乃信
可惡故爾

夜如何其基夜未央庭燐之光君子至只

作毛鑒本聲鏗作毛鏗

正說也其語詞央王勤政更篇美之全篇皆賦

於庭燐之光明司烺供之樹于門外曰大燭

門內曰庭燐郊特牲註曰庭燐之蓋公五十

侯伯子男皆三十天子用百以物百牧并而

經史之今則用松葉竹瀝以脂膏也君子指

至王言將視朝不安于寢而問夜之早晚曰

夜如何矣夜則未半而庭燐則已光矣王車

至焉而遠聞其鈴聲之鏗鏘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燐之光君子至只

至只鑒聲鏗作毛鏗

正說又盡也晰晰明貌鏗鏘聲之徐也蓋近

銚曰今俗作噦以鏗作

斧戍之戎非是呼會切

夜如何其夜鄉音釐庭燐有輝君子至只言觀

其旂

正說朱子曰鄉釐近曉也輝火氣也天欲明

而見其烟光相雜也既至而觀其旂則

辨色

庭燐三章章五句

正說王朝禮別色始入此詩首言夜未央

未盡見其寢之將至此想像之也三問而辨色

意王車之果至而見其旂矣其志既勤而視

朝則中禮此所以致中興之盛歟列女傳曰

宣王嘗宴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

其傅嬖通言于王曰王樂色而忘德失禮

雖以嘆之與自婢子始敢請罪因陳闕

人之罪也自是勤于政事早朝晏罷以美之

由宣后

之也

湯音彼流水朝宗于海航惟必彼飛隹作隹載

飛載止噤作毛噤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

無父母

正說申公曰宣王即位乞言于羣后而作是

天子曰朝襄見曰宗兄弟諸侯之同姓者邦

人汎指臣民諸友則異姓諸侯及卿大夫也

朱子曰此章言流水猶朝宗于海飛隹猶或

有所止而此章言流水猶朝宗于海飛隹猶或

豈無父母乎亂之亂則猶或及之是

考補朱子曰宣王念亂因朝見諸侯冀其有

初繼厲王之而後其情痛而迫其詞危而謙蓋

與雲漢同時而作者或以為當在六月之前

通亦

汜彼流水其流湯湯航彼飛佳載飛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正說湯湯波流貌言朝宗于海不少息也

不違寧處也弭止也蓋不循道

考補泰泉黃氏曰三章皆以流水起興見諸

當以正道贊王樊厲王拂諫監謗諸侯皆戴

宣王懲之故因乞言而首發此意或謂湯湯

後二章義不協矣

汜彼流水東灌于瀛脫毛氏諸本航彼飛佳率彼

中陵民之謠作毛本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

其與

正說濫泉流超集之貌東海曰瀛大阜曰陵

超于東海飛佳之止猶循于中陵民之謠言

乃無懲之者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則讒

言何得而興乎蓋能求諫以自助則明四目

達四聰偽言讒說自不足以惑之而敬尤其

本耳朱子謂其憂于

考補泰泉黃氏曰厲王暴虐民心怨叛宣王

正道相贊則民心悅服而謠言自息矣故王

汜水三章章八句

正說子而史記厲王既奔於羣亂民將求太

子易之然則宣王蓋幸脫于虎口者宜其

動心惡性之異於尋常故其為詩憂之深

而工吉之痛也政有汚水之心虞裳之勤而

知勉行之效歟然厲王之敗由於信讒宣

王既知懲之矣乃聽淫妄之譖而殺杜伯

以及左儒竟何左氏毛氏伊川東萊所以

樂常情則然此左氏毛氏伊川東萊所以

加戒慎而自強不息庶幾其免矣

考補泰泉黃氏曰宣王以困知勉行之學

戴不獲私殺杜伯等事乃尺璧之言遂謂宣王

南因左傳子朝厲王幽平之言遂謂宣王

亦基亂之主豈不謬哉然自學若言之則

不可下以為成書曰下存細行終累大德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孳

是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孳

考補物六牲謂牛馬羊豕犬雞此詩惟言牛

耳濕

耳濕

羊者馬聚之所用者少豕犬雞則此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譙作毛爾牧來思

荷作毛何作毛素作毛荷笠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牲

則具

正說謠動也荷揭也素什衣笠簪帽皆所以

也降其色而別之凡為類三十也此言牛羊

息至其色無所不備而其性是以生長蕃

爾牧來思以新作毛以蒸以雉爾羊來思

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魯詩世學卷三十

二十七

正說以取也粗曰新細曰蒸皆祭也為曰雖

疾也麾指引也肱皆堅強之意舊也升入牢

引其羊亦馴擾從人下不盡聽而牧事休矣

牧人乃癭作毛衆維魚矣旒旌維旗維作毛室家作毛

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旒旌維旗維作毛室家作毛

漆作毛

正說王氏曰此收成而考之詩也故以吉

也旒旌之事終為蘇蘇盛貌朱子曰衆謂人多

旒旌乃是不魚則為豐年旒旌所統統人多

考補黃氏曰古人以畜之多寡而卜其人之

降之普存也則頌禱之詞所以詳及牛羊之衆

多氏曰人之安逸見其民物底富之效也山陰

陸氏曰魚之衆是豐年之祥見人之衆也衆而乃

豐年也陸農師曰俗云春魚遺子如粟埋于

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其子為日暴乃生飛蝗故

說者以為陰陽和則然也

無羊四章章八句

正說宣王之世至是廢而富矣可以無

考補泰泉黃氏曰卿且季本取盡義而先儒

魯詩世學卷三十

二十八

事有成其夢兆亦有闕家之虞富故君子

心故飯牛而牛肥者何耳非真有牧人獻

此夢也朱子

閭闔車之聲音兮思音季女逝兮匪飢匪渴

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正說申公曰宣王中興士得親迎其友賀之

車學美也無事則脫行則設也問閭設聲聲車

蓋思彼樂然之季女故乘車往而迎之也匪

其言雖無好友者乃賀者自謙之詞也式敬

教毛
非本

正説

之而
而歌

無旨

與女

正說

二十九

彼高

滑兮

正說

迎 春
之 歌

山，
邱：

如琴

正說

如

摺親

喻復
仁故

車, 藥

正說

之行
也親

始親
可迎

甚賭而笑

香樹世學卷二十

三十一

印
高

湯沸滿之聲叔人君子謂先王也懷思先信
也言先王之德使人懷信服久而不忘蓋樂
作于先王而用于後王故謂其聲者
咸為介甫以為傷今思古之詞是也
考補孔氏曰樂鏡一物俱謂鐘兩角于鼓鉦
所以介其名也故鐘乳也而衡二名鐘柄也帶
十乳也據所擊之虛隆在鼓中室而面皆三
有似大隨者也假今黃鐘之律皆九寸以律
計身倍半為鐘倍九寸為尺八寸又取半為
四寸半通二尺二寸半以為鐘餘律上下十
其以律為廣長與圓徑也此口徑寸上下十
六者假設之取其鑄之形則各隨鐘之制為
長短大小者此即度律均鐘也太厚則聲不
不發謂之石太薄則聲散謂之播口侈大則
聲太迫謂之炸口奔則聲不舒揚謂之贊柄
長而鐘則聲不震正謂
之震五者皆鐘之病也
唐詩世學卷三十一

鼓鐘皆音階淮水潛皆潛憂心且悲叔人君子
其德不回

正說皆音和聲潛潛流
考補言先王有無邪也
而德則不類
是以間而悲

鼓鐘伐杲作淮有三州憂心且妯音叔
人君子其德不猶

正說伐擊也杲大鼓也同禮集鼓尋有二尺
潛水流也終言三州水落而州見也蓋自來
至冬皆賦其所見而知王之欠于淮矣妯音

也憂結于心而容貌為之變動也猶似也言
先王之德與今不相似其相也猶似也言
考補慶源補氏曰悲甚于傷妯音將
州言其時之與久也樂之盛時之久而人心之
憂甚則與憂民之憂樂氏之樂者異矣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正作雅以南
以俞作篇不僭

正說欽欽聲之動也磬以石為之偃句一矩
股博一以博為一股博參分其股博以其一為
之厚以上則摩則旁以下則摩其旁朱子曰
琴瑟在堂笙磬在下蓋樂器有金石絲竹匏
土革木八音之屬中金石為重故特為衆音之
綱紀又金始震而玉終絃然也故並奏八音之
唐詩世學卷三十一

則于其木作而擊鐘以宣其聲俟其既闌
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音不備則合衆小成而
者一大成孟子所謂金聲而玉振之是也同
篇言其味也五者所謂金聲而玉振之是也同
奏之樂也俞一十篇召南三十二篇皆當時所
翁如也從之樂既如也徵如也孔子所謂始作
也言先王之樂傳至于今未
有差失而其人則不同矣
考補孔氏曰據上曲者一矩為股據下直者
股各一尺今其弦上曲者一矩為股據下直者
形即各一尺今其弦上曲者一矩為股據下直者
七寸後長二律八寸是蓋磬前長三律二尺
博廣也股長二律八寸是蓋磬前長三律二尺
廣三寸長三寸厚一寸已猶太也摩與磨同

太上是聲清厚使薄而廣則濁也太下是聲濁厚使短則形小則聲廣而聲清也
金鑄使短則形小則聲廣而聲清也
匏笙上壘華鼓石天球磬絲琴瑟竹簫箏篪笙
以朝夕散王非周之燕故小至者自鹿鳴
至魚藻三十二篇大正自文王至卷八
篇周南自關雎至采芣采芣采芣
至行露十三篇皆康王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
秦之氏曰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
西夷之樂曰南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
夫既曰正南則八音之所奏歌舞之所形
樂於此而後可謂之樂而謂之樂用四夷
不之取蓋不足據矣

鼓鐘四章章五句

正說子貢以為昭王南遊之詩小序以為
刺幽王也孔氏則曰鄭氏于中候握
魯詩世學卷三十一

河記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為作者鄭
時未見此詩依三家為說也三家者魯齊
韓今味此詩詞氣婉曲猶有味平氣象未
至哀怨之極如蒼伯巧言篇蓋同室初
衰王澤未泯自與幽厲之世不同學者苟
能不失先入之虛心玩之則知康成為得
所從而本錯
編不足據矣
考補泰泉黃氏曰卿且季本信序以叔人
平在所必巡之地而正南作于周公國成
王時也幽王在位僅十一年寵褒姬而稀
視朝豈肯遠巡于淮耶以是知申公康成
而安國衛宏穎達乃黎空之邪說也劉白
季本哉

圻招之惓惓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

金刑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補之
正說申公曰釋王西征七年之土成怨公
招名掌兵之官也惜和柔也武敬也刑傷
也醉飽最足也祭公不敢出王而責其掌兵
之官也呼其名曰汝招為法度敬重如金玉
可也豈可傷民之力乎
而無此章亦見左傳但祈作祈今以康誥為
考補主朱子曰祈父職掌將帥之甲兵酒誥
祈父薄違蓋子孫世其官故以祈為氏祭國
名姬姓伯爵周公之後謀父為穆王三公汲
冢書稱父
師者是也
魯詩世學卷三十一

圻父祈父與康誥同今從之
于恤靡所止居
正說此下二章皆述七萃之士臨呼之詞以
造父前曰招者祭公尊也故述其則稱名
今日父者七萃之士也故述其則稱字
予代其士予之也爪牙高獸所以自衛者而
恤憂也朱子曰軍士若于久役故呼祈父而
告之曰予乃王之爪牙何乃轉我
于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
圻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止
正說爪士爪牙之士也至也按穆天子傳穆
從征之士憂
其無所止也

考補西王國名子爵夏高師西王嫫之之後
馮婦以婦為名也漢東
方朔乃以為女仙謬矣

圻父置不聊作本胡轉子于恤有母之尸餐
本

正說朱子曰豐誠尸主也黎熟食也言不得
曰越句踐伐吳有父母者若而無兄弟者皆
造峰觀公者有親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役者
必有成法故有司馬之無不聊其意謂此法人
皆同之汝獨不聞乎乃驅我從戎使我觀不
免薪水之勞也春妹傳云楚右尹子革曰祭
公史記云穆王以西征徐偃王偃王是亂王
魯詩世學卷二十一

考補乃定故朱子感興詩不有所招詩徐方御
宸御九峯蔡氏傳曰穆王悔用違父故作
相之命中山劉坦之曰同命作于所招
招之後然則此詩有功于人主其可少哉
考補沒句踐越王名也右尹子革楚靈王大
東本子爵其君名誕偃王宮徐國名在漢池之
偃王伯周穆王臣同命周書劉坦之名履元
人上虞

圻招四章一章七句三章章四句

正說毛氏本作祁父三章章四句調首章
宣王也然宣王之世嘗征獫狁矣伐蠻荆
矣城謝矣六月曰獫狁孔熾我是用急王
于出征以王國采芑曰征伐獫狁玁狁荆
來威秦苗曰我行既集蓋云歸哉則皆歸

美之詞初無怨謝孔氏乃引周語于姜
我之事以附之先民之安大妻我于晉之
初非荒遠亦非空國以出而使孤子之從
休其時字兵者召穆公尹吉甫方未程伯
者父皆忠賢之臣亦無從君之欲如遭父
土爰居其野虎豹為民作憂以吟曰徂西
之思流涕而所天吹笙鼓簧而不可稱願
之錫理池之望世民蓋從征之臣翔翔世
王錫則子貢魯詩之傳吟以陳與此詩是
乃附則說而范淳甫之傳其出孔門信矣
與附則說而范淳甫之傳其出孔門信矣
宣而失出有過之正我穆
魯詩世學卷二十一

考補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
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
掌封所之安甲不遇衛王之師殺之司馬
二章責司馬不當以王之爪牙而遠從征
後役使王而自棄其爪牙則謂之不智使
司馬無以養之爪牙則謂之不忠至使孤
子無以養之爪牙則謂之不忠至使孤
具為其刺之也宜哉秦泉黃氏曰所父之
詩夫子所以附之小正者以出于祭公之
僅與王風錫之其首章而改為士卒之作
等耳惡得為正哉

續考彭山孝氏曰小序以圻父白駒黃鳥
王之用以為將相者南仲吉甫方赤仲山甫
所之學聖人之學也其政王者之詩竊意宣

中伯召虎諸賢其所建立皆以德行仁畧
稷于功利現于出車六月采芑車工雲漢
茲焉燕民江漢常武諸詩遺風所存真皆
文武之德意所謂中興以復先王之舊者
豈在于聲色之可見者哉諸臣固皆格心
之學也然傳述未詳所可考者仲山甫之
德最為精密又事宣王最久其朝夕放次
必無點成至其晚年益宜堅固豈至一吏
無終如序所刺哉國語載魯武公以括與
戲見宣王仲山甫諫不聽而卒立戲遂以
得為諸侯不睦之本以理論之諸侯豈有
南國之事皆非宣王所宜有而序詩者據
之後儒未有能察此者惟朱子疑之而曰
多不可考然亦未嘗斷其決無此事也夫
一日萬幾事亦安能保其無闕但隨時匡
救即是聖功故吁咷之言唐虞不免何害
其為聖也若終喪歆德如商虞人則聖學
魯詩世學卷三十一

必不至矣聖人之德將為萬世法程要加
皆讓使人懷不信之心其害數不少矣故
特叙而論之

陟彼北山言采其芑

毛本

作祀偕偕士士

毛本

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正說

大行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全
篇皆賦也偕偕強壯貌士士詩人自謂
也言登彼北山采芑以食且以餉其家人則
皆強壯而龜夕從事者也蓋以王事不可以
不勤我當盡力于外然久而不得歸其如父
母思我而憂何哉此正可以見其忠孝之心
矣

普

毛本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瀕

毛本

莫非

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正說

普廣率循漸雅也言士之廣臣之衆凡
均如此豈以我為獨賢能乎此大夫指官長
之預國政者朱子曰不斥王而曰大夫不曰
獨賢而曰獨賢

考補

一說不豈不也大夫為政豈真不均也
哉特謂我獨賢而見任耳尤見溫柔敦
厚之意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

音傍

嘉我未老解我方將呂

正說

毛氏曰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
嘉善也將壯也呂齊也此章申上文獨
意

魯詩世學卷三十一

賢之意言大夫之所以使我者善我未老以

為壯而難得呂方剛所以使我者善我未老以

山謝氏曰此詩本為使不不均獨勞于王事

而作也此章乃曰天子嘉之而獨見任使及

以王為知已為

忠厚之至也

或燕燕居息或懽懽

毛本

作書悻悻

毛本

事國或息焉

作在牀或不已于行

正說

燕燕安休貌懽懽悻悻形勞而病困也安成
也言劉氏曰以下三章凡十二句為偶皆以

他人之逸樂對己之憂

勞所以形容不均之意

考補

廣源輔氏曰此下方言其不均之實然
亦不過以其勞逸者對言之使上之人

目察耳但言之重詞之復則其望于

上者亦切矣詩可以怨謂此類也

或不知叫号毛本或慘慘助勞或困毛本
作毛印本或王事鞅掌

正說東萊呂氏曰号呼也不知叫号謂深居

之貌而遠亦安遠匿即不知也慘慘憔悴
也言事煩勞不暇為儀容也鄭氏曰鞅猶何
特以趨者言促速也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

事不為

正說朱子曰咎罪過也出入

考補而休居之常我則形容憔悴而盡力圖
魯詩世學卷三十一

事彼或患匿在牀而無所事事我則不已于
行而休是無日彼或深居宮中而不聞人聲
我則慘慘助勞而倍嘗險阻彼或起居無時
而面遲遲印我則王事鞅掌而儀容不整促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
救不暇彼或親信從容而出入風議我則疎
遠雖使而靡事不為以彼為賢耶則國事待
我而集以我為賢耶則厚祿居彼為多皆以
中言大夫不均之寔也難詞繁而不殺亦恐
而不怒無形忠厚之言故其所以為溫柔敦
厚之教也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正說按子貢傳以此為懿王之時司馬遷
子貢聖門高弟而達生漢初衣周未遠宜
或得其寔狀小序以為刺幽王未詳所據

朱子辨云序言時世
多不可信其旨哉
考補按昭有鼓鐘穆有所招則刺詩非始
詞蓋哀切遷之斯
言蓋舉其重耳

絲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
之食嗣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正說中公曰大夫失位遠適他國其遇賓之
禮雖求友之難山曲曰阿道路也我主人代
客我之也言為之求友猶繾綣其殷君子自
遠而來其勞何如哉我是以主人
飲食散饗而命後車以載之也
考補王安石曰言我者內之也後車副車也
大夫命車不可以僕人故以副車載客
魯詩世學卷三十一

孔氏曰後車倅車也夏官戎僕掌倅車之政
道僕掌倅車之政曰倅田獵之車曰倅鄭
氏以倅車為倅車者兵車小車其行輕捷故
以之送

絲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
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正說丘隅岑蔚之處憚難也趨疾行也言黃
鳥猶得止于岑蔚之丘角可以人而不
如鳥乎吾所以不難以車送客之

絲蠻黃鳥止于丘阿豈敢憚行畏不能極
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正說 丘丘之木也極至也言我不憚
考補 國語云齊朝駕則夕極至也言我不憚
主之言之也蓋賢者遭諫而出必適遠國是知
避之而中塗之主人惜其賢而送之也三章
皆言散之誨之者謂以言使之也言謂後車
使載之者謂以言使之也言謂後車之人也

縣蠻三章章八句

正說 孟子曰諸侯失國託于諸侯大夫失
厚之俗至春秋之末乃以君銅其臣如晉
父以渡之亦惜其賢而問其無事耳況周
末之時王澤未泯固宜有若是詩之所詠
魯詩世學卷二十一

矣小序乃曰微臣制亂也大臣不用仁心
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散載之故作是詩也
程子非之曰但見詩中云云即云散載絕
不成語朱子曰此詩未有刺大臣之意
若是序者則編秩之甚微復溫桑敦厚之
意皆是矣然朱傳亦云微賤欲有所託則
猶繫序者之餘意耳蓋此詩惟出於士大
夫之相與故夫子附之於正若微賤之士
則民俗歌謠當為風矣且微賤而與後車
之載則貪慕非分矣又豈溫桑敦厚之云
哉

營 營青蠅止于棘 豈弟君子無信讒

言

正說 申公曰厲王之世諛言頗興君子憂之
而作是詩全篇皆與也營營飛而往來

為小數也長樂劉氏曰蛆蟲所變而成者青
蠅也其飛之散則營營然亂人之聽其止于
物則無有紀極程子曰諫人之情常欲其
以物為無有紀極程子曰諫人之情常欲其
所謂有義之典也東萊呂氏曰林園之簫
蠅止于棘行且至于東萊呂氏曰林園之
之也永嘉陳氏曰諫言多由持心傾險而
入故君子常持心傾險而後
樂易不能諫言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正說 孔氏曰棘猶己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正說 孔氏曰棘猶己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魯詩世學卷二十一

末至于亂四國其始先于構二人聽者察于
其始而早絕之無乎不至于罔極也
考補 聽者察于其始而早絕之無乎不至于罔極也
稍二人乎其曰我則二人皆被讒者耳
果屬王時其齊哀公陳幽公之類歟

青蠅三章章四句

正說 子貢傳以此詩為厲王時而小序以
聽紀侯之諫而齊哀公又使衛姬歸諸
幽王則威廢矣而齊哀公又使衛姬歸諸
不明之主也但篇中言四國似指諸侯而
古毛萇衛侯去周甚遠或古傳近之歟

考補 望之玄孫也紀侯之同族哀公而
立其弟靜是為胡公國語厲王虐國人皆
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姬

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姬

使監誇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
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其口甚于防川
言公曰是郭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
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
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賦史獻書
師箴瞽瞽陳謗百工諫諍無人不諱之有
規親戚譏諫諍史教諍者無不諱之有
糾之有山川也財用乎是乎出猶其有原
土之有山川也財用乎是乎出猶其有原
濕行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宜言也善
敗于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
食者也夫民慮于食而宣其口成而行之
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哉王弗
聽于是國人莫敢言三年乃逐王于羗
幽王事詳二十二卷卷伯巧言曰羗
十月之交二十三日三月四月正
月及二十八卷賜召吳等篇
魯詩世學卷二十一

有錄作錄籛籛音珍有有音求棘棘音比周道如砥
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跡作迹視視焉焉顧顧之

潛山音焉出涕

正說申公曰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大夫
威黍稷之器珍熟食也採曲貌棘也周道大
起長三尺所以載鼎肉而升之組也周道大
路也破礪石言平也矢言直也君子指在位
者履之小人謂下民賤反顧也潛涕下貌
類錄蘇氏曰思先王之世諸侯富足其簋之
珍錄然其鼎之已採然其大路平而直在位
者履之在下視之今乃顧其大路平而直在
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此路以西輸于周也則
考補意味故從子由之說若然則前六句珠之

世以興詞有錄籛籛音珍正與紆軸其空相應周
道平直難即目前而賦之然繼以君子之履
小人之路亦寓王道
此含當無窮之意云
小東大東杼軸作軸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桃桃音公公子子行行彼彼周周行行既既往往既既來來使使我我心心悵

正說此章賦也小東東方子男之國大東東
軸以受經也伯之國也杼軸皆織器杼以持緯
不堪勞苦之狀公諸侯之子也桃氣薄弱
道也杼軸皆切之貌言欲求之盡則東方
大小之國杼軸皆切之貌言欲求之盡則東方
奔奔走走于于大大路路之之間間住住而而復復來來則則餘餘人人可可知知矣
魯詩世學卷二十一

是以見者心
憂而悲切也
考補考補廣廣源源輔輔氏氏曰曰糾糾葛葛屨屨可以履霜其
倫可知矣既往則來則言其來往之不一也
周道一也方其往時則君子履之而小人視
及其來也公行而人心所感不同如此
時移事變而人心所感不同如此
有列有列沈沈者者泉泉無無寢寢作作沈沈獲獲新新作作沈沈契契寢寢
歎哀我瘵瘵人亦可息也
也哀我瘵人亦可息也
正說此章與前章同而宋也側出曰沈泉寢
載以車載婦而當之也類錄蘇氏曰新已獲
矢而復潰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後之則病

故新已獲則望其載而蓄之
民已勞則望其息而安之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漿漿衣服舟人
之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正說 此下二章皆賦也朱子曰東人諸侯之
人時周方都錫束也樂解盛貌每入舟楫
之人也熊羆是裘言富也私人私人家也隸之
氏曰周人方事修富潔其衣服以相誇至于
接舟之禮亦衣熊羆之裘私家之人皆備百
官而祿食東國之子勞苦盡財以供王賦而
愧也賦役不均而鮮小得志如此紀綱敗壞
之澤矣
魯詩世學卷三十一

魯詩世學卷三十一

六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維天有漢監亦有光
岐作彼織女終日七

正說 酒有勸樂醴成味厚漿但米汁味薄
之精氣發而升精華浮上宛轉隨流是為天
河一曰雲漢監視也織女漢旁三星鼎足而
成三足角在天有垣北岐傾也謂垣首而望
之也象駕也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
肆也蓋日月五星為緯其餘皆為經星經星
周而與天為體所謂經星一畫夜左旋一周
天而有餘者即天之旋一十二時則一過一度
然周天十二次一畫夜一十二時則一過一度
一次故終其畫日之間自卯至酉凡七時當
女星當歷七次故曰七襄言東人或銷西人

以酒而西人薄之曾菜之不若又膳之以
王之長佩而西人猶以為短其出也苦艱
其視之也善賤賤小得志意氣驕溢而謀
無亦惟怨之然則貧富勞逸之不均吾將
能下照于我否耶望彼織女之駕終畫七
之次其亦有以報我否耶情之
痛切莫可控告于人故云爾也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曉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
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

正說 報舍也章織成練帛之文章也曉星明
一名天鼓箱大也漢旁星與織女隔河而相對
開也啓明金星在日西日將出則先見于東
以開日之明庚續也長庚水星在日東日將
沒則後見于西以續日之長畢星東北之宿其
魯詩世學卷三十一

形曲狀如掩兔之網載徒也行列也歐陽氏
曰天雖有織女不能為我織成練帛之文章
雖有牽牛不能駕車而輸物雖有啓明長庚
不能助日為晝而資我營作雖有天畢不能
為我摘取禽獸而徒在行列然
則我何以應西人之誅求也哉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
漿維南有箕載翁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正說 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夏秋之間見于
之北常見不隱者也翁引也揭指也箕斗酒
漿亦西人之需于東者東人不給而在天則
有象然皆有箕星踵狹而上章斗女諸星既
無以助我矣况箕星踵狹而舌廣箕引其舌
反若吞嗟于我斗西其柄反若若有所挹取于
東是又不惟無助于東而反若助西以見困

天其亦將為虐乎怨痛
之極而言至于斯也
考補朱子曰南斗柄指西若北斗柄
空此章其斗應箱天畢皆見西人需索之
奇而東方財力之竭無以倉之惟當借助于
天耳極其形容之詞也慶源輔氏曰二章三
章以下文意奇逆其詞雖若闕疏而意脈
相聯屬作者非惟怨得其
正殆必老于文墨者歟

小東七章章八句

正說以第二章首句名篇之本序則曰刺亂
也東國周子力而傷于財諱大夫未考不知所據恐
亦有病焉朱子曰諱大夫未考不知所據恐
傳耳

魯詩世學卷二十一

六

考補按國語指厲王說崇夷公為
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
而或專之其害大矣天不地百物皆將取焉
王可專也其所甚多而不傳大難以是散
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利而布之
楊慎怨之來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猶日
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正曰陳錫載周是
不布利而慎難乎故能載周以至子今王
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
行之其端鮮矣崇公若用周女敗既崇公
為卿士諸侯不富王流于彘子貢以此
篇乃厲王時詩亦足為好利之證矣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母
作無自暱
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正說申公曰厲王暴虐諸侯相戒而作全篇
於微虐之狀也且上言諸侯相戒而作全篇
然之共主取不微就而朝視之乎今王則高自
矜臨有如其天帝威神不測使人畏而不散
耳我始之安而後至其朝未晚也蓋猶
有望也言使我朝而不速絕為舊說以極
其盡也言使我朝而不速絕為舊說以極
則王必責之無已如蓋諸侯皆不朝而後
所辱也其說雖妙但與第二章適字不協而
第三則止見其山之有過而不及其臣職之
修但願其一身之利害而不思大君臣之大
義義理既失意味索然非善說也蓋西周之
諸侯尚日望之而不忍遽絕也夫子錄此詩
魯詩世學卷二十一

者一戒王者當修德以懷諸侯仁勸諸侯當
盡敬以屏王室斯可謂溫柔敦厚之教矣
有苑者柳不尚惕焉上帝甚蹈母自瘵焉

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正說毛氏曰惕亦息也瘵病也歐陽氏曰邁
朝之矣孟子曰王庶幾
政之子日望之亦此意

有為高飛亦傳焉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局

予靖之居以凶矜

正說傳錄皆至也彼人謂王左右之人居自
氏曰為之高飛其極至于天而己耳左右小
人之心于何所至乎言其轉反無常人不知

其所居東萊呂氏曰前二章猶欲待王之安
靜而往朝之此章則言王心終不可測未之安
其後改之期也故數曰子何以得安靜乎知
王方山泰驕矜而居之不疑竟不可睡而後
諸侯忍于叛王乃王者自失諸侯也

苑柳三章章六句

正說子貢以為厲王時小序則云刺幽王
欲朝王之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
之諧而高齊哀公朝事也則按厲王嘗聽紀
戲諸侯皆失道之居但子貢
在毛衛之宜宜或得其寔欽
考補泰泉黃氏曰諸侯朝王述戰之常禮
詩有言者輒敢不辰之難也幽王亦繼宣
不朝乎是自貽不辰之難也幽王亦繼宣

王之從諸侯未忘周且未若桓莊以後
下衰之甚也左經之所謂自且未若桓莊以後
之意正王左右小人所謂自且未若桓莊以後
守社稷始極焉又曰後朝之期以常禮事王
故曰後朝始極焉又曰後朝之期以常禮事王
邪故以自睡為戒夫子錄之著一見諸侯從
以禮事王二見先王德人之心終散垂訓大
大者不可不說乃叛亂之詞豈可以為訓乎
季本乃謂此固察友于有為而諷之以
養晦待時尤狂妄白丁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於荒
野二日毛本作初吉再載毛本作離寒暑心之憂
矣其毒大音苦念彼共人涕霑如雨豈

不懷歸畏此暵

正說申公曰厲王流于羗大之從行
天照臨下土者呼天而慙也今為一州屬
府二月二日之在周王世以十紀元故陽
也毒心中憤懣如中藥毒初大甚也共
國之政人也王既失位共伯和入京師此
而聽政大夫有不得從者共伯和入京師此
者以家在京師有不得從者共伯和入京師此
傷之至在罪罪也然不敢失人共伯和入京師此
家而恐獲罪也然不敢失人共伯和入京師此

考補

夷王以毛氏為地荒遠之仁蓋既金氏曰周
去王王政不細厲王初立他諸侯其後利
魯詩世學卷二上

榮夷公又衛孟縶之殺王左傳亡
朝曰厲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放官則時
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放官則時
有墓居之尤詳云侯皆以為名和同伯
修其行好賢人皆侯皆以為名和同伯
于王位十餘年大早屋焚卜天子共伯
王為崇伯乃立宣王共伯和之子伯
得書紀年稽之共伯和之子伯
竹書紀年稽之共伯和之子伯
行政號共伯和之子伯
夫未聞有共伯和之子伯
夫以其事共伯和之子伯
楊雄為共伯和之子伯
恭之隱居不仕者補氏謂即靖恭爾為溫之

案友皆語意牽強不相
實貼不考魯詩故耳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念我
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殫毛本我不暇念彼
共人瞻瞻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謹怒

正說除歲除二之日也庶衆也殫勞也瞻瞻
經一除日矣今不知何日復旋而歲又且其
身獨而事衆勞苦而不暇念彼事共之人勤
顧妻子而失其臣節我豈不思家哉正恐
背王而從人則王必怒之而入于法網矣
考補孔氏謂除者除舊生新為二月初吉非
言除也除見唐風明甚二月安得為歲除方
上章二月乃二日之誤耳

魯詩世學卷三十一

廿

昔我往矣日月方隕毛本曷云其還政事愈感
歲聿云莫采蕭穫赤毛本心之憂矣自詒伊戚
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正說隕室內也帝與仲冬厥民隕謂氣寒而
民入室未久故言方隕也感急也采穫蕭赤
歲莫之事也詒導也興起也冬夜也寢忽聞
周氏作亂倉卒從王而出宿于外也反覆
反之意言以政事愈感是以至歲莫而采
豆于外以自給于是自啓其初不能見幾引
去而自取憂念彼事共之人則安遠而入室
矣我則業已事王為思君臣之大義故不能
安寢而從王夜出是果不思其家哉誠以叛
王事共則反復不忠人臣之大惡王入謹怒
而得罪若矣前章問共人之失節而念之勤

考補帝與權者放茲聖人所以取之也
其殆可與權者放茲聖人所以取之也
君私謂家公謂朝廷毛本與作與上章方
下耳說諸遠謂與字與則夏候矣與上章方
除相悖當從石經
噉作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恭毛本爾位
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非本噉爾君子無
恒安息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
福

魯詩世學卷三十一

廿

正說此章則勉其從王之寮友也嗟嘆而言
王者則稱爲君子取舍之分嚴矣恒常也靖
與靜同無欲之謂也與猶助也式用也穀祿
也好愛也介景皆大也言我同出之君子當
盡瘁以事王不可以安其處息也必內靜其
心外敬其事王以祿而惟正直之是助是愛則鬼神
聽之賜女以祿而惟正直之是助是愛則鬼神
而貨之于神也彼事共之大福矣惟懷土顧家而
不肯勞于王事故忌于反覆而陷于大患宜
其取怒而獲罪者殆非
考補古書共字多通用如論語衆星共之拱
者合共人靖共爲一訓是共王恭也此篇說
氏本爲鳩溫恭人之恭亦作恭特傳寫之誤
則此末章靖共之文固當作恭特傳寫之誤

小明四章章十二句

正說曰小明者以大正有大明故程小大
為別言此小正之明耳鄭氏乃謂幽

王曰小其明損其政事穿鑿可笑之甚毛
本作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蓋
以末章兩韵故分而二之然古詩用韵未
必一例如斯干采芣無羊之類何所拘乎
今從石經小序云悔仕于乱世也唯主自
詒伊威一語而全篇忠愛友之意無所發
明鄭氏孔歐王丘呂皆巧說以強附之是
屈經而主序之弊也然小序亦不言幽王
而康成言之乃周毛本錯青蠅小東莞柳
小明于宣王之後幽平之間而說者遂謂
厲王之時無變小
王殆未通之論耳

魯詩世界卷二十一

音

弁音盤音彼鸞音斯歸飛提音提音民莫不穀我獨于
罹何辜于天我畢毛本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
何

正說申公曰尹伯奇為後母所憎而出其隣
尹伯奇者尹吉甫之子也事親甚孝而言甫
娶後妻恩有以害之乃取蜂去其尾而自置
領上伯奇望見恐其螫也起而撻之後妻呼
曰伯奇牽我衣吉甫聞之曰唉伯奇俱走之
野履霜以足采樗花以食其隣大憫其無
罪為賦小弁以諫吉甫吉甫悟逐後妻而召
伯奇伯奇請吉甫復後妻吉甫從之後妻感
之遂化為莖母王深寧亦以為然今從之此
章至五章皆興也弁拊翼貌鸞鳥名鳥屬能
反哺者一名慈鳥斯語詞峭麗猶霜也提提

群飛安閑之貌穀鄭氏曰養也朱子曰善也
我代伯奇我之也罹憂也天以稱其父母也
言譽鳥耳猶得群飛赴其所親而遂其反哺
之願伯奇人也乃出走而無所歸曾譽之帝
如矣凡民莫不有善養之道而伯奇獨憂復
得何罪于父母而其罪狀之寔果何如哉此
篇大夫之心所以與之同憂也然
則吉甫將何如哉當必有以處之矣
考補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
樂有賢父兄也然則穀字宜兼善養二
義泰泉黃氏曰唉者驚訝之教孟吉甫聞後
妻之呼方驚異其事非信後妻而竟有逐伯
奇之意伯奇乃自惶惧而出走其意恐斯辨
于父則父必怒後母寧出避而候其自察此
孝子之心也朋友有青善之義故隣大夫賦
詩以諫吉甫毛鄭衛孔歐王陳李朱呂諸家
皆以為幽王太子宜臼所作詳味詩旨則此
章言宜臼而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說者以

唐詩世學卷二十二

五

如疴毛本作搯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
如疾首疾音 踧音 踧周道鞠為茂艸毛本 我心憂傷惄音 燕

正說
此章乃隣大夫自述其憫念言甫父子之情如是踈踈平易之意固道大路也

鞠棄也此我字隣大夫自稱也愁見周南汝
清府痛也此我字隣大夫自稱也愁見周南汝
疾首頸痛也此我字隣大夫自稱也愁見周南汝
逐人將鄰痛也此我字隣大夫自稱也愁見周南汝
于大路固以興起其心憂傷如忍飢而增痛
精神則憂之至于夢寐之中而不忘長嘆而憂之
用老則憂之至于夢寐之中而不忘長嘆而憂之
而至于病也章內三言憂者伯奇羅夏而不
敢自慙鄰大夫同其憂反復道之而不覺其
詞之重復如此其篤于朋友之義而為世道
計亦深切矣

考補 泰泉黃氏曰禮為人子者恒言不稱老
然則為隣大夫憂在耳未老而稱老恐無此理

維桑與梓必恭必敬只作止 靡瞻匪父靡依匪母

魯詩世學卷二十一 廿六

不屬音 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昌 毛本

以毛本 作在

正說 此章又代伯奇之詞朱子曰桑梓二木
給盤食其器用者也瞻者仰而尊之依者親
而倚之也屬連也毛膚體之餘氣末屬也離
虎也裏心腹也辰十一曜之次舍也以為也
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况父母至
尊至親宜莫不瞻依也然父母之不我愛豈
我乎則推之父母之毛乎豈我乎則推之
裏何為而至于斯乎反復永嘆哀痛之至矣
考補 泰泉黃氏曰章首二句明伯奇之心
事于天我輩伊何辨其無禮于親哉應首章
吉甫母指其後事伯奇其生母為後母所

得避父而出是夫所瞻依矣若宜曰則幽王
亦奔中其母之正相依也况曰乃父教之非
母教之安得如詩所云乎此子貢劉向題岐
衛諸家皆妄說也
莞彼柳斯鳴蜩嘒嘒有灌千罪者罔作毛本
九葦淠淠辟作毛本彼舟流不知所屆成心之
夏矣不逞假寐

正說 蜩螗名蟬也嘒嘒鳴聲集之鼓漣深
遠暇也言柳苑而蟬多則深而鼓漣之物至
奔亡失所狀若不繫之舟漂流滅沒何所至
乎故隣大夫憂之始猶假寐而今則不逞慮

其禍之 有也 考補 琴溪陳子曰有灌者開灌淠淠辟彼

魯詩世學卷二十一 廿七

其禍之 有也 考補 琴溪陳子曰有灌者開灌淠淠辟彼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難之龜 毛本 雌音 尚求
其雌辟 毛本 彼痠 毛本 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
宣 毛本 莫之知
正說 伎伎舒貌奔宜疾而言舒者苗其群也
既謂木病也痠傷病也爾雅痠木符葉郭景
性皆伯奇淫人之好色者似之故妻所以敢于
為喻而下文直述其事乃先此而後賦也言

吉甫好色未衰以寵後妻而逐伯奇使之然
則言若病木之無枝故我見之而憂如此
晏然不知其憂哉
考補泰泉黃氏曰此章以庶幾比人好色蓋
術之微俾言甫反求諸己悟人欲之所以萌
天倫定而風教淳矣是以見錄于夫子豈小
補哉若人而言此是以禽獸之類而充之則
婦生所以為悖也聖人豈錄之哉諸說之
可為訓此其甚著又按此篇之飛柳斯何人
斯國語詞義猶此也若曰譽如斯飛柳斯何
斯哀我人斯凡言彼蕭斯港港露斯彼何人
斯者義皆如此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謹

魯詩世學卷二十一

共

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正說此章與也相視也投奔來也行路也謹
逐而投人之免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
道有棄死之人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
者夫免物耳非我類也死人雖同類而非我
親也君子遇之莫不各有不忍之心焉况我
與吉甫為友則親視值奇猶子是以為之心
而吉甫也蓋親視值奇猶子是以為之心
序也友而且然則天倫之至親當何如哉上
章既斥其好色以辨于仁民而愛物仁之
心惻隱以故吉甫能不動于中乎
其終言之藏吉甫能不動于中乎
君子信讒如或謂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
倚音矣非作新薪也音矣舍彼有畢作罪

子之佗矣

正說此章賊中有與也時報忠愛舒緩究
也予指伯奇也言君子惟其聽如受時爵
之酒得即飲之而不加意愛舒緩而寬察之
夫苛舒緩而寬察之則諫者之理聽言者
無所倚傍而不視其理之高下其理聽言者
有罪之說妻而不加伯奇以非其罪耶
考補泰泉黃氏曰伐木非新二句為興體有
後妻之譖逐家嗣以危月氏之宋幾使絕祀此
其罪之大著此而不危月氏之宋幾使絕祀此
委曲譬喻以辨理欲之幾者詳矣至是始即
其事而正言之茲吉甫所以一聞斯言遽台
伯奇而逐也
後妻也

魯詩世學卷二十一

共

其高匪山莫後匪泉君子無易教由言耳屬

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正說此章與也言山豈非高乎而或陟其巔
容焉其言乎耳屬于垣者謂有所觀望于左
右而轉生機也蓋大夫既明諫妻之罪則
伯奇有召還之機矣然恐吉甫猶豫未決而
泄之于妻妻將轉生他計而害伯奇尤亟矣
無逝我梁以下則誦詠人棄婦之詞
使吉甫聞之以思前妻而憫其子也
考補泰泉黃氏曰東萊云唐德宗將廢太子
露此意左右間之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其發
正君子無易教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其發
推本亂之所由生則附會小序而強說以速

就之也朱傳則云幽王于是乎以褒姒為后
伯服為太子故以無道我梁等語蓋比胡也
民間棄妻將衣猶顧惜其家之物禁其新昏
無逃梁而發笱既又歎其身之不容棄暇他
惜隣大夫引此以見吉甫之前妻亦嘗顧家
如此今死而不能死其子如民妻見棄而不
能顧其笱矣乃就痛處發揮以感動言甫不
附小序而忘其說之相戾耳

小弁八章章八句

正說此曰小者未詳何義韓本作恭斯似
或謂大正亦有大弁故孔子曰小弁與石經合
之蓋此小弁為伯奇而作大弁為周幽王
之詩其篇不傳毛衛諸家固誤以小弁為
宜曰耳夫小弁之為伯奇固與貢子政

魯詩世學卷二十一

三十

可據大弁之有無不敢質也昔者孔子對
齊景公曰君臣臣父父子子言各盡其
道而無相責望也後人有曰君不君則臣
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此可以諫君父而
不可使臣子不父之又曰君雖不君臣不
訓臣子而不父之不可使君父不知不君
殺其世子而不可使君父不知不君殺其
人之禍若鄭文公殺其世子華則不書其
以華貴國當誅非晉宋比也又書楚世子
商臣弑其君頤蔡世子般殺其君固以其
篡位而著其大逆許世子不嘗藥而亦書
君者明臣子之道不可不慎也明乎此可
以讀小弁矣按孟子注云小弁曰高子曰小
弁之詩也然則孟子注云小弁曰高子曰小
弁大也所謂怨者非謂伯奇之當怨也謂
隣大夫能述其怨慕以明親親之仁如曰

魯詩世學卷二十一

世

中侯之執王宜曰主之也宜曰立而戌申
報其德也當是時諸侯若有湯武必執宜
曰而輟之矣蓋桀紂之惡未嘗載父與君
文武成康之世為之無賢王可以定亂而
中典者乎如是則功過湯武可以定亂而
亦免東遷而致亂臣賊子之接迹于當世
也奈何東遷而致亂臣賊子之接迹于當
秦哀公中人之才僅能遠避于申而魯惠
謂事求可功求成而未能明乎大義也孟
子曰世衰道微暴君交作臣弑其君者有
之魯隱公當平王之世孔子作春秋其始
之元也適當平王之世孔子作春秋其始
以垂世錄之使小弁而果出宜曰之手
考補泰泉黃氏曰小弁召伯奇還而後妻

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廢膳匪父靡依
母曰無與梓必恭敬止廢膳匪父靡依
我僕皆慕父母之孝亦可以學焉矣故夫
錄其詩以明父子之道示萬世耳朱子詩
辨既曰未有以見其必為宜曰而謂其傳
尤不知所據至于詩傳則又云宜曰作此
詩以自怨豈以篇中曰我曰予者皆宜曰
之自稱而非他人之可代言歟然考六十
四句之間絕無自怨如我無令人云者而
庶幾之喻亦出宜曰是許其父之傷豈特
言父則許其父與夫自相報復而已哉史
文官辭許其父與夫自相報復而已哉史
曰宜曰申侯與王戰而求諸申而申侯不
戎申侯伯服于周申侯復以申侯不與王
之驍公立伯服于周申侯復以申侯不與王
平王夫幽王伐申之時宜曰因在申也足

魯詩世學卷二十一終

魯詩世學卷二十一

廿

亦化為慈母詩之有益於風散如此聖人
伯奇凍死蜂猶在予真齊東野人之語而曰
季本知小正有朋友相規之辭如此篇乃耳
衛宏之偽序不從中亦安有定見哉說

魯詩世學卷二十二

小正傳

甚
縷作本分斐分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矣

正說申公曰幽王之時士有被諫而官刑為
斐文貌貝水介虫一名餘砥肉如蚪而白質
首尾甲背黃白而有五色小大之殊甚衆古
人貨貝是也錦織成之文罇也言本無過如
潔白之質而小羅織以成其罪其用功之文
巧如織成之錦乃若天織成如貝錦自然之
也故足以感人之錦而害我則其捧心之險不
哉甚

魯詩世學卷二十二

考補

朱傳以月錦為一物謂貝文如錦毛氏
二物見錄人羅織之巧有文義皆有未協當作
自辨而陷于刑也又朱傳以前二章為比然
下二句已明言則非比體也且四句
直叙而非二意當如毛傳作賦為是

續考

正說科斗
昌者今分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

與謀

正說吟者因物而大之名銘曲也鄭氏曰箕
我本無此寔乃周文致張大以曲成之耳適
專主也朱子曰誰與汝主此謀哉言其謀之
閑也吟者銘者四
字狀似南箕也

緝緝翩翩謀欲諧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正說 緝緝翩翩私語貌翩翩往來捷速而不已也

慎審也與之謀者謂之曰汝當擇其言投問

不詳審而驟以為言則聽者

疑汝為非寬而不敢動之矣

還

耳 耳幡音翻幡謀欲諧言豈不爾受既其女

正說 耳耳幡語也幡幡反復貌速改也言謀

亂其志而遂如此果使上之人使受其言變

加刑于我耳

考補 耳耳幡語也反復非一端即浚澗之意

王安石曰豈不爾受既其女速者上好

魯詩世學卷二十二

驕人好好勞人艸 艸蒼天蒼天視彼驕人

矜此勞人

正說 好好樂也艸艸憂也驕人驕行而肆志

矜也再呼青天而悲其狀如此視察也矜

彼諧人者 毛本此句之下有誰適與謀取彼諧

也今從石經刪去則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

蒼天有吳自然相背

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

正說 豺虎惡獸有北暴狄皆生食人肉然掛

惡而不屑食之受之則亦聽之天而已矣故

曰投畀有吳猶上章呼蒼天之意也西山真

氏曰諧人為害至深故詩人疾之尤甚舜之

除四兇也以桀兇魁而大學子矧疾之人欲

屏諸四夷巷伯

之情亦如是也

考補 毛本取彼諧人之句甚為費力王安石

罪按論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非惑

與大學云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又謂知

其所賤惡而辟焉則心不正而身不脩矣若

患人而欲其死至以豺虎北狄吳大為言

乃兇詛並盡之事

宣淫柔敦厚者乎

魯詩世學卷二十二

楊園之道猗于畝 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

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正說 此章先比而後賦也楊園在丘皆地名

莊丘者路必由楊園而始以比孫言始子微

者其將加于大人也寺人內小臣掌王之

刑而為此官也夫孟子既刑則雖有君子聽

之而無教于其身矣然猶作此詩以告之恐

情狀使聽者察而聽之庶有教于未傷者耳

元城劉氏曰其後大夫及王后太子果多諫

者

卷 毛本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二

考補 安成劉氏曰此上三章先刺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

有心予忖度之耀音剗耀音剗免遇犬獲之

正說 朱子曰與而此也奕奕大猷秩秩序也

與廟則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則聖人莫之他人

免遇犬獲之耀音剗耀音剗免遇犬獲之

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慶源輔氏曰謂耀

有跳梁過肆之意諒者方且跳梁過肆以害

則其情偽顯露有不可得而隱者誠有似

乎免之耀音剗耀音剗免遇犬獲之

考補 華家康氏曰四章言

已如孫人之情也

魯詩世學卷二十二

六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

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

正說 朱子曰與而行言行道之言也數構之屬

蛇安舒已碩大也謂善言也顏厚者頑不知

恥也荏染柔木則君子樹之矣往來行言則

如簧則豈可出于口哉言之徒可羞愧而彼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者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

微且冠反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正說 此下九章皆賦也何人斥諫人賤而惡

胡水革交謂之康力諸梯也舒痛為微

足為怨猶謀將大也言此謀人下濕之地

難無勇可以為亂而謀之者矣然其所與

借梯又有多微之疾亦何能言哉而為謀

則大且多如此是必有非特賤之且言其亦

居之徒眾幾何人哉亦言不能甚多也慶

補氏曰東萊以為非耳是也四章五章言

本不難除也

考補 彭山季氏曰何人斯者明知河康之小

者云居河之康則非邑中大族也為猶將多

謂其害今之謀將漸多也即此謀害人之事

乃亂階也何必有勇而後為亂哉此章言

聽使之小人不足慮所慮則有勇而為首

之加害也

魯詩世學卷二十二

七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毛本胡逝我梁不入我門

伊誰云從誰暴毛本之云

正說 孔氏也

考補 彭山季氏曰何人斯指伺察人言也

不入我門見其設心甚險也梁橋也過我橋而

暴者舊說因此遂附會之而誤為暴公也云

語詞此言小人之暴也

伺察濟人之暴也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我始者

不如今云不我可

正說 喻弔失位也慶源輔氏曰雖已明知其

人之諧已而猶為不知之詞曰二人從

入信誰人惜我而為之禍今乃逝我之梁而不
然其所以自解者則必曰我之所見始者
與我親厚之可乎
如不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
于人不畏于天

正說朱子曰陳堂塗也堂下至門之徑也輔
不入見我是不見其身故其陳是聞其聲而
以見踪跡之說秘是以人可為之可又
欺而天其可欺乎爾獨不為之而極如無極所
謂胡不相畏不畏
于天亦是意也

魯詩世學卷二十二

八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

我梁祇攬我心

正說飄風暴起之風祇攬我心也鄭氏曰不
我國之南何近之我梁適我之北石則乃從
我梁祇攬我心

南則與我不相攬我心也今則逝我
爾之安行亦不違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

之來云何其吁

正說安行之速也吁張目也違暇也舍止也亟行
謂女行之速也吁何為復有暇而脂車也朱子曰

今指其車則非亟也乃託以亟行而不入見
我則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而乃使我望
切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

者之來俾我祇也

正說朱子曰還反易說祇安也言爾之往也
不入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
見我而使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
其為諧矣

伯氏吹壎仲氏吹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

此三物以詛爾新

魯詩世學卷二十二

九

正說朱子曰伯仲兄弟也俱為王臣則有兄
平底似鍾六孔竹曰篪長尺四寸圓三寸
七孔一孔上出後三分凡八孔橫吹之如貫

如篪也其物也言相連屬也伯氏吹壎而仲氏
吹篪言其心相親愛而相連屬也伯氏吹壎而仲氏
之在貫豈誠不相親愛而相連屬也伯氏吹壎而仲氏
知則出此三物以詛爾新

如鄭莊公今出難犬綴以詛毛遂取鷄狗馬
蓋古盟詛如此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

作此好歌以極反仄

正說朱子曰域短狐也江淮水皆有之能舍
沙以射水中人影其入水病而不見其形

巧言十四章六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正說朱子曰以第五章第七句名篇申公曰前五章兼刺聽諛者後六章則專刺諛人也毛氏本以六章名巧言八章名何人斯蓋因簡衷重多而分之耳今以石經為定

昊天疾滅孽

于下土謨毛本作謀下同猷毛本作猶回

適何日斯沮謨臧不從不臧覆用我眚

毛本
視謨

魯詩世學卷二十二

+

猷亦孔之丕
第音

正說朱子曰大夫以王戡于邪謀不能斷以
回邪適辟沮止滅善覆反邛病也言天本仁
覆閔下而令疾威布于下土如此使王之謀
猷邪辟無日而止謀之善者則不從而其不
善者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猷亦甚病為蓋甚
疑怪之詞也慶源輔氏曰昏亂之世庸暗之
君謀猷邪辟無日而沮止者故無所歸咎而
歸之天也夫為國者固不可以無謀猷也然
現其千謀之善者則不從其不善者則反用之
則我已甚病矣不待其謀之敗而病之來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稱天之意亦可見君臣隱
諱之義天人合一之理

考補之豐成朱氏曰經云謀猷不從所謂惡人
之所好者也不臧覆用所謂好人之所

也惡者

欽毛本作欽音訖亦孔之哀謨
謀毛本作之其臧

則具是違謨之不臧則具是依我眎毛本作視謨猷

伊于胡底本音止毛

正說
欽
相
味
也
訛
訛
相
詆
也
具
俱
也
彭
城

而背君子。朱子曰：「底至也。」言小人同而不知其處深矣。然于謀之善者，則違之。其不善者，則從之。亦何能有所定乎？豐城朱氏曰：「謀之其誠，則具是違所謂謀。誠不從也。謀之不誠，則不從。」

則具是依即所謂不滅覆用也但

我龜既臯先本不我告猷毛本謀夫孔多是用

魯詩世學卷二十二

土

不就毛本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

是用不集毛本于道作得

止說
猷圖也就集皆成也朱子曰卜筮數則
貴而龜獸之故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

謀夫衆則是非相奪而莫適所從故所謀終
亦不成蓋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有肯任其

責而決之者猶不行不遠而坐謀所
通謀之雖審而亦何得于道路哉

考補
乎博
源故
輔氏
曰洪
範云
謀及
庶民
今乃
以謀

夫孔多是周不樂者蓋循古而己而此之所
衆人之情而主之者則一人而已而此之所

所以其謀終亦無所成就也發言盈底誰敢

人人得以肆其說而已亦終莫能決其是

非故無有仕其

哀哉為猷作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通

言是聽維通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

潰于成

正說朱子曰先民古之聖賢也程法敵道經

為法不以大道為常其聽而多者皆淺末

之古人得為異論三年不咸蓋謂此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

或人毛本作如彼流泉無淪胥以遐毛本

魯詩世學卷二十二

上

正說朱子曰止定也聖通明也臨大也多也

有聖者為有否者為有民雖不多然有哲者為

則雖有善者有不能自存將如象流之不及而

之德豈作此詩者

亦傳箕子之學狀

考補安成劉氏曰箕子陳洪範九疇其二為

言之德從而作人視之德明而作哲聽之德

同者彼以人事發見先後聖其次序與此不

不敢暴毛本虎不敢馮反水河人知其一莫知

其它音拖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毛本如履薄

人毛本

正說朱子曰徒搏曰暴徒涉曰馮如馮几然

如履薄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

亂隱于無形而不知以為憂也故曰戰戰兢兢

小吳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正說東坡蘇氏曰小吳小宛小弁小明四

其在小正者謂之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正也

難本其大而其小者猶

宛音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

魯詩世學卷二十二

上

發不寐有懷二人

正說朱子曰此大大連周之亂而兄弟相戒

為相戒之端此以

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明發不寐而有懷乎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

爾儀天命不又

正說朱子曰賦也齊肅也克勝也富猶甚也

以勝所謂不為酒困也彼昏然而不若則儀

一于醉而日甚矣于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

天命已本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俱也時王
以酒敗德臣下化之故此兄弟相戒首以
說慶源輔氏曰時人方化上為昏亂于
則此兄弟相戒而首及于此者亦宜昏亂
于酒則必自喪其威儀故不可恃天之威
此會之威儀天不又益言不可恃天之威
則能敬天矣天豈在外哉此義精矣儀
考補者必不以酒而齊則整肅則通明整
而敗德此所以能溫恭自持以勝也彼昏
可知者反是吾兄弟安可不敬乎敬則天
諸家以此為則天命為難恃其戒深遠矣
而德之耳家謂此周兄弟相戒之詩而兼
諷諫其上之意現第二章第五節第六章
見若專謂刺王則非也
王則非也
魯詩世學卷三十三

魯詩世學卷三十三

五

中原有叔毛本庶民采之螟蛉子毛作零毛有子
作螟蛉子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侶毛作本之
果毛本庶民采之螟蛉子毛作零毛有子
正說朱子曰此下三章皆與中原本之
果蠃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桑出也似步
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式穀善也中原
叔則庶民采之矢以與善道人皆可也
蟪蛄有子則果蠃之矢以與善道人皆可
也終也散梅爾子則善而用也似之可
善其身又當散也與而用也似之可
其子使為善也與而用也似之可
考補本草注曰果蠃雖名土蜂不取青虫
視變成己子常折棄而視之亦生
子如半粟米大所負虫却在下

題弟彼鵲毛本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
月斯征風興夜寐母作毛本忝爾所生
正說朱子曰題視也鵲飛鳴則行則搖載
鳴矣我既日斯邁則汝亦月斯征矣言當
務努力不可暇逸取禍恐不及相救恤也
興夜寐各求母已

交桑屬本音戶毛率場啄粟毛本作哀我彥
交桑屬本音戶毛率場啄粟毛本作哀我彥
作填寡宜犴作毛本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正說犴亦獄也鄉亭之貌桑屬見前彥苦也
子曰為竊脂也俗呼青紫肉食不食粟而
則率場啄粟矣病寡不宜犴獄今則宜犴宜

魯詩世學卷三十三

五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
戰兢兢如臨薄斧毛本
正說朱子曰此章賦也溫溫恭和柔貌如集于
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尤恐墮度源氏衰
戰兢則自謂也惴惴小心今處亂世惴惴小心
人則如集于木而恐墜也惴惴小心之人則

鳴鳩六章章六句

正說
毛氏本作小宛春秋傳作鵲飛今以
石經為正朱子曰此詩之詞最為明

白而意極態至說者必欲為刺王之詩故
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今悉改定讀者
之詳

考補 泰泉黃氏曰朱子之說蓋因第四章鶴鳴之興而知為兄弟相戒之詩可

謂喜言詩矣先鄭孔歐蕪王劉李陳呂諸家惑于小序而專言刺幽王周章強而非經之本旨然以五章之一醉日富七章之桑扈行獄八章之深谷薄爰現之則當時

亂政之徵亦可想見也

魯詩世學卷二十二

十六

白芨

音花毛
本作華
管
今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

獨吟

正說申公曰幽王寵褒姒廢申后后歸申而作此詩全篇皆興也孔氏曰白圭一名

野菅刈白茅漚之則為菅又取白茅絰束之
子則幽王俾使也程子曰白茅則漚以為

營白茅則用之衆束物之美惡其用各有其所以興尊卑上下各有其分今王亂賁賤之

序而棄遠我使我窮獨失
所為所謂有義之興也

考補釋中云舍人曰白粳漚之桑勒吳其名而謂之為菅因謂在野未漚者謂野菅

王安石曰管壁則右茅壁則妄也是時申后出居母家申近楚去西周三千餘里故曰之

遠子之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大步難之子不難

正說白雲霧雲英英并騰秀朗之貌雲則有露天步時遲也猶圓也宵霽露降則管

茅皆被其濯以興王者清明則尊卑各得其所今西周已衰則時運方且艱難王乃不為

良國顧寵褒姒以紿其分乎豈周自
後王室不振諸侯不朝厲王流穢共和為政

宣王有志而效官幽王即位訪
侯復叛此所謂天步艱難者歟

反第
處
沱
作毛
池本
北
流
寢
作毛
浸本
彼
稻
田
歌
作
嘯
歌

傷懷念彼頑人

...

正說北流流貌沈見召南鄭氏曰豐陂之間水尚

通流其寵澤念此所以歎歌而傷懷也

東洋世界史卷二十二

3

樵彼桑新

毛本
薪印
昂音
烘于
于堪
忱音
維彼
碩人
實勞

我心

正說
此章先而後賦也
朱子曰樵采也桑
新之善者也
印我烘燎也
堪桂窻也

無釜之竈可燎而不可烹
雖也言桑新宜以
而但為燎燭以不比燭
治之尊而反見卑

也賤

考補 孔氏曰無釜之竈其上然火謂之烘本
為此竈止以然火照物今若火爐也毛

氏謂之姪竈蘇氏曰桑新而燎于姪竈不得
供饗饔之饗以奉人譬如申后之賢不獲偶

外王也而棄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慘
作毛本慘眇作毛本我

怖
作毛本

正說 此章與也慘慘憂觀怖恨怒也程子

以木擊鍾無情之感也且鼓于宮而闐于外
而我慘慘念王而不能感動反怖怖然恨怒
之乎

有驚 秋音 在梁有雀 毛本 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
心

正說 此章先比而後賦也驚水鳥狀如鷺而
雅一名扶其性貪燕氏曰驚雀皆以爲食
然雀之於驚清濁則有別矣今驚雀在梁而雀
在林驚則飽而雀則飢矣幽王進菜
如而然中後譬之養驚而棄雀也
魯詩世學卷三

駕騫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正說 此章與也朱子曰戢其左翼言不失其
其正于止得其善也王安石曰駕騫爲耳能好
不一其德曾此爲之不如矣

有扁 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疢
反移 矣

正說 此章先比而後賦也扁卑貌疢病也毛
者乘石也石之扁然下者可以施之卑而
不可以施于貴譬如人之賤者可以爲妻而
曰有扁然而卑之石則履之者亦卑矣如妻
之賤則寵之者亦賤矣是以子之遠而俾
我疢也程子曰言之子者直謂是人也言碩

人者言其居尊大之
位而所爲如是也

白 粦 作毛本 八章章四句

正說 廣源補氏曰一章則言夫婦之常理
體尊勢大而反不始如小水之尊而反見卑賤
其言然後自嘆其有序矣五章又疑已難念王
而王不顧己何哉六章始以驚比張奴而
與王之舉錯取舍之非宜七章則違言王
極其意而謂王不若駕騫之有常八章方
賤其身所以使我憂之而或病其言有序
以觀其亂人則申曰此詩章多而句少反復

考補 安成劉氏曰此詩章多而句少反復
魯詩世學卷三

謂者而不

解 作毛本 鮮角兮偏 作毛本 其反矣兄弟昏嫺 作毛本

正說 朱子曰王不親九族而好諛佞宗族相
角鮮角也偏反貌有之爲鮮鮮調味觀角以
來施之則外有義之與兄弟昏嫺則豈可以相遠
近之意所謂有義之與兄弟昏嫺則豈可以相遠
引既偏然而反矣兄弟昏嫺則豈可以相遠

考補 歐陽氏曰弓之爲物其體往來張之則
凡族之親而若親之則以恩則內附若不以親
恩結之則亦離叛而去矣鄭氏曰骨月不以親

無相疎遠則以親

爾之遠矣民昏然矣爾之教矣民昏微矣

正說此下三章皆賦也爾指王遠承上章而

兄弟昏嫺矣王之遠于兄弟昏嫺則民皆遠其

此今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瘡

正說化朱子曰今善綽綽寬裕饒瘡病也言雖王

相病矣蓋指諫己之人而言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

魯詩世學卷三

子

正說直躬自厚而厚責于人則各相怨于

一方朱子曰若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各相怨于

者哉况兄弟相怨相讓以取爵則豈有相怨

位而不讓讓終亦必亡而已此章已耳古

考補項漢劉氏曰末句謂至于亡斯已耳古

詔之以相怨之由終成之以不

老馬反為駒駉不顧其後如食

孔取娶

正說此章比也飽食之飽也酌飲酒也孔甚

已多而宜飽矣酌

考補補民曰老馬反為駒駉不顧其後此必指

而不度己之不勝任者如食飽已以取爵位

東泉姚氏曰酌酒者取以比其擇取之太甚也

設三喻比也

母教嚶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

與屬

正說此下三章皆先比而後賦也嚶猷也楚

善升木不待教而也言小人骨月之恩本薄王又

魯詩世學卷三

廿

好諛佞以來之是猶教愛升木又如于泥塗

將焉善以泥塗附之也苟王有美道則小人

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為之

考友是之

考補雙湖胡氏曰母教云者申上章爾教之

劉氏曰大學云止之也君子小人以位官安成

民與弟曰大舉云上老若而民與弟上長而

乃民之良心非由外錄也宜其與屬而不散

雨雪濺濺見鸞

遺式居屨

我是用憂

雨雪浮浮見

毛本
作現
本聿
作毛
曰本
流如
變如
髮毛
本

正說
上長樂劉氏曰浮雪積之厚而浮于地
別名歐陽氏曰如變如髮言骨月相殘如夷
狄無禮義仁恩也王安石曰聚黑有文以相

魯詩世學卷二十二

廿三

道盡然有恩以相愛中國之道也中國

角弓八章章四句

正說
幽王不親九族而小序云父兄刺
怨而作是詩也朱傳從之今詳詩序月相
之且魯詩次于白考之從後疑果幽王時之

也

考補
呂氏曰一章或王無信據接而達九
離也民皆將化之矣三章四章五章遂言

相爭奪而不止已而暴蔑其尊若而不相怨
俗之薄矣又從而導之猶散孫升未以登嘆世
空宜其易也國慨然而思上之化下逮于

影響之小民其有不與焉者乎此况于有善道以
化之宗族牽離其勢難如雪之見日群愚衆
王荀萬于親則洗然如雪之見日群愚衆
怨無復存矣奈何其不肯降心而式居廢
驕也惟其驕所以不降惟其不降所以驕
族不親惟其驕所以不降惟其不降所以驕
者其病本也八章中言雨雪浮浮見變
流其易消如此奈何王方且視宗族如變
所乎詩人之願則浮浮之雪豈有消流之望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

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正說
幽王之時天變見于上地變動于下而
魯詩世學卷二十二

魯詩世學卷二十二

廿三

亂亡之將至故作是詩全篇皆賦也十月孟
冬見亥之月至初一日也朱子曰歷法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十分度之一左旋于地一晝一夜
則其行一周而一度又過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
分一晝一夜則行一度而一月行十三度十九
奇而一周天又逐及于日而與之會一歲凡
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
光復蘇而為朔則月望晦朔各十五日之合東
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各十五日之合東
西同度南北同滿而為望晦朔各十五日之合東
而日月之對同度則月道同則月道則月道
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
奸能使陽盛或當食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
月之行雖或當食而不相合不正相對於遠高
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悖

魯詩世學卷二十二

苗

正說 鄭氏曰告凶者告天下以凶亡之術也行道度也不用其良不用善人也臧善

亦則以無此紀耳為

考補秦燧傳晉侯閔于士文伯曰詩之何
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禍
日月之災矣孔子曰于何不減者猶言一何

胡憚慘音莫懲

考補
經文朔月魯齊韓毛同作月惟朱傳作
朔日今從石經唐志云十月之交在

王之六年或以為夏正之八月張氏曰詩皆夏
正無周正獨此詩為周正可乎漢曆幽王無
八月朔日食而唐律有之疑亦傳會之說也
蒙按古曆已亡未可決此日食寔在何年若
周曆魯曆皆漢人所為非周魯之舊并太初
曆長曆一行曆皆不足據闕之可也唯以十

而欲止其亂也

五

考補華谷巖氏曰十月雷電天道乖矣川沸山崩陵谷變遷地道亂矣仁山金氏曰

山崩五年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

王以詩註之先言日食次言震電乃及山

天地之變皆在其後而國語書山川震于三
年仁山從國語皆

父者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

子內史鑒毛本作愧維趣馬橋音矩維師氏豔音彰

燭音方處

正說
家伯仲允皆字也番聚慶橋皆氏曰鄉

經 61—81

考補仁山金氏曰國語史伯云宣王之時有童謠曰縻弧箕服寔亡周國于是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惧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張張灼有獄而以爲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娶是女也使至于爲后而生伯服天之生

魯詩世學卷二十三

并

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將俟淹德而加之為
毒之首腊者其殺也滋速申繒西戎方強王
室方睦將以縱欲不亦難乎王欲殺太子以
成伯服必求之申申弗異必伐之若伐申而
繒與西戎會以伐周周不守矣史記周紀云
襄公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之笑幽王
為烽火設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怨至而
無寇襄公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歡舉烽火其
後不信諸侯亦不至劉道原曰竹書紀年宜
曰奔申王求之申侯不與王怒伐申申侯與
戰於戲弑王而立宜曰申是為平王執石
父立王子余于錫是為携王西夷犬戎攻錫
錫舉烽火救兵莫至戎遂殺携王執石父于
驪山并虜褒姒王子余即伯服也豐城朱氏
曰兼摠六官者卿士之職也而皇父寔為之
教五典撫兆民者司徒之職也而番寔為之
統百官均四海者冢宰之職也而冢伯寔為
之內史掌八法之廢置師氏掌朝政之得失

皇父孔聖作都予向擇三有事毛本重作佳戾多藏
去不魚慙覲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

魯詩世學卷二十二

廿五

祖向毛本以此章
 正說孔甚也都大邑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
 地石在東都畿內今河南開封府孟州河陽
 縣是也三有事三卿也聖信侯維藏舊也慈
 若心不欲而自強之詞有車馬者亦富民也
 祖往也言聖父自以為聖而作都則不求賢
 而但取富人以為卿又不自強苗一人以衛
 天子但有車馬者則悉與俱往不忠于一人而
 但知貪利也
 以自私也
 考補孔氏曰皇父封圻內當二卿今立三卿
 者德而不用不能勉強留一老以守我王其
 不忠甚矣平王東遷作文侯之命推原召亂
 之由亦曰周或者壽俊在厥服西周之亡害我
 兆于此使皇父東政之時能苗一老以守我

王如周召之師保如仲山甫之保王躬則此
王有為之翼未至于身辱國亡也保王躬則此
葉大子此華陽范氏曰前章傷黎朝之小人
而皇寔尸之其餘則以類聚而已張漢陳子
曰是時周尚都鎬而皇父執邑為向乃在東
都蓋皇父官在鎬京而營邑于洛自為巢穴
平王東遷遂為費內之國左傳營子娶于向
向妻不安營而婦苦人入向以姜氏還以是
知皇父亦姜姓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徹我
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戢禮則然矣此章

第五 正說 此承上章作都于向而申言其害民之
惡也抑韓語詞孔氏曰皇父以寵親封

魯詩世學卷三十二

共

于我內築都邑今邑人居之役之以其時
先經牆屋而後今邑人發其家故述其
情焉是也葉者種穡之名楚茨云田其宮而
是也汙水也葉者種穡之名楚茨云田其宮而
也汙水也葉者種穡之名楚茨云田其宮而
以為不時欲動我以從而不與我謀乃遽徹
我牆屋使我欲動我以從而不與我謀乃遽徹
曰非我之常禮耳下不獲治早者汙而高者
供上役之常禮耳下不獲治早者汙而高者
考補 泰果貴氏曰此二章皆以作都于向為
宇我王著其歡名之罪胡為我作不即我謀
微我牆屋田卒汙萊述其虐民之惡上章而
序先君後民且抑此豈曰四字正承上章而
言此魯詩次第為是而不毛氏錯簡之誤也
之陵彭氏曰三氏之君不敢都夷其民以從已

殷民而告之三代世守其道故詩人曰胡為
我作不即我謀東萊呂氏曰我非我汝其禮
當然乃皇父過之詞也夫既云爾豈有復
以所為不即我謀乎豐城朱氏曰牆屋徹則無
以安其身田萊汙則無以食其力如是而猶
曰非我汝禮則當然大事動大眾
常也然豈有作大事動大眾
而不通眾志不盡下情哉
宓 毛本 勿 毛本 人 毛本 事 不 敢 告 勞 無 辜 毛本
作 毛本 勿 毛本 人 毛本 事 不 敢 告 勞 無 辜 毛本

無辜讒言 毛本 口 毛本 替 毛本 替 下 民 之 孽 匪 降 自
天傳 毛本 替 毛本 替 毛本 替 毛本 替 毛本 替 毛本 替

正說 聚也 勿 毛本 替 毛本 替 毛本 替 毛本 替 毛本 替 毛本 替
皇父之役未嘗敢告當也 補且無辜而遭讒

魯詩世學卷三十二

光

然下民之災害非天之所為蓋眾聚多言而
以相悅而背則相憎專力為此者皆由謀口
之人

悠悠我瘵 毛本 亦 孔 之 痲 音 四 方 有 美 我 獨 居

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効

毛本 我 友 自 逸

正說 悠悠長也 瘵憂也 痲病之甚也 美餘也
四方皆有餘而我獨憂思之長而至其甚矣
獨當者以皇父病之而被禍尤酷故也然此
乃我命運不通然耳豈敢不效
于所遇而亦効我友之自逸哉
考補 東萊呂氏曰顧野王作瘵爾雅以瘵為
病毛氏訓里為病則毛作瘵爾雅以瘵為

也今以石經為定案瘡痍皆訓病不惟意復
且與悠悠不貼故正統訓憂則德德我憂如
邨風言悠悠我思也瘡與憂休同約微與遠
為韵疊山謝氏曰君子不以一身之憂勤為
賢亦不以衆人之遠樂為非凡人命有窮通
我之憂勤乃天之所付者如是安之而已不
敢我友之自逸也其詞甚
婉其志堅而不可變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正說 小序亦云大夫刺幽王也然詩但怨
稱褒似為難真則

知果幽王時事耳

考補 雙湖胡氏曰王氏云此詩前三章言
也故五六章專言皇父之惡七章言小
人在位天降之災則大變生于人也

唐詩世學卷三十一

三十一

章言己之憂勞而
一篇之義然矣

蓼莪者我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正說 申公曰王室昏亂德邪肆行其大夫士
詩前三章皆先此而後賦也朱子曰蓼莪長

大貌莪菜之美者蒿則賤也朱子曰蓼莪長
今非莪也特蒿而已以此父母生我以為美

材可類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于
是乃言父母生我之

劬勞而重自哀傷也

蓼莪者我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痺

正說 朱子曰蘇壯哉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
如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似小豆角

銳而長
瘡病也

考補 陸機草木篇云壯蒿也華谷麻氏
曰一名馬新蒿蒿之尤粗大者

餅之室 毛本矣維壘之恥鮮上民之生不如死
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

至

正說 餅壘皆酒器室空也餅以貯酒而注之
是二器之相資也故餅壘則憂靡亦無酒可酌

子曰餅壘子壘而餅壘餅尤父母與子相依
為命也故餅之室乃獨之民生不如死也

所乃子之責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
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以

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也

唐詩世學卷三十一

三十一

考補 東泉施氏曰不知此之久矣蓋親遭
父分生我母今鞠我拊我畜我長我有我顧我

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正說 此章賦也疊山謝氏曰此章形容父母
我如地之養物也畜者撫摩其身體察其肥

瘠憂其病也畜者撫摩其出入察其起居藏
之堂與之中不致蠅之門庭之外惟恐其疾

病也長者如南風之長養萬物調味其身體
滋養其血氣如日夜望其長大也者如易曰

有德孟子曰數有英才涵養其德性舒其
志氣周其聽明日夜望其成人也顧者父

母行而兒不隨則回頭望之也復者兒行而父
母不隨則追喚之也腹者懷抱其子而未忍舍父母

母有所往將出門懷抱其子而未忍舍父母

母有所往將出門懷抱其子而未忍舍父母

自外歸既入門懷抱其子而未育置也周極
無窮也慶源補氏曰此章則賦父母之恩未
乃嘆其如天之無窮無物可以為報之意故
嘗為之說曰臣之于君其忠有盡子之于親
無窮

南山崩烈烈本作飄風發發民莫不殺我獨何

正說此下二章皆與也南山終南山也崩
乃高而大貌發發不止與民皆得善終而吾
風不止于欲養而親不在此末二章與木欲
傷之意發與之意相同也
南山律律本作飄風弗弗民莫不殺我獨不

魯詩世學卷二十二

卅三

魯詩世學卷二十二終

魯詩世學卷二十二

卅三

卒

正說律律峻貌弗弗猶拂拂動物之不已也
不言親者從省詞見
親之與我本一體耳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正說石經傳嗣而列于谷風之後篇中兩
獨何害我獨不卒知親見害于謀邪而孝
子痛傷之詞也魏王儀見傷于司馬昭其
子哀每讀詩至此篇輒三復流涕其所感
者同也小序乃曰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後
而不得終養歐陽氏又謂之詞非親在而
行役者且能無刺王之意

考補三國魏王曹芳嘉平四年詔司馬
昭問張曰今日吳市誰任其咎對曰
元帥昭曰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
斬之哀痛父非命隱居教授三徵七
不流涕昭子炎篡魏為晉哀終
身木寄西向而坐以示不臣

魯說世學卷二十三

小正傳此卷七篇多東

賓之初筵秩秩左右右毛本左蓮豆有楚散核

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階鐘鼓既設舉醕毛本

遠遠大候既抗弓矢斯張駘夫既同獻爾發功

發彼有的以析爾彘毛本

正說朱中公曰衛武公曰擊之詩全篇皆賦也

右筵之左右也初筵初即席也挾秩有秩也左

乃設而也又于下也射位是也舉醕舉所奠之

魯詩世學卷二十三

熊虎也遠遠往來有序也大夫若侯也天子

豹士布侯畫以虎豕外則牙身一丈其中三

分也凡射張侯而不繫左下綱中掩末之至

射也司馬命張侯而希子脫來遠繫下綱也大

禮而方矢亦張節也射矢既同此其綱也大

謂之衆不中者飲也發發之外其餘各目取

也對射不中者飲也發發之外其餘各目取

一至于初筵禮儀之盛酒既調也此章言因

耦拾發各心就也舉壽大侯張弓矢而飲者

考補蓋安成劉氏曰大射儀有樂人宿鐘鼓之

樂于堂下之文未傳所引乃泰約大射鄉射禮

樂于堂下之文未傳所引乃泰約大射鄉射禮

文以明此鐘鼓既設之義耳射者用樂者蓋

卿飲禮之射也然此章言人若士射則先

禮目有禮也然此章言人若士射則先

為之耳天子所與外諸侯皆用布布廣八

二尺其高一丈所與外諸侯皆用布布廣八

幅中幅一丈所與外諸侯皆用布布廣八

一幅中幅一丈所與外諸侯皆用布布廣八

為之耳天子所與外諸侯皆用布布廣八

也又以下綱出然侯于外以下綱出然侯

若將不保其終也燕射主于飲酒而于獻

正命遠樂于射乃射故此言大侯既抗于

禽之也

禽之也

禽之也

禽之也

禽之也

禽之也

禽之也

禽之也

禽之也

禽之也

爵也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
也酒所以安體也或曰康讀曰抗此言因祭
康也此亦謂禮上之爵也時祭也此言因祭
而飲者始時禮也
考補安城劉氏曰莊三獻之後長兄弟
少牢下篇三獻之後亦有二人洗而卒爵
禮各奏爾能之義其謂此類與長劉氏曰
文而飲者武舞之義其謂此類與長劉氏曰
射二章皆言左射先因祭而飲者飲在祭後
不至於亂也崔靈恩集註以一章為大射二
章為燕射王氏曰大射禮為射祭擇士故也
祭其飲也常以射禮必有禮樂有大禮斯
有大樂以和之有備禮斯有備樂以成之
舞笙鼓樂既和奏則所謂有備樂也燕射烈
祖以洽百禮則所謂有備禮也燕射烈
曰梁各奏爾能則于是又射矣賓載手仇室
人入又射賓
主皆善射矣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
醉止威儀懔懔舍其坐遷屢舞僂僂其未醉止
威儀抑抑曰即醉止威儀忸忸是曰既醉不知
其極

正說朱子曰反顧禮也懔懔數也連徒
酒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也

賓既醉止載号毛本載嘒亂我蓬豆屢舞傲傲
是曰既醉不知其郵毛本之俄屢舞僂
僂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為伐德飲
酒孔嘉維其令儀

正說朱子曰号呼喚也傲傾仄之狀
也皆極言醉者之狀也出醉而飲也
氏曰福謂微祖歸作也既醉而飲也
飲酒而能善其威儀乃所以為其德美耳
考補東萊呂氏曰燕禮賓醉北而坐取其薦
內而遂出卿大夫皆
出所謂既醉而大出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
不臧不醉反耻式勿從謂無俾大急匪言勿言
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殺三歲不識矧敢
多又

正說朱子曰監史司正之屬東萊呂氏曰淳
在傍御史在後秦王趙王會酒池之秦王請趙
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秦王與
趙王會飲趙王鼓瑟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
趙王會飲趙王鼓瑟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
立此法者即執法也鄉射注所謂立司正以監
察儀法者即執法也鄉射注所謂立司正以監
佐之史以書之者也謂告由從也童殺壯羊

與人之心
 于二德
 五酒者
 相備詒
 家法武
 與公此
 詩八此
 其而人
 真言威
 有威德
 得儀者
 于者一
 武一而
 王言亦
 康畧威
 叔可儀
 之互者
 力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二句
正說小序云衛武公刺詩也
幽王先廢燹以下沉湎淫洗武公既入卿士考國語史記持古錄道鑑前編等書則宣王十五年衛釐侯覺子武公和嗣立至二十七年而幽王即位幽王武公在位十一年而中虢之武乃借晉文侯鄭武公秦襄王翌戴平王公乃借晉文侯鄭武公秦襄王翌戴平王進爵為公平王十三年武公薨年百歲而文情相謂其九十五時作懿戒以自儆而

之愚失職維疾哲人之愚失職斯戾

正說申公曰衛武公曰武公年九十有五而作
是詩使人自誦于其側以自儆前四章皆賦
也毛氏曰抑抑密也鄭氏曰所康角也人密
審于威儀者是其德必嚴正也故古之賢者
道行心平可外占而知內如宮室之制內有
純直則外有廉隅也朱子曰哲智慮廣職主
戾反也言抑抑威儀乃德之形則有哲人之
德者固必有哲人之威儀矣而今之所謂哲
者未嘗有其威儀則是無哲而不愚矣今衆
人之愚蓋其稟賦之偏宜有是疾不
及為怪哲人而愚則反矣其常矣

正說朱子曰競強也一也直大也舒大也遠之慮也
也定審大謀不謂改易也命身之令也規也辰時告
謂不為一定時之計而為長久之法也言天地之
戒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則四方皆以言為訓有
性人為責故能順道則四法皆以言為訓有
命遠國辰告敬其威儀然後可以大其謀定其
禮也勿動所以修其身也則道立齊明盛服非
斯其也難民之分修其身也則道立齊明盛服非
考補伊川所謂則之謂威儀也
之謂伊川所謂則之謂威儀也
盜所以取偽事言貌之莊色厲內荏者乃
世之積弊也有志于
立身者不可不戒也
魯詩世學卷二十三

其在于今興遷亂于政類覆厥德荒港于酒女
雖港樂從弗念厥紹罔絜
明刑

正說也今女武公使人而與命之俗之所尚
凡言也女武公使人而與命之俗之所尚
諸謂康公也先王武王也初封康叔作
康誥酒誥以命之克恭明刑即康誥所
明德之慎罰也言從之流俗而為公年
未必真有酒過如武王之誥夫為公年
俗而重之以自戒且其目人以終上章
意爾

考補泰泉黃氏曰朱傳云東萊因執以此篇
知古人之言如云蓋以女爾等字為碍耳
甚多中今按此章大義與富之初建相發
其殺之文周至厲康未深以群飲為戒至
之最先之文周至厲康未深以群飲為戒至
中武王之訓其令曰有諸已而後求諸人
而後非教之道所謂有諸已而後求諸人
則其偽習之來非一日矣采桑于衛宏邪
已大訓朱子而一掃而正之誠千古之大
又泥其辭飲酒過之說而釋之曰今武公
自言已今日之所為也亦牽強而欠通矣
正說為此章即辰告之意與俾出墜殺為
魯詩世學卷二十三

肆皇天弗尚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風興夜寐
灑埽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
戎作用湯鑾方

正說也今女武公使人而與命之俗之所尚
公四十二年大戎作亂遠及蠻方
幽王之罪武公之立乎王荆子畚討申侯
所若尚則無乃淪陷相與而亡如泉流之
乎是以內自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無不
備灑埽之常也上章所謂許謨定命遠猷
訓國人之訓然後二篇之

告者于
斯見矣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
威儀無不柔嘉白金作毛本之訓尚可磨也
斯言之訓不可為也

正說此章賦中有與也朱子曰質成也定也
安嘉善訓故也言既治民守法防意外之變
矣又當謹其言語蓋玉之訓故深切矣故南宮
平言話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故南宮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
言不讐無德不報憲毛本于朋友庶民小子子

魯詩世學卷三

九

獫狁萬民靡不承

正說此下二章皆賦也朱子曰若輕捫持遊
人為我執持其舌者故言語由已自致差失
常當執持不可于去也且天下之理無有言
而不讐無有德而不報若爾意于朋友庶
民小子則子獫狁而為民靡不承矣皆謹

言也

眇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

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

思不可度思矧可執思

正說輯和也退何通愆過也室猶室屋漏室
西北隅也日光所照入也觀見也格主度

測則究其數通厭也朱子曰言視爾久于君
省之豈不于爾之顏色其戒慎之意常若日
顯者無不如此然視爾獨居于室之時亦當
之度而不愧乎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明
其至于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慎
有失況可厭哉而不可敬乎此言不但修之于
外又當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也子思
子曰君子不動而敬不敬而信又曰夫微之
特備焉斯其所以謂之聖武公也與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
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重而角
實証毛本虹小子

魯詩世學卷三

十

正說此章賦中有此也辟爾小子皆武公使
之也爾者君臣親密之詞也止容止也僭差
賊害則法也無角曰童紅潰亂也末言小子
公之謀則也朱子曰既我以脩德而又言為
德而人法之猶投桃報李之必然也彼謂不
必脩德而可以服人者豈牛羊之重者哉
而求其角也亦徒潰亂而已豈可得哉

荏染柔木言緇之緇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

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替

民各有心

正說此章與荏染柔木柔木柔木之木繫枯
者也朱子曰話言古之善言也覆猶反也替
不信也民各有心言人心之不同愚智相越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
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

誰風知而莫暮音成

正說
又提攜
有知其
則耳
亦所以
既長
大之
而若
抱子
宜切
有知
矣令
若言

不自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既早知而反晚成者乎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
眎爾寢毛本作夢
作慄悔爾譴本諫
聽我藐音藐匪用為教覆

魯詩世學卷二十三

41

用為虐惜曰未知亦聿既羣

正說寤寐不醒亂意也悵悵憂貌揮揮詳熟
九十有五而作
然戒信不誣矣

於乎小子告爾舊毛本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

天方喜毛本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感

田適其德俾民大棘

正說舊章即康誥酒誥之類只語詞悔恨也及時幽王已滅平王東遷下同列國

武公之同姓也。故云曰喪厥國。取譬不速謂之以幽王之無道。而己故周之喪天下無王也。咸差也。棘急也。武公戒周以正厥德。自勉而深圖所以自保其國而朱

子曰言天運方此艱難將喪厥國矣我之取
譬夫豈遠哉觀天道禍福之差或則知之矣
豈可邪僻其德而使民至于困極乎

懿戒十有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九句

正說戒名篇猶常武亦特立名而不取篇懿美也武公以美德自勉故特以懿

首句端之字名之也夫子錄之于寒
後固以出于一手義互相發而七章
猶得

聖學之要合乎文王丕顯之德程子所謂王道惟在慎獨乃撥亂反治之大本也故

雖謂之旨深矣毛氏姑取王君之樂聖人

子國語註讀懿為柳寄不知本旨者也朱

曰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傲于國
自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瑗

會詩學卷十二
十二
戎吉志而舍我必恭洛于朝夕以交我我

在我者卷五
有旅舍之規
與有旅舍之
列有旅舍之
有旅舍之

史之要有道要居有師工之師史不失書據不

失謂之戲聖武公然則序說為刺厲王者

誤笑按文記宣王十五年
平王十三年公薨年百歲
則作懿或

之十歲
時八十
乃年
平美
王武
之公
七僅
年弱
也冠
上耳
距尚
厝為
王釐
治侯
之之

世子安得稱衛武而入燕卿士乎且以十
一章既蒼理之合左史之說而晦翁集傳

誠得之矣故今應以石起港定
不復可以邪說混淆之也

考補西山真氏曰誦天造者師工樂官自執

下無一處不欲聞箴悔之言猶且作熱戒

使人請之不離其側如是而意不誠心不
正者未之有也 獲侯康亦之尤世孫武
父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神毛本胡寧忍予

正說前中公曰大夫遭諱流離南國而作是詩

夏六月建未之月徂往也毛氏曰火星中為

言我之先祖神明之世臣多聖賢之後故

是念而忍加殘賊使之流離日久何武

考補秦皇氏曰朱傳承毛本之誤而曰先

歸怨之詞也夫無所歸怨則常居易侯命上

先子而苦其先祖之非人其悖不亦甚乎且

言發明曲盡積者當究心以細玩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其通歸毛本

刑詩以刻萬世此之不測而願傳焉則夫十

去其尤者何物也此之知石經傳作匪神而

是而先人正說釋何寧忍子指時王而

正說日謂時也淒淒風之涼也卉者艸木之

通之歸休言何所也腓膝黃色難嘆瘼病莫何

冬日冽冽本冽風發發民莫不殺我獨何害

正說其時之變也四月六月殊日冬日歷叙

此則大夫之自傷也

山有嘉卉侯栗毛本侯棣毛本廢為殘賊莫知
其尤

正說此下三章皆興也朱子曰嘉者侯棣廢

在位者變為殘賊則誰之咎哉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遘害毛本曷云能

殺

正說遇害遭也朱子曰視復泉水猶有時而

能殺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盧莫我有

正說南國者即其流離所寓而言說謂經堂

包絡之率勞也有職有也言江漢之水

思我之從仕竭盡心力之勞矣王乃曾不我

于此何哉

匪驚毛本匪為翰飛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

崩毛本

正說此章賦也驚為音驚為疾至也鱣鮪皆

魚而潛于淵也言不能為鳥而翔于天不能為

山有蔽薇有杞棣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正說此章亦興也蔽見召南山有臺棣亦棘也

杞棣皆木名杞見南山有臺棣亦棘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謫毛本作訛言亦孔之將

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癩憂以瘳

正說前三公曰周室喪亂大夫傷之而作是詩
肅敬之氣也朱子曰繁多將大也東京亦大
也肅憂幽憂也痒病也言霜降失節不以其
時既使我心憂傷矣而造為奸偽之言以惑
群聽者又方甚大然眾人莫以為憂故戎獨
憂之以至
于病也

曹詩世學卷二十三

十五

考補乾元氏曰正月夏之四月孔氏曰四月以
而繁霜則災之見于天者甚矣人極雖然而孔
則亂之起于人者深矣天災人極是皆所謂安
而當時君臣上下恬然不以憂是皆所謂安
其危而利其菑者也惟作此詩之大夫獨以
為憂故曰念我獨芳憂心忡忡憂心忡忡憂心
多小人而君臣不助我者寘病而憂在
者我之夙夜憂國顧我無功我者寘病而憂在
于穴內人所不知也我者寘病而憂在
所不知也我者寘病而憂在
為之侯東風解凍而繁霜沍寒人處憂患之
中過之而感傷故以一興發非必孟夏之霜也
漢唐諸儒皆誤以十一月為周正月故有此
耳

父母生我胡俾我瘡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

自口著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正說朱子曰痛病自從養醜也愈愈憂深之
意疾病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也
說言之人虛偽反覆言之好醜皆不出于心
而但于口是以我之憂心益甚而反見侵侮

也之

考補 王安石曰莠惡也穀謂之善則莠惡可
知慶源輔氏曰夫君子之憂亂也彼以
爲是而已以爲非彼以爲樂而已以爲憂動
與衆違此所以反見侵侮也豐城朱氏曰使
亂而在我先則吾有所不及見固可以無
憂也在我之後則吾有所不及知亦可以無
憂也今不先不後適當此時我安能無憂乎
虛偽之言但出于口而不出于心則聞其善
言而不足以爲善惡言而不足以爲怒以其
反覆而不可憑也是以使我之憂至于甚病

魯詩世學卷二十三

十六

而彼互見
侵侮也

憂心惻惻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

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正說王安石曰惇惇獨也止齋陳氏曰祿福也無繇言不幸也朱子曰辜罪并俱

也古者以罪人爲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爲臣

僕箕子所譴商其淪喪我罔魚目作是也言不幸而遭國之危亡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

因虜而同為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
如視鳥之飛不知其

將止于誼之屋也
王安石曰民有欲無主乃亂天生聰明

考補王時又王不能又而民無所得祿則擇王

而從祿于他黨之爲物也。能食己則止其入民之從祿將如此。哀者哀其如此。瞻者瞻其

將然也疊山謝氏曰忠臣不事二君所可哀
者一世之人不知當從何人而受祿慶源輔
氏曰民指在下之民人則并上下而言之豈
城朱氏曰念我無祿傷己之不幸也并其臣
僕傷斯民之不幸也于何從祿未知其詞也
瞻彼中林侯新毛本侯蒸民今方殆眎毛本天
寤毛本寤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
云憎

正說 此章與也中林林中也侯維蒸亦薪也
大曰新細曰蒸殆危也寤寐不寐也皇
天以上帝天之神也程子曰以形體言謂之
莫不摧毀而維新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王
播其虐于天下大家世族散為皂隸亦猶是
魯詩世學卷二十三

也民方在危殆之中昧天之寤寐若無能為
者不知此天之未定故也方其未定何所不
至及其既定人未有不為天所勝者中包胥
曰人眾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不然天豈有
當其未定故耳
考補 豐城朱氏曰福善而禍淫此天之常理
自盛而趨于衰則常者有時而變此正其未
定之時也方其未定則人或能以勝天及其
既定則天必能以勝人然則今日之受福者
安知其不為他時之福而今曰之受福者又
安知其不為他時之禍乎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譌毛本言寧莫之懲
召彼故老訊之占寤毛本具曰予聖誰知為之

此雉

正說 此下二章賦也山峯曰岡廣平曰陵
感者皆謂之譌言朱子曰故老舊臣也
問也占辭官名掌占變者也蓋山蓋卑而其
雄相也而辭辨者也蓋山蓋卑而其實則同
陵之崇也今民之譌言如此矣而王猶安然
莫之止也及其訊之故老訊之占寤則又
皆自以為聖人亦訓能別其言之是非乎
考補 孔叢子惠言于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
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
言亦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
福禍之則逆而有過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
具曰予聖誰知為之雉雖抑亦似君之君曰
平季氏曰謂山為卑則有為山峯者有為大
魯詩世學卷二十三

阿者而皆以為卑民之譌言變白為黑如此
乃不德艾之何也歐陽氏曰凡禽獸之鳴
不異人所難別故引以為言豐城朱氏曰譌
言之人是而謂之非非而謂之是其虛譌反
覆善言非有明哲之非君孰為辨之是也
老明于藏否者也占寤明于吉凶者也此
言而明于藏否者也占寤明于吉凶者也
曰予聖矣而未明于藏否之理問之占寤亦
別其言之是非乎鶴山王氏曰孔氏云王
任小人不止譌言而愛好鄙碎共信微祥召
彼故老宿舊有德者但問之占寤之事言其
侮慢長老也朱子初說亦云方且召彼故老
而問之以不急之事求策取之後作集傳不
傳為是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維号

毛本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正說局也虺蜴皆出小步也弓長言之也卷理
謂也為虺蜴是也王安石曰當是時人之害
人者則如虺蜴而不敢不局其躬也朱子曰遭世
之亂天雖高而不敵不局其躬也朱子曰遭世
敢不累其足其所以弓呼而為此言者又皆
有倫理而可考也哀今之人胡
為虺蜴以害人也詩之至此乎
考補家語云孔子詩于正月六章揚焉如
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與善已獨
知之則曰非妖即妄也故賢者既不遇天恐
不終其命焉禁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
詩曰謂天蓋高不敵不局謂地蓋厚不敵不
踏此言上下畏罪
而無所容也
魯詩世學卷二十三

魯詩世學卷二十三

十九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

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正說此章與也阪田崎嶇硤之虞苑茂盛

克者力勝之詞仇田猶有苑然之意力謂用其力
也朱子曰瞻彼阪田猶有苑然之意力謂用其力
托我如恐其不我克何哉亦無歸咎之詞也
夫始而求之以為法則惟恐不我得也及其
得之則徒然執畀而傲慢于我終亦
不能而使之得也盡吾力也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之

燒作本之方揚靈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滅

威作之

正說此章賦中有此也朱子曰厲暴惡也火

之學要城忽而城也言我心之憂如結者為
國政之暴惡故也城之言我之憂也結者為
周而褒姒之方以滅之蓋傷之也
考補而褒姒之方以滅之蓋傷之也
化為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
也褒後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與亡而聚
在儲而藏之吉乃布幣焉而策告之龍亡而聚
王之末發而視之聚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
婦人不備而視之聚流于庭不可除也王使
之童妻未既配而遭之既配而童妻王而在
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為孤服者方數在
路夫婦哀其夜号而取之以遂逃于褒
人褒姒有獄而以為入于王王遂置之而
魯詩世學卷二十三

魯詩世學卷二十三

二十

是女也便至于為右而生伯服歐陽氏曰此

詩上七章皆述王信謠言亂政至此始言滅

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

終其永懷又寃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

爾載將伯助予

正說此下二章皆比也范氏曰治天下者任

汜海而車馬以陷也載車所載也輔如人
縛杖于輻以助車也王為淫虐譬如行險而
者之字也蘇氏曰王為淫虐譬如行險而
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
其永懷又寃陰雨王又不慮難之將至而棄
爾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于未危故
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
後号伯以助予則無及矣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屨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正說 朱子曰此承上章而言員益也輔所以

不棄爾輔員于爾輻屨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而乃終然踰于絕險之地而不

以為意其忽于禍患可知矣

魚在于沼音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

毛作憂心慄慄念國之虐

正說 此章先比而後賦也沼池也昭明而易

也今而高之沼其為生已覺矣以喻君子

立于亂朝非所樂也魚雖潛伏于沼而水清

易見難免細罟之村以喻君子雖退處于山

林而姓名已聞于時亦不為時之所容是進

退皆不可也然我之所以憂之至切者實

念國遭標禍而然豈徒一己之私者耶

彼有旨酒又有有燕

毛作孔云念我獨苦憂心殷殷

正說 此與末章皆賦也燕升也謂升折體之

言小人得志有酒有以洽其隣也

考補 豈城朱氏曰昔酒有燕以比合其隣里

里與其親戚周旋而我獨憂之昔人有言曰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而子徒然不知禍之將及也今國勢如此而而小人徒然不知禍之將及也今國勢如此

之無祿天大是極奇矣富人哀此悍獨

正說 伯也小貌速也屋陋貌方且也較車輻

猶言才貌速也屋陋貌方且也較車輻

非特有酒有相樂也承上章言彼小人之得志

斯民之不為不幸也然弱者今貴而乘車矣乃若

馬均之為不幸也然弱者今貴而乘車矣乃若

小人之微求而未至于乞乞之甚哉蓋與第

十一而極之不已豈不可哀之甚哉蓋與第

己之憂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正說 小序亦云刺幽王也按篇中直言褒

遷之時追叙致亂之由以為後戒猶杜預

北征詩毛齊開首二句韓本與魯傷我稼穡

雨無其極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衷飢饉斬伐四國

正說 東遷之初大夫有不忠于王室者

無窮奈何不長其德既已生之

而乃降喪亂饑饉以斬伐之哉

考補毛本首脫二句錯連第三章

二字亦連第三章為十二句不惟長短不齊

非詩之例而致前後語意錯亂不倫車句且

釋之曰雨無政正大夫刺幽王也謬妄尤甚

如以石

經為定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

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天疾威周宗既殛

六句之後為第三章

正說言昊天降災如此當如何哉今也群君

不修人事以應天變顧于法度之言曾不聽

信如行者之無所止極且爾群君豈可以不

畏也其相畏則是不畏天矣

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臯

辜若此無辜辜本即董字毛

十句為首章錯也痛作鋪

正說仁覆閣下謂之昊天疾捕怨也慮圖皆

上章而仁覆閣下而令乃成怨如此

人其可以無畏而弗圖憂之乎然天之與人

若彼有罪者使遇災禍而死則既伏其辜矣

置之弗言可也此無罪者亦使漸及而胎于

周宗既殛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勸

三事大夫莫冒

龜毛本久竅曰式臧覆福出為惡毛本錯此

正說朱子曰宗族姓也庚定也正長也周官

居蓋以饑饉散去而因以避讒譖之禍也

不去者自我也勸勞也三事三公也大夫六

卿及中下大夫也勸勞也三事三公也大夫六

之禍其北已見而天變人譴又如此康侯曰

王政而為善乃覆

出為惡而不懷也

戎成不復

音懣日悴毛本凡百君子莫冒

懣懣日悴毛本凡百君子莫冒

懣懣日悴毛本凡百君子莫冒

懣懣日悴毛本凡百君子莫冒

懣懣日悴毛本凡百君子莫冒

懣懣日悴毛本凡百君子莫冒

懣懣日悴毛本凡百君子莫冒

懣懣日悴毛本凡百君子莫冒

懣懣日悴毛本凡百君子莫冒

懣懣日悴毛本凡百君子莫冒

懣懣日悴毛本凡百君子莫冒

懣懣日悴毛本凡百君子莫冒

懣懣日悴毛本凡百君子莫冒

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正說 朱子曰出之也瘁勞可也言之忠諸口而適以瘁其躬佞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安樂之如蓋世無所凝滯而使其身處于安樂之地蓋亂世皆主惡忠臣而好諛佞類如此詩人所以深嘆之也

考補 章則又體其情而不言之此章言彼其所

繼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辜

魯詩世學卷二十三

二五

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正說 朱子曰于仕棘急殆危也東坡蘇氏曰是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也直道者得罪于君而枉道者仕之所以難也此章則又言人皆曰往仕考補 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言人皆曰往仕言而盡言者則得罪于其君巧言以徇人者則見怨于其友蓋朋友以相切言以道若枉以從君則朋友必見棄絕矣以是言之則常時之仕豈易為哉忠言獲罪而巧言取休直道抑而枉道容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隄思泣血無言

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正說 爾指離居者隄思幽憂寔迫如鼠在穴悲之甚也朱子曰當是時言之難能而仕之多患如此故群臣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去之無臣已之無徒則告去者使復還于王都去者無言而託于無家以拒之至于憂思泣血有無言而託于無家者則非其情也故詩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為爾作

雨無其極八章五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一章十句

正說 齊也作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歸作雨無政

魯詩世學卷二十三

二六

七章一章十二句一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小序曰大夫刺幽王也爾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歐陽氏曰考之詩章都無此意與序絕異當闕所疑朱子曰此亦東遷正大夫刺幽王之辭也非是今經主石經而說正大夫刺幽王者亦諸家與朱子合者附之蓋此皆直賦其事不兼比興而詞旨哀切無暇于文殆與屈原惜往日悲回風二篇相似自古志士仁人遭時不偶者往往如此可慨也夫

節 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焮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正說 桓王之時任用非人諸候咸叛兵敗民殘家父憂之作此以諫王首二章皆與

也師截然高大貌嚴嚴積石貌赫顯盛貌
也其俱也瞻視也焱火炎上也卒終新絕監
察也朱子曰言節彼南山則維石巖巖矣赫
赫心如火燭灼畏其威而不取言也然則國
既終新絕矣汝
何用而不察哉
考補慶源輔氏曰以南山積石之高峻興師
固不可以望之尊崇以見望既重則責亦深
也不取戲談畏其威也戲談猶且不敢憂之甚
敢正言其失直指其非小人而居高位縱
欲戡理以致禍亂其終未有不厲威肆虐以
窮人之口者然國既終將斬絕矣汝何用而
不察哉蓋事已至此而在冢父則又有不得
者而不言

魯詩世學卷三十三

二十七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
荐毛本嘽毛本嘽毛本嘽毛本嘽毛本嘽
作嘽毛本嘽毛本嘽毛本嘽毛本嘽
作嘽毛本嘽毛本嘽毛本嘽毛本嘽

正說田之水實州木是也猗盛貌赫重也嘽殘
李氏曰山無生物其氣均平如一凡草木之
生其上者無不猗然盛也赫赫尹氏而不
平其心則山之不若矣于是天怒于上而田
穀不登民怨于下而謗譏不盡常此之時而
為師尹者曾不懲創咨嗟而改其所為耶
尹氏大泰師維周之氏底音東國之鈞作毛本四方
是維天子是毗音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

我師

正說此下六章皆賦也氏本報也秉執也鈞
吊也周也空謂空國而敗師兵也言大帥導官
之地如鈞之運泥以成陶治之所係而居諸宜
況今秉之方毗輔天子而使民不迷乃其職耳
而敗其兵乎按春秋桓王十三年魯桓公以戰
五年也王奪鄭伯政桓王卒大敗祝聃射王
師之謬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弗
式己無小人殆瑱瑱姻亞則無膺仕

魯詩世學卷三十三

二六

正說朱子曰仕事國歟也君子指王也夷平
婦相謂曰亞者一人取婦之父曰姻兩
次也臉厚也言王委政于尹氏又委政
于姻亞之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歟
其居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
信矣其視所弗問弗仕則豈可以問君子哉當
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己之無以
瑱姻亞而必皆瑱瑱則小人進矣
昊天不庸降此鞠訕音昊天不惠降此大疾君
子如屈戒音俾民心闕欽音君子如夷惡怒是遠庸
備本作

正說朱子曰庸均鞠窮疾重屈至闕息遠遠
也言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

不順而降此章矣之變然所以靖之者亦在
夫人而已君子無所苟而用其至則必躬必
親而民之氣心息矣君子無所編而平其心
則式弗式已而民之惡怒遠矣傷王與尹氏
之不能也夫為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
詩人以有以見天君之隱諱之義焉
則又有以見天君之理焉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

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正說 朱子曰酒病曰醒成卒勞百姓曰
天不恤故亂未有所止而禍患與歲
月爭長君子憂之曰謂秉國成者乃不自為
政而以付之姻亞之小人其卒使民為之受
其勞豈以至此也

魯詩世學卷三

二十九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憂憂靡所騁

音方茂爾惡相去爾予矣既夷既憚如相酬

矣

為兩章
正說 項大也憂憂縮小之貌茂盛相視憚
有去而己于是駕四牡而將行四牡項領則
馬之肥壯固可惟意所適也然我環視天下
則王室各就諸侯相爭莫非窮蹙之處顧何
所容其駢駢哉蓋本根病則枝葉皆憚是以
無可往之地也朱子曰當是時人情變亂方
盛其惡以相如則視其子如戰戰兢兢不
夷乎悅憚則相與觀然如賓主而習于亂
以爲怪也蓋小人之性無常而習于亂則
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

以君子無所適而可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
正家父甫作誦以究王訕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正說 八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即此人也究
窮也訛爾心以畜萬邦也朱子曰尹氏之不
使然尹氏猶不自懲創其心乃反怨人之正
己者則其為惡何時而已哉于是家父自言
作為此誦以畜萬邦也陳氏曰尹氏屬威使
人不得意以畜萬邦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
己以爲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
世臣義與國存亡故也東萊呂氏曰篇終矣
故窮其辭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
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李氏曰孟子曰
人不足適也政不足與問也惟大人為能格
君心之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
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
不善而用人皆得其當矣

魯詩世學卷三

三十

節八章章八句

正說 八句四章章南山十章六章章

考補 東萊呂氏曰按左傳韓子來聘季武
以畜萬邦之義然則

此詩在古止為節也

續考 彭山季氏曰此詩家父以尹氏專權
王也故其卒章直言家父作誦無所諱也
與私言之譏刺者不同矣父者名也告王

與私言之譏刺者不同矣父者名也告王

之言自宜稱名春秋中凡言父如孔父季孫行父荀林父皆名也家父必家伯之子孫以伯為字則父之為名信矣家伯用事在幽王之世而家父見于春秋在桓王之時則尹氏之擅權當在平王之後矣觀十月之交刺皇父也歷叙家伯番允叔振楸諸小人之不父尹氏則幽王時尹氏子孫尚有吉甫遺風未甚失德也至桓王時兩道家父至魯篇內所謂駕彼四牡者其必指此而言與然可見家父尹氏之所信用者也家父欲救正尹氏故作此詩以面折之而因以告王亦可見其忠直矣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慙

音將

安將樂音女轉棄予

正說

先儒皆以為朋友相怨之詩三章皆與也習習谷風見邶風將猶且也恐思謂

三十一

危難憂患之時繼于與汝言二人相守之厚也朱子曰習習谷風則繼風及雨矣患難之時則繼于與女矣奈何一得安樂而女轉棄予哉

習習谷風維風及隤

將恐將慙

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正說

孫炎曰曲風自上而下曰隤風從下而

輪謂之頽扶

考補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

大德思我小怨

正說

德惠也大德謂惠難警救之惠多小怨

不足也朋友相處之久豈無偶然之小過哉

谷風三章章六句

正說

止存朋友二字小序則云刺幽王也

考補

藍田呂氏曰急則相求安則相棄德

觀篇中恐思安樂等語意者西周既破東

都初定之後朋友有忘舊德而錄新怨者

故有此人作歟蓋文武之澤既竭義禮之風

車無都人情薄惡一至于此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

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正說

此東遷以後人有獲見西周風俗之美

皆賦也而傷今之不如古若也故作此詩全篇

夫下而庶人武士在其中也狐裘大夫之服黃

黃其色也不改猶常也車文章也于大夫之服

忠信也言明王盛時為大夫者服其當服之

服不惟容貌有常德言諸有文章而所行之

德行又能一歸于忠信表裏如一故為下民

之所望而取法者也

考補孔氏曰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遺先被其尤甚故舉古以駁今也東萊呂氏曰襄公十四年楚子囊卒君子謂子囊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也服虔註云逸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于學宮毛詩不得立故版以為違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瑋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

見兮我心苑結毛本錯此為

正說瑋美石也尹吉二氏周之舊族人稱其女有禮法也苑朱子

考補孔氏曰常武曰王謂尹氏春秋昭公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世為公卿周之

魯詩世學卷二十三 三十三

舊族也韓奕云蕭稱姑相攸汾王之甥左傳鄭石葵曰姑吉人也后援之元妃也是姑與周室為婚姻也世貴舊姓昏連王室故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吉也朱子曰女都人之女也

彼都人士薑也毛本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而本

作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音悅毛本錯此

正說薑夫須也草木疏云夫須莖草也可以制小僅可撮其髮也君子女都人者家之女也綢直髮直如髮也病時皆奢溢我不復見

今士女之愁者心思之而憂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藥音

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正說厲重帶之貌卷髮髻髻短髮不可斂者然似髮之曲上者然以為飾也蓋髮之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矣思之甚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旗我不

見兮云何吁毛本矣

正說極揚也朱子曰此言士之帶非故重之自有旗耳言其自餘閑美不假修飾也然不致絕望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魯詩世學卷二十三 三十四

正說小序周人刺衣服無章也古者長民德歸一傷令不亂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幽王亦足知其為東遷以後作矣然公孫尼子作縞衣亦云長民者衣服不亂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衛宏作序乃雜取古人遺言以附會之豈若子

小正傳二十五篇百六十二章千一百

二十九句

正說毛本變小正始六月而正正之雀吉日庭燎汚水皆錯入彤弓之什圻父白駒黃鳥我行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為圻父之什而正正之斯干端正之無羊錯為小是小宛小弁巧言彼

魯詩世學卷二十三終

魯詩世學卷二十三

三十五

何人斯巷伯谷風莪莪大東四月為小
是之什北山小鼓鍾為北山之什而
正正之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常者
之初筵角之無將大車皆錯為青蠅宿
車之什而正正之隰桑鵲葉結正之
苗王風采芣苢之石落之箋何竹不
黃亦皆錯為朱呂大儒無不從之者
昭翁時有所疑而因循未改定其次而
每篇各著其
說如右云

魯詩世學卷二十四

大正

宋明
豐豐豐豐
慶慶慶慶
文文文文
相相相相
之之之之
正正正正
音音音音
考考考考
補補補補
說說說說
音音音音
音音音音

大正
說大雅本作
正說大雅本作
以爲兩君相見之辭文王大明三篇國語皆受
言其有實會朝之樂也今誦其詩則歌一德而
况親聞其樂乎皇矣追述大王季季之德業起
與大明同樂生民推本後稷所以積行累詩
功之由朱子疑爲郊祀之後受釐頌昨之行詩
魯詩世學卷二十四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正說申公曰周公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
釐陳戒之時以訓嗣王全篇皆賦也清廟受
爲天下之所推戴於數詞昭明也天命而
不顯者至誠之德常存於不暗不聞之時而
非的然於聲音笑貌之末者也帝上帝時猶

期也陟降猶動靜也在察也左右輔相也
言文王所以為六州推戴而虞天下猶相
以其聖德昭著上合於天是以周邦雖自
稷始封有餘年而功至無怠初非欲其也
顯文於外而天命自然不期而至也且輔
動靜之間又求於明察而自惠之德也
相之故非有求於明察而自惠之德也
考補之中庸曰文王不顯文王之德純亦
已又引不顯曰文王不顯文王之德純亦
故君子為學必自慎始思齊言不顯亦
無聲無臭至矣蓋聖賢之德雖有安勉
而其為學必自慎始思齊言不顯亦
射亦保皇矣言慎始思齊言不顯亦
夏以華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孟子亦言
為而不顯者天命也莫之致而聖學之
周不顯者天命也莫之致而聖學之切
要

魯詩世學卷二十四

天遠之精微而周之所以為至德也毛氏
曰不顯之精微而周之所以為至德也
中庸大其命豈不顯乎不顯之精微而
婁婁毛本作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
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
奕亦世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
正說也勉令聞善譽陳猶數也哉語詞
文之德也非有宗子也文之德也非有
不己是以上帝錫也周之德也非有
之其宗子也凡周之士不顯翼思皇多
世之丕毛本顯厥猷作毛本顯翼思皇
世之丕毛本顯厥猷作毛本顯翼思皇

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桎貞音濟濟多士文王以

寧
正說朱子曰散謀翼其勉也上章而思語詞皇美
顯其謀猷也濟濟多貌承上章而思語詞皇美
賢士而生于文王之國也文王之國能生此
衆多之士則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
為安矣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

穆穆文王於音緝熙敬止格作毛本假哉天命有商
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正說穆穆深遠之意緝續也熙光明也麗敬
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熙光明也麗敬
魯詩世學卷二十四

數也十萬曰億不億不止于億也侯維也朱
子曰言穆穆然文王之德不止于億也侯維也
大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又見矣蓋商
之孫子其數不止于億然以上帝之命集于
維服于周矣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
裸將常服黼音甫音許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正說朱子曰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采
疾也裸灌也謂以珪瓚酌鬱鬯獻尸也
將行也酌而送之也京周之京師也黼黻
也冠也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所修其禮
物也冠也蓋先代之後統承先王所修其禮
戎也王指成王也蓋進也言其忠愛之所
退無已無念爾祖文王也言進

商之孫子而侯服于周以天命之不可常也
故殷之助祭于周京而服商之服也于是
呼王之蓋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
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王猶所謂敢告僕
夫云

考補劉子政上疏曰孔子論詩至于鼓士庸
可傳敏裸將于京謂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
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
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俊作毛本命不易

正說聿發詒訓永長配命天理也師衆也
已也承上帝之言誠念爾祖行無不合于天理
魯詩世學卷二十四

則盛大之福自求之者非他人之所能預也
蓋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非他人之所能預也
乙聖賢之名六七作皆不失其衆心而保
天下以其德之能合于天也及夫受惡貫盈
而天命殛之今其子孫皆臣服于周矣王宜
乎此為鑒而自省焉豈不足知大命之難保
失衆則失國此之謂也
考補漢劉向曰成王有上賢之才因文武之
下書則曰王母若殷王紂詩則曰宜鑒于殷
俊命不修華谷嚴氏曰德者民之所歸得氏
斯得天不修厥德則失其天而天命去之矣
故宜以殷為鑒者也此章戒成王念祖而鑒
也

命之不易去無過爾躬宣昭義聞作問又作有

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
作乎

正說通曉宣布昭明美善虞殷戰事儀象刑
之使無若時之目絕于天而布明其善舉之
天下又度殷之無聲無臭不可得而折之于
上帝之事則萬邦作而信之矣所以為天之
于文王則不己之德之蓋曰天之所以為天
之命於王則不己之德之蓋曰天之所以為天
不顯文王之德之蓋曰天之所以為天
也此亦不己之德之蓋曰天之所以為天
之所以為文則夫知天之蓋曰天之所以為天
矣是詩首言文王則夫知天之蓋曰天之所以為天
降在帝左右而終之此以照于天之王之神
考補在上帝左右而終之此以照于天之王之神
魯詩世學卷二十四

乎帝之左右是天地所在即文王之德而巳
何以知文王之德之蓋曰天之所以為天
天之德之蓋曰天之所以為天
不己之德之蓋曰天之所以為天
儀刑文王則夫知天之蓋曰天之所以為天
矣是詩首言文王則夫知天之蓋曰天之所以為天
降在帝左右而終之此以照于天之王之神
考補在上帝左右而終之此以照于天之王之神
魯詩世學卷二十四

誕寔之隘菴毛本牛羊腓音肥字之誕寔之平林
會伐乎林誕寔之寒介毛本鳥覆翼之鳥乃去
笑后稷呱矣寔靡毛本寔訏厥聲載路

所以知吾當為侯之甥也。毛氏乃愛之。避之。嬰兒。此說良有

考補
劉氏曰
后稷猶
鄭莊公
始生以
能言能
行立而
見

誕寔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藪之荏苒毛本
荏苒亦柿上禾類毛本撻上麻麥懔上瓜瓞毛本
正說匍匐見邯鄲風谷朱子曰岐嶷立起之狀
口食先乳而自能飲食也藪樹也荏苒

魯詩世學卷二十四

工部也。種布之也。黃茂嘉穀也。方房也。苞甲

魯詩世學卷二十四

肇祀告其起事神之禮也

正說我以祀秋上章而言后獲之祀也抗禘米
米也法聲也浮氣也孔氏曰此言將祭
之事以所得律呂之氣也或使人盡之
確或使之挑之於盆而釋之其聲渙然
精乃浸之於盆而釋之其聲渙然又吹
于觀而蒸之其氣浮然以爲酒體及
蓋之膏也長樂劉氏曰戴謙謂卜日
載難致齋潔慮也朱子曰蕭蒿七
也宗廟之祭取肅合脾胃燕之使臭
清持世學卷三

也壯壯羊也較禁什道之神也燔傳諸火也
烈賁之而加于次也四者皆祭祀之事所以
與來歲而維往歲也
考補安或劉氏曰周禮太宰及儀禮少牢饋
函又按射義將祭必先習射以擇士射中者
得與所祭所擇之士謂諸侯諸臣及所貢士
也此載謀之義也大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
具脩齊者散齋七日戒者致齊三日其謂所
當世脩謂埽除穢污也此載難之義也廬庖
替氏曰朱傳所謂四者皆祭祀之事惟只指
取蕭以下四者而言然豈遷以及茲難石將
非祭時事特豈遷以及茲難石將祭時事始
蕭以及燔烈則臨祭時事祭祀以農事而
與則亦以農事而遷舉今歲豐年而祭所以
報也亦所以農事而遷舉今歲豐年而祭所以
往歲之豐登可繼也于是豐年之祥無或間
斷

邛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

續音

后授之謹祭祀而重農事也如此彭山李氏
 曰謀者國之密也以戒脩言雖者思之專也
 以潔誠言蕭蒿也脂者所裁往之牌幣也宗
 廟之祭取蕭蒿合脂以焚之而求神于陽故曰
 祭脂卽如特牲禘蕭合禮薌臭陽達鞠屋之
 事也輟毛氏以爲道祭非鄭氏所謂七祀竹
 神也冬月陰往陽來故有此祭也故內言宗
 外見月令註非有遠竹而較祭也故言中
 顧外言較祭而一歲群神之祀舉于其中
 矣烈即多也燔炙兼宗廟較祭而言蓋廟與
 較皆有尸所以爲尸羞也與祠歲者謂起
 祀事使歲祀之嗣升廢知所重在此也此章
 言后稷祭祀之意
 終上章肇祀之意

宣時后稷肇祀庶無臯作毛本悔以迄于今

曹詩世學卷二十四

十三

正說來以曰印我也亦曰立以薦蔬醢也走
秋胡何臭香置誠也時言得其時也鬼神食氣曰
主也此章言其尊祖配天之祭其香始升而
上帝已安而饗之吉應之疾也此何但考矣
之篇信得其時哉蓋自台授之肇祀則庶幾
事悔而至于今矣南豐曾氏曰自台授肇祀
以來前後相承幾七業七惟恐一有罪悔獲
戾于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幾
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七用心如此也
考補醢氏曰天官醢人掌四豆之實皆有蔬
大羹清不和寔于登先登先豎為公食大夫禮云
之羹不調以鹽菜清者豈汁也廣陵羅氏曰
印盛于豆登則親執其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正說 朱子曰此詩蓋如祀之後行受釐頌

四章十句今按第三章當為十句第四章

當為八句則吞此詩八章當以十句八句

路文勢通貫又二章以復七章已前每章之

相間為次又二章以復七章已前每章之

誕字皆有

考補 此篇因郊祀而敷思文之頌配

美承傳非重則司魯詩之舊

蓋承先節度公之教而然也

續考 官故節度以詩示之

篤公劉匪居匪康廼場廼畷廼畇廼積廼倉

廼積廼倉

廼積廼倉

廼積廼倉

廼積廼倉

廼積廼倉

廼積廼倉

廼積廼倉

廼積廼倉

廼積廼倉

廼積廼倉

廼積廼倉

光乃天斯張千戈威揚爰啓行

正說 申公曰周報公劉名公述其事以訓

公郊公劉其名石稷之二十篇皆賦也

曰居安寧也場重四時也積露積也

方始也四時重公劉之子民也其在西戎不

敢其後思以輯其民而光顯其國

而後以其子為斧鉞之始格竹

考補 泰泉氏曰周之大神以帝嚳配上帝

王季之報仲后稷公劉高祖也

六韜大柯重八斤是鉞大子威也初克討

廼積廼倉

廼積廼倉

廼積廼倉

篤公劉于豳斯原既庶既繁既順廼宣而無永

歎陟則在嘏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璫

琇容刀

正說 朱子曰晉相也無繁謂永君之眾也順

所不思也宣也嘏也山頂也舟也或曰琇也璫

刀上飾也容刀容飾之刀也或曰琇也璫

容與謂琇也容刀容飾之刀也或曰琇也璫

相上以若而帶此劍佩以上下于山原也

考補 鄭氏曰厚哉公劉之相此原以若民

廼積廼倉

廼積廼倉

廼積廼倉

廼積廼倉

廼積廼倉

廼積廼倉

廼積廼倉

廼積廼倉

廼積廼倉

廼積廼倉

廼積廼倉

廼積廼倉

語語處

正說 遊往瑤視鴻廣也山峯曰岡觀見也高

也廬寄也旅省旅也主言曰言猶難曰語眉

山蘇氏曰公劉之營京邑也審矣自下觀之

廼積廼倉

廼積廼倉

廼積廼倉

考補衆子曰此章字學原于天也
其後世因以所都為京師也曰賓于京依
在京則岐周之京也王配仍其本號而稱之
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愚按洛邑亦謂之洛
猶晉之云新降故降也愚按洛邑亦謂之洛
師正京師之意也于是為之居望于是履其
賓旅于是言其所言于是語其所語無不于
斯焉

惠持世學卷之四

十六

正說朱子曰依安也踰踰濟濟群臣有威儀也俾使也使人也為之故建凡也登也迨

也依人己登帝坐乃依几也曹群
牧之也執事于新國則饗禮也
抱尊以執事于以承為者以執酌
樽以宗子也北章言宮室既成而
之主所謂宗子也北章言宮室既
既以飲食勞其群臣而為之君主
既以飲食勞其群臣而為之君主

篤公鑒既溥既長既景既岡相聲去其陰陽觀其

正說朱子曰望也相規也陰陽西背寒蟄之宜也流泉永衆灌漑之利也鄭氏曰大國大制三軍以其餘卒為羨今公劉達于幽民始從之一井之田歸三軍之數單者羨卒也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也周之徹法自此始其復周公蓋因而脩之耳山西曰陽兌信荒文也此章言辨土宜以搜所獲之民定其軍

考補
人以其餘為業工
謂家之割丁也
今言

其軍三軍則是軍而無制以用謹言三軍三
萬七千五百人也王安石曰前已言既廣既
繁今更言其僅足三軍何也前既達復稱其
民是為既廣既繁今所稱僅足三軍則三軍
大國之制于是始為大國則其軍僅足而已
上言其僅足者為將言其後愛衆愛有也
萬公劉子幽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止基廸
理愛衆愛有矣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廸密納
毛本
作苗鞠之即

正說也衆子曰何人多也有財足也遯鄉也呈通二理名水人出要山西北東入遯鄉也呈通二理名水人出要山西北東入遯鄉也呈通二理名水人出要山西北東入遯鄉也呈通二理名水

公劉六章章十句

賦是詩也今以子貢傳考之孟周公取
召公之詩固以爲受羞陳戒之樂耳

以戒其盈。慎事之甚勤。以戒其逸。蓋召公

師問公為冢宰召公為太保
齊月公為太師召公為太保
之齊月公為太師召公為太保

魯詩世學卷二十四

之訓洛定所記金仁山考之新考此
齊毛韓鄭孔呂朱奇謂召公所作必有所

出於一乎石公亦聖人之才觀旅餐召訓

之書派列于正樂卿且李本乃曰詩意皆

陳公劉遵嚴之事而累不及文武雖諒之
古文辭奇古與文王大明諸篇體制不同

則以州人本有此詩以抹公聖如七月亦
幽人自述臨風而周公舉以告成王後人

遂以告成王。成王乃命周公曰：「王曰：『公，盍之。』」

之亦聽說耳意此篇當屬于魏風白丁小

人雖通鑑前編未嘗接聞乃自託曰孔子之復一人無天大言狂妄至此可勝誅哉

縣瓜瓞瓞音民之初生自土沮沮音漆七音古公亶

正說 申公曰周報太王周公逐其事以勅辭
王之詩首章起句為比下五句皆直賦

之也朱子曰鶴之不飽貌大曰瓜小曰鵪
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莖不飽至末而後大

也民周人也自徙土地也沮漆二水名在豳
地古公號也豳父名也或曰字也後乃連稱

太王馬陶窰也。復重窰也。穴土室也。家門內之通名也。幽地近西戎而苦寒故其俗如

此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故其首章言爪之先小後大

以比周人始生于漆沮之上而古公之時居于豳豳土室之中其國甚小至于文王而復

也天

考補 族豐曰沮水出北地直路東通馬棚
拉棚縣東北入于洛漆水出扶風杜陽

魯詩世學卷二十四
十九

縣注云漆木在其縣西郛邑然皆龜地也

公賈父來龜作龜趨作走馬率西水游虎拜至

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正說
循也
下八
水章
涯也
漆也
沮也
之側
也
越病
危也
率

之山也。其石曰古。通行之難。其水以旱。朝之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水涯之側。東行而至。

也。幸遂也。朱子曰。胥相字宅也。

考補時畧地相宅猜伸風采也鄭氏以爲早

某公幽雍客之氣象哉亦通

原膳董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勅

契我龍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正說 龍子曰時築室于茲

正說 龍子曰時築室于茲

正說 龍子曰時築室于茲

正說 龍子曰時築室于茲

正說 龍子曰時築室于茲

正說 龍子曰時築室于茲

正說 龍子曰時築室于茲

正說 龍子曰時築室于茲

正說 龍子曰時築室于茲

正說 龍子曰時築室于茲

正說 龍子曰時築室于茲

正說 龍子曰時築室于茲

正說 龍子曰時築室于茲

正說 龍子曰時築室于茲

正說 龍子曰時築室于茲

正說 龍子曰時築室于茲

正說 龍子曰時築室于茲

正說 龍子曰時築室于茲

正說 龍子曰時築室于茲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

以載作廟翼翼

正說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

正說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

正說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

正說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

正說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

正說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

正說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

正說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

正說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

正說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

正說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

正說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

正說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

正說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

正說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

正說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

土大社也亦太王所立而後因以爲天子之
制也或兵曜衆行到謂陣法也定兵戎之陣
法以備是也起大事動大
衆必有事于社而出謂之宜
考補山堂重刊曰天子五門華者遠也明最
門者取其大明也應門者則有藏于此故也雖
路門則取其大也此五門各有其義然書又
有軍門南門則別名也鄭氏以爲庫路也來
門則太王諸侯三門鄭氏以爲庫路也來
子曰太王諸侯三門鄭氏以爲庫路也來
立同社也慶源輔氏曰二門既立而社通
漢社稷也慶源輔氏曰二門既立而社通
勃然大社既立而慶源輔氏曰二門既立而社通
知美皆與登鼓弗勝則人心之樂事功有可
考補也豐城朱氏曰太王之有昆蟲之難
出者也自外至者聖賢之所治之由中出

不客已者矣秦皇貴曰太王不忍以所養
人者害人也故讓地與瓦夷而不與之戰既
立國于岐周其立家土而併降治聊以爲俗
而已足矣如其有侮不來復慢故下章曰雖
其味矣則行乃其有侮不來復慢故下章曰雖
之衆未必然也孟子之當指抗以爲狂矣
肆不珍者厥愠亦不隕者厥聞本非音域
援音笑行道允笑昆作毛混夷駢音笑維其喙
笑

正說朱子曰肆者承上起下之詞猶言遂也
葉盛業生有利械白按也小亦業生有利
後批被而上不孝曲蒙密也先通也始通道
珍於被之也誠突喙息也言太王雖不通道

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已但不廢其自情之
寔耳然大王始生於岐下之窮僻亦深阻人物
鮮少至於其後生於漸繁附日衆則亦被
道通見其異之而奔突竄伏雖其喙息而已
言德盛而昆蟲自服也蓋已爲文王之時矣
東萊呂氏曰北章或曰爲文王或曰爲
粵指文王義則太王安孟子曰文王事昆蟲
王猶事昆蟲則太王安孟子曰文王事昆蟲
考補也豐城朱氏曰太王之有昆蟲之難
出者也自外至者聖賢之所治之由中出
耳王家被柏王業積施屈伸之理始於太王而終於文王

者聖賢必知勉爲君子創業垂統爲其可
累之既久培植之既厚至于天命存焉然積
不終屈而必于伸晦不終晦而必于顯昆蟲
之寵自有不期而然者矣
縣八章章六句

正說朱子曰一章言在萬二章言在岐三
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言門社八章
言王王而服昆蟲蓋因祭太王而敬之
受釐陳戒之詩也
考補彭山李氏曰此詩八章皆言太王遠
木有第九章言文王得虞芮之哺心與上
文義不相屬雖遷就其說以求通終是牽

也網者網之大綱舉之以張衆目此者則理
不墜也蓋田呂氏曰所以網衆目此者則理
無高猶勉之于新而不已也王
考補進即進蟲之進相即相敬之相也三代
鍾鼎專桑穀親爵聲鼎盤匱奇器雲
當饗餐之文曰進敬以珠玉金銀曰相

臧僕五章章四句

正說 朱子曰此詩首三章言文王之德為
作網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自公以下至
嘉樂不知何人所作故多出子周公也

瞻彼旱麓 瞻彼濟濟 宣弟君子 千祿豈弟

正說 此亦諷勸文王之德前三章皆與七早
山名虎山及麓皆木名榛實似栗而

小雅也若子而赤其莖似著濟之衆多貌豈弟
樂之也若子而赤其莖似著濟之衆多貌豈弟
家之也若子而赤其莖似著濟之衆多貌豈弟
威之也若子而赤其莖似著濟之衆多貌豈弟
矣豈弟君子則其千祿也豈弟君子則其千祿也
言其千祿也若子而赤其莖似著濟之衆多貌豈弟
四其千祿也若子而赤其莖似著濟之衆多貌豈弟
考補 瞻彼旱麓 瞻彼濟濟 宣弟君子 千祿豈弟
章曰 瞻彼旱麓 瞻彼濟濟 宣弟君子 千祿豈弟
省其 瞻彼旱麓 瞻彼濟濟 宣弟君子 千祿豈弟
先王 瞻彼旱麓 瞻彼濟濟 宣弟君子 千祿豈弟
鹿之 瞻彼旱麓 瞻彼濟濟 宣弟君子 千祿豈弟
山林 瞻彼旱麓 瞻彼濟濟 宣弟君子 千祿豈弟
時之 瞻彼旱麓 瞻彼濟濟 宣弟君子 千祿豈弟
所見 瞻彼旱麓 瞻彼濟濟 宣弟君子 千祿豈弟

其義當如
程氏說
毛氏說
王贊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正說 朱子曰此詩首三章言文王之德為
作網紀天下之人而人歸之自公以下至

萬 飛疾天魚躍于淵 宣弟君子遐不作
作人 宣弟君子遐不作

正說 此亦諷勸文王之德前三章皆與七早
山名虎山及麓皆木名榛實似栗而
曰 瞻彼旱麓 瞻彼濟濟 宣弟君子 千祿豈弟
直 瞻彼旱麓 瞻彼濟濟 宣弟君子 千祿豈弟
怡 瞻彼旱麓 瞻彼濟濟 宣弟君子 千祿豈弟
人 瞻彼旱麓 瞻彼濟濟 宣弟君子 千祿豈弟
而 瞻彼旱麓 瞻彼濟濟 宣弟君子 千祿豈弟
矣 瞻彼旱麓 瞻彼濟濟 宣弟君子 千祿豈弟
人 瞻彼旱麓 瞻彼濟濟 宣弟君子 千祿豈弟
必 瞻彼旱麓 瞻彼濟濟 宣弟君子 千祿豈弟
考補 瞻彼旱麓 瞻彼濟濟 宣弟君子 千祿豈弟
福 瞻彼旱麓 瞻彼濟濟 宣弟君子 千祿豈弟
布 瞻彼旱麓 瞻彼濟濟 宣弟君子 千祿豈弟
成 瞻彼旱麓 瞻彼濟濟 宣弟君子 千祿豈弟
以 瞻彼旱麓 瞻彼濟濟 宣弟君子 千祿豈弟
其 瞻彼旱麓 瞻彼濟濟 宣弟君子 千祿豈弟

中庸所謂上下察者言目下而昭著于上也
聖賢之學不外乎謹獨夫婦人倫之本為化
之原常情親于私希人欲易流君子此尤
加戒慎夫德既固推而至于參贊化育下文
言達瑞夫婦為之在地泉之潛淵也察乎天
地萬物之理而至于天象躍而出波也舉業
以造化離之且日為之上復有陳子曰五清
有明中之離安說夫旨遠矣琴溪陳子曰五
文王之德本于慎獨而具辟雍大學之教亦
必自慎獨始故曰道也萬君子行以高鵠是
成物合內外之道也萬君子行以高鵠是也
鵠則國家有禍不能無天

清酒既載辭香壯既備以高作享以祀以戒景
福

魯詩世學卷二十四

廿八

正說 承上子曰此章賦也載在專也備全具也
山李氏曰君子之受福豈以告所謂馨香無
之故而得之故古人奉牲以告所謂馨香無
弟之德則受福

懋 德本 拔 城民 所 燬 作 燬 矣 豈 弟 君子 神 所

勞 聲 矣

正說 此與末章皆有義之與也懋茂密之貌
孔氏曰工言祭以助福此言得福之事林城
所以得者正以為民所燬燬君子所以得
福者正以為民所燬燬君子所以得
神所勞來耳

莫 莫 葛 葛 施 音 于 修 牧 音 豈 弟 君子 求 福 不

回

正說 鄭氏曰葛也葛也延蔓于木之枝亦而
曰不曰謂無回曲也地道也先人之功而越程子
承其先祖之道以求福祿其求福也無所四
祖之德承其先

早麓六章章四句

魯詩世學卷二十四終

魯詩世學卷二十四

廿九

魯詩世學卷二十五

大正六

思齊大任齊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

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正說朱子曰此詩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

周姜太王之妃太姜也京周也太姒文王之

妃徽美也百承成數而言其多也此莊敬之

太姒乃文王之母實能婦于周姜而稱為周

室之婦至有聖母所以成之者深也

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也

考補北山李氏曰古者親迎之禮父南向子

魯詩世學卷二十五

宗事勸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夫為人

婦而必事其先妣之事此古之賢女也以太

姒則而能愛太姜以謂世不乏人矣太姜之

後有太姒之賢妃可謂世不乏人矣太姜之

也春珠傳曰管蔡邨霍衛毛曄畢原豐邠

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為十八人然此

特其見于書傳者耳亦可以見其多也

續音九切男叶寧心切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通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也邦

考補張子曰此章言接神女各得其道也豐

家而後國親疎之殺也誠以事神而神無不

格誠以治人而人罔不孚此所謂接神人各

得其道也

續音工切

雖者雖在宮肅肅在廟不顯穴亦本作臨無射

亦穴保

正說朱子曰難一和之至也肅一敬之至也

也言文王在閨門之內則極其敬在宗廟之

中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有臨之者難

魯詩世學卷二十五

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為

其純亦不已蓋如是

肆我疾不殄烈假上不瑕不聞穴式不諫穴入

正說肆故今也戎大也疾備難也大難猶美

假大瑕通也此兩句與不殄烈假不殄烈美

相表裏前句難也式法也承上章言文王之

德如此故其大難不殄絕而充大亦無玷缺

雖事之無所前聞者而亦無不合于法度雖

于善傳之者而亦未嘗不入

考補東泉姚氏曰不聞穴式聲為律身為度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擇

之德如此可謂唯聖人知聖人矣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擇

之德如此可謂唯聖人知聖人矣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擇

之德如此可謂唯聖人知聖人矣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擇

之德如此可謂唯聖人知聖人矣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擇

之德如此可謂唯聖人知聖人矣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擇

之德如此可謂唯聖人知聖人矣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擇

之德如此可謂唯聖人知聖人矣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擇

之德如此可謂唯聖人知聖人矣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擇

之德如此可謂唯聖人知聖人矣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擇

之德如此可謂唯聖人知聖人矣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擇

之德如此可謂唯聖人知聖人矣

斯士

正說冠以上為成人德之為言得也小童子

無之德也舉名髦俊也朱子曰承上章言文

王成就其德者如彼一故今人承上章言文

舉于天下而成其德之者已故今人承上章言文

自黃帝有樂莫不以此進士為先務此古之教

人亦謂之典樂莫不以此進士為先務此古之教

考補東萊呂氏曰聖人通暢何必泥于一王為古

詩以是終不為文王之心也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

予曰有先後予曰有裨作毛本奏走予曰有樂

悔

正說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

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則男女大

大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讓以其所爭田為

不以其讓而天下之君相讓者四十餘國眉山

間曰而退下子之境乃相讓者四十餘國眉山

也率曰觀上曰既附相道前復曰先後喻德

而虞芮之來其誠之成于其德之盛也

然亦由此而臣之助而然也故各以其德之盛

之其詞繁而不殺者所以深嘆其得人子之威

耳者

考補虞陵羅氏曰虞舜後嫡姓公幹為姜姓

陽府神農之陵伯翳一統志曰虞在河南西

南府神農之陵伯翳一統志曰虞在河南西

六十五里乃虞之國也

起之國也

四輔之國也

其興一已之勢獨深哉

亦其所以成王國者

此四生之意即正心也

山之生也

國之志也

政而化行于諸侯

政而化行于諸侯

則成王所以繼太王

也乎

考補荆川唐氏曰

魯詩則知為思齊之

得齊之助乃為思齊

思齊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正說鄭氏作四章章

考補內也終言此篇

經 61-120

寒季歷二兄大仲雍命至吳季歷乃
立萬曆無福載始也錫命命商乙元
季歷伐余無之戎有克之命為牧師又
始呼之戎伯書曰王季其勤王家是也
之錫命為西伯義在民之謂之者蓋其
見其木拔道之與之賢以嗣其業蓋自
是既生大伯又季之與之賢以嗣其業
王季生大伯又季之與之賢以嗣其業
太王生大伯又季之與之賢以嗣其業
也王季生大伯又季之與之賢以嗣其
然王季生大伯又季之與之賢以嗣其
德以王季生大伯又季之與之賢以嗣
武王生大伯又季之與之賢以嗣其業
而有天下也

魯詩世學卷三十五

八

考補泰黃氏曰史記周本紀云古公
伯乃無長而季歷乃嫡出也故武王
十七年而古公亮則周之國也季歷
特以七年而古公亮則周之國也季
命皆以七年而古公亮則周之國也
弟之問心術存乎天理而行跡不返
而孔強之私者故周公稱王季為德
端委治大化新髮文身也俗為衣冠
邦使治大化新髮文身也俗為衣冠
非以其讓天下事為德也其所謂文
為政者謂天下王始受西伯之命統
公之心功被天下而後一已之大統
文王生有聖瑞則故安之民無得謂
大若云

維此王季帝度入聲其心莫作其德音其德

魯詩世學卷三十五

八

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
比音比聲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音于
孫子

正說心能制文曰度德正應和曰莫辨察是
實慶刑威曰明動施無私曰顧散訓不僭曰長
日比朱子曰明動施無私曰顧散訓不僭曰長
制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又言上章
音使無非謂之德言是以王季之德能此
至於文王而德尤無遺憾是以王季之德
既受上帝之福而德尤無遺憾是以王季之
考補左氏春秋傳成王時對魏獻子
續考魏獻子春秋傳成王時對魏獻子

續音 心音為韵明叶音民與君為韵悔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音無然歆羨音歆羨誕先登于岸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音阮徂共音共王音王效音效赫音赫斯

怒爰整其旅以遏音遏毛音毛徂旅以篤周祜音祜本有于

字美以對乎音乎天下音天下

正說 朱子曰帝謂文王設為天命文王之詞

難也援攀援也言舍此而取彼也歆欲之

也案密須氏也姑姓之國在今寧州阮國名

在今涇州徂往也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之

共池是也其旅周師也適止也徂旅密師之

往共者也結福對答也人心有所畔援有所

九

歆羨則溺于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

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道之極至

蓋天寔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

不恭散于違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

于共則赫怒整兵而往逼其眾以厚爵家之

福而答天下之心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物

未嘗有所畔援歆羨也

此文王征伐之始也

依其在京侵自豎音豎毛音毛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

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音王

正說 朱子曰依安貌京周京也矢陳鮮善也

所整之兵既過密人遂從阮要而出以侵密

所勝之國即為我周而人無敢陳兵于陵歆

九

水于泉以拒我也楊龜山曰聖人一視同仁

也則天下無彼我之異其重器異矣此蓋其軍

士不為暴擾之詞也眉山蘇氏曰文王既克

密須于其相其高而徒都為所謂程邑是

也其地于漢為扶風安陵宋地府咸陽縣

考補 安成劉氏曰春秋書法潛掠境曰侵聲

非如春秋書法則然其詩于密言侵于崇言伐

密人退歸矣故周師既出阮要而遂侵之蓋

解原以下即上章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之

實事也其字指密而言季彭山曰京周京依

其在京言其有根本可憑依也文王之兵一

出既過密人徂共之振矣乃從阮之臺畔與

密相隣之虛却共之振矣乃從阮之臺畔與

言所以示神速使知共之振矣乃從阮之臺畔與

言出降見其已遁矣而小醜不足為慮故遂

十

還師也陟我高岡以下皆既還而諭密之詞

也蓋使之無陳師于我陵之阿無飲水于我

泉之池且自度岐周之地乃為根本此亦靖

此終上章伐密之事舊說以度鮮原居岐陽

為從都程邑則與上文舊說以度鮮原居岐

附會者也後儒因以漢扶風安陵即今之咸陽縣又或以程為軍郭之郭亦皆臆說耳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切

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

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正說子說為上帝之自稱也懷春念也明德

諸夏人自服也則法也詢謀也怨耦曰仇兄諸

弟同姓之國也鉤援也梯也所以鉤引上城

名在陝西平安府郭縣城也其也崇墉王

唐詩世學卷二十五

上

于美里天下諸侯咸為之請紂乃散文王賜
之弓矢缺得專征伐又命紂之曰崇侯虎
王作豐邑言上乃春念文王而紂其德天
微不暴著其形逆又藍呂氏不作昭明以
故又命之以伐崇逆又藍呂氏不作昭明
不形而功無逆與天同體而已此與文王
兵以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色則不事
考補不長夏氏曰則不聲以色則不事
也後集崔氏曰則不聲以色則不事
公希已命王季為西伯其得尊復散之命
王國之耳惟美里七年無征受復散之命
伐崇特復其舊也或以帝指紂蓋紂不
聲以色故進其舊也或以帝指紂蓋紂不
紂之所不能言伐崇雖出紂命紂人順帝
寔上帝監文王之德而紂命紂人順帝

七年之因一旦釋之而賜以專征蓋非天
其哀乎史記崇侯虎墳西伯故有美里之
問天等以美女奇物善馬獻紂大說乃釋
之而命以成崇此乃戰國以來誣聖人之
邪說也

續考或云夏當作獺革皮鞭也亦牽強之說

畔援無彭山季氏曰夏謂修大革謂更即無

故曰伐之方文王之意崇侯虎民已甚世所共

當伐而伐之非私意怒也故皆以希謂發之見

則長字當平敘

臨衝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音安是

唐詩世學卷二十五

上

崇墉此者仇是肆是伐毛本作是是劉作絕是

忽四方以無拂

正說束子曰問者而執問之言高大也執

誠利耳也軍法獲者而執問之言高大也執

安外不輕暴也征之而類將出師祭上帝也

于外不輕暴也征之而類將出師祭上帝也

黃帝及蚩尤也致其至也附使之來附者謂

也春之伐也文王伐崇三不降也城修德而

復伐之固聖而致附者而四方無不順服徐

及終不祀則陳兵以威之而四方無不順服

之弱也始攻之則天誅附而之也非力不足也

得也故此所謂
文王之師也

考補
泰果黃氏曰是肆是伐謂大陳師旅聲

肆諸市朝亦訓為陳毛本作是伐是肆于節

不協乃傳本例寫之誤季氏固而釋為縱兵

紀律而縱其暴戾當從石經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正說
朱子曰一章二章言天命大王三章

言天命文王伐崇八章

考補
而帝之所以命文王者惟孝于武

功求其所以然者則又以帝之懷其明德

也惟其祖孫父子相傳一德是以天之眷

命有加無已及至商罪貫盈而天又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

勿亟庶民子來

正說
申公曰文王四十一一年作靈臺以齊七

始也靈臺所以設璫璣候中氣現雲物考休

微之虞築土為之田方而高曰臺營表攻作

也王不日成之不限工成之時日也亟急也言

其工成且恐煩民之力戒司趨父事不召自

來其今是以民心樂之如子趨父事不召自

考補
東萊呂氏曰文王之際國以疏滄精神

宣鄭勞逸蓋一祀一張無非事也楚椒舉曰
先王之為臺榭一祀一張無非事也楚椒舉曰
氣祥故樹度于大卒之居臺度于臨之官
其所以不奪時務者不居財用其不煩官
守之其日不廢時務者不居財用其不煩官
四時之木于是乎同之官僚之暇于是乎為之
經之營之隙于是乎成之故周詩曰始靈臺
民之國皆有其言得之矣泰泉黃氏曰天子諸侯
之國皆有其言得之矣泰泉黃氏曰天子諸侯
商以大桡以設渾天儀唐虞以真璿璣玉衡夏
戴于周始稱受命四十九年伐崇八章
靈臺蓋製舊制上以齊七政下以候中氣定
在命陝西鳳翔府鄠縣東三十里距豐宮東
五里豐水之上非文王創此臺以為游觀之意
周民便以靈名之也孟子對魏營引詩之意

但欲引靈當道而與之官亦公劉好賢大
王好色之類皆非事與之官亦公劉好賢大
為不終日而臺成非事與之官亦公劉好賢大
故名靈臺不期而古之學而應度言之穿鑿
甚矣蓋不期而古之學而應度言之穿鑿
言也庶民子來此文王之仁政而仁聞也決消曰父
母孔昭文王有仁心仁政而仁聞也決消曰父
自而日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豈指築臺之
役大如子趨父事而己哉古之為國皆築臺之
載以講武虎賁習則寇之歡奔突難制試其子
擊劍如禮樂之既習則寇之歡奔突難制試其子
難非如禮樂之既習則寇之歡奔突難制試其子
生難而後易之申奔突難而己其諸野獸習必
其所難而後易之申奔突難而己其諸野獸習必
為國苑而狗藏食人之自然若暴君廢武以
林之類也而狗藏食人之自然若暴君廢武以
靈臺之類也而狗藏食人之自然若暴君廢武以

民日夜不違暇食而思為游息乎季氏又
謂非文王不違暇食而思為游息乎季氏又
續考虞三伐皆始作重臺而少昊高陽高辛唐
下侯氣以制曆而後復于諸侯亦占天候氣以
和居都各以受四方之曆分命義仲義叔和
欽天監亦有靈臺而十三布政司府州縣
各遺制則知靈臺始於文王而
文王不為游現作臺始於明矣
王在靈園鹿攸伏鹿濯濯白鳥鶴鶴
王在靈沼於鳥物魚躍
正說靈園臺下有國所以興畜禽獸四時謀
武國以政獵之虞康壯虎伏安其所處
魯詩世學卷二十五

不驚擾也濯肥澤貌白鳥鶴鶴鳴驚之屬
鶴曰靈沼皆因靈臺而名也物滿也魚滿而
躍多而得其所以華谷嚴氏曰次章言既
善色者有見之而疾首感頷者由人心之而欣
與不樂也文王為最善說詩只民樂其有康
民心樂之耳孟子最善說詩只民樂其有康
道畫一詩意
虞業維從音賁音鼓維鏞音於論聲鼓鍾
於樂辟與豳作毛本
正說朱子曰虞植木以懸鐘磬其橫者曰柶
者業上懸鐘磬也長八尺鼓四尺中圓加三之

一驪大鐘也於數美詞論得其倫理也辟難
樂名蓋因宮制而名其樂也孔氏曰辟難
而內有孔此水亦因內有地而現也莊子以
水鏡立所以難約現者今在外而現也莊子以
難之樂也
考補東萊呂氏曰樂記曰論倫無患樂
於論鼓鐘於樂辟難鼂鼓逢逢
奏公
正說大如蟬鳴四足長文餘鳴如鼓生耶
逢鼓聲之和也甲如鍾其皮厚可冒鼓達耶
曰於古者樂師皆以替者為之見曰睪無睪子
審于音者也公事也樂之更端曰睪無睪而
之睪而知睪睪方奏其事也樂之睪無睪而
魯詩世學卷二十五

也羽
考補仁山金氏曰周本紀云文王立靈臺于
占星象望雲物故謂之二臺焉乾鑿度推紀景于
之蓋為是也辟難一則諸儒多稱文王立學謂
文王作辟難之樂一則諸儒多稱文王立學謂
之名後學遂為天子之樂散豈以其教難是樂名然
古人立學多為樂散豈以其教難是樂名然
以辟難之法
成均之義也
皆此義也
舟張辟難陰陰相八風回回鳳皇喈喈
正說舟張辟難陰陰相八風回回鳳皇喈喈
景風八風者東曰明風西曰閭風西北曰不周

此風北曰廣莫風東北曰融風鳴六應六呂此風皇靈鳴六應六律之意

考補八風論陳氏曰左氏之論八音則曰以通

其風者八風論陳氏曰左氏之論八音則曰以通

其風者八風論陳氏曰左氏之論八音則曰以通

其風者八風論陳氏曰左氏之論八音則曰以通

其風者八風論陳氏曰左氏之論八音則曰以通

其風者八風論陳氏曰左氏之論八音則曰以通

其風者八風論陳氏曰左氏之論八音則曰以通

其風者八風論陳氏曰左氏之論八音則曰以通

其風者八風論陳氏曰左氏之論八音則曰以通

其風者八風論陳氏曰左氏之論八音則曰以通

其風者八風論陳氏曰左氏之論八音則曰以通

其風者八風論陳氏曰左氏之論八音則曰以通

其風者八風論陳氏曰左氏之論八音則曰以通

其風者八風論陳氏曰左氏之論八音則曰以通

其風者八風論陳氏曰左氏之論八音則曰以通

其風者八風論陳氏曰左氏之論八音則曰以通

其風者八風論陳氏曰左氏之論八音則曰以通

其風者八風論陳氏曰左氏之論八音則曰以通

其風者八風論陳氏曰左氏之論八音則曰以通

其風者八風論陳氏曰左氏之論八音則曰以通

其風者八風論陳氏曰左氏之論八音則曰以通

其風者八風論陳氏曰左氏之論八音則曰以通

其風者八風論陳氏曰左氏之論八音則曰以通

正說難工則無言百官也蓋文王以祀樂教人其

考補荆山唐氏曰第五卷亦見尚書大傳孟

篇內四言辟雖而又舉膠膝八風者則辟難

果樂而非學聖堂占天候氣而非以游現並

明矣

續考伏生

靈臺六章二章章六句四章章四句

正說二章章四句四章章六句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

魯詩世學卷二十五

天位殷適者使不換四方

正說至公曰周公述文武受命之功以訓

也者天命之顯也忱信也明武受命之功以訓

也者天命之顯也忱信也明武受命之功以訓

也者天命之顯也忱信也明武受命之功以訓

也者天命之顯也忱信也明武受命之功以訓

也者天命之顯也忱信也明武受命之功以訓

也者天命之顯也忱信也明武受命之功以訓

也者天命之顯也忱信也明武受命之功以訓

也者天命之顯也忱信也明武受命之功以訓

也者天命之顯也忱信也明武受命之功以訓

也者天命之顯也忱信也明武受命之功以訓

也者天命之顯也忱信也明武受命之功以訓

也者天命之顯也忱信也明武受命之功以訓

方而有之者蓋天命未絕則為
天子天命既絕則為獨夫故也
執者中毛氏任者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
者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泰任有身生此
文王

正說 朱子曰執國名中中女也任執國姓也
嬪于京疊言以釋上句之意猶曰釐降二女
于滿汭嬪于虞也王季文王父名歷將言父
王之聖而連本其從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
母而已然矣曾氏曰執中氏任係于姓而言
之以為文王之配也今曰大任係其子姓而
莊惟德之行及其母也列女傳曰大任端一誠
聽惡教口不出教言生文王而明聖大任教
魯詩世學卷二十五

之以一而據百率為周宗
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
考補 泰采黃氏曰摯伯名震即易木濟震用
會王季伐鬼方者即大任之父武丁命摯師用
其爵為執侯王季亦受命為牧師矣身即湯
武身之謂胎教者是大任身有美德故生有聖子
即所謂胎教者是也舊說以懷孕言亦淺之
其知持矣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
不回以受方國
正說 小心翼、恭慎之貌即前篇之所謂敬
也方國四方
來之國也附

考補 慶源補氏曰昭事上帝言文王之敬洞
又福自然集終而對越上帝也如此則威大
回曲之時所以又受四方來附之國也一
有回曲則此心便息此理便
絕天人上下皆不相管攝矣

天監 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集天作之合在
洽之陽在渭之渙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載

正說 監視集就載年合祀也洽水名在馮翊
也嘉禮也大邦華國也子大昭也朱子曰
將言武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天
之監照寔在于下其命既集于周矣故于文
王之初年而配然其配所以洽陽渭渙當文
王將昏之期而大邦有子
也蓋曰非人之所能為矣定
魯詩世學卷二十五

大邦有子倪 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
造舟為梁 毛本顯其光

正說 倪譬也妹配也文禮也祥吉也朱子曰
作梁橋也作船于水之北而加板于其上以
通行者即今之浮橋也傳曰天子造舟諸侯
造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張子曰造舟者為
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為天子之禮也
考補 倪天之妹即上章天作之合之意也言
也丕顯其光者言造舟以為之梁遂定一代
天子之制乃大顯其輝光以昭示後世也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續女維莘長

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正說 朱子曰維繼也華國名長子長女大娼也右助變味也言天既命文王而文王又生武

而克端大任之女事者維此華國以其長女未嫁于我之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保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音毛本貳爾心

正說 旅衆也會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机用林矢陳也牧野在紂都朝歌南七十里侯亦維也女商皆指武王母禁止之辭貳疑也言武王伐紂之時衆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于牧野則維我之師為有興起之勢耳然

魯詩世學卷三十五

廿

心猶有所疑也故從征之諸侯勉之曰上帝臨女毋貳爾心蓋知天命之必然而贊其決也者

考補 泰泉黃氏曰武王之疑蓋如成湯放桀贊其決是時八百諸侯及庸蜀羌髡微盧彭

而取之非矣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元彭維師尚父時鷹揚亮毛本彼武王肆伐大商會龜作朝清

明 正說 朱子曰洋洋寬大之貌檀堅木宜為車

者也煌煌鮮明貌騶馬白腹曰騶彭

強威貌師大帥尚呂尚父其字封齊侯也曰太公望揚如鷹之飛揚而將擊言其猛也亮佐也此章言武王師衆之盛將帥之賢伐商以

考補 泰泉黃氏曰武王大會八百諸侯及庸

魯詩世學卷三十五

廿

正說 朱子曰此詩八章以六句八句相間

考補 泰泉黃氏曰終首篇之意蓋因發武王歌或

禮樂也幾知 續考 泰泉文公十八年秋公子遂叔孫得

首謀而行父成之及培父敗乃獨歸罪于

耳達

文王有聲通音駿有聲通求厥宣通觀厥成文

王烝哉

正說 申公曰周公述文王武王遺都豐鎬以訓嗣

亦君之言得衆而爲君也通述顯大也烝衆也蓋以

烝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

正說 朱子曰伐崇事見前皇矣篇作邑徙都

魯詩世學卷三十五

廿五

築城伊瀆作豐伊匹匪棘同其猷作欲本通追

來孝王后烝哉

正說 漢城濤也鄭氏曰方十里爲成成間有

王后即指文王父王營豐邑之城因舊濤爲

王公伊瀆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

后烝哉

正說 王文王公八州之君也曷曰王公哉陰

以文王爲羽翼也其

考補 泰泉黃氏曰濯爲明白者濯如江漢以

白而先濯者明以言王公者當是時天下畏

紂之虐思戴于周文王乃曉然示天下以作

業之有在矣莫不洗心六州之君亦曉然知王

汝濱曰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之憂孔通三代

之得天下未嘗不光明正大豈若曾孫等狐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

烝哉

正說 朱子曰豐水東流徑豐邑之東入渭而

魯詩世學卷三十五

廿五

也辟君也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故四方得

也之時 以東同于此而以武王爲君此武王未作鎬

考補 豐城朱氏曰豐水東注言其水勢之順

順而有以見神禹之功即人心之合即水勢之

見人王之德則武王不惟近無愧文王而且

遠無愧于

續考 鄭氏曰豐水西流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

高有導渭自爲氣同穴東會于豐水東注于河

豐水之渭東注于河希王世紀豐鎬皆在長

鎬京辟難作毛本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皇王烝哉

正說

朱子曰獨京武王所營也在此豐水東去
講學行禮而天下自服也張子曰周家自后
稷居郛公劉居豳大王邑岐而文王則遷于
豐至武王又居於鎬當是時民之歸者日衆
其地有不能容不得遷也重臺群難文王
之學也鎬京無思不順心服也鎬京即今陝西
西安府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適正之武王成之武王

烝哉

正說

朱子曰考稽宅居正決也成之作邑居
也豐城朱氏曰武王之遷鎬非以徇一
也
書詩世學卷二十五

己之私也考之于卜以定其宅高雖龜為
能致其決維武王為能成其事則武王之遷
國將上以承天意而下以順民前以成先
王之志而後以顯無窮之基也信乎其克君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

王烝哉

正說

此章與七芑義名仕事詒遺燕翼輔
以起興也子成也王鎬京猶在豐水下流故取
芑且生之矣武王之為君也豈無所事哉詒
厥孫謀以燕翼子則武王之為君也謀及其
孫則子孫其安而得其輔王如鳥之有翼矣
考補子孫也小序言武王繼伐而此詩未嘗

一書及武王之功伐何耶定都而無思不服
也詩人之作蓋有本末具載精粗兼舉者矣
亦有言其意而畧其事者矣不可以一體求
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正說朱子曰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于武
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續無思不服而已蓋
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于武而武王之
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朱子曰鄭譜以
文王大明縣械櫜早麓思齊皇矣靈臺下
武文王有聲為文武時詩然文王首句即
云文王在上即非文王之詩矣又曰無念
爾祖則非武王之詩矣大明有聲并言文
武者非一安得為文武之時所作乎蓋正

書詩世學卷二十五

共

皆成王周公以後之詩但此數篇皆為
述文武之德故譜因之而誤耳按毛本亦
皆錯亂所分之作供本臆見况康成之謬
尤有不足言者故豐氏諸說悉以中公傳
本為定

數毛本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

泥戚戚兄弟莫遠具邇作毛本或肆之筵或

授之几

正說

申公曰天子祭畢而燕父兄者老之詩
勿戒止之詞也苞甲而未折也體成形也泥
泥柔澤貌戚戚親也莫猶勿也具供也邇近
肆陳也言敷設行葦而牛羊勿踐履則方苞
方休而葉泥矣戚戚兄弟莫遠具邇則

或肆之筵而或授之几矣此方言其間無設
席之初而殷勤篤厚之意猶然已見于言語
之外矣東萊呂氏曰數彼行葦其可使牛羊
踐履之乎而戚戚兄弟其可踐踈遠而不親
乎近之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
醢音醢以薦或燔或炙嘉作毛本殺脾音臠刺音或
歌或号音岳

正說此下三章皆賦也鄭氏曰鋪陳曰筵籍
也相續代而侍者言不之使也進酒于客
曰獻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醢客受而
始飲之多汁者也潘用肉炙用肝陳口上肉

魯詩世學卷二十五

艾

也歌者食于琴瑟也徒擊鼓曰号此
章言侍御飲食歡樂之盛也
雕毛本弓既堅四錡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
賢雕弓既勾既挾四錡四錡如樹序賓以無

作毛本

正說朱子曰雕画也天子雕弓堅猶勁也
在二金鏃三羽矢也鈞參平者謂參分也
釋也謂發矢也均皆中也賢射多中則日
曰某賢子某若于純奇則日奇均則日左
均某賢子某若于純奇則日奇均則日左
換四侯則不偏釋矣如樹如手就樹之三
而堅正也不像散也今弟子射所謂無
教也射以中多為高也或以不侮為德此
者也射以中多為高也或以不侮為德此

燕而射以
為樂也射
考補荀子曰天子雕弓矢諸侯以五絲為大
侯則雕弓矢諸侯以五絲為大

魯孫維主酒醴維醕音醕以不侮為德也
以無侮所謂以不侮為德也
皆使人屬矢不親揆也丘氏曰東萊呂氏曰
則使屬矢不親揆也丘氏曰東萊呂氏曰
之矣按大射禮一矢三今言揆一箇謂故知
也射禮每故揆一矢三今言揆一箇謂故知
射用四矢故揆一矢三今言揆一箇謂故知
則已編氏曰射禮三揆一箇謂故知
勝也鄭氏曰射禮三揆一箇謂故知
勝也鄭氏曰射禮三揆一箇謂故知

魯詩世學卷二十五

艾

考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正說朱子曰曾孫主祭者也稱今祭畢而樂
六寸柄長三尺而稱之也醕厚也大斗五升
考人之稱長三尺而稱之也醕厚也大斗五升
器物之稱長三尺而稱之也醕厚也大斗五升
則背有銘文引導無翼輔皆此類也皆頌禱以
欲其飲此酒而得老壽又相引導頌禱以享
壽其飲此酒而得老壽又相引導頌禱以享
景福也
考補荀子曰天子雕弓矢諸侯以五絲為大
侯則雕弓矢諸侯以五絲為大
公且用新眉壽考公考公考公考公考公考公
六月初吉丁亥用新眉壽考公考公考公考公
多福用新眉壽考公考公考公考公考公考公

魯詩世學卷二十五終

魯詩世學卷二十五

光

尚盤銘曰惟正月初吉丁亥卯仲之孫伯永
寶用之孔氏曰老人氣衰
皮膚消瘠皆若鮐魚也

行葦四章章八句

正說朱子曰元七章二章二章六句五章章
五典四句鄭八章二章二章六句五章章
章有起興而無所興皆誤由不知叶韻鄭首
體音韻之鄭故也今考魯詩分章與朱傳
正同蓋十二世祖大夫公以家藏三休石
今從之且慈用朱傳云

魯詩世學卷二十六

大正此卷六篇卷一以上皆成王時周
公所定大武一篇乃康王時作也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正說申公曰王族與燕會行葦之詩全篇皆
大也眉山蘇氏曰周自文武至于成王而天
下平無所復事故君子作詩言王與群臣祭
之而德思澤充足故願其萬年介爾昭明
既醉以酒爾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正說朱子曰穀祖寔大也將行也亦奉持而進
甫謂昭明為明德蓋有
是德斯景福之本也
魯詩世學卷二十六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傲公尸嘉告

正說融明之威也朗虛明也令終善終也傲
祖公劉高國也國以公德而報發大王為皇
考而稱王季為祖考廟其尸皆服王上為九章之
服而稱天子十二章之服而稱王尸為今廟其
尸以尊服天子之詞鄭氏言公尸之尊者是也
朱子曰嘉告以善言告之謂敬也蓋欲善
其終者必善其始今國未終而既
有其始矣于是公尸以此告之
考補而燕臣下報上頌禱之詞也自公尸祭畢
告至卒章皆追道祭之
受福以明頌禱之實也
其告維何遠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正說 朱子曰靜嘉清潔而美也朋友指賓客
汝之祭記蓬豆之薦皆靜嘉矣而朋友相攝
佐者又皆有威儀當神意也自此至於終篇皆
述尸告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正說 朱子曰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
儀既得其時又有嗣孝子以舉其孝子之孝誠
而不竭則宜永錫爾以善矣東萊呂氏曰君
子既孝而嗣子又孝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
又曰祭祀之終有嗣孝其所以致其傳傳祖
考德澤之意深矣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 君子萬年永錫祚

毛本作 壺音個

胤

正說 朱子曰宮中巷謂之胤言深遠而嚴肅
也祚福祿也胤子孫也錫之善莫大

考補 餘姚氏曰宮中鄉道上象岐道入
宮中象垣下象宮外象間架作壺

此子 胤即非也八章言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即胤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正說 鄭氏曰被覆被也毛氏曰僕附也朱子
天祿而為天命之所附
屬下章乃言子孫之事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正說 朱子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也子孫

既醉八章章四句

既醉 伊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肴
既醇伊在涇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清爾肴

正說 中公曰此祭之明日解而宵尸之樂全
文江東呼為醵醵白鵠而小長尾青背上有
見谷風公尸見既醉則在涇矣公尸則來
譽者之遠聞也言既醉則公尸燕飲而福祿來
燕來寧矣酒清肴馨則公尸燕飲而福祿來

魯詩世學卷二十六

考補 舊說周稱王而尸且曰公尸蓋因其舊
非也王稱之祭掃而為大禘子明堂其配帝

者后 禮公而無尸堂上惟后向公尸以昭穆
主于室中而無尸堂上惟后向公尸以昭穆

廟 亦公尸而已時祭則后稷自以公尸居大
以公尸居考廟王季以公尸居考廟文王

醉 與公尸居考廟王季以公尸居考廟文王
疑此以尊統界之義也而鄭氏之說可為獨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肴既嘉

公尸燕飲福祿來為

正說 朱子曰為

鳧驚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濟爾肴伊脯

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正說 朱子曰渚水中高地濟酒之渚

鳧驚在渚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

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宗

正說 毛氏曰渚水會也小水入大水也朱子

而高

魯詩世學卷二十六

鳧驚在豐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

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正說 歐陽氏曰豐者水涯岐山間兩岬深若門

渚無章言各不同者謂水鳥在水中或水傍

也故不得其所耳毛氏曰重和悅也飲樂

王自今無有後危也

續考 劉氏名昭梁刻

鳧驚五章章六句

嘉作本 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正說 申公曰此公尸美王著之詞全篇賦也

也人在位者也申重也言王指王者之德既宜民人

而受天祿矣而天之于王猶及獲眷顧之不

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

疑此即公尸之所以答鳧驚者也

于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

正說 鄭氏曰千求也十萬曰億朱子曰穆

至也率循也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言王

穆王是以連先王之法者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能率由群匹受

福無疆四方之綱

正說 朱子曰抑、密也秩、有常也匹類也

任眾賢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

綱此與下章皆稱願其子孫之詞也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鮮

切集 于位民之攸暨

正說 統之猶此也董氏曰大作綱大作紀綱為

曰辟情聖息也言人君能細紀四方而臣下

解于位而為民所安也大夫友內史友則朋友

云友那家君酒誥曰大夫友內史友則朋友

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君燕之時所養者急

嘉樂四章章六句

考補 安成劉氏曰首章之言乃一詩之大旨二章之不忘三章之威儀德

晉所以爲類。今德也。三章四方之綱。四章之無怨無惡。率由群臣。四章之燕及朋友。于天子所以宜人也。至于二章之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皇、宜、君、宜、王、三章之受福無疆者。又皆所謂受祿于天而自天申之者也。

洞酌彼行潦挹攝音彼注茲可以飭餼煇音分豈弟

魯詩世學卷二十六

六

君子民之父母

正說舊說以為召廉公戒成王之詩三章皆
行道與也洞達之行潦餽餽也蒸米一熟
而以水沃之乃再蒸也餽餽餽也君子指王
朱子曰遠酌彼行潦挹之餽餽餽也君子指王
尚可以餽餽餽也弟君子豈不為民之父母乎
民峭之如父母則皇天親之饗之矣表記孔
子曰豈以強散之弟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
尊母之親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
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眉山蘇氏曰雖行潦
汚賤之水苟挹之于彼而注之于此則遂可
以餽餽孟子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
祀上帝此所
以為戒成王
考補慶源輔氏曰表記以成民之材而言大
學以休民之心而言也既有以成其才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蠹音雷豈弟君子

民之攸歸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濯漑蓋音豈弟君子

民之攸暨

正說
洗滌也亦

洞酌三章章五句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

矢其音

魯詩世學卷二十六

x

正說 朱子曰召康公從成王游歌于卷阿之賦也卷曲也大陵曰阿豈弟君子指王也飄風曰阿豈弟君子

考補 東萊呂氏曰此章具賦比興三義其作詩之由當從朱子其因卷阿飄風而發典當從毛氏以卷阿飄風而興求賢因以虛中屈體化養萬物為比則當如鄭氏王氏之說也三說相須其義始備

亦莫如太和盛治之時曷以其可樂而又可慮也蓋太和盛治之時以三光則得其明以四時則得其序是誠可樂也然極治而不戒則亂亦于此乎起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謂治可保其常不亂乎此其所以有桑陶之靡歌周所以有召公之卷阿也

泮毛本渙毛本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

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音苒矣

正說 東萊呂氏曰泮渙優游皆閑暇之意君謂也性者人生至善之理命于天而具于心者也中庸言性至善之理命于天而具于心之謂也前終也自此章以下皆召公使其性即此之詞也國家閑暇君臣游衍可謂泮渙而優歌游矣所謂勉乎成王者惟充其性以先公之克終而己俾爾者視詞也彌爾性者視其進益成就至于無虧闕之地也似先公不忘舊也周之尊老故其視成王速本先公不忘舊也戒之也

爾土宇切畋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

魯詩世學卷二十六

八

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正說 朱子曰畋章大明也東萊呂氏曰成王承文武之緒其土宇大而且著其厚甚大不可以有加矣唯視王擴充其天性之善而已蓋天子者天地山川鬼神之主也苟以遠欲虧其性則天位難保將無以主百神矣上二句歎而美之下三句祝而戒之也

爾受命長矣弟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

爾性純嘏爾常矣

正說 命天長久弟祿康安純嘏亦福常矣今王能盡其性則將

益享其大福于無窮矣

考補 東萊呂氏曰自三章至此章皆嘆美祝戒之詞雖未及于求賢然成王所以補

爾性而倡先公主百神而常純嘏者果何以教之哉其意蓋在其中矣朱傳曰彌終也性命也言使王終其壽命也以性為命文義既盡施于此章受命長矣尤為重複不若東萊盡性之說乃正

有馮音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

方為綱

正說 有馮謂可為依者有翼謂可為輔者孝者導其前也以翼者相其左右也則法也東萊呂氏曰是詩雖或求賢然詠歌以道之故其禮從容不迫至此章始明言賢者之為有馮有翼自成王言之也成王之左右前後當有所馮依有所輔翼必多得有孝者有德者而後可以引以翼自賢者言之也有孝

魯詩世學卷二十六

九

有德之尺在王左右以引以翼然後王德罔愆可以為四方之法也蓋人主常與德祥為之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德祥為之消其邪日改月化有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跡而宣王之在周者唯云張仲孝友而蕭望之亦謂張敞材輕非師傳之器皆此意也孔子對哀公曰君若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事長思事長不可以不知天此言德者修身也孝者事親也而有翼以引以翼者知人也上三言綱顯顯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顯顯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

方為綱

正說 朱子曰承上章而言得馮翼孝德之助如此度源輔氏曰顯、印、體貌之尊

子

魯詩世學卷二十六

義之興也

子使嬖于庶人

古鳳字也

洛 齊 之 心

所謂取

善集

魯詩世學卷二十六

子之重

多維

載者也

十一

言
湖
生

大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

正說 中曰康公祝成王而受釐陳成之詩
克商而作樂以象其功然周之所以樂名武王
下者寔賴于武王故曰大武維周也父子相
繼為世指王即三后也三后文王武王成王
也王指康王配對也謂康王繼其位以對三
后也京鎬京即康王之所謂康王繼其位以對三
成王之德故追叙周之所以得天下成于大
武之功然武寔繼文而成又繼武所謂世有
哲王而三后在天也今王固是得武以繼其位
而居是鎬京耳宋萊呂氏曰武王一戎衣而
天下大定其樂曰大武故言周王業之成必
曰武

魯詩世學卷二十六

主

續考 康王名釗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正說 世德三后之德也永長也命天命成王
子之位而居是京當思三后之德而對越在天者
圖也蓋成王誠能繼
文武之德故耳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正說 武則皆法也言成王所以誠能繼文武
之德而為法于天下者以其孝思之不
忘耳豈非今王之
所當取法也哉
婿 茲一人應侯脊 毛本德永言孝思昭哉

嗣服

正說 應侯志之應是也侯維服如五服之服
謂有天下也言天下之人所以愛戴乎天子
而天子所以不廢乎人心者亦惟慎修厥德
故必承其德之孝思而不忘斯能昭顯其善
服而世世嗣大歷
考補 德即世德作求之德毛孔鄭取信淮南
子以春為慎而反疑石經定本為誤謬
之甚

昭哉 毛本來御作毛本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
天之祜

魯詩世學卷二十六

主

正說 昭哉承上章而言來謂嗣王御時也
所以臨天下者維在斯年永荷天之祜而不
替矣

考補 或疑成王乃康王之父而何以謂之祖
之頃而為受釐陳成之雅雖始作于康王之
命而通用于一代後王之祭蓋廟則親盡而
祧于懿王之世主則藏之文世室而賢
賢之端遠乎報王為秦所滅而後已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遑有佐

正說 朱子曰賀朝賀也避何通佐
助也蓋曰豈不有助云耳
大武六章章四句

正說此詩受璽之意在成王之享一於見
德作永言孝思二禧而末復二章反實
丁寧而所以勉乎成王之意蓋深矣
本詩在文王不覺其誤于宣王之後文王有
聲之前諸儒不覺其誤于宣王之後文王有
武王能成此美者之命曰二天受之成王
不可不康頤此篇三篇之數曰二天受之成王
成王而陳其則此篇三篇之數曰二天受之成王
成王而陳其則此篇三篇之數曰二天受之成王
下者武王之詞以爲永祥矣况毛氏誤之祀
之說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
那說皆由不考石經古文之故也

大正十有八篇百八章七百三十三

正說三城漢四章章度五思齊六生民之
七章生民一竹第二阮時三危驚四假民之
五章劉六洞酌七卷阿八錯簡無
序章字調端今悉以石經定之

魯詩世學卷二十七

大正續

正說此卷六篇皆宣王時詩亦奏之朝會以
抑柔柔之後而謂
之變文正非也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

何辜今之人天降喪

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

正說申公曰宣王憂旱之時全篇皆賦也
想于天之詞如此傳見城濮昭光明也
隨天而轉也

考補天將而漢若永之精而南者雲之施也
漢而占之也天漢起于東方星南而沒其
四旋之度也今曰雲漢昭回則其非而之候
可知矣王之憂石云遇此雲漢昭回則其
歎傷人之無憂而遇此雲漢昭回則其非
大曰王之於無憂而遇此雲漢昭回則其
能自已之誠所以消災弭禍之人此家於
舉言于神無不求也靡愛斯牲于也靡不
用也主璧既卒言群祀備舉而于王無所
也而何主璧既卒言群祀備舉而于王無所
以蒼璧禮天黃琬禮地以青圭禮東方廣
禮有節以祀天向主祀日月星辰瑞氣以
主祀先王主璧以祀日月星辰瑞氣以

山川皆祭神所用

早既大甚甚蘊隆蟻蟻毛本作不腴作珍種本

祀自郊祖宮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

上帝不臨耗斁毛本作下土寧丁我躬

正說也蘊者海身之鬱積也隆者蟻火之驕亢

者也郊祀天也宮宗廟也上祭天神即郊也

下祭地神大社也奠者置之於地以祭酒食

祝冊之屬也瘞者埋之於土祭畢凡幣帛什

物皆焚之此其理也宗尊也先勝也言

下無不禮祀矣在宮之神莫莫于后稷固言

也其力足以勝災救民而不肯顧臨于我

無事之民寧使我躬獨當其禍無使人

人補其患也遂宣王愆天之詞如此

考補郊北郊國丘也示者期王者祭地之禮

則通天下之社王社至社祭我內山川大社

子中廟章句曰郊祭天社祭地國丘社方澤

早既大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

勅毛本民靡有子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

相畏先祖于摧音崔

正說推求知也言不可推求而知其政也抗

恐懼業也憂危也如霆如雷言憂懼

之甚如臂歷之擊其上也子孫若臂號遺餘

也我代宣王我之遺者也言文王之後周之餘民

無復有半身之遺者而天又降此旱災將使

我亦不見遺矣言先祖將自此而滅也蓋靡

有子遺將其民之不可保矣先祖于推將宗社之不可保

身之不可保矣先祖于推將宗社之不可保

考補說文子从子關右臂

早既大甚則不可阻焚焚毛本作爰爰云我無

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

母先祖寧胡忍予

正說阻止也羣也早氣炎也焚氣也無所無

也羣公先正月令所謂仲春雲化百辟卿士

有蓋于民以祈穀實者也孔氏曰正者長也

先世為官之長上公以下句龍后稷之類先

子曰子率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先

祖則以恩望之矣所

早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音虐如懷音懷如焚

我心憚暑憂心如焚毛本作旱羣公先正則不我聞

昊天上帝寧俾我遷毛本作遷

正說滌山無草木川無水泉如滌而除之

長二三尺祖身而日在頂上走如風名龍

一名旱母所見之國大旱蓋魃之類也眉山蘇氏

早考生矣而莫之答故曰苟我之心不善不
當天心則願棄位而去以避賢者無以我故
若廢民也孟子云民為重社稷次
也君為輕宣王可謂知所輕重矣

早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瘕我以早懣不知
其故祈年孔夙方禋作毛本不莫耆昊天上帝則
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正說畏不敢也眉山蘇氏曰始以早故故款
愚非人主之義故聖賢既不以高棄位以避憂
孟子曰瘕病懣懣也祈年益壽祈報于上帝
曰社王禋天子歲內之土神也莫既也疊山
謝氏曰古之聖王無一日不為民慮稼于上
均預祈來年于天宗農之始耕先祈穀于上
音詩世學卷二十七

帝春祈社稷已願百穀之堅實故報社稷又
願嗣歲之豐登祈望孔昭不其愆也慶源輔氏
曰切卑瘕我以早曾不知其愆也愆則孔夙
方禋則不莫耆自反之詞也愆度也愆度也
言我雖日不莫耆自反之詞也愆度也愆度也
故我雖日不莫耆自反之詞也愆度也愆度也
考補也其禮于夏禋祭天之下地祇即方漢
道之始王禋止祭歲內之土神春秋
二孟竹之以百穀養生而秋盛也

早既大甚散作毛本無友紀鞠哉庶正疚哉冢宰
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

毛本
作印
昊天云如何瘕作毛本

正說友聚貌也昊天云如何瘕作毛本
子曰鞠窮也唐正眾官之長也趣馬掌

馬之官師凡掌兵以守王門者膳夫掌食之
官也載馮年穀不登則趣馬不耕師氏祀其
不耕大矣不食祭事不登則趣馬不耕師氏
無不日言止言謂臣無一人不周也百姓者
呂氏曰言止言謂臣無一人不周也百姓者
書無日言止言謂臣無一人不周也百姓者
子之德大不謂然則口集理理理理理理
但之德大不謂然則口集理理理理理理
瞻仰作毛本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格作毛本
無贏者大命近止無爾爾成何求為聲我以疾

庶正瞻仰昊天曷惠其寧作毛本
正說瞻明貌也瞻仰昊天曷惠其寧作毛本
長也永罪謂曠廢也孔氏曰宣王以久
音詩世學卷二十七

早之故瞻望仰視于昊天惟見明明之
眾星未布而微也蓋與首章雲漢昭回同意
視而侯王以昭格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玩
誠而助王以昭格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玩
格者而侯王以昭格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玩
眾官之有表耳于是語終又仰天而想之曰
果何時而惠我以寧乎眉山蘇氏曰未布民
不望而眾官宜者張子曰不敢必云爾
言而者眾官宜者張子曰不敢必云爾

雲漢八章章八句
正說東萊呂氏曰宣王之小正始於六月
也無是心矣
考補春秋襄公五年桓王之十二年也書
得者是功武

粵詩心學卷二十七

前下同

子蕃四

于天下

功

魯詩世學卷二十七

七

公之

二、金定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俎其城寢廟既成既成

貌貌王錫申伯四牡騶騶鉤膺濯濯

正說三山李氏曰申伯之功召伯之功乃

子曰：做始作也。我仁張觀臨仁壯觀灌仁光
明貌。孔氏曰：鈞，齊樊釐也。鈞者，馬要領之金
鈞，齊有謂齊上有偏謂齊有樊釐也。按巾車
金路鈞齊樊釐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
得此賜者，以其命為
侯伯，故得車如公。

王遣申伯路車乘去聲馮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

爾不作毛介圭以作爾寶往記延延王舅南土

是寶

正說乘馬四馬也鄭氏曰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有大路四馬之賜且命之曰我謀

汝之所處無如南方之最善孔氏曰小大也
蓋長尺二寸謂之小寶蓋諸侯之寶也
瑞也諸侯之寶也
分異姓也
常禮也
詔誥誦曰
者也
爵者
外
申
伯

保寧也安也六
語背命違之詞
考補東萊呂氏曰介主在用官雖天子之所
請候之瑞生蓋小之為言大也詩人將美文
其主而稱之非用官之亦主也退從己從退

亦作已曹風彼記之子
又作忌鄒風示善射忌

申伯信邁王賤者于都音毛申伯還南謝于

誠歸王命召伯作毛徹強本印伯以土時畫其
張張音

式端其行

正說鄧氏曰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申在鎬

京之產南台錢近中望不既受命王錢運通
視岐周改錢之於鄣申怕還而謝于誠歸
古人例而復通申故安石曰王既錢之則申伯
於是寔歸其國矣故言信邁誠歸見王之數
留難于竹之不果也故鄭氏曰時積穰穰式

賦稅諸其饑艱使廬市有止宿之安堵故罷
督詩世學卷二十七
九

使中作無
留竹也

下
系
耶
來
矣
而
風
翔
府
為
都
縣
王
安

考補石曰前曰徵申伯土田乃始量之耳今

則其盡定矣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嘽嘽灘周邦咸喜我

毛本有良翰丕毛本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

案

正說卷之五 盛貌良賢良翰羽翼也言中伯翳封于

王之羽翼矣至大元長憲法也言中伯能好

輔佐宣王也。

考補元本我作或不皆傳寫之謬也鄭
將女為我者章強附會之甚若非石經尚存
殆將世理其謬窮天地而莫覺其非矣此章
三句叶韵泰季斯刻石泰山頌碑
山頌之衆頌會猶頌蓋本于此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據此萬邦聞于四國吉

父毛本作頌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正說書曰沈潛則先武勇此言柔順見其金德
也標治也孔氏曰以此頌直之德據服萬方
不順之國使之皆順其聲達于四方也吉父
字始姓尹氏周卿士也誦者工司讀之以為
樂也碩大風聲聳達也此詩言父所作而末
乃自矜如此河漢孟宣王之世太師來之以
續大正容有能文之士潤色之者矣孔氏曰
魯詩世學卷二十七

考父之先世為尹官因氏滿王氏曰此雅也
而雅之風則以詞不達功而能感動人之善
心故謂之風也木葉呂氏曰蓋持也
六義是篇雖雅其間固有風之體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正說新安胡氏曰崧高泰苗相來稷黍苗
送中伯雖美申伯多遠王命此正有小大
之別也又孔氏云申伯有德宣王託任之
美中伯亦所以美宣王之盛以太師米之以
續大正著夫中興君臣之盛以昭天下垂
法後
王也
考補族宣王中興初政宣王申姜由助
前之謀不入而有十里之敗然則夫子錄
此詩者抑以見宣后之賢哉不然則申之

封何異乎王之成謝之
城何異昔乎公城祀我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彞彞好聲是懿德天
監有周昭格毛本作于下保茲天子生中作毛本

父毛本作

正說朱子曰宣王命樊侯築于齊而尹吉父
執桑常焚美監視昭昭格至保枯也中樊侯
之氏山父美字也天生烝民有是物必有是
則孟自百骸光靈年歲而達之君臣父子
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
視之明聽之聰是也德之泰言之順若臣有義
父之有親之類是也德者乃民所執之常性故
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而況天之監視有周
能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下故保之而富之
魯詩世學卷二十七

生此賢佐曰中山父為則所以理其秀氣而
金其美德者又非詩如兄民而已也若孔子
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彜也故好是懿德而彞
之說其旨深矣
考補賦字使氏曰天之生人氣以成形理亦
也力性之確然有定者物之理之則自性之
執然有常者言之謂之彞彞好聲是懿德天
性理於心者言之謂之彞彞好聲是懿德天
情好此德情之所發好善如此則性之本善
可知矣此言賦受性情至精至微之理三百
篇第一

中山父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

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是職

正說鄭氏曰嘉美令善儀威儀也式方勉

若順也明命王命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方勉

為呂氏曰柔嘉剛不遠其則也通其則也東

言其表裡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心翼

而指之事情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職言其德

考補則亦不吐言中山之德陽以柔嘉剛不

二章首舉之中山父之德陽以柔嘉剛不

之於高稱申伯之方其可知矣柔子曰如此

乾卦不得用耳人之資寧日有柔德勝者自

勝如剛德勝者如范文正富鄭公輩是以剛德

柔德勝只是他來得好如山父今僕令色小

心翼上都是柔但其中自有柔子不是一向

柔去者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柔嘉推則

為入德之方則不可也人之進德信要剛健

息不

王命中山父式是百辟

正說佛保也所謂保其身也

七故出承而布之而行之也

典司政本則則總領諸侯四方式云者表式儀

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正說肅王命中山父將之邦國若否

非明之也明謂明于理也

考補曰或謂中山父事宣王則保身者非全

而增損或謂孟子謂梁丘之父母不教毀傷

全非節也孟子謂梁丘之父母不教毀傷

人父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

人父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

正說人亦有言世保之也

不侮鰥寡不吐剛強也

以明哲保身柔嘉非枉道

續音葉叶音五

人父有言德賴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

人父有言德賴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

之維中山父舉之愛莫助之哀職有闕維中山父補之

正說 朱子曰輜輶儀度圖謀也哀職王職也

開也蓋言人皆言德其能舉之者則維中山父
舉也我子是以誠愛之而恨其不能助者能
蓋愛之者東桑好德之性也而不能助者能
舉與否在彼而已固無待于人之助而亦非
人之所能補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
父獨能補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
未有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
續音 助叶五切

中山父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

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中山父城彼東方

正說 朱子曰祖行祭也業業健貌捷捷疾貌

則王考遠其邑而安其若古者諸侯之居遠
治臨焉計賦公當其若王公之與九卿之守
從于王考之詩云商侯之宅在宋而後城郭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北五千里之博與地志有薄城在臨淄西
以對太公之史記則公侯之國作城又曰安
與鳩氏之始之季前國之與鳩氏又曰安
氏又國之始之季前國之與鳩氏又曰安
夏季而伯也後文公因之與鳩氏又曰安
薄如商末也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中山父徂齊式遄其歸吉

父作誦穆如清風中山永懷以慰其心

正說 鄭氏曰穆之行貌也穆深長也清風

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以其速行而有所
懷思故以此詩慰其心焉曾氏曰賦政于外
雖中山父之戰然保其心焉補王闕尤其所
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不安者尹吉父
深知之作誦而告以
遇歸所以安其心也

燕民八章章八句

奕奕 奕奕 奕奕 奕奕 奕奕 奕奕 奕奕 奕奕

受命王親命之續爾 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

夜匪解虔共爾位朕命不易翰 祖考無廢朕命夙

女 本作汝 辟 者

正說 申公曰韓侯來朝受命將歸顯父饒之

之鎮也今在同州韓城縣也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
國侯爵武王之後也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
使入見天子而聽命也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
方不來庭而為講侯也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
又我之以修其職也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考補
當龍門之南西隅漆沮經魏州三山縣而
後至郛去岐尤遠非太王遷岐所踰之梁山
孔氏謂梁山在岐山東北則郛之梁山乃為
太王之所踰耳韓國名即韓縣地當在梁
山西北武王封本侯爵其後受命為北遼州牧
成王時所封本侯爵其後受命為北遼州牧

花如錢黑而小予虎父文隱露
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采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正說 朱子曰序亦以為尹吉甫作今未有
類父錢之則申公之說信矣蓋同錢詩云

而賦詩贈行亦若吉甫之于申樊耳

江漢浮武夫滔叶者滔匪安匪游淮夷來求

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正說 申公曰召穆公帥師征淮夷之夷史籍
浮水盛貌滔順流貌淮夷之夷在淮上者

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宣王命召穆公平淮

市之夷詩人美之此章總序其事言行若莫

敢安徐而曰吾之來也惟淮夷是求是伐耳
魯詩世學卷三

皆

考補 孔氏曰為貢墻不尊淮東流為漢又東

江是為大別之南漢與江合漢也漢書地

理志大別在廬山之南廬山在淮水之

揚州之南魯僖公伐淮夷在淮水之北當淮水

之南魯僖公伐淮夷在淮水之北當淮水

之南魯僖公伐淮夷在淮水之北當淮水

之南魯僖公伐淮夷在淮水之北當淮水

之南魯僖公伐淮夷在淮水之北當淮水

之南魯僖公伐淮夷在淮水之北當淮水

北漢口是也漢口亦曰漢口亦曰夏口江東
即鄂州江夏郡也至安豐一千五百里蓋江
漢相合古今不咸東萊呂氏曰胡氏辨江
漢相合流既得之矣但去淮夷絕遠或者會
師以伐之歟

江漢湯武夫洗先洗經營四方告成于王

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正說 湯、流盛貌洗、武貌庶衆也言召公
成功于王王國衆庶無不輯定而莫

敢叛庚辛者此王心之所安也

考補 廬陵彭氏曰用兵非人主之美事不得
定庶已而與師故召公告成于王曰王國庶

氏曰首章言王師之持重二章則言告成蓋
魯詩世學卷三

淮夷望風而
服不待戰也

江漢之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徼我疆土

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正說 游水涯也虎召穆公名辟開也朱子曰

居中而為四方所取正也眉山蘇氏曰江漢

既平王命召穆公之非以急之也使之使來于正國取中

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也使之使來于正國取中

為耳召公于是疆理其地至南海而止以復

文武之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

予小子里切召公是侶毛叶養里切摩敏戎公用

錫爾祉

正說 故朱子曰旬編宣布也自江漢之游言之

康公以翼王室今汝無曰以予小子武受命惟

則當錫女以祉福之事耳能開敏武功如此

如下章所云耳此章追述王命召公之詞

考補 安成劉氏曰此章追述王命召公之詞

章所序賞賜之意

臣 匱 一 句 釐 音 爾 圭 瓚 一 句 告 于 文

人錫山川 毛 本 無 土 田 于 周 受 命 自 召 祖 命 虎

魯詩世學卷二十七

拜稽首天子萬年

正說 拒泰也贊金自中尊也釐賜圭瓚所以

土田加賜其地以廣其封也周岐周召祖亦

康公也此章序宜王賜召公策命而錫之詞

錫之拒也此章序宜王賜召公策命而錫之詞

川土田以廣其封也使其先祖康公而錫之詞

從康公受命于文王之所以來受命于岐周以

爵人必于祖廟示不敢專也朱子曰召公拜

稽首以受王命之策書人臣受恩無不可

以報謝者但言使王壽考萬人而已

考補 毛 本 以 釐 爾 句 在 前 取 文 理 之 順 而 不

而與人在世也魯詩釐田命年約甚叶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

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正說 朱子曰對答稱休美考成失陳也言

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辭以考其成且視

天子以勸其君也既又美天子之令聞而進之

意于成勸其君也既又美天子之令聞而進之

考補 藍 田 呂 氏 曰 鄭 駁 銘 云 鄭 伯 拜 稽 首 對

眉壽萬年無疆都者周大夫也其功錫命為

其考作廟器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錫命于

太廟祭之日一猷君行立于階之南南向

魯詩世學卷二十七

受書以歸而舍奠于其廟也此策命之禮所

祝天子之壽耳安成劉氏曰此章蓋亦述其

勒銘廟器之詞然上章王命召公稽穆公則欲

其于康公是倡而敏武功此章得公祝王

則願其長保令聞而陳其文德上下之情可

愛矣

江漢六章章八句

燦 毛 本 燦 明 明 王 命 師 士 南 仲 大 泰 祖 大 師 皇

父 甫 整 我 六 師 既 敬 既 戒 以 修 我 戎 修 我 戎 既

敬 既 戒 乃 惠 此 南 國

正說 申公曰宣王親征淮北之夷而歸召穆

父之官南仲見出車篇大祖始也必言南

以惠安

考補也文謝氏曰宣王命將多取之也臣何

在念慮一日用之必老成

持重不以輕易誤國事矣

續考其孫勅以功封于向今河南孟州阿陽縣

月之交所刺者孔仲

達以為一人非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

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正說尹氏吉父也蓋為內史掌冊命卿大夫

大夫之官即卿士大師司馬也成就緒功心

之次第也朱子曰王詔尹氏策命程伯休父

為司馬使之左右陳其行到淮浦而省徐

州之土蓋伐淮北徐州之夷也上章既命皇

父而此章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大師以

三公治其軍事而使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

之耳王曰命大師司馬無久留其地以惠苦

其民蓋卿士大師司馬

之功已次第將成矣

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佐毛本匪

驚匪游徐方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

正說朱子曰騷、顯也業、大也嚴威也天

言王師舒徐而安行也鄒糾縈也游遊遊也天

是天子自將以征不庭而徐人皆震動也

山蕪氏曰王之南征也人望其旗、業、之

威而不急不緩而徐方之人莫不震動如雷

舒之作于其上不違安矣豐城朱氏曰用兵之

法攻心為上徐方騷震徐方震騷難未順從

而其心矣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者如號者虎

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正說進鼓而進之也虎臣勇武之臣其猛如

布其師旅數者厚集其陣仍就也醜虜俘

也截阻也謂阻截徐夷暴橫之勢也孔氏

曰既至淮浦臨陣將戰王乃奮揚其威武如

雷之大震其數如人之勃怒其色言威儀之

可懼也即進而前其虎臣之將闕然如號

執其衆虜而俘之以阻截其暴橫之勢而

之云據臂而仍之截彼淮浦王

師之所截然不可犯之境

王旅嗾嗾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

川之流絲絲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正說孔氏曰為飛已疾翰又疾于飛如鷹

之擊衆鳥也如川如江如漢大也苞本也如山

不可動也如山喻動不可止故以川喻朱子

曰絲、不可斷也翼、不可止故以川喻朱子

也于正

考補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
如續斷之可勝故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
謀制先聲後實軍志不可奪人之心不待
在士卒訓練兵械堅良號令之賞罰尤
督之固山川形勢之宜講步騎離合之要
之治不強按陣而居以我之逸待彼之勞
飽待彼之飢其疾如風徐如林不動如山
難測如鬼此制勝之道也故曰以正合以
勝測如鬼此制勝之道也故曰以正合以
正雖銳而無恃也奇者無方以應變也奇
能相用而後可勝也故治眾如治寡非分
能相用而後可勝也故治眾如治寡非分

魯詩世學卷二十七

其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

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正說王猶王道也先信也塞允塞也謂大
來朝貢于四方也來庭也謂歸班師而歸
也朱子曰前篇召公歸師以出師告成功
反復其詞以歸功于天子言王道至大而
遠

考補蓋以武事因以為序所謂有
而必勝惟其王道之大所以不戰而自服也
始而必勝惟其王道之大所以不戰而自服也
宣王初來而信有以服其心矣宣王終而曰
為哉可以班師振旅而歸矣斯時也其武
王戰于戎而索弓矢求懿德而肆時夏之
乎故曰固以為我者我其武功之不可蹟
可以其文德之不為我者我其武功之不可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正說小序云召穆公美宣王也而朱子以

魯詩世學卷二十七

其

大正續六篇四十二章三百十句

正說諸本次序同但毛衛謀于

魯詩世學卷二十七終

魯詩世學卷二十八

大正傳

正說 此卷四篇皆厲王時詩六篇皆幽王時詩此本非用之以會朝之樂及受釐陳戒之詞也夫子特以其文體音節之相似而傳之詞也夫子特以其文體音節之相似而傳之

初則取其有益於王公之體音節之相似而傳之漢儒聚謂之變大正然編次錯亂今悉以石經定之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音

天生烝民其命匪諶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音

正說 申公曰厲王無道召穆公賦此詩以諫之全篇皆賦也

魯詩世學卷二十八

一

以見意朱子曰蕩蕩廣大貌辟易也疾威毛氏曰疾病人多重賦也威罪人矣峻刑漆猶暴虐也多辟多邪辟也謫信也言此蕩蕩命之上帝乃下民之君也今此暴虐之上帝其蓋其降命之初無有不善而人少能以其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使天命亦同克終如疾威而多辟也蓋始為極天之詞而卒自解之如此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者也能者養以致福不能者致以致禍此之謂也

考補 劉康公周定王同母弟王子季名食劉采邑也親三體石經左傳養以致福今

本作養之 以福誤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 曾是在疆禦曾是在培 音克

曾是在位曾是在服 天降愆咎德女與是力

正說 此下七章皆託為文王數紂之詞以警夏都毫盤庚之業而為天子也今曰紂言紂承湯與盤庚之業而為天子也今曰紂言紂承

之克與紂之臣也位公卿之位服暴虐之紂之時有費仲之臣也位公卿之位服暴虐之紂之時有費仲之臣也位公卿之位服暴虐之紂之時有費仲之臣也

人知厲王之將亡故為此詩紂于文王所以乃嘆殷紂者言此暴虐聚斂之臣在下非其自為之也乃汝與起此人也

力為之也乃汝與起此人也

考補 上洛亮堂今皆河南南康王字名單貴仲亮堂今皆河南南康王字名單

魯詩世學卷二十八

二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 而秉義類疆禦多懟 音流 言以對寇攘式內侯 詎 音本 侯祝 音靡 屈靡 究

正說 而亦女也義善類怨流言流不根之善類而反用此種禦之類怨流言流不根之

以人用是而親信之不知乃寇盜擄竊之徒而用人之內而親信之不知乃寇盜擄竊之徒而不知其終為害也小人聚斂以依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為害也小人聚斂以依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為害也

得此詩于義狀于

考補 敢行泰虐罪人以對書所謂商王受命

婦賊虐誅輔放點師保同奴正士斟朝涉之

方之多罪通逃自崇自長是信是使而厲王

使衛正監謗以殺言者似之宛據式內書所

謂無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史官射用費仲

之徒厚賦斂以寔鹿臺之錢益收狗馬奇物

充物宮室而厲王周禁喪公以尊利似之東

人故曰強樂多慙其間規諫諍為浮語以應

未若微仲之先為萬形客暴君之其于經旨疎

惡曲盡情狀足以為萬形客暴君之其于經旨疎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魚庖俸音于中國斂怨

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仄先本爾德不明

以無陪音無卿

正說 息休亦作吃嗜虎狼之怒聲以為狀驕矜

可怨之事而反自以為德也斂怒是背後反傷

無背無反後無卿士也言前後左右

公卿之臣皆不稱其官如無人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誨爾以酒不義從式既

懲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畫作毛本夜女

正說 飲酒變色曰酒式用也止容止也言天

從是用也哉既怨女之容止又無明無晦而

飲酒不息呼號懽呼以畫作夜未嘗視事史

言紂廣沙丘之苑釀酒于池縣肉為林藉糟

為丘為長夜之飲男女相逐其間鐘鼓之聲

十日為一夜是也

考補 孔氏曰酒者飲酒齊一之詞朱子曰以

以水取沉溺之意當為醉飲而昏醉之謂故字

在今直隸順德府平鄉縣東北二十里紂築

此臺其後衛靈公葬于此

泰始皇東巡至此而組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蟬音如沸如羹

于中國蜩音本及鬼方

正說 蜩蟬一虫而異名皆蟬也三輔以西謂

曰如蟬鳴如蜩沸皆亂意也小者大者幾于

延也鬼方遠夷之國也言

自近及遠無不怨怒也

考補 祝民山金氏曰三苗復九黎之德家為巫

之鬼方蓋自豫南偏即踰重山至鄧統為山

南又渡漢水控引雲漢江沱是為重險荆楚

在其間為九州內之夷狄一出為中國患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

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咎毛本大命以頃

作傾

正說 不時亦匪時之意若成人舊臣也典刑

舊法也言豈上帝之命果有匪時之時

我但以殷王不用舊爾正使無老成人以斷
大張次大疑然先王之舊法尚存獨不可為
扶持憑藉之資乎惟其併人與法皆莫
之取用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矣
考補國也人惟求舊無傷政殷先王所以立
興也播棄黎老格人元龜周敦敦知吉紂之所
以亡也在位罔敦感者新復在厥服周之所
以東
速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夫毛本有言顛沛毛本
之揭技葉未有害本實先蹶毛本殷鑒不遠在
夏后之世

正說 顛沛傾覆流離之意揭厥也夏后之世
謂桀之所以上也眉山蘇氏曰商周之
魯詩世學卷二十八 五

象典利未廢諸侯未叛四夷未起而其君先
為不義以自絕于天莫可救止正如大木之
蹶非以技葉之有害實由根本先絕其木乃
先隨而仆耳故鑒不遠在下蓋為文王歎紂
之罔然罔鑒之
在殷亦可知矣

蕩八章章八句

苑與彼桑柔其下侯旬將采其劉瘼者此下
民不殄心憂倉同與悅填兮倬彼昊天寧

毛本不我矜

正說 申公曰為良夫傷厲王之失國而作是
葉稱而柔澤也旬言蔭之均也劉殘瘼病珍
絕也倉悲痛兄憂感也填滿也言悲憂之念

稍滿胃中也俾明觀於周也朱子曰以桑為
比者桑之為物其葉最茂然及其采之也一
朝而盡無遺焉之漸故取以比周之盛時如
葉之茂其葉無所不編至于厲王肆行暴虐
以敗其成業王室忽為彫散如桑之既采民
大其蔭而受其病故君子憂之不絕于心悲
痛之積而無所歸咎
遂號天而怨之也
考補 伯爵良大其字周載肉諸侯也姓

四牡騤騤旃旃有翩翾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
有黎具禍以燼於焉乎有哀國步斯頻

正說 此下三章皆賦也騤有翩翾言行不息
具供也遠戾遠也步猶運也頻急感也厲王
之亂天下征伐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旌旗
魯詩世學卷二十八 六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祖何往君子
實維東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正說 蔑資助將養也疑正立自定之貌祖

將危亡天不我養居無所定國不能自安祖
無所向又無所避患莫能容于大地之間矣
若夫君子之心則固無爭于去亂之際也抑
不知誰生此危亂之階而至今為患乎蓋以
詰當時之君臣
而不斥言之耳

憂心殷殷念我土宇我生不辰毛本逢

天憚者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所觀瘠民孔棘我園

正說 土鄉土宇居宅不厭見小并俾厚也西
從之也觀見瘠病棘急園邊也述士卒之
言謂所見同行之人多病死于道路而其僅
存者樂冠于邊且運舒有之

為謀為安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彞
誰能執執逝不以濯其何能叔
正說 此章賦中有比也安慎况濯也序彞
水源子以解熱也叔善哉則齊相及至也溺
陷于水也眉山蘇氏曰王豈不為謀且慎哉

然而不得其道通所以長也而自創日滋耳
故告之以其所當憂恤之以序彞且曰誰能
執執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也猶濯之能解
于溺溺今王之所任者其何能善哉則相與
而已

考補 章中執以濯及溺皆為此體故曰賦
也賜人之物則並孔氏曰况之訓游者死訓賜
滋多故况為滋也

如彼遡風疾作亦孔之悛民有肅心并音云
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正說 此下三章皆賦也遡鄉也悛鳴也短氣
視厲王之亂進非使速及也眉山蘇氏曰君子
欲進之心皆使之曰安亂矣非吾所能及也

于是退而稼穡盡其力與民同事以代稼食
而已當是時也仕進之憂甚于稼穡之勞故
曰稼穡維寶代食維

天降喪本去穀毛亂滅我立王降此蟲賊毛本稼
穡卒痒哀痾通中國具贅音卒荒靡有呂本
振力以念穹蒼

正說 王厲王也鄭氏曰食苗根曰蟲食節
痛其皆也朱子曰積屬也言危也春稼傳曰
也言天降喪亂國已滅我新立之王矣又降
此蟲賊則我之稼穡又病而不得以代食矣
回天禍也其言滅我立王當在共和之後矣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
維彼不順自獨倬臧自有盼
正說 朱子曰惠順也順于義理也宣猷謀
尊相輔者以其能秉持其心同編謀度考擇其
則自以為善而不考眾謀自不私見而
不通眾志所以使民眩惑至于狂亂也

瞻彼中林姓華姓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
夫亦有言進退維谷

正說 此章與也姓姓衆多並行之貌譖謀毀
險也鹿性善群得食則相呼而共之慮患則
環居以禦之而朋友相譖莫能相善是鹿之

不如矣當是時君聞于上俗敗于下目傷處此之難而進退皆有險危之患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

不能胡斯畏忌

正說此章賦也朱子曰聖人炳于幾先所視而言者無遠不察愚人不不知禍之將至而反狂以喜我非不能言也如此

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能諫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

貪亂寧為荼毒

正說朱子曰迪進也忍殘忍也顧念復重寧安也荼毒名味苦氣辛能殺物謂之荼毒言不求善人而進用之其所顧念重復而而不已者乃忍心不仁之人民不堪命所以

魯詩世學卷二十八

肆行貪亂而安為荼毒也

大風有隧音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毛本為式

穀維彼不順征以中谷

正說此下二章皆與也朱子曰隧道式用穀善也大風之行有隧蓋多出于空谷之中以興下文君子小人之所行亦各有道耳

山蘇氏曰征行也垢穢也言善人之性也以用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播其穢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

其良覆俾我悻

正說朱子曰貪人指榮夷公敗類猶言圯族也王使貪人為政我以其或能聽我之

言而對之然亦知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中其心如醉由王不用善人而反使我至此悻也國語載厲王不說榮夷公為良大之言曰榮公好專利而不顧其難王室其將卑乎然則非一日之憂

考補仁山金氏曰厲王即位三十年近榮夷事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蓋謂是耳豐城

朱氏曰厲王之惡極矣而一言之蔽之曰貪也故所已惟貪也故所已惟貪也故所已惟貪也

是顧是復則其用暴虐之臣此詩所謂維彼忍心類我盜為寇則其用暴虐之臣此詩所謂維彼忍心

是強禦即忍心之謂曾是以招克即貪人之謂貪人用則必至于竭人之財竭而後國隨之以亡則君子之

而諄諄之怨起而後國隨之以亡則君子之

魯詩世學卷二十八

憂將何時而息哉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大

弋獲既之陰聲去女音子反來燄

正說此下三章皆賦也嗟爾朋友嘆息而責者故告之曰子豈不知而妄發哉如鳥之飛

弋者亦時獲之言已之往陰覆于女也汝反來加

貌我以言告汝是往陰覆于女也汝反來加

民之罔極職諒毛本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

民之回遘音職競用力

經 61-158

以安隨人則惡豈有窮極也無從說隨式遠
冠虐是防禦小人也故慎威儀以近有德是
親近賢者也徒欲防禦小人而不知親近賢
者則無以增其知微開廣其心志然欲近
賢者而須先謹其威儀威儀不謹則賢者
將望望然去之矣又豈可得而親之乎

民夫勞止汙可小惕音惠此中國俾民罔音憂

泄無從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無

毛本曰音小子而式弘大音

正說音朱子曰惕息泄去厲惡也正敗正道敗

長老若之詞下篇可見以音身言之則弘大言

以職言之則弘大言其加謹之詞也併觀下篇第

四章則所謂少年小子必厲王常時寵任之

主

也人

民夫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從

詭隨以謹繚繚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

音是用大簡音毛本

正說音繚繚小人之國結其君者也正反反于

為玉而寶愛之故我王欲以女

民勞五章章十句

正說音呂氏曰五章章之始皆言民夫勞止

言無從詭隨式遏寇虐者欲謹察小人恐

其害政也章末之言皆丁寧反復勸之

詞使之去危即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音出話不然為猷音毛本

遠靡聖管管不實于亶猷之未遠是用大簡音本

練作

正說音申公曰厲王用事之臣多懷不忠以致

板反常道也卒瘁瘁病也管管無所依也重

亦寔也朱子曰天既反其常道而下民盡病

矣而汝之出言皆不合理的為謀又不以遠其

心以為無復聖人但患己妄行而無所依據

又不寔之于誠信豈其謀之未遠而然乎故

孔乃人所為而曰上帝板板亦無所歸咎之

魯詩世學卷二十八

古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音無然泄音泄

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正說音憲憲猶欣欣自得無憂之狀蹶也國

也朱子曰輯和洽合懌莫定也辭輯而懌

則言如以先王之道矣所以民無不洽無不

定也

考補音眉山蘇氏曰大方降禍亂以傾覆國室

以服民徒以連亂而已民之不順非有異志

也畏王之無威而求以自免耳苟無欲言之

泄泄其則是主饒意孟子言泄泄猶奢也

是眾皆習于怠緩而

因循于三者之弊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毛本我即爾謀聽我若若
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正說異事者君子正直小人奸邪所為之不同也
同官曰察即就也芻蕘自得不肖

受言之貌服切于事也先民古賢聖之人芻蕘
先采薪者言我之與女雖所事有邪正之殊
然以同官之義故就女以謀事女則芻蕘自
得而莫之受矣不知我之所言乃切于事休
用之况察友乎服雖采薪之賤猶訪取其言而

天之方虐無然譴譴老夫濯濯小子蹻蹻
匪我言髦爾用其譴多將矯矯不可救藥

正說譴譴也老夫作詩者自謂也
蹻蹻也蹻蹻也老夫作詩者自謂也

魯詩世學卷二十八

九十曰髦髦、熾熾貌藥醫也眉山蘇氏曰
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誠誠以告之少者不
聽而驕之故非我老髦而妄言乃女以憂為
載耳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為也苟至于並
多則如火之熾熾而不可復救如人之病危
而不可醫治矣東萊呂氏曰舊說以小子指
王非也

天之方濟無為夸毗域儀卒迷善人載尸民

之方整毛本毛本
作整毛本毛本

茂資曾莫莫我師

正說懽懽也
懽懽也懽懽也

小人母得夸毗使威儀遠而善人不得有
所為也且民方類危哀痛而莫有救助之者
上之人終不能順其眾民之心矣

天之牖民如壞音頃
如瑋音瑋

立辟上

正說牖開明也
牖開明也猶言天啟其心也

氏曰求主為璋和也璋則成圭取求也
也取求主為璋和也璋則成圭取求也

魯詩世學卷二十八

則特言攜者以帶上文言之耳
也特言攜者以帶上文言之耳

畏

正說王氏曰
王氏曰王氏曰

也以上五者王所恃以為藩垣名朱子曰
也以上五者王所恃以為藩垣名朱子曰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

魯詩世學卷二十八

十七

白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正說 渝變也出王猶馳也游衍亦戲豫也
甚矣殆將敗也變大命而有易姓之禍矣人之怒
可以不以敬乎苟能敬天則天或有悔禍之日
如悔之復明乎語之必且及此時我乃可借爾
命之往而游衍乎語之必且及此時我乃可借爾
氏曰愛身存道修己俟時此四者聖賢延年壽
之要蓋有存于此詩之旨矣抑其
以為學亦豈外于此詩之旨矣抑其
考補 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
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
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
亦明也遂使語意重複不知詩意正謂亂極

當治如夜之有旦晦之有明天運循環無性
不復君子當敬身以俟之而已又曰變如迅
雷風烈必變之變然論語謂聖人敬天之威
而變其常節如記言雖夜必典衣冠而坐也
詩言天渝正若渝盟之渝謂天命靡常耳
即舊言其命匪謬書云天命靡常耳

板八章章八句

正說 小序云凡伯刺厲王也朱子以為同
深切耳今以篇中詩與前篇相類但責之
夫灌灌小子為篇中詩與前篇相類但責之
伯則朱子真得之矣何為其刺王乎但云凡
伯之譽尚未有之矣何為其刺王乎但云凡
歸遂安以其人寃之耳然凡伯之譽尚未有
之歲百有十七年矣詩以老夫自稱又曰
魯詩世學卷二十八

魯詩世學卷二十八

六

瞻仰

匪我言耄則作詩之時當不下八十歲人
矣至瞻仰之時幾二百歲豈其人之尚存
而猶可以充厲王六女孫之使乎瞻仰
吳以為凡伯刺厲王六女孫之使乎瞻仰
也抑民勞末章與此篇首章皆言是用大
猶當是出于一人之筆特民勞篇首章言
尤迫切且曰三十年初用祭公之時此詩
味之微矣故前篇止云小子而此篇
遂稱言髦亦可証其非一時之作也
考補 凡周公之後伯翳為桓王之卿士采
陽縣之境楚丘即其地公毅以為衛地非
案公亮于楚丘即其地公毅以為衛地非
也厲王生宣王宣王生幽王幽王生平王
平王生厲王生宣王宣王生幽王幽王生平王
毛本 昊天則不我惠作惠孔填不宣本

作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音瘵作蠹疾靡有夷屆音界作罪界不收靡有夷瘵音瘵

正說申公曰幽王嬖褒姒任奄人尹伯奇憂
火厲亂而作此詩前三章皆賦也朱子曰填
極吾網也首言昊天不惠而降亂無所歸
之詞也眉山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
無所定則受其病于是有小人為之蠹疾刑
皆民之所以病也

人有土田女音汝反有音由之人有民人女覆音覆
登毛本之此宜無舉女反收之彼宜有舉女反

說之

正說覆也收拘執而入其罪也鄭氏曰此
說亂世也如君刑罰不中皆此類也
哲夫成城哲婦音木傾城懿彼哲婦音木為臬
為鴛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時維婦

寺

正說哲猶智也城所以衛國者哲婦指褒姒
門長舌多言者階梯也寺奄人也孔氏曰寺
人防守門閭親近人主庸君以其少小慣習
朝夕給使領訪無猜憚之心恩狎有可悅之
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探知主意或

乃色和遂使迷國視奸或乃投對敏才飾詐
亡多由此作朱曰男子正位乎外為國之威威
之主故其智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外為國之威威
善無所事哲則能立國婦人以無非外為國之威威
之哲婦而反為亂蓋以其多言而能為禍
亂之梯也若是則亂室真自天降如首章之
說哉特由此婦人而已蓋其言難多而非有
文但言婦人之禍未句不兼以奄人耳豈可近哉上
者常相依而為奸不可不兼以奄人耳豈可近哉上
永叔常言官者之禍甚于女寵官者之害非
一端也女色而已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
使其一悟而去之可也官者之為禍難欲
悔其一悟而去之可也官者之為禍難欲
己其言尤為明切有國家者不可不戒事是
考補
之不孝致幽王身試國亡如鴻之不祥

朱傳但云惡龍之為訓而遺棄也司馬溫
公曰官官同權為國家患其來久矣蓋以出
入宮禁人主自初及長與之親如非如三公
六卿進見有時可嚴憚也其間復有性機像
利指言轉給善候顏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
還作之患使令則有嫌色承迎志趣受命則無
主燭智物情慮患深遠傳言早胡之請有時
則近者日親遠者日疏甘言早胡之請有時
而從浸潤膚受之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者
賞之政潛移于近習而不自知如飲醇酒者
其味而忘其醉也然刑賞之柄如移而國家
不危亂者未之有也然刑賞之柄如移而國家
橫然皆假人主之權依憑城社以濁亂天下
未有能切會天子之權如置嬰兒廢社以濁亂天下
出其意使天子之權如置嬰兒廢社以濁亂天下
唐世者也所以然者非他漢不握兵唐握兵
故也太宗始廢舊章是崇深抑官官無得過四
品明皇始廢舊章是崇深抑官官無得過四

秦乃至進退將相與之議自太子公
畏事之官自以此與之議自太子公
而驕不復能制遂使愛子舊謀不能
憂終代宗踐刑賞重覆明視天子如
相繼同事如奴不以為來瑱入朝過
求陵寢相如奴不以為來瑩入朝過
吐蕃深憤鬱以不問致狼狽幸李光
保危疑憤鬱以不問致狼狽幸李光
叛亂德宗初立願恩生郭子儀狼狽
其兵而宗諸將以李晟為中尉使與
自是阿之文楊其掌為弘志之變
承欲殺之明立其成弘志之變
文武小劉克明與成弘志之變
橫守登仇士良田令收復官所立
魯詩世學卷二十八

全生之魁傑自稱定策國老日天子
門生之魁傑自稱定策國老日天子
深憤鬱以不問致狼狽幸李光
有所為反受其殃况李訓鄭注反
以一朝之禍尸者公卿大吏連就
血禁天子尸者公卿大吏連就
屠戮天子尸者公卿大吏連就
亦悲乎以宣宗之嚴毅明察猶日
謂與之政事一以付之驕侈苟能
欲則政事一以付之驕侈苟能
汚官則政事一以付之驕侈苟能
其和力欲清濂而所任不得其人
其道則兵革亡命于山南啟宋通
終則兵革亡命于山南啟宋通
陰幽厚東內劫連岐陽莊宗通
不名全忠以討之連岐陽莊宗通

謀舉東出前滅其光靡有子道而唐之廟
社于前代成于德宗極于昭宗始曰履霜
冰至有國家者防微杜漸可不慎其始哉
鞠人情忒譖借始竟背佩豈曰不極伊胡為愚
如賈古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正說此章比中有與也東萊呂氏曰鞠窮
能以志變窮人之言反胡何惡也言婦
常始既譖毀于人終而不給其心忒豈不
矣乎奈何猶以為未惡而力為之也朱子曰
居貨曰賈三倍以上也公事朝廷之事也
言商賈之利非君子之所宜與也今賈三
非婦人之利非君子之所宜與也今賈三
以典婦人之利非君子之所宜與也今賈三
魯詩世學卷二十八

則豈不為愚哉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音捨元爾不介本狄維
予胥忌不第音迪毛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
邦國殄瘁

正說此下二章皆賦也朱子曰刺責舍置不
不富大胥相弟閔也言天何用責王神何用
夷秋之王哉凡以王舍之不忌而反以我之
言不諱為忌何哉大天不降不祥庶幾王
而自修今王遇何哉大天不降不祥庶幾
無善人今王遇何哉大天不降不祥庶幾
曰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今王自
亂一身之威儀不類元氣元氣亡則身必衰
如亂一身之威儀不類元氣元氣亡則身必衰

則國必危殆如

考補日辛卯日有食之燁燁震電百川沸騰

山家草莽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是也神不富

王如兩無其極云傷我稼穡降喪飢饉正月

云勝彼中林侯新侯是也小秋史言幽王

寵褒似褒姑不好笑王悅之萬方故不笑王

為燁燁大鼓約諸侯冠至則舉燁燁火諸侯悲

至至而無冠褒似乃大笑王為數舉燁燁火其

後不信諸侯亦不至太子宜曰出奔申王求

之申侯不與王怒伐申以迎戰于戲而弑之

魏公立伯服于周申侯復以鄆人西夷犬戎

政周周舉燁燁火諸侯莫敢殺犬戎殺伯服于

山虜蔡姑西戎遂陷

鑄京後為秦所得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

魯詩世學卷二十八

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

悲矣

正說罔天降災禍人無所逃如羅罔之取禽

而重言以警王也東萊呂氏曰前章言不第

不祥威儀不類故此警之曰雖其優矣雖其

幾矣前章之人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故此傷之曰心之憂矣心之悲矣

澤毛本沸音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

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鞫無

忝皇祖式救爾後

正說此章與也澤沸泉湧貌檻泉自下湧出

者也鄭氏曰湧泉之源所由者深喻已

正說

者也鄭氏曰湧泉之源所由者深喻已

正說

所憂從來久矣不先己不後己怪何故正當

之朱子曰藐藐高遠貌肇國也言昊天高遠

雖若無意于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

之極亦無不能肇國之者幽王苟能改過自

新而不吝其祖則天意可回奉者猶可救而

子孫亦蒙其福矣呂氏曰克能也幽王之國

勢自人現之則不可扶持天則無不能

肇國也雖然所謂天者亦豈可外求哉

瞻仰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考補荆川唐氏曰小序云凡伯刺幽王大

我攻楚丘執之春條書我伐凡伯于楚丘

以歸罪魯不王不臣王臣之難罪凡伯夫

鄭不能化于位也以如是之人而作召是

瞻仰之

魯詩世學卷二十八

昊天疾威天篤降咨

我居圉卒荒

正說申公曰幽王適荆人近頑童樂論巧用

人流散尹伯奇棟王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

也疾急為厚瘼病卒盡也居國中國遼遠荒

空虛也廣源輔氏曰言天之威臨甚為疾急

故其所降之喪亂甚厚而病我以飢饉使民

盡以流亡內而國中外

而遼遠者皆空虛矣

天降旱畧蠹賊內訌昏椽卓靡恭

回適實靖夷我邦

正說莊子屬賊害也言小人之敗國如蠹之

害稼也紅清也魯與閭同守門者稼腐

正說

者也紅清也魯與閭同守門者稼腐

正說

刑書割刑極點是也清一也通邪僻也
靖治夷平也朱子曰此處昏極者皆清亂
邪僻之人而王乃使之治平我邦所以致亂
極即官男子劉摯即今之開官也古人用之
以守

暴暴訛訛曾不知其創作本兢兢業業孔填

不寧我位孔貶

正說朱子曰暴一頑慢之意訛一謗毀也
此而王不知其缺也言小人在位而所為者如
敢自安者其位乃更見貶然其顛倒錯亂之
甚如此

如彼歲旱艸不遂茂如彼棲苴我相教此

魯詩世學卷三

廿五

那無不潰且

正說此章此而賦也棲苴水中浮艸棲于水
必滅亡而枯槁無潤澤者以此國無生意終
亡若水之清決也且助語詞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疾不如茲彼疏斯

彼胡不自替職况

正說此章賦中有比也時是疾病也茲此也
昔之富國不若之疾也而今之病亦不意
其若此之甚也彼小人之與君子如疏與
乃欲縱之在位而不知去取使小人退避
之事日滋月長而致禍亂之無
已乎此章彼疏斯釋一句為比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
害矣職况斯弘不裁我躬

正說此章亦比而賦也頻與溥同涸也溥廣
也故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內之不
出此病亂之成豈無所從起乎今時則偏有
內外之害矣矧憚小人得專為不善
之事以蓋大其禍豈不裁及我躬乎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威
國百里於音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正說此章賦也先王謂文武召公康公與也
所蓋而及于遠也威促也日威國百里謂政
令所及日有所便而制于舊也朱子曰文王
魯詩世學卷三

廿六

之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
周南諸侯之詩謂之召南外故周人之詩謂之
者言文之化自北而南至于江漢之間服從
之國日以益眾及虞芮質成而後其旁諸侯聞
之相率歸周者四十餘國焉今謂幽王之時
威國蓋大我內侵諸侯外叛也又嘆息哀痛
而用之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
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也

召晏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正說此章公故謂之召是以別小是也蓋亦孔
子所
考補泰泉黃氏曰樂正子國記尹伯奇嗣
其弟伯封為大夫使泰而賦黍離則其父
子兄弟世濟忠孝而有文學蓋可想見衡

記之而作此樂歌全篇賦也於數詞穆深遠
清靜也明堂之制南曰明堂王者出政之所
而夏祭則明堂之制南曰明堂王者出政之所
東曰青陽則明堂之制南曰明堂王者出政之所
曰玄堂則明堂之制南曰明堂王者出政之所
謂之太廟太室即大禘及宗祀之所也商敬
難和顯明相助也謂之公卿諸侯也商敬
濟眾也多士與祭執事之人也越於也商敬
良馬之善走疾速而不失其度也越於也商敬
斯語詞善於穆穆此清靜之人又無不助祭之
侯皆歆且和而執事之人又無不助祭之
廟之德既對越是在天之神而又無不助祭之
王乃大承之信乎其無有嚴敬于武人矣
考補與此詩同義毛本不承武人矣
常與否同毛氏不識古字切多九切補弗切
又借與否同毛氏不識古字切多九切補弗切

豈不永耳
續考武城王曰承即成也尊嚴奉持之意
越其言多士尊奉文王之德儼然如故對
以爲行天之神而奔走其時何如耳
行于耶又曰清廟且方祭文之時何如耳
統于耶又曰清廟且方祭文之時何如耳
之情理固是然中問祭文而獨頌文王
頌之言文武之德皆無不顯承兼二聖而
德而末乃並言正是統于尊之意且見武王
文而己

清廟一章八句
正說伏生尚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文
在廟中常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廟文

王爲河間獻王樂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
越者絃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鄭氏曰朱
聲遠也倡發之則聲濁越瑟低孔也疏之使
東萊呂氏曰成王七年周公成洛邑之耳
作清廟以祀文王此其升歌之詞也
考補與此詩同義毛本不承武人矣
瑟朱絃而越者絃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
獨泰登歌之曲謂之泰漢之登歌豈非以堂上特
不叶韻之秋其說卷兒氏曰詩傳謂周頌多
一人倡而三人和之則成四句已換一類蓋而
每句而四歌之則成四句已換一類蓋而
末一字自然成韻
考補與此詩同義毛本不承武人矣
續考與此詩同義毛本不承武人矣
魯詩世學卷二十九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
德之純何作以恆作溫我我其收之駿惠我
文王曾孫篤之

正說朱子曰此亦祭文王之詩賦也天命即
大憲順也魯孫後王也萬無也言天道無窮
而文王之德純一不謀與天無間以替文王
則我當受之以大順文王之德純一不謀與天
無間以替文王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周之禎

記迄至也華谷廉氏曰禎祥也言之先見者也蓋清則潔靜而不褻綏則悠久而不已照

東坡世學卷二十九

四

廣大而光明文王之德寓于法度典章者如此夫既有典以貽後之人故自始記至于後而有成爲是文王之典

考補
象文王之樂一名象箭劉氏曰象則文
王之樂所謂象箭者蓋文舞也文王之

舞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將舞象自先將舞
維清是以序曰秦象舞其詞曰文王也將舞

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秦大武其詞曰
於皇武王也內則十三學舞勺大武也十

五學舞象象
則象箭也

維清一章五句

考補
後渠崔氏曰明堂之祭將秦篆籀先
歌此詩故其詞簡猶後世曲引耳舊

說疑有闕文殆未深考欽彭山季氏曰清
廟有說以爲升歌之詩蓋樂莫重于升歌

今考清廟一節但言助祭者之肅雖而尚
未詳文王之德必合維天之命二節言之
而後見其德之純祭文王而升歌意必在
此故文王世子言養老也則曰登歌清廟
下管象舞仲尼燕居言饗賓也則曰升歌
清廟下而管象舞之樂歌是也升歌在堂上則
維清乃象舞之樂歌是也升歌在堂上則
貴人聲象管在堂下則合樂而舞矣是一
詩而分兩奏也若明堂位祭統謂魯禘周
公升歌清廟下而管象亦以文王為所出
之祖故用此詩則僭禮而非諸侯之所得
為泰泉黃氏曰季氏此說庶幾近之然合
三篇為一而分為四章又曰後人以聖經
究知魯禘升歌之僭而又曰後人以聖經
歌文王之盛德故燕享亦用之以娛賓為
夫用之于神既為僭而人顧可用之以相
相娛乎又自相牴牾矣

魯詩世學卷二十九

五

思文后纓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
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毛本作疆爾毛本作畛陳常于

時夏

正說
萬賦也
思此郊
思祀后
之也稷
文以配
謂其有
文德也
全

立猶生也極即所謂皇極謂準則也來小麥
年大麥也率編育養陳布也常常道也時是

也夏中國也言追思文德之后稷真足以
天蓋常充之時洪水滔天民不得食人類幾

乎絕矣。後稷播種，寔生此時，而為天下萬世之準則焉。蓋其所遺之麥種，乃上帝之命，以

以布夫五品之常道于中國蓋民生不遂則

散無所
施矣

經 61-168

考補 華谷嚴氏曰稷播種百穀獨舉來麥者
帝典以其先賢濟民之食尤切也五品見
二句之義王曰貽我以下四句正中立教
體上帝之義言其所以立民之極者以其
天下也所謂養新民之心而後教之五倫
也無此豈謂道之而生養遂散之而倫明
義民二句義常相足與豈民之極相立
義相類下句與上句與建中于民皇建之
類其所謂極也與下句與建中于民皇建
以爲存立衆民之命無不于爾後得其
心者近而爲之遠矣夫也朱子用鄭氏
之說立爲之義而後又改爲之義
至之極其支離之說又改爲之義
衡之極其支離之說又改爲之義
立極之事耶程之指充而豈亦有
魯詩世學卷二十九

徒養而不能教則逸居無教近
于禽獸矣非帝王之全功也

思文一章八句

正說 東萊呂氏曰國語以此爲周公之
語又言金泰肆夏樂過樂天子以享元
也韋一各渠注云肆夏一名樂過樂天
肆夏一名渠注云肆夏一名樂過樂天
者亦以其有時夏思文也或曰此所謂
之語而名之耳
考補 孔氏曰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
丘之祭明堂則季秋以配上帝宗祀
物之本乎天人也萬物祖故冬至郊祀
配天后稷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父故季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王親也然祭必先報而後明堂則詩之次
序當先思祭而後清廟今不然者治夫子
之所定歟孔氏曰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
祭宗廟之盛歟文王曰祭之德莫重于清
爲周廟之禮祭者皆九變而天神降蓋
矣愚按周禮祭者皆九變而天神降蓋
唯以黃鐘之聲播之八音以
成九變有教而無訓故無詩耳
天作 毛本作高山大泰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
之彼岨 本音阻毛矣岨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正說 朱子曰此祭大王之詩也高山岐山
天作岐山而大王治之大王即作而文王又
安之于是彼險僻之岐山人竭者衆而有平
與之道路子孫當保之
世保守之而不失也
魯詩世學卷二十九

考補 廣源輔氏曰高山大川皆天造地設故
曰天作治荒謂之荒補治亂謂之亂也

天作一章七句

我將我高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
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高之我其夙
夜畏天之威于嗟毛本保之
正說 此亦春秋禘上帝于明堂而配以文王
合祀之樂歌也賦也將奉高獻右尊也明堂
擇祖考之有功德者皆南面以配之則天地
皆在也故錫福也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
曰天無其降福而在此牛羊之右乎蓋不敢
也我惟取法于文王之典以靖天下則此能

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以富我祭若
有以見其然矣又言天與之威以保天右享
我王所以降鑒之意乎東萊呂氏曰言儀式
其典日靖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
也卒章惟言畏天之威而不及文王一著統
尊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天與文王一統于

我將一章十句

正說止齋陳氏曰古者祭天于圜丘地
聖人之意以為未足以盡其意也委曲故
于季秋之月以高天之禮為天即帝也部
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後稷配焉曰帝
速矣配稷于部亦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
所以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而親也配文
王于明堂亦以親文王也尊而親也配文

魯詩世學卷二十九

道備矣然則郊者古禮而明堂
考補黃帝乃祀于圜丘地于合
又合記之明堂五帝至于夏商皆分祭而
己至公恩兼三王暨于二代而冬至之圜
夏至之方澤亦遵分祭之禮而冬至之圜
以地于明堂而尊天與文王親也又記秋
文王也然所謂天者以文王親之無物不
著也故大報于天者始生之際而無其禮
簡天子惟精白一心以對越上帝其禮
不與其器不華其象不飾其樂無以鬼道
以先儒所謂天是治物至敬無文尊之
道也帝者主宰之名主于成物者也故大
以萬物有成牛羊以備其牲然後以人明
道

事之情文曲盡觀之、道也惟尊之也故
雖地而不得與統體之一物耳惟親之也
郊謂地亦天中之一物耳明堂之禘以地
得與主宰之功所謂父天母地而為之
此其洞察乎陰陽之理而兼盡乎仁孝之
道故能酌繁簡之中得文質之宜而非聖
人不能與于此也止齋謂郊祀之簡未足
以盡其委曲故有明堂之書焉將謂聖人
有補綴之禮殆非所以論制作之精義者
歟

有來難切與公雖至止肅肅相去維辟者公天子

穆穆於薦廣壯相上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

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魯詩世學卷二十九

綏我眉壽小作介以繁祉既右烈考夫作亦右

文母

正說朱子曰此武王祀文王之詩賦也
穆、端、和、也、肅、也、敬、也、相、助、也、詩、賦、也、
穆、也、皇、也、端、也、安、也、也、綏、也、安、也、
通、也、知、也、考、也、安、也、也、右、也、安、也、
是、也、烈、也、考、也、安、也、也、右、也、安、也、
皆、也、一、也、敬、也、以、助、我、祭、文、母、也、
客、也、大、也、敬、也、以、助、我、祭、文、母、也、
而、大、也、敬、也、以、助、我、祭、文、母、也、
為、大、也、敬、也、以、助、我、祭、文、母、也、
能、安、人、也、以、多、福、也、使、我、得、以、昌、其、後、
壽、也、不、替、也、乃、承、上、文、而、言、即、綏、予、孝、子、
厥、後、之、寔、也、朱、子、曰、周、人、以、諱、事、神、文、王、名、

呂而此詩曰克昌厥後何也蓋周之所諱不
以其名號之故而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
之末失也周禮

雖一章十六句

正說朱子曰周禮樂師及徹帥學士而歌
語亦曰以雅樂然則此國武王祭文王徽
祖之詩而名之為徹耳衛宏傷序乃云禘
大祖也則宜為禘于后稷之廟矣而其詞
無一言及于經者若以為吉禘于文王則
與序已不協而詩文
亦無此意其誤明矣

裂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
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

魯詩世學卷三十九

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

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正說此成王祭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
者利以自封殖也辟公諸侯也崇尊尚也武
武功皇大也競強也顯見也祭之諸侯而告
刑法也前王謂文王武王也助祭之諸侯而
之曰有光明文王章武王助祭之諸侯而告
獲錫福于先王則爾公爾侯之無窮至
于錫福以長保之也然爾公爾侯之無窮至
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而各守其國則為
王者之所尊尚矧念爾先祖佐命之武功將
時爾之所尊尚矧念爾先祖佐命之武功將
家之所訓故耳然其本尤在于修德故必相
慎獨之功如所謂不顯亦臨者則諸侯自相

現感而取法之矣此先王之德所以相戒而
不惑于人心也始之以先王之德所以相戒而
乃推本于身而端美于先王者之禮諸侯
如此此君臣所以相悅而上下所以交泰也
升菴楊氏曰古注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錫
福毛氏以為文王錫成王鄭玄以為天錫之
侍我子孫保之也此三說不同要之毛鄭于
使情近之不夫天子威諸侯之體若未傳之
說首足倒置洪範天子威諸侯以錫未傳之
侯反錫天子以福也唐末藩鎮以錫未傳之
教猶不若是之委靡也此無他朱晦翁必欲
立一說以勝前人也能

裂文一章十三句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大亦有斯容

魯詩世學卷三十九

在彼無惡在此無數

終譽

正說此先代之後助祭於周而勞之歌興也
有王家蓋上公之爵也天子有事膳焉有喪
拜為樂記曰武王克殷未及下車而封黃帝
之從子而封黃帝之從子而封黃帝之從子
為三恪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從子而封黃帝
于般是為二王之後夏后氏之從子而封黃
于西雝之水而王我客之來助祭者其容貌
其能如鷺之潔白也彼其國之者如是則庶
永終此譽矣

振鷺一章八句

之

正說 朱子曰此詩非正祭之樂歌乃祫助尸皆有祫酬之禮既畢然後亞獻至獻畢復受祫禮意接續如此至唐猶然小序云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氏以為祀宋以書考之成王三年始封微子于宋而石經魯詩此篇在武之前當是前祀陳杞諸國無預于宋故有客為宋而作不及熊唐虞夏之後可見宋非此詩同時國也

於者 皇武王無競維烈 作毛本 允文文王克開厥後 作毛本 嗣成 作武受之勝殷過劉耆 作毛本 定成 作毛本 功 作毛本

正說 朱子曰周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賦也於數詞皇大遏止劉耆教也言魯詩世學卷二十九 主

武王無競之功寔文王開之而武王嗣而受之勝殷止殺以致定其功也

武一章七句

正說 朱子曰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首章也大武周公象武王武功之舞歌此詩以秦之禮曰朱子玉威冕而舞大武然毛傳以此詩為武王所作則篇內已有武王之謚明其說之誤矣

皆 毛本作 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

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岳 作毛本 載戰于

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作毛本 載戰于

戈載藥 作毛本 弓矢我求懿德肆于肯夏允王保

正說 此武王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蓋大武之二成也朱子曰賦也邁行也邦諸侯之同右尊序次震動疊懼懷柔要安先信戰聚索輶陳也夏中國也言我以時而巡行諸侯天其子我乎蓋未敢必之詞也既而曰天其子我乎蓋未敢必之詞也既而四方諸侯莫不震懼又感懷柔百神以至乎天之深廣莫不崇高莫不感懷柔百神信乎天名矣又言明昭乎我周也既以度讓於失而益求懿美之德以布陳于中國則信乎王之能保天下也

考補 黃氏曰省邁之作見武王所以得天下所以保天下者皆無愧也武王巡守之事詩有時邁書有武成時邁告祭之樂章也武成載其政事以示天下來也庚戌樂望

太告武成此告祭懷柔之寔也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此莫不震疊之寔也庶邦家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此式序在位之寔也惟武修文歸馬牧牛此非載索之意乎建官維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散惟食桑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此非懿德以保之乎

皆邁一章十五句

正說 春秋傳曰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戰此詩乃成王之世同公述武王之事而作也蓋因篇中有肆于時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

時周之命於者繹思

卷一 章句

正說春秋傳以此為大武之三章也

於音高皇音本皆音本周陟其高山音情隨音山音喬音本岳音
毛本允猶翕音吸音河敷天之下音裒音時之對音皆周

魯詩世學卷二十九

之命

正說此亦巡宇之詩為大武之四成賦也朱
高也岳則其高而大者允信也猶與由同翕
合也九河之水通合于一謂之翕河數潯聚
聚對蒼也言美哉此周也其巡宇而登此山
以蒼望又由九河以周四岳凡以數天之下
意耳

般一章七句

正說謂殷音盤殷者周旋之意

我寵毛本受之蹻蹻音蹻王之造毛本戴字脫也

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正說此亦頌武王之詩蓋大武之五成賦也如秉時之時熙光明也介甲也所謂戎衣也踣之武貌造為也造者之皆是也朱子曰載則公事允信也言其初有基歲之師而不用退則猶養與時偕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于者亦維是武王之事是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維是武王之事是

師函

考補深寧王氏曰文王崩唐王受乘武王之喪伐周焚其玉門武王引咎謝罪率

八州諸侯服歸其職貢于受所謂遵養時晦也及受戮三仁其惡益甚八百諸侯圍請伐受武王迫于人心之同畏天命之至不得已而有牧野之師受之叛卒倒戈而殺受于中

東師世學卷二十九

軍血霜其盾武王謀殺受之侯度而以天子
 禮莖受且封武庚以奉其祀所謂普統熙矣
 是用大不也故孔子曰三今天下有其二以
 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其言周
 者承上文武王曰而言之也東坡信史記傳
 批之言而謂武王非聖人吳才老因載論語
 一章之文分而為二以周為指文王而有武
 王此湯較粗之說然湯之伐桀自以亳衆而
 不與諸侯相聞桀僅免于見殺而放之南巢
 不為之所桀死又窺其子薄雖于北狄而大
 禹之祀不銷而異乎武庚之封侯凡狗馬
 之說者非惟不知武王亦未考夫子之本
 續考 見呂氏春秋

勺
作毛
酌本
一章
八句

正說朱子曰內則十三舞勺即以此詩爲
節而舞也然此詩與齊舞皆不同詩

魯詩世學卷三十

頌成王以後之詩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毛本作在疚維予小子

乎音呼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

小子毛本作風夜敬止於乎同上皇王毛本作繼序思

不忘

正說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

也說也無所依恃也予小子成王自稱鄭氏

也言可傷悼哉予小子遭武王之崩家道未成

也武王也嘆武王之終身能孝也皇祖文王也

也言武王也嘆武王之終身能孝也皇祖文王也

也言武王也嘆武王之終身能孝也皇祖文王也

也言武王也嘆武王之終身能孝也皇祖文王也

也言武王也嘆武王之終身能孝也皇祖文王也

也言武王也嘆武王之終身能孝也皇祖文王也

也言武王也嘆武王之終身能孝也皇祖文王也

也言武王也嘆武王之終身能孝也皇祖文王也

也言武王也嘆武王之終身能孝也皇祖文王也

也言武王也嘆武王之終身能孝也皇祖文王也

也言武王也嘆武王之終身能孝也皇祖文王也

也言武王也嘆武王之終身能孝也皇祖文王也

也言武王也嘆武王之終身能孝也皇祖文王也

歷判分漢散結休美保安明顯也言我將

遠矣予方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德而予將

合也則亦就其上下于庭陟降于家庶不

考補新安胡氏曰自維猶判渙而上猶言皇

下則皇如求而勿獲之意自予維小子而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

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

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音時仔音肩示我

顯德行

正說朱子曰賦也顯明也思語詞士事將進

其言曰敬之敬之敬之敬之敬之敬之敬之

保也無謂其高而不敢也敬之敬之敬之敬之

者不聽而末常敬也敬之敬之敬之敬之敬之

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音時仔音肩示我

顯明之德行則庶乎其可及耳

敬之一章十二句

予其懋而後患莫予辨毛本作蟄毛本作蟄毛本作

辛毛本作蟄毛本作蟄毛本作蟄毛本作蟄毛本作

正說朱子曰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

延訪毛本作延訪毛本作延訪毛本作延訪毛本作

延訪毛本作延訪毛本作延訪毛本作延訪毛本作

堪家多難去予又集于蓼

正說朱子曰此亦詩落之意賦也德有所傷

拳始允信也桃出鵲小鳥掛飛貌鳥而有所傷

之大者古語云鵲生鵲言始小而終大也

惡乎茲露而得幸路信桃出而為大鳥此其

多難而又集于幸苦之地厚臣奈何捨我而

裁補孔氏曰鵲巢小於黃雀山陰陸氏曰

精一名工雀一名女匠其離化為鵲里鷹也

婦一名工雀一名女匠其離化為鵲里鷹也

鑒一章八句

正說毛本作小密眉山蘇氏曰小密者謹

則小或毛文經止曰鑒

載見現辟者王曰求厥章龍旂陽和鑑毛本

央央條條者革有鶴音休有契毛本光率見昭

考以孝以高毛本作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

皇多祐戶契上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

嘏

正說朱子曰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賦

明也賦前曰味禘王也皇大也美也先言其

也休美也昭考武王也皇大也美也先言其

來朝集受法度其車服之盛如此次言成王

率諸侯祭于武王之廟又言其富以介眉壽

而受多福是以至於純嘏為美歸德于諸侯之

詞猶烈文之意云耳

考補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考文王而此詩

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考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有客大毛本白其馬有萋萋有苴毛本敦

堆音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受之繁執者以

繁執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無毛本作有淫

威降福孔夷

正說周成王既封武庚其德象賢之敬于宋來朝于

微子禮物作賓于王家是也天仍也商尚白王修

微子仍其舊章敬慎視教取琛選擇也旅宋

御大夫之從行者也一宿曰宿再宿曰信繫

其馬愛之不欲其去也追之已去而復還之

也夷平焉已也左右言無方也適大也威天威

言其將去追而綏之其言其既留也至宿信繫

大功而此猶振驚載見篇中之意

有客一章十二句

有賁毛本有賁在周之廷毛本設業設虞臣崇

牙樹羽應田縣鼓鼗毛本磬祝敬叶音祖既
備乃奏簫管備舉作鈹磬祝敬叶音祖和鳴先祖

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正說 朱子曰此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賦也
篇樹羽置五米之無羽者也業虞崇牙見靈臺
田小鼓皆所以為大鼓之先引者縣鼓垂于
其柄而振之則傍耳還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
如方柄以木為之則傍耳還如鼓而小有柄兩耳持
擊以合樂者也狀如伏虎上有一小竹
語刻以木長尺標之如正樂者也蕭編小竹
管為之管如蓬餅而直吹之者也我客二
王後也現視也成樂閑也如蕭編九成之成
獨言二王後者猶言虞賓在位或有嘉賓客
唐詩世學卷三十

孟尤以是

考補 禮記明堂位曰夏后氏之足鼓殷
則以柱實之周鼓之始垂于簏簾孔氏曰
云所以柱實之周鼓之始垂于簏簾孔氏曰
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止以鼓簾孔氏曰
長尺四寸深一尺八寸止以鼓簾孔氏曰
作陽也以撥數者樂音歷亦音略方陰數
樂止陰也以撥數者樂音歷亦音略方陰數
日編二也以陽數成之祖語也臨川王氏
寸參差象鳳翼蓬管四寸小者十管長尺二
是也豐城朱氏曰樂聲也而和鳴故先祖
明有以感乎人也二王後者夏之復紀商
後宋祀其先王而以客禮待之不復紀商
續音 與荀同

有簪一章十三句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鱣有鮪音鱣音鮪

者鯉以高以祀以小景福

正說 此篇為魚子寢廟之樂歌也朱子曰猗與
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為寢廟
序亦云季春為鮪子寢廟此其樂歌也

潛一章六句

絲衣其紆切載弁俅俅求音俅自堂徂基自羊徂
牛鼎音鼎及鼎切兕觥音兕其觶音觶旨酒思
柔不吳音吳不教胡考之休音休不音不以基音基本音本一

唐詩世學卷三十

之

正說 此士執事于王祭而飲以旅酬之樂歌
然係貌載也弁服玄衣纁裳皆絲如爵之
弁服玄衣纁裳皆絲如爵之
美也朱子曰言此服絲衣纁裳皆絲如爵之
從羊至牛反告充已乃舉爵告潔禮之次
也又故宜得其威儀不謹不
急情故宜得其威儀不謹不

絲衣一章九句

正說 廣源輔氏曰言衣冠鮮潔而整肅
式而酒味和旨末言威儀靜敬而謹飭也
今按衛宮小序曰繹賓尸也高子曰望星

之尸固已甚慘矣傳已為士祭而飲酒之
况士乎必天子之樂也儲侯且不得有碩
酬之歌乃見文王遠賤之恩礼意各而詩
矣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

嗟保介維莫之春矣又何求如何新畲於

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

人痔乃錢音鑄音奄觀銍穫音毛本其者

正說此祭先農之詩賦也嗟重嘆以教之

成法也若度也係介農官之制也其春三

月斗建辰之時也田一歲曰新三歲曰倉于

七

於皇嗟詞來牟見恩文明上帝之明賜也迄
至也康儲豐也衆人句徒也痔具錢銍鑄鈕
皆田器也銍穫禾鉞也蓋國農官助祭而
言王有成法以賜女當答為度之三月則
當治其新畲矣今何如哉然麥已將熟則可
以受上帝之明賜而此明賜之上帝又將賜
我新畲以豐年也于是命司徒具農器以治
其新畲而又將忽見其收成也是則新穀之
詞豐年至嗟焉

續音 鍾音康 銍音桃

臣工一章十五句

豐年多黍多稌音杜音亦本有高粱音本萬億及

種為酒為醴音毛本吳音本界祖妣以洽百禮降

福孔皆

正說朱子曰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蓋祀

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黍稷皆熟則百穀

無不熟矣天猶助詞數萬至萬曰億數萬至

億曰新泰運界與洽備百禮而神降之福將

豐年一章七句

載芣音載柞其耕澤音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

侯音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喻其饒

毛本作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俶載南

八

畝音毛本播厥百穀實函音毛本斯活驛驛其達有

厭其傑厭厭其苗縣縣其庶載穫濟上濟有實

其積萬億及紳為酒為醴音毛本吳音本界祖妣

以洽百禮有飴音其香邦家之光有采音毛本其

馨胡考之靈音毛本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

茲

正說朱子曰此亦豐年之意賦也陰坤曰莫除

解散也千耦言趨時也主客長也伯長子也隰為

田之虛也畛田畔也主客長也伯長子也隰為

者遠人所謂以饒予音此者能左右之日以

大軍所謂周民轉移執事者若今時儲力之
人隨主大也言左者與夫相食穀也
依愛士大也言左者與夫相食穀也
生也驛也苗生貌達出也既受氣足也
先則耕也耕則生也生則出也出則
松而耕則生也生則出也出則
衆貌實積之實則積也積則
也則實積之實則積也積則
者則實積之實則積也積則
獨此實有極古以來已如
之度蓋自極古以來已如
此矣猶言自極古以來已如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夏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

魯詩世學卷三十

九

來賸女音載下及宮其饌式亮伊黍其笠
伊糾其縛音斯趙以蠲音茶蓼荼蓼朽止黍稷
茂止穫之音室控積之音果其崇如墉其比
聲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音作止殺
昔暉音毛壯有球音求其角音谷以侶音作以續續
古之人音栗
正說此與載芟同意朱子曰賦也夏、履利
也糾糾然一物而水陸異名皆有草朽則
草蓼水草一物而水陸異名皆有草朽則
土藂而苗感也百室一族之人也五家為比
理髮器言室也百室一族之人也五家為比

五比為閭閻為族族人輩作相助故同時
入穀也盛滿寧安也黃牛黑唇曰犛故同
績謂績先祖以奉祭祀眉山蘇氏曰績古之
人無幾不替其先也朱子曰今南方之人謂
桑為棘茶或用以毒
漢魚即所謂茶毒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風夜基成

宥密於高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正說申公曰此康王禘成王于明堂之詩賦
文武也禘有二義其文從帝則配上帝二后
其請如禘則取遷擇之義謂詳擇其有功德
是也成王以配帝也故武王之禘配以文王
十

魯詩世學卷三十

王以禘而列于文武之次故推原二后之受
命而及于成王也基者積累于下以成藉乎
上者及于成王也密安靜也於武受之安
言天祚之天能下既安命而於武受之安
成王繼之天能下既安命而於武受之安
靜以承藉天命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
盡其心故今能安靜天
下而保其所以受之命也
考補單竭畫之意一作彈升菴楊氏曰孔氏
今朱子詩傳解有以止苛刻靜密為靜密以字義
言之宥者寬宥也木間宥為宥深宥為深靜
宥既于基命不切又不不知宥深靜密者為何
事輔廣文又改云不宥則體不盡不深則用
不切不靜則不改云不宥則體不盡不深則用
萬象森羅不其言愈聖人治天下大經不
法焉恍見易沖漢無朕森羅萬象是若氏
虛無之語豈可以解詩哉詩道性情恐不如

是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正說 朱子曰未引此詩而曰是道成也此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定武烈者故鄭舊說以則其為成王詩也詩無疑矣

魯詩世學卷三十

主

以爲文班固所謂尊韓曰昭不亦宜乎耳韋昭何王以謂其謬乎蓋文昭以是成其王鄭而不知其非今欲濫乎古之謬說本出毛王將何泰泉黃氏耶亦今欲濫乎古之謬說本出毛王考補 秦泰泉黃氏曰按此為成王詩之句大正武為

耦

噫嘻成王既昭格三十里六 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六 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六

正說

王配當之詩賦也噫嘻歡于東郊以成

魯詩世學卷三十

主

也爾指田官格爾猶言格女眾庶蓋亦因農官勸祭而舉先王之詞以申戒也朱子曰時是歲大發耕也三十里大之也四旁有川內方三十里有三里奇言三十里當是農夫播其百畝而使之大發其私田

噫嘻一章八句

正說 朱子曰或疑思文臣工豐年載芣良考補 其成功告于神明此詩之定體不可以

魯詩世學卷三十

士

14

反

د

執競一章十四句

魯詩世學卷三十

謂

續考按季彭山所論觀、尊、賢、之說
者皆也、尊、之、也、之、也、之、也、之、也、
之、故、時、舉、之、尊、之、賢、之、故、者、相、論、之、此、聖、人、
所、以、盡、仁、義、之、道、而、教、萬、世、無、窮、也、今、即、
太、廟、之、食、矣、自、昭、之、前、而、自、至、周、則、文、之、
前、十、一、公、文、之、後、三、十二、王、至、慎、觀、而、止、
無、所、簡、擇、禘、則、后、稷、公、劉、高、圉、亞、圉、太、王、
王、季、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而、已、皆、考、
禮、之、所、當、知、也、者、

周頌三十有一篇三十一章三百三十七

句

正說之命二維清三烈文四天作五吳

魯詩世學卷三十

天有成命六將時邁八執競九思文
十臣工之什十篇五篇六篇七篇八篇九篇
三豐年四有詩五篇六篇七篇八篇九篇
客九武十問落二敬之三小詩九篇十篇
小九武十問落二敬之三小詩九篇十篇
簡編錯亂至以成王之王詩置子太王十一
王武王之前後而大武王成王之詩綴子文
康王昭王之後而大武王成王之詩綴子文
衛宏儒序毛之傳而大武王成王之詩綴子文
說今考石經定其次序而主朱傳其多邪
大旨庶幾學于誦習而所謂千古之謬
可因是而

正說商子百姓為伯充司徒歷虞夏之際功德昭

明昭明子百姓為伯充司徒歷虞夏之際功德昭
侯相明子百姓為伯充司徒歷虞夏之際功德昭
卒子冥子昌若振立昌若振立昌若振立昌若振立
立滅易子益大是為振立昌若振立昌若振立昌若振立
公上甲子益大是為振立昌若振立昌若振立昌若振立
報卒子益大是為振立昌若振立昌若振立昌若振立
成湯子履立有履字天立乙伐夏桀有天下是為
祀弟仲湯立有履字天立乙伐夏桀有天下是為
張立湯子履立有履字天立乙伐夏桀有天下是為
立五子湯子履立有履字天立乙伐夏桀有天下是為
有立五子湯子履立有履字天立乙伐夏桀有天下是為

有立五子湯子履立有履字天立乙伐夏桀有天下是為
有立五子湯子履立有履字天立乙伐夏桀有天下是為
有立五子湯子履立有履字天立乙伐夏桀有天下是為
有立五子湯子履立有履字天立乙伐夏桀有天下是為
有立五子湯子履立有履字天立乙伐夏桀有天下是為
有立五子湯子履立有履字天立乙伐夏桀有天下是為
有立五子湯子履立有履字天立乙伐夏桀有天下是為
有立五子湯子履立有履字天立乙伐夏桀有天下是為
有立五子湯子履立有履字天立乙伐夏桀有天下是為
有立五子湯子履立有履字天立乙伐夏桀有天下是為

敦王周公征之奔北狄殺之餘民撫祿父為
 武庚成王乃封兄微子宋公稽立宋公指卒子
 微仲封立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指卒子
 丁公中立丁公卒子濬公共立濬公卒弟煬
 公祚立賜公為濬公康子厲公黜祀所弑走
 為厲公厲公卒子僂公棄立哀公卒子惠公
 覲立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卒子戴公不
 立戴公后高四十有七世濬公子何字弟
 父弗父生周字宋父宋父生世字子勝子勝
 生正字考甫考甫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考
 公時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棼以祀其先
 王生孔子編詩又亡其七今所傳者毛氏諸
 本不無錯謬當一
 以石經為定商
 考補
 湯廟號烈祖文子龍湯長子太丁太
 甲廟號太宗太戊廟號中宗武王初封武庚
 中宗朱子云三宗迭興是也武王初封武庚
 為殷公微子隨遜不出及武庚伐月失敗奔

朝歌今衛輝府之地宋為南賁徐豫二州之
 域東至泗濱西至孟豬之野宋應天府今並
 錄河南及南直
 錄江北之地
 猗音與音郎毛本與置我鼗毛本鼓奏鼗簡
 簡音與音郎毛本與置我鼗毛本鼓奏鼗簡
 行我烈毛本祖湯孫奏假綏我思成鼗鼓簫
 簫毛本作擊毛本管聲既和且平休我磬
 聲毛本於音鼓毛本湯孫携携厥聲鏞毛本鼓有敦
 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交毛本不夷憚自古在晉
 毛本先民有作毛本溫恭毛本黽毛本夕執事
 有恪毛本顧予獎毛本嘗湯孫之將
 毛本先民有作毛本溫恭毛本黽毛本夕執事
 有恪毛本顧予獎毛本嘗湯孫之將

堂上之事又曰室事矣乎堂堂事矣乎階
堂者獻尸也古室者獻主也大禘之禮
一尸以象太祖即小雅所謂神保室則
之主兄為君者咸在太祖正東向之位
群攜以次而南堂以明尊君之義室以
人之禮此其獻粢粢者所以不同歟也
萬舞有奕謂文武遠用而有序蓋與
喬文武干戚武舞也周馮父魯大夫

客夷憚之言其必散于祀禮
既軍而將告利成之時若故

噤噤毛本裂毛本祖有扶斯枯甲錫無疆及爾

斯所既載清酤古叶音賚我思成穴毛本亦有和藥

毛本作英既戒既平奏毛本格毛本無言毛本皆毛本

靡有爭訟我眉壽黃考無疆約輶音錯衡八鸞

錫音錫以格以高毛本我受命溥將自天降

康豐年穰穰來格來享降福無疆顧予爰毛本

嘗湯孫之將

經 61—185

梨祖一章二十二句

考補
朱子曰
此詩末
言禘
則亦
盛
遠

篇重出又以中宋商之賢若不勒達之耳
慶源桶氏曰都詩專古梁聲製祖則及夫

飲酒。即撰爲商人而聲豈始作樂之時則

續考
彭山李氏曰光必蔡成湯而受堯降

言皆得福之詞耶又上篇言渠與光篇所

聖哲在矣格而不言註見商人心聲之意

漢 老 師 商 長 子 木 注 作 洪 方 引 作 芒
六

芒
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豐作毛幅員作毛是

長有城音方將帝立子生商

正統此大禘之詩全屬賦也禘者諦也審擇

水瀕洞無涯之水外大國遙諸侯七幅猶連

也。員謂周也。有城高之毋家。今山西蒲州之
地將大也。古尚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

祥發見父失方而治洪水以方外
大國為中

大故帝立其女以造南室也

考補
也謂帝立有城氏
所生者為商王

其時帝舜封禹于南也長發之緩稱裕之時
也推其祖之所自出故叙禹敷土之時高格

有國是開一代之基耳未見禹而審子
而史記言之豈以史克有高辛子之言哉

記有陵人傳晉之抗違附成其事欽
然以頌
世之則史傳之古不刊矣
漢立王云有城事詳見玄高篇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

蓬脉毛本既發相土裂裂毛本海外有截

正統
尊立
之始
曰也
立湯
朱子
曰天
下以
武撥
治達
道也

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通言其無所不宜也率

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相土禹之孫也載

齊災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嘗中衰也欽虛

波羅氏曰：初，土為夏大司馬，出長諸侯，自是世執兵權，威行海外，至滿遂。

以教服有天下由來漸矣
東詩世學卷三十一
七

考補慶源輔氏曰禹為司徒之事然文武乃君之德既封為國君則

先當有武德也撥即撥亂之撥乃武德之驗也既有武德又能撥亂以爲治則其所受之

國隨其大小而無所不宜又龍循行禮法

備矣。至于遂跡其民，則既發以應之也。至于

率其猶相土之則商並以烈然光
皆踊之而極于海外莫不截然整齊
也此

章又叙禹及相土之時蓋大禘之禮以禹既

和土配當也

對於官外國戰安有易以頑僕斗是殲帝命

頸上甲桓桓孝思孔宣考石經補之

正說
官而水死是冥善治水而終于其職也

經 61—186

有易夏時諸侯路史云南侯振託于河伯康
辨有振與有易之曲直而命上甲討之也上
甲名振與有易之曲直而命上甲討之也上
牛而振與有易之曲直而命上甲討之也上
之名宜布四海則知其能報父讐矣
考補取僕牛之君名錦臣振字王支錦臣
命上甲報父讐城
有易進爵為南公

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格

作毛假逢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圖

正說齊猶集也眉山蘇氏曰湯而王業成
也敬與天命會也朱子曰湯之先王也
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于湯湯之生也

應期而降適當其時聖敬又日躋升以至
昭格于天久而不思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
以高法于九州也湯之聖稱其德者有曰不
適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有曰從諫弗咎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
所謂聖敬不及此皆足以見其日新之寔至于

受小球下國徽音流荷作毛何本天
之休不競不綵求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

道音

正說鄭氏曰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
子日下國諸侯也此猶結也諸侯之所獻也朱
子為天子而為諸侯所係屬如旗之重者為

所優者也荷仕競強球緩
也優優寬裕之意道聚也

補音毛音形

受小貢為下國駿駟毛本荷作何

天之寵作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音不疎

正說小貢大貢小大諸侯之職貢也駿駟良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越如次烈烈毛本則莫

我敢過毛本苞有三葉音莫遂莫達九有有截

韋碩既伐昆吾夏桀

正說武王湯強度敬書曰春竹天罰是也通

常與姓則常也苞本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

下截然湯商失初伐常次伐顧次伐昆吾乃

考補直隸大名府滑縣東南五十里顧國在今

安邑縣是也

替作本在中葉有震且業兌也天子降于

卿士實維伊衡實左右商王

正說前王湯之世商中哀振既為有易所

成而主王日中業亦數被帝顧昆吾曲沃葛維

所賢公賢王降及也卿士配高之賢臣也伊

尹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尹又及其師

於先王爾祖其從與古之是商省曰茲予大高

禮也其爾祖其從與古之是商省曰茲予大高

考補五清劉子曰伊尹名摯威有一德曰伊子

前臣名摯威有一德曰伊子

官配子摯威也為不尹名摯威有一德曰伊子

說臣伊尹摯威也為不尹名摯威有一德曰伊子

長發八章一章八句五章章七句一章九

句一章六句

考補舊說大禘不反群廟之主此皆為禘

賢之義者也彭李氏曰禘云大禘也集

傳類之以為禘祭之詩今觀禘云主

王相土成湯而不及群廟則非禘矣蓋禘

者審禘之功德之義其說本于禮記王若禘

命其祖天子也祖如湯是也祖所自出則其

先為諸侯而有功德者如主王相土是也

先世有功德者相土之曾孫也而主王相土

又與之謀也按國語吳其官而水虎又

云主甲寅之說不之及豈无本簡編猶有脫漏

者然伊尹之說則有合于書之說矣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

正域彼四方

正說此亦禘祀之詩全篇賦也玄鳥燕也春

禮然也高父商侯所遷之鄉也玄鳥燕也春

考補老泉蘇氏曰史記載簡狄行浴見燕墮

以神初封而湯之詩故造契叙之所

考補老泉蘇氏曰史記載簡狄行浴見燕墮

之陽不亦甚乎伏聖而有異于眾度也必將

之史武之燕墮卵于前取而各之簡狄其心

而之史武之燕墮卵于前取而各之簡狄其心

之史武之燕墮卵于前取而各之簡狄其心

之史武之燕墮卵于前取而各之簡狄其心

之史武之燕墮卵于前取而各之簡狄其心

之史武之燕墮卵于前取而各之簡狄其心

之史武之燕墮卵于前取而各之簡狄其心

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
於湯八達始有是之殷地而受命故曰宅殷

丁

正說 四方之命厥后謂湯既放桀作湯諸以偏告
商之先賢君也湯以宋若太甲沃丁太戊盤庚
小乙皆賢君也湯以宋若太甲沃丁太戊盤庚
祖庚祖甲則康幸庚丁庚丁之子武乙則
無道之主也前篇作于太甲之子武乙則
於康幸庚丁之世然太甲及于武乙亦不違之

承 武 丁 孫子武王靡不勝升龍旂十乘大禧哉是

正說 以不也湯言善繼也謂武丁孫子豈可
祈也之詞耳朱子曰龍旂諸侯所建交龍之
旂也南世諸侯多美而止字十乘者疑諸侯
當期也南世諸侯多美而止字十乘者疑諸侯
故耳大務泰極也承之字諸侯建龍旂也
考補 再言武丁孫子當念其祖也鄭氏謂高
宗之孫子有武丁之功受命或王德者通稱也鄭氏謂高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遐
作假來遐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
荷

正說 止居榮開也言王畿千里民之所止不
遠乎四海是也來遐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
法也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
玄鳥四章二章章五句一章四句一章八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深其阻哀荆之
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正說 舊說以此為祀高宗之樂蓋帝己之世
殷時新其廟稱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全
萬戰也捷疾意言其風之神速也設武王
之樂蓋帝己之世殷時新其廟稱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全
楚國三苗之通捷捷疾意言其風之神速也設武王
楚國三苗之通捷捷疾意言其風之神速也設武王
楚國三苗之通捷捷疾意言其風之神速也設武王

維文音荆楚居國南鄉皆毛本在成湯自彼氏

莫敢不來毛本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正說孔氏曰首章言伐楚之功此章言楚之

也世見四王皆其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

一來朝也周山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

雖遠亦若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在夷

之遠猶莫不敬來朝曰此湯之常禮也况女

不主武

天命多辟音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過

通毛本稼穡匪解音祀事孔力毛本脫此一

正說多象辟居謂諸侯也來辟猶來王也過

言天命謂使各遵都邑於禹之績治之地而皆

以歲事來王于商以祈王之不愆曰我之稼

穡不歉解也庶可以免咎矣蓋則楚則天下

諸侯所先者農事耳故諸侯以此初戒深宣

王祀祀先者農事耳故諸侯以此初戒深宣

王祀祀先者農事耳故諸侯以此初戒深宣

王祀祀先者農事耳故諸侯以此初戒深宣

王祀祀先者農事耳故諸侯以此初戒深宣

王祀祀先者農事耳故諸侯以此初戒深宣

王祀祀先者農事耳故諸侯以此初戒深宣

王祀祀先者農事耳故諸侯以此初戒深宣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毛本厥聲濯濯厥

靈毛本考且望毛本以保我後生

正說朱子曰商邑王都也翼翼整飾貌極

典之盛也如北齊考且望云者蓋高宗中

享國五十有七年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者是虔松

旃有旌音五連音極有閭寢成孔安

正說朱子曰景山名商所都也丸丸直也連

周然而大也寢廟中之寢也安所以高宗之

神也此蓋詩為百世不遠之廟不在三昭三

而祭之數也成始也

考補陳川曰商之廟而高七天子之廟三昭三

考廟補也王考廟祖也皇考廟也顯考廟

高也是為四親廟皆與文祖廟而月祭之高

之工世五祖廟高右視六世祖廟高左視

止之世五祖廟高右視六世祖廟高左視

則祭無禘則止連連之法嗣君崩新若立則

廟者為考廟而入祔廟連連之法嗣君崩新若立則

廟者為考廟而入祔廟連連之法嗣君崩新若立則

廟者為考廟而入祔廟連連之法嗣君崩新若立則

廟者為考廟而入祔廟連連之法嗣君崩新若立則

廟者為考廟而入祔廟連連之法嗣君崩新若立則

傳不動揚則群皆遠而群而不動則矣
代之子必居其父之上孫而父為子矣
亂人倫滅天理喪教義之為廢乎
執之秦黃氏曰商武丁至乙觀其以共
績考中興功高特存其廟親曰高宗而作
詩以神也

殷武六章四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作本

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作本

考補七章五句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作本

知李氏曰此章必高宋侯楚有功復王以其

山龍威湯之詩也推辰湯之所以受命而

為以祀之故詩中推辰湯之所以受命而

傳世學卷三十一

北有也如春秋之時楚之隆盛陳與宋人之
北也耶宋故淮北之建為其慈准北人之

商頌五篇十九章百五十五句

考補毛本都一烈祖二主萬三長發四

今悉依石經更定必漢陳氏曰商頌四

烈祖玄鳥三篇與周頌烈文等篇之體

有類長發見武則有似于大雅之文此二

類思齊文王有聖大武之體矣豈此二

詩亦受釐陳或之謂而正考甫以附于公

王雅頌各得其所以今齊桓毛鄭孔穎
呂所傳尚多錯誤夫子僅正于前而李
斯為觀于後
可慨也夫

魯詩世學卷三十一終

魯詩世學卷三十一

十七

魯詩世學卷三十二

魯毛鄭詩本非

正說魯故大夏白帝之虛為齊徐州蒙羽之

州府東平州宣海州沂公茂子伯禽今山東克

也伯禽建魯公為弟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

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

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

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

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

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

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

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

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

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

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

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

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

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

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

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

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

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康公

皇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驪思焉斯賦

正說中公四史克美儒公考牧之詩全篇賦

四郎即外四野外四林外四則魯人

四郎即外四野外四林外四則魯人

四郎即外四野外四林外四則魯人

四郎即外四野外四林外四則魯人

四郎即外四野外四林外四則魯人

四郎即外四野外四林外四則魯人

四郎即外四野外四林外四則魯人

四郎即外四野外四林外四則魯人

四郎即外四野外四林外四則魯人

四郎即外四野外四林外四則魯人

四郎即外四野外四林外四則魯人

四郎即外四野外四林外四則魯人

四郎即外四野外四林外四則魯人

四郎即外四野外四林外四則魯人

四郎即外四野外四林外四則魯人

經 61-192

作作

輝身

馬聖

新

正

健

卽

打音

姓

伐

正

近地

52

• • •

1
2
3

五

44

11-2

1

枝見而不見于

靈雨既霑毛本命彼倌音官人星言夙毛本駕稅

毛本
說
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
毛本
淵
來音
北

三千

正說應時而雨曰靈雨霜落也作人主駕者星言如流星之速也稅傳車馬也東操

塞蓬淵深也。馮七兄以上為疎。朱子曰。古方
春荷而既歸。而農桑之務。依恃公子。是命主

駕者晨起而車用並性二故而勤勞之蓋公所以操

齊詩世學卷三十一

五

物者亦已罕于三十之衆矣。年下生以類之
眉山蘇氏曰。富強之素必深厚者爲之。非輕

所能致是也

楚宮三章章七句

正說
鄒毛本
蓋承公
穀之誤
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

旂其旂蒲害切音布花本作花嚶聲嚶音嚶無小無

大從公于邁

正說申公曰儒公作泮宮而落其成太史頌
稱申公朝前三章皆賦其事以起興也泮

水名作宮以祀后稷之所也芹水菜也道甘
香一名水英庚子也花飛揚貌或上聲之

和秀也無小無大言魯國之人貴賤必長尊
從公之車馬至于泮宮以觀其榮授而燕養
也哉

考補
漢新
儒安
乃程
摺氏
天子
之學
曰魯
碑傳
難公
摘作
侯宮
曰予
洋人

宮者因大正魯頌之文而附會之耳批曰家有塾黨有庠遠有序國有學孟子曰序者射

也庠者養也校者教也無所謂辟雍
辟雍乃文王之樂而以名靈臺之宮
既而武

王復作此宮于錫京以為習射教樂之所則名天子之學為辟雍猶之可也若泮宮則即

永和名猶楚立之上謂之楚宮雪山之上謂之雪宮非其學之定制也桃源戴氏曰禮記

多出于漢儒其言頗富五同詩而摛鄭氏群
詩字率也詳記四類班也依鄭氏確有證

洋學水字致爲鑿之詞乎
通典言

魯詩世學卷二十二

一也以泮水為半水別泮林亦半林乎升庵

果水名足徵矣禮器云魯人將有事于上帝

必先有事于類宮。泮宮謂類宮祀后稷也。此又泮宮非學之一証。按閭宮泮宮作于一時則

魯之階禮明矣
閔宮祀上帝而
以後稷文王
配之擬明堂也
泮宮特祀后稷
與周牟太祖

而也禮諸侯以始封之君為太祖魯當祖禽父
而乙祀周公立不可況后稷文王乎而父况

帝於上

續考程名大昌字泰之永人戴
名植字仲培永四明人

補音 津類同奥

思樂洋洋薄米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

躊躇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正說 躊躇 上強盛之貌載色載笑已扣悅也即洪

見其能

思樂泮水薄采其菲毛本魯侯戾止在泮飲酒

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正說 菲 亦水菜葉如大掌亦圓而滑一名芡

進猶大道也屈服醜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

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祐敬

正說 此下四章皆賦也則法先信昭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毛本泮宮淮夷攸服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音淑問如皋毛本陶在泮

獻囚

正說 矯 武貌試者不服之人武臣格而殺

其國臣姓序處時為士師因服罪就擒而械

繫之者則治獄之吏受其詞而斷其罪然必

善問如皋陶者乃能之也

考補 此章言獻馘囚下章言獻功蓋師告

受成于學及其反也釋奠于學而以祝饗告

告故詩人因魯侯在泮而願其有是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毛本彼東

南燮燮毛本皇皇不吳音不揚不告于訕音

在泮獻功

正說 廣 廣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桓桓武

也主也或美也吳不揚也東由淮夷也

角弓其觶音求其按毛本戎車孔博徒御無

斃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猷毛本淮夷卒

獲

魯詩世學卷三十一

正說 此下四章皆賦也則法先信昭

翩翩飛鵲音集于泮林食我桑椹音元龜象齒

懷我好音音懷彼淮夷來獻其琛音元龜象齒

大路南金

正說 泮 泮水之上也林木也龜本為靈之鳥

樂之化其有不羊而柔服者乎此所謂有

廣一尺二寸所以卜也大滿廣也格遠也南

金者利楊所育三品之金也朱子曰此章前

四句與後四句如

泮水八章章八句

正說蘇氏朱子以魯僖公之服淮夷事不
春秋經見疑此詩所頌為期望之詞然以
冬矣孟淮夷既會而遂服于魯史克因而
頌之

有駸郵音有駸駸音披秉聲去黃珮風毛夜在公在下本作司

公明明振音振驚驚于毛本作下鼓驚驚作毛本

醉言舞兮胥樂音兮

正說朱子曰此燕飲而銷禱之詞全篇皆與
親黨也駘馬肥強貌明明辨治也振振羣飛
蕭蕭與聲者長者也
魯詩世學卷三十二

也衆

有駟有駟
彼乘牡殞夜在公
在公飲酒振振

鷺鷥兮飛鼓鑼鑼醉言歸兮胥樂兮

正說壯者剛強之材也驚者言舞者振作驚迅捷如飛也毛氏曰飛夜在公

敬在公飲酒言臣有
餘君有餘惠耳

有駢有駢彼秉鬪音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

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子胥樂分

正說也。馬色青黑相間，謂之驕。今猶聽也。藝則得治遠矣。願自光年殺常登子孫相承力于為善，則為無疆之休矣。乃頌禱之詞也。飲

酒載羹乃祭畢之禮也不然而
流連荒志聖人豈錄其詩哉

有駝三章章九句

正說慶源補氏曰永貴壯弱恐是排弟義者所未之為故因以起與在公明明

所謂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也曰今以姑蘇
其有為庶民之惠切矣若子有穀詔孫子

為後世之愿深笑強
所謂善頌善禱者哉

宮有恤恤者寔寔放發毛本作赫姜塬其

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

稷降之百福黍稷重
平稷音植音穽音亦毛本
作麥

奄有下國俾獫狁有獍有豸有貙有貆巨音奄

世說新語卷三十一

有下土攢蒿之緒

正說
大廟世室及孝惠桓莊四親廟之上而

史克作先詩以下十一章皆賦也朱子曰

深宮廟血清靜也寔以華貴也
曰邪色依猶養顧也先種曰穉
後種曰禿奄

有下國於師也。雖常也。而猶有下國於師也。非

考補
名曰深寧王氏曰香初以周公為大

廟曹公為室也王仲公為
憲公為皇考而桓公為王考

而傳立后
公則判為
之廟皆非
禮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
岐之陽寔始翦

前羽與商至于武王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
牧之野無戢無虞上帝臨女音克威厥功敦商
之旅此章十二句元鄭孔氏與石經合毛本敦
正說此章國語公立文王之廟而頌之上推
欽成厥緒且以第其字從前從羽謂也肅猶輸以進如說
文以羽與生其字從前從羽謂也肅猶輸以進如說
鳥之羽與生其字從前從羽謂也肅猶輸以進如說
小乙之羽與生其字從前從羽謂也肅猶輸以進如說
也大王之亮則祀小乙之賢王而武丁之父乃
公之亦賢王也大王之亮則祀小乙之賢王而武丁之父乃
能為商之羽與生其字從前從羽謂也肅猶輸以進如說
命之所繫極即名諸所謂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是
命也載籍雖廣也謂牧野之戰諸侯勸武王

天命已屬纘如上帝之親臨無有遲疑而過
下之成功也謂周公佐武王克殷同有定天
考補此章朱傳誤連王曰未父五句而強叶
文前功為後字切蓋不知毛本之錯簡也其葉
伐字從前為後字切蓋不知毛本之錯簡也其葉
敦害義甚矣善年蔡虛齋曰漢人謂大而不
寔有圖商之心朱子傳詩及注論語因而不
革胡雙湖嘗論之矣以理言之臣小武丁祖
乙賢天子也太王賢諸侯也君臣大義與天
地並大難所在大王其敢忘之乎以勢言之
大王方為秋人所侵危不自保始率其民遷
于岐下計其所得殆僅足以償其失亦何
暇遽有異圖哉且以文王之功三分有二
不敗服殷之心况小乙武丁之功三分有二
何時也乃敢輒萌非望之心乎

王曰亦作本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
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
附庸此章三十八句非也今依石經正之
正說此章國語公立文王之廟而頌之上推
周公曰元子伯禽也朱子曰成王也亦父
城也小國不能自達于天子而附于大國也
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
乃言其命魯公而封之也
考補此章朱傳以王曰未父五句上屬克成
孫至亦其福女非也命魯侯四句下連周公之
能五里者不敵自達于天子亦作據王制不
附庸如包義後風姓類史任鄭神農從姜姓
父黃帝後難姓五吳少吳後己姓清家集

陶後臣姓魯丘伯蓋後魯姓葛劉累後董姓
成師費城郎顏防下教後梁武王之甥莊部
極鄭氏以上古以來君臣之從謹蓋須郭部
博國皆魯之附庸也
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春秋
匪解音高作享祀不忒皇天毛本作后帝皇王
毛本作后稷高以駢犧是響是宜降福既多周
公皇祖穴作亦其福女
正說此章國語公立文王之廟而頌之上推
郊也秋吉禘于太廟借明堂也春祈于上帝借
借禮而謂之不忒為君大過之詞也后帝上

帝部之神皇王后禮配帝之主皆周天子祖
既以後公配后禮也又
考補丁未王見書武成惟我皇王建邦啟土蓋
王也立太祖廟以配于郊廟商湯尊后稷為
王也魯則周公為太祖其曰周公皇祖乃例
以協勳曰其福不其止上帝后稷受命
而陽福今周公既配上帝亦將同帝受命
者皆本明堂位祭統然明堂位言成王命
魯世祀明堂位祭統然明堂位言成王命
君世祀明堂位祭統然明堂位言成王命
章記帝于郊配以後稷則十有二祀日月之
廟記帝于郊配以後稷則十有二祀日月之
以記其言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己
不吉有大樂下文即言周公之孫莊公

唐詩世學卷三十三

之子龍祈承祀皇天后帝王后禮使果成
王自傷公之也其如傳載祀魯公
直自傷公之也其如傳載祀魯公
分物基祥使有天子禮樂不當但言備物
典廟之禮于天子春秋史角使字據請
近代學者多從其說然東遷之後諸侯天子
而天子賜之也愚竊謂周公制禮尤嚴于名
公成王之書也愚竊謂周公制禮尤嚴于名
常其肯以不典之禮賜周公之後乎若周忠
公始則歷桓桓莊閔四公大嘗吉禘之借
皆錄于春秋何獨于公始則歷桓桓莊閔四
詞及春秋何獨于公始則歷桓桓莊閔四
詩傳樂正氏謂于公始則歷桓桓莊閔四
魯之借樂正氏謂于公始則歷桓桓莊閔四
之借樂正氏謂于公始則歷桓桓莊閔四
莫知其非敬之從稍致富強志得而驕借尤

之乃成此史克
之頌所由作也
續考皇始也后稷周始祖書稱皇王周公魯
本誤字而應之也呂覽云寧讓寧周大止執
也平王不許魯魯魯魯魯魯魯魯魯魯魯
不使始周惠公則魯魯魯魯魯魯魯魯魯
之借始周惠公則魯魯魯魯魯魯魯魯魯
秋而載嘗夏而福者衡白牡駢剛犧尊將
毛魚者載者樂者本蓮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
有慶此章毛本誤連上三章
正說此章毛本誤連上三章
福而止之魯詩世學卷三十三
物而止之魯詩世學卷三十三

唐詩世學卷三十三

萬具胄朱縵朱英綠縵二矛重彘弓公徒三
公車千乘朱英綠縵二矛重彘弓公徒三
考補朱本連俾爾熾而昌以下十六句為一
章非
也

泰山巖巖魯邦是瞻

陳武職勝餘夫之勇壯最之戰敵更者
替武職勝餘夫之勇壯最之戰敵更者
永遠充軍而周農以養之有年非若後世罪人
井邑四當仍為四縣一字皆當改作五字惟四
丘謂之方里而井為一里之地也若大野封之則
又侯之國乃有萬里之地也若大野封之則
一侯之國乃有萬里之地也若大野封之則
必隨高下廣狹各員長短曲直故為貢九以
開萬計之一夫我疆我理東南其故宋儒
等田一方而詩亦云我疆我理東南其故宋儒
聖人經天緯地通變宜民之道哉聖祖高皇
帝銳志欲行井田劉宋諸公不能將順至方
孝儒盡奪富民之產重為井字遂致胡名不
終始禍萬世儒
迂謔可勝嘆哉

而班固則以三千六百井為一治之數
則以三本無亦莫能通也文
俾也夫禮之卒亦莫能通也文
而強附黃氏曰季氏平所著惟禮
續考泰泉黃氏曰季氏平所著惟禮
之數亦精到然非授田之法也古者天子
內提封萬井諸侯萬井乃在國中孟子
鄭風無踰我里論語里仁為美皆非道
里也漢儒五家論語里仁為美皆非道
易曰改邑不改井即家同飲一井之水
邑則四井六井四井即家同飲一井之水
城中之井法外之邑改邑而不可數言也
為兵賦之治故曰邑改邑而不可數言也
家井為受田之定制故井以人可變以
其數也田賦之治故曰邑改邑而不可數言也

保南夷固不來格

所沂州考西北七十里在魯之東故曰東
蒙志以縣在鄒縣西南七十里在魯之東故曰東
一統志以縣在鄒縣西南七十里在魯之東故曰東
考與縣在鄒縣西南七十里在魯之東故曰東
境與縣在鄒縣西南七十里在魯之東故曰東
封內與縣在鄒縣西南七十里在魯之東故曰東
異及一統志以縣在鄒縣西南七十里在魯之東故曰東
黃氏曰泰山之北乃其南面屬屬魯對言則皆魯封
臨見傷公之勤王也傷公初無勤王之誠然
齊再入齊封既非境內况胡小國後既入齊
也伯禽始封既非境內况胡小國後既入齊
齊強魯弱魯為得而兼之胡未唐氏皆誤
保南夷固不來格

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正說此下五章皆頌禘之詞朱子曰泰山者
本其所國也魯有也荒亦魯之大在魯封內者
東補泰山唐氏曰春秋之當祭者三望胡康侯曰
考補泰山唐氏曰春秋之當祭者三望胡康侯曰
亦祭故書三望以祝之非也古者名山大川
不以封況泰山五嶽之首王祀上帝之明
堂在魯當望者東蒙而已龜山在鄒古并
子國附庸也史記季氏曰泰山在魯南
府泰安州北五里彭山考之泰山之南有魯
在汶水北非周公所封內之泰山之南有魯
得之國可以為望及考泰山之南有魯
魯封也魯之國可以為望及考泰山之南有魯

諾魯侯是若

正說 卷之二 山名宅居也謂取徐夷之地而

曰泰山龜蒙之山也格至也諸國若順也朱子

南勢相連屬可以服從之國故顧之如此東

考補 廬陵羅氏曰龜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三

里即為有之輝陽也後漢崔氏曰孟子言周

公封于魯地非不足也而僉于百里此王制

也而史克乃兼并期望其君無亦世俗之見歟

天錫公純嘏古音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

宇魯侯燕喜今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

既多受

正說 常山東南鄒之近薛莊公築臺于薛

取其田本鄒所欲而以讓魯及桓叔懿遂以

桓公女嫁姜也壽母考之姜信公夫人齊

風莊公妻也壽母考之姜信公夫人齊

考補 曹氏曰漢地里志魯有薛縣而齊孟嘗

曰此詩所以頌僖公者欲其正身也彭山季氏

四夷乃為多福而皆歸于壽蓋非

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

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毛本朋如罔如陵

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眉與試
俾爾昌而大俾爾壽而父萬有千歲眉壽無有
害

正說 此承上章眉壽多祉之說而致其反復

之趣為頌之之意文體頗類卷之四有誅嘆淫

八十朋如也三壽上言天錫公也戲崩毀壞震

試者功之著也夫與試謂有其壽則歷試

者髮蒼白如也功也夫與試謂有其壽則歷試

考補 泰泉黃氏曰此章本十六句文從理順

以 前後照應各有條理毛本俾爾熾而昌

爾昌 下至眉壽無有壽十七句為一

章 從之皆簡編錯亂謬之甚者也同

經為定 松栢新甫之柏是斲是度入是尋是尺

松栢 有綯路寢孔碩新廟奕奕 奕奕 奕斯

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正說 此復詳言修廟之事而總結之與篇首

亦曰尤來新甫山名八尺曰尋栢櫟之方者

王公之廟也為大貌路寢正寢也新廟後文

莊公庶弟僖公之為也作者為之主帥教工

長頭大也萬民是若言順萬民之望也

卷三十二

三

卷三十二

二五

魯風之
道也

終

三

二十五

附國信清敏豐稷相之正音

奉直大夫右丞相右布政 豐慶文慶續音

翰林院學士進階朝列大夫 豐稷用勤補音

吏部考功司前翰林院 豐熙原學正說

豐道生李考補

甲寅小春長溪白衣人沈修能錄

魯詩世學三十二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豐坊撰坊有古易世學已著錄是編首列子貢
詩傳詭云石本次列詩序而以正音託之宋豐稷
以續音託之豐慶以補音託之豐稷以正說託之
豐熙謫稱祖父所傳而自爲之考補故曰世學又
附以門人何昆之續考共爲一書實則坊一人所
撰也其書變亂經文詆排舊說極爲妄誕朱彝尊
經義考辨之甚詳而康熙中禮部侍郎平湖陸柔
乃尊信其中三年之喪必三十六月之說遭憂家
居已闕二十七月猶不出補官其門人邱嘉穗載
之東山草堂通言中以爲美談不知此唐王元感
之論當時已爲議者所駁載於舊唐書中非古義
也則僞書之貽害於經術者甚矣

詩傳纂義不分卷

〔明〕倪復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傳纂義

無卷數》提要

詩傳纂義

國風

風者男女相與詠歌以言其情情有邪正故言有得失皆上之化所動也每歲男女老而無子者官衣食之使采詩于閭巷之間行人又振木鐸徇于路以受之邑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天子受之皆列于樂官以考其俗美惡而自察其治之得失焉其詩之善者則被之管絃以化天下其不善者亦使學者時習肄之以自省而知所戒蓋莫非所以為教也

關雎

詩傳纂義

昔者周公采關雎之詩被之管絃以為房中之樂有歌有聲見于詩者歌也寓于樂者聲也聲蓋著于譜而今不可見其可見者惟此詩耳故此詩謂樂之卒章而孔子曰關雎之亂是也又有有聲無詞若南陔白華華黍之類止入于笙之吹琴瑟之奏而不歌關雎則或歌或奏也或曰正風變風雖有治亂之不同然而采詩者偏得婦人女子之言何也曰古之為治者皆始于閨門閨門治則心純一而沾濡動變及之者廣不治則淫僻之行亦孚于上下而衰亂隨之故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化之原也此十五國之風雖有正變之不同然皆莫非上之所感也叙詩者於此有深意焉所以示人主之

不可不察乎此矣

二子乘舟

宣公貪燕妮之私以納子婦其于夫婦之道絕矣聽宣姜之慫以殺其二子其于父子之恩滅矣蓋夫婦父子人之大倫也夫婦之道不明而父子之恩滅淫亂之禍皆人主之所自為也宣公又何足怪哉聖人著之于經以示後世非哀二子也後世不知此戒而唐明皇躬蹈其轍卒成播遷之禍而重貽世笑亦自取與

定之方中

衛文公因國滅之後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喜而作詩以美之曰當營室之方中正農工之已畢也乃作宮

詩傳纂義

二

于楚丘之上方其作也既樹之泉慶其日之出入以定東西泰其日之中景以正南北及其成也又樹之木榛栗以待遷寶梓漆以供器用其得天時地利之宜有久遠備預之計文公可謂能主矣

升彼虛矣一章

文公遷國既相其土又稽之卜宜矣又周旋而驗之升于故城之上以望楚丘之廣并其旁邑與景山高丘之屈方向既定形勢又固復降觀于下察其土宜以為民資無不可矣然後知向之所謂吉者今果驗之于後而獲其善者也

甫田

君子所期固不可不遠且大也然求之有道大者必自小者始遠者必自近者始循是而進則小可大近可遠庶乎如總角之童忽然而見其弁矣豈不可哉苟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懷其虛想凌躐之心而為莫幸苟且之計如田甫田而力不給思遠人而人不至亦徒勞而已矣何益之有哉

魏國七篇

觀魏國之所叙見政迫民流而國將滅也葛屨以刺在位者急于謀利而無寬大愛民之氣象汾沮洳遂言其瑣屑褊迫之態而不成乎其為上矣是以賢者始憂而望歎之未有去志也及其涉此岵而思念父母兄弟之言始有去之意矣其去之也思與朋友之同志者相樂于農圃之間故十畝遂作心尚未固也迨乎見伐檀之不可行始有甘心窮餓而厲志于自養者此賢者去國之本末也不特賢者去之民固有不堪其政思就樂土而去之矣此魏國之所以亡而居變風之中也有國家者能諷誦而固念焉則必不至于棄賢而慢民矣

詩傳纂義

三

椒聊

椒之榦本弱也條遠而實繁則榦不能支矣言桓叔之得民日盛而昭公之弱可憂也故詩人以此興而比之以示有國家者當謹其微不可使有尾大不掉之患

羔裘

居居者願與其可處者而處之也究究者願與其可終者而終之也此桓叔以非道得民故國人翕然而從之言彼服美裘豹袂者我人願相與居之而與之左右願相與終之而與之同雖然豈無他人哉維子之私于我者久矣故特欲從之也此述其民從于桓叔之詞未知是

鵠羽

鵠似雁而趾連故不木棲今乃飛集于苞栩之上則為不得其所矣以比夫民不安于勞苦而使之久從征役不得耕田以養父母無所倚賴是為不得其所者也為上者不恤其勞以王命而役使之故訴天而告怨也

詩傳集義

四

兼葭

按伊人者非臣下指君之詞又秦俗無鄭衛之習又不可謂所私之人也諷其詞想其意若賢者見陰霜初結之候退而隱處于洲渚之上水泉之地猶韓子所謂寂寞之濱也斯時也賢者甘于寂寞而或不能致故上下求之而皆不可得也晦菴先生以為不知其所指而闕之愚姑記其說以俟知者云

鵠鳴

鵠鳴之飼子平均故詩人托此以興周之盛王曰彼淑人君子威儀之見于外者無不如一以貌則無不莊以色則無不和以詞則無不信平均而有常德矣然豈

拘拘而為是者哉蓋其存于心者理無有不純欲無有不誠信結于內而不散也故其發于外者如此是以足為民表而正是四國也斯人也宜受福萬年以庇其子孫而今也不然是以使曹國之日困也王道陵遲小國不得其所故慨然思此平均之惠而賦此詩以傷之其意遠矣匪風下泉亦此意也

幽風七月

農桑者生民衣食之原而有國者之不可緩也七月所言雖及于昆蟲草木之微衣服飲食之末而后稷公劉之化周人王業之由實在于此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同我婦子饁彼南畝下以是誠為之也田畯至喜上以是

詩傳集義

五

誠道之也下誠為之而欲忠報其上上誠道之而使給足其下上下下之情如家人父子之忠懇而兩不知其所以然此幽之風俗所以為厚也

對雀李也萸葡萄也皆果也葵菽蔬果酒嘉蔬以為老者之具瓜壺並茶以為壯者之食美食以養老常食以自養長幼之義豐儉之節藹然于飲食之間此幽之所以為后稷公劉之化

鵠鳴東山

武王克商立紂子武庚而使弟管叔蔡叔監之武王崩成王方幼不能蒞阼周公以冢宰攝政管叔及群弟流言于國曰周公將不利于孺子故周公辟居東都二年

始知罪人之為管蔡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鷓鴣鷓鴣者惡鳥也以其破巢取卵比管蔡之動搖周公以敗王室故因以言審微預變之道經理王室之勤其詞哀其意切忠愛之情有所不能已也及成王因風雷之變親迎周公以歸二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三年始歸故作東山以勞歸士閔其在途風雨之勞序其室家相望之情下不敢言而上言之此民所以動其歡忻感激之情而忘其離別死亡之患也按東山破齊宜在狼跋或曰集傳以武庚叛于二叔流言之時而子以為叛于周公迎歸之後集傳以周公東征在成王未啓金縢之前而以辟為致辟之意子

詩傳纂義

六

乃以東征為成王命討之意而東歸為流言之故其不同何也曰集傳用孔氏疏而且因詩中三年之語及後與九峯辨其不然而以弗辟之說從鄭氏集傳蓋未追改耳若二叔流言之時而武庚已有背叛之變勢如救焚拯溺周公豈得避遠小嫌而緩視王室之憂哉考金縢所記惟言二叔流言而不及武庚之叛及周公辟東之下止言為詩以貽王而無征伐之語及考大誥曰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言武庚因天降割之威知我國之有三叔流言之隙故欲復殷業反鄙小我周邦而作亂也是作亂在流言之後可見矣若三叔流言而叛亂未作周公不避遠討而誅之豈

聖人之心哉愚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況周公之東征王實命之宜在王既感悟而迎公以歸之後也讀者詳之予觀幽風七月之詩言先公之風化故曰風公劉之詩言公劉圖國之事故謂之雅思文 皆言農事之成功以告于神明故謂之頌鄭氏三分七月以一章二章

詩傳纂義

七

為風自三章至六章之半為雅自六章之半至八章為頌則分析破碎朱子非之是也然又載或者之說以為隨事變其音節或為雅或為風或為頌而疑其可行此未定之說也惟以雅頌之中凡為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幽號庶幾近之而王氏又以為本有是詩而亡之者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也蓋風雅頌之為體固各有異而其音節亦不能不異也孔子參互考訂使雅頌各得其所蓋謂此矣若曰變其音節以備三體則不得全號之幽風而雅頌亂矣若謂本有是詩則章句不止一二不應盡亡之矣惟大田良耜之說最為得之

小雅鹿鳴

古之賢王之於賓客也飲食以養其氣體殷勤以樂其心志樂帛以將我之恭敬然豈以為私惠也哉蓋欲賢者陳善道以開其心廣忠益以開其言其所望于嘉賓者至矣則人知自盡雖有高明超卓之士出于功名利祿之外者亦孰有不為用而盡其心乎不然則甘忍窮餓而不留矣

皇皇者華

人君之于天下非一己之聰明所能盡非一人之耳目所能周故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而必教之曰每懷靡及廣詢博訪以濟其不及也使臣推此心以在外則耆老之當問遺佚之當求鰥寡之當恤廢墜之當舉幽隱卑遠遐邇不遺每事而思心常歎然唯恐無以副君之意庶幾可以稱斯職矣鹿鳴四牡皇華朱子皆以為遣使臣之作蓋鹿鳴皇華以美其行四牡以勞其還然不獨用于勞還也射鄉之禮皆用之朱子曰其後乃移以他用是也

伐木

詩傳纂義

八

天子於同姓異姓之國有朋友之義其尊者謂之諸父諸舅其儕輩者謂之兄弟具酒食以樂朋友先諸父後諸舅又後而兄弟親疏尊卑之序也施之有序如此處朋友之義當然也

天保

先公先王來格于祭享之時而遺之以多福而旁及于臣民使之質寔無偽由之于日用飲食之間而不自知雖羣黎百姓之衆莫不以上之所為則而象之也動靜作止無不歸于德化之中神之所福者廣矣

采芣六章

古者戎車進則並駕以禦敵止則自環以為衛士伍之

行列器械之備其無不管于是焉騤騤者馬力之強也翼翼者行列之整也象弭魚服言弓矢之精好也日戒者猶易所謂日閑與衛也此言戎車既駕而馬力強矣將帥用之以依乘士卒賴之以芘倚且行列整治器械精好如此而又不致忽彼之可防也故日相警戒閑習防無所不至豈不以儼狃之難甚急乎此既美而又戒之如此

出車

言南仲往來道塗之時時物俱變啓處不寧以私情言之豈無懷歸之心乎特以王事多難受命于天子而不敢徇私以廢公也

詩傳纂義

九

南山有臺

人君得賢者而用之則好惡通于其民而民父母之故邦國安固故曰邦家之基又曰邦家之光言其尊榮也曰德音不已曰德音是茂言其聲譽之日著也斯人也不獨今日賴之雖後世之子孫亦無不受其安養之利故末章曰樂只君子保艾爾後人君尊慕賢者道其德之美而願其壽之永其愛之也深矣此君燕其臣而達其意如此

蓼蕭

天子燕饗來朝之諸侯而道其愛慕之意未見也如不克見既見也則得以翰寫我心無有留恨是以相與燕

飲笑語而保有其聲譽和樂也後世之待諸侯者猜疑以逆其心畏備以待其至上不能輸焉以盡其情下不得笑語以展其意或以為過或以為罪而廢黜屠戮隨之矣尚安能保有其聲譽安樂于長久乎

湛露

此詩前兩章言厭厭夜飲飲其不醉無歸以盡其情後兩章令德令儀欲其德將無醉以戒其禮見其情之親愛而無已也

彤弓

紫九貢有器貢九式有匪頒之式古之制國用者以九貢入之以九式均節之不輕用也弓人以弓矢獻于天

詩傳纂義

十

子天子受而藏之王府俟有功者然後出而頒之曰受不輕得其物也曰藏不易視其物也書曰不賤用物于此言見之矣

六月四牡章

兵事尚于嚴先于敬不嚴則軍心不齊無以整其衆不敬則軍事不脩無以禦其敵將帥皆有嚴有敬以供武事以此而伐獫狁固有以知其必克而王國定矣武之服武之事也與上章常服我服不同蓋謂射御擊刺之法坐起進退之宜也戎車有五謂戎路廣車闕車革車輕車也安固也戎車既安矣而又一軒一輶低昂適調利于戰鬪也四牡既壯健矣而又教訓習熟衝突進止

便千驅馳車既整齊馬亦精強以之而伐獫狁不足平矣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言吉甫武備雖嚴無窮兵遠討之心與後世之登臨翰海勒功燕然者異矣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言吉甫文武兼資德威並用與後世縉紳則言和親介冑則言征伐者異矣獫狁深入為寇雖邊報日急而吉甫之師行有紀將帥莫不共事而又從容不迫氣象閒暇以此見吉甫文足以附衆也獫狁勢雖孔熾而吉甫先以元戎十乘以犯其前後以六車四牡以躡其後聲罪致討直而壯律而藏此武足以威敵也

采芑

兵車一乘甲士三人一主射一人戟一主御皆在車上

詩傳纂義

十

步卒七十二人二十五人為左拒二十五人為右拒二十五人為前拒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廝養五人挾汲五人兵車駕馬重車駕牛凡百人也其車三千當用三十萬衆矣荆蠻背叛不服于周其勢緩故方叔以威而服獫狁內侵逼近畿甸其事急故吉甫以討而定兵車三千蓋極其盛而言非是實也戎事齊力尚強也而六月之四驪采芑之四騏又皆同色也田獵齊足尚疾也而車攻之四黃又純其色矣以此觀之可見宣王馬之有餘矣

車攻

當時諸侯會同田獵徒御非不衆也而卒事不驚于以見宣王制師之嚴射夫既同助我舉衆復非不足也而大庖不盈于以見宣王及物之仁嚴足以制其師仁足以及其衆此宣王復文武之境土而為中興之主也宜矣

汚水

湯湯汎濫貌載起載行夫人心寧則起止有常惑亂則居之不安矣水之流有所歸也今乃汎而不歸隼之飛有所止也今乃揚而不止舊法善道宜有所循也而乃為亂不踐其蹟如此我今見之憂念之心不遑寧處憂其可得而弭忘哉衰亂之世君不明善故民之訛言繁

詩傳纂義

士

興而卒歸于危亡禍敗我之諸友宜有以禁戒而懲止之可也今乃不肯念亂而無憫惻倚豫之心則小人之讒言必將反移于已矣故戒之曰我反其敬矣讒言其興乎君子苟能敬以自持不縱于詭隨不棄于耽樂慮無不周脩無不至我無可乘之隙彼無怨怒之心讒言豈不由是而弭乎始憂諸友之不念亂以貽父母憂終憂諸友之被讒誘而反求諸已可謂不忘自修者也太子晉諫靈王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以中興之主而乃與幽厲數則汚水之念亂鶴鳴之納諫疑為宣王時作也

斯十

爰居爰處爰笑語居即所升以聽事也處即所休息以安身也笑笑樂也語論難也笑樂于室論難于堂聽事安身各有其所宮室之倫也古者有六宮六寢寢以听政宮以休息周自太王遷國于岐始有宮室之美至于文王作邑于豐武王又居于鎬然後宮寢備而為天子之制矣及厲王出居于彘宮室大壞宣王即位更作宮室以繼續前美不敢有加故似續妣祖即文王有聲之篇所謂匪棘其欲適追來孝者也或謂妣祖為姜嫄后稷者則似續為繼其祀事也

詩傳纂義

士

矢斯棘言堂隅之整飭也如鳥斯華言上棟之隆起如輦斯飛言檐宇華采而軒張也此室之美如此而君子所升以聽事者豈不在是哉鳥有警則舉首飛則矯翼此斯華斯飛之義也傳曰棟宇峻起又曰檐阿華采凡屋之檐謂之宇即屋之乘也阿棟也士昏禮賓升當阿致命賈氏釋曰深入當棟是也言棟兼宇言檐兼阿蓋交互言之然宇非峻起之物而棟無軒張之勢此為小誤耳惟朱子儀禮釋宮說此曰謂之屋翼者言其軒張如輦斯飛耳士冠禮注曰榮屋翼最為明白古之築宮者皆有堂有門堂下之至門謂之庭堂之居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後楣以北為

室為房殿屋屋皆五間東間之前為東楹之東後為東房西間之前為西楹之西後為西房東房之東西房之西為夾其前為東西堂其後為東西夾室後楹之下皆以南為堂以北為室與房室房東西相連為之天子諸侯左右房惟大夫士東房西室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為中天子諸侯既有右房則室當在中而戶正中也戶牖設依處正中故曰噲噲其正謂其設依處向明也室中西南隅謂之奧邢昺曰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東南隅謂之突鄭氏曰突亦隱闇故曰噉噉其冥正奧突之間也此寢之下室也下室即燕寢也正寢以聽事燕寢以安

詩傳纂義

古

身則燕寢宜在正寢之後矣

節南山

師尹國之宰輔也今乃不平其心恣已徇私以人從欲上不得天心中不得民心故天怒而重之以喪亂之禍人怨而加之以謗讟之言為尹氏者宜有以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可也今乃安習其心而曾不以為意何哉大臣受君之寄必廣求天下之賢才以任國家之政智識足以考察疑惑才力足以綜理世務然後大臣得以不勞其力而事功舉矣師尹今乃秉國之政而弗躬弗親濫居要職貪處高位庶民既以知之而弗可欺矣又委之于姻婭之小人識不足以考察才不足以綜理者

使之汚繒紳而盜名器焉以是而欺王其可乎迷惑不反不至于危殆其國家不已也苟能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姻婭小人悉皆屏之則要職高位豈得而進而禍亂亦從而滅矣師尹其亦反躬以自責乎

不弔昊天非天之不恤乃人之不憂言昊天降此窮極之亂非戾之變居宰衡之任者宜其弭防其禍憂恤其至用其至而必躬必親平其心而式夷式已不諉于天不委于命則亂雖自天亦可轉禍而為福易危而為安矣則豈至于危亡而不可救哉惟王以大政而寄之師尹師尹又以大政而付之小人絕惻惻憂恤之心故昊

詩傳纂義

古

天之亂未有所定而禍患蓋與歲月而彌長也是以斯民受其勞弊其將何時而得寧乎

古者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替御之箴宴居有師工之誦家父以周之世臣如當誦書之官作詩以刺尹氏以究王政之所由亂自表姓字使師工朝夕以訓戒之冀其改心以養此萬邦之眾家父可謂責難矣

正月

上有繁霜之留下有訛言之禍留禍難然並與而當時君臣上下恬然莫以為憂我以小心畏忌而獨憂之以至于病也

繁霜之留雖曰可憂未若訛言為甚也蓋為訛言者虛

偽難患反覆不定或好言以相譽或醜言以相詆皆不出乎心而出于口是以使我憂之益病而反見侵侮之若此也天本高地本厚也今遭世之亂局踣而無可容之所若卑淺之甚也我之號呼而出斯言者非若訛言之難信也蓋有倫序之可求脊理之可循耳何哉以今之人太為訛言以侵侮猶覬錫肆毒以害人故局踣而無可往也豈不為可哀哉

正月之詩大抵言國事之日非訛言之繁興寵惑女色輕棄賢才小人得志君子遭禍其詞哀其意切孟子所謂喪無日矣

雨無正

詩傳纂義

去

昊天將威周室降此饑饉之禍使有罪無罪者皆以死亡內則宗族破滅未有所定之期外則正大夫離散以避讒譖之禍獨我以替御之臣雖有免勉從事之勤孰得而知之哉三事大夫及邦君諸友皆莫肯念亂夙夜朝夕于王矣天變人離如此王亦可以省矣庶幾改心而為善則禍猶可免也今乃復出為惡而不悛何哉法度之言遠出于先民之訓近得夫大道之常聽而行之功效若見有所底止矣奈何乎王也教然于南面之尊而于此言則拒之而不信如人恣行志逆亦將何所底止哉王之不聽善即無如之何矣在位凡百君子豈可輕棄其身以自放逸哉各敬爾身以修其職則戰兢

惕厲而于天之所以不能不畏之矣然爾群臣身處于酣養之地心放于逸樂之中胡不畏于人不畏于天若是哉此替御之臣因王不聽善而戒群臣如此

曹我替御憚憚日瘁言王不以寇亂成而改其為惡不以饑饉成而進其為善惟增替御之憂而至于且病也曹讀為增蓋也舊音層恐未是

小旻

昏亂之世君不明其善故人人得為異議以騁其私而不知其為可哀也謀之不善者則渝然相和以為是而從之謀之善者則訛然相詆以為非而拒之是非相奪道理不明使天下不復知有公是公非之所在其不論

詩傳纂義

七

胥而敗者幸矣謀國是者其得無憂哉周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致深淵薄冰之戒其憂之也深矣

小宛

明發不寐周大夫傷時之亂感念存沒故憂而不寐以至明發也夫人之有身必本於父母既全而生之矣其保養愛護之恩又無所不至子能以親之心為心則所以持其身者不敢不謹如集于木如臨於谷如履薄冰必求所以自善之道不染于汚俗不蹈于刑辟雖有禍敗亦可免矣所謂無忝所生者也大夫傷亂兄弟作詩相戒如此其意可謂懇至矣

時王以酒為樂而臣下化之故膏粱之族酣泰于麴藥之間放逸于昏迷之中而敗禮敗度淫亂不可禁者日積于耳目故兄弟相戒首以為言人敬肆者皆係于酒而威儀之則乃可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善不能者敗以取禍故謹爾威儀則天命佑之不謹則天命不復而喪爾生矣吾兄弟安可以不謹乎

人不自為善則上貽父母之羞不教其子使為善則下為吾之羞故孝子不獨善其身又當教誨其子也

巧言

讒人處卑汙而不能為善猶居下濕之地而有微燠之疾也雖無孝勇為亂專以讒口交關兆亂之基亦何能

詩傳纂義

六

勇哉為此讒謀既大且多宜必有協力之眾也然與居徒眾亦無幾何必不能眾也此言讒間之人雖曰暴虐而勢力單寡亦易驅除特王不悟耳

蓼莪

父兮

此言父母之恩父以氣生之母以恩養之拊循以撫其癢痾抑其疾病畜養以繼其食飲時其衣服既調和其身體滋養其血氣以長之矣又時其寒暑而煦嫗以覆育之也既謹其出入察其起居旋視而顧之矣又置之左右而反覆不能捨也不但已也又一出一入必置之懷抱之中而不忍或離如此此父母之恩如天大之無窮欲報之而有不能盡者今孝子困于行役而不得終

養罔極之恩已不可報矣則無涯之悲豈不益著于懷乎

大東

侯邦供王賦役固有常分如大道之平直君子之所履行下民之所視効也但今譚賦西輸于周勞困已甚不免顧之而出涕耳

杼柚皆空而以葛屨履霜則財之傷可知矣以諸侯公子而往來周行則力之困可知矣

東國財力俱困或饋西人以酒則視之曾不如漿或與之以鞞然之佩則視之曾不以為長其供之也甚難其視之甚輕其誰以恤我哉我將愬之于天耳雖不得如

詩傳纂義

先

日月之照臨以大明我之不然幸而得如漢之有光則亦庶乎有以監我矣雖不得如風雷之迅疾以大回我之勞困幸而得如織女之七襄則亦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蓋無所赴愬而托之于天如此則其病可知矣

言我譚人才力已竭欲求助于天也然織女雖歷七次不成報我之章牽牛不可駕車而輸物啓明長庚不可助日而營作天畢不能掩捕禽獸但施之行列而皆無實用如此天亦豈能有助于我哉廬陵歐陽氏曰末言箕斗非徒不可用箕反若有所噬斗反若有所挹取于東是皆甚怨之詞也

四月

百卉草木也傳單釋草木小誤也秋時涼風動作草木黃
隕百卉俱病之候也賢者遭禍亂之日積感時物之漸
變盡瘁以仕而王不知其所自傷深矣

小明

此西征大夫自傷久役之勞而戒僚友之虞于內者無
憫念之心苟變而助之則神聽不惑而福祿佑之矣蓋
求助之意也

楚茨

第一章言公卿有田祿者力農事以奉宗廟之祭第二
章言陳祭物求神于有無之間而始行其祭也第三章

詩傳卷六

干

脩言威儀之盛物品之豐致力於祭祭畢而行旅酬之
禮也四章言飲福受胙之禮祝致神意以餼主人也五
章言主人立于東階下西向祝立于西階下東向傳尸
意告利成鼓鐘送尸歸異姓之俎留同姓之燕此祭畢
之禮也六章言燕于寢也祿即福也既祭祝傳神意以
受福矣及燕則同姓長幼同祝其福所謂綏後祿也其
祝也則皆稽首言曰向者之祭神嗜君飲食而使之壽
考矣又祝曰君之祭祀禮儀畢脩甚順也四時不失其
時也無所不盡後世子孫當世守此禮而引長之也此
同燕者祝主人如此蓋所以答之也

信南山

高平曰原下平曰隰昀昀原隰言南山之下高下整闊
以成柔田也疆者為之封植以別其屬理者為之溝塗
以定其制周禮土田之制百畝為大夫間有遂十夫有
溝其遂東入于溝則南其畝其遂南入于溝則東其畝
皆順其地勢水勢之所謂因地之利也

甫田

聖人之世田畯取農夫之饁以嘗其旨否國人以朋酒
羔羊詣于公堂上以萬壽無疆求報其下下以萬壽無
疆求報其上親愛忠厚兩不知其所以然真盛古之遺
風也至于末世上鄙賤其下而以牛羊使之下嚴視其
上而以神明待之可謂薄之甚矣

詩傳卷六

干

楚茨以下四篇皆言力田之事或奉宗廟之祭或奉方
社田祖之祭惟大田特為農夫之詞以道在下忠上之
意傳皆以為幽雅今讀其詞信無疑矣

瞻彼洛矣

平治之世人主多安于南面之樂忘武事而不講廢武
備而不修是以不能久安而長治也周天子朝會諸侯
于洛水之上以講武事故諸侯喜悅而祝之也

裳裳者華

天下不盡禮于上則上不安而有所疑其下上不輸心
于下則下不安而有所畏其上上下下交疑則猜防畏備
無所不至所以啟禍亂之門也故諸侯來朝天子見之

而得以傾寫其心無留恨也為諸侯而使天子見之如此則保有其聲譽而安處其心者宜矣此天子燕諸侯而美其來朝蓋喜之也首章言不失臣子之節有之言其德成于中而才周于外也

駕焉

此方伯連帥受天子燕賜者歌此以答其意欲其受萬年之遐福也

頌升

有頌者升實維伊何此天子燕兄弟而作詩曰彼有頌然之升者實維何以待之乎其酒既旨其肴既嘉而相宴如此然豈異人乎乃兄弟之親者耳下文遂言春應

八詩傳義

圭

不舍之意以致其親親之恩也

賓之初筵二章

此衛武公飲酒悔過作詩以自警而此一章言祭飲酒也酒誥所謂飲惟祀德將無醉其受文武之遺訓者與夫祭祀者有脩樂有脩禮簫舞笙鼓所謂脩樂也以洽百禮所謂脩禮也錫爾純嘏禮既脩則報以介福如所謂式禮莫愆卜爾百福者也禮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洗解獻尸尸飲畢酢之長兄弟受而卒爵是子孫奏爾能也又曰主人醕尸主婦亞獻賓三獻是賓奏而時者也賓筮而戒之使助祭者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燭從賓手挹酒以獻尸則人之佐食者當

以饌從矣入又謂入室中以加饌也賓長酌彼之站爵以進而室人又以時物進之也此因祭而飲者禮儀之備如此則必不至于亂矣爾能者主人之事也爾時者主人之時物也蘇說為是

采芣

小雅之變芣柳雖諸侯不朝而作猶天子貪縱而不已矣都人士雖為亂離之詩猶嘆古昔之盛也獨采芣之言婦人之思君子無往而不與之俱蓋不失性情之正而係之小雅不知其說若以為諸侯之妃則亦一國之事若以音節腔調而附之則特一婦人之詞而以之相屬又無意義也豈亦簡編之錯亂者與不然則孔子之意終不可得而明矣

八詩傳義

圭

意終不可得而明矣

隰桑

此蓋天子因諸侯之朝樂其見而愛其德音之固故致悅慕春應之意若曰我之心誠愛君子矣然何不予既見之際而道達此情乎蓋憂之甚深不允曉之以言悅之既至不待喻之以意但藏之于方寸貯之于肝鬲雖歲月之屢更而不能忘也其愛之也深矣蓋君子之德內外純一始終完善自能使人係戀之不已如此也

白華

鐘鼓于宮則聲聞于外念慮既實則誠動于人我之念王憂戚甚至魯不能感動而視我邁邁而去何哉傳以

此比而程子以為自傷誠意之不能動王是也

何革不黃

何革不黃言百卉之凋瘵也何日不行言征役之不息也何人不將言士庶之俱勞也使民如此周室至無可為矣不亦傷乎

大雅文王

多士謂王朝公卿大夫及諸侯之臣子之子孫也猶謂輔翼周室之謀猶也翼翼者言文王之德不已其敬而羣臣之後嗣亦勉而敬以法之也此承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而言命周之福豈獨及文王之子孫哉雖群臣之後嗣亦有以及之矣故歎美之曰群臣之傳世豈不顯

詩傳纂義

畜

乎以其謀猶皆能勉敬以成之而與周匹休焉然天所以使周士傳世之顯者非所以為周之士蓋所以為周而生此文王之國也文王之國亦豈徒生此哉乃由其德昭明于天天寶錫之世生此賢嗣皆克修前德世竭忠誠而輔周室之子孫以守其國以保有其天下也此濟濟之多士文王豈不亦賴是以為安哉此命周之福有無窮之盛如此宜其子孫傳世之顯也

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命天理也其實具于心而散于萬事也夫造化流行有動有靜而理則無乎不在故心存則理得而氣亦無不順矣人若能常存敬畏常自省察使無念而不存乎天命無行而不合于天理則盛大之

福自我致之非有待于外也殷克配上帝則天命之紂自絕于天則天廢之廢興存亡皆人而已天豈容心于其間哉然天無聲臭之可尋而文王之陟降左右則可得而求也不已其敬文王則亦一天矣王誠能取文王之德而行之則萬邦無不作乎天命庶乎其可保矣周公于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寧深切如此而勉成王之為令主也宜哉

大明

此詩言周之興也適當殷絕之世而文王之受方國武王之集大統蓋前世以來積德之盛有太姒以生文王有太姒以生武王聖子神孫前後相承以受殷命非偶

詩傳纂義

室

然也周公以此勤戒成王拳拳于廢興之理反覆于天人之際使成王果得其說則所以兢畏以保守祖宗之天下者自不能已也

棧樸

商之末世人心無不歸附趨向於文王者何哉當是時也士氣卑弱人心離散文王能有以振作而紀綱之故也然豈一日偶然之可為哉蓋積累之久動其振奮踴躍之心增其發揚蹈勵之氣不容怠廢而後底于成也勉勉不已總括乎四方之遠條理乎萬民之衆不容渙散而後合于一也此天下之所以無不歸附而趨向之也

早麓

文王受福于天者豈以清酒騂牡之故而得之哉以其有豈弟之德樂易之心得之由是不得亦由是無一毫覲倖之心故神從而勞之而錫之以福也不然而有一毫覲倖之心則邪矣豈足福哉

思齊

衛無處而不存心無時而可間也故戒懼之心不至則內外隱顯異矣夫人修之于外則幽隱之處未必誠謹也踐之已熟則無厭之時未必誠顯也惟文王也在閨門則雖難其和在宗廟則肅肅其敬雖居幽隱而若有所臨雖無厭射而亦有所守蓋于純亦不已之實自孚

詩傳纂義

五

格于神人也

聖人之德絕亦不已故遭患難而不變處厄窮而不憂光大不暇吾豈有二心哉夫人待有所聞而合于法則所踰之者多矣待有所諫而入于善則所悖之者有矣文王之心事雖無所前聞而亦自合于法人無所諫諍而自入于善蓋其性根于心而見于事者如此所謂烈假不瑕者也

德者成其德也造者修其德也長者道德已成幼者進修有術一時人才皆有可觀如此是皆文王之德之純有變化振作之功涵濡薰陶之力故士得名譽于天下而成其俊乂之美也上二章皆純亦不已之德而此一

章美其教化人材之功中庸所謂至誠能化也

皇矣

文王之德純一於天故聰明先覺若帝啓其心使無畔援散義以造道之極至也是雖赫怒用兵皆出之于理不容已而豈有一毫之私哉然謂之帝謂者蓋其理合如此豈誠有言以命之乎

文王伐密而作程邑伐崇而作豐邑自常情觀之若急成己之欲而報復己之讐者然崇與密也敢為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天討罪何容心哉故皆以帝謂發之一則無畔援散義誕先登于岍一則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則帝之所命可知矣

詩傳纂義

五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文王不親征密但命將整兵既按密人于阮地遂從此以出而侵其國也陟我高岡蓋為壘于高岡之上以待密人之服耳古之行兵者必據山陵之險求水澤之利文王之師不徒以力勝之而理正辭直足以懾服密人之心故兵一臨于密岡之上而陵阿泉池即為我之所有無敢陳其丘飲其水者安閒靜密豈非聖人之師哉

下武

武與純其祖武之武同非武王諡也下武降迹也言周之先王垂統緒于後者由世有太王王季文王相繼造之于前今雖沒矣而其精上與天合王業所基不容已

也不武上能繼其緒配彼在天之靈于鎬京焉可謂作配先王之德而成就先王之信矣能成其信則信著于天下而天下之心應之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苟非武王之心長言孝思不忘則外然而中實不然貌是而心則不是其孝亦偽耳又何以使天下之順而則之哉武王繼前世之道昭明如此來世子孫亦能繼而承之則雖億萬斯年受天祿而不替矣此詩為美武王能繼統而有天下亦周公述以戒成王也

文王有聲

文王作邑于豐之時不侈大其制以急其欲特追先王之志以成其孝也然武功益著國勢浸盛四方皆往歸

詩傳纂義

未

之而倚以為幹焉則豐邑已漸不可容矣及武王繼統天下咸奉以為天子則民物繁盛宮庭狹小而鎬京不得遷也顧彼豐水之傍生物盛茂武王豈不欲有事于此以成其居也但聞無窮之業以安翼其子孫則無若鎬京可者故不得不徙都焉此追述武王遷鎬之事而周公因以戒成王也

生民

商自契始封于商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則契者殷人之基命之主也周之后稷始封于邰傳十餘世而武王亦有天下則后稷者周人之基命之主也商始于契周始于稷故得尊以配天而百世祀之後世自秦漢而降

世無始封之君其有天下者又皆崛起于後雖曰四世之祖篤生神孫其功甚大皆非契稷之比也苟祖無世祀至于親盡則其主不得以不祧故功如太王王季子孫猶不得而私也況不及太王王季之功者而得以百世祀乎故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而又百世祀之此仁之至義之盡而禮之不容不然者也宋程子朱子之學造極天人之蘊固非後學所能窺測然特以國之僖祖為百世不遷之廟而引后稷為比愚不能不疑其說故竊記之以俟知者焉

詩傳纂義

无

實訐厥聲載路言后稷啼聲既長且大而滿道得聞之也

生民之詩類于頌而置之于雅何也臨川吳氏曰生民乃郊祀之後飲食受釐時所歌施于人而非施于鬼神者自當為雅况頌詩辭既簡奧而音亦莊肅雅詩鋪陳詳盡辭有反覆聲亦博雅蓋亦畧可見矣雖然周之季世王官失業人已莫知其說自非孔子周流四方參互考訂使雅頌各得其所則今之學者又豈得而以意測度也哉

既醉

夫人老則衰衰則昏既至矣惟義禮以養其心者則雖

老而私欲不得以昏之故高明有融照徹表裏而生與終也一而已矣此臣子願君之至而頌壽之深者也威儀孔時此章言主祭者之威儀既得其宜而嗣子又能孝以奉其則孝子之孝可謂誠一而不竭矣是以永永錫之以善而萬世不替也此尸告之意也其錫以類何如哉唯願君子居于深遠嚴肅之地而歷萬年之永久被之以福祿而與之以子孫所謂善也其與之以子孫者何如哉先當使爾之以天祿而永膺萬年之久大為天命之所附屬也所謂祚也其為天命之所附屬者何如哉既與之以賢女以為之配隨又生賢嗣以承之使世世相繼而傳之無窮如太王得仲任以生王季王季得大任以生文王文王得大任以生武王而傳世益遠矣此所謂胤也工祝述尸之意如此其望願可謂深且遠矣

鬼驚

來寧者言為尸之時體貌莊敬有不寧矣及賓尸來燕之時則始安和而寧也來宜者來而得其宜也來處者來而居其位也來宗者來而尊敬之也四句無大異義變文而協歌之也

假樂

君之福祿莫大于子孫之多且賢也多而不賢或怠惰或放縱踰法敗禮為天子者無以守天下為諸侯者無

以守一國絕域由之故子孫則無不穆穆皇皇皇則美施于事而不過差穆穆則敬藏于中而不遺忘以此而守先王之法則雖于億萬世可也公尸之祝可謂厚矣

公劉

幽在岐山之北原隰之野公劉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厚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于幽為其始往也制度革創而人之從居者已若是其盛皆有安居之意矣及其營度宮室也自下而觀疆理之野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而觀宮室之基則陟南岡而觀于京相陰陽之宜求水泉之利雖若可矣然猶不敢以自便也于是進其昔

詩傳纂義

主

之常居于是者昔之寄旅于是者相與圖之或直言其事或論難其宜既無不可矣而後居之古人之遷國其慎重如此傳以為居廬居旅為民居之事恐未必然讀者詳之

其軍三單竊疑古者為比閭族黨州鄉以立軍政故一軍為萬有二千五百人三軍則三萬七千五百人矣軍無整數故常單出三單之說意蓋如此公劉為邑之地芟夷墾闢既廣且長于以考日出入之景以正東西泰日中之景以定南北又陟乎崇岡以望度陰陽向背之宜求水泉灌溉之利既宜矣乃定為軍師之賦井田之制又度山陰之田以續廣之而幽國之地信乎其荒治

矣荒如太王荒之之荒謂治也

洞酌

上頓乎下下賴乎上上者誠有豈弟父母之心則必省刑薄斂救弊補乏憫勞苦恤饑寒凡所以就利避害者不能不為之盡其心矣是以為下者莫不知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而誠愛其上不已夫上有林息之道則下有歸附之心君子而能使其民如此信乎其能父母矣

卷阿

顯顯印印言顯然而可信印然而可仰也言容貌之尊嚴有涵養變化之功如圭如璋言德行之純潔有琢磨成就之功德德行純潔則聞于人者善矣容貌尊嚴則表

詩傳纂義

垂

于外者美矣以此而居天位總領乎萬方誠無忝也非得孝德之賢者而引翼之又何以臻此哉

民勞

厲王之時民疲于行役困于賦歛故當時之賢者念時之亂故語其同列以相戒曰王用小人以寇虐其民之勞亦甚矣時未能遽望夫盛世之泰平也但乃至于是小康亦可矣然必先惠此京師之人以安其生然後可以綏靜四方以及諸夏之廣也其所以惠綏之者豈有他哉亦在于朝廷之上謹此無良之人而已夫無良之人無所不至或委曲逢迎以固結其君或便佞辯給以亂惑其聽竊威權以為寇虐使綱常倫理無不敗壞善

惡是非無不倒置勢無窮之欲為醜利之行上不畏于天下不恤于民無所不至如此孔子所謂佞人殆者也故不縱詭隨則無良之人不敢肆而寇虐無畏者且消沮退縮而亦無所容矣夫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之定豈不亦由是其庶幾乎觀此非召穆公之徒有不能作者讀之信然

君子欲禁防夫詭隨之小人也必先于自治而于修身親賢而已能敬慎其威儀則言之不妄動之不苟以此而近有德之人則由是以增益其知識開廣其心志雖有詭隨無耻者亦將飭歛而自不能肆矣自反而益修其德此君子拒絕小人之道也不然則彼雖禁沮吾力

詩傳纂義

垂

實勞必不能以服其心矣

板

作詩者責其處事同列曰天方艱難則相與憂懼之可也今乃欣然自以為適天方蹶動則相與飲飭之可也今乃怠緩而不以為事立于人之朝者豈容若是其怠然耶奮發而正救之則在爾之責矣故發謀于朝廷之上以言者順乎天理之宜而不背合乎先王之法而無違則民自合而定矣而何憂于離散傾覆也哉

上天降此虐于下民凡在朝者宜動色以相戒不可戲侮也我老者知其不可而盡誠以告汝汝少者輕忽天

戒反不信而驕之我非老耄而妄言也經歷多故故事不愛欲圖之于將然汝少者涉歷未深更事不久乃以憂為戲晏然而不以動其心夫天實可畏也先出災祥以譴告之苟不省然後禍亂至矣故未至而救之猶可免也待其大至則如火之炎盛不可撲滅而救藥矣天子以一身寄乎天下之上而所持以為固者使內外親疏各即其叙而已以仇人為藩以大衆為垣強國以敵之強族以幹之而又懷德以為寧同姓以為城所謂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然六者之間德本也同姓親也先懷德以親同姓則天下皆為藩垣屏翰相與共守之矣不然則親戚叛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

詩傳纂義

卷

蕩

屏翰亦皆傾圯而不守惴然獨立於上而無底麗天下又孰恃而不為叛也則可畏者至矣此又箴驚厲王也
強禦如漢張湯竈成之類括克如漢桑弘羊孔僅之類強禦用而得以為暴括克用而得以為貪貪暴勢常相須聚飲之臣用於上而不行然後任酷虐之吏而一以力勝之二者交用于上以至財竭民散而不知變則敗亡至矣有國家者宜痛懲而必去之可矣今乃不以為反崇而用之賞其納忠嘉其任怨至于一旦國亡家破而又諉之曰天也嗚呼此果天也哉
先王立國之初將以貽後嗣也必任賢者以共圖其政

使後世可繼續而承之故後世之所憑藉者乃在于用舊而已殷唯不用舊故至于敗亡今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之政然典刑尚存獨不可為扶持憑藉之資乎今并法而莫之聽用焉是以大命傾覆而不可救正矣商紂周厲內湛于酒色外惑于小人棄老成而不用任貪暴之是力天譴于上而不懼人怨于下而不知當是時也典刑雖存諸侯雖朝四夷雖服而其身已為無道而自絕于天矣莫可救止也譬之大木枝葉無故而根本之實已喪其不顛仆者亦幾何哉

抑皇矣

詩傳纂義

卷

此承上章而言人君惟耽樂之從而思念所承之緒不廣求先王之法則天所厭棄無乃淪陷相與以亡如泉流之易也豈可不警乎故內自寢興灑掃之細庭除之近既修之以為民之表外及車馬戎兵之變變方之遠又修之以為國之備在我者不至于妄動在彼者不敢以輕侮詳于內而不遺乎外謹于大而不忽乎小慮之既周脩之既至盡為天下之謀而有長久之規者也豈一身一時之計者乎
神體物而不遺猶心體事而無不在也君子惟修之于昭昭之地而慢之于冥冥之中則念慮方萌而鬼神已知形迹欲掩而肺肝若見誠果可得而掩乎故學至于知天則隱顯不欺而誠無不至矣武公叙誠意之功而

曰尚不愧于屋漏非深知聖人之學者何足以及此
惟溫溫恭謹之人則心一于內靜無不存動無不察而
德斯立矣人之德所以不成者以其有放心以蕩于中
邪氣以伐其外故也如能不為放心邪氣之所害則德
未有不成也蓋溫則邪氣不能伐恭則放心不能蔽其
進于德易矣但人之稟不同有哲者為有愚者為哲者
而告以是言則順而行之愚者而告以是言則反謂不
實此人心不同智愚相越之遠韓子所謂聖蓋聖愚蓋
愚其出于此者乎其言近之矣

昊天孔昭言天之聰明無所不在甚昭著也我生之不
樂者以爾不明于此而使我心之憂也我之誨爾既詳

詩傳纂義

卷

且熟而爾之聽我者乃忽畧而不審不以為教而反以
為虐是何愚之甚也假令言爾未有知識則爾今年已
老耄豈謂無知識哉衛武公作抑詩以自警如父師之
誨子弟使人誦之不離其側誠可謂聖賢之徒矣

桑柔

厲王征伐四方無平定之期下民供役老稚皆行而壯
者糜爛已盡無有存者故為良夫作詩以譏之王者興
師動衆蓋有不得已矣不得已則民將悅而從之以忘
其勞今厲王征伐不已非不得已之師又使斯民糜爛
已盡無憫恤之心故民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其致
怨可知矣夫民窮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蓋亡敗之

勢也厲王肆行暴虐以敗其國如此豈不為可哀乎
人君之治亂係乎輔相之賢否相之賢否在乎人君之
識察而已惟順理之君民所瞻仰則廣詢博謀以考擇
其相必衆以為賢而後用之無一己之私焉彼不順理
之君則自以為善而不察衆謀之臧否自主私見而不
審衆志之從違是使民眩惑而至于狂亂也夫考擇輔
相不稽乎衆一以己之私勝之而能服天下之心未之
有也

善人者國之紀民之父母也忍心之人殘民厚主治行
貪亂安為荼毒者也人君于此宜審察而別白之則朝
廷治矣厲王乃于善人則弗求弗進而于忍心之人顧

詩傳纂義

卷

念反覆崇之于位厚之以祿而又任之以事使其貪亂
于民而安為荼毒如此迷謬狂惑國欲無亡得乎
中垢中垢言納于汙穢也此言君子小人所行各有其
道君子所為循法盡善無反道敗德之事小人不順于
理其所行者惟自納于污穢而已

未戾即罔極也涼曰不可覆背善善此職涼善背也此
言民之貪亂而未知所止也由盜臣榮公為之好利以
導之也方其面言于君子也亦信以小人為不可矣及
其反背也則又工為惡言以詈君子而又自飾之曰非
我言也正言於顯顯之地以投合君子諛言于冥冥之
中以黨媚小人此色厲內荏之所為而正人君子豈可

得而敗哉其情已露其事已著我已作歌而規諷汝矣汝其可不戒之哉蓋榮公不惟好利又能使佞變亂是非之資以蔽惑衆之聽屬王特信而用之其至于滅亡宜矣

崧高

五嶽于中州為高且大而堪與清淑之氣委積蜿蜒則其神必靈而降生于人也宜其祥美獨厚蓋非苟然者甫侯中伯皆出神農之後在唐虞之世總領方岳諸侯以奉岳神之祀能修其職故岳神享之而降其神靈以生甫侯中伯也中伯以元舅出封于謝而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而推本其所以生者如此則中伯之賢可知矣

詩傳纂義

美

中伯之先封于申今能強勉於其職故王使紹封于謝以顯其勞以為南國諸侯之法式也然其謝邑誰營之哉亦王命召穆公以完其宅成是南國之封耳大封之禮蓋自先世召康公以來專掌其事而穆公得執其世職故命之也書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蓋世為司空以主營國之事者也或說較明白故今從其說而解之如此

詩每言徹者蓋徹乃周之舊法也庸城也功也惟有功者則營邑以封之故庸有功義也

此承上而言中伯有于藩于宣之功而受此加地進律之賞故召伯承王命而營邑于謝昔在鎬京之東南今

遷居于周之南土有傲其城者城邑始作于謝也寢廟既成者君子將營宮室先立寢廟寢廟成則宮室亦從而成矣召公既迄事以告王王錫中伯以車馬而使之就國以來居也

燕民

易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夫坤天下之至順也所謂德勝其氣性命于德者也以此而幹天下之事則無有不濟不然則剛必至于猛急而取禍柔必至于熟軟而貽其辱身且不能保尚何濟事之有惟仲山甫之柔也嘉美而有法則發于外而有儀色之善存于中而有恭敬之心古訓是式而學問不忘威儀是力而進修不怠其

詩傳纂義

美

柔德之備如此是以能發而措之事業順天子而布明命也若仲山甫者可謂德勝其氣者也若叶音石賦叶音復先王之迹微而教學不明士志于道者往往若于利欲而不知雖英才異稟卒能自守于義理者無幾也惟仲山甫勤于學問善于進修故肅肅王命為能奉行之邦國之藏否為能明辨之上能順其理以正其君下能順其理以安其民則于理無不燭于事無不察以道守之雖有禍患豈能至哉然非巧于避就而自偷于禍害也蓋其夙夜匪懈戰兢惕厲惟順理以事乎一人而已士之修身慎行無出于仲山甫者尹吉甫得以稱之其美之也至矣

韓奕

韓侯即位來朝受命于王而歸詩人作此以送之曰此奕然而大之梁山昔禹既以治之也其下有倬然而明之大道乃韓侯所從以朝之處也侯今即位來朝而受命于王王特親錫而命之曰汝今既承祖考而為諸侯宜夙夜匪懈以勤其心虔恭爾位以敬其職則今日之命決不改移矣我今信任于汝如此之篤汝可力修職業有不來庭之國則當助我以幹正之欲其有以敵王之憤也命之而又戒之其于韓侯可謂厚矣

四牡奕奕既叔韓侯以所執之命圭入見于王王乃以車馬衣服之盛錫之如此以見恩寵之厚也淑旂綏章

詩傳纂義

四

言前導之美也簞第錯衡言路車之貴也玄衮赤舄命服之章也鈞膺鏤錫馬之飾也鞞靽淺幘絳革金厄以馬駕車之飾也

此言韓土有此川澤之大無所不有水有魴鱉之大陸有麋鹿之多既足以供燕享飲食之味而能羅貓虎之猛獸又足以為田獵共賦之供也相此山川之大物產之盛無有如韓之樂者故偏歷侯國而擇其所配則韓侯之宜歸也必矣故詩人叙而美之

或問曰古人重勞民而韓城之築特以燕師而完之豈不大煩民乎召伯世掌營國之事故其國人習于版築之勞而便于營繕之事也故召伯得以領其衆而往雖

勞而不為病也如後世築城而調人他郡亦此意耳倘他郡來者易于集役而輕于幹濟雖有調發之勞擾而終無呼號督促之煩苛也

江漢

召穆公承宣王之命平淮南之夷故率師自周而南出于江漢之間循江而下既伐而成功告于王曰四方擅相侵奪其已不平甚矣今經營稍定正其疆局止其侵奪則四方平而王國定矣王國定而無有爭者則王心豈不寧哉天下雖有大小強弱而不亂者亦有禮義以正其分耳故大大小小而天下治如使較材程力以強弱大小為侵奪則四方之禍何時而已乎召穆公之功

詩傳纂義

四

蓋在于式辟四方微我疆土之間也

夫井田不定而疆界不明而侵奪于是乎不定也故召公既平淮南之亂即定其井田正其疆界盡南海而止以為式辟四方之功然曰匪疾匪棘者何哉蓋武事僅定即行疆理稅賦之法宜若擾于民且近于急迫矣夫伐叛討亂之後而不平其賦斂正其疆理則亂何能已乎故必使四方皆取正我周之定制則天下平矣豈為病且急哉此召公開復之功也

釐爾圭瓚拒鬯一旨告于文人酒有拒鬯鬱鬯拒鬯未和鬱金者也祭則鬱鬯實于彝未祭則拒鬯盛于自此詩宜讀至文人為酌自與下文命年自叶也言王錫圭

饋桓公于穆公使告于文王以受所錫山川土田之命于岐周之地蓋文王廟之所在也自召祖命古者功臣必配食于廟康公既配食于文王者使受命于岐周若從其祖受命于文王之所以見我之所錫者不敢私而穆公之受錫者亦不苟也集傳以告于文人一句讀屬下文故古字無韵竊意文王之廟在岐周之地故宣王加地于召穆公而不敢自專賜以圭瓚桓公以告于文王而受命也若營洛既成王以桓公命周公告于文武耳然不敢必其說也特記其疑如此以俟知者講焉

常武

不留不處三事就緒易解之彖曰有攸往夙吉蓋用師

詩傳纂義

聖

伐叛以速為善也苟留處以頓則供億煩多而民不得耕耨其不至害于農者鮮矣孟子稱湯師耕者不變則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者也王者之師固如是哉

舒布也保愛護也作奮起也言王陳布其愛護興起之師也周自夷厲以來威令無常無保護斯民之心至于宣王以顯大有威之氣焰親布其愛護興起之師以征徐方不庭之國從容靜寂不急疾不急情而徐方之人聞其至也則已連絡騷擾及其至也則震動恐怖如雷震之作于上不遑寧處也于以見徐方先有以服其心矣

王躬率六師奮起其氣既如震怒矣又進其虎臣之勇

猛者布列其師厚集其陳于淮濱之上以就執其醜虜則王師之在淮濱者蓋戡然而有不可犯之勢也蓋王師以正軍拊其後猛將以奇兵犯其前不待接戰而徐方以就虜矣

王旅嘽嘽此言王師之衆紀律之嚴疾如飛翰衆如江漢其靜而止也如山之不可動其動而進也如川之不可禦綿綿連屬而不可絕則其盛不可測矣翼翼嚴整而不可亂則其強不可勝矣王師有此不可勝之以征徐國焉有不服者乎

同如會同有繹之同言徐方會諸侯而來朝也此宣王出師而歸故召公因而規之曰徐方之既來歸者豈獨

詩傳纂義

聖

兵威之力量致其然哉亦由王之謀猷不用詭詐既信且實矣故威動而與諸侯來朝耳豈非天子之功哉然徐方今有服其心而不回矣王顧可以濟此功乎宜班師振旅而歸矣蓋人君徂于勝捷遂有希功要利之心往往糜爛無辜之民而毒天下者有矣則召公之規王不亦宜乎

瞻卬

公卿大夫各有土地以食其稅各有人民以行其治今乃無故取而有之使不得其所併而奪之使不得其衆此宜無罪者也又從而收之以拘執其身奪人肆為讒謗哲婦安為禍階宜有罪者顧乃從而釋之使彼得以

放縱無道而不知忌憚國欲無亡得乎

婦人而哲者正以宜其聰明補助君子使內言不出于外外言不入于內則誠善矣然未有不倚其哲者也于預政事交通閭閻或揣知主意或採訪外情挾術懷奸飾巧亂實包首盈于宮門智辨窮乎敏博遂能迷罔視聽愚主不惟寵而媚之又安其遷惑而不能知國之滅亡多由此也

召旻

如彼棲苴以下疑脫一句蓋其意猶未完也

頌清廟

顯相畿內之公卿四方之諸侯助祭者也多士謂公卿

詩傳纂義

四

諸侯之臣屬與祭執事者也周公既成洛邑成王在洛舉燕祭之禮實周公攝政之七年朝諸侯因率之以助祭于文王此其升歌之辭也肅難敬和也敬不出于勉強則敬和矣執行文王之德則勉強而特守其敬也助祭之公侯皆安其敬而執事之人又無不特守其德者對越在天之神則洋洋如見文王矣駿奔走在廟之主則嚴恭而不敢慢其事矣如此則文王雖遠而德之存于人者豈不光顯乎豈不尊奉乎誠無厭敷于人矣蓋盛德餘澤沒世自有不能忘也此詩不言文王之德但形容助祭與祭之敬德以見其不可掩焉周公之意遠矣哉

烈文

周公言有光烈文德之諸侯率見于宗廟以致孝享之禮而使我受茲祉福者是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而惠我無疆使子孫能以保之也既美其功而又戒之諸侯各能于汝邦也不專利以自封殖則王當尊汝于位永無黜罰之患又念汝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則使汝之子孫繼序于位百世而益大之矣又勉之曰惟我先王能盡人道故四方服其教而行之光顯其德故百辟觀其化而行之此皆至善之餘澤有以漸被于天下故雖沒世而人思之益久而不忘也此周公感動諸侯如此其意深且遠矣

詩傳纂義

四

昊天有成命

朱子曰小序以此詩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為郊祀天地之詩諸儒往往亦襲其誤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于一句次言文武受之者亦止一句至于成王以下然後詳說不敢康寧緝熙安靜之意乃至五句而後已則其不為祀天地而為祀成王者無可疑矣況古昔聖王制為祭祀之禮必以象類故祀天于南祀地于北而其壇壝樂舞器幣之屬亦各不同若曰合祭天地于圓丘則古者未嘗有此瀆亂龐雜之禮若曰一詩而兩用若所謂冬薦魚春獻鮪者則此詩專言天而不及地若于澤中方丘奏之則于義何所取乎序說之云反覆推

之皆有不通其謬無可疑者故今特上據國語旁採歐陽以定其說庶幾有以不失此詩之本指耳

振驚

武王勝殷有天下存二代之後故杞宋之君皆來助祭祭三獻尸每獻主與賓有獻酬之禮此其獻助祭之臣也而美之曰客在其國也德合于民既無惡之者今來其國也謹守王度又無厭之者彼此一心兩無猜忌庶幾其能夙夜永世而終此譽矣陳氏以無惡為無惡于周與傳文少異舊于其說下有亦通二字最為明白蓋革命可以言宋而不可以言杞當脫二字無疑也

豐年

詩傳義

聖

按禮文則祖考四時皆祭無豐歉之異惟田祖先農方社之禮豐年則報否則不通也故以豐年為報賽田事之樂歌與載芣之用不殊者是也濮氏以為薦新宗廟之作而胡氏遽從之說豈有宗廟豐則薦不豐則廢之禮耶蓋以考之不詳矣或疑燕畀祖妣一句為祭祖考之意愚竊以為黍稷收入之多然後得以供祭祀享賓客養耆老備百禮者此皆豐年之所致而田祖先農方社之所賜也故報賽之禮皆歸功于神焉

閔予小子

人之孝或能存于生存之日而不能不忘于既沒之後惟武王終身能孝始終不忘故文王雖沒而思念不已

常若見其神明臨于朝廷之上愈久而愈篤也禮所謂著存不忘乎心者乎

訪落

成王既即位朝于廟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言我今謀之于臨政之初欲率循我昭考之道也而道則遠矣猶恐其力之弱而不能及將遂進于昭考之道而道則大矣猶恐其心之判渙而不能合蓋先王之盛德高遠而繼述之難如此況予以幼冲小子而當國家之多難乎豈所堪哉幸賴皇考之休垂庇未泯我則紹述其迹而思想其音容或上下于庭或陟降于家庶幾保明吾之一身而不墜先王之緒也此所繼序思不忘也

詩傳義

聖

商頌殷武

殷自盤庚沒而道衰荆楚先叛而諸侯莫朝故武丁撻然用武以征之而天下之諸侯畏服矣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此其事也武丁以事莫大于此足以保我後嗣子孫以為百世不遷之祖故成此宗廟以享之雖親盡而不祧也故卒章述其作廟之事蓋宗廟之制天子七有成數也至于世室則惟有功德者宜居之而後世宗焉不在此數也故隨世作廟特以祀之其毀廟則改塗易櫨而已非特建也魯頌閟宮卒章亦言作廟之事豈魯亦以僖公為世室歟

詩傳纂義

無卷數 浙江
巡撫採進本

明倪復撰復字汝新鄞縣人茲編不載經文惟於
有所發明者標其篇名所說多襲前人或全錄之
而不言所本其自出新意者如謂皇華四牡通爲
射饗樂歌之類於古皆無所考證

讀風臆評一卷

〔明〕戴君思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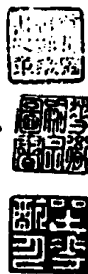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八年閔齊伋刻

朱墨套印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讀風臆評

無卷數》提要

讀風臆評自叙



戊午蜀闡予受事簾以外多暇
然予性故紛馳不耐暇闡中束
於禁既鮮縹緲之攜可以醒發
心眼而擣蒲六博之務又所弗
習卒何以銷此清晝爰檢衣篋

讀風臆評

得國風半部展而玩之哦之咏
之楮之翰之嗟夫此非夫天地
自然之籟顏成子游之所不得
聞南郭子綦之所不能喻而歸
之其誰者耶彼其芒乎忽乎俄
而有情俄而有景俄而景與情

會醞涵鬱淳而歎歌形焉當其
形之為歎歌也景有所必暢不
極其致焉不休情有所必宣不
竭其才焉不已或類而觸或寓
而伸或變刃而離奇莫自而計
夫聲於五莫自而計夫正於六

讀風應評 自序

而長短疾徐抑揚高下無弗諧
焉使之者其誰耶非器非聲非
非器非非聲以不聞聞或聞聞
或否以不解解或解解或否何
哉乎紫陽氏竅與竹焉當之也
調調刀刀禺禺琴琴者之日接

吾前而吾且失之乎劍首乃曰
吾於解詩無恨詩如有知寧不
柳榆竹素間耶凡吾耳目見聞
大率依傍物耳纔有依傍即有
制縛譬減獲受約束主伯尺尺
寸寸傳習惟謹何暇出乎域中

讀風應評 自序

惟臆也不受制縛時潛天時潛
地時超象罔時入冥滓夫欲破
習而遊於天也則莫如臆矣是
故蔑舍紫陽以臆讀以臆評以
臆點斲斷畫冊而呈之直指吳
公攝臬閔公爰進不慧而語曰

善夫子與氏不云乎以意逆志
是為得之昔也子列子御風而
行冷然善也非其身能御之亦
意御焉耳意也者臆也子能如
是吾且與子相御而遊乎十五
國之間

讀風應評 自序

萬曆戊午八月之望已令荆南
戴君恩忠甫叙於蜀闡之西署



讀風應評

周南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
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
寐思服悠哉悠哉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
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
淑女鐘鼓樂之○
文王生有聖德又有聖女姬氏以
為配宮中之人於其始至見其有
德故作是詩

詩之妙全在韻室見奇此詩只窈窕淑女君子

讀風應評 周南

好逑便盡了却翻出未得時一段寫個牢騷慢
受的光景又翻出已得時一段寫個歡欣鼓舞
的光景無非描寫君子好逑一句耳若認做實
境便是夢中說夢

局陣妙絕分明指點後人作賦法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汙我衣害澣害否歸寧父母
蓋后妃既

有絕不類世

奇色缺人
字生動如
如月之明

成籍緒而賦其事

詩題故伏中章為締為鈴服之無數二句是也却用退一步法描寫中谷始生時景物點綴如畫三章忽設歸寧一段空中構相無中生有奇奇怪怪極意描寫從來認歸寧為實境不但詩趣索然更於事理可笑蓋國君夫人無歸寧禮設有之亦何至游洗煩惘若里媼邨婦為耶故曰說詩者不以辭害意清麗奇崛其清麗可能也其奇崛不可能也

讀風應許

妙絕千古
總其情以攝
其理使人
一句大有大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寔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傷○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中谷我馬瘠矣我僕痡矣云何吁矣后妃以君子不

情中之景景中之情宛轉關生摹寫曲至故是古今閨思之祖

詩貴遠不貴近貴淡不貴濃唐人詩如哀城邊柳青陌上桑提籠忘採桑昨夜夢漁陽亦

猶卷耳四句意耳試取以相較遠近濃淡孰當擅場

無端轉入登高不必有其事不必有其理奇極妙極是三唐人所不敢道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故衆妾樂其德而稱頌之

今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

螽斯兮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妾以螽斯之羣處和集而子孫衆多比之言其有是德而宜有是福也

此意不但在生育之繁全在宜字說等字見得

勿論其他只細玩說螽字而自是螽斯寫生手古人下字之妙如此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

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

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

肅肅兕觥之丁丁起武夫公侯于城○肅肅兕觥施于中連起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兕觥施于中林起武夫公侯腹心化行俗美賢材衆多雖兕觥之野人而其才之可用猶如此故詩人因其事以起興而美之

只誇武夫而人才之多自見然作詩者亦自具眼

詩故雄偉稱題

讀風應評周南

采芣芣薄言采之采芣芣薄言有之○采芣芣薄言掇之采芣芣薄言將之○采芣芣薄言之采芣芣薄言頌之化行俗美室和婦人無事相與其事以相樂也

通篇言樂更不露一樂字

看他由來而有而掇而將而頌從容閒適之意可想

養楚若華能得有此景象否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

缺宮殿樓閣

讀風應評

作詩精神却全在此以上

矣不可泳思江之未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未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未矣不可方思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見之而有以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故作此詩

詩詞之妙全在反覆咏歎此篇正意只不可求思自了却生出漢之廣矣四句此擬咏歎便覺精神百倍情致無窮

讀風應評周南

只形容不可求而女之貞俗之美可想矣若註更添非復前日等語寧不蛇足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迺遇汝旁之國亦先被其時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賦之

不是婦人憫其夫也是詩人美文王也當時文王德澤入人之深雖婦人女子無不傾信詩人特借汝墳婦人以寫其瞻依愛戴之意未見既

見是丹青家布景處耳傳神寫照故應在阿堵
中此詩如此讀乃奇絕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
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文王后
妃之德
修于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
故詩人以麟之趾與公之子

召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
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
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南國諸侯被文王
之化能正心修身

讀風應評

召南

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
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家人美之
于以采芣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
采芣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官○被之僮僮
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南國被文王之化
諸侯夫人能盡誠
敬以奉祭祀而其家
人敬其事以美之也

連用四于以字分明寫出疾趨不寧之意僮僮
在公何等竦敬初還歸何等閒飭真傳神手
也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

一稿準法六

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蓂未
見君子憂心悒悒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陟彼南山言采其蓂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
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
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
居感時物之變而
思其君子如此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
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
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南國被文王之化
大夫妻能奉祭祀
而其家人敬其
事以美之也

讀風應評

召南

前面連用五于以字奔放迅快莫可遏禦而未
忽接以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如萬壑飛流突然
一注大奇大奇

前面是虛衍是鋪叙法末二句是實點是關鎖
法

詩本美季女若俗筆定從季女說起此却先叙
事後點季女是倒法且叙事處滴、繁、極其
詳悉至點季女只用二語便了尤是奇絕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

何華風故
妙用反若
正統使然

勿敗召伯所慰○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說○
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而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只說召伯所發德澤已在言表此外更設一語
着襄佛頭矣

其神淡其意遠後人多許去思記便覺無味
厭○淫○行○露○豈○不○風○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
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誰○速○我○獄○室○
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牆○誰○謂○女○無○家○
何以速我訟○誰速我訟○亦不女從○
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

讀風應評
召南

之化有以華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
自守而不為強暴所汚者自述已志作此詩以絕
人其

先鳴其守為下張本氣象從容不突不急下文
正意只雖速我獄二語便了却先反振誰謂雀
無角四句遂覺精神傑動筆力遒整乃知文章
家唯反則不板唯反則不死
首章如游魚鉤鉤而出洲二三如翰鳥披雲而
下墜

羔羊之皮素絲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

之華素絲五紵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絳
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分明畫出朝廷無事光景
猶唐詩聖朝無諫諍自覺諫書稀意也宋人從
羔羊素絲見他節儉遂執定節儉正直對者不
知羔羊二句但指其人耳真皮相可笑

合觀朱官想見二南朝野氣象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違振振君

讀風應評
召南

子歸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
敢追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
下何斯違斯莫或追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南國被文

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
役在外而思念之作此詩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標有梅
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標有梅頃筐
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時而有強暴之辱也

嗟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

同○噓○彼○小○星○維○參○與○昂○肅○宵○征○抱○衾○與○裯○寒○
命○不○猶○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如忌

情○景○逼○真○讀○之○如○在○昭○陽○長○信○間○

唐詩禁禁香如霧青天月似霜雲韶何處奏只
是在昭陽又監宮引出暫開門隨倒趨朝不是
思銀鑰却收金鎖合月明花落又黃香景物不
殊思怨自別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江○有○
汜○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汜○之○

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嘴○也○歌○是時汜水之旁勝
不與之能行者其後嬌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
自憐而迎之故勝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

無望之恩無望之慶故自倍至

曼音急節拍度可想
野○有○死○麋○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
棲○枝○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

今○無○感○我○悅○兮○無○使○危○也○南國被文王之化女
強暴所汚者故詩人因
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
何○彼○積○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離○王○姬○之○車○何○彼○

王引起歸
狀一句妙

王引起歸
狀一句妙

一萬長門賦
本自隱憂
雲如有意
雲無情

兩言靜思
少情韻

如國靜水如
雲長妙

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鈞○維○何○
維○絲○伊○緝○齊○侯○之○子○平○王○之○孫○王姬下嫁於諸侯
不○敢○扶○貴○以○醫○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
能○發○且○和○以○執○婦○道○於○是○作○詩○以○美○之○

彼○苗○者○陵○壹○發○五○紀○于○嗟○乎○騶○虞○彼苗者蓬壹
發○五○穰○于○嗟○乎○騶○虞○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
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之茂
會獸之多至於如此而詩人述其事以美之

泥○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
酒○以○教○以○遊○外○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

讀風應評

可以據薄言往想達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
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愛
心悄悄惓于羣小親閑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
寤辟有標○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
惓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列女傳以此為婦人之
弱且居變風之首而與下篇
相類豈亦菲姜之詩也歟

布局極寬結構極緊

通篇反覆思量不辭其故一段隱憂千載猶恨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

不須斷言情
自曉楚

建德生千無
限凄婉

更自感泣矣

永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兮
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說兮○緒兮綌兮妻其
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
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
止以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
及○泣○涕○如○雨○○燕○燕○于○飛○頤○之○頤○之○子○于○歸○遠○
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燕○燕○于○飛○下○上○其
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仲
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
讀風應評
以○勗○寡○人○莊姜無子以陳女戴鵲之子完為已子
戴鵲大歸于陳而莊
姜送之作此詩也
瞻○望○追○憶○之○情○千○載○讀○之○猶○為○欲○泣
一○二○三○都○虛○叙○四○纔○實○點○亦○是○倒○法○與○采○蘋○章
頗○同
子○弑○國○危○之○痛○毫○不○露○出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今○逝○不○古○處○胡○能
有○定○寧○不○我○顧○○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
今○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

如畫
非身歷其境
者當不能道
此可謂厚之至

心緒悲劇史
索緒焉如西

死別已各歸
生別亦何異

自東方乃如之人今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
忘○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
能○有○定○報○我○不○逮○莊姜不見答於莊公故呼
日月而訴之以作此詩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終○風
且○霍○惠○然○肯○來○其○往○其○來○悠○悠○我○思○○終○風○且○曠
不○日○有○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曠○曠○其○陰○虺○虺
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
但以此終風
且暴為此
莊○公○昏○昧○狂○蕩○之○態○分○明○畫○出
讀風應評
怨○慕○也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潰○我○獨○南○行○○從○孫
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爰○居○爰○處
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闊○與○子
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于○嗟○闕○兮○不○我○活○兮
于○嗟○洵○兮○不○我○信○兮衛人從軍者自言其所為困
或築城於漕而我獨南行有
鋒鏑死亡之憂危若尤甚也
老○杜○垂○老○別○語○作○便○可○不○讀
格○法○極○鬆○却○極○緊○是○一○片○文○字

經 61-239

就浪笑微吟
若無人

不覺清出本
懷中

絕大才者
以草為
情與之謀
生出二章
思波湖德生
謂千古奇觀

幻中之中人
復生一幻境

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瑣兮尾兮
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衰如充耳聚之臣子自言久
故登龍丘之上見其葛長大而節疎闊因托以起
興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其優柔而不
迫矣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
僕僕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可○備○觴
右手秉翟赫如握赭公言錫爵○山有榛隰有苓
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賢者不得
志而仕於伶官有輕世肆志之心焉
故其言如此若自舉而實自嘲也

讀風應詩

凄涼處不獨在末章

茲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
姬聊與之謀○出宿于泚飲餞于福女子有行遠
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出宿于干飲餞
于言載脂載牽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
我思肥泉茲之末歎思須與清我心悠悠駕言出
遊以寫我憂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

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詩題也以下俱情之以描
寫有懷之極思耳廣樓海氣出有入無詩人作

惟如此若認作實與諸姬謀之謀之不可而出
遊以寫其憂則詩為拙手作詩者為癡漢矣故
知宋人發乎情止乎義之說大可軒渠
趣極奇極一部莊子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宴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
天實為之謂之何哉○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
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譴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
何哉○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
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衛之賢者處亂世事

讀風應詩

諸君不得其
志而作此詩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
邪既亟只且○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
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止○莫赤匪狐莫黑匪
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言北風雨
雪以此國家危亂將
至而氣象慘慘也

靜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靜
女其嫵貽我彤管彤管有輝說懌女美○自牧歸
藟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淫奔期會之詩

不為言列深

新臺有泚、河水瀾瀾、燕婉之求、蓬條不鮮。○新臺有酒、河水洌洌、燕婉之求、蓬條不珍。○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威施。衛宣公為其子伋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也○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宣公納伋之妻及朔與宣姜惡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生待於隘而殺之齊知之以告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齊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也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是詩○明知遇害、但云不瑕悲傷之情、更覺凄絕。

讀風應評

鄭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鬲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鬲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其妻作此以自誓○猶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言之醜也。○猶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猶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

二處上章特

此處補寫之

此處補寫之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髮如雲、不屑髦也。○玉之瑱也、象之栴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瑳兮瑳兮、其之展也。○紫彼纈紵、是絳袿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今邦之媛也。言夫人當與君子偕老故其善雖有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言不稱也○零、星、不拾、一物、綺密、理珠、變眩、百恠、洛神。

讀風應評

高唐不足為厭矣

另一格法

○采芣采芣、采芣之樂、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采芣采芣、采芣之樂、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采芣采芣、采芣之樂、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須臾期我乎桑中、三句皆思中想象其如此耳。

讀風應評
也人秉心塞淵昧花三汙衛為秋所滅文公從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
之而作是詩以美之
綜理之周計畫之遠中興氣象煥乎改觀
章法句法字法錯綜伸縮各極妙境細玩之詩
文另長一錄
蟻蝶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朝
陳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
之入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此刺淫亂之詩
一二為三章立案也何等步驟乃如四句語意

若無此三句便覺光景蕭然
備極醜態風俗如此國於何立

鴉之奔奔鵲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爲兄○鴉之

疆疆鵲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衛人刺宣姜與頑非匹偶

息公之言以刺之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

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

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下云其吉終焉允臧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風駕說于桑田匪直

讀風應評

也人秉心塞淵昧花三汙衛為秋所滅文公從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

之而作是詩以美之

綜理之周計畫之遠中興氣象煥乎改觀

章法句法字法錯綜伸縮各極妙境細玩之詩

文另長一錄

蟻蝶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朝

陳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

之入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此刺淫亂之詩

一二為三章立案也何等步驟乃如四句語意

森凜 瀏亮如欲覺晨鐘令人深省

相見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相見

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見有體

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遘死此亦刺淫亂之詩

子子千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

子何以昇之○子子千旄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

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子之○子子千旄在浚之

城素絲視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言衛大夫

之賢者將何以昇之而答其禮意之勤乎

讀風應評

創見驚喜之意溢於言表彼姝者子何以昇之

非望賢者正美大夫也

清雋

載馳驅歸兮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駭

勝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

思不遠既不以我嘉不能旋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勝彼阿丘言采其蕝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

尤之衆釋且狂○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

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

精神煥發
細思必不
水故句此

無中生有
有六奇

所之。宜姜之女為許穆公夫人。問衛之亡。驅車而奔。走歸。將以唁衛。侯於清邑。未至而許之大夫有來告。故心以為憂也。既而終不果歸。乃作此詩以自言其意耳。

總是托以寫其悲思迫切之意。非實事也。開口即說載馳載驅。已奇。無端更說大夫跋涉又奇。跋涉行野。抑又奇。大略與泉水章情緒既同。章法亦似。但泉水以委婉勝。此以英邁勝。各自擅場。

衛

讀風應許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衛人公之德。而以綠竹始生之美。盛與其學問自修之進益也。○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人之適。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

讀風應許

大可自怡悅

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詩人美賢者隱處。寬廣無戚戚之意。雖獨寐而寤言猶自警其不忘此樂也。

每章精神都在第二句下。二句却從個裏拈出。細讀此詩。一過居然覺山月窺人。淵芳襲袂。那得不作人外想。

碩人其碩。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嬖。譚公維私。○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騶。朱幘錦韉。翟

讀風應許

亦正此詩故自有妙

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施瀼瀼。鰕發發。葭揭揭。庶姜孽孽。庶士有暵。○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即謂此詩。

詩美鋪張備極其致

更不及莊公一語。迴諷刺自在言外

藻麗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乘彼境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

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國亂民散、喪其妃、

而欲嫁之故、託言如此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未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未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未以為好也、○

男女相贈答之詞如辭女之類

王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

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

哉、○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

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

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

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

天、此何人哉、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

舊館不忍去、故賦其事以起興

只傷今更不及古、乃思古之意自是凄絕

感慨沉痛細讀之有不款款欲泣者其為人臣

可知矣

長相思

長相思

長相思

長相思

長相思

長相思

長相思

長相思

長相思

長相思

長相思

長相思

長相思

長相思

長相思

長相思

長相思

長相思

長相思

長相思

長相思

長相思

長相思

長相思

長相思

有精劍上方之意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詩○雞棲于埘、日之夕矣、

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

日不月、曷其有佖、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

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

情景俱絕

頌以日晚行無此滯遠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君子

陶陶、左執翫、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此詩疑亦前篇婦人所作

王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

哉、曷月于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

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于還歸哉、○揚之水、

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

于還歸哉、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故遣畿內

呂也、許國名、當時蓋以申故而并及之

不言戍中之失、迴戍中之失、自在言表

篇中戍中戍甫戍許等字、都下得有精神

安邊自合有長策、何必流離中國人

神尾四字爲
連聲之意極
重
百發百中
從有爲有連
而生也

中谷有萋。萋其乾矣。有女叱離。嘒其嘒矣。嘒其嘒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萋。萋其條矣。有女叱離。條其歎矣。條其歎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萋。萋其濕矣。有女叱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四年。飢饉室家相棄。婦人覓物。起興而自述其悲歎之詞也。

黍離而後周無君矣。中谷之嘒其離騷。美人之悲乎。註却實認凶年飢饉室家相棄之作。是當與追蠡尚禹聲者同一嫻笑。其音節亦似離騷。

讀風庵評

有免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
逢此百羅尚寐無吿○有免爰爰雉離于罍我生
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有
免爰爰雉離于罍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
此百凶尚寐無吿○金主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
子不樂其生而作此詩

有兔二語正意已盡却從有生之初翻出一段
過處無聊之語何等筆力註乃云為此詩者猶
及見西周之盛云々令人飯噴

縣縣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

父亦莫我顧○緜緜葛藟、在河之浹、終遠兄弟、謂
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緜緜葛藟、在河之
滑、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世夷民散
有去其鄉里宗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嘆

謂他人父固已困矣謂他人父亦莫我顧抑又

困矣。須得其進層意。

彼采芣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讀風應詩

大車檻檻。毳衣如萋。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車
 嘒嘒。毳衣如璫。豈不爾思。畏子不奔。○穀則異室。
 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周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

畏子不敢甚於敗矣。畏子不奔甚於奔矣。謂予不信。二句作總結一章尤妙。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

似張緒當年

清人在彭。駟介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駟介塵塵。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

相連方一笑
相連還成淚

通篇精神全
在此四句

物雖可見
何其感動
已也

之兵禦秋于河上久而不
師散而歸鄭人為之賦此詩

兵凶事也矧精銳如此那得使其逍遙閒曠危
哉其以國之大爭戲也

刺意在言表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
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

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蓋美其大

遵大路兮夫之詞執執子之祛兮夫之詞無我惡兮不逮故也○

遵大路兮夫之詞執執子之手兮夫之詞無我親兮不逮好也注

讀風應評

為人所棄
素而作

明是有情語耳並却欲別牽即衣即今到何處
不恨歸來遲莫向臨邛去正此意也註乃以為

奔婦之詩覺直遂無味矣

女日雞鳴士日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注不夜將將

翔弋鳬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

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維佩

以贈之知子之順之維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維

佩以報之此詩人述賢夫
婦相警戒之辭

卷四

點絳脣

須識得勤業親賢皆難鳴時商量語耳若但就

兩項看卿夫婦是看仙人手巾扇者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

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

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疑亦淫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山有

橋松隰有遊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注女戲其
所私者

喜極

蓍兮蓍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蓍兮

讀風應評

蓍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此注女
之詞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

兮注女見絕而
戲其人之辭

白頭吟長門賦

維子之故勿如註看註蓋誤維作微也

子思我褰裳涉澌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

狂也且○子思我褰裳涉澌子不我思豈無他

士狂童之狂也且注女語其
所私者

意既從之
後遂從之
後遂從之
未遂為悔
勿如歸解

思極而歸
之矣

望歸而思
望歸而思
望歸而思

多情之語翻似無情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子之昌兮。
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衣錦褰裳。衣錦褰裳。
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裳錦褰裳。裳錦褰裳。
伯兮。駕予與歸。○從既則悔之而作是詩也。

不言思而言悔。深於思矣。註乃云。已有異志。既
則悔之。駕予與歸。即歸於所悔之人耳。註乃云。
然豈無駕車迎我而偕歸者乎。叔兮伯兮。即所
謂父母兄弟也。註却認作所私之人。千載瞶瞶。

讀風應評

今姑指出當令平子絕倒

東門之墀。茹蘆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東門
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此議其所與
之而未得。
見之詞也。
風雨凄凄。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
蕭蕭。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
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淫奔之女言當此
人而心
悅也
如此景如此情。那得無如此作。

此中大有情
力

柳字下得妙

讀風應評
此中大有情
力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
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兮達
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
言。人實廷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
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此淫者相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綯衣綯
巾。聊樂我員。○出其閭闔。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
我思且。○綯衣綯裳。聊可與娛。○人見淫奔之
女而作此詩。

讀風應評

破得此開。當以出世男子許之矣。

綯衣綯裳。聊樂我員。○正以著如雲之女。匪我思
存耳。不然。又是何妻苟惑。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
遇。適我願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
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男女相遇。賦其
漆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簡兮。女曰觀乎。士
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
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漆與洧。洧其清矣。士與女。

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滹之外。
洵訐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譖。贈之以勺。藝者自

綺密環妍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使人玩賞不

已

安章頤句之妙巧織天孫

齊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
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覺

讀風應評

覺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子子惜。○蓋賢妃當

心常恐脫故開其似者而以爲真非其心有警畏

難鳴之與蠅聲日出之與月光豈不昭然易辨

匠工商會何至俟而且歸即三告話言亦不必

有之事直是詩人好奇誤出此段光景以描寫

賢妃不敢即安之意耳然非有絕人之筆絕人

之膽必不能作

子之還兮。遭我乎。○子之茂兮。遭我乎。○道兮。並驅從

發賦之此
五句五易其
相其仲動

其不知也
其不知也
其不知也

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
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道者文錯於
捷輕利相
釋舉如此

宛轉關生巧於自譽

豪興駿快讀之猶覺有絃弦鳴鏘真端出火牙

後生風之氣

○侯我於庭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侯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讀風應評

乎。而侯我於門外。婦至則揖而入。時齊俗不親迎故女
其侯已也

譏刺全在言外

借新婦之言寫詩人之意所謂客代主也若作

新婦自言寧無唐突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

即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閨兮。在我閨

兮。履我發兮。○此相邀以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

四無字俱有精神

說得亦易

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
 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此詩人刺其君與若無節號令不時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
 止曷又懷止○葛屨五兩冠綬雙止魯道有蕩齊
 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藝麻如之何衡從
 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既曰得止曷又極止春秋傳桓公十八年公會齊侯于濰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請之以告夏四月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
 公薨于車此詩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齊桓

讀風應詩

三八

無田甫田維芳騶騶無思遠人勞心忉忉○無田
 甫田維芳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婉兮孌兮
 總角卯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此成時人願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將徒勞而無功未章又以明小之可大過之可遠能循其序而脩之則可以忽然而至其極若騶等而欲速則反有所不達矣
 前二章說得何等即重求章說得何等便易也
 知聖賢垂訓不獨命意即其詞氣亦自不同
 虛令其人美且仁○虛重環其人美且慧○虛
 重錦其人美且偲此詩大意與還略同

齊魯莊公

敝筍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筍
 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筍在梁
 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齊人以敝筍不能不能防閑文姜故歸齊而從之者衆也
 只說其從之如雲如雨而不能防閑意已自隱

躍

其魚其從字兩相呼吸

載驅薄薄算第朱轡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四驥
 濟濟垂轡淵淵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汶水湯湯

齊魯莊公其類厚其心

讀風應詩

三九

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期期○汶水滔滔行人
 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敖齊人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言行人之多亦以見其無恥也
 車騶如是其盛魯道如是其顯行人如是其多
 而齊子尚豈弟耶期期耶遊敖耶
 合觀前篇羞恥喪盡有是子有是母有是母有
 是子
 荷嗟昌兮願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踰
 兮射則臧兮○荷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

開口呼集六見已自可推此句收一

三句成語
句法發
句法發
句法發

一轉又生一
多少言

日射侯不出正合展我勢○荷嗟變兮清揚婉
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齊人
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如此所以刺其不
能以禮防閑其母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

稱美之也實歎惜之也若俗筆未免露出矣
看他叙威儀技藝處長短間出極參差錯綜之
妙味之可破排仗陋習

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慘慘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襪
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維

讀風應評

是福心是以爲刺以葛屨履霜起典而刺其使女
縫裳又使治其要襪而遂服之
也此詩疑卽縫裳之女所作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

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

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黃彼

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亦刺儉不中禮之詩

園有桃其實之殺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

謂我士也騶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

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

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
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
亦勿思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此詩

他人於心之憂矣我歌且謠意無餘矣此却借
不知我者轉出一段光景而結以蓋亦勿思有

波瀾有頓挫有吞吐有含蓄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風夜無已

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

嗟予子行役風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陟

讀風應評

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風夜必借上

慎旃哉猶來無死孝子行役不忘其親而作

思父母而曲體其念已之心真孝子也乃其作

筆絕奇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

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思

與其友歸於農

園故其詞如此

讀此覺後人招隱辭爲頑

坎坎伐檀兮真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

此二段文章
家代字款也
直結

此段文章
家代字款也
直結

不。稽。胡。取。禾。三。百。廬。今。不。符。不。猥。胡。賄。爾。庭。有。縣。
租。分。彼。君。子。今。不。素。餐。分。○坎。坎。伐。輶。今。實。之。河。
之。側。分。河。水。清。且。直。猥。不。稼。不。稽。胡。取。禾。三。百。億。
今。不。符。不。猥。胡。賄。爾。庭。有。縣。特。分。彼。君。子。今。不。素。
食。分。○坎。坎。伐。輶。今。實。之。河。之。滑。分。河。水。清。且。淪。
倚。不。稼。不。稽。胡。取。禾。三。百。固。今。不。符。不。猥。胡。賄。爾。
庭。有。縣。鵠。分。彼。君。子。今。不。素。餐。分。○詩。人。美。賢。者。厲。
故。述。其。事。志。非。其。力。不。食。
而。數。之。

以如此境有如此志那得素飽

讀風應評

忽而敘事忽而推情忽而斷制羚羊掛角無跡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
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
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
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
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
之未○民困於食殽之政故託
言大見害已而去之也
只拈碩鼠更不粘着時事

制體絕佳

通篇皆永號之音故以自結

唐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大
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矧矧○蟋蟀在堂歲
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逝無已大康職思其外
好樂無荒良士矧矧○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
不樂日月其逝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
士休休○唐俗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
耳及其歲晚務閑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為樂

讀風應評

正意只好樂無荒四字耳却從今我不樂二句
倒翻來而急以無已太康一句喝醒何等抑揚
何等轉折註乃云方宴樂而遽相戒癡癡矣特
尾一語大是韻致

山有樛櫨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
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櫨有榘子
有廷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
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
瑟且以喜樂且以未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此詩
蓋亦

西且以字有
意自不足之

曉東大光通

巧於形容者
微心誠實心

不戰以告人
則已告人矣
妙也

若前篇之意
而解其憂

本以遣愁離令悠劇

似達似采晉代風流陳隋極欲此其溫腸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襹從子于沃既見君子

云何不樂○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

鵲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揚之水白石繚繚我聞

有命不敢以告人○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

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

若作喜從桓叔看大可皆讀素衣朱襹何等服

讀風應評

物我聞有命何等密謀而明見之篇什且不

敢告人一語直同兒戲不虞敗乃公事耶謬意

此詩陽雖為沃陰實聳晉猶屬秦卒所謂名焉

求趙王實欲燕殺之也惜哉晉主驕庸辜負此

老一片溪心耳

語甚隱妙不但晉主不悟即桓叔亦不知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

遠條且○椒聊之實蕃衍盈掬彼其之子實大且

篤椒聊且遠條且此不如其所指序亦以為沃也

只知此意
少情韻
康帝却生於

原是一時情
寫語不必
說定人始知

讀此一句如
玉振聲

綱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

兮如此良人何○綱繆束薪三星在隅今夕何夕

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綱繆束薪三

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聚者子兮子兮如此聚者

何○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

神品之文

有杖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

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讀風應評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獨行景景豈無他人不如我

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此

兄弟者自傷其孤特

而求助於人之詞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予之故○羔

裘豹裘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予之好○此詩不

何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鴉鵲集于苞棘

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

有極○肅肅鴉鵲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

有母何嘗悠悠蒼天其有常民從征役不得其父母母作此

梁父母何嘗悠悠蒼天其有常民從征役不得其父母母作此
太平、敷叙耳中間縮父母何怙一句咏悠、
蒼天二句而音響節奏俱妙矣故知詩文全在
吞吐伸縮中得趣
長歌可以當哭

冲度後後改

寫得絕妙神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
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煥兮○曲沃桓叔之孫武
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為晉君
列於諸侯此詩蓋述其請命之意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嗟肯適我中心好
讀風應許

之曷飲食之○有杖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嗟
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此人好賢而恐不足
看也辭氣何等委婉真有達、馬如不我就之

意漢帝詔曰有能從吾游者吾能尊顯之嗟乎
腐鼠可以嚇周耶
有此襟期不可無此手筆

葛生蒙楚、葛蔓于野于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
蒙棘、葛蔓于域于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
錦衾爛兮于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

起得極奇

創見書卷之
意如存目所
服孔太小

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
歸于其室婦人以其夫久從征
采芣采芣首陽之巖人之為言荷亦無信舍旂舍
旂荷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采芣采芣首陽
之下人之為言荷亦無與舍旂舍旂荷亦無然人
之為言胡得焉○采芣采芣首陽之東人之為言
荷亦無從舍旂舍旂荷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此刺聽
各車上四句如春水池塘龍翔浣月汪々有致

讀風應許

下四句乃如風起浪生龍驚鳥瀾莫可控制細
味其語氣當自得也

秦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阪有
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
董○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
樂逝者其止○是時秦君始有車馬及此寺人
寺人之令猶朕之嗚矢也及時為樂阿房之濫
觴也秦之不祚豈必降王既組之日乎

景已自是遠
其情無窮
情無窮

煬帝迷樓極欲則曰世豈有萬年天子秦人車
却得意則曰今者不樂逝者其來從來復亡之
路如出一轍

駟驥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

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于北園

四馬既閑轡車鸞鑣載儉駉駉亦前篇之意

小戎伐收五祭梁駉游環有駉陰朝塗續文茵暢

轂駕我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

心曲○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駉驎是騶

讀風應評

龍看之合塗以艘駉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

期胡然我念之○伐駉孔羣公矛塗鋒蒙伐有苑

虎韞鏤膚交報二弓竹閉緹滕言念君子載寢載

興厥厥良人秩秩德音西戎者秦之臣子所與不

天子之命率其國人往而征之故其從役者之家

人先誇車甲之盛如此而後及其私情蓋以義與

師則雖婦人亦知勇

兼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

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兼葭采采

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

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兼葭采采白露未已
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
之宛在水中央蓋亦求賢之詩

遡洄遡游既無其事在水一方而無其人詩人

蓋感時撫景忽焉有懷而托言於一方以寓其

牢騷邑嶺之意宋玉賦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

惆悵兮而私自憐即此意也

婉轉數言烟波萬里秋興賦山鬼伎倆耳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

讀風應評

丹其君也哉○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猗

衣緇裳佩玉將將此秦人美其君之詞

交交黃鳥止于棘此秦人美其君之詞

百夫之特臨其穴此秦人美其君之詞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

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此秦人美其君之詞

據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

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

夫之勳臨其穴此秦人美其君之詞

可。贖。今。人。百。其。身。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

千古遺恨

非獨惜三良也正責康公也

自有此詩三良復生

飲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
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櫟。隰有六駘。未見君子。憂
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隰有樹
樾。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婦人
夫不在
而言

讀風應評

此詩見於
國風卷之
四

此詩見於
國風卷之
四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
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
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
兵。與子偕行。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爲

有此死士秦安得不霸

少年行塞下曲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
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晉公子重耳
也。出亡在外。穆公召而納之。時康
公爲太子。送之渭陽。而作此詩。

寥落數言興衰撥亂之思生死存亡之感無不

備具

微。有風雲之氣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
輿。○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
承權輿。此言其君始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
而無餘。於是歎之。
言不能繼其始也

陳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坎

讀風應評

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坎其擊
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羽。國人見此人常
上故敘其
事以刺之

宛丘。蕩子殆指在上之人乎。上好下甚。於是乎
有東門之粉之婆娑。有東門之池之勝歌。有東
門之楊之期會。鵲巢隱處於僻。詠月出。勝心於
不見其極。至於株林。宜淫蕩然。無復上下之分
而陳之禍烈矣。知風之自能無凍。
望字極妙。即所謂民具爾瞻也。唯情足以損望。

慎之哉

一之聲曼二三之響切真是流商變徵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穀旦于逝越以睨邁視爾如荻賂我握椒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隱居自樂而無無求者之詞可以宇其室其宇崇相呼應

讀風應許

開河放溜瞬息無聲

東門之池可以濯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東門之池可以濯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言男女會遇因其所見以起興東門之楊其葉牂牁以爲期明星煌煌○東門之楊其葉肺肺以爲期明星晢晢男女聚會而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鴉萃止夫也不良歌

此與舊詩
隱之之詩

通篇只如一
向不隔一轉

不徒讀詩而
已

以訊之訊予不顧顧倒思予此詩亦不知其何所指也此言其始永思其終刺之者其微之乎

防有鵲巢印有旨苕誰侑予美心焉惕惕○中唐有甕印有旨鵲誰侑予美心焉惕惕男女有私而憂或問之詞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懌兮舒憂受兮勞心慄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天紹兮勞心慘兮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

靜夜思玉階怨殊不如也

呼喚有神妙
不覺說

又變一詞

讀風應許

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當公注於夏復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

以複弄奇以疊星妙龍文原氣豈復容人弄擬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沱沱○彼澤之陂有蒲與蘭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悵悵○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偃寤寐無爲輾轉伏枕此詩與月出相類

檜

胡不萬年詩人美君子之用心

曹之相逆節々相生不可得其斷續

是四國曰胡不萬年有于施之望乎

列彼下泉浸彼苞蕭我寤嘆念彼京周○列彼下泉
下泉浸彼苞蕭我寤嘆念彼京周○列彼下泉
浸彼苞蕭我寤嘆念彼京周○列彼下泉
青之四國有王邵伯勞之○列彼下泉
見傷爲比遂與其故以寒泉下流而苞蕭
儀然以念京師也

讀風應評

上三章虛涵末章實點風中每多此體

幽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威發二之日栗烈無
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
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采
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
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鴈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

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秀萼五月鳴蜩八月其

穫十月隕穽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

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縱獻新于公○五月

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

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墮戶

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英

七月亨葵及菹八月剥棗十月獲稻爲此春酒以

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菽萁采荼薪樗

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

讀風應評

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

于茅宵爾索陶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

鑿水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

韭九月肅霜十月漙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

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

風化之所由使替膝朝夕諷誦以教之

鷦鷯鷦鷯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子之

聞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

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持荼子所蓄租

大雅詩也
以下有馬
此下有大馬
此下有大馬

忽欲轉入西
悲憤境無窮
矣
血字下得妙
有生還偶然
遇之感
播寫義應尤
景觸目動心
言遠段光采
顯覺可懷也
詠却香特拈
矣
此際又將一
闌豈轉接却
無痕跡

有起收有賓主有呼應有逗接有錯綜有操縱
頓挫章法句法字法各極其妙

通篇哀痛迫切真曉々之鳴故末直以予維青

曉之結之

我徂東山，悄悄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袞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悄悄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疃鹿場，熠熠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悄悄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嘆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

此人情最難
憑者故舉此
例五
竊議如案
稿其備与上
節既住情推
周至

篇中無限情緒次第非、非大聖人不能體悉
非大手筆不能描寫

細玩篇中脉理却分兩枝自制彼裳衣至婦嘆
于室是我心西悲光景自有敦辰苦至其舊如

讀風應評

之何是我征事至俊光景但格法微妙人不易

識

有敦衣苦四句老杜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差堪伯仲若王建家人見月望我歸正是道上
思家時以視鵲鳴于垓婦嘆于室二語便露陰
父面孔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鋌、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

何等時仰
何等時女
不作詩時
乃知此詩之妙

錄周公東征四國是道哀我人斯亦孔之休從軍之士

以前篇周公勞已之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

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遘豆有踐周公居東之

以此平日欲見周公之難而今

九戔之魚鱗魴我親之子來衣繡裳○鴻飛遵渚

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

信宿○是有衣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

悲兮此亦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而作此詩

讀風應評

信處信宿明知公之必歸明知公歸之為大義

却說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正詩之巧

於寫其愛處真奇真奇

無以我公歸兮詩人言語之妙如此不學詩無

以言信夫章法句法字法俱妙

狼跋其胡載蹇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蹇

其尾載蹇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周公雖遭難

之不失其常

故詩人美之

皇朝嘉慶帝申恩准開齊明禮五月

書戴忠甫讀風臆評後

先生之以臆讀風也亦恰中人

臆似無臆外之奇獨是千古陳

言一朝新徹乃大奇耳戊午

後我仲兄翁次氏承乏監試蜀

闈遂得與先生朝夕焉而讀其

讀風應評

所以讀風者火齊不夜枕中可

得而秘與是宜廣其讀以與三

百篇同不朽矣

烏程閔齊伋



讀風臆評

無卷數 江蘇
巡撫採進本

明戴君恩撰君恩字仲甫長沙人嘉靖癸丑進士
官巴縣知縣是書取國風加以評語又節錄朱傳
於每篇之後烏程閔齊伋以朱墨板印行之纖巧
佻仄已漸開竟陵之門徑其於經義固了不相關
也

詩經正義二十七卷

〔明〕許天贈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經正義

二十七卷》提要

詩經正義引

予先祖治詩經方予幼命之以
易及見予質之魯恐不達於易
之奧也年十五改授詩焉越數
歲先祖亡矣從師者僅一二載
茫然無所得蓋嘗泛濫於諸家
說多背馳莫知所宗惟方山詩
說深得詩人之旨而詞復未備
心甚苦之乃窮朱子傳註之旨
考諸家異同之說叅以一己之
見彙成講義數冊朝夕觀覽大
畧祖方山公之意而文飾之積

七年之功不間寒暑始得就緒
既藉是以進乃授諸二弟將以
是傳家不墜先祖之教而已乙
丑冬來令海寧寧士子業詩者
求觀之謂其詳盡明白請鋟諸
梓予曰有是哉詩之為經也本

詩經正義引

二

熊成

人情之微通乎性命之正必知
道者而後能言之亦必知道之
言而後可傳也予所集不過文
章之糟粕舉業之緒餘云耳無
得於道也烏足以傳後哉諸士
曰不然聖賢之言無長說也但

後學不明則不得不多其詞使
人易曉有所據而入是編也雖
非傳道也獨不可使業詩者之
易曉哉遂勉從諸士之請而付
諸梓因書之於首簡

詩經正義引

三

熊成

乙丑進士南台許天贈書

詩經正義序

詩經正義若干卷我邑侯南
台許先生蚤歲下帷專門詩
學獨有得於三百篇之微旨
而摩錄成編且有年矣邑諸
生聞而請受業焉則遂出以

詩經正義序



一

訓諸生諸生讀已僉曰詩之
正義在是傳誦人人諸鄉士
大夫聞之因得徧求而讀又
僉曰詩之正義在是乃力請
以付之梓人而遂以正義名
焉夫聖人以六經垂教

昭代以明經取士而詩居其一

帝王之風化形是矣朝野之
性情心術宣是矣宣聖之刪
述備是矣四始舒音六義飾
節而其要歸則使人興起而
得乎義理之正非徒彫章縉

詩經正義序



二

采彬彬麗藻已也是故必有
金溫玉潤之質者然後可與
言詩必有洞雲湧泉之趣者
然後可與言詩必有鈎深探
隱含經味道之學者然後可
與言詩三者一不備即未免

背壺與而鼓蕪音也孔門可
與言詩者惟起予之商告往
知來之賜耳漢則齊魯毛韓
宋則歐黃蘇呂家築一宮牆
人挾一椎鑒自朱傳出而諸
說盡廢朱子自以為無遺憾

宜矣此

昭代所崇尚而萬世學詩者標
的有在也夫何邇者鉛槧之
士只視為青紫筌蹄而鮮究
心於實學文溢縹囊卷盈緇
帙不過支離彫篆剪綴碎錦

焉爾其或奇而流於險僻高
而入於玄虛并朱說而盡背
之則既蠹食其母矣其於道
性情乎何有孰有如我侯是
編者洗剔煩瑣研極精微其
本旨如水之必求其源木之

必沃其根本囊之必挈其腰
領其嚴正如老吏斷獄科條
斬斬罔越尺寸其條理如草
木焉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
而葩其穿貫如常山蛇勢首
尾相為嚮應其明白洞達如

洪鈞一調而慧字不能妖

莖一正而淫哇不能亂以關
揚盛世之德化以發明宣聖
之刪述以續述子朱子之訓
義莫善是編非彼尚功利傳
記誦詭詭辨沒溺於淺聞小

詩經正義序

五

見以塗天下之耳目者比也
是不惟有裨於經學抑永為
世教助矣古者仕學相資經
術固所以經世務也我侯彙
征第甲羽儀天衢剖符錫壤
宰我海邑凡二載於茲曩時

所得於詩之旨不其見諸經

畧而明微於世務也耶靖乃
裹素羔羊伐檀之旨也飭乃
屏翰桑扈崧高之旨也課乃
農桑七月大田之旨也作乃
士類菁莪櫟杙之旨也崇乃
俊乂干旄白駒之旨也煦育
乃黎元甘棠洞酌之旨也德
音不瑕

詩經正義序

六

天子是若行且應卷阿鳴鳳之
會舉烝民喉舌之職奠南山
邦家之基而升斯世斯民於

鳧鷖既醉之域如成周太和
宇宙則詩學之用可涯量乎
此我侯之所獨得而發其幾
微於是編讀者宜有以默識
而油然興矣余少時亦從事
於詩學而愧未能也謬以一

詩經正義序

七

得神交千里又幸廁編氓不
勝緇衣款款之好用是嘉樂
以梓之告成敬綴數言為之
序

賜進士承德郎南京兵部車駕
清吏司主事治下生查志隆

頌首拜書



詩經正義序

八

謹識詩經正義後

國家以經取士制也五經之中詩易殆半庠校易得蔡介夫氏著蒙引而易說大備顧獨詩無定說豈非詩難言哉昔承雅言於洙泗人三千可

詩經正義後

與言詩獨端木子與卜子並下而齊魯毛韓則毛為獨近故談經者輒亟稱毛詩毛詩云漢宋諸儒迭有箋註以闡其義至紫陽子始集其成學詩者咸標幟之嗣後經生曲

學或背傳以表異或纏辭以晦精起而贅疣吾經者不少詩之正義益曖曖不白矣吾明昆陵薛氏起據朱傳作詩說學者宗之翕然然間有病其槁於詞者幸我

詩經正義後

二

台公思由天授克緒家學即薛說日加藻飾著為正義篇為揔意以提其綱章為節意以發其蘊復系之講語以悉其微斷斷斤斤燦如辰旭精麤鉅細剖析無遺蓋備薛氏

之所未備矣夫一規盈魄則
燭燐韜輝九苞呈音則梟鷂
膠喙茲公颺毘陵之華以就
考亭之雅是編出而世之羣
誼直救帚敗絮耳曷足稱譚
詩耶識者謂此書寔與蔡氏
蒙引同功嗚呼其知言矣雖
然詩大序謂先王以是經厚
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是其教
與政通也公以詩取巍第振
治聲今弭節崑郡而政最諸
治士眈隨日而化其得於詩

也淵源哉淵源哉它日登華
陟膺贊
聖天子泰平之治與古人歌七
月矢卷阿者相為輝暎又不
能不於斯是賴也然則此書
近則為初學之指南遠則為
聖先之羽翼小則為政治之
梯筏大則為宅揆之謀猶其
所繫信匪瑣瑣細也璉生江
陬雅不善學詩每以不蚤得
公之正義發身為憾然又甚
幸偃蹇公之屬邑密爾文教

以開愚瞶夫子曰誦詩三百
授之以政不達璉得是書庶
幾達政之方矣教益寧有窮
哉刻成僭申一言於末以寓
慶幸之私且以諭諸同志者

皆

詩經正義後

五

萬曆乙亥孟冬吉旦

屬下門下崇安縣知縣

朱璉頓首謹識

序重訂詩經正義

學士家亟講者無如詩、故雖
言哉匪言難契其義難也蓋宣
父所錄三百篇厥旨微矣當日
親承几杖卜子諱亦子外與不
多人譚何容易胤後齊魯毛詩

詩經正義序

一

歐黃蘇呂說者川殊靡當正派
自傳注佐於紫陽朱子衆流始
合

昭代奉為準的正家備是多復
置喙何爲茅傳註意也繼傳衍
義者尤意之意也若質而久之

若畧而詳之時解即由紛、而
正義幾掩我事夫南台公之正
義始出矣夫子索陽棄梓正義
之作非為傳注為椎鑿也直闡
傳注所包括而約諸家異而強
歸一源耳如其言淺而實深淡

詩經正義序

二

而實腴如系經緯各導其窾明
白該洽令觀者因是以會詩作
者精神瞻若面親而若尼父刪
述意且實契自今矣豈能傳註
羽翼未祀正務哉注大官閭越
慈魯梓者再三而型海內者十

之九傳詎不廣乃首子聚賢南
猶雲遏佚也謀復刊家塾不朽
先子未白下就正余屬余弁其
首余念共文同門捷吏官時抵
孝譚詩都下甚懽也夫既已棄
余文之業放在而子為壽之墮

詩經正義序

三

其書始慨然已復躍然聞照乘
連城之寶出為世之珍使其
隱藏公藉華閣浚弗耀冬恥食
南是素終此素也以昭庭以錫
類碩不偉歟余既嘉文大業尤
多文有令子也因序之簡端併

付剏劉氏

萬曆丁酉孟夏月吉

賜進士第資善大夫南京禮部

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前南京

國子監祭酒定安年侍生忠

銘王弘誨頓首拜書

詩經正義序

四



同訂姓氏列左

門生進士

魏良臣

蔡崇

李應辰

祝以幽

陳璧

徐民式

王應麟

林汝詔

陳所聞

唐詩

舉人

姚應龍

諸葛應科

吳應宿

陳元湛

馬上錦

宋子質

潘榛

孫延

李化春

單自新

友弟選貢

汪良翰

妻弟庠生

舒崇功

甥庠生

舒從易

重訂詩經正義姓氏

一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一

乙丑進士南台許

弟庠生

男庠生昌年

孫康生紹武

周南

關雎

全

詩人即興美聖配之善後兩興已未得既得之

情也

全首章分下二章對看一章正美后妃之德宜配君子二章言未得當愛三章言既得當樂愛樂皆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一

本窈窕之德說來宮中之人乃是宮中舊時人非

文王官人也曰憂曰樂皆自官人說不可作文王

君子雖指文王但文王乃後世追稱作時義于詩

人口氣中只以君子還他免言公侯麟趾言公

亦然窈窕者后妃性情之正也未得當愛而愛既

得當樂而樂官人性情之正也雖無與于文王而

文王家齊之化自可想見但不宜直自詩人詞氣

中說出耳

關關雎鳩

一章

詩人即物以興聖配之善其得于觀感者深矣

二句分此章取興在兩關上蓋取其雌雄相應之

和聲為物中之善匹與淑女為君子之好逑也在

河之洲句特帶過耳不必重看窈窕就幽閑二字

講幽則深潛而不淺露閑則安重而不輕躁此德

容也德存于中則為貞靜德著于外則為幽閑故

曰幽閑貞靜之德和樂恭敬自摯而有別上看来

乃朱子補出餘意見詩人取興之意作文只宜繳

末畧見之蓋和樂恭敬因相與而後有窈窕則自

其平日為人言之也君子好逑言淑女可為君子

之善配乃預道意朱氏曰文王之德一言以蔽之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一

曰敬后妃之德一言以蔽之曰淑窈窕二句言淑

女能體坤之順以承乾也

周之文王云云之德故作此詩蓋謂婚姻乃人道之

始而男女以一德為難吾嘗稽諸物類而知聖配之

善矣夫雉鳩一羽族之微耳然而生有定偶而同氣

以相求偶常並遊而同聲以相應關關然雌一鳴也

而雄和之雌一鳴也而雄和之同相與和鳴於河洲

之上矣是摯而有別誠物類之善匹也况我淑女陰

禮閑于素教而貞靜中存坤德妙于天成而幽閑外

見窈窕為誠天下之聖女也則豈不為君子之好

述乎吾知惟德配德惟聖配聖體坤以承乾誠以休而無愧居內以助外實婉美而有光是雖君子之德難乎其為配也而惟淑女之德則可以配之矣得斯人而相與也則其和樂而恭敬不有如關雎之情擊而有別者乎

參差荇菜

一章

詩人興已於聖女之未得而憂之深好德之情至矣

此章本德上說來下章做此註中則當字重宜玩詩人有取于荇菜者以其柔順精潔可羞于神明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一

三

也四句分寤寐思服三句一連說下正所謂憂思之深不能自己也輾轉句承上二句說來惟心不忘思故身不安寢也不可以心身對看

夫淑女之德足以為君子之善匹如此則其始之未得也吾安能以忘情哉彼參差然精潔之荇菜可羞于神明者也未得之則當左右無方以流之矣此窈窕然幽閑之淑女可配于君子者也未得之則當寤寐不忘以求之矣方其求之而不得也吾則寤寐思服而心不忘于有覺之時寤寐思服而心不忘于無息之頃悠哉悠哉其思之深長而不能自己也心既

不忘於所思則身亦不安於所處時乎輾矣不安于輾而又轉焉時乎反矣不安于反而又側焉雖欲安席而不可得也是何也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而未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內治之美故其憂思之深不能自己至于如此耳

參差荇菜

末章

宮人兩與聖女之既得而必假樂以鳴其情焉此章本是兩段朱註是橫解友之樂之是我去友樂淑女勿作宮人自樂亦非淑女樂也親愛娛樂其情出于宮人而所親愛所娛樂者淑女也之字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一

四

指淑女講親愛娛樂意有淺深不是互文成章琴瑟樂之小者故言友鍾鼓樂之大者故言樂喜樂尊奉意在友樂上見之不可分貼

未得如此既得何如彼參差荇菜既得之則當左右采之以致其潔矣况吾于淑女之得也寧不當有以友之乎于是以琴瑟之聲可以鳴豫則搏彼琴馬拊彼瑟焉以宣吾親愛之情而此心之靜好者皆假諸音律以洩其蘊也不但已也參差荇菜既得之則當左右采之以致其薦矣况我于淑文之得也寧不當有以樂之乎于是以鍾鼓之聲可以導和則考彼鍾

焉擊彼鼓馬以達吾娛樂之意而此心之和平者皆
假諸聲韻以發其微也蓋此人此德世不常有求之
既得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之美故其喜樂尊奉
之意不能自己至于如此耳是則其愛也以淑女之
未得也雖愛而不至于傷其樂也以淑女之既得也
雖樂而不至于淫故觀于窈窕而后妃之情性可知
觀于憂樂而宮人之情性可見矣讀詩者可不即其
詞而玩其理哉

說者講詩人性情之正或以憂止于寤寐反側樂
止于琴瑟鍾鼓言之非也皆本德上來故其憂當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一 五

憂其樂當樂若施之他人則為過矣

末二章 詩人興已于聖配未得既得之時而
憂樂之異其情焉

荀彥

全

后妃于締綌之既成必歷叙其始終之事焉

三章平看以締綌為主亦有次第首章是追叙未
為締綌以前事二章是為締綌時事末章是既為
締綌以後而及歸寧之情也即為締為綌而知其
能勤即澣濯無教而知其能儉因其言告師氏而
知其能敬因其歸寧父母而知其能孝開雅之所

謂淑情其德之全體而言也此所謂勤儉孝敬各
就其一事而言也動儉孝教不可入講就說詩者
言外補之可也

葛之覃兮

首章

后妃于女工之成而追叙其未成之景焉

此后妃追叙葛生之時初夏之景以見葛有可治
之漸至下文方言治葛之事者言之序也其言黃
鳥者正是寫其景象蓋以葛方盛時有黃鳥飛鳴
如此也黃鳥與葛初無干預不可認灌木為葛所
延也黃鳥三句一帶說下蓋言黃鳥飛集於灌木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一

六

之上而鳴也不可以見聞對講作繳結却不妨

后妃既成締綌而叙其始終之事若曰吾之治葛也
今固享其成矣當其始也何如哉方夫初夏之時葛
之蔓延而施于中谷者其葉方萋萋然而向盛焉雖
未可治以為布也而已有其漸矣斯時也黃鳥飛類
得氣之先者也但見感時之變率乎所性之真振羽
而飛集于灌木之上天籟以之而自鳴和聲于焉而
宣暢其聲喈喈然而遠聞焉景與物而俱熙見與聞
而適會追想昔時之景象宛然如在目也吾安能以
忘情哉

葛之覃兮

次章

后妃自言于葛之既成治之勤而愛之至也

此章言治葛之事刈獲二句重躬親意此二句不必與末句對講只一直說下勤儉意只結中見之是刈者取之于中谷也是獲者獲之于釜鬲也於是織以為布精者以之為絺粗者以之為絺言不混于所施也絺綌及服之勿指下章私服禮服言無數是未然事言服之久雖極垢弊而不忍厭棄也

夫初夏之時固如此矣至于盛夏之日葛之覃然施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一

七

成

于中谷者其葉莫莫然而茂密焉物曲于是乎有利人官于是乎可施矣由是刈之山谷之中獲之釜鬲之內循序以施其功而不辭夫親執之勞也有精者焉則以之為絺有粗者焉則以之為絺隨物以異其施而不憚夫躬親之力也此其一經一緯皆吾手澤之所存一絲一縷皆吾經綸之所就是以心誠愛之服之之久雖極垢也則濯之而已矣雖極弊也則葺之而已矣何忍于厭棄之乎

言告師氏

一章

后妃于歸寧而曲盡其道焉可以觀孝敬矣

此治葛以後事二句分上是不敢自專之意下是

不苟于有行也不可對看薄汚以下不可作告師氏之詞蓋因師氏以告君子君子既許以歸而遂備服以歸也言告師氏已告于師氏也言告言歸使師氏告于君子也歸寧禮之大者也外行不專故必告于君子內言不出故因師氏以達之也私服則汚之禮服則澣之亦是不雜施之意汚澣不必說后妃親為私服禮服不可作上章絺綌之所成常服謂之私服禮服謂之衣獨言害澣者私服皆所當汚禮服則不可一槩而澣也註中服之燕私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一

八

成

服禮服說歸寧句要見慰人子之情意此章重在歸寧不可以告君子寧父母作眼目

夫治葛者婦人之職而歸寧者則人子之情也今絺綌既成女工畢矣寧無歸寧之思乎然不告于君子則失之專自告于君子則失之褻不可也於是欲歸之情告于師氏使師氏告于君子以將吾歸寧之意焉君子既許之矣而吾之歸亦豈苟焉而已乎是故有私服焉所當汚也則煩澣之以去其汚有禮服焉所當澣也則澣濯之以致其潔然私服皆所當汚而禮服則有當澣者有不當澣者何者當澣則澣之

者不當渚則不渚初未嘗混施而無別也衣服既借可以歸矣由是服之以歸寧父母焉一念同極之懷庶得伸于久曠之後而天親之不容解者于是得以洽其情矣吁即后妃之自叙而勤儉孝敬之德自見于言意之表矣此固后妃之賢而文王身脩家齊之化不因可見乎

首二章 后妃既成締綌必叙其未成之景而及其既成之事也

卷耳 全

后妃于君子之在外必屢托言而極思念之情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一

也

此詩要看詩柄思念二字通篇皆是托詞以見思念之情非惟采物登高是托言并飲酒亦是托言總是思念君子後三章與首章一意無淺深或以下三章作望對首章思看者非也

采采卷耳 一章

后妃托言有所事而奪于所思可見其專一之至矣

此章玩詩人文勢當二句分要見托言意采采只一來而重言之耳不盈是采未盈不可依朱氏以

卷耳易采頃筐易盈入講君子不在只泛說不可作朝會征伐因愛里言寘之就未來者言只不復采便是非是併其已采者而皆寘之周行也方有所事而心適奪于所思思之之專而不復終于所事可見其貞靜專一之意註中適念適字有味然皆托言之詞耳

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托言如此意謂不可解者夫婦之情而相離則思者又人情之不容已者也我于君子之不在其能以忘情哉彼周行之上卷耳生焉可以為利用之資者也我也方有事于卷耳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一

十

之采薄言采之頃筐猶未盈也是宜博采以待其盈矣詎意情動于有事之時思出于所為之外嗟我懷人望之不見而憂思之情弗能以自已焉是以事因情奪而為之不終手與心違而采之不繼生于大道之旁者寘之大道之旁聽其自生自育而已矣豈能以復采乎

陟彼崔嵬 一章

后妃托言望君子而不遂因欲有以舒其情也二句分以思念君子為主重登高意勿以酌酒對看登高以望君子豈真有是事哉只是托言以見

其思念之切耳說者不以詞害意可也我馬句不
必諱馬以駕車言飲酒忘憂者正見其思之切
欲少解一二云耳非全置而不思也永懷句未字
最有味蓋君子之懷終是不可已者但稍舒于飲
酒之一時可也

大我思念之情如此則將如之何哉彼登高可以望
遠而土山戴石之崔嵬則山之最高者也我欲登此
崔嵬之山以望所懷之人而往從之使其行得遂庶
可慰吾仰止之心矣然所資以啟行者馬也今我馬
虺隤而不能進馬登高之舉其何以自遂乎惟酒可
以解憂也為今之計姑酌彼金罍之酒以自解焉庶
醉飲之際少紓吾鬱結之情而無窮之思少間于一
時之暫使不至於長以為念可也若吾之情則豈容
以終已耶

陟彼高岡

一章

此章與上章一意特疊言以成章耳然亦可見其
無窮之思

陟彼砠矣

一章

后妃托言望君子而不遂因嘆其不能已于憂
也

此章意與上二章亦同但末句畧異耳朱子語錄
云此三章只是承首章之意欲登高望遠而往從
之可見三章是一意其曰崔嵬曰高岡曰砠乃變
文成章非為登此不遂而復欲登彼也輔氏謂馬
病猶可資于人僕病不能行則斷不能往矣此大
巧詩人原無此意云何吁矣句頗難看有謂如之
何其憂嘆哉未當有謂我將如之何惟有憂嘆而
已見非酒所能解似又過于哀今考小雅云何盱
矣註云如何而不望之乎此亦當云如何而不憂
嘆乎似覺明白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一

三

至于石山帶土之砠亦可登以望遠也我將陟彼砠
矣以望君子而往從之庶可以慰我之心也奈何資
行之馬病而不能進馬御馬之僕病而不能行焉則
登高之不遂徒切于想像之勤而君子之不見益增
其睽遠之感此心之思終無以自釋矣使我如之何
而不憂嘆乎是雖有酒可以解之而仰望之切終有
不能解者矣夫以后妃於君子而思念之情如此可
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性情之正不亦可驗于是哉
首章有所事而奪于所思固見其貞靜專一下三
章望之切而不能已于憂亦見其貞靜專一至其

自言不永懷不永傷者正哀而不傷之意此其性情之正發見于一端者也參之首篇和而能敬其性情之全又可見矣

樛

全

詩人稱碩后妃必屢興其以盛德而獲盛福也三章一意無淺深只是反覆詠嘆意但緩將成三字要說得明白樂只即是德註中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是也福履當泛說大意不外富貴子孫而已

南有樛木

首章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二

三

詩人稱碩后妃必興其以盛德而為福之所安也

樛木有下乘之勢故為葛藟所繫君子有可樂之德故為福履所綏此興之有取義者也下二章倣此繫謂維繫于其上也綏是寵綏安寧保定孔固之意

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故眾妾樂其德而稱頌之曰感應有自然之理盛德乃獲福之基蓋不親諸物乎今夫南山之上樛木生焉其樛然而下垂也既有可依之勢則葛藟自從而繫之維繫于其上有

因結而不可解者矣夫物則亦有然者况我君子恩意溢于閭門而嫌疑盡泯慈愛通于群下而忘刻不生是其可樂之德足以上格乎天心固所以為受福之基者也吾知雖不期于福也福履自從而綏之哉綏爾登貽之以保定之休純嘏爾康錫之以安全之慶福之培植乎其身者孔固而不搖亦若葛之維繫于樛木者矣豈出千倖致者哉

南有樛木

中章

詩人興后妃有可樂之德而為福之所助也承上章過下當有斟酌若曰不特綏之而已也使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二

四

是深一步矣詩人之意只是平平說去荒謂托之徧也將字是陰陽默佑之意思稼行興不必用蓋福履所該自大不必泥定思興行為福履也只虛虛說若或稼之若或翼之語句却無害

南有樛木有可荒之勢也則葛藟荒之而奄徧于其上焉物理之相因者則然矣况我君子有可樂之德也福履有不將之者乎吾知多祐之庸寓夫陰陽之意繁祉之錫歟于默佑之機冥冥之中若或稼之而所以助其順者無不至也冲漠之表若或翼之而所以相其躬者無不周也是何也惟德動人故自天祐

之有不期然而然者耳

南有樛木

末章

詩人之于后妃必與其備順德而獲全福也

縈謂盤旋之厚也成謂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有盛大悠久之意若單出此章以不特綏之也不特將之也入講無害此是作文活法

南有樛木有可縈之勢也南有樛木之而纏繞于其上焉物理之相資者則然矣今我君子有樂只之德也福履有不咸之者乎吾知天休滋至合之為盛大之祥百福并臻引之為悠久之慶慶其始而厚其終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一

五

凡所以成就之者曲盡而無遺也來如幾而多如式凡所以玉成之者有加而無已也是何也惟天眷德故勿替引之有不期盛而自盛者耳吁詩人以是而稱願后妃可見其被德之深矣

螽斯

全

詩人屢即物之和者宜其類之盛所以喻后妃

昌後之宜也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且如此篇以螽斯之和集而子孫衆多比后妃之逮下而子孫衆多講螽斯即是講后妃本文即是正意作文只說螽斯后妃

意至繳束以已意發之為是凡比體皆然若以此

意與正意相對則混于興體矣不可不知此詩三章一意無淺深只是疊詠以成章耳始言說說次言說說終言拊拊者蓋集而飛飛而復聚此物性之常故作詩者立言有次第也宜字最重凡物群則爭螽斯集而飛飛而聚無有不和故宜其子孫之衆多也集者棲也與聚字微異振振繩繩螽斯須講得畧有分別方可若單出一章正意用在繳束總出三章正意亦須三章後繳束總見之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一

五

物多如此

后妃不妬忌而子孫衆多故衆妻托物以比之若謂和氣足以致祥盛德可以獲福獨不觀諸螽斯乎彼螽斯之羽物類之微者也彼其感至和以並育含大順以群居相和也而未始相害也蓋有說說然其和集者矣夫相群則爭茲固物性之常也而今乃和集如此但見大和之動盪足以鼓化醇之機瑞慶之流衍有以致生育之盛其子孫之振振而衆多者非倖也以和召和而天地之和應焉則百之繁固其理之宜然者耳且是螽斯之羽其既集而飛也亦以群而

飛焉薨薨然振羽以成聲不以飛而離也和之見于飛者如此固宜爾之子孫薰陶于元氣之中繩繩然相續而不絕也不然其何以致是哉且是螽斯之羽其既飛而止也復以類而聚焉揖揖然率性以相安不以聚而異也和之見於聚者如此固宜爾之子孫發育于大化之間蟄蟄然愈發而愈繁也不然其何以致此哉夫曰振振薨薨揖揖者言后妃之德之和也曰詵詵繩繩蟄蟄者言后妃之福之宜也后妃有逮下之德而宜其子孫之多比物而觀天人感通之機從可識矣作是詩者其亦感德之深者乎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一

七

六

桃夭

全

詩人屢興賢女之于歸而預擬其婦道之克盡也

三章一意無淺深

桃之夭夭

首章

詩人因物以興賢女之有行而知其必有以興乎婦道也

此詩因所見以起興頗似賦體若干灼灼其華下用仲春之時婚姻之候則賦而非興矣興意蓋謂木少則花盛女賢則家宜灼灼其華下但云况之

子乘桃夭之候而承父母之命以于歸豈不有以宜其室家乎則因所見以起興之意得矣承父母之命是男女以正際桃夭之會是婚姻以時不可就指此二句為賢女子之賢須補在之于于歸下被化意講中不可說出宜其室家就後日說惟其今日有是賢德則知後日必有以宜其室家也知字要挑得出宜者和順之意和則不乖順則不拂有謂宜室家為賢者非也

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美之若謂婚姻者人倫之始而和順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一

八

者婦道之先也吾茲有感于賢女之歸矣彼桃之夭天其木少矣木少則華盛故其華灼灼然而可觀焉况之子也際桃夭之會而承父母之命以于歸其德之賢固已薰陶之有素矣吾知其歸而處室也必能克敬克戒和順于夫子而室無不宜焉其歸而處家也必能事上接下和順于一家而家無不宜焉以明唱隨之義而妻道于此乎得也以盡敦睦之常而婦順于此乎章也夫雖于歸之始尚未見其所處之何如而即其今日之賢固可預卜其他日之無不宜矣豈待其終而後知之乎

桃之夭夫

中章

破意俱同上章

桃之夭夭不惟其華之盛也而亦有實其實矣之子
于歸乃賢女也自是而處家室之間寧不有必宜之哉
桃之夭夭

末章

家人謂一家之人燕夫子在內朱子所謂孝不衰
于舅姑敬不違于夫子慈不遺於卑幼義不拂于
夫之兄弟是也

桃之夭夭不惟其實之盛也而且葉之蓁蓁矣之子
于歸乃賢女也自是而處一家之人寧不有以宜之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一
尤

兔且

全

詩人歷興以羨野人之才而聖化從可徵矣

此詩一章深一章好仇深于干城腹心深于好仇
總是即其事以興其才之備耳興意不重但借其
所為事為起語而用肅肅起起相呼應實無取義
但須挑得明白不然則是賦體矣起起是無文藻
不可認作才公侯只以公侯還他不可講做文王
干城好仇腹心皆就才說是言其窮居之時有可
用之才如此非指其既用而言也化行俗羨賢才

衆多此意只是說詩者起微用之註中雖字循字
正見賢才衆多之意宜玩

肅肅兔且

首章

詩人興野人有衛國之才可以觀化矣

肅肅指兔且言張且桮杙處俱不可以才入講過
下不可云彼為此者一起起之武夫耳如此便是
賦體起起亦不可作桮杙之時動作武勇說公侯
干城言其才可為公侯之干城非謂他日為公侯
之干城也干所以捍外患而衛身城所以禦外侮
而衛國大抵是借此字而言其有禦侮之才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一

干

化行俗羨賢才衆多雖兔且之野人而猶有可用之
才故詩人因所事以起興而羨之若曰驗人才之盛
者不干朝而于野觀可用之才者不以迹而以心吾
嘗即所見者觀之而有得于且兔之野人矣彼肅肅
然整飭之兔且所以為特兔之用者也則其桮杙以
張且也丁丁然而有聲焉况此起起之武夫躬桮杙
之務而從事于山林之間若無文采之可觀也然其
器之所藏自利禦寇之用而威之所制足成折衝之
功以之捍外則所以保障乎一方者優優乎其有餘
裕也以之衛內則所以屏護乎邦國者綽綽乎其有

餘力也是誠所謂公侯之干城者矣

肅肅兔且

中章

詩人即野人所為之事而與其為聖人之匹也
好仇亦是才不必粘上千城說上章但言其有禦
侮之能耳未必可同于公侯也曰好仇則其才能
可與公侯同矣就文以經邦武以定亂上說

然此未足以語其匹也肅肅兔且則施于中遠矣蓋
即其往來之處而待之也况此趙趙之武夫語其才
非干城之所能盡也吾知經濟之大畧可以作配于
聖人文武之全才可以匹休乎君子公侯有是才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一

世

武夫亦有是才也不為公侯之好仇乎

肅肅兔且

末章

詩人即野人所為之事而與其與聖人同心也
腹心亦是才不必粘上好仇說亦不是可膺心膂
之寄只是公侯此心武夫亦此心公侯以為國為
心武夫亦心乎國公侯以為民為心武夫亦心乎
民凡宏猷大畧良法美政運之心思者皆可與之
膂合便是亦不必指懷保咸和敬天勤民講
然此未足以盡其蘊也肅肅兔且則施于中林矣蓋
即其群聚之所而待之也况此趙趙之武夫語其才

亦非好速之所能盡也吾知謀猷之內蘊足以膂合
乎道化之微規畫之中存足以上契乎精神之與公
侯此心也武夫亦此心也不為公侯之腹心乎夫在
野如此在朝可知矣武夫如此非武夫可知矣風俗
之美賢才之多於是可見然非文武之化其何以致
是哉

采芣

全

婦人歷賦其采物之事而相樂之情見矣

此詩先後極有節次只是歷賦其采物之序而相
樂之情泰和之景宛然見于不言之表不可另作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一

世

一等相樂語言入講亦不可用幸而生聖人之世
沾聖人之澤等語蓋當時婦人但知無事係累遂
賦事以相樂豈知所謂文王之化也哉正所謂其
民皞皞而不知誰之所為者也作此題須使清利
灑落不可厭其重複而遺其本文采求其所生之
處也有見其所生之處也掇拾其穗也將取其穗
之子以為用也將之夕則漸多手不能容故貯其
所得於衣襟之間而以手執其襟將以兼取之也
故曰桔貯之多則漸重手不能久執故插其衽于
衣帶之間將使其並蓄而無遺也故曰擷擷則將

勞之以歸矣

是時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米苴而賦其事以相樂也若曰米苴之為物也固發育于天地之間而可以為吾人利用之資者也今也當此無事之時而共事于米苴之采方其始也采米苴者未知其所生之處也則薄言采之旁求于微行之上而左右之無方固弗計夫往來之勞矣及其既也米苴皆既得其所生之處也則薄言有之親見其發育之機而物我之相遭固有得于對時之育矣既有之矣其穗可掇也采米苴者則從而拾其穗焉取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一

十三

其足以利用而已矣而不必於傷其本也既掇之矣其子可掇也采米苴者吾則從而將其子焉取其便于收蓄而已矣而不必于存其穗也及其將之之久非手之所能掬也采米苴者于是以衣貯之而以手執其衽焉兼收之利取諸身而自足矣及其貯之多非手之所能執也采米苴者于是以衣貯之而極其衽于帶間焉並蓄之資不下帶而自存矣斯則優遊自適以收天地之春人已兩忘以周物曲之利吾人之所為者如斯而已矣他尚何求也哉夫其取物之序形于歌詠之間而相樂之情溢于言意之表觀

于是詩而太和之景象宛然其可見矣文王之化何如哉

漢廣

全

詩人歷興而喻皆以嘆賢女之不可求也

此詩三章一意不用分歷興而比所以反覆咏嘆之也遊女內入端莊靜一不可入被化意端莊以容言靜一以心言

南有喬木

一章

此章正意只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二句餘六句是反覆興比以嘆息之也喬木四句或曰木本有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一

廿

可息之理今以上竦之故不可息女亦有可求之時今以貞靜之故不可求決不可從亦不可云雖欲求之不可得而求也蓋此詩男女性情俱正若依此講則男子性情猶不正矣漢廣江永正以喻遊女之端莊靜一也廣言橫永言直截流而渡曰泳遇流而渡曰方注中興元府漢陽軍永康軍不可用文王時未有此名也被化意詩人語中亦不可說出

江漢之間先被文王之化有以變其前日淫亂之俗故詩人見遊女之不可求也而作此詩以美之若曰

貞一者婦人之德而好德者吾人之心今夫南山之上有喬木焉上竦無枝不可得而休息也漢河之上

趙趙錯薪

二合

詩人兩興而比無非味嘆賢女之不可求也

于歸指嫁言言秣其馬如所謂願為之執鞭蓋慕其不可求之德而甘為賤役以致其秉藝好德之誠耳夫淫亂之俗人情之所甚惡惟恐絕之不遠有此端莊靜一之女自然欲親愛之其實亦是托言不必以為申慙之意亦不必以為因于歸而欲觀其德容也悅之至敬之深不可作詩人自說下四句味其不可求正以見已願為秣馬之意也夫詩人之于賢女首章既致贊美之意而下二章又致悅慕不已之詞可見風俗之善而男女皆被

文王之化之深矣

夫遊女之不可求如此吾將何以致其好德之情哉彼翹翹然秀起之錯薪言有楚也吾則言刈其楚以為利用之資矣之于乘時而于歸所乘者必有馬也吾則願秣其馬以表其悅慕之誠矣夫秣馬賤役也吾願為之而不辭者何哉正以其有貞一之德耳彼漢之廣矣不可得而泳之也江之求矣不可得而方之也遊女之不可求亦若走而已豈非吾之所深慕者乎此所以願為之秣馬而不辭也是則以錯薪起興而欲秣其馬則悅之至矣以江漢為比而嘆其終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一

某

下章倣此

汝墳

全

婦人于君子之歸必叙未見既見之情而慰勞之至也

全詩在二章分蓋述未見既見之情而極慰勞之至也疏義云一章述未見之思也二章陳既見之樂也三章則憫其勞而勸以義也如此看甚平正有謂上二章是夫婦之情末一章是君臣之義覺

久矣有在首章分以未歸既歸立說者亦非

遵彼汝墳

首章

詩人于君子之歸必追叙其未歸之情也

二句分此章要見追賦意蓋今年伐條肄之時君子既歸故追述去年伐條枚之時而言之也怒如調餓只是形容思望之切言思之之甚怒然如饑之重而不能堪也繳末要見恐其終遠棄我之意與下章相應方可

汝墳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因賦此詩若謂人情自離而復合則慶幸獨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一

七

切撫今而思昔則感慨彌深我于君子之歸固喜之至矣然豈能忘情于未歸之時乎彼汝墳之上條枚生焉可以為樵薪之用者也我當往歲嘗遵彼汝墳之上而伐其枝者之條與夫幹者之枚焉大小兼收蓋已為昔日之事矣彼一時也君子未歸有以重吾憂思之感怒然如饑之重而不能堪也斯則相遇之陳吾意其終遠棄我矣豈知有今日之樂乎

遵彼汝墳

次章

婦人有感于時之久而喜其君子之歸也

二句分言條肄者見其為時之久遐棄謂久棄也

不可作二意看有謂不遠棄我為止棄一年者其謬蓋前日之離悲遠棄我而今日之歸則喜其不遠棄我也

然天時以漸而移物類以時而變故汝墳之上條肄生焉可以為利用之資者也我于今日又遭彼汝墳之上而伐其枝者之條與夫復生之肄焉視諸往日蓋有踰年之感矣此一時也君子既歸適以副吾願見之意方幸其不遠棄我也而調餓之念蓋與之而俱釋矣豈復如前日之憂耶

魴魚頰尾

一章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一

七

婦人于君子之歸憫其勞而勉之以正也

二句分蓋首二句俱是憫其勞首句是喻其勞二句則言其勞之未已也第三句只是起下之詞故二句分為是魚勞只以勞字還他不可云因如何而勞也魚勞則尾赤君子勞則頰容憔悴比意是如此如燬指役事不息言父母孔邇只是言文王德澤之施如父母之于子然瞻之依之猶之家庭之近也或謂地之近或謂望其為天子之日近者皆非也講父母內只以西伯說不可說出文王註中尊君親上是朱子就父母孔邇句看來不可就

行役上說講末有謂今日之役正是供父母之命切不可依只是幸其有所瞻依而可以忘其勞耳此章承上來不可以情義作過文輔氏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不可用

夫君子之歸固可以解吾之憂矣然其行役之勞寧不有可憫者乎彼魴魚之尾本白也而今赤焉其勞甚矣汝之勞既如此而王室之政如燎始燃又方酷烈而未已則所以勞之者尚未有既也雖則如燬然豈無以自慰哉彼西伯布咸和之政以懷保乎小民是吾民之父母也瞻之依之其情為甚邇焉蓋雖岐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一

尤

周之遠而實猶之家庭之近矣怙恃之情之其恩為甚親焉蓋雖君民之隔而實猶之一體之通矣然則今日之勞亦可以父母之故而忘之也而何必以為病耶夫其未見而憂既見而喜也固有得于夫婦相與之情而憫其行役之勞慰以父母之近也又可見其尊君親上之義以婦人而如此謂非被文王之化之深者耶

麟之趾

全

詩人屢興聖化之徵于家而嘆其為王者之瑞也

三章一意不必分首言公之子二言公之孫三言公之族故曰子孫宗族皆化于善也言趾言定言角無一體之不仁也言子言孫言族無一人之不仁也此所謂王者之瑞非人力所致而自致者也曰關雎之應者必有后妃文王之德然後有子孫宗族之賢也講三章于嗟句須使各異方可

麟之趾

一章

詩人興聖嗣之仁而因嘆其為王者之瑞也

此章以麟趾與公子麟性仁厚文王后妃仁厚是上一層意講公子句不必說文王后妃只說仁厚之化得于家庭便是振振字二南凡三見之朱註所釋各異此詩內初無信意故朱子以為仁厚也仁厚就慈和寬厚上言于嗟麟兮直嘆此公子為王者之瑞也夫賢才出國將昌子孫賢族將大今有此仁厚之公子則王業之將興可知故以為王者之瑞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一

手

文王后妃德脩于身而子孫宗族皆化于善故詩人托興以美之若曰微聖人之化者莫先於家稽聖王之瑞者莫大于德吾嘗觀諸公子而知周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彼物莫不有趾也而惟麟之趾則極其

仁厚焉蓋麟性仁厚故其趾亦仁厚也况我公子乎
漸被于家庭之化而有以培養其德性之良慈惠以
與物而不失之乖也寬厚以待人而不失之薄也固
有振振然其仁厚者矣夫國家將興必有禎祥麟之
出也固治世之徵也今公子之仁厚如此則繼體有
人可以與一王之業元良有賴可以開有道之長王
者之瑞徵于此矣于嗟此公子其麟矣乎而何必于
形之拘也

麟之定

一章

詩人與公孫之仁而因嘆其為王者之瑞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一

五

然麟之仁不特見于趾也而其定亦無不仁者矣况
此公孫薰陶之有素其振振而仁厚也猶之公子也
則所以守成業于不窮而行國祚于有永者將于是
乎賴矣于嗟乎此公姓也其即麟矣乎

麟之角

一章

詩人與聖化徵于宗族而因嘆其為瑞也

角謂不以觸也公同高祖謂與公同高祖也

然麟之仁又不特見于定也而其角亦無不仁者矣
况我公族漸染之既深其振振而仁厚也猶之公孫
也則所以培一代之元氣而扶不拔之洪基者將于

是乎寓矣于嗟此公族也其即麟矣乎是知子孫宗
族之仁一文王后妃之仁也而周道之興于是乎不
可禦矣作此詩者其亦善徵聖化者歟

夏之瑞者敬承之啓也商之瑞者悔過之太甲也
後世乃有悅百麟之祥而拒撫床之諫耽雙龍之
瑞而忽昏愚之嗣惜乎無以是詩告之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一終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一

三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二

乙丑進士南台許天賜

著

弟庠生 天賜

天賦

校

男庠生昌年

孫廩生紹武校

召南

鵲巢

全

詩人屢興賢女之有行而禮儀之盛備也

三章平看一章此國之往迎也二章彼國之來送

也三章合迎送以成其禮也詩柄家人指夫家之

人言此詩之意重在德上迎送百兩自是諸侯常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二

一

禮然惟女子有是德故足以當之亦猶關雎后妃

有窈窕之德故未得當憂以得當樂也故曰此詩

猶周南之有關雎也

維鵲有巢

首章

詩人興賢女之來歸而盛往迎之禮焉

此詩典有取義以鳩性拙宜居鵲之成巢與女子

賢宜有百兩之禮註中專靜純一就鳩上看來專

靜則有常純一則不二此女德之正而類乎鳩者

也講之子句要點專靜純一之德出來慶源說云

后妃有幽閒貞靜之德故既得之則琴瑟鍾鼓以

樂之夫人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其來歸也則百兩

以御之此意說得最好當玩被化是朱子推詩人

之意而言不必入講

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脩身以齊其家其女

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于諸侯

而其家人美之曰有非常之德者則宜隆之以非常

之禮吾茲有感于之子矣今夫鵲善為巢者也維鵲

有巢則鳩來居之蓋鳩之性拙不能為巢固宜居成

巢以自逸耳况我之子陰禮閑于素教而專靜有常

坤德妙于天成而純一不二今日之于婦也固一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二

二

之盛典也但見其御之也以百兩之車馬是御以百

兩雖侯度之常而惟之子之德則固克稱之而無忝

矣豈徒儀文之備而已哉

維鵲有巢

中章

詩人興賢女來嫁之儀以見其德之稱也

講意俱倣上章

維鵲有巢

末章

詩人興賢女之歸而盛儀以成其禮焉

盈之不必說呼群引類亦不必說生育之蕃只是

類聚于其中便是成之是成婚姻之禮非成迎送

之禮也註中教媵姪婦之多見得興有取義作時義畧點在成之內固不可遺亦不可滯也

不特此也維鵲有巢則鳩來盈之而群類之盛咸聚于其中焉蓋惟其性之拙也固宜同享其居之逸耳况此之子專一之德養之有素矣故其來婦也迎以百兩以修其大婚之儀送以百兩以脩其來嫁之禮有衆媵焉有姪婦焉燦然于車輪之間而二姓嘉會之典于是乎成矣若非有是德也其何以稱之哉吁女子之賢固有以昭儀衛之美而德化之被又所以致女子之賢詩人得于觀感固宜咏歌以稱美之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二
采芣

全

詩人美夫人之奉祭無所不用其誠也

此詩首二章是采芣未祭時事僅僅二句是奠芣方祭時事祁祁二句是徹芣祭畢時事總而言之皆誠敬之所在或以末章方是誠敬者非也首二章之誠敬在于采芣之時詩柄能盡誠敬蓋統言之也

葛覃是女工采芣是婦職故曰亦猶周南之有葛覃也亦是對鵲巢而言也

于以采芣
首章

詩人美夫人備物以供祀事而誠敬有足徵矣此章言采物而指其所用之事一串說下不可以上二句與下二句對講采芣用躬親意則誠敬足見矣有謂芣之為物可以奉宗廟而羞神明則下文用之處難講不如且虛虛說于沼于沚隨其所生之地而采也公侯之事不是薦芣之事只是助公侯之祭事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曰宗廟之祭所以備孝享之儀者存乎物所以昭明禋之志者存乎敬今吾夫人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二
采芣

四

備物以奉祀也而其敬何如哉今夫沼沚之中有芣生焉是固精潔之羞也則從而采之于沼焉采之于沚焉兼收之不遺而躬親之餘有以盡物曲之利矣是果何所用乎蓋質明行事固公侯用綸之誠而助莫之職實夫人之所有事者也故今采之于沼沚者將以用之于公侯之事耳是雖品物猶未薦也而一念精白之意不巳豫存于備物之先矣乎

于以采芣
次章

詩人美夫人備物以為假廟之需可以觀其敬矣

此章言采物所用之處

然繫之生也南澗之中亦有之是固明信之物也則從而采之于彼南澗之中焉並蓄之不棄而躬執之餘有以竭人官之能矣是果何所用乎蓋昭格有廟固公侯殷薦之思而缺豆之敬實夫人之所當脩者也故今采之于南澗者將以用之于公侯之官耳是雖祭禮猶未行也而一念明德之馨不已先達于繫藻之外矣乎

被之僮僮

一章

詩人述夫人之奉祭而始終一于敬焉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二

五

上二句是莫繫祭之始也下二句是徹繫祭之終也僮僮祁祁雖見于首飾其實皆本心之誠敬上來方祭之時秉誠敬以對越故容貌端然不動其被自僮僮然而竦敬也祭畢之後心中誠敬未散不忍遽去故其足行徐緩其被自祁祁然而舒遲也夙夜非自夙至夜乃夜之夙也晦昧未分為夜天光向晨為夙

夫自其備物之時固已見其誠敬之所存矣由是而奉祭也何如哉彼被也者祭服之首飾而心之敬息未有不形于此者也我夫人方其始也以齊一之念

然而為端肅之容但見其被之在首者僮僮然而竦

敬焉是果何在乎蓋昧爽不顯諸侯方有事于駿奔而禮相助其夫人亦有事于荐豆夙焉在公夙而不敢怠也夜焉在公夜而不敢懈也此其一念之虔恭將以對越于祖考而見于被者自如此其僮僮耳薦繫之時何如其敬耶及其既也以餘敬之存形而為足容之重但見其被之在首者祁祁然而舒徐焉是果何在乎蓋利養成畢諸侯因式禮之莫愆而廢徹不遲君婦亦還歸之有待欲去而不忍遽去也既出而如將復入也此其愛敬之心殆有加而無已而其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二

六

草蟲

全

婦人于君子之行役歷感時物之變而切思念之情也

此詩俱是感時物之變或謂首章為感物而思下二章為托登山而望者固非又有分動物植物看者亦失之泥只平平看去便是草蟲阜螽蒹蒨皆一時物不分淺深詩柄中諸侯大夫謂諸侯之大

夫也此詩與卷耳同亦有貞靜專一之意

嘒嘒草蟲

一章

婦人于君子之不在因感物之變而思之深也二句分上是感時物之變下是切君子之思曰既見而後心可降正見他專一處則字重看必既見既觀而後我心則降今也未見未觀使我如何而不憂乎蓋此詩作于思念之日非既歸之時也見與觀亦須講得異些

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行役在外其妻作此以叙其思念之情也若曰物類每因時而變化人情恒感物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二

七

而與思我于君子之不在而豈能忘情于物感我彼草蟲之在野向固未聞其聲也今則嘒嘒然而鳴焉耳得之而成聲者於此乎變矣阜螽之在野向固未見其動也今則趯趯然而躍焉目遇之而成色者于足乎變矣時物之變非復前日之初而我君子之在外也曾無返還之日是以觸目激衷而傷悲之獨切入耳感心而思念之益深憂心中忉忉然蓋不能以自釋也然也亦既見止而儀容之得觀亦既觀止而會晤之有期則忉忉之心庶乎其少降耳否則將何以慰吾之思耶

陟彼南山

一章

婦人登高而有感于物因切夫思念之情焉

此與末章亦在二句分陟彼句輕要重采薇句承上文只輕輕過下登山是托以望其君子非托言也此與上章草蟲阜螽下章采薇皆一時所感非時物屢變之意

然時物之變豈特草蟲阜螽為然哉彼登高可以望遠而南山則山之高者也我也思君子而不見于是陟彼南山以望之但見南山之上有薇生焉則言采其薇矣時物之變見于薇者又如此我于斯時慨君子之不歸而憂心之切于中者寧不為之惓惓乎必其既見既觀然後我心之惓惓者可解而為悅樂耳否則如之何而不憂耶 末章做此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二

八

吁婦人之自叙如此亦可謂貞靜專一之至矣自非被文王后妃之化而能然哉

采蘋

全

詩人美大夫妻之奉祭必詳叙其能敬其事也此詩每章俱要見誠敬意與采蘋同詩柄謂之能奉祭祀者亦以其能盡誠敬故耳采而盛盛而湘湘而莫只疊疊說去不用分尸之二句只就莫

二句講大全在牖下分而以尸之二句繼承此不可用

于以采蘋

一章

詩人美大夫妻之奉祭必表其取物之誠焉

此是取物之事須詳躬親為之方見誠敬之意大
全王氏謂所荐有常物所采有常處此不可從蘋
豈必皆取于澗藻豈必皆取于行潦但取其韻之
叶耳此等處須以活法觀之大夫妻講中不可說
出此就說詩者言非詩人口氣也

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而其家人敘其
事以美之也意謂祭之為義也固在乎備内外之官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二

九

黃

而尤貴于通誠敬之感我大夫之奉祭也而主婦之
敬寧不有可美者乎彼南澗之濱有蘋生焉此精潔
之物可薦于神明者也則于以采蘋于彼南澗之濱
焉備物以致用而兼收之下不憚夫躬執之勞矣行
潦之中有藻生焉此明信之羞可陳于宗廟者也則
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之水焉采擇以為羞而並蓄之
餘不辭夫躬親之力矣此其一念之誠敬見于采之
之時者有如此

于以盛之

一章

詩人叙大夫妻理物之事以見其奉祭之敬也
采而盛盛而湘是循序意盛必于筐筥湘必于錡
釜是有常意嚴敬整飭即于其中見之餘說不必
從

夫既采矣盛之必有其器也于以盛之則維方器之
筐與夫圓器之筥焉或蘋或藻各居其一而不混于
所處也既盛之矣湘之不可以無所也于以湘之則
維有足之錡與夫無足之釜焉或錡或釜各司其品
而不紊于所施也斯則循序有常嚴敬整飭之意又
見于理物之際矣何往而非敬乎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二

十

黃

于以奠之

一章

薦物有地而主薦得人詩人美大夫妻然也

宗室大宗之廟大夫奉祭之所也諸侯之嫡子世
為諸侯其第二子以下謂之別子別子始為大夫
乃大夫之始祖繼別子者謂之大宗立宗室以祀
之為百世不遷之廟若諸侯則祭于都宮大夫之
別子則但為繼禰之小宗不得祀于宗室矣此詩
既曰宗室非美大夫妻而何室之制南向而主皆
東向室西南隅為與神靈所棲之地也所薦者凡
此故所奠者亦在此時說云別子為祖大夫之所

自出繼別為宗宗祀之所由承此意只要曉得講中不必用蓋詩人見大夫妻助祭于宗室牖下故叙而言之如此初未嘗原其祖宗之所自也下二句蓋謂主薦豆之事者果何如人乃少而能敬之女重少而能敬上以見其助奠之得人非至此始指其為主婦也能敬兼心與容方是

既湘以為道矣由是而奠之果何所乎亦曰宗室牖下而已蓋宗室之中乃大夫奉祭之所而室西南隅則神靈所棲之地也但見神明于此而棲則蘋藻亦于此而其精潔之品薦諸宗祖之前而一氣之流通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二

土

殆有感格于幽冥之表者矣豈徒物云乎哉夫奠之固有其地矣而主奠者果何如人乎亦曰有齊季女而已蓋禮相助奠主婦固以薦豆為職而內官之備尤貴乎所主之得人也但見此女也年雖少而恭敬之素閑人雖季而禮儀之不忒以斯人也主斯事也則明德之美與蘋藻而俱馨而一敬之潛孚殆有克當乎神明之意者矣豈匪人云乎哉夫女而能敬固非歉于誠敬之將女而曰季又非僂于習熟之久是其質稟于天者固美而聖化之所被者亦遠矣宜詩人敘其事之始終以美之也歟

甘棠

全

詩人歷叙愛物之情而推其故可以徵德化之深矣

此詩三章雖一意而詞有淺深伐是伐其條幹敗則以手折之而已拜則如人之拜雖一小低曲之尚有不忍者蓋以見其愛之深也愛之愈久而愈深意講中不可用勿字還作禁止之詞不忍意未句內方可說出羨戀說俱是一意此是思其人故愛及其物非見其物而思其人也布文王之政不可入在講中蓋南國之人但知召伯而不知文王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三

土

所謂王者之民皞皞如也只就說詩者講出文王德化為是詩柄其後人思其德在其後處畧斷其後謂召伯去後非沒後也

蔽芾甘棠

首章

南人愛物而不傷以大臣之所舍也
菱草舍也謂止於其下以自蔽猶草舍耳非築舍也亦非在此布政乃布政暇暫止于其下耳
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其後人思其德故作此詩以寄其愛德之情也若曰盛德每繫乎人心之感而民情恒切于去後之思蔽芾此茂密之甘棠

也吾人勿翦其枝葉焉生之而不傷也勿伐其條幹焉愛之而弗害也所以然者非愛甘棠也蓋以甘棠者召伯之所舍止以為蔽者也召伯之德深入乎南國之人今召伯往矣而甘棠在焉思召伯而不見得見此甘棠如見召伯也雖欲翦之自不忍于翦之耳雖欲伐之自不忍于伐之耳

蔽帝甘棠

中章

南人愛物之深正以大臣之所寓而已

蔽帝甘棠非特勿翦勿伐而已雖一敗折之亦有不可也是何也蓋是甘棠者乃召伯之所憩息者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二

士

召伯之德其係乎人心者為何如以召伯之所憩息而忍于翦之敗之乎

蔽帝甘棠

末章

南人愛物之愈深正以思德之愈切也

蔽帝甘棠非特勿翦勿伐而已雖一拜屈之亦有不可也是何也蓋是甘棠者乃召伯之所誥舍者也召伯之德其在吾民者為何如以召伯之所誥舍而忍于翦之拜之乎吁甘棠不期于人之愛也而思召伯者愛之召伯不期于人之思也而被其德者思之思之愈久而愈切愛之愈久而愈深召伯之得人心

如世而文王德化之深因可見矣然但及召伯而不及文王其所謂王民鱣鱣而不知誰之為之者歟

行露

全

貞女托言而嚴自守之意因兩興而致自訴之詞也

首章分首章述其自守之詞以見不當有強暴之患二三章述其自訴之詞以見必不從強暴之人也下二章只是自訴便是不必說鞠獄時所詰亦不必說在獄時所述此詩之貞女與漢廣之貞女同而彼之出遊人自不犯此雖早夜自守猶有強暴之訟是又被化有遠近作詩有先後未可遽分優劣也

厭浥行露

一章

貞女托言而致自守之意以表其不當見訟于人

此章只是托言似比而實賦也首句要點夙夜字出方與下二句相照應厭浥行露是托言之而強暴之意隱然于不言之中夙夜不必分兩時註實夙訓早只是夜向晨之際也舊說夙焉而露未晞夜焉而露方降不必用謂行多露正與首句相照

女子早夜獨行或有強暴侵陵之患作說詩者補之勿作女子自言蓋絕人之意雖嚴而絕人之詞則隱矣

南國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其女子有能以禮自守而不為強暴所汚者自述已志作此詩以絕其人若曰婚姻乃人道之始禮義實天下之閑越禮而犯義不可也吾之所以自守者何如哉彼朝陽未升之時而有厭浥之行露焉陰繁之氣濡濕于周道之間時固未可以有行也我于此夙夜之際豈不欲為道路之行乎但路可行也而厭浥之露實可懼也行所欲也而沾濡之患尤可憂也此所以不敢行耳

誰謂雀無角

一章

貞女自訴與訟者之無情而因表其無情也

合下章俱是一意自訴乃自恭白非訴于召伯也二章與意須依本文若用註中興字恐非詩人口氣餘可類推四句分上是與其訟之無情下是表其禮之有闕以見其無情也誰謂何以皆自他人言故復斷之曰室家不足以見其必不犯禮以相從之意末章亦不汝從蓋互相發也輔氏以上為

責之以禮下為斷之以義似太分析不可從

夫我之以禮自守如此宜乎可以自固而免于訟矣奈之何其不然也哉彼雀能穿屋者也人皆謂雀有角故能穿我屋耳誰謂雀無角乎使其無角何以能穿我之屋也女今日之訟乎我也人皆謂女于我曾有求為室家之禮故能致我于獄耳誰謂女無家乎使其無家何以能速我于獄也然不知女雖能致我于獄而所以求為室家之禮初未嘗備亦猶雀雖穿屋而實未嘗有角也

誰謂鼠無牙

一章

貞女與訟者之無情而因決其志之不可變也

鼠能穿墉者也人皆謂鼠有牙故能穿我墉耳誰謂鼠無牙乎使其無牙何以能穿我之墉也女今日之訟乎我也人皆謂女之有家故能致我于訟耳誰謂女無家乎使其無家何以能速我于訟也然不知女雖能速我于訟而所以求為室家之禮有所不足則我亦惟以禮自處以義自防而斷乎不女從矣夫貞女以禮自固而始終不渝如此德化之深此亦足以驗矣

羔羊

全

詩人于大夫必屢美其服之有常而容之自得也

此詩之美賢才猶周南之有鬼置也全詩三平無淺深只是一意而屢言之耳在位者指大夫說曰皆者非止一人之謂也蓋侯在二句分以衣服有常從容自得對看不可作服此服于退食之時其從容自得如此也節儉正直就衣服有常從容自得上見之非心中節儉正直形于衣服容貌之謂也末要見被化意

羔羊之皮

一章

詩人美在位者服有常而容自得也

上二句私服無過飾下二句公餘有裕容不言公服而言私服不言在朝而言退朝何也蓋常情公服不敢越制至于私服則或過飾以為之在公之際恒勉以正其容而于燕居之時則或肆焉而不知檢故詩人云然素絲五紵謂以素絲五處飾之也委蛇就行步上見要自得私服如此公服可知退朝如此在朝可知有常自得在第二第四句見之其實首句三句亦自有意不可輕看也

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之若

曰服飾貴乎有常威儀在于中適今此在位之大夫則有可美者焉彼公服之飾多循其制而不敢越也而于燕居之服則未有不致其美矣惟此大夫以羔羊之皮而為燕居之裘也但見飾之以素絲而惟尚乎白賁之章約之以五紵而不事乎繁縟之靡蓋取其足以文身斯已矣衣服有常如此何節儉如之在朝之容人多致其謹而無敢慢也而于退食之際則未有不愆于儀者矣惟此大夫退朝而食于家自公門而出也但見進退可觀從容于履道之坦容止可度順適于元吉之旋蓋無有一毫愧怍之形者矣威儀自得如此何正直如之

羔羊之華

合下章

重第二第三句容服亦對註

羔羊之華服之于私居也則飾之以素絲五紵矣容貌之間從容而自如也則見于自公退食矣節儉正直何如哉羔羊之縫合之以為裘也則飾之以素絲五紵矣容儀之著委蛇而自得也則見于退食自公矣節儉正直何如哉夫私服如此公服可知矣退朝如此在朝可知矣於此固可見在位者之皆賢然非文王之化亦何以致之哉

殷其雷

全

婦人屢與君子行役之勞美其德而異其歸也此詩之念行役猶周南之有汝墳也全詩三平總是與君子行役之勞而因以異其歸耳末二章只是反覆咏嘆之意大全謝氏之說不可從與意蓋以雷與此人南山句與此所在字與遠字反相呼而莫敢或違又與旋旋相反應蓋反與也振振以平日為人言不專指處夫婦講有竹爲君臣之義講者甚謬二南言振振者三餘斯自子孫之衆多言故取其盛麟趾自聖化之漸濡言故取其仁此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二

五

自室家之相別而言故取其信厚意各有所指也振振二句串講美其有如是之德而深異其歸也如有作君子平日信厚必不相棄有謂惟君子有如是之德所以望其速歸皆不可從異字以庶幾字代之早畢事是朱子與賢婦周旋語意不以私廢公也此是解經妙處

南國被文王之化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若曰不可逃者奉公之義不容已者思念之情我君子之從役于外也固義之所當盡者矣而吾之情其容以自已哉彼雷本無定在也今殷殷

然舒緩之雷聲則在南山之陽矣何此君子本有定居也乃幹國之蠱靡室靡家獨去此而不敢少暇乎然我君子也誠實而不欺和厚而不薄振振然有信厚之德固吾之所仰望而終身者也尚其早畢事而言歸哉尚其早畢事而言歸哉庶可以慰吾之思耳噫婦人之于君子托興而念其勞嘆美而異其歸可謂得性情之正者矣文王德化之被不既深乎下二章倣此

標有梅

全

貞女感時而異婚禮之成屢言之而詞愈切也此詩懼婚姻之過時固不若桃夭之及時矣然召南之有此詩則猶周南之桃夭也三章皆一勝之言而意有深淺蓋時以漸而晚勢以漸而迫言以漸而切三章之意以次相承也講中要重時過太晚恐有強暴之辱意求我庶士謂以禮而來求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二

五

孟雖有過時之懼而猶必待夫婚禮之求此所以為貞女也輔氏曰懼時之過者情也待士之求者禮也

標有梅

首章

貞女慮時之過而異人之求其自守之意可見

矣

其實七兮謂十分中存其七耳梅落則婚姻之時已過矣懼時之過而恐有強暴之辱則不得不望吉士之以禮而相求也庶者未定之詞士者知禮義之人迨吉者是及吉日而行納聘之禮非遽成婚娶之禮也此亦是億度之詞註中其必有句宜玩

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故作此詩以為婚姻在于及時而庶會貴乎有禮彼梅之方實正婚姻之時也而今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二

五

七

梅實已落其在樹者七焉而已矣斯則時已過而辱將至矣其能以無懼乎所賴以免我之辱者不能無待于知禮之人也彼求我之庶士其必有及此吉日而來者乎六禮既行則強暴自息庶乎可以無懼矣不然則女貞之固雖不敢失其如侵陵之患何哉

標有梅

中章

貞女慮婚期之過而欲婚禮之速定也

迨今者亦是就今日行納采之禮也

然梅之落也其在樹者又無其七也特三焉而已矣夫梅之落也漸以多則時之過也漸以晚而侵陵之

患亦漸以迫矣今此求我之庶士蓋遲于禮者豈必拘拘于吉日之擇哉即及今日之期而定婚嫁之禮不亦可乎是非不欲迫吉也猶豫之間恐有不及之悔耳孰若迨今之為愈哉

標有梅

末章

貞女感時之愈過而欲定其約自防之意切矣梅之七而三三而盡者非果然三次見之特憂懼之深而言轉切矣謂之是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相告語而定其約之意蓋婚禮非一時所能備但先定其約自可以杜強暴之侵陵而徐俟婚禮之行耳非是約定而遂無事于禮之備也蓋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特懼其時之過故其言如此耳讀詩者以意逆志可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二

五

七

然梅之落也其在樹者又無其三也而頃筐堅之矣夫梅之落也漸以盡則時之晚也漸以極而吾之懼也亦漸以深矣今此求我之庶士蓋安于義者豈必屑屑于禮儀之備哉但以一言之閒而定婚姻之約不亦可乎亦非遂廢乎禮也禮可以徐行而強暴之辱則不可以復追耳豈若謂之為愈哉夫懼強暴之辱而與吉士之求當太晚之時而待婚姻之禮良

女之自守如此亦可以觀王化矣

小星

全

詩人兩興已進御之勤而安于命所以美夫人也

此衆妾美夫人之詩亦周南樛木螽斯之類也全詩二章一意要見美夫人意註中深以得御于君二句作時義只于末處用之以見美夫人之意不必重講

譬彼小星

首章

詩人興已進御之勤而安于命美夫人之意有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二

王

在矣

四句分三五在東要點出宵夜字方與下文相應

肅肅是敬其事而不敢忽之意宵征謂見星而往還也不必云夙焉見星而往還夜焉見星而往還蓋此只就一時所見而言非兼指昏旦而言也又有云夜焉見星而往夙焉見星而還者亦非蓋如此則是當夕矣只云見星而往見星而還便是夙夜句當云或夙焉在公或夜焉在公方見不敢當夕之意末一句是言已之分不同于夫人非彼此不同之謂也夫人之惠于寔命不同下見之

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衆妾

美之如此若謂情義每隔于上下之睽而嫌隙易生

于衽席之地夫人于我則不然也彼星明于夜者也

但見譬然而微之小星或三焉或五焉錯落于天之

東矣况我肅肅然當此宵夜之際見星而往見星而

還或夙焉在于公所不敢以自逸也或夜焉在于公

所罔敢以自專也斯則往來之勤固不啻當夕者之

逸矣所以然者非夫人所其逸而遣我以勞也蓋以

命稟于有生之初而貴賤之分已一定而不可易夫

人貴者也吾之賤不同夫人之貴雖欲同享其逸不

可得矣然則我之得御于君固夫人之賜也而敢以

為怨邪

末章

詩人興已進御之勞而因安于命焉

上章言東方之宿此章言西方之星抱衾與綢繆

往還言

然不惟星之見于東也譬彼小星則維參焉維鼎焉

而錯落于天之西矣况我肅肅然當此宵夜之時見

星而行其往也固抱是衾與綢也其還也亦抱是衾

與綢也斯則進御之勞固不若正位者之安矣所以

然者非夫人故為是以苦我也蓋以命定于賦形之始而上下之分已判然而不可移夫人尊者我也之卑不猶夫人之尊雖欲同處其安不可得矣然則我之得以進御亦夫人之惠也而敢以為勞耶噫夫人無妬忌之行而衆妾安于命所謂上好仁而下好義者也非被化之深其能然哉

江有汜

全

衆妾美嫡妻屢與其始之蔽而終之明也

三章一意此詩作于既迎之後重悔處歌三字不我以不我與不我過只是言其一時之蔽耳不可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二

五

朱

重說興意俱至三句止即物之能容與人之不能容也始而悔悟中而相安終而相樂嘯歌雖兼承上二章其實重在歌上立言淺深之次也被化意講中不可說出當時勝妻未必知此

江有汜

首章

詩人於嫡妻與其始之迷而美其終之悟也

此章有作水決而復入以此人迷而復悟者非也興意只三句止詞意須要和平蓋勝妻之意但喜其今日之迎而不追咎其既往之失曰不我以者特追言其始如此耳下句不我以帶過之詞悔是

心中自悔其非而欲迎之以歸也

是時汜水之旁勝有待年于國而嫡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勝固所見以起興而美之曰人歆有暫蔽之頃天理無終息之機彼江之水若是乎其大也猶有決而復入之汜焉是江猶有所容也之于歸固宜挾我以偕行也而乃不我以焉此其蔽于人歆之私而無容物之量吾意其終于是而已矣然雖不我以也不過一時之蔽于欲也及其後也良心悔悟而懲創其既往之非惕然自艾之下蓋將迎我以言歸矣豈終于不我以哉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二

二十六

朱

江有渚

一章

勝妻于正嫡必與其蔽于初而美其安于後也

上章是悔于未迎之先此章是安于既迎之後悔之時則心有所不安必迎之以歸則此心便安矣不可作處得當理只是合天理當人心而此心自得其所安也渚小洲也水岐行則其中成渚矣江水之流若是乎其永也猶有岐而成洲之渚焉是渚猶見容于江也之于歸固宜與我而俱往也而乃不我與焉此其迷于物欲之累而非天理之正也

意其終于是而已矣然雖不我與也非終迷而不復也及其後也而迎我以歸焉揆諸天理而適當即之人心而合宜此心之中自有得其所處之安者矣豈終于不我與哉

江有沱 一章

衆妾之美嫡妾與其始之迷而喜其終之樂也沱與上興意亦同其嘯也歌謂其嘯也而繼之以歌串講為是不可以嘯承悔歌承處遂酌平對看也意還重在歌上瀟細玩之

江水之派亦有別出之沱焉是江之大猶能容乎沱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三

主

之小也向也之子于歸乃不過我而與俱焉曾江之不若矣雖不我過也然豈終於此而已哉但見悔悟之深而感之于口以舒其憤懣之氣懲創之切而發之于聲以洩其不平之情悔而嘯焉嘯而迎焉天理之既得而欣喜之意宣暢于歌咏之間所處之既安而和樂之情發舒于音韻之表其嘯也蓋轉而為歌也豈終于不我過耶是其始也雖暫溺于人欲之私而其終也則自樂乎天理之正斯固吾人之所深幸者矣吁嫡之過而能改媵之待年而不怨皆可謂賢矣后妃夫人之化不可見哉

野有死麇

全

詩人美貞女之自守必兩興誘者之非而因述其拒人之詞也

次章分上興其見誘以見貞女之不當誘也下則述其拒誘者之詞皆是美之意非單以末章為美也但必到末章方見詩人本肯若無此三言則淫奔之詩而已此與行露標梅同類所美專在女子事雖不正而女子之心則正也蓋淫風方革之時其詩如此

野有死麇

一章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三

主

詩人興貞女之不當誘美之意有在矣誘之下要見貞女不可誘之意此詩是反興見得微物猶以白茅包之而興此人不以禮求貞女而乃誘之非其正也懷春勿說做不好底意思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而不為強暴所污者故詩人因所見而興其事以美之若曰男女固人情之同欲而禮義實人道之大閑吾于貞女而見其自守之操不可犯矣今夫野有死麇特一獸之微耳取之者猶以白茅而藉之是取物者亦必有道也况此女當仲春之時而有婚姻之懷求之以禮固所

願也而彼吉士乃從而誘之不求之以禮而乃誘之以情其不正甚矣貞女豈可誘者耶

林有樸檉

一章

詩人興貞女之美正以見其不可誘也

以上三句興下一句此在興體中又是一格林有樸檉二句只是一句蓋言林有樸檉之野有死鹿也有女如玉美其色也但言有女如玉而不言誘之者象上章之意也

林有樸檉之野有死鹿焉特一物之微耳取之者猶以白茅而純束之是取物者猶必有其具也况此女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二

千九

顏色之美有如瑩紫之玉殆粹然而無瑕者也彼吉士者正當以禮求之而何乃誘之耶

舒而脫脫兮

一章

詩人述貞女拒人之詞而守已之嚴見矣

此詩之意全在此章要見凜然不可犯之意詞順嚴厲稍講緩了則不見其拒之之嚴矣言徐徐而來是拒他不得犯禮以相凌迫之意非謂使他以禮而後來也未二句俱承此句直講下或以上一句作思男女之正下二句作杜男女之私斷不可從毋字猶言不得之意毋感我悅謂不得近我之

身也毋驚我大謂不得近我之家也詞愈嚴而意愈正矣

然吉士之求雖暴而女子之拒之也則嚴以為男女之防不可一時而或潰禮義之正不可一息而或踰女當徐徐而來以理自裁以義自度息其直前陵逼之驟而勿犯禮以相求可也彼吾身之所佩言有悅也女毋得動我之悅焉動我之悅則近我之身矣我之身豈女之所敢近者哉吾家之所蓄言有大也女毋得驚我之犬焉驚我之犬則近我之家矣我之家豈女之所得近者哉此其拒之之詞有凜然不可犯之意而吉士之誘當自息矣不賢而能之乎吁非文王之化何以臻此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一

千

何彼穠矣

全

詩人屢托興以美王姬表其和敬之德而及其配偶之善也

首一章表其和敬之著專美王姬下二章各以興之取義為主一則言其族類之皆貴一則言其男女之成婚皆配偶之善也總而言之大抵以首章和敬為主下二章是因首章而帶言之不然婚姻之合乃是常事男女之稱亦多有之何足以為美

哉

何彼穠矣

首章

詩人美王姬之下嫁必托興以表其和敬之著也

此詩曷不肅雖二句說者紛紛不一有泥詩柄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遂謂上句是言其他日能和敬以執婦道下句是驗于今日下嫁之車似非詩人口氣又有謂上句指車講下句指人講尤非又有只就王姬講不用車字亦未為當大抵細玩來還只就王姬之車講為是言此何不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二

三十一

肅肅而敬雖離而和乎乃是王姬下嫁所乘之車耳蓋王姬有和敬之德故見于車者自如此其和敬耳車之和敬正是王姬之和敬所著也昔南子聞車聲麟麟便知是籛伯王所乘此亦曰曷不肅雖乃王姬所乘之車故如是其肅雖耳斯說誠當矣

王姬下嫁于諸侯其車服之盛如此而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從而美之若謂婚姻為萬世之始而和敬乃頌道之先我于王姬之下嫁而知其有可美者矣曷不觀之物乎彼其鄂然外見而有以

昭暢茂之機灼灼其華而有以遂發榮之出何彼穠穠然而甚盛者乎乃唐棣之華也蓋其為物之美待于元化之培植故吐而為華自極敷榮之盛耳況自吾之所見聞者而言之整飭之度昭于載道之間和順之休溢于攸往之際此何不肅肅而敬雖離而和乎乃王姬之車下嫁于諸侯者耳蓋此王姬也溫恭內蘊而形之車者無往非至敬之昭柔順中存而見之車者無適非太和之著故不覺其肅雖有如是耳若他人之車何以有是也哉

何彼穠矣

次章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二

三十二

詩人于王姬之下嫁必托興以美其婚姻之稱也

華如桃李如字不必泥平王之孫三句只就族類之貴上講不重薰陶有素意平王齊侯不可考只以貴顯言之和敬意講未畧點一二句不重在此矣婦道固有足徵而匹配寧有不稱者哉何彼穠穠而盛乎乃桃李之華也蓋含化育以有生吐精華而盛其在桃者固猶夫李而在李者亦不異于桃矣男男女女之際乎女則為平王之孫派衍天潢而等威之貴實後于當時男則為齊侯之子裔出上公而世

保之榮亦甲于天下其胥稱也蓋如此

其鈞維何

一章

詩人于王姬之下嫁必與其合婚之宜以美之也

齊侯二句交互講上章亦然上章女先男此章男先女只是變文以叶韻耳有作君臣之義夫婦之情看者大謬不可以其意之巧而用之也

夫男女之配既稱而婚姻之合又豈有不宜者哉其鈞維何實維絲伊縈焉合渙以致其同而比物以利乎用散之而為絲者固總之而為綸矣而况婚姻之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二

三

協乎語其男也則以齊侯之子而娶平王之孫語其女也則以平王之孫而適齊侯之子其相合也又如此是則配偶之稱誠可美矣而非和敬則亦不足美也婚姻之合誠可嘉矣而非和敬則亦不足嘉也惟其德之賢也足以見其配之善惟其配之善也益以彰其德之賢詩人咏歌不已固可以知王姬之德矣文王太姒之教父而不衰又不驕于是我

騶虞

全

詩人美諸侯仁恩之及物而因嘆其仁心之自然也

二章一意仁恩及物有樽節愛養裁成輔相意思或作以和召和却將效驗說了充非護之龜犯之多各舉其一以見草木禽獸之盛耳意之所包不止于此仁恩即仁心所發仁心自然即就及物上見之騶虞之仁出于自然諸侯之仁亦出于自然是即騶虞而已非同于騶虞之謂也王道以及物為終故以此為王道之成騶虞只可作仁物不可與麟趾例作瑞物看然召南之有此詩亦猶周南之有麟趾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三

三十四

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能脩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其庶類故詩人美之若曰萬物以得所為極仁恩以及物為終顧茲春田之際茁然而壯盛者言有護焉觀之于葭而草木之茂從可知矣一發而中五者言有犯焉觀之于犯而禽獸之多從可知矣此其至仁之恩有以妙大樽節之化而曲成之政有以遂其咸若之天我公之仁可謂極其盛矣夫生物不食此騶虞自然之仁也今此諸侯之仁因心而發一由于天性之自然觸物而形一本于天機之自著于嗟乎是即騶虞而已矣而何形之拘哉夫仁恩之及物既出于自然則其及人者又可見

矣此雖諸侯之仁而實文王之澤也王道之成有如
此宜詩人咏歌以美之也歟 二章倣此

鵲巢至采蘋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脩身以正
其家也甘棠以下又由召伯能布文王之化南國
諸侯能脩身齊家以及其國也文王平天下之功
至是而所施者廣矣至于何彼穠矣則見德化遠
及于王姬翽虞則見仁恩溥及于庶類觀鵲巢則
治國之根本培植于家庭觀翽虞則治國之功用
充塞于天地聖人載鵲巢于召南之首而以翽虞
終焉所以為鵲巢之應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二

三十五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二終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三

乙丑進士南台許天贈

著

弟庠生 天賜 天賦 校

孫廉生紹武校

即

柏舟

全

婦人喻己之見棄而憂之深因屢致其憂傷之
情焉

通篇以不得于夫作主君不禮于兄弟見愠于群
小皆不得于夫所致也首章分首章言已不得于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三

一

夫而難解其憂二三章言不得于夫而見怒于兄
弟因致自反之詞後二章言不得于夫而見愠于
群小因致自安之詞總是憂傷之意也

汎彼柏舟

一章

婦人喻己之見棄而難解其憂可以觀其情之
切矣

二句分上二句喻己之有德而不見取于夫下四
句言已憂之之深而不能解也耿耿憂貌人心有
憂則耿耿然寤而不能寐也非酒能解正是憂之

深處

人不得于夫而作此詩意謂夫婦相與人道之常也夫婦相棄人道之變也今我不得于夫其能以忘情哉彼柏木為舟堅緻實宜用以乘載者也今此汎然之柏舟不以之乘載而真之無所依薄之地但見其汎然流于水中而已夫以我之德貞固嚴密顧乃遭人倫之變不得以安其居室之常則天下之可憂者莫甚于此矣是以心不能以自安憂不容以自釋耿耿然寤而不寐若有隱痛之憂者然惟酒可以解憂我非無酒可以遨遊而解之也但不得于夫天下之變莫加焉雖欲解之而憂傷之深有非酒之所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三

二

能解者耳其將奈之何哉

我心匪鑒

一章

婦人言已無度物之明而因傷其不見恤于兄弟也

二句分不可以茹謂不能度夫棄已之故也故註曰度物有作不能度我之所以不得于夫者覺反了些薄言往愬者蓋冀兄弟之親憫我以無故遭變而恤之也逢彼之怒則是反歸咎于我之自取矣末四句須知此看方與首二句相照應且與下章血脉亦相聯絡

然夫之遠我必有其故是惟心之明者為能察之也今我心匪鑒之明無以為度物之準雖欲求其故既不可得矣所賴以恤我之變者猶有望于兄弟之親也夫何雖有兄弟而亦不可依以為重故薄言往愬而述已無故見棄之情將謂其哀已之窮而恤之也而反逢其赫然之怒焉不曰此夫之過也而乃曰此必爾之愆也則其無聊亦甚矣

我心匪石

一章

婦人自反心身之善其自慨之意深矣

此章不可以心身對讀只依本文三平說下威儀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三

三

上以心身字紐過之總是自反無缺之意匪石二句言心之貞固也不可轉謂外物不能搖事變不能奪匪席二句言心之正直也不可卷謂不詭隨以徇物不曲意以從人排排富而閑習之貌富是全備無缺之意閑習是全備之中又皆從容閑習于禮度之中也切勿兩平看不可選者蓋威儀有得有失則或可得而簡擇取舍于其間今無一不善將以何者簡擇而取之何者簡擇而舍之故曰不可選也

蓋反而觀之乎凡人宅心之不固者或可得而轉之

使其可轉不免于有缺也今我之心貞一以堅其守耿介以固其操非但如石之堅而已吾知石猶可轉而我心則不可轉天下之定守在我矣豈貞固未至者之可比哉凡人立心之不直者或可得而卷之使其可卷則亦未免于有缺也今我之心平直以率其性端一以安其常非但如席之正而已吾知席猶可卷而我心則不可卷天下之至正在我矣豈平直未至者之可比哉夫反之於心固如此其善矣使持身有未周焉或可得而簡擇取舍于其間是亦未免于有缺也若我之威儀則富盛而不遺皆閑習于矩度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三

四

之內無一而不善也亦無一而非可取也將以何者為善簡擇而取之何者為不善簡擇而舍之是其威儀之見于身者又盡善而盡美矣豈或得或失者之可比哉夫反之于心既有得于堅直之操反之于身又無歉于威儀之善然則我之于夫曷為而不見取哉

憂心悄悄

一章

婦人憂已重困于所遇而深致其憂也

憂心悄悄憂已之愠于群小也觀閔二句正是愠于群小意閔病也謂媒其過孽其短而謗之于夫

也侮謂侮慢之侵陵之不以禮事之也或以觀閔為疾妬受侮為投艱詒肆者非寤辟有標謂獨寤之時標然而拊其心莫可誰何之意也

夫既不得于夫則必見怒于群小矣是以憂心悄悄然憂我之見愠于群小焉媒我之過者有之孽我之短者有之謗毀之交集蓋惟恐其疾仇不足矣觀閔不既多乎媒慢之加者有之橫逆之來者有之侵陵之益甚蓋不復知正嫡之為尊矣受侮亦豈少乎我之愠于群小如此皆不得于夫所致也然則我將如之何哉靜言思之亦標然拊其心而已矣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三

五

日居月諸

一章

婦人喻已尊卑之失所因致自傷之詞而卒安之也

二句分日月非真更迭而虧但以已意假設而言耳講此二句當云月固有時而虧今日亦有時而虧更迭而虧非其常矣只是此意如衣不弊之衣是形容其不得自如之狀不能奮飛是義不可去故安之也非真以不能去為恨也

然嫡妾之間自有一定之分彼日當常明月則有時而虧天象之定于上者然也今也月固有時而虧矣

胡此日也亦有時而虧焉更迭而微失其常盈之象
陰陽易位虧其本體之明此則尊卑之紊夫固人道
之變矣故我憂懣之深至于煩冤憤懣如衣不澣之
衣不得以自如焉靜言思之非不欲如鳥之奮翅而
飛去也但一與之醢終身不改情雖已乖而義不可
絕安得如鳥之欲奮耶奮而任其所之乎然則如之
何哉亦安之而已矣夫婦人不得于夫而至于所遇
之皆窮其困亦極矣然反諸已而無缺安于義而不
去其善于自處而得時之正如此此所以居變風
之首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三
全

詩人屢耶喻言已遇變之憂而求夫處變之道
也

二章分首章喻嫡妾易位而憂不能已二章喻嫡
妾易位而憂不能忘以遇變言之也三章申妾之
見寵而思善處之道四章申已之見棄而得善處
之道以處變言之也有謂下二章為嫡妾易位之
由者非

綠兮衣兮

首章

夫人喻嫡妾之易位而言已憂之之深也

此章喻嫡妾之失所下章喻失所之益甚亦畧有
分別綠衣黃裏以微顯言之也綠衣黃裳以尊卑
言之也憂直憂其嫡妾易位夫婦乖離耳謝氏之
說乃極其流禍而言也不可依

莊公惑于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作此詩意以
嫡妾之分一定而不可易者也何我今日之遇獨乃
失其常乎彼綠衣色之賤者也宜以之為裏黃色色
之貴者也宜以之為衣今以綠為衣而黃者乃為裏
焉則賤者反尊顯而貴者反幽微矣是嫡之貴也宜
尊顯而幽微妾之賤也宜幽微而尊顯其易位有如
此者故我也

綠兮衣兮

次章

夫人喻嫡妾失所之益甚而言已不能忘其憂
焉

服之上者曰衣宜以正色為之服之下者曰裳宜以
間色為之今以綠為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為裳焉則
貴者益賤而賤者益貴矣是嫡不當卑而卑妾不當
尊而尊其失所之益甚有如此者故我也痛夫婦之
乖離傷名分之倒置心之憂矣果何時而忘之乎

婦人

第一章

婦人喻妻之及時而見寵而惟欲法古以自勵焉

善處是善處夫婦之變也就自處上說兼身心謀俾無詭矜只是使已之自處者不至于有過也不可指處夫婦處嫡妾言

夫今日之變固可憂矣而所以處之者夫豈無其道乎彼婦方為絲其色固鮮美而可愛也而女又經綸以治之此婦之所以益顯也妾之以幼艾而見寵有如此者我將如之何哉亦以古人之事今人之師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三

八

江

惟仰思古人于千載之上有常道此人倫之變而善處之者以自勵焉私淑之不悖務得乎自善之圖欽式之不忘務求乎寡過之道古人如是而善處于前吾亦如是而善處于後俾吾之所以立心而持身者皆立于無過之地焉斯已矣綠衣之治何暇計哉

婦人

一章

夫人喻已之過時而見棄而求得夫善處之道焉

實獲我心是我心之所欲行者如是而求之古人以自考則見其所行者果與吾心相合真能先得

我心之所求也

至于締綌之衣當暑之衣也今締綌而遇寒風則寒之于不用矣我之過時而見棄有如此者又將如之何哉亦以今人之心古人之心也惟遠求古人于百世之前有常值此見棄之變而善處之者以自考焉但見意氣相符而已試之成規實有以契吾欲行之願精神相感而已往之成法實有以符吾同然之心我之所欲行者如是古人之所先行者已如是其作之于前者真能先得我心之所求者矣締綌之風何暇恤哉夫憂思之深雖發于情之所不可遏而法古之餘卒安于義之所當自盡若莊姜者可謂憂而不傷怨而不怒者矣非賢而能之乎

燕燕

全

夫人于陳女之歸歷興已送之之情而因備道其賢也

三章分上是歷叙已送之之情而末章則美其人之賢也風人之意含蓄不盡此詩但叙別離之恨而子弑國危之戚已隱然在于不言之中矣誦詩者宜玩之

燕燕于飛

首三合

夫人之送陳女必屢興以致其悲傷之情也

三章一意但佇立久于如雨勞心又久于佇立耳有分初別已別既別者非禮婦人送送不出門送之遠者蓋以戴嬌大歸而情有所不能已也興意四句止每章才二句內有無恨意思子猷國亡之戚隱然寓于不言之中非但叙其別離之恨而已然此意只要曉得講中切不可說出但于大結內見之可也

陳女遇衛國之變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作此詩也若曰不可測者天下之變而不容已者永別之情我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三

十

于戴嬌之去也而豈能以忘情哉彼燕之飛也其羽則差池然而長短之不齊矣今之子遭大變而大歸于陳我以其不復歸于衛也而遠送之以至于野焉斯時也親行車之漸遠慨會晤之無期涕泣如雨而悲傷之情雖欲遏之而不可遏也燕之飛也其羽則或上或下而顛顛之靡定矣今之子遭大難而歸于宗國我以其不可復見也于是乎遠以將之焉斯時也瞻旋車之莫及慨相遇之無由佇立以泣而離愁之情雖欲已之而不容已也燕之飛也或鳴於下而下其音焉或鳴於上而上其音焉今之子也大歸宗

國而我則遠送于南矣斯時也瞻望徒切而不得以復覩其儀容想像雖動而不得以復還其車轍是以悠悠我心至于憂勞之甚而無窮之思雖久而不能忘也其何以為情哉

仲氏任只

一章

夫人備道陳女之賢所以深致其思之之情也此章有作推上文悲傷之故者非上三章自是因其大歸不得復見故其情獨切如此此章則又備道其賢以深致其思之之情也過文只開闢說至講末畧繳出思之意乃為得之四句分上是言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三

十一

其待人持已之善下是叙其勉已以正之意但就平日言不可以勉已作臨別時講任是言其待已以恩而相信也其心塞淵一句對終溫二句分心身看有分三句作心情身者非末二句戴嬌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者蓋以婦之于夫不可以死生存亡二其心而苟頃更不念便失其守况夫人不見答于先君又非他人之比故陳女以是勉之蓋將以輔翊其義理之良心植立其堅貞之大節而成就莊姜為天地間一完人也此正見其賢處夫我于仲氏之去而悲傷之情如此因其去而益念

人而遐想其德寧不有可言者乎
見棄之時見愠于群小亦多矣惟我仲氏以恩
有信而益堅乎契之誠以心體心而累然膝孤之
此其賢之見于相與之間者固有然矣又自其立心
言之塞焉而實而不載者以爾偽淵焉而深而不失
之于淺露存諸內者何其善乎自其持身言之溫焉
而和而始終之一致惠焉而順而久暫之不渝善于
謹慎其身而不至于失已見諸外者何其善乎仲氏
之賢合內外人已而無不善如此且其所以勉我者
又甚正焉舉先君之不可忘以堅吾立身之節即先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三

主

日月

全

夫人不得于夫必歷訴而致望之之情也

此詩四章一意俱是呼日月而致其訴之之詞末

章雖呼父母其實不可以呼日月父母分看每

章俱呼望之意雖為莊公所棄而猶望之之切

焉見其性情之正而忠厚之道也

日居月諸

一章

夫人訴夫之薄而不我顧焉望之之意切矣

舊說俱在四句分看來詩人口氣只是一氣說下
胡字蒙上不古處來寧不我顧又蒙上胡字來不
分為是末句與第四句相應望夫之意隱于不言
之中不可止以末句為望遂以訴之望之作眼目
分看也古道只是古人善處夫婦之道寧不我顧
謂何不于我一顧盼也綠衣之詩曰我思古人而
此詩嘆莊公不以古道相處自處以古人為法而
望人以古道處已處已望人皆有則矣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三

主

莊姜不見答于莊公故呼日月而訴之若謂夫婦相
與人道之常也我今適遭其變亦獨何哉瞻彼日月
秉陰陽之精而代明于中天照臨下土亘古今而不
變矣其于天下之情固宜無隱而不察也夫何照臨
之下乃有如是之人逝不以古人處夫婦之道而處
我者乎夫古人之道盡善而當行者也今乃悖之是
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使其有定則夫婦之道
固當知之而何為不于我一顧也

日居月諸

二章

夫人訴夫之薄而不見答焉望之之意深矣

下土是冒句亦是覆冒之廣宜有以遍察天下之情意相好內不可以古道入講寧不我報言不相酬答也亦是莫往莫來之意

日居月諸

三章

夫人訴夫之無實而忘乎已焉望之之意切矣德音是待已之德音只言語便是無良謂無情實也有作聲聲之無實者不可依俾也可忘蒙上句胡宇說來言夫婦之情不可相忘而何使我為可忘者耶不必就有德上講

瞻彼日之始旦也必出自東方月之既望也亦出自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三

古

東方代明之下固宜其無微而不燭矣何乃有如是之人言語以相親非無德音之美而中無情實乃若此之無良矣乎夫有德音之詞而無德音之實是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如其有定則夫婦之情可親而不可忘者也而何獨使我為可忘者耶

日居月諸

四章

夫人訴已之失養而致望于夫可以見其情之

正矣

此章亦俱是訴于日月父母二句總是訴于日月之詞不可以上為呼日月此為呼父母也

卒是因見棄而言蓋使父母養我之終則可以免此見棄之變矣何父母養我之不終而使我不終乎父母豈有終養之理莊姜亦非真欲父母之終養也但疾痛之極其詞如此耳時說多謂夫之見棄即是父母畜我之不終者非報我不述蓋言莊公雖有時報我而都不循乎義理也始責其不以古道相處終責其不循義理以相報皆性情之厚而發于正者也報我不述于終風首章可見

日月之行東方自出歷晝夜而相禪亘古今而不變固宜使天下之人各得其養也今父母之于我也覆育之恩瞻依罔極何乃畜我之不終而使我卒罹此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三

古

見棄之變乎夫夫之無故而棄乎我也其心志回惑亦何能有定哉使其有定則所以酌於我者何乃不循乎義理之正而徒以戲慢加之也我之情其容以自釋乎夫以見棄之後猶有望之之意而其所望之者又皆以古人之道禮義之正焉情性之厚于此為可見矣此莊姜之所以為賢也歟

終風

全

夫人屢喻夫之狂惑而憂思之深也

全詩四平看意有淺深首章言莊公之狂暴次章

言其狂惑三章言其暫開而復蔽四章言其愈蔽而未有謂首章比狂暴下三章比狂惑遂欲首章分者非各章未俱是思念之情夫以莊公之為人如此而夫人思念之不忘焉此所以為厚也

終風且暴

一章

夫人喻夫之狂暴而深愛其待已之無誠也

首一句是比其狂暴下三句則言其待已之無誠而深傷之也終風且暴則是說莊公之狂暴凡此題說彼物便是說此物况此詩不忍直斥莊公正是在姜忠厚之意若以正意比並入講尤非顧我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三

共

則笑二句只是意之不誠有泥註作無常者不可從蓋註中暴慢無常是朱子足其意而言也悼傷也傷其不誠之意也蓋待我既如彼其狂暴雖有顧笑之時而曾無愛敬之實則亦終歸于不見吞耳此所以傷之也

莊公之為人狂暴昏惑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終風為比若謂夫婦之間固宜和厚以相與也今也終日之風既無止息之期而且暴疾不順所以被乎物者又非和煦之氣其狂暴如此固有戾乎其常者矣然而情之無常不可以一定期也亦有顧我則笑

之時而若致夫相親之意者焉但其情則是其實則非言之謹也放蕩而不根色之笑也敖情而不敬蓋皆出于戲慢之意而無愛敬之誠者矣夫以狂暴之後方幸其有笑語之時而戲慢不恭則亦終歸于不見吞耳故又使我畏其威而不敢言而中心獨傷之也其能以忘情乎哉

終風且霾

一章

夫人喻夫之狂惑因慨其無常而深思之也

首句分正意亦不要講出二句言有時而顧已三句言顧已之無常末句則因其無常而思念之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三

七

往來不必拘只是不肯往來以顧已之意霾雨土蒙霧者大風揚塵自上而下也

夫婦之相與亦宜有明而無蔽也今也終日之風既迅疾而不止而雨土蒙霧又蔽塞而不開焉其狂惑有如此然其狂惑也未始無開明之際故亦或患然而肯來若致夫相愛之情者但往來之時寡而莫往莫來之時多是以我也慨終身之失望念所天之無托悠哉悠哉思之深長而不能以自已也豈謂其不顧而遂忘之哉

終風且曠

一章

夫人喻夫之惑暫開而復蔽而因自言其憂思之甚也

此章末二句串講蓋言寤而不寐思之以至于病也噫字內不必用為風霧所襲意真就感傷閉鬱上言之

然使其惑之開也而不復蔽焉猶之可也今也終日之風噎然有陰噎之象吾方幸其噎之暫開也而不旋日之餘則又見其噎焉夫其狂惑方開而復蔽如此吾能以無憂乎是以當寢處之時心有所係噎而不寐焉願言思之閉鬱之氣排焉而不能伸憤懣之情阻焉而不能達感傷之深而至于成此就噎之疾矣

噎噎其陰

一章

夫人喻夫之惑愈深而已之憂愈切也

噎噎二句對看呂氏云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于噎噎之陰噎噎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懷有愈久而不忘之意

然使其惑也而將止焉猶之可也今也陰之蔽也噎噎然方暗而不明雷之發也噎噎然將發而未發則未有開霽之期矣夫其狂惑之蔽愈深而未也如

此吾能以忘情乎是以當燕息之時身不安寢寤而不能寐焉願言思之久懷之念愈久而不能忘深長之思愈切而不能已何夫之不一顧我以解我之心乎吁托物以為比而不忍直斥其夫感慨以致思而每有望之之意莊姜之厚為何如哉

擊鼓

全

從軍者詳叙南行之憂而因及室家之情也三章分首章言其南行之事二章本其南行之故三章陳其怠慢之狀皆叙從征之苦而言也四章追思室家之約五章恐違室家之約又自思家之情而言也大意皆所以志怨也

擊鼓其鏜

一章

從軍者自叙其所為而因傷危苦之獨甚也

二句分首二句非戰時事乃軍人自言所執事者如此註中自言其所為只指此二句非總章詩柄下二句是自傷其危苦之意非謂其役使不均也蓋土國城漕不勞苦然無死亡之憂故特言之以見已之為尤苦也南行須打轉擊鼓用兵意但伐鄭則不可指出

衛人從軍者作此詩以叙其嗟怨之情也意謂兵凶

器也戰危事也我今日之從戎寧能免于死亡之患哉鼓所以進兵也我之擊鼓則鏜然其聲矣兵所以禦敵也我之用兵則踊躍其狀矣我之所為如此顧彼衛國之民有役土工于國者焉有築城于漕者焉非不勞也然止于勞而已而我獨南行從事于金鼓之間冒死干戈戟之下蓋將有鋒鏑死亡之憂也較之土國城漕者危苦不尤甚乎

從孫子仲

一章

從軍者推南行之故而因切憂之之情也

二句分上是推南行之故下是言其不得歸而憂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三

十

五

之也左傳隱公四年衛州吁弑桓公而自立脩先君之怨于鄭使告于宋宋人許之夏宋陳蔡衛伐鄭夫以篡弑之賊乃驅民以戰此民所以不為之用也不我以歸言將驅我以戰而使之冒鋒鏑之險故心以死亡為憂也苟用之以其道則民忘其死矣何至以為憂哉

然今日南行之役果何為哉蓋將所以將兵而孫子仲者則衛之將也吾今為軍士者惟子仲之是從焉携好于陳因謀伐鄭之舉脩睦于宋同興伐鄭之師其與盟亦鄙矣顧乃驅我于鋒鏑之下以日繼日不

與我而言歸焉其禍福未可知也有亡未可必也夫以我心憂傷冲冲然有不能自己者矣

爰居爰處

一章

衛人自叙師之失律其無間志可知矣

居爰求馬依註作三下看爰字有作聊且之意者不可依失伍離次二句不專指求馬講總管一章為是

既有憂心必無間志今夫師之出也必有一定之居也今則于是而居焉苟可以居則居之而已矣不必于其常居之所也師之處也必有一定之處也今則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三

止

四

于是而處焉苟可以處則處之而已矣不必于其常處之處也至于馬以駕車亦宜間之于與衛之申也今則于是而喪其馬馬不以之馳驅而縱其所之也于是而求之于林之下馬不求之行伍而惟其所適也失伍離次如此無復有間志矣然則其敗也可立而待也寧不重吾死亡之憂也哉

死生契闊

一章

從役者追叙室家之約可見其情之戚矣

上二句與下二句兩開說上就處變言期以不相忘棄下就處常言期以無相背負契闊多從死生

上講謂自生至死雖曰隔遠其實不是還當以地
言蓋期以死生相依雖隔遠之甚亦不相忘棄之
意

夫死亡之憂既迫則室家之思有不能已者矣追思
我始為室家之時以為夫婦之情固如此其厚矣和
時而忘之不可也于是期以死生相念雖或至于隔
遠之甚而亦不相忘棄焉既已成乎約誓之言矣又
且相與執手以為一時之愛固如此其親矣有時而
負之不可也于是期以百歲相依而偕生偕死雖終
身不忍背負焉則又重致夫叮嚀之意矣前日之言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三

今猶在耳也安能忘情也哉

于嗟闊兮 一章

從軍者嘆前日之約信而恐其不得遂焉

此章註云意必死亡蓋因其失伍離坎而意其必
死亡也上章只是述其約信之言此章嘆其不得
遂而怨之也

夫前日契闊之約如此使其得活則庶乎有以遂其
約也然今月于鋒鏑之險于嗟乎契闊之約矣乎其
終不我活乎雖欲遂之不可得而遂矣前日偕老之
信如此使其得伸則庶乎有以慰戍之心也然今追

于敗亡之禍于嗟乎偕老之信矣乎其終不我信乎
雖欲伸之不可得而伸矣此吾憂思之情所以不容
于自己也夫既紀其南行之憂而又恐不遂其室家
之約衛人之怨亦甚矣上之人何為役之不以其道
而使民至此耶

凱風 全

諸子于親既托喻以起自責之端復屢典以盡
自責之實也

首章喻母養子之劬勞以起自責之端下三章責
已不能報親之劬勞以盡自責之實末二章于自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三

上三

責之中寓微諷之意冀有以感悟其親也母氏聖
善以下只平平說去勿以爰有二節繳轉母氏聖
善二句各章末句皆泛自不能事親上發之歎嫁
意切勿露出

凱風自南 首章

諸子托喻而言親育已之勞以起自責之端也
首二句比親之養子棘心句比子之難成正意即
在其中時說有于天天下補風之為力多矣以應
母之劬勞甚矣如此便成典體不可依末句重看
上三句亦是起末句意言其育子之劬勞以見母

思之甚大為子者當孝以報之所謂本其始而言
以起自責之端也

衛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七子作此詩以自
責也若曰不可忘者親之恩而所當盡者子之孝也
今吾人之不能善事其親也抑未知親恩之大乎彼
棘之為木其性難長而難移之棘心則尤其難長者
也雖凱風自南而來也舒其薰和之氣以吹彼棘心
之微但見吹噓之下而少好之天以遂莫不夭夭而
可觀也是母之育子慈愛之澤雖出于天性之真而
諸子之幼則適當其難養之際于難養者而養之母
氏鞠育之劬勞亦云甚矣罔極之恩固當盡心盡力
以報也而可不致其孝耶

凱風自南

次章

諸子自責必托興以致美于親而引咎于已也
上章言凱風棘心而下句無應故屬此此章言凱
風棘薪而下文以母與子應之故屬興註中然非
美材二句正起無令人以見取興之意復以聖善
以下則即母氏聖善二句而求其自責之深也復
字對上章母氏劬勞註看或者錯認註意遂以為
凱風二句與子之壯大無善復以聖善叶起則失

之矣聖善內只言其通明賢淑不可以明哲修身
入講我無令人只泛說非克肖之子且勿露出不
能悅母安母之意小註有一令善之人則母不能
舍之而去此不可用之則顯親惡矣

然親恩固所當報而吾諸子則未能報也今夫凱風
自南而來吹彼棘焉而至于為薪則亦既成矣然非
可用之材也是風固有和煦之惠而棘之無用也不
將有負于凱風之吹乎况吾母識見通明性資賢淑
非不聖且善也夫何養諸子以至于壯大雖已成人
而乃無一人之克肖者焉則幹蠱之無所資奉養之
無所賴蓋有深負乎母氏之劬勞者矣烏在其為子
也

爰有寒泉

一章

詩人托興而責已之不能安其親諷諫之意微
矣

此章自責其不能養母之身下章自責其不能悅
母之心至此方有幾諫之意曰勞苦曰莫慰母心
者皆是微諷其不安室之意不顯其親之惡也勞
苦與肯章劬勞不同不安室意勞苦內不可說出
說出則是顯言其事而非微指矣下章亦然

彼清冽之泉若無與于人也然在浚之下而人之居
于浚者賴焉是寒泉猶有所資益于浚矣况子母之
恩天性也為人子者宜有所資益于母也今有子七
人反不能供菽水之奉以代母氏之勞而使母不免
于勞苦焉是寒泉之不如也母之所賴于子者何如
而今乃如此子之責將安逃哉

覲皖黃鳥

一章

諸子托興而責已之不能悅其親幾諫之意有
在矣

莫慰母心蓋自責其不能悅母而使母有憂心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三

三

至若覲皖之黃鳥若無預于人也而載好其音人之
聞其音者悅焉是黃鳥猶能好其音以悅人矣况母
子之親天性也為人子者宜有以慰悅乎母也今有
子七人反不能承膝下之歡以慰母氏之心而使母
不免有憂思于心焉則黃鳥之不如也母之所望于
子者何如而今乃如此子之罪將安逃哉夫始焉本
母氏之劬勞以起自責之端既焉嘆子職之未盡以
致自責之實且于自責之中寓規諷之意婉詞幾諫
不顯其親之惡可謂孝矣母氏聞之寧不為之一悟
耶

雄雉

全

婦人于夫之行役既叙已憂思之情而因冀其
處身之善也

上三章極思之之情末一章致願之之意胡氏發
乎情止于禮義之說不必用蓋末章念其從役之
久而不歸但得保全亦幸矣此亦情之懇切處初
無止乎禮義之意也

雄雉于飛

首章

婦人即物性之自得以興所思者之自遠也

此意以物性之自如興君子之自遠末句重伊阻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三

三

上若自貽字看重則興意反輕矣作此題者公義
意只畧用一二句為是非上之人故為是以苦我
不必用

婦人以君子從役于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若謂無
所逃者奉公之義而不容已者夫婦之情我于君子
之在外也其容已于思哉是故雄雉之飛也則泄泄
其羽焉率其所性之安而舒緩自得任其所適之便
而從容自如夫物則亦有然者矣况我君子我之所
懷者也使其自適于家固我之願也今乃以王室之
事不可以不堅勤王之忠不容以不盡于是從役于

外以自貽此阻隔之憂會不得以一日安其所也
雄雉之不若矣使我知之何而弗思耶

雄雉于飛

次章

婦人于君子必托興而其言其勞已之心也
此章托物性之自適以興已思念之勞心也有作
興君子之不符自適者本文無此意不必用展矣
貫下作一句看猶云誠哉君子之實勞我心也不
可以展矣作美詞

雄雉之飛也或鳴而下而下其音焉或鳴而上而上
其音焉飛鳴自適夫物則亦有然者矣况我君子我
之所天者也今乃從役之久曾無休息之期故我思
念之深實重睽遠之感憂而至于困益不能以一息
自安矣誠哉此君子實有以勞我之心也安能如物
性之自適乎

瞻彼日月

一章

婦人感天象而思君子之久役因嘆其旋役之
難也

二句分上上思其從役之久下是嘆其旋役之難
有謂首句畧斷下三句一氣緊說總是思其君子
行役之久者覺未足蓋朱註止解至二句住下二

句未有解也瞻彼日月還依鄭氏日月迭往迭來
而思君子獨久而不來說末二句言道路之遠一
時想未能歸憂之所以益深也

不但已也瞻彼日月繼照于天日往則月來而相輝
于不息月往則日來而迭運于有常我也仰觀俯察
適動夫君子之思觸目激衷自切夫睽違之感蓋以
日月之往來尚有一定之度而何君子之久役乃無
返還之期也悠悠然思念之深長有不啻于自己者
矣然使其道之通焉猶可以期其歸而慰我之心也
夫何周道倭遲非朝夕之所可至安得我征車至以
慰我悠悠之思也哉

百爾君子

一章

婦人冀君子處已之善可以見其情之切矣
上二句啓之以德行之端下二句冀之以德行之
實百爾君子指君子及其同事者而言蓋欲夫之
善處其屬又欲其屬之善處其夫也然本意重在
冀其夫上不知德行蓋曰豈不知德行乎言德行
當知爾君子必有以知之也不是勉之之意悵求
之心非止貧富上見凡屬功賞名利皆須不悵不
求作文只泛以有無字還他然須就行役上說何

用不減者益以人已無相形之隙則同道為朋同心相濟而慶常慶變無不善也

疏義云思君子之詩多矣而未有及于德行者此雄雉之所以為最賢也朱氏曰不忮不求此孔門克己之術求仁之方而行役之婦人能言之其亦可謂賢也已此所以為先王之遺澤也

夫君子之歸固不可必也但遠行易以犯難庶幾其得免于難而已彼德行者處已處人之道全身遠害之方斯固不可以不知也凡爾同役之君子豈不知德行之為美哉誠以如人之有而忮心生焉忮非德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三

三十

當

行也耻已之無而求心生焉求非德行也苟能見人之有忘其為有也而絕無有忮害之私視已之無忮其為無也而不萌貪求之念則人已不待而同道可以為朋形迹兩忘而同心可以共濟以之慶常無事足以相保矣以之慶變有事足以相濟矣果何所用而不減乎德行之美如此爾君子固不可以不知也夫始也切其思念之情而終也望以德行之美雄雉婦人其不謂之賢乎

匏有苦葉

全

詩人喻男女當度乎禮義因屢刺淫亂者之違

乎禮義也

首章喻男女當度乎禮義下三章皆是刺淫亂之人有違乎禮義也第二章有越禮義非配偶二意三章言古禮不可越四章言非偶不可從要皆以不度禮義為主

匏有苦葉

一章

詩人喻男女當度乎禮義刺淫之意有在矣此章只是言禮義之當度以啓刺之之端匏有苦葉喻婚禮之未備也濟有深涉喻禮義之甚嚴也深則厲淺則揭喻男女之際當量度其禮義之可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三

世

六

否也重在當量度上不是教以求婚之宜

此刺淫亂之詩若謂男女有一定之配偶禮義實人道之大開彼不顧此而冒為者何哉是如匏也者可佩以渡水者也今匏有苦葉則未有渡水之具矣濟也者所涉以渡水者也而濟有深涉則又未可輕渡之慶矣故夫渡水者當量其水之深矣則以衣而涉之其厲也厲乎其所當厲也量其水之淺矣則褰衣而涉之其揭也揭乎其所當揭也量度之下庶有以適濟渡之宜矣不然幾何而不踰于衣袂之戒耶此可見婚禮之未備既不可以妄求而禮義之甚嚴又

不容以苟越男女之際必當量度禮義之可否而後行可也

有瀟濟盈

一章

詩人刺淫亂之失必即物理之反常者以喻之也

濟盈雉鳴有二意有瀟濟盈喻淫亂者之縱欲也
有雉鳴喻室女之懷春也濟盈不濡軌喻縱欲者必違乎理也今日不違乎理豈其常哉雉鳴求其牡喻求婚者當從其配也今從非其配不亦異哉註中不度禮義泚其配偶分看無害犯禮以相求總管大意以物理之反常喻人道之反常而泚其配偶又自其不度禮義為之也牡是牡鷄若作牡獸則大遠矣

詩經正義卷之三

世三

夫禮義之當度如此而何淫奔者之不然乎彼水之盈者不可濟也今則瀟然而濟盈滿之水矣雉之雌者亦有時而鳴也今則鷄然而有求配之聲矣夫濟盈必濡其軌此其常也今濟盈而曰不濡軌有是事哉雉鳴當求其雄此常理也今雉鳴而反求其牡不亦怪哉是知縱欲者必違乎理而今則以為不違理矣求配者當從其類而今則從非其類矣禮義之大

閑何如而可以如此耶

離雉鳴焉

一章

詩人耶古人婚禮之義所以刺犯禮者之非也此因淫亂者之越禮故舉婚姻之常理以刺之二句分上是節之以禮下是求之不暴流水講下不可對看首二句是納采請期之禮下二句正是納采請期之禮也川為取其和也亦貴其偶也旭日取其明也亦重其始也此婚姻之禮未歸妻之時所當先行者也故曰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如字應迨字親迎以昏句不必用

詩經正義卷之三

世三

然此人之違乎禮義也豈未知古人婚姻之禮乎納采必有物也則奠雖離之鳴鴈焉非徒尚和鳴之聲以為唱隨之應也而生有定偶實有取于從一而終之義矣納采請期必有時也則于旭日之始旦焉非徒尚照臨之象以為婚禮之光也而日之方升實有取夫男女正始之道矣然是禮也豈待歸妻之日而後舉哉士如歸妻于冰泮之時則納采請期必待冰未泮之日而後講之矣夫節之以禮既有以善其交而求之不暴又有以致其豫是古人之婚禮固不可悖也彼越禮義以縱其欲者不亦異乎

招招舟子

一章

詩人喻男女當待其偶以深刺淫亂之非也

此因淫亂者非其配偶以相從故舉必待配偶者以刺之

然此人之越禮而妄求也豈未知男女之有定配乎彼舟人招人以渡招招然而號召焉人皆應其招矣我亦從而應之可也而乃獨否者是豈立異以違衆哉蓋我自有我之友而此舟人非我之友也故不敢從非其友必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庶乎聲應氣求有得于比類之宜雖違乎衆亦有所不暇計矣是知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三

十四

朱熹

男女之間必有一定之偶而相從之際當待其配偶之宜彼違禮義以從非其偶者不亦大謬也哉夫始焉舉禮義之當度以啓刺之之端既焉言禮義之有違以深致刺之之意詩人之惡惡可謂嚴矣其亦不為習俗所移者歟刺淫亂者多矣未有如此詩之直而婉明而盡者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三終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四

乙丑進士南台許天賜

弟序生天賜

天賦

著

男產生昌年 孫康生紹武校

谷風

全

婦人被棄必喻夫婦之常道而詳叙其悲怨之情也

此詩首章言夫婦相與之常道下五章則備述其悲怨之情也二章言已見棄之苦而猶有望夫之意三章言夫棄已之德而因致絕意之詞四章自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四

述其勤勞之事以見無可棄之罪五章則言棄已之勤勞而致怨之之詞六章則言棄已于安樂而深致怨之之意總是悲怨之情耳夫萬一感悟耳非故彰其薄也

習習谷風

一章

棄婦既耶喻而言室家之當和復耶喻而言有德之當取也

四句分此章正言夫婦之道前四句重和上後四句重德上以谷風為喻言夫婦之道貴于和也且勉同心勉于和也怒則不和矣以采物為喻言夫

婦之道所尚者德也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言當取其德也重顏色則非夫婦之道矣德音泛就身上講有作下文治家睦鄰講者未盡不違謂不改其初也及爾同死正見不當棄意

婦人為夫所棄故作此詩以叙其悲怨之情若曰居室之道以和為先而夫婦之交以德為尚我遭今日之變寧無所感乎誠以兩澤之降必本于陰陽之和故習習然和舒之谷風自東而來則以陰以雨而天澤于是乎降焉是夫婦之和固家道之所由成也為夫婦者但當勉以同心通之以和樂之好庶乎家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四

二

道之可成耳不宜至于有怨也而或怨焉者豈以色之衰乎彼蒹葭之根雖有時而惡而其莖則常可用也故夫采葑菲者不可以其根之惡棄其莖之美何者顏色之衰不足以病其德音之善也誠使為婦者貞一之譽無改于其初令德音之音不違于其始則可以與爾偕生而偕死矣奈何以顏色之衰而棄哉行道遲遲 一章

婦人叙已見棄之事而嘆夫之不恤其苦也

此章就方去時言而致望之之意行道四句言已不忍絕意于夫而夫則斷然絕意于已正是見棄

時事下四句遂承言已之甚苦而嘆夫之不見也望之之意寓于其中矣有分厚薄苦樂看者不可依誰謂二句蓋以已之苦比于荼也

我之被棄行于道路遲遲然不能以還進非不欲進也足雖欲前而心有所不忍如相背然故遲遲而不能進耳當此之時我之心猶未忍絕意于夫也而夫之送我乃不遠而甚也但至于門內而遂止焉不惟無留之之心而且有拒之之意蓋惟恐之不速而斷然絕意于我矣我之苦不亦甚哉彼荼物之苦者也棄物之甘者也甘苦之味區以別矣自今觀之誰謂荼之苦乎其甘也反如薺焉我之見棄其苦有甚于荼矣是宜夫之恤乎我也今乃宴樂其新婚如兄如弟畧不見恤夫婦之情何如而忍此哉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四

三

淫以渭濁

一章

婦人喻已有德而不見取而因致夫絕意之詞焉

此章就去後言而因致絕意之詞首四句言已有德而不見取下四句遂言已欲有所禁而不能禁也淫以句是喻容之衰湜湜句是喻心之善心即德也安爾新婚言夫悅新婚之色而不復取已之

德此正是見棄之由也母逝我梁母發我笱雖見棄而猶不忘其家見婦人忠厚意思然而勢不能禁則亦安之而已矣

夫夫之棄已亦以其色之衰耳彼涇濁渭清其判又矣然涇未屬渭之時雖濁而未甚見由二水之流既合而清濁之判益分是涇之濁也以渭而益濁也然其別出之渚流或稍緩而有澁澁而清者焉是我顏色之衰雖益悴于新婚之形而心之可又者固不以色之衰而逐泯也但以夫之安于新昏悅其色之美而厭吾色之衰故不以我之德為繫而取之耳見棄

詩經正義卷之四

四

而去又何足怪哉然我之身雖去而家之慮猶存梁我之梁也女無得而逝我之梁笱我之笱也女無得而發我之笱是我之憂固非爾之所當行矣此皆去後之事也今我之身固非爾之所當行矣此皆去後之事也今我之身且不見容而况既去之後女雖逝我之梁發我之笱吾亦何暇計哉雖欲禁之固有所不能禁者矣就其深矣

一章

婦人與已治家之勤而因及其睦鄰之善也

末二句分上六句是與其治家之勤下是及其睦鄰之厚二意不可對看重治家上睦鄰特帶言之

觀下章止承勤勞意可見治家睦鄰有就首章之德音三章之心說者非蓋此時舉其事之一端而德與心則自其全體而言也乎足並行只是急于救難之狀不是果然如此作者須有斟酌

然夫之棄我豈以我治家之未善哉彼水有深淺之不同濟水者就其深矣則方舟以濟之就其淺矣則泳遊以濟之不計其與深而期于必濟矣况家道有時而有亦有時而無也我于其有也同盡心盡力勉以求繼其有于其無也亦盡心盡力勉以求濟其無不計其有與無而期于必成矣我之治家固如此其勤勞也至于凡民有喪則又手足並行以救之視人之難猶已之難而所以周睦乎鄰里者又無不盡其道矣

不我能恤

一章

婦人言夫棄已之勤而推其故因致夫怨之之詞也

四句分上是叙其夫棄已之勤勞而原其棄之之故下是追言昔日共憂患之事而怨其今日之不可與其安樂也我德即上章所謂德所謂心者不可作治家勤勞看恐下文實用句難講昔時為生

詩經正義卷之四

五

正指治家之事而言不又是別有箇為生之事也
夫我治家之勤如此固宜見養千女矣今女既不我
養而反以我為仇讐是非不知我之勤也原其心以
色為悅而不悅我之德惟貌是取而不取我之心既
乖却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此而不見取如賈之多積
而不見售耳然女之棄我固無所愛于我也獨不念
昔日相與為生之時我與君之治生也惟恐其
生理窮盡而及爾皆至于棄我故不計才無而勉
以求遂夫生全之樂此女之所知也今既遂其生矣
乃反比于棄我而棄我如仇讐矣乎可與共患難而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四 六

不可與共安樂女何忍一至此哉

我有旨蓄 一章

婦人與夫棄已于安樂而深怨之之情也

四句分上四句末句末言夫之于已但以
之節窮困而不與之共安樂下四句則甚言其今
日之薄而追言始之厚以深致其怨也此與與他
處不同是白賦其事以起興似賦而實興也

夫我之蓄聚美菜者蓋以御冬月乏無之時至于春
夏則不食之矣今爾之宴樂其新婚而厭棄我其但
使我御其窮苦之時至于安樂則棄之也夫其棄

也既堅則其待之也甚薄泐然而武畧無和平之氣
潰然而怒畧無好合之情凡勤勞之事力之所不能
堪者皆盡貽于我之一身而不恤也其薄于今如此
獨不念昔者我之來息時乎接見之始蓋極其親厚
之至者而何今日一至于此哉夫觀其自許之詞既
莫非可取之節而拳拳望夫之意又每寓于言意之
中怨而不怒真可謂賢婦也使其夫聞之猶庶幾有
悟歟 大抵此詩婦人述見棄之止仁王悅色忘德

上

式微 全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四 七

黎臣兩郎國勢之弱以勸君之歸而言已之所
以不得歸也

二章俱在二句分式微二句是勸君之歸就與後
上說下二句是言上為君而不得歸也亦重勸歸
意觀此詩可見當時有羈旅狼狽之君而鄰國無
救恤之意衛為狄所滅之因在于此矣其後衛之
滅也齊侯以管仲之言而救之君子曰觀衛之德
齊為甚深則知黎之怨衛為甚切

黎侯失國而寓于衛其臣勸之曰齊天下之變者當
決之于已而不可徒望之于人也今國祚既亡而旅

寓于他國流離瑣尾衰微甚矣曷不歸而為興復之舉哉我之所以久于外者蓋以主憂臣辱義有所不容赴固以君之故也苟非以君之故何為處于中露之中有沾濡之辱而無所庇覆也哉夫使人之能庇乎我雖同處于此猶之可也而乃徒自辱焉則亦相與而歸君臣戮力以為自振之圖而已矣焉能鬱鬱久居此乎即是而觀可見當時有羈旅之君而鄰國無救恤之意宜乎其臣勸之歸也 一章倣此

施丘

全

黎臣怨衛之不救必以漸而盡其詞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四

八

一章怪之二章疑之三章微諷之四章直責之疊說下此詩四章以漸而盡其辭可見詩人忠厚之意式微處已而思奮施丘責人而六迫皆可謂賢矣

施丘之葛兮

一章

黎臣托興而怪衛之不見救責之之意微矣

此章是感時物之變以起興而怪衛臣之多日而不見救也興意是以葛之久而漸長與衛之久而不救不然則為賦體矣

黎之臣子久寓于衛而傷衛之不見救也故作此詩

若曰所貴乎鄰國者以其有救災恤患之義也今我求救于衛而獨不見恤何哉彼施丘之上有葛生焉方其始也吾見其蹙然而甚密也今此施丘之葛何其餘之疎濶若是乎斯蓋歲序推遷而品物漸變為時之久可知矣况夫黎國當滅亡之秋而叔伯諸臣固有相依之勢兄弟之義者是宜朝致告而夕出兵可也何乃多日而不見救乎望之之意雖切而救之情甚緩果何為其然哉

何其處也

一章

黎臣于衛之不救必兩致疑以度其故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四

九

此章總是疑詞以度其不救之故處與久不同處只據一時而言久則自寓衛以至當時言之也自我度之抑或有其故乎夫我之所下者為狄所逼而其所幸者有衛可休使衛之恤乎我也則宜不遑啓慶矣胡為乎此恬彼熙安慶于彼而不來乎意者兵力不支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不然則睦乃四鄰彼之職也而唇亡齒寒亦所常憂何乃若是之安慶乎哉使衛之急于救難也則宜不俟終日矣胡為乎曠日持久而不來乎意者時事相仍或有他故而不得來耳不然則救災恤患彼之分也而履霜堅冰

亦所當戒何乃若是之遲緩也哉

狐裘蒙戎

一章

詩人表已之求救于衛而微示諷之之意焉

二句分上二句是念其寓衛之久以見非黎之不告也下二句則遂言衛之諸臣不與已同心以致其微諷之詞也且莫作責詞靡所與同是我有亡國之憂復國之志而皮則不與我同也

然非真有故而亦不來也我之在衛已非一日服之于衛如此蓋以求救于衛也豈我之車不東告于爾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四

十

乎但叔兮伯兮不與我同心我有亡國之憂而彼無憫恤之意我有恢復之念而彼無救難之心彼之心非我之心也雖往告之而不肯來耳豈有與國之約與他故之臨哉

瑣兮尾兮

一章

詩人自言黎之可憫而深致責衛之詞也

二句分瑣尾只是形容流離之狀蓋言流離之子其氣勢細末如此也不可以瑣尾流離對講亦不必云如何為瑣如何為尾衰如充耳蓋謂視已之流離瑣尾漠然不加休戚于其中雖往告之有如

充耳而無聞也

然諸臣之不我救也豈未知吾憂困之極乎蓋我黎之君臣宗國既失而旅寓于他邦氣勢衰微而不振威靈尾末而不張瑣兮尾兮此流離之子誠哉其可憐也為鄰國者亦宜為之動心矣而叔伯諸臣視人之難漠然不加憂戚于其心雖有可矜之情畧無憫救之意告之者甚迫聽之者甚輕衰然如充耳之人而無聞焉是何其心之忍哉夫始焉極其不來而婉詞以度其故既焉諷其不救而始直言以盡其詞雖窮困之極其言猶有序而不迫如此可以為賢矣抑此詩本責衛君而但責其臣忠厚之意又有溢于言表者君子于此知黎之失國非無賢臣也特由于力之微耳而衛之終于亡者則自其恤鄰之無道致之也

簡兮

全

賢者屢為自譽之言而因致思古之意也

三章分上是自譽自朝之詞末乃是傷今思古之意

簡兮簡兮

一章

賢者自譽其適意于所事而因表其所事之盛

也

二句分上言舞之事下言舞之處不可對講簡尺作簡易不恭字不必用末二句中說不可以時與地平看玩本文及註可見註明顯字即指日之方中處字即指在前上處輕世肆志傲慢不恭之意講內俱不可用

賢者不得志而仕于官有輕世肆志之心傷今思古之意故作此詩若曰情之自得者每隨寓以皆安而才之有餘者亦因地以自見我之廢斯世也居伶官之職雖俳優之間不拘拘于繩檢也簡然率易形跡雖正義國風卷之四

迹為之脫畧不屑屑于禮節也泰然自適志意為之舒展簡兮簡兮方將逞其技藝之長而從事于萬舞之執文舞則用羽籥也武舞則用干戚也是果安在哉不于幽隱之處也六陽當午正大明中天之時而在前上處乃衆人屬目之地以斯時而寓斯地于斯地而舞斯舞綴兆疾徐有以昭吾能于大觀也其自得為何如哉

碩人俱俱

一章

賢者譽已才之無不備所以寓自嘲之意也

二句分既能樂舞又善御馬總是誇其才之備也

雖兩平看過處還畧相承首句就形體言對下有九句看不可作才說

然我之才非一事所能盡也惟此碩大之人俱俱然有雄偉之狀但見處公庭之上以試其萬舞之能羽籥以昭其文也干戚以昭其武也技藝畢給隨所執以皆宜矣果孰有如我之善舞者乎然且膂力方剛而闢然如虎之猛但見執御馬之轡以盡其操縱之能歆左則從而左也歆右則從而右也雖柔如組隨所向而皆順矣又孰有如我之善御者乎既能樂舞又善御馬吾之才信無有不備者矣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四

一章

賢者自譽其文舞之容而因誇其見養于君也此章亦俱是自譽之意三句分上三句不可分才貌對看蓋因舞以見其才而容貌自然充盛也曰公言錫爵者蓋因燕而舞故有錫爵之榮也公言錫爵承上文才貌之美說來

夫我之才固無不備矣而今口之舞何如當在公裁燕之時而有事于文舞之執左手執籥以備夫樂之音也右手秉翟以飾夫樂之容也但見屈伸綴兆之間而顏色赫然其充盛有如厚漬之赭焉容貌之美

與才藝而俱形矣夫如是寧不見養于君子惟情我也畢獻其能而君也自致其寵公言錫我以爵焉拜受立飲之餘志氣又因之而增盛矣養子之親洽如此其榮為何如哉

山有榛

一章

賢者與已之有所思而嘆其人之遠焉其寓意深矣

四句分西方美人言托言之雖非說美人而意之所在實指文武成康也固不可專就德業上講亦不可專就容色態度上講須將容儀聞望字眼入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四

十四

講乃為得之上句言西方者取其靈秀之所鍾意下句西方之人方是嘆其遠而不得見也

然我之所事雖微我之所思則遠彼山之上則有榛焉隰之中則有苓焉為類不同而皆資地道以有生者也况我豈無所思乎我之所居者伶官也而心之所懷則出于伶官之外所司者樂舞也而情之所慕則不囿于樂舞之中果云誰之思乎誠以西方之地靈秀所鍾有以煥人文之貴貞元所會有以顯美人之生模範之美天下仰之以為光也聲聞之隆天下望之以為重也我之所思者實在于斯人耳苟一見

焉則吾心慰矣然是美人也乃西方之人也地與吾而相遠生與我以相違望之雖殷而不得以親承其範思之雖切而不得以親覩其光則亦徒思而已矣吾之情安能以自慰哉夫始焉備誇其才美固可見其自譽自嘲之意而終焉屬意于美人又以致其傷今思古之情其所思者美人也而實以指西周之盛王也其曰西方之人者莫其地之遠也而實則傷其時之不相值也賢者之思遠矣哉

首二章 詩人譽其所事之盛而因誇其所有之才也

才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四

十五

泉水

全

衛女歷叙已欲歸而制于義因嘆其情之不能忘也

三章分一章思歸而欲決其疑二三章正所以決其疑也末章則疑已決既知其不可歸矣而情猶不忘也父母終無歸寧之義衛女亦自知之但謀于衆人以決其疑耳有作前三章為發乎情後一章為止乎禮義者非也凡思慮皆屬情凡謀慮皆屬義遂章皆有發乎情止于禮義意大抵此詩作于不得歸時緊要在義上言情特以起義耳

惡彼泉水

一章

衛女切歸國之情而必欲審之于義也

四句分上四句是情下二句是義懷衛只是思歸宗國之意聊與之謀內不可講出義字蓋謀之諸姬此是不任情處便是止于義矣謀乃未定之意蓋心知其不可而欲決之人也然豈真不能自決而必待決于人哉故歸而不得歸故其言如此耳父母沒意此章且勿說出

衛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若謂天下之不容已者情也而其不可違者義也彼姝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四

其

其

然之泉水衛之水也則亦流于淇矣是水之在衛者固無日而不流于衛也况我乃衛之女也寧無宗國之思乎故今日思之明日思之殆有無日而不思者矣然思歸之情有難于自遂而可否之宜不能以自決于是即彼變然之諸姬而聊與之謀焉果可以歸乎抑不可以歸乎庶乎參衆論之公而不違乎禮義之正斯已矣

出宿于涕

一章

衛女本始嫁之事而謀歸國之宜其不任情可知矣

四句分此與下章亦只是自叙其事以見義之未必不可歸而欲謀于諸姬耳非對諸姬語如此也觀其曰遠父母兄弟曰不遐有害則已先知其義之不可特謀之以質其疑耳女子有行二句緊帶上說父母兄弟重父母上

謀之何如蓋我之始來嫁也出宿則于涕矣飲餞則于橋矣時則女子有行生我者有父母也固已遠之于結綢之際同胞者有兄弟也亦已別之于施衿之餘矣况今日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于是問我之諸姬焉遂及我之伯姊焉稽之有衆而候其義之可否云耳豈敢以自決乎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四

其

出宿于干

一章

婦人叙歸國之速而疑于義之不可焉

末一句分上是叙歸衛之易下是疑歸衛之非此正是制于義而不敢歸之意亦欲因人以決之也載脂載膏即是脂其車也還車句對載脂句講不可帶下句看

使今日而得歸也出宿則于干矣飲餞則于言矣車必有牽也則脂其間關之牽而設之以啓行嫁必以早也則還其嫁來之車而乘之以言邁斯固可以邁

于衛而慰我之思矣但父母既終禮無歸寧之義
苟或決于行而不顧焉夫豈不害于義理哉吾恐徇
一己之私必有害乎典禮之正矣不識諸姑伯姊以
為有害否也吾豈敢以自遂乎哉

我思肥泉

一章

衛女切宗國之思而嘆其無以伸其情也

此章時說多言止乎禮義而不敢出遊者非也蓋
因上文不敢歸之意而又嘆其不得歸耳與詩竿
末章同意畏義之意言外見之不可以註中安得
字為畏義也又有作冀望之意看者亦非

詩經正義卷之四

七

夫既有害于義則不敢歸矣然吾之情終不能以自
已也彼肥泉者衛之水也我思肥泉則未嘆而不忘
矣須漕者衛之邑也我思須漕則悠悠而不已矣
安得駕我車馬出遊于肥水之上往來于須漕之間
以慰我故土之思也哉情雖切而義不可以徑行心
雖思而身不得以一至其將柰之何哉亦付之長嘆
而已矣夫衛女之思歸發乎情也其不歸者止乎禮
義也寧以義之故而制乎情毋寧以情之故而制乎
義不賢而能之乎

北門

全

賢者歷叙已之見困于人而皆歸之于天也

一章言已仕于亂世因嘆其窮困而歸之于天
三章言已勞于所事而窮困之極亦歸咎于天
蓋無可柰何而安之之詞也

出自北門

一章

賢者喻已所遇之非時因嘆其窮而歸之于天
也

二句分出自北門內不可說出處亂世事暗君意
思若說出則非詩人忠厚之意矣已焉哉三句止
承終窶二句一氣說下為是已焉哉謂之何哉皆

詩經正義卷之四

七

自安之詞但上是發端語下是照應語耳

賢者不得志于衰世而作此詩若曰君子遭逢盛世
委質明君則道有可行之兆而亦得以自遂其私矣
奈何今非其時耶我也出自北門背陽向陰之地所
處者如此乎其昏亂也所遇者若此乎其幽暗也足
以慨遭逢之不偶傷吾道之終窮憂心慙慙然而深
焉蓋有不容于自己者矣然使其祿養之少充則猶
可以自適也今也既窶焉而無以為禮又貧焉而無
以自給其艱難可謂甚矣而魯莫有知我之艱而恤
之者所值之窮如此雖憂之亦無益也吾志一焉哉

蓋此非人力之所能為也貧富之分已定于有生之初天寔為之者也既出于天則吾之變也亦安之而已矣吾之貧也亦順之而已矣其將謂之何哉

王事適我

一章

詩人叙已內外之俱困而歸之于天焉

首四句內外俱困不可分對還只相承講埤益即輻輳意室人指一家之人言不專指室家

然我之困不止于此也彼王命使為之事既以之適于我而國之政事又一切以之而埤益于我以一身之微而任乎叢挫之責可謂勞矣使其祿養之少給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四

廿

猶之可也而又重之以貧窶焉我入自外室人至無以自安而交徧謫我則不惟困于外而且困于內矣夫內外俱困如此雖憂之亦無益也吾其已焉哉此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既出于天則王事之適也政事之益也盡吾心焉爾矣窶貧之遇也室家之謫也安吾遇焉爾矣其將謂之何哉夫不得于君而無怨懟過甚之詞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于天此所以為忠臣也末章倣此

北風

全

賢者歷喻國之將亂而欲相與亟于去亂也

三章一意無分不可以同行同歸同車分淺深雪狐鳥皆是北意風雪以北氣象之悲慘狐鳥以北用人行政之皆非非所傷者真是風雪所見者真是狐鳥也若作真有是事則成賦体矣

北風其涼

一章

詩人喻國勢之將亂而欲相與以亟于去也

首二句有云北風雨雪則與景坐慶雲異矣此說真了不可依惠而好我四句有分不忘故舊之仁及見幾之智者非總重在見幾而作上蓋即氣象之愁慘而知危亂之將至遂欲與其人去而避之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四

廿

此智士也故疏義謂北門之處因為忠臣北風之去亂為智士是為得之不重在不忘故舊也繳中互用之却無害其虛二句不可依註用且曰二字講下

此相率避亂之詩也若謂天下之治亂必有先見之幾而君子之處世貴有見幾之哲以今時言之北風其涼寒氣于此而逼人矣雨雪其雱寒氣于此而益盛矣斯則國勢荒涼而氣象愁慘危亂雖未至也而已有將至之幾矣予之于我素有相愛相好之情者也尚其携手同行以避之乎然是行也非可以寬徐

也危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以不速矣使其不速則禍亂已及雖欲去之烏得而去之耶

北風其咎

一章

破意俱倣上章不可于其咎字霏字歸字上添一步看

莫赤匪狐

一章

詩人喻國事之日非而欲相與以亟于去也

每章上二句總是將亡之兆但上二章主言氣象之愁慘此章主言國事之日非須有分別方可赤狐黑鳥言所見者皆不祥底物以比所見者皆不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四

世

七

好底事也如用人行政皆是註中未曾補出正意不可因此遂謂所見者真是狐鳥也同車不必用貴者亦去意此詩只是一人所作言行言歸言車變文以叶韻耳不是上二章與賤者同行同歸此章又與貴者同車也

不特此也狐也者獸之不祥者也今所見之赤者則皆狐焉莫赤而匪狐矣鳥也者鳥之不祥者也今所見之黑者則皆鳥焉莫黑而匪鳥矣觸目之餘莫非反常之變危亡之將至此又其一機也子之于我素有惠而好我之情者尚其携手同車以避之乎然凡

行也非可以寬徐為也禍亂之迫已甚而去不可以不急矣使其不急安知禍之不我及耶是則知亂之將至而即欲去之者見幾而作之智也而必率相好之人以同去之者不忘故舊之仁也斯人其賢矣哉獨惜夫賢者之盡去而衛之終不可為也噫

靜女

全

淫奔者之期會未見而切于情既見而盡其情也

首章言未見之時思已之深而切于情也下二章言既見之時贈已之厚而切于意其情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四

七

靜女其姝

一章

詩人言淫奔之侯已未見而望之切也

上二句言靜女之侯已以赴其約下二句言靜女愛已不見而切于情搔首踟躕蓋是伸首長望前而復却退而復進之狀

此淫奔期會之詞也若曰此閒雅之靜女也姝然顏色之甚美焉其始也以期會之故而侯我于城隅之間幽僻之地焉蓋惟欲見我以慰其情也夫何愛我也雖深而我之至也適後雖欲見之不可得而即見焉斯時也搔首長望既前而復却也方退而復進也

擬乎其狀殆有踟躕然者矣其情之切也何如哉

靜女其嬈

一章

詩人言淫者之贈已得其物而且愛其人也

上二句言靜女贈已之厚下二句得其所贈之物而且悅其所贈之人也女贈乎男男悅乎女其情皆自既見而生也彤管有煇非因悅懌女美上來觀註又字可見

夫始之不見也既切于情矣及其既見也寧無以盡其情者乎但見閑雅之女嬈然顏色之少好相見之時其心慰矣于是貽我彤管以結懌懌之意焉夫是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四

古

彤管也煇然赤色之鮮明固可美也然我之所美者不專在于此也閑雅之象得之于親就之餘少好之色接之于贈答之下此女之美又我之所深悅者矣豈但悅其物而已哉

自牧歸荑

一章

詩人誇淫女所贈之美而因推其所以美也

上二句言美人所贈之荑下二句則推其所以美者正以其為美人之貽也曰自牧則不特會于城隅而且相追逐于野矣

然靜女之贈已不止于此也又且自郊牧之間而歸

我以荑于以結夫縶總之意焉傳見此荑也洵美而且異也夫荑之為物不過茅之始生者耳若不見其

為美而吾以之為美者非真以荑之為美而美之也特以此荑也為美人之所贈貲不足美而美人之所贈者則可美也故以荑為美且異耳不然吾何美于荑也哉夫望之也贈之也女悅男之情也悅之也美之也男悅女之情也男女不當悅而悅焉此所以為淫奔之詩也

新臺

全

詩人歷言齊女之失所配所以深刺其君之續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四

古

倫也

三章一意雖賦興不同皆言齊女之失所配而已

新臺有泚

一章

詩人賦事而言齊女之失所配所以深刺其君之續倫也

遷條乃惡疾宣公非有此疾國人見其無禮義亂

人倫故以惡疾狀之也仅字宣公字不可用

宣公為其子伋娶于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此詩以刺之若謂不可亂者男女之倫不可越者婚姻之禮凡人皆然

而况于國君乎今也作是新臺于河上也新臺之制則泚泚然其鮮明河水之流則瀾瀾然其甚盛臺固美矣而所娶者果伊何哉乃齊國之女也夫是齊女也定配于納聘之初本求為燕婉之好而反得此邊條醜惡之人焉夫豈其初意也哉

新臺有酒

一章

此章頌記而足高峻晚晚是平滿餘並同上章

魚網之設

一章

詩人與齊女所配之非所求刺君之意嚴矣

上二章邊條是不能俯此章戚施是不能仰餘無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四

其

異特與賦不同耳

彼魚網之設本以求魚也而鴻則離之所得非所求矣况齊女備禮來嫁本求為燕婉之好也而反得此戚施不能仰之人焉又豈其本心也哉吁賦新臺之建以指其事耶邊條戚施之疾以形其惡詩人之刺惡可謂嚴矣聖人存是詩以為世戒也宜哉

按朱子曰聖人存此以垂世戒后世宜懲其轍而乃有踵其惡而不悛者如楚平王納太子建妻唐明王納壽王妃此二君者其惡一也厥後宣公之子伋壽皆不得其死惠公奔齊子懿為狄所滅楚

平王有鞭尸之禍唐明皇身竄西蜀幾失天下淫亂之報如此可不戒哉

二子乘舟

全

詩人叙二子之遊齊始憂之而終疑之也

上一章是思之而心有憂下一章是思之而心有疑憂之疑之皆是國人思念之情也此詩已知二子之遇害而但曰中心養養曰不瑕有害終不顯言其死者斯固含蓄不盡之情而亦可見其傷悲之切矣

衛人傷伋壽之死而作此詩意謂天下固有不可測之變而在人實有不容已之情吾于二子之適齊蓋深有所感者矣彼伋也遵父命以有行壽也竊其節而先往二子之乘舟也順水勢以東流汎汎然其景之去矣是行也忠義所激雖有以奮其向往之志而禍機隱伏不能不動吾冲冲之心願言思之惟恐其奮不顧身知禍而不知避也死生存亡之念往來于吾心者果何時而有定耶且伋以父命為尊壽以兄難為急二子之乘舟也順水勢以長驅逐波流而東逝汎汎然其遠去矣是行也孝友所發固有以作其勇敢之氣而利害所關不能不起吾危疑之心願言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四

其

愚之意者隘巷之謀已蹈于不測之禍二子其有等乎不然何其久而不歸焉夫二子之爭死詩人之所悲也宣公之不君詩人之所惡也然但疑其詞而不顯言以彰君之過此亦可見忠厚之情矣

按朱子曰彼當逃避使宣公無殺子之事不陷于惡乃為得禮如不得去而死之尚可也壽急于救兄而重父之過其死也亦何為乎但國人憐而哀之故聖人錄其情以著宣公之惡亦以見二子事親之道有未盡耳舜之事瞽瞍烝烝乂不格姦故一求之未嘗不在欲殺之未嘗可得此所以為法于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四

艾

天下也

鄙

柏舟

全

上章以表已之志而因怪親之不諒其志也

二章一意五句分興意維四句止然之死句文勢實帶上來上五句表其貞一之志末二句正欲母之不違其志也

汎彼柏舟

首章

婦人托興以表其志而因怪親之不諒其志也

前四句以柏舟之有定所興已之有定匹也柏舟不重堅緻牢實意髡彼兩髦者蓋以共伯父母尚存兩髦之飾故以髡彼兩髦指共伯耳實維我儀言一定而不可易也之死矢靡他言已雖至于死而心不可易也死字不指共伯講下文不諒我之心心字正是無他適之心末二句重天親上非謂生我之身而不諒我之心也夫母之欲嫁共姜不過是惑于愛而慮其終耳今味共姜自誓之言其至誠貞固之意如此則母之惑可解而慮可釋矣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四

千九

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共姜作此以自誓也若曰夫婦相與者人道之大倫從一而終者天地之定義是故汎彼柏舟在彼中河夫固有一定之處矣况此戴髡然之兩髦以為事父母之飾者實維我之匹焉配偶之定已決于同牢之初而一與之醮終身無可易之理固吾之所與偕生而偕死者也是以操此貞一之心雖至于死誓無他適之志庶乎定匹之不渝而人道之無忝斯可矣是心也使情之疎者吾無惑其不我諒也母之于我覆育之恩如天罔極是即我之天也則其真性之流

當有以體吾專一之志柰之何其不諒人之心也
欲使我以盛衰改節存亡易心也哉夫曰有定匹
而誓不他適也則可見其自信之堅曰母以天而不
諒乎人也則可見其喻親之切共姜之守義若此為
父母者必將有以自悟矣而何至于奪其節耶

沈彼柏舟

末章

貞婦托興以表已守正之志而因怪親之違其
志也

特有孤特之義以特為匹者猶治之謂亂也愚邪
也守義乃婦人之正道反是則邪也以是為邪則
其自守之志可知矣故曰之死矢靡慝餘無同上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四

三

六

章

衰亂之世淫風大行共姜得禮之正而能守義故
以之首鄘風也

牆有茨

全

詩人屢興事之不可言者而指其故刺惡之詞
婉矣

三章一意皆婉言以刺宣姜之惡也宣姜本假之
妻也失其身于宣公而為新臺之有此耳失身
于公子頑而為中冓之不可道蓋由其節義虧壞

于前是以無所顧藉于後其以其身處于汙穢而
不辭而亦無復羞愧悔悟之萌矣各章俱四句分
上是與其不可言下是推其所以不可言也

此刺宣姜失身于公子之詩若曰牆有茨則不可掃
而去之也中冓之言則不可得而道之也所可道者
皆言之醜者也言之醜故不可道也牆有茨則不可
褰而除之也中冓之言則不可詳細而言之也所可
詳者乃言之長而難竟者也言之長故不可詳也牆
有茨則不可求而去之也中冓之言則不可誦而讀
之也所可讀者皆言之辱者也言之辱故不可讀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四

世

呼詩人刺惡之詞可謂婉而切矣

君子偕老

全

詩人屢刺夫人之惡詞愈緩而意愈嚴也

此詩總是刺宣姜之惡三章平看一章其詞直二
章其詞疑三章其詞緩詞愈緩而意愈和若不見
所謂刺者但玩其詞想其意而識刺之旨愈嚴矣

君子偕老

一章

詩人本盛服之所由稱而因責夫人之不稱其
服也

五句分上是泛論夫人服飾之所由稱下則指宣

姜服之不稱而深刺之也君子二句言夫人與
子偕老故有是君夫人之服委委三句則言必有
偕老之德發之為偕老之容而後能稱其服也副
笄六珈串講副旁有笄笄下有玉乃夫人之祿服
也象服即是副笄六珈舉一以該其餘也如山如
河形容委委佗佗之狀不可對看子之不淑言無
偕老之德無偕老之容也云如之何言不稱其象
服也

此刺宣姜之詩意謂所貴乎夫人者不在乎容飾之
美而貴乎實德之手彼夫人與國君敵體君始則與
之始焉君終則與之終焉蓋從君而偕老者也故其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四

豈

祭服也編髮于首而旁有衡笄之垂垂笄于旁而下
有六珈之飾蓋有是偕老之分故有是君夫人之服
耳夫夫人既以偕老之故而有此服則必有偕老之
德而後能稱其服也誠使形之于身者雍容自得而
委委佗佗然其可觀焉其安重也猶之山也其寬廣
也猶之河也則是內省不疚既無愧怍之容而服以
文身自無不衷之誚其服是副笄六珈之象服也不
亦宜乎今子存之予中者無偕老之德而見之于外
者無偕老之容其不善乃如此則雖有是服而德不

足以稱之亦不過虛文之飾而已其將如之何哉

玼兮玼兮

一章

詩人備道夫人容服之美而致怪之之詞刺惡
之意婉矣

末二句分上是詳述容貌服飾之美下是致驚怪
之詞而不足之意在于言外矣首二句是服三四
句是容五六句是服七句是容末二句要說出人
所罕見之意天與帝俱以神言之勿分形體主宰
一言

且自子之服言之玼兮鮮盛乃翟衣之祭服也自子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四

豈

之容言之鬢髮如雲不屑于翫而用之也然服飾之
美不但見之于翟也玉為塞耳之瑱象為摘髮之櫛
服何盛耶容貌之美不特見之于髮也眉上揚然而
廣其色皙然而白容何盛耶以如是之服飾乃人之
所未習見者也以如是之容貌乃人之所不恒親者
也今而驟然見之人與目遇即駭于目目與心感即
驚于心意者其天之神乎閨門之中非有天也胡為
而見此天也使非天焉何其異常若此哉意者其帝
之神乎閨門之中非有帝也胡為而見此帝也使非
帝焉何其出類若是哉是非不知其非天也駭于目

之所不常見而異之也亦非不知其非帝也驚于世之所不常有而怪之也所以者特其不淑耳不亦可慨也哉

如天固可駭而非俛天之妹良可慨也如帝固可驚而不順帝之則亦可耻也

堯兮堯兮

一章

詩人表夫人容服之盛而深美之正以惜其德之不足也

六句分上是服飾容貌之盛下是嘆而美之以寓惜之意也末二句總承上六句來不可泥註美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四

世

色字止承容貌一遠上章翟是祭服此章展是禮服有將翟展作首章之象服者不必依

然夫人之容服不止此也又自子之服言之堯兮鮮盛乃展衣之禮服也以是展也蒙彼綢繻之服而自致夫歛飭之儀服之美也至矣又自子之容言之清明之美既見之于目矣而眉之間則又極其寬廣額之角則又極其豐滿容之美也至矣夫容服之盛如此信如此之人兮服以飾乎其容誠傾乎一邦之強衣以稱乎其色誠異乎一國之人蓋所謂邦之媛而為女之獨美者矣夫有是美色而德不足以稱之不

亦可惜也哉夫其始而貴之也刺惡之意形于五言之中既而怪之惜之也刺惡之意隱于不言之表詞愈緩而意愈切矣

桑中

金

淫奔者歷叙縱欲之情俗之不美見矣

三章一意俱四句分上是托采物而從所思之人下是詳其期會迎送之情也

衛之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此人自叙其情若曰沫邑之鄉有唐生焉我則愛采其唐于此沫之鄉矣非為采唐而行也心有所思故也所思維何乃美也

詩經正義國風之卷四

世

之孟姜云耳其期我也在于桑林之中而今之往會也將以赴其前日之約但見始而迎我也則于上宮焉終而送我也則于淇之上焉夫桑中也上宮也淇上也皆沫之地也吾之采唐于沫者正為此耳不然豈真為采唐而行哉 下二章倣此

首章

詩人托采物以從所思之人必詳叙其相從之情也

鴉之奔奔

金

詩人西典人之不如物所以深刺墮倫之惡也二章俱以人不如物起興首章刺于頑之不蓄二

章刺宣姜之不善蓋托為惠公之言以刺之也

淫亂非美事而聖人存之于經者所以示警戒于

來世亦猶春秋亂臣賊子一一書之之意耳唐太

子弘受左傳至于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顓臾更受

他書是不知聖人垂訓之大也後世有建言經

不以國風進講者是亦不知聖人垂訓之大也

衛人刺宣姜與頑非配偶而相從故為惠公之言以

刺之曰物各有偶不可亂也而況于人乎彼鵲從乎

鵲之類也吾見其奔奔然居有常匹與鵲之類而居

也飛則相隨與鵲之類而飛也未始見其或亂矣鵲

從乎鵲之類也吾見其疆疆然其居之有常匹也與

鵲而居也其飛之相隨也與鵲而飛也亦無有于或

實矣夫鵲鵲一物之微猶有定偶如此今此人也亂

夫婦之大倫雖上烝而不忌喻母子之大分遂縱欲

而不耻無良甚矣是鵲鵲之不如也而我乃以為凡

何哉 下章人之無良猶異於鵲同

以上刺宣姜二詩其南為狄所滅之因也故以定

之方中繼之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四終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五

乙丑進士南台許天贈

弟庠生 天賜

男庠生昌年

孫廣生紹武校

詩人美賢侯作都之不苟必原其始而要其終

也

首章言營建之不苟乃一詩之主次章原其始是

未營建以前事末章要其終是既營建以後事當

在首章分有在末章分者非是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五 一章

詩人美賢侯慎于所建而預于所圖可見其遷

都之善矣

此章總言遷都之不苟四句分上言慎于營建之

務下言預為禮樂之圖須流水說下不可以首四

句對末三句看首言待定之方中者以順天時不

敢妨乎民事也次言度日影者以審地勢正居室

之方向也宮室只是叶韻無分別八尺之臬樹在

基址中間朝則日出于東臬影倒于西暮則日入

于西臬影倒于東以繩正之而東西之方向定矣

午則日行正南而梟影倒于北以繩正之而南北之方向定矣蓋宮室南向故度景以正之也樹之直貫至椅桐梓漆住供遶實意須補在梓漆之下末三句只是備禮樂之用見文公得立國之本有講大禮與天地同節等語切不可從

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而作此詩以美之若曰圖存者必有經久之謀而善始者斯有令終之美我公當式微之後而興再造之功其遷都之善為何如哉是故仰焉有見于天時之當順也于是待營室之星方麗于中天農務既周而後作之以楚宮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五

二

焉初未嘗棘其坎以妨農也俯焉有見于地勢之當審也于焉樹八尺之梟以度其日景之正方向既審而後作之以楚室焉初未嘗苟于謀以集事也夫我公之作室也既慎乎營建之謀而又必預夫久遠之計小榛大栗皆木之有用者也則樹之榛栗焉椅桐梓漆皆土之所宜者也則樹之椅桐梓漆焉是榛栗也固足以供遶實矣而椅桐梓漆則將伐之以為琴瑟也禮固有所供而樂亦有所備營建之務豈有一事之不預者耶

升彼虛矣

一章

詩人本賢侯遷都之始周其事而獲其善也

末一句分蓋言經營之始望景觀卜無所不周欲得其邑居之善而至于經營之終果有以獲其善也末章所謂終對此章而言又是後一節事景山景字與上揆之以日不同此只是以心度日之景非如上章樹梟以考日景也且上乃定宮室之方向此是定山丘之向背亦自不同終焉允臧只承望景觀卜而言如安國家輯人民之語入講無害有牽上文宮室禮樂及下文富庶之效等講俱不可依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五

三

夫我公營建之不苟如此故自其始而言之時乎升也則陟彼故城以望乎楚與堂焉而都邑之形勝以尊者之日景以正夫山與丘焉而方面之向背以正望景無不審矣時乎降也則觀之于桑以察其土宜之何如而肥饒之利驗諸縱目之間稽之龜卜以度其可否之何如而朕兆之吉示諸墨食之下觀卜無不慎矣由是順天之時因地之利而作于楚宮焉但見宮室之既作而氣象為之更新也都邑之既成而美利為之畢集上之而定國家者恒于斯也下之而安入民者恒于斯也望景觀卜之所得者終無有于不

善矣其謀之于始者不既密乎

靈雨既零

一章

詩人美賢侯存心于民之事而因推其效之及物也

四句分蓋言營建之後存心于民而其效遂驗于馬也桑田是二事匪直也人人字細玩本文及註還當指文公講為是意若云匪直此人秉心于民事者誠實而淵深也于民者此心于物者亦此心其所畜之馬驟而北者亦已至于三千之衆矣多少妥貼若將人字作民字講下面便說不去須細詳之曰驟北三千則凡生息之蕃倉庫之實皆可見矣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五

四

五

又自其終而言之當獻歲發春之時而靈雨既降則農桑之務無不舉矣我公則以為職業之脩雖在于民而有相之道則存乎我也于是命主駕者乘見星之時而耶駕車以言適往說于桑以勸民之勤于桑焉往說于田以勸民之勤于田焉我公之勤民如此其操心于民者可謂塞淵矣然非特此人所以操心于民事者塞焉而實不為粉飾之文淵焉而深不為淺近之計也施于民者此心施于物者亦此心仁民

之念推之為育物之方民事之脩達之為焉政之舉其所畜之馬七尺而北者亦已至于三千之衆矣此其富庶之效孰非秉心塞淵之所致耶蓋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則無所為而不成其致是效也宜矣驗之于終者不亦盛乎吁未營建之先而所為無不周既營建之後而所為無不成文公遷居楚丘有如此者宜詩人述而美之也歟

蝦蟇

全

詩人兩即喻以刺淫因深斥其縱欲而違理也二章分上二章深刺淫奔之惡而責其昧婚姻之宜末一章深斥其縱欲之私而責其失自守之正惡惡之意嚴矣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五

五

蝦蟇在東

一章

詩人喻淫奔之不可道而因責其昧婚姻之宜也

上二句喻淫奔之惡人不可道下二句又舉婚姻之正禮以刺淫奔之惡也觀註不顧此而冒行意可見

此刺淫奔之詩也若曰不可亂者男女之防不容潰者禮義之正何此人之不然耶彼當日暮之時陰雨

方降日色自西而映之條然成此蠅螬之質而見于東焉此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天地之淫氣也人之見之莫有敢指之者矣夫以淫奔之人配非其偶人不敢道如此抑不知女子有行當稟父母之命未膝下以言歸受兄弟之戒離同氣而往嫁此婚姻之大禮也胡乃不顧此禮而冒行也哉

朝齊于西

一章

詩人喻淫惡之害正而因刺其昧婚姻之宜也

上二句刺淫奔之惡有害乎男女之正下二句刺

淫奔之行有味于大婚之宜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五

六

六

且淫惡之行正道之害也是故朝兩之時日色自東而映之忽然自下而上齊于西焉此淫惡之氣必害乎陰陽之和故其雨不終朝而遂止矣夫淫奔之人犯非其道有害于男女之正如此抑不知女子之行也別兄弟于復袂之時逮父母于結綰之際此正始之大典也胡可不顧此而妄從也哉

乃如之人也

一章

詩人刺淫奔之縱欲而深責之惡惡之意嚴矣

二句分註中是字應但字看大無信也二句可見上言失守身之節下是昧天理之正意實相串詞

則兩平大無信二句只是因其縱欲而深責之不足推言之意

夫男女之欲情也而所以制其情者理也乃如此淫奔之人但知念男女之欲而縱其淫惡之行懷婚姻之情而累無愧耻之念則是貞信之節喪焉而不能守雖失身而亦有所不顧矣使其有信也而何至于斯乎天理之正昧焉而不能知雖悖理而亦有所不恤矣使其知命也而又何至于此乎吁詩人之刺惡其嚴如此亦可以懲剗人之逸志矣

相凡

全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五

七

七

詩人屢與人之無禮而深致乎疾之之詞也

三章反覆譏刺蓋其言人不如物之意而以有無二字相呼為與凡獸皆有皮與齒體獨言鼠者舉卑汙可賤之物以惡人之無禮也夫衛本以淫亂無禮馴至于敗文公一轉移之民之知禮義乃如此且上篇之言達理知命此詩又是有見于人之生不可一日而無禮非君子不能道也

此刺無禮之詩若謂相彼鼠兮不過一物之微耳然猶有皮以衛其身也况女乃人也顧乃檢撙之不事而無儀表之可觀邊幅之不脩而無威儀之可象是

曾凡之不如矣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有儀也今既無儀則非人矣不死果何為哉

止亦不可無也相凡猶必有齒可以人而無止乎有耳目焉而視聽之違其則有手足焉而舉動之失其宜視夫凡之有齒且不若矣人而無止如此則成身之道已失不死又何俟乎

禮亦不可無也相凡猶必有體可以人而無禮乎布諸四體者皆拂乎規矩之常見之一身者無有乎飾文之美視諸凡之有體者且不若矣人而無禮如此則有生之理已虧胡乃不遑死乎吁詩人之惡無禮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五

如此真可謂知禮者矣

千旄

全

詩人歷美大夫見賢之勤而擬賢者相答之意也

三章一意無淺深過文只閑閑說落有謂不特有千旄而又有千旟者不是孔氏曰旟自有旌旌三者蓋互見也亦不可于四之五之六之上生意蓋此但變文叶韻極言其盛耳非真有五馬六馬也郊與都城皆就地言無遠近意只宜開講便是

千旄千旟

一章

詩人表大夫見賢之誠而以擬賢者所答之意也

上四句是表其見賢之誠蓋即其禮之盛以見其心之誠也不重禮賢之具上有謂千旄之特出與夫素絲之組良馬之載俱與尋常不同其說尤非千旄建于車上組之以素絲載之以四馬自是大夫儀衛之常但以此見賢則禮意之勤溢于車馬旌旗之間為可美耳本文組之四之字俱就千旄說註言乘此車馬建此旌旗亦大槩言之耳旄字固自賢者道德上言然文勢重末句上何以界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五

九

之蓋謂賢者必有以答之但不知所答者何如耳衛大夫屈已以下賢而詩人美之若謂賢才之在天未嘗無效用之心也但上之人不以禮求之則雖有忠告之誠亦無以自達耳今我大夫之見賢也子牙然特出之千旄建之車輿之後在彼浚邑之郊野焉織組而紕之也則有素絲之美駕車以載之也則有四馬之良此其尊德樂道之意慎重于枉顧之間而屈已下賢之誠蓋已溢於車旂之表者矣禮意之勤如此彼旄者子經綸之蘊蓄之已深道德之猷養之有素吾知晉接之餘所以贊之者必有制治保

之長策但未可以易而測之耳不知果何以昇之而
荅其禮意之勤乎

予予千旌所以為見賢之具也則在彼浚邑之都矣
素絲以組之焉五馬以載之焉儀衛之盛莫非誠敬
之昭也彼姝者子必有以與之以荅其意也不知果
何以與之乎

予予千旌所以為下賢之飾也則在彼浚邑之城矣
祝之以素絲焉載之以六馬焉物采之隆莫非禮意
之勤也彼姝者子必有以告之以酬其禮也不知果
何以告之乎夫衛有好賢之大夫蓄德之君子而詩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五

十

八

人識報施之宜皆可謂之賢矣非文公之更化其何
以臻此哉

載馳

全

衛女叙已歸國制于義而深切于情也

此詩是欲行而阻于大夫故不果行而作此托言
以見意耳一章出而在道之時二章大夫追及之
時三章歸許在道之時四章歸許將至之時總是
托言非實事也首章下閭衛之亡數句却只是首
章註解當活用之不可過泥四章疊疊相承說去
破在二章分

載馳載驅

一章

衛女叙已之歸衛而因以見阻為憂也

四句分首四句一順說下時衛侯失國棲于漕邑
故歌至于漕以唁之也曰驅馬悠悠言至于漕者
遠而未至之詞我心則憂以不得歸為憂也夫曰
大夫云云則是夫人之意亦自知其義之不可歸
矣但思歸之情不能自已而卒見阻于大夫故作
此詩以見意所謂馳驅跋涉者皆假托之詞也豈
真出而在道而後大夫追而返之哉須以意會不
以詞滯可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五

十

八

宣姜之女為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歆歸唁之而不
果也故作此詩以自言其意若曰宗國之變人子之
所深憂而兄弟之親乃至情之所不能已者今衛侯
失國而寓于漕邑也我豈能恣然而不往吊之哉於
是馳驅而歸將以吊衛侯之失國焉時則道之云遠
而不能以遽達驅馬悠悠然言至于漕而猶未至也
奈何當馳驅之時許之大夫有奔走跋涉而來者吾
知其來不徒來也必將以不可歸之義來告而歸唁
之舉恐終不得以自遂矣我心能無憂乎
既不我嘉

一章

衛女兩言行有所制而情猶不能忘也

不我嘉不我臧是大夫既至果以義阻之而不以其歸為善也旋反就陸行說旋濟就水行說不遠不闕者言其情之終不能忘也此詩凡憂思憂皆是情凡止而不行憂皆是義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此意亦須渾看不必支離

夫旋反者我之心也大夫既至果不以我為嘉而舉義理以阻之則我雖欲旋反而至于衛不可得矣然吾之情則甚切也雖仇爾不以我之旋反為善而我之思寧能以自遠乎旋濟者亦我之志也大夫既至果不以我之為嘉而援古道以誣之則我雖欲旋濟以至於衛亦不可得矣然吾之憂則甚殷也雖仇爾不以我之旋濟為善而我之思寧能以自闕乎

陟彼阿丘

一章

衛女自叙欲舒其情而因推咎已者之過也

登高來茲亦是托言此二句雖平然亦須相串方可觀本文其字可見善懷只指歸言說有打轉憂想之情鬱結之意講者非許人充之耶上章不我嘉不我臧是也

夫義既有不可去而思又不能忘則憂而成疾矣返

而在塗其容無以解之乎彼周道之旁有阿丘焉吾以為登高可以望遠也則陟彼阿丘以舒其憂想之情但見阿丘之上有蘼生焉吾以為食蘼可以已疾也則言采其蘼以療夫鬱結之疾夫許人阻我之行而使我至此者抑孰知我情之切至哉蓋女子所以著懷而欲歸者非徒為此無益之思也宗國陷于腥膻乃人情之所至痛兄弟戕于夷狄亦天理之所難忘蓋各有其道焉而不容于自己者矣而汝許國之衆人乃不我嘉焉不我臧焉群然而尤之則亦少不更事而狂妄自肆耳使非釋且狂焉必能諒人之心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五

七

而恤人之憂也寧使我之至此耶

我行其野

一章

夫人叙歸國而切救衛之情必深冀許人之遂其情也

四句分因如因魏莊子之因言因基人以達于基君也有轉因之義極即指所至之人邦言大夫君子不必分有位無位玩百爾所思句當時夫人既不得歸衆人必曲為之處如遣人往吊及求救之類我所之還指歸言講

然我思衛之情猶不止于此也方其歸塗在野而涉

彼荒荒之麥自傷許國之小雖欲為救衛之舉力不能及也思欲為之控告于大邦焉庶幾藉其兵力之強以為復宗之舉斯固我之願也然必有可因之人而吾情始可以自達必有可至之地而吾志斯可以獲伸今天下之衆雖未必其無可因之人也然不知孰為好義之士而在所可因者乎天下之廣雖未必其無可至之國也然不知孰為恤鄰之邦而在所可至者乎吾之情至于如此大夫君子無以我為不臧而尤之也無以我為不嘉而尤之也雖爾多方以為之慶委曲以為之曲或遣人以往言乎衛侯或致使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五

古

以赴告于他國百爾所思固將以慰我之心也然終不如使我歸衛自盡其吊恤之情而與之曲為復國之計則吾心始可以少慰耳所慶之多方竟何益哉吁衛女之欲歸而深谷乎許人者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而不敢違乎許人者止乎禮義也發乎情止乎禮義不賢而能之乎

衛

淇奥

全

詩人美賢侯之德必屢托興以咏歌之也

全詩總起歷興以美其德耳一章與其德之進盛

而德容有以感乎人二章興其德之尊嚴而德容有以感乎人三章興其德之成就而動容有以中乎禮只平平說去不必用以漸而進意

瞻彼淇奥

首章

詩人興賢侯進德之功而因及其盛德之感也興至五句止有匪君子只是贊美之詞不重切是剖析事物之理一一看得分曉確是研窮到義理精微融會貫通地位故曰如切如磋琢是克去人欲過絕禁止不遺餘力磨是磨龍砥礪是那光明淨微一疵不存萬理明盡地位故曰如琢如磨如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五

上

切是講習討論工夫如磋便是講習討論之極致如琢是省察克治工夫如磨便是省察克治之極功發乎以下乃盛德之驗本上脩德之功說來瑟個赫喧俱就容貌言與大學分表裏看者不同瑟是矜莊鎮密飲束于規矩之內而無一毫之粗疎個是有威可畏有嚴可憚肅然頤若之觀而無一毫之懈弛赫是暢于四支布于四體粹而盎背充盛赫奕氣象是抑之愈揚遏之愈光英華發越光輝宜著氣象須講得親切不混方好末有匪二句只承瑟個赫喧說大抵瑟個赫喧都是盛德在

中發之于外故民之觀感自然悅慕愈久而不能忘也終者終身之意與沒世不忘不同終不可諉

蕪遠近說

是詩美武公之德而作也若曰夫人之進德也必有脩為之極功而其成德也亦必有自然之效驗瞻彼淇澳綠竹生焉其始生于上者猗猗柔弱而茂盛也况此有斐然成章之君子也其德所進果何自哉以其學問之功言之既剖析于事物之殊而必研究于精微之極講習討論已精而益求其精焉如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也以其自脩之功言之既琢去其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五

六

私欲之累而必消融于淨微之歸省察克治已密而益求其密焉如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也德之脩飾有進而無已如此是以誠中昭形外之徵和順沛英華之發自其縝密而不疎也則瑟然其矜莊焉自其整肅而不懈也則儼然其威嚴焉動容之下無往非敬德之形矣自其氣象之克周也則赫然其盛大焉自其光輝之發越也則咄然其宜著焉威儀之間隨在皆大人之變矣夫以盛德至善之極而發之為可畏可象之容但見此有斐之君子也至德之感既孚于人心之同而道範之垂自協乎秉彜之好凡在

于瞻仰之下者莫不心誠慕之愈久而不能忘也其終不可諉今者乎

瞻彼淇澳

中章

詩人與賢侯德之尊嚴而因著其德容之感乎人也

不必于青青內生漸盛意亦不可以德之稱為進于德之脩詩人之言次序自是如此若論武公之德則首章盛德至善已足以盡之矣何必進至末章然後謂之成乎克耳二句雖言服飾之尊嚴然惟有尊嚴之德故形于服飾者如是其尊嚴德稱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五

七

其服所以為可美也不然則克耳琇瑩會弁如星自是諸侯常飾何足以為美哉美其飾者正是美其德須以德字講方有意味然亦不可將有匪作德看

瞻彼淇澳綠竹則青青然堅剛而茂盛矣况我有匪君子盛德之內蘊者既極夫充養之全而尊嚴之可憚者自溢于服飾之表自其瑱之克于耳也則以琇瑩之美石焉瑱所同也惟以我公之德稱之則尊嚴之度與美石而交輝矣自其弁之戴于首也則以玉飾于縫中而爛然如星之明焉弁所同也惟以我公

之德稱之則尊嚴之象與明星而俱燦矣夫其德服之稱如此而其見于容者何如哉但見瑟焉矜莊也憫焉威嚴也而有以遠暴慢之愆赫焉充盛也咍焉宣著也而有以著其輝之吉是蓋以德之盛發而為容之盛故人之好之者終不可忘也至德之感人非其理之所自致者乎

瞻彼淇奧

末章

詩人興賢侯盛德之成而因美其動容之中乎禮也

亦不必于如簣內生愈盛意如金如錫二句皆自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五

十八

存諸中者言之下文動容中禮皆是發外之妙金錫由于人為故曰鍛鍊精純德之無渣滓似之圭璧出于天成故曰生質溫潤德之無圭角似之其實武公之如金錫圭璧俱自工夫上來蓋其消融蕩滌之久一疵不存萬理明盡真有以造于純粹至善地位故如金錫之精純矜持已熟涵養已化渾然天成者有以復其初而溫良易簡無復有一毫之形迹故如圭璧之溫潤鍛鍊之純固自人力得之生質之潤亦由工夫熟後有以復其本體之自然也不可以圭璧專就大成講此二句講德之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五

十九

成其實首章切磋琢磨之後二章克耳會弁之稱耶是此德非到此方成也但至此方說出耳且所謂德者又何以加于瑟憫赫喧之外其謬明矣有謂上二章末四句猶有英氣此章末四句則化而無迹為武公漸進之益尤不通盛德容貌當敬而敬則為瑟憫赫喧當和而和則為寬綽戲謔如孔子有時而蹶蹠色勃有時而申申天豈有到寬綽戲謔時便不瑟憫赫喧者乎詩人之言本自互見只為人巧生意思把詩意都錯認了不可不察寬綽四句或謂寬綽中藏有自如意不為虐耶戲謔之善處看來還不足如此觀註云寬綽無欽束之意則自如還只于寬綽下見之倚重較兮耶是自如之狀也戲謔非莊厲之時則有節意亦當于不為虐內方講出為是倚重較兮言其雖當舒展之時而自合于矩度儼然如在重較之上非真謂在重較之上也善戲謔者乃而康而色載色載笑和氣襲人圭角不露意思不可說壞了寬綽戲謔不可分容貌顏色者亦不可分持已接人看張弛意只就末四句上見之寬綽戲謔是弛自如有節是張有謂首章瑟憫赫喧對此分張弛者非也

首章自有首章之張弛嚴而恭是也此章自有此章之張弛和而節是也彼是張而弛此是弛而和也。瞻彼淇澳綠竹則如簋焉固極其密比矣况我有匪君子德之脩于人者有以極其至而性之原于天者有以復其初但見蕩滌之純而私欲為之淨盡消融之久而渣滓為之俱忘蓋纖惡必除已造于純粹以精之域而與金錫之鍛鍊精純者無以異矣不曰如金如錫乎矜持已熟渾然元氣之天成涵養已化瑩然圭角之俱泯蓋養盛自致有以復其溫良易簡之天而與圭璧之生質溫潤者為不殊矣不曰如圭如璧乎德之成也有如此故其見之于外者時而寬焉宏裕而不拘也時而綽焉開大而不迫也固無欽束之意矣然從容于矩度之中順適于範圍之內儼然如在重較之上焉雖無憑式之敬而有安重之容也何自如如之善于戲焉陽休之可即也善于謹焉和氣之可親也固非莊厲之時矣然樂焉而不失之肆和焉而不至于流初未嘗任情忘反而暗戲謔之失也何有節如之夫實綽之時如此則非寬綽之時可知戲謔之時如此則非戲謔之時可知動容周旋無適而非禮矣又孰非盛德之所著哉夫其功之盡于

已者既能全所性之德而容之驗于外者自以致人心之乎我公之賢不可私矣吾人豈溢美乎吁作是詩者亦可謂有德之人矣

考槃

全

詩人屢味賢者隱居之樂而因表其所樂之真也

三章一意無淺深澗阿陸只是一處澗之旁有阿阿之中有陸互言之耳寬適軸俱就心上言非樂其地也心中自有其樂也寤言寤歌寤宿樂寤而言見其無往而不樂也自誓亦就心上言未矢弗

詩經正義卷之五

廿

諛志之堅也未矢弗過頌之足也未矢弗告樂之深也總是見其所樂之真爾未字俱是終身之意不但第二章為然

考槃在澗

一章

詩人美賢者隱處之樂而恒欲保之于不忘焉考槃句虛講不可把賢者字擬在上面碩人之寬只重寬廣上碩人呼之之詞不可以碩大寬廣對看下二句註中雖字猶字當玩雖獨言之時猶如此則他時可知矣未矢弗諛是終身不忘之意此樂之樂應上寬字詳亦就心言

此詩人美賢者隱居自得而作也若曰心之慕外者恒擇地以為安而樂之在中者則無入而不得求其隱而能樂者吾于考槃君子見之矣彼澗谷之中若云陋也今也考隱處之室于此澗谷之中盤桓而不進者在于斯焉彼碩人也優遊于山水之間而中心自得泮矣于隱處之地而內外相安寬廣不迫蓋有蕩蕩之樂而無戚戚之憂矣然是樂也不特一時為然也雖獨寐而寤人所不知既寤而言已所獨覺猶自誓其不忘此樂而終吾身以徜徉焉安土之貞求言保之而不厭也夫豈于燕息之時而少變其肥遯之志也哉

詩經正義卷之五

五

考槃在阿

一章

詩人美賢者隱居之樂而因表其所願之足也意與上章同末句過字是無以尚之意

澗之旁言有阿焉阿若不足以為樂也今考槃在阿而碩人居之寬泰自適而拘迫之不形容裕自如而順逆之俱泯夫固適于此焉而非外物之所能累者矣吾知是樂也乃性分之自足者也故雖獨寤而寐獨寐而歌真情發見之時也猶自誓其心之所願莫有喻于此者焉隱處之樂若將與之以終身而天下

之可歆者樂不足以尚其樂矣是何其心之自得也耶

考槃在陸

一章

詩人美賢者隱處之樂而必著其樂之深也盤桓不行亦是自得之意永矢弗告有作口不能言者覺非還是欲存之于已而不以告人也告人則淺矣非樂之真也曰永矢亦有終身之意

阿之中言有陸焉陸若不足以為樂也今考槃在陸而碩人居之盤桓不進自獲乎素履之安隱適不行自適乎周旋之樂夫固軸于此焉而非外物之所能

詩經正義卷之五

五

奪者矣吾知是樂也乃已之所獨知者也故雖獨寐而寤既寤而宿猶自誓其自得之真無事于言語之發獨得之妙不必于求人之知終身保之不以告人也非不可告也言之所示者淺而意之所存者深故不歆告耳是何其樂之深秘也耶吁賢者隱居自樂而無慕外之心如此自非所養之深所守之正固不足以與于斯也詩人識其意而深贊美之可不謂之賢乎

碩人

全

詩人歷叙夫人之當親識刺之意有在矣

四章各開說一章言其族類之貴二章言其容貌之美三章言其嫁時車馬之盛親厚之情四章言其嫁時所見地利之饒從媵之美皆以見其可親而哀傷悼惜之意寓于言外夫莊姜之德行文章尤為可美而此章之不及者蓋就世情所易見而言以為只論此等已不可棄况其他乎所以重嘆莊公之昏惑也愚嘗謂莊公之棄莊姜非以其族類之不貴也非以其容貌之不美也亦非以其始嫁之時車馬之不盛禮儀之不備也特以正靜自守與譚浪笑敖者相反是以一棄其德餘皆不見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五

莊

取耳鳴呼哀哉

碩人其碩

一章

詩人于夫人而極稱其族類之貴以見其不當

棄也

此章首二句便是說出一箇莊姜下文則備舉其族類之貴蓋云此頌然而長衣錦褰衣之碩人其族類之貴如此也首二句一順講下不必分容服對看齊侯之子言其父族之貴也衛侯之妻重妻字見其為正嫡小君也東宮之妹與太子同母言其所生之貴也末二句言其姐妹之皆貴也

莊姜見棄于莊公故衛人賦此詩以傷之也若曰我夫人之德固宜見取于公也而今不免于見棄者果何為其然耶將以為族類之不貴歟維此碩人頌然而長衣錦于內而加絮于外以掩之惡其文之太著也斯人也以言其自出之貴則為齊侯之子焉統系出于侯邦實維上公之裔而予以父貴矣以言其敵體之貴則為衛侯之妻焉位宁居于正嫡實維小君之尊而貴與君敵矣又自其所生之貴言之則東宮為之兄而彼為之妹與太子而同母豈庶孽之可同乎又自其姊妹之貴言之則彼為邢侯之姨而譚公為彼之私姻媵皆列于諸侯豈一人之獨貴乎夫以族類之貴如此正宜在所親厚者也而乃不然者其故何哉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五

莊

手如柔荑

一章

詩人極言夫人容貌之美以見其不當棄也

此章作文首句對二句三四句對五句六句對七句講須有聯屬方可六七句文意稍異上皆取象于物此則直言之也

抑以其容貌之不美歟以言其手則柔而白焉有如始生之柔荑以言其膚則白而潤焉有如冬寒之凝

脂不特手與膚之美而已也領則如蝤蛸之出既白而且長焉齒則如瓠中之子方潔而整齊焉曰領曰齒何一而不美乎亦不特領與齒之美而已也其額廣而方正猶夫螭之額焉其眉細而長曲猶夫蛾之眉焉曰額曰眉有一之不美乎又嘗觀乎其笑也則巧笑倩然而口輔之可觀笑亦無不美者矣觀乎其目也則美目眇然而黑白之分明目亦無不美者矣容貌之美如此宜乎見容于君也而今乃不然者又獨何哉

碩人教教

一章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五

廿七

詩人追叙夫人備儀以來嫁而國人皆樂其見

親于君也

五句分此章言夫人始來嫁之時盛儀以見于君而人情皆樂其親厚于君見今之不然也重在末二句上碩人教教只是呼過之詞四牡二句是馬程第是車以朝總承車馬而言朱幘鑣鑣謂以朱纓鑣其色鑣鑣然而盛也朝是入君之朝非謂朝于君也大夫二句是國人樂莊公之得人知莊公必親厚之故謂諸大夫云云須要說就莊公身上去勿專重國人說

抑以始嫁之時親厚有未至歟方其始也此教然而長之碩人自齊來嫁說止于近郊之地以言其馬則四牡強壯驂服極一時之選朱幘鑣鑣儀飾擬入君之貴而馬極其盛矣以言其車則程羽以為飾燦然文章之可觀竹簟以為蔽秩然前後之不露而車極其盛矣乘是車馬之盛以入君之朝吾君方幸內助之得人矣而國人之心咸樂吾君之有賢配也故謂諸大夫朝于君者各宜早退無使君勞于政事不得與夫人相親焉昔時接禮之厚有以協國人之心如此而何今日之不然耶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五

廿七

河水洋洋

一章

詩人叙夫人宗國之美而盛來嫁之儀其意有在矣

此章盛言齊地之美而追叙其來嫁之儀意歸重末二句上首五句順文說去施風即是施于河水之中鯉鮪即是河中之魚葭葦又不過生于河上之物須閑閑說落總以齊地廣饒繳之末二句士女佼好即禮儀盛備也不必他求

抑以始嫁之時禮儀有不備歟方其始之往迎于齊也但見河水之在齊者洋洋然而盛大北流以入于

海也活活然而活潑施風所以取魚也其入水也則
激潑然而有聲焉鯉鮪者魚之生于水者也其取之
也則發發然而衆多焉至于鰲鼈之生于河上者亦
莫不揭然而長也夫以齊地廣饒如此斯固天下之
大邦矣而夫人之來果何如哉有庶姜也則孽孽然
而盛飾有庶士也則謁然而武勇士女佼好而禮儀
盛備如此固宜見厚于君也而何今日之不然耶是
則歷叙其當親者正以見其不當棄也而棄之莊公
之昏惑亦甚矣矧貞靜之德又為天下之淑女不特
如詩人所叙而已也是何莊姜之不幸而適遭其窮

詩經正義卷之五

廿八

齊

耶吁詩人譏刺痛惜之意自溢于言表矣

氓

全

棄婦歷自叙其始終之事皆以道其悔恨之情也
一章追言定約之事二章追言往從之事皆本其
始而言以起悔恨之端也三章言昔時色盛而見
取而深悔已之耽耽四章言今日色衰而見棄而
深怨夫之二心五章言以勞被棄而怨悔之益深
六章思始之不謹而追悔之無及是雖淫奔之人
而言則有序也

氓之出虫

一章

棄婦追叙與夫謀而定其約悔恨之意微矣

四句分上是因其來而與之謀下是違之去而定
其約此追其始時之謀約也悔恨之意在于言外
注意皆朱子斷之之詞不可入婦人口氣中講來
即我謀是謀與之俱往也非謀偕老之意涉洪是
送他過水至于頓丘之地言其遠也此章可見其
私約而不用父母之命矣始雖以敬而迷二句就

男子說

淫婦為人所棄而作此詩以道其悔恨之意也若曰
天下之事所以不保其終者非終之不善也亦由于

詩經正義卷之五

廿九

齊

始之不慎耳惟彼男子蚩蚩然無知抱彼已成之布
而貿我未就之絲非真為貿絲而來也蓋欲與我為
婚媾之求而相謀以成俱往之約故托貿絲而來即
我謀耳謀既遂矣我豈遽與之俱往哉送子涉淇至
于頓丘之地別之以歸而告之曰我今之不往者非
我之怨其期也婚姻之合必待媒妁之言今子無良
媒雖欲遽爾相從不可得也子之心得無怨乎請子
無怨願以秋為期仗媒妁之言而與子偕往可也子
何必于怨哉

采彼堉垣

一章

而無凶咎之言則當以爾之車來迎而以我之賄往遷也始之相從如此孰意今日之至是耶

桑之未落

一章

棄婦喻已色之盛于前而甚言其不可縱乎欲也二句分下八句與意又只在四句止末四句又承無與士耽而甚言縱欲之不可也悔恨之意至此亦深矣註中婦人被棄之後至末是朱子補婦人之意蓋恐為士者讀此詩果以士之耽欲為無妨故以此斷之以深拆人之邪心也此朱子釋經妙處不可不知

天我之始時所以見取于夫者以容色之盛也彼桑之未落其葉沃然而潤澤焉以昔時容色之光麗有如此者固宜見取于夫也然色之美豈可恃哉于嗟傷今無以桑葉之盛而食之也于嗟女今無以色盛之故而與士耽也蓋士與女耽彼猶男子也猶可說而解之也若女與士耽吾知婦人無外事一失其正則餘無足觀不可說而解之也然則為女者豈可與士耽耶不可耽而耽之難乎免于今日之悔矣

桑之落矣

一章

棄婦喻已色衰而見棄而因致怨于夫也

惟裳分首二句喻已之色衰自我四句是言已以色衰之故見棄而歸于家也末四句皆致怨于夫之詞不爽只是約誓無失情愛無乖之意士貳其行與不爽相反是始厚而終薄始合而終離背前約而棄舊好無專一之信意思士也二句只承士貳其行一直講下以深責之二三其德亦不過貳其行之意

彼桑之既落其葉黃謝而墮落焉與始之沃若者異矣以我容色之凋謝如此故雖往之爾家三歲值爾之貧而亦不免于見棄焉但見涉淇而來者于是涉

淇而去乘車而至者于是乘車而歸淇水湯湯然漸
漬乎車之帷裳也是豈女之過哉女也約誓之盟無
戾于其舊情愛之厚不變于其初未嘗有所爽也但
士也始合而終離背其前約之信昔厚而今薄忘其
舊情之情實士之貳其行耳夫為士者固貴乎一德
以相與也何乃回邪其心而莫知其所極反覆其情
而莫測其所止昔一心也今又一心也二三其德遂
至于如此乎然則其過也固有不在此而在彼者矣

三歲為婦

一章

婦人自叙其為婦之勞因言見棄之苦而深致

其悔也

四句分三歲二句不可與夙興二句對看朝夕不
暇正是勤勞之事也一宜說下乃為得之此四句
正上章三歲食食時事而其後則漸遂其生矣所
以但說三歲勤勞非為夫婦三歲即見棄也觀下
章老使我怨可見兄弟笑之者蓋笑其前日私約
而奔而今日果見棄也躬自悼矣亦悼其前日之
非也

然汝之棄我獨不念我前日之勞乎方我之三歲為
婦而值爾之貧也勉于生育之資不敢自以為病

盡心于室家之務不敢自以為勞時乎夙焉興起以
作事也時乎夜焉習晦而寢息也蓋無有于朝旦之
暇者矣其勞如此宜乎夫之恤乎我也夫何謀約之
言既遂於其始而暴戾之怒遂加于其終於是被棄
而歸兄弟見之但啞然其笑而已蓋笑其始之不謹
而終之至于此也夫既不得于夫而又不見恤于兄
弟亦將何所歸咎哉靜言思之是誠我之失于始而
有以致之也惟躬自痛悼而已矣

及爾偕老

一章

婦人恨前約之不遂因悔其始之不思而安之

也

二句分老使我怨內入色衰意沮則有岍二句與
至不思其及佳總角三句重在信誓上不思其及
謂不曾慮到今日失之及其信誓也亦已焉哉雖
恨無及安之之詞也

然今日之悔果何及乎方我始之與爾本期為偕老
之約初不知老而色衰徒使我有見棄之怨也然此
豈人之過哉亦以我思慮之未審焉耳彼淇水之流
至盛也而亦有岍焉下濕之地至廣也而亦有泮焉
是皆有所極也我于總角之時與爾宴樂以相娛樂

笑以相約成此偕老之誓且且然其明白焉將以為可以持之于永久矣曾不意人情之罔極而因始以慮終思其反復以至于今日之見棄也夫既不思其反矣則失于始者既已往而不可追而悔于今者又後時而無所及吾將如之何哉亦已焉而已矣夫其始之往從也初不顧夫天理之正而及其終之見棄也乃詳道其悔恨之情是雖良心之暫萌而已不能救其失身之大責矣孰若慎始者之為無失也耶

竹竿

全

衛女歷言欲歸而不得歸可見其情義之蕪盡矣

詩經卷之五

竹竿

此詩無分一章托言思欲至衛而制于地之遠也

二章言二水在衛而自嘆其不如也三章言欲遊于二水而自恨其不遂也四章言既不得歸而思以釋其憂也思歸者情也不歸者義也情義每章皆有

簞簞竹竿

一章

衛女托言心有所思而勢有所阻以其情之制于義也

三句分豈不爾思帶上看觀註思以竹竿釣于淇水可見上三句是發乎情末一句是不得遂乎情

也以竹竿釣于淇水是托言以見其情之所在蓋竹竿非婦人所執之物釣遊非女子所為之事但托言以見其欲歸衛之情耳遠莫致之亦是托言特以義不可往非真以其遠也但未顯言作文只以遠字發揮講未繳出義不可往意方是

衛女嫁于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若曰夫人固有不容已之情而亦有不可違之義彼竹竿衛之物也淇水衛之地也吾則衛之女也故將以簞簞之竹竿往釣于淇水之上垂竿之下庶以寄吾眺望之懷蹈水之餘庶以紓吾宗國之想斯固吾情之所繫者矣豈不爾思也哉特以自此至衛道阻且長非一蹴之所能到雖欲以斯物也釣斯地也有不可致耳吾心之情其能以自遂乎

果源在左

一章

衛女即二水之在衛而嘆已之不如以情之制于義也

二句分即二水之常流于衛而自嘆其不得歸衛也要見為義所制之意左右以坐北向南定之泉源統于衛之東南故曰在左淇水繫于衛之西南故曰在右要見二水在衛而我不得在衛故曰自

嘆其不如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凡三見之其義各異隨題斟酌

彼泉源淇水皆流于衛者也但見泉源在衛之西北而東南流于淇則在衛之左焉淇水在衛之西南而東流與泉源合則在衛之右焉二水在衛夫固有常而不變矣我乃衛之女也非不欲常在子衛也夫何女子有行乃遠其父母焉而不得為旋反之謀遠其兄弟焉而不得為歸寧之計曾二水之不如矣其能以忘情也哉

淇水在右

一章

衛女思宗國之可樂而自恨不得以樂其樂也

二句分此章淇水二句與上章文同而意異上章自二水常在于衛說以起下文自嘆之意此章自二水之可以笑語遊戲說以起下文自恨之意不可不知自恨只自恨其不得笑語遊戲也為義所制之意便在言外儼行有度也行有度故佩玉之聲亦有度而儼然其可聽也

淇水泉源皆衛之水也但見淇水在衛之右也固可以為遊憩之資泉源在衛之左也亦可以為適情之地是吾于二水非不欲笑語于其間也夫何情有

成人之才以稱其佩也芄蘭弱草而有蔓生之枝葉故以興童子年少而僭成人之佩服雖則四句言雖所佩如此然無過人之才能徒事容飾之美而已是不稱其佩也故不我知言其無過人之知才能不足以智于我也非謂其不足以見知于我也故不我甲言其無技藝之美才能不足以長于我也非專指不能射而言容遂垂帶分容飾看容遂之容字不可作容儀之容講乃是舒緩意觀註可知

此詩刺童子曠等而作也若曰有成人之才者然後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五

世八

可以稱成人之服相彼芄蘭之草其本甚弱也而乃倚儼其支焉末之繁有以勝乎其本也况此童子當少艾之年未曠成人之列則安于其分可也而身之所佩乃有象骨之麟以為結綈之具焉吾知麟者成人之佩非童子之飾也僭而佩之非其所宜矣雖則佩夫麟也然而聰明不足初無出類之知才識未優初無過人之智曾不足以知于我也但見其飾為舒緩之容恣其放肆之態容兮遂兮而已自容遂之外何所有乎束大帶以為飾垂于身而有餘垂帶悻然而已自垂帶之外何所有乎夫其年之幼也既不當

有是佩也而况其才之劣也又不足以稱乎其佩也
佩之果何為哉 下章倣此

河廣 全

夫人極言至宋之近正以見義之不可往也
二章一意此詩只言非河之廣而不可渡非宋之
遠而不可至而義不可往之意已隱然見于言語
之外作文須有含蓄方可適宋必須渡河河廣宋
遠亦互見耳歧予望之以目力量之而知其近也
曾不崇朝以足力量之而知其近也一審小舟也
有作不假舟楫者非曾不容刀容用也非容受之
容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五

卅九

朱襄公之母出歸于衛思襄公而義不可往也故作
此詩若曰宋之所在吾子之所在也子之所在吾思
之所在也而今不往者夫豈無其故哉彼宋在河南
衛在河北人見我之不反于宋也將以為河廣之故
也自今觀之果誰謂河廣矣乎但以一審杭之則可
以渡矣然則非河之廣而不可至也蓋自有不可往
者在焉而非以河廣之故也使其可往則雖河之廣
猶將渡之而况于不廣乎母在于衛子在于宋人見
我之不往于宋也將以為宋遠之故也自今觀之果

誰謂宋之遠乎但一跛足而望則可以見矣然則
宋之遠而不可至也蓋自有不得歸者存焉而不在
于宋之遠也使其可歸則雖宋之遠猶將至之而况
于不遠乎是則夫人之意蓋以嗣君與祖為體既無
私復其母之義而母出斯與廟絕又無私反其國之
理思子之情自守之義隱然見于言表矣斯人也何
為而見出也耶 下章倣此

伯兮 全

婦人美君子之才而從王之役因歷道其思念
之情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五

卅

首章分上是叙夫以才從役之事下三章是極道
其思念之情也首章還未說出情來至後三章方
漸見情之切處

伯兮 一章

婦人美君子之才而指其所事思望之情有在
矣

二句分只開開說君子有是才而今從是事便是
竭兮只是稱其才勇邦之桀兮乃言其才之異于
衆也此章只指其從役之事以起思念之端耳無
他意

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作此詩若曰從役者君子之分而思念者婦人之情誠以伯之為人也英武奮發超出乎等夷之中膂力方剛迥出乎衆人之表即其才之過人殆所謂一邦之桀士者矣其才之美如此而今安在乎方今執戈奔走于輦轂之前以清警蹕之道馳驟于車駕之左以戒先驅之嚴蓋有是才也則有是用也歆其安處于家胡可得哉

自伯之東

一章

婦人叙已之廢容而因推其無所主也

二句分下二句是推其廢容之故也首句不可入

講正義國風卷之五

望

思念意恐下文難講此章要緊承上章為王前驅

下來

夫伯之從役既不遑安處矣而吾之思念其容已乎自伯之東行以至于今也我也髮之在首者有如飛蓬之亂焉是豈無膏焉可以澤髮沐焉可以滌首而至于廢容也哉蓋夫者我之所主也今既出而在外則雖欲為容無所主而為之故耳不然則首容亦所當整也何為而至是耶

其雨其雨

一章

婦人托喻望夫之不至而安于憂思之苦焉

二句分其雨二句只是望其將雨而不雨以此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甘心首疾云者人惟憂思之苦便有頭痛之疾據本文及集傳意是言憂思之苦至不能堪而致此首疾固所甘心也須如此看方是首疾是已然事觀甘心字可見

然使行役而歸則吾望之之情猶可以自慰也夫何早暝之餘實切時雨之望其雨其雨望之非不殷也而果然日出殊未有將雨之徵焉望其歸也而卒不見其歸吾之情殆無以自釋矣是以願言思伯不堪憂思之苦而至于成此頭痛之疾亦所不恤焉蓋甘心于首疾而不敢自以為病也不知何時可以來歸而慰我之心哉

馬得諼草

一章

婦人賦已歆忘其憂而有所不忍忘也

諼草忘憂是歆采而食之以忘其憂也不是玩樂之以忘其憂也上章首疾是已然事故曰甘心此章心瘳是未然事故曰使我

然使吾之憂也而有以解之則猶可以暫忘于一時也彼諼草合歡可以解人之憂者也今安得此忘憂之草樹之此堂采而食之以忘吾之憂也早草可耐

也而憂終不可忘也是以願言思伯雖使其鬱結之深而至于為厥心之病亦有所不辭者矣不知何日可以來會而解吾之憂哉夫其首疾也則不止于蓬首矣其心痺也則不止于首疾矣婦人于君子之行役而思之愈切如此是固專一之志也然其上之失道不亦從可見耶

有狐 全

寡婦屢喻鰥夫之求匹而因為之憂也

托言有狐獨行喻鰥夫無匹之意憂其無裳無服無帶則欲嫁之情可見矣狐字便是指鰥夫切勿不

詩經正義卷之五

聖

五

可用鰥夫字入講石絕水曰梁從梁而過故可裳以衣而涉曰厲故必以帶束衣淇側既渡水矣故可以服三章一意

國亂民貧喪其配偶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其托喻之意以為物各有偶喪其偶則必思所以求其偶也吾嘗觸于目而有感于心矣彼有狐綏綏然獨行求匹在彼淇水之梁焉夫在水之梁則無衣無裳患而可以裳矣我也得于目之所激而切于心之所思憂之子之可以裳而病于無裳也安得為之縫裳也哉是非語狐之求匹也語鰥夫之求匹也非憂之

子之無裳也憂之子之無配也即其言而求其意寧不可以觀世變乎

下二章做此

木瓜 全

男女歷喻贈答之厚惟欲以久其交而已

投我二句似賦體而以為比者蓋以木瓜比微物瓊琚比重寶非真以木瓜瓊琚相施報也此詩雖

男女贈答之私然亦厚之道也

此男女相贈答之詞故托言之以為好樂者吾人之至情報施者天下之常禮是故汝之投我以木瓜若

詩經正義卷之五

五

五

甚薄也而其情則不在于木瓜也我之報之則必以瓊琚之珮玉焉夫施之以微物而報之以重寶似可以報矣然就物言之雖可以報而自情言之則猶未足以為報也但假此重寶以達吾縫縫之意庶幾見其物也猶見其人也將永以為好而不忘耳曾是以為報哉 下二章做此

王風

黍離 全

大夫屢賦以興憫周之意而因致嘆以欲履周之人也

三章一意不必泥初見再見三見意曰苗穗曰實與夫搖搖如醉如噓自是詩人叙事之體非因先後而異感也○謝靈運曰吾觀書至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足以有為矣所以訓戒晉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悉置度外吾于黍離之詩重有感夫劉氏曰小弁曰嗷嗷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怒焉如擣正若此詩之意然則黍離之感慨有不待大夫行後之時而已兆于褒姒母子偕亂之日大夫追怨之詞有所歸矣

詩經正義卷之五

聖

彼黍離離

首章

大夫賦所見以興憫周之情而深致歎恨之意也

四句分本是賦體但以離離靡靡字相應故以為賦而興耳其實行邁二句須承首二句說來乃為得之知我者二句是言不知者固不知知者亦不知也為我心憂內不可入憂周室意觀註莫識已意可見悠悠蒼天二句只知今人有疾痛患難便呼天之意非云照臨之久宜知之也致此何人是追咎其始禍者不專指褒姒蕪君臣皆有但講中

俱不可說出

周既東遷大夫行後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閱周室之顛覆故賦其所見以起興若曰天下之變恒必有所由起余自吾之所見者而言寧不可慨者哉誠以斯地也在昔全盛之時宗廟在焉宮室在焉而今也彼黍則離離而下垂彼稷則始生而為苗矣况我之過乎此也感宗室之丘墟慨王綱之不振行邁則靡靡然而不能前中心則搖搖然而無所定也蓋足欲前而心有所不忍故其行之遲緩如此耳當此之時有知我者焉則將曰此人之心必有

詩經正義卷之五

聖

所愛也不然何其行之遲遲若是乎其于閔周之意孰得而知之有不知我者焉則將曰此人之心果何所求也不然何其行之遲遲若是乎其于閔周之意又孰得而知之是不知我者固不知我之心而知我者亦未為知我之心也悠悠蒼天照臨下土久矣我周之業創之者吾知其為文武繼之者吾知其為成康一統之盛赫然其美尚也不知此何人斯亂其紀綱以啓滅亡之禍而使宗周之地盡為禾黍之場也哉我也感慨之深誠有不能以忘情者矣夫極其憐憫之意而發為慘惻之詞若此大夫者可謂有憂國

之患矣不知平王之聞是詩亦有惻然于心否乎

下二章倣此通篇不用過文

君子于役

全

婦人兩念君子之久役而感物以致其思也

上章如之何弗思者憂思之情也下章不敢必其遷歸而但以苟無飢渴為望者則憂之深而思之切也謝氏曰四牡之使寧幾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吉甫在鎬不過千里而勞之曰我行求久蓋不如是非所以體群臣也今大夫行役至于不知其期仁恕之意泯然矣文武宣王之治可復見乎

君子于役

首章

婦人念君子之久役而因感物以興思也

三句分不知其期二句以時與也對言不知其期言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歸也曷至哉言不知其今在何所也註中且今亦何所至哉句易以惑人似若帶下看者不可不認日之夕矣上下二句俱有但本文帶下句讀互文以見意耳雞棲句內亦須補之君子于役二句是覩物興思之意

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曰往役者君子之義思念者婦人之情我于君子之不在其能以忘情

哉蓋我君子以王事之故從役于外亦云久矣使其歸之有定期猶可以慰吾之心也而今則不知其還之期使其至之有定所猶可以係吾之望也而今

又不知其曷至之地如是則吾之情殆有不能釋然十中者矣寧無感于物乎彼雞羽族之微也然于時之暮也猶自庭而棲于時焉牛羊亦畜物之蠢也然于日之夕也猶自山而下來于家焉是則畜產出入尚有旦暮之節而君子行役乃無休息之期觸目之下有激于心而思念之情益動于物使我如之何而不思也哉

君子于役

末章

婦人念其夫之久役因感物而切于思也

此章不日不月三句上句言從役之既久下句言其來會之無期苟無飢渴是不敢遽必其歸但望其免于飢渴亦可以少慰我之心矣

且我君子之于役也可謂久矣由前而計其期則後事所羈既非止于日月之近由後而望其歸則遠邇無日又不知其孰為返遇之期吾之思殆有不容于自己者寧無感于物乎彼雞家之所畜也且出于庭而暮則棲于桀焉牛羊亦家之所畜也且出于山而

日夕則下括焉是則畜產之微尚知出入之度而君子之役乃無來歸之時吾固不敢遽必其歸也但其免于飢焉庶可以慰我之願免于渴焉庶可以釋我之憂耳不然其何以為情哉夫始而曰如之何勿思既可見其憂思之情既而曰苟無飢渴又可見其憂思之切婦人之思君子如此亦可謂專一之至者矣上之人何為使之至是耶

君子陽陽

全

婦人兩美君子還役之自得而表其樂舞之樂焉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五

无

二章一意但一章樂以聲音二章樂以容言耳各章四句俱一氣說下其樂只且就作樂上咏嘆之與首句相應首句亦不可就夫婦邂逅上講蓋君子自有其樂不重在相樂也

君子行役而歸不以為勞而安于貧賤以自樂其家人識其意而深嘆美之如此若謂內之不足者斯有所累于外而心之常泰者自無所愠于中惟我君子之行役而歸也性情舒展畧無拘迫之形志意發揚自有獨得之妙雖勞而忘乎其勞也雖貧而忘乎其貧也蓋有陽陽然其得志者矣是故簫者樂之器也

左手則執簫焉房者樂之所也右手則招我以由房焉順適之下有以宣暢其性情諫間之餘有以發舒其意氣豈不甚樂也哉

且君子之久役而歸也樂意中存無一毫之愧怍和順外見無一毫之勉強安于勞而不知其為勞也安于貧而不知其為貧也蓋有陶陶然其自適者矣是故翺者舞之具也左手則執翺焉教者舞之位也右手則招我以由教焉手舞足蹈莫非至樂之形容或坐或伏一皆太和之動盪豈不甚樂也哉是則樂其樂也而不自知其為樂也此君子之賢也見其樂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五

手

而識其所以樂也此婦人之賢也其與戚戚于所遇者大有間矣豈非先王之澤猶有存焉者乎

揚之水

全

詩人屢興室家之相遠而思以遂其情也

三章一意戊申戊甫戊許只是變文叶韻非既成中又成甫許也蓋甫許與中地相近故因戊申而并言之也各章俱四句分以揚水緩弱不流東漸興室家在內不得與已同為徃成之事深慨室家之相遠也役非其職是作詩之由只當言外見之懷哉二句言思之之深不知何時可以來歸而遂

其室家之情也悲怨之意切矣

平王以中國近楚數被侵伐故遣畿內之民戍之戎者然思作此詩也若曰君上之役固不敢辭而室家之思亦不容已彼然揚之水其勢緩弱雖束薪之微亦不能流也况吾人以畿內之民奉王命而為戍中之舉彼其之子不過一婦人而已雖有相恤之念而不得與我同戍申焉彼此睽孤不勝傷感之切懷哉我得以言旋言歸而遂夫室家之樂也哉是則以天子畿內之民而供諸侯戍守之役使非其職而民然生焉此平王之衰微而王風之所以不振也况其親戍警忍心害理又深有得罪于天者耶

下二章倣此

中谷有蕓

全

婦人屢托興而致悲嘆之詞可以徵特之窮矣通篇總是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嘆之詞在章前

有淺深而意則一致但歷歷說去為是

中谷有蕓

首章

婦人托興以嘆已之見棄而因歸于所遇之窮也

四句分末二句只是足其慨嘆之意而傷所遇之窮也

凶年飢饉室家相棄婦人覽物起興而自述其悲嘆之詞也若曰世治而室家相保者人之常也世亂而室家相棄者時之變也是故中谷之內有蕓生焉今也旱暵為災不得以遂其發榮之性吾見其生于乾燥之地者瞋然而有枯槁之象矣况我當飢饉之時而有此此離之苦遭人倫之大變傷依托之無實寧不慨然而發嘆乎然我之慨其嘆者非嘆夫之薄乎我也特以天時弗順適當飢饉之秋而斯人所處方

中谷有蕓

中章

存艱難之地我也適遇斯人之艱難則夫室家之相棄者時為之也是以慨嘆之獨切耳豈敢歸咎于人哉

中谷有蕓

中章

婦人托興以悲已之見棄而歸于所遇之不善

也

歎深于嘆不淑蓋以凶荒為不善事亦艱難之意也

中谷有蕓不特乾者為然也雖其脩然而長大者亦枯槁于燥烈之餘而瞋其脩矣况夫男女和好乃其

常也今有女此離則失其常矣是以條然而歎以舒憤懣之情蓋有不容于自己也豈止于既嘆而已乎然我之條其歎者非以夫之薄而歎之也特以人之所處方在于不善之時而我之所值適當其不善之過此所以不免于此離而悲恨之深良以此耳向非其不淑焉何為而至于此離也哉

中谷有推

末章

婦人托興以哀已之見棄而終致夫安之之詞也

泣涕于歎何差及矣言事已至此嗟嘆無及安之

之詞也

中谷有推又不特脩者為然也雖產于下濕之地者亦枯瘁于旱膜之中而嘆其濕矣况夫室家相與乃其常也今有女此離則惟其變矣于是愛焉而泣以極悲傷之情蓋有不容于自過也又豈止于嘯焉而已乎然我之愛其泣者亦徒泣焉而已也艱難之過已非人力之所能為不淑之遭有非人為之所能挽事已至此雖嗟嘆亦無及也吾亦安之而已矣其將奈之何哉夫處夫之薄而畧無怨懟過甚之詞知其無可奈何而終致夫安之意此婦人之所以為厚

也為人上者而使民至是焉寧不可以深畏思乎

兔爰

全

詩人屢喻禍亂之及因冀所遭之變而深傷之也

三章一意無淺深俱二句分兔狡譎之物故以此小人雖耿介之物故以此君子尚無為者蓋以小人不得以亂政而君子尚安于無事也無造無虐意同無訛不動也不必有所作為矣無覺不寤也付天下之事于不知矣無聰不聞也天下之變皆不入于耳矣夫不以生為快而以死為安者深傷

之之詞也

周室衰微諸侯背叛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是詩也若曰天下之亂其始也必有所由起而其終也或及于無辜我也生今之世不有可慨者乎今夫張羅所以取兔是羅之張也兔致之也然有兔爰爰然舒緩自適方以狡計得脫而雉以耿介反罹于羅焉致之者在于兔而遭之者則在于雉也夫小人致亂而以狡計幸免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世道之變莫甚于此矣吾寧無所感哉誠以我生之初紀綱振舉用舍合宜小人在野而禍亂不興君子在朝而變故不及

天下尚無事也奈何我生之後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乃逢時之多難而百憂叢集如此耶夫我之所遭如此力不能挽而回之則但庶幾卧而不動以死焉或可免于今日之禍而已果何樂于生也哉夫以世道之變而至于使人不樂其生誠可為長嘆息者矣用小人者安能辭其責乎

下二章做此

葛藟

全

詩人屢與已之托于人而因嘆所托者之不見恤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五

辛丑

三章無淺深曰父曰母曰昆立言之序也與意四句止以物之有所托與已之失其所托而托于他人也亦莫我顧謂不顧念我之窮也亦莫我有謂不以我為有也亦莫我聞謂觀已之窮困漠然而不相聞也

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嘆若曰誼之戚者自足以相維而情之疎者每難于見恤惟彼絲絲之葛藟則在河之滸矣一物之微尚有所依托如此今我當衰亂之時遠兄弟之親皇皇然無可依之人而謂他人為已父瞻仰顧望庶

豈彼之顧乎我也然我雖謂彼為父而彼曾不以我為子漠然相視初無親愛之情曾不于我一顧念焉是托身于人已為窮矣而况猶不見恤不亦窮之甚乎吁世衰民散至于如此則知昔日之盛不可挽回而王風終于不振矣

下二章做此

采芣

全

淫者屢指所思之人思之以漸而深也

思念之情以漸而深為締結蕭蕭供祭祀艾療疾病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由非取義于此也各章首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五

庚

句俱指所淫之人而言觀彼字可見

此淫奔者之辭若曰彼采芣而行之人我之所願見者也一日不見則如三月之久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不但如三月也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則如三秋矣其何以為情哉又不但如三秋也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則如三歲矣其又何以為情哉吁觀此事性情之不正可見矣

大車

全

淫者兩叙其畏法之情而終致夫相從之誓也上二章是有所畏而不敢相從于今末一章是恐

其終身不得迷而自誓相從于後可見其革面而
未革心也刑政之效不若德禮之深于斯可驗詩
柄云周衰大夫猶能以刑政治其私邑其旨深矣
大車檻檻 一章

淫者叙大夫車服之可畏而不敢以肆其情也
二句分上是即車服聲容之盛以見其氣勢之不
可犯下是因有所畏而不敢以肆其情也檻檻以
所聞而言蠶衣以所見而言首二句要補出刑政
意不敢與下章不奔只是一意觀註可見有分微
顯看者鑒矣但不敢內不必用奔字以相從字樣

詩經王風卷之三

三

代之

周衰大夫猶能以刑政治其私邑淫奔者畏而不敢
以為不容解者吾人之私情而不可犯者大夫之公
法彼大車者大夫之車也今其乘此車也按轡而行
櫛櫛然其聲之整肅焉禁奸之度凜然于車轍之間
而耳之所聞者皆知其有不可犯之勢矣蠶衣者大
夫之服也今其服此衣也五色皆備青者如莢之鮮
明焉戰暴之風毅然於被服之表而目之所遇者皆
知其有不可玩之威矣是惟刑政之可畏故見之車
服者無往而非可畏也我之與爾情好之篤素結于

平時許與之深非止于一日豈不爾思也哉但驟聞
之下惕然起畏懼之心聳觀之餘業然動震栗之意
乃畏子之威嚴而不敢以相從耳豈真忘情於爾哉
大車嘒嘒 一章

淫者復叙大夫車服之嚴而因制其相奔之念
也
嘒嘒重遲之貌就車行之安重上言不可依上章
作聲上看如璫不可作溫潤看只是赤色之鮮明
也餘同上章

鼓則異室

一章

詩經王風卷之三

三

淫者期相死于後而因致夫約誓之詞也

首二句不平看重下句謂予不信非不信已之言
也是謂已之言不出于中心之信也有如皦日是
言皦日在上有以鑒我之衷所以表其言之信也
故註以為約誓之詞

然此刑政之嚴不止一時而已也吾恐此身存則刑
政與之而俱存生不得與子相奔以同室矣是吾之
志固不得以自遂于生前也但庶幾百歲之後與子
合塋以同穴焉則神寬相附體鬼相依而吾心終得
以自盡耳若此者皆予由衷之言也如以同穴之言

特出于一時之感發而非肺腑之真則有如數日高
高在上可以鑒我之衷也予言豈不信者哉夫始焉
有所畏而不敢奔也特以制其情于今既焉有所期
而致其誓也猶未能忘其情于後善政之得民畏也
固異于縱其民而不之禁者矣然革面而未革心民
免而非有耻其去先王之化也不亦遠乎

丘中有麻

全

婦人于所思之人屢疑之而深望之也

此淫奔者期會不至而作今觀其言可見其蕩然
無復羞愧之萌而當時風俗不美淫亂非一又據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五

五

可知矣子嗟子國恐只是變文以叶韻耳未必真
有二人只以子國子嗟之子還他便是不必曰彼
前二人也

婦人望其所與私者而不來故作此詩若曰夫人之
情歲之也深則望之也勿彼子嗟者我之所私而望
其來者也今而不來意者丘中有麻之地復有留子
嗟而私之者乎不然何其不來也雖其留之而吾之
望之猶不已也安得其施施然而來以慰我心也哉
然丘中又有麥也意者麥之中有留子國者乎彼雖
留子國也吾則願其來而就我以共食也丘中又有

李也意者李之中有留之子者乎彼留之子吾則願
其來而貽我以佩玖也夫其望之之切既無復羞愧
之萌而其疑之之隱又可見當時淫奔之衆風俗之
惡于此極矣讀之者不可以懲創其逸志乎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五終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五

五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六

乙丑進士南台許天

第庫生 天賜

昌年

鄭

緇衣

全

周人於司徒必屢致無已之愛焉

此詩專美武公三章無淺深不過反覆詠嘆之意

愛之無已只就每章見之不是合三章而後見其

愛之無已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六

緇衣之宜兮

一節

周人於司徒而愛之無已可以觀所感矣

善於其職意不可講在宜字內須提高一層說言

緇衣之宜者蓋德與服稱故服之甚宜也宜字輕

講重改為上既改其衣又適其館又授以繫總見

愛之無已之意註中且將字又字宜玩德字此詩

骨子每語用之無妨首二句意相連不可分斷改

衣適館授繫俱是未然事言欲假此以致其好德

之情耳非謂情之已盡於此而無餘也讀此詩者

既當知詩人有無已之愛又當知詩人有不盡之

情

鄭武公繼桓公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周人愛之而作

是詩以美之曰德之在人固不可忘而民之好德自

不容已我公繼世職之良盡教教之道其德之入人

也深矣吾人之好之也其容已耶以子之服是緇衣

也不過卿大夫之常服而德與之稱則見其甚宜焉

斯固周人之所衣被而常欲仰之以為光者也如其

猷焉則當為子更為之庶乎服色常新而好德之私

亦因以少慰矣然我之心不盡於改衣也且將適子

之館焉庶幾懿範之隆得以親就而所以愛其德者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六

又於適館而火伸也豈徒適云乎哉我之心亦不止

於適館也及其既還也又將授子以繫焉庶乎微物

之猷因以肯度而所以愛其德者又於授繫而火盡

也豈徒物云乎哉

緇衣之好兮

一章

周人感司徒之德而重致夫無已之愛焉

好猶宜也德與服稱自見其服之美好也下章蕭

有安舒之義德足以稱之則服此服自然安舒也

子之服是緇衣也德以稱之有以昭乎美好之度吾

見其甚好矣使其敝也則當為子改造之庶乎好道

常好而所以肯吾之愛者在於斯也然不但改造而巳也子有館也吾將適之利見之懷不於此而火慰乎我有藥也還而授之恭敬之誠不於此而火達乎末章做此是則子之衣不必於吾之改也子之館不必於吾之適也子之藥亦不假於吾之授也但好德之切耶假是以伸萬一之情而中心之所懷則猶有不於此者矣噫緇衣之好賢如此其亦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容泯者乎

將仲子

全

淫女憂托言以拒人而其情猶知所畏也

此詩憂托言以拒人而推其有所畏之意蓋雖淫奔之詩然其心猶未至於蕩然而無忌也故倒於鄭風之首以見其為風之始變繼是而後則益以縱肆而無復羞愧畏憚之心矣無喻我里無折我樹杞等句皆托言以拒其不可相從之意自父兄而諸兄而衆人言之序也非有淺深禮義字講中俱不可用蓋此非畏禮義也只怕人議論耳若畏禮義何以曰淫奔之辭哉

此淫奔者有所畏而拒人之辭若謂不容已者一人之私情不可犯者天下之公議將仲子兮尚當知所

退避無喻我之里而折我之樹杞可焉夫樹杞一物之微我豈敢有所愛惜而拒子之折哉但畏我父母而不敢爾仲子之於我情愛之深雖可懷也父母之言則亦可畏也豈敢蕩然無忌而徇子之私耶噫當淫風之行而猶有畏人之意是亦良心之未盡泯耳在上者能挽而回之何至於縱肆而無極也哉

下二章做此

叔于田

一章

鄭人美公叔之為人必設言以誇之也

仁字只就和易愛人相周相恤上講非慈祥普徧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六

四

之仁也

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之而作是詩以美之若謂叔之在巷也巷之所倚以為重者也叔出于田則所居之巷若無有居人者焉非實無居人也雖有其人但不如叔之儀容修飭固信美矣又且和厚以與人推恩以逮下賑其饑寒而不靳已之財恤其患難而不遺已之力又若與其仁焉乃居人中之特異者也今出而在外求其姑叔之美且仁者不可得也是以若無居人耳

叔于狩

合下章

鄭人于公叔必兩設詞以誇其飲御之善焉

好就飲酒之間情意款洽上講非內不喪德外不
喪儀之意武是御能使馬聲控有方馳驅不逸也
我叔時乎于狩則所居之巷無有飲酒者焉非實無
飲酒也但不如叔之儀容充盛信然美矣且其燕飲
之間一歡欣之流通獻酬之際一情意之浹洽何好
如之夫惟其美而且好也則飲酒之善莫有過之者
矣今出而往狩而曰巷無飲酒也豈虛語哉我叔時
乎適野則所居之巷無有服馬者焉非實無服馬也
但不如叔之儀容丰麗信然美矣且執轡之下而聲
控有全能馳驅之餘而操縱有餘力何武如之夫惟
其美而且武也則御馬之善莫有過之者矣今出而
適野而曰巷無服馬也豈溢美哉是則所謂仁者不
過小惠之施而已所謂好者不過私情之洽而已所
謂武者不過一藝之長而已誇美之詞未必盡當其
實而况其所以為美者正段之所以取揭者也世道
之衰至此不亦深可慨耶

大叔于田

全

詩人于公叔之田獵必歷叙其事之始終而誇
美之也

全三章平省總是詳其田事之始終而誇美之也
首章是方獵時事而誇其搏虎之勇次章是正獵
時事而誇其射御之精末章是獵畢時事而誇其
終事之暇將叔二句只是于誇之中致戒之之
辭也至末章方繳出喜其無傷之意

叔于田

首章

鄭人誇公叔于田之善御因美其勇而深戒之
也

四句分上是往獵之初見其御馬之善下是方獵
之時見其搏獸之勇而深戒之也無紐是無紐搏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六

六

虎之事執轡二句只是往獵在道之時其御之善
如此與聲控不同聲控是御馬以從禽此是御馬
而往狩未至田獵之所也叔在藪以下則既至其
地而由獵矣

此詩鄭人美叔段而作也若曰田事之善不可易能
而才勇之長難於具備惟我叔以介弟之親極才勇
之備今日之往狩也寧無可美者乎彼叔之出而于
田也其乘之以啓行者有四馬焉六轡所以馭馬也
則執之有法如組之和柔兩驂所以引車也則制之
有方如舞之中節善御之才見於往狩之始者如此

由是叔在藪也焚山而射火烈則其舉焉不假利器之執而空手以施暴虎之能以是虎也獸之公庭之上材勇之盛信可誇矣然此搏虎之事可偶一為之耳請叔母習之以為常也蓋虎猛獸也搏虎危事也君憂為之恐其或傷女矣豈可以不戒哉

叔于田

次章

詩人美公叔田馬之善而因誇其射御之精也四句分重在藝之精上善射良御虛說下文罄控見其善御縱送見其善射騁馬曰罄是帶馬以從禽曲折有法如磬形然五御所謂逐禽左是也止

詩經正義國風卷六

七

馬曰控是馬行方疾適遇獸當其前而欲射之則止馬待射而馬即止不行隨吾所制服也舍按曰縱按是矢之析弦露未發之前引矢銜弦于手安滿則放手以任其去故曰縱覆彌曰送是弓之稍頭方引滿時弓稍曲而在後至放手縱矢之後則弓稍轉而向前送矢使速去也故曰送一縱便送其勢甚速非兩時事巧力意于縱送總見之叔之佳而于田也所乘之四馬皆黃驥之黃焉不惟齊其足而且齊其色矣兩服之在中者步驟不危殆為上駕之良兩駮之在外者稍次服後有如馬行也

原四馬之黃如此我叔乘此馬也駕此車也在彼禽獸族吾之藪而火發熾然其具揚焉斯時也技藝之精事不有可見者哉以言其射則善射焉而巧力之俱全也以言其御則良御焉而馳驅之有法也何以見其御之良也時乎騁馬以從禽則逐左之餘盡夫曲折之妙時乎止馬以待獸則按轡之下躬其制服之能一罄一控御之良也何如何以見其射之善也方夫引滿之餘舍按而放弦適合夫省括之度及夫既釋之後覆彌而送矢自神夫命中之機一縱一送射之良也何如斯則射御之精寧非吾人之所樂見

者乎

詩經正義國風卷六

十

叔于田

末章

詩人美公叔田馬之閑而因喜其終事之暇也四句分齊首如手謂閑習有度兩服不至於外出兩駮不至於內入也不可作善御說具阜盛之概也末四句總見從容整暇之意叔馬慢叔發罕是將畢未畢之時末二句是已畢之時也言之僅有次序善事之意總未見之

叔之乎田也所乘之四馬皆驪白雜毛之驪焉不惟齊其疾而且齊其色矣內而兩服則並首在前發然

手錯衛之下外而兩駭則如手在後順序于陰鞘之間我叔以是馬也駕是車也在彼郊藪之間火烈以久而俱盛焉時則叔之驅馬也漸以緩非復向之怒控矣叔之發矢也漸以希非復向之縱送矣由是而矢不用也則釋捌以納矢由是而弓不用也則以飽而蔽弓叔之畢事而從容整暇如此又孰非可喜者哉是則誇其始事之能而及其終事之善莫非愛之之意始焉戒其有傷而終焉喜其無傷又莫非愛之情鄭人黨惡之私于此見矣豈真出於好惡之公者哉

清人在彭

全

詩人歷指鄭師遊戲以為樂可以決其勢之必潰矣

三章俱是指其遊戲而不得歸此詩之意重在貴文公不善將將上貴高克意輕蓋遊戲者高克之罪而所以使之遊戲者則文公實致之也在彭在消在軸乃變文以叶韻耳不必用遷徙無常之意三章俱在一句分

清人在彭

一章合二章

詩人兩指鄭師之所寓惟遊戲以為樂焉

朔朔道遙雖無大異亦須講得畧有分別方可朔朔道遙俱羨兵與將言

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為之賦此詩意謂有國者固當為禦侮之防亦不可玩之于無事之日乃今河上之師罕不有可慨者耶惟彼清邑之人承大君之命而從主帥之行今方在于河上之彭焉斯固以禦狄而來矣然而無狄之可禦也吾見四馬之被甲者不用之以衛突也而惟馳驅之不息焉二矛之在車者不用之以擊刺也而惟重英之疊見焉是果何為也哉但相與馳戲于彭之上朔朔自適以為樂而已何嘗有制敵之心乎且是清邑之兵奉君命之嚴而從中畢之令今方在于河上之消焉斯固以禦侮而行矣然而無侮之可禦也吾見被甲之四馬則駮服極一時之選而庶庶然其甚武焉在車之二矛則朱英當垂畫之時惟重喬之迭見焉又果何為也哉但相與馳來于消之上道遙自得以為樂而已何嘗有憂危之慮乎

清人在軸

一章

詩人即鄭師之所寓必自其兵將之習玩者求

之也

典上二章同意末二句平說不必云左旋右抽惟
隨中軍以作好蓋此詩貴高克意不甚重

且是清邑之人在彼河上之軸蓋以君命不可逃而
從大將以制敵於河上也然而外侮不侵怠弛日甚
駟馬之被甲者惟陶陶然其自適焉有在將軍之左
者執轡以御馬者也今則不事於御馬而惟還車以
為樂矣有在將軍之右者執兵以擊刺者也今則不
必於擊刺而惟拔刃以為武矢至于將在鼓下居軍
之中決勝之籌所自出也而乃端處于文首惟致餽
饋之樂而已

乎容儀之美安坐于車上惟從事于容好之修上下
之人孰非遊戲以自玩者乎夫其師久不歸雖未嘗
有已潰之形而其戲玩無聊實已寓夫必潰之勢是
雖高克之過而所以使之至此者則將將者之責也
向使召之以歸則何至於棄其師也哉

羔裘

全

詩人于大夫必屢咏其服之盛而有以稱之也
三章平說觀次章服其所飾之裘者知之則知三
章各自有說不必以末章為總結也蓋舍命不渝
則順理成章與毛順而美者相稱也邦之司直則

剛德不回典甚武有力者相稱也邦之司則文彩
可觀矣華外見與羔裘之鮮盛三英之光明者相
稱也三章俱重在德稱其服上而意義各殊若以
舍命不渝邦之司直為考失其旨矣

羔裘如濡

一章

詩人于大夫必即其服之美而著其節之稱也
舍命不渝是正生之際安廢於天理之正而大節
不可奪也舍如革舍之舍謂舍止于命也命專以
理言不可認作舍生意看但舍生意亦在其中

此美其大夫之詞若謂服之不章固無以煥天下之
美而德之不稱亦非所以為君子之光若我大夫不

有可美者乎彼羔裘者大夫之服也今此如濡之羔
裘毛順而美信乎為物采之章矣被其之子之服亦
此者天理之正既明辨於精義之初而處命之堅自
不奪于死生之際仁可成也則處于天理之仁焉能
殺身而有所不變也義可取也則處於天理之義焉
雖致命而有所不易也斯則順理成章與羔裘之順
而美者相稱也豈徒服云乎哉

羔裘豹飾

一章

詩人美大夫服飾之盛而著其剛德之稱也

此重豹飾上不重裘上言豹之武而有力而服之者其剛德有以稱之也可直如司命司馬之義蓋所謂直道之司云者只是直道賴之以常伸正義恃之以不眠之意直還專就諫諍上言

豹皮者大夫之飾也今羔裘而飾之以豹皮焉則甚武而有力詩乎有豹變之文矣彼其之子之服乎此直道之司舉國之所不敢言者獨抗然以言之正氣賴之以為主也衆人之所不能言者獨奮然以言之公論恃之以為寄也斯則剛德不回與豹之孔武而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六

有力者相稱矣豈徒飾云乎哉

一章

羔裘晏兮 詩人即大夫服飾之裝而表其為一國之善士也

首二句平重和之彥與裘之晏飾之裝者相稱謂之義稱者蓋言上之彥者名之曰彥也此解字之義只云一邦之彥士乃為彥之作此章者首二句有云不特羔裘如濡而已也而且晏然顏色之鮮盛不特飾之以豹而已也而且粲然三英之光明邦彥內做此似亦無妨

不特此也羔裘以為服也則晏然其鮮盛三英以為飾也則粲然其光明固極其服飾之美矣彼其之子之服乎此者和順之美自妙夫英華之敷三德之宣足以當浚明之責以之為國則可以黼黻于皇猷而邦家賴之以為光也以之為民則可以輝煌乎治道而民倍由之以丕變也蓋所謂一邦之彥士者此其人矣則夫文明之煥發殆將與裘之晏英之裝者而相輝也豈徒服飾之美而已哉夫其章于身者既文之以君子之服而其存諸中者又稱之以君子之德此大夫之所以為賢也不然則服飾雖盛亦將瞶夫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六

十四

不衷之謂矣而何足以為美耶

全

進大路兮 淫婦兩叙已之所晉而示以晉之意也

二章一意無淺深始言執袂既言執手始言不衷故既言不衷好變文以叶韻耳

淫婦為人所棄作此詩以晉之咎曰子之於我故舊之人也今子之舍我而去也我之情有不忍以領慈者于是遵大路之上躔執子之袂而晉之蓋以子之去也必有所愿于我也然子不可以一時之惡而去之也故舊之交所以締結于平時者何如而可以遷

絕乎哉我之於子情好之人也今子之棄我而待也
我之心有不忍以相背者于是循大道之旁學執子
之手而留之蓋以子之棄我也必以其色之醜也然
子不可以色之醜而棄之也情好之深所以乎契子
腹心者何如而可以遽遠乎哉吁觀淫婦之詞可以
知其俗之不美矣

女曰鷄鳴

全

觀賢夫婦之相儆惟欲其內外之交修而已

此詩本是婦戒其夫只因士曰一句故註以為夫
婦相儆戒之詞其實重在婦語夫上昧且句不過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六

五

因鷄鳴之語而答之耳首句婦語夫次句夫語婦

下文俱是婦語夫之詞問答成文故知其出於詩
人之述言也二章分上二章相戒以勤職業末一

章相戒以成德業也

女曰鷄鳴

一章

詩人述賢夫婦之相儆惟欲因時以脩其職也

二句分鷄鳴昧且以聞見立說須要發出賢夫婦
兢惕之意下四句一直說下是婦戒其夫欲其審

天時以盡人事也昧且明星是億度之說

此詩人述賢夫婦相儆戒之詞若曰內外交脩者人

道之常而晏安者人情之所易溺也吾常觀于賢夫

婦之相語而有可美者焉蓋其當昏旦之時而動夫

率作之慮故婦之語其夫也則曰鷄鳴而起寢與之

節也今焉鷄既鳴矣出作興事此其時也尚可以安

寢乎兢惕之念發之於所聞者蓋如此夫之答其婦

也則曰未明求衣吾人之職也吾意天已昧且明曉

未辨此其時矣豈止於鷄鳴乎儆戒之詞度之於所

見者又如此于是婦因其昧且之言而益致夫叮嚀

之意以為鷄之鳴也已不可以自安而或旦之昧也

尤不可以自逸乎豈起而視夜之何如若果明星已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六

五

出而燭然則旭日有始旦之漸而人事屬當興之期

即當翱翔而往危可以弋取也則弋取危而歸焉

可以弋獲也則弋取屬而歸焉乘寢興之時以盡

外之職可也若留於晏昵之衽不幾於廢時而失事

也哉

弋言加之

一章

賢婦之語夫惟欲相其職而同其樂也

二句畧斷首句輕有將首句與二句對看作男服

事乎外女服事乎內者非也宜言飲酒帶下句看

琴瑟二句見得夫婦飲酒相樂期於情老固安

而和好矣而琴瑟之在御鼓之以相樂者亦莫不
安靜而和好也安靜是無躁急和好是不乖戾
夫外事之修固男子之職而中饋之治乃婦人之事
也使子往弋之餘以絲繳加于鳧鴈之上而取之以
婦焉則女之職既修而我之事當盡即當為子和其
滋味之所宜以脩乎飲食之用也既宜之矣于是飲
酒相樂共諧夫婦之歡情愛益堅期以偕老之約則
室家之情固安靜而和好矣由是以心之靜發而為
聲之靜而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焉而無躁急
之音也以心之和發而為氣之和而鼓琴瑟以為樂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六

知子之來之

一章

賢婦憂勉其夫以親賢而皆欲有以助之也
此章雖是一意而三疊之亦須認得字眼各有餘
別來之致其來者是君子之德足以為招徠之本
而致同類者之相從也贈之是以禮送之益以感
其來也順是心與之乎意與之矣志同道合不相
違逆之意問之是以禮遺之而欲其益相順也好

是情好之深交遊之密固結而不可解之意報之
是報其與夫相好之情而欲其益致好于夫也道
如此分別方可雜佩蕪蕪德佩事佩言珩璜琚璫
綵箴管凡可佩者皆是也

夫職業交情固所以為宜家之道而親賢友善又斯
以為成德之資我豈無所助于子哉子苟無所來焉
固當修德以致其來也若乃道積厥躬既富夫招徠
之本而風聲感召自致夫同類之從斯則子之所來
者吾苟知子之來之也則心誠樂之于是解此雜佩
以贈子所來之人焉庶乎禮物之敬有以相乎文德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六

六

之情而來者于是乎益衆矣至若心乎意與而無
拂逆之形道合志同而無牽連之迹斯則子之所
順者也我苟知子之順之也則樂乎子之有所順也
而解此雜佩以問之是雖子之順也若無特於吾之
問也然微物之持亦可以為乎愛之助而順之者不
于是而益順矣乎至若情好之深而有不可解之
蓋簪之密而有不容間之情斯則子之所好者也我
苟知子之好之也則樂乎子之有所好也當解此雜
佩以報之是雖子之所好若無特於吾之報也然微
文之設亦可以為情好之資而好之者又不牛是而

益篤矣乎斯則親賢雖在爾也而實出於吾心之所願故雖佩雖可惜也而實不若報德之為安以是而交脩焉不庶幾德業之有成也耶夫其相戒以修職業也既適乎憂樂之宜而其相戒以成德業也又明乎報施之道夫婦之賢于茲可見矣吁詩人詳叙而美之其亦以見風俗之不足以移人而天理之在人

有女同車

全

詩人于淫女兩美而嘆之可以觀世變矣

二章一意俱不必分註中又嘆之曰句不必用只

詩經國風卷之六

十

一氣說下都就容貌之閑雅上講德音就性情

和厚描之為美譽上講有謂德音是宜室宜家之

譽者非也

此疑亦淫奔之詩若曰好色者人之所同欲而不可

必得焉者也今此同車之女顏如舜木之華蓋容色

之鮮麗有以奪天成之巧者矣但見其行止也將翔

將翔而可愛其佩玉也以瓊瑤而可觀其美如此

然而黃色之孟姜信美矣而又都焉儀容之閑雅見

諸動靜之間體貌之從容畧無拘迫之態不亦深可

樂也哉又觀此同行之女顏如舜木之英蓋安容之

美盛有以奪化工之妙者矣但見其翱翔之慶動之於容止之餘將將之聲溢之於佩玉之表其美如此然而黃色之孟姜信美矣而且賢焉性情之和厚適協乎人已之交令德之昭彰自播乎不忘之譽不亦深可慕也哉夫以淫奔之人而稱之以閑雅美之以德音此可以觀私情之蔽而俗之不美因可見矣

山有扶蘇

全

淫女戲其所私必兩典所遇之非人也

子克男子容色之充盛者也

淫女戲其所私者曰山則有扶蘇之木矣隅則有笑

詩經國風卷之六

十

蕞之華矣地之所生各有所宜也况子都者正我之

所宜見也今乃不見子都而見此狂人何哉山則有

上疎無枝之松矣隅則有枝葉放縱之龍矣物之所

生各有其地也今乃不見子克而見狡童何哉夫以

戲玩之詞而道其相譖之意情欲之流于此極矣

釋兮釋兮

全

淫女兩典以道唱和之情俗之不美見矣

此詩以風之吹釋興我與子之相樂也只依本文

以風之吹女與已之和女便是

此淫女之詩以為釋兮釋兮木稿而葉將落者也則

風其吹女而落之矣叔兮伯兮吾之所與以相樂者也則盍倡予於先而予將繼其後以和乎女矣豫令豫今有將飄之漸者也則風其漂女而落之矣叔兮伯兮吾之所與以適情者也則盍倡予于始而予將成其終以要乎女矣夫以相從之不正而惟欲縱其倡和之情借之不美何如哉

彼狡童兮

全

淫女兩戲所私之人雖絕已而無害于已也

此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詞若曰彼狡童兮昔之與我言也其情厚矣而今乃不與我言焉何其薄也然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六

主

六

悅已者不止於子也子雖不與我言也豈以子之故而遂至於使我不能餐耶彼狡童兮昔之與我食也其情親矣而今乃不與我食焉何其疎也然愛已者不止于子也子雖不與我食也豈以子之故而遂至於使我不能息耶吁戲玩之詞如此可以觀淫風之縱矣

褰裳

全

淫女兩設詞以諷其人而皆致謹之之詞也

淫女語其所思者曰子如愛念之情不改于其初惠然而思乎我也則女之情猶未絕我當褰裳涉溱以

從乎子矣子誠不我思焉則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于子哉彼狂童也何其狂之若是也 下章做此天涯女之從人已非天理之正而况曰豈無他人焉豈無他士焉則無恥益甚矣

手

全

淫者既悔其始之失乎人而復言終得乎人也婦人以異志而絕所期之人既而悔之而作此詩也若曰以子顏色之豐滿信可愛也向嘗俟我於巷以赴其約矣當斯時也我適有他故而未之送焉寧無失人之悔乎且子儀容之盛壯尤可慕也向嘗俟我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六

主

六

初堂以赴其期矣當斯時也我適有他事而未之將焉寧無輕絕之悔乎然我之衣錦而加以聚衣裳錦而加聚裳服飾之盛足以稱乎其色矣叔兮伯兮皆美士也豈無駕車迎我以偕行者而必於子哉裳錦而加以聚裳衣錦而加以聚衣服飾之備足以文乎其身矣叔兮伯兮皆吉士也豈無駕車迎我以同歸者而必于子哉夫其始而絕之也既出於異志而其既而悔之也又屬望於他人淫奔之無恥其亦風化之不美有以致之歟

東門之墀

全

淫者兩道其所思之不遂可以觀俗矣

一章思其人而美其相遠二章思其人而美其來就也

此淫者思其人而不得見之詞也君曰吾之所思者甚切而其見之也甚難彼東門之旁而有餘隙之地是謂之墀也而墀之外言有阪焉茹慮之草則在于阪之上矣斯地也即其所居之處也其室則甚通矣但其室則通而其人之居是室者則思之而不可得見焉其人則甚遠也吾其能以忘情哉然予之不可見也非我之不思乎予也彼東門之外而有所植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六

二五

風雨

全

淫女屢道乘時而遂其樂民俗之變可知矣此亦淫女所作若曰人事之諧固吾心之所願而况天時之應則喜幸為尤深今也風雨淒淒然而寒涼

正值乎晦冥之候鷄鳴咻咻然而可聽未嘗乎早旦之期于此之時而既見君子焉則兩情好合各遂其邂逅之願前此思念之心云何而不夷也哉

下二章做此夫其所謂君子者淫奔之人也見之而心悅者淫奔之過也情欲之流風俗之惡孰有甚於斯者乎

子衿

全

淫女屢諫所思之人微怨之而深思之也上二章思其人之所服而有微怨之意末一章度其人之所寓而致深思之情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六

二五

此亦淫奔之時也若曰青青然于之衿也我也思其服想見其人悠悠然心之思也縱我不往以即乎子子寧不爾饋其青聲以慰我之心也哉青青然于之衿也我也思其佩想見其人悠悠然思之長也縱我不往以就乎子子寧不一來以慰我之思也哉然于其何在乎吾想其人挑然而有跳躍之形達然而有振盪之狀蓋在彼城闕之間矣斯人也固吾之所深思者也一日不見已如三月之久而况不止于三月乎夫始焉思其所服而有微怨之情既焉思其所寓而致深思之意思非不專也情非不切也但施之于

淫奔之人有害於性情之正耳借之不美為何如哉
楊之水

全

淫者相謂兩與其情之親而欲其無所聞也
此淫奔者相謂之詞也若曰夫人之相與也貴乎持
之於求久而或有所聞焉則鮮克有終矣我之於女
豈可以若是耶彼悠揚之水無湍急之勢則東楚之
不能流矣况我終鮮兄弟無他人相與之厚也則維
予與女矣夫以情之專一如此慎無以他人離間之
言而疑乎我也彼人之言特誑女而已若我之心則
實無可疑者豈可以信其誑女之言而廢乎相親之
情也哉 下章倣此 吁淫者之相謂如此其情之
不正可知矣

誑女則所欺者一人耳不信則言其平日是無信
之人其欺人也多矣其誕妄也久矣

出其東門

全

詩人兩與淫者不足慕而所配為可樂其情正
矣

每章上四句言不慕乎非禮之色下二句言惟樂
乎貧賤之妻也縞衣是衣諸身者綦巾是包諸首
者下章縞衣茹蘆則皆是衣服之色縞衣白色茹

蘆絳色也聊樂我負聊可與娛亦有小異聊樂者
自樂也與娛者與之共樂也餘皆一意聊字有自
足於已不必外慕之意鄭詩凡男女所作惟此詩
與鷄鳴為得夫婦之道夫子錄之正以見人性之
本善而先王之澤猶未泯也

人見淫奔之女而作此詩若謂不可賣者夫婦之倫
不可慕者非禮之色彼東門之間男女聚會之地也
吾嘗出自東門但見出遊之女有如雲然美而且衆
非不可慕也但自我視之雖則如雲而非我思之所
存焉如我之室家衣於身者縞素之衣而已包於首
者艾色之中而已若是乎其貧且陋也然唱隨之間
聊可以自樂如雲之女吾何思我至於閨闈之處亦
男女相會之所也吾嘗出自閨闈但見出遊之女有
如茶然柔而且白非不可愛也但自我視之雖則如
茶而非我心之所思焉如已之室家所服者有縞素
之衣焉有茹蘆之色焉若是乎其貧且賤也然好合
之際聊可以與娛如茶之女吾何慕我夫不慕人之
所同慕而惟樂已之所獨樂亦可謂能自好而不慕
習俗所移者矣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豈不信哉

野有蔓草

全

詩人兩賦所在以起興無非道其相遇之情也

二章俱興至末

此詩男女相遇於野田草露之間故賦其所在以起興若曰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於其上矣况此有美一人清焉揚焉婉然而美也今邂逅相遇於斯地焉則有以副吾夙昔之心矣寧不適我願也哉野有蔓草則零露漙漙於其間矣况此有美一人婉焉美好目之清而眉之揚也今邂逅相遇于斯處焉則有以各遂其欲矣寧不與子偕臧也哉夫其潰禮義之防而恣情於草露之遇遠婚姻之正而適意于邂逅之交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六

三

溱洧

全

溱者兩賦以興時事之羨而因相率以為樂也二章俱四句分方秉簡者采蘭于溱洧之上也故曰賦而興也洵訐且樂蓋言其地之寬大男女聚會於其間而可樂也此詩淫奔自叙之詞首四句叙其時事之羨中五句相率以往觀末三句則言往觀而相贈以結其情也

此淫奔者自叙之詞若曰夫人之遊觀也固所以玩天地之和而亦將以遂男女之樂也方今際暮春之

時遇景物之美豈無以適其情者乎彼溱之與洧水

解而水散焉夫固渙渙然其流之盛也况夫士之與女因天時之善而同遊於溱洧之間則方采蘭於其上以拔除不祥矣夫士女皆往吾豈能以獨忘哉故其女問乎士曰盍往觀乎而士則答之曰吾既往矣然不可以既往而遽已也女乃復要之以為且往觀乎蓋洧水之外土地寬平乃男女聚會之所信乎廣大而且可樂也于是偕士女以同行循溱洧以相譖采蘭之後且贈之以芍藥而結親厚之情焉豈不樂哉下章倣此夫士女俱往既潰乎內外之防而戲誑相贈遂忘乎愧恥之念風俗之不美如此亦亦可慨也夫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六

三

鄭國固無足論者然緇衣之賢諸侯羔裘之賢大夫女曰鷄鳴之賢夫婦出其東門之獨行君子于淫亂之風而得之亦甚為可幸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六終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乙丑進士治台許天贈

著

第庠生

天賜

天賦

校

男庠生 昌年

孫虞生 紹武 捷

齊

鷄鳴

全

詩人歷述賢妃所以告君者見其心存敬畏也此詩俱是詩人所述以致美之意通章當以詩人詞氣作主章述其初告之詞而表其敬畏之心二章述其再告之詞而未表其敬畏之心三章述其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一

三告之詞言愈切而敬畏之心愈見矣通章是述其事美之之意在其中矣或謂首二章上二句為叙其事下二句為美之然則末章不為美耶

鷄既鳴矣

一章

詩人述賢妃即所聞以告君而表其敬畏之心也

首二句是詩人述賢妃舉所聞以告君下二句是詩人言賢妃所聞之非真以表其敬畏之心也註中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不可作賢妃之詞朝既盈矣下但云君尚可以安寢乎便是蒼蠅之聲內不

可講營營之聲曲曲之聲同蓋蠅與鷄鳴自別

只是心常敬畏但聞其聲即以為鷄鳴也合下章

以聞見立說大意俱同既盈既昌俱是意度之說

詩人叙賢妃告君之事以美之若謂勵精治者固人君憂勤之道而交相敬戒者尤不能無賴于內助

之賢也若齊之賢妃果何如哉蓋其宴安之戒既切

於中存而恐晚之懷自與於有感故將旦之時必告

君曰鷄鳴而起君之常也今吾得於所聞者此非鷄

之鳴乎夫鷄既鳴則群臣之乘時而入覲者吾意其

盈滿于朝矣于此而猶不聽政尚慮其晚也吾君猶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二

可以安寢乎然因其言而究其實則非鷄之鳴也乃蒼蠅之聲也夫蒼蠅之聲本不同於鷄之聲也而以

為鷄之鳴者豈誣其君哉蓋其心存警惕常聽于無

聲故一聞其似而即以爲真耳否則鷄雖鳴矣猶或

聽之而弗聞聞之而不告也而况以蠅聲為鷄聲乎

敬畏之誠見于初告者如此

東方明矣

一章

詩人述賢妃舉所見以告君而因表其心之敬

也

告之不已又再告之曰日出視朝君之道也今不止

千鷄鳴矣得之於所見者此非東方之明乎夫東方
既明則群臣之辨色而入朝者吾意其昌盛于朝矣
于此而嚮明出治猶惧其晚也吾君尚可以宴息乎
然即其言而考其時非東方之明也乃月出之光也
夫月之光本不同於日之光也而以為東方明者豈
誑其君哉蓋其心存惕勵常視之於無形故一見其
似無暇察其非真耳否則日雖出矣猶或視之而弗
見見之而弗告也而况以月光為日光乎敬畏之誠
見於再告者又如此

蟲飛鸞鳴

一章

詩經正義卷之七

詩人述賢妃告君之終深致其警戒之意焉

此章俱是述其詞而美之之意自在言外會朝謂
會於朝門以俟君之出非會於殿階也上章註中
會朝亦同憎字在歸字上見會朝之臣俟君不出
以為君荒於色將散而歸是憎之也如此無乃以
我之故而并以子為憎乎蓋子以我之故而不出
則人之憎乎子者是以我之故而致之也汝可以
安寢乎哉警戒之意益深切矣會且歸矣只是該
詞此章不必分重首句及末二句甘與句帶過之
詞

夫賢妃儆戒之意愈深而啓告之詞未已又三告之
曰晦明相代者天道之常而得氣以鳴者物類之感
今也蟲之飛鳴者鸞鳴然其有聲焉蓋夜已將旦而
百蟲感時以交作也當此之時我豈不欲與子同寢
而夢而急於子之興哉但宵衣旰食治君之所以率乎
臣而昧爽視朝亦臣之所以待乎君也于此而尚寢
焉吾恐群臣之會於朝者俟君不出將以為君耽于
色而怠于政也皆散而歸矣是子之不出者以我之
故而群臣之憎乎子者實由我以召之也無乃以我
之故而并以子為憎乎我之見憎于人不不足恤而子
之得罪于群臣則誠可懼也是尚可以安寢乎哉夫
即蟲飛之聲以見其晚舉群臣之憎以致其惕詞愈
切而意愈深矣儆戒之誠見于三告者又如此吁若
齊妃其賢矣乎是宜詩人叙其事以美之也

還

全

觀獵者屢叙其相稱譽之詞俗之不美見矣

三章一意無淺深只是反覆稱譽一章還字與保
字相應茂興好昌與戚亦然皆就田獵上說還便
捷之貌保輕利也便捷輕利總是一般茂昌好戚
不過便捷輕利之意然須講得畧異方可首句以

便捷譽人中二句即緊承首句說見得兩有之得皆便捷所致也俱是譽人之詞末句是便捷者反以輕利譽已也 下二章做此

此詩註中獵者交錯於道路之間二句乃朱子解首章之大意不是詩柄用者須有斟酌

此獵者相稱譽之詞若謂狩獵以從禽固時惜之所尚而便捷輕利實夫人之所難以吾子之于獵也發縱指示有以昭夫便給之才升高歷險有以逞夫敏捷之技蓋若此其還矣一旦遭我乎狝山之間而並驅乎兩有之獸是兩有之得實子之還所致也而反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五

揖我謂我儼焉不自以為還利而乃以我為還利也子之心豈知子之還哉且子足力之良得於閑習之素而技藝之美形於馳逐之餘其便捷之外見者何茂如之一旦遭我乎狝之道也而並驅從兩牡焉其得之也子之茂為之也顧乃不以自居而歸美于我揖我謂我好焉豈真我之好哉且子才能之富而莫擬其倫巧力之全而莫如其盛其便捷之具備者何昌如之一旦遭我乎狝之陽也而並驅從兩狼焉其得之也子之昌為之也顧乃不以自居而稱善于我揖我謂我臧焉豈真我之臧哉夫其所尚者田獵也

所稱者技藝足力也俗之不美可見而其來亦必有所自矣

首章

獵者以便捷相稱其俗可知也

次章

獵者相譽其技藝之美可以觀俗矣

末章

獵者交譽其才藝之盛俗之不美見矣

著

全

觀齊女晏道夫侯已之處而及其儀可以見古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六

禮之不復矣

齊俗不親迎此婦未必知之但見其侯已之處服飾之盛故歷叙之初無刺意古禮不復之意只說詩者起繳處補之可也三章無淺深由著而應由旋而堂言之序也首章言素二章言青三章言黃者蓋然用雜色故每章各舉一色言之非俟著時以素俟旋時以青俟堂時以黃也華瑩英只是一物每章異言協韻非謂俟旋則易以瑩俟于堂則易以英也蓋英華皆草木之華取玉石華美之意瑩是瑩潔之意其實只是瓊也

俟我於著乎而

一章

齊女于夫之俟已必道其始俟之處而及其儀也

音句畧斷俟我於著此婚禮俟於門外之時也但欠前面親迎莫屬御輪先歸一截事耳充耳以純懸瑱瑱即充耳統即懸充耳之絲也充耳以素言懸是充耳者以素色之統也尚之以瓊華言懸于統以為充耳之瑱者乃瓊華之美石也下二章可以類推

時齊僖不親迎故女至婿門見其俟已而作此詩也

詩經正義卷之七

七

若曰男女者天下之太倫而婚媾者天下之大典我今承父母之命而往歸於夫子之家也當夫至門之時夫之俟已則在于門屏之間而揖我以入焉斯則利見之始固一時之嘉會也而觀其致飾之儀寧無可美者乎但見充之於耳者必有懸瑱之纁也則以素色之絲為之而白賁之可觀尚之於纁者必有不齒之瑱也則以瓊華之美石為之而光潤之可象徽飾之盛何如哉

俟我于庭乎而

合下章

婦之於夫必兩道其俟已之處而及其飾也

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俟之于庭乃婚禮壻道婦及寢門揖入之時也堂居室之堂升階而後至堂俟之於堂乃婚禮升自西階之時也

及吾之至於寢門也則又俟我於庭而揖之以入矣但見充諸耳者不但有素也而又有青焉尚之於青者不但有瓊華也而又有瓊瑩焉孰非可美者耶及吾之升自西階也則又俟我於堂而揖之以升矣但見充諸耳者不惟以青也而又有黃焉尚之於黃者不但以瓊瑩也而又有瓊英焉孰非可美者耶是則俟之之禮雖恭也而不行于女子之家飾之之儀雖盛也而僅見於道婦之際先王莫屬御輪之禮今安在哉是故觀此詩之言而古禮之不復可知矣

東方之日兮

全

淫者於所私之女必兩興其相就之事焉

首章言始而相就次章言既就而行去也

此淫奔者之詞若曰方夫旦也瞻彼日兮則出自東方矣况夫彼妹者予當此之旦則在我所居之室矣其在我之室也瞻我之跡行而相就也及夫夜也瞻彼月兮則出自東方矣况夫彼妹者予當此之夜則在我門內之闥矣其在我之闥也履我之跡而行去

也夫叙其始終之事以道其縱欲之情齊俗之不美亦可見矣

東方未明

全

詩人兩刺其君之失時因喻時之易辨以深刻之也

二章分上二章述其事以刺其君之失時末一章則言時之易辨以深刻之也號令不時就召之令之上見

東方未明

合下章

詩人兩叙已趨朝之事以刺其君之失時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九

九

顛倒謂衣裳倒置也東方未明既非辨色之時而心恒恐晚又有倉皇急遽之狀故顛倒如此自公召之謂君命來召也令之亦然

此詩人刺其君與居無節號令不時而作也若曰人君之舉動百官之從違係焉故與居必有一定之節號令必有一定之時也而何今日之不然耶今夫別色而朝禮也我當東方未明之時而預為趨朝之備斯其時之早也既非辨色之候而心之恐脫猶懷不及之憂倉遑失措至於顛倒其衣裳焉不知其孰為止而孰為下也夫以未明之際而顛倒之亦云早

矣然又已有自公所而來召之者蓋猶以為晚也或夙或莫不可守以為常其于與居之節號令之時安在哉 下章倣此

折柳樊圃

一章

詩人喻晨夜之易知而嘆君之不能知也

首二句言晨夜之易辨末二句刺君之詞

然此豈時之難知乎彼折柳以樊乎圃初無藩離之固若不足恃也然狂夫見之猶瞿瞿然驚懼而不敢越此可見晨夜之辨昭然其甚明固人之所易知者也今乃昧焉而罔覺苟非失之於早則又失之于莫寢興號令殊無一定之期矣是豈人君之道而為下者亦將何所遵守耶吁失時如此則政事之間皆不以其道矣詩人舉而刺之蓋亦望其改歟

南山

全

詩人于二國之君有刺其瀆大倫者有刺其弛大綱者

上二章刺齊襄縱其欲而瀆天下之大倫下二章刺魯桓不能正以義而弛天下之大綱也

南山崔嵬

一章

詩人喻齊君居高位而行邪行而因深刻其辭

思之邪也

此刺齊襄魯桓之詩也若曰不可漬者男女之倫不可弛者夫婦之綱而况人君又經常之主者乎彼南山之勢崔嵬然其高大也而邪媚之雄狐在于其上者綏綏然而求匹馬所居之位若此其高也所行之行若此其邪也是不知人倫之不可漬矣且魯道蕩然其寬平齊子既從此道而歸于魯矣夫既歸矣復從而思之何其縱情無極至此哉

葛履五兩

一章

詩人喻男女之有定偶而深刺齊君亂倫之非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十一

葛履二句言物各有偶不可亂以喻人皆有偶不可亂也下四句則刺其非配偶而相從也

不惟是也彼以葛為履則有五兩馬冠之有綏則必以雙馬屨有屨之偶也不可得而亂也綏有綏之偶也不可得而淆也此可見男女之間必有定配矣今觀魯道蕩然而平直齊子既用此道而歸矣夫既歸矣復恣焉而從之何其非配偶而相從至此哉

藝麻如之何

合下章

詩人屢托興以刺魯君見大綱之不立也

夫齊君之縱其情也固不免于亂倫之罪而魯君之不能正以義也亦有愧於夫道之綱彼藝麻者如之何必先緝從耕治其田畝矣娶妻者如之何必先告其父母矣今魯君既告其父母而娶矣又曷為使之淫窮其欲以至此乎析薪者如之何哉匪齊則不克矣娶妻者如之何哉匪媒妁之言以通之則不得矣本魯君既以媒妁之言而得之矣又曷為使之得極其欲以至此乎夫詩人刺齊魯之君若此之嚴而惡文姜之意已隱然見於不言之中矣萬世之下其可以不戒哉尚當知無人道者必蒙首惡之誅無家法者終貽殺身之禍則詩人之言其有補於名教者多矣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十二

甫田

全

詩人托喻以戒時人必言嘽等之無益而循序之有成也

上二章喻嘽等之無益末一章喻循序之有成正以見不必于嘽等也俱是戒之意故朱註曰若嘽等而欲速則反有所不達依舊轉上去可見都是戒人之意

無田甫田

二合

詩人兩喻躡等之無益垂戒之意深矣

此二章只以小大遠近字講不必用為政為學之意輔氏曰厭小而務大妄作者之所為也忽近而圖遠妄想者之所為也只虛虛講便是桀桀驕驕獨出之貌怛怛惻然不定之意朱子雖曰猶驕驕猶切切只主大意相同非全無小異也

此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之詩若曰事理之在天下也莫不有先後之序而君子之有所求也不可有欲速之私是故田不可以不治也然力之所可治者治之可也人不能以無思也然思之所可至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十三

者思之可也若彼甫田爾則無田之焉田甫田而苴作之功不給則維莠驕驕然而張王矣遠人爾則無思之焉思遠人而人不至則維心忉忉然而憂勞矣爾豈可不自量哉無田甫田也力有不給則維莠桀桀然而特出矣無思遠人也人有不至則勞心怛怛然而靡定矣爾豈可不自度哉此可見大者雖當務也然厭小而務大則必無可入之理速者雖當圖也然忽近而圖遠則必無可速之機躡等之病誠不可以不戒矣

擬兮變兮

一章

詩人即童子忽進于成人以喻循序者之有進也

此章是以事之易見而人之所共曉者為此以曉之則小之可大過之可遠理固然也總兮二句重在下句

夫躡等固有不達之病而循序則有可至之理彼總角者童子之餘也戴弁者成人之儀也長幼之分恒以別矣於此有童子焉婉然而有柔美之容變然而有少好之狀戴之於首者不過總角外弓而已自彼觀之固不敢遽躡於成人之列而吾亦不敢遽以成人望之也及夫束發而見之則見其弁以莊首者隨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十四

得於政觀之下而冠以象尊者忽然有高出之形蓋即躡于成人而非復如昔之總角者矣是非躡等而強求之也蓋循其序而勢有所必至雖童子亦不泯而自知之也斯則不必于務大也但自小而進之則大者可成不必于圖遠也但由近而求之則遠者可至達於事理者惟漸進以造其極可也又何必躡等而欲速以取夫不達之病也哉吁詩人之戒切矣

盧令

全

三章一意每章俱重下句義就枝葉上講仁是寬

厚之意亦于田獵上見之如方獵而同其力既獵而均其利皆是鬯與德雖是鬯鬯之好亦是田獵時所見如此蓋皆武勇所奮發也不然則無味矣重環重鉤亦無大異

此田獵者相稱譽之詞若謂追逐獸兔者存乎太而發縱指示者存乎人令也走韓盧之捷而搏獸于山林之間領下之環令然其有聲焉獸之聞者皆驚伏之不遑也在物如此其人果何如哉但見此人也技藝曲全便捷外見固若是其美矣然且和厚以與人而畧無平戾之迹歡愛以處衆而畧無自私之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十五

心又若此其仁也不亦可誇也哉廬之懸於領下者有重環焉以大貫小而子母相繫不特一環而已也其人之才藝固甚美矣又且體貌絕人鬯然鬯鬯之甚好見於從事之間皆武勇之奮也何可觀如之虛之垂於領下者有重鉤焉一環貫二而小大相屬不特重環而已也其人之才畧固甚美矣又且威儀出衆儼然多鬯之有餘見於並驅之際者皆剛勇之著也何可象如之夫其所誇者技藝畢給而已所賢者美鬯長大而已此其來亦必有自也導民者可不審其所趨也耶

敬筭

全

詩人刺魯君不能閑其母必屢即喻以深刺之也

此詩人刺魯莊公而作也若曰人君以一身係綏常之重大閑不可以不立也何魯君之柔弱而不振乎彼筭也者所以乘梁之空以取魚者也今敞筭在梁而其魚乃魴鰈之大焉任其往來而不能制也非魴鰈之不可制也惟筭之敞無以制乎魴鰈也是蓋微弱之甚而威令不行魯侯之不能防閑其母如此敞齊子自魯而歸齊其從之者如雲之多焉縱其所之而莫能禁之也使能禁之以禮則何至於此哉吁齊子之縱欲不足責而魯君之失道則誠可惜矣宜詩人作此以深刺之也 下二章倣此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十六

載驅

全

詩人歷刺齊女之無恥惡惡之意深矣

此刺文姜之詩也若曰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何斯人之不然也彼其乘車而行薄薄然而疾驅焉有竹塹以為車蔽則方文之可觀也有去毛之革以為車束則朱漆之可象也果何往哉魯道蕩然其寬平而齊子由之以離於所宿之舍焉蓋將為縱欲之行而累

無畏忌之心矣且其馬以駕車也則四驪之駕車者
濟濟然其甚美轡以御車也則六轡之下番者滿
然其和柔抑何往哉魯道蕩然其廣大而齊子由之
方且有樂易之容焉蓋將自喜其欲之得遂而畧無
羞耻之念矣且汶水之流湯湯而盛行人之循汶水
而行者彭彭而多魯道有蕩齊子由之亦宜畏人之
見也而乃翱翔自得焉何其無恥也哉汶水之盛湏
湏而流行人之遵汶水而行者儻儻而衆魯道有蕩
齊子由之亦宜畏人之議也而乃遊遨以自恣焉何
其不知愧哉吁詩人反覆譏刺如此其惡惡之意嚴
且切矣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十七

倚嗟 全

詩人屢道魯公之羨其不足之意有在矣

此詩三章皆于嗟嘆之中寓不足之意蓋稱其所
甚美而其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譏刺意不可入
在講中蓋屢道其威儀技藝之羨總見其不能以
禮防閑其母也次章展我甥兮一句雖是詩人微
詞然意亦歸在刺其不能制母上

倚嗟昌兮 一章

詩人詳道魯君威儀技藝之盛其寓意微矣

首句嘆其威儀技藝之盛頌而長四句道其威儀
之盛也末句道其技藝之盛也頌而長就體貌上
言抑若揚就容止上言抑而若揚者言其文章之
美雖抑而藏之猶若揚而見之也况揚之乎故曰
美之盛也射兼大射賓射詳

齊人極道魯莊公威儀技藝之美所以刺其不能以
禮防閑其母也若曰威儀之未善者固無以昭君人
之望而才藝之不全者亦非所以擅君子之能倚嗟
乎我魯公也威儀之盛獨異于衆人而技藝之良絕
盛于天下蓋無一而不昌也故以言其威儀也形之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大

于體貌者頌然而長而修偉之可觀見之于容止者
抑而若揚而文章之莫掩美目則揚然而動也巧趨
則瞻然而恭也威儀之昌有出於衆人之表者矣以
言其技藝也內正外直而弓矢得審固之宜巧力俱
全而縱送協命中之妙大射則中鵠也賓射則中正
也技藝之昌有擅乎衆人之長者矣即其所盛羨者
孰得而議之哉

倚嗟名兮 一章

齊人嘆魯君之可名而詳言以稱之其寓意微

矣

美目二句就威儀上言終目二句就技藝上言
我甥兮詩人微意雖在明其非齊侯之子然就一章而言則皆刺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也有破末句云微詞以諷之殊失經旨決不可用不出正以賓射言

猗嗟乎我公也威儀之美可以見稱於當時技藝之良可以成名于天下蓋無一而不可名也自威儀言之目之清明固甚美而可觀美而其儀之不忘則雖至於終事而亦無違於禮也自技藝言之張侯之初固射而中的美而其射之必中則雖至於終日而亦

詩經王風國風卷之七

十九

不出於正也威儀技藝之可名有如此此其名譽之隆不獨盛于魯國而聲稱之廣亦有光于齊邦屢如之人兮齊之甥也又何所愧也哉夫美其所可名者既以寓夫不足之意而稍其為齊之甥也又以見其非齊侯之子詩人之寓意也不亦微乎

猗嗟變兮

一章

詩人嘆魯侯之好而詳其實所以寓不足之意也

變字與昌字不同昌是富盛之意變是減嘉之意清揚一句就威儀上言下四句就技藝上言婉兮

有止就眉上講者不可徒盡言眉目之間婉然而好也若單出下四句以舞與射對講

猗嗟乎我公也見之威儀者顯減嘉之度形之技藝者昭美善之才蓋無一而不好也自威儀言之目之分明則清焉而甚美眉之寬廣則揚焉而可觀眉目之間殆有婉然其甚好者矣自技藝言之時乎舞也則選焉而異于衆時乎射也則中焉而貫其革四矢之中蓋皆得其故處而可以禦亂者矣威儀技藝之好如此果何缺也哉夫其所可稱者在于威儀技藝之間則其所大缺者必有在于威儀技藝之外蓋末節皆有可觀但惜其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耳詩人譏刺之意其寓于稱美之中矣乎

魏

葛屨

全

詩人刺褊急之人而因推其所以刺之之意也一章直刺其褊急二章是推其所以刺之者正以其褊急也

糾糾葛屨

一章

詩人刺褊急者必與其使女治服而即服之也四句分有謂上四句為褊迫下二句為急促者不

必如此分別大抵褊急由于俗之儉嗇此章但刺其褊急而所以然者則俗之所移故也

此詩刺魏人儉嗇褊急而作也意謂俗每易于移人而儉恒至于失禮况于過儉者乎今夫以葛為屨本不可以履霜也今糾糾之葛屨則可以之履霜而宜于夏者反用于冬矣女未廟見本不可以縫裳也今織織之女手則可使之縫裳而未執婦功者乃有婦功之執矣裳有要焉又使之治其要要之方已好人遂服之以章其身也衣有襟焉又使之治其襟襟之方已好人遂服之以華其躬也是何褊迫急促之若是耶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主

好人提提

一章

詩人于所刺之人必即其可美者而推其刺之之意也

好人二句以容言佩其句以飾言褊心正是褊迫急促之意褊迫急促無大異

然是人也其在外者非不可美也以其容而言之好人提提然而安閑而遜讓之儀宛然有左辟之狀以其服而言之佩其象帶以摘髮而備用之下秩然有貴者之飾其人如此宜若無可刺矣所以刺之者以

其存心之褊迫畧無寬大之量規模之急促殊無從容之休女手而使之縫裳也要襟而遽以為服也是以作葛屨之歌以刺其陋耳不然何有于可刺者哉意觀是詩之所刺則魏之風俗從可知矣

汾沮洳

全

詩人刺人之過儉必歷舉其美于外者歎于中也

此刺貴人之詩各章與意俱四句止美就外面容貌上言公路公行公族亦是變文以叶韻耳殊異于公路言雖是貴人實不似貴人也就其中之儉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主

嗇褊急而言也公行公族倣此

此亦刺儉不中禮之詩若曰所謂貴人者不在乎有貴人之容而在乎有貴人之量何今日之俗乃相與而趨于儉乎彼汾之為水也沮洳下濕之地有莫生焉則言采其莫矣彼其之子之為公路者容止安閑隨在協臧嘉之度威儀脩整無往非美好之形其美也殆不可以尺寸量也子之美固無度矣雖其美之無度也然而儉嗇不殊于俗褊急以存其心雖居貴人之位而實無貴人之量矣殊異乎公路矣乎彼汾水一方有桑生焉則言采其桑矣彼其之子之為公

行者容貌沛英華之發文章昭炳蔚之光語乎其美有如草木之英者焉雖曰美如英也但其規模隘焉而不弘褊急之態殊不似乎公行耳彼汾水一曲有賈生焉則言采其賈矣彼其之子之為公族者陽休昭生色之光氣象有溫和之度語乎其美殆如王之溫潤者焉雖曰美如玉也但其度量狹焉而不廣迫促之態殊不似乎公族耳夫其容貌之美也雖可觀也而其不似貴人也則可惜也此詩人所以深刺之也歟

園有桃

全

詩經上卷國風卷之七

十三

詩人兩興已憂國之深因言人之不知而重嘆之也

二章一意俱四句分下八句又在心之憂矣其誰知之慶畧銜細玩自見心之憂矣非憂其國小憂其無政也其所以憂之者則在于無政而國將亡耳歌謠是憂之所寓非假此以釋其憂也彼人是哉蓋謂國小不必干作為也蓋亦勿思正謂其不思國之無政而將亡也若思及于此則必不以我為驕矣行國是憂心靡定而行於國中也不用極本行國說來蓋出遊則似于縱恣不羈故曰罔極

詩人憂其國小而無政故作此詩若謂常人之情能知已至之憂而不能燭未然之患以我之所遇其能恬然而不知懼乎彼國之有挑其實則可以殺矣况乎生于小國也傷紀綱之不立慨政事之日非此心為之深憂焉則夫合曲而歌徒歌而謠蓋出於情之所不容已者矣宜乎人有以知我之心也夫何不知我者聞我之歌謠不以我為憂而反以我為驕且曰國小則改簡彼人安常襲故無事於更張之煩其所為固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為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我為驕也如是則我憂深思遠之故其難則知之乎夫此之可憂初不難知彼之不知而非之者蓋亦未之思耳誠反而思之則必知政事之不修乃危亡之所由兆紀綱之不立乃禍敗之所由萌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奈之何其弗思耶是則詩人之意非獨一人憂之也實欲國人共憂之也非徒嘆人之弗思也實欲人之深思也使當時在位之君子莫不因之感發而啓夫憂國之心而為之君者亦有所儆懼而求夫任賢圖治之道則何危亡之足患哉惜乎其不能也 下章倣此

陟岵

全

詩經上卷國風卷之七

十四

孝子歷叙登高以望其親而因想像其念已祝已之言也

全三平看不可以孝友立說此詩通以不忘乎親為主蓋既託言登高以望其親之所在又想像其親念已祝已之言總是他不忘乎親底意思劉氏曰詩人以已之思親而知親之念已雖曰設為親念已之言實以深寓已思親之意也疏義曰三章皆以慎言則九所以謹其身者宜無所不至也斯人也必能以親之心為心也俱是此意首章陟岵二章陟岵三章陟岡只是變文叶韻非有異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一章

孝子行役望其父而心其心也

末四句以父曰一氣說下不必依註分念已祝已對講下二章亦然但結中分貼以足其意則可耳行役不必就征伐講慎之亦以保身泛說不必入飲食意

孝子行役不忘乎親故作此詩意謂行役者庶人之職而思親者人子之情我今之在外也其去吾父母也亦已久矣于是陟彼山無草木之岵以瞻望吾父之所在焉庶乎登高遠望之下而吾思念之情其少

慰矣然父之情猶夫我之情也父之在家也寧不有念我而祝之者乎想吾父必曰嗟哉予子之行役也

夙夜從事莫敢有朝夕之暇其勞苦誠可憫也然遠行易以犯患而善處斯可以得全尚其慎之哉守朋哲之道勿率意而妄為存戒懼之心勿輕舉而妄動庶可以全身可以免禍猶復我邦家無止于彼而不來也是其念我也既如此其殷而其祝我也又如此其切音響雖不可聞而叮嚀于思望之下者則可想見也吾能以忘情也哉 下二章倣此不用過文夫既致其望親之意而又想像其念已祝已之言人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全

為後世法歟

十畝之間

詩人兩叙在野之樂而欲與在朝者同其樂也

二章一意只是不樂仕于其朝非見幾而作之意

每章上二句說隱者之樂下二句欲與在朝者同

歸以樂其樂也閑閑泄泄鉗是往來自得其實有

黜陟不知理亂不聞底意思桑者指植桑之人不

可作采桑者采桑非男子事也

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思與其友歸于農

固故作此詩若謂位行道者固君子之本心相時而動者亦出處之大節今何時也而可以不去乎吾觀十畝之間實維塲圃之地可以植桑者也但見桑者于此付黜陟于不知實理亂于不聞行無所牽止無所尼蓋開闢從來之自得焉夫桑者雖賤而有從容之休仕者雖貴及處危殆之地仕進之憂不若隱處之樂明矣吾將與子去朝著之上而還歸乎十畝之間與桑者同其閑閑可也安能鬱鬱久居此哉吁為國者而使賢者不樂仕焉則當時之政事可知而危亡之兆于此益可見矣 下章倣此

詩經正義卷之七

七

伐檀

全

詩人憂述君子處窮之志而深致嘆美之詞也三章一意其間字有少異只是變文以叶韻耳各章俱末二句分君子是箇勵志食力底人故詩人述其事而美之每章首三句都是託言以見其食力不遂之事不稼不穡四句則言其勵志如此必欲力其事而後食之雖窮餓而不悔也時說以伐檀為主覺不可依大全曹氏曰伐檀而寘之河干此勞于其事而不得以食力者也然賢者之心豈以是一事之不遂而自沮乎其志蓋以為不耕則

不可以得禾不獵則不可以得獸是以寧勞于事雖窮餓而不悔也故詩人述其事而嘆之以為是其能不空食者矣如此講甚明白痛快且于註及本文俱為得之何必更添他意以碍經旨末二句不空食就上文見之講未推開講無害

詩經正義卷之七

七

此詩美賢者勵志而作也若曰常人見利而動者即興觀觀之心而望有不副者斯起怨尤之意魏之君子豈其然乎彼其坎坎然用力伐檀將以為車行陸而遂其食力之計也乃乃真之河之干焉但見河水發源於山下而清微之可觀動盪於風行而波文之可象清而且漣但可以行舟不可以行車也則檀無所用而力食之謀有弗克遂者矣然君子之心不以此而自沮也其勵志為其事者未必有其功而事其事者方可食其食彼稼穡所以求禾也使我不稼不穡則禾秉三百廩之多不可取矣特獵所以求獸也使我不狩不獵則爾庭懸貍之獸不可瞻矣然則力食之謀今雖不遂猶必益用其力而後可以得食也若因窮乏而遂沮焉烏乎可哉夫不遂食力之謀而益勵食力之志如此則彼君子者素位而行有廉靜無求之節計功而食有先事後得之心如其終身

于窮困則必自食其力而不動于彘順之觀也使其
得位而行道亦必敬事後食而不貽乎慕祿之耻也
彼君子兮其真能不素餐者乎吁是宜詩人述其事
而嘆美之也 下二章倣此

碩鼠

全

詩人喻貪殘之害而欲去之其不得已之情見
矣

此詩託言之喻與他喻不同蓋為尊者諱不欲直
斥之也講中不可露出正意只順文說去為是正
意須於繳末以說詩者用之各章二女字俱指碩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九

鼠而言魏國土地削小儉嗇端急已可哀矣而又
昏亂殘虐以促之使賢者思去其位人民思去其
國上下離心如此不亡得乎

民困于貪殘之政而欲去之故作此詩其託喻之意
以為喜安樂而惡殘暴者人之情也碩鼠碩鼠爾無
肆貪殘之害以食我之黍可焉夫女之為害非止於
朝夕之故也三歲貫習乎女而女曾無所顧念於我
則其欲無厭而其為害亦已甚矣我豈能久居于此
哉逝將去女而適彼安樂之土樂土樂土無復有貪
殘之害爰可以得我之所也女寧能復害我乎是則

詩人之意非惡碩鼠也惡貪殘之政也非去碩鼠也
去貪殘之政也為政者使民欲去其國焉雖欲不亡
乎此魏之所以不可為也 下二章倣此

唐

末章誰之未號言今以貪殘之害而未號既往樂
郊則無復有害已者當復為誰而永號乎

蟋蟀

全

唐民歷詠感時以為樂而相戒以節樂可以徵
倍矣

三章平說以勤儉為主每章上四句言至歲晚務
勤之特乃敢相與燕飲為樂固可見其勤儉下四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三

句方燕樂而遽相戒有憂深思遠之意亦可見其
勤儉也勤儉二字不必分詩人口氣中不可說出
勤儉意

蟋蟀在堂

首章

唐民相勸及時以為樂而遂相戒以節樂也
四句分上是相勸及時以為樂下是相戒節樂以
法賢也日月其除非懼其老只是懼今歲過而歲
歲至農事將興不暇為樂之意職思其居不可暮
婦人桑麻說只就男子之所當為者言之如播穀

乘屋狩獵之類皆是瞿瞿即職思其居之意觀註
中顧念其職之所宜居與長慮而却顧兩顧字相
應可見

唐倍勤儉故其民間終歲勞苦不敢少休及其歲晚
務閑之時乃敢相與燕飲為樂而作此詩蓋謂樂時
以為樂者固吾人不容已之情而先時以為慮者尤
吾人不可忘之職彼獻歲發功之時正耕耘收穫之
候樂固非其時也今也蟋蟀在堂有依人之漸則歲
忽已晚而農事亦既畢矣當此之時而不為樂吾恐
今歲將終來歲將至日月已不可復留又將有事於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廿二

南畝而不暇為樂矣任三時之勞而享夫一時之逸
是固當及時以為樂也但安者危之伏而樂者憂之
幾今雖不可以不樂然不已過於樂乎蓋亦顧念其
職之所宜居者而不忘乎善後之慮思其分之所當
為者而預存乎未終之慮使其雖有好樂之安而無
荒湛之失若彼良士之瞿瞿然不徂於目前之計而
有長慮之心不耽於一時之樂而有却顧之念則庶
可以不至於危亡耳不然寧不至於沉湎而忘返乎

蟋蟀在堂

中章

唐民及時以為樂而即戒乎未然之防可以觀

其倍之羨矣

職思其外是思及於職業之外如水火盜賊疾病
之類常情思慮之所不及者亦當過而備之也備
之便有敏於事意暇暇即職思其外之意不可以
暇暇單屬竹職思單屬思也蓋思中有竹竹中亦
有思

蟋蟀在堂而歲忽已逝矣當此之時而不為樂則歲
月將舍我而去矣是固不可以不樂也然不已過於
樂乎為吾人者不但當職思其居而已也又當思及
於職事之餘而九事變之來出於平常思慮之所不
計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廿二

蟋蟀在堂

末章

唐民及時以為樂而相戒以求安可以觀民俗
矣

役車方廂以供賦役收納禾稼亦用此車役車休
息是歲晚而農功畢也職思其憂是思其職分之
所當憂如云以百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此
類便是若以饑餒言則又是職思其外意矣休休

根憂上來惟憂則不至於危亡此所以休休也休
休是無煩覆意不可作瞿瞿蹶蹶之效

蟋蟀在堂則後車其休農功畢而歲已晚矣今我不
樂則日月其惜而不暇於為樂矣斯固不可以不樂
也然不已過於樂乎又當顧念其職分之當憂而汲
汲然恒懷乎不及之慮使其雖好樂而無荒若彼良
士之樂而有節不至於浩休休然得其所安而無危
亡顛覆之患則庶乎其可爾豈可耽欲而忘返哉是
則於歲之既莫而始相與以為樂於樂之方舉而遽
相戒以節樂是可見唐民之勤儉而其俗所以為厚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也自非先聖遺風之遠抑何以致是耶

山有樞

全

詩人屢戒及時以為樂所以解其心之憂也

三章一意但首章他人是喻中言他人是保來言
他人入室一章悲一章前篇以職業為憂此篇以
死亡為憂則職業之憂不必憂而憂可以解矣說
曰答前篇之意而解其憂也然憂及於死亡則憂
愈深而意愈憂矣

山有樞

一章

詩人托興而勸人之為樂其憂愈深矣

興意直至末以山隰之所有與人不可不樂其所
有也他人是樂言他人取其衣裳而曳婁之取其
車馬而馳驅之子之所有者將為他人之所樂正
以見不可不及時為樂也註中憂愈深句意須於
言外見之

此言蓋亦答蟋蟀之意而解其憂也若曰人固不可
過於樂而亦不可不及時以為樂也今夫山之上有
樞生焉樞生於山山得而有之矣隰之間有榆生焉
榆生於隰隰得而有之矣况此閒暇之際子有衣裳
可以曳婁者也而弗及時曳之婁之以為樂焉子有
車馬可以馳驅者也而弗及時馳之驅之以為樂焉
吾恐日月易逝不可復留一旦宛然以死他人將取
其衣裳而曳婁之取其車馬而馳驅之以為已樂矣
子雖欲樂其所有其可得哉吾人正當及今而樂其
樂可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廿四

山有樞

一章

詩人相勸及時而樂其所有以解其心之憂也
庭內是為樂之所鍾鼓是為樂之器正指燕樂而
言也

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杞矣况子有庭內焉有鍾鼓焉

則當及今之時而燕飲以為樂可也苟或有此庭內
乃弗洒之掃之而八簋之是陳有此鍾鼓乃弗鼓之
考之而性情之是暢吾恐一旦宛焉以死則庭內鍾
鼓之樂他人居而有之而子不得與矣是豈可以不
樂哉

山有漆

一章

詩人與人當燕飲以為樂可見其愛之深矣

中四句串說蓋言有是酒食則當鼓瑟而飲食之
于以喜樂而求日也求日頗難看註云人多憂則
覺日短飲酒作樂可以求長此日蓋憂及於職業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廿五

則汲汲然惟恐日之不足而事之難辦似覺得日

子短一般飲酒作樂則可以忘憂而不見其日之

短矣故曰且以求日二且字俱是聊且之意蓋言

所治之事姑勿思之聊且喜樂而求日也且以二

句不可兩平對講須分合講重求日上

山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况子有酒食可以喜樂而

求日者又何不及今無事之時日相鼓瑟以享是酒

食且以喜樂以洽燕喜之歡且以求日以盡一日之

情乎失今不樂吾恐一旦宛然以死而他人入其室

焉鼓子之瑟而飲酒以為樂矣是豈可以不樂哉夫

唐人憂及於身後而勸以為樂於生前是雖解前篇
之憂而憂愈深雖答前篇之意而意愈覺矣此唐風
之所以為厚也歟

揚之水

全

詩人屢喻沃盛於晉思歸之而欲秘之也

全二章分上是喻晉衰沃盛而歎其歸沃之願下
是復喻晉衰沃盛而欲隱其傾晉之謀作此詩者
乃是曲沃之黨如鄭人歸段之類非舉國皆然也
若舉國皆叛則聞命亦可以告人而沃之代晉不
待武公之時矣桓叔字詩人口氣中不可露出詩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廿六

中此類甚多可以類推

揚之水

首章

詩人喻晉衰而沃盛因欲遂其歸沃之情也

二句分素衣者諸侯朝服祭服之裏衣也用素絲

為之故曰素衣以素為衣丹朱純為領而繡黼於

其上故曰朱襮從子于沃欲往從之也既見君子

亦是預道之詞蓋言苟得見之而遂其願則無不

樂耳非已見之也

晉昭侯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其後沃盛

強而晉微弱國人將叛而歸之故作此詩以為人情

之去就恒視乎國勢之強弱今日之勢何如哉惟彼
游揚之水悠悠然其緩弱也而白石之在于其中者
則鑿鑿然其巉巖晉沃之強弱區以別矣吾人之所
欲歸者寧不在於沃乎彼以素為衣而歸之以丹朱
之領此諸侯之服亦吾子之所行服者也吾將以是
服也從子於曲沃之中而奉之以為一國之主焉如
其既見我君子也則快觀之餘其衣被之澤而依
歸之願得遂于晉按之下矣我也如之何而不樂也
哉
次章倣此

揚之水

末章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廿七

詩人喻沃強於晉而欲隱其謀黨惡之情見矣
命謂傾晉之命隱之而不以告人者是欲遂其從
沃之謀廢幾遂其樂而免其憂也若決其謀則事
不成而叛晉從沃之願不得遂矣雖然叛晉者沃
之謀而未始叛晉者晉之民也是故曲沃肆行悖
逆舉國不從晉人屢立嗣君竟無叛志最後武公
滅晉勢已漸大國人不得已而從之耳是詩曰我
聞有命不敢以告人是猶畏舉國之人不從而為
是言也獨惜晉君繼立安於委靡而實器之賂釐
王又甘受之民且崇之何哉

既欲遂其願則不可不密其謀彼悠揚之水
緩弱之形而白石之在中者則粼粼然有外見之勢
是晉之弱已有將傾之機而沃之強蓋有傾晉之漸
矣我聞有命喜其進而樂其成幸其謀而為之隱豈
敢以之告人乎蓋機事不密則害成苟宣以示人則
不惟傾晉之謀不遂而吾從沃之願亦無以自慰矣
為乎可哉夫國人於桓叔既欲慰其歸沃之願而又
欲為之隱其傾晉之謀民心至此亦可大畏矣有國
者其可不自強於政治以固人心也哉

椒聊

全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廿八

詩人興曲沃之盛而因喻其後之益盛也
二章一意俱四句分上四句以椒之蕃衍興沃之
盛大末二句遂以椒之枝遠而實益蕃喻沃之將
來而勢益盛也曲沃至桓叔之孫武公始伐晉滅
之則此詩以遠條比其方來之勢益盛不為無謂
方山詩說如此今當從之碩大無朋還指威靈氣
焰上講無朋言無得而比之也有謂晉不能比者
非碩大且篤篤字深厚鞏固之義餘並同前
此詩亦為沃而作也若曰天下之勢成於漸天下之
事起於微吾嘗觀之于沃而知其進盛之不可量矣

彼椒之為物其實蕃衍薄言采之則盈於兩劑之升
矣彼其之子威靈氣焰獨盛于一時而方興之勢莫
與之為匹不亦碩大而無朋乎然其將來之勢不止
於此也維彼椒耶吾見其枝之益遠焉其枝愈遠則
其實愈蕃矣吾子方采之勢蓋必有加於今日之盛
者謂非吾人之所樂從者耶椒之為物其實蕃盛薄
言采之則盈於兩手之劑矣彼其之子碩大之勢赫
然其動人而且深厚之基屹然其不拔不亦碩大而
且篤乎然其後日之盛不止於是也維彼椒耶吾見
其條之益茂焉其枝愈茂則其實愈密矣吾子今日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九

網繆

全

詩人歷叙夫婦相語之詞以著其慶幸之意也
三章一意無淺深首章是婦語夫次章是夫婦相
語末章是夫語婦各章興意俱四句止蓋即所見
以起興也子兮二句是喜之甚而自慶之詞不可

依註斷講

網繆束薪

一章

婦人與其得遇乎夫而深致慶幸之意也
周禮仲春令會男女三星昏而不見則嫁之候也
今昏而在天是建辰之月失其時矣故因其所見
以起興而作是詩也今夕何夕正是過時之意子
是自謂之詞非指良人子兮二句頗難看細玩詩
人口氣蓋以良人之遇出於望外如不盡情以相
樂其將如此良人何哉自不容以不樂也下二章
可以類推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中

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婚姻之禮者
國人先述其婦語夫之詞曰室家相與乃人道之大
端而過期相遇尤人情之至樂彼網繆然以束乎薪
也則當昏之時而仰見三星之在天矣况夫桃夭之
時婚媾之期也今夕果何夕乎斗柄建辰實惟季春
之月而忽見良人之在此焉是過期而得遇也將何
以盡其情乎吾知良人之會實出於意望之外而利
見之始不覺其慶幸之深子兮子兮其必式飲式食
以盡乎今夕之歡可也如其不樂其如此良人之遇
何哉蓋自有不容於不樂者矣

網繆束薪

一章

觀夫婦之相語必託興以道其慶幸之意焉

在隅自夜久言之也上章三星始見於東方是相
昏之際至此則夜久矣邂逅謂夫婦相遇也子兮
句兼指男女而言餘並同上章

夫婦相語之詞則曰綢繆束楚則見三星之在天者
已在干隅而夜久矣今夕何夕乃季春之候婚姻已
過之時也而忽見此邂逅之遇寧不可幸矣乎吾二
人者尚當唱隨以相歡而敦夫婦之好可也子兮子
兮雖欲不樂其如此邂逅之羨何我下章倣此

夫即其喜慶之深而知婚姻之晚斯固政亂民貧之
所致也然而相遇以正而無滯僻之私是猶風俗之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美焉耳先王之遺澤其尚有存焉者乎

秋杜

全

詩人兩典已之無親而因致求助之詞也

二章一意各章俱五句分上是自傷其孤特下是
求助於人也踽踽只是孤特豈無二句正原其所
以孤特也嗟行一句依註提起以胡不比焉一句
對下二句看不如我同父是情不相維義不相屬
不相親助之意故遂嘆之以求人之見助庶免於
踽踽也見親有所眷戀之意見助有事必相扶持
之意望其與已同行也下章同姓亦指兄弟而言

變文以成章耳

此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詞若曰至
親莫如兄弟也人皆有兄弟而我獨無之寧無望於
人乎彼有秋之杜若孤特也而其葉猶滑滑然亦足
以相維矣人無兄弟則獨行踽踽然其無所親曾秋
杜之不如也是豈無他人可與同行也哉但其情不
足以相維義不足以相屬形骸之隔易為爾我之分
不如我之兄弟情義之重無適而不相須也是以不
免於踽踽耳夫我之孤特如此寧不有望於人哉嗟
哉行道之人皆我同類也獨行之窮誠可憫也何不
憫我之獨行而見親乎人無兄弟誠可憐也何不憐
我之無兄弟而見助乎使其親而助之則分雖非兄
弟而情如兄弟亦可以不至於踽踽矣夫既以他人
之不如兄弟而又望其親而助之者何也蓋既無兄
弟之可親則不得不求親於人也作此詩者可謂情
之甚切者矣下章倣此噫觀秋杜之詩則知人
無兄弟之憂誦棠棣之詩則知兄弟于人之重奈何
交相為禱猶有見於角弓之詠者其亦異乎二詩之
所云者矣

羔裘

全

詩人謂即大夫為民之所賴而因致夫屬望之

焉

此詩疏義以為喜其大夫之詞看來不是蓋既曰喜之則不云豈無他人矣還依小序作刺在位者不恤其民講首章言羔裘豹褭之人乃我之所賴以安居者也豈無他人維以子之故耳而何如其不我安也次章言羔裘豹褭之人乃我之所恃以究察其疾苦者也豈無他人維子之好耳而何如其不我究也如此便是末二句有作手不我恤則豈無他人而必於子哉若此又於維子句不順亦不可依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四

此刺在位者不恤其民而作也若曰民之休戚惟視乎在位者何如耳彼羔裘而以豹褭為袂此大夫之服也服此服者乃吾人之所賴以安居者吾豈無他人之可從也哉但以子為吾人之主維子之故是以不容於他適耳然則子當盡安民之道以慰斯人之望可也而何如其不我安也乎下章倣此吁于刺之中猶寓望之之意斯固民情之厚也使大夫無能敘其政焉寧不轉而之他也歟

鴛羽

全

詩人屢喻已之勞役而推失養之故因以致望于天也

三章一意各章俱二句分首二句以鴛之性本不便於樹止今乃飛集於苞用之上以比民之性本不便於勞苦今乃久從於征役之勞下則推言以王命不可以不堅固故久役于外不得耕田以供子職遂呼天而冀望之也特說俱泥註以為顯比審如是則為興體矣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四

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蓋謂忠君孝親道之大也好逸惡勞情之常也是故鴛之性本不便於樹止也今蕭蕭鴛羽則飛集於苞用之上也夫民之性本不便於勞苦而乃久從征役者蓋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是以委身於國不能藝我稷黍以供子職之常也父母將何所恃以為命乎悠悠蒼天覆育下土必有以恤人之窮也不知何時使我畢公家之務而得就乎即次之安于以竭力耕田而養我父母也哉夫以父母為念雖懷缺養之憂而以王事為重猶存奉公之義此唐風之所以為厚也然使民至於失所則上失其道亦可知矣

二章有極謂有止極使得以休息也三章有常謂

得歸以復其常也餘並同上章

無衣

全

儲國者兩原其請命之意可以見其不恭矣

此詩不可作自誇之詞只是原其請命之意或以為詩人述之者非也亦自述耳夫其謂已之衣不如天子之衣而且謙言比於天子之鄉似若有尊王之意而朱子以為倨傲無禮何也蓋武公滅晉而奪之位無將已甚而賂王請命豈真知有王哉正以天理之所不容人心之所不與非假王靈以為重則人得而誅之而晉終不可定故請命於王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四十五

以為自固之圖其所謂不如子之衣安且吉者豈可見矣是故觀武公滅晉之舉既以見其僭竊無君之罪觀武公請命之意又以見其倨傲無禮之情蓋王既不能討及受其賂而錫之命禮樂征伐之權安在哉此周之所以衰也

豈曰無衣七兮

一章

竊國者原其請命之情不恭之罪見矣

豈曰一句只是反詞以起下文作必不自誇之詞安不是心安乃是無外患意若是心安則知君臣之義矣吉以可以言蓋命出於王則人不得而討

之故服之安而且吉也

是詩武公滅晉賂王請命而作也若曰居諸侯之位則有諸侯之服我既得以伐晉則諸侯七章之衣皆我之所宜有也而必請命於王者豈曰無是七章之衣哉特以命出於天子則有以壓服乎人心使人皆曰彼之七其衣者天子七之也服之則安而無危疑之患且獲其吉而無後禍之憂是我之衣不如子之衣為安且吉也故必請命於子耳豈曰無衣七兮也哉

豈曰無衣六兮

一章

觀晉侯自述其請命之意其詞謙而倨焉

無衣六兮還依註看煥亦以久言註言煥即席不暇煥之煥也九衣初服不能即煥服久則煥矣夫吾不敢當諸侯之命亦可方於天子之鄉則六章之衣亦我之所宜有者也豈曰無此六章之衣哉特以命出於天王則有以杜絕乎衆志使人皆曰彼之六其衣者夫子六之也服之則安而無震動之虞且獲其煥而無更易之患是我之衣不如子之衣為安且煥也故必請命於子耳豈曰無衣六兮也哉夫其基竊之罪既著於滅晉之日而其倨慢之意又形於

請命之詞武公之無君見矣翟王受賂而錫命之亦獨何哉

有秋之杜 全

詩人兩喻已無致賢之勢而因表其好賢之誠也

二章一意俱四句分首二句喻已之寡弱不足恃賴註中不足休息就杜言非就道左言也寡弱以勢言蓋勢既寡弱則不足以行其道故不足恃賴而賢者不至也末二句正見他好賢之誠不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四七

八

可以致賢養賢對待說亦不可說君子雖有棄我之意而我實切好賢之心只是景仰愛慕之誠

於天性之真者不容已耳

此人好賢而恐不足以致之故作此詩若曰賢者之於天下固未嘗無用世之心然所恃以行其道者則在乎有可為之勢也其如我之寡弱何哉惟彼有秋之杜生於道之左焉則其蔭不足以休息而人將失其所恃矣吾之寡弱不足恃賴有如此吾知彼君子者抱道自尊既無苟就之理而勢有不足必無以格親就之機吾知求於彼者雖甚切也而彼亦安肯顧而適我乎然吾好德之懷出於中心之實者則不以

是而遂已也但感召之無機雖食之者其心也而無以致其式食之頤招徠之無自雖飲之者其心也而無以效其式飲之忱一念之中存殆無以自建于外矣安得親而就之以慰我中心之好也哉夫以此人之好賢也既以勢之寡而恐不足以致彼之來又欲從而飲食之而冀有以伸吾之敬亦可謂好善有誠者矣然則賢者安有不至而何寡弱之足患耶

下章做此

葛生 全

婦人於夫屢詠其相遠于今而要其相從于後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四八

八

也

三章分前三章思之切者人情之常也後二章則思之專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葛生蒙楚 一章

婦人即物之有所依而興已之無所托可見其情之切矣

興意管至末是即物之有所托興已之無所托也誰字與獨字相應

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不歸故作此詩意謂相須之殷者莫如夫婦而相遇之疎者夫婦之變也我於

君子之在外其能以忘情也哉彼葛之生也則凌冬
楚焉葛有所依托也哉之生也則蔓於野焉葛亦有
所依托矣二物雖微猶各有所依以為命如此况君
子者予之所美而亦予之所托者也今予之所美者
獨不在於是則所天之既遠而此身之無托將誰與
為依而獨處於此乎是曾物之不如矣不亦可傷也
哉

二章倣此

角枕藥兮

一章

婦人觀物而思其夫可以見其情之切矣

此典上二章大意相同但上是托物而起興此是

南經王義國風卷之七

中九

感物而致思也

不但此也彼角枕之羨吾與夫同枕者也錦衾之羨
吾與夫同覆者也自今觀之角枕之燦然而華羨者
猶夫昔日之角枕也錦衾之爛然而鮮明者猶夫昔
日之錦衾也物固恒在於是矣而予之所羨者獨不
在此則角枕之燦吾獨枕之錦衾之爛吾獨卧之特
誰與而獨處以達且乎見其物也而不見其人思其
人也而益感於物吾之情殆有不容於自己者矣安
時既見既觀以慰我之思也哉

一日

一章

婦人感時而思切於夫因冀其相從於身後也
上二句思之切下二句思之專大抵婦人之思其
夫無一日而不思亦無一時而不思夜以繼日日
以繼夜非謂其思於日而冬思于夜但夏日長而
夜短故日之思比夜之分数為多冬夜長而日短
故夜之思比日之分数為多總晝夜而言之則無
冬夏之異矣思之切如此而又曰百歲之後歸於
其居此唐風之厚也

夫我之思其所美如此豈以時而異其心乎蓋君子
之出吾固無日而不思矣然四時之日無如夏日之
南經王義國風卷之七

辛

為求故吾之思於日者惟夏之日為最切焉君子之
出吾固無夜而不思矣然四時之夜無如冬夜之為
長故吾之思於夜者惟冬之夜為最切焉日而夜夜
而日憂思之念輾轉於無窮冬而夏夏而冬感念之
情相循於不已蓋無時而或忘者也然思念之心雖
切而君子之歸無期吾恐其終不得而見之矣要必
持此心而至於死待夫百歲之後同歸于丘墓之中
雖不得相見於生前而猶得以相從于死後可也冀
以其不至而遂忘之哉夫嘆其相違於今固可以見
其思之之切而冀其相從於後尤可見其思之之專

思之切者固人情之常而思之專者則唐風之學也
先聖之遺澤不亦遠乎 下章倣此

采苓

全

詩人屢喻其君之聽讒因言讒之不可聽而示
以正之之法也

三章一意俱二句分首二句只是怪其君聽讒之
詞蓋讒言之無實猶首陽之巔無苓也故曰子欲
采苓於首陽之巔乎以比子欲聽讒於無實之言
乎下文方言讒之不可聽而示以止之之法也末
二章可以類推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五十一

此刺聽讒之詩意謂人之言不能無是非也所貴乎
君子有審察之明耳彼苓生於下隰之地首陽之巔
本無苓也今子乃欲采苓於首陽之巔乎以讒言之
無實而子乃欲聽之亦多見其惑矣抑不知人之為
是言以告子者變亂天下之邪正淆惑天下之聽聞
未可遽以為信也女姑舍置之而無遽以為然徐而
察之以觀其理之是非審而聽之以斷其言之真偽
則造為無實之言者有所阻而不行而讒於是乎止
矣豈可遽信其言而聽之哉是知聽言之驟實以開
群枉之門而審察之詳足以杜讒邪之口詩人嚴刺

之言亦深切矣後之聽言者可不戒哉

下章倣此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終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七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八

乙丑進士南台許

第庠生

天賜

天賦 珠履生紹武

秦

車鄰

全

秦人誇其君之所有而因欲兩興見君之樂焉首章是創見其君之所有而致誇美之詞下二章是既見其君而致相樂之意未見君子與既見君子相應蓋因寺人之令而得見之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八

有車鄰鄰

一章

詩人創見其君之所有而誇美之可以見其慶幸之意矣

此詩舊說俱以車馬寺人對講蓋未見君子二句本言通命於君以起下章之樂不可與車馬對言觀本文及註可見總而言之雖俱是創見誇美之詞然不必對講而后謂之誇美也但依本文首二句分車馬對講而末二句開闢說落則未見君子內既不失創見之意而引起下文既見之旨亦無失矣

此秦人創見其君之所有而誇美之故作此詩若謂事出於習見者不足尚而出於創見者為可誇也彼車所以載行也吾君向為大夫非無車也而未必其車之盛也今則備上公之制而車聲之鄰鄰者徹于周行之間今之車非復昔之車矣馬所以駕車也吾君向為大夫非無馬也而未必其馬之備也今則蓋四馬之良而有馬之白旗者皆出於天閑之選今之馬非復昔之馬矣至於寺人之官所以通命者也吾君向為大夫非無通命之人也而未必有寺人之令也今則使令之後錫之於分封之始將見君子不敢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八

二

以遽見也而有此寺人假之以傳其命未見君子不能以自通也而寺人之令籍之以先其言吾人利見之願因之以達於君也吾君許見之情因之以宜於我也則又昔無而令有者矣豈非吾人之所深幸者哉

阪有漆

一章

秦人興見君之樂因言不可以不樂也

興至四句止既見君子因上文寺人之通而得見之也並坐是君坐於上臣坐於下上下相忘之意鼓瑟鼓簧只是上下相樂蓋慶國勢之方新而相

與以樂之也有謂樂上章之車馬寺人者不可用
逝者其臺蓋言吾人躬逢其盛若不為樂則時過
而臺矣非指君而言也逝者其亡亦然

夫未見君子固因寺人以求見矣由是而得見之也
率不有以樂其樂乎彼阪之上則有滌矣隰之地則
有栗矣况我假寺人之令而既見我君子也則當忘
上下之分而並坐鼓瑟于以鳴一時之盛矣失今不
樂吾恐君之壽雖無終窮而時之逝則不可返吾人
將日至於大老之臺矣雖欲與君共樂焉可得耶
末章倣此 夫誇美之意溢於矧見之餘而相樂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六

三

之情形於見君之際此其感慨之氣知有秦而不知
有周矣寧不可悲也夫

駟賦

全

秦人創見其君之田獵必歷叙其事之始終而
誇美之也

此詩三章平平說去一章是往狩時事二章是行
狩時事三章是畢狩時事不必分俱是創見而誇
美之也

駟賦孔阜

一章

秦人誇其君之往狩車馬之盛而侍從之多也

二句分不必以車馬侍從對講一順說下首二句
以馬與轡對看從公於狩須兼射御講方可

此詩亦秦人誇其君而作也若謂事之出於習見者
不足以聳人之觀而得諸創見者斯可以起人之異
吾君居諸侯之位而為田獵之舉寧不有可誇者乎
是故當其往狩之時而見其備儀衛之盛馬馬以駕
車也則駟馬如鐵而皆孔阜之才馬無有于不良也
轡以御馬也則六轡在手而有柔順之美御無有於
不善也當是時也我公固駕言行狩矣而親愛之人
有媚于也則各供其職從公為于狩之行公之媚于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六

四

奉時辰牡

一章

國人誇其君之行狩豫其事而因善其藝也

二句分亦不必以禮儀射御對看蓋言虞人先翼
獸以待君之狩而君之行狩遂以見其射御之良
也註中言獸之多正承首二句說來孔碩不重重
在奉字上見得事之豫意公曰左之二句言公使
御者左其車御者左之而公舍後而射則獲是辰

壯也射御之善俱指君言不可分射御對講兼二句方見射御之善也辰牡不可用春獻後等語蓋此田獵之舉不知在何時也

迨其行狩也何如彼虞人者畜養禽獸之官而翼以待射者乃其所當供之職也故是虞人也當夫方狩之時奉是及時之牲以待君之射但見此辰牡也類聚於山林之間皆碩然而甚大矣斯固先時而預其禮也由是君之狩也命御者使左其車以射獸之左馬運用之妙皆本於一心而指示之明悉秉乎君命但見御者一左其車而公則舍矢如破焉矢無虛發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六 五

遊於北園

一章

詩人誇田事之終而見其綜理之周焉

此章不可以人物對講當於首句截下三句疊疊說下言四馬則開車鈴則和鳴而田大亦載於其上時說有謂以馬駕車而載大看來未當蓋車馬不專為載大而設而車上之所載亦不止於大也且馬閑車輕俱見從容整暇之意亦當重看

夫其始也吾君方有事於往狩也固不暇於北園之遊其既也吾君方有事於田獵也亦不暇於北園之遊也迨夫田事既畢之餘正從容暇豫之際于是遊于北園以節夫射御之勞而九從獸之媚于翼射之虞人蓋莫不從之以同遊矣斯時也在人者固得以適其性而在物者亦有以節其勞以言乎四馬則無事於從禽而有閑暇之爽以言乎轡車則不必於驅逆而有鸞鑣之聲長喙有餘焉所以搏獸者也則亦載於輕車之上而休其足矣短喙有歇驕焉所以從獸者也則亦載於車輿之間而節其勞矣豈獨人之休息而已哉是畢狩之時其可誇又如此夫舉其田事之終始者皆昔無而今有者也詩人之稱美其亦出於慶幸之私乎

小戎

全

詩人歷誇西征軍容之盛而及其私情可謂勇於義者矣

全詩皆是先公義而後私情無有淺深之別大全以一章主車言二章主馬言三章主兵器言似不必如此分別總是道其軍容之盛如此以見必勝之勢耳註中先後字當玩所謂不共戴天之仇者

昔先王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西戎殺之及幽王不道又為西戎大戎所殺此君父之讐故曰不共戴天也襄公承天子之命以復君父之讐故曰以義興師也

小戎倭收

一章

詩人誇西征車馬之盛而因及其私情也

駕我騏驎分騏驎以上分車馬看小戎至暢轂是車駕我一句是馬不必對講游環二句雖是馬之歸然皆車中之物不可作馬看作文小戎句對五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六

七

七

方是小戎對大車而言倭收對大車之收而言大車專於任載故其軫深八尺小戎以馳突攻戰為事而不在于任載故其軾於大車止深四尺四寸取其利於戰也梁輔轅也以木為之長一丈四尺從前軾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鈎之橫衡于軸下以引兩服之制引車之力此為最要其曲處分作五分每分以皮束之使之堅固其文章縹然可觀故曰五縹梁輔不惟盡其制而又美其文也游環脅驅俱是制騏驎之具蓋服馬身夾於環控御固有常所而騏驎馬在外縱之則外馳控之則內

入故有游環以制其不滑出脅驅以制其不滑入也游環以皮為環當兩服馬之背上以其游環前却無定處故謂之游環引兩騏之外轡貫其中而執之環以貫轡轡以控騏雖欲外出不可得矣服馬四轡亦貫於游環之中而但言騏者以騏之尤難制也脅驅以皮二條前係於衡之兩端後係於軾之兩端當兩騏兩服之間以其當服馬脅之外而驅騏馬故謂之脅驅服有驅以別騏騏因驅不得以近服雖欲內入不可得矣夫有皮在外服亦不滑外出而但言驅者其制重於驅騏也陰鞿縵縵是騏馬引車之制蓋服馬頸當於衡引車固有餘力而騏馬之頸不當於衡故別為二制以引車陰板在軾旁而騏馬二制則係於陰板之上故曰陰鞿縵縵是陰板之上係制之環消白金縵縵之以為飾也文茵車中以虎皮為褥大將之所坐也暢轂對大車之轂而言蓋大車平地任載故輪中之轂長一尺有半兵車馳驅險阻欲其堅固故其輪中之轂長三尺二寸轂以木為之中虛受軸外則持輻制之長者取其便於馳驅也駕我騏驎齊其力而不齊其色也此以上皆誇軍容之盛以見

必勝之意下文雖言私情其實重在公義上溫其如王就性情和厚容色寬舒上講在其板屋言從小戎之師而在西戎之地也

恭襄公上承王命以役君父之警從役者之家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故作此詩意謂兵動以義固所以昭有名之師而制敵以威又所以鼓必勝之氣吾君奉天王之命而為討罪之舉其軍容之盛寧不可誇者耶彼戎事之車謂之小戎所以收歛所載者必有軫也比之大車之制則甚倭焉蓋取攻戰之利而不必於任載之多矣鈎衡之轅謂之梁輅所以

詩經正義卷之八

九

東之使堅固者必有五也語其歷錄之象則甚美焉蓋不惟盡其制而又有以昭其文矣以制驂馬之具言之有游環焉以防其外出有脅驅焉以驅其內入而所以控制者有常所也以驂馬引車之制言之陰板有軻也係乎兩驂之頸續軻有環也蓋以白金之飾而所以引車者有餘力也車中所坐有文茵也則昭夫虎變之象持輻受軸言有轂也則長於大車之制車上之制固無有於不飾者矣而所以駕之者必以馬也但見有駢文之駢焉有左足白之駢焉尚其強也而不尚其文齊其力也而不齊其色以是馬也

駕是車也寧不有以奪敵人之氣而收必勝之功耶但公義固所當先而私情亦不容已言余我之君子性情溫厚和氣之克周容色寬舒一陽休之者見蓋溫然無事之象也方今從伐罪之師而藉彼西戎板屋之地思其人而不得見焉實有亂我心者曲之憂其能以忘情哉

四牡孔寧

一章

驂人轉義兵之盛而因及其私情之切也

此章首四句是馬龍盾二句是車上之飾然亦疊疊說去不必掌對只以首句對二句三句對四句

詩經正義卷之八

十

五句對六句便是駢聯二句皆重上二字是不齊也而齊力也龍盾勿作衛車之制續軻作駢焉之制總是車上之物軻駢內轡也不可當陰軻之制而轡是引車之制此是控馬之轡也蓋兩服四轡與駢駢外轡皆貫諸游環之中而執之于手兩轡則係於軻前之轡也轡駢亦不必藉六轡句末旁何為期言不知何時平西戎而言歸也

不特此也焉所以駕車也四馬則孔阜矣轡所以御馬也六轡則在車夾兩服之在中者有駢文之駢焉有赤馬黑駢之駢焉齊其力也孰非天閭之選乎兩

駝之在外者有黃馬黑鬣之駟焉有黑色之驪焉尚其
強也孰非維則之良乎載之車上者言有盾也則盡
龍于盾而合載之不遺于以備破毀之用置之軾前
者言有轡也則消金為飾而係軻于其中有以昭物
采之章軍容之盛如此固克敵之資也而况義以鼓
之則西戎不足服矣但復讐者義也而思念者情也
言念我之君子從討罪之師而溫然如王者方在彼
西戎之邑罪人一日之未得則君讐一日之未報君
讐一日之未報則王師一日之未旋不知將以何時
為歸期也何如使我思念之極而不能忘也哉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六

十一

伐駟孔群

一章

婦人誇西征軍容之備而因思其君子之賢也
此章上六句惟伐駟孔群及鏤膚是馬餘皆指器
械言作文亦只平平說去伐駟句另講矛句對
蒙伐句虎韞對鏤膚交韞二句對竹閉緹縹伐駟
孔群者惟其甲之輕而利於旋習故其竹甚群和
也鏤縹是三隅之下有平底之鏤消白金灌之以
為飾也鏤膚是馬之當脅處有帶鏤金于帶上以
為飾也竹閉緹縹以竹為閉依弓之形夾於弛弓
之裡用繩約之而後納之於韞中也載寢載興是

不安於寢而又興不安於興而又寢之意厭厭自
其性情之安定而言秩秩自其聲譽之有序而言
語意蓋謂此厭厭之良人有秩秩之德音也秩秩
有序是自內及外自近及遠無非間之音意思此
二句亦只是言其人如此以致思念之情非曰吾
之所以思之者以其人之賢如此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六

十一

上有雜羽之蒙也則其文苑然而甚美焉弓必有韞
也虎皮為之而炳變之可觀焉臂有帶也鏤金飾之
而文章之可象至於報以歲弓必備其毀也則交納
二弓而顛倒安置于以防折毀之虞閑以繫弓必盡
其制也則以竹為閉而約之以繩子以正弛弓之體
夫其綜理之周如此固制勝之具也而况義以先之
則罪人不足服矣但公義固所當奮而私情亦不能
忘言念我之君子載寢也不安於寢而又興焉載興
也不安于興而又寢焉蓋以其人言之性情安定而
其車之不形器度從容而暴戾之不作此厭厭然

良人也自內及外舉無非間之言由親逮疎莫非鑒聞之訖始秩秩然其德音之有序矣今方在於西戎而未歸也使我如之何弗思也哉夫以公義為先而以私情為後忠義一倡雖婦人亦知勇於赴敵而無所怨如此孰謂天理之在人心以季世而底耶

兼葭

全

詩人屢感時而思其人而深慨其不可得也

此詩所思所求者不知何人或謂秦尚首功無好賢樂士之風秦尚勇力無男女淫奔之俗意者朋友相念而作歎但順本文以伊人還他便是一章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八

十三

一意無淺深只是迭詠之以成章耳

兼葭蒼蒼

一章

詩人感時而思其人因言求之而不可得也

四句分兼葭二句是點當時之景象見其為秋水方盛百川灌河之時以起下文之意耳非感時感物之意在水一方是想像其所言無一定之處也邇遊邇迴只是無方以求之勢有所阻故不可得見也

此有所思而不遂者故作此詩意謂不容已者人心之思而不易遂者人情之願我今日之欲見此人也

非不切也其如勢有所阻何哉彼兼葭蒼蒼而未敗白露始結而為霜此秋水方至百川灌河之時也而所謂彼人者乃在水之一方而無一定之處實勞我心之思焉吾意其或在水之上方也於是乎邇迴而從之則道阻且長而無可至之勢求之于上而上焉不可得矣又意其或在水之下方也于是乎邇迴而從之則宛然若在水之中央而無可見之實求之於下而下焉又不可得矣上下求之皆不可得其將何以為情哉 下二章倣此 吁求之也切而見之也極其難斯人也其必超然於勢利之外而非可以強致者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八

十四

道阻且躋言其道險阻且升高而難至也且右言且不相值而出其右也在水之湄言在水草之交也在水之涘言在水之涯也亦是想像之意

終南

全

秦人面與其君之所有而稱頌之無非誇美之意也

一章與其容服之美而稱之二章與其佩服之美而頌之其實總是誇美之意

終南何有

首章

詩人與其君容服之美而稱之誇美之意見矣
與至渥丹止蓋賦其地以起興以終南與君子條
梅與容服也錦衣狐裘君人之服也頽如渥丹君
人之容也故曰其君也哉言容貌衣服稱其為君
也君子至止下須補始為諸侯意

此亦秦人誇美其君之詞意謂事之出於習見者不
足尚而惟得於創見者為可誇瞻彼終南之山何所
有乎則有山揪之條似杏之梅矣我君子受天子之
封而為諸侯之貴其至止於終南之下也何所有乎
則見其服於身者物采章於七命而有錦衣狐裘之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八

十五

服矣見於面者氣體移於所養而有頽如渥丹之容
矣夫錦衣狐裘君人之服也頽如渥丹君人之容也
歸以君人之服文以君人之容從容於終南之下允
乎一邦之具瞻也豈不稱其為君也哉

錦衣狐裘言衣狐白皮之裘而以錦衣覆之于外
也頽如渥丹言頽色之美如渥漬之丹也

終南何有

末章

詩人與其君佩服之美而頽其末享之也

此亦以終南之所有與君子之所有也穀繡於裳
言穀衣者裳亦衣也九章七章之意不必用壽考

不忌只是頽其君位長久之意誇美意止於佩服
上見之

終南之上果何有乎則有麋角之紀寬平之堂矣君
子居諸侯之位而至是終南也果何有乎則有穀繡
於裳而兩已相戾秩然華采之可觀玉佩於身而溫
潤以栗鏘然和鳴之可聽矣然豈但服故一時而已
哉吾願吾君享壽考之長而求為終南之主佩服之
盛服之於無窮而吾人之躬逢其盛者亦得以長被
其餘休矣豈非吾民之所深願者乎夫秦人得於創
見而誇美其君如此此秦之所以強而周之所以卒
入於秦也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八

十六

黃鳥

全

詩人憂與三良之從葬必表其賢而深惜之也
全章俱四句分上是即物以興從葬之人下是極
稱其人以致傷之之意也曰百夫之特言其才勇
傑出於百夫之中也百夫之防言其才勇足以當
乎百夫也百夫之禦言其才勇足以禦百夫之侮
也人百其身以其為百夫之特之防之禦也

秦以三良殉葬國人哀之而作此詩若謂天下之賢
當為天下惜之若三子者正國之賢人所當惜者也

何不幸而反見絕於天乎彼交黃鳥之飛則止於
棘矣誰從穆公之死則子車奄息也惟此奄息才勇
之備傑出於等夷之中蓋所謂百夫之特宜為國家
之禎幹者也顧乃使之從莖以死當其臨穴之時而
有惻惻戰慄之狀彼蒼者天福善禍淫乃常理也何
如不佑我良人而反殲我良人如此哉斯人也惟不
可得而易也如可易以他人則人皆願百其身以贖
之矣是非輕於百人也彼固百夫之特也使其不死
則功在一國矣而於百夫何有哉 下二章做此
吁國人之惜賢如此有國者反置之死焉亦獨何心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六 十七

晨風

全

婦人憂與已之念乎夫而怪夫之忘乎已也

三章一意但憂有淺深俱四句分上是與已之念
乎夫下是怪夫之忘乎已也如何二句是怪之之
詞言不當忘而忘之是必有其故矣富貴貧賤意
不必用

此詩婦人以其夫不在而作也若曰夫婦之情無所
解於其心者也我於君子之不在豈能以忘情哉今
夫既彼疾飛之晨風則歸于鬱然之北林物尚有所

歸矣况君子者我之所主者也今我思念之深而未
見我君子焉則鬱結之情有所不堪而傷悲之甚自
不能已憂心益欽欽然而甚切矣彼君子之於我也
協家室之歡而成偕老之約是宜不忘乎我也如之
何久役於外曾無返還之期而忘我之多一至此哉
以情而言則情之摯者莫如夫婦也情固在所不可
忘以義而言則義之重者莫如夫婦也義亦在所不
可忘而何為其忘之也是必有其故矣吾之所望於
夫者何如而乃至此乎 下二章做此 吁婦人之
言如此其情專其義盡矣可不謂之賢乎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六 十八

無衣

全

秦人屢推其相結之故惟欲同心於王事而已
三章一意言結恩愛于平日正欲共患難於臨時
也各章無分文意自相照應與師泛說乃未然事
不必指復仇言同仇謂以敵為仇同力以赴之也
偕作謂相與奮發振勵以期于克敵也偕行謂與
子偕往以從王之事也一則見其有徇王之義一
則見其有相死之勇謝疊山曰幽王沒於驪山此
中國大耻國家萬世不可忘之大仇也讀文侯之
命可以知平王君臣無復仇之志矣獨無衣一章

毅然以天下大義為己任其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大其詞壯而直吾乃知岐周之地被先王之化深雖世降俗末而人心天理不可泯沒者尚星列國也王于興師宜泛說而此以復仇言結中用之亦可

秦俗強悍樂於戰鬪故其民平居相謂曰凡人之情相結於平時者而後可以相從于患難彼袍者我之袍也而必與子同之者是豈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蓋吾王或以外侮之故而興問罪之師則當修我戈矛與子同心竭力以敵為仇而期敵王之所恤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八

十九

雖相死而有所不避也苟非無事之時相為一體其何以同仇于一旦也哉此所以與子同袍耳豈曰無衣之故乎夫曰王於興師既可見其徇王之忠而期於相死又可見其赴難之勇使當時能以仁義倡之則何王化之不可挽而西周之不可復也哉

下二章做此

渭陽

全

世子兩叙送舅之情而及其所贈之物焉

上章是送之有所在而以所乘贈之下章是送之有所思而以所佩贈之以送為主贈乃送中事

路車乘黃諸侯之所乘者玃瑰玉佩諸侯之所服者舅氏之歸將為諸侯故贈以諸侯之車服也

我送舅氏

首章

世子叙已送舅之所而贈以諸侯之所乘者焉曰至渭陽只言其所至之地耳送之遠意不必用路車乘黃之贈亦表甥舅之情耳贈之厚意不必用玃瑰玉佩做此路車或曰乃象路以賜異姓者也然亦不宜用之只還他路車便是

此詩康公為太子時送舅氏歸國而作也若曰好合惡離人之情況甥舅乎我舅在外十九年于茲矣今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八

二十

始得以復國顧晉之宗盟有託而吾之後會難期薄言送之至於渭陽之地祖餞以告別焉果何以贈之哉蓋舅氏之往將以嗣侯爵之封則路車乘黃皆其所宜乘者也于是贈之以路車焉贈之以乘黃焉聊以表吾一念之愛而已

我送舅氏

末章

世子因送舅而有所思而復贈以諸侯之所服也

悠悠我思不必用出思母字須要含蓄令思母之意隱然于言意之表不可太露

然我之送舅氏也存亡之感與於離別之時而天性之愛激於由衷之發此心悠悠然而思之長者不能以自己也果何以贈之哉蓋舅氏之行將以襲諸侯之爵則瓊瑰玉佩皆其所宜佩者也于是贈之以瓊瑰之王佩焉聊以致甥舅之情而已夫于其送舅氏也可以見其厚矣于其思母也可以見其孝矣若康公其亦賢乎

權輿

全

詩人述君之待已必兩嘆其不克終也

詩人之意重在道上夏屋四簷始而禮意之尊者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八

廿

樂道之心也終而不然忘道也此詩人所以嘆之非徒以飲食之故也夏屋渠渠下須補養之厚意權輿只以始字代之

賢者以素君禮遇之不終故賦此詩若謂人君之待賢固貴於禮意之勤而尤難於始終之善追其始而言之吾君之於我也處之以渠渠然之夏屋安居之樂大烹之養無所不備可謂處其始矣如是而始終一致焉可也奈何今也每食無餘視諸昔日之厚不亦異乎吁嗟乎吾君終不能如其始後不能繼其前而權輿之不承矣夫權輿不承是廢禮也廢禮是忘

道也忘道而可久處乎 下章倣此 吁作此

詩者其亦有見幾而作之心而不肯久居其國者矣

陳

宛丘

全

詩人刺遊蕩者之無儀而因兩譏其無節也

一章刺其遊蕩之無儀二章三章刺其遊蕩之無節俱二句分上二句指其遊蕩之處下則刺其無

儀而無節也

國人見此人常遊蕩於宛丘之上故叙其事以刺之若曰天下之不可溺者情也而其所不可喻者禮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八

廿二

今子之遊蕩也于彼宛丘之上焉情思之美見之歌舞之間信乎其可樂矣但縱於情者必過於禮威儀之軒舉畧無可瞻望者焉又何貴於情思之美乎然子之遊蕩不惟無儀也而又無節焉彼歌舞交作斯固為樂之常貴乎有以制之也今子坎然而擊鼓則在彼宛丘之下矣但見鼓與舞而相應無冬也無夏也而惟執其鷺羽以為樂焉不亦過哉 下章倣此夫既刺其無儀又刺其無節作是詩者其亦深惡乎風俗之不美而思以挽之者矣

東門之粉

全

觀男女之聚會而歷叙其相樂之事焉可以知
倍之不美矣

一章言其歌舞之處二章言其往會之期三章言
其相贈之厚總是述其事以相樂也

此男女聚會歌舞而賦其事以相樂也若曰聚會之
樂所以通男女之情者也是故會必有地也東門之
外言有汾焉宛丘之上言有桐焉地莫美於此矣子
仲之子相與而婆娑于其下也豈不樂哉會必有期
也我與汝差擇善旦而約會於南方之原時莫良於
此矣于是棄其績麻之業相與舞於市而往會也豈
不樂哉然既會之後不能無所贈也是故差擇善旦
而往遂以其衆而行會遇之際視汝顏色之美有如
芄芼之華者焉于是貽我以一握之椒而交情好也
豈不樂哉夫以男女聚會而叙其相樂之事如此可
以見俗之不美而其來亦必有自矣

衡門

全

賢者發言自樂而無求可以見其得之深矣

此詩隱者所自作不可用贅美之詞三章總是自
樂無求不必分首章作自樂下二章作無求

衡門之下

一章

隱者自得之樂於所居所玩見之也

上二句樂在于所居之中下二句樂在于所玩之
中無求之意自在言表註中雖字映起可以字

此隱居自樂而無求之詞也若曰居處食色人之大
欲存焉所貴乎君子者隨寓而安無求自足而已彼
橫木為門無堂塾之深邃雖曰淺陋也然自我居之
亦可以棲遲而遊息焉樂在於衡門之下矣必彼泉
水其流洋洋然雖曰不可飽也然自我觀之亦可以
玩樂而忘饑焉樂在于泉水之中矣是衡門樂也必
水亦樂也而何必於他求也哉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八

一章

廿四

隱者之樂無所羨於食色之美焉

魚取其可以適口而不必於魚之美妻取其可以
敵體而不必於妻之美此便是自樂而無求

不特此耳彼魚我所欲也吾之食魚也惟其可以適
口焉斯食之而已矣豈其食魚而必於河之魴乎是
雖魚之味莫美於魴而吾之樂則不必於魴也若擇
魴而後食之徒徇口體耳豈吾之心哉妻我之所配
也吾之取妻也惟其可以敵體焉斯取之而已矣豈
其取妻而必於齊之姜乎是雖女之族莫貴於姜而

吾之樂則不必於姜也若擇姜而後取之徒徇外慕耳豈予之情哉 末章做此

夫於君慶食色之間而莫非自樂無求之意可謂素位而行不顧乎外者矣不賢而能之乎

東門之池

全

詩人憂興所遇者之可樂俗之不美見矣

三章一意晤歌謂與之合曲而賡歌也晤語謂與之相答述也晤言謂與之相言論也

此亦男女會遇之詞蓋因其會遇之地所見之物以起興也若曰東門之池水所聚也則可以滌祿焉治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八

廿五

其在染之性以為續治之資矣况彼美色之淑姬焉得以會之於此也但見其人之美適有以慰我之心豈不可與之合曲長言而賡歌於唱隨之際乎

下二章做此

夫以男女之聚會而言此以叙

其情風俗之不美見矣噫

東門之楊

全

詩人於負約者必兩因所見以興其失期也

語義不相應特即所見以起興耳二章一意疑處之意反覆道之

此男女期會而有負約不至者故因其所見以起興

也若曰東門之地有楊生焉則其葉洋洋然而盛矣我之與子期會於此蓋以昏為期也今格明之星已出煌煌然而大明則將旦之候矣我之待子已久而子之期會不至亦獨何心哉 下章做此

東門

全

詩人兩託興以刺惡必迫其始而慮其終也

首章托興而言其積惡之恆久故末二句為追其始末章托興而恐其後悔之無及故末二句為慮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八

廿六

其終

東門有棘

首章

詩人興時人不善之著而因追其積惡之久也此詩興有取義玩味自見此章蓋以惡木生於幽僻之地為斧之所析興人為惡於隱微之中為人所所知也四句分上四句興其不善之實為人所知下二句則言知而不改者以其積之久也蓋為惡未深則猶知所悔悟今蔽鋼已極故雖國人皆知而亦不知改耳

此詩刺時人不善而作也若曰人不能無過而惟責

於改過彼墓門幽僻之地常荆棘生於其上焉則以斧斬折而除之矣况此人為惡於隱微之中而其掩乎衆人之見其無良之實國人皆得而知之人夫見知於人宜乎知所自改也乃猶仍其故而不止焉則是積惡之久自疇昔而已然而蔽錮之深已終迷而不復故雖衆人之所共知亦有所不恤者耳

墓門有梅

末章

詩人與已之刺惡而慮其終所以故其聽也

此章以鴉之鳴於梅與已之刺乎惡也末一句願

其後悔之無及正欲其今日聽已之言而速改之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六

廿七

墓

也

墓門之地有梅生焉則有鴉萃于其上而齊鳴之有聲矣况予於隱微之中而為此不善之事則我作歌以訊問之而法言之可聽矣予於我之訊也當聽而速改之可也苟我雖訊也女乃忽之而不我顧吾恐一失於今後悔無及至於顛倒敗壞之時而後思予之言則亦無益於事矣是豈可以不聽哉夫追其積惡之久若有絕之之意而慮其後悔之晚則又有望之之誠詩人之刺惡如此可謂忠告而善道者也

防有鵲巢

全

詩人于所私之人必兩託興而憂或問之也

防隄防也防之上有木而鵲巢於其上也卯丘也菑莠菜生於丘中者也中唐廟中之路堂下至門之徑既既既屬砌於徑上者也鵲本鳥名亦名鵲鳥咽下有囊如小綬然小草之色似之故因謂之鵲草非言鵲鳥也併張謂以虛誕之詞誑惑其心使之無所定也

此男女之有私而憂或問之之詞若曰隄防之上則有鵲之巢矣卯丘之上則有菑莠之莠矣物各有所止如此况此人也我之所美者也誰併張予之所美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六

廿八

墓

設為虛誕之詞以誑惑其心志而生彼誘惑之心使我憂之之深至於切切焉而中心之靡定乎廟中之路則有疑醜之覺矣卯丘之中則有菑莠之鵲草矣物各安其所止如此况此人者予之所美者也誰併張予之所美造為離間之言以潰亂其心思而動使狐疑之念使我憂之之深至於惕惕然而中心之憂勞乎夫溺於情之所私而憂或問之可以見性情之不正也

月出

全

詩人憂與好人之美而深歎夫思念之情也

三章一意各章俱二句分皎皓照等字頗相類謹
時須着分明皎光明也皓潔白也照照乎下土也
僚美好之意慟清亮之意僚開明之意幽糾言其
幽遠而愁結也悽受言其煩擾而生受也煩苦之
意也天紹言其糾緊而急迫也悄悄然其心之愁
慙也慙慙然其心動搖也

此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若日月之出也則皎然而
光明矣人之佼也則僚然而美好矣斯人也固吾之
所深思者也安得從而見之以舒吾窈糾之情使幽
遠愁結之思得因之以自解乎望之不見則憂之益
深是以為之勞心而悄然蓋不覺其拂鬱之至矣不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六

卷六

六

但此也月出則皓然而潔白矣佼人則惻然而宣朗
矣然而不可見也安得從而見之以舒吾悽受之情
使中心之煩苦者得以自釋乎是以勞心為之慙然
而動搖也不特此也月出則照乎而燭物矣佼人則
燎乎而開明矣然而不可見也安得從而見之以舒
吾天紹之情使中心之糾緊者得以自解乎是以勞
心為之慘然而悲愴也夫男女之相悅而相念如此
其亦發於情之不正者矣導民者為可不審其所趨
矣乎

株林

全

詩人推時君所往之故而因言其所至之類也
首章本言從夏姬也然但指其子而不直斥其所
從之人末章本言從夏姬之類也然不指其人而
但言所至之地此詩人之所以為厚也

陳靈公淫於夏徵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
民相與語曰人之有所往也必有故也今吾君也胡
為乎而往於株林也哉蓋將至株而從乎夏南也然
則非適株林也特以後夏南而適之耳不然何為乎
株林也哉然人之有所往也必以時也今吾君駕我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六

卷六

六

乘馬而稅於株野之中焉不特一時稅之而已但見
乘我乘駒而朝旦之時即往食於株林之地矣何為
乎而若是之無節也哉夫夏姬之類不可言也而但指
子以寓夫譏刺之意從夏姬之類不可言也而但指
其地以致夫惡惡之情斯固忠厚之道而其實亦不
容掩矣豈非立言之有法者歟

澤陂

全

男女相悅而相念屢興其人之美而言已思之
深也

三章一意各章俱四句分起處不可云此詩之肯

與月出相類只云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

此亦男女相悅而相念之詞也若曰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荷矣有美一人而不可見則雖憂傷之切亦將如之何哉是以寤焉無所為也寐焉無所為也但涕泗交流至於涕洟而已矣波澤之陂則有蒲與蘭矣有美一人則體貌之碩大而且卷然鬚髮之美矣于此而不得見其能以忘情乎哉是以寤寐無為而但中心悄悄然悒鬱而不可解也彼澤之陂則有蒲與蕙菑矣有美一人則體質之碩大而且儼然其矜莊矣然而不可見也其思之也寧不深且久哉是以寤寐無為而但輾轉伏枕焉雖卧而不安席也夫以相悅之人而思念之深如此已非性情之正矣而况涕泗滂沱尤發之過其節者乎此陳風之所以哀也意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八

廿一

檜

燕衺

全

檜君致飾於外詩人屢述其事而傷之焉

三章一意各章俱二句分上言其衣服之美下言其政治之不修也燕衺本朝服也而以之逍遙狐裘本朝于天子之服也而以之視朝只是要服飾之美故曰好潔其衣服不必用越制之意豈不爾

思二句言衣服之致美如此而千所當務者反忽焉而不修我豈不爾思也哉思之之深至於勞心切切惟恐危亡之或至也豈不爾思二句不可脫

開講

檜君好潔其衣服逍遙遊宴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詩人憂之若曰有國家者惟當致力於政治之修而不必致飾於衣服之美今吾君也燕衺本視朝之服也而乃服之以逍遙狐裘本朝於天子之服也而乃服之以視朝眩視觀之美而忽勵精之尚吾豈不爾思也哉誠恐溺小而遺大無以臻輯寧之休徂近而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八

廿二

思遠抵以速危亡之禍思念之深至於勞心切切然其憂勞有不能自釋者矣 下二章倣此

吁以檜之小國而其君又急於政事作此詩者蓋出於忠愛之情而深冀其君之能改也豈徒憂而已哉燕衺如膏二句言服燕衺以遊宴但見色之潤澤如膏脂濡漬之美日出照之則曜然而有光也

素冠

全

詩人冀見終喪之人必屢咏以致其情也

三章一意無分俱重望見之意庶幸也乃未見而望幸之詞非既見而喜幸之詞三章詞有淺深同

歸甚於憂勞如一又甚於同歸也庶見素衣素韠
內俱要入哀痛之意

庶見素冠兮

一章

詩人言已望見終喪之人而至於憂勞之甚也
詩人口氣中一串說下庶見蕤芻次句傳傳亦縈
帶庶見說來言吾庶幾見此服素冠而形狀縈縈
之棘人望之之切至於憂心惓惓然而憂勞也言
素冠而必曰樂樂者謂服與情相稱也當時之人
不能終三年之服正緣無此哀遽迫切之情若有
此情則素冠素衣素韠必服之於大祥之後而不
忍違先王之制矣此詩人所以不惟望其有是服
而尤望其有是容也不然則雖服猶不服耳棘人
樂樂指居喪者而言也勞心惓惓指已望見之切
而言也要看得分曉勞心句內只是望見之切不
可用不得見意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八

三十三

六

當時不行三年之喪而檜之賢者深有意於復古也
故作此詩若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今此禮之
不行久矣吾寧無望於知禮之人乎彼素冠者既祥
之冠也自夫古禮之不復吾深慨乎素冠之不可見
矣然服之者未必無其人也我也當此之時庶幾見

此縞素之冠服之于既祥之後而哀遽之人樂縈縈
有毀瘠之形斯人也情與服稱實吾之所願見者也
望之之切而想像惟勤見之之難而憂思彌篤至其
勞心惓惓然有不能為情之甚者矣安得見之以慰
我憂勞之心也哉

庶見素衣兮

一章

賢者冀見終喪之人而致夫愛慕之詞也
庶見素衣二句一直說下與子同歸亦蒙庶見說
來不必加苟得見之之意同歸是欲與之同歸於
天理民彝之中不必云亦服此素衣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八

廿四

六

素冠則素衣矣我也憫大禮之久墜廢幾見此服素
衣之棘人望之之甚至於中心傷悲焉而不能已也
然豈徒欲見之而已哉聊將與子同歸於古道之中
而使天理民彝不終於泯滅子既行之於前我亦同
之於後斯則我之願也安得見之以慰其願乎

庶見素韠兮

一章

賢者冀見終喪之人而極其愛慕之甚也
如一言子如是而我亦如是彼此一致同之極也
故曰甚於同歸餘意做此

素衣素裳則素韠矣我也慨喪禮之既壞庶幾見此

服素韞之棘人思之之深至於中心蘊結焉而不可
鮮也然豈徒欲見之而已哉聊將與子優游于藝則
之中而使心一道同無分於彼此在于者質之於我
而一揆在我者參之於子而一致斯固我之志也安
得見之以遂其志乎夫其冀望之意發於中心之誠
而愛慕之詞切於屢咏之後此固當時之賢者能推
廣其愛親之心而不為習俗所移者也不然則行之
於已且病其難矣况以之而望於人乎

隰有萋楚

全

觀檜民屢咏物生之盛而深羨之可見其情之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八

廿五

切矣

三章一意無淺深荷雛二句可對看無知則無賦
役之憂無家無室則無賦役之累所以樂之

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而作此詩若曰人之貴於物
也吾非不知之也乃今日之見困魯物之不如矣彼
隰之中有萋楚焉枝之生也荷雛焉其柔順葉之火
好也沃沃然其潤澤斯固物之無知者矣然我之有
知也反不免於賦役之憂而子之無知也則得以安
然于化育之內是我之有知不如子之無知故深樂
子之無知也安得與子而同其無知也哉

下二章做此

夫以人為萬物之靈而今乃羨乎物焉可謂窮困之
極者矣上之人何如使之至此耶

匪風

全

詩人兩表其傷周之念而因歆辱夫歸周之人

也

二章分上是傷天下無歸周之人下是欲辱歸周
之人也此詩明於君臣之大義故深以尊周望天
下也

匪風發兮

一章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八

廿六

詩人原已憂傷之故惟以歸周之無人也

言已中心怛然者不以風發車偈之故而惟以周
衰之故也此詩有感於周道而作

周室衰微賢人憂嘆而作此詩若謂君臣者天下之
大倫而尊王者亦臣子之恒典也何今日所遭之異
乎彼風有時而發也吾常以風發之故而傷之矣今
非以風之發也車有時而偈也吾常以車偈之故而
傷之矣今非以車之偈也中心之所以怛然者特以
敗壞周道諸侯所由以朝周者也今者顧瞻周道之
上無復有歸周之人是以傷王室之陵夷慨紀

不振中心之性然者自有不勝其悲感之至者矣豈以風發而事傷也哉 二章做此

誰能烹魚

一章

詩人託與望歸周之人而思有以厚之也

誰者未定之意將者未然之詞指當時諸侯而言也誰將西歸是以朝西之事望諸侯非徒歸也好音即是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之意蓋所以著其尊周之節非告以尊周之義也懷字註以慰字代之慰是慰其懷也註末三句不可入正講此是朱子推詩人之意須於言外見之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八

廿七

懷

夫周室衰微我固憂矣使有歸周之人則豈無以厚之乎彼魚我所欲也自夫調錙之無節而善於烹魚者蓋難其人矣誰能烹魚矣乎使果有之我則為之既其金焉既其鬻焉以為烹調之助也况乎歸周者吾之所深賴者也自夫周室之既衰而王綱之不振朝覲會同之典不見于天下久矣誰能思王章之當守而舉大禮於久廢之餘念臣職之當修而尊王室於積衰之後循彼周道而將為西歸之行乎使有其人我則願懷之以好音焉作孔碩之詩以褒其尊王之大義歌肆好之風以表其恪共之大節是雖忠

終無待於好音之懷也而吾喜之之深則必假以慰之而後可耳夫始而傷周之衰也既極其情之切終而望朝周之人也又思以致其情之厚斯人可謂心乎王室之至者矣當時之聞之者寧無惕然而有感者乎

曹

蜉蝣

全

詩人屢喻時人之忘遠慮而思欲有以救之也三章一意俱二句分無遠慮中包有近憂意

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詩人作是詩以刺之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八

廿八

蜉

若曰人之處世不在乎玩一身之娛而貴其有遠大之慮也彼蜉蝣之為物羽族之微者也但見其羽翼鮮明而文於身者衣裳楚楚然其可愛焉然而朝生暮死不能久存雖欲延旦夕之命不可得矣斯則細娛之玩雖可享一時之安而遠慮之忘實以兆禍幾之伏故我心憂之而欲其于我歸處焉庶得以盡吾教誨之方而啟其永齒之念則禍患庶乎其可免耳不然其能以久存也哉 下二章做此

吁詩人之言如此其亦憫時病俗之深者矣聞之者亦庶幾其有悟乎

三章摭閱依愚見當作掘然而生也麻未如雪蟬
蟬羽之下者則為麻衣有如雪之潔白也

候人

全

詩人憂與小人之不當用而因喻取舍之失宜
也

末章分前三章言小人得志以見所用之非宜末
章言小人得志而君子失位以見取舍之皆失也

彼候人兮

一章

詩人與小人濫進之非宜刺君之意深矣

此是反與以候人何戈校之宜與小人濫服赤帶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六

廿九

德

之非宜也彼其之子不可當候人看蓋候人只是

位卑未得為小人也若以候人為小人則是賦體

矣彼其之子不是一人下文三百皆是赤帶言皆

服大夫之服以見其非宜也重刺君上下三章皆

然

此刺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之詞若曰用舍惟貴於

得宜而爵位不容以易稱是故不惟其官惟其賢可

也何今日之失其當乎彼候人者奔走於道路之間

以迎送為事者也則何戈與校而迎送賓客固其職

之所宜居者矣若夫彼其之子吾未聞其有三德之

宜而浚明於有家者也顧使黨類相連以三百之多
而盡服乎赤帶之服衣冠之貴莫非小人之徒也斯

則爵加於惡德寵及於淫朋矣其獨謂之何哉

維鵲在梁

二合

詩人兩與小人得志之弗稱刺君之意有在矣

此二章承首章言之蓋三百赤帶其服盛其寵至

矣故二章與其服之不稱三章與其寵之不稱也

二章與意俱相應非反與也

夫有大夫之德者斯宜有大夫之服也彼鵲水鳥也

維鵲在梁則不濡其翼矣况彼其之子無大夫之德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六

四十

德

者也而乃服之以大夫之服焉則不稱其服矣君何

為而服之以此耶有大夫之德者斯固有大夫之寵

也彼鵲在於水斯濡其味也維鵲在梁則不濡其味

矣况彼其之子無大夫之德者也而乃蒙大夫之寵

渥焉則不遂其嬌矣君何如而寵之至此耶

蒼兮蒼兮

一章

詩人喻賢否之失所刺其君用舍之失宜也

此章以草木之盛比小人之得志季女之饑比君

子之失位但取君子小人之意相合不必草木季

女之從其類也講草木首末湏入小人意講季女

首末須入君子意方是若但以草木季女對講則無味矣蓋此是明比非不欲願言之比也夫以草木比小人則非美材可知南山朝隤者言小人居高位而蒙君寵故極其氣焰之盛也小人得志由於君之寵之也君子失位由於君之棄之也意歸重刺其君上不可不知

夫小人得志則君子失位矣是故小人之賤猶之草木也夫曰草木則非有用之美材矣今則蒼蔚然其衆多盛長於南山之地朝旦之間雲氣升騰于其上焉既盛者于是而益盛也彼其之子以黨類之多而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八

四

七

被君寵之渥氣焰之盛蓋赫然其動人矣小人之當斥遠者何如而乃使之至此哉君子之賢猶之季女也夫曰季女固宜備禮以相求矣夫何婉孌焉其少好惟堅其守已之貞而婚禮之不備寧甘心於窮餓焉宜飽者反不免於饑困也賢德之士以守道之重而值遠賢之時貧賤之遭固其勢之所必至者矣君子之當進用者何如而乃使之至此哉吁小人不可親也而親之君子不可遠也而遠之取舍失宜曹於是無君道矣其時事不徒可知耶

鵲鳩

全

詩人美君子用心之均一必屢托興而微之也通篇以用心均平專一作主一章驗之於儀二章驗之於服三章驗之于人四章驗之於天逐章俱有相承之意不必分二章之儀不忒承首章之心一而言也三章之正四國承二章之像不忒而言也四章之胡不萬年承三章之正四國而言也疊相承俱以用心均一為主各章興意直至末章章鳴鳩之子雖非一而鳴鳩飼之之心則如一下三章其子之飛去雖無常而鳴鳩居以待之則有常此興之有取義者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八

四

七

詩人與君子用心之有常于其動容見之也儀之一正是心之結處蓋儀之所在乃君子用心之所在儀之一者即心之結也儀一心結俱蕪隱顯久暫一致而言陳註是謂儀一由於心結故不可用又有作因外以占內者亦非

是詩美君子用心均平專一而作也若曰萬事之本不外於一心而君子之心莫貴於專一吾嘗有得於君子之用心矣彼鳴鳩之在桑也其子則有七焉子雖不一而鳴鳩飼之之心則一也況此淑人君子而其心有不一者乎但見四體之周旋悉中乎戒肅之

度一身之運動皆由於軌物之中地有隱顯而其儀則不以隱顯而殊也時有久暫而其儀則不以久暫而異也夫儀之所在即君子用心之所在儀之在也如此則是其用心也收歛之至無所往而不存操持之密無一息之或間殆如物之固結而不可解者矣不其如結矣乎

鴈鵠在桑

次章

詩人與君子用心之一于其服飾之有常見之也

淑人君子下須承儀一心結講來帶弁即是儀中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八

四

一事舉帶弁之有常度則其儀皆可知矣故曰有常度不差忒也其帶伊絲三句作文須開合講合

二者然後見其有常度也

鴈鵠在桑則其子有時而在梅焉子雖在梅而鴈鵠之在桑者猶故也况淑人君子其儀不有常乎但見以如結之心發而為至一之儀帶也者束之於身者也其帶則伊絲焉而不尚夫彩色之飾矣弁也者戴之於首者也其帶伊絲其弁則伊騏焉而惟取夫青黑之文矣夫其帶取乎絲也弁取乎騏也既不事乎物采之華而其帶稱乎弁也弁稱乎帶也自皆循乎

一定之制服之有常度如此儀之不忒可見矣謂操用心之一者哉

鴈鵠在桑

第三章

詩人與君子用心之一必自其化人者驗之也其儀不忒本心一說來不可專以帶弁入講儀不忒雖承帶弁其實不專指帶弁也正是四國言其儀之有常足以正四國之人也正已正之也諫中足以字重看此君子雖賢當時却未能用須用足以字言之

鴈鵠在桑則其子有時而在棘焉子雖在棘而鴈鵠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八

四

之在桑者猶故也况淑人君子用心之一不有驗于人乎蓋其均一之心形而為有常之度章之於物采者莫不中規而中矩動之於容貌者莫不可觀而可法也儀之不忒如此則正乎已矣非有意於人之正也然而道立於已足以起斯民敬畏之心大觀在上可效為斯民表率之地所以化四國之不正而歸于正者皆本諸此矣不其正是四國美乎

鴈鵠在桑

第四章

詩人與君子用心之一而頌其享壽之久也正正是國人亦承心一講來即上章正是四國俱作

未然事者胡不萬年顧其表正之久也

鵲鳩在桑則其子有時而在榛焉子雖在榛而鵲鳩之在桑者猶故也况淑人君子用心之一不有得天者乎蓋其以均一之心發而為不忒之儀表正於上足以啟維新之機建極於中可以立四方之則正是國人如此則化乎人矣固非有意於壽之得也然而德足以感人者斯可以格天而壽考愆維祺之慶儀足以正人者斯可以獲福而難老膺永錫之祥其必享萬年之壽而未為斯民之則矣胡不萬年矣乎是知著於儀服固用心之專一為之也驗於天人亦用心之專一致之也曹有若人而君不能用此詩人所以味其美而深惜之也歟

下泉

全

詩人歷喻而興傷今思古之意見矣

三章分上是傷今下是思古思古亦所以傷今也

劉彼下泉

首章

詩人喻小國之見困而因托興以傷王室之衰也

此詩託喻而因為興與他詩不同作者於首二句講末類多入正意又重把首二句再講一次以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八

四十五

八

興下文殊不知首二句之中比興二意皆具而以

正意間在中失其旨矣愚意只於起處先點出正意明白便將劉彼下泉浸彼苞稂貼正意講得分曉而因詠嘆其詞以興傷周之意乃為得之

王室陵夷小國困弊故詩人作此詩以致其傷今思古之意也若曰王室之盛衰小國之所視以為安危者也今王室衰矣而小國有不困者乎彼地氣溫厚物之所由以發生也何此泉水冽然其清寒而日流於下濕之地則浸彼苞稂之小草非惟無以遂其生而反有以戕其性矣夫劉彼下泉則浸彼苞稂矣况我慨然而寤嘆者蓋以周京為諸夏之根本而今乃衰微若此使小國之卒受其害也寧不念我周京矣乎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八

四十六

三

劉彼下泉

二合三

破意並同前

芄芃黍苗

一章

詩人喻小國獲安之由而因興王國加惠之意其所感者深矣

上二句喻昔時小國之安由于王政之善遂因以興王政之善小國既得其所安而又有賢臣以勞

之也正意只在比中不必說出

夫今日小國之困固由於王室之衰矣追昔小國之安謂不本於王政之善乎彼黍苗之生芄芄然而美不自美也蓋由於天澤之降陰雨有以膏之也黍苗既芄芄矣又有陰雨以膏之則盛者益盛矣况夫四國有王膏澤下布固四國之所以安也而又有邠伯之賢承王命以勞之則安者益安矣夫小國之得所既本于王澤之布而王室之加惠又兼以邠伯之勞昔日之盛如此而今則不可見矣撫今思昔其能以忘情乎哉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八

四七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八終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九

乙丑進士南台許天贈

第庠生 天賜 天賦 校

男庠生 昌年 孫廩生 紹武

幽

七月 全

大臣述幽俗以戒君必叙其衣食之預而詳言以終其意也

此詩述幽民勤儉之意忠厚之情以見民俗之厚由于后稷公劉風化之美使成王聞之念先世之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九

澤而知小人之依也全詩總不外衣食之預但首章言其畧下七章則道其詳耳首章總註極明細看自見

七月 派火 首章

大臣陳幽民衣食之預以見風俗之厚也

六句分上是授衣之預下是為食之預此章衣食

二段乃發言之始以啓下七章之意註中言衣之

始食之始二始字正對終前段之意終後段之意

二終字而言非治衣之始治食之始也火星屬陽

下而西流則陽消陰長之驗暑退將寒之兆也授

衣家長授於家衆也授水內不必用褐字入講一
之日四句原其所以授衣之故也七月以後陰漸
長故以月言十一月以後陽漸長故以日言月陰
而日陽此聖人扶陽抑陰之意也註中連申連子
之類俱指斗柄而言斗柄十二月建十二方皆于
初昏驗之凡觀星之次舍者必於初昏也何以卒
歲言無以禦風氣之寒也三之日四句順文說去
不必以治田早用力齊對講過下田峻至喜慶以
此意紐過之可也田峻至喜喜農人之勤於其事
也

詩經正義卷之九
周公以成王云以教之若曰衣食乃小民之休而
勤儉實治生之本王知幽俗之厚乎先公之風化也
遠斯民之憂勤也切自其為衣言之不待寒至而後
索衣也時乎七月暑退將寒大火之星加于地之南
方者已下而西流矣故時乎九月霜降始寒則授人
以衣而凡蠶績之所成者皆授于家衆焉夫授衣於
九月者何也蓋以自此而一之日也則霜發而風寒
矣自此而二之日也則栗烈而氣寒矣苟無蠶績所
成之衣狩獵所取之褐則風氣之寒無自而禦也其
何以卒歲乎此授之所以不容於不預也夫以大寒

之候在於冬而臨人則預之於秋其為衣之預何如
自其為食言之不待饑至而後索食也時乎三之日
也農事方興則往備田器矣時乎四之日也土膏方
動則舉趾而耕矣斯時也壯者既皆出而在田老耆
率其家人而饁之於南畝同其婦以餉其夫同其子
以餉其父焉此其治田之早不待於費盡用力之費
不假於勸勉是以田峻車止見東作之勤預小西歲
之雷自不覺其喜之溢於外矣而況於民乎此臨民
之勤於食也夫以秋成之期在於秋而臨民則預之
於春其為食之預又何如

詩經正義卷之九
七月流火

第二章

詩人本臨女治蠶之預而因及其感時之思也
末二句分上是先時而豫其事下是感時而動其
思也春日載陽五句對春日遲遲二句看春日載
陽有鳴禽與興春日和初皆是點景文執三句與
初初一句則言其治蠶之精無所不周皆一時事
不分先後安心傷悲處說下句正女心之所悲者
也重在遠父母上念公于意切不可用上下之情
交相戀愛榮註亦帶言之耳

臨民衣食之豫如此其事豈無可言者乎自其治衣

之事言之彼七月流火則九月授衣矣使非先時而
傳之將何所授乎蠶桑女子之事也故於春日載陽
有鳴倉庚之時蠶之始生者可以食桑也則執懿美
之筐循彼微行之上爰求夫采桑之桑焉然此春日
近近景物清明之際蠶生之未齊者未可以食桑也
則采桑以饒之者又祁祁然其衆多焉是其乘時以
周蠶事既無一之不豫矣而心之所思者則出於所
事之外也惟此治蠶之女咸興作之候而動傷悲之
情以為倉庚之鳴婚姻之期也春日之和桃夭之會
也當此之時殆將及公子以同歸而至於遠其父母
矣是女心之傷悲者惟以遠其父母故也豈出於私
情哉夫其豫於所事固可見風俗之美而切於所思
又可以觀忠孝之情矣

七月流火

第三章

臨民乘時周蠶績之務而皆奉於上焉可以觀
忠愛矣

此章載績分七月流火六句言治蠶之事七月鳴
鵲二句言治績之事崔蒨所以棲蠶非取蠶之器
蠶月指來歲之春而言條桑以下對荷彼女桑下
句看鳴鵲只是點景註中鳴鵲之後後字指八月

講玄黃朱皆正色為公子裳便見忠愛之意不可
說君恩隆渥非此無以報之也

然臨民為衣之事不止此也彼七月大火西流是歲
樂寒之備庶幾其成矣而來歲治蠶之用又當豫而
俗之也故當八月崔蒨既成而收蓄之以為棲蠶之
曲薄至來歲治蠶之月桑之大者可以條取也則取
彼斧斨以伐其遠撈之枝桑之小者不可以條取也
則但取其葉而存乎荷荷之條大小畢取蠶食有所
供矣然麻之可績亦當因時以績之也故七月鳴鵲
之時麻既有可治之漸而八月麻熟之際遂績其麻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九

五

以為布馬由是因其織緝之功而加之以染治之力
凡此蠶績之所成者或染之以象天之玄焉或染之
以象地之黃焉而赤色之朱尤為鮮明也敢自服乎
皆以奉之於上而為公子之裳庶公子有卒歲之需
而吾人亦籍其衣被之餘矣夫勞於其事而不自愛
以奉其上臨人之為衣如此孰非忠愛之所寓耶

四月秀萼

一章

觀臨民感時之變而俗褐以效忠可以見俗之
厚矣

四句分上是感時屢變而知大寒之至下是及時

狩獵而盡奉上之忠終無褐之意也。舉四月五月者言自極暑而漸至於極寒自純陽而漸至於純陰以見大寒漸至不可以不備也。武功指田獵講績武功便止績於貉之武功從狝皆言其皮也。註中亦受其上之無已亦字對上章而言。

夫蠶績固所以為衣而狩獵又所以備褐。幽民之為褐何如。蓋陰不始於陰而始於陽寒不生於寒而生於暑時乎。四月陽盛已極陰有將動之幾則蠶感之而始秀時乎。五月一陰始生暑有將退之漸則蠶感之而始鳴由是八月四陰之月也而早禾可獲矣。由

新經卷之九

大

是十月純陰之月也而草木墮落矣。夫陽極而陰已生陰極而寒已盛雖蠶績之功無所不備猶恐其不足以卒歲也。故狐狸之皮毛深溫厚可以禦寒者也則乘此一陽之日而干貉焉。取彼狐狸之皮以為公子之裘也。狝從之皮輕煖柔好亦可禦寒者也則乘此二陽之月而其同以績乎前日之武功焉。從之小者私之於已而狝之大者則獻之於上也。斯則風氣之寒有所禦矣。尚何無褐之足患乎。是知寒暑者天時之度也而幽人若有後時之慮。狩獵者人事之常也而幽人每有先君之心。風俗之淳忠愛之情可見。

矣

五月斯螽動股

一章

幽民感物之變而治室以禦寒可以觀老者之

愛矣

此章在牀下分上是感物變而知大寒之將至下是治其室而率眾以禦寒也由動股而至牀下終是言物類之變與上章感時之變者意稍不同。室蓋巢是老者率眾而為之既成則率眾而居之此見老者之愛也。改歲不必用東萊三正之註天既寒而事亦已事當指農事而言蓋此乃自田而

新經卷之九

也

入邑者之時也

夫本精雋矣而室居不治亦何以為禦寒之趣乎。是故斯螽也。螽斯也。蟋蟀也。一物隨時而變化者也。時乎五月則為斯螽始躍而以股鳴焉。時乎六月則為蟋蟀飛而以翅鳴焉。由是而七月也則猶在飛鳴矣。由是而八月也則入而在宇矣。由是而九月也則自宇而漸至於戶矣。迨夫十月純陰用事大寒將至則向之自飛鳴而為蟋蟀者遂入我牀下而漸依於人矣。夫物依人以避寒人亦因物以知寒邑君之室其容以無治於於是隙則塞之則則薰之而防範之

甚稠塞向以當北風謹戶以禦寒氣而綜理之甚密
始室之謀既無不修老者乃呼其婦子而謂之曰歲
將改矣天氣漸寒既非野處之候農事已畢可就即
次之安其相與舍田中之慮而入處於邑居之室
幾栗烈麻餐之寒於是乎有所禦也夫感時以修寒
而率幼以入室則卒歲之計無不周而老者之愛可
見矣幽俗之美何如哉

六月食爵及苺

一章

觀幽民為食之適宜可以見敬長之義矣

此章以下皆終首章為食之事此章以介眉壽分

詩經正義卷之九

八

上是養老豐其所當墮下是自奉儉其所當儉也
爵苺及麥是菓之羨葵菽是蔬之羹稱則所以陳
酒也以介眉壽總承菓酒嘉蔬而言供老疾奉賓
祭俱是養老註中頌禱之詞不必用蓋俗物致養
正所以助其天年非頌宜意也九月菽五二句作
一句講六月七月等意俱不重

又以幽民為食之事言之少長有一定之分豐儉有
一定之節自其制食之豐也時乎六月爵苺之羹可
食也則食爵及苺焉時乎七月葵菽之羹可烹也則
烹葵及菽焉八月而黍熟也則刺黍以供籩實十月

而稻熟也則穫稻以釀春酒是豈以之自奉哉蓋以
奉乎老者於以順養其天和而引年之餘歲幾為天
壽平格之助也此則養老之豐豈其所當豈矣自其
制食之儉也七月瓜可食也則從而食瓜焉八月
可斷也則從而斷壺焉至於九月則菽苺采茶而樽
以為薪焉是豈以之而養老哉蓋以飲食之菲乃幼
者之所當安故此物之薄者皆以之食我養夫也此
則自奉之儉儉其所當儉矣豈儉適宜如此此可以
觀飲食之節敬老之義矣

九月築場圃

一章

詩經正義卷之九

九

幽民周農事之終而因念農事之始可見其愛
勤之意矣

禾麻菽麥分上是周農事之終下是念農事之始
也但不可分始終對講築場圃謂築圃以為場也
納禾稼是納之於場也禾稼虛說所包者廣下
黍稷二句皆是嗟我農夫以下重在其始播百穀
一句不重治室上蓋至於治室者正以至於務農
也

夫飲食有節固得平豐儉之宜而農事始終又極矣
憂勤之意時乎九月穡人成功之際也則築圃為場

於以為飲饗之地時乎十月百谷用饗之時也則不
稼既獲悉納之於場圃之中以所納之禾稌言之不
惟有黍稷也也亦且有重糝焉不惟有禾稌也也亦
且有菽麥焉皆自田而納之於場也米稌既納者
以自造矣然臨民之心方周農事之終又慮農事之
始於是為相謂曰嗟我農夫秋稼之納於場者今既
同矣可以上入都邑而執治官室之事矣尚其黨
取茅以為覆蓋之需夜而紱索以為束縛之具亟升
其屋而治之無或緩焉蓋以由是而三之日也則三
陽漸進而耒耜之役以興由是而四之日也則土膏

帝鑑圖風卷之九

十

方動而耒耜之役以作何暇校焉此乎夫秋臘來作
之始既有事於百谷之播此今日西成之際所以必
汲汲於官功之執也吁當終事之時而即為始事之
處如此可以見其憂勤繼繼之意矣

二之日舉水冲冲

一章

觀圖民勸戒之意無非忠愛其君而已

獻羔祭韭分上是相勸藏水而脩祭韭之事下是
相戒滌場而修燕享之禮總見忠愛其君之義也
祭韭重脩水上舉獻羔以祭司寒之神既祭而後
泮水以廟祭也不重廟薦上作時義須用預字方

見忠愛意九月肅霜謂禾稼將成也十月滌場謂
速納禾稼也朋酒羔羊是脩其禮當相對看躋被
公堂三句一串說下萬壽無疆內要見常衣被斯
民常安養斯民意蓋是舉酒之時稱願之詞如此
此章亦是周公述臨民忠愛之事不可作臨民自
相勸戒之詞

帝鑑圖風卷之九

十一

夫農事固所當勤而君事亦所當急故水之祭所以
節陽氣之盛不可以不預也必於二陽之月寒氣方
凝則盤水於山谷之中冲冲焉相率以從事三陽之
月風未解凍則納冰於凌陰之室汲汲焉勸勉以趨
役是豈好於自勞哉蓋以四陽之月君將乘清明之
且行放水之禮獻羔及韭以祭司寒之神而後放水
廟薦以節陽氣之盛出入必以其時藏用皆有其度
所以燮理陰陽者賴於斯也苟非預趨藏冰之役則
君於斯禮其何以行之哉又以燕享之禮所以通上
下之情不可以不舉也故時乎九月氣肅霜降已嘗
夫收穫之期時乎十月滌場地速畢乎飲藏之事
是豈不安于自逸哉蓋於農畢之時秋將脩朋酒以
為獻享之資殺羔羊以供俎實之用躋彼公堂之上
而君民之分已忘稱彼兕觥之爵而祝頌之情彌切

惟欲吾君享萬壽於無疆蒞斯民於有永所以衣被
安養之者長有賴也苟非速畢場圃之功則欲行斯
禮其何暇於行之哉此其相勸以藏冰而脩祭祀之
事相戒以滌場而行獻饗之禮忠愛之情可想見矣
幽俗之美又不有驗於為食者乎吁即幽民衣食之
計而俗見其勤儉忠愛之情此皆先公風化之所致
也王今保有成業其可不知小人之依乎

三之日于邾 祁祁

幽民及時以預食而先時以預衣可以觀俗之
美矣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九

十二

二章 至 五章

詩人詳叙幽民禦寒之事風俗之厚見矣

二章 三章

大臣兩叙幽民為衣之事皆見其忠愛之情矣

三章 四章

聖人兩叙幽民衣褐之俗而皆致其忠上之情
焉

三章是因時蠶績以供上之衣四章是感時狩獵
以供上之褐

四 五章

觀幽民感時備寒之事有見其下之忠者有見
其老之愛者

上章是下有忠上之義下章是老有慈幼之仁

五 六章

幽民乘時為居食之計而愛敬寓焉風俗之美
見矣

上章感時居室而老有慈幼之仁下是隨時異食
而幼有敬老之義

穹窒 至 眉壽

觀幽民居食之中而慈幼養老之各盡焉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九

十三

六月食鬱 至 末

詩人詳叙幽民為食之事風俗之美見矣

出此題前二章對講末一章另講七月章適豐儉
之宜九月章見憂勤之意末章則言忠愛其君之
甚

其

六 七章

幽民之於食用之有其節而治之極其勤也
上是老幼異養適豐儉之宜下是農事始終極憂
勤之意

勤之意

七月食瓜 至 百穀

觀幽民之於食用之儉而治之勤也

末二章

幽民勤於力農而忠於奉上風俗之美見矣

上是力農而有憂勤之意下是奉上而極忠愛之情

畫爾 至 祭韭

幽民勤於農事而急於君事風俗之厚見矣

鷓鴣 全

大臣歷托鳥言以告君可以見其不得已之情矣

齊經正義國風卷之九

十四

此詩是周公諷王之詞托為鳥言以喻已憂勤王室之意作全文當於起處先以自已口氣提撥周公正意在前然後以鳥言直說至末繳處復以已意散出周公正意在後若各章出來可以例推正意不可于周公口氣中說出時講有于各章末補出周公正意更提下章意作過文以復為鳥言說下去甚非經旨切不可用首章喻武庚不可毀王室也二章喻已深愛王室而防患之預也三章喻已為王室未造而用力之勞也四章喻王室多難而已不得不作詩以告王也你全篇文只以中二

章作二比對看首末二章相應講便是

鷓鴣 一章

大臣托鳥愛巢之言喻王室之不可毀也

此詩乃避居東都時所作非既誅管蔡武庚時所作也蓋周公遭流言避居東都三年王始悟公之無罪而疑慮未釋公乃作此詩以貽王王既得此詩又感風雷之變於是迎公以歸公乃承命東征戮武庚東征之詩始作豈有王心方疑而即東征以誅其所親者乎集傳偶誤後已與九峰辨其不然但未及追改矣看詩柄當有斟酌方可 此章

齊經正義國風卷之九

十五

呼鷓鴣者呼武庚也曰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言武庚既誅管蔡不可更毀王室也曰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首兄弟至親汝既誅之不可更毀王室也隨管蔡只是誅之於惡非是誅之於刑戮然已有必誅之罪矣此詩歸罪武庚而于二叔則有閔惜之意為親者諱也講中愛室之心甚於愛子似不必用

昔周公勤勞王室皆出於忠愛之至情而二叔流言將播王室王不能無疑也故公作鷓鴣之詩以貽王托為鳥言以自鳴其意曰于我所愛也室亦我所愛

也鴟鵂鴞爾既肆其吞噬之惡攫我子而食之矣
母更毀我所治之室也夫以我情愛之深加於覆育
之始篤厚之意勤於吐哺之餘育養此子誠可憐憫
也今既取之其毒甚矣况又毀我室乎

迨天之未陰雨

一章

詩人托鳥言及時防患之意自喻之情微矣

此與下章皆本首章母毀我室之意說來此章重
在防患上註所謂深愛王室者只在預防患難上
生來迨天三句以鳥之及時為巢喻已之及時治
國也微彼二句不過任賢而治之意謂之綢繆凡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九

十六

一修政立事制禮作樂所以維持王室藻飾太平者
一皆是也今以二句乃庶幾無患之詞意其可以防
患也若作決詞則翹翹標搖說不去且與周公事
體不同矣

然爾之毀我室也豈我先事之防有不豫者乎彼巢
以備雨也雨至而後備之不免於後時之悔矣故我
及天未陰雨之時往取桑根之皮以纏綿巢之牖焉
而通氣之有資纏綿巢之戶焉而出入之有賴經營
綜理無所不周蓋將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也吾
意先事之豫可以為未然之防今此下上之民坎毀

之而無其咄也欲乘之而無其機也其敢有侮予者
乎此則防患之深我之治巢者既如以此其豫矣

予手拮据

一章

大臣喻已勤勞王室之故諷君之意微矣

此章喻已所以勤勞王室者正以王室之新造而
未集也周公平日握髮吐哺任賢治所謂拮据
以持茶蓄租勞苦而至於甚病正是形容親切處
拮据裡要入口字卒瘡裡要入手字蓋手與口而
並作故口與手而俱病也持茶蓄租則其所作之
事也蓄租皆虛字不可誤將租與茶對講亦不可
以蓄租為積聚所持之茶也予未有室家言無所
棲身而避患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九

十七

抑爾之毀我室也豈我葺治之務有未勤者乎當其
始也予手拮据手與口而並作以持茶焉俾經營之
有具也以蓄租焉俾結構之有需也勤於所事而我
之口遂與手而盡病矣是豈好於自勞哉蓋以我未
有室家棲身之無其所也倘患之無其資也又安得
以自退乎斯則以無巢之故而我之急於所事者又
如以此其勤矣

予羽檄譙

一章

大臣并為言以著已作詩之意諷王之情切矣此承上二章而言已作詩之意也初彼為敵以兵已既勞悴也于室翹翹二句以比王室未安而為難乘之也多難謂流言之變王心疑於上人情惑於下而亂賊又乘間窺伺於其間也予維音曉曉此已之作詩以喻王不得而汲汲也蓋此詩之作正以冀王心之感悟王誠覽此詩而知周公之心則亂賊可誅流言可息人心可定而王室安矣故其作詩以告王者為王室計也非徒自白其心為一身計也此章首二句不可單承三章勤勞說來須兼承上二章方是予室句正應未有室家謀風雨句正應陰雨講曉曉正以愛巢之心不獨謀也

夫我之治巢如此故以言乎羽則燕燕而綴焉以言乎尾則條條而散焉將以成其室家于室方翹翹而未定也將以俗乎陰雨風雨則又從而探擷之矣若然則防患無功而勤勞莫遂哀鳴之聲安得不曉曉其急也哉是則周公非為鳥言也托為鳥言以自比也呼鷗鷗而謂之者正以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王室也托鳥之預于為巢所以見其預防王室之

患托鳥之勤於為巢所以見其勤勞王室之情巢之壞於風雨鳥既不免於哀鳴則王室之摧於武庚而公之作詩以告王亦不得而汲汲矣使成王得之而心悟焉又何多難之不除而王室之不定哉吁與固周公望王之意也豈徒自鳴其忠而已耶

東山

全

聖人勞東征之歸士必歷探其情而代之言也全四章平看有次序首章言既歸在塗而有完師之慶二章言歸家未至而切思念之情三章言至家而慰室家之望四章言及時而遂男女之樂皆探其情而代之言也各章俱四句分

我徂東山

首章

聖人勞歸士必述其久役之勞而及其還役之慶也

我徂二句在外之久也我來二句歸家之勞也五句以下俱是慶幸之意不可以我東曰歸四句對蜎蜎者蠋四句看只相承說下便是制彼裳衣則素衣常弁素裳白鳥皆易之矣要見是喜幸之意行陣銜枚不可與上句對講觀註自見敦彼二句言無鋒鏑之禍正所謂完也

周公東征而歸因作此詩以勞軍士為之述其意而
言曰天下有不可逃之義而亦有不容已之情我祖
東山罪人未得滔滔然三年而不歸在外可謂久矣
我來自東周道回遠適遇乎零雨之濛濛歸途可謂
勞矣所幸者不有完師之慶乎方我在東而言歸之
時心已西向而悲家室之念蓋甚切也於是脫彼素
裳而制乎平居之裳焉易彼素衣而制夫裳服之衣
焉行陣者昔日之所有事也今則大難既平而可以
勿事於行矣銜枚者亦昔日之所事也今則四國既
寧而可以勿事於枚矣此其居東之際已與夫慶幸
之秋而在道之時自動夫生全之感彼蜩蟴者蜩則
在彼桑野之中而適其所止之性矣况我之獨處不
移而敦然其獨宿者則亦在此車之下焉昔焉乘此
車而往者今亦乘此車而歸也蓋得以免鋒鏑之憂
而獲完師之慶矣豈不樂哉

我祖東山

第二章

聖人勞歸士必述其往來之感而及其室家之慶也

思也

四句分上是往來之感下是室廬之思果藏數句
俱是意盡之詞末二句依註便是伊可懷句非歎

除去果事等物之謂也只言室廬荒廢之狀誠可
懷思焉耳

夫完師而歸固為可幸而室廬荒廢亦為可憂我祖
東山滔滔不歸可謂久矣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可謂
勞矣當此在道之時寧無室廬之思乎夫室以人而
治以不治而荒也吾想果蠃之實除之無人也其亦
延施於簷下之宇矣室所居也而今不掃則伊威在
於室焉戶所由也而今無人出入則蠨蛸在於戶焉
舍旁隙地有町疃也而今鹿以之而為場矣熠燿而
明不定者有宵行也而今亦處于室之中矣夫室廬
荒廢至於如此想像之餘其狀亦可畏矣然室廬吾
故居也生於斯長於斯父母妻子聚於斯夫豈可畏
而不歸哉荒廢之形若接於目感慨之念益切於心
亦可懷思而已安得置之度外乎

我祖東山

第三章

聖人述歸士久役之勞而因及其室家之慶也

四句分上是述其久役之勞下則及其室家之慶
也鶴鳴于垤二句俱承零雨說有牧苦瓜四句是
即物以見其感慨之情蓋微物尚有所感則室家
之感可知故註曰行久而感深正以見其慶幸之

意也

夫在我固動望塵之想而室家亦有望我之情我徂
東山所雁不歸何其人也我來自東零雨其濛何其
勞也夫行將歸而則思居者之遠居者過雨則思行
者之勞當斯時也陰雨將軍則先知故嫌出
垓外熱就食之因以鳴於其上矣我婦之居東者則
亦念過雨之替而嘆息於東焉於是度歸期之已近
而洒掃寧室以待君子之歸但見我之行適已至焉
而有以慰乎其望矣斯時也有軟瓜苦係於寒薪之
上固周土之所宜而昔日之所習見也但彼徃之久
自我之不見此亦已三年矣豈徒今日之復見於夫
以一物之微尚有三年之感而況于室家乎

我徂東山

第四章

聖人於歸士述其徃來之感而及其婚姻之樂
也

亦四句分上是述其徃來之感下則樂其男女之
及時也倉庚二句是因時以起興之子於歸謂及
時以于歸也興意直至其儀止觀本文四節其字
相呼應可見施衿結帨衿繫佩帶也悅佩巾也結
束着整其服飾而因戒之也此一句是徃嫁之命

九十句也徃嫁之儀其新二句不對而意則平重
蓋書新者如此則舊者亦可知矣非言舊婦也
祭也

夫有室家者固慰想望之情而無室家者亦遂男
之樂我徂東山則悃悃三年而不歸矣我來自東則
適遇乎零雨之其濛矣在外如此其久徃來又如此
其勞也然當于歸之時正值婚姻之候彼倉庚于飛
則熠燿其羽矣况之子當此仲春之會而為于歸之
行所駕之馬則有黃白之皇焉亦有駉白之駉焉以
言其繡則親為之結而戒命之禮已申於施衿結帨
之餘以言其像則九十其歡而禮文之脩又侈乎
門之爛矣夫男女之歡人所同也東征之士未有室
家者及時而成婚姻之好固甚羨矣而舊有室家者
雖見而遂契濶之情其喜又當何如哉男女之樂無
一人而不遂矣不亦可慶乎夫完師而樂未至而思
國則於自然之感而室家望汝男女及時則又皆其
所深願而不敢言者也上之人乃能先其未發而歌
以勞苦之此所以感激天下之歡心而雖勞不怨
也歟

庚奔

金

軍士歷叙已從師之勞而深羨聖人興師之義焉

三章一意無淺深總言東征之役乃聖人為天下之心而非一負一家之計以見從軍之勞皆義所不容辭也朱註宜細玩始得

既破我斧

首章

詩人叙已從征之勞而因原聖人憂世之大也二句分首二句正以起下文意周公東征以下通就聖人心上說以見義所當伐而已不容辭其勞也哀我人斯二句緊承四國句講蓋莫哀於人心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九

廿四

五

之不正尤莫哀於四國之不正周公直欲使四國之人莫敢不一於正則其憂天下之心誠有光明正大周徧廣濶上下與天地同流者故曰亦孔之將也

東征之士以周公勞已之勤故言此以答其意曰天下有不容逃之義吾人有不可辭之勞故我以六軍之衆而從東征之行斧斨本堅利也今則既破我之斧焉又缺我之斨焉其勞甚矣然周公為歟東征之舉非自侵其身也蓋三監起衆群叔流言四國之人反側而不止者有之矣是以平一方之僭亂以

四國之人心蓋將使天下之人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也此其憂在於天下有光明正大之心哀及乎生

民有周徧廣濶之度浩乎如天之無不覆也恢乎如地之無不載也其哀我人也不亦甚大也於是則周公之憂為天下憂也則秋之役亦為天下役也雖破斧缺斨之勞亦義所不得辭矣而敢以為怨乎

既破我斧

中章

詩人叙已從役之勞而因原聖人憂民之善也叱者化也使惡者化而為善和者化而為正也嘉善也舊多以慈祥豈弟言之覺未足是光輝堂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九

廿五

微無一毫疵累無一毫緊駁之意

然東征久役既破我斧而又缺我斨矣周公為此舉者其心何心也蓋以流言之惑四國人心入於邪僻者多矣今此伐罪之師必將化四國之人心使皆歸於正而後已焉則其哀我人斯也然粹至善無一毫緊駁之私光輝堂微無一毫私意之累不亦甚善矣乎夫如是則破斧缺斨之役亦義所不得辭者矣

既破我斧

末章

詩人叙已從師之勞而因原聖人憂民之義也四國是道乃革渙合離之意使人心堅固而不搖

也休是慈幸豈第至誠惻怛意思

然東征三年既破我斧而又缺我鍬矣周公之為此舉其心何心也蓋以四國人心惑於流言渙散不服者有之矣故今伐此一方之叛正欲歛四國之人心使皆堅固不離而後已焉則其哀我人斯也慈祥豈第休休乎誠意之流通寬裕溫柔肫肫乎至情之惻怛不亦甚美矣乎吁此可見周公之心大中正而無一毫自私自利之面抑又以見當時披堅執銳之人亦皆能以周公之心為心而不自為一身一家之計蓋亦莫非聖人之徒也學者於此熟玩而有得焉則其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九

主

伐柯

全

東人之見聖必追喻其始見之難而因喻其得見之易也

此詩乃既見周公之後所作追其始願見之難而及今得見之易正以道其慶幸之情也

伐柯如何

一章

東人托喻見聖之難正以寓得見之喜也

此章追喻昔時公在王室而欲見之無由也要寓得見之喜幸方有味

周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故作此詩以道其慶幸之意謂懿德之好乃斯民之良心而見聖之喜尤吾人之至願我於周公固幸見之矣而追言其始不有阻於欲見之難者乎是故柯屬於斧吾欲伐之以利用者也伐柯維何必資斧以克之苟匪斧焉則無以運割決之利雖欲伐而不能伐矣妻配乎已吾欲娶之以敵體者也取妻何如必資媒而後得之苟匪媒焉則無以通二姓之歡雖欲得而不可得矣是快親聖德者固吾風昔之心而公在王室則方阻於親炙之無由也安知其有今日之幸也哉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九

主

伐柯伐柯

一章

詩人喻見聖之易慶幸之意深矣

此章喻言今日公居東都而已得見之易也其則不遠以此儀形之近也蓮豆有賤以此交際之親也要見慶幸意

夫未見之時固如此其難矣其在於今不有得見之易者乎彼伐柯而有斧焉則舊斧之柯已寓夫新柯之法而新柯之變不越乎舊柯之中則其不待遠求而得之久取妻而有媒焉則令德來括克諧乎居室之歡而親我新婚即成夫同牢之禮蓮豆有賤然而

陳列矣是今日東鄰之居正吾人得見之地盛德之
範樂有所瞻依也上下之情樂有所親就也寧復如
前日之難也哉是則本其始之難也正以寓其得見
之幸而幸其今之易也又以慰其欲見之心東人之
於周公如此其亦秉彜好德之公不容自己者矣

九戩

全

東人喜於見聖因惜其將去而欲留之也

首章分上是得見而致夫慶幸之情下是將去而
致夫願留之意此詩是周公將去時所作

九戩之魚

一章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九

三八

東人托興已之見聖慶幸之意深矣

此詩總是喜於見聖所謂衮衣繡裳者即是聖人
所服聖人所服即是聖德所著蓋平日願見而不
可得者而今幸見之也

東人喜見周公而又恐其將去也故作此詩意謂好
德者夫人之良心而見聖者尤人情之至幸彼九戩
之網則其所得之魚有鱗焉有魴焉皆魚之美者也
况我之子以元聖之德負天下之望昔焉輔相乎王
家固難得而見之乃今至止於東土但見以上公之
貴修九命之服服之於上者有衮衣焉為龍為蟲之

交輝也雉火與雲之相映也一至德之溢於上矣
之於下者有繡裳焉曰藻曰采之鮮明也曰黼曰黻
之炫赫也一盛德之美於下矣斯蓋以東人之所素
見者而今幸得於快觀之餘以平日之所欲見者而
今獲遂其親炙之願謂非吾人之所深慶者耶

鴻飛遵渚

合下章

東人於元聖兩興其將歸於國而不久於東也
此二章俱以鴻飛句興公歸意末句則言其不久
於東也

夫我公在東固吾人所深幸矣然亦不久於東也是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九

三九

故鴻之飛也則循乎小洲之渚矣况我公之歸則必
居冢宰之尊而謀謀於廟堂之上夫豈無其所乎今
之在東也特於女信處而已信處之外安得復見之
哉鴻之飛也則循乎高平之陸矣况我公之歸則必
留相乎王室而任乎參贊之司豈復來於東乎今之
在東也不過於女信宿而已信宿之外安得而觀之
哉

是以有衮衣兮

一章

東人於元聖幸其得見之暫而致夫願留之誠
也

首句是承二章而言與待見之暫下二句則表其
頌留之誠也無以公二句一串說下

夫惟其信處於此故信處之間東方有此服衮衣之
人焉惟其信宿於此故信宿之間東方有此服衮衣
之人焉斯則一時之暫猶可以慰我之心矣然以公
之盛德雖日親就之為未足也若遇迎公以歸則將
不復來東而使我心悲矣吾頌其且留於此母曰相
位不可以久盛而遽迎公以歸使我心失其所主而
至於傷悲也為吾君者其庶幾體吾人之情哉是則
慶幸之意方切於得見之餘而頌留之心益深於將
去之際東人之於周公如此不可以觀盛德之感乎

全

詩人兩與聖人處變而不失其常以見其德之
盛也

前章言公雖遭變而不失其安重之常後章言公
雖遭變而不失其德音之常所以不失其常者要
在心上見之惟其心事光明皎如青天白日故已
無所愧怍而安重自如人亦有以諒其心而德者
不瑕也

暖其胡

一言

詩人與聖人懷大美而無所累其亦深諒其心
者

此典有取義蓋非之暖胡寢尾進退不得自如正
反與公之赤舄几几進退自如之意也遜大美附
註所謂遭疑謗不日遭謗而曰讓美此詩人委曲
之意也夫公之被毀本以管蔡之流言然詩人不
欲護邪之口加乎公之忠聖是以不明白說出而
乃以讓大美替出話頭來說委曲回護甚得推尊
之體但作文就讓大美發揮便是遭疑謗口氣若
後說出流言話來反失詩人之旨矣赤舄几几者
服冕服時以舄稱冕其安重如此無異周旋廟堂
之日也舄如今朝鞋是也此二句要見中心無愧
怍意

昔周公雖遭流言之謗而處之不失其常故詩人美
之如此意謂變故之來人情之所難處也若夫聖人
而豈其然哉彼狼之為物進而瞋其胡則退而踰其
尾焉物以形累進退不得以自如矣我公勤勞王家
忠愛王室所謂天下之大美也今乃心雖忠也而不
自有其忠德雖聖也而不自處其聖讓大美而不居
而退處於不爭之地斯固適天下之變矣常人於此

未有不改其節者公則俯仰無累既即乎中心之安而步履容自得乎有常之度見之於見服之為者凡几然其安重焉進退自如之象猶之周旋廟堂之中也豈有局促之形哉

狼麋其尾

一章

詩人興聖人諫大美而不失天下之顯名可見其心之無累矣

德音不瑕乃其忠愛之心昭然在人之耳目而自無瑕疵之可指雖處變之時人譽之猶夫無事之日也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九

五

又觀狼之為物退而貽其尾則進而瞋其胡進退不得以自適矣今公遜此太美而不居斯固遠遺其變宜乎人之議之也然而忠貞之節存之於已者不虧而正大之心孚之於人者有素德音之美赫赫然其光顯焉令聞廣譽之昭彰猶之無事之時也豈有一毫之玷缺者乎夫不曰遭疑謗而曰讓大美固可見其愛公之誠既曰赤鳥凡几而又曰德音不瑕又可見其諒公之至若詩人者其亦善公立言者矣

詩經正義國風卷之九終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

乙丑進士尚台許天

分序生

天明

石賦

著

男庠生昌年

孫庠生紹武

鹿鳴

全

王者燕賓必廢興以致其求教之誠也

此詩三章一意只重在求教上蓋樂嘉賓正所以求教也與意各章俱至末

呦呦鹿鳴

首章

詩人興已燕賓之厚惟以求其教也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

一

鹿聚于野其性適故其聲和賓在于燕其情通故其言盡興意是如此我有嘉賓但言其蘊蓄之深抱負之大不必露出大道鼓瑟二句是樂承笙一句是禮吹笙鼓簫只演上文吹笙字與鼓瑟對瑟堂上之樂鼓瑟而歌有聲有詞者也笙堂下之樂立於縣中有聲無詞者也人之好我二句一串說下不可以示我周行為好我之實又不可說嘉賓咸此禮意乃以好我之心而示以大道蓋嘉賓素懷忠之心素有告之意但隔一勢分不能通耳今燕設則好我之情通而大道可以樂告也大

道以帝王修己治人之道入講

此燕享公客之詩也。若曰人臣之愛君也固有樂告之意而人君之求教也不可無下天之誠彼呦呦然鹿鳴之和也則食野之苹矣蓋其性適故其聲和也况我有嘉賓蘊蓄之深足以格沃乎治道抱負之大足以裨益乎王猷求教之心固我之素切者也而豈無以通其情乎燕必有樂也鼓彼瑟焉而奏夫堂上之樂吹彼笙焉而動夫笙中之簧樂於此乎脩矣燕必有禮也則奉筐而承幣帛時乎飲也以酌賓而送酒時乎食也以侑賓而勸飽禮於此乎行矣禮意之勤如此庶乎賓主之情既洽有以通其忠愛之誠上下之勢兩忘有以達其媚茲之念旅語之際自將示我以經邦之大道而詔告之不遺也格我以修治之宏規而開陳之無隱也斯固吾之所望於嘉賓者豈徒虛文之設而已哉

呦呦鹿鳴

中章

詩人興嘉賓深于示教而在已切於求教也

與上章同意德音孔昭三句是教末二句言已之燕正欲求其教也德音二句相連說君子是則句總承德音修己之德音也示民不挑足以

化人也君子泛就在此者說是則是做謂法其修已者以脩己法其治人者以治人也註中不待言語之間二句總上意末二句要補求教意

呦呦然鹿之鳴於野也則食野之蒿矣蓋其性適故其聲和也况我有嘉賓道德之隆發於克積之後而聲譽之夷昭於邦國之間足以視民有所觀感而化其偷薄之風以歸於淳厚之俗凡在位之君子有脩已治人之責者皆當法其脩德者以修己之德法其示人者以示法于人其則焉而不敢違也是做焉而不敢悖也夫然則不待言語之間而所以示我者深矣然我求教之心則不已也我有旨酒惟嘉賓之燕燕焉與之教遊於樽俎之間而脫畧乎上下之分燕乎至情之相通而示我以大道也不然則彼雖有心愛之意豈能以自達哉

呦呦鹿鳴

末章

王者興已燕賓之厚惟以安其心而已

亦與上二章同意和樂且湛蓋琴瑟之作莫非本和之宜暢其樂之流通故和樂而且久也我有旨酒承上說琴瑟亦在其中安樂其心不但專言酒也實兼酒與樂說註以卷其體是酒娛其外是樂

安樂其心則上下之情通而無嫌通拘憚之迹得以盡言而無隱矣

呦呦鹿鳴則食野之苹矣蓋其性近故其聲和也况我有嘉賓寧無以樂其心乎于是燕禮攸行而大樂交作樂有瑟也則鼓彼瑟焉樂有琴也則鼓彼琴焉聲音之迭奏莫非至順之流通蓋和樂而且湛也我之有是酒也獻酌一舉而琴瑟和鳴豈徒養其體娛其外而已哉庶幾懇勤篤厚之意浹洽于賓主之間于以燕嘉賓之心而使之無拘迫之意樂嘉賓之心而使之無疑畏之迹也則所以教我以大道者自將

詩經正義卷之十

四

四牡

全

王者勞使臣詳述其奉公忘私而因以達其情也

此勞使臣勞字與勞者勞之勞字同勞者自其歸而勞之遣者自其去而遣之此詩通是王者探使臣之情而代之言以三四章作上者自言蓋因集傳語勢而誤也四章分

四牡駢駢

首章

王若勞使臣必必其勞於公事而廢乎私情也此章及下章俱二句分總是述其勞而叙其情所謂情者思親之情也有以勞其心勞其身立說者不可依王事以宣德達情入講傷悲與懷歸相應懷歸正指思親欲歸而不得歸所以內顧而傷悲也鹽鹽也出於河東之解池不堅久而易敗故以不堅固訓之

詩經正義卷之十

五

此王者勞使臣之詩蓋探其情而代之言也若曰奉公者人臣之義思親者人子之情我之奉命以出使也駕彼四牡駢駢然而不息行彼周道遲遲然而遠勤勞於外如此則去親遠矣豈無懷歸之心乎但今日所任之事王事也王事不可以不堅固既後不

四牡駢駢

次章

王者述言以勞使臣必即其所乘者而表其不得歸之情也

此章上章同意不追格處下亦又補不得歸意與豈不懷歸相應

不持此也駕彼四牡駢然其不息實維嗚嗚哀哀之駟馬也勞於所事此則禮親父六豈無思歸之情乎但吾身之所在王事之所在王事不可以不堅固是以後役之勤靡有朝旦之暇雖一身之勞亦有所不遑矣而可以歸乎哉

翻翻者雖

二合

王者代使臣之言必兩與其供乎臣職而廢乎予職也

此二章以物之得其所止與已之不得暇以事其親蓋反興也作文須知公義之當重不可偏重私

情上

夫既不得歸矣又安得以養其父母乎使翻翻者不過一物之微矣然猶有時而飛有時而止集於茲翔之上而適其所性之天物性之自如若有若此者今我使臣乃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而勤勞於外無一時之或息焉雖欲歸以養其父母我之心也但為君之義重則為親之禮廢父雖賴我以養而不遑歸以養其父費雖之不如此豈能以忘情哉

下章以此

駕彼四駟

一章

原缺第七葉

皇皇者華

一章

王者遣使臣必以與以美其勤而推其心也此章以華之盛無地而不有與及之思無人而不然註中羨其行道之勤貼詵詵句述其心之所懷貼每懷句其實重每懷靡及上征夫註解云使臣與其屬也然重在使臣每懷靡及其心歎然恒若有所不及也不曰使臣而曰征夫則不惟使臣此心其屬亦此心也蓋在使臣惟恐無以副君之意而為其屬者亦恐無以為使臣之助故并言之推此心則耆老或未敬遣逸或未舉鰥寡或耆老廢廢或耆老修上德未宣下情未達皆其心之所汲汲者矣臨遣而歌此固所以勸勉之也此遣使臣之詩也意謂效勞於外者人臣之分而求盡其職者人臣之心彼皇皇然草木之華則于彼高平之原下濕之隰焉原有之隰亦有之無一地而不有矣况今奉王命以有行惜其屬以從事此駢駢然衆多疾行之征夫也莫不勵盡職之念而每懷靡及之心惟恐上德之不能宣也下情之不能達也在使臣者惟恐負天子之化而為其屬者必惟恐無以紓使臣之憂矣何有一人之不然者乎

原缺第九葉

常棣

全

詩人與兄弟之甚切於人必詳六相須之殷以見之也

首章分莫如兄弟乃一詩之大旨終篇皆發此句之意二三四章是喪亂皆須於兄弟六章以下是安樂皆須於兄弟見九今之人莫如兄弟也喪亂既平一節是承上起下之意總註甚明宜玩

常棣之華

一章

詩人與兄弟於人為甚切示人知所重也

此有取義之興莫如兄弟就情義上說所指者廣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

十

不專指朋友妻子說講中川如字作二比無害蓋曰此尚不如况其他乎

此燕兄弟之樂歌也意謂兄弟至親也人所以薄於兄弟者亦未知兄弟之甚切於人故耳試即物而觀之彼常棣之華其鄂然而外見者豈不鮮鮮然而光明乎蓋雖同是華也而外見者為獨盛焉夫物則亦有然者矣况九今之人並生於天地之間雖若是乎其衆也然以言其情則莫如兄弟之親以言其義則莫如兄弟之重兄弟於人為甚切者六而可以不念哉

原缺第十一葉

不惟死喪之變為然也雖急難之時則亦有然者矣相彼春令之在原也飛則見其鳴焉行則見其搖焉動止不得以自如也况夫兄弟在急難之中皇皇然惟欲施夫拯救之術心不能以自安身不能以自逸何以異於是哉當是之時雖有良朋情非不深也義非不重也然力不相及不過付之長嘆息而已求其如兄弟之助焉可得乎兄弟之親見於急難之時者如此

兄弟閱於牆

一章

詩人著兄弟不以小忿廢懿親而因言朋友之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

三

不如也

此章以情義之甚薄而猶有不能自己者言之言雖良朋不如閱閱之兄弟見兄弟之義甚切於人也

不惟急難為然也雖於情義之甚薄而猶有不能自己者焉彼兄弟設有不幸聞恨於內而有閱牆之變似有乖於天性之親也然或外侮之來則親親之情自不能已必同心以禦之而一時之小忿殆若蚋之而相忘矣當此外侮之至雖有良朋力不相及又何能有所助乎是則雖當情義甚薄之時而猶非朋友

之可比如此兄弟之故人誠可謂甚切者矣

喪亂既平

一章

慶常而疎其所親悖理之甚者也

此章承上文患難相湏之意起下文安樂相湏之端規總註遂字故字可見有帶上看者覺未是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待之薄也

夫兄弟之情相湏之甚殷如此當以厚道而處之可也夫何常人之情天理每形於患難之際人欲易溺於宴安之餘故于喪亂既平之後無死喪之變也無急難之虞也無外侮之侵也蓋既安而且寧矣斯時也乃有疎其所親雖有兄弟而視之反不如友生者焉則視至親反如路人而人道或幾乎息矣何其悖理之甚哉

備爾遺直

一章

詩人言燕樂有湏於兄弟示人知所親也

此及下章承上章言安寧之時亦有湏於兄弟見人之不可薄於兄弟也備爾二句是一家之人燕會聚飲以為樂也未句打轉備爾二句說見得燕樂有湏於兄弟故下云宜爾室家兄弟既具俱也與行葦莫遠具邇一例只是皆在意

夫人安寧之後多薄於兄弟孰知兄弟之情雖安寧之時未始不相湏者乎彼邇且踐然其陳飲酒充然而醉飽是室家之樂似無待於兄弟也然使兄弟有不俱焉則此心缺然如有所失無以享其樂矣其必兄弟皆在而無遠焉夫然後天性之愛流通於樽俎之間和樂之情浹洽於聚會之際不啻如小兒之慕父母矣是燕樂之湏於兄弟者如此

妻子好合

一章

詩人言妻子之樂有湏於兄弟見親之當篤也

此章好合是相好相合之意就平日言未句打轉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

十四

好合二句說見得妻子之樂有湏於兄弟故下云樂爾妻帑既翕是和樂無乖之意同而無異也上章對燕飲言故曰具此章對和妻子言故曰翕

至若妻子怡然而好合有如鼓瑟琴之和是妻子之樂似無待於兄弟也然使兄弟有不合焉則至情之有乖無以久其樂矣其必兄弟既翕而無乖焉夫然後家庭之內莫非大順之周流和樂之情貫之始終而一致不特一時之樂而已是妻子之樂有湏於兄弟者如此

宜爾室家

一章

詩人申言安樂有須於兄弟而因示人以自若也

此章上二句是申告之末二句是使人反覆窮極而驗其信然也宜爾室家申兄弟既具二句之意樂爾妻孥申兄弟既具二句之意究圖只是一意皆就天理人情上究極其理不可分兩樣看兄弟死喪相恤患難相助者乃良心所發見人情所易知至於安寧之後兄弟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則有未易曉者故欲其反而求之也

大兄弟具而後樂且孺是室家之宜不自宜也而兄弟

詩經正義
弟有以宜爾之室家與兄弟而後樂且孺是室家之樂不自樂也而兄弟有以樂爾之妻孥矣此其安寧之後蓋有無適而不相濟者但人弗之思焉是以知之有不真而信之有不篤其誠以是相須之義而圖之謀慶於良心其切之初以求其不容偽之理及親于善端發見之際以求其不容已之情吾知體驗深而天機見察識久而實理形果有以見室家之宜兄弟宜之也妻孥之樂兄弟樂之也豈不信其然哉是則兄弟於人其重如此可見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而今日之燕有不容已矣彼疎其所親者亦獨何

歌臺作此詩者必有所感矣不然何為委曲漸次說盡人情若是耶

末三章

詩人極言安樂有須於兄弟因示人驗而信之也

偵爾

二章

詩人兩言安樂有須於兄弟示人之篤於親也

伐木

全

詩人託興而言友誼之當篤必兩興其盡篤親之情也

首章分首章言人當篤友下二章方言其所以篤友也

伐木丁丁

一章

友生分與意二句止註自明白喻是開喻之意求友之說不必入親疎尊卑言聽之只是鑒其求友之誼終和止平方是相之也須就天下和平說氣象方大且見不可不求友意蓋天子以群臣為友惟篤于朋友則上下志同君臣道合自可以致天下于和平故托神言之耳有作使朋友終和且平者覺無意味亦不必入福字講

此燕朋友故舊之樂歌也。若曰：白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須交以成者。交証之當，篤矣。夫盡觀之物乎？彼伐木則丁丁然，其聲之相應矣。鳥鳴則嚶嚶然，其聲之和鳴矣。是鳥也，出自幽谷之中，遷於喬木之上，嚶然而鳴者，乃其集衆呼群求友之聲如是也。相彼鳥矣，不過一物之微，猶有求友之聲。矧伊人矣，為萬物之靈，其視諸友何如也？而乃不求友生，友鳥之不如矣。而可哉！人之不可無友如此，是惟不知求焉斯已矣。苟能篤朋友之好，而聯一德之交，則和平之氣，感格於無聲之表，而鬼神之幽自聽於不聞之中，以和石和簾，怡之矣。和者，非直今日為然也。殆將永言保之，而使其和者終於和焉。以平召平，太平之有象者，不特一時為然也。殆將保佑命之，而使其平者終於平焉。求友之應如此，人亦何為而不求友哉！

伐木許許

一章

詩人興已之燕友，合親疎而致其教焉。

興到末諸父諸舅，詞有先後情愈厚。蓋一時俱燕而立言之間，則以親疎為次序耳。下章始及同儕，意亦倣此。其所燕之禮物不同者，互文以見意也。卑適不來，意輕看重在微我弗顧，微我有咎上。

不來只以有事不得來說，蓋言彼或有故而不得來，我無意彼之不來，不設燕以召彼而使恩意之不至也。不可作彼雖薄於我而我則當以厚自盡者。夫人當篤友如此，則我於朋友當何如哉？彼衆人之伐木也，尚許許然有其力之聲而同聲以相應矣。况我於朋友可不同氣以相求乎？燕必有酒也，則醜酒之甚美，燕必有殽也，則肥鮮之既設，以速我同姓而尊之。諸父速之而來，固云幸矣。然事或出於意外，諸父之中，卑無有故而不得來者乎？卑使彼適有故而不得來，卑寧意其不來而忘設此酒，遂使禮意不至而於我有不顧之愆也。同姓固所當然而異姓亦不可遺，於樂酒掃而堂宇之鮮明，陳饋八簋而肥壯之既有，以速我異姓而尊之。諸舅速之而來，固云幸矣。然事不可以預料，諸舅之中，得無有故而不得來者乎？卑使彼適有故而不得來，卑寧度其不來而不設此酒，遂使恩意不周而於我有失禮之咎也。

伐木于阪

一章

詩人托興備物以燕友，因言懲於人而盡其情也。

此章及上章一時事，但言之有次序耳。無遠分兄

第同姓異姓皆有上章尊者不敢必其求此章同
儕則曰無遠亦言之法也有酒四句以禮樂立說
蓋言禮樂俱備非既飲酒而作樂之謂也有酒二
句只是不計有無非真無酒也暇萬幾少息政事
暫休之意不可作國家閒暇講迫我暇即及是時
之意不是待將來之意飲酒內兼作樂入講民之
以下一句不專主兄弟言燕諸父諸舅皆是此意
尊者固所當燕而卑者亦不可忽也彼伐木於阪則
有其地矣况我於朋友而可不盡其情乎是故釀酒
衍焉而甚多造豆踐焉而陳列以速我兄弟之同儕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

者使皆不至於相遠焉而吾之情始得以曲全而無
歉也然我之此舉亦鑒彼凡民之失而已民之所以
失德於朋友豈必有大故哉或但以乾餼之薄不以
分人遂使恩意不至而有失禮之愆耳故我於朋友
本其篤厚之意而盡夫先施之情有酒也我則從而
涿之無酒也我則從而酌之而有無之不計焉我有
鼓也則坎坎然鼓之我有舞也則踴躍然舞之而聲
容之悉協焉及今萬幾稍暇之際集我同類之朋而
飲此所涿之酒獻酬一舉樂舞交作庶幾情意浹洽
於樽俎之間而不至如凡民之失德者矣是則親疎

異情而合愛尊卑異文而合敬我今日之篤友如此
和平之應不特錫之于神乎

神之聽之 至末

王者著篤友之應而因兩興其盡篤友之情也

天保

全

臣子願天與神之福君而皆極其福之盛焉
此詩前三章頌天之福君故第三章以山阜岡陵
喻其福之高大以川之方至喻其福之盛長所以
終首章而下之意後三章願神之福君故末章以
日月喻其福之進盛以南山松柏喻其福之悠久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

五

所以終四章而下之意此詩固是祝君之福其實
致此福者則本於德也且二章之戡穀四章之穀
敬五章之化民皆就德言則祝頌之中又寓規戒
之意矣

天保定爾

首章

臣子言天眷君之至而使之獲福之隆也

天保二句言天之眷君如此未便說到福君下四
句方是福君也不可以俾爾以下即為保定之實
何福不除即帶重厚說下以莫不庶即帶多益說
下言使爾受福重厚而無不除舊而生新也使爾

受福多益而無不全備而衆庶也單厚謂積之者極其深厚也多益不可就行上講除謂往者過來者續如環無端也庶幾所謂其來如幾其多如法也

入臣受君之燕而歌此以答之意謂吾人荷君之德至矣其所以稱頌之者寧有既哉自天之福君言之至天之於爾也默相於冲漠之中而所以保明其身者堅固而不易陰陽於無言之表而所以安定其躬者貞一而不搖蓋有亦孔之固者矣是故福莫貴於日新也則使爾純嘏所積有渾淪磅礴之休而極乎

附錄卷之十

主

天下之單厚焉往者過矣來者續之蓋相輝於無窮也何福而不除舊生新乎福莫貴於富有也則使爾衆福駢臻有廣大克周之勢而極天下之多益焉其來如幾其多如法蓋庶幾之咸備也何福而不既庶且繁乎

天保定爾

第二章

臣子托天之眷君既錫以福之純而又申以福之永也

百禄分上是敷錫之盛下是申錫之久總是天錫之而又申錫之交與意不甚重俾爾遐穀不可以

上文單厚多益入講整無不宜即帶散穀說言俾爾事皆盡善而行之無不宜也雖若二句而意實一句與上文俾爾單厚四句詞氣相類故註云猶其曰單厚多益非謂其意義之相同也散穀就凡事盡善上說凡出乎身而加乎民發乎邇而見乎遠者皆是整宜如以內則宜室宜家以外則宜民宜人是也此正是福之所在故下云受天百禄就承此二句說惟日不足言福與日而俱積福之無窮惟若日之不足也日本非不足也自其福之無窮而言若是耳

附錄卷之十

主

不特此也天之安定我君默相於冥冥之中使其見諸推行皆合乎天理之當施諸踐履舉即乎人心之安推之無有於不準也達之無有於不順也殆無一之不單者焉如是則一人之身百禄攸萃君之受於天者不為不隆矣然天之錫君猶未已也陰陽之有加格而為無窮之慶申命之不已引而為悠久之休其格爾以遐福必將與日而俱積焉殆若福之無盡而日之不足者矣

天保定爾

第三章

臣子托天福君之盛而必形容其盛也

此章形容上二章之福以莫不興謂上文畢厚多益百祿毀福是其福莫不興盛也如山二句是形容其高大如川一句形容其盛長末句承如山三句說而與以莫不興相應

夫天之安定我君也畢厚多益萃於一人之身百祿毀福備於敷錫之下其福莫不興盛矣將何以擬諸形容乎自其高大言之則如彼山阜岡陵巍乎其不可及也自其盛長言之則如彼川之方至浩乎其未可量也積累之多蓋無福而不增矣其興盛為何如哉

詩經義小雅卷之十

一章

吉蠲為饎 臣子之答君必托言祀神而獲福也

四句分此章以下言神之福君先言祭者致福之由也吉蠲四句首句畧斷是用三句作一句說下吉蠲為饎分三事看詠日卜柔日也大夫先典有司擇丁巳之日至明日乃筮其日之吉凶也此見少牢擇士選助祭之臣也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以擇士此見射義齋戒七日戒三日齋致潔於內也滌濯謂洗祭器掃宗廟沐浴其身之類致潔於外也炊黍稷曰饎儀禮有饎饔是也天保一詩皆

祝君之福而此則頌其誠敬以祭而受福也

天之福君如此神之福君何如自其奉祭獲福言之彼宗廟之祭所以祀乎其先者也吾君當假廟之祭竭明信之意詠日擇士以致其謹焉齋戒滌濯以致其潔焉為之酒食以備其物焉凡既備矣是用脩孝享之禮而行四時之祭禴也祠也舉之於春夏焉烝也嘗也舉之於秋冬焉因時以盡其孝致敬以事乎先遠而先公祀之以天子之禮也近而先王享之以王者之祭也由是神意流通而先君感格祝傳神意以假主人曰先君錫爾以萬壽無疆之福使爾萬有千歲享福履於無窮也斯則福爾一身者有以極其永久者矣

詩經義小雅卷之十

一章

神之弔矣

一章

臣子頌君格神而獲福必有夫民俗淳而民德厚者見之也

二句分多福是天下之福就下四句言民俗淳而民德厚是重福之所在也神即先公先王民之二句是民俗淳群黎二句是民德厚各開說疏義曰神降多福則不惟福爾一身而已必使民之質實百姓之為德而為天下之大福也既曰民又曰黎

又曰百姓則盡乎人矣

然神之福君不但是也吾知祖考之神格之來格享之來享然佑之下貽爾以諸福之全不惟及於一身而又及於天下何多福如之蓋人君以天下為家則亦以天下為福使民俗未淳則天下日見其多事非君之福也其必使斯民格其流漓之習以大田淳古之風質實無偽日用飲食焉而已自飲食之外無他求也民俗之淳如此謂非神福之所貽者乎民德未新則君德未至於廣遠非君之福也又必使群黎百姓興於仁讓之風而乘歸乎維皇之極則而象之天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

十五

如月之恒

一章

臣子於神之福君必極言以形容其盛也

此章形容上二章神錫之福如月二句以福之進

盛言如南山四句以福之久長言

夫萬壽錫於君身多福徵於天下神之福君如此果何以擬之哉自其福之進盛言之純嘏之膺方值夫履端之始而昭明之勢莫禦其漸進之機既盈之月

不足以擬之也其殆如月之上弦而漸就於盈者乎中天之日不足以擬之也其殆如日之始出而漸就於明者乎仰觀諸天而吾君福之進盛者不與之而同象哉自其福之久長言之天壽平格求享乎厚終之慶而福祉相繼自妙乎日新之機物之有常者其過於山也其殆如南山之壽而求無壽朋之患者乎物之長茂者莫過於松柏也其殆如松柏之茂而求有相繼之休者乎俯察諸地而吾君福之久長者不與之而同體哉夫以臣子祝君之福如此忠愛之意溢於言表矣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

十六

首三章

臣子頌天福君之盛而必擬其盛焉

首二章

臣子托天以祝君必兩頌其福之隆也

三四章

臣子祝君必擬天福之隆而推神福之久也

四五章

臣子祝君既頌其祀神而錫以一身之福復頌其感神而錫以天下之福

采薇

全

王者之遣戍役必詳叙其始終而代之言也

末一章分上是詳其出戍之事而諷之以義下是預道其歸戍之事而體之以情此詩作於方遣之際大抵是預道之詞也

采薇采薇

首章

王者之遣戍役而代之言必興其戍之久而推其所以久也

此下三章叙其始出時事亦有次序觀作字柔字剛字可見所謂叙其情而諷以義者各章俱有不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一

三七

意

方云蓋叙其勞苦悲傷之情而又諷以義也可見興意三章俱到四句止薇亦作止今年春也歲亦莫止明年冬也靡室句指家言不遑句指身言與下二章有相應之意註中使我舍其室家使字不必用

此遣戍役之詩蓋叙其始終而代之言也若謂天下之不容已者情也而其所不可逃者義也吾豈敢徇情而廢義乎彼暮春之時薇可食也采薇采薇則薇亦始生而出土矣况我當此之時出戍於外念我歸期在於來歲之莫止矣夫以歸期之遠如此則不免

舍其室家而不遑格居矣然我之所以舍其室家者蓋以徽仇憑陵之故敵王所愾而不得以顧其家也我之所以不遑格居者蓋以徽仇內侵之故從王之事而不得以逸其身也今日之行乃不得已耳豈上之人顧為是而苦我哉

采薇采薇

第二章

王者遣戍役必托興而言不得顧其家也

此章言不得顧其家憂心烈烈二句承憂止說下饑渴是憂之甚至忘飲食也不可以憂勞對看我戍未定只依註作戍事未已說便是不必別求他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一

三八

意

夫我之出戍既由於義豈可私其家乎采薇采薇則薇亦始生而柔弱矣况我念歸期之遠室家之思往來於懷也此心寧無憂乎憂心烈烈然飲食有所不遑至於載饑而載渴非不欲音問之相通以慰我懷思之情也然戍事未已朝夕從事此其時也我徒我御方馳驅以致勞我師我旅咸奮迅以立績誰可使歸而問其室家之安否哉

采薇采薇

第三章

王者遣戍役必托興而表其無還心也

此章言不敢私其身末四句重我行不來句憂心
孔疚承不遑啓處說不可以二句分勞與憂對講
我之行也既忘其家亦豈私其身乎采薇采薇則薇
亦既成而剛矣念我婦期繼嗣我日其來歲之陽乎
夫我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久役於外雖啓處有所
不遑憂心固甚病矣然多難未除正當竭力致死以
揚天子之威使王事一日之未畢則我行一日之不
來也豈敢自為一身之計哉

彼爾維何

一章

王者遣戍役而代之言必興軍容之盛而期克

特經義小雅卷之十

二十九

敵之功也

此章是軍容之盛而相期以克敵興意四句止彼
路斯何二句言彼路車者乃君子所乘之車也戎
車二句承彼路二句說來極言車馬之盛末二句
是相期之詞言車馬之盛則禦敵之有資矣豈敢
以定居乎正當乘是車馬以禦敵廣乎一月而三
捷也

夫既有致身之義則必奮制敵之威彼爾然而盛者
果何物乎乃棠棣之華也彼戎事之路車果何人之
所乘乎乃君子之車也夫以戎事之車既駕之以四

牡而四牡之既駕者皆業業然其壯盛則禦敵之具
備於此矣豈敢以定居乎正當乘是車馬敵王所愾
廣乎戰則必勝有以揚無敵之威攻則必取有以獲
萬全之策一月之間三戰而三捷可也不然則雖有
車馬將何所用哉

駕彼四牡

一章

王者遣戍役必代言其兵事之飭而相戒以備
敵也

此章言其兵事之飭而相戒以備敵六句分君子
二句重在車上言其車之利於戰也不是上下一
心三軍同力意君子所依言君子依之以統御乎
三軍小人所排言小人排之以並進而向敵四牡
句言行列之整治象弭句言器械之精好總見兵
事之飭意末二句言雖兵事之飭如此豈可恃此
而不日相警戒乎綴玃孔棘即警戒之詞集傳所
謂不可忘備是也

夫軍事固以奮揚為貴尤以警戒為先是故駕彼戎
事之車而得此四牡之壯但見彼四牡者莫不駉駉
然而強盛焉以是馬也駕是車也君子則依之以為
安而凡運籌制勝者恒於斯矣小人則隨之以為動

而凡進退止齊者恒於斯矣且四牡翼翼行列何整
治也象珥魚服器械何精好也兵事之飭如此豈可
恃此而不日相警戒乎誠以微猷犯順其勢為甚急
也使瞬息之少懈則彼得以擣吾之虛防禦之稍疎
則彼得以乘吾之隙是豈敢忘儻也哉

昔我往矣

一章

王者之遣戍役必預述其歸戍之情而代之言
也

此章預道其歸戍之事上五章俱是諷之以義此
章則體之以情也昔我往矣四句固可見出戍久

辭經義小雅卷之十

三

然過雨之勞意亦在其中莫知我哀還指君說為
長但詞須婉曲方好

夫是行也固勇於義而及其歸也則切於情追昔我
之往也所見者楊柳之依依去歲暮春之時也今我
之來也所遭者雨雪之霏霏今歲仲冬之候也當此
雨雪之時踈涉於周道之間而遙遙然有回遠之勢
至於不得飲而渴焉不得食而餓焉勞苦如此我心
豈不傷悲乎夫是情也固冀乎君之恤之也但勢隔
於上下之喚情阻於尊卑之分孰有知我之哀而恤
之者哉夫始焉詳述其往戍之情而諷之以義終焉

預道其歸戍之事而體之以情先王之使臣如此此
所以雖勞而不怨歟

首五章

王者遣戍役必詳述其出戍之事而諷以義也

王者遣戍役必歷興以叙其情而諷以義也

次二章

王者兩興以叙戍役之情而著其忘家忘身之

義焉

四五章

辭經義小雅卷之十

世

王者遣戍役既興其軍容盛而相期以克敵復
著其兵事飭而相戒以儆敵

出車

全

王者勞還率必詳叙其事之始終而歸其功也
此詩前三章追述其出師之事而歸其成功後三
章復叙其班師之感而慶其成功細分之一章有
忠敬之意二章有戒懼之意三章有奮揚之意
功只就奮揚上言之四章言歸而在道之情五章
言室家之思六章言凱旋之樂而歸其功也此詩
不全是代之言講須斟酌

我出我車

首章

王者追述大將之出師陳王命之重而因以飭乎下也

此與下章俱是始出在道時事此章四句分相承看言大將出師承王命之重如此故命僕夫以駕車而勉以敏於趨事也自天子所二句不可用師出有名之意

此勞還率之詩也以為重任不可以易副大功亦難以幸成我南仲之出率也而果何如哉彼其始也任分閫之寄而為北伐之行我出我車則在彼郊外之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

三

行

牧矣是行也非無自而空行也蓋綸音渙發於九重付我以城守之責巽命重申於五位委我以征伐之權乃自天子所命我而來也豈容以自暇乎于是以戎車之載僕夫之所有事也乃召彼僕夫謂之載其車以啓行焉誠以鍛飢陸梁正王事多難之秋也是宜函戰爾車以赴王國之難敏於趨事以挫鍛飢之鋒雖欲緩於行也有不可待而緩焉者矣此其忠敏之意見於始出之時者如此

我出我車

次章

王者追述大將出師之盛而戒懼以感乎下也

此章在旆旆分彼旛旐句只是承上二句來不啻重講觀註自見末二句不平蓋將師戒懼於上而僕夫亦感之而戒懼於下也以將帥為主憂心悄悄只是以任大責重為憂恐不能平敵以副君之命耳非畏懼也僕夫亦是此意東萊註不必用

然前軍已至牧而後軍猶在郊也我出我車則在彼牧內之郊矣斯時也設此旆焉蓋以龜蛇之形建彼旐焉注之旂千之首彼旛之建也所以為前軍之統率者也旆之建也所以為後軍之觀望者也豈不旆旆然而飛揚乎夫如是固可以率衆而禦敵矣但大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

廿四

正

將方以任之大也而憂鍛飢之不易平貴之重也而恐王命之不易副此心固悄悄然其憂焉至於僕夫感之以大將之憂為憂亦為之恐懼而憔悴也蓋皆心大將之心者矣此其戒懼之意見於始出之時者又如此

王命南仲

一章

王者表大將承命脩敵之事而因有以成克敵之功也

此章是既至其地城守而成功時事六句分首二句是詩人言王命如此天子命我二句方是傳王

命以示軍衆東萊註斷說不可執定看往城是守
禦也奮揚意就出車四句上見天子命我重振作
士氣非謂軍士未知故令知之也儼然于襄作已
然說故下文遂言還歸之事赫赫承上四句來儼
然之所以于襄者重威靈氣焰上要假攻戰意
蓋其威靈氣焰見於守備之時故儼然不待戰而
自服也

兵事固以戒懼為本尤以奮揚為先王命南仲使之
往城於朔方四夷出入之防賴以峻之先王羗服之
制賴以明之既承命矣由是出車彭彭然而衆盛見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

五十五

之車者一兵威之震動也旂旐夾夾然而鮮明見之
旂者一我武之維揚也爰乃傳天子之命以作軍士
之威以為今日之行乃天子命我威武之奮揚如此
但見此赫赫之南仲折衝有道而威靈之盛足以屈
敵人之心城守有方而氣焰之隆足以奪敵人之氣
儼然雖強不待戰而自除矣謂非南仲之功而誰功

貴我往矣

一章

王者述大將念出戍之久而推其不敢歸之故
也

此章是歸而在道時事蓋設為其情而代之書也
四句分上是見其出戍之久下是推其久而不敢
歸之故也雨雪載塗謂積雪既化而泥塗也簡書
依策命說即初出時所受城朔方之簡書耳不可
就鄰國有急說天子安有鄰國且與此詩意不相
蒙有作伐西戎之簡書者亦不可從

儼然既襄班師在道以為昔我往矣所見者黍稷之
方華此往歲之夏也今我來思所遇者雨雪之載塗
則今歲之春矣經歷兩期往來不既久乎夫我以王
事之多難而久於從事雖啓處有所不遑當此之時
豈無懷歸之心乎特畏此簡書而不敢歸耳蓋天子
之命我也簡書之重頒之於臨遣之時將使我平儼
然之難也苟儼然一日之未除則簡書之托一日之
未效矣而敢以歸乎哉

嘒嘒草蟲

一章

王者勞還率必述其室家思念之情也

此章述其室家之思則降分未見君子四句當云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必既見而後心可降也與國
風意同伐西戎是室家億度之說未常實去伐西
戎也不可以伐西戎與平儼然平看

然奉公者將帥之職懷思者室家之情大將之在道也其室家感時物之變而思之以為草蟲向未鳴也今則嚶嚶然草蟲之鳴物之感於耳者變矣草蟲向未躍也今則趯然草蟲之躍物之感於目者變矣時物變如此而猶未見我君子之歸此心寧不為之冲冲乎必其既見君子而後此心可降下耳然此赫赫之南仲今何在平意者鑑化甫平西戎復發旋師之餘又承命而伐西戎耳不然何為而不歸哉

春日遲遲

一章

王者勞還率必美其班師之樂而推其成功之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

三七

大也

此章歸家時事六句分春日四句舊多平看依愚見當首句提起另講為是執訊句不可指西戎言末二句是表其克敵之功見其所以致此樂者由於南仲也

然室家固於此時而興師將帥亦於此時而奏凱彼春日喧長之時正景物俱熙之際自植物而言之有卉木也則萋萋然而茂盛自動物而言之有倉庚也則喈喈然而和鳴至於采芣之女感時而興事者則亦祁祁然而衆多矣斯蓋觸目所遺莫非太和之景

象乎此之時執其魁首獲其徒衆而歸景與物而相遭事與時而適會豈不可樂也哉然所以致此今日凱旋之樂者果何人乎蓋由此赫赫之南仲城守有方威靈可畏故鑑化于夷而建此平成之偉績耳不然其何以有今日之樂也哉夫始焉倫述其出師之事而歸其功終焉詳叙其旋師之感而度其功王者之勞率可謂曲盡其道者矣

首二章

王者兩叙大將之出師有所以飭其下者有所以感其下者

次二章

王者勞還率既述其戒懼之心復著其奮揚之績也

末三章

王者勞還率必詳叙其班師之感而慶其成功也

末二章

王者勞還率必述其室家之感而慶其凱還之功也

板杜

全

王者之勞還役必詳述其室家思望之情也
全詩不必分總是王者述其室家思望之情而代
之言也

有秋之杜

首章

王者述室家感時而思其君子而因冀其將歸
也

此章以戌畢之期望之也上四句是詩人述室家
之詞下三句是詩人為室家衍其詞而冀其君子
之將歸耳古者戌役既替而還今年春莫行明年
十一月戌畢而歸又明年仲春至此章所謂還者
正十月戌將畢之時註於此還云至於十月可以
歸而猶不至又曰曷為而不歸誤矣疏義云次年
十月乃戌畢之時故采薇遺戍之際預言歲亦陽
止以為歸期此章之思望征夫者亦曰日月陽止
而知其遄暇也得之

此勞還役之詩追述其未還之時室家感時而思之
以為君子之從役者義也吾人之思念者情也以今
歲序推還時物漸變但見特生之杜有曉然其實之
成焉則是秋冬之交矣而我征夫也乃以王事不可
以不堅固久役于外以日繼日至於此時而猶未有

休息之期焉吾豈能以忘情哉夫秋杜成實日月則
陽止矣于此時而不歸女心則傷止矣然十月畢戌
古之制也征夫亦可以暇矣其亦庶乎其歸矣不知
何時可以來歸而慰我之心也哉

有秋之杜

次章

室家感時而憂君子之不歸而因以顯期望之
也

此章以至家之期望之也傷悲裏要含未歸意并
本二句只是承上文而衍其詞與首章日月陽止
二句例看劉氏曰戌者之還當以仲春至家故此
詩于秋杜萋萋之時而知征夫之可以歸也

然此猶戌畢之期也過此而有秋之杜其葉萋萋然
而茂盛焉則時物又變乃春將暮之時而非復有曉
之際矣我征夫以王事靡盬之故猶且從役于外而
未有旋歸之樂我之憂傷其客已乎夫卉木則萋止
矣女心則悲止矣誠以暮春而歸此常期也征夫亦
可以歸矣曷為而不歸也哉

陟彼北山

一章

室家憂君子過期而不歸而因度其當歸也
此詩託登山以望君子而因托之可食則又有感

于歸期之已過故遂以物理而度其將歸也擇車
二句是度其如此不可作驗其然也蓋因其從役
既久故以此度之也

然此猶春莫之時也過此而不歸焉乃登彼北山之
上以致吾瞻望之情但見北山之上有杞生焉于是
采杞以食則春已莫而歸期已過矣于此之時我征
夫猶以王事靡盬之故勞役于外初不見其歸焉則
不惟動我室家之念而且貽我父母之憂也然以物
理而度之吾意極車雖甚堅也今奔突既久必憊憊
而敝矣四牡雖甚壯也今馳驅既久必瘡瘡而罷矣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

則征夫之歸其亦不遠而將至矣豈終於不歸耶

匪載匪來 一章

室家愛君子過期而不歸而因決其歸之近也
匪載四句承上章說來非另是一時事卜筮意重
會言近止是稽之墨食以斷其休咎考之卦象以
決其吉凶而皆以為將至也輔氏曰征夫不遠想
料之詞也征夫邇止決定之詞也

夫征夫不裝載而來歸固已使我念之而甚病矣然
使歸期未過猶之可也况當暮春之時歸期已過而
猶不至則使我多為憂恤當何如哉然天下之事性

神有先知之明于是灼龜而卜揲蓍而筮且卜且筮
相襲俱作合言於繇而皆曰近止矣則征夫其亦不
旋踵而將至矣神豈欺我也哉吁極室家之情以為
慰勞之辭如此周王其善於使人者歟

王氏曰上之人能知下情之委曲而形諸咏歌則
下悅之出車扶杜是也上之人不能知而下自陳
其勞苦之怵悲傷之情則怨之楊之水鵲羽是也
輔氏曰二詩體恤其情無所不至而畧不及論功
行賞之事何哉蓋古者竭誠盡瘁以勤王之事者
人臣之義也錫與蕃庠以報臣之功者人君之恩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

也君臣各行其事而已矣下不以賞而望乎上上
不以賞而誇乎下此君臣相與之至情也豈後世
所能及哉

首二章

室家兩感時而思其君子始望其暇既望其歸
也

後三章

室家感過期而思其君子既度其歸而復決其
歸也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終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一

乙丑進士南台許天贈

著

弟庠生 天賜

天賦

校

男庠生 昌年

孫康生紹武

魚麗

全

詩人屢興燕禮之盛而申賦之以見主人優賓之意也

此通用之樂主人不可作天子賓不可作人臣六章皆一意總是燕禮之盛不可以盛備曲全作眼目盛備與曲全何以異乎蓋下三章所謂多字借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一

十一

字有字即上三章多字有字意所謂嘉字旨字特

字即上音字意言而又言總見主人優賓之至也

魚麗于醬

三合

詩人屢興燕禮之盛以見主人之優賓也

三章一意首章言魚麗于醬不惟有醬而又有鈔

以興君子有酒不惟旨而又多也下二章倣此君

子有酒猶今人言設酒也還兼殺言為是觀註云

所荐之差與下物字可見通詩燕禮之盛不過旨

與多之意觀詩柄曰所荐之差極道其美且多也

也

此燕亨通用之樂歌也以為燕亨之設固貴乎禮燕

之盛而尤貴于品物之豐物不備則意不達矣今何

如哉彼醬所以取魚也魚麗于醬則不惟有黃色之

鱠而又有黑色之鯢焉况夫君子有酒所以燕賓也

但見所薦之差而不惟旨也而且多焉芬芳之美極

矣之盛也不特此也魚麗于醬則惟白色之魴與夫

玄色之鱧矣君子有酒則見其物之多而且極乎味

之旨矣庶羞之荐孰非天下之嘉品乎魚麗于醬則

惟白色之鯢與夫赤色之鰾矣君子有酒則見其味

之旨而且無一物之不有矣茲芬之味不有以備天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一

二

下之物乎

物其多矣

三合

詩人申言燕禮之曲全以見主人優賓之意也

借無一不備也時字與不時不食之時同意蓋物

得其時則味旨矣

由是觀之則今日之燕不其曲全也哉彼物之多也

患其不嘉多而不嘉何取于多今則多而能嘉焉物

之旨也患其不借旨而不借何取于旨今則旨而能

借焉物之有也患其不時有而不時何取于有今則

有而能時焉禮意之曲全如此優賓之意可見矣

南有嘉魚

全

詩人屢與主人之燕曲盡其樂賓之意焉

四章各開說無淺深樂衍綏又思皆是樂賓之意
樂之樂其心也衍之衍其心也綏之安其心也又
思樂之于無已也

南有嘉魚

首章

詩人與主人之設燕惟以樂乎賓而已

時說有以嘉賓對嘉魚燕樂對羶羶者非南有
嘉魚分明與君子有酒兩有字相應註亦明白不
必牽強式燕以樂重樂字上我樂賓也非嘉賓樂

南有嘉魚

三

我之酒也君子有酒二句語意若云君子有酒則

必嘉賓之是燕以樂之矣

此亦燕享通用之樂也以爲燕禮之設所以通賓主
之情也故夫樂賓之意存之于中非是則無以達之
矣今日之燕何如彼江漢之間嘉魚生焉則取之以
編竹之簞燕然而羶羶之矣况君子有酒則必嘉賓
之是燕與之遨遊于獻酌之際而形迹爲之兩忘于
以樂乎嘉賓之心矣

南有嘉魚

次章

破意並同上章

南有嘉魚則必取之以曲簿之櫟燕然而汕汕之矣
况君子有酒則必嘉賓之是燕與之浹洽于醇俎之
間而至情爲之交暢于以衍乎嘉賓之心矣

南有嘉魚

一章

詩人與主人之燕賓惟以安其心而已

穆木與君子其瓢與嘉賓蓋穆木下垂故其瓢得
以累其上君子下賢故嘉賓得以享其燕也

南有穆木惟其下垂也既其夫可依之勢而其瓢之
累于其上者自妙夫依附之機殆若有所維而不可
解者矣况君子有酒所以盡乎下賢之禮者在于斯

南有嘉魚

四

也則必嘉賓之是燕而通乎賓主之歡酌酢之攸行
而畧乎尊卑之分于以安乎其心使之泰然于獻酌
之間而上下交孚亦如物之固結者矣豈特養其體
娛其外而已哉

翩翩者雛

一章

詩人與主人之樂賓而有無已之情也

式燕又思還是獻酌交錯不以爲限意有作前日
既燕今日又燕或未必然只重樂賓無已之意便
是

翩翩者雛則燕然來思有以適其自然之性矣况君

子有酒則必嘉賓之是燕既燕之未已也而又燕焉
獻酢交錯于以盡乎篤厚之情飲酒孔偕于以致夫
慇懃之意而所以樂乎嘉賓之心者蓋有加而無已
也噫觀此而古人之待賓不亦厚乎

南山有莖

全

詩人屢托興以尊賓無非美其德而祝其壽也
通篇以美德祝壽為主順文平平開說去劉氏曰
詩中所謂德音民之父母邦家之基之光皆所以
美其德也所謂壽考保後者皆所以祝其壽也通
前魚麗嘉魚兩篇看來皆一時樂工所歌彼為優
賓樂賓則此詩所以美之祝之者為尊賓也

南山有莖

一章

詩人托興以尊賓兼其德而祝其壽也

邦家之基內湏把德字入講有謂邦家之基即是
德不必言德足為邦家之基者覺未是非德何以
說得邦家之基德與壽無相承意下章皆然樂只
君子不甚重

此亦燕享通用之樂也若謂夫人之所貴者德也而
其所不可必得者壽也若我嘉賓也而果何如哉彼
南山則有莖矣北山則有萊矣况此樂只之君子也

德望之隆足以奠國家于磐石才猷之裕足以係至
治于苞桑寧不為邦家之基乎此樂只之君子也天
休之滋至有以順養其天和帝命之寵綏有以考終
其壽命寧不萬壽無期矣乎

南山有桑

一章

破意與首章同邦家之光德足以為邦家之顯榮
所謂儒者在朝則美政在位則美俗也

南山則有桑矣北山則有楊矣况樂只君子德輝之
宣著有以昭一代之文明蓋所謂邦家之光矣樂只
君子年所之多歷有以膺難老於永錫其必萬壽無
疆矣

南山有杞

一章

此章專美其德也不可謂有德為有壽之本民之
父母言其德之及人德音不已言其德之垂遠皆
是美其德也父母謂君子有德可為民之父母不
已謂常如是也有謂德音為父母之德音又謂不
已中寓有祝壽意太牽強

南山則有杞矣北山則有李矣樂只君子善政善教
德澤普于斯民公好公惡至情達之天下足以為民
之父母矣樂只君子道德之美貫終始而不渝聲譽

之隆合久暫而一致而德音之不已矣

南山有栲 一章

此章祝其壽而美其德也或以此眉壽作上章爲壽之徵又有謂遐不眉壽根德上來故下遂言德音是茂者俱非是茂作盛大說乃傳播于中外洋溢于遐邇之意

南山則有栲矣北山則有杻矣只君子自天祐之而壽考之徵驗之于秀眉之美遐不眉壽矣乎樂只君子盛德所著而聲聞之遠自妙夫四達之機德音不是茂乎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一

南山有栲 一章

此章專祝其壽也不可本上章德音來講黃壽之徵于髮也耆壽之徵于面也保是保合太和之謂艾是順養天和之謂二字平說保艾爾後是無有後艱之意就君子本身說有作后嗣說者與祝壽意相背不可從

南山則有栲矣北山則有杻矣樂只君子吾見壽徵于髮則白而復黃焉壽徵于面則色如浮垢焉遐不黃耇矣乎樂只君子其必保爾之後永享安貞之吉艾爾之後永膺順養之休不亦無有後艱矣乎夫德

之與齒皆所謂天下之達尊而今美其德而祝其壽焉誠所謂尊賓之至者矣主人禮意之厚不有溢于工歌之餘者哉

二三章

王者兩托興以尊賓有燕祝其壽者有專美其德者

四五章

王者兩興以尊賓有燕美其德者有專祝其壽者

要辭 全

王者燕諸侯必優與其得君得天之隆也

逐章各開說首章以得君言下三章以得天言俱

興至末

蒙彼蕭斯 首章

王者燕諸侯必興其被君寵之隆也

此章以蒙蕭承天澤之厚興君子被君寵之隆也

我心鴛兮三句相承說燕笑句承我心句是以句

承燕笑句燕笑二句正見君寵之隆也燕是設燕

笑語是燕時怡悅之情譽是得君之譽譽是求保

乎祿位也

諸侯朝于天子天子與之燕以示慈惠故作此詩意謂上下有相通之機天人有類應之理今君子之來朝也何如彼蓼然長大之蕭則天澤及之而零露漙漙然于其上矣况此君子我之所願見者也今既見君子有以慰吾未見之思則我心輸焉而悅樂之矣于是燕飲設焉以慶明良之會咲且語焉而畧名分之嚴是以此君子得君之名由此而昭彰祿位之隆由此而求保寧不有譽處也哉

蓼彼蕭斯

第二章

王者燕諸侯必興其德之久而求享乎壽也

詩經卷之十

九

此章蓋言蕭惟長大故有以厚被乎天澤以興君子有龍光之德而又不爽故有以永享乎壽考焉龍為光即是諸侯之德為國家之龍光也龍龍也增重之意為龍三句只當作褒美祝頌說勸戒意在言外

蓼彼蕭斯則零露漙漙然被乎天澤者厚矣况今既見君子道德之隆重有以增寵乎朝廷而為我之龍焉文章之赫奕有以光顯乎王國而為我之光焉且其龍光之德不特見于一時而已歷之終身之久而無有于差失之愆吾知德盛于已者既愈久而不爽

則壽錫于天者亦愈久而不忘矣寧非理之必然者哉

蓼彼蕭斯

第三章

王者燕諸侯必興其以樂易之德而享乎壽也此章言蕭惟長大故厚被乎天澤以興君子惟有豈弟之德故有以享乎壽豈弟孔燕豈弟言樂易之德形于燕飲之時也宜兄宜弟還是美之之詞勸戒意亦在言外

蓼彼蕭斯則零露漙漙然于其上矣况今既見君子厚為燕飲以將吾好德之情而其樂易之德自形于獻酬之際且君子之在國也以宜其兄焉而敦乎天顯之親宜其弟焉而廣乎因心之愛莫非豈弟之德之所在也吾知令德足以格天而天心隆于眷德必將使之獲壽考之長而求享乎優遊之樂矣豈倖致者哉

蓼彼蕭斯

第四章

王者於來朝之臣必興其禮儀之盛而受福之多也

此章以蓼蕭承露之厚興君子受福之多也勿以此章總管上三章意亦不可以末句作得君以終

首句之意末句還就受福于天講方好修華二句見臣職之脩也分見聞不妨

蓂彼蕭斯零露則濃濃然物之盛者固厚被乎天澤矣况今既見君子修華則冲冲然而下垂式著夫整飭之度和鸞則雖然而和鳴益播夫柔順之表斯則禮儀之盛皆以脩其侯度之常非有心于獲福而為之也然臣職之謹既克當乎天心而福履之隆自效錫于有德祿位于焉而求保也名壽于是而兼隆也凡諸福之可致者莫不畢集矣萬福不攸同乎夫與之燕以示慈惠也既有以致其下交之誠而美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一

湛露

全

王者晏興在已有以厚其燕而諸侯有以善其

燕也

全二章分不可以君之盡情臣之盡禮平看重在君燕臣上蓋以君之厚燕為主而臣之令德令儀則所以善其燕也

湛湛露斯

首章

王者興已之燕賓必有以洽其情而後已焉

此章見其情之厚也夜飲私燕也君留與之燕以盡私恩故曰私燕安以情言久以時言足以物言安則久久則足意思相承不醉無歸要重醉而後歸之意

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也若曰上下之相懸者分也而未始不相通者情也吾于君子之既見而所以燕之者有不盡其情乎彼湛湛露斯此天澤之厚也必日出而後晡焉匪陽之出則不晡矣况此夜飲之舉厭厭然安而且久而且足所以通乎上下之情者也其必既醉以酒然後可以言歸耳苟未至于醉則無歸焉庶有以整吾篤厚之心也

湛湛露斯

第二章

王者興已燕諸侯于私室以見其情之親也

此章以露零于豐草興夜飲于宗室正以見其情之親也蓋朝廷之上名分森嚴惟宗室之中可以成賓主之禮故于此設燕使之上下相親而無勢分之隔耳非情之親而何考成也成其燕飲之禮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盛之草惟草之盛故澤之厚也况

夫厭厭夜飲果何在乎亦在彼宗室之中而已蓋朝

廷之上每隔于名分之嚴而宗室之中斯可通賓主之好故于此設燕而成燕飲之禮焉庶乎至情得以相親而不阻于勢分之阻也

湛湛露斯

第三章

王者與與燕之諸侯皆有德以善其燕也

此章以天澤之被祀有之棘亦有之無一物之不同有與與燕之君子莫不令德無一人之不然顯允君子只是呼過之詞今德指存諸中者言之謂心志安靜不為酒困也不可承顯允講

夫吾之設是燕也固致其親厚之情矣然使與燕者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一

十一

五

有一之不善焉亦何以善是燕哉彼湛湛露斯其被于物也祀有之棘亦有之無一物之不有矣况此顯允君子雖曰燕之久而飲之多也猶皆持之以嚴敬之心而不為酒困即其齊聖之德猶諸未飲之先而已矣何有一人之不令其德者乎

其桐其椅

一章

王者與與燕之諸侯皆有儀以善其燕也

此章以桐之與椅無一物而不有其實與豈第君子無一人而不令其儀也豈第君子亦只呼過之詞令儀只就威儀之見于外者言不可承豈第儀

其桐其椅其實皆離離然而下垂無一物之不有其實矣况此豈第君子雖既醉也猶皆持之以抑抑之恭而不為少變即其威儀之淑慎猶之未醉之初而已矣何有一人之不令其儀者乎若是則不惟君有以厚其燕而臣亦有以善其燕矣此所以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

首二章

王者燕諸侯既與其情之厚復與其情之親也

末二章

王者于與燕之諸侯必兩與其有以善乎燕也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一

十一

彤弓

全

王者之報功必厚其器而盡其道也

三章皆一意無淺深每章末句通指燕言燕于此時而行弓即于此時而錫弓蓋所以侑賓也故未有功之時則藏之也不可輕既有功之後則誠心與之而無所惜王者與功之道當如是矣嘉賓內要點有功意逐章俱二句分不可作三段平講

彤弓召弓

首章

王者燕功臣必言重報之之器而盡報之道也

上二句是重報功之器下是盡報功之道四句流水說下不可分誠與速對看彤弓是報功之器受言藏之蓋將以待有功之人不敢輕我有嘉賓正是有功之人平日彤弓之藏正為斯人耳故中心實歆既之然亦無一毫顧惜之意故又曰鐘鼓既設一朝饗之饗之之時弓即于此乎錫矣大飲賓曰饗蘇氏曰凡錫弓矢以饗禮行之蓋是酌賓送酒侑賓勸飽時所錫也註中視寶藏為已私分等句不必用

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之樂歌也若曰立功報主者乃人臣之常分而功懋懋賞者實朝廷之大典我于諸侯之有功者而果何以報之哉彼彤弓昭然弛而不張此乃報功之器也方其始也弓人獻之我則受而藏之蓋將待天下之有功而不敢輕以與人矣今我嘉賓敵王所愾有此克敵之大功此正我之所當報而昔之藏是彤弓者正為斯人也于是實歆以此彤弓既之錫予之惠蓋出于中心之誠而畧無勉強不得已之私焉然其舉而與之也亦豈有遲留顧惜之意哉于是鐘鼓既設燕禮斯行一朝之間遂從而饗之饗禮于一朝而行彤弓即于一朝而

錫矣

彤弓召弓

末二章

載之者抗之以弓繫使其體之常正繫之者緇之以弓囊使其色之常新載而囊繫而藏總是一事互文以叶韻耳喜之喜其有是功而欲以彤弓與之也好之亦然右勸也尊也謂酒以勸之賓以尊之也酌厚也勸也既獻賓而又酌以飲賓者厚之也必自飲而後酌以飲賓者勸之也右之酌之內亦須補出錫彤弓意

彤弓召弓受之弓人者也我則抗之以弓繫使其體之常正以為賞功之具矣今我嘉賓有此大功則中心喜之而欲錫之以是弓焉于是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勸之以酒而通乎賓主之情尊之以賓而畧乎君臣之分而彤弓遂于此乎錫矣

彤弓召弓今弓人所獻者也我則韜之以弓囊使其色之常新以待報功之用矣今我嘉賓有此大功則中心好之而欲錫之以是弓焉于是鐘鼓既設一朝饗之既獻而後酌于以致夫厚之之意自飲以導賓于以盡吾勸之之誠而彤弓即于此乎錫矣夫未有功受先而藏之王府也既重乎報之之器既有功之後

而與之誠且速也又盡乎報之道周王之賞功如此其視後世之馭臣者不亦異乎

菁菁者莪

全

王者于嘉賓必歷言既見之喜而因言慰未見之思也

三章分上是興其既見之喜末章是比其未見之思而及今既見則有以慰其思也上三章各開說

菁菁者莪

首章

王者興已之見賓悅乎心而備乎禮也

樂且有儀不可以樂與有儀平看重樂上作一串

菁菁者莪

七

講言以悅樂之誠而達之為燕享之禮是樂而又

有儀矣樂只是因既見而心樂不是樂乎賓也有

儀或以燕賓言或以恭敬言愚謂恭敬即見于燕

飲之時二者原非二說也

此亦燕飲賓客之詩也若曰賢者之有益于人國也

大矣我今日之見賢也豈不樂哉彼菁菁者我則在

彼中阿矣况我既見君子道德之光得于晉接之頃

而仰止之願遂于親炙之餘是以歡欣之念油然而

不容已而燕禮攸設予以將吾恭敬之實心喜樂之

情沛然其不可禦而大享攸行予以盡吾儀文之委

曲蓋樂而且有儀矣

菁菁者莪

第二章

王者之見賓必托興而道其喜樂之誠也

我心則喜言其由中達外也非偽為于外也

菁菁者莪則在彼中汴矣况此君子乃我心之所欲

見者也今既見之是以喜樂之念發于中心之誠自

有不容遏者矣夫豈偽為于外者乎

菁菁者莪

第三章

王者之見賓必托興而狀其喜樂之至也

既見君子內須先講君子為天下之重器方起得

菁菁者莪

十

錫我百朋來錫我百朋常情好貨錫之百朋則喜

今既見君子喜其增重乎王國如得重貨之多也

菁菁者莪則在彼中陵矣况此君子蘊藉之深藏蓄

之富所謂天下之重器也今既見之則足以增輝乎

王國珍重乎朝廷故中心喜悅如錫我以百朋之重

貨者矣

汎汎楊舟

一章

王者于嘉賓必喻未見之思而言既見之慰其

思也

重既見上汎汎二句正以起下二句之意休字對

上浮沉字看既曰安定則非復如昔之載沉載浮矣

夫喜之心以既見而形則思之之心寧不以既見而慰乎彼汎汎然之楊舟流于水之中也載沉也而又浮焉載浮也而又沉焉蓋隨水以爲浮沉而不安于其所止之處矣我于未見君子之時而中心之靡定者如此今既得而見之則有以慰乎昔日之思而遂乎今日之樂我心之中蓋休休然而安定矣豈復如昔之載沉載浮者哉吁周王之樂于見賢如此此所以成天下之盛治也歟

六月

全

十九

詩人詳大將受命成功之事而及其還師之樂也

此詩雖是稱美吉甫之功其實歸美宣王能命將以成中興之業觀王于出征等語可見非專美吉甫也小序云六月宣王北伐也朱子謂此語得之全末章分首二章推其北伐之故三章則美其足以成北伐之功四章則言因徵伐之罪而致討五章則言其成北伐之功而美其文武之備以上總足受命成功之事至末章乃言其還師之樂也首

三章是一時事四五章是一時事末章是一時事

六月樓樓

一章

詩人叙王朝非時之師而推其爲不得已之故也

四句分觀註自見戎車三句是出師時事順文說下車以利戰焉以駕車而戎服亦皆載于其上也車馬非爲載常服而設止車上之所載者亦不止于常服也須要識得此意斟酌用詞方可孔熾即四章首四句意但不可以匪茹等語入講末二句見得夷狄橫行則中國見侮故攘夷豈正所以匡

中國也

三

微化內侵逼近京邑宣王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故詩人作歌而叙其事以爲征伐之命必出于天子而攘夷之績則在于人臣我吉甫承王命以北伐也果何如哉彼六月盛夏非行師之時也今于此時遑遑然爲此征伐之舉利戰者存乎車也戎車之載則既飾而整治焉引車者存乎馬也四馬之駕則駉駉然而堅壯焉以是馬也駕是車也韋弁韋衣所以爲戎服之常者無不載于其上素裳白舄所以爲常服之用者一皆納于其中斯則征伐之具無不備

矣所以然者何哉蓋以徽仇內侵其勢甚熾乃王朝
危急之秋也是以渙汗頒千九重委吉甫以師貞之
任使之率師伐之蓋將明華夷之分而使中國之體
統常尊峻內外之防而使朝廷之大綱以立于以匡
正乎王國焉耳夫豈得已者哉

比物四驪

一章

詩人美大將出師之善而原其興師之由也

六句分勿作行師時事蓋首三章是交互言非兩
時事也過文只開閑說比物是四馬皆強四驪是
四馬齊色此是馬之有餘二句馬之駕車而行隨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一

五

五

人馳騁自然閑于軌度此是教之有素三句至六
句是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應變
二句不必分貼既曰王又曰天子交互言之也宜
王欲攘夷安夏以成中興之業故命吉甫出征以
自佐也

夫急遽之秋宜有倉皇之失而今豈其然哉物馬以
齊色為良也則比物四驪力既齊也而其色又齊可
以見馬之有餘矣戎馬以中法為貴也則閑習之餘
不失其馳也而皆中其則可以見教之有素矣于是
此月之中即成我服素衣素裳殆無一之不備焉我

服既成即日就道不疾不徐而惟盡舍而止焉又見
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矣所以然者
蓋以徽仇陸梁天子震怒所賴以成安攘之績者不
能無待于大臣之助也是以簡書布于五位命吉甫
以長子之司使之敵王朝之所愾以紆北顧之憂代
萬乘以徂征而振中興之烈于以佐助乎天子云耳
今日之師謂非以此之故哉

四牡脩廣

一章

詩人美大將得萬全之道而足以成克敵之功

也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一

五

五

車馬應敵之具嚴敬克敵之本吉甫既有其具又
有其本也以車馬為之具則足以奏膚公以嚴敬
為之本則足以定王國也只是一事但詩人行文
如此耳膚公攘夷安夏之功安王國外攘而內安
也奏膚公即所以定王國也四牡四句二句斷脩
長也廣極其大有顯大也有嚴四句亦二句斷嚴
如號令明賞罰信之類翼如臨事懼為謀臧之類
此章是未伐之先言其必能成功奏膚公定王國
俱是未然事

夫車馬者克敵之具也今此駕車之四牡脩焉而長

莫非天閑之選廢而且大一片孔阜之良則所以應敵者既有其具矣吾知以是車馬而薄伐玁狁也則中國有長技可以挫敵人之鋒衝突有餘能可以折玁狁之銳寧不足以奏克敵之大功矣乎然嚴敬者又行師之本也今此大將號令齊一紀律極其嚴明存心肅戒謀猶極其慎重以之共武之服也則又有其本矣吾知以是嚴敬而共武之事也則三軍明命自將屈人之兵臨事而懼自無可乘之隙寧不以此定王國于無虞矣乎

玁狁匪茹 一章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一

三

詩人原夷狄之僭夏而問罪之師行焉

四句分聲罪致討依註只在啓行下用不可謂上四句爲聲罪下四句爲致討上四句是詩人叙玁狁之罪而已玁狁匪茹言不度順逆非不度強弱也整居言大衆盤據也侵鎬二句言遊兵深入也鎬不是鎬京末四句正是往伐與下章首六句俱一時事旗幟元戎不可對講織文謂幟上有文也其文即鳥隼之章也白旆是以白綴旐末爲燕尾故曰繼旐非有二物也央央止承白旆元戎是戎車中揀出大者列在頭陣其餘車徒皆在後繼進

所謂選鋒銳進是也聲罪致討意須要補出傳云師直爲壯曲爲老今因玁狁爲寇而聲罪致討則直而壯矣易曰師出以律不戒凶今建此旌旗選鋒銳進則律而戒矣

夫吉甫承命而出師固足以成功矣然師出豈無名者哉彼夷之不可以亂華逆之不可以犯順此天下之定理亦天下之大分也今此玁狁不自度量顧乃整集其衆盤據于焦穫之間侵鎬及方以至于涇陽之地深入爲寇如此是王法之所必討而不容赦者矣由是吉甫奉天子之命而揚敵愾之威有朱雀焉所以爲前軍之統率也則幟上有文而畫以鳥隼之章有玄武焉所以爲後軍之觀望也則白旆鮮明而繼夫龜蛇之旐斯其所統之車徒固極乎一時之盛而所以當敵人之鋒者則在于戎車之強也于焉揀元戎之十乘而使之先大衆以啓行前鋒極其壯而使當之者無不破之堅士馬極其精而使遇之者無不挫之銳以是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戒有不戰戰必勝矣

戎車既安 一章

詩人美大將治兵以禦戎而著其全才之可法

也

大原分上是言禦戎有法而成此大功下是表其全才可法于天下也至于大原下須補匡王國而佐天子奏膚功而定王國之意末二句是因其伐微化而成功故以文武歸之不必至于大原上見蓋文有附衆言武自威敵言衆乃我之士卒而敵則敵人也德威並用仁義兼行要亦以其既伐成功而知之也萬邦爲憲只是法其文以附衆法其武以威敵也

戰必有車也以戎車言之則有安重之象從後視之

詩經義疏卷之十一

五

張

如覆而前焉從前視之如却而後焉前後適調車何如其善耶戰必有馬也以四牡言之則皆上駕之良既估焉而極其強壯也且閑焉而中乎法則也馬何如其善耶以此車馬之善而舉乎有名之師薄言伐之而微化即奔突之不暇焉雖深入其阻亦未爲過也然但逐而出之至于大原之地使焦穫無整居之衆而先王之荒服以明涇陽無侵擾之兵而夷夏之大防以峻斯已矣初未始窮兵而迫之也夫吉甫禦戎有法而克成大功則所謂匡王國而佐天子奏膚功而定王國者在是矣其殆文武全才者歟蓋爲將

非文則失之悍非武則失之懦今吉甫也有文以附衆足以撫循乎士卒之心有武以威敵足以攝服乎蠻夷之氣德威並用仁義兼行所以成功者蓋以此也吾知萬邦諸侯欲附乎衆也則必法其文欲威乎敵也則必法其武有不以之爲憲者哉

謝氏曰漢唐以下縉紳介冑分爲兩塗迂儒武夫各持一說不如三代文武全才之將也

吉甫燕喜

一章

詩人述大將燕飲之慶必推設燕之自而及與燕之人也

詩經義疏卷之十一

于六

四

首二句分止是燕飲之慶下是推其設燕之由而及與燕之人也燕是吉甫燕朋友之私燕非天子燕之也受福不在燕喜之外天下又安王國燕定于是燕飲喜樂即所以爲福也本文既字可玩來歸二句不可對看蓋以來歸自鎬我行既已永久而親舊之情已疎故飲酒進饌于朋友也飲是飲酒御是進饌魚鱉膾鯉即是饌也候誰在矣二句不重在張仲賢張仲正所以賢吉甫也然此章終之以張仲者又以見內有張仲之賢在王之左右故吉甫得以成功也

詩人兩叙大將之出師而皆推其故焉

比物至大原

詩人美大將出師之善而足以成功因推其討罪之宜而有以成功也

有嚴至大原

詩人美大將師之有制而足以成功因推其師之有名而有以成功也

四五章

詩人言大將因罪而致討必歸其功而美其才也

詩經卷之十一

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至以奏膚公

詩人推言大將承命之重而因預擬其克敵之功也

微仇匪茹至于大原

詩人美大將因罪以致討而不必于黷武焉

末二章

詩人于大將既叙其禦戎之美而因叙其燕飲之善也

采芑

全

詩人于大將之南征必屢興以美之而因歸其

功也

三章分首二章言軍容之盛見于帥師之時三章言軍律之嚴見于進戰之際四章是歸其功也

薄言采芑

首章

詩人美大將必興其師衆之盛而及夫車馬之美也

此及下章言方叔率兵以行之時精神氣焰之盛見諸車馬旌旗佩服之間已足以奪敵人之氣至

三章方是進戰之事也興到六句止觀註又遂言三字可見先言方叔所蒞之軍衆而且練見軍實

詩經卷之十一

王

之盛也繼言方叔率軍以行其車馬之盛如此者

見軍容之盛也其車三千是總言所統之車下言路車四騏者則自方叔之所乘言之也其車三千

極其盛而言也師千之試言師衆之所以扞禦乎敵者又練習也試字莫作紀律之嚴只是士卒素

習也上句是衆下句是練簞箒車之飾也魚服以魚皮為矢服載于車上亦是車之飾也鈎膺句馬

之飾也鈎者馬領之飾樊纓馬膺之飾也在膺惟

有樊纓故詩人舉膺以見樊纓而朱傳舉樊纓以解膺也

宣王因蠻荆背叛而命方叔南征詩人作詩以美之
意謂師以義為主以律輔之我方叔之南征也其所
以協師貞之吉而成破敵之功者寧不有可美者乎
彼豈可食也薄言采之而爲軍之食焉則于彼新田
于此菑畝矣况我方叔奉天子之命而董南征之師
以言其所蒞之車則用以載行者至于三千之衆車
何如其盛耶以言其所蒞之師則用以扞敵者皆得
于習熟之餘師何如其練耶由是方叔統而率之以
行也其所乘者四騏也則翌翌然而順序其所駕者
路車也則有與然而鮮明竹簟蔽于車前魚服載于
車上而車之飾無不備矣有鈎膺以飾馬有脩革以
御馬而馬之飾無不周矣軍容之盛如此寧不有以
增中國之威而奪敵人之氣者乎

薄言采芑

次章

詩人興大將所統之盛而因言車服之美也

六句分其車三千句言方叔所統之車馬衆盛旗
幟鮮明亦以見軍實之盛也下文言方叔所乘者
戎路所服者命服威靈氣焰著于車服之間亦以
見軍容之盛也約軹錯衡是二物約軹二句分見
聞講朱芾二句亦然但不必說朱芾與軹衡相輝

葱珩與和鸞並應服其命服要見雖未服戎服而
威靈已著之意然此乃帥兵以行之際非臨陣之
時故所服如此若戰時自服戎服也

不但此也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中鄉矣况方
叔蒞軍以南征也則其車三千焉而甚盛旂旐央央
焉而鮮明矣由是方叔帥軍以行所乘者路車也則
以皮束軹而車衡錯文之可觀馬口有鈴而八鸞和
鳴之可聽著之于車者一皆我武之維揚也所服者
命服也則黃朱之帶皇皇然其色之鮮明倉色之瑋
瑳然其聲之溫栗見之于服者一皆威靈之奮發也
此其軍容之盛寧不有以振中國之氣而懾敵人之
心者乎

旒彼飛隼

一章

詩人興大將帥衆盛而進退有節必詳言以見
之也

此章興意還只管至六句止觀註曰如下文所云
可見其車三千二句不平重下句師干之試所謂
進退有節也進而退亦有飛而止之意故取以起
興試者正習于進退之節也鉦人伐鼓司進退之
節也陳師鞠旅告以進退之節也此二句是進退

之節預習于將戰未戰之先也顯允句不重伐鼓
淵淵是出師之時進以鼓也而退以金可知矣板
旅闐闐是收兵之時進以鼓也而退以金可知矣
此二句是進退之節闐闐習于方戰既戰之際也惟
其預之于先故能有其節于後也治兵振旅各有
進退之節觀本文不言金而註云振旅亦以鼓行
金止可見

夫帥兵之時軍容之盛如此而進戰之際軍律之嚴
何如彼號彼飛準則其飛矣天而亦集于所止之處
焉勢不終于飛也而有時乎止矣况方叔蒞止則其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一
手

車三千而師衆之扞禦乎敵者皆練習于進退之法
焉法不一于進也而亦有時乎退矣故即其將戰而
觀之我方叔之率止也有鉦以靜之則命鉦人以伐
鉦有鼓以動之則命鼓人以伐鼓其所以司進退之
節者無不備也又陳其師焉而告之以戰陣之法陳
其旅焉而重之以誓告之嚴其所以申進退之節者
無不周也紀律之嚴預習于將戰未戰之時者如此
又即其戰時觀之此顯允之方叔也當其方戰之際
而治兵以行也則伐鼓以作其氣而淵淵然其和鳴
無輕暴也蓋以鼓而進焉而無有一人之不齊者矣

及以戰罷之後而止衆以入也則鼓聲以節其行而
闐闐然其可聽無躁疾也蓋亦以鼓而退焉而無有
一人之或後者矣紀律之嚴闐闐習于方戰既戰之時
者又如此所謂師干之試者寧不于此而可見哉
蠡爾蠻荆 一章

詩人歸大將服叛之功所以著中興之烈也

如雷分首二句不重有作聲其罪者非也只是起
下文意耳元老重看註雖老却在元老字下謀猶
之壯矣威之盛不必平執訊獲醜有作執訊獲醜
之人者蓋以下文言蠻荆來威則此不當實言戰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一
手

也然詩人之意本謂方叔名譽之素隆不專主于
戰聞之功豈真不戰而服哉還作實執訊獲醜爲
是顯允二字不重征伐儼然不必用謀壯意此章
總歸其功也

夫軍容之盛軍律之嚴固足以制勝矣然其所以收
全勝之功者豈專在于此哉良由將帥之賢耳蠡爾
蠻荆敢與大邦爲讐意以中國之無人也孰知方叔
乃當今之大老年雖老而謀猷則甚壯焉運籌帷幄
之中決勝千里之外是可輕視之哉但見以長子之
任率南征之師執彼渠魁獲其醜類當是時也戎車

則咻咻然而衆多且焯焯然而甚盛威靈所加人心震恐有如雷霆作於其上而不遑安矣然此顯允方叔不專恃此以為威也蓋向也北伐儼然方叔實督與其功焉是以威望素著于四夷聲名施及于蠻荆一聞其名自莫不望風奔服之恐後耳况敢為言于大邦乎由是而觀固可見方叔服叛之功而亦可見宣王中興之烈矣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一終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一

三十四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二

乙丑進士南台許天賜

第庠生 天賜

男庠生昌年

孫康生紹武

車攻

全

詩人于王者之田獵必詳叙其始終之事而總言以美之也

末章分上是詳叙其田獵之事末則總言其事以美之也各章所叙極有次第註自明白東都之行重在朝會此詩之旨却重田獵註雖言會諸侯于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二

東都然曰因田獵而選車徒則此詩蓋為田獵而作也通章總見宣王中興德業之盛末章允矣君子二句是關鍵語不可不知

我車既攻

一章

詩人表賢王備車馬之盛而將為東都之行也三句分四牡麗麗不過足我馬既同之意而成章耳首三句要見昔無今有意攻謂車之堅緻牢實同謂足之皆疾四牡即我馬也麗麗充肥壯實之意駕以馬駕車也徂東要見周室中衰東都不行已久而今則駕言徂東只泛泛說不可露出朝會

田獵之意

宣王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故詩人作此以美之意謂國家之烈固必有以開之于先亦必有以振之于後今我王之中興也而其田獵之盛寧木
有可言者乎彼車以堅緻為貴也向也中葉之際車且不足而况于攻乎今田賦既復我之車則制度堅緻而既攻焉非復如向之幸矣馬以齊足為良也向也蓄產之敝馬且不足而况于同乎今牧政既舉我之馬則足力既齊而四牡麗麗然其充實焉非復如向之馬矣以是馬也駕是車也果何所往乎蓋以東

詩經正義卷之十二

二

都乃天下都會之地而先王有事之所也自周室中衰車馬弗臨也久矣故脩此車馬將往東都予以振中興之遺烈而使一代之大典舉于久曠之餘率先王之舊章而使天下之人心振于積衰之後焉耳夫豈他往也哉

田車既好

一章

詩人指言賢王飭具以往狩所以著其中興之美也

上章汎言往東此章指言往狩汎字指字有味好阜二字不必承上章攻同說來甫草閒曠之地也

此句不重重末句將往田獵上此章與上章皆是未至東都時事預道之詞也註中將字宜玩

然是行也亦將因之而田獵耳彼田事之車出于輿人之所制者則既好焉而極其制度之美四牡之馬出于廐人之所牧者則孔阜焉而莫非上駟之良矣以車馬之盛如此而果何為也哉誠以東都之地有甫田焉乃閒曠之地可以田獵之所也故以此馬焉駕此車焉將往說于甫田之地而舉夫大蒐之禮使武功振作于以昭一代之威靈舊典聿新于以明文武之功業耳豈無事而空行者耶

詩經正義卷之十二

三

之子于苗

一章

詩人美王者選徒以田獵見復古之盛也

此章言至東都有司先為選徒以待會同之畢而田獵也重在選車徒上旄旐所以統車徒也不必對上句看選徒器器要見王賦之復與夫師律之嚴意搏獸于教還是未然言將以搏獸于教也教甫田小地名

迨夫東都既至而田獵將舉也寧不有以備其用乎但見有司之官佐王為于苗之舉而未事之始豫備夫有事之資以為車徒之衆皆田獵之人也于是選

擇其車徒而數者之聲器然其衆盛焉建旗手車
後而統率之有資設施于旗端而物采之盡制以是
旗旄統是車徒蓋將以搏獸于敖山之下而舉夫于
苗之禮耳夫其選徒器器也則不惟車徒之衆而又
見其靜治之美建旄設施也則不惟師律之嚴而又
見其綜理之周此固有司之善其任也而非吾王中
興之後其何以有是哉

駕彼四牡

一章

詩人叙諸侯來朝之盛以見周王之復古也

三句分蓋此章所重在會同也首二句是馬三句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二

四

是服末句則言其入覲之齊也大全曹氏以此章
為見人心之齊者得之須要講王業中興人心畏
服意思出方好蓋中都洛邑本諸侯朝覲之地而
夷厲以來此禮久廢宣王中興復古再見此會詩
人所以美之也

夫天子至此固將舉夫田獵之典而萬國諸侯亦莫
不修乎朝會之儀蓋其仰中興之盛而各起乎敬畏
之心觀王業之隆而成切夫會同之願所乘者必有
馬也則駕彼四牡而皆循周道以來會同而觀之則
連絡也分而觀之則布散也蓋奕奕然無一人之不

來者矣所服者必有服也則服其命服而皆守王章
以自飭有赤芾焉以蔽乎膝也有金鳥焉以稱乎冕
也蓋無一人之不服者矣由是入覲于皇王而行時
見之會朝宗于天子而修敬見之同但見五等各以
其爵兩階各以其班陳列之有序秩然其不可亂也
彼此之聯屬繹然其不可絕也天下之諸侯蓋皆聚
于一堂之上矣此雖諸侯之共其職也而非吾王中
興之盛亦何以致是乎

決拾既伙

一章

詩人美王者既備器以田獵因得人以助獵也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二

五

二句分註云開體者謂開弓之體使內向而來也
放弦謂之遂伙比也蓋著于左右者比次整齊也
弓矢既調謂弓與矢相得也射夫即諸侯以下也
夫男子之總名同協也以齊一言不作比其偶也
舉柴謂獲禽而積之多也此章亦見軍實之盛人
心之同意

會同既畢田獵斯舉決拾者射之具也時則決著于
指以為鈎弦之資拾著于臂以為遂弦之用著之于
右者比之于左也著之于左者比之于右也既比
而整齊矣弓矢者射之器也時則弓之強弱適以

乎矢矢之輕重有以稱乎弓其強者與其重者相得也其弱者與其輕者相得也既適均而相協矣夫以器械精好如此由是諸侯之來會為射夫者莫不同心協力運決拾以呈其能而功王為千苗之舉所獲之禽積之于命中之餘也挾弓矢以善其技而佐王于甫田之間所得之多舉之如丘陵之盛也以軍實之盛而協人心之同如此中興之盛不有可見者哉

四黃既駕

一章

詩人美王者駕車以獵而見射御之善焉

二句分不倚只是馬之調習如此未便說御之善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二

木 卷

四黃句見馬之有餘也兩驂不倚見教之有素也不失其馳見御之善也舍矢如破見射之善也然此二句須要串講方見射御之善也馳謂御之法劉氏曰五御之日三曰過君表四曰逐禽左即御

田車馳驅之法也

田獵舉矣射御有不善乎但見有四馬也今四黃既駕而尚疾之中且兼乎尚純之美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驂馬至難制也今兩驂不倚而齊足之餘無有乎泛駕之逸可以見教之有素矣於此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諒遇之不事射者有如破之勢而巧力之

俱全其射御之善何如耶

蕭蕭馬鳴

一章

詩人美王者田事之終律之嚴而惠之均也

此章首二句只是言田獵之終時如此耳未便以為嚴也意在不驚內觀朱傳蕭蕭悠悠只解閑暇可見大庖不盈只指下殺以充君庖故不盈觀註解大庖君庖也可見

迨夫田事之既畢也以言乎馬無馳驅之勞也則其

鳴蕭蕭然以言乎旆旌無飛揚之疾也則其動悠悠然得于見聞之頃無非閑暇之象矣夫終事之時易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二

七

失于懈弛也今則紀律尚爾其嚴明而徒御自見其靜肅喧嘩之失無有也終事何如其嚴耶頒禽之際恒患于不均也今則君庖惟取乎下殺而下殺惟得乎十數其餘則與射夫共之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頒禽何如其均耶

之子于征

一章

詩人于王者之田獵必總叙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

二句分上是總叙其始終之嚴肅下則因以美之也君子以德言大成以業言俱自田獵始終之善

而贊美之也。宣王與衰撥亂聯屬諸侯之人以獵而始終一于嚴肅故詩人美之如此此自一事之間贊其德業他事可以類見

夫以田獵之事如此不亦深有可美者乎彼之于征而田獵也其始也但聞選徒置器而已選徒之外則無殺也其終也但聞馬鳴蕭蕭而已馬鳴之外則無殺也始終一于嚴肅如此是其有始有卒而常求貞固有以去夫怠荒之累可見其德之有恒而為日新之盛德矣豈不信矣其君子乎成始成終而勵精奮發有以振夫明作之功可見其業之可久而為當有大業矣豈不誠哉其大成乎夫德業兼隆此周王所以為中興之令主而克振乎文武之謨烈也詩人美之也宜哉

吉日

全

詩人于中興之田獵必詳叙其始終之事以贊之焉

此詩一章言祭禱馬祖而車馬健有以為田獵之備也二章言既擇其馬而遂往視其地以為田獵之所也此二章皆是未獵時事也三章則言方獵而得群下之心也四章則言既獵而備燕下之

禮也意歸重王者上

吉日維戊

一章

詩人美王者預祈車馬之善而因有以備田獵之用也

二句分此章重祭「戊剛日也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田獵外事也故以戊以庚房四星謂之天駟晉天文志曰天駟為天馬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孔疏曰常祭在春將用馬力則又備禮禱之末二句不可就以田獵言觀註中于是可以字便見蓋惟擇日而行禱神之禮故車馬之善足為田獵之用也不是實歷險而從禽也

此亦美宣王田獵之詩也若謂吾王當中興之時為于田之舉其事果何如哉蓋田獵有資于馬力馬祖不可以不祭也故于此戊辰之吉日祭馬祖之神而禱之以祈車馬之善焉由是田車則既好而甚堅四牡則孔阜而甚健可以升彼大阜之險而從其禽獸之群衆矣是未獵而豫其事者如此

吉日庚午

一章

詩人美王者之田獵既飭其具而因擇其所也

上蓋蒐狩之禮所以復一代之典章振中興之也
業苟一人之不供命則非天子之心今不待督費
而同心共奮是固所以燕天子之心也

夫獵地既擇宜為天子之所矣而從事之人孰敢有
不同者哉彼其從天子以有行而至止于漆沮之地
佐一人以于狩而瞻視于中原之間但見其廣大之
處孔有禽獸之多焉趣則僊僊行則俟俟而疾行徐
行者無不有也或三為群或二為友而群居類聚者
無不庶也禽獸之多如此是誠天子有事之地余于
是遂率其左右之人而各供其田獵之事不待于督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二

十一

責也而同心共奮于以安天子之心不假于命令也
而協力趙事于以成一人之樂蓋蒐狩之禮所以復
一代之典章者在是所以振中興之大業者在是苟
一人之不用命則非天子之心矣今相率以從事則
固可以樂其心也方獵之時又不有以得天下之人
心矣乎

既張我弓

一章

詩人美王者田獵而得禽有以備乎燕賓之禮
也

此章自與上章對看但不必以下奉上上燕下為

對耳意須歸重王者身上上章是方獵而得在下
之心此章是既獵而備燕下之禮皆以歸重于王
也上章雖是下之奉上然悉率左右以燕天子非
周王中興德業振作人心其何以得此哉此意須
細體會方得小紀言發謂射即中之大咒言殪謂
射之即死發以巧言殪以力言但此意自輕還重
在獲禽上賓客亦不過是與射之人蓋王者田獵
臣下畢從舍與射之人無可燕者矣既頒之禽復
與之燕自是王者厚下之意疏義云車攻之詩終
于頒禽吉日之詩終于酌醴王者之田獵豈為口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二

十二

腹之計哉

及其田獵而得禽也果何如哉但見射必有弓也我
弓則既張焉射必有矢也我矢則既挾焉發彼小犯
巧足以中微也而獸之小者無不獲矣殪此大咒力
足以制大也而獸之大者無不獲矣射而得禽如此
豈特以享宗廟充君庖而已耶由是進之賓客之前
而舉乎燕飲之禮以是醴酒酌言嘗之向之從于漆
沮之地者今則優游于樽俎之間也蓋有以畧尊卑
之分而通上下之情矣既獵之後又不有以備燕賓
之禮乎夫一獵之間而始終盡善如此此其所以為

中興之盛也詩人美之也宜哉

東萊註王賦之復指車馬而言也軍實之盛指器而言也師律之嚴自其有聞無聲而言也上下之情自其下之舉樂供事上之頒禽設醴而言也至于祭禘必講旗旒必備獵地必擇又可見綜理之周矣

春秋書狩者四書蒐者一書大蒐者四無非譏也車攻吉日美宣王者何歟豈東萊呂氏所謂王賦復軍實盛師律嚴上下洽綜理周之意歟噫免戎敗績太原料民意者其濫觴也

鴻鴈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二

全

流民興已昔勞而今逸而必即喻以表其作詩之情焉

二章分此詩作于安定之後一章是追言在昔離散之苦二章是述言今日還集之樂末章承言因逸而思勞故作詩以道其感慨之情而嘆人不皆知之也首章勸勞以離散言二章勸勞以築室言三章勸勞止承首章言宣驕則指二章言前二章以鴻鴈興之子故屬興末章言鴻鴈而不言之子故屬比各有攸當也

鴻鴈于飛

首章

流民興在昔離散之苦而必指其人之可矜也興意四句止之于不單是自謂勸勞是在塗之苦也下二句即上勸勞之人鰥寡即可矜之實故註只以一句言之鰥寡不單指老者凡室家相棄便是鰥寡

周室中衰萬民離散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以為凡人由勞而就逸則慶幸固深因逸而思勞則感慨彌切吾人于勞來還集之餘固幸得其所止矣然追思其始寧不有可慨者乎彼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二

十四

鴻鴈于飛而未有所止也則其羽肅肅然而有聲矣况之子之在昔也值中衰之運而流于道路之間則未免勸勞于野矣夫我之所與同行而勸勞者孰非可矜之人而其人之可哀憐者則皆此無告之衆或鰥而無妻焉或寡而無夫焉室家不能以相保患難不免于相棄是誠可哀之盛者矣彼一時也吾意其載胥及溺矣敢望今日之及此乎

朱氏曰惠鮮鰥寡文王之所以興也奇矣富人哀此鰥獨幽王之所以亡也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宣王之所以中興也夫鰥寡孤獨乃民之窮而無告

者聖人一視同仁雖無一物不在所愛而其發政
施仁則必自鰥寡孤寡始誠使鰥寡孤寡得所則
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矣宣王勞來安集其有得
于文王之家法也與

鴻鴈于飛

中章

詩人興已治室之勞而終獲安定之慶也

與亦四句止註言得其所止非便是宮室之安只
對上章離散而言是築室以前事此章劬勞是築
室之勞與上章劬勞不同其究安宅則雖勞而不
以為勞矣朱氏曰劬勞于野自其始之流散而言
也之子于垣自其中之還居而言也其究安宅自
其終之安定而言也

若在于今則有不然者焉彼鴻鴈于飛而集于澤之
中也則得其所止矣况我之子沐安定之恩而復我
邦族之內則築室以居而百堵之皆作矣築室百堵
雖不免于劬勞然勞于始者逸于終為其事者享其
利輯寧底定之休固可以必得于今日矣此一時也
吾方幸其室家之胥慶也寧復如昔日之可哀乎

鴻鴈于飛

末章

流民喻已作歌之情而嘆人不皆知其情也

替替重在首章劬勞上蓋由逸而思勞故其情之
切至如此也下四句蓋言人有知己者焉有不知
己者焉不能皆知乎已也劬勞只是首章宣驕則
指次章說謂我劬勞者以我因逸而思苦也謂我
宣驕者以我獲逸而宣驕也哲人愚人決不可就
君說

夫始勞而終逸如此我也感今思昔其能以忘言哉
是故鴻鴈之于飛也感肅肅之勞而哀鳴乎翔集之
際其聲替替然而甚迫焉蓋有不容于自己者矣夫
我由今日之逸而思前日之苦其作此歌也固出于

詩經正義卷十二

十六

不得已之情宜乎人之諒我也奈何人心不同智愚
相越維此哲人達天下之情者也則謂我由逸而思
勞焉維此愚人徇一己之見者也則謂我獲逸而宣
驕焉是我之心固幸其見知于哲人而又有不盡諒
于愚人者矣抑孰知劬勞而作歌者乃我之至情而
非所以宣驕于閒暇也哉是則于感慨之切而有慶
幸之私流民之言如此可以見宣王中興之烈矣

庭燎

全

觀賢王屢審視朝之節儉戒之意深矣

三章皆一時之言通是問詞蓋設為億度之詞以

致問也始則未央次則未央次則卿晨言之序也
庭燎則自有光而晰晰而有輝君子至止則自
聲銷銷而噦噦而言觀其旂亦言之次也

夜如何其

首章

王者審時以視朝必度其時之可以朝也

燎光鸞鳴二事平看皆是億度之詞庭燎之光言
庭燎方設而有光也鸞聲銷銷言鸞鑣之聲銷銷
然而遠聞也

王將起視朝不安于寢而問夜之早晚若曰勵精斯
可以圖治而怠荒不免于廢時是故昧爽視朝君之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二

二十七

五

常也吾今處深宮之中而未明乎昏旦之節不知夜
之早晚果何如哉群動方寂意者夜未央乎雖曰未
央未可信以為然也吾意司烜于將朝之候而設庭
燎以俟君之朝者殆已燁然其有光矣君子當將朝
之時而乘車馬以至止于宮庭之外者其和鸞之聲
亦已銷銷然而遠聞矣使其果如是也尚可安寢乎
哉

夜如何其

中章

晰晰小明也天將明而庭燎之光漸微但晰晰然
其有光而已噦噦徐行而聲有節也將將猶是速

聞其聲至于噦噦則其聲漸近矣

且平明聽政君之常也今夜之早晚果何如哉萬籟
無聲意者夜未央乎雖曰未央未可信以為然也吾
意庭燎之設于門內者光已漸衰而小明矣君子至
止而俟君之朝者鸞聲已近噦噦然徐行而有節矣
使其果如是也尚可安寢乎哉

末章

王者審時以視朝而必度其時之將曉也

庭燎有輝謂火氣與天光而相雜蓋日已將出火
不能為光但暉然煙氣之上騰而已辨色就言觀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二

二十八

六

一其旂見之蓋天明而可以辨色故見其旂也此章
總是度天之將曉也

且辨色而入者視朝之常期也今夜之早晚果何如
哉攸寧已久意者夜既晨乎夜既卿晨吾知庭燎之
設者其必煙光相雜而有輝矣君子之來其必言觀
其旂而色可辨矣使其果如是也尚可不起而視朝
乎爾其為我言之使我無怠政之失可也夫惟其心
不安于怠惰故形諸言而不忘乎警惕周王憂勤之
畧于此為可見矣此其所以中興也

列女傳曰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侍罪于不恭

宣王感悟于是勤干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以此証之是詩果宣王作也

汧水

全

詩人屢托興言已憂亂之深示人弭亂之道也

二章分首章言人不知憂亂見已所以深憂之也

次章言已之憂亂也末章則示人以弭亂之道也

汧彼流水

首章

詩人興人昧憂亂之道所以見已深憂之意也

此乃反興以物之各有所止與人之獨無所憂與

意到末以兩事興一意也兄弟以同姓言邦人諸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二

十九

友以異姓言末一句正見亂不可不念也亂是說

人所致說出不妨

是詩憂亂作也意謂君子處天下之亂也固不可無

憂之之心而亦不可無止之道今吾人生于斯世

也其容以自玩乎哉是故汧彼滿流之水雖泛濫而

無涯也然猶循其就下之性而朝宗于海之中矣視

彼疾飛之隼雖翰飛以戾天也然猶得其翔集之宜

而安于所止之屬矣夫物各有所止如此况于人獨

無所憂乎嗟我兄弟與夫邦人諸友也逢天下之不

辰而遭國家之多亂顧乃相安于諛口交構之中而

客無恐懼脩省之意者蓋將以為不必慮也抑孰知
禍亂之至不惟及于一身而且及于父母誰獨無父
母之親乎亂則憂或及之一身之遇亂不足惜而父
母之遇亂為可憂是豈可以不念哉此吾所以深憂
之而不能自已也

汧彼流水

次章

詩人興已憂亂之不忘其所感者深矣

此章以水盛隼揚興憂亂之不能忘亦以二意興

一意也不蹟指諛人而言

汧彼流水則其流湯湯然方盛而未殺也航彼飛隼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二

廿

則載飛載揚焉方飛而未止也况我念彼不蹟之人

違大道以拂天下之公肆諛言以階天下之亂惟恐

禍亂將及而貽父母之憂至于載起焉而不得以自

安載行焉而不能以自適此心之憂非直今日為然

也殆將日以繼日而有不可弭忘者矣奈之何人之

不憂也哉

航彼飛隼

一章

詩人興人之莫能止諛而因相戒以免諛之道

也

四句分民之訛言寧莫之懲言上之人莫能辨別

諛言而止之也下二句方是告兄弟諸友以免諛之道諛言之人即上不蹟之人也講末須補可免于亂而無貽父母之憂方可始愛于人人字指聽諛者而言卒反于已已字則兼兄弟諸友在內陳定宇曰始念亂而憂及父母末憂亂而敬以及身憂念之中不忘孝敬詩人忠厚之意也

夫我憂亂之深如此然豈可徒知憂亂而不知所以免亂哉彼隼之高飛也夫固立戾于天然及其下也則亦集彼中陵矣物必有所止如此况民之訛言繁興宜乎知所以止之也夫何諛口交譖曾不加以辨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二

廿一

諛

別之明而巧言如流卒無得于懲止之術則所以暗天下之禍者方盛而未已矣我之兄弟諸友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乎使我之友誠能戒慎以自居而所以持已者無怠勝之失實恭以言牧而所以接人者無傲慢之心能敬如此則已無敢諛之隙人無可諛之機諛言雖巧果何自而興乎諛言不興則庶幾可免于亂而無遺父母之憂矣吁始憂于人卒反于已詩人其善于憂亂者歟雖然敬者君子持身之道當然也諛之在人其止與否不可必也亦盡其在我者而已

鵲鳴

金

詩人屢托物以諷王惟歎其盡神明而公好惡也

進諫之道與其直言于君不若婉而導之庶可以動君之聽孔子所謂諷諫明道所謂譎諫此之謂也詩人托物為言其得此道矣作文正意俱至綴內以已意說出方可若分貼每段之下則非詩人之旨鵲鳴二句以比誠之不可掩諷王之誠身也魚潛二句以比理之無定在諷王之明善也圍有四句以比愛當知其惡憎當知其善諷王好惡之當公也正意寓于不言之表將使王涵泳而自得之若說出有何意味理無人在蓋有於此為理於彼為非理者愛當知其惡憎當知其善不必作君子小人說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二

廿二

此陳善納誨之詞蓋托喻以諷其君也若謂王知夫觀物之道乎鵲之鳴于九臯也雖若是其深遠也而聲聞于野焉有不可得而應焉者矣魚之潛于淵也而又或在于渚焉有不可得而定焉者矣樂彼之園爰有樹檀信可樂也然其下維穽可愛之中而有可惡者存焉他山之石其形粗厲信可憎也然可以為

錯可憎之中而又有可取者在焉理之在物者如此
吾王其可以不知耶是則詩人之言不過論乎在物
之理而其取譬之意實以致夫納誨之詞蓋鶴鳴而
聲聞者誠之不可掩也躍淵而在渚者理之無定和
也種之下而有擇者愛而當知其惡也石而可以為
錯者惡而當知其善也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
長之則天下之理庶幾其可得矣詩人之意其亦欲
王喻之于不言之表者乎 下章倣此

易坎之六四則曰納約自牖睽之九二則曰遇主
于巷進諫之道當然也詩人之言廣譬曲喻得易
道矣註引程邵之說特以有關於世教故載于此
非正解詩人之本意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亦只
是憎當知其善意

析父

全

軍士于司馬屢斥其後已之非也

前二章言其後已之非職後一章言其後已之非
法劉氏曰不斥王而責司馬此詩人之忠厚也亦
若北山所謂大夫不均之意朱氏曰先王之制諸
侯有罪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
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司馬所掌封圻之

兵甲不過衛王室而已此詩前二章責司馬不當
以王之爪牙而遠從征役後一章責司馬不當以
國之孤子而遠從征役夫以司馬而棄王之爪牙
則謂之不忠昧先王之成法則謂之不智至于使
孤子之無以為養則謂之不仁一事而三失具焉
詩人刺之也宜哉

析父

首二章

軍士于司馬兩斥其後已之非職也

軍士怨于久役故呼析父而告之曰王事固所當赴
而職法亦所當知析父予乃王之爪牙職在于輔衛
軍旅而已女掌畿內之兵非不知之也胡為轉我於
憂恤之地使之久從征役而止居之無所乎析父予
乃王之爪士職在于擁衛天子而已女居司馬之任
非不知之也胡乃轉我于憂恤之地使之久役乎外
而無所極至乎

析父

末章

軍士斥司馬之不智以其後已之非法也

夫在外之久非獨勞乎其身也抑且勞乎其親矣豈
爾析父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有親老而無兄弟者
必遣歸使得終其養焉此王者之常法而天下之所

共聞者也今汝誠聽德之不聰若周聞乎先王之憲者矣使其聞之則吾固有親之當養而無兄弟之可恃者也胡為乎轉我于憂恤之地使子職廢而不供父母老而無養吾母反主熟食之事而不免于朝夕之勞也非不聰而何哉吁觀軍士之怨詞如此上之失道可知矣

白駒

全

詩人于賢者之去留之切而望之深也

三章分一章二章留之也二章告以留之之意也

四章雖不可留而望之之心不可已也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一

十五

皎皎白駒

音

詩人于賢者之去必以留之也

此詩作于賢者既去之後皎皎四句托以留其馬

也所謂二句因以留其人也註中托字不可忽

為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意謂賢才之有

立人國也大矣今賢者之欲去也吾將何以留之

彼皎皎白駒賢者之所乘也安得其食我場苗而

去以絆其足馬維之以繫其鞵焉庶幾此馬也未

一朝之間而所謂伊人者行為物制亦得以道遠

少留而不去矣雖一朝之頃若甚暫也不猶可

以慰吾好德之情乎

皎皎白駒

第二章

此章與上章同意

嘉客蓋言去則無嘉客在此則有嘉客也非言嘉

客即是道遠也註訓作猶消遙蓋皆一意也夕字

訓作猶朝亦是語其意之相似猶於今夕即今朝

也

皎皎白駒

第三章

詩人于賢者望其來而戒其去也

爾公二句一順說下逸豫無期不就祿位上言

有道德光而名聞隆之意若徒欲之以祿位恐非

所以留賢矣無期非久也是無限量之意慎爾二

句亦承上文說來勉字註解作毋決意當對慎字

看優游道思須看得分曉蓋優游是隱居之樂道

思是隱居之心也

然我之留爾而豈徒哉彼乘此皎皎之白駒者若其

易高尚之心而為仕進之舉或責然而肯來焉則我

將以爾為公錫之以九命之貴以爾為侯養之以七

命之榮使之道與時而俱顯膏澤被于當時名與位

而俱隆聲稱聞于後世而逸豫之休無有限量矣

則夫優游于田野者雖爾之樂也然與其樂一身之樂孰若樂天下之樂尚其慎爾優游而勿過于樂也哉道迹于丘園者雖爾之思也然與其隱居以為志孰若行義以為心尚其勉爾道思而毋決于去也哉

皎皎白駒

末章

詩人嘆賢者之不可留而深有以望之也

四句分生芻一束則不復食我場苗矣其人如玉謂其德之純粹也燕內外講註中邈乎其不可親一句不專屬其人如玉是遙括上四句而言也母金玉爾音望其以經訓之累告之也金玉是借言

詩經王義小雅卷之十二

廿七

遺

其貴重不可謂貴重其音如金玉也

然賢者之去必不可留矣但見乘皎皎之白駒而入彼空谷之中所資以用秣者惟取于生芻之一束焉則苗雖不食而繫維無所施適思已決而挽留不可得矣于是而遐想其人焉但見其德之存諸中者終粹至善而一毫瑕疵之不存見于外者清和潤澤而一毫圭角之不露擬之于玉殆不可以殊觀也其德之美如此蓋已邈乎其不可親矣此吾之所深慨者也然吾之所望于賢者豈但已乎是必迹雖遠而心不與我而相遠人雖去而音不與我而相絕經濟之

畧時為我陳之以匡吾德之不逮可也豈可金玉爾之音聲而有遠我之心耶夫始焉晉之之切而不忘乎好爵之縻終焉望之之深而欲得夫相聞之益此人之好賢如此而何賢者之不留也哉

輔氏曰此章則賢者既去而好賢之終無已也夫見賢而好之情也至于賢者已去而眷戀之情不已且祝其毋貴重音聲而有遐心夫然後見好賢之誠也柰之何賢者之必去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白駒賢者有焉又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白駒詩人有焉昔孔叢子曰吾于考槃見邈世之士無悶于世吾于緇衣見好賢之至是詩蓋燕之矣

黃鳥

全

派民屢托喻以語故國之人而因示以將歸之意也

此詩三章一意黃鳥三句是呼鳥以喻故國之人毋居已之寧而利已之有下四句則示以反國之意也

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托為呼其黃鳥而告之曰吾之適此邦也蓋出于不得已之計而求以遂

其生也今而不得其所焉寧不動夫故鄉之思乎彼
田畔之上言有穀焉而穀之下言有粟焉穀我之穀
而粟我之粟也爾睨睨之黃鳥其無集于穀而啄我
之粟可焉所以然者非有所斬而實有所賴也苟此
邦之人棄我于困窮之中而畧無以善相與之意則
我難以久居于此將言旋言歸而復我之邦族矣則
夫粟也者固我之所恃以為資者也爾豈可集于穀
而啄之也哉是則流民非呼黃鳥也托黃鳥以喻故
國之人也非戒集穀啄粟也托啄粟以喻其人無居
我之廩而利我之有也噫詩人之言婉而切矣抑何

詩經正義卷之十二

九

卷一

上之人無恤民之道而使之至此哉

二章不可與明是不能知已之休戚也餘意俱同

三章亦然

我行其野

全

詩人憂言不見恤于人自決以義而責人以怨也

一章二章自決以義而其意確三章責人以怨而其意微亦可謂見幾明決用意忠厚矣

我行其野

首章

詩人原已求恤于人之情而因致夫決去之意

原缺第三十葉

以為自存之圖矣

我行其野

末章

詩人言已不見恤于婚姻而必婉詞以責之焉
此章四句畧斷言采其葛下當補就爾居宿意末
四句皆是責辭但上二句是斥其事下二句是原
其情忠厚之意全在下二句見之蓋不責以趨富
厭貧惟言其棄舊圖新此所謂怨而不怒也

然爾之不我畜也豈無其故哉我行其野言采其葛
則夫就爾而居宿者其勢誠急其情誠可憫也而爾
泛然視之不思舊姻頓忘乎昔日之好求我新特惟
驚乎今日之親若此者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
貧亦低以其新而異於故耳蓋貧富之相懸爾固不
以為重輕而新舊之相形爾寧不以為厚薄乎吁詩
人責人忠厚如此情性之正可見矣

詩經正義卷之十二

十一

卷一

昔晏子既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
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之而舉
火者三百餘人蓋猶有古道存焉是詩之所刺亦
異乎晏子之所為矣

斯干

全

詩人詳美王者宮室之成而深頌其昌後之盛

焉

此詩首章是言築室之美而頌其兄弟之和二章以下則詳言築室之美而頌其男女之賢且淑也二章言繼先以築室而遂居室之安三章言始築室之事而成君子尊大之居四章言堂美其制以德事五章言室美其制以安身看來似續章該約之以下三章意在其中約之章攸筭句又該下二章攸隣攸寧意在其中六章以下皆頌禱之詞也秩秩斯干 一章

詩人叙王者築室之美而頌其居室之和也

四句分止是叙其築室之美下是叙其居室之和也首二句是形勢之善中二句是營建之美末三句則是頌禱之辭也斯干南山皆在前者斯干在內而近居故註曰臨南山在外遠而可見故註曰面竹苞是言盤基之固松茂是言結構之密末三句不可離了宮室觀註云兄弟居是室者可見相好相猶是一止一反意不可對看天子繼立多疑忌其兄弟故頌其相好而無相猶也

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以為王者之作室也固所以壯天下之觀而其居室也必有以集

天下之慶今吾王肇基圖于北壤之後寧不有可述者乎故自其形勝言之秩秩之斯干則旋統于其側焉幽幽之南山則挺峙于其前焉蓋有以萃天下之形勝而居重馭輕之勢于此乎得矣自其制度言之其盤基之固于下也則如竹之苞焉其結構之密于上也則如松之茂焉蓋有以盡一時之制度而革故鼎新之象于是乎成矣夫以築室之美如此使居室不和亦何以成其美哉吾知自今以後凡兄弟之居于此室者兄好乎弟而為乎友于之情弟好乎兄而廣乎因心之愛猜忌為之不作也嫌隙為之不生也

詩經正義卷之十二

世三

蓋有式相好而無相猶者矣居室之善孰有大于此者乎

似續妣祖

一章

詩人美王者繼先以築室而因以遂安樂之休焉

焉

三句分此章已含下三章言之百堵二句包下垣牆宮室在內美居二句包下文攸芋隣寧在內居即是攸隣處即是攸寧合二者即是攸芋而笑語在其中矣但說書者只逐章講去不必牽合似續妣祖猶曰繼其先世之業也要見宮室也東齊石

新之之意曰百堵曰西南其戶見其宮室之廣大西南句與百堵句對看舉西南者以見東北也居處笑語俱就王者本身言要講得氣象大象王者模樣方可

然吾王築室之美果何如哉蓋先王創業垂統固有居室以啓佑乎後人而今圯壞不修則所以續而新之者固我後王之責也於是似先世之業而皇圖為之再造續妣祖之傳而氣象為之一新垣牆衛于外也則築室以居而百堵之皆興焉戶牖列于內也則西南其戶而宮室之非一焉規模廣大而制度鮮明蓋有以振一代之洪基而創無前之偉績矣以是室也將何所為而不宜哉于是而君以振外王之業于是而處以順內聖之躬於是而笑怡然天顏之舒于是而語藹然聖謨之陳蓋無往而不在乎是矣

約之闕闕

一章

詩人美王者築室之固而為尊大之所也

此章首二句乃築室之事蓋垣牆在室之內言築垣牆則堂室皆在其中矣風雨二句俱自垣牆上米註上下四旁不可以上下貼風雨四旁貼鳥鼠看字字包下躋寧意尊大不是室尊大是君子居

是室則尊且大也

且其築室之事何如但見東版以載則闕闕然上下之相乘投土以築則橐橐然杵聲之相應蓋事無不善而制無不周者矣由是上下牢密而無隙之可乘四旁堅固而無間之可入風雨之患于此乎除也為風之害于此乎去也築室之美如此謂非王者之居乎吾知君子之居于其中也大壯之基既固而萬變之勢已張君重馭輕親乎至尊之無對也宅中圖大卓然大觀之在上也執政有慢視之者哉

如鼓斯翼

一章

詩人狀王者堂制之美而表其為馭政之地也上四句有四如字是擬其形狀不是譬喻庶隅謂堂之四角大雅抑之篇註所謂外有庶隅者是也躋升也升以聽事則九以理陰陽遂萬物安中國撫四夷者無不于斯矣

大垣牆既固則堂室無不治矣自其堂之美言之其大勢嚴正則如人之竦立而其恭翼然而可觀其庶隅整飭則如矢之急而其勢迅直而不撓其棟宇之峻起也則如鳥之警而有變革之象其簷阿華飛而軒翔也則如翬之飛而著文明之觀夫以堂之美如

此固渙乎一王之制矣吾知堂陛之尊嚴有以爲獨明出治之所天位之高拱有以爲禁已南面之實君子之所升以聽事者蓋在于此也寧不有以振外王之業矣乎

殖殖其庭

一章

詩人于王者之落成必歌其室之美以安身也末一句分上四句只自一室言之庭即是宮寢之前堂也正與寢總是一室其中自有明暗不可分陽室陰室講室西南隅不當戶之中最為深隱故謂之與東南隅亦隱暗故謂之寢正則其當陽之

詩經正義卷之十二

廿六

寧

自其室之美言之殖殖然宮寢之庭何如其平正也有覺然宮中之樞何如其直大也噲噲然其昭明者非向明之屬乎噦噦然其深廣者非與寢之間乎夫以室之美如此固秩乎爲王者之居矣吾知室家之壹乃嚮晦宴息之資而居處之安實順養天和之地君子之所休息以安身者蓋在于斯也寧不有以順內聖之躬矣乎

下蔡上簞

一章

安居而得吉兆詩人頌其君之詞也

此章承上章君子攸寧說故註曰安其室居曰得吉兆者乃詩人設爲之詞非實有是夢也占非大人占之只是覺而論夢便是熊羆虺蛇只是言其所夢之異且莫說陽物與陰物留在下章說方是然吾王之居于是室也天下之慶有不集于其身者哉吾知當入息之時而下莞上簞安寢于宮室之內由是精神與天地流通意氣與陰陽會合寢而夢焉夢而興焉乃從而占我之夢也吉夢維何實維猛整多力之熊與夫似熊之羆也色如文綬之虺與夫似虺之蛇也得于精神感通之餘出于耳目見聞之外其夢不亦異乎

詩經正義卷之十二

廿七

大人占之

一章

大人卜王夢之祥惟其類而已矣

熊羆有男子之象故曰男子之祥虺蛇有女子之象故曰女子之祥亦各從其類也

夫大人之屬以占夢爲職者也今王以是夢而命之占也于是此大人者承王命以稽其象緣吉夢以定其占以爲熊羆乃在山之物強力壯毅秉陽之精者也惟男子具剛健之資而將獲乎高位備陽明之德

而將事于四方是即與熊羆而同其象矣今而有是夢也其必男子之將生而先為之兆矣乎虺蛇乃穴處之物柔弱隱伏秉陰之精者也惟女子坤柔以為質而端處于深宮巽順以為資而惟主乎中饋是即與虺蛇而同其象矣今而有是夢也其必女子之將生而預為之祥矣乎

乃生男子

一章

詩人祝王嗣之生待之隆而任之重也

首句分載寢四句是叙其今日待之之隆朱芾二句是豫言他日所任之重也只開閑說去有作以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二

廿八

七

其任之重所以待之隆者不可用載寢之床對地而言故曰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許氏曰初生之子未能勝衣襁褓而已今不獨衣之以衣而又必衣之以裳故曰服之盛也弄之以璋尚其德也蓋君子比德于玉故弄之以璋期其德之如玉也此皆是初生之時如此其泣嚶嚶帶上看朱芾二句兼嫡庶講室家猶言邦家也是預道之詞不是期之之意帝王子孫自是如此嫡則服純朱以天下為室家而為王庶則服黃朱以一國為室家而為君二句串講方好

大人占之如此及夫應熊羆之祥而乃生男子也當其誕生之始而所以待之者何如寢之則以牀焉尊之以成人之御也衣之則以裳焉備之以成人之服也弄之則以璋焉期之以成人之德也斯時也其泣嚶嚶然宛乎聲氣之不凡矣夫男子之生于是室者非苟焉而已也有為諸君焉則服純朱之芾而皇皇然其可觀有為庶者焉則將服黃朱之芾而皇皇然其可象或以天下為室家而為萬邦之王焉所以玉宗廟之重器者在干斯也或以一國為室家而為下民之君焉所以任王朝之屏翰者在干斯也則夫今日之篤生固所以當他日之重任者矣謂非國家之慶而何哉

乃生女子

一章

詩人願王者女子之生待之宜而望之正也

下六句當在三句分寢之于地卑之也是天尊地卑宜也亦抑之也衣之以楊袂其無致飾也弄之以瓦歆其無外事也非即是傲言和行儀只是才法如后篇所謂哲婦是也末句承上二句說不可專承維酒食一句

既又應虺蛇之祥乃生女子也其待之又何如寢之

于地卑之也求之以楊即其用而無加也弄之以升服其所有事也然生而不賢亦何所貴哉蓋有非非婦人也其必無非之可舉有善非婦人也其必無善之可見但惟酒食之是議盡其中饋之職而他則無與焉庶可以無貽父母之憂矣是則君室之作始于兄弟之相好終于男女之皆賢斯固王者之深慶而為吾人之所深願者也吁觀于此詩之作固周家之所以興也歟

首二章

詩人于王者既言其築室而碩居者之和復言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二

四

其築室而遂君者之樂

次四章

詩人詳叙王君作室之美而為天子之所也

似續一章截繳末云垣墻宮室之俱美則百堵而

南之制成尊大躋寧之皆宜則居處笑語之願遂

次二章

詩人既美王者築室之廣而遂其樂復美王者

築室之固而成其尊

約之

三章

詩人叙王君築室而為尊大之所因美其堂以

聽事而室以安身也

如鼓

二章

詩人美王者堂室之盡制而為馭政安身之用也

君子攸寧

至末

詩人美王者居室以安身而詳致矢頌禱之詞也

君子攸寧

合下二章

詩人美王者居室以安身而得大昌後之兆焉

末四章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二

四

詩人詳頌王者居室之慶皆望之以昌後之福而已

末三章

詩人願王者昌後之占而因兩叙其昌後之慶也

也

無羊

全

詩人美王者牧事之成而因得乎富庶之效也

此詩牧事有成而作在三章分二章言牛羊之盛

二章言人順物性以見牛羊之所以盛三章言牧

人不勞餘力而物自解人意又以見牛羊之極其

盛也此上三章總是牧事之成末一章因言牧人之夢以占富庶之兆

誰謂爾無羊

一章

詩人美王者畜產之盛而因有以驗其成也

此章四句分上是牛羊之盛下是即羊之和牛之安以驗其盛也下章方是所以盛之意誰謂爾無羊無牛內要見前此消耗之意三百維群還是三百個為一群非是三百群也觀註自見其群不可數言不止一群也牛以色言舉特一類以見其餘也戢戢濕濕依王氏註說無妨

爾雅正義小雅卷之十二

四十二

此詩因牧事有成牛羊衆多而作也若謂國家之富必資于牛羊而牧事之脩可徵乎治理今我王之興也何如哉以羊言之向當凋弊之餘羊豈不足矣于今國運方隆群生自育司之牧人者皆爾之羊也誰謂爾無羊乎計其一群之數則有三百之多焉羊以三百為群其群不可數也以牛言之向當衰耗之際牛豈不足矣于今周道方熙畜產蕃庶養之牧地者皆爾之牛也誰謂爾無牛乎計其百牛黑唇之特則有九十之數焉牛之特者九十非特者尚多也牛羊之盛如此抑何以驗其盛乎羊以善觸為患恒苦于

不和使其不和未足以言盛也今爾羊之來過其觸藩之勢其角戢戢然而甚和焉羊之盛于是為可徵矣牛以耳燥為病恒苦于不安使其不安未足以言盛也今爾牛之來逐其威若之天其耳濕濕然而潤澤焉牛之盛于是為可見矣

或降于阿

一章

惟牧人順物之性此物之所以盛也

此章推牛羊之所以盛在六句分首三句舉物性言之爾牧三句言牧人之順其性也末二句言物生之盛見其由于牧人之善牧也降阿飲池寢處訖動物性何等自適然非牧人暑雨之有備飲食之有資亦何以順其性而使之若足乎故上六句只重人順物性之意三十維物以色計也言齊其色而別之凡有三十種也爾牲則具凡祭祀燕享無所不有也二句對看

爾雅正義小雅卷之十二

四十三

夫牛羊之盛果何道以致之哉亦由于牧事之善而已蓋莫難順者物之性也今此牛羊適其自然之性而無驚畏之虞或降于阿焉或飲于池焉惟其所適而已矣或寢而息焉或訛而動焉惟其所便而已矣特則牧人之來何養與並而暑雨之有所備或負其

餼而飲食之有所資以是而從其所適物性何有于不順乎牧事之善如此是以生養日為之蕃息牛羊日為之衆多以別其色則三百維群之中九十其羣之外凡為色三十焉而其色無一之不備矣以致其用則祭祀以奉宗廟燕享以供賓客爾牲皆畢具焉而其用無一之不有矣自非牧人之善牧其何以致是耶

爾牧來思

一章

詩人言人力暇而物性馴以見牧事之有成也此章言人有餘力而物性自馴亦以見牛羊之盛

詩經義小雅卷之十二

四十四

而牧事之成也過文但輕輕說落有云不惟人順物情抑且物鮮人意覺欠當三句分不可以人物對講亦不可以下段為推上段之意只一順說下薪烝雌雄只是有餘力而為之非謂勤于其事也爾羊來思舉羊以見牛也矜矜二句是言其強盛之狀末二句遂言其馴擾從人無事驅逐之勞也所謂人順物情物鮮人意者是也

夫牛羊盛矣而牧人不因之以自適乎但見牧人之來際此芻牧之暇而用其餘閑之力或出取薪烝以為燎爨之具或性搏禽獸以為飲食之資不惟善乎

其職而又及乎其他也迨夫時當日夕爾羊來歸矜兢兢而有堅強之狀不虧不崩而無疾耗之虞不必用力以驅之也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焉蓋人順物情物鮮人意有馴擾順習之美而不假于籠楚驅逐之勞矣牧人之閑暇牛羊之順適有如此牧事之成不於是而益見哉

牧人乃夢

一章

詩人叙牧人夢兆之異而占之為富庶之祥也此章牧人之夢是托言未必實有此夢但不必作

詩經義小雅卷之十二

四十五

象自是實事故托夢以言之也三句分上是夢兆之異下是富庶之占牧人乃夢是因寢而有夢也衆維魚旆維旗只是恍惚所見如此非似人實魚似旆實旗之謂也亦非人變為魚旆變為旗之謂也占之謂牧人獻夢于王王使大人占之也衆維魚旆維旗皆以少致多之象故知其為富庶之祥曰豐年曰人衆亦各從其類也

夫牧人之職固在于畜產之盛而牧人之夢則關富庶之祥彼其當閒暇之後而適居處之安乃得吉夢焉始焉夢之所見者以為人也恍惚之間則非人

而實魚焉始焉夢之所見者以為旖也恍惚之間則
非旖而實旖焉夫夢衆而衆夢旖而旖已非牧人之
所習見而况衆而魚焉旖而旖焉則其兆為尤異矣
由是牧人獻之大人承王命而占之以為人之多不
如魚之多也今夢人而魚焉其豈年穰穰之兆乎旖
所統不如旖所統之衆也今夢旖而旖焉其室家漆
漆之兆乎夫既考牧事之成而又開富庶之兆中興
氣象于此為可見矣詩人作詩以美之也宜哉

首二章

詩人美王者畜產之盛而必推其所以盛也

次二章

詩人美牧人致物之盛而馴物之情以見牧事
之有成也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二終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三

乙丑進士南台許天贈

第庠生 天賜 天賦 校

男庠生 晉年 孫廩生 紹武 校

節南山

全

詩人詳刺大臣致亂之極而因究其致亂之本
也

此詩刺王用尹氏而作前九章雖極言尹氏之亂
其實尹氏者皆本于王心之失故末章以一言
歸咎于王心此家父之善于辭也其刺尹氏大抵

以不平其心為主而其目則在于用人行政之不
善一章言其所為不善而以國終斬絕戒之二章
推其持心不平而以天變人怒戒之三章舉其責
任之重而深刺其心之不平也四章刺其行政用
人之失五章言行政用人之善可以已亂六章刺
尹氏不能已亂而致亂七章言已欲避亂而出
無所之八章言已所以出無所之者以小人為
亂九章則言小人之為亂者皆根抵于尹氏也其
詞雖專刺尹氏而王不當用之意實在其中故卒
章言其亂本而歸之王心以見已作詩之意也

節彼南山

首章

詩人與大臣係天下之望因刺其失民之望而戒之也

四句分上是與其位望之隆下是刺其失天下之望為惡而不知止也赫赫師尹言尹氏為大師氣勢炫赫也師與尹平重民具爾瞻要見尹氏係天下之望用人行政皆不可不慎之意憂心二句刺其所為不善以失天下之望人皆憂之莫敢言其非也末二句要見警戒之意何用不鑒監察也察則知其不善而改之矣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三

二

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也若曰乎心輔治者大臣之任而用賢圖治者人君之責方今國事日非果何自而致之乎彼節節然高大之南山則維石之積千其上者巖巖然人皆仰之矣况此赫赫之師尹勢位崇高有以侈一時之盛威靈炫赫有以係邦國之瞻一用人焉民之所屬望者恒于斯也一行政焉民之所瞻仰者恒于斯也斯固不可以不慎矣夫何用舍失當重拂天下之情舉動乖方大失人心之望使人憂日甚如火之燔炙于中而又畏其威恐言出而禍隨之莫敢宣之于口也如是則人心有既渙

之形天命有將傾之漸國既終斬絕矣汝固有天下國家之責者何用而不察哉誠知察之則必思改前日之非而挽回國家之運矣

節彼南山

次章

詩人與大臣持心之偏而忽其所可畏也

此章承上章言所為之不善由于持心之不平四句分有實其猗言草木之實猗猗然滿于山間見山之生物均平如一也如此方得取與之義赫赫二句怪其居高位而不平其心所以深刺之也不平其心亦就行政用人上見下文天變人離俱是不平所致喪亂弘多疊上句薦瘥而言是天之變也民言無辜是人之離也末句總承註中求所以自改謂改其不平也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三

三

然所為之不善亦由於持心之不平耳彼節節然高大之南山則有實之生于其上者猗猗然其徧滿焉蓋均平而如一也况此赫赫之師尹位非不尊望非不重也顧乃好惡徇一己之偏不能通天下之志張弛任一時之見不能持天下之平其諸謂之何哉夫當國政者上焉將以承天心下焉將以定民志也今既不平其心是以天怒于上而重之以病喪亂為之私

多民怨于下而謗之以言群議為之叢集是宜知所畏而自改也而尹氏方且安危利藹曾無懲創之意遂非文過曾無嗟嘆之聲則是以天變為不足畏人窮為不足恤矣亦何能善乎

尹氏太師

一章

詩人表大臣職任之當盡而因以深責之也

此章言尹氏責任之重在所當盡末二句言其不能盡職則不宜居位所以深刺之也維周之氏二句一連說重在東國之均上不可對看四方是維三句須入平心意講是維以侯國言是毗以君德言俾民不迷承上二句說言使民有所係屬也末二句亦非對語須相承說註中不平其心正與秉國之均相反應

夫尹氏之不平如此抑未知其職任之重歟蓋尹氏以世族之貴而居太師之尊以一身係天下之安危以一人關生民之休戚人才之進退莫不倚之以為平也庶政之綱維莫不取之以為則也斯固維周之底本而秉一國之均平者矣夫以如是之位而任如是之職謂宜擴之以公平之量持之以正大之心于以維持四方下焉立侯國之準毗輔天子上焉躋君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三

四

五

德之成庶使民望不孤而無眩惑之擾人心有賴而無迷亂之憂此汝之所當自盡者也今乃不平其心則既為天所棄而不得其慈弔之仁矣于此而速自引退以答天譴猶之可也豈可久居其位以一人之故徧禍天下之民而使我衆之無辜者并及于困窮也哉

弗躬弗親

一章

詩人于大三必戒以奉主之不可欺而用人之不可苟也

此章上四句戒尹氏不自為政而委之于匪人下四句遂戒以用人之不可苟也意歸重在用人上人固所以行政也弗躬弗親四句意相呼應蓋言尹氏失政既不能欺其民矣又豈可以匪人而欺其君乎意重下二句不可平看弗躬弗親言不自為政而委之于人也弗躬弗親又言所委之非人也庶民弗信與上章俾民不迷相反勿謂君子與上章天子是毗相反式夷式已夷即平心之謂也蓋委政于匪人皆不平所致故以式夷式已告之末二句即是無小人殆之意瑣瑣姻婭王所謂小人者故戒以則無臚仕也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三

五

夫既不平其心則用人行政皆不得其道矣是故總理庶務大臣之責也今爾執庶政之綱維而顧憚乎躬親之授係斯民之屬望而顧辭乎幾務之勞則人心迷惑既已疑之而不信矣然使委之賢人猶之可也夫何寄之以政而皆未嘗詢問之人授之以事而皆未有諳練之素是將以罔乎其君也不知爾之毗輔天子者其何如而可以如是問之哉凡此皆不平其心之所致也尚當平心于委任之際以審察其所任之人苟有不當者則已之母以小人之故而至于危殆其國家可焉彼瑣瑣姻婭正所謂小人者也以是而必皆臆任則小人進矣其必杜絕之以防其進而無厚任之以植其權庶乎小人不得用而國家治矣汝可不加之意乎

昊天不備

一章

詩人即天變之可畏而因示人以回天之道也此章以天變傲之而因示尹氏以回天之道也四句分不必說出王來註所謂天人一理者蓋亂雖在天而所以致亂者却在人故夫靖之者亦在乎人而已盡人固所以回天也亂以禍亂言故曰不均變以災異言故曰不順如指行政之勤說

與弗躬弗親相及如夷指用人之公說與弗問弗仕相反註自明俾民心闕惡怒是遣俱就民心上講天不外乎民民心悅則天意解矣

然尹氏之怠于政事而苟于用人者抑未知天變之可畏乎彼昊天以公物為心本至均也今則反其常而不均焉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以清寧為德本至順也今則反其常而不順焉而降此乖戾之變是降亂者雖在于天而靖亂者則存乎人也吾知天意每驗于人心人心必觀于政事民之亂不自亂也以女之弗躬弗親為之也使君子無所苟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膏澤下于民矣民之亂心有不自此而亂乎民之怒不自怒也以女之弗問弗仕致之也使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舉措得其當矣民之惡怒有不自此而遠乎民心悅則天意得而鞠訥大矣之變庶乎其可回矣

不弔昊天

一章

詩人原上天降亂之甚而深咎致亂之人也此章上四句承上章言尹氏不能回天而致降亂之甚下四句言已之有憂而深咎致亂之人也禍亂之甚總是尹氏不平所致其咎之重者亦

無所歸咎之詞耳上章註意宜參看憂心如醒是家父自言註言君子者以君子目家父也誰秉國成三句便是直指尹氏致亂之罪誰秉國成正與秉國之均相應不自為政即上文弗躬弗親而委任匪人者是也卒勞百姓應俾民不寧向講以上數章有民字可見民為重矣

大天變固有可回之理而尹氏則無弭變之方此其人為不減既不見閔弔于昊天矣是以禍亂之降靡有止息之期而與月俱生愈有增長之勢使斯民之遭亂者嗷然喪其樂生之心而不得以安其所也則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三

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我傷天下之亂憂心日甚有如酒病之醒者乃推本而言曰當今之時誰居天下之重任而秉國家之均平顧乃便一己之私而不親庶政徇一偏之見而委之匪人其卒長一時之亂而使百姓受其勞弊以至此極也蓋有不得逃其責者矣

一章

鴛彼四牡 詩人言已欲去亂而無所之以見天下之皆亂也

此章重在出無所往之意片二句欲去意輕只起

下二句以見天下皆亂而著尹氏致亂之罪耳若論家父之心豈忍舍其君而去哉

夫尹氏不能已亂而反致亂如此則天下之亂寧有一處之不然者乎故我鴛彼四牡之良而欲為避亂之計時則四牡之領項然其碩大非不可以駟也但朝廷天下之根本根本既瘁則枝葉皆病朝廷既亂則天下皆危我瞻四方之大莫非昏亂之鄉蓋感感然其縮小而卒無可往之處矣亦將何所騁哉亂至于此皆秉國成之罪也

方茂爾惡

一章

詩人極言小人之性無常以見君子之無所往也

九

此章言天下之俗日趨于薄而已之所以處處靡所騁者為是故也導民以薄倡民以亂非尹氏而何哉方茂二句與既夷二句對看而方字既字盡實相呼始焉如彼既焉如此可見小人之性不可執之以為常非君子之所與處也相酬不是實事觀如字可見

然我之所以出無所之者正以風俗之不善故耳蓋今偷薄成風人無忠厚之意聞亂成習時非大道之

公小人之相與悉皆縱一己之愛憎任一時之喜怒
方其盛惡以相加也則視其矛戟如欲戰鬪而初不
以為非及既夷平而悅懌也則相與歡然如賓主以
相酬酢而亦不以為怪從其怒則以怒而相加從其
喜則以喜而相結暴戾無常如此是以君子無所適
而可也

吳天不平

一章

詩人刺大臣致亂之深而猶不知反求諸已也
此章刺尹氏之不平以致我王之不寧而又責其
不能自反以改過其詞嚴且切矣二句分吳天不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三

十

平即是說尹氏不平不必用若天使之之意上文
但言俾民不寧此言我王不寧者蓋君民一體未
有民不安而君安者也不懲其心謂不懲創其不
平之心也

然小人無常實尹氏使之耳彼其政事之施無有乎
公平之體用舍之際不免于作意之私意者天之所
為也吳天之覆物者何如而乃若是之不平乎夫大
臣一身固天下安危之所係而亦人君休戚之所關
也今既不平其心則禍亂日滋不惟俾民不寧而我
王亦不寧矣憂及于民而又憂及于君如此是宜反

求諸心而思所以自改可也今乃恣其不平之心而
累無懲創之意乃反怨人之正已者欲苟以中傷之
則其為惡何時而已哉然則天下之亂蓋已無可
之期矣

家父作誦

一章

詩人秉已作詩之意而欲格乎君心之非也
此章家父表已作詩之意莫有以格君心之非而
畜養天下之民也以究王訥究極王政昏亂之所
由雖在于尹氏而實本于王心之失也末二句亦
重心字蓋改心易慮則不復為尹氏所蔽而用人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三

十一

行政皆得其道所以萬邦可畜也此章正是一詩
大指必歸重王心始得
夫致亂者雖尹氏之過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失也
家父周之世臣有與國存亡之義而變亂已極自不
容緘默而無言于是作為南山之誦以究極王政昏
亂之由蓋雖尹氏不平所致而實本于王心之有蔽
也然豈徒言之而已哉尚冀其聞言即悟自知前日
之非而改心易慮以圖今日之是使用人之無失于
以蓄養乎天下之民行政之不偏于以拊循乎萬邦
之衆焉耳否則天變不可回人窮不可救國之亡可

立而待也我豈能以忘情哉夫其刺尹氏也惟責其
不平以亂民而其啓告于君也亦惟望其訛心以蓄
民若家父者可謂有忠君愛國之心而立言之間亦
知所重矣惜乎王之不能悟也噫

首三章

詩人兩興刺大臣之失道因舉其任之重而深
刺之也

首二章

詩人于大臣既托興而刺其所為之不善復托
興而刺其持心之不平也

二章

合三章

詩人托興刺大臣持心之不平因舉其任之重
而深刺之也

三章

合四章

詩人舉大臣責任之重以刺之而因告以所為
之當謹也

四章

合五章

詩人戒大臣所為之當謹而因示以回天之道
焉

正月

全

詩人憂亂之深必屢言以致其憂之之詞也

此憂亂之詩蓋懼國之將亡而屢言以痛之也前
七章憂訛言之繁興而致已之見病後六章推本
人君之失道而致小人之得志小人即訛言之人
也指在位者言要之人君失道則賢人見棄賢人
見棄則小人得志小人得志則訛言繁興此政事
所以暴虐國家所以危亡而君子所以深憂之也
就各章言之一章訛言甚大而已憂之之深二章
適當訛言而已憂之之甚三章憂國之將亡而使
人民之及禍也四章以善惡之辨望之於天五章
以訛言之不止責之於人六章言訛言之致亂而
使人之無所容也七章歸咎于天而傷已之見扼
也八章憂國政之暴虐而推女寵之喪邦正是此
詩中所言致亂之本故九章以棄賢戒之十章以
用賢勉之所以傷其不能用也至于十一章言已
遭亂之憂十二十三章言小人得志之甚章章有
憂痛之意其情深其詞危矣

正月繁霜

一章

詩人甚言訛言之可憂而已獨致其憂之之情
也

四句分上四句重在訛言之可憂言繁霜者只基引起訛言之意耳不可以天人之變對講須依註既又字叫應得分明念我獨兮以下止承訛言邊一順說下念我二句言已獨憂之末二句則言憂之切而至于病也京京大也不徒為一身憂而為天下憂故曰憂之大也

此亦大夫憂亂之詩也若曰君子之憂亂也不憂之于既亂之後而憂之於將亂之初今夫正陽之月陽氣畢達之候也于此而有繁霜之降焉則是肅殺之氣見之于發育之時天變不厯生也既使我心憂傷

衛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三

十四

三

矣然變之可憂者不止此也又且大道將微習于徂詐之俗公議寢泯造為奸偽之詞民之訛言以惑群聽者方甚大而未已也天下之大可憂者不在于斯乎但衆人之情徇一時之安而不為遠大之慮能憂之者或寡矣念我一人上焉憂及于宗社下焉憂及于生民獨京京焉其憂之大焉哀哉我之小心也畏懼之甚不得以自寧殆有隱憂于中而不覺其至于病矣亦將如之何哉

父母生我

一章

詩人傷已之遭亂因推其亂之甚而見侮於人

也

四句分上四句呼父母而嘆已適當訛言之亂下四句推訛言之致亂見已所以憂之之甚而反見侮于訛言之人也疾痛故呼父母詩人口氣中不可用不先不後即胡俾我瘳之意好言謗譽之言也茅言謔謗之言也言之好醜皆出于口而不出于心見其虛偽反覆無情實也愈愈益甚之意對上章京京憂言之

夫我之憂傷如此者亦以我適遭天下之亂故耳嗟我父母愛子之心無所不至宜有以成就而安全之

衛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三

十五

三

也何為使我遭此之病既不在我之先而使我不及見又不在我之後而使我不及知不先不後適當其期何不幸之若是哉然所以致此者訛言之人也訛言之人虛偽反覆或好言以相謗好言固出于口而非出于心也或莠言以相謔莠言亦出于口而非出于心也變詐如此則生亂也必矣我當其時傷是非之眩惑既禍亂之日滋憂心愈愈然其益甚焉是以拂彼之意而反見侵侮之及觸彼之怒而不覺橫逆之加亦且柰之何哉

憂心悻悻

一章

詩人哀國之將亡而無所定憂亂之意深矣

此憂國之將亡而無所定之辭也憂國之意重憂已之意輕所謂并其臣僕于何從祿者皆是亡國之憂也民以百姓言人以有位者言却不可以人民對講我人不是詐人自言是言已同類之人也若詩人自處則豈肯更受祿于他人耶哀我哀之也瞻我瞻之也未二句正是明哀我人斯二句意然我之見侮猶可言也而國之將亡實可慮也蓋訛言之興每階夫天下之禍而危亡之釁已隱于未形之中是以憂心惓惓然念我生之不幸而遭國運之將顛與此無罪之人將俱被囚虜而同為臣僕于他人也夫周之未亡也人皆食周之祿也若其亡也則安知其所定乎哀哉今世之人吾不知其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視鳥之飛吾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今日之天下蓋未卜其為何人之天下矣是不亦大可憂也哉

瞻彼中林

一章

詩人與天之無所定而因望乎天之定也

此章以善惡之辨望之于天冀乎訛言之可息也民今方殆正是訛言所為故以分別善惡訴之於

天而嘆天之寥寥然無所別也下四句正是致望

于天之意天之未定只是氣數之衰故福善禍淫之理有時而變若其既定則必禁伏凶人保安善人而造惡者終為天所勝矣末二句見天道福善禍淫之常理也意重禍淫上講語當有軒輊

天今日之亂固已不可為矣而所望以止之者不有在于天乎瞻彼中林之木或粗而為薪焉或精而為蒸焉尚分明可見也民方今以訛言之故困于危殆之中于是以其疾痛之意號訴于天宜乎天之察之也而視天反寥寥然坐視惡人之得志曾無禁絕之

方善人之見因曾無保全之惠若無意于分別善惡者亦獨何心哉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耳若其既定則必別其孰為惡也而使之不得行其志別其孰為善也而使之得以遂其生雖縱惡之甚未有不為天所勝者矣有皇上帝至公無私豈有所憎而禍之乎蓋福善禍淫實維自然之理而彼之自絕天亦因而絕之耳此固吾之所以深望於天者也

謂山蓋卑

一章

詩人深以訛言之不止者而責之于人憂亂之

意切矣

此章上四句嘆上無止訛之君也下四句嘆下無止訛之臣也不可對講謂山蓋卑為岡為陵言訛言不實皆此類也不可作實看寧其之懲專指君言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蓋以止訛望之然彼皆自以為聖而已其於訛言亦莫之辨也故曰誰知為之雌雄

夫善惡之辨固在于天而訛言之止必待于人彼岡陵之高其不可為卑也明矣今也謂山蓋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焉訛言之人變亂天下之是非淆惑天下之賢否皆以高為卑之類也非王之所當懲者乎

詩經義疏卷之十三

大

夫何聽其虛偽之言而不加以究察之意寧其有懲而止之者斯亦惑之甚矣然使君不之止而臣能止之猶之可也及其詢之故老意其有臧否之明訊之占夢意其有知言之哲而是故老也占夢也又皆自以為聖人而已其於訛言之是非卒莫從而辨之也譬如鳥之雌雄孰有知之者乎夫上既無止訛之君而下又無止訛之臣此亂之所以日進而不可救也謂天蓋高

一章

詩人述憂亂之言而嘆其有理因傷夫致亂之

人也

六句分謂天蓋高四句實是詩人之詞蓋托人言以自謂耳局謂卷曲而立身之僂也踣謂累足而行走之狹也局踣只是畏亂之甚不敢自適之意斯言謂局踣之言也哀今二句即指訛言之人註中使之至此此字即上所言局踣者是也

夫亂既不可救矣則將何所容于天地之間乎君子以憂亂之意發為號呼之詞謂天若此其高雖直躬而立且無不容也然而恐懼之深不敢以不局焉謂地若此其厚雖步趨而進且無不載也然而謹畏之甚不敢以不踣焉當今之時誰號呼而為此言者即其詞而觀其意因其意而考其時蓋皆有倫序而可稍有條理而可信而非徒為是過慎之言也哀今之人胡為造虛偽之詞而肆其虺蜴之毒卒使斯人之畏其害而至于局踣如此哉為此者固有不得辭其責者矣

瞻彼阪田

一章

詩人興天托已之甚必自王之待已無常者言之也

此章言天之托已足無所歸咎之詞下四句正是托已之實蓋求之如此執之如此則不可退用之

如此則不可進是托我之甚也所謂不能退不餓遂者是也依註以彼求二句對執我一句末句另講

然我之無所容于世也意者天之托我乎瞻彼阪田崎嶇嶢嶢之地也然猶有特生之苗莖然其茂盛焉况夫天之高大無所不容今乃投我于艱難之中而疊加之以顛挫之意其所以托我者如恐其不克而為之也是誠阪田之不如矢何以見之彼其始而未得乎我也求之以為法則惟恐其不我得也及其既得乎我也則又執我堅固如仇讎然若有所不餓舍

詩經王義小雅卷之十三

二十

也吾以其必缺用我矣然其用之也則又不我力焉求之執之則不可退也用之不力則不可進也所遇之無常如此非天之托我而何哉

一章

詩人憂國政之暴虐而因推女寵之喪邦也

此章推言王嬖褒姒以至於虐民而亡國正是禍亂之本通篇大意歸重于此四句分上是憂虐政之害民下是推女寵之亡國胡為厲矣言必有所以致之者下文褒姒是也燎之二句是及言以起下二句意滅之是將來事觀註自見

夫我之困窮若出于天而致亂之本實由于人故我中心之憂有如固結而不可解者豈待謀及一身而已哉蓋以王政之仁虐乃民之休戚所由關而國之存亡所由判也今日之政胡為若是之暴虐舉天下之大而投之塗炭之中是必有所以致之者我心之憂為是故耳吾知行政之失每由于君心之不明而君心之蔽恒始于女寵之為害彼燎之方盛之時則寧有撲而滅之者乎今此赫赫之宗周氣勢如彼其大也威靈如彼其盛也而一褒姒乃足以滅之上焉豈惑乎王心于以壞一統之業下焉殘虐乎百姓于

詩經王義小雅卷之十三

廿一

以挫不拔之基是其始也數聖人成之不見其有餘其終也一女子敗之不見其不足天下之大可憂者孰有過於此乎

一章

詩人托喻以警王憂其將亂而不能用賢以止

亂也

此章首二句言王嬖褒姒而不知止則大難將至故曰終其永懷又寤陰雨王又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夫亂之未至猶可為也若待其既至則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

矣故曰既輪爾載將伯助予二句分正意起來用之講中不可逐句貼出總重在不能用賢上

夫天下之亂惟賢者能救之也今王溺于淫虐既有以為長亂之階而昧于用賢又不思為已亂之道則君子之所以憂乎其終者其容已乎彼坦道者人之所當由而車以利載尤其所當慎者也何今之人昧軌道之趨安于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固知其必有陰雨之遇而將不免于傾覆之虞矣然使知輔車之勢而求以自助猶之可也今徒見目前之安為可恃而不知後日之危為可憂其車既載遂棄爾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三

廿二

益輻之輔焉雖欲免于輪載也得乎夫防患于未然者易為力而救患于已至者難為功若待爾載之既輪而後號呼于伯以求其助予也則亦無及矣孰若慎之于早者之為得哉是知大難之將至猶之陰雨之將遇也君子固不免于永終之憂而賢人之見棄猶之爾輔之見棄也君子又慮其危亡之不可救矣王何為而不之察乎

無棄爾輔

一章

詩人托喻以戒王惟欲其用賢以免亂也

此章欲王廣于用賢以求免于難也三句分首二

句言無棄賢臣以輔其政也屢顧一句言屢求賢臣以充其用也尔輪爾載言國家可免于顛覆也末二句言終免大難若初不以為意也正意亦總用之輔喻大臣僕喻庶官

為今之計亦惟用天下之賢以求免于難耳彼車之有輔所以為益輻之資而御之以僕亦所以為扶持之助者也使駕車以行遠者果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輻之所不及而又數數顧視其僕以助其輔之所未周則所以備患者無不豫矣將見謹始斯可以善終有備自可以無患以之任重必不至于爾載之輪也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三

廿三

陳

以之致遠必不踰于傾覆之患也蓋雖絕險之地有非平坦之塗然以我車之既堅我僕之既慎者而終喻之若初不以為意矣然則大臣之賢非王之輔乎庶官之賢非王之僕乎誠廣求而信用之則國家雖將覆也猶可以固其存大難雖將至也猶可以善其後矣王豈未知此哉

魚在于沼

一章

大夫喻已遭亂之無所逃而因致其念亂之有自也

此章傷已遭亂之憂上四句喻禍亂之無所逃下

二句念其所以致亂者由于國之為虐也魚在于沼只是喻已處亂世之意而憂其必及于禍也念國之為虐念國家之為虐政者階天下之亂以至此也正是胡為厲矣之意

夫用賢固可以免亂而王則不能也然則禍亂之及何所逃哉彼魚之在沼其視諸在淵何如也吾知一時之暫未必其有危困之形而生理之蹙亦何有于得所之樂雖魚之潛如彼其深也而沼之水則如彼其淺也蓋昭然人得而見之而網罟之禍終莫能免矣我今立危亂之朝而難免于胥溺之禍何以異此乎是以憂亂之心惓惓然見其所可憂而不見其所可樂焉誠念夫今之為國者滯虐而不止以禍天下之民棄賢而不用以厲天下之衆其卒使亂之至此極也不亦可憂也哉

彼有旨酒

一章

詩人即小人之樂而著在已之憂傷時之意切矣

此章重在小人得志上與末章一類燕雀鵲堂之喻是朱子補意不必用四句分上是小人得志之樂下是已遭亂之憂言已之憂不若小人之樂也

不可平對

夫我之遭亂固有見於可憂而小人得志則惟見於可樂彼其所享者祿養之厚也所職者朋類之多也是故既有旨酒以洽彼之歡又有嘉穀以致彼之愛于以洽比其鄰里而慶夫黨與之同也怡懌其婚姻而通夫親戚之好也其得志而樂有如此者念我一人乃獨處於窮蹙之中憂心慙慙然其疾痛焉上焉傷國勢之將顛為宗社憂也下焉懼禍亂之將及焉吾身受也我之憂誠不若小人之樂矣不知誰實為之而使彼之得志如此哉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三

一章

廿五

詩

此此彼有屋
詩人言小人得志而民見病必傷窮民之尤病也

亦四句分首句是卑小者而豐大次句是寥陋者而富足上章鄰里婚姻此章此菽藿都是得志之小人蓋合為一黨貪權固位以禍國家也其實皆是人君失道所致不可不知民以百姓言無祿對上有穀看天地間財止有此數小人富則民必貧自然之理也與上章無祿作不幸不同惻獨是無祿中之人尤可傷者也故曰哀此惻獨

不但是也此然卑小之人既已有屋焉而皆得其
所居矣穀藪然窶陋之徒又方有祿焉而皆得其所
養矣夫小人之屋百姓之力為之也小人之穀百姓
之財為之也是以當今之民獨在於窮困之中而無
祿以為自存之計則是天降生人之禍將祿而喪之
而以終窮待斯人也亂至于此固皆可傷矣然其中
有富者焉有貧者焉富者裕于力而優于財猶或可
勝也惟彼貧者俾焉而無所依獨焉而無所助其無
祿尤甚不知其何所資也不亦可哀也哉夫其傷訛
言之甚大也既以邦國之將亡為憂而推人君之失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三 廿六

瞻彼中林

二章

詩人望天之止訛而深嘆人之莫能止也

既克有定

至之懲

詩人以止訛望于天而嘆君之不能止也

謂天蓋高

二章

詩人傷已懼禍之深而因推其見扼之甚也

終其求懷

二章

詩人戒君之棄賢而因啓之以用賢也

載輸

至不輸爾載

詩人憂國危之不可救而因啓其用賢以保國也

魚在于沼

至孔云

詩人喻在已之憂而深慨夫小人之樂也

十月之交

全

詩人詳天變而指致變之人因極言小人之為害也

此詩專為刺皇父而作故第四章推致變之人即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三

廿七

以皇父居首四章分上是詳天變之甚而指其致變之人下四章遂極言皇父之為害以見天下之

受其病也

十月之交

一章

詩人即天變之甚異而深憂及于民也

此章舉日食之變六句分曰亦孔之醜曰此日而微皆以見天變之甚異也下二句哀及于民之詞

蓋天變見則國將亡國將亡則民被其患所以深

憂之也十月之交重在十月言純陰之月也朔月

辛卯重在辛卯言純陰之日也純陰而食則陰壯

可知陰壯則陽微可見故曰亦孔之醜月陰道也
地道也婦道也故宜有時而虧也日陽道也天道
也君道也夫道也故不宜有時而虧也不宜虧而
今亦虧非亂亡之兆而何此君子所以憂之也
此詩刺皇父而作謂夫人失於下則天變見於上
今日之變不有大可異者乎今故之月何月也時維
十月天氣上升一陽猶未復也地氣下降六陰方用
事也斯固純陰之月而交會之間月之變與不避分
于此矣十月之朔何朔也日維辛卯庚午在十而庚
辛屬金重光之辛則陰金滿地史十二而寅卯屬木
華開之外則陰木滿斯又純陰之日而晦朔之間
之食與不食判于此矣當此純陰之時而有日食之
變則陰之壯已甚而陽之微已極不亦可醜之甚哉
夫月者陰之精也陰則理宜消也于是而虧為不足
以為變也日者陽之精也陽則理宜長也不宜虧者
也而今亦虧焉是天變之大也亂亡之兆于此而預
觀其微矣吾能以無憂乎吾知天變則國亡可知國
亡則民窮益甚今此下土之民會逢其道而不得生
於平定之時適遭其窮而相與入於亂亡之禍亦甚
可哀矣此吾所以深憂之也

日月告凶 一章
詩人推天變之有自而因言日食為天變之大
也
四句分上四句推天變之有自泛指日月言之下
四句指言今日食為天變之大也四國二句不可
對講重在不用其良句下文皇父諸人正所謂不
良之人也但此是泛論下文方直指今日致變之
人耳末四句與上章彼月而微二句意同既曰日
月告凶不用其行而又云云者蓋以陰侵陽尤為
不善故也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三 廿九
夫降變者雖在于天而致變者必由于人彼自夫朔
而日月之相會也以月掩日則日為之食焉望而日
月之相對也以月亢日則月為之食焉是日月告凶
雖有常度然而月不避日朔而掩之固為失其道也
望而亢之亦為失其道也非不用其行乎所以然者
蓋以四國之大紀綱有不立法度有不修不用善
良之人而委政于奸邪之黨是以人謀之弗臧致天
心之弗順而乖氣致異自取謫于日月之尤耳如是則
日月之食皆非常矣然日陽也陽則理宜盛也月陰
也陰則理宜衰也彼月而食是陰亢陽而不勝也陽

當盛而盛陰當微而微此理之常也猶可言也此日而食是陰勝陽而掩之也其在陽也不當微而微其在陰也不當盛而盛則非理之常矣于何其不滅也哉然則致此者蓋必有故矣

燁燁震電

一章

詩人紀災異之甚而傷時王之忽之也

此章推言災異之甚不惟有日食之變而又有此淫雨之變也六句分方雨之時雷電交作雷電不足為異但十月之時不宜有此此天道之變于上也及久雨之後山崩水溢陵谷易所此地道之變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三

三十一

于下也頃以雨為主首句言燁燁然電光一發而雷聲繼之不可以雷電平講雷不可言燁燁也求今之人即指王言魯其之懲謂不能懲其用人之失也

然今日之變不但日食而已也又且陰陽失度淫雨愆期當此十月雷已收聲久矣乃燁燁然電光一發而雷繼之赫然震怒何不安之若是也十月雷電何不善之若是也是天道既變于上矣及夫久雨之後洪水為災百川沸出縱其騰湧之虞山冢卒崩易其卑高之位岸之高者崩陷而為谷也谷之深者填塞

而為陵也是地道又變于下矣夫災異之微乃天心仁愛之存而遇災而懼尤人君敬慎之道則今日之變正吾王恐懼脩省政紀其政之一機也哀今之人何如忽天之戒曾無悔悟之心匪人是比畧無懲創之意也哉是誠可哀之甚者矣

皇父卿士

一章

詩人推小人之用事而女寵主之以著天變之由也

此章承上三章言之上三章極言變異之事此則原其所以致變者由小人用事而嬖妾為之蠱惑故也小人不可與豔妻對看蓋小人之用實由褒姒蠱亂王心觀註自見且二章只言不用其良此章以下只言皇父則詩人之意非以小人豔妻平講益明矣小人重皇父者以下皆其黨也

然所致今日之變者果何人乎彼皇父者小人之尤也今以之為卿士焉總六官之事而威福惟其所司執庶政之權而張弛惟其所欲斯固足以首天下之亂矣至若司徒掌邦教也而番氏為之不過同惡以相濟耳果能敷五教而擾兆民否耶冢宰掌邦治也而冢伯為之不過比周以為黨耳果能統百官而均

西海否耶以掌王之飲食則付之仲允以掌國之八
法則付之聚子而膳夫內史無非不正之人也以掌
王馬之政則惟駟是司以掌司朝之事則惟橘是任
而趣馬師氏莫非淫朋之黨也此群小用事固極其
盛矣而怙寵于內者又有美色之妻以主之挾熾盛
之勢方居王后之尊煥奪嫡之威安處中宮之位其
所以蠱惑王心而為小人之主者又固結而不可解
也夫是則所用者皆逆天之人所行者皆違天之政
矣日食淫雨之變非此以致之而何

抑此皇父

一章

詩人刺卿士妨民之事而猶致乎責民之詞也

廿三

以下俱是責皇父之詞此章末二句分首六句責
皇父當農事之時徙民于私邑使民不得盡力于
田畝末二句述皇父責民之詞見其不以義使民
而反以義責民也首二句是述農時胡為二句言
不謀之于民而強之以其所不欲也微我墻廡徙
之于向也田卒污萊正是徙居之害與不時相應
末二句亦重責皇父之意

夫致變固在于小人而小人莫甚于皇父以皇父之
惡言之彼農事之日非興作之時此人之所知也抑

此皇父豈自以為不時哉胡為動我以徙徇一己之
私而不通衆人之志亟一己之欲而不即衆人之謀
乃遷微我墻廡而徙之于新邑焉使我役于遷徙之
勞而廢其耕耘之務田之半者不獲治而卒至于污
也田之高者不獲治而卒至于萊也妨民如此不義
甚矣乃反以末上之禮責其民曰我今後汝非故為
是以成汝也蓋以卑承尊定分之常而為君徃後庶
人之職此爾禮之當然耳而可不急于所事哉夫不
以義廢已而惟以義責人皇父之使民可謂不以其
道者矣

詩人責卿士之徇利而因若其不忠之罪焉

廿三

皇父孔聖

一章

上章言皇父以非時而戕其民此章言皇父以私
利而棄其君使下不義事上不忠國之賊也此章
四句分上四句言皇父作都不求賢以自輔而惟
取富民以為卿其心惟知有利也下四句言皇父
不尚賢以輔其君但有車馬者則悉與徂向蓋惟
心貪于利故不忠如此擇有車馬二句與前候句
相應觀註云不忠于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可見
然不惟役民之非義抑且奉上之不忠彼皇父自以

為聖人則于義利之辨宜無不察也今作都于向不
知賢哲之當求而惟見貨財之可欲三卿之擇實維
多藏之人列爵于私門者皆以利而進也魯是而謂
之聖乎夫既徇乎利則必忘乎君矣故夫老成之人
所賴以保王躬而輔王闕者也彼則妨賢病國莫已
其忌嫉之私而貪利自豐遂忽乎承弼之計初不強
遺一老以守天子之躬但擇夫車之多者以之附益
乎私家馬之多者與之往居于向邑而凡可以自利
者無不為矣是皇父之心知有身而不知有君故其
用人也徇乎利而不徇乎國非不忠而何哉

詩經正義卷之十三

一章

詩人言已供職而遭讒因推其被禍之由于讒
也

此下二章皆言已遭皇父之害此章言已遭皇父
之害而歸咎于讒已之人也四句分上四句言已
無罪而遭讒正所謂下民之孽者下四句言下民
之孽非出于天而專由于讒口之人其實聽讒者
皇父之過也嗾者皆憎形容讒人反覆之狀也職
競由人正指下民之孽言之與匪降自天相應
夫皇父之惡如此則吾民之被害者多矣故我

勉于督責之餘以從其不時之役雖勤于其事而不
敢自言其勞也宜若可以免于咎矣猶且無可議之
罪而罹群枉之災無可指之事而遭讒邪之口驚
然讒譖之叢集也受禍不亦甚乎如此則下民之孽
非天之所為也彼其嗾導焉和集而不平者皆焉重
復而不厭聽其言也雖若毗附以相悅而於其背也
實利譖訴以相憎面雖交而情不孚口雖言而心則
背專力為此下民之孽者皆由讒口之人耳豈天之
所為哉然則皇父之聽說蓋有不能逃其責矣

詩經正義卷之十三

一章

詩人憂已被禍之尤甚而終致夫安之之辭也

此章言已被禍之尤甚而安之于命也上章職競
由人則咎有所歸此章天命不徹則無所歸終之
辭也六句分孔疇空說下四句即是足孔疇之意
四方二句言已之尤傷于財也民其二句言已之
尤困于力也末二句總是安之于命不徹指言
勞逸之不均言之

夫讒口之害如此亦將如之何哉彼皇父以一人
故而禍天下之民固無一處之不病者矣我之
惡為尤甚故其被禍為尤深悠悠然吾獨憂夫我

之甚病也是故四方之人皆有餘財矣我則傷乎財而獨居其憂焉天下之民皆有暇力矣我則困于力而獨不敢休焉我里之孔晦如此豈人力所能致者乎蓋天命之初容有厚薄之異憂樂之不均者命實為之也勞逸之不均者命實主之也命之所在吾亦安之而已矣又豈敢不居已之窮而必倣我友之自逸不居已之勞而必倣我友之自暇也哉夫上焉致天之變下焉致民之窮皇父之惡不至于忘國不已也此詩人所以深刺之也歟

抑此皇父

二章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三

三十六

詩人刺小人役民之非義而事君之不忠惡惡之意嚴矣

職競由人

五

不徹

詩人責讒已之人而終歸之于命也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三終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四

進士

弟

天賜

男庠生昌年

孫庠生紹武

兩無正

全

詩人于群臣之去必舉其所以去者而盡言以責之也

此詩總是責離散之人二章分首二章舉其所以去者而答夫責之之端下五章詳言其不當去而深致夫責之之意一章言饑饉之變而傷善人之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四

一

窮二章言群臣之散而致戒王之意責之之意已寓於其中矣三章四章示之以義而責之者甚嚴五章六章體之以情而責之者益切至于末章則詰其情而正責之也

浩昊天

一章

詩人推上天降災之甚而怪其禍之并及于善人也

此章言饑饉之災見群臣之所以去也四句分上下意相照應蓋曰斬伐四國則有罪無罪皆被其禍矣故怪天之弗慮弗圖而使禍之并及于善人

也末四句正是弗憲弗圖之意奇憲而圖之則必不使無罪者與有罪而俱亡矣

此詩饑饉之後群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若曰君子之居人國也雖適遭乎所遇之窮而不可少變其致身之節苟以時之不善而遂潔身以去焉置忠臣之用心乎試以今之時言之彼浩浩然廣大之昊天以生物為德者也今乃不大其德無有于徧覆之恩而降此饑饉以斬伐四國之衆則虐之所被者亦云廣矣吾知仁覆閔下謂之昊天禍福之際宜有所分別于其間也如何昊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禍此虐民之事乎斯民之衆不皆有罪之人也彼有罪者置之死亡之地則是既伏其辜矣舍之可也若此無罪之人亦使之罹饑饉之災而相與陷于死亡之地則如之何哉是誠有似于弗思而為之者矣

周宗既滅

一章

詩人推言群臣之離散而深致其微君之詞也此章承上章言饑饉之後群臣離散雖意重于戒王而實以責群臣之不當去也周宗二句承上章饑饉言之正大六句所謂群臣離散者是也但此章責臣之意輕而責王之意重故末二句直說

到王身上去其實責臣之意已寓於其中矣曰莫知我勸莫肯夙夜莫肯朝夕焉得為無罪乎莫肯朝夕言失尊王之禮也朝見曰朝夕見曰夕為惡是淫虐之事

夫國之將興也必有禎祥之見而其將亡也必有災異之生今饑饉荐臻如此則周宗雖未滅也而已有既滅之形姬祚雖未改也而已有將改之兆但未知天之所命將屬于何姓而人之所歸復定于何人耳當此之時群臣相與而維之猶之可也夫何我一人也獨以國之故而任其勞而彼衆人也皆以身之私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四

三

而處其逸有正大夫焉則退而離居莫有知我之勞而與之共事也以至三事大夫有官守者也則莫肯夙夜而無匪懈之忠邦君諸侯有民社者也則莫肯朝夕而失尊王之禮蓋皆以時事之不可為而各為一身之計者矣夫天變于上既有亂亡之禍而人離于下又無多助之資庶幾吾王於此有悔悟之心而改其不善者以至于善也今反縱其淫虐之性而累無儆戒之思安于邪僻之愆而曾無遷善之意則天變豈可得而回人心豈可得而挽哉

如何昊天

一章

詩人訴王為惡之不止而深責夫群臣之當敬也

此章與下章一意蓋舉君臣之大義以深責夫離散之人也俱重在下四句其意若云吾非不知王之不善也但君臣之義不容不盡耳此章責群臣之不能敬也四句分如何昊天呼天而訴王之惡也如彼二句言其為惡之不知止也凡百君子即上章正大夫三事大夫邦君諸侯者是也各敬爾身正欲其知我之勸夙夜朝夕于王也敬身非保身之謂胡不相畏二句見身之當敬也此章大抵以敬身為主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四

四

五

然王雖不善而已之忠敬不可忘也吾豈不知王之惡乎如何昊天法度之言棄之而不信忠讜之論拒之而不從則其為惡而不止也譬如彼行道而不知其所底至者矣雖王之為惡如此而為之臣者豈可一日而廢其職哉凡百君子位雖有崇卑也皆當致其靖共之誠職雖有大小也皆當秉其匪躬之節不可以王之惡而遂不敬其身也不敬爾身則是不相畏矣爾之同寅協恭者何如而可以不相畏乎不相畏則是不畏天矣爾之欽若昊天者何如而可以不

畏天乎知天之當畏則知人之不可欺知人之不可欺則必知身之不可忽而所以敬身者自不容已矣戒成不退 一章

詩人即王之不善而已獨憂之因責群臣之不能諫也

此章責群臣之不能諫也四句分戒成不退言不能去惡也饑成不退言不能遷善也此二句亦是覆出為惡之意不退不退互言之耳惜惜日瘁憂之深而至於病也莫肯用訊謂不以戒成饑成之變告于君也聽言既不敢盡言譖言則便散而離居其於君臣之義安在哉此屬皆為身謀而不為君國計者君子所以深責之也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四

五

六

夫敬身因為臣之義而忠告亦人臣之職方今兵寇已成宜知惡之當懲矣而王之為惡猶日進而不退焉饑饉已成宜知善之當徙矣而王之遷善猶退縮而不遂焉此我執御之臣憂之之深至於惓惓然而日瘁也然居君之位者皆為君之臣為君之臣者皆當憂君之憂也夫何凡百君子自謀之意重而為國之心輕戒雖成也不以之而告于君饑雖成也不以之而陳于上雖王有問而敢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

不敢盡言以相正也一有諧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君
莫肯風夜朝夕于王矣是雖王之不善而君臣之義
豈可以若是忍哉

哀哉不能言

一章

詩人嘆直道難容而枉道易合所以表去者之
故也

此章及下章嘆時事之弊以見散去者之故而責
之之意實在言外蓋雖體其情而實以見其義之
不可去也即此可以見詩人婉曲之旨矣此章三
句分上言直道之難容下言枉道之易合所以然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四

六

者以亂世昏主惡忠直而好諛佞故也上三句與
下三句句句相反對出只是出言也

然爾之所以決去者豈以時事之難處乎吾亦已知
之矣蓋今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哀哉忠告之語有以
拂君之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者也則非但出諸其
口托之空言無益于事而已又且言出而禍隨之大
之有罪畀之加小之有貶斥之及適以瘁乎其躬焉
直道之難容有如此者苟矣佞人之言善乎逢君之
意當世所謂能言者也則非但巧好其言如水之流
無所凝滯而已又且委任而尊崇之居天下之顯

食天下之重祿使其身處于安樂之地焉枉道之易
合有如此者蓋忠直者見惡於君和佞者取容于上
君子於此將何以安其位而行其志哉

維曰于仕

一章

詩人嘆仕之難而必言其所以難也

此章承上章之意而者仕之多難亦以體去者之
情也而責之之意寓于其中矣二句分下四句正
是孔棘且殆之意不可使即上章不能言之人也
註所謂直道者是也可使即上章能言之人也註
所謂枉道者是也直道則忠言難合故得罪于君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四

七

枉道則公議不容故見絕于友

夫言之難能如此則仕之多難可知矣故人皆曰往
仕耳而不知今之仕者有困迫之形而不得以自適
有危疑之勢而不得以自安蓋孔棘且殆焉而難于
仕矣何以見之彼直道之人不能言之人也王之所
謂不可使者也則觸君之怒而不得安其身拂君之
心而不能免於禍斯固得罪于天子矣若枉道之人
能言之人也王之所謂可使者也則又行失其道而
為公議之所不容進不以正而為名教之所深罪是
又見怨于朋友矣君子將為直道乎勢既有所不能

將為柱道乎理又有所不可此仕之所以難也而爾之去者職此之故耳抑知君臣之義終有不可廢者哉

謂爾遷于王都

一章

詩人即去者不欲歸之情而詰之所以責之者至矣

此章詰其不欲歸之情而所以責之者益深切矣末二句分重在末二句蓋詰其情以責之也予未有室家是去者之托詞原其情則以言之難能仕之多難之故非以無家之故也觀諸鼠思泣血無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四

八

九

言不疾則其情可知矣故詰之云彼豈能遁其情哉鼠思二句一帶說下出居即謂離居也註中去字自明薛方山云吾讀哀哉以下三章而知詩人之責去者尤甚于上四章也蓋徒責之而不言時勢之難處不體其情之痛切則幾于不近人情者而彼猶得以有辭矣惟責之至此則以為吾非不知時事之難也亦非不知爾情之痛切也然以是而遂去之則君臣之義豈若是忍乎極有意味宜玩

夫時勢之難爾固去而避之矣維我一人既不忍

義而棄其君又不忍使王之無臣而已之無徒也故

謂爾復遷于王都焉庶幾挽其離居之志而為夙夜

朝夕之勤則君臣之義可盡而今之天下未必其終

不可為矣夫何爾之不聽而托于無家以拒之至於

鼠思存于中泣血見于外有無言而不痛疾者焉蓋

罹禍之深至于此耳然所謂無家者則非其情也昔

爾之出居于外也誰為爾任作室之勞以待爾之出

者乎當斯時也未聞爾以無室之故而不出也而今

謂爾之歸也乃以是而辭我哉蓋其出也爾之所欲

也故不必有室而後出也其歸也爾之所不欲也故

托以無室而不歸也然則爾之情吾既已知之矣抑

知大義之所在自有不容已者乎是知以國勢而言

則天之變也君之惡也時之窮也若有可去之幾以

臣道而言則身之當敬也君之當諫也家之不必慮

也實無可去之義詩人之責去者如此何其言意之

深切耶

若此無罪

朝夕

詩人嘆天禍之及于善人而因推群臣之所以

去也

三事大夫

爾身

詩人以群臣之去倣其君而因責群臣之當致也

如何昊天

二章

詩人于離居者而兩以大義責之可見其忠國之意矣

哀哉不能言

二章

詩人兩言時事之難體去者之情而責之也

小旻

全

詩人歷叙為謀之不善而深致夫懼亂之詞也此詩上五章刺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末章

終之以懼亂之詞也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之意上五章章俱有一章言君不用善謀而惑于邪謀也二章言小人共違善謀而惑君以邪謀也一章之謀猶君之謀猶也二章之謀猷臣之謀猶也一章謀猷之謀二章謀之之謀皆指衆人之謀也三章言謀之不斷而憂其無成四章言謀之不善而憂其無成五章言非無善謀但王不能用耳六章以戒懼終之可見其憂國之情矣

十

旻天疾威

一章

詩人咎王為謀之僻必指其實而深病之也

四句分上四句咎王為謀之僻曰天使之者無所歸咎之訓也下四句正指王為謀之僻而深病之謀猷二句即所謂謀猷四適也

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故作此詩意謂謀之得失國之治亂開焉斯固不可以不慎也今之為謀抑何不善之若是乎彼旻天以閔下為德宜無有于不覆也今乃降急疾之威敷布於下土之廣使王心術不正無決擇之明好惡不端昧取舍之當即其謀之邪僻殆以日繼日而無止息之期矣非天之所使乎是故謀之善者在所當從也則反舍之而不從謀之不善者在所當棄也反用之而不舍謀猶邪僻如此故我視今之謀猶拂乎天理不足以為經久之圖逆乎人心不足以為致治之策蓋亦孔之病矣其能以無憂哉

論論訛訛

一章

詩人即小人之情狀而著其為謀之不善見王之惑於邪也

上章指王而言此章指小人而言蓋王之惑于邪謀正小人蠱惑之也首二句言小人之情狀下六句正指其為謀之不善論論見其同訛訛見其不

和亦孔之哀言已深以為慮也謀之四句根滄滄
訛訛說來謀之善者則其遠之惡其與已異也謀
之不善者則其從之善其與已同也其字宜玩有
群然相和之意末二句言其謀不合于理也

然王為謀之不正者亦小人有以惑之耳彼小人拂
理以徇情黨同而伐異類之合也則滄滄然以相和
道之殊也則訛訛然以相詆有阿比之私而無親厚
之公亦可哀之甚矣故謀之善者惡其與已異也則
相與遠之而群然指之以為非謀之不善者喜其與
已同也則相與從之而群然稱之以為是斯則有見
于喜同而不合乎公理有見于惡異而不協乎公情
我視爾之謀猶亦何能有所定乎此所以盡惑君心
而王猶之邪僻者職此之故也

我龜既厭

一章

詩人言王謀之無所得亦以其不能斷而已

此章與下章對看四句分我龜二句是謀之于神
而無所得也謀夫二句是謀之于人而無所得也
厭字多字便含不斷意在其中下文發言盈庭二
句正發此意其咎下要補無成意如匪行邁謀况
其不斷也未句况其無成也不斷就王言之王不

能斷則群議相持終無以成天下事矣

夫王之惑于小人如此則何以成其謀哉是故固有
大事必藉之神灼龜之卜固不可廢也然或數數然
而卜之則病于再三之瀆而我龜必厭之矣豈復告
以所圖之吉凶乎國有大議必參之人詢謀之同固
不容已也然或紛然而議之則病于謀夫之多而是
非相雜矣將何以集天下之事乎蓋謀之存乎衆斷
之存乎獨苟發言于盈庭之中而無有于量度之審
則將各是其是誰敢任成敗之責而決其是非之歸
者此所以莫適所從而終無以成其謀也譬如行道
者不見諸適往之真而惟坐謀其所適之虞謀之雖
審而亦何得于道路哉

哀哉為猶

一章

詩人告王為謀之不善而因喻其所謀之無成
也

五句分上言王謀之不善下二句喻其謀之無所
成也匪先民二句言不用天下之善謀也惟爾言
二句言惟惑于小人之謀也聽字爭字亦不斷之
意末二句與上章末二句意同蓋以淺末之言相
持則謀必不能成猶將作室不謀之工師而謀之

路人則室必不能成也是用不潰于成就築室講
然其所相持而不能斷者豈有正大之論哉哀哉今
之為猶先民之事後世之所當法也乃不取之以為
法大道之正萬世之所當守也乃不守之以為常其
所聞于耳者惟淺末之言是聽而已其所議于庭者
惟淺末之言是爭而已蓋無經世之策而徒徇目前
之謀也以是相持無能出天下之大謀以決天下之
大事者則其謀之無成也必矣譬如作室者工師之
事也乃不謀之工師而詢之行道之人則人人得為
異論其能遂于成乎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四

國雖靡正

一章

十四

詩人極言當時有可用之善而傷其不見用也
此章承上數章言王之不用善者非無可用之善
也特王不能用此所以終于敗耳五句分聖哲謀
肅艾即洪範五事之德思曰睿慮作聖視曰明明
作哲聰曰聰聰作謀貌曰恭恭作肅言曰從從作
艾五事之德以心之思為主故列之于首而四者
次之也詩人之旨是各舉一德而言觀或字可見
其實五者之德有則俱有未有得於此而遺於彼
者或聖或否重在聖字否字特帶言之如彼流泉

言善人不能自存如流泉之往而不返也未句就
善人說不就流泉說

夫王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如此是豈無善之
可用哉方今國論雖不定也然其中有屠足以通微
而謂之聖者焉有思不足以作霖而謂之否者焉雖
不必其皆聖也亦不必其皆否也是衆言之中國有
聖人之可從者矣人民雖不多也然其中有視之明
而作哲聰之聰而作謀者焉有貌之恭而作肅言之
從而作艾者焉或全乎耳目之德也或全乎貌言之
德也是斯民之中又有善人之可用者矣誠信而任
之則皆謀王斷國之資也夫何王之聽言也不惟其
聖惟其否而其用人也不惟其賢惟其私則雖有聖
哲謀肅艾之善必將消沮于屏棄之餘斷喪于流落
之後殆為泉之下流往而不返雖欲自存不可得也
無乃淪陷相與以至於敗乎

不敢暴虎

一章

詩人明衆人之無遠慮而因言已懼禍之深也
此章承上五章言將有滅亡之禍而已深懼之也
四句分人知其一知暴虎馮河之可懼也不知其
他不知暴虎馮河之外有喪國亡家之可懼也上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四

十五

三句呼下一句見其能明已著之災而不能燭未
然之禍不可對看末三句言已懼禍之深蓋懼國
之將亡而已亦及其禍也

夫王不用善則喪亡之禍已兆于無形之中矣吾
以無懼乎彼常人之情能明已著之災而不能燭未
然之患虎猛獸也則不敢徒手搏之恐其有吞噬之
虞河險道也則不敢徒步涉之恐其有及溺之變是
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者也人之所知者止于此
而已矣至於暴虎馮河之外有所謂喪國亡家之禍
者其可畏之勢尤甚於虎之暴而河之馮也然以其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四

十六

隱于未形也忽之而不以為憂孰有知其他焉者乎
夫衆人之所不慮者正吾之所深慮者也是以戰戰
然而恐懼兢兢然而戒謹有如臨深淵之旁而惟恐
其或墜也有如履薄冰之上而惟恐其或陷也蓋善
人喪則國必亡國亡則吾身不能以自保懼禍之深
不覺其至于此矣豈敢自同於衆人之見哉吁觀此
而大夫憂國之忠先知之哲具見之矣所謂聖哲謀
庸艾者豈其人歟

匪先民

或文

詩人刺王之不用善而憂其無成因推言有善

之可用也

小宛

全

詩人憂亂必發相戒之端而詳致其相戒之意
也

首章發相戒之端下五章詳相戒之事蓋首章思
念父母惟恐及亂亡其身以辱其親故曰發相戒
之端二章相戒以謹儀三章相戒以教子四章總
括二三章之意相戒努力為之正是保身以求無
辱于父母也五章相戒以廣求自善之道六章相
戒以法賢而存敬懼之心亦保身以求無辱于父
母也故曰詳相戒之事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四

十七

宛彼鳴鳩

一章

詩人興已之念親而著其情之切焉所以發相
戒之端也

上四句興已之念及其親下二句言將旦之時懷
思之情如此見其心之無時不念也興至四句止
先人即父母也念及先人憂已之及禍而思及其
親也有懷二人內須要見保身之意蓋身者父母
之遺體也惟常以父母為懷則所以保身者自不
容于不至矣

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也若謂君子不能必天下之無亂也但求其所以免亂者而已我兄弟生今之時而可無保身之道哉彼宛然之鳴鳩一羽族之微也則亦振翰而起高飛以至于天矣况我遭天下之亂而有憂傷之情謀及一身未足也必將循其本而推之以至于誣育之初緣其情而思之以至于有生之始寧不念昔日之先人乎是以罔極之報無日而不存反本之思隨時而有發方夫將旦未旦之時光明開發之際耿耿然寤而不能寐焉警惕中存常切二人之念思慕懇切有懷父母之恩蓋惟恐亡其身以及其親反以先人之遺重先人之辱也則所以保其身者自不容于不至矣

人之齊聖

一章

詩人即儀之不同者而相戒以謹其儀也

四句分上言儀有聖狂之不同以示法戒之意下則相戒以謹其儀也飲酒是敬儀中之一事首二句言齊聖之人溫恭以勝乎酒而不為酒勝是能謹其儀者也齊聖以德言溫克以儀言彼昏不知是齊聖之反壹醉日富則絕無威儀矣是不能謹其儀者也各敬句泛說不必就飲酒說蓋泛說敬

儀則飲酒在其中矣末句要見丁寧警戒之意見儀之不可不謹也

然所以守其身以求無辱于親者當何如亦在于謹儀而已彼天下之人不同而聖狂之等亦異有聖者焉齊肅通明心志常存于內矣故其飲酒雖醉猶溫恭自持以勝而不為酒困焉此敬其儀者也吾人之所當法也若彼狂者昏然不知心志已惑于中矣故其飲酒至于荒湛之極一于醉而日富焉此喪其儀者也吾人之所當戒也凡我兄弟各當以聖為法求協乎溫恭之度以狂為戒求去乎喪亂之失蓋天命之去留係乎威儀之敬否苟儀有不敬則天命去之天命已去不可復求而禍變之及終無所逃矣是豈可以不謹哉

中原有菽

一章

詩人托興以相戒惟欲以善而化其子也

此章末句菽字所以終承菽之興似字所以終蟬吟之興註中善道人皆可行不似者可教而似直至末二句方可說出集傳欲人易曉故即于興上言之不可不知教其子使為善亦只是敬儀而已謹儀固所以善其身而非教子亦無以善其後

中原有殺人皆可采也則庶民采之以為食而彼此共之矣螟蛉有子惟蜾蠃則負之以為子而不似者可化而似矣况父之於子乎故吾人之教誨爾子也則當用善道之可行者以教之化其不善者以歸于善變其不似者以歸于似使子之敬儀亦猶吾之敬儀可也是非分我所有以益之也善道人皆可行吾惟自其可行者導之而已矣亦非強彼所無以拂之也不似者可化而似吾惟自其可似者似之而已矣豈但自善其身而已哉

題彼春令

一章

詩經正義卷之十四

二十

詩人托興相戒于進善惟求無辱于親而已

此章相戒努力進善各求無辱于親以終首章有懷二人之意四句分興之取義以終令且飛且鳴而不休息與兄弟斯邁斯征而不自逸日斯邁月斯征總是與時俱進之意就謹儀教子上講夙興夜寐只是疊上二句以起下句之詞帶下看無忝爾所生言各求無忝于所生之父母也所生即謂父母也

夫免亂之道固在于謹儀而教子矣然豈可以暇逸為之哉視彼春令之鳥且飛也而且鳴焉即其急邁

之狀汲汲然若有不容于自適者矣况吾人當危亂之時思為相保之計苟一念暇逸則禍或及之雖欲相恤于後其可得乎故必努力以為並進之圖及時以求相觀之益我既日焉斯邁日有一日之功爾亦月焉斯征月有一月之進凡所以謹儀教子者不敢一息之或間焉當夙而興乘時以有作者無怠朝也及夜而寐嚮晦而宴息者無怠夕也庶幾脩身之無失有以成克肖之能保守之不虧有以顯先人之德父母全而生之吾亦全而歸之各求無忝于所生斯已矣若然則有懷二人者不於此而克慰矣乎

詩經正義卷之十四

二十一

交交桑扈

一章

詩人興當時用刑之濫而稽諸神以求自善之道也

此章益求自善之道在四句分興之取義以物性之反常與刑辟之反常也捫栗出卜句不必自言貧窶之甚自何能穀只是求所以自善之道庶幾不罹于刑罰而可以無辱于先人也不必用謹儀教子之意入講

夫在我固求自保之方而當時實有難免之禍今之時何時乎交交然往來之桑扈木不食粟也今則相

率于場圃之中啄其粟而食之矣况此病寡可哀憐
之人本不宜岸獄也今則臨于刑辟畧無閔恤之仁
罪及無辜畧無哀矜之念不宜岸者今亦宜岸矣不
宜獄者今亦宜獄矣夫刑罪不中則民無所措其手
足雖謹儀教子未必能免禍否也烏可不益求所以
自善之道哉故以反之于已猶未得乎趨避之宜而
稍之於神或可決乎吉凶之兆乃持一握之粟出而
卜之曰人之見不能及遠神有先知之明不知果有
何道可以杜漸防微而為自全之計者其為我告之
可也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四

廿二

溫溫恭人

一章

詩人即賢者敬慎之心而相戒以法之也

此章正是自善之道比二三四章所云更進一步
蓋謹儀教子努力進善俱是在外脩為工夫而敬
慎之心則所以為主者故又以此為戒也即此
可見古人内外交養表裏互發之功矣四句分上
四句指當時賢者存敬慎之心下二句言已當法
之而存敬慎之心重在法賢上首二句言溫溫恭
人其心如集于木也次二句言惴惴小心之人其
心如臨于谷也俱是順說戰戰兢兢正是溫溫恭

惴之意如履薄冰正是如集如臨之意蓋法賢者
之敬慎而致其敬慎也講末須打轉有懷意

自善之道何如蓋勉于外者固當勵其進脩之力而
主於中者猶必持以敬畏之心不觀諸賢者乎彼溫
溫然恭慎之人無一念不敬者也即其戒懼之誠殆
有如集于木而惟恐其或墜者矣惴惴然小心之人
亦無一息不敬者也即其微惕之心殆有如臨于谷
而惟恐其或墮者矣夫賢者之致謹如此斯正得自
善之道而為吾人之所當法也其必于恭人者而法
其溫溫于小心者而法其惴惴戰戰然恐懼之常在
兢兢然敬謹之益至有如履薄冰之上而恐其或墮
者焉視諸如集于木者同一戒懼也如臨于谷者同
一微惕也則所以謹儀教子者皆由是心以主之庶
乎得自善之道而無貽二人之辱矣是豈可以不勉
哉吁始焉念及於父母以起相戒之端既焉求無辱
於父母以致相戒之實若大夫者可謂明於保身而
孝於事親者矣又况兄弟之友教子之慈無不備于
其中者可不謂賢乎

明發

所生

詩人言及時以念其親而歷相戒以求無忝于

親也

中原

所生

詩人兩興以相戒有所以善其子者有所以孝其親者

末二章

詩人托興而求自善之道必舉賢者之敬而相戒以法之也

小弁

全

詩人不得于親而歷致夫怨慕之詞也

此詩不得于親而作總是怨慕之詞一章傷已無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四

二十四

八

罪見棄以發思慕之端二章極言憂傷之甚三章則反其不見愛之故而歸之於天也四章嘆已之不見容五章嘆已之不見思六章傷王之忍七章原其心之忍著以感于讒也八章又原讒之所由起而致絕意之詞以終之也通章皆叙其哀痛迫切之情故首章以憂之一字為一篇之綱領章下凡七言之

弁彼鸛斯

一章

詩人興已不得于親因致怨慕之詞而安之也弁彼四句以物得自如人不如物起興民莫不

謂人皆有父子之親也我獨于雁謂已獨得罪於父而憂也何辜二句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而不見愛於父也此怨慕之詞也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安之而已矣

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意謂父之於子天性之至親也子之不得於父天倫之大變也是何我之不幸而適遭其變乎彼弁然拊翼之鸛斯一羽族之微也則群飛而歸提提然安閒而自適焉蓋合其類而皆然矣今此下土之民各有父子之親固無一人之不善也而我乃不得于親獨處于憂雁之地是誠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四

二十五

八

鸛斯之不若矣然果何自而致之哉反而求之意者我有辜于天乎不知其何辜于天也抑我之得罪于父母乎不知其罪果伊何也思之而不得其故是以我心之憂徒切于中卒無以為善友之道吾將如之何哉亦安之而已矣

鵲鵲周道

一章

詩人興已憂不得乎親而必極言其憂之甚也四句分上是興已之憂下是極言其憂之甚也我心憂傷因見逐而憂也怒焉如擣深悲至痛如有物之擣其心也假寐二句言憂之之深未老而先

老也假寐永嘆正是憂之深厥疾如疾首則憂又甚矣此章憂之一字凡三言之怒焉句憂之而至於痛也維憂句憂之而至於哀也疾如句憂之而至於病也辭愈切而情愈悲矣

然我之憂終不能已也彼踈然平易之大道人所共由者也一或踐履弗加則茅生而塞之鞠為茂草之地矣况我以父子之親遇見逐之變一本之愛無所解于其心而悲痛之情不覺激于其內此心之憂猶寧不怒焉如有物之擠其中者乎故自其憂之益深也精神憤耗至於假寐之中而不忘永嘆焉維以憂之之故未老而先老也蓋不止于怒焉而已又自其憂之益甚也心不得以自適則身不得以自安心之憂矣疾如疾首之痛焉雖不病而猶病也又不止於嘆焉而已果如之何而可忘哉

維桑與梓

一章

詩人興已當見愛於親因致嘆而歸之於天也此章四句分上四句興已之念乎親見親之當愛乎已下四句求其不見愛之故而不可得故卒歸之於天也桑梓四句以情愛之輕重相對為興瞻者仰望之誠依者顧恋之意太子為父所逐此特

帶言母耳不屬于毛言屬于毛也不離于秉言離于秉也末二句是無所歸咎之詞

然我之不得乎親者豈我之不念乎親耶彼桑梓父母之所植也尚且望之而致其恭見之而致其敬視親之所植猶親也尚不敢以微物而忽之矣况天下之至尊者莫如父也父尊則可瞻吾之所瞻而仰之者必於父也無所瞻而非父矣天下之至親者莫如母也母親則可依吾之所依而倚之者必于母也無所依而非母矣我之念親如此亦宜親之念乎我也今父母之不我愛豈我不屬於父母之毛乎而我則屬於毛也豈我不離于父母之秉乎而我則離于秉也推尋其故意者生時之不善哉不知天之生我我衣果安在也而何不祥之至于是也是則深可痛者矣

宛彼柳斯

一章

詩人興已不容于親而極道其憂之之深也六句分柳之茂也尚容乎鳴蜩淵之深也尚容乎崔嵬故以興已之不容于親如舟流之無所至也不遑假寐憂之深而不能寐也夫既不我愛則亦不我容矣彼宛然柳之盛也則鳴

蝸集於其上而嘒嘒然其有聲漼然淵之深也則能容乎芻也夫物則亦有然者况父之於子宜乎無所不容也今乃不得于親而棄逐之餘畧無相容之意使我流落于外莫知其所止譬猶舟之流于水中莫知其所至也是魯物之不如矣故此心之憂與日俱積雖假寐有所不遑蓋憂之之深自有不能寐者矣何不幸而至是哉

鹿斯之奔

一章

詩人興已見棄之病而嘆人之莫知其憂也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四

二十八

六句分鹿之奔也尚念其類雉之鳴也尚念其雌故以興已之見棄不見思念而至于憔悴之甚也寧莫之知泛就人言

夫既不見容則亦不見思矣彼鹿斯之奔行宜疾也然其足伎伎然而尚有智群之心雉之朝雉非徒鳴也蓋以求其雌而尚有求匹之意是鹿念乎鹿之類也雉念乎雉之類也夫物則亦有然者况父之於子宜乎無所不念也今我乃得罪于父而棄逐之下畧無眷念之思以至疾痛之甚有如傷壞之木憔悴而無枝也是魯物類之不若矣故我心之憂徒切于中

而不獲見諒于自我而憂之亦自我而知之耳而人寧莫之知也抑何不幸之若是哉

相彼投畀

一章

詩人興王心之忍而自表其憂之之深也

六句分忍字對不忍看乃不見憐恤之意蓋曰父子至親何忍至是乎若作殘忍之忍恐非人子謂親之言矣涕既墮之憂之甚而至於痛哭也

夫親之棄我如此則其秉心亦忍矣彼被逐而投人之兔不過一物之微也然見之者尚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焉道有死人本非同氣之親也然見之者尚有哀其暴露而埋藏之者焉蓋皆有不忍之心也况父之於子其視投兔何如也視路人何如也今乃棄逐其子使我窮迫而不見容憔悴而無所念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則絕無惻隱之心憐恤之意矣君子之秉心何若是之忍乎故我傷人倫之大變痛骨肉之無親心之憂矣至于涕泗之墮墜焉蓋哀痛切于中哭泣見于外也其何以自解哉

君子信諄

一章

詩人推王心之信諄而加已以非其罪也

上四句推言君子信諄而不之察下四句興王舍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四

二十九

謾人之有罪而加我以非其罪也。謾謂小人之謾已者。君子不惠二句。即是足信謾之意。君子不惠言不惠愛其子也。舍彼二句。不可對看。蓋言不罪謾已之人。而反聽其言以棄其子也。

然君子之忍于我者。由謾言有以間之也。彼謾邪之口。能亂人父子之間。蓋有孽我之罪。而譖之于王。媒我之短。而謗之于上者矣。為君子者。加之以惠愛之心。舒緩而寬察之可也。夫何王心惑于中。而疑似眩于外。惟謾是信。如受酬爵。得則飲之。曾不加惠愛。舒緩而寬察之。則謾者得以行其言。而吾無所逃其罪。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四

三十

矣。不觀諸理物者乎。伐木小事也。然必以物倚其難。而不使其有所傷焉。折薪細務也。然剖之必隨其理。而不使其有所拂焉。皆不妄挫折之也。况諸人有罪者也。我則無罪者也。王且辨別于此矣。今乃舍彼有罪之譖人。不之罪也。而反聽彼之言。加我以非其罪。絕天性之愛。畧無保護之情。離父子之親。畧無和順之意。曾視伐木折薪之不若矣。寧不肯于理哉。

莫高匪山

一章

詩人推已之所由棄。而因致絕意之辭也。

四句分上是賦。下是比。上四句夢見已所由棄之

意。蓋此時已被廢了。其曰無易由言。註所謂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是也。不重在戒王上。由言不便是廢后廢子之言。只是意有所左右。便是曰母逝。我梁戒伯服。無居我之處也。曰母發。我笄戒伯服。無行我之事也。曰我躬不閱。追恤我後。則知其無可奈何。而致其絕意之詞也。與首章云如之何相應。

然謾言之所由入。豈無自耶。亦曰言語以為階耳。今夫言物之高者。莫如山也。而猶有階其巔者焉。言物之深者。莫如泉也。而猶有入其底者焉。言語之發。非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四

三十一

第八

有山之高也。非有泉之深也。君子豈可易于言哉。一有不慎。吾恐耳屬于垣者。乘間以窺其意。得以觀望左右。而生說譖矣。斯則亂之生也。皆本于由言之拂。而我之見棄職此之故也。然豈能以忘情哉。梁我之梁也。汝無得而逝我之梁。笄我之笄也。汝無得而發我之笄。是我之位。汝不得而居之也。我之事。汝不得而行之也。然此皆我已去之事也。今我一身且不見容于君親。則我既去之後。雖居我之處。行我之事。亦聽之而已矣。而又何暇恤乎。夫其始也。歷叙其見棄之憂。而其終也。卒致夫自決之意。怨慕之情。莫切于

此矣然而遭父子之變則其怨也怨所當怨也其請
怨而不怒者歟

巧言

全

詩人訴已之遭亂必推亂之所由生而深刺致
亂之人也

此詩因遭讒而作首章訴已無罪而遭讒二三章
推本於王之信讒末三章深責乎讒已之人也全
在首章分下五章又在第三章分二章言亂生于
王之信說三章言王信說以生亂推本亂之
所由生也四章言讒人之心不難測五章言讒人
之言不難辨六章甚卑其人而深疾其心實所
以責讒已之人以見王之不當信也

悠悠昊天

一章

詩人訴已遭亂之無罪求免之情切矣

此章總是自訴而求免之詞末四句即是無罪無
辜二句之意只一順說下不必分昊天已威昊天
泰憮即亂如此應之意也予審無罪予審無辜見
已實無罪無辜以求免於天也註中無所控告而
訴之於天只管此一章非通篇詩柄

大夫傷於讒而作此詩若曰悠悠然遠大之昊天包

含徧覆無一物之不容仁覆閔下無一人之不愛善
所謂民之父母也是宜有以恤乎民矣今何如混善
惡于不分付是非于不察使無罪無辜之人遭天下
之亂如此其大哉夫昊天而降威于已者則已甚矣
而審之于已則實無罪之可罪也昊天而降亂于已
者則甚大矣而審之于已則實無辜之可責也天麻其
推父母之心而免已之見病乎

亂之初生

一章

詩人推亂之所由生而因示君子以已亂也

四句分上四句推本亂之所由生下四句示君子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四

三十三

以已亂而實傷其不能已也亂字不可當讒字看
信讒固所以生亂也蓋讒人之言變亂是非混淆
賢否人君信而用之則賢者得罪非所以生亂而
何亂之所及不止一人作此詩者亦在其中也初
生以始生之兆而言又生以既成之勢而言末四
句雖說如怒如耻可以已亂其實重在王不能之
意

夫降亂者若出于天而生亂者實由于人亂之初生
者不自生也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已從而
誣之執狐疑之心以容其說持不斷之意以授其機

則彼自是無所忌憚而亂生之兆已萌于斯矣及夫亂之又生者亦不自生也由于讒言之屢入而王遂從而信之聽其說而不覺其相入之深用其言而不覺其相信之篤則正人因之以獲罪而亂生之勢遂成于此矣是今日之亂王心之蔽為之也君子見讒者之言如知其為不信也於是乎怒而責之而示之以不容焉則小人無以售其奸而亂庶幾其遏止矣君子見賢者之言如知其為可信也于是乎喜而納之而示之以能好焉則賢人得以行其志而亂庶幾其遏止矣奈之何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此讒者之所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四

三十四

卷

以益勝而君子之所以益病歟

君子屢盟

一章

詩人刺王者信讒以長亂而因著讒人之不當用也

六句分君子屢盟六句只是疊言其信讒以長天下之亂與上章首四句總是一意但上是遞推此是順說耳屢盟與說人盟也盜即指讒人也長暴餒無淺深自屢盟以相固言故曰長自信盜以為虐言故曰暴自讒言之日進言故曰餒餒進也諺之進即亂之進也末二句正見讒人之不當用也

夫世亂固有可已之方而君子則無已亂之道是故君子不能去邪以止亂也而反與之屢盟以相要則小人之寵堅固而不搖而禍亂之生是用引長而不可救矣亂不於是而用長乎君子不能察惡而聖讒也而反信盜以為虐則讒邪之口得以肆其惡而禍及于正人者將益甚而不可遏矣亂不於是而用暴乎夫盜言之美如食之甘能使人嗜之而不厭者也今君子不察其心之是非而惟嗜其言之美則諛佞之言日入于王之耳而天下之亂必將漸進而不可遏矣亂不於是而用進乎王之信讒以生亂如此固以諛人之可用也殊不知此讒人者居其位而無靖共之節任其事而無篤恭之忱匪有益于國家也吾惟見其諧潤以惑王心讒排以亂天下徒足以為王之病而已王何如而信之也哉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四

三十五

卷

奕奕寢廟

一章

詩人興讒者之心不難測而後即喻以見之也六句分總是一意而反覆興比以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為主典是興此比亦是比此也典只取意思相應比則直比其人故曰躍躍鳧鳧喻其狡也作是經營教護之意大猷還是治天下國家之大道

不作人倫講莫是規畫謀使之一定而不可易也

然此說人之心本不難知也彼奕奕然廣大之寢廟若難乎其作之矣然而君子經營量度于以創一代之規模教護屬功于以擅一時之制作謂不有以作之乎秩秩然有序之大猷若難乎其莫之矣然而聖人規畫于一心自定夫經邦之大道推行于萬變自立乎撫世之弘規謂不有以莫之乎况乎他人有心雖中藏而不可測也然出吾心之真見可以洞察其微暖之情本天理之真明可以昭視其肺肝之隱則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四

三十六

予固得而忖度之矣不觀諸物乎彼躍躍然跳疾之兔兔自以為莫予制也一遇犬搏之則陰狡之性自有所不能施而趨避之餘亦無所容其偽吾見其獲之無難也說人雖巧又豈能遁其情哉

荏染柔木

詩人興諛言之易辨而因斥其言之可耻也

四句分往來行言蕪善惡講觀辨字可見然意之所指却重諛言也下四句斥諛言之可耻重在末二句不可以善惡對看只依註說便是此章與上章對看

夫說人之心固不難知而說人之言亦不難辨彼荏染柔木本有生息之機也君子于此加之以種植之方施之以栽培之力夫固有以樹之矣况往來行道之言本有善惡之不同也于是因其所言之異而辨之以吾心之明何者為善必不疑于其惡也何者為惡必不疑于其善也謂不有以數之乎是可見說者之言無所逃于吾之辨矣夫蛇蛇然頌大之言言之善者也以是而出之于口則和順沛英華之發光輝昭篤實之微固無有於不宜也若彼巧好其言如簧可聽斯則言之不善者也以是而出之于口則心與口而相違內與外而相悖可耻孰甚焉彼乃言之而不顧則是顏之厚曾不知以為耻耳使其知耻也何為而出于口乎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四

三十七

彼何人斯

一章

詩人於說人之致亂必反覆其詞以深疾之也此章是反覆其詞以賤惡其人也首四句言其所居之卑雖無拳勇可以為亂而其言則足以致亂也既微二句又言其人之甚陋而何為能致亂之若是也末二句又言其徒衆之不多而何為能多謀之若是也總見其說口之足以致亂所以深疾

之也居河之礫只是言其所居之賤既微且陋亦只是設詞以賤惡其人非真有是疾也

夫以其心之奸而濟其言之巧則將何所不至哉彼讒人者不知其何人也居於河礫之中處於下濕之地既無孝力之可恃又無武勇之可稱若不足以為亂於天下矣然而讒口交聞善移人主之心邪說橫行專構正人之禍則職為亂階而不可救也意者其人之有異於人乎及觀乎其人又有微施之疾爾之勇果伊何哉而何為能致亂之若是也然而為謀則大而且多意必有助之者乎及觀乎其類則所與居之徒衆寧幾何人哉亦不能多也而何為能多謀之若是也蓋不必於力之勇而其言自足以倡亂不必於徒之衆而其心自足以為奸王曷為而信之哉吁觀此詩而大夫憂亂之情忠君之義惡惡之嚴具見之矣

何人斯

全

詩人於譜已者婉言以刺之而後盡言以斥之也

此詩與前篇文意相類但前篇無刺聽者此篇則專責讒人耳上六章托詞以責之而致屬望之意

其詞婉而不二章追其始時之厚而究其情以斥之其詞嚴一章指其人二章詰其薄三章責其欺天之甚四章怪其擾已之心五章六章俱致望之意厚之通也七章追其始時之厚八章言作詩以究其反側之情所以總括一詩之意即在言表詞不迫而意獨至矣

彼何人斯

一章

詩人怪人之疎已而因指其為譜已之人也

四句分彼何人者不知其何人之辭末二句正指其人也首四句一順說下其心孔艱即就胡逝我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四

凡

梁二句見之總是怪其人之疎已耳末二句正指其人為譜已之人與上文相應譜已意此章且不須說出

舊說暴公為卿士而譜蘇公故蘇公作此詩以絕之意謂朋友之相親情也亦義也而或相睽焉則非其常矣今夫逝我梁者必過我門過我門宜其入我室也不知彼何人者其心乃若是之甚險胡為逝我之梁乃不入我之門以一見乎我哉是何其艱險之若是也既而問其從行之人以為爾之所從者果伊誰乎則以暴公告之夫暴公與我同為卿士者也而不入我門

則彼之心我得而知之矣

二人從行

一章

詩人責譖已者後疎乎已而因以詰其情也

四句分首二句是直指恭公之譖已非是為不知

之詞胡逝我梁二句與上二句自咎應言其薄之

甚也末二句跟不入唁我講大抵饒人者自是無

而日見人然其所以自解者必曰我之不見此人

者以其人之不足見也故詰之云云則其情窮矣

夫暴公與其徒相從而行則二人中不知誰實譖我

而為此屏斥之禍乎既使我得罪矣吾意其必將唁

乎我也胡為逝我之梁又不入我門以一唁我之失

位焉是何其情之薄一至此哉然彼之所以自解者

必將以我為不可也汝始者與我相親厚之時豈嘗

如今不以我為可乎始此人也今亦此人也由始而

觀之則以為可由今而觀之則以為不可是豈人情

也哉

彼何人斯

第三章

詩人怪譖已者之詭秘而因以欺天責之也

四句分胡逝我陳亦謂逝我之梁道經于陳耳不

見其身是去之之疾故不見其身也末二句重在

不畏于天上古人責人徂徠至天而相如所無正
所謂胡不相畏不畏于天亦此意也

夫人固可譖而天不可欺也彼何人斯胡為逝我之

陳乎我聞其聲若甚近矣就而觀之則不見其身是

何其踪跡詭秘之若是哉彼其心必以為人可欺也

而用其智巧以欺人夫固不愧於人矣然而天不可

欺也智不可以語謀巧不可以言計其可畏孰甚焉

汝獨不畏于天哉奈何其譖我而為此詭秘之行也

彼何人斯

第四章

詩人於譖已者狀其往來之疾而因怪其亂已

之心也

二句分其為飄風亦上章不見其身之意胡不自

比二句帶下看抵攪我心蓋因其不入見我而然

也

不惟欺天之甚抑且攪已之心彼何人斯倏然而徂

倏然而來有若飄風之疾者焉不可得而見也夫使

自我之北則與我不相值自我之南則與我不相遭

猶之可也今胡不自北乎胡不自南乎胡為逝我之

梁以相去則甚近也以相遇則甚疎也則是爾心之

不可測適所以擾亂我之心而已果何如其然哉

爾之安行

一章

詩人辨諧已者托言之非真而因致其望之之詞也

四句分此章與下章俱是望之之意夫人之絕已者如此其疎而已之望之者如此其切初若不知其為諧者可以見詩人忠厚之情矣

且汝之不入見我也豈以亟行之故乎自我觀之爾平日安徐而行尚遑遑然不暇息也況于亟行則其欲速之心殆有甚焉者而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也乃托以亟行而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汝其挽過梁之轍一入見我以慰我之心可也如何使我望汝之切乎

爾還而入

一章

詩人於諧已者深疑其不來而猶望其來也首四句只是深疑其不入末二句望之也夫往既不入來又不入而猶望其一者之來俾我祇可謂忠厚之至矣

夫爾之往也既不入我門矣倘還而入焉則我之心不恨其相見之晚而終喜其相遇之親猶庶乎其勢也今還而又不入焉則是棄絕之甚無復有顧念之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四

四十二

四

情爾之心殆不可以常情望之常理度之也有非我之所能知者矣夫故舊之好不容以遽疎僚友之情不容以終絕汝何不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

伯氏吹壎

一章

詩人追同列與已相親之情而極言其不當諧乎已也

上六章猶有不忍絕之意此及下章則深致其絕之之詞矣此章二句分上二句追其平日相親之情下四句極言其心之相知不當諧乎已也及爾如貫承上二句講下諒不我知言知乎已也末二句足諒不我知之意昔者知我今者諧我與第二章意相應而加詳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四

四十三

四

然爾之諧我而絕之如此豈其情之不相親而心之不相知也哉追其始而言之我之與爾問其官則同僚也問其義則伯仲也伯氏兄也兄則吹壎以倡其弟仲氏弟也弟則吹箎以和其兄議論之和同聲以相應也謀謨之協同氣以相求也夫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有如此故我之心即爾之心爾之心即我之心也精神之貫通意慮之孚合若或聯而屬之固而結之殆有如物之在貫焉者豈誠不知我謀國之

忠敬身之義而乃諧我于王哉苟曰誠不我知則當
出此犬豕鷄之三物以詛之於神而爾之情終不可
得而遁矣奈之何其諧我也

為鬼為蜮

一章

詩人著諧已者情之不容掩而因言作詩以究
其情也

四句分蓋至此始顯言以斥之末二句又括一詩
之意而言作詩以究其情也反側指諧已說既與
已相親相知而復諧之可以見其反側也王氏曰
作此詩將以絕之而曰好歌者猶欲動其悔悟之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四

四十四

心且此詩溫厚和平婉曲漸次曾無一毫忿怒之
意謂之好歌誠非虛語矣

夫爾既知我而復諧之則其情之反側甚矣豈終得
而掩乎彼鬼蜮者物之微幻而難窺者也使汝為鬼
也而無迹之可尋為蜮也而無形之可狀則其情終
不可得而見矣汝非鬼也非蜮也有覲面目與人相
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
追其始時之厚而著其今時之薄予以究極爾反側
之心使知智可以欺吾王而不可以欺君子之心奸
可以行於一時而不可以逃天下後世之公議則諧

言者亦可以已矣吁作此詩者于惡惡之中寓忠厚
之意其可謂之賢矣使暴公聞之亦豈非悔悟之一
機乎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四終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四

四十五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五

乙丑進士南台許天贈

弟序生 天賜

天賦

修

另序生 昌年

巷伯

全

詩人極責讒已之人而因以致戒于君子也

六章分上是極責讒已之人下是推言泥禍之漸以為君子之戒一章二章責之也三章四章誨之也五章怨而訴之六章深惡而痛絕之也末章言作詩以戒君子也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五

巷伯

一章

詩人喻讒人歸小以成大而因責其所為之已甚也

此章因萋菲以成貝錦下章因哆侈而成南箕總是歸小過以成大之喻觀下章微張大張註釋可見亦就小大講蓋總是一意既以萋菲為喻又以哆侈為喻也

時有違讒而被宮刑為巷伯者故作此詩以勸君子之處世也固欲為自善之圖而諷口之諧人也則巧為文飾之計彼萋菲之文文之小者也貝錦之文文

之大者也今也因萋菲之文而文致之以成貝錦蓋工于致飾以眩天下之觀矣夫以人之小過而歸成大罪彼諧人者之所為如此則是陷人于罪累無忠厚之情持心過刻曾無寬恕之意不亦失之太甚乎

哆侈

一章

詩人喻讒人歸小以成大而因言其謀之秘也

不但是也彼哆侈之張張之微者也南箕之張張之大者也今也因哆侈之象而張大之以成南箕之形蓋善于侈大以奪天下之目矣夫以其過之微而張大以成罪之大彼諧人者之所為如此將以為自謀之歟則其智既有所不周將以為有主之者歟則其迹又秘而不露不知誰適為之謀者乎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五

緝緝

一章

詩人即讒者之諧人而因戒以言之當慎也

此及下章皆忠告之詞二句分緝緝是口舌之聲翻翻是往來之貌俱就言語講謀字不可重看蓋言其言之緝緝翻翻惟謀以諧乎人耳謂爾不信

正見其言之不可不慎也

然女豈可諧人而不知自畏哉彼其緝緝然口舌之有聲翻翻然往來之不厭汝之為此者謀欲以諧乎

人也自汝觀之必將幸其言之見信而自以為得計矣然言語不可以不慎也尚其慎爾之言哉苟不慎爾言而諧之不已焉吾知其始也聽者之未悟固將信爾之言其終也聽者有時而悟且將以爾為不信矣是豈可以不慎乎

捷捷幡幡

一章

詩人即諧人之言而戒以禍之將及也

捷捷言語便利也幡幡言語反覆而不及也謀款諧言謀款為諧人之言也豈不爾受則禍及于人既其女遷則及于人者又將遷而及于女矣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五

三

然不惟不信而已彼其捷捷然語言之便利幡幡然反覆之不已汝之為此者謀款為諧人之言也王之好諧夫豈不爾受也哉方其受爾之時謔諧之禍固及于人然而好諧不已爾能諧人人亦能諧爾也吾恐過諧之禍又將遷而及于汝矣是豈可以不戒乎

驕人好好

一章

詩人傷已見病于諂人而因致其訴天之詞也此章乃求訴于天之詞二句分諧行得志遇諧失度只依註用之視彼驕人望其抑遏沮止之也矜此勞人望其扶持慰安之也抑遏驕人者正所以

慰安勞人也

然諧人為惡則不已也吾將何所訴乎彼驕人者諧行而得志其狀則好好然而樂焉勞人者遇諧而失度其狀則草草然而憂焉我之見病如此惟天庶乎其恤之耳彼蒼者天至公至明福善禍淫乃其自然之理也尚其禁伏凶人而保安善人視彼驕人察其罪也痛抑而沮止之矜此勞人恤其窮也扶持而慰安之使意得志滿者不得以屢逞而摧敗困折者亦得以自存則庶乎其可矣此非吾之所望于天者哉彼諧人若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五

四

詩人斥諧人為謀之秘必深惡而痛絕之也

二句分下六句是深惡痛絕之詞蓋惡其人之謔諧非謂惡其謀之秘也緇衣之好賢一節深一節故曰好賢如緇衣此章之惡惡一節繁一節故曰惡惡如巷伯

然此謔諧之人天下之所共惡者也彼諧人者情偽微曖莫得以測其端猷為反側莫得以窺其秘不知誰為之主而與之為謀者乎吾將取彼諧人者而投之于豺虎也豺虎必棄之而不食豺虎不食則是謔諧之惡雖豺虎之暴亦知惡之矣又將取彼諧人者

而投之于有北也有北必拒之而不受有北不受則
是讒譖之惡雖有北之遠亦知惡之矣豺虎既不之
食有北又不之受然則如之何哉亦惟投之于昊天
示之以章顯之罰加之以速死之刑則善類斯安而
人心始慰矣

楊園之道

一章

詩人興微言有補于君子儆戒之意深矣

此章言楊園之道由卑以及高以興已之作詩由
賤以達貴也楊園之道與寺人之作詩倚于畝丘
與君子之當聽興之取義是如此敬而聽之歆其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五

五

因已之言而善保其身以免于譖也

夫譖人之可惡如此則其禍豈但及于我哉凡在位
者皆不可以不戒矣彼楊園地之下者也畝丘地之
高者也以楊園之道而加于畝丘之上歆至畝丘者
必由楊園以達之卑之有益于高也明矣况賤者之
言獨不有補于君子乎寺人孟子作為此詩貝錦南
箕之喻切切于吟咏之間有北有吳之投稟稟于詞
意之末是雖賤者之言也然譖人之禍由卑以及尊
而在我之言由賤以達貴凡百君子當此讒譖之時
其必不以微言為可忽而深以過譖為可憂敬而

之以以求明哲保身之道可也不然則將有不測之
禍伏于未形之中者而可以不懼哉是則始之以惡
惡之詞終之以儆戒之意作此詩者雖巷伯也其亦
當時之賢者歟

陳氏曰巧言何人斯巷伯三篇述讒言之禍與譖
人之情狀極盡無餘矣

谷風

全

詩人於朋友兩興而復喻之相怨之意深矣
此詩首二章怨其患難之相與而安樂之相棄不
一章責其忘大德而思小怨也三章不可平看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五

六

習習谷風

首章

詩人興朋友患難之相親而怨其安樂之相棄
也

此章及下章一意俱四句分上四句追其患難之
相親下二句怨其安樂之相棄

此朋友相怨之詩若謂不可絕者朋友之誼不可忘
者朋友之德彼習習然和調之谷風則維風也而雨
繼之氣類之相感夫固有然者矣追思前日將恐將
懼之時則維予一人與女共之其所以相從于患難
之中者非不厚也夫何今日將安矣將樂矣無復昔

日之恐懼矣而女遂轉予而棄之可與共患難而不
可與共安樂由前而觀何相湏之殷也由今而觀何
相棄之忍也是豈朋友之義哉

習習谷風

中章

朋友相怨必與其患難之相念而及其安樂之
相忘也

習習然和調之谷風則維風也而類繼之矣况女于
前日將恐將懼之時以予之有助于女也則其予于
陳而親愛之有加焉女固知念乎予矣奈何至于今
日將安將樂之時以為無復用乎我也遂棄予如遺
辭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五 七
忘去而不復存省焉相念於有事之初而相忘于無
事之後是豈朋友之道哉

習習谷風

末章

詩人喻友之下能無怨而因責朋友之念其怨
也

四句分上四句言風被物之廣而猶無不死之草
無不萎之木以比朋友之大德不能無小怨也下
二句責朋友之忘大德而思小怨也註頗似與口
氣用之須有斟酌

所以然者思小怨故也彼習習谷風和調之氣出自

空谷之中而披拂于山嶺之上崔嵬之高無不被焉
則風之所被者廣矣然草至于冬而必死焉山之上
無不死之草也木至于冬而必萎焉山之上無不萎
之木也雖以風之廣被亦豈有全功哉是朋友之大
德固不能無小怨也但大德在所當念小怨在所當
忘今乃忘我平日之大德畧無顧念之情思我一時
之小怨遂有遺棄之意朋友之義何如而可以若是
乎吁朋友之相怨如此世變亦從可知矣

蓼莪

全

詩人屢傷已之不得終養必推親恩之大而深
辭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五 八 乃

傷之也

此詩哀痛迫切乃人子恩義之至情自始至終總
是傷已不得終養之意三章分一章二章傷已之
失養而思及父母之劬勞三章傷已之失養而嘆
其不如死之為愈四章推本親恩之大正以傷已
之不得報也末二章言人皆終養而傷已之獨不
得終養也其情切其詞悲孝之至也

蓼莪者莪

首章合次章

詩人喻已無益于親而因極致其哀念之情也
二句分上二句自恨之深也下二句哀傷之至也

二章倣此

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養而作此詩意謂不可忘者
親恩也而所當盡者子職也何我之不幸乎彼蓼蓼
然長大之莪可淹以為羞者也昔固以義視之而今
非我也特賤草之高而已尚何益于用乎夫父母生
我本以為美材可賴以終其身也而今乃不得其養
以死則是長大而無用也而其孤父母之望亦多矣
哀哀哉我之父母當其生我之時劬勞之甚為何如
雖竭力以報之猶未盡也而今曾不得一日之養焉
曷勝其終天之恨也哉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五

九

餅之整矣

一章

孝子托喻以自責而傷之之深因推其自傷之
意也

四句分上四句自責已之失養而傷其生不如死
下四句正推言生不如死之意首二句以餅比父
母以罍比子蓋取相資之義非取義于餅罍之大
小也父母與子相依為命還重在子上蓋父母賴
子以養而子則養乎父母猶餅資于罍而罍為餅
之所資也鮮民無父母之民也末二句與鮮民二
句相應見已所以生不如死也銜恤靡至不必分

身心

夫我之失養如此則其責將安逝哉彼餅賴罍以為
資而罍資餅以致用故餅之整矣而取用之不繼者
實維罍之耻也然則父母與子相依為命父母不得
其所非子之責而誰責乎夫子道之有虧則生理之
有歉此窮獨而無父母之民無以自立于天地之間
雖有生也猶無生也其不如死也亦已久矣何也父
者吾之所怙也今既無父矣其將何所怙乎母者吾
之所恃也今既無母矣其將何所恃乎是以時而出
焉則父母在念筑筑然中心銜恤而不能解也時而
入焉則瞻依無所子子然如窮人之無所歸也又何
貴于有生也哉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五

十

父兮生我

一章

孝子極言親恩之難報自傷之情切矣

此章發上文生我劬勞生我勞瘁之意而極致其
傷痛之情也六句分上六句極言父母之恩末二
句念親恩之難報而傷已之不能報也生我鞠我
自其受氣成形之始而言拊我以下自其既生之
後而言生者本其氣也鞠者養也成其形也拊謂
防其驚畏拊循之也畜謂時其饑餓畜養之也畜

與鞠註俱訓作養字而養實不同鞠是胎養膏乳養也長如南風之長養萬物謂和其身體滋培其元氣日夜望其成長也育覆育也謂身體而覆煦之覆近而愛育之也顧旋視也後即旋視之不厭也腹懷抱于腹間也欲報之德言已欲報之以德也非謂欲報親之德也未句方就親德之難報講

且以父母之恩言之方其始也父兮則生乎我而本之以受其氣矣母兮則鞠乎我而得之以成其形矣及其既生既育之後防我之驚畏則拊而循之時我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五

十一

之飢餓則畜而養之以長乎我而滋息之有加所以望其成長者無不至也以育乎我而顧煦之不置所以備其寒暑者無不周也行或先後也則旋視乎我而反覆之不厭時或出入也則懷抱乎我而頃刻之不離父母之恩如此其劬勞亦甚矣故我雖欲報之以德然親德之大猶天德之大天德無窮而親之德亦無窮也是雖終身報之猶未盡其所以為報者况今失養而不能報親又沒而不及報豈非人子之至痛也哉

南山烈烈

一章

詩人興已獨遭失養之咎憂傷之情切矣

民莫不殺言人皆得終養也我獨何害言我獨何為失養而遭此窮獨之害也下章我獨不卒言我獨不得終養也二章總是一意

夫父母之恩入子之所同而失養之咎則我之所獨是豈容以忘情乎瞻彼南山烈烈而高大則維彼飄風發發然而亟疾矣今此下土之民皆有父之可瞻有母之可依固無一人之不善也何我一人乃獨處于窮獨之地而遭失養之害也哉

南山律律

一章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五

十二

詩人興已獨不得以終養憂傷之情切矣

南山律律然而高則飄風弗弗然而疾矣今此下土之民皆得共為子職以報父母之恩固無一人之不穀也我亦人也父母之恩與人同也欲報之念與人同也何為獨勞苦於外而不得終養也哉噫是誠可哀之甚者矣是則玩乎其詞既莫非哀痛迫切之語而原乎其意又可見其憂傷慘怛之情作是詩者豈非仁人孝子之用心乎

天東

全

詩人屢叙東人之見困而卒歸之天可以觀此

矣

四句分上是叙東人之見困而西人之得志下是致望于天也首章言東人之憂蓋以困於役而傷於財也二章三章正言東人困於役而傷於財也四章言東人見病而西人得志也五章望天之助我六章嘆天之不能助我七章言天非惟不能助我而反害困我甚怨之詞也亦無所歸咎之詞也

有錄簋殽

一章

詩人興周道之平直而因致夫感傷之情也

四句分上是興周道之平直下是傷今思古之意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五

十三

黃明

棘也所以載肉蓋有熟食必有肉以棘也載之也砥平也直謂自東國而達於周京也在昔為朝貢之賂于今為賦役之塗詩人所以傷之也視亦是行蓋行則視賂也若作視法說則是視君子非視周道矣末二句要見感傷之意註中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于周就潛焉出涕下用之

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此以告病若曰好逸惡勞者天下之情而傷今思古者同然之感彼有饒然滿簋之熟食則必有揀然而曲之棘也載肉而升之于俎矣况夫適周之大道坦然如砥之平則

必棘焉如矢之直矣自東而達于周者有不由于此者乎方夫昔時在位之君子後之以為朝會之塗在下之小人視之以為往來之賂皆樂有周道之可由也今之道無異于昔之道而今之時則非昔之時矣故我瞻然顧視周道潛焉而出涕焉蓋以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于周是以觸目激衷自切乎傷今思古之悲耳安能免于涕乎

小東大東

一章

詩人嘆東國之傷於財而憂其困於力也

四句分上四句是傷於財下四句是困於力杼抽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五

十四

黃明

其空非謂無杼抽是杼抽之中無經緯也糾糾二句承杼抽其空說挑挑公子二句帶下看末句止承挑挑三句講

然東人賦役之困為何如東方有小國焉有大國焉小大非一邦也今皆病于布縷之征而不免于貧乏之吾杼其空焉無復有緯之存也抽其空焉無復有經之存也是以衣服不備禦寒無資糾糾然縲戾寒涼之葛屨至于可以履霜焉宜于夏者不得不用于冬也則其傷于財亦甚矣既傷于財又困於力挑挑然輕薄之公子本富貴安逸不柰勞苦之人也今亦

以力役之故行彼周行之上既往焉既來焉奔走服
役不勝其勞是貴者如此賤者可知使我接于目而
感于心憂之深以至于病也不亦可傷也哉

有別洗泉

一章

詩人托興以嘆人之見困而因言當有以安之
也

此章專就困于役講言民力之不可困也上四句
是興下四句只是因興意而並言之不可亦作興
說註中薪已穫矣二句貼洗泉二句民已勞矣二
句貼寤嘆二句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五

五

夫民之困于力如此抑孰知民力之不可困乎有別
然側出之寒泉無浸乎已穫之薪也蓋薪已穫矣而
復浸之則腐豈可浸乎契契然憂苦而寤嘆者哀我
憊勞之人也蓋人已勞矣而復事之則病豈不為可
哀乎然則當何如哉彼薪是穫薪矣則庶幾載而畜
之使無為洗泉所浸以至于腐焉可也憊人既可哀矣
則庶幾其息而安之使無為力役所苦而至於病焉
可也否則困者益困矣上之人亦何忍使之至此耶
東人之子

一章

詩人即東人之見困而甚言西人之得志也

此章總是賦役之不均上二句是東人之見困下
六句是西人之得志舟人私人皆西人也戰勞不
來蕪勞于賦役而言絮絮衣服蕪指財力有餘而
言熊羆是裘褱於財也百僚是試優於力也言舟
人私人者舉賤以見貴也

夫勞民而不得息則不均之嘆有不吝已者矣是故
東人者侯國之人也西人者王都之人也東人西人
雖曰不同然皆居王土而為王臣者也今東人之子
勞於賦役也則專主勞苦不見慰撫之加西人之子
財力有餘也則絮絮衣服安處富足之地有舟人之
子焉西人之最賤者也則亦能麗以為裘莫不褱於
財矣其視蕪履霜者為何如有私人之子焉西人
之最微者也則亦試用於百僚莫不優於力矣其視
既往既來者為何如夫賦役不均群小得志如此抑
何西人之幸而東人之不幸哉

或以其酒

一章

詩人傷已見病於人而因以望助于天也

此章四句分蓋因見困於人而致望天之詞也首
四句承西人得志講蓋亦有光言監視乎下者甚
明非謂監視乎我也蓋我意足在有光之下成文

章以報我意足在七襄之下終日七襄蓋其行甚疾如拋梭然故其星以織女名也

夫惟西人之得志也是故東人或饋之以酒可謂厚矣而彼曾不以為漿東人或與之以鞫然之佩璲可謂長矣而彼曾不以為長出之者甚艱視之者甚易我之見病於人如此意者其見助於天乎維天有漢昭回於析木之津其所以監視乎下者倬然而甚明焉庶乎有以監我之窮也岐彼織女隅列於雲漢之旁終日之間經歷七舍其行之疾有織經之象焉庶乎能成文章以報乎我也此非吾所望於天者哉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五

十七

維則七襄

一章

詩人歷言天象之無助於已可以見其不得已之情矣

此章言天之無所助也織女不能成章牽牛不以服箱固是無實用之意啓明不能先日而明長庚不能繼日而光天畢不可以掩兔但施之行列而已亦是無實用之意總見天之無助於已也夫天象豈能助人而此人望其有所助又嘆其無所助皆不得已之詞也

然天豈真能助乎我哉維彼七襄之織女雖若有經

緯之象也然但可以為章於天而不能織經以成乎報我之章晚彼牽牛之星雖若有昭回之光也然但可以懸象於天而不能服箱以供乎輸載之用至若先日而出於東者有啓明焉後日而出於西者有長庚焉揅然而形之曲者有天畢焉則亦皆無實用啓明能先日而出也而不能引其光於日未出之先長庚能後日而入也而不能繼其光於日既入之後天畢有掩兔之形而不能繼而致之以收掩兔之實不過載施之行列而已矣果何助於我乎

維南有箕

一章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五

十八

詩人怨天象無助於我而反若有害於我也

此章重在下四句上四句特以起下四句之意言不惟無所助而反有所困也註中二既字有味宜玩下四句非真見困也言若助西人而見困也蓋至此而其情益蹙矣

然不惟無所助於我而反若有害乎我維南有箕吾取其形意者為我簸揚之一助也而今有箕之形無箕之實既不可以簸揚乎糠粃矣維北有斗吾觀其象意者為我挹酒之一資也而今有斗之形無斗之實既不可以挹取乎酒漿矣然使其止於無所助

焉猶之可也夫何此南箕也雖雖狹而古則廣反若
有吞噬之象焉不特西人之噬乎我也而天亦若與
之而同噬乎我矣此北斗也長其柄而西之揭反若
有挹取於東之象焉不特西人之取乎東也而天亦
若助之而同取乎東矣吾之所望於天者何如而今
乃若此吾尚何望也哉是則天象固無助於人也而
亦何所害於人也但自其無所赴告則望天之助之
自其無所歸咎則怨天之困之皆不得已之詞耳上
之人何為賦役不均而使至此耶吁可慨也已

四月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五

九

詩人歷叙已遭時之亂而因表其作詩之情也

七章分上是歷叙已遭亂之深下是表在已作詩

之意首三章憂禍亂之日進也四章怨其上之詞

五章言禍亂之不息六章復怨其上之詞七章言

禍亂之無所逃至於末章自表其作詩之意維以

告已之哀蓋冀乎王心之一悟而已

四月維夏

一章

詩人興已不見恤于先人憂亂之意切矣

此下三章夏而秋秋而冬時之日進也以興忍而

瘼瘼而害禍之日進也一章言何忍使我遭此禍

也應夏之暑而言也二章言瘼病而無所歸應秋
之病而言也三章言我獨何為遭此害也應冬之
烈而言也此之謂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首章末
二句要見無所歸咎之意

此遭亂自傷之詩也若謂際天下之治者多見其可
樂而遇天下之亂者日見其可憂時乎四月夏之初
也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蓋時之漸進人固不能
却其來暑之寢盛人亦不能逃而免也况今禍亂之
來與日而俱積亦云甚矣我先祖豈非人乎苟有仁
愛之心宜憐恤而安全之也何忍使我適遭其窮坐
視其變會不為之所也哉

秋日淒淒

一章

詩人興已之見病而無所歸憂亂之情深矣

過文須用禍亂日進之意不可用興意作過文秋

日猶云秋時冬日亦然亂離瘼矣言遭亂而憂以

至於病也

然禍亂之進不止此也自夏而秋焉秋日淒淒然風

之涼也則百卉於此而俱腓莫木之病有不能免者

矣我今遭時之亂憂之之深瘼然而至於病焉將欲

為趨避之方而一身之微莫知其所往之虞也使

將何所適歸也哉

冬日烈烈

一章

詩人興已之獨遭其窮自悼之意深矣

然禍亂之進亦不止此也自秋而冬焉冬日烈烈然氣之寒也則飄風發發然而亟疾寒威之逼蓋無一慶而不然者矣今此下土之民處於安逸之地固無一人之不善也我亦人也與斯人同其生亦宜與斯人同其樂也何為遇禍之深獨遭此猛烈之害也哉

山有嘉卉

一章

詩人興在位不善之由歸咎之意微矣

詩經正義卷之十五

主

此章是歸咎於王之致亂但曰莫知其尤不敢片言之忠厚之意也廢為殘賊言在位者為不善以殘賊善人也莫知其尤言不知其為誰之過也二句一順說下不可在殘賊處斷

夫禍亂日進無時而息如此是必有所以致之者矣彼山之上有嘉卉焉則維栗也維梅也無一木之不一美矣方今在位之人變和厚之風為無良之俗同惡相濟以殘傷乎善人比周為黨以賊害乎善類其廢為殘賊者非自為之也吾知倡之者必有其端成之者必有所自不知果誰之過哉致此者固有不得辭

其實者矣

相彼泉水

一章

詩人興已遭亂之不息其所感深矣

此章以水之不常濁而有清之時興已之日日遭亂而無善之時也曷云能殺言何時可免於禍也夫用殘賊之人以階天下之禍如此則其亂何時而已乎相彼下流之泉水則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雖無常清之時亦無常濁之時也夫何世變之日趨初無止息之期而我之遭禍亦無安寧之日以日繼日蓋無日而不構禍矣不知何時而可以自善也哉

詩經正義卷之十五

二十二

滔滔江漢

一章

詩人興已之忠而不見取於君可以見其情之戚矣

此章興已之盡忠宜為王之所有而不見有於王也江漢為南國之紀則是南國且有乎江漢矣故以為興

然使我事君之不忠雖遭亂亦無辭也而我豈其然哉彼滔滔然江漢之水襟帶於一方而為南國之綱紀焉是南國也猶且有乎江漢矣今我竭股肱之力以翼贊乎王猷效匪躬之誠以恪恭乎臣職盡瘁以

仕如此宜為王之所有也王乃棄之而不以為功疎之而不以為有是會南國之不如矣抑何我之不幸乎

匪鴇匪鳶

一章

詩人恨已之無所逃不得已之情見矣

此章是不得已之詞蓋歎為鳥之高飛魚之深潛以逃天下之亂而不可得也

夫我之不幸而遭亂如此亦將何所逃哉今夫翼者吾知其能飛使我而鴇鳶也則將翰飛以逃之矣我乃人也非鴇而非鳶也雖欲高飛遠舉無其資矣安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五

五

能翰飛以至於天而逃此繒繳之及乎鱗者吾知其能潛使我而鱣鮪也則將潛藏以逃之矣我乃人也非鱣而非鮪也雖欲深藏遠逝無其資矣安能潛逃以匿於淵而免此罪罟之加乎蓋歎逃者我之心也而不能逃者勢也吾亦未如之何也已矣

山有蕨薇

一章

詩人托興而表其作詩之情將以動王之聽也

君子作歌蕪上七章之意而言維以告哀謂告之於王也

夫我之遭亂誠可哀矣寧能以無言乎是故山之上

有蕨薇焉隰之中有杞楨焉物之生也各於其地矣况君子之作是歌也始以禍亂之日進而因究其致亂之由繼以構禍之不息而因及其難逃之勢是果何為也哉蓋以悲傷之情不能自達故作此好歌以鳴其不平之意洩諸吟咏以告吾中心之哀庶幾聽者之一悟而有以憐憫之耳自告哀之外而敢有他及乎噫作是詩者雖有咎王之詞而不忘乎悟王之意致望之情切矣惜乎王之不能聽而使後之讀是詩者重為之哀也

北山

全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五

十四

詩人叙已行役之不息而因推其貽親之憂也四句分陟彼二句輕看朝夕從事言不得休息也末二句推言以王事靡盬之故不得顧私恩至於貽父母之憂也獨賢不均意且不可露出

大夫行役而作此詩意謂人臣固以盡職為良而後使尤以均平為貴何今日之不然而使我貽憂於父母乎是故陟彼北山之上言采其杞以供日食之資為此事者非他人也乃借借然強壯之士子朝焉從事無一息之或停夕焉從事無一時之少間可謂勞矣所以然者蓋以服王之事不可以不勤幹國之盡

不容以不固是以事專報主敢顧私恩之誦志切於公遂缺饔食之養至於貽父母之憂耳不然何為而勞於外哉

薄天之下

一章

詩人叙王臣之多而嘆已之獨勞於所事也

此章首四句雖對講却重在莫非王臣上大夫人均言不肯均任王事也我從事獨賢言獨以我為賢而使之勞於王事也

夫我之行役固貽憂於親矣而王事之責我亦豈盡出於公哉今夫薄天之下地若此其廣也孰非王之

詩經王義小雅卷之十五

二十五

士乎率土之濱人若此其衆也孰非王之臣乎夫居王之土者均為王臣為王臣者宜均服王事也柰之何為大夫者徇一己之私而莫肯持天下之平任一偏之見而莫肯均天下之役王事之重無有任之者乃獨以我為賢使之勞於所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予國人臣也不免於事任其勞彼亦人臣也乃得以安享其逸是豈公天下之道哉

四牡彭彭

一章

詩人叙已從事之勞而推其所以獨勞也

此章是推已所以從事獨賢之意二句分經營四

方打轉首二句首二句正是經營四方此詩本為役使不均從事獨勞而作此章乃曰天子嘉我之未老鮮我之方將膂力可以經營乎四方反以王為知已忠厚之至也

然我之從事獨賢者何哉我之所乘者四牡也四牡則彭彭然不得息也我之所服者王事也王事則傍傍然不得已也所以然者蓋以天子嘉我之未老而獨異於衆人鮮我之方將而不可以多得血氣當正盛之時膂力值方剛之候於是投之以多事則任重有餘力而不患於力量之不堪委之以驅馳則負荷有餘能而不病於付托之不效求其可以經營四方者莫過於我矣此所以獨勞乎我也固我之所以獨賢者歟

或燕燕居息

合下二章

詩人屢言役使之不均所以寓傷悼之意也

此三章總是役使不均之意而疊言之若約其意則曰或宴宴居息或盡瘁事國二句亦已盡矣每二句俱以勞逸相對或牢蓋以彼此對言之蓋曰同一臣也或如此或如彼耳非有許多般樣也但言之重詞之復則其傷悼者益深而仰望於王者

益切矣每二句亦須講得各異些出入風議言出入於朝廷之上而風議人之是非也

夫以我從事之獨賢如此則不均之嘆其能免乎是故同一臣也或燕燕居息固安處之自如矣而或者乃盡瘁事國疲病於奉公之餘其視居息者為何如或息偃在床固寢處之自適矣而或者乃不已於行奔走於道路之上其視息偃者為何如或深居安逸而叫號之不聞或慘慘劬勞而憂傷之日甚劬勞之與安逸大有間矣或栖遲偃仰而容止之安舒或王事煩勞而儀容之不整鞅掌之與栖遲區以別矣或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五

二十七

卷八

湛樂飲酒可謂樂矣而或者乃慘慘畏咎惟恐罪罟之或及也慘慘之憂豈若飲酒之樂哉或出入風議可謂親信而從容矣而或者乃靡事不為無一事不集於其身也幾務之勞豈若風議之逸哉吁是誠不均之甚者矣是則作此詩者不均之嘆雖形於嗟怨之間而忠厚之意每存於微詞之表其諸當時之賢者歟

無將大車

全

詩人屢興百憂之不可思其憂之也切矣

三章一意無淺深蓋憂思之深屢言百憂之不可

思正所以致其憂思之意也謂之百憂蓋行役者進而以王事為憂退而以家事為憂所可憂者不一故曰百憂戒之以無思者言姑置之勿以為念也非真能不思也句正足無思之意祇自底方言適以自病也不出於類言此心耿耿然在憂鬱之中不得出也祇自重方言適以自累也

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若曰天下固有可憂之事而君子亦不能無憂之心彼大車任重不可將也慎無將乎大車也苟不度力而將之則非惟不足以致速之功適以自墜而已大車其可將乎况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五

二十八

卷八

我之行役上以王事為心下以私家為慮天下之百憂集焉百憂不可思也尚姑置之勿以為念可也苟思之思之而不忘焉則非惟無益於事亦適以自病而已百憂其可思乎下二章做此吁上之人不能憂民使民憂之而以憂為戒焉吾於是重嘆當時國事之可憂也

小明

全

大夫屢傷已之久役而因致戒於僚友焉

此詩上三章屢傷已之久役而念僚友之安處下二章則戒僚友之安處者而致夫忠告之義也三

章分

明明上天

一章

詩人訴己之久役因念及於友而傷其不敢歸也

此章呼天而訴已之久役因念僚友之屬者而傷已之不敢歸也八句分首二句呼天而訴之三四句言涉地之遠也五六句言歷時之久也心之憂矣二句言我心之憂如中物之毒而甚苦也此八句總是訴天之意念彼共人是念其屬蓋云彼安於家我勞於外故念之而涕零如雨也以下文無恒安屬照看可見豈不懷歸言非不欲歸同享其逸也但畏罪而不敢耳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五

二十九

是詩大夫久役而作也蓋曰好逸惡勞者人之情也我今久役於外其能以忘情哉今夫明明上天其照臨下土久矣宜有以察民之情也夫何使我自王都而行以往於西至於芑野之地其行之遠也何如自二月初吉以至歲暮載離寒暑之變其行之久也何如是何天之不我察哉此所以心中之憂有如中物之毒不勝其苦也然在我方任其勞朋友方享其逸故念彼共人之安屬者傷役使之不均嘆勞逸之煩

異涕泣之零有如雨之下焉當斯時也豈無懷歸之心而思與朋友同享其逸乎但責任甚重王事未終苟舍此而歸則恐不免於罪苦之及是以有所畏而不敢耳不然何為而久於外耶

昔我往矣

一章

詩人傷已久役之末暇歸因念友而嘆其不敢歸也

上八句叙已之久役而推其不暇歸下四句又念僚友之屬者而傷其不敢歸也日月方除正是二月也念我獨兮四句言已身獨而事衆故憂其不得遑暇而歸也末四句與上章意同瞻瞻懷顧蓋傷已之勞不如僚友之安故瞻瞻然有內顧之意非顧念朋友而然也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五

三十

不但是也昔我西征之往當夫日月之方除二月之初也馴至於今歸期未卜曷云其還哉而忽見夫歲序之已暮矣時之久也如此念我一身之獨而當廢事之煩身之獨則其力為有限事之庶則其務為無窮是以心之憂矣憚我之勤勞而不暇歸也然今日之勞我一人之勞也而朋友之安屬者不皆勞也於是念朋友之逸而瞻瞻然與內顧之思當是時也

豈無懷歸之心乎但畏此譴怒而有所不敢耳
昔我往矣

第三章

詩人傷久役而自咎於已因念友而嘆其不敢
歸也

上八句傷已之久役而致自咎之詞下四句復念
僚友之廢者而嘆其不敢歸也日月方輿亦指二
月而言易云其還四句言以政事愈廢之故至此
歲莫采蕭獲菽之時不得歸也心之憂矣二句言
心之憂實自貽之也此自咎不能早去之意末四
句亦與上二章意同興言出宿憂之深不能安寢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五

三十一

幸

也反覆無常之意言無罪之人或加以罪也

不特此也昔我之往當夫日月之方輿固二月之交
矣今未知何時可還乃以政事愈廢之故至此歲暮
之時蕭可采矣而往采其蕭菽可獲矣而往獲其菽
時物皆變而吾猶未得歸也心之憂矣果孰為之耶
蒙難之時而無見幾之哲居屯之始而無嘉遯之高
實我之自貽伊蹇耳而由人乎哉然伊蹇之貽在我
則然也而朋友不皆然也故念彼共人之廢者夜寢
之時獨切悲傷之情至於不能安寢起而出宿於外
焉是豈不思歸矣乎但畏此政刑之反覆雖欲歸而

不敢歸耳

嗟爾君子

二章

詩人兩戒僚友之安處勉以所當為者而及其
效也

此下二章皆戒僚友之詞蓋上三章既念僚友之
安處此下二章則戒僚友之無恒安處因勉以所
當為者而及其效也二章一意俱二句分敬職親
賢乃其所當為者平看無妨靖如自靖自獻之靖
共如共武之服之共惟正直之人是助言助正直
之人非謂用正直之人助已也式穀以女介爾景
福俱是未保其祿位之意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五

三十二

然僚友亦不可常享其遠也吾知安危相為倚伏神
人相為感通嗟爾君子居高位而食重祿尚當有憂
勤惕厲之時可也豈可以安處為常哉其必思職之
當敬也而靖共爾位恒存乎欽翼之心又知賢之當
親也而惟正直之人是助不萌乎忌嫉之念則在已
者既盡乎事君之道而其與人者又廣乎為國之忠
神於無聲之表必將聽爾之敬職而陰陽之有加監
爾之親賢而默相之無已天位其永保之也天祿其
永申之也雖不期於穀而自以式穀與女矣斯則無

恒安嚴者正其所以為安也否則神且厭之而將有
危亡之及矣豈可以不戒乎下章敘此是則始而念
之也若有嗟然之意終而戒之也蓋見忠厚之心蓋
不惟愛其友而且忠其君矣此詩人所以為賢歟

全

詩人屢傷時王作樂之非古因惜其樂之是而
人之非也

首三章傷今而思古所以直刺之也末一章美其
樂之是而實惜其人之非所以陰刺之也

鼓鍾將將

一章

詩經正義卷之十五

三十三

詩人傷今樂而思古人其所感者深矣

此下三章俱是傷今思古之意俱三句分首二句
鼓鍾將將然於淮水之上但見淮水之湯湯水方
盛之時也憂心且傷聞其樂而憂傷之也鼓鍾鼓
字與鼓瑟鼓琴之鼓字同懷允不忘言思淑人君
子作樂之善信不能忘也下文德宇此不必用
此詩刺幽王沉溺忘返而作也意謂樂也者先王所
以平天下之情而宣天下之化者也是何今樂之不
古哉彼金屬之鍾樂之大者也今也鼓鍾以為樂而
其聲之始乎衆音者將將焉其遠聞焉以是鍾也鼓

於淮水之上但見彼淮水也湯湯然有沸騰之勢矣
夫淮上非鼓鍾之地雅樂非遊蕩之資王之作之惟
以為導欲之私人之聞之適以為增悲之感使我心
憂之至於且傷焉能不思及於古哉古有淑人君子
者播和聲於堂陛之間感人心於和平之際樂而有
節其視諸今樂為何如此所以願言思之而實有所
不能忘也安得斯人之復作於今乎

鼓鍾喈喈

一章

詩人傷今樂之忘返而思古人之得其正也

與首章開看下章亦然有用德宇作過文者非也

詩經正義卷之十五

三十四

潛潛水沅貌湯湯而潛潛可見其時之久矣其德
不回就樂上見之樂之有節便是德之不回也
不但此也王之鼓鍾也喈喈然其有聲焉淮水之湯
湯而盛者今又見其潛潛而沅矣水有時而變樂無
時而已此亂世之音沉溺忘返者也故我聞之而憂
心且悲焉不有古之君子乎思昔淑人君子罔遊於
逸而理足以御情罔溺於樂而道足以制欲吾見其
德之中正而不失之回邪也何今日之不然哉

鼓鍾伐鼗

一章

詩人傷今樂之忘返而思古之不同於今也

淮有三洲川水客而洲見矣始而水盛中而水流
終而水涸言其時之久而樂不已也其德不猶言
先王之德一而於今之荒亂慨今之不如古也
不但是也吾王鼓鍾而且伐鼙焉淮水之湑湑而流
者今落而有三洲之見矣水有時而落樂無時而止
此亡國之音荒亂而無節者也故我聞之而憂心且
動焉不有古之君子乎思昔淑人君子以禮制心而
無流連之樂以敬勝怠而無荒亡之行其德之善固
不若今王之荒亂也是何今之不如古哉

鼓鍾欽欽

一章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五

世平

詩人美今樂之無異於古所以傷其人之不如

古也

此章只依本文開闢說落總見樂是人非之意不
必分同音就瑟琴笙磬言之不借燕雅南籥三者
講以雅以音而奏夫雅也以南亦然以籥以籥而
協於音也

然今王之不德貴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
彼鍾者樂之大也吾王之鼓鍾也欽欽然其聲之碩
大焉既有以於衆音之條理矣由是鼓瑟鼓琴而在
堂之樂總鍾磬而並奏吹笙搏箏而在下之樂與琴

瑟而同音是果何所作哉以之而奏乎雅用夫朝廷
之歌以之而奏乎南用夫房中之樂又以之而舞乎
籥而協應乎聲音之和則見雅者無失其為雅而從
律之不好也南者無失其為南而得數之有常也籥
者無失其為籥而成文之不亂也三者皆不借矣果
何異於先王之樂乎但其樂雖先王之樂而其德則
非先王之德此所以為可惜耳不然是亦先王而已
矣而何憂傷之若是耶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五

六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五終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乙丑進士南台許天贈

第庠生 天賜

男庠生 昌年

孫康生紹武

楚茨

全

詩人述公卿力田奉祭之始終而皆有以受乎福也

此詩只宜渾破有在第四章分者却似分祭與燕作二事不可依燕只是祭中之一事也觀詩柄只言力田奉祭總註亦云楚茨極言祭祀事神受福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之節可見此詩六章極有次序首章始言公卿力

田以奉祭而獲福也次章方祭之初奉牛羊以祝祭則神降之福也三章正祭之時合內外親疎而一於敬則神報之福也四章祭將畢矣而禮猶莫愆故祝傳神意而報之以福也五章六章則畢祭而燕私又有以久其福也要之皆事神受福之節每章出來俱要見力田所致之意此詩以敬神為主末二章亦是推敬神之意以逮于人也

楚楚者茨

一章

詩人述公卿力田之由因以奉祭而獲福也

四句分上是推力田之由下是及其所以奉祭而獲福也楚楚者茨自昔日未開墾之時而言古人只大槩泛言之我執黍稷言古人于此將以開萬世粒食之原而因使我得以執黍稷也不可直作將使我執黍稷講與與以下承上文我執黍稷言之與與翼翼無大異我倉就在室言我庾就在塲言饗祀就神說妥侑就尸說要之皆致敬於神也以介景福言以此受福於神也

是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于農事以奉宗廟之祭而作也若曰莘道之極莫先于格廟而交神之典必始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二

于脩農我公卿力田以奉祭也而其事神受福之節寧不有可言者乎蓋自古昔之時楚楚然蕢藿之地本不可耕而食也而乃有抽除其棘墾辟之以為田者古人何乃為此事乎蓋將啓斯民生養之利開萬世粒食之原而因使我得以執黍稷于此也夫作諸前者盡其力則繼於後者享其成故今公卿之力農始而執之也我黍則與與焉我稷則翼翼焉地利盛矣西成不有望乎既而歛之也我倉則既盈焉我庾則維億焉收成富矣祀事不足供乎由是釀之為酒而酒醴維醴醴之為食而榮盛既繁以是享祀于神

而精意無不達也以是受脩于尸而利養無不周也
但見芬芳之薦潛通于冥漠之中而精白之孚自獲
乎神休之貺其必受祿于天而公卿之貴享之于無
窮也宜稼于田而宗廟之祭引之于不替也所以介
天下之大福者在是矣而孰非力田之所致哉

濟濟嗒嗒

一章

詩人述公卿盡事神之禮因以感神而獲福也
此章是方祭之事也七句分上是事神之盡禮下
是感神而獲福也濟濟五句是薦牲之敬祝祭
句是求神之誠然不可對看須一帶說下蓋既薦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三

牲而後求神也祀事孔明總結薦牲求神言之濟
濟嗒嗒謂主人既敬而凡與祭之人無不敬也剝
享肆將各有其人皆蒙濟濟嗒嗒一句講先祖二
句是神之來格孝孫有慶就獲福上見之報以介
福二句不可以福壽對講蓋言報以介福使之萬
壽無疆長享其福也

且以方祭之物言之主祭者既秉其敬于上而凡與
祭者莫不助其敬于下但見濟濟然容貌之整飭嗒
嗒然疾趨之不寧于以絮彼牛羊之牲而往奉烝嘗
之祭或從而剝之或從而亨之咸精白之是承也或

從而肆之或從而將之皆虔恭之是執也牲既備矣
神可以不求乎于是使工祝之官設祭於廟門之內
蓋未知神之所在而於此博求之耳斯則事之當舉
者無不舉禮之當行者無不行品物未進也而禮儀
之盛已備於將事之初獻享未行也而禮意之周已
著於明禋之始祀事不孔明哉是以宗廟所祀之先
祖鑒其誠而君臨于牛羊之右先祖所依之神保歆
其祭而安享于受尸之餘此所以孝孫有慶報之以
光大之福而使之萬壽無疆永享其福於無窮也非
力田其何以致之乎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四

執爨烝烝

一章

詩人美公卿合敬以奉祭因以感神而獲福也
此章是正祭之時公卿合衆人之敬以奉祭而因
以獲福于神也九句分執爨三句賤者之敬也君
婦二句貴者之敬也為賓四句助祭之敬也執爨
謂烹爨以煮肉應爨以炊米皆有人執之也烝烝
敬也為俎燔炙皆執爨者所為孔碩謂牲體之碩
也為豆就君婦說內蓋以黍稷庶羞以肉味菹醢
皆主婦薦之也執爨之敬就執事上言故曰烝烝
主婦之敬就交神上言故曰莫莫為賓為客不重

筮戒意獻酬三句只重賓客上不可以少長對言
禮儀笑語獻酬中之禮儀笑語也卒度卒獲言無
不合於法無不得其宜也此賓客之敬也為俎以
享神也燔炙以從獻也為豆以獻尸也獻酬交錯
既獻尸而行旅酬之禮也此又行禮之次也神保
是格須補神格意報以介福二句與上章末二句

例看

以祭飲之時言之不特孝孫之敬也而凡有事於宗
廟者無不敬焉賤而執爨以烹飪為職也則瞽瞍然
嚴肅之度見於趨事之餘或為俎以享神牲體何孔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五

碩也或具物以從獻燔炙何畢陳也而賤者一於敬
矣貴而君婦以主奠為事也則莫莫然清靜之容見
於交神之際或為豆以薦內羞而內羞無不備焉或
為豆以獻庶羞而庶羞無不舉焉而貴者一於敬矣
至若筮戒之賓客以助祭為恭也則獻尸之餘與之
行旅酬之禮獻酬一舉而少長皆備以言其禮儀無
不合於度也以言其笑語無不得其宜也而助祭者
又一於敬矣夫合內外之敬以成一人之敬如此則
至誠之感潛孚于淵默之中合莫之精上達于無言
之表神保不來格乎尸之格者神之格也其必報以

介大之福而萬壽之攸酢焉所以居其位而享其祿
者蓋引之于無窮矣非力田亦何以致之哉

我孔熯矣

一章

詩人叙公卿敬神之久而詳述夫祝嘏之詞也
此章是祭將畢之事蓋自主人飲酒時言之而述
祝嘏之辭如此二句分茲芬以下皆是嘏詞首二
句只就主人身上講式禮莫愆言禮物之將禮文
之謹無異於初之敬也工祝致告二句言工祝致
神意以來告而往賚于孝孫之前也下八句正是
所告所賚之詞飲食芳潔指孝孫自始至終所獻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六

之禮物而言禮容莊敬指孝孫自始至終所行之
禮文而言要不出上文所云及此章式禮莫愆之
意百福泛講如幾如式是足上句之意末錫二句
亦然如天保章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之類也如幾
謂源源而來如有所期而不爽也如式謂諸福畢
具如有一定之法以齊之而不可少也齊是周旋
進退截然齊一之意穆是敏于趨事疾于駿奔之
意匡是儀容端正無所岐倚之意敕是警懼戒慎
不敢怠惰之意極訓為至謂至善而無以復加也
九脩身行政之類無一事不用其極故曰時萬時

億也福祿以報飲食之芳潔衆善之極以報禮儀之莊敬所謂各隨其事而報之以其類也

由是而祭之將畢也何如彼其自始祭之初以至獻酬之後禮行既久筋力亦甚竭矣他人于此鮮不以怠心乘之也而彼之式禮猶莫愆焉物品之將無異於其始也儀文之謹不改於其初也則敬神之至而所以格之者為有素矣是以祝傳祖考之意而來告於孝孫之前其祖齊之詞曰爾之孝享于神也酒醴之將莫非明馨之達物品之薦一皆芳臭之升則物無不潔而飲食為可嗜矣是以神之嗜之而卜以百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七

訓

福之多使其來如幾若有期焉以速之而不爽也其多如式若有法焉以定之而不遺也其所以報爾之飲食者不以此乎且爾之致謹于禮也齊而不亂矣而又穆而不遲匡而不偏矣而又敕而不放則禮無不謹而莊敬為可鑒矣故神之鑒之永錫以衆善之極使事有萬焉咸納于此極之中也事有億焉悉協于此極之內也其所以報爾之莊敬者不以此乎夫祝嘏之詞如此固式禮莫愆之應也而非力田亦何以致之哉

禮儀既備

一章

詩人述公卿之畢祭而舉乎逮下之禮焉

此章自祭畢時言之在不遲分不遲下方補出祭畢之意末二句是燕私之禮蓋推其交神明者以逮群下也禮儀既備言禮無不舉也鍾鼓既戒言樂無不奏也孝孫徂位將以待神之出也工祝致告所以安孝子之心也神具醉止皇尸載起尸之起者神之起也鍾鼓送尸神保聿歸尸之歸者神之歸也神保亦指尸言此送神之時也諸宰徹去所獻之諸饌君婦徹去所獻之籩豆此徹祭之時也已上數句各有次序禮備樂戒而後孝孫徂位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八

疏

孝孫徂位而後工祝致告工祝致告而後神醉而歸神醉而歸而後徹祭徹祭則祭畢矣諸父兄弟衆同姓之人言之祭畢則燕同姓于寢以昭穆序庶異姓不得與燕故但歸其俎也

由是而畢祭也何如昭格祖考者有禮也則禮儀既備而無不舉之禮矣殷薦祖考者有樂也則鍾鼓既戒而無不奏之樂矣于是孝孫自對越之所而徂立于阼階之位工祝傳神保之意而來告乎利養之成神具醉止皇尸以之而載起尸之起以神為節也鼓鍾送尸神保于焉而聿歸尸之歸即神之歸也饌可

徹矣諸宰之進饌者徹去之而不遲且可徹矣君婦之薦豆者廢徹之而無緩蓋以疾為敬不敢留神之惠也斯則祭事既畢而所以致敬於神者無不周矣不有燕私之禮乎吾知賓客之俎既歸而同姓之燕以設有諸父焉與之以盡其情也有兄弟焉留之以享其惠也無小無大皆燕于寢室之中而在我之私恩因以達矣蓋即其交神之意推之為逮下之仁也孰非所以廣敬神之義者哉

樂具入奏

一章

詩人美公卿燕私之久其福而必徵諸與燕者

之慶詞也

此承上章末二句而言燕私獲福之事二句分上言以綏後祿下文述與燕者之慶詞正所謂以綏後祿也曰後祿者對廟祭所受之祿而言下文使君壽考正是廟祭所受之祿而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則受祿于今者又將未受祿于子孫矣非後祿而何然此皆因燕而道之故曰以綏後祿者此也燕祭不同樂而云樂具入奏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也與燕之人即諸父兄弟也爾毅既將亦即是祭祀所進之穀莫怨句對既醉句看神嗜以

九

樂

下俱是慶詞飲食內湏燕誠意壽考內湏燕福祿意孔惠謂以曾孫來祭甚順于禮也孔時謂當秋冬烝嘗其得其時也維其盡之燕盡志盡物而言子子孫孫二句言後日子孫相繼奉祭亦如今日之孔惠孔時盡志盡物也則其受福亦無窮矣

公卿祭畢而燕如此不有以久其福乎彼燕必有樂也向者之祭則是樂也固備奏于宗廟之中今者之燕則是樂也皆入奏于寢室之內此人心之所由通而福履之所由集也蓋昔之交神固所以受祿于其先而今之逮下又所以綏祿于其後矣後祿之綏何如觀於與燕者之慶詞則可見矣我公卿以祭饗之物而為燕飲之羞方爾殺之既進也與燕之人莫不共慶而歡欣之交通既醉既飽而飲食之厭飫無小無大咸稽首而言曰神嗜君之飲食與誠敬而俱馨既使君壽考而享乎福祿之盛矣然受之於今日者不止於今日也吾之祭祀以曾孫而奉宗廟之祭則甚順矣當秋冬而行烝嘗之禮則甚時矣內焉盡志而禮意無不周外焉盡物而禮文無不具斯固後世之所當繼也其必子而又子守成憲而不違孫而又孫遵舊章而不失則今日之祭夫固引之於弗替而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十

樂

今日之福亦將受之於無窮矣與燕者之慶詞如此所謂以綏後祿者不在是乎夫其始也奉祭以交神則所以敬其所尊者至矣其終也祭畢而燕私則所以愛其親者至矣此皆事神受福之節也而孰非公卿力田之所致哉

首四章

詩人詳叙公卿力田奉祭之事一以敬而獲福也

首三章

詩人推公卿事神受福之由因兩叙其敬神而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獲福也

首二章

詩人兩舉公卿備物以奉祭而皆以獲福于神

也

濟濟三章

詩人詳叙公卿奉祭之敬而皆以獲神之福也

濟濟二章

詩人兩叙公卿敬神受福之節皆力田之所致也

苾芬

至

後祿

詩人述神錫公卿之福因言燕私而有以久其福也

末二章

詩人述公卿畢祭而燕私因詳言其福之久也

工祝致告

至

致告

詩人兩叙工祝之所告可以見其福之備而禮之成矣

諸宰

至

燕私

詩人兩叙公卿畢祭之事有所以致敬于神者有所以致愛于人者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十二

信南山

全

詩人於公卿必詳叙其力田奉祭而獲福也

此詩亦總是事神受福之節首三章以黍稷為主四章以瓜為主五章六章以牲酒為主但界尸賓獻皇祖皆擬議於其前至末二章方指言奉祭獲福之事有作三段平看者非須相承節次看去通篇黍稷瓜菹牲酒皆力田所致瓜固田之餘利牲酒亦出自田祿也然須渾破為是

信彼南山

詩人原地闢於古而成於今見公卿奉祭之由

也

此章本土地之所由開二句分首二句原大禹開地之功下四句承言今日為田之事旬之只是治水之事非為田之謂也田之承旬之說來只是經營規畫之事非耕作之謂也末二句正所謂田之也疆在外理在內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此其外之大界也故曰疆一夫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此其中之條理也故曰理一夫之遂達於十夫之溝十夫之溝達於百夫之洫百夫之洫達於千夫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十三

三

之澮千夫之澮達於萬夫之川俱是順其地勢水勢之所宜此言東南其畝自遂之達溝者言之舉內以見外地勢東南下此水勢之所趨故其遂或東縱以入於溝則其田之畝南向遂或南縱以入於溝則其田之畝東向早則引遂之水以及畝澮則決畝之水以入遂皆因其勢而導之也

是詩亦為公卿九田奉祭而作也若曰有廟之格莫貴於禮物之脩而禮物之脩必本於農功之即我公卿力田以奉祭也而敢忘所自哉蓋當洪水懷襄之日南山之下本不可以為田也惟禹加以以疏濬之

功措之於平成之域信乎此南山者本禹之所治矣是以昀昀然高平之原莫非開墾之地下濕之濕悉皆辟之區我魯孫於此因得脩治之以為田焉於是疆為之疆而外之大界倬然其甚明乃為之理而內之溝塗井然其不紊此豈以私智為之哉亦惟因其地勢之便而順其水勢之宜如地勢東下其遂固東縱以入於溝矣而其制畝也則在南焉地勢南下其遂固南縱以入於溝矣而其制畝也則在東焉旱則引遂之水以及畝澮則決畝之水以入遂也田之事如此孰非因神禹之績而為之者乎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十四

上天同雲

一章

詩人美公卿獲天澤之厚而致地利之成也

此章本黍稷之所由成末一句分優渥足言土膏之饒洽非雨澤之饒洽土膏固自雨澤中來也優有餘之意渥潤澤之意霑浸灌深入之意足盈溢允滿之意雖是一意字義須有分別方可

大原隰之脩固由於人力而黍稷之成必本於天賜使冬而無雪雪而微焉春而無雨雨而驟焉則有秋之祥未可必也今方時之冬也上天同雲既雨乎霽霽之雪矣及夫時之春也陽和用事又益之以霖霖

之雨焉雨焉而先之以雪雪焉而加之以雨故膏澤之入於土者充周厭飲綽乎其有餘也融液汪濊渥乎其潤澤也不既優而既渥乎浸灌淪滂而決洽之極其深也充滿盈溢而足此以通于彼也不既霑而既足乎饒洽如此是以上膏滋息而嘉種之播有以達其發育之機地脉栽培而美利之植有以遂其條達之性所以生我百穀者謂不有賴於此哉

疆場翼翼

一章

詩人述公卿備物以奉祭而擬其獲福於神也此章承上二章言公卿備黍稷以為奉祭之用而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十五

擬其獲壽考之福於神也未一句分疆場句承首章意黍稷句承二章意界我尸賓者于尸有爰備之禮于賓有獻酬之禮也然須以敬神為主壽考萬年言神將錫之以壽考萬年之福也

夫自其疆理之施也疆場則翼翼然而整飭矣自其土膏之饒也黍稷則或或然而茂盛矣是皆我曾孫承大禹甸治之功仰上天雨澤之賜故疆場之中有此黍稷之美也非曾孫之穡而何哉由是以為酒焉而肯酒斯柔以為食焉而樂盛既潔界之於尸則所以修受侑之儀者此也界之於賓則所以舉獻酬之

禮者此也而九致敬於神者無不備矣吾知陰陽和於上既有以為備物之原人心悅於下又有以為格先之本神於冥冥之中其必錫之以壽考萬年之福也謂非力田之所致哉

中田有廬

一章

詩人述公卿備時物以奉祭而擬其獲福於神也

此章述公卿備瓜瓞以奉祭而擬其獲福也末一句分中田有廬便農事也疆場有瓜盡地利也疆場是田畔瓜瓞是祭時瓜正熟可以為茹故亦備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十六

之以奉祭見盡物之意也曾孫二句不平蓋言神將錫之壽考使共享天之祐也此與上章界我尸賓獻皇祖及神報之福皆是擬議之詞至下二章方實是祭而受福也

然不但黍稷之備而已彼井田之中民之所居者有廬焉所以便農事也疆場之上民之所種者有瓜焉所以盡地利也最瓜也非曾孫之所有乎於是剝而剝之而擇取之適其宜淹而漬之而羞治之致其潔蓋將獻之皇祖之前以表吾精白之敬而所以孝享於神者無不周矣吾知異物之貴有以順孝子之心

時食之陳有以當神明之意其必使曾孫獲壽考之慶而未受乎天祐之綏也又孰非力田之所致哉
祭以清酒 一章

詩人述公卿奉祭之始而義無不周焉

此章及下章正言公卿奉祭而獲福也此章是方祭之物既灌迎牲之事曰求神於陰曰迎牲而享曰告純曰告殺曰升臭以求神於陽句句皆重不可以求神陰陽作眼目亦不可分數事平看須於首句畧斷下五句一帶說下蓋首句是灌地求神之禮下五句是迎牲而享之禮告純告殺升臭俱是此禮中之義也執其鬻刀直貫下二句此是牲已殺矣而必執其鬻刀者蓋欲告純告殺升臭故特執此以示躬親之意也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十七

夫黍稷瓜蒞凡既備矣由是而奉祭也何如但見當方祭之物即舉裸將之禮庶羞未薦也百禮未行也而舉鬻鬯以灌於地焉則所以求神於陰者既盡其義矣於是降神之餘繼以迎牲之禮灌酒之後從以駢色之牲以是牲也享於祖考焉是豈攝之以他人哉主人於此東肅敬之至而親執乎有鈴之刀以啓其毛而所以告純者在於斯也以取其血而所以告

殺者在於斯也以取其膋而所以升臭以求神於陽者在於斯也一殺牲之間而義無不盡矣
是烝是享 一章

詩人美公卿盡奉祭之禮而致格神之休也

此章是既祭獲福之事所烝所享即上章之駢牡也苾苾芬芬須入黍稷俱馨瓜蒞並潔之意方好不可作升臭看祀事孔明燕承上章言義無不盡禮無不周也末二句亦不可對看講末繳轉上文受福意如云所謂壽考萬年者在是更好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十八

牲既殺矣是烝焉而進之宗廟之中是享焉而獻之祖考之右則見馨香之氣與黍稷而俱升芳臭之膋與瓜蒞而畢達苾苾芬芬然其上聞也是禮無不謹式昭其恭敬之誠義無不周曲盡其交神之節祀事亦備且著矣夫是以精白之秉自徹於幽漠之表而先祖之神若臨於俎豆之間報以光大之福而使之萬壽無疆永享其福於無窮也斯固一敬之所感而非力田亦何以致之哉是則福不自致也而由於祭祭不自修也而本於農蓋致力於民者盡而後致力於神者詳也有國家者不可不知所重耶

首四章

詩人本公卿田事之成因兩述其脩物以祭而獲福也

首三章

詩人而本公卿黍稷之由成因擬其奉祭而獲福也

末四章

詩人兩擬公卿奉祭而獲福而因叙其奉祭獲福之事也

末二章

詩人詳言公卿盡祭之義而因及感神之福也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十九

甫田

全

公卿因奉祭而省民必舉秋成之慶而欲報乎民也

此詩專為公卿奉田祖方社之祭而作其意則以為民為主首三章是徃祭於田而因以省民亦一章舉收成之慶而欲神之報乎民也四章極有次序首章是始出夫祭之時省民之事既言自古有年而又言將復有年者以見神之當報也次章是正祭時事既報其前日之功又祈其後日有年之賜也三章是祭畢之後省民之報知其終之有年

而善之也末章則以有年之慶歸之於民而欲神之報乎民也一章曰食我農人曰烝我髦士二章

曰農夫之慶曰穀我士女三章曰攘其左右曰農夫克敏四章曰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一祭之始終無非為民而已

俾彼甫田 一章

詩人推有年之肇於古復驗於今而因以勞民也

也

五句分上是推有年之肇於古下是驗有年之復見於今而因舉其勞民之事以見神功之當報也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廿

上言自古有年者因省耘之時補不足助不給而推言之也下言又將復有年者因省耘之時見黍稷之茂盛而知之也上下須相承講自古有年二句正挑古字以起下文今字也首二句依註順說不可用制民之旌取民之制意註中然其用之之飾數句是餘意不可入在講中今適南畝蓋以奉祭而出因以省民之報也黍稷茂盛是耘耔所致末二句承或耘或耔二句講勞是勞耔之勞耔人不能徧及故慰勞髦士以及其餘也此章固重有年亦重勞民蓋言有年見神之當祭而祭神

固所以為民也

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而作也若曰民之生必資於食而食之出必本於神吾嘗觀有年之慶而知神功之有自矣彼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為田九萬其畝焉倬然此甫大之田歲取萬畝之入以為祿食蓋定之以惟正之供立之以經常之制初未始過取於民也然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取彼陳舊之粟以食我力穡之農不給者有所助焉不足者有所補焉所以然者蓋以自古有年屢獲豐登之賜故陳陳相因所積有如此耳然豈但自古有年而已哉今以祀事之舉徃適南畝之中但見南畝之農方且或耘焉以去其草或耔焉以雖其本而黍稷之生皆已蕤蕤然其茂盛焉則有年之賜又將復見於今矣此農夫之力魯孫之所深喜也故即其美大止息之屬進我髦士而勞之嘉其耘耔之勤示以休恤之意而上下之間油然而至情之相通矣夫自古有年既得以食我農人而今復有年又因以烝我髦士是皆神之所致也吾敢忘所自耶

以我齊明

一章

公卿奉祭而盡報祈之典無非以為民也

此章正是方社田祖之祭報祈是一時事蓋一祭之中而報祈之意具焉者也不可分秋報春祈看上言禮下言樂上言方社下言田祖互見之也報是報其前日自古有年黍稷茂盛之功固所以為民祈是祈其後日有年之慶亦所以為民我田既臧即上言黍稷蕤蕤者是也農夫之慶言以其耘耔之勤獲神之休也此報之之詞也末三句又言祈甘雨以助黍稷而養農人此祈之之詞也無非為民之意也

大神功之遠如此則今日之祭有不容已者矣是故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二十二

添必有神也則奉我明堂之祭與我犧色之羊以祀大方社之神焉蓋以我田之中黍稷蕤蕤而盛者非我之能自致也乃農夫之勤上通乎神明之感而敷錫之惠爰萃於農夫之躬我特賴農夫之慶而得之耳然則前日之功固神之所錫於民者也而今其可以不報乎既於此時而報亦於此時而祈祭必有樂也則奏彼絲屬之琴瑟與夫革屬之土鼓以御夫田祖之神焉蓋以黍稷之成不無賴於甘雨之降也故於此仰祈甘雨之賜以為黍稷之助於以穀我之士各享夫粒食之休穀我之女咸獲夫有秋之利而我

亦祈其餘澤焉耳是後日之福尤吾之所望於民者也而今其可以不析乎夫其始之報者固以為民也然之析者亦以為民也一祭之間無非重農之意而已

曾孫來止

一章

曾孫省耘既有以親乎民而復有以感乎民也此章是既祭之後省耘之事六句分上是親乎民下是感乎民也然亦不必對看流水講去以其婦手帶曾孫說來蓋不重婦子之來饁而重曾孫之惜至以其字不可忽謂曾孫以之也田峻句輕換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二十三

其左右二句專指公卿言以公卿之貴而嘗畝畝之味便見相親不必用察其吾樂意禾易長畝本耘紆言之終善且有是未然事蓋知其必獲有年之慶於神而深喜之也農夫克敏蓋因曾孫不怒益感而致其勤也此與首章俱是省耘之事但彼以來祭之先言之此以已祭之後言之

紀事畢矣豈無省耘之行乎維我曾孫之來適見農夫之婦子來饁南畝之耘者於是挾之以偕行而往至於所饁之處此人力之齊不惟曾孫喜之而田峻亦至而存之也是故左右之饋不一也曾孫則從而

取之焉旨否之味不同也曾孫則取而嘗之焉上下之間勢分相忘油然而家人婦子之相親矣然不惟體民之情而且作民之力曾孫之省耘也見其民之耘既憐乎萬耦之同而禾之易治自竟乎甫田之廣則知其終當善而且多而有年之賜將在於此矣是以喜悅形於上而歡欣通於下在曾孫者固無愠怒之心而在農夫者益鼓趨事之敏也是其始也既有以親乎民其既也又有以感乎民曾孫之用心於民者如此

曾孫之稼

一章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三十四

公卿獲有年之慶必歸美於民而欲厚報之也末四句分上六句是公卿收成之富下四句歸美於民而望神之報之也禾之未刈曰稼謂秀實在野者也禾之露積曰庾謂刈而積諸場者也乃求千斯倉萬斯箱則自場而納之家矣二章農夫之慶就黍稷藁藁而言此章農夫之慶就收成之富而言報以介福神報之也承奉祭言也夫以時歛散勞來勸相致農夫之敏者固在乎上之人而水耕火耘沾體塗足以致禾稼之登者則農夫之力也歸美而欲厚報之宜矣

天省耘之際既占乎豐年矣則其收成之慶果如何耶禾之秀熟而在野者皆曾孫之稼也曾孫之稼其密比則如茨焉其穹隆則如梁焉而生之者極其盛矣禾之已穫而積諸場者皆曾孫之庾也曾孫之庾有如水中之高地焉有如陸地之高丘焉而積之者極其多矣由是求倉以藏之則有千斯倉焉倉而至於千畜之不窮也由是求箱以載之則有萬斯箱焉箱而至於萬輸之不匱也收入之富如此所謂有年者在是矣然豈曾孫所能致哉凡此黍也稷也皆民力之普存稻也粱也皆士女之嘉貺我特賴農夫之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廿五

注

首三章

公卿推神功而舉報祈之典因周及於省民之事焉

首二章

公卿推神功之及民因耒祭而加意於民也

末二章

公卿周省民之事因舉有年之慶而欲報乎民也

農夫之慶 至 農犬之慶

詩人以神慶歸之農因及有年之慶而復歸之農也

大田

全

詩人詳述力農耒祭之事無非頌美其上而已末章分上三章是力農時事末一章是耒祭時事重在歸美其上之意三章以首章為主首章言苗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廿六

注

生盛而順曾孫所欲二章以苗害之除望諸神三章以雨澤之降望諸天皆以順曾孫所欲也末章是秋成之時賽禱獲福之事故曰皆頌美其上之詞也

大田多稼

一章

周人述農事之修而因以順君之心也

百穀分上言農事之修下言苗生之盛有以順曾孫之欲也大田多稼是起下句之意既種既成是善其脩於往歲之冬以我單耜三句是致其力於今歲之春既種謂擇其種使無狼莠之雜也既成

謂修耒耜利田器也既脩言種與具之皆備也乃
事則即下三句是也以我二句言取其所戒之具
始事於耕之勤也播厥一句言舉其所擇之種播
之於田播之時也既誕且碩謂始生之時苗之盛
也苗生盛則豐年之兆可知而所以養民人饑饉
食者在是矣故曰順曾孫之欲也

此農夫頌美其上之詞亦為力田奉祭而作也若謂
君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我農夫被曾孫之德久矣
而將何以為報乎彼祿之多者田必大田之大者稼
必多種所當擇也則於方冬之時而先擇其所播之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二十七

種焉具所當飭也則於方冬之時而先戒其所用之
具焉先事之豫既無不備矣由是乘東作之方興而
率農人以共事以其所飭之利耜而始事於南畝之
中耕之何其勤也取其所擇之百谷而備播於大田
之內種之何其時也夫致備於往歲之冬而用力於
今日之春田事之修如此苗生有不盛乎但見庭焉
而直無往非條達之機碩焉而大隨在皆暢茂之美
則收成雖未及而豐登之兆已徵國用不患於無所
充矣百谷雖未成而大有之祥已見士女不患於無
所穀矣寧不有以順曾孫之欲哉

既方既皂

一章

詩人於苗生之既盛而必以苗害之除望諸神
也

三句分蓋言苗將熟之時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
堅熟矣盡美好矣而無稂莠之雜矣皆苗生之盛
也皆上章人力所致也至於蟲蝗之去則非人力
所致故以望之神也

夫黍稷之盛固有以順曾孫之心矣苗害不除可乎
惟茲曾孫之稼由苗而秀由秀而實其始也甲而未
合也實而未堅也則既方而既皂矣其既也實以漸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二十八

而熟也味以漸而美也則既堅而既好矣童梁之獲
不為嘉穀之害似苗之莠不為美種之妨斯則苗無
不盛既盡人力之能矣而禾之穉者猶恐蟲為之害
也又必去其食心之螟與夫食葉之螻焉去其食根
之蟲與夫食節之賊焉然後可以無害田中之穉禾
也此豈人力所能及哉惟願田祖之神眷曾孫於冥
漠之中運神機於莫測之表為我持此四重畀之災
火之中庶乎田無不實之禾而所以順曾孫之欲者
在是矣吾人之所望於神者如此

有渰萋萋

一章

農夫冀怙君之餘而廣收成之利可以觀忠愛之心矣

此章以雨澤之降望於天重在冀怙君澤上蓋苗生既盛又無蟲蝗之害則其不可無者雨而已故願天雨公田而遂及我之私田也與雨析析小而徐也谷成之時有小雨滋養之則無不實矣兩我公田二句非謂雨之有先後也只是農夫先公後私之心如此猶曰天以魯孫之故雨於公田而我私田因得以蒙其惠耳彼有不獲拜五句總是秋成之利無一人不得之意註中此見其豐成有餘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二十九

數句是朱子餘意不必入講

夫苗害之除固賴乎神休而時雨之賜必本於天澤是故雲欲其盛也吾願雲之興也凄凄而盛焉盛則為多雨之徵雨欲其徐也吾願雨之降也祈祈而徐焉徐則有入土之漸蓋魯孫以精神格於下而天以仁愛應於上故以魯孫之故雨我之公田自公田而雨者不自公田而止也而其雨澤之布遂以及我之私田耳是天之澤莫非君之惠也由是滋息之久百谷為之用成收入之多美利為之敷錫彼有不及獲之稱禾矣而此亦有不及歛之濟東彼有遺棄之禾

把矣而此亦有滯漏之禾穗鰥寡之無田者亦得取之以為利也蓋豐成有餘棄之者為不費之惠彼此各足取之者皆得養之民此皆君德之致而所以順魯孫之欲者在是矣吾之所望於天者如此

曾孫來止

一章

農夫喜君之省歛因其賽禱而願之以獲福也此章首四句與甫田第三章首四句同而意義各異彼是耘耔之時魯孫之來挾婦子而偕往以省其耘君悅乎民也此是收穫之際農夫見魯孫之來省歛而相告往饋以慰其君民悅乎君也彼之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三十

來是省耘此之來是省歛彼之饋是饋耘此之饋是饋獲註自明白來亦為賽禱而來故下文遂言賽禱獲福之事蓋收成之時有報賽之禮也以享以祀謂享祀四方之神也以介景福雖是農夫稱願之詞然須承享祀而神錫福說去

夫收成之利既極其廣矣寧無報賽之舉乎故當收穫之際農夫見魯孫之來也咸喜而相告曰魯孫來矣於是以其婦子饋彼南畝之獲者則豐年之盛既有以順君之心而人力之齊又有以愜君之願不惟魯孫喜之而田畯之勸農者亦至而喜之也吾人之

勤於所事以慰君心者如此然曾孫之來固所以省民之歛而實將以報神之功也由是種祀四方之神而格脩乎報賽之典祭必有牲也則以其騂黑從方色之牲焉祭必有粢也則與其黍稷致芳潔之敬焉以是而享祀四方之神則精意之達克當乎神明之心禮物之將仰荷乎神休之錫上焉而受祿於天也下焉而宜稼於田也所以介景福者在是矣寧非吾人所深願於君者乎是則始而力農也惟以順君上之心終而奉祭也惟以頌君上之福農夫之忠愛至矣其亦上之人有以感之歟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三十一

首三章

農夫力田事以順君心而兩致乎頌望之意焉

二三章

農夫賴神之力而冀天之惠無非所以急乎君也

瞻彼洛矣

全

詩人歷美周王會同而不忘武備福之所由久也

全詩俱重講武上蓋言天下會同既享福祿之盛而猶不忘武備如此則必有以久其福祿矣數意

各章俱有而詞則未備首章缺保邦句二章缺福祿句三章缺講武句蓋彼此互發意未嘗不具也各章於缺處補之始得

瞻彼洛矣

全

詩人美王者集會同之福而不忘武備見福之所由久也

四句分下二章亦然瞻彼洛矣二句言洛邑為天下朝宗之地也福祿如茨只就諸侯朝會上見之蓋人心之所在即福祿之所在也蘇軾有與天子之戎服也以作六師謂振作六師之氣以戒不虞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三十一

也此二句是講武事繳末要補保邦意

此天子會諸侯於東都以講武事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意謂天下無常治之理君子有保治之圖瞻彼洛邑天下之中也維水之環繞於其外者決決然其深廣焉斯固據一方之形勝而可以起萬國之朝宗者矣維我君子當熙洽之時至此洛水之上宅中圖大會四方玉帛之同君重馭輕集萬國冠裳之盛是人心之大順即天命之由凝也四海之向方皆一人之有慶也福祿之積不如茨之厚乎然變恒起於不虞而治不可以忘亂故吾君切復隍之戒而先為武

遏之防謹未然之防而豫為講武之備服其鉢給與然其其赤焉於以董率于六軍之上而振作其既惕之心訓練于行伍之間而鼓舞其敵愾之氣所以為保邦之長策者在是矣豈敢自恃其福祿之厚而忘備也哉

瞻彼洛矣

中章

詩人美王者會同而講武則必有以久其業矣此章君子至下要補福祿意珠韞之上歸必韞之下歸萬年就時之久說勿作祝壽講蓋武備既飭則有以震服人心莫敢窺伺之者故萬年保其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三十三

家室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斯固會同之處也我君子至此以朝天下之諸侯雖其福祿之盛咸聚於一人之身而武事之修不忘乎意外之備於是佩容刀之韞有珠以飾其上焉有玼以飾其下焉而六軍之氣肅然其不敢怠矣夫如此則神武之震足以折天下覬覦之心戎器之除足以起天下懾服之志我君子也殆將歷萬年之久而永保家室于無虞矣豈徒今日保之而已哉

瞻彼洛矣

末章

詩人美王者聚天下之福而因言有以久其福也

此章福祿既同下要補講武意餘並見上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斯固朝會之區也我君子至此以會百辟人心之趨既達之萬邦而無間則福祿之集亦合之天下而皆同莫大之慶夫固以一身而會其全矣然不止於此也吾知其武備之飭式昭乎長治之圖戎事之修坐享乎久安之盛我君子也殆將歷萬年之久而永保家邦於不叛矣豈徒一時之福而已哉是知君之講武安不忘危之心也臣之稱頌美不忘規之意也周家有道之長其在於此乎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三十四

裳裳者華

全

王者於來朝之諸侯必屢誅以稱美之也

此詩四章平看首章言君子得君之心宜其有盛處也二章言君子文章之美宜其有福慶也三章言君子威儀之盛也四章言君子才德之備也皆所以稱美之也

裳裳者華

一章

王者美諸侯必與其得君之心而宜於獲福也興意只四句止與蓼蕭首章興至末者不同我心

爲今重看夫一見之間能使人悅樂必有以感
乎人者矣即此便見稱羨意寫謂傾倒肺腑而無
餘也我觀之子蓋於洛水之上見之也再言我心
寫兮者疊上句以起下文譽得君之譽也慶爵位
之安也

此天子美諸侯之詩蓋以答瞻彼洛矣也若曰備天
下之盛美者斯宜履天下之全福維我來朝之諸侯
寧不有可羨者乎彼裳裳然棠棣之華則其華潏然
而茂盛矣况我之子至止於洛邑之中而吾得見之
則仰望之情輸焉於晉接之頃喜樂之念傾倒於親
爾爾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炙之餘蓋中心焉兮無復有一毫之遺恨者矣夫能
使見者悅樂之如此則所以感召之者必有其道矣
夫是以得君之譽自此而昭彰雖不期於名而必得
其名也祿位之隆自此而求保雖不期於位而必得
其位也豈非理之所宜者哉

裳裳者華

第二章

詩人美諸侯興其文章之盛而著其獲福之宜
也

四句分文章就威儀動靜上說蓋和順積中而英
華發外也福慶不必拘着慶慶說

然諸侯之可美不止此也裳裳者華則光明潤澤其
色芸然而黃矣况我所觀之君子四肢之湯無非和
順之英華動容之美悉皆篤實之光輝文章外見殆
有煥乎其可觀者矣夫其有章也雖不期於得福也
然人文之貴既顯乎君子之光而令德之昭自獲乎
考祥之吉以長享其貴福極則時欽也以長享其富
繁祉則駢臻也豈不宜有慶也哉

裳裳者華

第三章

王者與君子儀衛之盛見其宜於獲福也

此章興至末註中車馬威儀下平威儀即車馬之
詩爾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威儀也沃若只是轡之潤澤不可作操縱適宜看
講末須補獲福意

然所可美者不止於文章也裳裳者華或吐而為黃
者有之或發而為白者有之生色之盛夫物則亦有
然者矣况我所觀之君子謹諸侯之度而脩入觀之
儀駕車則有馬也則乘其四駱而駟服之齊色有以
尚其文矣威儀之盛不已見於馬乎御馬有轡也則
六轡沃若而潤澤之可象有以盡其飾矣威儀之盛
不已見於轡乎斯則物采之章益見其侯度之謹而
所以獲福者無不宜矣

左之左之

一章

王者美諸侯利用之周而必本其所以周於用也

此章上四句以其利用乎外者言之末二句則本其豫乎內者利乎外也君子有之之有在外之有也維其有之之有在內之有也註中才全德備首四句且勿說出留在維其有之裏講左右就設施言才德就抱負言才德事業之本也惟其有大抱負而體無不具故有大設施而用無不周也

然其所可美者又不止於威儀也惟我君子經綸之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三七

亥

運無所用而不宜事業之數無所施而不利左之左之君子固足以宜之而不偏於左也右之右之君子亦足以有之而不偏於其右也所以然者蓋其抱負之大具天下之全才充養之周備天下之盛德雖未施於左也而左之理已有之於中矣雖未施於右也而右之理已豫之於內矣夫是以出其才則資深不匱沛其德則時措無窮以其左之有者而應乎左焉則左之無不宜者似其中之所有也以其右之所有者而應乎右焉則右之無不宜者似其中之所有也才全德備如此安往而非可美者乎是知諸侯之美

非所以要君也天子之美之也亦非所以過譽也上下之交莫善於此矣

首三章

王者於所見之諸侯必屢托興以深美之也

桑扈

全

王者於諸侯必屢詠以頌其福也

此詩首章頌其德之得天二章稱其德之統人三章承二章之屏說下言其德之盛而頌其獲福末章言其禮之恭而頌其獲福二章萬邦之屏不可亦作頌禱蓋二章與三章意相聯屬至受福不那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三十八

庚

方是頌禱之詞若以此為頌禱則第三章所謂之屏者亦頌禱耶全詩出來首章與二章對三章與四章對

交交桑扈

首章

王者托興以美諸侯言其有可樂之德而頌其獲福也

此章言君子有可樂之德而頌其獲福於天也樂胥就德講勿作燕飲之情說

此亦天子燕諸侯之詩也若謂天人之合一者理也德福之相應者機也彼交交然往來之桑扈振羽而

飛則驚然有文章之可觀矣况我君子易簡理作澤然元氣之天成平易近人謫乎太和之外著有樂養之德如此雖無心於獲福也然惟德動天惟天養德其必純嘏之錫昭受於冲漠之中福履之綏誕膺於簡在之際不期於福而福自致矣有不受天之祐者哉

交交桑扈

次章

王者興諸侯以德而統人頌美之意有在矣萬邦之屏謂藩衛遮蔽之使無外侮之患也此是見成事決不可作頌禱說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三十九

不但是也交交然往來之桑扈則有爲其領燁然文采之外見矣况我君子輯柔之美本於性生之初和順之休形於感物之際蓋怡然其可樂也由是以天下之盛德而膺天下之重任但見操方伯之權而文武惟其所用四國之廣皆賴其屏蔽之勲若連帥之職而征伐惟其所司天下之大皆倚其藩衛之績豈不爲萬邦之屏也哉

之屏之翰

一章

詩人美諸侯有天下之大功而能謙以獲福也二句分之屏之翰而百辟爲憲言其功之大也功

大者易以驕故言不默不那則受福之多也有以扞衛之則爲屏有以桓立之則爲翰百辟爲憲言凡事皆以爲法非法其屏翰也受福不那亦是受天之福不可作燕飲說

夫我君子爲萬邦之屏而有以捍衛于其外爲萬邦之翰而有以植立于其內凡所以脩己治人附衆威敵者各有其道而所統之諸侯莫不視之以爲法也則其功大矣功大者易以驕使其驕焉非所以爲受福之基也彼則收歛愈固約于軌度之中豈不戢乎戒懼益深恒有兢惕之念豈不難乎吾知謙者受益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四十

之本而好謙者天道之常諸福之物必於此而誕膺也可致之祥必於此而畢集也其受福豈不多哉

兕觥其觶

一章

王者美諸侯之燕而能敬以獲福也

亦二句分首二句言上下燕飲勢分兩忘則其情通矣情通者易以傲故言彼交匪敖則萬福來求也萬福亦是福之出于天者勿作君恩講

不特此耳且爾今日之燕也兕觥觶然而曲肯酒柔焉而和賓主酬酢而勢分爲之兩忘上下交歡而形迹爲之盡泯則其情通矣情通者易以傲使其傲焉

非所以為求福之本也彼則交際之間儼然起敬慎之意晉接之頃翼然致匪懈之恭雖君臣之過幅不修而傲慢之容亦自不形于動靜也夫是以恭順之節既當乎君心而一敬之孚自承乎天眷我雖無意於求福也而萬福之來若有意求我矣不其萬福來求哉是則頌之以福者頌禱之詞也本之以德者勸戒之意也於頌禱之中寓勸戒之意周王之善於燕臣也如是夫

首三章

詩人兩頌諸侯以德而獲福勸戒之意微矣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四十一

首二章

詩人兩興以美諸侯之德自其得天統人者言之也

次二章

詩人興諸侯德足以統人而因頌之以獲福也

末二章

王者美諸侯自其德盛禮恭者而願其獲福也

鴛鴦

全

臣子答君必屢托興而致頌禱之詞也

此詩四章一意萬年須作壽說蓋有是壽斯長享

是福矣如此看方與興意相照應疏義云桑扈以君禱臣故頌禱之中寓戒敕之意此以臣頌君惟反屢頌禱不敢擬議其德敬之至也

鴛鴦于飛

一章

臣子頌禱其君必與其壽之久而福之宜也

鴛鴦于飛則畢之雖之君子萬年則福祿宜之則字不可忽下三章可以例推宜字與罄無不宜宜字同意福祿所包者廣矣天子之福皆是蓋自其宜之于今日者而宜之於無窮也

此諸侯頌禱天子之詩所以答桑扈也意謂天人有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四十二

交孚之理福壽有相須之機吾君之福豈直今日為然哉彼鴛鴦于飛則設畢羅以取之矣况我君子天心保定年所膺多歷之祥爾性克彌眉壽歷萬年之久既將有是壽矣吾知萬年此君身則萬年此福祿哉穀之盛益昭鑒宜之休元吉之綏永協其旋之吉順之於一時者必將衍之於勿替也不其福祿宜之哉

鴛鴦在梁

一章

詩人托興以禱其君惟欲其久於壽而宜于福

也

此宜字與上章宜字一意倒用便是非曰宜其有是遐福也遐字本萬年上來遠又有二意遠可大之義久可久之義也

鴛鴦在梁既紓其右翼以防患於外則必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矣况我君子太和保合而膺夫難老之祥壽考維祺而獲乎萬年之慶既將有是壽矣吾知壽至於萬年則福亦享於萬年天休滋至順適於純嘏之中多枯駢臻泮矣於第履之內可大者亦可以也不亦宜其遐福哉

樂馬在廐

一章

詩經正義卷之十六

四十三

周臣頌禱其君必興又於壽而為福之所養也斬芻曰摧粟食曰秣艾者受四方之貢獻享天下之玉食是也艾之內亦須用又意

樂馬之在於廐也則摧之秣之以致其養矣况我君子將有此萬年之壽也吾知壽之久者福亦與之而俱又萬邦之至食未為一人之供天下之方物求為一人之奉今日之養之者蓋將與之以終身矣不其福祿父之乎

樂馬在廐

末章

詩人頌禱其君惟款其又於壽而為福之所安

也。

綏之謂安全保定之也亦要用又意

樂馬之在於廐也則秣之摧之以遂其生矣况我君子將有此萬年之壽也吾知壽無窮者福亦與之而無窮多福之至貽之以康寧之休百祿之將錫之以安全之慶今日之安之者蓋將垂之於有永矣不其福祿綏之乎是知有萬年之壽則享其福者益久有萬年之福則保其壽者益固同臣以是而頌禱其君亦款其修德以致之乎忠愛不可見哉

頌弁

全

詩經正義卷之十六

四十四

古人屢詠親親之燕惟有見於情之當篤而已此詩三章俱見親親之情不可不篤之意前二章獨言兄弟則君子事主兄弟言末一章兼言甥舅則君子兼指甥舅言自不可訖也

首章

詩人因賦而興親親之燕必即喻以見其情之當篤也

六句分上六句言已之燕其兄弟下六句言兄弟相頌之意而及已未見既見之情以見情之當篤燕之當設也如此看方得上下相應之意有頌者

弁本言與燕者其弁類然耳賦體也而實維伊何
又以呼豈伊異人兄弟匪他二句則興矣故曰賦
而興也萬蘿松栢一本而生有纏綿依附之勢亦
猶兄弟同氣之親有纏綿依附之情故以萬蘿栢
於松栢比兄弟之相頌也末四句承兄弟相頌之
情說來既見就燕飲說

此燕兄弟親戚之詩也若曰不可解者至親之情不
可緩者親親之燕我今日之設燕也何如哉彼弁所
以莊首也有類然戴弁而來者實維伊何乎燕必有
酒也爾酒則既旨焉燕必有殺也爾殺則既嘉焉所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四十五

燕者則豈伊異人乎乃兄弟之懿親而非他人也夫
我之燕親如此亦有見于兄弟相頌之情耳自夫物
之寄生也而有萬焉自夫物之蔓生也而有女蘿焉
或施於松蔓延以滋其性也或施於栢維繫以若其
生也益一本而生而固結之機自不容辭矣兄弟之
情纏綿依附有如此者故我於未燕之先未見我君
子也則若有所失焉而不免于奕奕之憂方燕之際
既見我君子也則若有所依焉而庶幾得遂其悅悵
之樂蓋惟相頌之故故相好之篤也今日之燕其容
以不設哉

有類者弁

中章

庶幾有臧言得遂其天倫之樂也餘並同上章

有類者弁

詩人因賦以興已之燕親必即喻而歎及時以
為樂也

此章末六句見得不可不及時為樂之意亦具情
之當篤也死喪無日不必指兄弟甥舅亦不必指
主人只虛虛說無幾相見言已與兄弟甥舅不得
久相見也如此則不可不及時為樂矣故下文遂
言樂酒今夕君子維宴也維宴即樂酒之意詩人
特演以成章耳樂酒二句中須要見主人自盡其
情之意觀註云篤親親之意可見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四十六

有類者弁則實維在首矣爾酒既旨爾殺既臯則所
燕者豈伊異人乎實維同姓而親之兄弟與夫異姓
而親之甥舅矣夫以今日親親之宴如此果何如其
然哉誠以至親之情雖聯於無窮而歲月之邁每阻
於有限天之雨雪也不遇雨也未雪之先所集者則
維霰焉霰之集也即將雪之兆也猶夫老之至也即
將死之徵也今既老矣死喪無日矣安得久相見乎
故及今未死之日樂酒今夕之中與我兄弟獻酬以

之交歡也及我甥舅燕飲以之止適也蓋為樂于一時即相見于一時而親親之情庶乎其篤矣豈敢不及時以為樂哉是則燕之設也愛行于燕之中詩之作也情溢于燕之外周王之篤親如此不可見其忠厚之至乎

車牽

全

古人之燕新婚必脩道其始終之事而總言之也

末章分上是脩道其始終之事下是燕舉其始終之事一章是言其望之甚切而預道其得之之喜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四七

友

二章是言其德之來教而極言其好之之深三章是自謙之辭四章是至誠之極五章則舉其始終而言之也通篇重在德上

間闕車之牽兮

一章

詩人叙已迎新婚而望之切因預道其得之之喜也

此章以往迎之時言之末二句分上是往迎而望之切下是預道其得之之喜也心如飢渴正見望之切屬末二句亦是未見而預言之耳

此燕樂其新昏之詩也若謂大婚乃人道之始有德

實嘉會之宜我之子之德美矣吾將何以樂之乎追其始而言之間闕然設此車牽者果何為哉蓋思彼婉妾之季女陰禮之閑足以為吾之佳偶女儀之順足以為吾之好逑故乘此車往而迎之也當此之時我心之不寧者非以饑渴之故也但望其德音之來括想像於所聞者庶幾親炙於所見仰望之切而心至使由是而得見之雖無好友可以共適其情也亦當與爾燕飲以相喜樂矣未見之初其情有如此者依彼平林

一章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四十八

詩人興已之得賢配而自表其好樂之情焉

此章以既至之時言之興至四句止曰令德來教則非徒儀物之盛而已此所以式燕且譽而好之無厭也辰彼碩女辰字是及時之謂譽還當作稱

譽講

及其既見也何如瞻彼平林依依然而茂盛則有集於其上者維雉屬之鶴矣况此及時之碩女際歸妹之期而來嫁於我者非徒以其容服之盛而已也秉坤柔之懿以贊吾內治之成緣一德之行以致夫誨予之益實以令德來配已而教誨之矣若然則始之

望其來括者果得以自遂矣是以好德之心存於中
喜樂之情見於外式從而燕之舉夫同牢之禮且從
而譽之致夫稱道之詞其所以好乎爾者匪直一時
為然而悅慕之誠殆將要之於久而永無厭射也若
非好其人也好其德也而敢忘之哉

雖無旨酒

一章

詩人致自謙之詞惟欲新昏之樂其樂也

此章欲新昏樂已之樂也雖無旨酒雖無嘉穀雖

無德與女是自謙之詞其實重在相樂之情上雖

無旨酒等意輕式字庶幾字是甚乏之詞式飲庶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四十九

音

幾猶云庶幾式飲也蓋其情自足以相樂有不在
於酒之旨矣下二段可以類推與助也言女有令
德而我無德可以助女之德也非真無德也設言
而欲其相樂耳

夫我之樂爾如此爾亦不可不樂我之樂也彼酒所
以合歡也今之燕雖無酒之旨也而其情之厚則有
不在於酒之旨者汝尚式飲庶幾哉樂吾樂於飲之
間而吾之情因飲以少慰矣故所以適情今之燕雖
無殺之嘉也而其情之厚則有不在於殺之嘉者汝
尚式食庶幾哉樂吾樂於食之間而吾之情因食以

少仲矣且女以令德而教於我我雖無德可以助女
之德也而好德之情則有不待於德之助者女尚式
舞且舞哉樂吾樂於歌舞之間而吾之情亦因歌舞
以少遂矣此非吾之所深望於女者乎

步彼高岡

一章

古人凡七之見新昏喜之極其誠也

此章本其好德之出於誠也鮮我親爾重在德上

蓋惟其令德世不恒有故曰鮮我親爾也我心焉

兮言中心傾倒而悅樂之也誠之至也

然我之樂乎爾者豈徒樂之而已哉蓋有出於中心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五十

丁

之誠者矣是故陟彼高岡之上而析其柞木之薪析
其柞薪也其業則滑然而茂盛矣况汝之令德為世
不恒有之賢而我之親爾實世不常有之遇鮮我之
得觀乎爾是誠天下之佳會不世之奇逢也夫是以
欣慕之念傾倒於利見之初愛樂之情輸寫於曰嬈
之日中心好之已燭晝而無餘矣不有極其誠者乎
夫如此則所以燕樂之者自不容已矣

高山仰止

一章

詩人燕樂其新昏必托興而慕舉其始終之事

也

四牡騤騤二句是往迎之初即首章所言者是也
觀爾新昏二句是既至之後二章以下所言者是
也故曰舉其始終而言總結以上四章之意也馬
服御良是行親迎之禮觀爾新昏內要見令德來
教意末句見釋飢渴之望遂燕樂之情意

蓋舉其始終而言之乎高山可仰也吾則從而仰之
矣景行可行也吾則從而行之矣况我於季女親迎
不可以徒行也有馬以駕車則騤騤然其馴習馬若
此其服焉有轡以御焉則如琴焉其和調轡若是其
良焉以是迎彼季女則婚媾之始得遂其燕婉之求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五十一

令德之光隨挹於來教之頃由是飢渴之望因之以
自伸也好樂之情由之以畢達也寧不有以慰我之
心也哉是其始而迎之也既脩其尚德之儀然而觀
之也自遂其好德之願吾之所以親愛乎新婚者如
此噫作是詩者可謂得性情之正者矣

首二章

詩人叙已之於新昏未見而望之切既見而好
之深也

次三章

詩人興已之樂其新昏必望以相樂而自表其

樂之誠也

青蠅

全

詩人托喻以戒王之聽讒必兩興而著說之為
害也

首一章戒王聽讒言之非下二章著讒言之為害
以見其不當聽也首章是比下二章是興

營營青蠅

首章

詩人喻讒言之惑人而因戒王之不當聽也

以青蠅往來飛聲惑亂人聽喻讒言之反覆惑亂
王聽也詭變黑白意不必用無信戒王之詞也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五十二

此刺王好聽讒言而作也若曰營營然往來飛聲之
青蠅止於樊之上也蓋鼓其聲以亂人之聽矣讒口
之人肆反覆之詞以惑君人之聽其可惡有如此者
豈第君子尚其開公聽之明遠而絕之可也豈可聽
讒人之言而用之哉

營營青蠅

中章合末章

詩人兩興讒言之為害戒王之不當聽也

二章一意興意亦重亂人聽上交亂四國言讒人
詭變亂天下之是非也構我二人言讒人構已於
君使之得罪也

夫讒人之言實不當聽也營營青蝇則止於棘矣讒人以邪僻之心為罔極之禍肆其譽言亂天下之真是也肆其毀言亂天下之真非也不其交亂四國耶營營青蝇則止於棘矣讒人之惡無所窮極毀已於上以携君臣之交譖已於王以致罪罟之及不其構我二人耶夫讒言之為害如此王何為而聽之噫詩人戒王之意切矣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六終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乙丑進士南台許天贈

著

第庠生 天賜

天賦

校

男庠生昌年

孫廣生紹武

賓之初筵

全

賢侯詳飲酒之善以發自警之端必即其終於亂者而深致其戒也

此詩重飲酒悔過上首二章言飲酒者始時之善以發悔過之端下三章言飲酒者恒終於不善而深致其悔過之意一章是因射而飲之善二章是因祭而飲之善三章言飲酒者恒始乎治而卒乎亂四章又極言醉者之狀五章因飲酒不善而深致其戒也

賓之初筵

一章

賢侯射飲之善必原其始而詳言之也

此章是射飲始時之善六句分上是未射時事下是方射是事註中初筵禮儀之盛只管首四句在右是賓之列於筵者有左右非筵之左右也籩豆所以承般按般按所以實籩豆飲酒孔偕是未射之先飲酒如此也鍾鼓四句依註疊說下俱是將

射時如此無輕重射夫既同二句比耦而射也註所謂衆耦拾發者是也末二句言衆人各心競云我將發必中的以祈爾飲豐上之解也發彼有的帶下句看禮節詳明人心兢勸如此則飲酒之善可知矣

此詩衛武公飲酒悔過而作也若曰合天下之情者存乎燕善天下之燕者存乎德今之飲酒恒始乎治而卒乎亂也抑知其有可戒者乎以因射而飲者言之賓之初即席也有列於筵之左者焉有列於筵之右者焉秩秩然行列之有序也籩豆所以承殺校也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二

明

則楚然其咸列殺校所以實籩豆也則旅然其畢陳酒之進於賓者既調羹而和柔而賓之飲乎酒者皆肅敬而齊一未射之光其飲固如此矣由是而將射也鍾鼓之宿縣於上者則遷設於下以避射位焉爵爵之奠於席前者則舉之以行旅酬之禮而逸逸然往來之有序焉大侯既抗而繫左下之綱弓矢斯張而有引滿之勢當斯時也射夫各比其耦以獻爾發矢之功各心競云我將發必中的以祈爾飲豐上之解也是未射之先既有孔偕之度方射之祭又存兢勸之心射飲之始如此而何有於不善哉

簫舞笙鼓

一章

賢侯詳言祭飲之善寓悔過之意也

此章是祭飲始時之善首七句言始時禮樂之盛而神降之福下七句言子孫賓客因祭而飲者無不善也註中始時禮樂之盛亦只首六句簫舞三句是樂之盛以洽三句是禮之盛簫舞樂之容也笙鼓樂之聲也樂既和奏燕聲容講烝衍烈祖謂進而衍樂烈祖之神也以洽百禮以字承上三句來言以樂之和合於禮之備也百禮燕禮文禮物說如裸將妥侑迎神送尸牲牢醴齊玉帛之類皆是壬是規模之大典則之隆林是條目之詳品節之密錫爾純嘏燕承禮樂之盛講子孫其湛三句兄弟之飲也賓載手仇四句賓客之飲也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和之至也各奏爾觥子孫與尸飲酒各致其敬也此子孫飲之善也賓載手仇二句不平言賓手挹酒將以進之於尸而賓之室人復酌為之加滿其爵也非賓既獻一爵室人又加一爵之謂也酌彼康爵賓與尸相酬酢賓亦飲酒以奏爾之時祭也此助祭之敬賓飲之善也

又以因祭而飲者言之祭必有樂也則簫舞以動其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三

四

容笙鼓以諧其音樂既於是而和奏焉五色成文而
不亂也八風從律而不奸也而所以衍烈祖之神者
無不同矣祭必有禮也則以是樂之和而洽於禮之
備百禮於是而既至焉壬焉而極其規模之大也林
焉而盡其節目之詳也所以格烈祖之神者無不謹
矣夫然則精神感格祖考自以之潛乎和敬流通神
明自為之敷錫寧不昇主人以純全之敬乎斯時也
親而與祭者有子孫焉歡悅以事其先湛然而極其
樂之至也於是酌酒以獻尸焉尸酢而卒爵焉各有
以奏其昭事之能矣是同姓無不飲也而飲無不善
也疎而助祭者有賓客焉挹酒以獻乎尸而室人復
酌為之加滿其爵也於是酌彼康醴之爵尸飲乎三
焉賓飲乎一焉各有以奏其特祭之敬矣是具姓無不
飲也而飲亦無不善也祭飲之始如此何有於荒亂
之失哉

賓之物筵

第三章

詩人詳飲酒者始治而終亂必言其所以亂也
此章末二句分上言九飲酒者恒始於治而卒乎
亂下言所以亂者是既醉之後不知其常秩故也
雖說始治而終亂其實重在終亂意賓之初筵不

可指祭射說九飲酒者不止祭射也溫溫其恭肅
畧斷其未醉止六句與下文其未醉止四句對看
幡幡與反反相反必與抑抑相反舍其坐遷二
句即帶着威儀幡幡句講末二句總承上文言之
夫祭射之飲固無不善矣然九飲酒者不能始終之
皆善也故夫賓之初筵溫溫其恭慎焉禮讓以相先
而暴慢之不作遜順以相與而倨傲之不形固若此
其敬矣使其常如賓筵之初何有於不善哉夫何其
未醉也威儀反反然而顧禮及其既醉則幡幡然而
輕數舍其坐遷而屢舞僊僊然矣視向之反反者為
何如其未醉也威儀抑抑然而鎮密及其既醉則必
恣然而嫖嫖矣視向之抑抑者為何如夫始乎治而
卒乎亂如此是曰既醉之後為酒所困而惑亂其精
神荒湛於酒而顛覆其心志不復知有威儀之常秩
以至於此也不然何如始終之相悖哉

賓既醉止

一章

賢侯極言醉者之夜其儀而因著儀之當謹也
此章屢舞僊僊分上是極言醉者之狀下是示以
儀之當謹也既曰載號載呶屢舞僊僊又云側弁
之俄屢舞僊僊故曰極言醉者之狀載號載呶口

容之不善也亂我蓬豆蓬豆髮舞傲傲身容之不善也
是曰既醉不知其之謂既醉之後不自知其言數
之失也側弁二句二句八甚言之也既醉而下是誨之
之詞並受其福言言三俱有美譽也與他處言受
福者不同是謂伐德則無美譽矣維其令儀有德
之謂也有德則有譽矣故曰飲酒云令儀

以醉者之狀言之彼賓之既醉也發之於口則載號
而載歎焉所謂聲容之靜者不如是矣動之於身則
亂我蓬豆屢舞傲傲然而傾側焉所謂貌容之肅者
不如是矣是蓋麴蘖迷心為酒所困不知出諸口者
為已過不知形諸動者為已尤雖側弁之儀屢舞僂
僂然而不止亦不自覺也醉者之狀如此豈無見於
儀之當慎乎吾知燕飲之設非徒以洽賓主之歡而
亦將以成賓主之美也苟賓醉而出焉則齊聖之稱
不獨歸之於賓而主人亦蒙其譽矣非並受其福而
何若醉而不出則荒湛之誚不獨責之於賓而主人
亦不見休矣不謂之伐德而何夫飲酒之所以甚善
者維其溫恭自持著之為臧嘉之度績密自守昭之
為淑慎之容此所以無害於德克成其譽之美也今
若此則無復有儀矣而可以不戒哉

凡此飲酒

賢侯推言醉者之可耻而深致夫教戒之詞也
此章當在六句分上是推言醉者之可耻下是深
致其教戒之詞悔過之意切矣監史之官因飲酒
不善故設監以察其醉否而史則記之也不醉反
耻蓋言監察其惡史書其過使不醉者反為之耻
也如此則不得不告之矣故下文遂致其教戒之
詞匪言四句誨之也末二句戒之也須一氣說下
不必斷無俾大怠一句是此詩之要不可不知飲
酒之德敬而已敬則反反抑抑而有令儀不敬則
昏莫之知而至於伐德無俾大怠敬之謂也匪言
六句俱是欲其不至於大怠也武公之屬聖必無
飲酒之失蓋因賓客有失禮者故作詩戒之而因
致自悔之意耳

夫飲酒之不善至於如此吾將如之何哉凡此飲酒
或醉而伐德者有之或否而令儀者有之固不皆醉
也亦不皆否也古人以是之故於燕飲之設既立之
監以察其善否之殊又佐之史以紀其得失之迹則
彼醉者所為之不善監得而察之吏得而書之彼固
昏於酒而不自知也而使不醉者反為之羞耻矣蓋

同在於筵則亦與有辱焉不容坐視之而不告也安得從而告之使其存之以欽翼之心主之以寅畏之念而勿至於大息乎告之若曰非禮之言所不當言也汝其勿之言焉匪由之語所不當語也汝其勿之語焉苟或由醉而妄言則將罰女使出無角之戮羊雖必無之物亦將責汝以必出之矣且汝非善飲者也但飲至三爵已昏然無所識矣况敢又多飲乎夫我所以教戒者如此庶乎知所警矣是則武公之意惟欲以敬而自虞又欲以敬而虞人悔過之詞皆慎備之要也不賢而能之乎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八

八

魚藻

全

詩人美王者歷興其寓所都而享所樂也

此諸侯美天子之詩只重君上說三章一意無淺深豈樂飲酒飲酒樂豈只是反覆其詞以成章耳俱重治安意有那其居亦以天下又安得享其樂也三平看便是

魚在在藻

首章

詩人興王者寓所都而適其情慶幸之意深矣以物之得所止而遂其性興王之寓所都而適其情也下章興意亦然王在在鎬要見宅中居重之

意豈樂飲酒謂天下太平萬邦寧謐優游於几筵之上與群臣飲酒也豈樂是飲酒之樂本治安上來

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若曰以天下為家者亦以天下為樂吾觀今日之燕不有深可幸者乎彼魚何在乎在乎藻也則有頌其首而得以適其從容之性矣况吾王之在於鎬也宅中以圖天下之大居重以馭天下之輕但見際四方之寧謐而享其樂於几筵之間慶庶績之咸熙而適其情於飲酬之際君臣同遊快觀泰交之會也不其豈樂飲酒哉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九

魚在在藻

中章

詩人興王者寓所都而享燕飲之樂所以美之也

飲酒樂豈謂與群臣飲酒安享其樂也與豈樂飲酒意同但顛倒其詞便是

魚何在乎在乎鎬也則有莘其尾而得以遂其活潑之天矣况王之在於鎬京以握天下之樞也當四海未清之際而與群臣飲酒焉酬酢之下自得乎伴與之休式燕之餘坐享乎優游之慶天下之樂歸之一人之身矣不其飲酒樂豈哉

魚在在藻

末章

詩人興王寓所都而享天下之安見其所以樂也

此章以魚之在藻而得其所依興王之在鎬而安其所處也有那其居是恭已無為安享太平之盛意飲酒意于那居後畧見之

魚何在乎在乎藻也則有依其蒲而得其所止之安矣况王之在于鎬亦以建天下之極也四海永清安享乎向明之治萬邦作乂恭已于南面之尊蓋合天下以為居則亦後天下以為樂矣不亦有那其居哉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十

然則今日之燕臣亦賴天子之餘休而慶幸之私自不容已矣是知燕臣者君之惠也美君者臣之忠也上下之相與如此此周之所以興歟

采菽

全

王者興已之齊乎臣必屢詠而見臣之當齊也此詩首章言諸侯來朝而厚夫錫予之典二章以下皆言諸侯來朝之盡道而見其錫予之宜二章言諸侯始來朝也三章言諸侯來朝之敬而天子錫之以福也四章言諸侯獲福之宜然也五章言諸侯獲福之必然也總以一敬為主見齊予之宜

也

采菽采菽

一章

王若興已於來朝之諸侯而錫之備其物焉見其意之無已矣

此章路車乘馬玄衮及黼之賜可謂厚矣然曰雖無予之曰又何與之是其意猶以為薄物有盡而意無窮也興意直到底承之以筐筥錫之以車服上下相應方得取興之義路車乘馬諸侯之所乘也玄衮及黼諸侯之所服也註中猶以為薄意要挑剔出來蓋云此不過車服以庸之常典耳未足以盡吾之意也路車中不必用金路象路意袞黼中不必用九命七命等意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十一

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若曰入覲者人臣之敬存于考天子之恩是故中原有菽而庶民采之也則承之以方器之筐與夫員器之筐焉而袞聚之下曲盡其禮物之宜矣况我君子秉上交之誠而修來朝之禮也則將何以錫予之乎今雖無以與之然車馬者諸侯之乘也我則錫之以路車後其等威之盛錫之以乘馬昭其蕃庶之儀此不過彰德之常經耳何足以罄吾之情哉自此之外又何以與之袞黼者諸侯之所

服也於是衣衣馬畫以交龍之文有繡裳馬綉以
珥新之象此不過詔賢之常制耳何足以盡吾之意

哉

一章

王者托興而驗諸侯之來朝以見其臣職之謹

也

此章是追言其始至之時也興意只到四句止其
旂三句要見謹飭之度寓于其中非徒以其儀物
之備也駟并兩駟兩駟言之末句總承其旂三句

註中知字重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十二

東

然我予之以此者亦以諸侯之來而能敬耳彼感涕
然始出之檻泉有芹生焉則從而薄采其芹矣君子
之來朝有旂之可觀也則從而言觀其旂矣夫旂者
諸侯之所建也和鸞者諸侯之所設也駟駟者諸侯
之所乘也今觀乎其旂則泝溯然而飛揚見之者孰
不知其為謹飭之度乎聞其鸞聲則雪雪然而調和
聽之者孰不知其為肅雝之形乎又見其馬則載駟
載駟之悉備接之者孰不知其為朝會之儀乎是知
君子雖未見也然觀其儀衛即為至止之微觀其物
采即為有來之驗蓋已知君子之始至于是矣

赤帝在股

一章

王者美來朝之臣以敬而膺君之寵也

此章以入覲之時言之重在彼交匪紆上予命福
祿皆匪紆所致匪紆者敬之謂也赤帝二句是覲
君之時所服如此莫非敬之所形也彼交匪紆統
威儀言之言上交於君者無不敬也天子所予謂
其敬感動乎君心而君心予之也命之就上章錫
予上說福祿申之推開一步講不可太泥亦不必
說天之所錫太遠了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十三

東

由是而入覲也有赤帝焉則置之於股以為蔽膝之
用有邪幅焉則纏之於足極其欽飭之周彼之所以
上交於君者恭敬以昭其度而不敢以少紆也齊邀
以慎其宜而不敢以或緩也能敬如此由是抵若之
餘有以欽承乎德意感通之下有以克當乎君心天
子於此心誠予之矣故此樂只君子雖無心於天子
之命也然匪頒之賜特出於九重車服之膺獨隆於
渙汗寧不為天子之所命乎命之者非私也以敬而
威之也樂只君子雖無意於福祿之申也然尊之以
位而申錫之有加厚之以祿而反覆之不厭寧不為
福祿之所申乎申之者非幸也以敬而致之也

維柝之枝

一章

王者興諸侯獲福之宜而因表其從行者之敬也

興至六句止上言諸侯獲福之宜下二句則表其從行之敬以見其宜於獲福也獲福之宜亦本上章匪紆說來殷天子之邦指侯國言謂宜君諸侯之位以鎮天子之邦也萬福攸同指得廣言宜為萬福之所聚也蓋以敬得君則君命之為諸侯而後之以萬福矣故曰宜也平平辨治也言其威儀之整齊也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十四

夫以敬得君如此則其受福也不亦宜乎維柝之枝則其葉蓬蓬然而茂盛焉惟其枝之盛也則宜其葉之盛矣樂只君子惟其覲君之敬也故安於其位而永守茅土之封宜乎殷天子之邦矣承君之寵而備膺純嘏之全宜乎為萬福之所聚矣且爾之來朝非但爾一人之敬也平平然左右之臣容止之整齊於漸習之久威儀之辨治見於簡擇之餘亦從之以至於此也則群臣之敬莫非爾一人之敬矣不宜於獲福而何

汎汎楊舟

一章

詩人興諸侯獲福之必然而因言其敬之無所勉也

此章言諸侯獲福之必然與亦至六句止天子葵之謂天子葵度其心而知其底蘊也福祿脆之謂天子厚之以福祿也此四句亦本匪紆說來上章註中宜字此章註中必字俱不可忽福祿亦就富貴講不就錫予說末二句是敬而能和無一毫勉強之意益以見其當獲福也

然不惟獲福之宜然抑且獲福之必然彼汎汎然揚木所為之舟漂搖而無所定也則必以縹而纒維之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十五

矣况此樂只君子以敬而覲乎君也則忠君愛國之藎仰契乎一人之心天子必於是而揆之矣安富尊榮之休加厚於寵綏之際福祿必於此而脆之矣且爾之敬非有所勉也吾但見其優焉游焉從容以適其度而一毫拘迫之不形遜順以揚其休而一毫矯拂之不累蓋有見於天澤之分在所當安而舒徐安豫以至於此也安往而非受福之基哉是則觀於臣之獲福可以語敬矣觀於君之錫福可以語仁矣上下之相與如是夫

雖無予之

至

天子所予

王者叙已之與臣而推本於臣之能敬也

彼交匪紆

至末

王者美諸侯能敬以致福而因西表其獲福之非倖也

角弓

全

詩人與親之當篤而屢刺王之薄於親也

此詩兼刺小人而實以刺王為主蓋相怨相讒雖在於小人而實王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有以使之一篇之旨全在使字上首章據理而正言之以見親之不當薄也二章刺王之薄於親而致小人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十六

之薄也三章至五章俱刺小人之詞末三章又以

刺王也

驛驛角弓

一章

詩人即物以興至親之當篤刺王之意有在矣

此章發刺王之端以弓之弛與兄弟親戚之不當遠也

此刺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使宗族相怨之詩也若曰有國者固當篤親親之誼而為上者尤當端化導之原何王之不然乎彼驛驛然和調之角弓其張之也夫固內向而來也如其弛之則翩然外反而去矣

況夫兄弟昏姻以其情則相維以其義則相須猶之弓之內向也親而近之可也豈可疎而遠之而使有乖離之隙哉

爾之遠矣

一章

人君以薄道而倡民則民皆化之矣

此章承上章無胥遠說來言王以薄道待其親則民皆化之而歸於薄也爾之教矣亦就不好遠說夫上之所為下之所效也今爾於至親也乃從而遠之焉則民之觀法者悉格其相尤之心民之遠猶之爾之遠也而無一人之不然者矣爾之導民也乃以薄而教之焉則民之從好者咸趨於偷薄之俗教之者如是則法之者亦如是也而無一人之不倣者是豈為上之道乎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十七

此令兄弟

一章

詩人著感化者因人而有異刺小人之意深矣此章是刺小人之詞若使天下皆令善之兄弟則

雖王之不善亦不受變於惡矣

夫王化之不善固如此矣然此令善之兄弟友于之愛原於天性之真篤厚之情本於困心之懿其所以親其親者猶夫故焉綽綽然有餘裕而不為之變也

若彼不善之兄弟情本薄也而主復有以戾其機心
本私也而王復有以倡其惡則由此而交相病焉而
凡可以相怨相讒者無所不為矣使皆令善之人亦
何至於此哉

民之無良

一章

詩人原小人相怨之由而警之以不遜之禍也
上二句原小人相怨之由下二句則警之以不遜
之禍言以此得位必不能久也相怨一方謂知有
已而不知有人各自以為是所以相怨也已終也
夫是不善之兄弟喪其固有之良心其所以相怨者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十八

蓋有見於責人無見於責已者有見於愛已無見於愛
人各據其一方而言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已愛已之
心愛人使彼已之間交見而無蔽則豈有相怨者哉
且兄弟之親固以和為貴而受爵之道尤以讓為先
今兄弟相怨相讒以取爵位而不知遜讓彼固自以
為得意也孰知以不義而得之必以不義而失之至
於其後終亦必亡而已矣果何益之有乎

老馬反為駒

一章

詩人之刺小人屢喻以甚言其不知止也
上二句喻小人之不量力也下二句喻小人之不

知足也

夫受爵不讓如此苟勝任焉猶之可也自今觀之老
馬倦矣謂宜自安於老也而反自以為駒曾不顧其
後將有不勝任之患焉諺人之陋猶之馬之老也雖
得其位力必不足以勝之矣何不自量之若是耶又
如食之已多而宜飽矣何可以復食也酌之所取亦
已甚矣何可以復取也汝之貪黷猶之食之多也猶
之酌之甚也抑何不知足之若是耶噫是亦可以戒
矣

母教孫升木

一章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十九

詩人喻王者盜民之薄而因示以導民於義也
此下三章又是刺王之詞蓋小人之惡皆王有以
致之也此章二句分上二句喻王盜民之薄下二
句示以導民于善也微猷美道也即所謂親親之
道夫上者下之偶民之善惡惟君所導耳望於上
者切而責於人者恕詩人之情當理矣

夫小人骨肉之恩本自薄矣王何為而復導之哉彼
孫善升木者也必有以制之而後可也若教之使升
木焉則攀援無不至矣王其母教孫升木乎又如泥
塗之上若加以泥塗附之則相著而不可脫矣王之

助小人使為惡也其諸如塗塗附乎况使王也篤親親之誼秩然大猷之程敦睦族之恩昭然皇極之建既有此美道以化乎民矣則彼偷薄之小人方且變其不善以助王之善也易其不中以附王之中也何至於相怨相謾如此哉

雨雪濛濛

一章

詩人喻謾言之易止而因刺王之不能止也

此下二章皆刺王之不能止謾也式居婁驕言益以長其謾而致親者之疎也

然王則不能也彼雨雪濛濛然而盛焉此陰之微也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二十

無

一遇日氣之升則陰不能勝陽而始之盛者自消散而解釋矣然則謾言雖固苟遇明者照之未有不能止者王從而止之可也夫何執狐疑之心以信其說持不斷之志以聽其言莫肯貶下而遺棄之則非惟無以沮其奸而適有以長其慢此謾言之所以日進而親者益疎矣豈吾之所望於王者乎

雨雪浮浮

一章

詩人喻謾言之易止而因致夫憂之之意焉

末二句亦重刺王上蓋王不能止謾則小人骨肉之恩益薄將胥而為夷矣詩人所以憂也

且雪之雨也浮浮而盛焉一遇暉之出也則融化而流去矣謾言遇明者其勢當自止也夫何不能止之而反有以導之遂使民尋靡墮化為夷狄之風骨肉乖離入於腥羶之俗有如變髦者焉吾知為太上者將率中國以禮義之教者也而乃使之化於夷如此則其可憂甚矣此吾所以憂之也歟噫世道之變於是亦可知矣

苑柳

全

詩人歷詠以著已不朝之故可以觀世變矣

首二章喻已欲朝王而不敢朝末一章又與王貪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二十一

無

求之無厭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總是有言不朝之故也夫王雖暴虐而臣子遽以之失朝會之禮此世道之始變也亦周之所以衰歟

行苑者柳

首章

詩人喻已之欲朝而因著其不敢朝也

二句分下四句總是見已之所以不朝非不欲也

不敢也末二句正是足上帝二句之意王者暴虐諸侯不朝而作此詩若曰以臣觀君者天下之常禮也吾豈不欲朝哉彼有苑然茂盛之柳可以為休息之資者也行道之人豈不庶幾欲就止息

乎然則天子之尊孰不欲朝而事之其所以不朝者何也蓋王之馭下嚇之以可畏之威震之以無常之怒使人畏之而不敢近耳雖使千脩臣子之職朝而事之以靖王室也然諸侯不朝而已獨至則王必責之無已後必將極其所欲以求於我矣此所以不敢朝也不然何為而不朝哉

有苑者柳

次章

意同上上章後子極焉恐其極欲以求於我也此章後子邁焉恐其過分以求於我也

有鳥高飛

一章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二十一

詩人興王貪求之無已而著已之所以不朝也此章不過是上二章末四句之意所謂凶矜者亦是恐見貪求耳非又進一步也

彼鳥之高飛亦至於天而止耳若王之心則貪縱無極恣其賄貨之私求責無已昧於知足之戒吾蓋不知其何所至也故夫朝而靖之者雖子之心也而王之所為如此則豈予能靖之乎吾恐述職之舉適罹非分之求朝貢之脩徒被橫征之苦乃徒然自取凶矜耳此所以不敢朝也不然何如而不朝哉是知暴虐者雖王之過也然君臣之禮豈可因是而遂廢乎

即此可見諸侯之不臣而春秋之時諸侯無朝則者其端已溢暢於此矣

都人士

全

詩人歷叙王都盛時之儀物而深致夫感慨之意焉

全詩俱是追叙昔日都邑之盛人物容儀之美而致慨息之詞蓋傷今思古之意也不必分

彼都人士

首章

詩人追言都士之美而為民之瞻傷今之意有在矣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廿三

此章追言昔時都士之美為民之所觀望正以傷今之不然也註中人物容儀之美容儀就人物上說不平依裘黃黃服之美也其容不改容之美也出言有章言之美也此儀容之美不可本德上來說下四章亦然萬民所望之下要見慨慕意萬民所望以其容儀之美而望之也謂昔時如此而今則無之矣非謂今之民望之也

亂離之後君子傷今之衰而思古之盛也故作此詩君曰今之王都即昔之王都也而其氣象之盛衰則有大相遠者矣吾寧無感慨於斯乎追昔盛時彼都

人之為士者以言其服則狐裘黃黃然其可觀也以言其容則秩秩然有常度而不改也至於出言則有章而壹壹然德言之可聽也以斯人而行歸於周但見觀其容服者莫不格夫瞻仰之思接其言貌者莫不動夫欽承之念信乎為萬民之所望矣彼一時也人物容儀之美則然也今豈得而復見之哉

彼都人士

第二章

詩人追言盛時之人物而憂其不復見焉

此章言人物之美不可復見而已憂之也壹壹所以莊首緇撮所以撮髣服之美也綢直如髮髮之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二十四

美也我心不說憂之也

彼都人士則壹壹緇撮而元服之制昭然其可象矣彼君子女則綢直如髮而生質之美鬢然其可度矣斯人也昔固可得而見之也今彫謝之後欲見之而不可得焉是以感慨之情動於外傷悲之念切於中憂之心自不容已也此我心之所以不說也歟

彼都人士

第三章

詩人追叙盛時之人物因言其不得見而憂之

深也

此章言人物之盛不復見而已深憂之也充耳句

亦言服飾之美謂之尹吉以禮度之安閑言之苑結謂憂之之深至於鬱積而不得通固結而不可解也

彼都人士則充耳琇實尚之以美石之章而見之者皆知其為尊嚴之度矣彼君子女則禮法安閑得之於習熟之久而見之者皆謂其為尹吉之女矣昔時之人物如此今非其時也吾不復得而見之矣夫是以憂之之深至於鬱積而不得通固結而不可解也其將如之何哉

彼都人士

第四章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二十五

詩人追叙盛時人物之美而深致其願見之意

焉

垂帶而厲亦言服飾之美也卷髮如蠶亦言容之美也末二句言今不得見也若得見之則我將從之邁矣思之甚而惟欲見之也

彼都人士則帶之垂於身者厲然而下垂服何如其美也彼君子女則髮之卷於首者如蠶焉而上曲容何如其美也斯人也昔時之人也今不得而見之也如使我得而見之則將與之以偕往焉庶幾親就之下得以快觀其容儀依歸之餘得以瞻仰其懿範矣

是我願見之思固如此其甚也其如不得見何哉

匪伊垂之

一章

詩人追古容儀之自美而因言其望之之切焉此章匪伊垂之匪伊卷之雖蒙上章之文而實自為一章宜開看帶自有餘是致飾之盛自然下垂也髮自有餘是生質之美自然上卷也云何盱矣望之切也

夫士之帶非故垂之也乃其物采已盡乎人力帶自若是之有餘焉耳女之髮非故卷之也乃其生質之美獨得於天成髮自若是之有旗焉耳蓋自然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二十七

閑美不假備飾也昔時人物容儀之盛如此今之時非昔之時也有餘之帶不可得而復見之矣有旗之髮不可得而復觀之矣使我撫今思昔如何而不望之乎噫詩人感慨之意深矣

第四章

至有旗

詩人追盛時容飾之美而思之切因言其美之出於自然也

采綠

全

婦人於君子之未歸必歷賦以道其思望之情也

二章分總是思望之情上二章言君子未歸而思念之深下二章預道其既歸歎往而不與之俱也蓋見其望之切思之深矣

終朝采綠

一章

詩人思君子之深而不專於事因為容以待其歸也

二句分上是思君子之深而不專於采綠之事焉卷耳首章意同下是舍之而歸沐以待其君子之歸也蓋此時是當歸之期故待之如此至下章則言歸期已過而循不至矣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二十七

婦人思其君子而作此詩意謂好合而惡離者人之情也我於君子之不在思之其容已乎彼王舅之綠物之易采者也兩手之采之易盈者也今我之出也已歷終朝之久而采夫綠也不盈一掬之微非我之忽於事也蓋思念之深事以情牽故耳然此時歸期已至或君子之歸未可必也故念我髮之曲局於是舍采綠之事歸而沐之以待我君子之歸使果歸焉則庶幾有以慰我之心矣

終朝采藍

一章

婦人言已思君子之歸而不專於事因嘆其過期

而不歸也

下二句言歸期已過而猶不歸見已所以深思之也五日六日亦大約言之耳

又嘗采夫染草之藍矣終朝采藍為時非不久也而不盈夫蔽膝之襜焉蓋心既切於所思故手不專於所事也然使歸期未過猶之可也今自其去時之約而言之固以五日為期矣而至於六日猶不見我君子之歸焉則是過期而不至也使我如何而不望之哉

之子于狩

一章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二十八

婦人預道君子之歸欲隨其所事而與之俱也
狩獵釣魚者男子之事而張弓綸繩者亦婦人之所能為故欲假此以致其相親之情註中欲無往而不與之俱正以表其共事之情如此非真與之往狩之謂也婦人豈有外事乎但曰張其弓綸其繩便是欲與之俱矣要重預道意作惻然之詞
夫君子未歸我固思念之切矣使由是而既歸焉則將何以致其情乎彼狩者男子之事也吾於君子之出雖欲觀其狩而不可得矣如其歸而往狩歟此我之所以深幸者也我則將為之張其弓焉庶幾為君

子獲禽之一助也而親愛之意亦假之張弓以少伸矣釣者亦男子之事也吾於君子之出雖欲觀其釣而不可得矣如其歸而往釣歟此我之所深喜者也
我將為之綸其繩焉庶幾為君子得魚之一助也而媚愛之情亦假之綸繩以少遂矣此固我之心也其如君子之不歸何哉

其釣維何

一章

婦人預擬君子釣之所獲而欲觀之以致其情也

與上章同意亦是預道之詞維魴及鱖是擬議之詞下維魴句帶下看薄言觀者不重觀魚意只是欲致其相親之情耳不言狩之所獲者舉此以該彼也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二十九

夫使其歸而往釣也則必有所獲矣其釣之所獲果維何乎或得夫細鱗之魴焉與夫似魴之鱖焉斯固君子之事也亦我之幸也我則於其所得之魴也從而觀之庶幾與君子而相親焉於其所得之鱖也從而觀之庶幾與君子而共適焉我之所願者固如此矣其如君子之不歸何哉是則望之切思之深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可以見其情性之正矣

君子于狩

二章

婦人歌助君子之事而觀其所得思望之意深矣

黍苗

全

從役者感大臣之勞而樂於勸功因歸美其成功也

三章分首章言召公能勞其役也二章三章言行役者感激勸勵必謝功既成而後歸也四章歸功於召公末章則美其成功之大也

芄芄黍苗

首章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手

詩人興遠行者有賴於大臣可以懲德矣

以黍苗之盛有賴於陰雨之膏興南行之遠有賴於召伯之勞也南行往營謝也謝在周南故曰南行觀崧高云南邦南土可見勞慰其遠行之勞也

召穆公承王命以營謝邑故將從役南行而行者作此以美之也意謂往役者庶民之職慰勞者君上之恩彼芄芄然茂盛之黍苗也則及時之化有賴於天澤之滋實惟陰雨能膏之矣况今悠悠然南行之役遠行之念亦不能無也惟我召伯承王命而董率之慮其道路之遠而體悉之必周察其勞勩之勤而慰

撫之益至所賴以體民之情者在此矣寧不有以勸吾趨事之思而激吾忘勞之念也哉

我任我輦

一章

詩人指言往役之事必期於集事而歸也

此及下章俱是行役者感激勸勵之意重在末二句期於集事而後歸也若事未集則不敢歸矣要見是召伯慰勞所致之意我任我輦我車我牛俱指人言有負任者有推輓者有御車者有服牛者莫不協力從事期於成功而後歸也觀數个我字可見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三十一

夫召伯所以勞我如此則我所以赴是役者何如我之南行也有負任者有推輓者咸竭力以効勞有御車者有服牛者悉奮迅以從事蓋以我之行也為營謝而行也必也營建之績既成經理之功已就夫然後可以旋歸耳使謝之功一日未集則召公之職一日未副也而敢以還歸乎

我徒我御

一章

詩人詳指從役之衆皆期於畢事而歸也

此章即上章之意敷演成文耳意並同上

肅肅謝功

一章

詩人兩歸大臣營謝之功其所感者深矣

此章歸功於召伯也肅肅謝功蕪城郭宮室宗廟門社在內即崧高所謂定中伯之宅有假其城寢廟既成者是也不可燕指原隰泉流講烈烈就作邑言非在道也成之本慰勞撫綏上來所以成其勇也不必用預道意

夫以召伯之慰勞而致人心之兢勸如此則謝功之成非召伯之功而誰功乎是故肅肅然此嚴正之謝功拔集一舉而氣象為之森嚴營建一新而規模為之整飭豈他人所能營哉惟我召伯教護有方而創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三十一

無前之業幣率有道而弘不校之基是功也實召伯有以營之耳此烈烈然威武之征師敏於趨事而無怠弛之心勇於赴功而有奮揚之氣豈他人所能成哉惟我召伯撫之以仁自作其勇敢之志鼓之以義自啓其終事之思實召伯有以成之耳不然何為而有是功耶

原隰既平

一章

詩人美大臣營謝之績而因以慰天子之心也此章美其成功之大也原隰二句是疆理之事崧高所謂徹申伯土田者是也不必就肅肅謝功謹

彼是營建之功此是疆理之功也召伯有成帶下說王心載寧蓋王封申伯於謝將使之式是南邦而亦以盡待舅之情也今謝功既成則此意俱得慰矣此王心所以安也

且以召伯之功言之吾知召伯之營謝也非惟周作室之謀而亦以盡疆理之務是故徹土以為田則因其高而為原也相其卑而為隰也而土無不治矣原隰不既平乎通水以灌溉則由逐而達之溝也由溝而達之洫也而水無不治矣泉流不既清乎夫經理之事無不周如此斯因召伯之有成也由是宅居之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卅三

卷三

建以有慰大君維翰之思都邑之雄有以副天子親賢之志王心自於此而載寧矣是則盡臣之職而安君之心召伯之功大矣非善於慰勞其何以致之乎故觀於是詩而召伯忠君之義恤民之仁具見之矣首三章

焉

末二章

詩人歸大臣營謝之功有以慰天子之心也

隰桑

全

詩人屢與見賢之喜而因極道其愛賢之誠也

上三章屢與其見賢之喜末一章極道其愛賢之

誠

隰桑有阿

首章

詩人興已幸君子之見而喜之深好德之情見矣

君子有德之人也平日願見而不可得今既得見則其樂當何如哉樂之深也

此喜見君子之詩若曰賢才者輔治之具而好賢者吾人之心彼隰桑阿然而美則其樂難然而盛矣况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廿四

我君子道德備於厥躬聞望隆於有素固吾之所願

見者也今既見之則親炙之下有以慰吾未見之思觀德之餘有以愜吾親賢之願天下之樂莫大於此也其樂當何如哉蓋不覺其樂之至者矣

隰桑有阿

第二章

詩人興已之見君子有不客已之樂也

云何不樂言不客以不樂也

隰桑有阿則其葉沃然而光澤矣况我之既見君子也相須之殷者不病於相遇之踈歟見之切者方幸其得見之易使我如之何而不樂哉蓋有不客已於

樂者矣

隰桑有阿

第三章

詩人興已之見賢而益固其好賢之譽也

德音孔膠就見賢上說言其好賢樂善貴德尊士之名愈彰愈顯也蓋君子不至未免簡賢棄禮之譏既至則所以樂之者昭著於外自然有譽矣孔膠自今日言不可就後日說

隰桑有阿則其葉幽然而茂密矣况我平日嘗有好

賢之譽而今既見我君子也則欣慕之至而尊德樂道之譽自此而愈彰喜悅之深而好善忘勢之名由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廿五

是而加顯雖不求固其名也而人之稱之者益固於往時矣德音不孔膠乎

心乎愛矣

一章

詩人極道其好賢之誠發之遲而存之久也

此章總是極道其好賢之誠須順詩人口氣依註一直說下不必分中心藏之是藏於心而不言蓋

發於言者易窮而存諸心者難盡故無日忘之也

夫我之於君子也篤好之情極於思慕之久深愛之念本於根心之誠則於既見君子之時雖舉以告之可也而何不遂以告之乎而但藏之於方寸之中心

可得而好之口不可得而言之也。蘊之於淵默之舍心可得而知之言不可得而發之也。則是山妻之愛將要之求久而不渝。因心之誠。將歷之終身而無改。使我何日而忘之乎。蓋其好之者既至。則其藏之者必深。發之者既遲。則其持之者必久。非不欲告也。不欲告也。其規聲音笑貌之所為者。大不侔矣。噫。此所以為好賢之誠也歟。

白華

全

王后見棄必屢托喻以致其悲傷之情也。

此詩申后見棄所作歷喻以致其悲傷之情首章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其

東

喻夫婦相須之常理而嘆王之不然也。二章喻王

常有澤以被乎已而嘆其不然也。三章喻王不能

通其寵澤而使我念之也。四章喻已以正嫡之尊

反見卑賤而深傷之也。五章喻已之誠意當有以

感動乎王而嘆王之不然也。六章喻嫡妾之易位

而深傷之也。七章喻夫婦相依之常理而嘆王之

反其常也。八章喻王寵賤妾以自卑其身而念之

不忘也。內多反比各章上二句須將此意挑剔得

明白不然則似興體矣。全不必分各章疊疊說去

白華管兮

一章

詩人喻已與王有相須之勢而嘆其相聯之連也。

首二句以二物之相須喻夫婦之相須也。末二句言王遠已而使之獨處則不如白茅之束白華矣。幽王嬖褒姒而黜申后故申后作此詩以致其悲怨之情也。若曰夫婦之相與者常也而相聯者其變也。彼白華為管其物亦甚微矣然致用之下必以白茅為束而束之夫婦之際所以相須而共濟者猶夫是也。王亦當有以親乎我矣夫何之子之遠相須之殷者卒阻於相遇之疎而使我之獨處乎是。曾二物之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三十七

不如矣不亦可傷也哉。

英英白雲

一章

詩人喻王澤之當徧而深嘆其不然也。

水氣夜升而為雲及朝則降而為雨露彼管茅言

其澤之無未被也。以比王之澤當有以徧及乎我

也。末二句言已之時運艱難王不為之思慮圖謀

遽從而棄絕之是不如白雲之露管茅矣。

不但足也。彼水上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及朝則為

露而下降此英英之白雲夫固露彼管茅之上而無

一物之不被其澤者矣。然則王之尊大猶之雲也。謂

宜普其惠澤之公而使我之蒙其惠焉可也夫何我之時運方在於艱難之中而予之棄之也曾不如之以圖謀之意坐視其窮而不為之恤也是不如白雲之露管茅矣不亦可傷之甚乎

灑池北流

一章

詩人喻王之壅其寵澤而深致其憂念之情也

首二句是反比以小水之能浸灌比王之尊大不能通其寵澤也末二句是憂念之情

且灑池之水水之小者也而其北流也尚能浸灌於稻田焉以水之小而猶有澤物之功如此然則王之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三十人

尊大其視之小水何如也今乃惠澤之壅溺於寵愛之私而使我之不被其澤也是自灑池之不如矣故我嘯歌之聲發之於口傷痛之情懷之於心念彼碩大之人亦徒念之而已其將如之何哉

樵彼桑薪

一章

詩人喻已以嫡后之憂念王而致其憂也

首二句以物之賤用喻已之當尊而卑也實勞我心憂之也

然王之棄乎我也豈無見於嫡后之當尊乎彼桑之

為薪薪之善者也可用之以烹飪也今也采彼桑薪而我乃烘之於燼焉不以之為烹飪之資而但以此為燼燭之用則失其廢物之宜矣我以正嫡之尊而反見卑賤其失所有如此者是皆王之所為也惟茲碩大之人使我憂之而不能忘念之而不容已豈不實勞我心也哉

鼓鍾于宮

一章

詩人喻誠意之能感物而傷已之不能感乎主也

首二句以鍾聲之聞於外比誠意之在中者可以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廿九

感動乎人也念子操操意非不誠也而反視我邁邁則非誠意所能感矣

且王之棄乎我也豈以我誠意之不至乎彼鼓鍾於宮若是乎其深遠也而其聲之洪大必聞於外焉蓋至誠之中存自寓夫感人之理盈缶之內蘊自妙夫動物之機斯固理之必然者也今我之念子操操然而有憂意非不誠也而子之視我乃邁邁然棄去而不顧則有非誠之所能感矣亦獨何心哉

有鷺在梁

一章

詩人喻嫡妾之易位而重致其憂之之情也

此章言王之視我邁邁者以其嬖棄奴而棄乎已也上二句是嫡妾易位之喻下二句憂之也

然王之所以不顧者亦以其惑於嬖妾故耳彼鴛鴦皆以魚為食然鴛之於鴦清濁則有間矣今也有鴦則在梁焉得食而飽也有鴛則在林焉不得食而饑也其失所甚矣妾之卑微猶之鴛也而反見寵愛嫡之尊貴猶之鴦也而不免廢黜嫡妾之易位如此何其於養鴛而棄鴦者乎是皆碩人為之也維彼碩人使我傷人倫之大變慨名分之乖張憂之自不容已矣不亦實勞我心也哉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四十

鴛鴦在梁

一章

詩人喻夫婦之有常匹而嘆王之反其常也

此章承上章嫡妾易位之意而責王之反其常也鴛鴦有匹之鳥居常相依一定而不可易故以喻夫婦之有常匹也二三其德謂惑於嬖妾也則失其常矣此詩遭人倫之變而六章以上供致夫愈之之詞至此方責之曰之子無良二三其德忠厚之道也

夫王之所為如此則其無常亦甚矣彼鴛鴦有匹之鳥也其在梁也必戢其左翼以相依於內配偶之常

一定而不可易也然則夫婦之間亦宜其有常匹矣夫何之子之不善也始也以我為嫡后之尊而終也卒惑於嬖妾之賤始一德也終又一德也二三其德曾鴛鴦之不如矣何無良之若是哉

有扁斯石

一章

詩人喻賤妾之不當寵而深傷王之遠乎已也此章首二句喻言寵賤妾者適以自賤見賤妾之不當寵也末二句又言王之遠我使我憂之之深以至於病焉猶有望之之情厚之至也

然嬖妾不當寵也今夫履天下之高位者則其身與之而俱高扁然之石石之卑者也苟從而履之則其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四十一

在石者固無峻極之形而吾之所履者亦非崇高之地不亦卑之甚乎然則妾之卑猶之石之卑也苟寵之而不知其賤焉是亦妾之類也適以自賤其身而已矣夫所寵者在於妾則所棄者必在於嫡故君子之遠乎我越天下之定分廢天下之大倫使我憂之之深以至於病也其將何以自解哉是則處見黜之變猶有思望之情而畧無怨懟過甚之詞焉可以觀詩人之忠厚矣

縣壘

全

詩人屢托喻而致求助之意可以徵特之窮矣
三章一意俱四句分上四句喻已之前者以道
遠而勞甚下四句是求助於人之詞也此比類與
有狐綏綏一般只當以絲蠻二句作比道之云遠
二句已是正說不就為言矣飲之食之歆其周卹
乎已也教之誨之歆其指示乎已也後車載之歆
其振拔乎已也有就教養任用說者不必依下二
章意做首章但三四句微異曰豈敢憚行畏不能
趨者言我之不前非憚行也但道遠勞甚畏吾之
力不能趨正意未始不同也莫能極亦然極至也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四十二

此貪賤勞苦而思有所托者之作也若曰絲蠻然飛
鳴之黃鳥止於丘阿之上歆前而不前何也蓋道路
之回遠非一蹴之所能到而經歷之久已有不勝其
勞勩者矣我勞果何如哉此所以不敢前也夫人遭
困於身則必求托於人當是時也安得有能憫我之
微賤飲之食之而隆推食之惠教之誨之而有啓告
之益又命後車以載之而弘其振拔之恩者乎此吾
之所深望於人者也下二章做此噫詩人不得已之
情見矣

椒葉

全

詩人屢叙薄物而必進於賓所以昭其誠也

此燕飲之詩總是述主人之謙詞言物雖薄而必
與賓客共之也首章椒葉物之至薄者也二章以
下皆言一兔而已亦薄物也物雖薄而必進於賓
則其意之誠有溢於物之外者矣酌言嘗之謂酌
酒而嘗是椒葉也獻之酌之下亦要補食兔之意
言獻而後言酌言酌而後言酬禮之次也炮之燔
之只是敷演變文以成章耳

此亦燕飲之詩也若謂優賓之禮固在於物之豐而
好賢之誠則不計於物之薄彼幡幡椒葉采之以致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四十三

用烹之以為菹此物之至薄者也若不足以進於賓
矣然誠意之所存有不待於物之備者苟必待備物
而後燕則燕何時而設乎故君子有酒則以是物也
酌是酒也與嘉賓而共嘗之庶乎物雖菲也而情亦
假之以少伸矣至若有兔斯首炮之以去其毛燔之
而加諸火此亦薄物也若不足以為賓之食矣然恭
敬之所寓有不待於物之厚者苟必待盡物而後燕
寧無失禮之咎乎故君子有酒則以是兔也酌是酒
也而獻之於賓焉庶乎物雖微也而敬亦因之以少
達矣有兔斯首燔之炙之雖有愧於遠豆之多也然

石子有酒不敢自用也必以是免而酌是酒焉
質而賓亦醉乎主矣所以洽散者不在斯乎有免斯
之炮之雖無殺核之威然君子有酒非以自來也必以是
免而酌是酒焉賓既酌乎主而主又酌乎賓矣斯言
者不在斯乎斯固主人之謙詞而亦可見其好客之深

漸漸之石

全

詩人發言東征之勞悲然之情見矣

此詩將帥出征所作首二章言經歷遠而不勝其
勞末章言又逢大雨而不勝其勞皆悲然之詞也

漸漸之石

首章

詩人叙已經歷之勞而自傷其不得暇也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畢

四句分漸漸二句言經歷之險也山川一句言經

歷之遠也維其勞矣總承經歷險遠而言其勞也

末二句傷已東征之不得暇也

此將帥出征所作意謂敵愾者臣子之分而憚勞者夫
人之情我今承王命而出師也陟彼高峻之石則漸漸
然而高焉不亦極天下之險乎跋涉山川之塗則悠悠
然而遠焉不亦極天下之遠乎經歷險遠如此豈有不
勝其勞者矣故夫武人之東征奔走於道路之間盡
於兵旅之務雖欲求朝旦之暇不可得也其能自逸乎

漸新之石

次章

詩人叙已登歷之無窮而自傷其不得出也

與上章同意註中言所歷歷何日而盡也登字貼

首二句歷字貼第三句曷其沒矣總承上三句說

不遑出矣言但知深入敵人之險不暇謀出

漸漸之石卒然而崔嵬也山川之路悠然而迢遠也

斯則登天下之至險未知何時而可盡歷天下之至

遠未知何時而可窮矣故夫武人東征但知深入以

挫其鋒遂行以冒其阻雖欲謀出不暇為謀也其何

以自全哉

有豕白蹄

一章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四十五

詩人驗天之將雨而深傷其東征之勞也

豕涉波亦是將雨之驗張子水患之多註不必用

蓋豕喜雨之物畢喜雨之星月陰之精也故豕涉

波月離畢俱是將雨之驗埤雅云馬喜風豕喜雨

故天將雨則豕進涉水波也胡氏曰畢星好雨月

水之精離畢而雨星象相感如此俾滂沱句總承

末二句言其勞也

夫久役如此况有遇雨之變乎今夫豕食物也豕雨

者其性也今有豕白蹄相與進涉乎水波焉將雨之

驗徵于物矣月陰之精也而畢又好雨之星也今月

之宿離於畢之舍焉將雨之驗見之於天矣仰而觀之俯而察之大雨雖未及也而有必雨之占滂沱之患豈能免哉夫以久役之餘而有大雨之遇武人之東征險遠之勞不能以自釋泥塗之苦不能以自勝欲謀及於他事而力亦有所不暇矣何勞苦之至一至此乎吁將帥出征不以為分之當盡而但自傷其勞之不堪是必上之人使之不以其道爾

若之華

全

詩人兩托喻而傷其不能久因深嘆夫時之窮也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四十六

寄

首二章喻已遭時之衰雖生不久而深致感慨之意末一章言百物彫耗民皆饑困見已之所以不能久也觀此而周衰可知矣

此詩遭周室之衰而作也若曰王室之盛則民遂其安王室之衰則民受其病我之所遇何不善之若是乎彼若之為物附物以生者也若之華其色芸然而黃焉非不榮也然不過一時之榮而已不能以久存也我今遭時之窮雖生而不能久猶夫若之華也心之憂矣使我如之何而不傷也哉若之華其葉青青然而茂焉非不盛也然不過一時之盛而已不能以

長盛也我今遭時之亂勢有難於久存猶夫若之華也知我如此孰若無生之為愈哉所以然者蓋今饑饉之後百物彫耗觀之於羊則羊之茁壯者無有也吾惟見羴羊之瘠癯然其首之大而已觀之於魚則魚麗於罾者無有也吾惟見罾中魚而水靜但有三星之光而已舉一羊焉而九非羊者可知也舉一魚焉而九非魚者可知也吾人當此之時苟且得食亦已足矣况可望其飽乎此吾之所以不能久也吁民窮如此時事亦可悲矣

何草不黃

全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四十七

卷

詩人屢興賦而言征役之苦傷痛之意深矣此詩反覆傷已征役之不息也無分截

何草不黃

一章

詩人興同役者之久困傷時之意見矣

以上一句興下三句何日不行無日而不困何人二句無人而不困也人指同行之征夫而言

周室將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而作此詩意謂好逸惡勞者人之情也方今征役不息吾豈能堪哉彼草之衰也則其色槁然而黃焉夫固無草而不黃矣我與同役之徒奔走於外無時而息也何日而不行乎

凡我同類皆服其勞也何人而不將以經營於四方乎

何草不玄

一章

詩人興從後者之棄其室家而重致夫自哀之意也

此章興至二句止何人不矜指行役之人言下二

句嘆人皆有室家而行役者獨無也

草皆玄也無草而不玄矣凡我征夫適時而不歸皆

失其室家之樂也無人而不矜矣夫天下之人皆有

夫婦之樂也哀我征夫豈獨為匪民而使之至此也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四十八

匪兕匪虎

一章

詩人嘆已之行於外而傷其不得息也

首二句嘆已之不當適野而今適於野也下二句

傷其不得暇也

夫使我而為兕為虎焉則適彼曠野者宜也今我乃

人也非兕而非虎也何為使之循曠野之中而無安

居之逸哉哀我征夫朝焉從事於外夕焉不已於行

殆無有一時之閒暇者矣

有芄者猗

一章

詩人興已之困於行自傷之意見矣

有踐二句言乘有踐之車而行於周道不得息也

有芄然尾長之猗則率彼幽草夫固自適其性矣今

我征夫莫不有安逸之情也然而乘有踐之車行彼

周道之上馳驅而不得休焉豈能勝其勞乎吁民之

不得其所甚矣安得采薇杖杜之歌以體民之情而

恤之也哉此吾所以追慕於周之感也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

四十九

詩經正義小雅卷之十七終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八

乙丑進士南台許天賜

第庠生 天賜

男庠生昌年 孫康生紹武

文王

全

大臣戒君必詳聖德受命之事而因示以法鑒之意焉

此詩大要言周有天下皆由文王之德而成王保天下當法文王之德也末二章分上五章又以首章為張本蓋首章是泛言文王以顯德受成命下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八

一

四章是詳言以德受命之事二章三章言命周之福正見文王所以受命四章五章言絕商之禍正見文王所以代商受命俱重德上末二章法祖鑒效典鑒殷法祖總是戒成王也第四章敬字是文王為德之實乃通篇骨子不可不知

文王在上

一章

大臣反覆言聖人以顯德受成命戒君之意微矣

此章總言文王以顯德受成命末二句正是德之顯而命之所以時意不必載於昭于天神之昭便是

德之顯其命維新指成王時說有周不顯貼首二

句言其德久而彌光也帝命不時貼三四句言適

當興王之時也末二句即首二句意言文王德合

於天與天同運也若道真箇一降一降則不可左

右下要補命之時意蓋有是德斯有是命也

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意謂天下之不可常者命也而其可以自致者德也王今簒乃祖之休亦知所以受命之由乎惟我文王升遐久矣而耿光大烈發而為在上之神則於昭于天不與之而俱往焉是以周邦封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八

二

自后稷雖云舊也然不過世襲侯爵而已其受天命之隆而宏一統之業則自今日始非復前日之舊焉矣文王在上而昭于天則是有周之德不特生而存不隨死而亡煥乎文明之不掩也豈不顯乎周雖舊邦而命則新則是上帝之命適符聖作之期用協興王之運此固豈亨之一初也豈不時乎然德者命之本也文王之神一升一降無時不在上帝之左右精神默運與造化而為徒英爽流行合乾元而無間蓋與天合德者也則夫命之時者孰非一德之所致哉

禮禮文王

一章

詩人美聖人德純而譽久因推言其受命之久也

二句分大意言文王之德不已故譽不已譽不已故上帝敷錫之休及於子孫臣庶亦不已也蓋盛即是純亦不已之意註中人見其若有所勉意不必用德之不已就生時言舉之不已就沒後言陳錫哉周歷說文王子孫以下俱是陳錫之實乃未然事蓋百世則所指者遠矣臣庶不可與子孫對看特帶言之講當云使其群臣有為天子之臣者亦世世脩德與本宗百世為天子者同其休有為

詩經卷之十

三

諸侯之臣者亦世世脩德與文王百世為諸侯者同其休本支內當點德字不顯重德上不重爵位文王以德受命之事何如壹然而至誠之妙貫久暫而不渝成性之存歷始終而一致文王之德純亦不已如此故今既沒之後而其令聞之昭著者猶不已也夫有不已之至德斯有不已之令聞有不已之令聞斯有不已之天眷是以上帝錫于周不惟尊崇其身而福澤所流又及于文王之子孫子文王孫子有本宗也則以德繼德百世而為天子本宗蒙其福天有文王也則以德繼德百世而為諸侯而文王蒙其福

矣不但已也又且及其臣庶使凡周之士亦世世傳德與周匹休焉傳世之顯殆將引之於不窮也福之遠為何如哉

世之不顯

一章

詩人原周士傳世之顯以其有輔世之功也

世之不顯通後世而言歟猶翼翼以下推其所以傳世之顯就前日周士而言猶是經國之歆勉敬大全輔氏謂勉則無怠敬則無弛是也下六句俱承厥猶句講皇宇從翼翼上見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無天命保佑聖化造就之殊生此王國句重看

詩經卷之十

四

天命聖化意俱在其中王國克生只承上句說落非工意相對而言也維周之植是安國之意國安則君安故曰文王亦賴以為安矣安就文王生時言不可作文王之神講末要繳天眷意打轉壹言之德方是

夫周士承天之眷以德繼德其傳世豈不顯乎然果何脩而得此哉蓋其忠盡之意發而為經國之歆翼翼然勉而無怠敬而無弛焉此矣哉之多士際貞元之會合荷德化之甄陶皆生此文王之國也夫國以得人為本文王之國能生此衆多之賢士則干城有

托真宗社于無虞足為國之幹矣君以安國為心國既安矣則此濟濟之多士代終有道輔至治于無為文王亦賴之以為安矣下成輔世之功而上享得人

之慶則其傳世之顯者宜也上天命周之福如此向非疊疊之德其何以致之乎

穆穆文王 一章

詩人美聖人之德極其純故天命之集有其驗也

二句分首二句一直說下言穆穆文王之德於我繼續光明不已其敬也穆穆以德言不可就德容

詩經正義卷之十八

五

乃

上講不已其敬是無時不然意敬字乃一篇之綱領須重看穆穆敬止即中庸不顯篤恭也要講得自然方是假哉天命于商之孫子上見之蓋惟天命既集是以商之子孫皆維服于周耳天命之集只說集于周便是此章與下章雖說絕商之禍其實還重在歸周見文王以德受命之事總註宜通融看不可過泥也

夫天命歸于周則必絕于商矣穆穆然此深遠之文王洗心退藏泯聲色於不大帝則默順融知識於兩忘於執緝而繼之自強妙不息之真光而明之齊戒

極神明之至聖敬之日躋蓋無一時之或間也夫敬者德之聚德者命之本文王之德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大哉天命于是集焉豈待于遠求哉天命之去晉每驗于人心之歸否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蓋商之孫子其數不止十萬之多若難萃其渙也然以上帝之命集于文王故今不能舍而他適皆來臣服于周十萬難為衆矣天之所在人豈能違哉

侯服于周 一章

大臣叙商命之歸周而因於時王以法祖也

末二句分首二句承上起下膚言其容貌之美敏

詩經正義卷之十八

六

乃

言其應事之疾是樂言之不必就裸將時講裸將周之事也黼黻商之服也服則商而事則周所以啓人畏戒之心也末二句總承侯服裸將說來蓋商之子孫臣庶侯服于周者皆文王之德所致故欲後王之念之也王之蓋臣是因卑達尊之意作文只講蓋臣便含戒王意在其中德即緝熙敬止之德念而法之則天命人心可以永保否則周之子孫臣庶又將轉而臣服于他人矣此章戒王意甚切至天命靡常有德則就無德則去也固是儆戒意殷士四句言以商之臣服周之事亦是儆戒

意將此處提得警省則喚起末二句始有力矣

夫商之孫子皆來臣服于周者蓋以天命之不可常有德則就人固不能却其來無德則去人亦不能挽其往故也惟其無常故商之士容貌之美卓乎一代之英越事之疾濟乎一時之望昔固為商之臣而今皆執裸獻之禮酌而送之助王祭祀于周之京也夫所事者雖周之事所服者猶商之服被于身者有黼裳焉不變乎殷之裳也戴于首者有珥冠焉不變乎殷之冠也蓋雖脩先代之制而亦以示今日之戒焉耳是人心之歸周莫非文德格天之所致也王之蓋

論學堂素大雅卷之十八

七

天

臣忠君愛國之誠進進無已上焉思以培植乎天命下焉思以維繫乎人心為貴甚重而為慮亦甚遠者得無念爾祖純敬之德乎尚當觀億萬而內省感勵時而興思念而法之所以祈天永命者端有在也不然則將有大可畏者存乎其中矣而可以不懼哉

無念爾祖

一章

大臣戒君欲其法祖以致福而鑒殷以保命也四句分無念爾祖程文泥總註以子孫臣庶對講未當蓋周公只是借臣庶以戒王非並戒臣庶也若單言蓋臣此為戒王無言子孫則為並戒臣庶

矣作文不著蓋臣字出更好聿脩厥德二句註中

兩自字最宜重看言當責成于已脩德是從心身上做工夫求言配命則脩德之純其實不外乎一敬也未字中有疊疊緝熙意此二句與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文意相類言語辭也與孟子集註訓為念者不同多福只是保天命人心之意自字最重言以脩德配命自致之也上註中二自字正與此相照德曰自脩命曰自配福曰自求所以法文王者誠在我矣末四句師以天下言配上帝以德言與大學所釋得衆得國意不同末句要打轉不容

論學堂素大雅卷之十八

八

天

不脩德以法祖意蓋此章法祖鑒殷雖是兩段然欲鑒殷保命苟非脩德法祖亦何以保之乎須重法祖方是

夫爾祖之德所當念也爾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欲念爾祖豈有他哉亦曰爾祖之德爾之所同得者也要必反求諸身以自脩其德脩諸內焉求無忝于心法之精也脩諸外焉求無愧于治法之策也然人心之出入無常天理之存亡甚易一時不謹則欲得以問理如脩德何人必常自省繫務使行與天合入於疊疊之純動與理俱隣于緝

之域則德之脩者為益密矣吾見以是格天則美
命乎我而求保以是安民則人心于我而求歸盛大
之福自我教之豈待外求而得耶然祖德固所當法
朕亡亦所當鑒殷未失天下之時賢聖繼作一德咸
有其德足以配乎上帝此天命之所以歸也今其子
孫乃知此則以顛覆厥德故也汝宜以是為鑒而自
省焉則知天命之不易保以有德而就者以無德而
去而所以法祖脩德者自不容已矣

命之不易

一章

大臣戒君以鑒殷而因格以法祖也

卷之十八

九

三句分重在法祖上所謂鑒殷者亦是引起法祖
之意而已爾躬爾宇直指成王說宜昭我問正所
以保命也此句上須補出脩德配命意上天之載
就禍福說不可露出福善禍淫字蓋露了則易度
矣此載字與中庸所引意亦異不同彼就理言而
此就禍福言也儀刑文王正是法其疊疊緝熙之
德首章言文王在上於昭于異文王祗降在帝左
右是文王之德與天為一也大無聲臭之可尋但
以文王為法便是法大至于萬邦作孚則不必求
之在天之天而天之所與者即在吾心之天矣諸

末須補出天命可保意

夫天命之不易保誠可畏也爾必以商為戒毋若紂
之自絕于天使天命之自爾祖而受者自爾躬而止
也尚當日新其德布善譽于無方昭令名于罔間使
天命之不易保者自爾而保之則庶乎其可矣然商
之所以廢與其所以興者皆天之所為必有其故也
又當度其所以興廢者而折之于天但上天之事運
於冲漠之表初無聲之可尋宰於於穆之中初無臭
之可即不可得而度也與其求在天之天孰若求在
人之天爾祖文王與天合德是即天載之所在也汝
儀而象之仰循其疊疊之成規刑而法之恪守其緝熙
之懿範則一理所孚自起夫同然之感萬邦之廣莫
不作而信之孔邇之懷復見于今日也王后之仰無
異乎昔時也天命之在文王者又在我矣尚何命之
難保大之難度也哉是知文王之所以新命者德而
已矣而其德之實則不外乎一敬也嗣王之所以保
命者脩德而已矣而其脩德之要亦不外乎一敬也
周公戒君之意其在茲乎

首章

至 敬止

大臣戒君歷叙聖德之得天而必謂其為德之

實也

首章 合 下章

詩人詠聖人以顯德受成命而因詳其以德受

命之遠也

穆穆文王 三章

大臣指聖德得天之眷而致人之歸因格時王

以法祖也

陳錫 至 敬止

大臣詳上天福周之遠而必推言聖德之敬也

文王在上 至 假於天命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八

大臣戒君必歷推聖人以德而受命也

大明 全

大臣戒君必著天人交與之機而因推二聖得

天之由也

首章分上是泛言天人交與之理以為下文張本

下是詳言文武以德受命之事以終首章之意通

篇以德受命之意不一而足但必至末章克殷而

赫赫之命始見耳二章以下俱重文武上指總註

雖以二章及四五六章為燕言王季太任及太姒

之德然皆是推本而言非並與文武有明明之德

而受赫赫之命也

明明在下 一章

大臣明天人交與之理而証之於殷成王之意

切矣

四句分上是泛言天人之理下是証以殷亡之事

明明二句須流水交互講方見交與之機二句末

要藏若下無明明之德則上無赫赫之命意天雖

二句雖一般但上主天言下主君言皆發上二句

意總是泛言其理為後而張本五六句言殷之失

天命者由于無是德正與文武反對見文武之所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八

以受天命者由于有是德也戒王之意自在言表

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也意若曰天人雖隔于異致

無命恒妙于相因惟宜著之德明明然在于下焉既

有以為感格之本斯光顯之命赫赫然在于上焉自

有以妙數錫之機苟下無明明之德則上無赫赫之

命矣達于上下去就無常可見天命以有德而祐無

德而去此天之所以難謀也君位以有德而存無德

而亡此為君之所以不易也天人交與之理如此蓋

嘗驗之于紂矣紂所居之尊則天位也所傳之正則

殷適也固宜保有天下乃使之不得挾四方而有之

蓋以此耳可不畏哉

摯仲氏任

一章

詩人本賢王之得賢配而因以生聖子也

六句分此章雖言王季太任之德不過推本文王所以聖之由蓋舉其父母之德以見其德之所成者遠也重在文王上來嫁于周二句一順講不平維德之行燕王季太任交互講末二句不可入胎教身教等意但以德言便是

夫有明德斯有顯命如此然則文武之受命孰不本于德乎蓋我周之業基于文王文王之生豈無所自

詩經正義卷之十八

十三

我彼王季天下之賢王難乎其為配也于是摯國仲女任其姓者自彼殷商諸侯之國來嫁于周曰于京室之婦焉維此太任及我王季咸有一德而相與行之端一誠莊德之行于內者明婦順之章也明類長君德之行于外者肅刑于之化也由是太任有身率天地之精孕陰陽之秀而生此文王焉薰陶有自而聖人以之聿生漸染有由而明德為之獨異所以成之者遠矣

維此文王

一章

詩人美聖德之敬必舉其得天得人者言之也

此章只是言文王之德之盛所以受命之基不是正受命處昭事上帝二句以得天言厥德不回二句以得人言得天得人非受天命之謂也正言其德之盛耳但不可作盛德之驗首二句分小心翼翼是聖德之敬昭事上帝厥德不回俱承翼翼說來前篇翼翼解作勉敬此解作恭慎因聖賢之別故所釋不同也昭事上帝以敬而昭事之也厥德不回敬德之不回也多福就福祿子孫講以受方國言受方國之歸也基命意講末補之

夫文王生有所自如此則其德之盛不有可言者乎

詩經正義卷之十八

十四

維此文王嚴恭內蘊雖不顯而亦臨寅畏中存雖無射而亦保敬德之純蓋翼翼然其小心者矣蓋以是德而格乎天也秉一心以對越之而所以昭事上帝者莫非至敬之承焉殆見精白潛乎天心為之默佑以福祿則厚其躬也以子孫則昌其後也多福之來有不外求而得矣德之得天也如是其盛哉以是德而感乎人也持一心以統御之而所以撫綏萬邦者絕無回邪之累焉殆見至誠動物人心以之攸同大邦則畏其威也小邦則懷其德也方國之附日恭已以受之矣德之得人也如是其盛哉夫以

文主之德之盛則所以基赫赫之命者有自矣

天監在下

一章

詩人本上天預定乎聖配將以著聖子之所由生也

此章雖只言文王作配事還重武王所由生意首二句分天監在下是舉指天下而言非獨鑒周也有命既集不可承上章文王之德說來蓋自太王王季之時有周世德之盛所以當天眷者已有素矣集是集于周勿專指文王惟天命在周故為文王定配以生聖子如下文所云也洽陽二句觀本

卷之十八

十五

文二在字還連上天作之合看大邦有子言洽陽渭溪之邦有子以應文王之求也初載是初生之時嘉止是將婚之時惟定其配于先故有子以應其求于後此正天意之所在也

于洽水之陽焉風氣之所鍾也在于渭水之溪焉陰陽之所會也故當文王將婚之期而大邦有子以應其求所謂君子之好述者在是矣豈非天意之有在哉

大邦有子

一章

惟聖配德合于天而婚禮之行為有光矣

二句分言太姒有合天之德可配文王而文王婚禮之行為有光也俛天之妹是天之德純一而太姒之德亦純一若與天相伯仲意不可以剛柔從順相配講夫文王之德與天為一者也今太姒之德亦與天為一則其作配宜矣文定厥祥是婚禮之始親迎二句是婚禮之終造舟句輕緊帶着親迎句說是因自莘至周有一水之隔故作之不顯其光承德上來非承造舟為梁亦不就婚禮之始

上講

卷之十八

十六

大邦有子其德何如但見幽閒內蘊與天之於穆者同其機貞靜中存與天之純一者同其運是誠世不常有之德而配我文王為無忝矣文王于是卜得其所而以納幣之禮定其祥所以成婚禮之始也親迎于渭而造舟為梁以通往來之便所以成婚禮之終

也此其令德之括有以協婚媾之宜淑女之來有以昭嘉會之盛豈不顯其光乎

有命自天

一章

詩人言天既命聖人而定其配又生聖子而國其命也

維行分上下相呼應講而意重下段觀註中既命

文王既字與又篤厚之又字相應可見矣上段五

句是申上三章之意而言有命三句即天監二句意

續文二句即文王初載至不顯其光意命文王于

周京者但就其所居之地而命之不必言周之形

詩經卷之十八

十七

詩

續可以興王業也續文二句須承天命說來方有

着落篤生武王篤字重看要入有德意變是和順

之意蓋應天順人之師非若暴殲之舉也

我以聖人而得聖配寧不由是而生聖子乎吾知假

我之命自天而下文王于周京而居之天亦于周京

而命之鑒臨之下既命此文王于周之京矣於是續

太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于我焉厥

之立克贊乎內治之成士女之釐無忝于徽音之

嗣蓋天贊命之非人力所能為也然天意豈但已哉

又篤厚之使生明聖之武王聖以繼聖而所以眷顧

之者愈厚而不忘德以繼德而所以寵綏之者有加

而無已由是而保爾之身由是而右爾之行由是而

錫爾之命使爾和伐乎大商焉上順天命轉危而攸

之安下順人心易亂而反之治也天之所以命周者

不蓋固乎

殷商之旅

一章

詩人美聖人伐暴之師有得於人心之同也

侯與分大意俱重得人心上維子侯與固是人心

之同末二句勉武王亦見人心之同矢于牧野燕

商周之師講蓋上文雖言殷商之旅下文即言維

詩經卷之十八

十八

詩

平侯與故朱傳以皆字言之維子侯與就人心用

齊上講蓋紂有臣億萬億萬其心周有臣三千維

一心故言維我之師為有興起之勢也末二句言維

我師侯與然衆心猶恐武王以衆寡不敵而有所

疑也故勉之如此猶恐二字當玩

氣至奉天命之重興伐暴之師斯時也殷商之旅會

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於牧野雖彼衆而我寡若

不易敵也然以人心較之在彼者有離心離德之形

在我者有同心同德之美則維我之師為有興起之

勢焉耳夫以人心之奮我之勝也必矣但衆心猶恐

武王以衆寡不敵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今日之舉
皇矣上帝實臨于女女當順天休命以奮一怒之威
恭作天討以成安民之績母或貳爾之心而有違詛
不決之意也斯可見衆心之同而武王之伐紂亦非
得已而為之者矣

牧野洋洋

一章

詩人盛陳聖人克商之功見天命之歸于有德
也

此章言武王克商之事克商則赫赫之命歸于周
矣然非文武明明之德達于下何以致此故曰所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八

十九

實

以終首章之意也五句分上是師將之美下是克
商之功首句輕只是會戰之所擅車二句重在師
衆之盛上盖有若干車馬則有若干人矣觀註中
但言師衆之盛可見維師尚父內要入率師意諸
涼彼武王謂大將率師以涼之也其實還重在武
王上會朝清明言成功之速也

人心之同如此則其功之成也何如哉彼牧野之地
洋洋然而廣大是固陳師之所也載是師者有擅車
也則煌煌然而鮮明駕是車者有駟駟也則彭彭焉
而衆盛師衆之盛莫不奮揚而用命矣然師衆之行

將帥統之維時官太師而號當父者忠義之氣存于
中剛勇之威奮于外其勢如鷹之將擊而飛揚將師
之賢又極一時之選矣以是將帥率是師徒涼彼武
王以肆伐乎大商但見王師無敵而前徒倒戈牧野
會戰之且不崇朝而天下遂清明焉戎衣一着措天
下於大定之休徽濁一除易四海以永清之治成功
何其速耶至是赫赫之命歸于周而本其所以致之
者則以文武明明之德也天人交與之機于此益可
見矣為嗣王者可不念哉

乃及王季

至

篤生武王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八

二十

大臣戒君既本前王之所由聖復本後王之所
由生也

天監

至

武王

詩人著天眷聖人得聖配而生聖子見一代受
命之內也

天監

至

于京

詩人言天眷聖人而立之配因申言之以見聖
子所由生也

篤生

至

末

詩人言天生聖人而命以伐商必詳其事而著

其功也

絲

全

詩人喻王業之盛始於微必詳言以終其意也
首章分上是喻今日王業之盛始於前日之微下
是詳言由前日之微以馴致乎今日之盛上是逆
推下是順說二章以下又分作二段看自二章至
七章詳言太王之開王業末二章言由太王而至
文王遂服混夷而受天命見得聖子神孫一德相
為首尾王業之盛不偶然也

輔氏曰以上三篇皆周公戒成王之詩文王則專

詩經卷之十八

二十一

美文王之德大明則追述王季太任文王太姒武
文之德絲則又追述太王太姜文王之德而其意
則歷述甚至積累德業之盛以見成王之任大責
重不可不謹戒而保守之耳

絲絲瓜瓞

一章

詩人喻王業之盛始於微戒君之意有在矣

首句分瓜瓞句若論其理則其比可以該全詩之
意只就此章論則言瓜之大始於瓞之小以此周
家王業之大始於漆沮之微也民之初生以下皆
言其微民就百姓言陶復二句就民間說室室勿

作宮室門杜註中其國甚小自居邠以前言至文

王而後大自太王遷岐以後至文王時而言此註

中至字與八章至于其後總註至文王而服混夷

至字同宜玩詩柄云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王業而

文王因之受天命因之二字亦不可忽

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追述太王始遷岐周以開王

業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若曰業之成也不感於

成之日而必有所由成王知夫周之業乎彼瓜之為

物絲絲然引蔓不絕人見其生于末者若是其末也

而不知其近本初生者則為至小之瓞焉我周今日

詩經卷之十八

二十二

之業固極其大矣而其始也不亦甚微乎何以見之
蓋周人之初生自土沮漆之地非有土地之廣生息
之繁也至古公亶父之時顓蒙之風氣未開朴陋

習俗尚在陶復可居也則居之而已陶穴可藏

也則處之而已家之制猶未脩也室之居尚未有也

古公亶父

一章

詩人述賢君避難以遷都而同賢配以相都也

四句分此章是遷岐之事當時太王迫于狄人之

難事之以犬馬皮幣珠玉俱不得免然以為利

土地所以一且早避而去將以保國而安民也來
朝句要推大王保國安民之心畧帶民從意講大
全精神手采意不可用至于岐下不可講歷覽山
川不如岐下之為愈意觀孟子非擇而取之可見
胥宇處只是相其可居否耳宇字通君民而言下
文廟宇門杜授田居民皆在其中

古公亶父之居邠也困于狄人之侵而思為保國安
民之舉乃屬其人民去而避之乘早朝之時策馬而
走率水滸之西而往岐山之下當此危急之秋意其
可以定居則居之而已于是及姜女而來相居焉密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八

二十三

其大勢可以立吾之國否也察其土宜可以居吾之
民否也蓋雖不暇為擇取之謀而亦不敢為苟且之
計矣

周原膺

一章

賢君驗地之可居而因協謀以定居也

二句分周原二句承上章胥宇講言土地之美可
以居也爰始爰謀謀之于人也爰契我龜謀之于
神也告民處當述土地美人神協講不止承卜
龜說築室通君民言含下文意講此章要見為謀
之不苟意

夫其胥宇也見周原之土地膺然其肥美焉雖重
黍之苦葉而亦耳如飴也如是則可以居矣然猶以為
已謀未若人謀之為審也於是始與幽人之從已者
謀居之以商其是非酌其可否焉又以人謀不若神
謀之為決也於是又契龜而卜之以決其嫌疑定其
猶豫焉神謀既決吉兆已得乃告其民曰周原之美
既驗于土宜人謀之順又協于龜卜可以止于是而
築室于茲矣于茲而作邑居可以定國也于茲而作
民居可以安民也又何必他有所擇哉夫定宅之事
如此可見其為謀之不苟矣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八

二十四

廼慰廼止

一章

詩人述賢君定都之始安養乎民者無不盡焉
此一章言授田居民之事他務未遑而首及乎此
重民之意也廼慰二句是居民廼疆二句是授田
末二句只是申上四句之意言安養之事無不盡
耳非加密也慰者是慰勞之使安其所也宣謂散
居于田廬以便田事詠以耕治言之自西徂東謂
自幽遷岐也此太王間開草昧之時而周于民事如
此可見其愛民矣

然定都之始必以民事為先民未有所安也乃慰而

安之憫其遷徙之勞止而居之定其即次之逸或謂之于左而比閭之相望或列之于右而族黨之相親民皆得其所安矣民未有所養也乃為之畫其大界而經制定為之別其條理而曲折明散居于田以便農事率力于畝以治田時民皆其所養矣若是者豈有一之不盡哉吾知其自西水濟而來至于東雖當草昧之初而曲盡為民之計以言乎安民則慰焉止焉左焉右焉而安民之事無不為也以言乎養民則饒焉理焉宜焉馭焉而養民之事無不為也此可見古公之厚于民矣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八

一章

賢君命官營室而必先其所重也

此章營室家而必先宗廟者尊祖之意也三句分上三句泛說舍下三句并下二章事俱在其中下三句則指出作廟來詳見先其所重之意量地成邑是司空之職故先召之致衆庶合徒役是司徒之職故次召之室家即下宗廟宮室門社皆是但不可入講其總則直司空舉其職也縮板以載司徒舉其職也作廟句要用安祖考萃人心意其事既盡營建當興故以量地成邑司空之職也乃

召司空而命之焉鳩工集事司徒之職也乃召司徒而命之焉使之同心協濟創一代之新居宜力効勞立未有之室家也然室家之立宗廟為先是以司空舉其職而正之以繩位處為之既定司徒集其衆而東版以築上下為之相承以作是廟也翼翼然規模之嚴正焉廟貌之建有以安祖考之神而孝敬之崇每以萃人心之渙矣尊祖之意不可見哉

一章

詩人美賢君之作室有得於人心之齊也

此章言太王之作宮室而得人心也百堵皆興哉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八

二六

上就築室者言下就勛功者言總見其得人心也然亦不可以上下二段對看陝陝謂人衆非器衆也薨薨投土之聲衆也百堵句連上看觀註中此言治宮室也解在藝鼓上九明藝鼓為鼓役事而設勿作節民者弗勝是鼓聲弗止非是節民而民不止也

宗廟既作宮室其可緩乎于是率徒役之衆以興板築之工盛土于器則陝陝然其人之衆也投土于板則薨薨然其聲之衆也既投而築之則登登然其聲之相應既成而削之則馮馮然其聲之堅確衆人之

力而其功易成庶民子來而其績立就所樂有百者
也蓋一時而俱興矣斯時也有鑿鼓焉以鼓役事也
但見為之者既作其勤而鼓之者亦忘其倦樂事勤
功鼓聲之疾自有所不能止也其得人之心有如此
哉

廼立臯門

一章

觀賢召門社之立而其間一代之業可見矣

此章言太王立門社之美而開一王之制也四句

分禮天子五門太王只作一門是諸侯之分想當

時商家命名未定故太王取臯應以名其門後遂

詩經義大雅卷之十八

千七

吳

尊為天子之制云耳冢土亦是如此臯門是宮室

之郭門在應門之外非城郭之門也取其明景在

外故曰臯應門是宮室之正門在臯門之內取其

居中應治故曰應註中王之郭門王之正門是就

周有天下之門而言此處不可用王字入講冢土

亦然註中有事于社而後出謂之宜宜祭名也

宮室既建門社其可已乎廼立郭門于外而謂之曰

臯門取其明最在外而名之也是臯門也伉然氣象

之高太所以聳四方之瞻者在于斯矣廼立正門于

內而謂之曰應門取其居中應治而名之也是應門

也將將然大勢之端發所以甫居正之體者在于斯
矣二門既作乃累土以為壇除地以為埤特加以累
土之號國家異日戎醜之興必致祭於此而後出以
收全勝之功也此雖一時草創之規而實已啓一代
王者之制矣其規模之宏遠有如此哉

肆不殄厥愍

一章

始不累于遠人而終能服乎遠人有周世德之

盛也

此章言自太王至文王而服昆夷也二句分首二

句是太王事末二句是文王事中二句是自太王

詩經義大雅卷之十八

千八

吳

至文王時事然不可如此別白只依集註以二王

相為首尾可也註中至於其後至字生齒漸繁字

歸附日衆日字俱宜玩味全憑此數字說到文王

時去不可不知故今是承上遷國之事并脩德行

政說來所謂自脩之實是也昆夷自燕夷不是狄

人厥問本自脩之實看木技道通俱用漸字講維

其喙笑言不暇他謀也註中已為文王之時講未

發之

夫其遷國圖存曲盡夫經營之道而脩德行政以極

夫內治之隆故今昆夷肆侮雖不能殄絕其愍怒而

德譽昭彰亦不至墮已之替聞蓋雖不能必人之
不怒已而亦不廢其自脩之實焉耳然此立國之初
也至于其後生齒日以繁歸附日以衆落而辟之柝
械則漸一技矣遵而行之行道則漸一通矣由是昆
夷之衆莫不畏之向之侵侮者皆奔突之不遑向之
陵逼者皆竄伏之恐後惟喙息以平其氣而已矣暇
于為謀哉蓋世德之盛人心自服也此已為文王之
時矣

虞芮質厥成

一章

大臣述聖人之受命而本其多助之臣所以戒

經義大雅卷之十八

三十九

君也

此章言文王以德受命而又本其得人之助也二
句分文王受命於諸侯歸周上見之諸侯歸周由
於昆夷之服虞芮之化昆夷虞芮之服與化本于
文王之盛德故德盛為受命之本文王厥耿生有
文王由此受命而厥然動其興起之勢也四臣有
有此四等臣非止于四人而已四臣乃受命之助
不可作受命之由蓋受命乃由文王德盛而此四
臣則為之助矣

昆夷既服德化自行但見虞芮之君來質其松之

而觀感之餘自處不爭之地於是諸侯歸周者衆而
天命集焉文王於此遂動其興起之勢大統雖未一
也而威靈氣燄已熾然其不可禦矣此固盛德之所
致也而亦豈無以取之者乎彼人心不務萃也以予
觀之必有率下親上之臣焉君德不易成也以予觀
之必有相導前後之臣焉不特有疏附也以予觀之
必有奔走之臣以宣力効勞而德之所施者博矣不
特有先後也以予觀之必有禦侮之臣以捍外備內
而威之所制者廣矣夫以文王之德而又多助于四
友之臣此所以得人心受天命而基一代之業者不
難也

經義大雅卷之十八

三十

是則有太王以開之于先而王迹以肇有文
王以繼之于後而王業以成聖祖神孫相為首尾此
周之先小後大無異于瓜瓞綿綿者也撫成業者可不
思儲德任人以保厥命哉

方山云周公未嘗舉古先聖王以為言所以戒者
不曰文王則曰武王不曰太王則曰王季蓋祖宗
之所行正子孫之所法周公拳拳于成王者正欲
其守家法以承先業耳伊尹之于太甲非成湯之
事不以訓意亦猶此疏義云太王遷岐與公劉遷
邠之事大槩同公劉相上以山川太王相土以生

約公劉之止基其民即太王之慰止左右也公劉之適理其民即太王之疆理宜祗也但彼則處處廬旅言言語其規模小此篇乃召司空以下其規模大蓋時有先後地有廣狹之不同耳朱氏曰虞芮之質成是訟獄者不之商而之文王也歸者四十餘國是朝覲者不之商而之文王也

四章

詩人脩述賢君之遷都先乎民事而周乎國事也

此四章營立宗廟居室門杜皆在民居之後乃先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八

三十一

王重民之意蓋國以民為本故也

三章

賢君營建之務必先於祖而以次周其事也

此三章營建之務必以祖廟為先又重祖之意也

二章

觀賢君遷國之所先而仁民孝祖之意見矣

至 厥問

詩人詳賢君自脩之賢而表其名之無所累也

肆不 至 末

詩人美有周世德之日隆而因陳其受命之有

助也

棧樸 全

詩人屢詠聖人為人所歸而必兩批其得人之故焉

三章載總註自明首三章言文王為人所歸末二章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紀綱天下之人則左右髦士六師皆振作紀綱中人所以皆歸之也首三章各開首章另講下二章對講蓋首章就平日言下二章就有事時言也

一章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八

三十二

詩人詠歌聖德必即物而興其為人所歸也

此章以物之盛為人所取興聖人德容之盛為人所歸棧樸雖云微物芄芄却是盛意濟濟句是贊詞容貌之美還根德上來左右有指下髦士六師講者固非而程文言合德非而無異志又太淵還當作近臣言

此詩亦以詠歌文王之德也若曰人心有同然之理盛德有自然之應蓋觀諸物乎彼芄芄然茂盛之棧樸可以為豐燎之需者也則必採之以為薪積之以待用矣况我濟濟辟王儀容端肅莫非敬止之昭體

貌尊嚴一皆懿恭之著是雖無心于人之歸也然仰其盛者莫不興歸附之誠觀其光者自爾起趨向之志左焉趨之而亦不止于左也右焉趨之而亦不止于右也蓋德盛而人心自服矣豈待約之而後同哉

濟濟辟王

一章

詩人詠聖人奉祭之得人以其德之盛也

此章與上章各自開說蓋上章泛言其平日得左右之心此章專指其奉祭得左右之心無相成意也濟濟泛言德容之美不可說祭祀之容祭祀用在濟濟句下左右是助祭之左右與上章左右不同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八

三十三

奉璋正是趨附不必以人與璋平看註中亦有趨向之意是朱子推出一層意非本肯也未二句正見得人之美哉我以容服言髦士即奉璋之人攸宜承哉我詒言我我之美且此奉璋也要重趨附之意

不但此也以助祭之時言之維我辟王文明之藴雖不可窺而篤實之光則有可象濟濟然極其容貌之美焉故今廟祀一舉人心樂從裸以至璜辟王奉之于前繼以璋璜諸臣助之于後或自左而奉之以得近聖人之左為幸也或自右而奉之以得近聖人之

右為榮也是奉璋之人容儀盛壯哉我然其可觀也繼後偉哉我然其可象所謂一代之髦士也以之相祀豈不甚宜也哉奉祭之時為人所歸者如此

泂彼涇舟

一章

詩人興聖君行而人樂從一德之所感也

此章言于邁之時得人心之歸也于邁泛說如在國有巡省祭告之事在外有朝會征伐之事皆君之所往舊多主征伐講不可依蓋君行師從自是常禮不必征伐而後六師及之也六師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及之不待戒令而至也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八

三十四

不但此也以從行之時言之泂彼涇水之舟泛流而往則舟中之人無不輯之以期波川之利矣况我周王巡省祭告或因事以有行朝會征伐或有時而于邁一有所往雖無心于六師之及也然感通有素自依附之不遑聯屬有方自從行之恐後六師之衆莫不追而及之矣蓋衆歸其德者潛為之驅者豈待令之而後從哉從行之時為人所歸又如此

俾彼雲漢

一章

詩人興聖君久道而化成見其得人之由也此章言文王之德有以振作天下之人也雲漢為

章有講云融液乎析木之津昭回乎東井之位著于尾箕東方之宿没于天授南方之星亦典實可用壽考內要重久于其德意作人是周王振作人不是人化也如樛木示惠作人于家也汝墳遵化作人于國也羔羊節儉作人于朝也兔置皆賢作人于野也此俱文王作人實事入講無害髦士六師于講末說出見其所以歸也

夫文王為人所歸果何道以致之哉由其振作紀綱之有道焉耳彼倬然大明之雲漢則為章于天矣況我周王之德固天下之至德也而又有壽考以需之天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八

三十五

壽平格而德之所被者日深聖詩無疆而德之沾濡者益久是以薰陶有漸鼓天下于文教之中而天下不知也化導有由振天下于維新之治而聖人亦不知也豈不有以作人乎則凡左右六師皆其振作中人也安有不歸者哉

追琢其章

一章

詩人興聖德之純有以統乎天下也

此章言文王之德有以紀綱天下之人也註中三至字不可忽勉勉兼內外言九文王政事皆在裏面或疑是詩言文王之德不可熟指政說是不知

合內外之道者也且有其德無其政是謂徒善亦何以綱紀四方哉綱紀四方要作文王之德有以維繫總理其人而人皆在其統括之中朱子謂四方皆在他線索內是也若說人自不容于渙散則是上文人歸之意耳

不特此也雕之琢之則所以美其文者至矣金之玉之則所以美其質者至矣况我周王以純亦不已之心運而為悠久無疆之治勉勉然我王之德合內外而一之者也但見綱焉常張而人皆在其統括之中紀焉常理而人皆在其條貫之內所以綱紀四方者不亦至乎凡此左右六師皆其綱紀中人也安有不歸者哉是則觀人心之歸可以知天下同然之應矣觀人心之所以歸可以知聖德自然之感矣詩人詠歌其盛不亦宜乎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八

三十六

首三章

詩人屢詠聖人之德隨在而為人所歸也

首二章

詩人興聖德為人所趨而必徵諸奉祭之時也次二章

詩人既賦聖君得人于奉祭之時復興聖君得

人于有行之時

末二章

詩人既興聖德久而有以化天下復興聖德純而有以統天下

以君道師道立說蓋上是化人下是統人也化人是師道立統人是君道盡

早麓

全

詩人於聖人必屢歌其德之盛也

全章俱重德看不必截而意則有三段首二章以得天言中一章以作人言末三章以得神言總是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八

三十七

見其德之盛也逐章開說不必相承

瞻彼早麓

一章

詩人興聖人有盛德而獲福必以德也

此章早麓而生榛楮自然之理也故以興有德者自然獲福二豈弟俱重豈弟非是容貌就中之所存豈豈即心之和樂弟即心之平易干祿豈弟言其有是豈弟之德而祿自歸之所以干祿者以豈弟之德干之也正是形容無求之意與夫子之求異乎人之求意一般下字不必泥祿字宜講得濶福祿子孫皆是

此詩亦以詠歌文王之德也意謂天人不同其理一人已不同其致一也幽明不同其撰一也會而通

之者其惟我文王之德乎瞻彼早山之麓生物之地也則榛楮之生于其上者自濟濟然而極其盛焉斯固物理之自然者矣况我君子和順妙積中之美而乖戾不萌易簡得天下之理而矜持不作豈豈焉而弟焉而易也此其德之所在雖無要祿之心而天之所綏自有功順之理多福之懷懷之以豈弟也而祿之綏綏之以豈弟也無心之求固異于有心之求矣其求之也不以道乎獲福之自然如此文王之德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八

二十八

何如其盛哉

瑟彼玉瓚

一章

詩人興聖德之盛必享乎福之盛也

此章美器而注美味必然之理也故以興有德者必然獲福註中數必字宜玩明寶器以下四句即是申言獲福必然之意非有两意也福祿所包者廣故註兼以壽言凡祿位名壽皆福祿也攸降矜自天而降于其躬也

不但是也彼瑟然鎮密之王璜品之貴重者也則必有鬱壘之美在其中焉蓋寶器不薦于藥味而黃泥

不注于瓦缶斯同物理之必然者矣况我君子豈焉而樂一太和之渾行第焉而易一寬平之內蘊所謂天下之盛德也但見水籍有基諸福之物必自天而降于其身焉蓋福澤不降于淫人而盛德必享于祿壽與黃派之在玉璫者無以異也獲福之必然如此文王之德何如其盛哉

為飛戾天 一章

詩人詠歌聖德興其化人之必然也

此章言盛德必化乎人而所以化之者則自自然而然也註中必作人必字就遐不上見其實自然意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八

三十九

重蓋為飛戾天魚躍于淵俱是自然而然君子有豈弟之德而作人亦自然而然也為魚與君子飛戾天躍于淵興作人以二物興一意也作人與棣樸章不同彼承壽考來就周王振作人講此承德來就人自感化上講

然不惟得天而已又有以作乎人為焉以飛為性者也為率乎為之性其飛也怡然自得必戾于天為焉不得而知之也魚以躍為性者也魚率乎魚之性其躍也悠然自適必出于淵焉魚亦不得而知也况我君子元氣之存不失夫天成之體率性之動先得乎

人心之同豈焉而和樂也弟焉而平易也但見盛德所乎自有以丕變乎天下而莫知其由至誠所感自有以鼓舞乎斯民而莫得其故遐不作人乎吾知其必作人矣

清酒既載 一章

詩人詠君子奉祭而獲福以其德之盛也

此章言奉祭于神而獲福也本文無豈弟字故註云承上章言有豈弟之德耳各開看講中補出豈弟意蓋所以格神受福者不重牲酒重在德也以介景福言必受福于神也以字承享祀說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八

四

然不惟作人而已又有以格乎神焉祭必有酒也清酒則既載矣祭必有牲也騂牡則既脩矣以是而享于神明德之馨與芬芳而並薦也以是而祀于神文德之美與禮物而俱升也是雖無心于獲福也然豈弟之德既格神于有素而孝享之舉自集慶于無方純嘏以之緝熙也爾極以之永錫也以是而介景福豈非理之必然者乎其受神之福者如此

瑟彼柞棫 一章

詩人興聖人之盛德為神心之所佑也

此章言得神之心也柞棫有燎爨之用故為民之

所燎君子有格神之德故為神之所勞此亦與之
取義者也勞慰撫也只是恩格行翼陰相默佑之
意不就獲福上說

不惟受神之福又且得神之心彼瑟然茂密之柞櫟
可為燎爨之資者也則必為民之所燎矣况君子有
豈弟之德可以通于神明合于幽莫者也豈不為神
之所勞乎蓋必保佑之勤使之行無不利慰勞之至
使之動無不宜思若啓之也行若翼之也此盛德感
通必然之理耳豈偶得于神哉其得神之心者如此
莫莫葛藟

一章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八

四十一

詩人興聖人之盛德而獲福以正也

此章言聖人以德獲福之正也條枚有可施之勢
故葛藟施于其上君子有受福之德故求福無有
于回輿之取義是如此非以葛藟興君子施于條
枚與求福不回也求福不回本豈弟上見之蓋以
豈弟求福乃不求之求何回之有此與首章干祿
豈弟同意

不惟得神之心又且獲福之正彼莫莫然茂密之葛
藟則施于條枚之上矣蓋條枚有可施之勢故葛藟
自施之也况君子豈弟之德素孚于神明所以受福

者有其地矣是以無心于福而福自致焉其求之者
求之以豈而已非僥倖以求之也求之以弟而已非
覬覦以求之也安有一毫之回邪者哉其獲福之正
又如此是則上之有以得乎天下之有以作乎人而
幽之又有以格乎神文王之德于斯為盛詩人所以
詠歌之與

首二章

詩人既興聖德獲福之自然復興聖德獲福之

必然

次三章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八

四十二

詩人屢詠聖人之德得乎天化乎人而感乎神
也

次二章

詩人詠歌聖德興其得天化人之必然也

三四章

詩人既興聖德之必化乎人復賦聖德之必格
乎神也

末三章

詩人屢詠聖人之格神無非一德之感而已

思齊

全

詩人推本聖人之德而必詳詠其德之盛也

此詩亦歌文王之德首章推本其母之聖而妻之賢以見其德之所以盛下四章則皆極言其德之盛也首章分二章德之施三章德之純四章德見于事五章德成于人雖只平平說去而實以三章德之純為主三章乃至誠無息之意施於神人至誠之所感也見於事而性與天合至誠天道之自然也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惟天下至誠為能化也過文處當知所重觀本文肆字及註承上章字可見思齊

一章

詩人詠歌聖德必推其母之聖而妻之賢也

此章推本文德之所以盛由于成之者有聖母而助之者有賢妃也首四句分上言思齊太任乃文王之母思媚二句正見母之聖處思齊意輕思媚意重不可以母道婦道對講蓋言盡婦道正見其為聖母也下言太姒乃文王之妻嗣徽音則百斯男正見妻之賢處嗣徽音是嗣思媚之徵音觀註實能又能字相應可見不可蕪思齊講子孫衆多勿作效說只是驗其德也

此詩亦歌文王之德也若曰文王之德天縱之至德

也然豈無以成之者乎彼思齊太任端一誠莊克聚夫恭敬之德此文王之母也觀其自任而來嬪于京也和而不乖曲盡事姑之道順而不拂畧無攸遂之愆實能媚愛于周姜而稱其為京室之婦焉為之母者乃天下之聖母也斯固文德之所由成又豈無以助之者乎至于太姒幽閑貞靜夙著夫窈窕之風此文王之妻也其來配于周也則又繼思媚之德音而以和召和瑞氣為之類應以順召順子孫為之衆多有則百斯男之盛焉為之記者又天下之賢妃矣是又文德之助也天生聖人豈偶然哉

詩經義大雅卷之八

一章

詩人詠聖人之德感乎神而乎乎人也

此章言德之所施乎于神人也註中接神人各盡其道還走上一層意惟接之各盡其道所以無不孚也三句分接神人平看惠于宗公不指祭祀言乃平日一德潛孚故能惠于先公之神而無遠也無怨恫者言無怨恫之鬼神也刑字不可作用功看與上惠字俱是自然如此刑字通管下三句重人無不化上不重有序上君以一國為家故曰邦家非家與邦也

故自其所接言之幽而接神之有道也則明德之發
潛孚于祖考心源之緒上通于幽漠有以順于宗公
之神而不拂焉以歆其繼照之光而罔有于怨也以
鑒其適追之孝而罔有于悃也是神之格之莫非其
德之孚于神者矣明而接人之有道也則儀法之施
造端于夫婦至德之範表正于閨門有以刑于寡妻
而不渝焉以是而至于兄弟而兄弟以宜也以是而
御于家邦而家邦以治也人之化之莫非其德之孚
于人者矣德之施有如此者

離離在宮

一章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八

聖

詩人詠歌聖人之德純亦不已者也

此章言聖德之有純亦不已也四句開說句句見
純亦不已之意上二句就極字見下二句就常字
見此與上章開講不可以宮句打上刑家妻說
在廟句打上惠宗公說雖離離肅肅根心上講不可
單作形于外者蓋和敬俱是心之德隨地而發各
極其至故謂之純不顯以所居言即獨處之地也
昭是天之鑒臨無射以心言蓋言此心常有無少
厭射而猶常加保守總是純亦不已之意
又自其所存言之彼閨門之內以和為主也文王則

和順之氣充溢於家庭雖雖然其在宮焉而有以極
其和之至矣宗廟之中以敬為主也文王則齋戒之
誠對越於祖考肅肅然其在廟焉而有以極其敬之
至矣雖居幽隱之地若可忽也然惴惴內蘊儼若天
鑒之在茲寅畏常存凜若上帝之臨女蓋雖不顯而
視之若顯也况於顯乎雖無厭斁之念若可已也然
保守愈至惟恐怠勝之或乘戒慎愈嚴惟恐一息之
少懈蓋雖無射而視之若射也况於射乎其純亦不
已蓋如此

肆戎疾不殄

一章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八

聖

詩人詠聖德之見於事不因人而損益也

此章就事上說承上章來由其純亦不已故見於
事者如此上二句言德極盛故其行事不因外患
而有損下一句言德本盛故其行事不資聞諫而
有益註中性與天合止就下二句見戎疾泛言烈
假就行事上光明正大而言方與下二句一類式
以已然言入以當然言不聞亦式不必取法於古
人而所行自合于古人之法度從心所欲不踰矩
也不諫亦入不待人諫正而所行自入於至善立
於無過也烈假式入俱不可粘上和敬講蓋行事

所包自廣也

夫文王之德既純亦不已矣而其見于事者何如哉故今大難之至適當其所遇之窮雖不能殄而絕之也然光明之烈昭于天下自不因是而少虧正大之行格于四方自不以是而少缺蓋德之極盛則順乎猶是逆乎猶是也豈因人而為之損乎至若事雖無所前聞也然率性而行自脗合乎中正之矩雖無所諫諍也然順理而動自優入于至善之歸蓋德之本盛則自然之中有成法率爾之下皆至理也豈資人而為之益乎其見于事者如此

詩經正義卷之十八

四七

肆成人有德

一章

詩人言聖世人才之有成而必本其所由成也此章言文王之德有以成天下之人也二句分有德以大學所成者言之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而有以得此理于心也有造以小學所進言之謂學于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而有所造就也無敦就雖章說來註云承上章言云云深理會得無敦即是純亦不已之意不必入和敬等語譽即有德有造之譽髦即成其有德有造之美士即成人小子也

文王之德見于事者既極其善矣故今振作鼓舞之餘有以成人也則學于大學之道明其義理也淑其身心也而德各有所成矣有小子也則學于小學之中收其放心也養其德性也而業各有所造矣一時

人才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豈無自而然哉蓋由文王之德純亦不已是以薰陶之久而大化為之潛乎漸被之深而人才為之丕變以興乎斯士焉成人小子莫不有譽于天下也以髦乎斯士焉有德有造莫不成其俊乂之美也不然其何以致之哉其德之化于人者又如此是知文王之德至誠無息而已接于神

詩經正義卷之十八

四八

人一誠之所感也措諸行事一誠之所運也與髦斯士一誠之所化也雖聖母賢妻之助有不可誣而一德之純則固成于性矣詩人詠歌之也宜哉

惠于宗公

四章

詩人詳詠聖德之盛一誠而已矣

惠于宗公

二章

詩人詠聖德之盛必自其所施所有者言之也

惠于宗公

至在廟

詩人詠聖德之施于神人而必本其和敬之至

也

如此出只得如此做蓋因題命意不可泥也

離離在宮

三章

詩人詠聖德之純故事無不善而人無不化也

離離在宮

二章

詩人詠聖德存之極其純行之極其善也

末二章

詩人詠聖德有言其人之化者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八

四十九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八終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乙丑進士南台許天贈

著

第庠生

天賜

天賦

校

男庠生昌年

孫廩生紹武校

皇矣

全

詩人歷叙天之命周無非世眷其德而已

此詩總註自明大意不過叙有周世德之隆世受天命云耳總註主天命而詩柄則以為叙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互相發也蓋有是德則有是命也并及太伯之德者蓋美其讓天下木夫子至德之稱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一

來也

皇矣上帝

一章

詩人原上天安民之意而因推其所以命賢君者焉

此章言上天安民之意而因立太王安民之君是未遷岐時事首四句言天意在于安民為命太王張本下八句正言天立太王於岐周以安民也皇矣四句重求民之莫上維此二國八句又歸重末二句上二國不獲謂所行者非安民之道也爰究爰度謂求安民之君也上帝者之謂者其能安民

者眷顧大王謂其有德足以安民也仙承求民之
莫來而意歸重命太王上二國泛指夏商不可指
桀紂維此四國不可以二國對四國者增其式廓
只是天眷有德意不必更入地辟民聚意乃眷上
要點太王正有德足以安民之君正上帝之所欲
致者西顧蓋因太王生于西土故就此顧之不是
顧其地也以岐周之地為之居宅所謂增其式廓
也

此詩叙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
事也若曰我周之德固世濟其美而天之所以命我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周者亦長發其祥彼太王者始受命之君也天之命
之者何如哉皇矣上帝雖曰高高在上也而其聰明
明畏之體所以照臨乎下者則赫然而其明焉鑒觀
于四方惟欲求民之安定使輯寧有方無一夫之不
得其所懷柔有道無一人之不遂其生而已此上天
立君之本意也是故夏商二國所行非安民之道其
政不獲既無以承天之心矣乃於四方之國究而尋
之度而謀之苟有安民之君為上帝之所欲致者則
增大其疆境之規模而委以君國子民之責也當此
之時我太王蘊明德于西土正安民之君也正上帝

之所欲致者也於是乃眷然顧視西土舉此岐周之
地與太王為居宅焉拓其舊有之邦而與以新造之
業所謂增其式廓者在此矣周之業不將繼夏商而
興乎

作之屏之

一章

詩人叙賢君遷國之事而必本其受命之隆也
此章言太王承天命以遷于岐周也八句分上言
盡人事以開王業下言本於天命賢君故能開王
業蓋上章天與太王以岐周此章言太王遷於岐
周之事而歸諸帝遷天立見太王承天命以遷岐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也作屏對格辟看舊駢體皆本之不美者也條
平對攘剔看淮桐歷柘皆本之美者也要見人物
漸盛漸次開闢之意帝遷二句對天立一句看末
句總承帝遷明德言遷明君以治于外也天立厥
配言立賢妣以助于內也觀綿篇言聿來胥宇則
太姜亦遷岐之一助故云然受命即上文乃眷西
顧維此與宅之命也所以受之固者以人事之既
盡也卒成王業意須用在既固內

夫太王既承天之命矣由是而往遷于岐也其事何
如吾知岐周之地本皆山林險阻無人之境而迨

于昆夷太王居之人物漸盛漸次開闢其于木也有
作屏之而拔去其根本者乃立死之蒿與夫自斃之
薪焉有脩平之而使疎密正直得宜者乃叢生之
灌與夫行生之樹焉不特作屏而已或啓或辟而芟
除之有方實維樞與樞焉亦蒿薪之類也不特脩平
而已是攘是剔而成長之有道實維歷與栢焉亦灌
刺之類也夫土地漸辟如此則道路以通而昆夷不
能爲害矣豈人力所能致哉乃上帝遷此明德之君
使居其地以行安民之政而昆夷畏之自遠遁而去
也天又爲之立賢配以輔此遷岐之謀而韋來習字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四

五

功以漸而成也有賢君以治于外而事無不舉有賢
配以助于內而慮無不周是以受天之命于是而益
堅固矣他日王業之成謂不本于此耶

帝省其山

一章

詩人原天命定于賢君而因言賢君所以受天
命也

此章言天命定于王季而王季能脩德以授天之命
也五句分上是天命王季以嗣王業下是王季之
德克受太伯之讓以開文武之業作棧二句對上
章作屏以下八句而言註中民歸盪衆是對上章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五

統之功也

繼太王而興者王季也天命王季何如上帝省視乎
岐山見其開辟之後柞棧挺然而上拔松栢允然而
道通則知民歸者盪衆矣不有以繼之不可也于是
帝作之邦既啓夫太王之興而又擇其可當此國者
以嗣夫太王之業蓋自其初生太伯王季之時天意
之所與者已默定于其中矣他日太伯之讓王季之
受不過承天之意耳然太伯允也王季弟也以太伯
而讓王季則王季疑于不友矣抑孰知其天性之愛
獨隆于懿親而至情之發不由于勉強因其心之自

然者以友于其兄焉既受太伯之讓則益脩其德積功累仁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蓋彰其知人之明不為徒讓也其德如是故能受天之祿無喪于其身而景命之隆克昌于其後至于文武而奄有四方之大焉皆今日有以啓之也豈特保有成業而已哉

維此王季

一章

詩人原天命賢君之德極其隆而因有以久其福也

此章言王季德之本于天者有以極其隆故福之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六

受于天者有以極其久其德靡悔哉惟其德久而靡悔故其福久而無窮也帝度二句不承上章受讓來若承上諒則六者之德俱說不去矣帝度其心謂王季之心有尺寸能度天下之物而制其義理之宜毫釐不差若帝度之也猶其德音謂王季之德純粹而內外之人無非聞之言德音清靜若帝親之也不可單作友于之德音其德克明其德直管到克比住其德靡悔即上文六者之德也是非主事言善惡主人言謂分別善惡之類也故曰克類克長是師道克君是君道慈和偏服已能慈

和而人偏服之也上下相親已能親下而下自親之也俱重自己身上講王此大邦只是敷演成章不重其德靡悔王季之德也受帝社稷王季諒與上章受祿無喪一意孫子指文武說不必推開蓋此詩重在王業上即上章處有四方意也然不可以受帝社對施孫子講只帶說

以王季之德言之維此王季帝既制其心使有自然之權度能度物而制義又清靜其德音使其德純粹而稱之于人者畧無非問之言所以命之者無不至矣是以王季之德為能別天下之是非而克明焉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七

同

天下之善惡而克類焉教誨不倦而克長賞慶刑威而克君焉其王此大邦也則又克順而慈和為之偏服克比而上下為之相親焉不但昭于一時而已至于文王之時明類長君者愈久而彌光克順克比者昭明而莫掩猶無有一毫之遺恨也此其德之盛既無悔于其後故其福之隆亦不止于其身既受上帝之祉而延及于孫大統之畢集也延及于子天命之維新也孰非一德之所致耶

帝謂文王

一章

詩人原天命聖德之純而因命之以伐密也

此章言文王受天命以伐密也四句分上言文王之德原于天命絕無人欲之初而造乎天理之極下言文王伐密爲周祜對天下無非順天之命也上下兩相承蓋惟有是德然後命之以伐密觀註是以二字可見帝謂二字直貫至于畔止無然雖非戒意而詞氣之間亦自有天命其如此之意故註曰猶言不可如此也講語須有斟酌不可忒自然了畔援是不安分之意舍此之不足而取彼之有餘也歆羨是徇于嗜慾慕愛樂之意爲情欲所動而不循理也須明白得分明畔是義理精微之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八

極即所謂至善也先登于岸還是行造其極註言先知先覺者蓋必知之而後能行之也先登先知先覺俱對天下之不能造道者說不恭謂不順也敢距大邦敢遠文王之命也密人侵阮雖非侵周但文王爲方伯密阮皆其所統而今密敢侵阮是無文王矣故曰密人不共敢距大邦爰整其旅只是命將出師不可作自將觀下章依其在京可見末二句篤周祜對天下平說周祜即大王以來所受于天者對天下謂答其仰望之心也講末要入順天命意

繼王季而興者文王也天命文王何如以其受命伐密之事言之我文王之德純一不已天于冥冥之中若有命之者焉帝謂文王以爲畔援之私生于彼此之相形女必以道安分無舍此取彼而有如是之畔援焉歆羨之心生于情欲之相感女必以理御情無肆情以徇物而有如是之歆羨焉夫人必有所畔援則爲畔援所累而不能以自濟有所歆羨則爲歆羨所溺而不能以自拔雖欲登于道岸不可得也今汝無是二者故知則先知獨能造斯道之極致覺則先覺獨能躋斯道之精微而先登于畔德莫有尚焉者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九

矣蓋天實命之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之命以侵阮而往至于共罪孰大焉王于是赫然震怒爰整周家之旅以遏其徂共之師誠以小國不恭大國之耻疆場多事豈國家之福哉今整兵以遏密所以振國勢而篤周家之福也一方倡亂人心共懟養寇稔亂豈天下之望哉今整兵以遏密所以慰人心以答天下之望也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畔援歆羨矣文王其恭行天討者乎依其在京

一章

詩人美王師之無敵而因遷國以受天下之福

也

此亦伐密之事上章是整兵以遏之此章是進兵以侵之蓋既遏其師而遂入其地也我池截度其鮮原以下其既入其地而遂作都于其國中以受人之歸也高岡本是密之岡我既陟之則為我之岡矣無矢無飲俱自密人說萬邦二句作已然看萬邦就諸侯言下民就百姓言萬邦之方言此程邑為萬邦之所方向也下民之王言此程邑為下民之所歸往也夫文王伐密既遏其師又入其地又作都于其國豈利其土地哉蓋密人不恭罪不容赦故奉天命而威之以安天下也章末要補天命意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十

七

文王之遏密也安然在周之京不必親行而所整之兵既遏密人遂從阮疆而出以侵密始見其義勇之奮自彰無敵之威而王師之征若蹈無人之境所陟之高岡即為我之岡焉岡之上有陵阿也人無敢陳兵于陵以拒我者陵即我陵而阿亦我阿也岡之下有泉池也人無敢飲水于泉以拒我者泉即我泉而池亦我池也是密之土地皆為吾之土地矣夫密人既服歸附日衆程邑不容于不作也于是度其鮮

之原以為新都之建居岐之陽阻山以為固也在渭之將帶河以為險也吾見德威之著自有以服天下之心都邑之建又有以立天下之極上而諸侯莫不仰王都以為向是邑也其為萬邦之方矣下而百姓莫不仰王都以為歸是邑也其為下民之王矣然則豐鎬之業蓋已基于此者而孰非承天之命以為之者哉

帝謂文王

一章

詩人原天眷聖人之至德而因命之以伐崇也此章言天命文王伐崇六句分上言天眷文王之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七

明德下言天命文王以伐崇也帝謂文王六句意與第五章不同蓋因文王有是明德而眷念之也故彼曰無然此曰予懷懷明德該下四句俱在內不識二句亦是明德也不大二句正是不顯篤恭之意曰不大不長者此詩人之活詞非謂猶有聲色夏華但不大之長之而已中庸是斷章取義不可援以為說聲是言語色是容色夏是侈大華是變華此處須講得精密不然便不似聖人事矣不識二句串說亦須講得自然不可分知行對看仇方即是崇邑也兄弟伐國之助鉤援臨衝伐國之

然天命文王不特此矣帝於於穆之末謂我文王以爲予眷念爾之明德蓋德之末至者猶有眷色之可尋也汝則不顧篤恭絜令之不事也喜怒之不形也何有于眷色之大乎德之末純者猶有夏革之可指也汝則至德淵微不侈以大也不紛以更也何有于夏革之長乎又且不作聰明以循天理非無識也而不用其識惟順帝則以周旋非無知也而不用其知惟奉天道以默運此皆爾之明德爲我之所眷念者也夫文王爲天所眷如此故既命之以伐桀又命之以伐崇帝謂文王爾之德方不可以不討也爾其詢爾之仇方面與師以伐之同爾兄弟而協謀之有助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而制勝之有資也以是而伐崇國之墉庶乎仇可復而罪可討矣夫以天命伐崇則崇之伐亦順帝之則而非我也

臨衝開闢

一章

詩人美聖人伐崇之師仁以服之而義以制之也

上章言天命其伐崇此章則正言其伐崇之事也
要承天命說來無侮分上是仁下是義仁義並行
王者之師也上一截首二句是緩攻執訊二句是

徐戰或謂執訊彼敵只是僭其人者非蓋既曰徐戰則是實執其訊獲其敵矣是類句是告祝群神亦有徐緩之意是致是附致崇入之至使崇人之附也不專指民雖崇侯來附亦無不全其命也仁也四方不敢以爲快而侮之仁之至也下一截臨衝二句對首二句看攻之疾也是伐一句對執訊二句看戰之急也是緩一句對是類二句看絕謂絕其嗣忽謂滅其國也義也四方從之而不收拂義之至也四方崇之四方也仁義並行亦可見其與天同德之意

新學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十五

文王伐崇之事何如蓋其承上天之命以興問罪之師其始也臨衝開闢然而徐緩崇墉言言然而高太攻之如此其緩也執訊連連然而相屬彼誠安安然而不暴戰之如此其徐也于是是類而告其罪于天定禍而昭其罪于神是致而致其至是附而使之附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欲有以全之也仁也由是四方聞之皆仰其仁而莫不畏服矣孰有以爲快而侮之者哉及其終不下也脩德而復伐之臨衝第第然而強盛崇墉仡仡然而堅壯其攻也非復向之緩矣莽罪以伐其衆縱兵以挫其鋒其戰也非復向之

終矣于是是絕焉而覆其宗是忽焉而滅其國非利之也天誅不可以久滯而罪人不可以不付也義也由是四方聞之皆服于其義而莫不順從矣孰敢有越厥志而拂之者哉仁義並有此所以為王者之師也而天命之新在是矣夫我周之業基于太王衍于王季昌于文王先後一德世受天命所以開萬年無窮之業者不偶然也後王可不思所以繼之哉

崇侯諱文王而文王伐之疑于報私怨者然虎佐紂為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天討罪何容心哉聖人至公之心與天為一固非報怨亦不避嫌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十四

首二章

詩人原天命賢君以遷岐而因叙其遷岐之事也

乃春至作對

詩人言天命賢君以岐周既開其業而復有以

繼其業也

帝遷至作對

詩人言天之春君既遷前王以固其業復定後

王以承其業也

天立至作對

詩人言天春賢君既立配以助之復定嗣以承之也

帝省 二章 對講

詩人兩言賢君受天之命皆有以延福于後也

靈臺

全

詩人述民樂之詞隨君之所樂而樂之也

此詩述民樂之詞非民自言乃詩人樂括其詞如此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後二章樂文

王有鍾鼓之樂所謂民樂者只是隨君之所有而

喜談樂道之便是如曰靈臺曰靈囿靈沼曰子來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十五

曰於牧曰於論於樂真寫得斯民樂君意思出來

今觀此詩真有天下太和萬物咸若氣象非文王

與民偕樂何以致此說詩者須發得文王與民偕

樂方見得民樂之所以然處

經始靈臺

一章

觀聖人為臺而民樂趨之可見其樂君之樂矣

此章樂文王有靈臺之樂也渾看不必分經始經

度之始也經之謂經度以定其創造之區營之謂

營來以審其向背之位攻之勿亟子來皆一時事

不可分先後勿亟之戒即在于攻之時而子來之誠非出于勿亟之後蓋文王得民心皆在作廟之前豈有一言及民而得民如是之深哉末二句勿以仁義立說重在民樂趨上

此述民樂之詞也若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晉王與民偕樂而民之樂吾王之樂者何如哉彼國之有臺所以望氛侵而察災祥時觀遊以節勞逸也王之臺條然而成其諸神靈所為之臺乎方其經始靈臺也經之以定其創造之區營之以審其方向之位此事之伊始非有期于功之遽集也而岐下之民悉往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十六

卷一

赴之幸君樂之有地而趨事不違喜效順之有由而攻治恐後不俟終日之間而厥功已告成矣然此非有以亟之也我王心恐勞民當攻治之初即下勿亟之令雖不欲盡民之力也而民心樂之服君之役無異于趨父之事盡民之分無異于共子之職不待召而自來焉功成于不日者職此之故也其樂君有靈臺之樂者如此

王在靈囿

一章

民樂聖人之樂兩因所寓而刑之也

上四句樂君有鳥獸之樂下二句樂君有魚鱉之

樂鹿曰攸伏鳥曰鵲鵲魚曰於牝魚躍觀此真萬物得所意思於物乃詩人之嘆詞非文王自嘆也

囿之下有囿焉所以養禽獸者也王之囿其靈囿乎王在此靈囿也則鹿鹿安其所處而濯濯然其肥澤白鳥適其所性而鵲鵲然其潔白鳥獸之得所如此王之樂何如哉囿之中有沼焉所以畜魚鱉者也王之沼其靈沼乎王在此靈沼也於嗟乎魚之物也極其充滿之盛叙而躍也遊于活潑之天魚鱉之得所如此王之樂何如哉此皆民之所以樂其樂者也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十七

虞業維繼

一章

民詩聖人備樂之品而因嘆其作樂之樂也

此章樂聖人有鍾鼓之樂也二句分上是備樂之品下是作樂之樂虞業三者總是一物所以懸鐘鼓者鐘鼓是樂之品懸于虞業者也樂品不止鐘鼓此舉其大者而言耳於論句是樂之音美於樂句是作樂之地美雖則對講還要串下於樂群雍謂以鐘鼓作於群雖誠可樂也鼓鐘即上鐘鼓也文王樂意繳末用之

吾王不特有靈池鳥獸之樂而已又有鐘鼓之樂焉

以木為之，大樂將作，樂人夙懸植木，以為虞矣。而又加板，以橫木之，拘其狀，紫紫然如鋸齒之可象也。加板，以為紫矣。而又飾牙於紫之上，其狀機機然有文采之可觀也。以是而懸，實鼓于東序，則所以為樂之統會者在于斯焉。以是而懸，鑄鐘于西序，則所以始立勳得其數而有常經，以立號成其文而不亂，蓋論倫無患，有以綱紀乎群音矣。於倫哉，此鼓鐘乎？以是樂也，作于辟離，至治之音洋溢于樂育之地，太和之響流動于園門之中，蓋洋洋盈耳，有以宣暢乎人情。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下

於倫鼓鐘

一章

民嘆聖人作樂之樂而猶幸其樂之方始也。此章民樂文王鐘鼓之樂方始而未已也。上二句只是演上章以成文，無詠嘆不已意。於倫於樂，便是咏嘆不已也。若出上章於倫至此章辟離四句，則當以咏嘆不已做罷鼓即上文鼓鐘之鼓是樂之大者，凡作樂必先擊鼓，故聞鼗鼓之音則知樂之方奏其事，言此以見君樂之無已，不必用民樂。

之無厭意，民述以為言，便是樂君之樂也。與民俱樂，意緣末用之。

於倫哉，此鐘鼓乎？於樂哉，此辟離乎？然使樂之將闕，則其樂亦有窮矣。今焉八音未奏，而鼗鼓之聲方逢，然而和鳴，則知蒙叟之官方奏其事，由是而大小具舉，其樂未已也。由是而九成相繼，其變無方也。所以為吾王之樂者，寧有窮哉？是知臺池鳥獸君之樂也，而民歌咏之不忘，鐘鼓之樂亦君之樂也，而民樂道之無已，蓋由文王與民偕樂故也。觀此詩而周之民物其皆在太和元氣中乎？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十九

於倫四句至辟離

民誅君作樂之樂而又重誅之也

下武

全

詩人推言聖人繼先之孝而因及其裕後之休也。

此詩美武王要歸重武王上四章分上是繼先之孝，下是裕後之休。上四章又在首章一斷首章是繼先二章至嗣服是詳推其所以繼先者，本于孝也。末二章言來世法武王之孝，則可以得天可以得人，正見武王之孝裕于後也。

下武維周

一章

詩人美賢君必本其先世之緒而著其績緒之烈也

註云此章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只指首章而言若是通篇詩柄則章字當作詩字矣且此句亦該通篇意不盡下武二句推言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也三后一句言武王繼其緒以有天下也二句分造周自業上說世有哲王亦自業上言此只叙其緒之難配未說到德上三后在天乃起末句意不重配京亦以業言謂武王有天下為天子都于鎬京功業與三后為配也不可說德字下文方推其所以配京者由于德也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下

此美武王之詩也意謂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業我周之業自文王而始著至武王而始成是文王武王實造周也然邇而上之文王之前則有其勤王家之王季王季之前則有肇基王迹之太王蓋世有聖哲之君也而先緒之所從來者久矣迨武王之時太王王季文王雖云既沒而其神在上猶皆昭明于天若難乎其為配也王為三后之子孫則緒其令緒真一統之宏基嗣其成功立百世之大業乃遷都于鎬

而對三后于鎬京焉三后之烈固極盛于前而武王之功亦克配于後也其繼先之業何如哉

王配于京

一章

聖君所以繼先業者在于承先德以孚天下也此章言武王配三后之世業由于求三后之世德以成天下之孚也首句分世德作求二句文意與首篇聿脩厥德二句相類而義實不同世德以德之見于行事上講如太王脩德行政王季積功累仁文王發政施仁之類乃三后所以造周者也求言配命亦是出身加民者長言合于天理乃求世德之極功蓋求德配命初非二事先王之德亦然是天理也其曰作求蓋仰而求之耳孚是民心孚信能使天下皆信之然後為王者之信如東西馳北無思不服是也講未要補出所以配于京意求德配命即下章所謂孝也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下

天三后之業不易配矣而武王乃能作三后之對于鎬京之中者果何為其然哉蓋先王所以造是業者惟其世有是德也王則于世德而仰求之於太王求其安養之德焉于王季求其靡悔之德焉于文王求其輯寧之德焉而又常自省察使其出身加民者衆

合乎天理因心出治者悉循乎帝則求德之功益純而王道之施益溥矣山是明德之感可以孚天下之心大化之行可以通天下之志萬邦之廣作而信之自有以成王者之信于天下也則所以有天下而對三后者職此之故耳若暫合而還離暫得而還失豈足以成其信哉

成王之孚

一章

聖人成大信而法天下者惟其孝之純為可法也

上章言武王之孝孚乎人此章言王者之孝法乎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二十三

人二句分成王之孚是承上文來不重重下土之

式句天下未有孚而不式亦未有式而不孚者但

二章意義各異上章主孚言此章主式言孝思即

上章求德配命之事求德即是孝思求言配命即

孝思不忘也

天信之所在法之所在也武王既成王者之孚矣由

是皇極之建有以立斯民之儀刑大道之陳有以儆

斯民之表率下土之人莫不視之以為法也所以然

者蓋由武王求德之孝念念不忘配命之心存存罔

闕有求言孝思者焉是以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

天下之人維以其孝為則矣若有時而忘之則其孝者偽耳何足法哉

婦孝一人

一章

詩人即天下歸極之同驗聖孝繼先之善也

此章承上二章言惟武王之孝孚式乎人故天下

皆愛戴之而其孝為可驗也二句分順德還作民

之順德看註云如丕應侯志之應乃上以孝感下

以孝應之謂也嗣服正是嗣其所行之事與上求

德配命意相應所謂繼志述事者是也不可作嗣

業講繹末要補所以能配于京意觀于此可以見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二十三

武王之達孝矣

武王之孝足以孚式乎人如此由是天下之人

信之餘咸起尊親之念矜式之下悉興愛戴之誠

第一人尊為天子而應之以大順之德上以順感武

王之孝即天下之孝也下以順應天下之孝一武王

之孝也若然則是武王孝思之念信乎其不忘善

其志者光顯于四方也善述其事者為昭于天下也

而明其嗣先王之服矣所以配三后十錫京者不

以此哉

昭茲來許

一章

詩人著聖道裕後之休自其得天者言之也
此章承上章昭執嗣服說來言聖道之昭而法之
者可以得天以見裕後之休也昭然即昭哉嗣服
之訓來世指子孫而言繼其祖武亦如武王之求
德配命未孝嗣服也於萬斯年受天之祐謂常如
武王之有天下也是武王之道誠祈天永命之本
也

武王之孝不惟有以繼乎先而實可以裕乎後明
哉我武王之道也來世為子孫者惟弗法之斯已矣
苟能思成業之難而繼乃祖之迹武王如是而求世

詩經卷之十九

二十四

德也吾亦如是而求世德焉武王如是而未孝思
吾亦如是而未孝思焉嗣服之昭誠有合先後于一
揆者吾知道之所在命之所歸也其必於萬斯年
為天子荷天祿于無疆富有四海膺天寵于未艾
萬年此孝道則萬年此天命而于京之配勿替引之
矣是何也繼述之孝武王之所以得天者也焉有
之而不能得天者哉其所以裕得天之休者如此
受天之祐

一章

觀後王荷天命而得人心可以見聖孝之裕于
後矣

此章承上章受天之祐而言得人心見武王裕
後之休也意亦本繼其祖武說來二句分四方來
賀謂四方諸侯皆來朝賀也不就民謂有佐與來
賀相應蓋四方來賀則四方皆我之佐助也要見
歸武者亦歸于我之意

夫天命之所歸人心之所服也今既以其法祖之故
而受天之祐矣但見四方諸侯莫不遵述職之大
典而來賀于天子之於武王者亦媚于我也應
于武王者亦應于我之於武王者亦助者也今四方來賀則
四方者王者之所歸也人心之所服也

二十五

明勸異足以升衛乎王朝百辟奮庸足以蕃翰乎方
國於萬斯年之久豈不求有所助乎是何也繼述之
孝武王之所以得人者也焉有法之而不能得人者
哉其所以裕後王得人之休者又如此是蓋以繼述
先則能體先王以孝治天下之志而天下之孝莫非
武王之孝矣以裕乎後則能推先王以孝貽子孫之
心而萬世之孝莫非武王之孝矣其斯以為達孝
夫其斯以為至德也夫

王配于京 三章

詩人詳推聖王繼先之實惟達孝而已矣

王配于京

二章

詩人推聖人繼先之由必自其乎式于人者見之也

成王之孚

二章

詩人即聖君之化天下者而推其孝復即天下之歸聖君者而驗其孝

昭茲來許

二章

絕其祖武哉

詩人推言後王法聖君之孝可以得乎天人也

文王有聲

全

詩人詳叙二王遷都之美而屢贊其元君也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二十六

此詩前四章言文王遷豐後四章言武王遷鎬

章是遷豐之由五章是遷鎬之由二三章是遷

之事四章則有以得氏六七章是遷鎬之事八章

則有以昭後也通篇俱以安民為主首章以安民為

遷豐之由則其遷都也固在于安民五章以民安

為遷鎬之由則其遷都也亦在于安民二章言遷

都而及于武功蓋在土地未一之時而文非不足

于武也六章言遷都而衍文教蓋在天下咸歸之

日而武非不足于文也三章作豐之不苟七章遷

鎬之不苟四章言得民心是王業垂成之基八章

言格後人是王業大成之事每章克君各就本章發揮而要之不外乎安民也

文王有聲

一章

詩人即聖譽之大而本其心之仁因贊其克君也

此章是推遷豐之由非推伐崇之由也未一句截後俱倣此上四句又在二句截看首二句言聖譽

之大次二句則本其安民之心以見其譽之所以

大有聲且泛講只說天下稱之後世稱之便是遷

駿有聲不必涉遷都意適求二句串說主心言厥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廿七

成即謂安民之成功上句重求字下句重觀字

安養意在內克君就安民上見其盡君道也此章

未可遽入遷都未後方可露出以起下章之意

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也若曰天之立君

以為民也君之安民以承天也我周文武之遷都

豈徒然哉以文王言之文王之有聲也廣譽之布澤

溢于當時令聞之施昭垂于後世甚大乎其有聲也

所以然者蓋以文王之心視民如傷恒切夫輯寧之

慮保民如子每存夫求莫之思務使毒通之民各得

其所而于我親見其成功倒懸之衆各遂其生而於

我通觀其底績然後其心始慰耳文王之所以有舉
于天下者此也夫君道以安民為大也今文王之存
心于民者如此則上天立君之意克副之而不違斯
民父母之責克稱之而無忝豈不信乎其克君也哉
文王受命 一章

詩人美聖人伐國而遷都而因贊其克君也

此章重作豐必從武功說起者所以為作邑張本
也不可以伐崇作豐平看文王受命二句言受天
之命以伐崇也武功宜專指伐崇說既伐于崇既
字正承武功說下作邑于豐正所以安民也烝哉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二十八

就安民上見

夫文王心在安民則都邑者民之所居也其容以無
作乎惟我文王受天之命而威武揚于四方行天之
討而大勇昭于天下有此伐崇之武功也既伐于崇
矣民歸日衆非舊邑所能容也於是作邑于豐焉幸
新其業以為下民之趨真厥攸居以安新附之衆其
遷都于豐者如此則是存心于安宅之計而使求寧
之有資加志于厚下之圖而使觀成之有地君國于
民之有道信乎其無愧也不其克君也哉

築城伊瀉

一章

詩人推聖人作邑之心因贊其克君也

此章言聖人之作邑惟在于繼先王安民之心以
見其作豐之不苟也築城二句言作豐之制一仍
其舊不務侈大也急成其欲承伊瀉伊匹說來先
人自后稷以下皆是先人之志在于安民文王作
豐正急于安民以承先志也克君就繼先安民上
見

豐邑之制何如但見築城于外惟因舊溝以為限而
不必于改觀作邑于內亦稱其城以為度而不務于
侈大夫制之美者其業難就而邑之小者其功易成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二十九

文王豈顧棘成已之所欲哉但以先王之志切于安
民苟吾之邑一日未建則吾之民一日未安非所以
善承厥志也故其為此者正所以遙追先人安民之
志而來致其繼述之孝焉耳夫如是則是先王之憂
民也固所以盡君道于先而王后之作邑也亦所以
盡君道于後不其克君也哉

王公伊瀉

一章

詩人美王功之所以著而民皆歸之因贊其克
君也

此章言文王以作豐之故功烈大明于天下而民

皆歸之以為安也王公伊濯泛言維豐之垣正是王公之所以濯處要講得大如上以承天意下以順民心前以承先志後以開將來方見得王公之著明也四方二句就民說不可入諸侯言四方之民皆來同於豐邑而以文王為楨幹也勿以四方句與王后對看克君就得上見

豐邑作矣民心有不歸乎惟我文王之功所以濯然光于四方顯于天下者蓋以其能築此豐之垣上焉承天之命下焉順民之心前以承先王之志後以開無窮之基此其功所以著明而不容掩也由是至德

詩經卷之十九

三

既足以準天下之渙而都邑之建又有以示天下之歸四方之民皆得以來同于此而以文王為楨幹焉欲止其所者賴之以為安也欲遂其生者倚之為主也而四方無不歸之民矣是其大功一就而天下之民舉安豐邑一成而求寧之心以遂豈不信乎其克君也哉

豐水東注

一章

詩人原天下之歸于聖人而贊之以見遷鎬之由也

此章是推本武王遷鎬之由蓋天下皆歸則豐邑

有不能容而鎬京不得不遷故言此以為下文遷鎬張本對首章看亦不要入遷鎬之事在內故註言未作鎬京時也首二句輕看四方攸同二句是天下皆歸之而以武王為君與上章四方二句不同上猶有未歸處也四方亦指民言要入循豐水以來同意悉哉就人心皆歸上見之

夫文王遷豐既造其始矣而武王遷鎬寧不有以成其終乎彼豐水順流而下經豐邑之東入渭而注于河者豈其初則然乎乃大禹疏導之績所存也是豐邑之建雖文王之功而豐水之通亦神禹之烈矣故

詩經卷之十九

三

武王繼緒之餘天下大定之口四方之民雖至渙也莫不遵豐水以來同而愛戴武王以為天下之共主焉蓋已定四海之民而非止于維翰之舊矣斯則順矢之命而作斯民之君師受人之歸而為斯民之元后豈不信乎其克君也哉夫鎬京未作之時天下之歸豐者如此則其勢不容以不遷矣

鎬京辟雍

一章

詩人詠聖君致天下之心服而贊之以見遷都之善也

此下皆遷鎬之事先言辟雍者蓋教化乃立國之

首務故言武王徙居鎬京未進他事首與辟雍之
教講學行禮自有致天下之心服也重遷鎬上
自西二句俱帶鎬京說言自鎬京而西而東而南
而北化無不行民無不心服也無思不服心服之
謂思即指心而言此是武王既有天下以後事非
因作辟雍而後有天下也君哉就講學而人心服
上見之蓋建國君民教化為先故以此為盡君道
也

由是武王自豐而遷于鎬也其事何如哉蓋以教化
國家之首務不可以不重也故鎬京一作之始而即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三十三

也

所辟雍之建以為天子之學焉所以講學者在于斯
也所以行禮者在于斯也但見敷教之後王化為之
大行明倫之餘聲教為之四訖自鎬而西焉自鎬而
東焉為地雖不同也無有不思服于王道者矣自鎬
而南焉自鎬而北焉為民雖不一也無有不心服于
聖德者矣蓋舉天下之大而皆心悅誠服之民也夫
如此則是化成于天下矣蓋夫長民之方道洽于萬
邦無忝于作師之責我皇王也不其克君也哉

考卜維王

一章

詩人述聖人作都之不苟而因贊其克君也

此章本武王遷鎬之不苟見其慎重之意非學校
既作然後卜居也考卜四句一直說下不可以考
卜二句對維龜三句講上二句是稱卜以定鎬京
之居及龜既決之而武王遂成之也正之終考卜
意成之終宅是鎬京意克君指遷都不苟講

然武王鎬京之作豈謂為而已哉蓋以立國居民
係甚重苟非稱之于神則一已之見未足為經久之
謀也維我武王考之于卜度其可居以宅是鎬京焉
維龜既正之而卜得其吉矣武王乃從而成之鼎之
以宮室而宅中闢大之有資也授之以邑居而厚下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三十三

也

變宅之有地也蓋極其謀始之慎而不取為苟且之
計者矣夫如此則是慮周于邦國求以安天下之民
慎重于王都將以大一統之治武王之克君也何如哉
豐水有芑

一章

詩人于聖人之遷都必與其貽謀之遠而贊其
君道之盡也

此章言武王之遷鎬極其貽謀之遠也興意無甚
取義仕字虛說下二句貽謀之遠即所謂仕也貽
孫燕于不平等蓋謀不及孫則為子未免有創造之
勞今謀及其孫則子安享其成復何事哉故曰以

燕翼子一順說下註自明白燕貽以上文遷鎬而建學作邑入謂孫不止一代之孫有千萬世無窮之意翼子是能敬之子孫貽以貽謀之遠說不惟安一時之民而又安後世之民故曰克君也

大武王遷鎬如此貽謀不亦遠乎彼豐水之側猶有邑矣武王之心豈無所事哉但見邑君之作肇百世容民之基學校之建開萬年化成之木貽厥孫之謀者無不至也由是為之子者安守其成不必于厚終之慮坐享其逸無事于創始之勞所以安能敬之子者在于此矣此非其所有事者乎大武王遷鎬不為一時之計而為萬世之規則親賢之澤有以及于無窮樂利之休有以垂于永久武王之克盡君道也何如哉是則有文王以遷豐于前而一代之王基以肇有武王以遷鎬于後而一代之王業以成世德之隆于此為可見矣

首四章

詩人美聖人之遷豐既推其由而贊之復詳其事而贊之後四章做此

文王受命 三章

詩人詳叙聖君遷豐之始終而歷贊其君道之

盡也

作邑于豐 米孝

詩人美聖人遷都之盡君道必舉其制而原其心也

王公伊濯 二章

詩人兩叙二聖得民心之歸而贊其君道之盡也

二章 至六章

詩人既述前聖以武功開王業而贊之復述後聖以文德成王業而贊之

生民 全

周人詳推祖德之足以配天而因言郊祭之所以格天也

未章分前七章是詳叙后稷生前事見其足以配天未一章方言今日尊祖配天之祭而格之速者正以后稷有配天之德也前七章亦自有倫序首章言受孕之異二章言降生之異三章言見棄之異四章言其種植之志五章言其盡力稼穡以養民而肇封六章言其稼穡而肇祀七章言祭祀之事以終六章肇祀之意前三章是生有所自後四

章是出有所為以上歷言后稷可以配天之實末章言祭而格天者正以后稷有配天之功也

厥初生民

一章

周人原聖祖之所由生而必叙其受孕之異也此章言后稷受孕之異二句分上言生民之始生民如何以下皆言所以生民之始也生民不可直指后稷言而意則主后稷不曰后稷而曰生民者蓋周人之生自后稷始生后稷是生周人也故註以周人言之生民如何是發問之辭末句時維后稷正與此相應以明姜嫄所以生民之意克禋二句

卷之十九

三十六

順說下介止就如媒之地言震是始孕之時風是將生之時風肅也將產而避燕寢居側室以自歛飭也生育有指胞胎者非蓋緣泥于此章為孕而次章方為降生故有此說殊不知此詩重孕而後稷首章雖言受孕之祥至末亦須說出后稷若妻說出定用帶生育來其意若曰自是而生育將來乃是后稷也非生民之所自而何其與下章降生之意自無碍也講中亦要見后稷為天所生之意蓋受命于天將使之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故其生自異于人若是耳

周公制禮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意若曰人徒知我周尊祖配天之祭而不知我祖有配天之實彼天生聖人非徒生也將使之教民稼穡以立生民之命者也則其受孕之始必有獨異于常人者矣是故周人之生在今日固極其盛矣邇觀其始厥初之所以生民者果何自哉實維有邠氏之女為高辛之世妃曰姜嫄者有以啓之也其生民也何如彼姜嫄當玄鳥至之日精意以祀夫郊禋之神將以弗無子之不祥而為有子之祥也時則精神昭格而天效其靈誠意感通而帝錫之異適見大人之迹而發其拇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焉於是即其攸介之所以為止息之處既震動而有身遂肅居于側室繼此而載生焉戰育焉實維后稷之生而所以受他日粒民之寄者也自此而始之矣非周人之所由生者而何

卷之十九

三十七

誕彌厥月

一章

觀聖祖降生之異而上天之眷可知矣此章言聖祖降生之異而因以驗天眷之隆也五句分過文宜一直說下不可以下三句作推其由蓋不康不寧是擲已生之後驗其然也玩口氣自見誕彌厥月接上章說來無折副災害即如達意

厥靈只就先生三句見之不必涉上章受孕之機
講上帝二句應上克裡二句看居然一句應上
帝三句看無人道是謂天生生子要打轉如達意

夫受孕之異如此降生之異何如彼九人之生必折
斷災害其母而首生之子為尤難也維妾嫖于震
之後終十月之期先生后稷有如羊子之易若或相
之無折斷之虞也若或佑之無災害之苦也是顯其
聖異使知聖人之生有大異于尋常者矣以此觀之
則向者裡祀之舉上帝豈不寧乎吾知其必寧于我
矣豈不安意以享我之祭乎吾知其必康于我矣
非寧康于我何為使我無人道而篤生此子乃若是
之異也降生之異有如此者

誕寘之隘巷

一章

詩人詳舉聖祖見棄之異明天意之有在也

此章言后稷見棄于人而屢有不能棄者以見天
之所生非人所能棄也分三段平看以先後次序
言鳥乃去矣四句只帶着鳥覆翼之作一段看雖文法
有長短自不必拘也首二句是棄隘巷之異腓字
只是不踐踏他便似在愛他一般次二句是棄

林之異值人伐木而收之是伐木人收之也下六
句棄寒冰之異覆是護寒氣之下侵翼是護寒氣
之上逼末三句是鳥去之後其聲猶如此以見非
寒冰所能死也單討載路是后稷之聲自然如此
總是天意有在牛羊之腓字平林之會伐鳥之覆
翼皆天也註中始收而養之貼在三段之後

然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為不祥於是真之隘巷意
者牛羊之所踐履可以戕其生矣孰知牛羊之往來
者庇護之而不忍踐字愛之而不忍傷是腓字之者
牛羊也而所以使之腓字者牛羊不得而與也隘巷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三十九

豈足以死之乎於是復寘之平林意者人跡之所罕
到可以戕其性矣孰知平林之中會有伐木者從而
收之是伐木者人也而所以適與之值者人不得而
知也平林豈足以死之乎于是又寘之寒冰意者涸
寒之地必足以殺其軀矣孰知飛鳥以一翼覆之以
一翼藉之既而鳥去而後覆也實單而長實討而大
厥聲充滿于道路之間雖寒涸之餘而厥聲猶若是
也是覆翼之者亦非鳥之所能為也冥冥之中必有
默為之相者矣寒冰豈足以死之乎夫后稷見棄之
異如此於是始收而養之可以觀天意之有在矣

詩人叙聖祖初時種植之美見其志之異于人

也

此章言后稷初時種植之異雖未為農師而有相之道已見于此矣首三句不重岐嶷峻茂之狀言其氣象之端偉也帶上句句講以就口食又畧在開闢後稍長之時總起言其初也藝之直貫下四句施施等由其種植有道而然乃其得天之性故嬉戲所為已異于人也荏苒等俱是嘉種禾稷未成行列也

夫后稷之生既本于天故其所事自異于人方其開闢之初已有峻茂之狀氣象端偉岐然而可觀威儀卓立豈然而可象自是而稍長也能就口食不過重釋之時而已若非所與于成人之志也然栽培之道若有以牖其衷而樹藝之方自有以率諸性其嬉戲之所植者有荏苒也則施施然枝葉之揚起而舒其向榮之天有禾後也則穰穰然苗生之美好而列其精華之象不特有荏苒而已又有麻麥焉穰穰然其茂密而暢達之莫禦也不特有禾後而已又有禾後焉味味然其多實而蔓延之不絕也此其育物之能

根于天性而粒我烝民之道已具見于初釋之日矣豈人之所可同哉

誕后稷之穠

一章

詩人叙聖祖有功千農而肇封以見其配天之實也

此章言后稷有功千民而肇有郅之封也通篇所重全在此章有相之道一句最宜重看天之生后稷者以此后稷之所以配天者亦以此末句分肇封意時帶言之非若下章專言肇祀也誕后稷以下正指教民稼穡而言有謂后稷自力農者蓋因

下章方言降種千民故也不知下章降種乃為肇祀張本豈比章未言教民而下章始及之哉可謂不知大意者矣有相之道謂盡人之力以相苗之生助天地化育之所不及也下七句句句要見人力之助弗厭豐草二句不平言除害苗之草而種之嘉穀也實方一句是漬其種后稷之所漸浸也實種一句是種而苗后稷之所澆灌也實發一句是苗而秀后稷之所培植也實堅二句是秀而實后稷之所曲成也生意藏于其中是為方生意蓄而欲泄是謂苞種謂可為種而播之也襄謂苗之

漸長也發謂生意盡發蓋莖而將穗之時也餘字
註自明自漬種以至成實雖而生自然之序然非
盡人力之助何以至此故曰有相之道也封之于
郛只是欲其有土地以司穡事耳主姜嫄之祀意
亦不必用

夫種植之志見于幼者然此及其長而教民稼穡也
則何如哉以后稷之穡言之哉皆有道以相其生長
之機樹藝有方以助其發育之性蓋盡人力之能而
贊天地化育之所不及者矣是故豐草不除則嘉穀
不植於是弟厥豐草使不攸乎土力而種之黃茂于
陂澤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四十一

以盡夫地利焉始而漬其種也則實方而成房生意
已藏于乎甲之中實甲而未拆生意稍露于乎甲之
外及其種而苗也則實種而甲拆可以施播種之功
實種而漸長有以昭苗生之美由是實發而盡茂暢
達之莫禦也實秀而始穗吐華之可觀也則自苗而
秀矣受氣堅足也而又形味之美好繁碩垂末也而
又果粟之不耗則自秀而實矣此皆盡人力之助以
開生民粒食之原者也故堯以其有功于天地有功
于生民也乃即有郛之家室以為后稷之封邑焉分
之以茅使主教民之事肸之以土使終輔相之功則

周之立國實始于此而姜嫄之祀亦有所奉矣
誕降嘉種 一章

詩人述聖祖播種以始乎祀事見其配天之實
也

此章不重教民上重降祀上未一句分秬秠糜芑
即上黃茂中之四種秬秠可以釀酒醴而和鬱芑
糜芑可以供粢盛而實籩簋故播之于民使徧種
之也恒之獲畝任負以歸俱是民之所為獲是獲
之于田畝是棲之于畝任是任于負負是負于背
秬秠言穫畝則糜芑可知糜芑言任負則秬秠可
知知互文以見意也以婦承獲畝任負來帶秬秠講
肇祀謂肇有郛之祀也姜嫄亦在其中不可專指
姜嫄亦不可兼內外神講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四十三

八

夫后稷肇封于郛則祀事不容以不脩矣乃降嘉種
于民有黑黍之秬與夫一稊二米之秠焉將以為酒
醴之需也有赤梁粟之糜白梁粟之芑焉將以為粢
盛之備也民以是秬秠而徧種之既成則獲之于田
畝之中棲之于南畝之內而亦無不獲畝之糜芑矣
以是糜芑而徧種之既成則任之以育而不憚其勞
負之以背而樂供于上而亦無不任負之秬秠矣以

是而歸于國也以為酒醴而啓其祭于立國之初以
供粢盛而聲其禮于宗廟之內則有卽之祭實始于
此矣

誕我祀如何

一章

詩人詳舉聖祖肇祀之事將以求其傳也

此章承上章詳言后稷肇祀之事末一句分誕我
祀如何設問之辭下文所言者是也註中四者皆
祭祀之事通指一章而言或春四句是為饗之事
載謀一句是吉蠲之事取蕭二句是求神之事載
燔一句是獻尸之事為德卽上章征祫之類春春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四十四

穀也掄謂舂米而出之于曰釋之謂釋米于水而
漬之也烝之謂烝米以為酒食也謀卜曰擇吉也
所謂吉也惟齋戒具脩也所謂蠲也取蕭祭脂求
神于陽也取蕡以較祭行道之神使道路無阻鬼
神得以來享亦所以求神也有將取蕭二句分內
外神看者非也燔烈總足獻尸之物以興嗣歲謂
興來歲之嗣往歲也興來嗣往不平往卽就今歲
言之蓋祀肇于今以前無有也謂之往者對來歲
而言之耳來歲就自今以至于無窮說

然后稷肇祀之事果何如哉彼祭必有黍稷也則或

春而致其精或掄而出之曰或餼之于其以去其糲
或蹂禾取穀以繼其事釋之也史史而有聲烝之也
浮浮而有氣為饗之脩者如此載謀焉而卜曰釋士
之善載惟焉而齋戒具脩之繁吉蠲之謹者如此由
是而求神焉則取蕭祭脂以求于陽也取蕡以較以
求于道也而義無不周矣由是而獻尸焉則燔之乎
火以脩庶羞也烈之于火以實俎豆也而物無不盡
矣若此者豈徒奉今歲之祀而已哉蓋今歲之舉來
歲之端也來歲之舉今歲之繼也凡此祀事無一之
不周正以興來歲之嗣往歲歲以繼歲末孝思于無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四十五

第祀以繼祀衍洪休于勿替所謂肇祀者在是矣非
盡有相之道何以致之乎

印盛千豆

一章

周人尊祖以配天卽其享之速而原其格之久也
上七章脩述后稷配天之實此章乃言尊后稷以
配天而天應之速者正以后稷有配天之功格之
有素也四句分胡臭亶時句輕只是過下意印自
今日奉祭者而言上章是后稷奉有卽之祭此章是
今日尊后稷配天之祭須別白得分曉盛字兼管
豆登豆以盛俎醢盛以盛大美其香卽二物之香

也其香始升而上帝即居歆者應之速也言上帝而不言后稷者此章重在推原上帝之所以享慶稷不待言也時猶善也后稷三句言后稷相天之功自始封肇祀以來至于今無一毫遺恨正所謂與天合德者是以格天之速如此也無罪悔決主后稷身上講有作后人祀天之敬與稷相繼者非也曹註不可從

夫后稷受命于天有功于民肇祀之遠則與天合德矣今日南郊之祭舍稷其誰配哉是故祭必有祖醴也我則以是祖醴而盛之于豆矣祭必有大羹也我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四十六

則以是大羹而實之于豆矣豆登之香始升于幽其處中而上帝之神已安享于對越之地感通之速有如此豈但今日芳臭之薦信得其時而致之然哉蓋天生蒸民思有以養之也天命后稷望其能承之也若不承乎天而負其托則罪悔不終無矣而我后稷教民稼穡粒我烝民不惟利一時之天下而且有利萬世之天下則自其受封肇祀之初承天之命廢無曠職之愆贊天之功庶無悔吝之咎以至于今仰其德者愈久而不衰也頌其功者方新而永艾也斯則思文之烈信有以克配于天而南郊之祭可以無

黍矣今日格天之速孰謂不本于祖德之馨而徒在辛芳臭之薦哉苟其德不足以配天則天必有不安者矣而何應速之若是也噫制配天之禮原格天之由周人之于后稷可謂尊之至矣

厥初生民 七章

詩人詳聖祖生有所自而出有所為以見其配天之實也

克禋 至 生子

詩人言聖祖之受孕于天因著其生之異而歸之天也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四十七

誕實匍匐 四章

詩人詳叙聖祖之所為無非表其配天之實也

誕后稷 至 末

詩人叙聖祖相天之功因本郊祭格天之由也

誕后稷 二章

詩人既原聖祖肇有國之封後言聖祖肇有國之祭

誕降 二章

詩人述聖祖肇有國之祭而因著其肇祭之實也

王者之燕親既與相親之意而必歷叙其相親之情也

此詩以燕親而作首章示親親之意以見燕飲之所由設固可見殷勤篤厚之意後三章歷叙燕饗之盛以盡親親之情亦無非殷勤篤厚之意也首章分後三章有次序二章是方燕之時三章是既燕而射飲之時四章是燕將畢而頌禱之時皆以終首章親親之意

敬被行筆

一章

詩經正義卷之十九

四十八

王者之燕親必托興以示其相親之意也

此章是燕飲之由也興意重勿字正意重莫字蓋行葦句前本有生意而每為牛羊所牧但勿令牛羊踐履之則生意自然充長而方苞方體離葉泥泥矣至親兄弟恩意本自篤厚其所以薄者只緣相疎相遠故耳若勿令疎遠常相親近則情意浹洽不能不設燕以通其愛敬之情而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自有不能已者成威二句最重不惟一章意在于此通篇大意皆具于此最宜玩味兄弟只是至親不可燕親戚講肆遊行燕禮也授几優賓

也此言開燕設席之初本親親說求見設燕之序而殷勤篤厚之意具溢言表

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也謂夫親親者人道之大經而燕飲者國家之大典我今日兄弟之燕非徒設也不親之物乎敦彼勾萌之行葦蓋感天地之化而露其生生之端者也惟牛羊踐之斯無以全其天矣是必保全之有道勿為牛羊之所踐履焉則生息之餘得以遂其萌蘖之策由勾而苞甲焉而未折也由苞而體氣聚而成形也維葉之盛泥泥焉其柔澤而暢茂條達之機自有不容禦者矣豈至于戕其性哉此章夫威威然至親之兄弟蓋由一本之愛而極其恩意之厚者也惟疎而遠之斯無以聯其親矣是必親愛之不忘勿使之相遠而常使之相近焉則情素之洽有以流通下燕飲之間或肆之筵而樂賓之有地也或授之几而優老之有資也親親之情必假是以自達而嘉會之典自有所不容已者矣豈至于失其親哉此其開燕設席之初而殷勤篤厚之意見于言意之表者如此

辟筵設席

一章

王者於親親之燕而極其盛可以見其情之厚

矣

此章言方燕之時侍御獻酬飲食歌樂之各極其盛也首二句重緝御上見侍御之盛或獻二句獻酬之盛醢醢三句飲食之盛末一句歌樂之盛分四下平看肆筵設席承上文來意輕殺凡有緝御串講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筵在下席在上設于筵之上是重席也少者設席而已老者則加几使有所憑也緝御更僕之意主獻賓賓酬主主洗爵賓奠尊禮之次也爵與尊非二物尊即爵也互言以成文矣醢醢二句皆食之美者歌樂亦只舉樂之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辛

大槩而言有在末句截分禮樂看者非也

夫燕飲之設為親親也則今日之燕豈有一毫之不盡者乎當其燕禮之方行也肆筵以延之設席以安之既授几以為老者之憑而復有緝御以供其使令之役相續而侍不乏于使也侍御何其盛耶或主獻乎賓或賓酬乎主主復洗爵以酬賓客又奠之于廟前彼此交錯曲盡其情也獻酬何其盛耶以飲食而言之醢醢薦炙而燔炙之畢陳嘉穀具矣而脾臠之畢列飲食無不盛也以歌樂而言之或比琴瑟而歌太和為之宣暢或徒擊鼓而矍悅豫為之流通皆樂

無不盛也而殷勤篤厚之意見于方燕之時矣

敦弓既堅

一章

王者舉射以樂賓既辨其藝而復觀其德也此章言燕飲之時行射而序賢序德以為樂也重在燕上蓋因燕而射射中亦飲酒也註中既燕乃對上章而言非燕畢之謂賢指技藝講不侮指德講舍矢既均泛言射者故曰序賓以賢四鍬如樹專言勝者故曰序賓以不侮序賓內有飲酒在其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五十一

不侮即內志正外體直容體比禮節奏比樂是也迨其既燕而射飲以為樂也則何如射所以較藝也吾見敦弓既堅而有強勁之象四鍬既鈞而協輕重之宜于是輕進拾發而彼此之皆中舍矢則既均矣然所中之中不無多寡之異也故序其何者為多多賢而寡者則取解止飲焉其較藝以為樂有如此者射亦所以觀德也吾見敦弓既堅而有隱滿之勢四鍬既挾而呈徧釋之能時則發彼有的而貫革之堅正四鍬皆如樹矣然藝之精者容或至于驕也故又于多中之中別其何者為不侮為德而侮者飲豐上之解焉其

辨德以為樂有如此者而放勤篤厚之意又見于射飲之時矣

曾孫維主

一章

王者於至親之燕而舉酒以致祝頌之詞也

此章是燕禮之終而致頌禱之詞也首二句言以曾孫為兄弟之主而脩酒醴之厚亦可見愛其所親之意酒醴維醕即向之所以獻祖考者是也酌以大斗承酒醴句說來而意直貫到末以祈二句祝之以壽也以引三句祝其以德而享壽也皆舉酒祝之之詞也不惟願之以壽而必願之以德於頌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五十二

禱之中寓勸戒之意厚之至也黃是壽之徵于髮耆是壽之徵于面者台背是壽之徵于背者台背比之耆為尤老引則不迷于所往翼則不怠于所行壽考二句不可分福壽平看惟有其壽斯父享其福也

然親親之情未已也又以燕禮之終言之與是燕者父兄耆老也而主是燕者實維曾孫焉向而祭也為主于宗廟之中今而燕也為主于几筵之上陳之酒正者皆美厚之需也具之啗人者皆芳潔之味也蓋即其獻祖考者以之享賓客矣于是酌之以大斗而

致夫頌禱之詞以為人之所不可必得者壽也其必飲此旨酒有以順養其天和祈以黃耆而得老人之徵也進于台背而集大老之慶也然非有盛德焉亦何以享其壽哉又必相與進于善道先後以引之而不迷于所往左右以翼之而使不怠于所立庶幾獲德交脩而順理則格優游于壽考之鄉而有得夫安貞之吉所以介景福于無窮者其在是矣是則于頌禱之中寓勸戒之意放勤篤厚之情何如哉噫此周人之篤于親也

戚戚兄弟

合 下一章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

五十三

王者之燕親既推其情而必盛舉其禮也

肆筵設席

二章

王者之燕親優之以禮而樂之以射也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九終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

乙丑進士南台許天昭

弟序生

男序生

孫應生紹武

既醉

全

臣子感君恩而作前三章祝君福之久而驗諸嘏其意也

此詩感君恩而作前三章祝君福之久而驗諸嘏詞後五章詳述嘏詞以明其意也三章分下雖歸諸尸告其實父兄述之通是父兄之言也祝君之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

福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曰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曰高朗令終尸告君之福曰永錫爾類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總是一意假尸之告以實已之言也上篇見君之忠此篇見臣之忠愛

既醉以酒

首章

臣子感君恩之隆而頌其久于獲福也

此章頌君長享盛大之福也二句分既醉既飽指行葦之燕而言既醉以酒即前篇獻酬射飲酌以大斗是也既飽以德即前篇殷勤篤厚之意是也萬年通後世而言勿作壽說只是久于享福之意

景福包下文子孫福祿在其中但不可明說出昭明做此

明做此

此詩父兄所以答行葦也若曰燕飲者人君之惠而稱頌者臣子之忠向者吾君之燕自爵弁之陳以至大斗之酌獻酬交錯既醉我以酒矣自設席之始以至頌禱之餘殷勤篤厚既飽我以德矣我于此將何以為報乎蓋盛大之福吾君已履之祉也其必勿替引之歷萬年之久而介之以景大之福貴為天子衍之于不窮也富有天下承之于無斁也豈徒一時之景福而已哉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

既醉以酒

次章

臣子感君恩之厚而頌其永享夫光大之休也此章頌君長享光大之福也爾故即前篇醴醢之類昭明就福上發揮不必粘上章景福米各自開說曰昭明者謂其福之昭著于天下也

不特此也向者之燕獻酢之禮相繼于始終爾酒則既醉矣醴醢之類悉陳于筵豆爾殺則既將矣我於此又將何以為報乎蓋昭明之福吾君已集之休也其必永言保之歷萬年之久而介之以昭明之休純嘏之錫未矣為光于萬邦也弗獲之腐未矣昭著于

天下也蓋萬年此君子則萬年此昭明素豈徒一瞽之光大而已哉

昭明有融

一章

臣子祝君福光大而悠久因歸之尸告之詞也此章極言君福之盛而歸諸尸告之詞三句分昭明承上章說來有融高朗亦只是昭明之意蓋自昭明者而極言之以見其盛耳非昭明之外復有此二者之福也有融謂其福之渾融瑩徹無形迹之可窺也高朗謂其福之峻極而不踰清虛而不可象也今終正是萬年之久昭明之福在今日則為善始傳之于久則為善終非但終身不替而已令終有倣亦只是發明令終之意因始以驗終也公尸以此告之謂告之以令終也下文五章所云是也

夫吾君之有是福也休徵畢集彰之為顯著之祥瑞慶大來爽之為光亨之吉固若此其昭明矣然明以有融為盛也吾見離祉之臻渾乎不見其迹亨嘉之運淵乎莫測其端又若此其有融焉融以高朗為極也吾見崇高之慶峻極而不可踰宣朗之休清虛而不可象又若此其高朗焉昭明如此豈徒一時為然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

三

四

我其必重熙累洽衍之為不窮之通大明終始引之為有秩之祐于萬斯年而求有以善其終矣夫終者始之積也今雖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焉即其始之善寧不可以必其終之善乎此非予之私言也向者宗廟之祭公尸傳神之言以禮之揆其始之善而要其終之吉嘉美之言蓋已得之于致告之下矣臣子之所願望即神明之所昭睨也豈曰無稽之言哉

其告維何

一章

詩人述尸告之詞嘉王者備物以奉祭而得人

以助祭也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

四

其告維何一句是詩人之詞與其類維何等句不同雖在此章之首其實總該此下五章而言遵王二章言以福之由末三章正言令終之福總此尸告之詞也遵王一句對下章威儀一句看朋友二句對下章君子有孝子二句看重在君子上朋友孝子之敬皆君子之敬也二章下註中既又字不可忽攝以威儀不可作佐助主人之威儀言助主人以威儀也威儀就朋友說與下章威儀孔時就君子說者同

公尸之告果何如哉蓋以禮物不備不可以祭也今

爾之進豆品物之薦莫非清潔之羞時食之陳莫非
昔美之味既為神之所嗜矣然不但主祭之敬而已
也然朋友來攝佐者又皆攝之以威而有卒度之美
檢之以儀而無失禮之愆所以當神之意者為不忒
也朋友之敬孰非君子之敬哉

威儀孔時

一章

惟奉祭之誠無間故神錫之善無窮詩人述嘏
詞然也

此章對上章總看末句截威儀孔時不承上章威
儀講彼是朋友之威儀此是君子之威儀也君子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

五

有孝子內入舉莫意不匿專自孝子之孝言蓋言
其孝思之無窮不可用東萊註永字即下文所謂
萬年者是也爾類即下文所謂祚胤者是也錫類
總承邊豆朋友威儀孝子言之若單出一章不匿
用先後相繼意末句止承本節可也

然威儀不時不可以祭也今爾之威儀齊稷之度有
以甚得其宜匡敕之容無一不當其可既為神之所
格矣然不特君子之孝而已也而孝子之舉莫者則
又精誠之極貫久暫而不渝孝思之純徹始終而無
間所以孚契于神者為不匿也孝子之孝孰非君子

之孝於夫合在廟之孝敬以成一人之孝敬是宜類
應之下求畀爾以元是祥感通之餘求卜爾以至善之
福蓋于萬斯年而求錫爾類矣豈徒一時之近而已乎
其類維何

一章

公尸告君之類自其久錫以全福者言之也

此下三章承上章求錫爾類說來皆令終之事其
類維何一句又總起下三章而言也室家句輕只
是言君子所居之地耳祚以福祿言胤以子孫言
下章被祿景命即祚也從爾子孫即胤也求錫祚
胤則以世繼世而福為無窮矣錫之以類孰大于

禮記集說卷之二十

六

此

神錫之類維何蓋吾君之居有室家焉何深遠而嚴
肅也君子之所居在于是神明之所貺亦在于是其
必於萬斯年錫之以天下之全福繁祉駢臻今固有
是祚矣而又求錫爾祚福祿引無疆之休孝子舉其
本固有是胤矣而又求錫爾胤子孫極千億之盛以
世繼世而福無窮也錫之爾類孰有大于此者乎
其胤維何

一章

公尸告神錫君之胤亦維先之以祚而已

此章以祚言胤下章以胤言祚見祚胤相須之意

也蓋錫之胤而不錫之祚則子孫何所承藉故特使爾有子孫先當使爾被天祿錫之祚而不錫之胤則天祿何所綿延故既附之以景命而即隨之以子孫詩人立言之意蓋如此天祿就為天子說萬年有僕即祿之久也自其福之所錫而言故曰被自其福之依附于此而言故曰僕萬年通後世而言蓋世世有福祿則世世子孫有所承藉也

其胤維何亦曰先之以祚而已蓋錫以胤而非以祚先之則胤無所承不可也故神之于君將使爾有子孫矣先當使爾膺上天簡在之意而被之以百祿之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三

七

隆於萬斯年右序之命永附于其身也曆數之傳未寓於其後也夫然則祚為益固矣而胤不有所承乎

其僕維何

一章

詩人述神錫君之祚必以胤而受之也

此章言既使爾為天命之所附而即錫之以子孫也或云將使爾被天命則先使爾有子孫者不可依蓋謂福祿先于子孫則可謂必待錫子孫而後錫之福祿則不可胤亦通後世而言蓋以女士世得賢配也從以孫子子而又子孫而又孫之意其僕維何亦屬之于胤而已蓋錫以祚而非以胤繼

之則祿無所托不可也故神之於君既使爾為天命之所附矣則必作配于冥冥之中而世鑒之以士行之女由是和氣所鍾而隨以孫子之賢為之嗣焉子而又子相繼于無窮也孫而又孫相禪于不替也夫然則胤為益長矣而祚不求有所托乎公尸嘉告之詞如此正所謂令終者也吾人今日之稱頌亦本諸此而已豈無稽之言哉

首三章

臣子感君恩而極頌禱之詞必明其言之有徵也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三

八

令終

至末

臣子即敬詞以驗君福之久而必詳述其詞以明之也

其告維何

五章

臣子詳述尸告之詞正以明已祝君之意也

其類維何

三章

詩人述神錫君福之全而必兩著其相因之機也

見賢

全

王者於公尸必屢興其享盛燕而獲盛福也

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朱子曰既祭之明日
則饗其祭食以燕為尸之人是也賓尸以賓禮待
尸也五章一則看俱重末二句與意是一句直與到
底觀註中三則字三矢字可見寧宜處宗熏熏皆
就燕上見之酒殺即祭時之物也福祿還作祝頌
說疏義謂極祝其福祿是也不可就指燕飲為福
祿

鳧鷖在涇

一章

王者賓尸必與其燕飲之安而獲福之隆也

鳧鷖在涇有得其所止之意故以起興公尸來燕

詩經大雅卷之三

九

五樽湏一氣說下不可分作二段平講下四章可
以類推寧安也向者為尸之時敬謹不安今則安
矣成就也福祿不可就來寧上者

此祭之明日繹而賓尸之樂也若曰尸以象神固先
王格廟之常而賓以燕尸亦國家重祭之典今日之
賓尸也何如執彼鳧鷖水鳥也則在于涇水之中而
適其所止之性矣况公尸之來燕于此也釋象神之
勞而從容于几席之上享為賓之說而優游于樽俎
之間不來寧乎燕必有酒也爾酒則既清焉燕必有
殺也爾殺則既馨焉公尸之燕飲也其必純嘏之集

皆元吉之旋繁祉之臻萃無方之益福祿不來成乎
鳧鷖在沙 一章

王者燕尸必與其宜于賓位而福來助之也
宜稱是燕也以尸而處賓位故曰宜為扶助也
鳧鷖則在沙也公尸之來燕也以神保之尊而處上
賓之位不來宜乎爾酒則既多焉爾殺則既嘉焉公
尸之燕飲也天休之至妙默佑之機福祿之將寓有相
之道福祿不來為乎

鳧鷖在渚

一章

王者興尸賓享燕得其所而福祿降其身也

詩經大雅卷之三

十

處得其所安也登筵依几則得其所安矣與寧同
意下自上而下易詞也

鳧鷖則在渚矣公尸之來燕也登筵依几有以得其
所安非復如向之為尸也不來處乎爾酒則既清矣
爾殺則伊脯矣公尸之燕飲也諸福之物咸降于其
身百祿之備咸錫于其躬福祿不來下乎

鳧鷖在梁

一章

王者於賓尸必與其燕之尊而福之積也

來宗字以身之尊榮而言尊之以賓位故曰宗既
燕二句是說為尸時獲福以起下二句意不甚重

既燕燕字指祭時飲酒故降神降之福也崇崇
承降字說來蓋祭既獲福燕又獲福是前日之福
積而高大有崇之義焉

鳧鷖則在濠矣公尸之來燕也尊之以賓禮待之以
殊遇不來宗乎向者爾之燕于宗也受賓侑之禮隆
孝享之儀斯時也既為神福之所降矣公尸之燕飲
也則受于前者復申于後降于昔者復厚于今舉不
多益積之而愈高也我穀罄宜增之而愈大也福祿
不來崇乎

鳧鷖在臺

一章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

十一

王者燕尸必與其情之洽而福之久也

熏熏和悅非復昔日為尸之敬謹也上文來成來
為來下來崇皆指今日言之無有後艱則言其後
日享福祿永無艱難也然不必帶上文講

鳧鷖則在臺矣公尸之來燕也和氣流通而歡欣自
著至情浹洽而形迹盡忘熏熏然非復向時為尸之
敬謹矣由是飲此旨酒則欣欣然其可樂進此嘉餼
則芬芬然其馨香公尸燕飲于此福之所受其必保
艾于無窮祿之所綏其必安享于勿替而永無後艱
之可虞者矣夫於其言曰之燕可以觀禮物之隆焉

于其頌禱之詞可以觀情意之渥焉周家之忠厚有
如是夫

嘉樂

全

詩人頌王者以德而獲福必詳言其福之裕于
無窮也

此詩總是祝其君之獲福下三章詳言其子孫之
賢正所謂福也蓋一身之福有限而子孫之福無
窮故詩人以此頌之首章分或因三章註云此與
下章皆稱頌其子孫之詞疏欲二章分不知二章之
明言子孫故朱子不必更言三四章但承二章之
意而其文畧不見其為子孫故朱子特言之耳定
在首章分為是二章之子孫燕嫡庶而三章以下
專就嫡為天子者而言末要見王者之福

假樂君子

一章

詩人頌王者以德得天而因言天眷之無已也
此章言王者以顯德獲天祿也四句分上是以德
得天下是惟天眷德見天人交與之意假樂句輕
是贊辭顯顯三句一順說下蓋德之顯所以宜民
人宜民人所以受天祿也不可以宜民人為顯德
之實亦不可以受祿于天與宜民人對看顯顯全

德言今善之德光明宣著不容掩也民人盡天下
而言宜當其心也受祿于天重受字下二句重申
字保右命平講保保其身也右助其行也命命之
為天子也申之謂申保之申右之中命之也觀註
中既又字可見曰自天申之則已含下文子孫意矣
此詩即公尸所以答鳧鷖也若曰天人之相懸者勢
也而未始不相通者理也以予觀于君子之福而豈
其微哉蓋我君子克養之粹炳之為可近之光和順
之充煥之為文明之賁顯顯然有此今善之德焉以之
怙月群生則民之所恃以為庇者此也而何民之不
宜也以之煦臨百官則臣之所仰以為則者此也而
何人之不宜也由是一德潛孚仰副其求莫之心玄
德升聞上契其簡在之素自有以昭受于天而為百
祿之所適矣然天之于王猶反覆春顧之不服也保
而安之定之以邪居之慶右而助之導之于元吉之
族命而錫之界之以君師之任而又申保之申右之
申命之焉其所以眷德者有加而無已也謂非一德
之所致耶

千祿百福

一章

詩人頌王者獲福之盛雖在子孫之多賢也

此章以下皆稱頌王者之子孫以見王者之福此
章統自其嫡庶之多而賢者言之也千祿百福句
承上章說來子孫千億以下正所謂百福也子孫
句是頌其多下四句是頌其賢言多而且賢也子孫
不止一世之子孫所該者遠穆穆皇皇以德言穆
是德之嚴敬皇是德之純美不可分心與貌者宜
君三句承穆穆皇皇一氣說下宜君宜王德以宜
之也不愆則無作聰明亂舊章之失不怠則常有
繼志述事之心作用力說言不敢過差不敢遺忘
以率由先王之舊章也與孟子不愆不忘作率由舊
章之效者不同註中穆穆皇皇貼在宜君宜王之
下率由舊章之上見德為重言天子諸侯皆以德
而率由舊章而所以宜君宜王者此也不可以不
繼二句為穆穆皇皇之實

卷之十

十四

然所謂自天申之者於何而見之誠以吾王有此顯
德雖無心于千祿也然惟德動天惟天眷德祿之至
也有若德以求之者焉而百福于此乎得矣百福維
何蓋王者之福莫大于子孫之多賢也其必族類日
以縣延本支極其繁衍由千而萬由萬而億焉固如
其多矣然不徒多而已也而又皆有德以宜之穆穆

而敬欽此心于湛一之中皇皇而美妙至德于純全之域支庶為諸侯者則以是樹一方之屏而宜乎為君也本宗為天子者則以是統萬邦之治而宜乎為王也其膺是君王之任也見諸行者不敢過差惟率由先王之舊章存諸心者不敢遺忘惟恪遵祖宗之成法天子守之于上而所以保天下者在是矣諸侯守之于下而所以保其國者在是矣多而且賢如此王之福寧有窮耶

威儀抑抑

一章

詩人頌王者之嫡嗣盡君道而獲天人也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三十

十五

此及下章專就子孫之嫡嗣而言蓋王者繼立重在嫡嗣故詳言之其所以稱頌者無非宜王之道而已此章言脩德而任賢斯獲福而統治四句分上四句脩德任賢平重觀註中又字可見威儀聲譽之美俱本德講無怨無惡只是無私心率由群匹薰已仕未仕者言之受福二句承脩德任賢各開講受福句是得天之福四方句是為民之福天子孫之多固皆賢矣而嫡為天子者尤天下之所仰賴也王之嫡嗣其必恂恂中存而形之威儀者抑抑然其德容純一內蘊而播之聲譽者秩秩然其有

常又且無有作怨太公以任衆賢無有作惡平心以任群哲也夫密于脩德則有以為致治之本公子任賢則有以為輔治之助故以是而格乎天也則申命用休而祿位之隆永膺于萬年之久寧不受無疆之福乎以是而統乎民也則政教薰舉而天下之大威恃之以為統括之樞寧不為四方之綱乎

之綱之紀

一章

詩人祝嗣王統治以安及乎臣而因得臣之頌

治也

此章承上章而言安民以及臣而為臣者皆懷頌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三十

十六

治之忠也二句分綱紀本脩德用賢說及朋友只是政治脩明萬邦寧謐臣子安享其成之意蓋人臣之職不過輔君治民而已今君既有以綱紀乎民則臣下有不賴之以為安乎百辟在外之諸侯也卿士在內之群臣也不懈二句不可作媚于天子之實蓋愛之故欲其如此也不懈于位云者脩德任賢久而不替綱常張而紀常理也民之攸暨未有所休息也要見王者之福夫君固以安民為責而臣亦以安民為心苟君道之未盡則無以安民而及乎臣矣誠使為王之嫡嗣者

燕總條貫有以為四方之綱區畫化裁有以為四方之紀則民施其休臣享其逸庶績咸熙臣下無煩于佐理也萬邦從欲群工無事于代終也有不安及于朋友者乎由是外而百辟仰天子以為安內而卿士賴一人以有慶莫不媚而愛之惟欲其脩德任賢始終一致而不懈于天子之位使綱焉常張求為民之所安止也紀焉常理求為民之所休息也豈徒一時之燕及于臣而已哉夫以宣王之道如此則宜君者可知斯固子孫之賢足以延周家有道之長而王之禍自天申之者莫大于此矣謂非吾人之所深願者耶吁頌君之福也而必以顯顯令德為本願其子孫也而必以穆穆皇皇為如不懈于位為終詩人之忠愛亦可見矣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

七

首二章

詩人頌王者以德而獲福必自其子孫之多賢者言之也

保右合下章

詩人頌天之申錫乎君惟在于孫之多賢而已

末二章

詩人詳頌王者之嫡嗣無非望之以宜王之道也

公劉

全

詩人詳先公厚民始終之事而總言之戒王之意切矣

全詩以厚民為主末章分上五章詳叙其始終而首末一章總叙其始終而首一章言遷都二章言相土三章言營度也居四章言落成五章言授田皆經營疆理之事六章總叙之而言富庶之效也厚民意各就本章見之

篤公劉

首章

詩人誅賢君之厚民致勤以足國而因致備以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

六

遷國也

此章言遷都首句畧斷下文俱是厚民之事各章皆然匪居以下在乃倉分上三句是未遷都已前事下六句是遷都時事匪居三句一順說下不可涉遷都意蓋治國之道自宜如此非為將遷都故治國之勤也匪居匪康只是勤於民事場疆雖均謂之田畔然疆是大界場是小界今之小田塍也積積之于田倉納之于家也廼稟六句不可分足食足兵看不重兵上廼稟二句是遷都之備思輯一句是遷都之志末三句正是遷都也思輯對用

光看蓋下以安民上以顯國也弓矢斧鉞自是旌
行方有觀註然後字可見既倫猥糗然後啓行可
謂知所重矣

召康公以成王蒞政當戒以民事故諫公劉之事以
告之曰國以民為本而治國者亦以安民為先今王
撫一統之業其未知爾祖公劉之厚民者乎厚哉公
劉之於民也方其在西戎之時慨國勢之式微念民
事之當重憂勤惕厲不敢以自安不敢以自寧焉乃
場乃疆而所以治其田疇者無不周乃積乃倉而所
以實其倉廩者無不足既富且強立本固矣于是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三

十九

其猷糧于彼有底之橐與夫無底之囊以為遷國之
備焉蓋以先世失國竄于戎狄之間人民流離而不
輯國運衰微而不顯也久矣今也為圖遷之謀將以
率流離之衆而輯和其人民振衰微之運而光顯其
國家矣夫然後弓矢斯張而慮無不周于戈戚揚而
備無不飭爰始啓行而往遷于邠焉蓋亦不出其封
內也夫治國之勤遷國之審如此九以為民也公劉
之于民何其厚哉

駕公劉

第二章

詩人詠先君之厚民因民心之和而相土以居

也

此章言至邠而相土也于胥以下當在未嘆載蓋
民心安則可以居矣於是遂相土以居也于胥斯
原是欲相土陟降以下正是相土之事蓋此時民
居康繁特從草創之初言之正末章于豳斯館之
時朱子小註云公劉始于草創而人之從之者如
是其盛是以居邑由之而成也須如此看陟則在
二句以文武作眼目東萊註不必用蓋厚民之意
於順民心親民事見之不重在佩服上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三

廿

由是而至邠也而相土之事何如厚哉公劉之於民
也當草創之初欲相其廣土之原以為定都之所使
民心有不妥焉未可以居也但見從遷之民館于邠
者既廢既繁而居之者衆既順其心而居之者徧
安其所而無懷土之思則可以居矣于是身親相
之事陟則在邠自上而觀之以望其大勢也復降在原自
下而觀之以覽其形勝也當此之時身之所佩者維何有
維玉及珪以象乎文德又有鞞琫琕刀以嚴夫武備
焉夫順民之心而躬親其勞如此公劉之厚民何如
哉

詩人咏先君之厚民必詳其營度邑居之事也此章相土之後而營度邑居也逝彼四句是度邑居下五句是營邑居京師之野文意屬下逝彼四句與上章陟則句須看得有分別上是覓形以定如此又是于所都之地度其可以為宮室者于時等四時字俱指京師之野而言虞虞謂作居虞之室也不可指安居言盧旅謂作賓旅之館舍也言言施政令也謂作直言之堂也語語謀政事也謂作論難之室也

經義大雅卷之三十

三十一

相土矣營度之事何如厚哉公劉之於民也以爲土地之相固可以定都而邑居之建猶不可以不審也故據下可以望高也則往百泉而望廣原登高可眺遠也則陟南岡而觀于京所以度其建居之虞者無不周也惟此京師之野寬平廣大為風氣之所鍾焉邑居之作不能舍之而他適矣于是為之宮室而爰居爰處之有資于是廬其賓旅而送往迎來之有地于是作直言之堂而可以言其所言于是作論難之室而可以語其所語無不于斯焉夫營度邑居而綜理之周如此皆以聯屬乎民也其厚民何如哉

詩人美賢君落成之燕而恩義無不周焉此章宮室既成而燕飲以樂之也于京斯依指公劉說以落成而休也踳踳濟濟群臣與燕者皆有威儀也俾進俾几二句不可與乃造其曹三句對講曹群牧之虞牢者曹之一處非至此方執豕也以豕為殺言其儉用麋為爵言其質飲之二句分恩義看飲之承酌酒講食之承執豕講勞謂勞其經營之功也君之宗之亦就燕飲時君之則異姓之臣有所統宗之則同姓之臣有所統只是一燕之間公劉臨于上為群臣之主耳東萊立君立宗之說不可用

經義大雅卷之三十

三十二

營建既成寧無燕以落之乎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向為草創之時固不免于經營之勞也今則慶邑居之既成樂民居之得所安然在京之中落成之燕于是乎設焉群臣之來燕者莫不踳踳濟濟有威儀之可觀俾人設筵而彼既登其進俾人設几而彼乃休其几燕有殺也則造其曹而執豕于牢以為之何其儉也燕有酒也則用麋為爵以酌之何其質也以是酒而飲之于以合賓主之歡以是殺而食之于以通上下之

情所以勞其群臣者其恩固已渥矣然勞之以恩猶貴統之以義也一燕之間有異姓之臣焉則為之君以臨之而截然名分之甚嚴有同姓之臣焉則為之宗以主之而秩然體統之不素也義亦無不周焉夫落成之燕既有以洽其情而復有以嚴其分如此則所以為輯民之圖者至矣其厚民何如哉

雋公劉

第五章

詩人詠賢君之厚民必詳舉其校田之事也

此章是邑居既成之後授民以田使之有所養也既溥以下在末二句分總是疆理之事艾夷壅辟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

十五

詩

土地言除治之以為田也既景三句是辨其土宜其軍三單三句是定其賦稅相其陰陽承既景說落觀其源泉承迺岡說蓋不景則無以辨四方而知陰陽向背寒煖之宜不同則無以覓形勝而知水泉灌溉之利宜謂種植之宜如黍宜寒稌宜暑之類此言辨土宜以授所徙之民也其軍三單是定其軍賦也三單即是三軍蓋古者軍賦取諸民田之中無事則為農有事則為兵是寓兵于農之意度其隰原二句是定其稅法度其隰原謂井其田也徹田為糧只是通力合作計畝均分之意

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耳註中百畝字不必用蓋百畝是周制公劉在夏時恐未有百畝也度其夕陽燕辨土宜定賦稅說山兩口之所入故曰夕陽未句止承度其夕陽講

既落居矣民田可無授乎厚哉公劉之於民也艾闢有方土田則既廣矣除治有道原隰則既長矣由是既考日景以正四方復登高岡以望形勢其考日景者蓋以五穀之種向背寒煖各有所宜故相其陰陽以觀其向背寒煖之宜其陟高岡者蓋以井田之設水泉灌溉各有所利故觀其源泉以通其水泉灌溉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

十四

詩

更利有田必有賦也則制其軍為三單之法使兵寓于農不悉農以為兵也有田則有稅也則度其隰原以為九一之法使耕則通力合作收則計畝均分徹其糧以給君上也然所授之田不足以給所徙之民於是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土宜無不辨也賦稅無不定也蓋無不耕之地無不田之處而卻人之居於此為益大矣疆理之周有如此公劉之於民何其厚哉

雋公劉

末章

詩人詠公劉之厚民必總叙其事之始終而言

之也

此章是總叙其始來經營理之事而及其終富
廢之效也。通理分于卯一句即既廢三句事。涉渭
至取銀即相上以後營度也。若時事止基即落成
時事通理即辨土宜定賦稅之事。爰衆以下即相
居允荒之事故。曰總叙其始終而言也。涉渭為亂
言為舟涉渭以取材非取材以為舟也。取材是取
材以為宮室之用。屬銀又是治宮室之資。止基通理
依註順詳止基。燕君民言之止基以安民。通理以養民也。
爰衆是安民之效。爰有是養民之效。衆則相向之既廢

詩正義大雅卷之二十

三十五

既繁為有加矣。爰有則視向之迺積迺舍為益成
矣。夫皇澗過問即帶爰衆爰有講求二句又推
廣一層見其盛也。至此則思輯用光之心慰矣。

君由授民公劉遷國之務。則矣。厚於公劉之子民
者其始來未定居之時。客舍于卯之際以為宮室
之歲必資于材木也。則澗取材而為舟以通來往
之便。需用之利亦由此而資也。則取屬取銀以為
治宮室之需。營度之資。定居于此。不惟國有所止
而民亦有所安矣。于是遂經理其田畝而辨其土宜
定其賦稅焉。所以安養子民者無不周也。但見民之

安其居者日益繁庶民之得其養者日益富足有矣

皇澗而居者彼此之相對也。有迺過澗而居者上下
之相聯也。由是生齒漸繁歸附日衆止居之民日以
益衆乃復即芮水之鞠而居之而卯地日以廣矣。夫
其始也盡經理之事其終也獲富庶之效則所以輯
民顯國者至矣。公劉之厚民如此撫成業者可不念
哉。

第四章 至通理

詩人兩美賢君安養之事而民總叙以美之也。

洞酌

全

詩正義大雅卷之二十

三十六

大臣屢托興以戒君無非欲其盡君道而得民
心也。

此詩重豈弟上戒意在此。蓋有豈弟之德則可以
為民之倚賴不然則不能也。觀註釋豈弟其重可
見三章平看父母攸堅攸歸不可就民心歸往土
講。蓋此重在君子足為民之父母攸堅攸歸也。

洞酌彼行漆

首章

大臣托興以戒君欲其脩君德以子乎民也。

此章言以豈弟之德而為民之父母也。豈弟君子
民之父母猶曰吾君有豈弟之德則可以為民之

父母矣如此方是戒辭。豈第以德言詭君子身。上說註中二傳所言乃是德之所發。就事上說。常用在豈第下民之父母。上豈以強教之。則有以體斯民好善惡惡之心。第以悅安之。則有以體斯民好逸惡勞之心。故曰民之父母。二傳意須如此融會看。

此詩亦召康公戒成王作也。若曰民之休戚存乎下。而其機則係乎上。王可不知之乎。彼行潦之水。若無所用也。然自遠酌之。挹之于彼。而注之于此。溼其濁。以求其清。尚可以為脩飾之用焉。况我君子有子民。

之貴者也。誠使豈焉而樂太和妙于中存第焉而易平。直率于所性。則人君之德莫盛于此矣。吾知豈以豫教之。則有以體斯民好善惡惡之心。而與父母之成其子者。無以異第。以悅安之。則有以體斯民好逸惡勞之念。而與父母之愛其子者。為不殊信乎。為民所瞻使天下咸知有父之尊也。為民所依使天下咸知有母之親也。否則烏在其為民父母哉。

洞酌彼行潦

中章

詩人托興以戒王欲其脩君德而為民之所瞻也。

此章言君子有豈第之德。為民之所歸附也。蓋德在此而民之所歸附者。自不能外焉。故曰民之攸歸。豈第下輕說強教。悅安好惡。意不必用攸歸。不必涉父母講。

洞酌彼行潦之水。挹之于彼。而注之于此。尚可以為濯盥之用焉。况我君子之德。所望以為歸者。也。誠使豈焉而和樂不乖第焉。而平易不拂。君德莫備于此矣。吾見大心體物。足以照天下之情。平易近民。足以通天下之志。民之所歸附者。不能舍之。而他適也。豈不為民之攸歸乎。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

二十八

洞酌彼行潦

末章

詩人托興以戒王欲其脩君德而為民之所安也。

此章言君子有豈第之德。而為民之所休息也。蓋有德以安民。民皆賴之以安。故曰民之攸暨。亦不必涉首章意講。

洞酌彼行潦之水。挹之于彼。而注之于此。尚可以為灌漑之用焉。况我君子民之所恃以為安者也。誠使豈焉而達其情之至。順第焉。而率其性之自然。君德莫善于此矣。吾見和輯有方。與斯民以得所之樂。懷

柔有道錫斯民以底定之休天下之人皆賴之以休
息也豈不為民之攸歸乎是則父母攸歸攸墜存乎
下者也豈弟之德係乎上者也此其詞之所指雖若
褒美而意之所寓實以勸戒之耳大臣之善于告君
如此哉

卷阿

全

大臣戒君必發賡歌之端而詳攷其賡歌之意
也

此詩首章總叙以發戒王之端下九章詳言以盡
戒王之意在首章分二章以下又在第四章截二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

五

三

章三章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廣王心而
欲動之五章以後則告以所以致上章福祿之由
惟在于用賢也五章六章言得賢自輔之益七章
八章言得賢才致用之忠九章言明良感會之機
十章勉之以求賢而口矢詩不多難以遂歌以括
伴與而下九章之意與首章末二句相應

有卷者阿

一章

大賢叙賡歌之所所以發戒王之端也

此章總叙以發端蓋因王之遊歌而矢其勸戒之
音也末句分首二句是據當時其地其景是如此

豈弟君子是贊美之詞只呼過不重來遊來歌二
來字俱指卷阿而言來遊有與地俱宜與時俱適
之意來歌有暢卷阿之樂發飄風之趣之意矢音
包一篇意在其中含戒意諱不可入壽考福祿用
賢等語在內

召康公從成王遊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
為戒也謂夫人君之福固以天下為樂而人臣之心
每以進言為忠瞻彼大陵形勢泰然而迴曲既有可
樂之地耳適當其時飄風自南而徐來則又有可樂
之時焉我豈弟之君子慶天下之安際萬幾之暇來
遊于此以舒其襟懷率歌于此以暢其性情其樂為
何如耶爽也以師保之職叨榮殺之陪忠愛之念固
無時不存而乘此可言之會即以致吾勸戒之意
于是因王之歌而繼陳其音焉庶幾賡歌之下亦吾
王保治之一資也豈察察然而無言哉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

三

伴與爾游矣

一章

大臣陳其君之樂而必有以久之所以欲動其
心也

以下三章歷言福壽之盛欲動王心欲其知用賢
之有益而樂于用賢也此章即其安樂之福而欲動

之也二句分上是今日已有之樂下是歆之以後
日長享其樂也歆動意重在末二句下二章皆然
爾休下要補善始意似先公舊內要見伴與優游
始終不替意伴與優游須有分別乘康事之康而
來游不為幾務所係累故曰伴與際天下太平之
日而來休無九重宵旰之慮故曰優游俾爾二句
謂有壽考以終其福祿不可分福壽對看俾字重
舍下文脩德用賢意在內彌爾性是終其壽命也
首是善始善終之意先公以德言子福壽善始善
終今爾之樂弗替引之則亦是先公之善始善終
也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

三十

然所矢之音何如吾觀爾之游也萬幾不援脫然于
形迹之外伴與然爾之游矣四方無事泰然于順治
之天優游然爾之休矣斯固今日之樂善其始者然
也然豈第君子不但善其始已也其必感通有道使
爾自天佑之而有以考終其壽命焉則伴與之游迄
豫無期而優游之休始終一致先公如是而厚終也
王亦如是而厚終也豈不似其舊哉

爾土宇版章

一章

大臣言君撫王業之盛而未以享之以寓歆動

之機也

此章以王業之久而歆動之也亦二句分孔厚下
要補今日為百神之主意末二句言永為百神之
主而版章孔厚者常享之也版章孔厚對看版章
言荒服之制甚明也孔厚言基業之不可拔也百
神爾主言天地山川之鬼神以爾為主也

不特此耳以爾之土宇言之萬邦一統而荒服之制
俾然其甚明何版章耶四海清寧而鞏固之基屹然
其不拔何孔厚耶得侯甸甸百神之所授職也然豈
第之君子其必感召有機使爾保全其和氣而未彌
爾之性焉則天地之神未有所宗主也山川之神未
有所懷柔也所以為百神之主者非一日矣版章孔
厚之福不將來言保之乎

爾受命長矣

一章

大臣陳君福之盛而進之於有常歆動之意微
矣

此章以康寧之福而歆動之也歆動意亦在末二
句受命長弗祿康正是今日之純嘏末句純嘏爾
常即是長保其命與祿也受命長謂周家之曆數
自文武以至于今也弗祿康謂貴為天子富有四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

三十

海無事經營之勞而坐享太平之福也純嘏爾常謂常享此于無窮也大抵善格君心者不于其所可畏而于其所可樂惠公之戒君但以福祿壽考為言使其君聞之自然樂於從善可謂得諷諫之法矣

不特此耳彼曆數之傳自文武而來以至于今非一日之積也爾之受命長矣富貴之極恭已于南面以享其慶無事經營之勞也爾之祿康矣是在今日固純嘏之所畢集也然豈第之君子其必昭格于天使爾順養其天和而爾性之克彌焉則天命之受有以固之于無窮也弗祿之康有以保之于永久也相宗純全之福不將勿替引之乎

有馮有翼

一章

大臣勉其君得賢以自輔則有以作天下之法矣此章言得賢以自輔則其德日脩而天下以之為法也三句分馮翼孝德是末用之賢以引以翼正是用之也馮翼須有分別馮是直立堅固剛強不羸之人可依以為重者也翼是強立不返始終一致之人可資以輔翼于不怠者也以其下要補出德脩意不可得宜弟

是呼過之詞不甚重四方為則正是法其德也蓋四方之人皆以君子為法則也非謂君子為四方之則也

然所以致此壽考福祿之盛者豈無自哉亦由于得賢自輔而已蓋今貞元當會合之期道化極陶鑄之久天下之士有植立堅固而可以為馮者焉有強立不返而可以為翼者焉聚百順以事親不有所謂孝乎倫德行于厥躬不有所謂德乎以是而導于前而使之不昧於所從以是而相于左右而使之不怠於所立則求賢自輔之道無不盡矣特見先後有人而德脩于罔覺匡持有賴而道進于無方此豈弟之君子也極建于上而四方之承其德者皆以之為矜式之寶道立于已而天下之被其化者皆以之為儀刑之準有不以之為則者乎

頤頤印印

一章

君子德極其盛而天下歸之得賢自輔之益也此章言德脩之實以足上章之意也亦在三句分頤頤印印德之見于外者如圭如璋德之純于內者令聞人所稱者令望人所仰者此君德之盛得賢自輔之所成也頤頤印印重天子身上說

卷望就人所望法且說自有分別四方為綱與四方之綱意不同四方之綱言君子為四方之綱四方為綱言四方以君子為綱綱衆紀之所統也天下歸于一人猶衆紀統于一綱故曰四方為綱要見得賢自輔之益

然君德之脩何如自其見諸外也則顯顯然而樹大觀之象印印然而著崇高之度體貌何尊嚴也自其存諸中也則如圭焉而無一疵之存如璋焉而無一物之雜性行何純潔也播之聲聞則實德之流有以絀稱頌之美其聞不亦善乎形之望法則威儀之重

新經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三十五

有以格斯民之瞻其望不亦善乎斯固馮翼孝德之所成而君德之脩極其表裏之盛矣將見此豈弟之君子也一德之所聯而四海之廣皆以之為統括之樞至理之所感乎而萬民之渙皆以之為綱維之主有不以之為綱者乎得賢自輔之益如此則所以致壽考福祿之盛者有由矣

鳳凰于飛

第七章

詩人興賢才有忠君之心見王之當用也

此章自賢才效用之忠為上為德者言之也吉士即馮翼孝德之士指求賢之賢而言蓋賢才本有

忠君之心但王不能使之耳若能使之則隨王之所使而皆盡其職以媚于天子矣蓋其心是如此非已媚于天子也媚于天子亦不過引君翼君之意

夫得賢固有自輔之益而賢才實有效用之忠彼鳳凰靈鳥也其飛也翩翩然羽之和焉亦且覽德輝而下之而集于所止之地矣况夫馮翼孝德之士蕭蕭然其衆多皆生此王國而為王之吉士者也致君之念固素以為心者惟弗使之斯無以行其志于上耳誠寄之以自輔之責則必隨天子之所使而各効其媚茲之誠引君當道者無不為也輔養君德者無不至也有不媚于天子者乎此其效用之忠見于為主者如此

鳳凰于飛

第八章

詩人興賢者有愛民之心勉王之用之也

此章自其效用之忠為下為民者言之也吉士即吉士也維君子命二句亦謂王者命之則隨王之所命而皆愛其民也媚于庶人只是愛民之意燕教養講此上二章皆言賢才效用之忠以鳳凰起興亦有取義

不惟是也鳳凰之于飛也翩翩然羽之有聲焉則亦翔千仞而上之而傳于天矣况夫馮翼孝德之士謫謫然其衆盛皆應運而興而為王之吉人者也澤民之恩固素以為願者惟弗使之斯無以行其志于下矣誠命之以治民之職則將惟天子之所命而各盡其愛民之心民生不遂必思以遂之也民性不復必思以復之也有不媚于廢人者乎此其效用之忠存於為下者如此

鳳凰鳴矣

一章

大臣喻明良之盛而及其感會之機也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三十

三十七

此章言明良感會之機見得賢才不苟于用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出也四句分上是喻明良之盛下是喻感會之機二段正意總在章末說出高岡之鳳凰高世之賢才也朝陽之梧桐治世之賢君也梧之華萋萋者人君待賢之盛禮也鳳之雖雖 喈喈者群賢和集之德音也萋萋二句呼應講必梧生之盛而後鳳鳴之和以比必人君有待賢之禮而後群賢有和集之德音感會之機在上不在下也

天賢才固有效用之忠然豈苟於用哉亦在乎上之

人有以感之矣彼鳳凰鳥之靈者也非九鳥之可同也則其鳴也必於彼高岡之上焉造化之和聲于此而發洩之耳梧桐木之美者也非九木之可同也則其生也必於彼朝陽之地焉化育之精華於此而暢達之矣是梧桐也人知其為鳳凰之所棲也是鳳凰也人知其棲於梧桐也然必梧桐之生於朝陽者萋萋有以極其盛焉既植夫招徠之本而後鳳凰之鳴于梧桐者雖雖喈喈有以極其和焉而宣夫至治之音物類之相感有如此者是知高岡之鳳凰高世之賢才也朝陽之梧桐治世之賢君也必在上者有禮賢之盛典而後在下者有和集之德音感召之機固有在上不在下者矣王可不致禮以下賢哉

君子之車

一章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三十

三十八

大臣叙其君禮賢之具而因表已作詩之情也此章誇其君車馬之盛可以禮賢而因表已之作詩言有盡而意無窮也章首須補興意車馬不必說遊卷阿之車馬既閑且馳下須補云以此待賢則賢才樂為之用德可脩而福可享矣如此方與上文相顧矢詩不多二句言已所陳之詩不多維繼王之聲而遂歌之耳一直說下不可以下句作

推原不多之故矢詩總括伴奭以下九章而言蓋
召公愛君之心無已故自見其詩之不多也不可
單指上四句說

夫筆策箋箋則雖雖啗啗矣今君子之車則既疾而
且多焉不病于車之不足也君子之馬則既閑而且
馳焉不病于馬之不足也以是而待天下之賢則賢
才樂為之用而厥德可脩福壽可享矣然君臣同遊
之時正言語得盡之日顧我所陳之詩不過壽考福
祿之盛與夫得賢自輔之益焉耳何有于累言之詳
賢才效用之忠與夫明良成過之機焉耳何有于篇
什之富維以王之來遊既歌之於上而臣之從遊亦
當和之於下於是繼王之聲而遂歌之即陳一得之
意以為萬分之助而意之所寓者則猶非詩之所能
悉也是有限者臣之言也無窮者臣之心也王可不
求之于言意之表乎吁若召公者可謂老成忠愛之
至者矣

伴奭 五章

大臣戒君歆之以福壽之隆而因勉之以得賢
之益也

伴奭 三章

大臣備舉其君福壽之隆所以寓歆動之機也
有馮 五章

大臣啓君以得賢之益必與賢之忠于用而又
喻其不苟于用也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乙丑進士南台許天贈

著

弟庠生 天賜

天賦

友

男庠生昌年

孫康生紹武

民勞

全

同列屢致相戒之詞惟欲遠小人以安而已此詩是同列相戒之詞有易亂為治轉危即安之意各章俱在四句截上言安民下言遠小人所以安民也觀各章上四句可見當時天下危亂中國四方之民悉皆不得其所觀各章下段可見當時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乙

小人用善人不得有為以致王道反敗政事日蹙此民之所以不安而國之所以不治也故註云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

民亦勞止

首章

同列相戒既示之以安民而復指其所以安民上四句各章皆同惟下段所指不無小異大雅重在遠小人以安民上此章言遠小人則可以安民而安王室也中國四方皆以民言中國是近者四方是遠者必先惠中國而後可以綏四方也詭隨之人即無良寇虐無畏之人大抵小人千態萬狀

其不可方物如此下文懜懜罔極醜陋繼繼亦以極其形容耳墨遠與綏四方相應能通與慮中國相應王室指朝廷言柔能無工夫蓋民之未安以奸人為害也禁伏奸人則遠近皆安而王室無不安矣

此同列相戒之詞也若曰為國之道以得民為本而人臣事君亦以安民為先方今政事日非而天下之民咸被其虐勞瘁已甚未敢遽怨其太平也惟加意而寧輯之庶幾得使之小康可焉彼中國四方之本也必先加惠於中國之民以綏反於四方之衆由近以及遠所謂小康者其在是矣所以惠綏之者豈有他哉亦去其虐民者而已蓋詭隨之人無良之人也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為民之寇虐而不顧天之明命者也故凡此不顧是非而妄從人者則必杜絕其進用之漸而勿縱之于以謹無良之人而遏其怨虐無畏之惡則可以革前日之政而圖今日之新大然後柔安乎遠而恩及乎四方順習乎近而惠徧乎中國王室之危殆有日將定之于磐石之固矣此吾人之責也可以不勉乎哉

民亦勞止

第二章

同列相戒以安民惟去其害民者以成君之美也

此章下段言云小人則可以安民而成君之美也
二休字不同上休字以民言休息之義下休字以
王言休美之義迷聚也京師民之所聚故曰以為
民速言聚天下之渙也憚憚是惑亂主聽之意爾
勞泛指平日勤勞王室之功不必說平日已曾遠
小人安百姓也王之休美亦在於安民能安民則
可為王之休美蓋美之莫美非君之美也

民勞則不得休矣庶幾可使之以休也中國者民之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三

會也是必加惠於中國以為民之所聚使天下之
者以革離者以合則勞者獲休矣然民之所以不
休者正以詭隨之人惑亂王之聰明而為寇虐於下
故也故當無縱詭隨以謹憚憚之言而遏其寇虐之
暴無俾斯民之有憂可焉此豈為爾一人之故哉勸
勞王室爾前日嘗有功於國家者也尚無棄爾前日
之功而益盡其匡救之責使勞瘁之民舉安於以為
王之休美焉耳而可以忘心棄之手

民亦勞止

第三章

同列相戒以安民惟在遠小人而親君子也

此章下段言去小人之害民而益求君子以安民
也但不可以遠小人親君子對看只順文說下罔
極言為惡於民無窮極也作惡言作為邪惡以害
民也末二句不可以謹儀親賢平看蓋必敬威儀
而後可以近有德威儀不敬則賢者望望然去之
矣

民勞則不得息矣庶幾可使之小息也京師者四國
之本也是必惠此京師之近以綏及乎四國之民則
勞者不終於勞而天下有得所之慶矣然其道果安
在哉蓋詭隨之人肆其無窮之惡以為寇虐民之所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四

由以惡也故當無縱詭隨以謹罔極之流而遏其寇
虐之毒毋俾之作惡以害民可焉然徒遠小人而不
親君子則亦無與其理也又必敬慎爾之威儀勸之
一身者務納於規矩之中形之交際者舉協夫臧嘉
之度於以親近有德之人外比於賢而使同寅協恭
之有助也彙征其類而使輔理承化之有資也夫然
後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民可息國可定矣汝可以
不勉乎

民亦勞止

第四章

同列以安民為戒必誦之以遠奸而深勉也

此章下段欲其去小人以全正道而又勉之以責
任之重使知所以安民也相戒之意至深切矣俾
民憂世俾天下之民皆去其憂也王道以紀綱法
度言蓋小人用事則紀綱法度皆廢而民不安矣
小子以身言式弘大以職言言所為甚廣大欲其
加謹之辭也

民勞則不得惕矣庶幾可使之小惕也蓋必施惠於
中國而使之盡去其失所之憂加志於窮民而使之
咸復其有生之樂斯可矣然民之有憂小人之敗道
為之也故當無縱詭隨以謹醜厲之徒而遏其寇虐
之惡毋使紀綱法度之正道因之以敗壞焉汝之責
庶乎其盡也女母以女為小而忽之也我雖小子而
一身之微實天下之安危所由係其所為甚廣大矣
而可以不戒哉

民亦勞止 末章

同列以安民為戒必示之以遠好而儆之以

王意也

此章下段欲其去小人以存正道而因以王意儆
之使知所以安民也固無有殘雖指中國亦須補
天下安意正反其正也反其正則不正矣王欲

正女言王寶重乎女將之以國家生民之重任
非徒寶重之也

民亦勞矣庶幾可使之小安也蓋必惠此中國之民
而無有干傷殘之苦中國安則天下亦安矣然民之
所以不安者皆小人之反道為之也故當無縱詭隨
以謹其因結于君之私而遏其怨虐於民之漸毋俾
正大之道因之以反其常焉則女之安民者庶乎其
盡也女知王之意乎王欲以爾為正而寶愛之上焉
委之以國家下焉托之以生民其所以待之者蓋甚
重也故我用王之意大諫正于女惟欲其盡職以副
聖心焉耳而可以不戒哉吁同列相戒之詞以此而
美忠君愛國之心憂時之意具可見矣

全

詩人于同列既盡忠告之詞而因示戒王之
意焉

五章以前皆切責僚友之詞六章以後則責僚友
而因以戒王也細分之一章責以失道二章勉以
善言三章四章儆其聽已之言五章深致切責之
意六章欲其輔君以化下七章欲其輔君以修德
八章以敬天終之乃一篇之要指也

上帝板板

一章

詩人原天變之病民因詰問列之失而責之也

此章言天變之病民而因責朋友之失道也蓋變雖出於天而致之則在於人故責之如此板板反其常道也天道循其常則民安反其常則民病故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語四句是歷數同列失道之實不必相承觀註二又字可見猶之未遠猶字與為猶不遠之猶字不同上猶字指謀猷經畫言下猶字指思慮圖謀言是用大諫言以天變人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一

七

窮大諫正汝之失也

此亦同列相戒之詞而責之益深切矣若曰所貴乎君子者以其能弭天之變而拯民之窮也胡今之不然耶彼天道之常以愛民為心者也今則反其常道而使天下之民盡受其病是必有所以致之者女當修己以回天變可也顧乃出言不合於理而宣諸口者非嘉言之彰為謀又不久遠而見諸行者非大猷之布其心自以為無復聖人但恐已妄行而無成法之依也又不實之於誠信而一有所為莫非爾偽之載也若是者豈其思慮圖謀之未遠而然乎故我觀

今日之變不容以終默也是用大諫正其庶幾改心易慮以回板板之天悔過遷善以靖卒瘁民可焉

天之方難

一章

詩人戒同列天變之常畏而因示以善言之有益也

此章本上章諫來上四句欲其畏天下四句欲其慎言以安民正所以畏天也難者艱難之意嗾者震動之意辭指辭命言若作朋友講論則無與於民矣輯與擇洽與莫須別白得分明輯是協乎天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一

八

理順乎人情無所乖戾之意故曰和擇是樂易之敷慈祥之發無所暴戾之意故曰悅和則可以通天下之志而渙者革離者合故民無不洽悅則聞之者心服聽之者心安故民無不定如此則天變可回矣

然所以回天之變者亦在於善言以安民而已方今天運艱難其難也甚矣當憂懼以臨之不可慮慮然自以為得豫也上天震動其蹇也甚矣當惕勵以處之不可泄泄然其怠緩也彼辭命之修民之向背閑焉辭之不輯民之所由以不洽也誠使緣天理以修

詞一皆太和之布因人情以渙號莫非至順之敷辭
既輯矣則巽命之中可以通天下之志渙者以華也
離者以合也何有于不洽乎辭之不憚民之所由以
不定也誠使宣之辭命皆慈祥懼悌之終越播之戒
令皆惻怛慈愛之流通辭既憚矣則仁言之聞民知
其為仁心之著各安其所也各止其居也何有於不
定乎斯因天之道汝之所當勉者也

我雖異事

一章

詩人於同列責之以拒言而因誘之以聽言也
此章誘之以聽言也四句分我雖異事及爾同僚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九

則休戚共之有不得言者而乃不聽是以責之
下四句則因而誘之也我爾爾謀即上二章所云
我言維服正謂所云者皆切於時務也先民有言
二句是古人有此言也

然進諫在我聽諫不在子乎我之于子官守所司雖
不同職然同列于王之朝則均之為王之臣也義之
所在有不得不言者于是以畏天安民之道來即爾
謀將以盡同寅之義竭忠告之誠也而子乃置焉然
自得拒之而不見聽豈以吾言為迂而不足聽乎抑
孰知我之所言乃當今之急事上之有關於邦國下

之有係于生民女當聽而用之不可以為迂而笑之
也猶諸古人有云理無往而不存言無微而可忽雖
弱莠之賤尚詢及之未必無一得之愚者况僚友之
言顧可忽之而不聽哉

天之方虐

一章

詩人于同列必傲以已言之不可不聽也

此章傲懼之使不可不聽其言也六句分上言無
然謹謹下言爾用憂謹二句正相應末二句又重
傲之也老夫灌灌知天命之可畏而盡誠以相告
也小子騶騶不知天命之可畏故不信而驕之也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十

多方煊煊二句言今日猶或可救若以戲處之則
憂益進不可為矣

吾言固所當聽而亦不可以不聽也方今昊天疾威
肆其暴虐天下之憂莫有大於此者正當恐懼修省
以為挽回之機不可謹謹然視以為戲也我老夫知
天命之可畏也故盡誠以相告而爾小子不知天命
之可畏也乃不信而相驕是非我老耄而妄言也實
女以憂為戲而忽之耳夫天下之憂圖之于未盛之
先者易為力而救之于極重之後者難為功及今日
而返之猶可為也苟乘之以戲謹之私俟其憂之益

多焉吾恐危亂之勢方將熾然如火之盛不可以復救矣汝可不聽吾言而早圖之哉

天之方憐

一章

詩人戒同列專位以病民其責之益深矣

此章則儆戒之意益切矣上四句責其專位下四句責其病民考則於論則諂媚皆所以喪其威儀也考則則人君悅而信之使之居位用事則善人不得有為矣善人不得有為此民之所以病苦而呻吟也然上下迷惑人皆畏之無敢揆度其所以然者是以至於喪亂蔑亡嗟嘆盈耳而卒無能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十一

李

順我衆者此詩人所以言之也自此以下譏刺漸

及於君矣

且今天之方怒其可畏也甚矣正女修省之一機也豈可一言以夸人而肆其矜高之論諛言以毗人而行其諂媚之私乎夫言語者威儀之章也惟夸毗以悅其君則將使威儀迷亂無復有恭敬之節矣善人者國之紀也惟悅君以專其權則將使善人如尸而不得有所為矣由是所行者皆病民之政所布者皆拂民之辭民之失所職此之故也知其故必改而圖之矣民方今愁苦呻吟而莫敢揆度其所以然之故

者是以至於喪亂蔑亡嗟嘆之聲盈於天下而卒無能反其所為以順我衆之意也吾今諫正于女女可以不聽哉

天之牖民

一章

同列即天道以明化下之易而因以儆之戒王之意微矣

以下三章皆于相戒之中寓戒王之意此章欲其輔君之化民也六句分牖民孔易亦就天之牖民說蓋即天開民之易以明上化下之易也天之牖民就好一邊講上之化下亦然如堦四句皆形容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十二

李

牖民之易堦麓同聲相應唱而即和天之開民觸之即應者似之故曰如堦如麓圭璋一物判而為璋合而為圭其合甚易天人本同一理天之開民其理之契合亦甚易故曰如璋如圭取往取之也摶摶得之也取之而不得得之而有所費則難矣求則得之而無所費不亦易乎天之於民往啓之而即感悟不必有所費以益之正是如此故曰如取如摶摶無曰益上之化下補在孔易之下末二句言民心不正為上者當修己以化之不可復自立邪僻以導之也

夫天變固所當同而尊民亦所當謹上之化下蓋甚易也蓋觀之天乎彼天之開牖乎民也因其自然之機而觸之即應如應如堦而堦和也本其同然之理而感之斯乎如璋判而圭合也緣其固有之善而啓之即悟不必有費以益之如取求將得而無所費也天之牖民固甚易矣而上之所以化下者其易亦猶此也方今愁怨之後民失其本然之良心既多和僻矣為人上者正當修己以化之易其惡以至於中矯其和以歸之正不可又自正和僻以導之也此爾之所當謹者而可不知所急哉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十三

人維藩

一章

詩人歷言國之所恃者而歸重於君德欲同列之正其君也

此章欲其輔君以修德也上六句歷指國之所恃而列君德於其中末二句則歸重於德也六者只宜平說人即孟子所謂大人也大師以兵衆言不就民誨大邦大國之諸侯也大宗異姓之強族也懷德即是修德不怠意就君言宗子同姓也凡輔治于朝分封於外者皆是藩所以為限垣所以為衛屏所以為蔽翰所以為幹寧謂天下安寧也

城所以為守也末二句見得君德為重而同姓之城又重於藩垣屏翰與大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兩節身為本而家為要同意二無字有儆戒之意須重看集傳是會其大意還當順口氣講方可夫尊民固所當重而君德猶所當先以國之所恃言之有大德之人德望之重足以啓天下儆畏之心即藩籬之不可越也有大師之衆兵力之強足以禦天下外侮之變即垣墻之不可犯也大邦建於外為一方之保障不謂之屏乎強族重於中植國家之楨幹不謂之翰乎至若懷之不怠則天下蒙義安之澤此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十四

敬天之怒

一章

同列相戒以敬天必明天之不可不敬也

此章勉之以敬乃一篇之要旨也。蹶也。虐也。憐也。天之怒也。板板也。雖也。天之變也。戲豫者。慢易之心。馳驅者。放恣之意。不敬也。毋敢戲豫。馳驅則敬矣。末四句明其不可不敬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言一出入之際而天必與之俱也。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言一動息之際而天必與之俱也。此所謂陟降厥士日鑒在茲者也是故不可以不敬也。蓋天者理也。理無往而不存。故天無往而不鑒。知此則敬天之意常存而易亂為治無難矣。

夫脩德固所當重而敬天尤所當先是故蹶也。憐也。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十五

虐也。天之怒甚矣。汝必敬天之怒無敢乘之以自慢之心而有一毫之戲豫也。板板也。難也。天之變甚矣。汝必敬天之變無敢乘之以自恣之念而有一毫之馳驅也。所以然者亦以天之不可不敬焉耳。彼昊天雖高而其臨下者則赫然其甚明凡爾之一出一往無不與之俱焉。一念少懈天且厭之矣而可以不敬乎。昊天雖遠而其鑒觀者則昭然其甚且凡爾之一游一行無不與之同焉。一息少間天且絕之矣而可以不敬乎。誠知天之當敬而敬之則怒而變者庶乎有可回之幾而今日之亂未必不可及諸治也不然。

其懼其終不可為矣。爾尚戒之哉。吁。作是詩者不惟忠於僚友而愛君之心亦甚切矣。

是用大諫 合下二章

詩人諫同列而指其實因誘之以聽諫也

辭之輯矣 合下二章

詩人示同列之慎言必誘以已言之當聽而做其不可不聽也

曠民 二章

詩人語同列導民之當慎而脩德之當重戒王之意寓矣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十六

全

詩人戒王必推天道之反常而發托言以刺之也

此詩首章推言天道之變本於人事之乖以啓下文戒王之意。下數章俱托文王之嘆紂者以深戒之也。二章三章嘆其用人之失。四章五章嘆其用人之失由于脩己之失。六章嘆其致亂而不知戒。七章嘆其不用舊人。章嘆其將亡而欲其以往事為鑒也。

蕩蕩上帝 一章

詩人怨天道之反常而因推其致之于人也

詩人將言厲王之惡故先言此以明天變世亂皆人為不善所致以啓戒王之端也二章以下俱發此章之意如汝興是力汝德不明天不涵爾以酒匪上帝不時之類皆歸咎於人庶乎王之聞而改之耳此章上四句怨天之詞下四句自解之以為人之所為也疾威多辟暗指厲王譁多辟之命與匪讎之命同俱就付予上言其命匪讎末二句便是惟人之善道不克終故上天之賦予亦似不可信其疾威而多辟職此之故耳上下意相照應

詩經正義太雅卷之二十一

十七

詩人知厲王之將亡故作此詩意謂天下之亂不自致也必有所以致之者彼蕩蕩之上帝廣大之量無所不覆乃下民之君也今則廣大者變而為暴虐此疾威之上帝其命之賦于人者反若邪僻而不正則失其常矣若是者豈果天之咎哉蓋天生衆民其降衷之命雖為秉彝之良而先後相懸有不可執以為信者方其稟命之初厥賦維均本無一人之不善靡不有初也而人或拘之於氣稟或蔽之于物欲鮮能以善道自終焉是以天命亦罔克終其疾威而辟者職此之故耳豈誠天之所為者耶

文王曰咨

二章

詩人托言以刺王必指小人之得志者而歸之上也

此一章嘆小人之見用而歸咎于君也曾是以下在末二句分厲王之惡含暴無已惟暴也故所用皆疆禦之人惟貪也故所用皆指克之人曾是在位謂以之居公卿百司之位也曾是在服謂以之任公卿百司之事也惟德即疆禦指克便是而以為天降之者蓋世之治亂雖本於人事之得失亦關於氣化之盛衰然曰女興是力則亦不得而歸之天矣女興是力猶曰力與起此人也非曰王興起此人而使力為不善也

詩經正義太雅卷之二十一

十八

夫人為不善如此則其責有所歸矣不觀文王之所嘆紂者乎文王曰嗟哉嗟爾殷商之為國也彼疆禦之人殘民之命指克之人剝民之財所當遠之而弗用也今曾是疆禦指克之臣乃得以在位而有可為之資得以在服而任有為之事則民受其病矣若是者其諸天降惟慢之德以為下民之灾乎然非其自為之也乃女興起此人而力任用之以縱其貪暴之惡耳豈真天之所為者耶

文王曰咨

三章

詩人托言刺王任用之非人而因以致怨於此
此章刺王任非其人以致民之怨謗也未二句分
而秉義類言善人之當用以見王之不能用耳疆
禦多慙正是義類之反多慙即疆禦之人蓋恭虐
者必多怨也流言是巧詐之言將以惑亂其君而
自掩其惡者苟不察而深信之則是為寇盜攘竊
者而反居內矣寇盜即上章之疆禦攘竊即上章
之指克上單言疆禦而下兼言寇攘者言疆禦則
指克在其中也作祝指怨謗其君而言用非其人
則怨必歸於已矣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十九

夫用此悖德之臣寧不致怨於民哉文王曰嗟哉嗟
爾殷商之為國也而當秉用善類以全斯民之命皇
斯民之生可也今乃不此之用而反用恭虐多怨之
人使恣其流蕩之言以應對于上在彼者得以自掩
其惡而在我者不免過聽其言則是為寇盜攘竊者
而反用事於內用非其所當用矣吾見君以是人而
縱惡於民民亦以是人之故而歸怨於上或從而詛
之或從而祝之靡有屆極之期也蓋小人象其利而
君受其謗矣是果誰之咎哉

文王曰咨

四章

詩人托言刺王之致怨而推其不能脩德以任
人也

此章刺王用人之失由于已德之不明也無然二
句言王任小人以欽天下之怨下四句則推其不
能明德故所用之非其人也無然謂以恭虐作氣
勢以聚斂作威福如虎狼無然之狀此雖小人為
之實王之所使故歸之王也欽怨指王言上章詛
祝便是不明爾德四句言其德昏昧故所用皆非
其人如無人一敝非謂君德不明由于輔相之無

人也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廿

然所以用匪人而致怨者亦以其無取人之則焉耳
文王曰咨咨汝殷商之為國也汝于中國之民不享
其恩以恤之而反用恭虐之人大其威以震之多為
可怨之事以欽怨於已而反自以為德也此其故何
哉蓋脩己者取人之則也已德既明則足以知人而
所用皆賢矣今也不明爾德自處於暗塞之歸是以
賢否莫辨凡君子前後左右皆不稱其官如無背無
側也爾德不明自安於昏昧之地是以邪正混淆凡
為公卿者皆不稱其官如無暗無卿也爾之所以致

怨者不以此乎

文王曰咨 五章

詩人托言以責王之失道而因深究其失也

此章沈酒正是德之不明處下四句正是飲酒之失工既沈酒于酒則德不明德不明則所從所循自然不善此固王所自為非天使之然也故曰天不酒爾以酒不義從式與首章末四句意正相應既怨爾止二句言以飲酒而失儀也式號式呼二句言以飲酒而失言也皆德之失也

然其德之不明於何而見之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之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為國也天未嘗使爾沈酒于酒而惟不義之人是從而用也乃汝自喪其德而為之耳彼威儀者德之符也女乃以飲酒之故而喪其威儀無間于明晦也言語者德之著也女乃以沈飲之故而縱其誼諱俾重而作夜也以酒敗德如此故所從所用皆非其人耳豈可歸咎於天哉

文王曰咨 六章

詩人托言以刺王必指其遭亂不戒而致人心之離也

此章刺王致天下之亂而不知戒也如蜩二句就

世亂說小大指國言世亂國危皆上文喪德縱奸所致人尚乎由行則無可挽之理矣人指厲王由行即上文疆禦拊克之並用魚焦沈酒之交為也末句言內外遠近無不怨怒則亂日甚而詛祝之無窮者終不可弭矣

夫如此則其致亂宜矣文王曰咨咨汝殷商之為國也明德之不脩而惟匪人之是用以致人情洶亂天下沸騰如蜩蟬之鳴而不上如沸羹之湧而不定小大之國皆幾於喪亡矣是宜恐懼脩省挽而回之可也爾有天下國家之責者尚且由其所行喪德者猶矣故也縱奸者猶夫初也曾不心改前日之非以圖今日之是焉則人之怨怒寧有既哉是以內自中國之近既暗瞶而胥說外及鬼方之遠亦怨怒之不息雖欲免於亂亡其可得乎

文王曰咨咨 七章

詩人托言以刺王必推本其棄舊而召禍也

此章推本王之致亂由於不用舊也匪上帝而皇之致亂由於不用舊下四句言王不用舊所以致亂也上下只是一意匪上帝不時亦應首章而言舊舊人講觀註自見下文典刑舊政也老成人舊也苟

要見非天所為之意雖無老成人非真無老成人也但立言是如此且作是詩者非老成人而何然所以致此者果誰之咎哉文王曰咨咨汝殷商之為國也方今當害存至時之不善亦云甚矣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而降之以亂亡之災也特以殷不用舊先王有舊人焉而汝不之任先王有舊政焉而汝不之行所以致此禍變之無已耳雖今光岳氣分哲人彫謝世無舊德老成之人可與圖先王之舊政者然禮樂典章未墜於地可為遵守之資舊法之所在即舊人之所在也乃無聽用于人而見之施行者焉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十三

此所以匪人是比而天變日臻虐政是行而人窮益甚大命之傾覆而不可救者職此之故也豈上帝之所為哉

文王曰咨

末章

詩人托言以刺王必指其亂之原而示以所當戒也

此章括上數章直指其禍亂之原而示以儆戒之意也顛沛之揭即大命以傾之國也枝葉未有害則言諸侯未畔四夷未起也典刑未廢句不當用上文已云曾是莫聽矣本實先撥言人君先為不

義以自絕于天即上文縱奸喪德不用舊之類是也殷鑒在夏言當以桀為鑒也詩人言此欲王以紂為鑒也此二句甚有意此詩托言之意盡在紂此至孟子引之又欲後人以幽厲為鑒也嗟大自古亂亡之君其所為如出一轍前車既覆後車不鑒斯言凜凜千萬世之下凡有天下者當繹思之夫大命之傾皆爾所致如此爾其可以不鑒乎文王曰咨咨汝殷商國家傾覆豈待滅亡之口而後見哉人有常言大木將然將厥枝葉未有折傷發榮之勢猶夫故也而根本之實已先絕焉吾見本根病則枝葉皆傷然後此木乃相隨而顛後耳方今殷祚將傾諸侯猶未畔也四夷猶未起也若可以為無事而忽之者而不知沈酒而喪德棄舊而縱奸汝已先為不義以自絕于天則夫人心之畔已有相尋之機而國家之勢自將傾覆而不可救其與顛沛之揭無以異也爾之所當鑒者夫豈遠哉亦近在夏后之世而已蓋殷繼夏而王者也夏后之亡正以其先為不義以自絕于天耳汝誠反而思之桀之所以敗亡者即爾懲創之機也桀之所以自絕者即爾儆省之自也而可以不鑒乎夫觀殷鑒之在夏則知周鑒之在殷詩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十四

人立言之意正在此也而何厲王之不聽哉吁可慨也已

抑抑 全

賢侯使人命已詳示以脩德而因格以聽言也此詩在實虹小子分上八章詳示之脩德之方下四章則格以聽言之益蓋武公所作使人命已之詞也重脩德上一章怪人之不能脩德二章泛言人君能脩德之事兼人已言敬慎威儀是脩已事謨命猶告是治人事三章則言武公不能脩德也四章至用成不虞示之以治人脩德也慎爾出話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廿五

敬爾威儀而下至實虹小子示之以治已而脩德也雖然人已無二理脩已治人亦非兩事故第四章風興夜寐洒掃廷內雖指治人講亦脩已中細微工夫至於六章之萬民靡不承八章之鮮不為則脩已之效又未嘗不微諸民也白圭之玷以下又分作兩段白圭之玷至靡不承終慎爾出話之意視爾友君子二章終敬爾威儀之意末四章欲其聽言者亦不過聽上文脩德之言也此詩言甚切至有以效而歆之者如四方訓四國順維民之則維民之章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鮮不為則之

類是也又反言以諷之者如靡哲不愚彼童而戲之類是也有正言以導之者如弗念厥紹莫捫朕舌神之祿思維德之基民之靡盬之類是也呼之則曰小子責之則曰既老其工夫則必不泄不泄顯微無間表裏交脩而後為至信哉聖人之徒也

抑抑威儀 一章

詩人著德儀之相符必指其無儀而深怪之也此章言德儀相符之理而因怪哲人之無儀以發自微之端也抑抑二句言中有是德外有是儀猶官室之制內有純直外有廉隅也故曰維德之隅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廿六

外占知內意不可用人亦有言是托詞當時未必有此言也靡哲不愚非真以無威儀為愚也即無威儀而見其愚也蓋無威儀正是無德雖名為哲實似愚人一般故曰靡哲不愚廢人之愚四句是反覆怪嘆之也威儀勿言語講

衛武公作此詩使人日誦于其側以自微謂夫人心有本然之德君子有當盡之功汝可以不勉乎彼內者外之符儀者德之占故凡出乎身而加乎民者有威可畏有儀可象抑抑然其縝密無粗疏之失有品節之詳若是者乃其和順發為英華光輝著於信言

實維德之廉隅見於外者也夫德儀之相符如此則有哲人之德者必有哲人之威儀矣而今之所謂哲者徒有哲人之名而未嘗有哲人之威儀則是無其德也名雖為哲實則非哲矣人亦有言華有哲而不愚者豈不信哉夫衆人之愚乃其有生之始拘於氣稟之偏宜有是病不足以為怪也若哲人而愚則氣稟之全者猶不免於習俗之累實維矣其常矣豈不深可怪乎夫以威儀不可不慎如此則欲脩德者當自謹儀始矣

無競維人

一章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廿七

賢侯自微必著道行應應之機而因以示脩德之應也

此章泛言人君修德之事上四句言道德有自然之應下四句言人君能脩其德而後得其應也未說到武公身上無競二句以道言有覺德行二句以德言無競維人言人能盡人道而天下莫能加也註中天地之性人為貴高本文一層有覺德行言德有諸已覺然而直大也四方訓是訓于其道四國順是順於其德皆是自然之應下四句訂謨定命遠猶展告道德之脩於治人也敬慎威儀道

德之脩于治已也維民之則總承就是四方訓四國順之意訂謨四者皆政令講謨猶非二物命告亦非二物但在大字遠字定字時字上分得確實便是威儀不可兼言語講民則言可以為天下則不必以天下取則言之

天德儀固有相符之理道德實有類應之機彼天地之性人為貴也惟惠不能盡其道耳苟能盡此人道率由所性之全而天下莫強焉若見道之所在訓之所在也四方之人凡有是道者皆將若於其訓而欽式之不違矣天下之尊莫如德也惟惠不能脩其德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廿八

耳苟能德有諸身克全其直大之体而無少虧欠焉吾見德之所存化之所存也四國之民凡有是德者莫不順於其化而服從之無敢矣夫感應自然之機如此人君可不知所事乎是故政令者道德之所布也則必大其謀焉不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至於命令之中則信如四時不朝更而夕改也逮其猷焉不為一時之計而有萬世之規至於詔誥之頒則應時而發不慢令而致期也如是而治人者不日至于威儀者道德之所由也則必存之以敬畏之心而便動容周旋無不中禮如是而略已者不日容乎夫

然則人道自我而無競德行自我而有竟矣由是極建於已可為天下之儀刑化行於人足為斯民之法則所謂四方訓四國順者其在是矣謂非女之所當勉者哉

其在於今 一章

賢侯使人命已必指其失而深責之也

此章言武公不脩其德而因責之以不念其先也四句分講中不可入武公字後皆倣此興迷亂三句言不能盡脩已治人之道而惟荒湛于酒也非真如此只是武公自倣之詞耳迷亂于政與舒繆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廿九

二句相反顛覆厥德與敬慎一句相反下四句一串說下言汝雖湛樂是從獨不念爾所承之緒乎誠念之何為罔敷求先王之道而不克共其明法也厥紹以所承之統緒言先王所行之道即是明法之所所在要亦不外脩已治人之事蓋統緒甚重非取法於先王不足以守之故反應反說以致其切責之詞如此

然汝則不能也其在於今尚且迷亂於政事而謾然吾命之不能善也又顛覆於厥德而威儀之不能謹也內失脩已之道外失治人之道惟荒湛于酒以縱

其欲而已夫汝之統緒受之天子傳之先君所係甚重非汝所得而廢棄之也汝雖湛樂之是從獨不念汝所承之緒甚重有不可忽者乎誠知念之則先道之所存即明法之所存謂宜求而執之以保其緒也何為罔敷求先王緒已治人之道而克共其明法乃至於迷亂顛覆一至此即是可以深長思矣

肆皇天弗尚 一章

賢侯使人命已必先倣之而因示以所當脩者焉

此章以下皆是教以脩德法古之事此承上章故首加一肆字上三句先致倣懼之意下七句遂致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三十

教告之詞蓋指治國而言使之無內外無遠近無細大無常變皆當周慮備防不可一事之不至也正所謂訂謨定命遠而辰告也修爾車馬修字通帶二句用戒二句對看此章治國之事極其周悉有武王不泄不怠意思非武公不能道此

夫有德者天之所尚者也無德者天之所不尚者也天之所尚則易以興天之所不尚則易以忘汝之所為如此故今皇天弗尚而厥棄之則無乃如泉流之不返而淪陷相與以至於亡乎然則當何如哉吾知

君之舉動民之視效閭閻不可以不謹也要必夙興夜寐起居之必以其時洒掃近內庭除之必致其潔則細行必矜而百姓之章程以立克勤小物而斯民之表率攸存所以為民章者在是矣兵之修廢國之安危係焉不可以不脩也又必修爾車馬俾得其壯盛之資弓矢戎兵各極其精好之利于以戒戎事之作而為先事之防遏蠻方之寇而杜未萌之變所以明武備者在是矣是則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洒掃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應無不周備無不飭如此正所謂訂謨定命遠猶辰告者也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三十

世一

治國之道寧有外於斯乎

質爾人民

一章

賢矣自傲之詞既周於治國而必嚴於治已也此章言既盡治國之方必嚴治已之要也三句分不可以治國治已平看上三句承上章講來足治國之意質人民謹侯度對講用或不虞總承質爾人民如養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治之而訟獄平理之而爭奪息是也侯度凡制自王朝而頒之侯國者皆是也用戒不虞言以是戒意外之變也慎爾二句以言語威儀對看無不柔嘉總承上

四句承慎爾出話一邊深懲言之不可不謹也此以下至第八章皆治已事二章所謂敬慎威儀者是也

然治國之道不但是也人民者國之本也則必政教兼舉而曲成之有方治理交修而底定之有術于以質爾之人民焉侯度者國之法也則必朝覲會同恪守一王之憲禮樂征伐悉稟大君之權于以謹爾之侯度焉夫質人民則有以固邦本而無判渙之憂謹侯度則有以遵王法而無罪悔之及所以戒不虞之變者其在是矣然治人之事固所當盡而脩已之要尤所當嚴彼言語者德之著也汝必謹之慎爾出話而使宣之口者皆有物之言威儀者德之章也汝必戒之敬爾威儀而使動諸身者皆不忒之度言也儀也無不柔順而適其宜嘉美而得其中則可也言之當慎者何哉白圭天下之重寶也一或玷缺尚可磨鍊使平復其渾全之初言語君子之樞機其貴重不止於玉也斯言之玷一出於口則失言之咎必及於身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無復可救之理矣豈若白圭之可為哉惟不可為於終故必慎於始也汝小子其知之乎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三十一

世二

無易由言

一章

賢侯自傲必戒以謹言而因欲以謹言之效也
此章亦終慎爾出語之意蓋戒以言之當謹而又
欲之以謹言之效也四句分無易四句承上白圭
四句說來不可易不可苟不可逝丁寧之詞不一
而足者謹言之功固當嚴為之防也無言不讎就
好一邊說此二句通是感應報施必然之理以起
下文謹言之效也惠于二句是謹言末二句乃其
效也惠于二字總帶到小子住朋友與庶民小子
對看小子亦是民也惠順其心也子孫二句對講
能謹言則天命佑之而子孫繩繩人心歸之而萬
民靡不承矣繩繩是相繼之義非相繼謹言之謂
也萬民承奉亦不專就法其言講

論語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卅三

夫失言之弊如此汝當存之以敬慎之心持之以傷
易之戒不可輕易其言毋曰欲言則言可以苟焉而
已也蓋使言之不善人得以捫其舌焉雖言之猶將
止之也孰知發言之際無人為我執持其舌者故言
語由已易致差失常當謹之于未言之先執之于將
言之際不可使一言之放去也且汝之不謹其言豈
以謹言之無其效乎天下有同然之理感應有自然

之機無有言之善而不酬無有德之孚而不報者惟
弗謹其言斯已矣誠知謹其言語以言乎上則順乎
卿士百辟之心以言乎下則順乎小子庶民之志吾
見自天佑之于孫之繁繩繩而不絕也人心歸之萬
民之衆本承而不遠也謹言之效如此汝何為而不
謹哉

視爾友君子

一章

觀賢侯之自傲惟欲動靜之交脩而已

此及下章皆以終慎爾威儀之意此章因其動之
所察而勉以靜之所存不必截須以敬字作主蓋

論語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卅四

脩於外者非難而脩于內者為難敬于見君子之
時者非難而敬于不見君子之時者為難謹于人
之所見者非難而謹于神之所格者為難故以此
勉之欲其合內外貫顯微敬動靜而一於敬也此
正大學正心誠意中肅慎獨戒慎恐懼工夫與洪
渙章互相發者乃用工之至精至密者也視爾三
句輕看重在相在以下蓋言不但脩之于外又當
戒慎恐懼乎所不睹不聞也原非兩段截講之意
須知輕重方可友君子乃明堂廣衆之中親近君
子時節輯恭爾類只舉謹儀之一端而言不遐有

愆不必專指顏色講尚不愧於屋漏只是其心常存敬畏使威儀無不善如友君子之時一般庶幾不愧于屋漏也此處工夫重在心上心存則儀亦善可知不顯一句言不可忽於人之所不見也下文遂以神之所見而深微之

夫言罔所常謹而儀亦所常脩彼常人之情敬慎之意恒加于明顯之時而忽之心易生于隱微之地此心之所以不純而德之所以不脩也我視爾友于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其戒懼之意常若自省曰吾之動于身者得無至於有過乎是其脩于顯者固如此矣然使敬于人之所見而忽於人之所不見猶非功之密也相爾獨居于室之時乃常情易忽之地尚當戒慎乎其所不睹而保守愈嚴恐懼乎其所不聞而操持愈切庶幾儀無不善不愧于屋漏而後可耳母曰此非明顯之處而莫予觀也當知鬼神之神無物不體其至於是以監觀吾之所為視之而不見也聽之而不聞也有不可得而測者鬼神之未可得而測雖不顯在暗猶忌憚息或怠適當其來而有所失况可厭射而不敬乎

辟爾為德

一章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卅五

賢侯自微以脩德之事而深明其感應之理也

此章是脩德之純而因及其應也五句分辟爾為德辟字畧讀為德直管到不賊住賊嘉只以德言不可露出儀字淑慎爾止二句串說言謹其容止而使不愆于儀也此二句即賊嘉之實不僭不賊即帶二句說下不僭謂于事無所差不賊謂千理無所害謹儀之功至此可謂純矣鮮不為則言民鮮不以之為則也投桃報李言理之必有者以勉之也彼童而角言理之必無者以戒之也既言工夫之當然又設詞以見效驗之必然又設詞以見妄說之必不然反覆言之以明功不可缺而効不可誣也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卅六

卷

夫動靜交脩如此德其有不純乎君爾之為德也必當由戒慎之功以造乎純一之地俾純粹至善無一不戒脩道全美無一不嘉淑慎爾之容止一動履焉罔不中乎禮也一周旋焉罔不循乎則也使可觀可度而不愆於儀焉稽之人事之儀則無所僭差揆之天理之節文則無所賊害夫如是君德庶乎其脩矣吾見得于觀感者咸起敬畏之誠乎于爾德者各興務式之志孰有不以之為法者乎蓋此感應理之

必然正猶人投我以桃而我報之以李固未有施而不報者也亦未有不施而報者也彼謂不必脩德而可以致人之服則是無其感而求其應殆猶牛革之章者而求其角也亦徒潰亂汝而已世豈有是理哉汝當知所自反矣

荏染桑木

一章

賢侯興贊美之可以進德必推聽言之異以見之也

此章以下皆示以聽言之益此章舉恭人之能聽言者以勉之也四句分上四句興恭人之可以進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卅七

虞

德下六句推言恭人之聽言與愚人不同以見其所以能進德也舉恭人所以為勸舉愚人所以為戒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者蓋其謙恭自持不肯自是乃進德之基本也下文順德之行正以發明此意哲人即是恭人話言是脩己治人之言大抵古之善言不外脩己治人兩事順德之行謂去脩己治人也愚人覆謂我信則不能脩德矣民各有心下要補維德之基意

夫進言固在于我而聽言則在於爾我今既詳告爾以脩德之事矣爾可不知所聽乎彼荏染為桑忍之

木其材質之美可以為弓幹者也則披之綸而為琴矣况溫溫恭人卑以自牧畧無上人之心謙以自持畧無自是之意則桑克之美日進于高明撝謙之度受益於無方積德之高大此其為之本也不曰德之基乎所以然者何也蓋矜高者每不能聽人之言而謙遜者斯可來天下之善溫溫恭人所謂哲人也其維哲人明辨是非之故苟告以古之善言則必順其德而行之以為脩己治人之資反乎此者所謂愚人也其維愚人有昧得失之幾告之以善非惟不能行而反以我之言為不信也是人心不同智者有察識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卅八

虞

之真愚者無反觀之哲其相越之遠有不可強而同者此恭人所以為德之基而愚人則不能也

於乎小子

一章

賢侯使人命已詳喻之以有知而因示以受言之益也

此章詳喻以臧否之知而因喩言受教之有益以示之也末二句分上八句言汝未知臧否故我詳告之而汝亦宜知之也匪手攜之二句是告之詳匪面命之二句是告之切手攜是指示之非執手之謂也示之事是指其事實以告之也面命謂面

相告戒提其耳是提撕警覺而使之聽也此四句
皆就告以臧否上言總不過上八章所陳脩己治
人之事也未知是未有知識也民字泛言靡盬即
溫恭之意夙知知臧否也成成其德也蓋靡盬則
能受言能受言則能知臧否知臧否則能成德豈
有既早知而反晚成者乎勉武公當虛心以受言
也

夫哲人能聽言以為進德之基如此於乎爾小子也
眩于脩治之方迷于是非之故猶未知臧否之所在
為其去哲人遠矣故我之于爾指引其進為之方挈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廿九

示以趨向之路既以手攜之矣然非特携之以手而
已而又示之以事何者為臧之事何者為否之事俾
有所考據也喻之不亦詳乎面拆一廷之上親命主
敷對之前既嘗面命之矣然非特面以命之而已而
又言提其耳提撕以啓其聰警覺以悟其心俾有所
通曉也喻之不亦切乎夫如此則爾宜有悟矣今乃
不然豈爾之無知乎假令言女未有知識不足知臧
否之所存則女既長大抱子更歷非不多也何為而
無知乎所以然者自滿致之也人若不自滿假以虛
心受天下之言以溫恭聽天下之善則必早知臧否

矣既早知臧否則必早成其德矣焉有早知臧否而
反晚成其德者哉女小子當知所以自勉矣

昊天孔昭 一章

賢侯使人命已必表言者憂世之心而責其不
能聽也

此章自表其憂世之心而責其不能聽言也四句
分昊天孔昭禍福之不差也夢夢即未知臧否意
既不知臧否則無以為善而去惡不先為天所禍
矣此所以慘慘然憂之也慘慘即靡樂意憂之深
故不得不言也下六句已言之而汝不聽之是以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六

深責之也誨爾諄諄即上文所言脩己之事是也
匪用二句言不以為我為教爾而反以我為虐爾也
未知亦無知識意曰既老則視抱子責之益切矣
且爾之不聽言也豈未知所可憂者乎瞻仰昊天福
善禍淫其理昭然甚明無一毫之差忒我生斯世親
天道之昭明慨人事之未盡見其可憂而不見其可
樂蓋人為善而去惡斯可趨吉而避凶也今視爾反
夢夢然未知臧否之分則天必厭之故我心慘慘而
靡樂耳此所以不容于不言也夫何我之誨爾雖諄
諄然其詳切而爾之聽我則藐藐然其怠忽不以我

為教而反以我為聖而也假令言爾未有知識則汝年躋老耄之期歷天下之變非不久也更天下之事非不多也亦宜有知矣而何味于聽言之若是哉於乎小子

賢侯使人命已必示以言之當聽而因即可畏者以傲之也

此章即喪國之禍以傲恨之也四句分上言當聽其言下傲以不可不聽其言告戒之意於此益切矣上下二段意亦聯屬上段聽用我謀便免得大悔下段不能聽用我謀便免不得大悔告爾舊止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四十一

言我所告爾脩治之事皆舊章也大悔即下文喪國之禍便是將喪厥國將字須玩取譬即指喪國言曰取譬于吳天者蓋親于天之所福則知國之所以興親于天之所禍則知國之所以喪回過其德上要補不能聽謀意俾民大棘下要補大悔意註云則喪厥國也必矣必字正與本文將字相應以武公之賢何至于有喪亡之禍而其使人戒已一則曰大悔一則曰喪國一則曰大棘可謂愛勤惕勵之至矣

然汝之不聽言也抑未知無可畏者乎於乎小子我

今告爾以脩已之方莫非舊章之所在示爾以治人之術莫非成法之所寓皆可見之施行者也汝誠聽用我之所謀身體而力行之則上以凝天命下以固人心庶可免于大悔矣方今天運當此艱難雖有敗亡之禍而已有敗亡之漸國之將喪甚可畏也我之取譬夫豈遠哉觀諸天道福善禍淫昭然而不差武則知之矣及此時而反之猶之可也苟不知我謀之當聽而反回過其德已之不脩置斯民於困急之地國之不治貽斯民以殄瘁之憂則民之所叛天必禍之其喪厥國也必矣安能免於大悔哉此汝之所以不可不聽其言也夫示之以脩德而詳致夫勸戒之詞林之以聽言而深致夫儆懼之意武公使人命已如此不賢而能之乎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四十二

無競維人 七章

賢侯使人命已必著道德之應而詳示以脩德之功也

風興夜寐 合下四章

賢侯自儆以脩德之事惟治人治已之交脩而已

風興至不虞

賢侯使人命已必詳示以治國之道也

慎爾

合下三章

賢侯自微以脩德之要必詳舉其功效以示之

也

白圭

合下三章

賢侯自微既示謹言而著其應復示脩德以著

其應

視爾

二章

賢侯使人命已必兩示以脩德之極功焉

末四章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四十二

賢侯自微必興德言之益而詳微之以聽言也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終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二

乙丑進士南台許天賜

第庠生 天賜

孫廉生紹武校

桑柔

全

詩人憂時之亂而歷推其致亂之由也

此詩四章以前言人民窮困之事五章以後言王不用善而專任小人使君子不得行其志而民受其病也上是憂時之亂下是推致亂之由風雅未有如此詩十六章者其言反覆不已而有倫次一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二

一

章言王室之衰民受其困二三四章述征役者之怨詞以見民之困也五章告王用賢以救亂然王不能也故六章言賢者不樂仕于其朝七章言賢者又困于野見君子不得行其志也八章刺王不能擇相而專任小人九章并刺在位之不善而君子見困見君子所以不得行其志也十章言愚人不遠慮十一章刺王用舍之失宜十二章言君子小人之易辨十三章遂言專任小人而使君子惇眊皆以深刺王也十四章至末又反覆以責小人也

詩人喻王業之衰因致憂亂之詞而訴于天也
此章憂王業之衰而民受其病也四句分首二句
比周之盛時而仁覆天下也次二句比厲王殘虐
王業忽焉凋弊而害及百姓也特采其劉只是王
業凋弊之意注中民失其蔭而受其病是解廢此
下民句不殄心憂謂憂之不絕于心也倉兄填兮
謂悲閔之甚而至於病也未二句是致訴于天望
其閔民之窮也

此芮伯刺厲王之詩意謂王業之盛衰生民之休戚
皆繫焉我周昔時可謂盛矣孰意今日之衰乎彼宛然

茂密之桑柔方其發榮滋長之時葉之陰于下者固
無所不徧矣及其采之也一朝而盡無黃落之漸不
復承其蔭焉我周之業昔之盛也仁澤庇于斯民而
天下仰其休今之衰也王業忽焉凋弊而天下失其
蔭瘼此下民無一人不受其病矣君子生當其時慨
王澤之熄閔斯民之窮憂世之念不絕于心悲閔之
甚以至于病也能無望于天乎倬然昭明之昊天
其于世之治亂民之安危蓋無微而不察也何不矜
我之窮易亂而反之治轉危而措之安哉是可慨也

詩人述民之苦于征役而深憂天下之亂也
此下三章托征役者之怨詞以見民之困也此章
二句分上是厭苦之詞下是憂亂之意征役以兵
役言註中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止解首二句
車馬之盛旌旗之美一也而在正雅則為美在變
雅則為怨者亦猶聞鍾鼓管籥而憂樂之異感也
亂生不爽四句以亂生句提起靡國句對民靡二
句看總見亂生之不爽也亂生不爽謂亂日生而
無平定之期也國諸侯之國也熾言民皆遭禍而
喪亡如火滅而為燼也未二句承此二事言蓋無
國不滅無民不盡則國步之頻可知矣國步指王
國之氣運言與上靡國之國不同

天民之病如此于何而見之蓋嘗觀諸征役者之辭
詞矣其言曰方今征役不息所乘者有四牡也則騷
騷然其強盛所建者有旗旆也則翩翩然其飛揚從事
于斯者蓋有不勝其痛苦者矣夫好生惡死人之同
情也而今戰爭不息則天下日趨于亂安知其為平
夷之日哉以四方之國而言則淪胥以亡無一國之
不滅也而天下無遺國矣以四方之民而言則靡有

一民之遺具禍于燬燼之中也而天下無遺民矣夫以國之滅也將何以爲屏翰之資民之燼也將何以爲守國之本國家之氣運蓋岌岌乎其危蹙也於乎哀哉國步其斯頓乎

國步茂資 一章

詩人述言遭亂之極而因咎致亂之由也

此章承上章國步斯頻說來言已遭亂之極而歸咎于致亂之人也四句分國步茂資正承上章末句講天不我將亦無所歸咎之詞靡所二句正是天不我將之意靡所止疑則無以自安也云徂何

往則無所避患也下四句皆是推致亂之由君子二句言亂不生于君子也末二句言必有致之者蓋指小人而言也言君子之無爭心者何也蓋君子若有爭心則或相激以致亂而今不然是其專責在于小人矣梗病也即上靡所止疑二句是也至今爲梗言其所從來者遠也

夫國安則民受其福國危則民受其禍方今國將危亡嗟我其可懼也天之於我蓋以終窮待之不復使之得其養焉欲止而居之則適遭其所遇之窮無可安之處也欲往而避之則天下皆危亂之邦無可往

之所也民之病一至此必有所以致之者矣意者君子之有心故相激以成天下之變歟孰知君子秉持其心實無乖戾之意大同于物各無爭競之端多事之階固非君子之所爲也誰實生此厲階使至今爲民之病乎禍有根源其所從來者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憂心惓惓 一章

詩人述征役者與懷土之思而傷征役之困憂

亂之情見矣

此章甚言征役之窮也二句分上是故鄉之思下

是征役之困土宇謂鄉里與室家也不辰只是說

所遇之時不善非言生時不善也倅怒指禍亂言

以起下四句之意周在西由周而出征故曰自西

徂東多我觀瘠言有饑渴勞憤之苦也孔棘我國

言有鋒鏑死亡之憂也以上三章皆征役者之怨

詞然二章則言亂生不已而憂其禍亂之終三章

則言行止俱困而究其禍亂之始四章則言動故

鄉之思而傷征役之困情愈切而詞愈哀矣

夫受病之極則室家之念其容已乎故我之在外也

感慨之情激於目憂戚之念動於中惓惓然念我之

士宇焉知黨在于斯宗族在于斯父母妻子在手斯思慕之情不覺其甚切矣我之所遇者何如哉以我之生當此不善之時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適逢上天憐怒之際是以離我家自而來至于東也勞於征役靡有一時之定處焉多矣我之見病也饑渴勞憤之苦其備嘗之矣棘矣我之在邊也鋒鏑死亡之憂其將及之矣安能已於故鄉之思乎夫以征獲者之怨詞如此可以見國之亂而民之病也

為謀為處

一章

詩人戒王之生亂因教以用賢而止亂也

此章教王止亂之道在于用賢也首二句正所以敝之使知所以用賢之意註中不得其道正指不能用賢而言也謀處不得其道適以長亂而自創然則欲得其道舍用賢何以哉故下文遂教之以用賢而末二句又重敝之也在首二句分所當憂者天下之亂是也序爵正是已亂之方序是辨別賢否使各稱其爵之意上賢則加以上爵中賢則次之下賢則又次之不賢者勿用此序爵與中庸序爵以辨貴賤者不同其何能淑言不能已亂也夫致亂者必有所自而已亂者必有其方今天下之

亂極矣王有天下國家之貴者豈無所圖謀而一於無事無所戒慎而一於怠荒哉但或昧於理亂之原而不得其所常行之道則所謀所慎者非惟無益於治而反有滋于亂適所以長亂而自削矣欲求已亂之道果何在乎亦曰用賢而已矣故我告之以禍亂之常憂而因誨之以序爵使其別天下之賢才而登之以位辨天下之群哲而服之詩人蓋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已熱也誰能執熱不以水自濯其手乎誰能已亂而不用天下之賢才而能用賢則化無與更也弊無與舉也其何以已亂而善其國哉亦相與以入于陷溺而已矣此王之當謀且慎者也

如彼遘風

一章

詩人狀憂亂之深而因言賢者不樂于仕也

此章承上章言王不能用賢故賢者不為之用也二句分如彼遘風二句是作詩者自謂蓋憂亂之深其狀如此民有肅心以下俱指賢者說不可指詩人說民賢人也并云不逮以下皆賢人之言并字貫到底不逮言時事不可為也好是二句是言退而力農末二句言力農之樂也其無仕進之心可知矣

夫用賢之能已亂如此然王不能用賢也賢者豈為之用乎吾觀今之君子有憂時感事之意畏天悲人之心其視天下之激亂而不已也感激而悲賤然如鄉風之人咆而不得息焉蓋憂亂之深不覺其抑鬱之甚者矣是時事之不可為賢者之所知也故天下之民雖有欲進之心則皆使之曰亂之未至者猶可施其救正之功而亂之極其甚者無所容其匡扶之力今日之亂非一八力之所能及也汝之進欲何為哉曷若相與退居田畝觀于稼穡之務與民同事以代祿食之供蓋稼穡雖勞也然勞于其前而可以無

詩人甚言賢者所遇之窮而深傷其危困之極也

一章

此章言賢者退處于野亦不能安存也四句分上是所遇之窮下是危困之極首四句言既困于朝而又困于野以見賢者之窮也重三四句首二句

只是引起之詞耳末四句俱末三四句說下哀惻二句重哀惻意麻有一句只是傷其危困之極蓋言天禍無窮那有許多氣力念得他只得付之無可奈何而已非謂危困無力不能念禍也

夫賢者以隱為高得矣孰知隱居亦不能自存乎彼得出行道君子之本心而退居于野亦非君子之得已也今也天降喪亂以賊我所立之王雖未賊也而已有將賊之勢是上無明君固不足以有為矣然猶謂田野之可以處也夫何降此姦賊使我稼穡又為所病雖勞其力而不得以享其利焉則代食之謀又無以自遂矣夫既不得仕于朝而又不免困于野君子之窮如此哀念其容已乎哀此中國具趨于危無復可安之所盡限于荒無復可食之資是以危困之極雖有念亂之心然吾之力有限而天之禍無窮靡有營力可以念窮蒼矣其何以為念哉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矣

維此惠君

一章

詩人別君之賢否而著其用人之得失見賢者所以病也

此章別人君用人之得失以見王為不惠而賢者

所以不得志也惠君與不惠相反對秉心二句與
自獨二句相反對民人所瞻與得民卒狂相反對
秉心二句不可對看秉心宣猶即所以考慎其相
也秉心謂存心之公宣猶謂謀度之審考慎其相
帶上句一順說下便是此正所謂考衆謀而通衆志者
故有以致民心之服而為民之所瞻也若彼不考
衆謀不通衆志則與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相反矣
此所以民心不服至于狂亂也

夫賢者之不得志如此豈無所自哉正以王用人之
不當故耳誠以君有賢否之殊則用人亦有得失之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二

十

其惟此順理之君為民之所瞻仰者非強民之服也
蓋由秉持其心公以立天下之本周于謀度廣以華
天下之見不徇一己之私而參衆人之論於以考擇
其輔相必衆皆言其賢而後用之此所以用舍之際
舉揚民心之公而無一人之不服也其所以為民之
瞻者不以此乎若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為善而不
考衆人之謀自有私見而不通衆人之志好其所好
非天下之公好也此所以是非顛倒有拂人心之同
將使民心眩惑至於狂亂矣其所以致民之不服者
不以此乎夫不順理之君如此此賢者之所以不得

惠也

驪彼中林

一章

詩人興風俗之倫而嘆處世之難刺王之意有
在矣

此章承上章君之不惠說來言諂諂為害而已無所
容其身也詞雖兼指朋友而意實歸怨于上諂諂
諸之害由上之人聽而用之故也興意四句止以
物之相從與朋友之相諂也進退維谷正承朋友
之諂言之蓋恐其諂諂之及進退兩難也或謂上
無明君進固窮也下有惡俗退亦窮也未是蓋此
朋友乃在位之朋友非在野之朋友焉得專以退
言之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二

十一

夫上者下之倡也上無明君則下化之而有惡俗矣
不觀諸物乎瞻彼中林有牡牡然衆多並行之鹿焉
類聚而不相害相友而不相離夫物則亦有然者矣
况于朋友宜同心而共濟可也顧乃諂已干上以毀
其短曾不思善道相處以全其交無相親之心有相
害之意曾物之不如矣風俗之惡不亦甚哉夫上無
明君既無以行其志下有惡俗又何以容其身人亦
有言當今之時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將欲進也則為

謹誦所害而不留進固窮也將欲退也則又恐謹誦之議其後而不去退亦窮也進退皆維谷矣君子之窮一至于此蓋皆王之不惠有以致之也

維此聖人

一章

詩人即聖愚所見之異而嘆已之難於言也

此章言當世之人不知亂之將至而又嘆已之不敢言也維此聖人瞻言百里所謂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也維彼愚人覆狂以喜所謂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也維彼二句指用事者言如榮公之屬惟其不知禍之將至而又狂以喜故無與王言者我非愚也於此豈不能言哉但無如此畏忌何耳畏是畏王然觀此詩之作譏刺之意懇切篤至則非真不敢言者也

然王之不惠也豈不知禍之將及乎維此聖人明炳發先視天下之變而發之於言無遠不察九制治保邦之策莫不先事而為之防也若彼愚人不知禍之將至而反狂以喜焉安其危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維禍機之伏為天下之所共見亦憮然而莫之覺也今用事者蓋如此故莫肯為王言耳我非愚人也于此豈不能一言哉但王之威靈逆耳之言非惟不見聽

而且加之以怒言出而禍隨之吾雖欲言也其如此畏忌何哉此所以不敢諫也

維此良人

一章

詩人刺王用舍之失宜而致民之肆其惡也

此章刺王用舍之失宜也四句分良人則棄擲而不用忍心則顧復之有如此大亂之道也故有以起民之亂貪亂言以亂為貪而安為之也蓋因窮困之極而作亂也荼毒是民之作亂者又有以害乎民也此二句語意若云民貪於為亂其為荼毒而不顧也蓋迫於不得已而然非其利之也

請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三

十三

夫惟人不敢諫如此則用舍失宜孰從而正之乎是故有良人焉可以仁天下之民者求而任之可也今則棄之而不求舍之而弗用而君子日踈矣有忍心不仁之人可以賊天下之民者斥而遠之可也今乃顧念之有加重複之不已而小人日親矣夫善人之棄既無以求民之安而忍心之用又適以重民之害是以民不堪命至于以亂為貪而肆為之坤為民之害荼毒而有所不顧也蓋迫于窮困之極不得已而然耳不然民亦何為而樂于此哉

大風有隧

十二章

詩人與邪正之行各於其類見用人之當審也
此章言君子小人所行各有其道以見王之當辨
也作為式蔽是光明正大之意正與中垢相反中
隱暗而不明垢汚濁而不潔末二章所云是也
夫用舍失宜以致亂如此豈以君子小人之難辨乎
彼大風之行必有其道蓋多出於空谷之中矣况君
子小人為類不同則所行之道亦各以異維此良人
君子人也其所行者則作為式蔽焉行已正大無一
不可與天知舉動光明無一不可對人言其在君子
之道如此維彼不順小人人也則所行者征以中垢
之類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三

十四

大風有隧

十三章

詩人與小人之害而因言已之所以病也

此章承上章言王專任小人而致已之悖昵也與
意只到敗類止貪人敗類不重在責貪人蓋怨王
之用之也敗類指敗朋友之類不指民講下四句
只是一意集傳自明對如今人言對他講一般福
言自誦其言也悖即如醉之意

突既不能辨則小人得以行其志而君子必為之病
矣是故大風之行必有其隧也况大朋友亦當以類
相從者今小人之見用王也乃貪利自私專敗君
子之類而不相為謀焉是敗類者雖任于貪人而所
以使之敗類者王實為之也我以其或能聽我之言
而欲盡言以對之此予之心也然亦知其不能用也
故但自誦其言而中心如醉此予之不得已也悖昵
如此由王不用善人而惟惑于貪人遂使我心抑鬱
不能伸而至于如是之悖昵矣天下之亂孰從而致
之哉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三

十五

雲蕭朋友

一章

詩人於僚友喻以已言之有益而因責其拒言
之非也

此章責僚友之不聽其言也予豈不知而作謂非
不知其理而妄作此詩也如彼飛蟲二句承上句
講言已之言時或有中以見其當聽也未二句則
責其不能聽也小人為惡而下悛禍必及之君子
告戒之者所以救藥之也故曰陰女九上文所責
小人者皆是也

然不見聽於君猶或見聽于友也嗟爾朋友予豈不

知其理而妄作此詩者乎千慮之中不無一得之愚
譬如戈彼飛蟲雖不能以皆中也時亦有獲之者要
當聽而用之不可以言之不善而盡廢之也夫我以
憂世之志來告于爾示之以自新之道格之以免患
之方正所以陰覆乎爾也汝乃不以我言為善而反
以予言為妄赫然之怒加之忠告之人尚安望其有
聽言之益哉

民之罔極

一章

詩人兩究民之不道皆由于小人之所為也

此章反覆其言以刺小人之害民也上四句與末

詩經正義本雅卷之二十二

十六

二句對看既曰民之罔極由于小人又曰民之回
道由于小人此便是反覆其言也罔極謂貪亂無
窮極也善背謂善于反覆也為民不利二句帶着
善背一順說下見民之所以罔極也回適反于正
道也職競用力謂專為不正以害民此民之所以
回適也

夫惟善言之不見聽則執已見以自是成君惡以為
奸將何所不至哉是故天下之民皆有欲安之心今
貪亂而不止者非民之習于亂也專由此人竊直諫
之名工為反覆之行民之所不利者其所深利也

於是肆為其事如恐不克而力為之凡所以戕民生
者無不至矣民之罔極非此人為之乎不但是也天
下之人亦必有中正之道今邪僻而反于正非民之
安于惡也亦由此人有導民之責而專為不正之事
雖理之不可為者亦競用力以為之凡所以拂民性
者無不至矣民之回適又非此人為之乎

民之未戾

一章

詩人原小人之致禍而因究其情之不容掩也

此章究小人之情而切責之也二句分首二句是

言民亂之由于小人涼曰二句是著小人之情末

詩經正義本雅卷之二十三

十七

二句則言其情之不容掩也未戾只是危亂不定
之意涼曰不可而又覆背善言小人變詐之情狀
形容盡之矣雖曰匪予是小人自解其善言之言
曰既作爾歌則不能解矣既作爾歌單指涼曰二
句說自十章至此皆托為僚友相戒之詞然始則
嗟嘆而責之其詞正中則數其罪而斥之其詞厲
終則暴其情狀而究言之其詞決蓋斥其見用者
而用之者之罪因可見也

然小人之惡不止此也民方今困于危亂未有平定
之期抑果何為其然哉專由此盜臣竊君之權以恣

其暴虐之惡而為斯民之寇故民雖欲定而不可得耳如此而爾之情豈可得而掩乎蓋爾之約信於君子之前也亦以小人為不可矣及其反背之後則又工為惡言以詈君子是蓋口是心非習于變詐之巧色厲內荏靡有情實之真真可謂穿窬之盜矣然其人又自文飾以為善言之言非我之所言也則我既得爾歌覆之情發之歌詠之表蓋其情已得其事已著雖欲掩之有不可得而掩者矣是知民之窮困者以小人之得志也小人之得志者以王之遠賢而專用之也詩人諷刺之意不亦深乎

十八

為謀為法

二章

詩人啓君之用賢因推言賢者之不樂于用也

維此惠君

二章

詩人別人君用人之異而因推賢者所遇之窮也

也

聽言則對

至

弋獲

詩人傷已言之不得于君而因望其言之見聽

于友也

雲漢

全

詩人即天之旱而詳述賢君憂旱之詞所以美

之也

此詩惟篇首二句是詩人之詞王曰以下皆詩人述王訴天之詞無非憂旱意蓋遇旱而懼側身歸咎此宣王之盛德故仍叙述言以美之也一章是言舉廢祀而無其應二章是言舉常祀而無其應三章極言民懼之甚四章望救于神五章歸咎于天六章自反無咎之詞七章因及群臣救災之意末章是勉群臣救災而致望于天也訴天之詞章章俱有總見其憂旱之切欲銷去之也

倬彼雲漢

章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二

十九

詩人即天之旱而述賢君訴天之詞所以美之也

此章言天之旱而首述王訴天之詞也首二句是詩人之詞言天之旱以啓下文之意王曰二字直帶到第八章止何辜三句傷天之降旱末四句言已舉廢祀而旱不可回總是訴天之詞也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此哀矜慘怛不能自己之意所以消災弭禍之本也天降喪亂二句即帶何辜今之人說下言今人何罪而天降喪亂饑饉荐臻若是哉靡神不舉謂素鬼神而祭之也應受斯牲與圭

壁既卒對看寧莫我聽指天言謂不雨也後章不克不臨不助忍予之類並同

宣王承厲王之烈有撥亂之志憂民之心故其遇災而懼如此而仍叔作詩以美之意謂災異以示儆天心之仁也脩省以回天君心之敬也遇災而懼我于周王見之矣彼雲漢省天之章也夜晴則明今也瞻彼雲漢倬然昭回于天則無雨可知此旱之徵也吾至于此上焉見天變之可畏下焉思人窮之可悲是以惕勵之心存于中微懼之詞見于外乃仰訴于天曰於乎今之人果有何罪乃天降此喪亂之災使饑饉荐臻而致之死亡之地執夫民之憂我之憂也故我以廢祀不可以不舉於是索鬼神而祭之而無一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二

十一

五

神之不舉焉牲所以享神也苟可以已旱則牲不足惜而靡愛斯牲矣圭璧既卒矣夫我之舉廢祀如此皆誠至無不獻而圭璧既卒矣夫我之舉廢祀如此皆誠意之所發也天之聰明無所不察何為莫聽我之誠而弭此災旱也意者天災難回而人事有未盡與旱既大甚

二章

王者甚言災之可畏因備告于神而致怨于已也

此章以下俱是訴天之詞也二句分上言災之可畏下言舉常祀而無其應而因致怨于已也蘓隆蟲蟲蘊謂旱氣之蓄積隆謂旱氣之亢盛蟲謂蓄積亢盛之氣薰炙而病人也不殄相續不絕也謂既祭此而復祭彼也自郊三句正見其不殄也郊宮是以天地宗廟對言上下又單以天地言之其是方祭時事是祭畢時九幣帛祝冊之類皆燎而瘞埋之也奠瘞郊宮俱有神謂天神地祇人鬼上章舉廢祀故曰靡神不舉此章脩大祀故曰靡神不宗不克不能救此災也不臨不享此祭不救此災也末二句承不克不臨講曰寧丁我躬者自怨自艾之詞也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二

廿一

五

廢祀固所當舉常祀尤所當脩方今天旱為災亦已大甚矣鬱結之氣蘊蓄而不得洩驕亢之氣隆盛而不可遏蟲蟲然至于薰炙而病人予也任子民之責懷當世之憂不容無以救也故以常祀所當急也于是精意以享相續不絕自郊社之祭以及于宗廟之假上焉而祭乎天下焉而祭乎地禮無一之不周始焉而奠其禮終焉而瘞其物義無一之不脩凡內外上下之神無不致其尊崇而望以弭旱矣夫何后稷

觀也有欲救之心既限于力而不能上帝尊也有能救之力又棄我而不享如是則旱不可弭民不可救耗敦下土之災于我而適遭其窮矣夫前此之時未有若此之旱也前此之旱未有若此之甚也何為當我之身而適有是災抑意者敬天之道有未盡勸民之責有未脩而然歟不然何為而致之也

旱既大甚

第三章

王者言災之不可去而極道其畏懼之意焉

此章極道其畏懼之意首二句是旱之不可去兢兢二句是畏旱之甚下六句則言已所以畏之之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一

廿二

意也二句分則不可推言不能去此旱災也與兇勉畏去之意不同如霆如雷是形容兢業之狀畏之甚也周餘黎民四句不平上二句只是據厲王之亂以起下二句意胡不相畏是承上起下之詞未句甚言災之為害也不惟民不見遺而我身亦不見遺不惟我身不見遺而先祖之祀亦將至此而滅總是甚言其害以見其不可不畏也

然我之懼旱不止此也旱之為災亦已太甚者矣自天而降吾不能却其來雖欲去之不可得而去也我於斯時其容以無畏乎是以兢兢然恐懼之不寧

懼然危疑之不定如霆雷作於其上不遑安也畏懼之甚如此蓋以大亂之後周之餘民無復有半身之遺者而今天又降旱災不惟害及於民而且禍及於君使我之身亦且不見遺焉胡待而不相畏哉吾恐先祖之祀亦將自此而滅矣憂及于生民憂及於吾身而又憂及於先祖此畏之所以益甚也

旱既太甚

第四章

賢王極言已遇災之禍而因以望救於神也

此章極言已遇災之禍而望救於父母先祖之神也既曰云我無所又曰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皆極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一

廿三

言其禍也六句分首二句是旱赫赫四句是旱之為禍靡瞻靡顧只虛虛講言無所瞻仰無所顧望也未四句承靡瞻靡顧言望顧于父母先祖之神也不必以此為靡瞻靡顧之實群公二句輕特引起末二句意胡寧忍予是望之之意非怨之也

夫我之遇旱而憂及先祖如此安得不望救乎方今旱既太甚不可遏而止也赫赫然旱氣之盛炎炎然熱氣之烈我之一身雖云甚小而天地之間若無所容大命垂絕死期已將至矣我將何所瞻乎抑將何所顧乎群公先正昔之有功于民者也今固無捍災

之心不肯出力以為我之助至於父母先祖以情義則相屬以休戚則相關非若群公先正之疎也胡忍坐視予而不為之所哉冥冥之中必有所以恤我者矣

旱既太甚

第五章

王者甚言災之為害而因以致怨于天也

此章極言災害之可憂而因歸咎于天也亦在六句分首四句是旱之甚我心二句是憂旱之切末四句致怨于天之詞也群公二句亦不可與昊天二句對看重下二句群公先正則不我聞謂不聞我之憂也蓋又甚于不助矣故又反而怨天謂何不使我遜賢去位也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廿四

吳

然父母先祖或不能救若天則制吾之命者也方今旱既太甚以山則無木焉以川則無水焉滌滌然如滌而除之也此蓋旱魃之神肆為虐民之殃如燎之揚有熾盛之勢如火之烈有莫遏之機其暴虐亦甚矣故我心畏暑之為災憂之于心有如火之熾矣焉將何以自解乎彼群公先正固衰如充耳雖我憂旱之切亦不之聞也若昊天上帝操縱之權皆其所主何為縻我于此不使之得逃遁而去也哉

旱既太甚

第六章

王者因災不可逃而自反無致災之道也

此章自反無致災之道也首二句言災不可逃下俱是自反之詞龜勉畏去承上章遜去之意說來胡寧二句言天何為殛我以旱反之於我不知其故也祈年二句言我之祭祀皆得其時乃自反無闕之意末四句又言天固不我虞度而殛之以旱矣若我之所以事神者則可以無得罪于天也總是自反之意敬恭明神即祈年二句是也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一

廿五

吳

夫降災者雖由于天而致災者恒在于人旱既太甚矣非不欲去而避之也然災害之急適當危迫之秋而我之一身又係天下之重出將何所之乎殆有龜勉畏懼而不敢去者矣夫上天之變不自至也胡寧病我以旱之若是哉反而求之曾不得其所以致之之故也以祈年則孔夙焉而有先事之戒以方社則不莫焉而無後時之愆昊天上帝高高在上固不度我之心而降以是災矣反而求之我之敬事明神無一不適其時宜無悔怨于天也何為而有是旱哉此吾之自反而不得其故者也

旱既太甚

第七章

詩人述王之憂旱必言群臣救旱之同而致望于天也

此章即群臣之救旱而致望于天也末二句分散無友紀謂群臣以救旱之故職事散亂無復綱紀之存也下文便是靡人不周二句總承鞠哉庶正四句說瞻仰昊天有仰望之意云如何里言何為使我悠悠然無所聊賴之若此也

大我固無致旱之道而群臣亦皆有憂旱之心旱既大甚矣救旱之心切則太職之心衰群臣離散無復綱紀之存也有衆正焉不免於軟掌之勞有冢宰焉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三十二

千六

不免於盡瘁之病以至趨馬師氏非一官也或廢而不秣或弛而不陳不能安其職焉膳夫左右非一人也或微而不舉或布而不脩不能守其常焉上自冢宰之尊下至左右之卑無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一人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為也群臣之憂旱如此瞻仰昊天其所以憫恤乎下者無不至也縱不為我一人也獨不為我諸臣恤哉何為使我憂心悠悠然無所聊賴之若是也

瞻仰昊天

一章

王者傷天變之不可回因致勉于人而致望于

天也

此章則望天之詞為益切也首二句言旱不可回中六句勉群臣之救旱末二句又是訴天而望救之切也有嘒其星末有雨收也即首章俾彼雲漢二句意大夫君子上章庶正等人是也昭格無龕即鞠哉不秣之類曰以庶正者蓋旱則民不得寧民不得寧則庶官亦不得定故救旱者乃所以矣庶正也庶正亦兼指冢宰不可專就庶正講末二句瞻仰重有言仰望昊天何時而惠我以安寧望之切也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三十二

廿七

然憂旱者固在于人而救旱者必本于天我當久旱之餘而仰天以望雨但見有嘒然之明星焉視向之俾彼雲漢者無以異也非惟無時雨之應而亦未有時雨之徵矣如是而豈已哉凡爾大夫君子竭其精誠助王以昭格于天者已無餘力矣雖今天變不死亡亡將至然為之自我者不可不盡當益求所以昭格者而脩之無棄爾之前功可也此非為我一人之故也民之不安固我一人之憂亦爾諸臣之憂則夫昭格于天者但自為定爾之衆正云耳夫人事既盡天意常回瞻仰昊天雖在于上未始不察於下也果

荷時而惠我以安寧使安及于民安及于君而又安及于庶正也哉此固我之所深望于天者也夫觀吾主訴天之詞如此則畏天悲人之意甚切而所以撥亂反治者有機矣此王化之所以復行也歟

卷高

全

詩人推親臣受封之由而詳其事因表已贈言之意也

此詩末句分上七章又在首章分首章推封國之由二章至七章詳封國之事末章則表已贈言之意也各章俱有節次二章述王封國之意而命召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三十三

廿八

伯為之定宅三章述王封國之命而命召伯為之徹土田傳御為之遷私人四章功成而錫之五章臨遣而命之六章言終行之時祖餞供億之勤七章言就國之日周民皆有喜悅之意大抵多申復之詞寓丁寧鄭重之意自是一體與他詩不同也

卷高維嶽

一章

詩人美親臣生有所自而出有所為見封國之由也

此章推言申伯受封之由四句分重下段功業上不可以降生之異功業之隆對看言其生必本于

嶽神者正以申伯之先為唐虞四岳總領方嶽諸侯能舉岳神之祭而然并舉甫侯者以其上世俱出四岳故帶言之實重在中伯也維周三句俱是已然事與末章掇此二句同維周之翰言為王國之楨幹也四國于蕃言為侯國之屏蔽也末句言布其德澤于天下之民也蓋中伯入為卿士出為方伯故有此功此正改封于謝之由也

宣王之舅中伯出封于謝尹吉甫作詩以送之意謂輔治者人臣之功分甘者國家之典我中伯之出封于謝也豈無其自哉是故莫非山也而維嶽高之岳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三十三

廿九

則高而且大峻極于天焉九天下之山舉不足以並之也其山既異則其神必靈是以英淑所鍾洩而為人文之賁間氣所值發而為名世之才既生甫侯于先又生申伯于後蓋天實篤生以匡國家之運者矣夫其生也既有所自則其出也既有所為維此申伯及此甫侯相繼而作以之輔弼王朝也則為我周之楨幹而奠磐石之安以之總攝諸侯則為四國之屏蔽而樹保障之績于是宣九重之德澤而廣布於天下之民凡幾句要荒莫不咸被其澤也中伯之功如此分封之典其容以不重乎

臺臺申伯

一章

大臣贈同列述王分封之意而及其作封之命也

四句分上是述王分封之意下是述王作封之命上重南國是式意下重世執其功上下不可對看只順文說下臺臺是贊辭不必重講王續三句一順說續事謂續其總領諸侯之事南國是式言所總領之諸侯皆以之為式也其所式者不過如上章末三句所言而已此是王欲封之意如此故下文遂命召伯為之作宅而期以世執其功也當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二

卅一

時召伯為司空命召伯者重其事也定以經營營祭以成就言宅宇指宗廟宮室城郭之類其功謝邑之功世執其功謂世守其國也登字與世執字皆是未然事王命以下非述其言也只是述其所言之意
維此臺臺然強勉之申伯既有功于國家有功於生民矣王以總領諸侯乃其先世之事也於是使之繼其先世之事也之干謝而凡南國諸侯在其總領者皆以之為式焉法其蕃翰者以翼贊乎王猷也法其句宣者以廣布乎德澤也分封之意蓋極天下之重

矣邑居可無建乎召伯司空也王乃命召伯往定申伯之宅為之建其宗廟為之營其宮室為之立其城郭成是南邦之功豈但為申伯一世之封而已哉將使其子孫以似以續世守其功于不墜也則所以為南國之式者將勿皆引之矣其則之也不亦遠乎
王命申伯 一章

詩人述王命親臣以分封之意而因周其分封之務也

此章述王封國之命而待之無不周也亦四句分首句是詩人之詞式是三句是詩人述王之詞式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二

卅一

是南邦即上章南國是式也因是謝人作爾庸即上章于邑于謝也但上章是言其意此則親命之耳因是謝人言因謝人繁庶可以為都也下四句二事平看徹土田以備秣食之需遷私人以遂室家之樂言待之無不周也徹土田重供其祿食不重在足民徹土田王者之大法故以命之大臣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以命之傅御
由是而命之也何如王命申伯若曰南國諸侯渙散而無統久矣我今畀爾以召伯之任使爾式是南國之諸侯封邑于謝非無謂也蓋以謝邑之人繁庶富

足民不必于改聚故因其人民之衆以為爾胙土之邦所以式是南邦者端有賴矣待之豈容以不周乎祿食所當給也王命召伯微其土田立之以中正之制定之以經久之法使國賦有所需焉私恩所當恤也王又命傅御遷其私人先時而就其封盡室而享其樂使那居有所慶焉其待之也不亦周乎

中伯之功

一章

王者于親臣因其封邑之成而錫以就封之典也

此章因其封邑之成而錫之也五句分中伯之功

詩經王義大雅卷之二十二

二十三

召伯是營言申伯之功皆召伯所營也下三句便是倣始也城則曰始作寢廟則曰既成蓋君子將營官室宗廟為先故也召伯既訖事而告成則申伯可以就封矣故下文遂言送行之禮

夫謝邑之封命之者王也承王命而定宅者召伯也申伯之功孰非召伯之所營乎外有城焉所以為國家之衛者也則其功始作巍然為新邑之觀內有廟焉所以棲祖考之神者也則其功既成巍然有深廣之勢是皆召伯之功之所存也夫厥功告成則申伯將有行也王于是降賚予之恩錫申伯以就封之典駕

車者有四馬也則驕驕然其壯盛諸侯之所乘也餽馬者有鉤膺也則濯濯然其光明諸侯之所饒也雖匪頌之典不止于斯而繁庶之恩已可具見矣其禮抑何厚哉

王遣申伯

一章

王者遣親臣以就封而因示以封國之意也

此章遣之以就封也二句分下六句皆是王告申伯之詞略車乘馬即上章所錫者蓋使之乘以就國非是又錫與之也我國爾居莫如南土以其土地之美人民之衆也介圭諸侯之封圭即韜奕章

詩經王義大雅卷之二十二

二十三

所謂介圭是也分封之典圭為重蓋朝覲聘問莫不以是合瑞卦故曰以作爾寶南國是保欲其保障一方為南國巨鎮非但自保其國而已

既錫之矣王于是遣申伯以有行而眷顧之重見之既遣之際行必有車也則使之乘其所錫之路車車必有馬也則使之駕其所錫之乘馬就國之儀無不盛矣當此之時豈無以命之乎命之若曰天下之大非一邦也以我國爾之居歷覽土地未有如南土之美徧閱人民未有若南土之多故以是作爾之封邑焉夫介圭者諸侯之封圭也既昨爾以茅土遂錫爾

以介圭上之則以合瑞于王朝也下之則以通信于鄰國也重器之頒末為爾封國之實美往執王舅辭我以行尚當益脩屏翰之勲懋著旬宣之烈于以保茲南國而使九重無南顧之憂可也遣之不亦厚哉

申伯信邁

一章

王者于親臣之就封有所以餞其行者有所以脩其行者

此章言餞送供億之享也四句分上四句言啓行之際有餞送之儀下四句言在道之時有供億之脩不可相承看信邁誠歸對王數留說據其初發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二

三十四

五

而言蓋昔日王數留之疑于行之不果今既遣之申伯則信邁矣是以王餞于郾于是遂還南謝于誠歸也非謂因王之餞故誠歸也下段式邁其行對以峙其糗說又據已去在道而言與信邁誠歸不同蓋王于申伯未行之前已命召伯徹土疆以峙其糗矣故申伯在道無留行也註中故字與已字自相應非信邁誠歸之故也上章徹土田是授田于民取其稅以供祿食之需此章徹土疆是取其稅以為餼糧供一時之用

既受王命之遣遂為就封之行前乎此時王以親親

之重而數留之雖欲行而不果也今申伯則信邁美王于是餞之于郾以致其殷勤之意遠送于郊以盡其篤厚之情申伯遂爾南還而誠歸于謝焉昔之專重于王國者今則歸就于侯封也餞送之儀見于方行之時者如此然使儲積不脩亦無以邁其行也王于申伯未行之前命召伯營謝之際則已使之歛其土疆之賦稅以峙其道路之餼糧使廬市之積可為止宿之資故申伯在道得以式邁其行而無留滯也委積之脩見于既行之後者又如此夫其旅行也王既歲之遠而其在道也王又脩之預送往之禮不亦厚乎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二

三五

厚乎

申伯番番

一章

詩人美親臣就封而慰乎人心必推言其德望之隆也

此章言申伯就封而周人喜之也五句分上言周人之喜下言周人之所以喜也番番不重徒御句亦輕但言其去國之儀如此矣周人京師之人也不可指謝人言良翰亦就王朝說蓋外有巨鎮則內賴以安故曰戎有良翰下三句推其德望之隆正見其所以為良翰而周人之所以喜也不顯猶

言豈不顯也此句輕末二句對首元舅言其親也
文武是憲言其賢也文武是憲謂有文武之全才
而文武之臣皆法之也

然申伯之就封也不惟膺天子之眷而且慰周人之
心維我申伯蕃蕃然其武勇既入于謝徒御之從則
嗚嗚然其衆盛周人于此宜以為戚矣然申伯之賢
在朝廷則朝廷重在侯國則朝廷安是以周邦之人
咸喜而相謂曰京師以侯國為藩籬侯國以得人為
輕重今申伯之往必能蕃宣乎邦國外之固賴以威
嚴也內之亦賴以順治汝今有良翰矣夫周人以良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二

三

翰而預喜之何哉蓋此不顯之中伯以言其親則姻
連帝室實維周王之元舅聞望之隆天下之所望而
震焉者也而孰敢侮之乎以言其賢則才兼文武實
維天下之全才文武之士莫不視之以為憲也而孰
敢越之乎此所以為良翰而周人之所以喜也夫屏
翰之功已試于平日而良翰之喜又卜于未然則所
謂式是南邦南國是保者可無負王之命矣分封之
意豈徒然哉

申伯之德

一章

詩人述大臣德業之隆而因自表其贈言之善

也

此章言已贈言之意也四句分上四句美其德業
之隆正所以為贈言張本言其德業如此故今日出
封宜作詩以贈之也柔惠柔德之善也直劉德之
善也言其德剛柔相濟文武兼資也採此二句承
德字說下採此萬邦與聞於四國對看末四句贈
言之善本德上來述下言為詩歌于工為誦其聲
足以感人則為風惟申伯德業之盛故其詩孔碩
其風肆好也假如一人出行其人本不足道而却
強以詩贈之則雖善作者亦將何所鋪張而使其
詩之碩且好哉此可見由申伯所致非吉甫自誇
其所作也以贈申伯則作者不為溢美而受者誠
足以當之也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二

三七

夫申伯受封之事如此我今作詩以送之亦豈溢美
者乎誠以申伯之生既異于人而其德之盛自全于
已既柔惠而體柔德之美且直焉而脩剛德之中剛
柔相濟文武兼資誠天下之善德也故其施之而為
治也則蕃宣之績有以採治乎萬邦不特維周之翰
而已播之而為譽也則令聞之昭有以洋溢乎四國
不特周邦咸喜而已夫如此則今日之行容無言以

贈之哉是以吉甫于此作為格高之誦述之于詩所以鋪張其德業者也則降生之異德業之盛咸備于篇什之表眷命之隆仰望之重悉陳于揚勵之中實之所發固有博大而宏偉者矣其詩不孔碩乎播之于風所以歌詠其德業者也則反覆誦嘆之無已而和氣足以襲人丁寧鄭重之有加而餘音足以動物聲之所奏始有清麗而和平者矣其風不肆好乎以是而贈申伯也則作之者非虛美之詞受之者非過情之譽誠足以榮其行矣是則非申伯之賢無以當吉甫之誦非吉甫之誦無以彰申伯之賢周之德業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三 三十八

文章如此中興之盛不可見乎故觀于此詩可以見申伯之德業可以見吉甫之文章可以見宣王親賢之典可以見召伯經營之功可以見君臣朋友一體之義

疊疊申伯 二章

詩人兩述王者之封親臣期之遠而待之周也

四章至五章

王者于親臣因其封國之成而錫之以就國也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三終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三

乙丑進士南台許天贈 著

分庠生 天賜 天賦 校

男庠生 昌年 孫廩生 紹武 鍾

烝民 全

詩人推原大以德業之隆而因及已贈言之意也

此詩六章分上六章推言山甫降生之異而叙其德業之隆下二章言山甫城齊之事與已贈言之意言降生之異者為舉德盡職張本言德職之隆為城齊之命易副張本二章至六章俱本首章說以德為主二章言其德之盛三章言其職之全四章言德以德盡職五章言全此德以格物六章言全此德以事君七章八章則言遠行而有靡及永懷之心故作詩以慰之也

天生烝民 一章

詩人原天生民之皆善而表賢人之生為尤善也

此章雖以天之生民皆善引起說生仲山甫尤善然實天人賦受之理民生性情之德三百篇之第

一義也自天命所賦謂之則自人性所稟謂之異
自心之所得謂之德其實一而已天監二句是一
串意說得最緊有周舊說指周一代而言至天子
方指宣王今看來有周以國號言天子以人言俱
指宣王也性無不同而氣稟有異註云所以鍾其
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蓋以
此也

宣王命仲山甫築城于齊尹吉甫作詩以送之意謂
天生物而厚于人天生人而厚于賢人是故天生衆
民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與之以是物必與之以是則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三十三
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
乃民所秉執之常性渾然至善一定而不可移者也
性既善則情亦善故其良心之所發無不好是懿美
之德者蓋性命於天既原天下之一故情率于性亦
統天下之同天之生民其善如此況于賢人之生乎
上天鑒視有周能以昭明之德感格于下其所以眷
顧之者非一日矣是以保茲天子而為之生此賢佐
曰仲山甫焉斯固國家之運係天下之重者也則
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當必有獨厚于降生
之始者也豈特如凡民而已哉

山甫之德

一章

詩人脩舉大臣之德美之之意深矣

此章脩舉仲山甫之德本降生之異上來然亦不
過能全其秉彜懿德之初而已非有加于性分之
外也仲山甫之德一句總帶到末下分作三段看
柔嘉維則管下二句是一段古訓二句是一段末
二句是一段柔嘉維則言其德之柔而詩中也柔
嘉即柔善之意維則正見柔嘉儀色者德之符故
曰令儀令色柔嘉之德見於外也敬者德之聚故
曰小心翼翼柔嘉之德存于中也知行所以崇
德故曰式古訓力威儀學問自修之事也德之日
新者也事業所以顯此德故曰若天子賦明德
之富有者也若字是順天子之心蓋嘉謨嘉猷有
以備其心不可作天子順于道講使賦謂山甫使
王命之賦于民非王使之賦命也

夫其生既厚于天故其德自異于人以仲山甫之德
言之柔為而過其則不得謂之嘉也彼則德性完具
氣質不偏雖巽順以自持亦非懦弱無斷者之比未
嘗過乎中正之則也何如其柔嘉即見之於外則淑
慎爾止輯柔爾顏而儀色無一之不善存之于中則

戰兢自持惕勵自守而翼翼然小心之不遑其表裏
柔嘉如此知行所以崇興德也彼則考于古訓以為
行事之法勉于威儀約諸規矩之中其學問自脩如
此事業所以顯此德也彼則將順之下有以允協乎
帝心宣布之餘有以廣敷乎王命其發而措諸事業
又如此仲山甫之德寧有一之不備耶

王命仲山甫

一章

詩人脩舉大臣之職惟其德足以當之也

此章脩舉仲山甫之職本德上來王命仲山甫通
常到末式是百辟言為諸侯之法也此冢宰之職

正義大雅卷之十三

四

也王躬是保能輔養君德上言蓋天子之身有德
則安無德則危故以引以翼使王之德日益高大
乃所以保其身體使王之身日益安固也此太保
之職也出納王命出是承王命而布之納是既布
而復命于王也四方爰發言使四方之民皆發而
應之也出納王命而為王之喉舌賦政于外而使
四方應之皆天子期之之意也此章只說王命之
職至下章方言山甫之盡職

夫有天下之大德則必膺天下之全職王命仲山甫
使之冢宰之位調元贊化以為百辟之儀刑是外

則總領乎諸侯矣又使之繼祖考之任燕太保之官
實難陳善而王躬之是保是內則輔養乎君德矣入
而在朝廷也王命之出不自出也必使宣而布之王
命之納不自納也必使行而復之口代天言而一身
之微有以係朝廷根本樞要之地非王之喉舌乎其
典司政本如此出而巡行邦國也則舉天子之善政
賦之于民而使四方之廣莫不發而應之以成大順
之治其經營四方又如此仲山甫之職寧有一之不
備哉

肅肅王命

一章

正義

卷之十三

五

詩人美大臣必脩舉其職之克盡也

此章美山甫之盡職亦要本德上來四平看有謂
下四句正是上四句意者不可依此章盡職雖不
過是盡上章之職然不可逐句分貼恐失之穿鑿
如肅肅王命只當以王命還他不必說是出納王
命之命亦不可作內外出入之命邦國若否亦不
必貼出總領諸侯意恐下四句難以分貼若所謂
政事之臧否非指其人也既明且哲明字與明之
明字不同上是明邦國之臧否下就明理上說保
身內入順理意夙夜匪懈只是一箇敬此章及上

章雖自職業上講其實以德為主天子之命之者
以其德也仲山甫之能盡職者亦以其德也使非
有德何以能保王躬式百辟典司政本經營四方
哉又烏能將王命明威否順理以保身匪懈以事
君也觀第六章言補王闕于舉德之後尤可見德
之為主宜玩

仲山甫以是德而任是職寧不有以盡之乎是故肅
肅然尊嚴之王命至難將也甫則有以將之而奉行
之不遠渙汗之中四達而不悖者皆其力也邦國政
事之成否至難明也甫則有以明之而辨晰之不爽
黜陟之典克當而無差者皆其功也且明于天下之
理而無所疑察于天下之事而無所惑順理而行以
保其身于安裕之地其守已之智為何如又且夙焉
勵匪躬之節而無怠朝夜為竭待旦之誠而無怠夕
夙夜匪懈盡其職之所當為以事一人而不敢一毫
之暇逸其事君之敬又何如是則仲山甫之職無一
之不盡矣

人亦有言

第五章

詩人述恒言恤情之備表大臣得情之正也

此章言山甫用情之正亦以德為主三句分上是

恒情之偏下是山甫用情之正剛柔以八言茹吞
噬之意吐畏避之意此二句即如今俗語欺善怕
惡一般蓋人之恒情也柔不如剛不吐且空講下
二句即不如不吐之實蓋矜寡即柔強禦即剛不
侮不畏即不如不吐也

山甫之德猶不止于此也自其待人言之人有恒言
柔者易虐也則吞噬而茹之剛者難制也則退避而
吐之此恒人用情之偏也惟仲山甫稱物協平極之
宜泛應有曲當之妙有柔者焉亦必懷之以恩納之
於容保之內未嘗因其柔而茹之也有剛者焉亦必
制之以義嚴之以拒絕之法未嘗因其剛而吐之也
故夫矜寡者人之柔者也是為可憫也而矜之
有加侮之奚有焉其不如柔如此疆禦者人之剛者
也是為可惡也而斥遠之必至畏之奚有焉其不
吐則如此是皆用情之正惟有德者能之也豈常人
所能及哉

人亦有言

第六章

詩人即恒言著大臣舉已之德而用有以助君
之德也

此章表山甫舉德以助君也末二句分德即首章

懿德曰德輔如毛者蓋人所固有隨用而足無甚
高難行之事也但人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故莫
能舉耳既義云自天命之性言之則人情莫不好
此懿德自氣質之稟言之則有能舉不能舉之異
仲山甫之舉德不過自復其初而已觀柔嘉以下
數語則山甫舉德之實可見心誠愛之而惟其不
能有以助之正見旁之深憂謂補其德使復
于無關也補開本舉德上舉卑德與補闕意
意其實重在德上觀三三六人能格君心者數
句自見

山甫之德亦不止此亦有言德之在人者諸物則
之良為性分之所固有根于秉彝之懿為人情之所
同好如毛之輕若易舉也但氣稟拘之于前物欲蔽
之于後民鮮能舉之耳我於是儀而度之圖而謀之
求其能舉此德者惟仲山甫焉蓋其氣質之美獨隆
於賦畀之初知行之功益勵於交脩之後是以得諸
天者為能全盡而無歉也故我好德之心自不能已
心誠愛之而欲有以助之但德在於彼無所致吾助
之之力彼固無待於吾之助而吾亦無所容其助矣
至於人主一身萬幾攸萃衆職之闕不終無也亦惟

仲山甫為能補之盡力以彌縫其失至誠以感動其
心自有以復之于無過之地也蓋惟大人能格君心
之非安有自舉其德而不能助君之德者乎

仲山甫出租 一章

詩人叙大臣遠行之思而求其乎命之重也

此章言山甫城齊之事四句分上四句言其趨事
之思下四句言其所趨之事也詩祖四句內不可
遽說城齊之事每懷靡及恐其事有所不及而每
以為懷也四壯彭彭二句即上四壯業業二句意
不過演以成章耳下章四壯駉駉二句亦然城彼

詩經王義太雅卷之二十三

九

東方謂去薄姑而治臨菑新城也非城守之城
夫山甫能全其美德而異於凡民如此則今日之行
善寧不因其懷而慰之哉是故仲山甫之有行也當
攸往之時設祖道之祭駕車者有四馬也則業業乎
其甚健從行者有征夫也則駉駉乎其甚疾當興之
時惟恐責任不易稱上焉無以副天子之心功業不
易就下焉無以答天下之望每懷靡及之心一息不
容以自寧者矣夫以四壯之駕彭彭然而強盛八轡
之設鏘鏘然而和鳴我山甫也果何往乎王以東方
乃天下之巨鎮今馬去薄姑而治臨菑非命大臣以

城之不可也於是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興版築之功以建久大之業其任亦甚重矣所以每懷靡及而不敢自安也歟

四牡駉駉

一章

詩人於大臣之行而與其速歸因未已贈言之意也

此章與山甫城齊之速歸而因未已贈言之意也四句分首二句演上文以成章不其重式過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欲其早畢事而歸以保王躬補王闕也吉甫作誦誦指通篇言移如清風言其意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三

十

味深長足以動人如清風之化養萬物也誦之所以美亦是因山甫之德業而然非自誇其所作也與前篇孔碩肆好同意永懷即上章每懷靡及也謂過颺之懷也以慰其心蓋述其德業之盛以見今日城齊之事乃所優為非所以慰其心而何曾氏告以過歸意不可用

夫山甫承命而往四牡則駉駉然而強矣八鸞則皆習焉而和矣是仲山甫之祖齊雖曰天下之重任也然王朝之位不可以久虛師保之職不可以久曠尚其早畢事而言颺庶幾上慰天子之望下慰僚友之

情可也寧可久處於外乎於是吉甫作為此誦舉其德業之盛播諸歌詠之間意味深長足以啟人之聽穆然如清風之動物也蓋以山甫當遠行之際有靡及之懷故舉此以告之使知有如是之德則城齊之事特其優為耳舉如是之職則東方之行乃其餘事耳非所以慰其心乎噫觀此而周室之多賢可見矣

首四章

詩人贈大臣既原天厚以德而有以全之復言王命以職而有以盡之

首三章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三

十一

詩人原大臣德厚于天故能脩盛德而膺重職也

二章至四章

詩人脩舉大臣之德因叙其膺重職而能盡職也

三章至將之

詩人脩舉大臣受命于王而因有以奉其命也如此出亦當因題會意

五六章

詩人兩即恒言美大臣平情以待物舉德以格

君也

末二章

詩人述大臣城齊之事而因表已贈言之意也

韓奕

全

詩人美賢侯之受命必歷叙其寵崇而推主命之意焉

此詩首章言韓侯受命王命以繼世業而脩職業二章三章言王錫餞之事四章五章言昏娶之事皆極道其寵崇六章正言繼世業脩職業以終首章之意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三
梁山 一章

詩人本賢侯之來受命而因述王命之詞也

此章言韓侯初立來朝受命之事四句分上是來受命下是王命以繼世業而脩職業也首三句輕不過推言韓侯由其道以朝周耳韓侯受命內要講出用士禮意不敢為諸侯故請命于天子也受命不可作已受天子之命只是請命之意王親命之貫到末下七句俱是親命之詞續戎祖考是使之繼世業而為諸侯也下六句俱戒以脩其職業也繼世業脩職業勿平看無廢朕命戒之之詞夙

夜二句相承講正所謂脩其職業也朕命不易承上二句言之與無廢句相應所謂朕命者即為諸侯之命也末二句只是虔恭爾位內事蓋就職業中摘出重者以致戒耳不可分內脩外據看

韓侯初立來朝始受王命而韓詩人作詩以送之意謂請命者臣子之恭錫命者王朝之典彼奕奕然高大之梁山乃韓國之巨鎮也自昔神禹治之隨山刊木其下始有倬然之大道韓侯當即位除喪之後乘此道以朝周脩世見之禮以奉一王之典章服為士之服以秉一人之命令侯度之謹可知矣王于是念

詩經正義 卷之二十三

十三

其繼體之重嘉其受命之恭以命之不可以不親也乃親命之曰爾之祖考世為諸侯王國所恃以為重也爾其續祖考之不緒樹一方之藩屏使王朝有世臣可焉然繼諸侯之業必當脩諸侯之職爾往欽哉毋廢朕命尚其夙為祗懼而無怠朝夕以敬恭於有位而凡職業之重無一之不脩則我今日之命遂為不刊之典永矣其不易矣夫職業之當脩者莫大于遠人之柔也是必正彼不來庭之國以致遠人之歸使內外嚴明九重無北顧之憂而佐戎辟之不逮則職事永脩而世業其永維矣爾之

所當加意者不在於哉始之受王命者如此

四牡奕奕 一章

詩人美賢侯脩入覲之禮而天子隆錫予之恩也

此章言受命之後錫予之隆也五句分首二句自其始來之所秉者而言次三句自其始來之所執者而言將言王錫予之恩故更從此說起韓侯入覲與韓侯受命只是一時事或因介主是諸侯封主遂謂此章入覲是既命為諸侯而以侯服入謝者不知介主乃其先祖封國時所頒之主今因請

命執以為信耳非受命時始錫之也淑旂句是旂

之美簞弗句是車之美玄衮句是服之美鉤膺句是馬之美鞞鞞句又言車飾之美末句又言馬飾之美總是諸侯之常器也

既命之矣豈無以錫之乎蓋自韓侯之始至也駕彼四牡奕奕然其連絡孔修而且張焉一念利見之忠已寓于所乘矣韓侯之入覲也以其先世之封圭執之為贄入覲于王而示信焉一念觀光之誠又溢于所執矣王于是嘉其來朝之禮侈以錫予之恩王錫韓侯有淑旂焉畫之以交龍有綏章焉染之以鳥羽

而旂無不善矣車上有弗蔽以方文之簞車前有衛

畫以雜色之文而車無不善矣玄衣而畫以交龍赤舄而加以金飾服之美為何如領下有鉤而在膺有綦纓之飾眉上有錫而在錫有鏤刻之金馬之美為何如車之飾不但簞弗錯衡而已又有去毛之革以特式中淺毛之皮以覆式上何堅固而華美也馬之飾不但鉤膺鏤錫而已又且以皮為轡有餘而下垂以金為環纒盭乎轡首何柔從而整飭也足蓋名器之重不輕假人而來朝之予自無所靳錫予之隆見于既命之後者如此

韓侯出祖 一章

詩人叙賢侯之歸國而承餞送之厚焉

此章言既覲而饒王者餞送之厚也二句分出祖出宿總是一處下文頭父餞之亦是餞之于屠也謝氏以頭父之餞為王使之正得詩意蓋申伯元舅王自餞之韓侯亦同姓之親故命頭父餞之也酒殺之多贈賄之厚皆出于王不可作頭父之情王命顯父餞行必不使之自備酒殺且路車亦非臣下相贈之器也酒多只是優賓非及衆之意遽且不可分遽承魚鱉且承笱蒲訓燕胥韓侯與顯

父相燕飲也或謂上章是君臣之恩與章是朋友之義下章是夫婦之情者決不可用

既錫之矣迨夫既覲而還國也寧無以錢之乎但見韓侯之隨尊其所往既脩祖道之祭出宿於屠遂為信邁之舉王于是命彼頭父以卿士之尊行錢送之禮錢必有酒也則清酒既旨而修夫百壺之多錢必有穀也則魚蟹忽鮮而燕以笋脯之列又且贈以乘馬皆王朝之嘉寵也贈以路車一天子之慈惠也斯時也適豆楚然其陳列以卿士而為之主以韓侯而為之賓獻酬交錯洽其情于樽俎之間不亦胥樂矣乎是遂國之時其餞送之厚又如此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三

十六

韓侯取妻

一章

詩人美賢侯婚姻之貴而極道其婚禮之盛焉此章言其歸國之後婚姻之美也三句分汾王之甥言其母族之貴也厥父之子言其父族之貴也此二句俱屬韓侯取妻言之韓侯迎止以下俱是說婚禮之盛韓侯迎止五句是往迎之禮極其盛諸婦從之四句是來嫁之禮極其盛不顯其光只就車馬之盛上見和和徐親也徐以行動言之親以容飾言之顯其盛門言諸婦從嫁而來燭然盈

于韓侯之門也

夫韓侯既覲而還則婚禮可舉矣韓侯之取妻也自其母族而言實維汾王之甥母族何其貴乎自其父族而言實維厥父之子父族何其貴乎族類之貴如與于是韓侯以諸侯之禮親迎于厥里之中有百兩焉彭彭而強盛有八鸞焉鏘鏘而和鳴儀衛之盛侈于載道之觀豈不顯其光乎而往迎極其盛矣厥國以諸侯之勝從之以諸婦之衆和和焉其徐親如雲焉其衆多來括之儀侈于韓侯之顧豈不顯其盛門乎而來嫁極其盛矣夫族類極天下之貴禮儀備一時之觀韓侯婚姻之樂為何如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十三

十七

厥父孔武

一章

詩人美賢配之婦韓擇其可樂而果有以遂其樂也此章言韓姑歸韓之樂也末二句分孔武從敏之意靡國不到不是專為韓姑相攸而行蓋厥父為周卿士出使侯國故所歷之多而因為韓姑相攸耳孔樂韓土句起下文川澤五句即其實也川澤二句對應鹿三句看慶既令居二句承上文言之厥父既嘉其有此令居而韓姑往嫁果有以遂其

安樂也燕魯依註分安樂對講

夫韓侯婚禮之盛如以而韓姑之來嫁豈有不樂者乎彼厥父出為諸侯入為卿士剛毅之資獨異于衆人武勇之才受知于天子于是膺王命之重出使諸侯蓋有靡國不到者因為韓姑擇可嫁之所徧閱天下之山川歷覽天下之土地莫如韓土之為樂焉孔樂哉此韓土也川澤之水固訐訐然襟帶于國中矣而曰紡曰績則又市市然其甚大應廢之歎因嘆嘆然萃聚于山林矣而熊羆猶虎則又析析然其衆多信哉其可樂也夫以韓土之美甲于天下歟父相援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三

十八

之餘既慶其有以令居矣故今韓姑以婚媾之禮為于歸之行燕然而安得其所止之地也譽然而樂適其所處之情也斯固本于厥父之擇然非韓土之美亦何以致之乎

薄彼韓城

一章

詩人于韓侯本其有國之由而詳王命之意也此章本為送韓侯受命歸國而作故此章復以王命終焉首二句言韓有國之由不甚重將言韓先祖受命故先從以說起三句以下俱是述宣王命韓侯之意以先祖受命六句是本其世業而命以

繼之終首章續我祖考之意末四句是命以脩德

業終首章母廢以下六句之意王命以其衆為築此城就先王而言王錫韓侯之王就今日而言先祖受命受之先王也昔日先祖受命于先王以是百蠻為國故今王錫韓侯亦使之為百蠻之長正所謂續我祖考也追緝北國即是百蠻非謂未服者命以服之也實壙四句俱就本國說不可就百蠻講實壙實壑只是因其舊有者脩之而已非新築新壘之也亦豹黃熊亦獻其皮也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三

十九

夫韓侯入覲而蒙恩禮之隆歸國而遂室家之樂如此然其受命于王也豈苟焉而已哉薄彼韓城制隴官雉之封惟據一方之勝考其肇封之伊始實維召公以司空之職承先王之命率燕師而完之者也則韓乃故國矣夫建侯之利固肇于古而錫命之隆又後于今王以爾之先祖受命而為諸侯既因是百蠻而長之矣則今日襲封之典不容已也是以王命韓侯錫之以追緝之地使奄受北方之國繼世而為之伯焉則有以續我祖考而承其世業矣職業可不脩乎彼城池所以固國也爾必實壙而增其所未高實壑而浚其所未深畝籍所以定民也爾必實畝而治

其田疇實籍而正其稅法至若貌豹黃黑之皮皆爾國之所有也則以獻之于天子之庭而供其任土之貢如是則庶乎職繁無不修而朕命可常保矣爾其念之哉夫既述王命于始而又申告之於終丁寧勸戒之意自溢于言外矣所謂不以頌而以規者其此詩之謂歟

首二章

詩人美賢侯既叙其入覲而受命于王復叙其入覲而受錫于王

中四章

詩人美賢侯入覲而承恩禮之隆歸國而遂婚姻之樂

二三章

詩人美賢侯入覲而承錫予之隆及國而承餞送之厚

三十四章

詩人美賢侯返國而承餞送之恩歸國而成婚姻之禮

四五章

詩人美賢侯婚禮之榮而因本賢配歸韓之樂

也

江漢 全

詩人叙大臣伐遠之功必推王報功之典而及其受賜之事也

此詩三章分前三章詳召公伐遠之功一二章以經營言三章以疆理言總是伐遠之功也四十五章言王者報功之典四章追述王始時命以立功而示以報之之意五章言其果有是功故遂如此報之也六章則言召公所以受賜之事

江漢浮浮 一章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三

廿

鄭

詩人美大將之平夷必總叙其事以美之也此詩因伐淮夷而作首章即說淮夷來求來輔故曰總叙其事不可作總叙經營疆理之事四句分上是順水勢以伐遠下是盛軍容以伐遠出車設旗與省二句相對成章不可以下段承上段講莫敢安徐只是警戒不寧之心與維其棘矣意同非急疾之謂所以然者以淮夷是求此伐故也此章就征伐時而言未成功也

召穆公承宣王之命平淮南之夷詩人作此以美之謂戰亂者人臣之功報功者人君之典召伯以王

命之重為平淮之行循彼江漢浮浮而水盛也率我
武夫滔滔而順流也斯時也威武振揚人心用奮無
敢有安處而邀遊者蓋以淮夷倡亂天討不容今日
之行惟求有罪者而誅之以仰副王命而後已耳豈
敢以安遊乎哉進戰有車也則既出我之車矣統衆
有旗也則既設我之旗矣斯時也師律嚴明衆心振
勵無敢有安處而舒徐者蓋以淮夷肆侮天下共憤
今日之行惟陳師以伐之使萬方底定而後已耳豈
敢以安舒乎哉是則其志專其氣銳有不戰戰必勝
笑

江漢湯湯 一章

詩人美大將成遠伐之功必著其成功之大也
以章言既伐而成功也四句分上四句言伐遠而
成功下四句又是著其功之大也經營四方四方
只就淮夷言之平淮夷不甚費力故但言經營不
復說戰陣之事告成於王告其成功於天子也下
四句不可以四方二句對時靡二句看重在王心
哉寧上淮夷既平則內為王國庶定外為時靡有
爭此王心之所以載寧也於此見宣王能以天下
之心為心而召伯又能以宣王之心為心也

廿二

淮夷既伐厥功有不戢乎我召伯率師而往江漢之
水湯湯然其深廣武夫之衆洸洸然其武勇以是經
營淮夷之四方平其僭亂俾奸宄不得伸入其險阻
俾邪惡不得肆逞告厥成功於天子而征討之命與
其副之矣然召伯之功豈小小哉吾知天子以天下
為心淮夷倡亂天下之所以不安也天下不安王心
之所以不寧也夫惟經營之後四方既平焉但見內
而王國向焉不免於警動也今則宴然順治王國以
之而庶定矣外而人心向焉不免於危疑也今則安
然無事當時以之而靡爭矣是以九重無勞于軫慮
而郡居之慶以成宵旰無事於憂勞而逸豫之休以
得王心不於是而載寧乎召伯成功之大有如斯者
江漢之游 一章

詩人美大臣承疆理之命而成其功所以著中
興之烈也

以章言召伯疆理之功也末二句分上六句是承
疆理之命末二句是成疆理之功首言江漢之游
者本上文經營之事而言之也王命召虎蓋因其
既告成功而又命之也式辟四句正是述王命之
詞式辟二句不可對看重徹我疆土上辟非懸關

廿三

為田之謂蓋言四方之地為淮夷所侵者今則開拓之也微我疆土方是為田微井其田也西其疆理之界也匪政匪棘二句承微田意講疆理二句正是微田之事淮夷在南至于南海則盡淮夷之地矣

夫江漢之許今既平矣王於是又命召虎開闢其土地凡四方之地見侵于淮夷者莫不歸吾之封域而微之以為田焉正其經界使無不井之田也定其稅法使無不供之貢也夫以干戈甫定之秋而即為此經理之舉有似于病民而急之矣然非以病民非以棘民也蓋什一天下之中正我周之定制也今為淮夷所侵亂故欲舉而復之使返遠之區遵守一王之制皆于王國而取正焉耳王之命之如此召伯于是往而疆之而大界以明往而理之而溝塗以定自江漢之許至于南海之濱而後止焉舉淮夷之國莫非王法之所及矣其成疆理之功有如此者

王命召虎

一章

詩人述王命大臣以建功而因示以報功之意也

此章決依大金劉氏作追述說以起下章所叙報

功之意來句以下俱述王命之詞末二句分上是勉之以建功下是示以報功之意以為下章當賜張本來句謂徧治經營疆理之事來宣謂布經營疆理之命句宣不平依註申講蓋王使召伯來此江漢之許江漢未平則治經營之事以布經營之命江漢既平則治疆理之事以布疆理之命也召公維翰言虎之先祖有功于先王也不必以經營疆理入維翰內講召公是似特欲其繼召公維翰之功耳不必用開國為忠承家為孝意末二句言爾若成經理之大功則我當錫爾以祉福以光爾

之祖宗也須舍下章意講

召伯之功成矣王豈無以報之乎方其始也王命召虎來此江漢之許徧治其經營疆理之事以布王肅之命蓋以昔我先祖文武受命之時實賴爾祖召公放政南土而為我周之楨曰辟四方而為王國之翰功之在典與者不容泯也爾今任經理之責毋曰以予小子之故而効勞于國家也但自為嗣爾召公之事祖以是功作之于前孫亦以是功繼之于後焉耳誠使爾經營有方奏平夷之偉績疆理有道定王國之成規果能開敏其功焉則功懋懋賞固有定制我

當用錫爾祉以報之蓋爾之建功無異于康公之事
文武則我之圖報亦無異于文武之錫康公也下初
命召公之意蓋如此

釐爾圭瓚

一章

詩人述王錫大臣以策命而因及大臣所以受
命也

此章承上章用錫爾祉說來言王之所以報功者
如此也上六句述王錫召伯策命之詞末二句言
召伯受策命而祝頌之也六句分釐爾二句對告
于文人二句對釐爾二句重在祀其先祖意告于

卷之三十三

廿六

文人二句重不敢專意蓋召伯能繼世功故使之
祀其先祖周之受命始于文王故又告于文人而
錫山川土田也圭瓚所以承鉅匏者錫山川土田
是加封之意于周受命受以策命也使之受命于
乃祖受命文王之所蓋以文武待康公者待之故
曰寵異之也此時此意賞非宣王之賞是稟命于
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如受教于乃祖康公
也召虎思文武之德念康公之功必能盡心力以
事其君矣三代之君不責臣以事功而惟勉之以
忠孝本天理人心以感動之也虎拜稽首是受王

命之策書天子萬年是報謝君恩呼曰天子萬歲
也

今既有是功矣王之用錫爾祉者何如于是錫之以
策命之詞言爾今日之功有光于先祖者也故我釐
爾圭瓚鉅匏一卣于以祀爾之先祖焉至于封邑之
制必稟于先王者也故又告于文人錫山川土田于
以廣爾之封邑焉然豈徒待之以常典而錫于錫京
之中哉必使爾往受命于岐周從爾祖康公受命於
文王之所以寵異之所以昭我周之有世臣而爾祖
之有賢胤也蓋既有非常之功則亦隆之以非常之

卷之三十三

廿七

報矣虎於是拜手稽首以受王命之冊書而感恩思
報惟願天子萬年而已蓋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皆
不足以為君願也必其自今以往萬有千歲于以永
守其貴長守其富焉庶幾神明有常主而文武之業
引之於勿替也夷夏有常尊而中興之烈承之于無
斁也如以則虎亦得以被其餘休矣報答之誠不少
遂哉

虎拜稽首

一章

大臣揚君命而祝之因致夫勸勉之詞也
此章詳召公受賜之事以見其答報之誠蓋既受

策命于岐周遂荅稱於祖考之前而勒其詞於廟
器又勒祝頌之詞於其後而因勒勉之也四句
上章虎拜稽首就在岐周時言此章虎拜稽首則
是拜於祖考之廟正川圭瓚秬鬯以祀其先之時
也對揚王休即對稱天子策命于祖考之前也考
成器也作召公考作召公之成器也言作召公之
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詞於其上以考廟器之成使
宸章與彝鼎相為無窮也天子萬壽是祝頌之詞
勒之策命之後者與上口呼天子萬年者不同明
明天子四句依註對看明明天子只是呼過之詞

洛字重看

大錫予者天子之惠報荅者人臣之忠虎既受命於
岐周矣乃以圭瓚秬鬯祭於先祖拜手稽首於祖考
之前而荅稱天子之美命焉昭其錫予之厚揚其寵
異之恩庶不隱乎君賜而有光於前烈也此豈但對
揚於一時而已哉作召公之廟器而勒王策命之詞
于其上以考其成使王休之對歷百世而孔昭奕奕

之垂與宸章同不朽也既勒策命于前又勒祝詞于
後實我天子其必萬有千歲長享其壽考之福則臣
子稱頌之私亦與廟器相為無窮矣然忠愛之誠不
止此也又進而勉之以為明明我天子也內脩外攘
德業極一時之盛今固有是令聞矣然必懷永終之
圖而德業為之日新使令聞之洋溢者愈久而不已
也哉定禍亂四方成底定之烈今固有是武功矣然
必陳禮義之教而大化為之旁達使文德之甄陶者
浹洽于四國也臣之所望於君者不以此乎是則宜
王之報功固極其隆而召公之圖報亦極其至君臣

之相與如此所以成中興之業者不偶然也

首三章

詩人美大臣之伐遠必詳叙其經理之功也

首二章

詩人總叙大臣伐遠之事而美其成伐遠之功

也

二三章

詩人美大臣既成經營之功復成疆理之功也

末三章

詩人脩述王者報功之命而詳大臣報荅之誠

也

四五章

詩人追述王者報功之意因叙其策命而及大臣所以受命也

常武 全

詩人詳述王者伐遠之事而歸其服遠之功也此詩五章分一章命皇父主兵二章命休父為副三章自將在道四章自將至徐五章言王師無敵皆是伐遠之事六章歸功天子進之以王道之說此詩所陳分明以兵威服淮夷賴以王道歸美之所以為戒也段氏曰詩中摘字名篇則名未必在意特字名篇則名必有意朱子云詩中無常武二字特名其篇蓋有二義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為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

赫赫明明 一章

詩人美王者之自將必親命大臣以治其事也此章命皇父以三公治其軍事蓋雖天子自將然不能自治其事故命大臣以主之也赫赫明明正指王命言之王命直貫到末兩句太祖美其世功太師皇父著其位號整六師者齊其什伍定其師

分也脩我戎者選其車馬精其器械也敬恭也戒戒慎也敬戒即小雅有嚴有翼孔子臨事而懼之意此乃用兵第一義故命之以此惠與南國承敬戒說下惠順也定其亂而使之莫不順也南國即指淮北之國言蓋雖在淮之北而實在周之南也不可說是淮南諸國

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詩人作此以美之意謂吾王當淮夷之倡亂動萬乘以徂征以為軍旅之事非大臣無以統之也于是赫赫明明然綸音渙發于九重之上而親命彼卿士焉以其先世而言則謂南仲為太祖而極夫世功之隆以其位號而言則兼太師而號皇父而繫夫天下之望命之如何蓋以士卒不練以其將予敵也汝其整治乎從行之六軍而訓重之必精器械不備以其卒予敵也汝其脩我戎之車而致飾之必脩夫兵凶戰危不可或忽是必敬以治之恒持夫嚴翼之心戒以備之每存乎儆懼之念予以助予一人削平淮夷之亂而惠與南方之諸國也其親命大臣以董其事者如此

王謂尹氏 一章

詩人美王者之伐遠必策命司馬以副其事也

此章使內史策命司馬以為卿士之副也王胡尹氏二句詩人叙詞下皆是策命之詞左右陳行蓋結陣而行也視上章整我六師又在後此戒我師旅戒警之謂即陳師鞠旅是也淮浦徐土是一處勿以淮浦為經歷之地循省亦是一時事蓋循淮浦以省徐州之土察其為亂者而誅之也末二句文言淮夷一平即當旋歸不可淹留于彼使三農之事得以就緒也蓋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故必不留不處然後三農得以就緒

然師衆之盛非一人所能獨理不可無人以副之也

世

王于是謂彼尹氏使之承策命之重而命程伯休父之為司馬者焉命之何如蓋以行伍不可以不肅也爾必左右陳其行列而啓行之際不愆于五步六步之法紀律不可以不嚴也爾必戒誓其師旅而命令之申示之以六伐七伐之制予以循彼淮浦之上而省此徐州之土察其為亂者而誅之可焉然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使久留於其地則為農事之妨也必至故夫罪人既得即當振旅以言歸毋留廢于彼焉庶幾徐土之民悉安田功之即而三農之事得以就緒也凡其策命司馬以副其事者又如興

赫赫業業

一章

詩人美天子自將之威有以懾遠人之心也此詩自在道言之言天子自將之威有以畏服遠人之心也首二句分赫赫業業狀天子之威也不足是兵威註中天子自將其威可畏意重看徐方畏服皆本于此王舒以下言王師在道而徐方已震恐也匪紹匪趙即王舒作之意徐方驕驕震震徐方徐方震驚叠言之以成章耳

夫周室衰微王靈不振久矣今天子命將之後駕萬衆以親行震威靈于委靡之餘鼓氣焰于積衰之日赫赫然其宣著業業然其盛大有嚴天子之威甚可畏也但見王師在道舒徐而安行不疾焉而失之鋒緊不遊焉而過于遲緩但循其常度而已然自將之威先聲有奪人之氣徐方之人向因玩惕也今則經絡而騷擾惟恐天誅之是及焉其震驚徐方之勢有如雷之震于其上而不自保有如霆之作于其上而不遑安徐方之震驚如鼓乎其震驚也豈必王師既至而後知所畏耶

土奮厥武

一章

詩人美王者之伐遠進師有可畏之威而陳師

有難犯之勢也

此章自至徐之時言之四句分上四句進師至徐之事下四句陳師淮浦之事觀本文進字鋪字可見然不可對講震怒即雷霆也君之威如天臣之威如虎君臣俱奮其勇也進王進之也虎臣不止望父休父更指得廣鋪敦二句言陳師淮濱之壯厚集其陣因之以執醜虜也不可作實已執不與日鋪敦淮濱仍執醜虜則二章之淮浦乾指徐生無疑矣末二句言截然不可犯之淮浦為王師之所也不重地勢上蓋王師所陳即截然不可犯也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三

五

彼徐方之人不敢據吳以拒之矣

夫王師在道如吳及其至徐也何如主是師者天子也王奮厥武揚一怒之威赫然如雷霆之震怒焉車是師者虎臣也進厥虎臣則皆以天子之心為心關然如虓虎之猛烈焉由是六師之衆以之而畢陳左右之人于吳而並列厚集其陣于淮濱之上而因以執乎徐方之醜虜焉但見王師所陳即有難犯之勢義旅所集自有不援之形以截然齊一之淮浦實維王師之所矣孰敢有據其險以拒我者耶

王旅嘽嘽

一章

詩人狀王師全盛之勢而昭其為伐遠之舉也

此章自戰時言之美其全勝之勢也末一句分如飛六句承上旅嘽嘽順講下不可作嘽嘽之實如飛句言其師行之疾如江句言其師旅之衆如山句言其陣之堅也如川句言其勢之強也不可絕言其行伍之聯屬也不可亂言其部分之整齊也不可知言師之分合進退無常也不可勝言無可敗之形也末句承上七句來正是進戰蓋言王師之盛如此乃淮征徐國也非另一層意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三

廿五

既陳師矣由是而進戰也何如但見帥六軍以出征總萬乘以致討王旅嘽嘽然其衆盛為兵莫貴于神速也則如飛如翰何疾如之兵莫忌于寡弱也則如江如漢何衆如之其靜而飲之也有如山之苞而不動其動而縱之也有如川之流而不可禦綿綿焉行列之聯屬莫得而絕之也翼翼然部分之整齊莫得而亂之也或正或奇應變如神不可得而知矣有必勝之形無可乘之隙不可得而勝矣以是無敵之師大征徐方之國殺罪致討固足以屈其心而以律行師又足以屈其力也寧不有以收全勝之利哉

王猶允塞

一章

詩人反覆著王道之服遠而歸其功于王也

此章大抵是成功而班師之事反覆其詞以歸功
于天子也言王猶允塞亦若前篇卒章言矢其文
德之意四句分王猶允塞句甚重是一章之大旨
下七句俱根此句說來王猶允塞所以興衰撥
亂安內攘外經營于廟堂敷布于海隅者皆是不
可但就待淮夷說允塞誠信而塞實也此詩本說
兵威而歸功于王猶允塞者勸戒之詞也來歸附
之意同集合之意天子之功言由信實以致之也
不然則雖卿士之戒嚴司馬之陳行亦無益矣四
方既平言背叛者既來渙散者既同則四方無擾
攘之警矣庭朝也稽首稱臣也回遠也不回中心
無遠也止是心服之意既言徐方既來既同又言
徐方來庭不回故曰反覆其詞也王曰還歸承四
方三句講言振旅以旋歸也亦本首句來以歸功
于天子之意

然兵威雖歆其盛而王道必本于誠今日平夷之功
豈徒服之以勢而已哉推言其本必有所以致之者
矣誠以吾王道揆所出莫非誠心之敷布允焉而不
偽也謨猷所運莫非實德之彰施塞焉而不虛也夫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三

廿六

卷

是以教教之感素憐乎夷心而天討之臨自樂于效

順徐方之背叛者既于我而來歸焉徐方之渙散者
既于我而來同焉是皆王道之大效之也彼卿士司
馬不過承命以輔之而已謂非天子之功而誰功哉
然淮夷之服既無擾攘之警而四方之內已獲平定
之休由是徐方不特既來也咸稽首而來庭焉徐方
不特既同也咸心服而不回焉則王武無事于奮揚
六師無勞于再舉天子乃曰可以振旅而旋歸矣謂
不有以成其功哉向使從事乎兵威而不本于王道
則今日之功未必若此其大也噫以稱美之中寓勸
戒之意詩人之忠愛亦可知矣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三

廿七

卷

首三章

詩人美王者之伐遠必詳其命官之事而著其
自將之威也

末二章

詩人美王師之無敵而必本其服遠之功焉

韓印

全

詩人詳致亂之由而深傷王之不能收亂也

此詩治亂之由全在雙葉似上詩柄任奄人只就

第三章時維婦寺句帶言之其實不重四章分甘

二章言天下之亂三四章言致亂之由五章言王
之不能救亂也六章言亂之極以警丁也七章又
欲其法祖以救亂而王不能也傷之之意深矣

瞻印昊天

一章

詩人咎天之降亂于民而因著其病民之事也
此章言天下之亂民受其病也六句分上六句咎
天道降亂而病民下四句即病民之事也瞻印以
下六句一順說惟其不順所以不寧而降災惟其
降災所以覆國而病民不寧指天道言之邦是天
子之邦也下四句小人為之姦賊刑罪為之網罟
皆民之所以病也夫此乃人為所致而歸之天者
無所歸咎之詞也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三

世

此刺幽王發褒姒仕奄人以致亂之詩也意謂天下
之亂未有無故而自致者今日之亂其始天之所為
者乎瞻印昊天廣大以為德生物以為心民之所賴
以遂其生者也今乃反其惠順之常震怒于上甚久
不寧而降此大亂之災焉夫國之安危民之所視以
休戚者也今則邦家危殆靡有平定之期而士民悉
病無復生全之樂矣天之降亂如此于是所用不得
其人有小人為之姦賊焉其疾害于民者未知孰為

夷屆之期也用刑不得其當刑罪為之網罟焉其
罪罟之不収未知孰為夷瘼是日也民之所以病者
不以此哉

人有土田

一章

詩人言小人得志而刑錯失宜見民之所由病
也

此章承上章末四句言之以著姦賊罪罟之害也
上四句即姦賊之事下四句即罪罟之事上四句
二人字指君子二女字指小人土田人民采邑中
之所有者而小人有之奪之此正小人得志而為
姦賊也下四句有罪無罪泛講不必專指君子小
人此二女字則指王也無罪者收之有罪者脫之
此正刑錯失宜而為網罟也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三

世

然姦賊罪罟之病何以言之彼封邑之中各有定制
不可得而侵越者也今女以怙寵之私肆侵陵之惡
人有土田所以為養蕪之資也女反取之以為有
民人所以為服役之供也女反奪之以自益則所以
姦賊乎士民者無所不至矣至於刑罪之施各有條
當所當致其慎者也女今以一己之見輕用天下之
刑以宜無罪與天下共舍之可也汝反收之而加刑

彼宜有罪與天下共誅之可也女反腹之而不問則所以綱吾乎士民者無所措其手足矣天何為降此大亂使斯民之病一至是哉

哲夫成城 一章

詩人詳推婦人所以致亂以其言之為害而已此章始言致亂之由在于婦人其曰時維婦寺者特帶言之目見婦言之不可聽非兼指婦寺也均一哲也而成敗異焉蓋男女之德不同婦人而有男子之智則必干預外事未有不為害者為梟為鴟人之惡之如此屬階厲字即首章屬字亂匪降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二

四

自天二句正所以什首章之意言婦人之言足以階亂非天所為也末二句又見婦言之不可信也大抵婦人之言能變亂賢否以惑君心故使小人得志刑罰失中皆由于此

然非真出于天也吾嘗究其致亂之由矣今夫男子正位乎外以健為德也使其有知則明辟之資足以致天下之治不有以立國乎婦人正位于內以順為正也使其有知則將以智數之巧而竊天下之權不有以覆國乎故此懿美之哲婦若可美也而反為梟

鴟人莫不畏而惡之蓋以其多言不實亂天下之是

非清天下之得失能為禍亂之階梯故也如此則大亂之降豈真昊天之所為哉正由長舌之婦有以生之耳夫天下之人言之多者未始無教誨之益也若乃言之雖多徒以惑人之聽而無取于教誨之資是惟婦人與奄人之言為然耳斯固所由以生亂者而可近哉

鞠人忒忒 一章

詩人究婦人之情而因著其出位之罪也

此章極言婦人之惡以明致亂之由也專就婦人說觀末四句明言婦無公事及下章註單言王信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三

四十一

用婦人之故可見註中兼言婦寺亦承上章末句帶言之耳四句分上四句究其譖人之情下四句著其出位之罪鞠如鞠獄之鞠鞠人忒忒言以多言窮人之辨其心忒害惟欲譖人而又變詐無常也譖始竟皆言其始時譖人之言不驗于後也非行與言背之意豈曰二句言不肯自反也婦人之情如此下四句以君子知商賈之利引起說婦人與朝廷之事見其出位之罪也

且以婦人之惡言之蓋是婦寺也以私智屈人之辨以詰難窮人之情即其忒害之心惟欲譖言以自恣

而又變詐之巧不可執之以為常也蓋巧於為奸者也但見其始也既以譖妄倡于前而其終也或無實而不驗于後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縱肆無所極已而反曰是胡足以為愚乎婦人之情如以此其可畏也甚矣夫商賈之利非君子所宜知猶朝廷之事非婦人所宜與也自今觀之有如商賈獲三倍之利而謀道之君子識其所以然識非其所當識矣然則婦人以治內為識本無朝廷之事也而反休其蚕績以齒之令女工之常而干預國家之政與君子之謀利者無以異矣則豈不為愚哉觀此而天下之亂信由婦人而聖矣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三

四三

天何以刺

一章

詩人推言王之致亂而深咎其不能救亂也

此章窮其亂本而歸咎于王也蓋致亂雖由于婦人而信用之者則在于王故以亂本歸之而又深病其不能救也二句分首二句是問詞所以然者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此詩人不言之意而朱子發之宜玩介狄大狄也自古寵嬖婦人多致夷狄之禍王不之忌而反忌忠臣義士之正已故詩人怪之也厥後幽王果有犬戎之禍則介狄之語信

不誣矣末四句不必與舍爾二句對講只依註說不祥即首二句意不帶不祥言不佞脩德以回天變也又不謹其威又無善人以輔之各開說又字自明末句總承上三句講

夫婦人之亂人國如失顧其用之者王也王者天之子也宜為天之所福矣天何為刺之而加之以禍亂之責乎王亦神之主也宜為神之所助矣神又何為絕之而不富之以盛大之業乎是必有所以致之者矣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也夫夷狄異類也陰之用事蓋夷道也中國行夷狄之道則夷狄有入中國之機其可畏也明矣今王于可畏之大狄則舍之而不以為忌而于我逆耳之言則忌之而反以為警亦獨何哉且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自修非終絕之也至乃以天變不足畏危亡不足恤既不思修德改過以弔此不祥之災矣而又喪其威儀自底于不善之域賊其良善使朝無共治之人則上無以保釐乎國家下無以奠安乎生民其邦國之殄瘁也必矣又為能回天之變而免于介狄之禍哉

天之降罔

一章

詩人反覆言天變之甚而深憂其無救亂之人

也

此章承上章不能救亂而深致其憂之之詞也又之降罔即上章不祥之意正指降亂而言然有責人以輔之猶可回天之意而今人之云亡則禍亂終不可救矣此君子所以憂之不已也不可分天

變人亡對

夫王之不能救亂如此以君子之所以不免于有也蓋降亂者雖在于天而靖亂者必資于人天變之未優猶不可以玩心乘之也今焉重之以喪亂之災加之以靡定之禍其降罔亦既優矣於此而求賢以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三

四

輔之庶可以回天之意也夫何人之云亡朝無其之賢而所以撥亂反治者無其資焉則優者日見其優矣吾心之憂為邦國憂也寧能以自巳乎天變之未幾亦不可以忽心處之也今焉士民已幾于淪亡大命已近千顛覆其降罔亦既幾矣于以而擇人以挽之庶可弭天之變也夫何人之云亡國有空虛之患而所以更化善治者無其具焉則幾者日見其幾矣吾心之悲為宗社悲也寧能以自置乎

靡沸檻泉

一章

詩人興已憂亂之深而因示王以救亂之道也

此章欲王法祖以救亂與意只到四句止以泉源之深興憂心之久也我心之憂亦非適今日為然蓋自其初進襲似之時已先憂之矣君子先見之慮天率如此不自我先二句依註帶下說禍亂之極極字蓋以禍亂始作則猶可為今也極矣尚何能為哉末四句教以為之之道也無忝爾祖當就親賢遠色脩德慎儀講式救爾後兼幽王之將來與子孫說亦之云者言不特爾受其福而子孫亦永享之也

且靡沸之泉漢湧上出本于山下之蒙洩于蓄極之後其源深矣我心之憂亦豈直今日為然哉蓋不特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三

五

危亡之將及方知所懼也而自其禍機之始伏已先憂之矣然使天下之亂自我之先則我有所不及見有我之後則我有所不及聞猶之可也而今禍亂之極不自我先而適當其期不自我後而會逢其適蓋已無可為者是豈終無可救之道耶兢兢然高遠之憂天雖若無意于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已極亦能安而定之而貽之以孔罔之休無有不克羣焉者但顧其所以感之者何如耳爾誠改前日之非以圖今日之是去說遠色無忝于乃祖之攸行猶

任賢不愧于先王之休烈則人事之脩可以回天變雖不能保其往猶可以追其來既福爾之身又將利爾之子孫矣寧不武抹爾後乎然幽王則不能也此詩人所以深憂之也吁觀是詩而君子忠君愛國之心敬天恤民之意具見之矣

召旻 全

詩人歷推當時致亂之故惟以任用之非人而已

此詩總是刺王任用小人以致亂首章言饑饉之災卒章言侵削之事餘皆言任用小人所以致此之由也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三

四

旻天疾威 一章

詩人咎天變之病民刺王之意寓矣

此章以饑饉之災歸咎于天也既言旻天疾威又言天篤降喪總就瘼我饑饉上見之疾威暴虐也天篤降喪言所降之喪亂甚厚也瘼我饑饉帶上二句順說下來末二句對看民卒流亡言無不離散之民也我君罔卒菜言無不空虛之地也

此刺幽主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也意謂人事在所當盡天變亦所當憂是故旻天以閔下

也今則暴虐于上赫之以急疾之威天以生物為心也今則降災于下篤之以喪亂之變使饑饉荐臻于以為我之病焉但見天下之民非不衆也然俯仰無資涖亡畧盡無不受病之民矣內而中國外而邊境非不廣也然人民既散地皆空虛無不受病之地矣天之變一至此哉

天降罪罟 一章

詩人即天之所降者而指其實見王用小人之非也

此章言王用小人以病民見致亂之由也曰天降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三

四

罪罟者無所歸咎之詞其實是王之所用下四句正指罪罟之實所謂蠹賊昏桀之人是也曰實靖夷我邦則可見其非天之降矣罪罟與前篇罪罟不同彼就用刑言此就小人言也蠹賊內訌言蠹賊之人能內潰人之心腹也昏桀共言昏亂桀喪之人不肯共其職業也昏桀并指闇瞶在其中潰潰回通言此蠹賊昏桀皆潰亂邪僻之人也靖夷二字平看以斯人治平其國言用人之不當也然所以致此饑饉之變者亦由王任用小人之失而已方今小人得志陷斯民于網罟之中有似于天之

所降焉者天何為降災罪罟于民哉彼蠹賊之人內
潰其心腹昏昧之人聚共其職繁矣皆潰亂邪僻之
人所謂罪罟者也遠而去之可也王乃以為賢也而
非之于有位使之靖我邦焉邦何自而治乎以為能
也而任之于庶職使之夷我邦焉邦何自而平乎斯
則王之使若天之所降矣今日之致亂者不以災哉
旱旱訛訛

一章

詩人刺王用舍之失宜見致亂之由也

此章言王舉枉而錯直亦以見致亂之由也旱旱
是頑慢而不供職訛訛是務為諧人之言以玷缺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三

旱旱

之易見者而乃不知其玷言王不察小人也兢兢
業業甚久而不獲安寧之人所宜任用而其位乃
更見貶斥言王不用君子也

然小人之與君子其辨非不明也但王不之辨耳是
故以小人言之旱旱然其頑慢曾無敬慎之意訛訛
然其謗毀務為諧人之言以玷易知也王乃不知
其玷缺而信任之有加小人得以行其志矣所用者
豈其所當用乎以君子言之兢兢然存之以戒謹之
心業業然持之以危懼之念夙夜匪懈甚久而不獲
安寧以其賢易見也今其位乃更見貶黜而斥逐之

恐後君子不得以安其位矣所舍者豈其所當舍乎
用舍失宜如此雖欲免亂不可得也

如彼歲旱

一章

詩人兩狀民之憔悴而深憂其國之將亡也

此章言小人之禍及于國也首三句形容民之焦
悴末二句斷其國之必至于亂亡蓋國以民為本
民困則國亂矣如彼歲旱二句言民之不得遂其
生也如彼棲苴言民之枯槁無潤澤也如彼上源
先提正意講方是

夫小人用事如此則禍必及於國矣蓋國以民為本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三

旱九

有國者宜使民之得遂其生也今則虐政所及斯民
之生意已泯如彼歲旱之時芳草無雨露之滋而皆
不得以遂其茂矣亦宜使民之各止其所也今則惠
澤不如斯民之枯槁已甚如彼水中之草反棲於林
木之上而皆枯槁無潤澤矣民困如此國其有不病
乎故我相此邦根本無培植之基天命有將傾之勢
蓋無不至於潰亂者矣謂非任用小人之所致哉

維昔之富不如時

一章

詩人慨當時之甚病因言小人之害而深憂之
也

此章承上章言當時疾病之甚而深以小人致之者為憂也四句分維昔四句與上章首三句相應皆指民言時字茲字正指民之窮困講彼疏指小人必釋指君子言小人當避君子也胡不自替言小人胡不避君子也上三章言王任小人以致亂此則言小人不避君子以致亂職專也職况斯引言使我心專為小人致亂之故至於愴怛日益引長也

大昔盛今衰者天運之變而撫今追昔者人情之常思昔之富人有生全之樂求有若是之病也及今之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三

五

病民之憔悴於饑饉亦未有若此之甚也蓋世變漸以陵夷斯民日以窮困天下之亂極矣所以然者小人為之也彼小人之道潰亂邪僻猶之糲米之疏焉與君子之道純粹精實猶之精米之粳焉邪正之辨昭然甚明宜反而觀之可也汝胡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乃怙寵專位以致此甚病之災乎是使我心專為以故至于愴怛日益引長而不能自已也蓋為國家憂為生民憂而非一人之憂者矣

池之竭矣 一章

詩人究致亂之原而深憂害之及于已也

此章言當時之人昧致亂之原而在已深憂之也四句分首四句註中作賦不可錯認作比須先提正意在上言禍亂有所從起而今不云然也任小人者致亂之本也溥斯害矣言害必徧及于天下不裁我躬言害身不免也蓋小人用事致亂君猶不知而信用之則其害無窮故君子憂之也上章言憂不已此章言憂益大愈切矣

夫致亂者必有其本而已亂者當究其原是故池水之鍾也池之竭由于外之不入今時之亂猶之池之竭也必有致之者矣泉水之發也泉之竭由于內之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三

五

不出今時之亂猶之泉之竭也必有基之者矣夫何池之竭也以為池之有竭也初不云其有煩焉泉之竭也以為泉之有竭也初不云其有中焉是雖小人階天下之亂而當今之人則未有識嘆者矣夫如此吾知縱惡益甚而禍必徧及于生民檢亂益深而害必溥及于天下是使我心專為此故至于愴怛日益弘大而曰是豈不裁我躬也哉蓋未有天下皆亂而吾身獨存者雖欲免于憂不可得也

昔先王受命 一章

詩人即古之盛以傷今之衰因示王以舊人之

可用也

此章傷王任用小人以致天下之侵削而因啓王
以用舊也受命還兼文武講有如召公句重見先
王用得其人而興今也下見今日用非其人而敗
舊德耆舊而有德者當時禍亂雖極而去宜王中
興未遠故曰不尚有舊言有之而不能利用也

夫小人為害如蚋則國之侵削必矣誠以國家之存
亡每係於用人之得失昔先王受命之時有如召公
以輔之日辟國百里焉漸以成一統之基今之衰也
有小人以害之日蹙國百里焉寔庶於傾覆之禍古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三

五十二

今成敗之勢若是其懸絕者用人之異致之也嗚呼
哀哉王之用非其人豈以無人之可用乎吾知今世
雖亂然而去古未遠中興之舊德猶存誠知用之則
先王之盛未必不復見於今日也奈何人雖存而君
不用遂使侵削至矣極耳不亦可哀也哉吁於憂悶
之中寓冀望之意可謂有忠愛之情願治之心矣
陳定宇曰此詩及前篇皆有望治之意前篇望其
改過而無忝爾祖此章望其用舊而追復先王其
其意一也○劉氏安成曰此詩之次居變雅之終
而第七章又居此詩之終慨然有懷文武召公之

志其亦猶下象之終變風歟○陳止齋曰周南繫
於周公召南繫於召公化之盛者必有待於二公
也至於風之終繫以邠雅之終繫以召是化之衰
者必有思於二公也厲王無道而宣王中興有志
故也幽王無道而平王不復中興無志故也此泰
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三

五十三

詩經正義大雅卷之二十三終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四

乙丑進士南台許天贍

弟庠生

天賜

男庠生昌年

孫康生紹武

周頌

清廟

全

周人祀先必即在廟之人表聖德之久也

此章以在廟之人心表聖德感人之久蓋德之盛者則其入人也必深故觀于人心而文王之德愈久不忘可見也末二句分於穆清廟內要見率諸

侯以祭意肅雖以下五句總是人心之誠須先挑

文王之德和敬意在上肅雖顯相言助祭諸侯莫

不和敬也濟濟二句言與祭執事之人亦莫不秉持文德之和敬也和敬主心言對越駿奔俱以心之和敬為主但自神言之則曰對越自主言之則曰奔走耳不可分心與事看末二句總承上五句說即在廟之人心如必便見得文王之德顯承無敬也顯是彌遠彌光之意承是能使後世欽承之意無敬是愈久而無有厭敬于人之意顯承無敬不可分三平看顯承之辭氣急無敬之辭氣緩不

顯不承之辭反無敬于人之辭順也

此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也意謂格先之祭貴得乎萬國之心而聖德之盛每驗于人心之感於穆哉此清靜之廟也當夫廟祀一行群后四集助祭者有顯相也則莫不肅肅而敬雖雖而和一文德之肅雖與與祭執事者有濟濟多士也亦莫不主之以和持之以敬惟文德之是秉焉文王之神在天也則以是和敬而對越之想像于蒿之著若有以接其休也文王之主在廟也則以是和敬而駿奔之周旋于俎豆之間若有以承其範也

矣在廟之人皆以文王之德而奉文王之祭如此則

是文王之德不但昭於前而益著于後豈不顯乎不

惟景仰于當時而且尊承於後世豈不承乎信乎盛德至善感萬世同然之心秉彛懿德繫後世思慕之念無有厭敬于人者矣是知文德之盛雖不可名而觀之人心則有可見詩人詠歌而美之也宜矣

維天之命

全

周人祀先極贊其德之盛而深歆其傳之久也以章前一節贊文王之德之盛後一節則歆率由其道而傳之于不忘也二節當相承看

維天之命

一節

詩人即天道聖德而並言之所以贊其盛也

此節即天道聖德而並言之正是贊文王之德之盛與天為一也固非以文擬天亦非以天頌文於穆不已言天道深遠莫測動靜相乘屈伸相感推之于無窮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言光明淨微豈不顯哉此文王之德純粹至善真實無妄也於穆不顯是贊詞意輕不已與純意重於穆不已一顧說下下二句亦然天命元亨利貞流行于四時亘古今而無間斷又無形象之可窺測故曰於穆不已文王之德緝熙光明動靜一誠無一毫私意人欲之累故曰不顯維德之純純亦不已也與天為一也不顯即中庸之明純即誠也康誥之克明德大學之明明德皆所謂不顯也

此亦祭文王之詩也若曰天人之迹雖殊而其理未嘗不一但德有未純始與天不相似矣維我文王則與天合德而無間焉以天之命言之運於坤漠之表初無聲臭之可尋隱于玄默之中初無形象之可即於乎此深遠莫測之天命也動也而靜繼之屈伸相感推之為不窮之通靜也而動繼之混闢相乘引之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四

三

為有恒之化始乎猶是不見其合也終乎猶是不見其離也何如其不已耶以文王之德言之先知先覺昭然明德之恒存繼續光明炯乎虛靈之不昧於乎豈不顯哉此文王之德也純粹以精一太極之全體而偽妄為之不啻至誠無息一天理之淵涵而私欲為之淨盡動無不誠天道之通也靜無不實天道之復也何如其德之純耶是知天道不已聖德之純亦不已天與文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假以溢我

一節

周王思體先王之道而因有望于後焉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四

四

此節承上來言文王之德不可及而思有以傳其道也道德只是一樣自文王得諸心者而言謂之德有子孫所當繼而行者而言謂之道三句分假以溢我不專指祭祀時言凡平日所以啟發輔翼之者皆是我其收之二句言因其所以溢我者而大順其道也道字指得廣脩之於身行之於家達之於國與天下無非文王之道皆欲順而行之也曾孫篤之言不惟我當行之後人又當世世行之而不忘也篤厚是以我對子孫言我既行之于先子孫又當行之于後世世相積便見篤厚之意

夫文王之德其盛如此我後人可不知所法乎顧我以不敏之資荷莫大之業此正文王之神之所憫也神于冥冥之中必將故我之思加之以明保之惠翼我之行貽之以敷錫之休不知果何以恤我乎使其有之我則因其故佑之幾以率由其成法之所在受其閑恤之意而恢弘其典則之所存凡文王之道本之身心之間達之家國天下之大者莫不大而順之而兼體之不累也庶乎文德之盛雖不可窺而大道之循則有可及矣然是道也不惟我所當行後世子孫皆所當行者也繼是而為曾孫者又當效法于世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四

五

五

維清

全

周人頌聖典之當法必實其所以當法也

此章亦頌文王之德上二句言當法文王之典下二句則言文王之典所以當法也典是文王所以

安天下者如紀綱法度禮樂刑政之屬皆是要自精神心術之蘊而發之者也肇經謂始祀文王之時也有成治功成也禎祥也言自始祀文王之時遵行是典至于今果有成功則此典信為周之禎祥矣所以當法也

此亦祭文王之詩也意謂先王之德雖未易及先王之典則有可循維我嗣王所當清而明之經書宣布而使之大著于天下緝而熙之繼續不絕而使之當明于當時果何在平亦曰文王之典而已蓋文王之典監二代之損益垂百代之成規禮典以敬邦國樂典以和邦國莫非精神心術之所存刑典以糾邦國政典以同邦國莫非妙道精義之所發我當清明而緝熙之者在此也故自文王既沒清廟始祀之典由此典以至于今積累之既久事成乎永清之休嗣續之不忘克續乎咸和之烈果有成功之可見也則是文王之典用之一世而一世之天下以安用之萬世而萬世之天下以定信乎為周之禎祥矣豈非所當清明而緝熙者哉吁此文王之德所以為盛而周之業所以無窮也

烈文

八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四

六

六

王者獻助祭之諸侯歸其功而厚報之因以勸勉之也

此章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蓋獻酬之時所歌者非獻其功也全章在二節分首節是歸其功二節是報其功末節又推開說以道德勸勉之也美不虛規古君臣是如也

烈文辟公 一節

王者獻助祭之諸侯必歸其有錫福之大功也此節歸其錫福之功也錫茲祉福三句一頓說下祉福指得廣無疆是長久意暗含子孫在其中保之即保其福也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四

七

此祭於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也意謂通幽明之感者存乎人獲奉祭之福者存乎德今茲清廟之祭我烈文辟公也薦廣牲以相祀秉一德以周旋俱見精誠所格貽我以多祐之綏和故所孚畀我以純嘏之集是降福者雖在于先王所以致之者則辟公之力也是福也豈徒一時為然哉元吉之旋引之為有秩之祐而昭受之久惠我以無疆之休使我子而天子永保天下之全福而昌後者為不窮也孫而又孫永享天下之洪圖而令終者為未艾也辟公之

所錫者一至是哉

無封靡于爾邦 一節

王者報諸侯助祭之功必舉其崇于國者而蓋言之也

此節示以報功之意上二句只是引起下二句不可平說無封于爾邦取民之有制也無靡于爾邦用財之有節也此只是侯度之謹不可作功德看維王其崇之言昔日既尊崇之也崇是崇其爵祿我功即上節所言者是也皇之亦不過永享其爵祿而益昌大之耳不可作加地進爵講蓋辟公之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四

八

錫福及于王之子孫故王亦欲辟公之子孫繼序而益大之也

夫辟公助祭錫福之功其大如此我將何以為報乎誠以爾之在國也取民有制不專利以自封用財有節不侈靡以自肆侯度之謹如故王于爾尊之以位而崇尚之有加重之以祿而優禮之甚厚夫固因其當崇而崇之矣然爾之功不止于此則我之所以為報者亦不止于此也又念爾今日之在廟也有此助祭錫福之大功不惟及于我之身而又及于我之子孫焉則雖崇之爵祿猶未足以盡吾之心也要必

使爾之子孫永荷藩屏之寄而益大其貴與宗社相
為靈長世膺茅土之封而益大其富與國祚相為悠
久蓋爾之福及于我之後而我之報亦及于爾之後
也豈徒今日崇之而已耶

無競維人

一節

王者勉諸侯以道德之當脩而必舉先王以示
之也

此節戒飾而勸勉之也上四句言道德感人之妙
末一句又舉先王以喻之無競二句總是莫強于
人四方其訓正見人之強也不顯二句總是莫顯

新經正義頌卷之二十四

九

于德百辟其刑正見無之顯也與人推意差別先
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正以其道德之盛而四
方訓之百辟用之者自不能忘也見得諸侯當脩
其道德之意

夫大功因所當報而道德亦所當脩人固有抗勢力
以為強者矣豈知天下之至強而無所于說者莫有
過于人乎夫苟立人之道而天地之性自我植焉則
四方至難屈也莫不仰藝極以為歸而訓于吾之道
矣果執如其強哉人固有炫爵位以為顯者矣豈知
天下之至顯而幾不容掩者莫有過于德乎夫苟德

厥身修而君人之德自我立焉則百辟至難化也莫
不循軌物以為則而刑于吾之德矣果執如其顯哉
道德感應自然之妙有如此是道也先王嘗用之矣
於乎我前王也身雖已沒而思慕之者愈久而不衰
時雖已往而追念之者有常而無間正以其人道之
盡而四方訓之者自不能忘于其道也顯德之明而
百辟刑之者自不能忘于其德也汝誠以先王為法
則人亦不忘之而崇之皇之者弗替于後矣豈可以
不勉哉夫既歸美于前而又戒飾勸勉之于後可謂
得待臣之道矣

新經正義頌卷之二十四

十

無封靡于爾邦

二節

王者于諸侯既示以大功之當報而因勉以道
德之當脩也

天作

全

周人頌前王承天啟後之功而後王當世守其
功也

此章專重太王末一句分首四句言太王承天之
意兼治岐山文王遂因而安之也不可以太王文
王平看天作高山雖非專為太王而作然亦要見
脊頌太王之意兼謂受夷堅辟之也康寧罔憂

出治岐之政然須要見培植高山之命脉華國懷
周之洪圖意荒之康之俱指岐山言彼阻二句言
太王荒之于前又使文王得以安之于後故岐險
阻之岐山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大路也子孫指
得遠保之謂保岐山之業也

映祭太王之詩意謂國家之業創之固難而守亦不
易瞻彼岐山崇高峻極實維天之所作以待興王之
君者於是太王承天意而荒之變夷狄開墾不拔之
洪基作屏脩平建一代之新業是岐山之業太王始
之也太王既作之矣故我文王得以承其統而康之

詩經正義 卷之二十四

十一

憲鮮懷保鞏固岐周之洪圖發政施仁培植高山之
命脉是文王之功亦莫非太王開之也夫以太王故
之于前而又使文王得以安之於後是以岐岐山也
尚固為險僻之區今則人歸者衆而有平易之大道
太王之所創造以貽我後人者實維艱矣為子孫者
親周道之坦夷履皇圖之高大尚當念憂勤之迹而
繼承之不忘思締造之艱而世守之勿失使岐周之
祚與天壤而俱敝可也不然豈太王所望于後人哉
是則頌其先世之功而必欲其後王之能守如安詩
人亦善于詠歌者矣

昊天有成命

全

詩人美賢王因先王之受命而善繼以保命也
此章重在成王二句分上言文武受命下言成王
繼之而善繼以保命也言又武特以引起成王見
得成王能修文武之德繼文武之業而保文武之
命不可以文武成王平重二后受之要本德說成
王不敢康二句一串說惟其有不敢康之心方能
積德基命以造於宥密之地不可以存心積德對
看夙夜基命是修德工夫宥密指德之成言非工
夫也宥密深也言其德之廣遠無所不包也密靜
密也言其德之凝寂不可窺測也修德至此可謂
極矣不可淺淺看於緝熙單厥心一順說下言能
繼續光明文武之業克配于祖父而續緒之心為
無愧也肆其靖之肆故今也故今指成王說不可
指後王說保其所受之命命與基命之命同謂文
武所受之命也

此祀成王之詩也若曰王業之興固必有大德者以
啟之於前亦必有大德者以承之於後是故蓋天祚
周以天下鑒觀之餘明命集焉蓋一定而不可易也
文王以於昭之德受之於三分有二之時武王以勳

既之德受之於天下一統之日其所以成一代之王
業者既有以極其盛矣然使繼體之匪人則亦何以
保之哉肆我成王之績其緒也念守成之不易而每
存之以兢兢之心知天命之無常而不敢乘之以康
寧之念夙焉積德以承籍乎天命也夜焉積德以迓
續乎天休也積累之久殆至于宥焉其宏深而無一
理之不容密焉其凝靜而無形迹之可見者矣是成
王之德即文武之德也能修文武之德斯能繼文武
之業於哉緝而續之光而明之以觀文王之耿光而
孫孫相繼照也以揚武王之大烈而父子相匹休也

經正義 卷之二十四

五

我將 全

鑒也

此詩首二節與天與文王之右享末一節欲常繼

天與文王之右享二節分首節主天言天尊也
為尊之之辭曰維天其右之次節主文王言文王
親也故為親之之辭曰既右享之註中不敢必就
其字看出者有以見其必然然既字看出乃說詩
之詞不可入在詩人口氣二節各開講不用交互
意故下文註總承曰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于
時保之又解曰以保天與文王降鑒之意

我將我享 一節

周人配天之祭必奠乎天之享之也

此節與天之享而為不敢必之詞二句分將享應

經正義 卷之二十四

五

說所將所享者即牛羊是也維羊維牛下要見得
精誠感格意不重在盡物上

此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意謂我於季
秋之月舉明堂之祭尊祖配天其禮蓋甚重也將何
以格於天乎是故明堂所以祀上帝也我從而將之
進諸俎豆之間我從而享之以行殷荐之典實維少
牢之羊與夫大牢之牛焉牲牷之獻非若用饋之簡
而精白之誠已溢于儀物之外矣則此有皇上帝庶
其鑒吾之精誠而臨之在上通吾之意氣而質之在
旁降此牛羊之右以享我之祭乎蓋無聲無臭天之

道也固有非吾之所可知者矣

儀式刑文王之典 一節

周人自言法祖以安民而驗其享祀之必然也
與節驗文王之享而為必然之詞與上節對講儀
式刑二句不必云法文王所以法天末二句不必
云文王既享則在天可知只兩平說便是儀式刑
二句就已往說見得威格有素典以禮樂刑政言
日靖四方謂安四方之民也法典安民則求厥寧
觀厥成之心德矣由是意相為流通精神相為
感格所以享之也文王之享亦不可見但以已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四

平日行事驗之如此伊嘏句輕只是贊詞右享右
字與上節右字無分別但其字既字有異耳

文王所以配上帝也我之所以格文王者豈特今日
奉祭之時哉彼文王之典所以安當時之天下者也
我則儀而式之刑而法之循其典章之所在以日靖
乎天下之民則感孚之道不徒在于禮物之間而所
以克當乎神心者為有素矣以能錫福之文王其必
精神相為感格而居敬于合美之餘意氣相為流通
而眷顧于尊臨之際有不降而在以之右以享我之
祭乎乎蓋在神者雖不可知而在我者則有可驗其

右享於我必矣

我其夙夜 一節

周人之享帝享親必敬又於誠以保之也

此節總承上兩節言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我
當夙夜一于敬以保之也三句一直說下不必斷
畏天之威就平日言只是一敬此正是日就月將
緝熙光明工夫要講得細密昊天曰明及爾出王
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是天威也憂勤惕勵戒謹恐
懼無一時一念一事不然便是畏天之威也保之
內兼天與文王說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四

卷之二十四

夫天與文王既皆右享我矣然天之於我非歆之以
牛羊也而歆以吾心之誠文王之於我非享之以禮
物也而享於吾心之敬一或以怠繼之將何以保其
眷乎我其自夙至夜無一時而非恐懼脩省之心由
夜達旦無一息而非憂勤惕勵之意虔恭內蘊儼若
天鑒之在茲也寅畏中存凜若上帝之臨女也蓋自
一念而達之念念自一事而達之事事皆以畏天之
威焉庶幾動與天合天之降鑒乎我者保之於勿失
也而非獨祭時之歆之矣行與理俱文王之降鑒於
我者守之于勿替也而非獨祭時之事之矣否則冥

與之中必有厭棄我者而敢以不敬哉是知天與文
王一也法文王所以法天也畏天所以畏文王也國
人之奉祀如此其真能饗帝饗親者歟

時邁

全

周王於巡狩而冀天命之歸既有以驗其命而
又有以保其命也

此詩首節截下二節對看首節言天命其歸于我
乎蓋不敢必之詞也二節則以神人交與而驗天
命之歸三節則以政教並修而保天命之歸本文
震疊懷柔式序陳常具就巡狩時言之

詩經正義卷之十四

十一

時邁其邦

一節

周王舉巡狩之典而擬天命之歸焉
時邁其邦就武王時說蓋伐商後就行巡狩之禮
也時邁之時是四時之時虞書二月東巡狩五月
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月北巡狩是也註中十有
二年巡狩乃周公所制之禮武王即位當不待十
二年而為矣朱子不過引言周制耳非正解也吳
天其子之蓋為不敢必之詞其實已子之矣觀下
節所云可見

此巡狩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若口有一代之典必

有一代之典我周當商命爰章之初正人心為望
際巡狩之行其容以或緩乎是以牧野之戈方授而
即舉一王之初政建侯之制方定而即行一代之新
章順四時之宜而往邁于四方之國所以朝會諸侯
者在此所以祭告百神者在此斯固奉天之道而行
之者也不知天于於稷之中其亦賦我以宗子之責
昇我以神人之寄而子之否乎天道無言也吾固不
得而知之矣

實右序有周

一節

王者驗天命之歸而自信其為天下君也

詩經正義卷之十四

十二

映節以神人之交與而驗天命之歸末句分上五
句一順說下不可以震之以下為右序之實也有
尊也謂尊之於民之上序以也謂次之於夏禮
之後震之二句指朝會而言懷柔指祭告而言震
之即展朝會不可將下文慶讓黜陟來觀懷柔皆
至焉觀及字可見懷柔即是祭告註與莫不感
格是朱子補之以對莫不震疊看允王維后言信
乎周王承天之命為神人之主也

然天命雖妙于無形而行事實微于有象天實右我
有周而尊之于臣民之上序我有周而次之以曆數

之傳矣是以使我巡狩所及以朝會乎諸侯也則中
明乎王者之制于以鼓人心于玩惕之條不過薄言
震之而已而四方諸侯自畿甸之近以至于要荒之
遠莫不畏威懷德而震疊之不遑焉人之與之者如
以祭告乎群神也則懷之而使之莫不來柔之而
使之莫不安以至於河之深廣嶽之崇高莫不來格
來享而感孚之不遑焉神之與之者又如以夫行事
之所存即天命之所在信乎周王承天之眷而為萬
邦之君荷天之休而為百神之主也不然則神人之
交與果何為其然哉

明昭有周 一節

詩人美昭代政教之修而因信其保命之有道
也

此節以政教之兼舉而保天命之歸末一句分上
六句亦不必以式序五句為明昭之實明昭有周
言掃商家穢濁之風天下清明也式序一句與載
載四句對看式序在位是以政而肅天下君道也
下四句偃武修文是以教而化天下師道也政教
俱就巡狩時言之懿德之求如訪洪範于箕子陳
丹書于太公是也凡王保之言天之子之者無不

也

然天命固有可驗而保命亦存乎人明昭乎我周也
掃商家之穢濁而鼓天下以文明之風撥商家之昏
亂而開天下以未清之治日為諸侯之不肅非政無
以一之也于是乎有式序之典焉別天下之功罪而
褒讓以明辨天下之淑慝而黜陟以定以是式序在
位之諸侯而侯度無不謹矣頑民之未化非教無以
新之也于是乎有偃武修文之化焉戢干戈于不用
棄弓矢于不張而惟求天下懿美之德與斯民共由
之即東爨固有之良與天下共履之以是布陳于中
國而文教無不興矣夫政教並修如此則觀于其政
既足以肅天下而天所以作之君者為不孤觀于其
教又足以化天下而天所以作之師者為不愧豈不
信乎周王之能保天命哉夫曰凡王維后則天之子
我者為有驗矣曰凡王保之則天之子我者為不窮
矣非武王之盡道其何以致是乎

全

詩人頌三后功德之盛而及奉祭獲福之隆也
此詩前二節頌武王成康功德之盛後二節言今
日奉祭獲福之隆

執競武王

一節

詩人頌三后之德有所以成大業者有所以膺天眷者

此節言武王有執競之德而成定天下之功成康有不顯之德而膺君天下之命三后平看不可偏重亦不可說武王專是有功成王專是有德武之執競非德而何執競是聖學工夫即緝熙敬止之意蓋恒存此心自強不息之謂也此正是德之所在無競維烈本執競說來惟有是德故有是功也不顯言其德之明顯也上帝是皇本不顯說來言有是德故有是命也註中亦字對武王言之不顯對執競看是皇對無競看

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詩也若曰我周之業創之者武王而守之者成康功德之盛豈無可頌者乎以武王言之特之以競揚之念而無一息之或遠存之以自強之心而無一時之或間以執競武王之心也蓋有極天下之純者矣夫立功本于心惟其心之純也故我武維揚而集大統于一旦乾剛奮發而措四海于永清功烈之盛天下之所共仰也果孰得而競之乎繼武王而王者成王也繼成王而王者康王也以

成康言之一則基命宥密而緝熙于光明一則對揚先訓而無有於過佚豈不顯哉成王康王之德也蓋有極天下之顯者矣夫守成存乎德惟其德之顯也故天休滋至作之為天下之君帝命寵綏撫之以盈成之業後先相繼永為上帝之皇也又孰得而外之乎

自彼成康

一節

詩人頌二后撫天下之大業而有光天下之大德也

此節專言成康之德者蓋武王之德著於功業人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四

三

皆知之成康之德人容有不知者故又專言之奄有四方是起下文重斤斤其明句奄有四方言不待締造之艱而奄有四方之大也斤斤其明正是顯之德要講得大有光被四表昭格上下意思然成康之德之顯何如自彼成康繼武王而為君也不假締造之艱而奄有四方之上字無事經營之力而奄有四方之人民豈徒有是業而已哉但見成之積德也光輝宣著有以為昭于萬邦康之對揚也重離繼照有以光被于四表斤斤然其德之明著也殆由中達外極其發越之盛而不容掩者矣所謂不顯

者蓋如此

備詩噲噲

二節

周人備禮樂以奉祭而皆有以獲神之休也

以兩節對看三節言奉祭而樂之和有以獲神之福四節言奉祭而禮之謹有以獲神之福噲噲將皆以樂音言蓋鍾鼓是音之大者故曰和磬簫是聲之清者故曰集集聲之和集也不可作樂器講穰穰福之大也凡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無至如身之用康家之用休國之用治天下之用平皆是下節降福簡簡承穰穰說去曰降福則已是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四

廿三

工祝致告之時於此而威儀反反然愈益謹重則禮之謹可知矣此所以神具醉飽而福祿之來反覆而不厭也反覆不厭福之久也言所降之福愈久不厭也

夫三后之德固皆極其盛矣而後人之奉祭也敢不盡其道乎是故祭必有樂也樂有不和則無以悅神之心矣今則以豫樂之意而洩之於音律之間鍾鼓樂之大者也則噲噲然節奏之和聲覺樂之小者也則將將然音韻之集所以殷薦祖考者無一之不盡矣由是感通之餘而休微為之畢集昭格之下而瑞

慶為之大來三后之降福于我也不有穰穰其多者

哉然祭亦必有禮也禮有不謹則無以當神之志矣今日降福之多已簡簡然其甚大而成儀之著猶反反然而愈益謹重禮行既久之後無異于對越駿奔之初所以敬事祖考者無一念之敢忽矣夫是以神具醉飽既鑒其精白之承而錫之以福自申重于昭受之際既福之而又福之反覆之不厭也三后之福祿不有來反于我者哉是則功德隆于前而福祿重于後此三后之所以可頌也

思文

全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四

廿四

詩人頌祖德之配天必極道其養民之功也

此詩首二句言后稷之德足以配天下六句稱道后稷養民之功見后稷之德所以配天二句分思文之德統裁成輔相上講即經天緯地之文配天言其德之及于民物與天無二可以與之為配即中庸與天地參之意非謂配天之祭也下六句言盡養民之道有以開教化之原總見其養民之功大也不可分教養平看重養民上立我烝民四句或以盡已之德承天之命對看者覺非只一順說下言播厥百穀粒我烝民莫非后稷之德之所致

然實承天之命而播之耳故曰貽我來牟帝命率
育粒我烝民通指天下後世而言粒字包百谷在
內來牟則舉其中一端言之耳無以疆爾界二句
言盡天下之地皆得施其教也根養上來蓋衣食
足則民知禮義教化可興不是后稷自去教民但
教之所以得施者則稷之功也亦不可用成契之
功講

此尊后稷以配天之樂歌意謂有天下之大德者當
享天下之大祭人知我周尊稷以配天矣而孰知其
有配天之德乎今天夫天道之大君雖乎其為配也惟

詩經正義卷之十四

廿五

劉

我后稷哉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思文哉其德
之盛也經綸之迹仰參夫造化之功化成之猷上協
乎天道之教不其克配于天哉何以見之誠以天生
物也而不能使之自遂其生天生民也而不能使之
自遂其養稷也膺帝寵播谷之寄懷黎民阻饑之憂
于是播厥百谷開斯民以粒食之利焉粒一時之民
則惠及于一時之天下粒萬世之民則惠及于萬世
之天下莫非其德之所至也然必非以已之私而為
之也彼其貽我民以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以編
養下民者稷特承天之命而致之于民耳其代天以

養民者如此是以生養既遂則倫理因之可明本食
既足則禮義由之可興故當稷之時無有遠近彼此
之殊而皆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于中國也蓋
舉天下之大無不待養之民則亦舉天下之大無不
可教之民矣夫盡養民之道而因以開教民之端后
稷之功何如哉此其德所以配天也今日南郊之祭
孰曰不宜噫周人亦善于稱頌者矣

臣工

全

王者戒農官以盡職而詳示以當盡之事也

此詩首節先發所戒之端下節詳示所戒之事故

詩經正義卷之十四

廿六

集傳以先言乃言字實主之

嗟嗟臣工

一節

王者戒農官以職之當盡而示以法之當求
也

此節引起所戒之端上二句言爾當盡其職下二
句言爾當考成法以求盡其職也不可對看亦不
可以求成法為敬公之實嗟嘆之者故其聽也臣
正即指田官敬爾在公敬爾所當為之事盡田官
之職也王暨爾成不可說出成上蓋此詩作於成
王賜成法之時也成法如下文所言便是來咨來

如是審度成法而行以求盡其職也本文二爾字俱指田官

凡戒農官之詩也若曰國家以農事為重農官以盡職為良嗟爾臣工或司鄉遂之官或任都鄙之寄人雖不同而職守則一也尚其夙夜匪懈恪共于厥職之修朝夕惟寅敬謹其在公之事可焉夫我周之立法也百司之制固無不詳而勸農之事猶加之意王既登爾以不易之成法矣是成法之所在即職守之所在也汝當來咨之以致其審而見諸推行之間來慶之以盡其詳而施諸率履之際則在公之責庶乎其克盡矣否則寧免于曠官之罪哉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四

廿七

嗟嗟保介 一節

王者示農官以所戒之事惟欲乘天時以盡人事而已

此節戒以乘天時而盡人事正所謂成法之當求者也保介亦在臣工之中特舉而言之耳非專戒保介也維莫之春言其時可為新畝正所當為者曰如何新畝問之也不知新畝之田果治否也於皇四句言麥既已熟穀又將熟一歲之序自然如此見得其利甚速不可不及時勸相以承天之賜

也非歆之以效之意亦非以來牟為百穀之占末三句正歆其勸相農夫及時用力以速見其收成也

然成法之當求者何如嗟爾保介農官之副也方今陽氣具蒸土膏方動春則莫矣正平秩東作之日也乘時以作事者雖在于民而及時以勸相者實在於爾爾今何所求哉所當求者亦在于新畝耳今于新畝果能載芟載柞否乎督責之道蓋有不容以自怠者汝無謂田之難治故之難見而不用其力也美哉興來也有實賴實粟之機美哉此年也有既堅既好之漸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矣吾知明昭上帝所以降康于民者不止此也歲時無易而新田之終善又可以預占氣序相仍而畝田之豐登又可以立待矣今不治得不虛天之惠乎故爾農官必當勤于督率命我衆人具乃錢鎛之器而盡力于田畝之中將見東作方興西成即繼奄忽之間又將鉅艾而收穫矣以固成法之所在也非汝之所當盡者耶噫觀此可以見有周重農之意矣

噫嘻

全

王者戒農官本其受命于昔而勉其盡職於今

也

此詩成王後所作亦戒農官之詩二句分既昭格爾言成王所以戒命爾者昭著而不容掩也末六句一順說不可以駿發四句為率農播穀之實事字乃統率之謂非以身先之也駿發四句分地無遺利人無遺力看三十里一川之田也終三十里則無不耕之地矣十千一川之衆也十千維耦則無不耕之人矣註不必泥

此亦戒農官之詩也謂夫力田之勤雖在于下而勸相之責則在于上爾為農官其可以不念乎噫嘻我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四

十九

成王也留心于稼穡之務致意于小人之依當其始農官之時即申爾以昭格之令遺訓所在凜然法之當遵成憲所有皆乎章程之不吝矣今成王雖在其昭格乎爾者不與之俱往也爾當念先王之命盡勞民之責率時所統之農夫而從事于百穀之播為地有遺利不可也則使之大發其私田而鄉遂之廣莫非易治之區一川之田有三十里也則以之駿發者亦盡三十里而止也而無不耕之地矣人有遺力不可也則使之皆服其耕事而止閭之民莫非并力齊心之衆一川之農有十千也則以之服耕者

亦若以十千為一耦也而無不耕之人矣所以盡爾之職而副成王之命者不以與哉吁是可見先王立法之心後王重農之意矣

振驚

全

周人於先代之後既即物類以美其容復即人心以幸其譽也

此章以德為主威儀教譽德之符也上節以驚之潔白而擬其容之美下節即人之愛敬而幸其譽之久總是美其德之詞二節兩開看不可云有是容貌之美故人心愛敬之也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四

三十

振驚于飛

一節

周人於先代之後即物以擬其容之美焉此節美其容也言驚羽潔白而我容容貌修整亦如驚之潔白要認得分曉不可誤作興意講灰止言至此助祭也容就祭時見之乃助容之容非指顏色說要根德上來有是純潔之德存于中斯有是修飾之容見於外也

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意謂容貌較舉德之符也我容之德盛矣而其見諸外者果何如耶蓋嘗觀之于物而見其容之美矣相彼羽族之驚群起而飛于

彼西雖之水焉適其自然之天而遊於所止之地其
羽儀之美言天下之潔白者莫有加焉者也惟我客
以二王之後行助祭之禮其至止於是也純潔之德
燦然其外形精白之心昭然其外著雖章美之蘊有
不可窺而容貌修整亦有如鷺之潔白者矣我客之
容即鷺之容而類非所論也不亦可嘉也哉

在彼無惡 一節

詩人於先代之後必即人心之愛敬而深幸其
譽之久也

此節即人心而幸其譽之久也彼謂彼國此為王

詩經正義 卷之二十四

世

朝無惡愛之也無敬敬之也在此無惡在彼無敬
即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之意庶幾二句承上無惡
敬說來庶幾是幸詞非期望之詞夙夜極言其久
言自夙至夜而彼此之人所以稱譽之者愈久而
不忘也

夫容貌之美固可嘉矣而聲譽之久不有可徵者乎
是故其在彼國也則令德之著有以固結于人心無
有惡之者矣其在此國也則德望之重有以起敬于
王朝無有敬之者矣德之孚于人有如此吾知愛
敬之情既統同而無間則敬稱之美自愈久而不衰

庶幾自夙而夜自夜而夙享大名于當世與國而歲
休也播令聞于中外永世而無極也不有永終其譽
者乎夫于其容之美也而可以觀德之純矣于其譽
之久也而可以觀德之盛矣二王之後如是其作賓
于王家也宜哉

豐年 全

詩人即豐年之慶而歸功于神以見其當報也
此詩報賽所作蓋祀方社田祖之神故舉豐年利
用之周而著神福之溥以見其當報也末一句分
豐年三句收入之多也為酒三句利用之周也豐

詩經正義 卷之二十四

世二

年是陰陽調風雨時所以黍稷皆無不熟萬億及
秭是禾把之積于廩者其多如此為酒為醴言以
祀燕饗對看烝畀祖妣言奉祖妣之祭也以洽百
禮言燕饗賓客共養耆老之禮無不舉也降福孔
皆承上文六句言豐年之慶至于如此則神降之
福為甚偏矣正以見其功之當報而今日報賽之
典不容已也

此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也若曰人之力量也每無
全能而神之佑人也則有顯道我之稿事所利賴于

神者多矣而敢忘所自哉是故黍宜高燥而稷宜下濕而暑難乎其皆熟也今則兩陽時若貽黍民以大有之祥寒煥以時錫穡人以豐登之慶黍稷之種無一之不熟焉黍稷皆熟則非黍稷可知矣是以積之於廩極其崇高之富數萬而至于億焉數億而至于秭焉收入之多如是以之為酒而三酒則既清以之為醴而五醴則既脩進之于祖考之前而享祀受脩所以致明禋而告利養者以此也推之于百禮之洽而飲食燕饗所以光邦家而寧胡考者此也以是觀之而神之降福不亦孔皆矣乎吾知神明之賜溥及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四

世

有瞽

全

周人作樂以合祖必總叙其事而詳言其盛也此詩二句分首二句總叙其作樂之事下二節詳序其作樂之盛設樂一節言器備而音作末節言音和而感乎神人總見樂之盛也二節不可分樂器備樂音和音

有瞽有瞽

一節

周人作樂合祖而必總叙其事焉

此詩是周家初制樂之時將群樂所作者合奏於祖廟而樂工歌此以告神也詩本為奏樂祖廟而作而此首言有瞽有瞽在周之庭則所以和音樂而格神人者皆在是也故曰總叙其事庭祖廟也言司樂之官在於祖廟將以奏樂也

此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也謂夫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樂我周當功成治定之餘而大樂於是乎作焉其合奏于祖廟也寧不有可美者乎是故司樂之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四

世

官必以瞽者為之以其善聽而審於音也今有瞽有瞽非一人也而各司其職在周之庭焉將以洩一王之盛烈播一代之新聲蓋樂雖未奏也已有將奏之端而所以發揚祖宗之功德以感格神人之心者其在於是矣

設業設虡

一節

周人合樂於祖必備其器而奏其音也

此節不專是樂器之備觀末二句云乃奏備樂分明是奏其音矣虡上有業業上有崇牙崇牙上有樹羽總是一物其器之備如此乃所以縣鍾鼓者

縣鼓即指應田正是縣于虞業者也執亦鼓屬樂亦虞業所縣祝以起樂圍以止樂皆樂之大者故并言之舉大以見小也以上是樂器之脩下文云

既脩乃奏則不惟大者舉而小者亦無不舉矣此是樂音之奏但未說到音之和耳

宋樂官既具樂器有不脩乎但見設之以大板之業加之于植木之虞虞業之上飾之以崇牙之文崇牙之上樹之以羽儀之美所以縣鍾鼓者無不盡其制矣由是鼓之小者有應也固於此而縣之而變夫夏商之制鼓之大者有田也亦於此而縣之而新夫昭代之觀至于柄搖之執垂擊之磬無一之不陳也起樂之祝止樂之圍無一之不列也所以為始終之節而統衆音之全者凡既脩矣遂從而奏之不特大者成其聲也而編竹之簫亦交詠于兩階併吹之管亦間作于上下蓋合衆音之盛而極大小之全也不特為天下之完樂也哉

嗶嗶厥聲

一節

周人極言樂音之和而有以協神人之感也

此節承上節既脩乃奏二句說來言樂音極其和而有以致神人之交感也嗶嗶二句一順說下和

敬兼致正是和之極也苟一于和則不足以言美矣講中須以功德作主先祖是聽言其樂之和有以格乎神也我客戾止二句言其樂之和有以格乎人也

然樂音之奏其盛何如吾見至和之應形之于節奏之間大順之休宣之于搏拊之際嗶嗶然厥聲之和純如之內而有敬如者存肅肅然其和鳴也皦如之中而有釋如者寓雖雖然其和鳴也不亦為和之極乎是故先祖之神幽明異致若難使之聽也今則太和動盪有以萃聚其精神聽于無聲洋洋乎如在其上焉而神無有不格矣我客之戾止者與亡在念若難使之感也今則和順流通有以潛孚其志意自一成之初以至於九成之後皆樂觀其厥成焉而人無有于不格矣周之樂不有極一時之盛者乎觀于此而我先王功德之隆為可見矣

設業

二節

周人備樂以奏而極其音之和因有以格乎神人也

末三句說

潛

全

周人嘆澤物之極其多而薦之有以獲乎福也

此詩四句分上言澤物之多下言薦之祖廟而獲
福也漆沮句輕但言產物之所潛有多魚該鱣鮪
鰭鱠鯉鯉在其中一直說下以享以祀內不可並
呂季春季冬言之蓋此雖一詩而兩用決非一時
而兩祭也享祀但用薦字不可以祭言註中先薦
寢廟蓋不敢先嘗必先薦之也正是薦其時食之
意景福泛說

此薦魚于寢廟之樂歌意謂宗廟之奉固所以報祖
考之德而時食之薦則所以順孝子之心倚與哉此
漆沮之水也其發源也既長則其生物也必盛積柴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四

世

于中使得隱藏避寒者潛有魚數之多焉有似龍之
鱣與夫似鱣之鮪以至於白色之鰭黃色之鰭無一
之不備也黑色之鯉赤色之鯉無一之不有也由是
及時之至而以薄園取之結果何為哉吾惟即其地
之所產而以之告孝子之虔因其時之所得而以之
致異物之獻以是而享之者敢以先嘗也以是而祀
之不敢以自奉也吾見物之所至誠亦至焉而有以
荷神休于冥漠之中誠之所至福亦至焉而有以獲
多祐于昭格之表不以是而介景福也哉噫若周王
者可謂得追養繼孝之道矣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四終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四終

世八

詩經正義頌卷之二十五

乙丑進士南台許天贈

第庠生 天賜

天賦

男庠生昌年

孫虞生紹武

全

周王得人奉祭而冀先享之因本先德之誨乎
後也

此詩首二節言得人奉祭而冀文王之享後二節
言文王裕後以見奉祭之由須先後照應看末節
說右烈考亦有文母正是打轉上文之意

詩經正義頌卷之二十五

有來雖難

一節

周王得人以助祭而恭已以主祭也

此節三句分上三句言諸侯和敬以助祭下一句
言天子主之以穆穆之容只開闢說落固不可對
看亦不可言諸侯助祭則天子無為故有與穆穆
之容也上三句重和敬末一句重穆穆不重天子
諸侯上來與至無分別俱指在廟而言故註只言
一來字和敬穆穆俱兼內外說雖是見于外者其
實由中而發也

此武王祭文王之詩者謂人君之奉祭也不惟在于

重一已之誠敬而猶貴于萃萬國之歡心但有分焉

不可以強而致耳今當清廟載敬之時而祀我文王

也何如哉是故祭以和為貴也今其有來也豫順之

秉發而為從容之度雖雖然其和之至焉祭以敬為

主也今其至止也虔恭之念發而為齋勅之儀肅肅

然其敬之至焉秉是和敬之德以相予祭祀之事實

維辟公也而對越駿奔者盡夫人而皆然矣夫助祭

者諸侯而主祭者天子天子之主祭于上也精誠默

運已極于齋戒之神篤恭外則自極于退藏之密端

是以疑其神妙至和于無迹也恭已以垂其範也重

詩經正義頌卷之二十五

二

教于無文也穆穆然深遠之容孰得而窺其際乎肅

穆者文王之德也穆穆者文王之容也君備文王之

容臣備文王之德以之奉文王之祭豈有不享者哉

於薦廣壯

一節

周王嘆諸侯薦物以助祭而冀先王之享祭也

與節於薦廣壯二句不重薦物上還要本上節來

以和敬為主曰相予肆祀則天子主祭之意在其

中蓋合萬國之孝敬以事其先也假哉上句是冀

望之詞假哉輕重緩孝子意大孝子之祭思其君

處思其矢語思其志氣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惟飲

先王之享之也故望其來享以安孝子之心上文
對諸侯則曰天子以對皇考則曰孝子義各有攸
當也

大今日之祭天子固主之矣然一人之孝享不足以
言孝道之極也於哉以和敬之諸侯秉精白之誠周
旋于俎豆之側木溫恭之念欽承于儀物之將薦是
廣牲以相予之肆祀焉則是今天下之孝敬以為一
人之孝敬而所以祀其先王者誠有協萬國之歡心
者矣夫如非吾知孝子之志固欲以格其先而助祭
之誠又足以通其感此大哉之文王庶其格之來格
孝子著存之念得因之以自安也享之來享使人
孝思之心得以之而自慰也此非吾之所深望于
皇考者乎

宣哲維人 一節

周人美先王道德之脩而推其垂裕于後焉
此節及下節推言今日奉祭之由本於皇考之德
所致此節則言文德之脩克昌厥後也但未說到
昌後之實耳二句分宣無不通哲無不知此生知
之質人之所同得于天者文王獨有以全之則人
道盡矣故曰宣哲維人文以經邦武以戢亂此人

君之全德文王兼而有之則君德脩矣故曰文武
維后燕及皇天二句本上文道德一順說下盡
克昌厥后一句燕及皇天蓋能安民則上天求
之心以慰此所以安及于天不可用陰陽和風雨
謂意克昌厥後是文王克昌非謂天昌之也蓋文
王之德安人以及于天則不惟尊榮其身而餘休
之所及又有以昌于其後是皆一德之所致也

大得人奉祭固冀皇考之享之矣然所以得奉此祭
者則又本於皇考之德也是故人之道未易盡也惟
我文王睿足以通微而跡親為之不蔽明足以作哲
而旁燭妙于無疆則是德性之知克全乎天縱之業

所以參三才而首出庶物者在是矣不其盡人之道
乎君之德未易脩也惟我文王人文宣朗有以成經
緯之章聖武布昭有以揚一怒之烈則是恩威兼濟
克稱乎大君之宜所以中天地而作民君師者在是
矣不其脩君之德乎夫惟人道之盡也則宣隱達情
之有賴君德之脩也則經邦戡亂之有資故能祐冒
西土答上天求莫之心咸和萬民副上天立君之意
所以安民者為能燕及于皇天也則以道德也豈德
顯于其身而已哉遺休所被延及于繼世之餘福澤

所綏蓋大于續承之後殆有克昌其後嗣而于今為烈者矣

綏我眉壽

一節

周人著先王昌後之實使已得盡尊親之道也此節承上節末句言昌後之實見尊親之禮所由舉也武王末受命故曰綏我眉壽武王貴為天子當有四海故曰介以繁祉此所以得用天子后妃之禮尊其親也既右烈考言用天子之禮樂亦右文母言用后妃之禮樂合諸侯以助祭意亦須用之

詩經卷之二十五

五

昌後之實何如人之所不可必得者壽也今則順養其天和而綏我以秀眉之壽使之膺曆數于耄耋之年而景命之有歸也人之所不可儻致者福也今則萃聚其福祿而介我以繁大之祉使之獲天下一統之樂而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也夫綏之以壽則可整夫無窮之心介之以福則不拘於有限之分故今宗廟之祭情以分伸既得以右我之烈考焉合萬國之諸侯而尊之以天子之禮非復侯度之常矣是右之者我也而所以得右之者則文德昌後之所致也禮以義起亦得以右我之文母焉率天下之群后

而尊之以后妃之祭非復似封之舊矣是右之者我也而所以得右之者亦文德昌後之所及也以皇考之休奉皇考之祭登歌之頌無感格于斯哉其綏我孝子也必矣噫武王之祭先如此周之所以興歟

首二節

周王率敬之諸侯以奉祭而冀乎先生之事

祭也封祀分

末二節

周王推先德之裕後而著其實見奉祭之由也

詩經卷之二十五

六

下節總是裕後之實

載見

全

周人美諸侯之來朝因言率之以祭而歸其勛

祭之功也

此詩首節分雖是因其來朝而率之以奉祭然來朝自是一事助祭復自是一事故以孝以享典以介眉壽文意相連觀註自見

載見辟王

一節

周人美諸侯謹來朝之職而盛來朝之儀也

此節美諸侯來朝而極其車服之盛也二句分厭

章汎言如紀綱法度之屬凡諸侯所當守者皆是
不可作祭祀之法度蓋來朝之時遇祭而助非專
為奉祭而朝也龍旂三句以見開立說就目之所
見而言曰陽陽自耳之所聞而言曰央央有鶴烈
光承上三句講

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也若曰尊天子以來朝
者臣之恭也率諸侯以致祭者君之孝也方今建邦
設都非一國也而皆修其時見之誠庶邦冢君非一
人也而皆謹其入覲之禮載見群王非無故而漫行
也誠以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使不稟而受之則自用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五

七

自專矣于是求一王之典章以為據守之地秉一王
之法度以為欽承之資來朝如以車服有不盛乎俱
見車上所建有交龍之旂陽陽然其鮮明也至于在
戰之和在旂之鈴則央央然其可聽焉轡之條轡首
之華則有鶴焉其和鳴儀衛之盛莫非遵天子之制
而為之者也是其目遇之而成色者足以昭載道之
觀耳得之而成聲者有以增都邑之勝豈不休然其
有烈光也哉

率見昭考

合下節

周王率諸侯以奉祭而因歸其錫福之功也

率見昭考二句言率諸侯以奉祭末一節言奉祭
獲福而歸其功于諸侯也率見昭考率來朝之諸
侯見于武王之廟也以孝言盡吾奉祭之心也以
享言盡吾奉祭之禮也重王者身上諸侯不過助
之而已以介三句承孝享說來一串講下不可以
福壽對看要見今日富貴祐既多矣又以孝享而
介眉壽永言保以思皇之多祐也未言保之屬下
句讀末三句歸功諸侯之詞夫福壽之隆乃王者
孝享所致而必歸功於諸侯者註以為猶烈文之
意是也綏以多福即指保其多祐講俾緝熙于純
嘏便含壽意在其中綏以多福二句亦串講不可
平看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五

八

六

矣諸侯於以時而來朝王者亦於以時而奉祭王於
是率來朝之諸侯而往見于昭考武王之廟焉合萬
國之歡心奉一人之祀事以致其孝內無不盡之心
也以致其事外無不盡之禮也由是昭格之餘以介
我壽眉之壽而永保以思皇之多祐焉天壽平格廣
繁祉于無疆爾性克彌保洪休于弗替蓋祚與命而
並盛壽與福而俱隆久大之休不求而自得之矣其
受之者我也而非我之所自致也錫之者神也而非

神之所自錫也實維烈文辟公和敬所孚綏我以富
有之福誠意所感安我以戩穀之祥使我得繼而明
之以至于純全之地歷萬年之高壽而享天下之全
福也不然其何以致之哉吁周王之祀先若此可謂
得華渚之道者矣

有客 全

周人於先代之後必美其至惜其去而切於留
也

此詩首節美其至二節惜其去三節則言切於留
也各節開看不可在首節截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一
有客有客 一節

周人於先代之後必美其始至之事焉

此一節言其始至也始字宜玩當一句斷下三句
以所乘之馬與從行之旅對看車馬僕從不必分
輕重亦白其馬從先代之所尚也有妻有且就旅
言不說本身說蓋言此妻且然其敬慎者皆選擇
而來之旅也

與微子來見祖廟而周人美之之詩也若謂先代之
後固周之所獨崇而尚德之禮尤國之所當重彼微
子奉祀於商承先王之統封爵於宋作王家之賓全

自廟見之初我周固有是嘉客矣但見所乘有馬也
則仍殷之舊而亦白其馬焉顯白貴于周庭之上隆
特異于群臣之中見之者皆知其為湯之孫也從行
有旅也則敬而無怠悉皆遴選之賢慎而無忽莫非
簡擇之衆見之者皆知其為客之徒也始至之時其
可美有如此者

有客宿宿 一節

周人於廟見之客因其將去而不欲其去也

此一節言其將去也將字宜玩乃將去而未去時
事宿宿信信只是一宿一信言不過信宿而已信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五

宿之外即旋歸也繫馬不飲其去之速也不可先

露出留字

然我客豈久於此哉有客于我特一宿而已一宿之
外將為返國之行特再宿而已再宿之外將為旋歸
之舉然則我將何以為計哉以為客之行必資于馬
也於是言受之繫以繫其所乘之馬焉庶幾信宿之
外少阻其速歸之心而一念之愛得因之以少遂也
蓋愛之深故不欲其去之速而將去之時已預為挽
留之計矣

薄言追之 一節

周人於先代之後必曲盡其留之情也

此一節言其留之也要見愛之無已之意二句分上二句盡其留行之方下二句示以可留之意薄言追之既去在道而復追還之也左右綏之只是百方安其心而留之也既有淮威二句正是綏之之意淮威就用天子之禮樂上訓言有此淮大之等威也降福孔夷即就淮威上見之夷易也大也易者不難之義

然我客去思之意決矣故於其既去也以吾無已之變而曲盡其留行之方追其去轍返其歸徒左右無

詩經正義卷之十五

十一

武

全

周人頌聖君之大功必推其所由以成功也此頌武王之詩重武王上不可以文王平講二句

分上二句頌武王之功下五句推其所由以成功也亦不可以文德武功對看武王之功就平定天下混一區宇說凡文字輕克開自三分有二說勝殷止殺勿言會勝殷而止其殺也皆定其功言定足無兢之功與無競維烈照看

周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謂夫一代之業開之於前者固必有可繼之緒而承之于後者猶必有駿天之功於是我武王也上承天命奠萬國於咸寧下順人心定四方于一統功烈之盛天下所望而震焉者也執得而競之乎夫我周之業故之者文王也此

詩經正義卷之十五

十二

閔予小子

全

賢王切嗣位之思惟欲法先之孝而繼先之業

也

此詩首三句是一意於乎皇考六句是一意末二句是一意蓋成王始就文武之業責任重大是以切憂思之情惟欲以武王之孝文王者為法而繼文武之業云耳於乎皇考二句與念茲四句相貫故次節註云承上文言武王之孝不可不知

閔予小子

一節

賢王嗣業切憂思之情而追嘆前王之孝也

此節三句分起處當以嗣業意講起方與末節繼序意相應中間洙武王之孝正是繼序之道也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五

十三

予小子自傷之詞遭家不造言王業未成天命人心尚未固也見得責任重大之意嫫嫫在疚又言皇考之沒未久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見得遭逢故之意遭家二句不必對講註中蓋所以就武成之業崇大化之本不可直用在謂中此乃說詩之詞蓋言有是嫫嫫之心乃所以就業崇化之本也非詩人之詞也永孝與孟子五十而慕意同且要氣象宏大才見天子之孝如永德配命繼志述事等語俱武王實事宜用

成王免喪始朝于先王之廟而作此詩意謂嗣先王

之業者當法先王之孝閔予小子以幼冲之年承文武之統遭王室之新造而未成焉以天命則未固於上也以人心則未孚於下也當此之時值皇考之見背嫫嫫然其孤獨方在衰病之中一身之微無所依怙而思慕意氣有不能平者矣我將何以自勉哉於乎我皇考也續文王之成業而昌大之求德配命之念愈久而不忘繼志述事之思終身而無斁蓋永世克孝也斯因我之所當勉者矣

念茲皇祖

一節

賢王表先王之孝而欲勉敬于已焉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五

十四

此節上一句表武王克孝之實下二句是欲勉敬以法其孝也孝敬只一理陟降庭止謂思慕其所以行者而法之若見文王一般正是善繼善述非懸空妄想也夙夜敬止又是思慕文武而法之夙夜不忘乎敬也念茲二句亦有敬意在裏面

武王之孝何如蓋皇祖既沒其聲容不可得而見矣惟我皇考則繼述之念恒存思慕之情彌切恍若見其陟降於庭焉一上一下莫非遺範之所存也一出入莫非儀刑之所在也是皇考之孝惟崇一敬而已况予小子敢不敬乎其必自夙而夜秉寅畏以自

持由夜而夙存兢惕以自勵思念乎皇考者一如皇考之於皇祖也豈敢一時之不敬哉

於乎皇王 一節

賢王嘆二后之業而思繼之以見已之當勉於孝也

皇王所以蕪指文武者蓋周業自文王開之自武王成之故也繼序是欲繼文武之業不是繼文武之孝與上節不是一事蓋上節是法其孝此節是欲以孝而繼其業也不忘就是不忘其序

然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豈有他哉於乎我周之業

自皇祖而始開自皇考而始成其緒蓋屬于我也一或不敬則皇王之緒不自我而止乎故我懷豈苞之遺而思繼其序于有永念負荷之重而欲繼其業于無窮則所以夙夜敬止而思念皇考者自有所不容已矣夫法其孝則能純文武之心繼其序則能大文武之業成王之賢也如是夫

於乎皇考 至末

賢王嘆前王之孝而欲以法之惟思以繼其業也

訪落 全

賢王延訪群臣必詳示以延訪之意也

此詩當在泮渙分上是欲繼先王之道而嘆其難下是思繼先王之事而賴其休繼予二句正起下文之詞與末句相呼應不可帶上看道與事非有二也但道以全體言故體之為難事有迹故法之為易耳事即齊家治國之事而道則貫乎其中者也訪予落止落始也謂蒞政之始率是循其道未有艾本悠哉說來惟其道之遠故已有未及也下二句不是未艾之實又推落一步說故註加勉強二字蓋言因未及也故勉強以就之猶恐泮渙也

詩經正義 卷之二十五

十六

悠哉二句以既往言將予二句以將來言觀本文將字及註恐其泮渙恐字可見維予二字正見不可不勉之意以起下文紹庭上下是法其治國之事陟降厥家是法其齊家之事此二句雖以事言非是舍道而求事只是即事以求道也保明平看保其身使不至于危殆明其身使不至於眩惑也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群臣之意也若曰凡事弗慎厥始則無以圖厥終彼昭考之位自我而嗣之昭考之道亦自我而傳之故茲新服厥命之初而謀及群臣予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庶幾昭考

行之於前者我亦得以繼之於後也然其道豈易及哉於乎我昭考之道仰之彌高求之愈遠朕以昏昧之資寔未可以望其藩籬而窺其堂與焉將使予勉強以就之與則大道不可以徑求至德不容于襲取所以繼之者猶恐其離判而不合渙散而不聚也如是而豈但已耶維予小子以涼薄之躬值國家之多難有不堪負荷焉者則所以仰求其道自不容已矣吾知道固隱于無形事則昭於有象昭考之上下于庭者一道之所在也我則求以繼之凡其正百官正萬民者於是而取法焉昭考之陟降于家者一道之所寓也我則求以繼之凡其刑寡妻至兄弟者於是而取法焉庶幾賴皇考之休以保吾身使踐履或有所憑藉不至于危殆也以明吾身使心志或有所開明不至于眩惑也若是則多難可免而大業可繼矣爾群臣以為何如吁成王之延訪如斯可謂得求言之道知保業之方矣

敬之

全

賢王述群臣之戒而及已答之之詞惟歆勉於敬而已

此詩二節總是成王之言上節述群臣之戒正以

見已之當敬下節述已答之之意正以見已勉敬之心全章俱就成王立言以敬為主

敬之敬之

一節

賢王述群臣戒已以敬而言不可以不敬也此節雖是群臣之言要見成王述之之意首句分上是當敬下是不可不敬首句以修德言凡事皆敬不可作敬天說下文言天者只是即天道以敬懼之也天維顯思二句相承說蓋言天道甚明敬肆皆不容掩而命之去就因之其命不易保也末二句亦相承一串說茲字打上士字看有以上為

辭經正義頌卷之二十五

十八

事下為時對看者非

成王受群臣之戒而作此詩述其戒已之言而及已答之之意也謂夫進言者臣子之忠勉敬者人君之道向也我以道延訪乎群臣而群臣以道而告我有曰敬者聖學始終之要也吾君以一身而凝天命尚當敬之哉敬之哉持之以恆明恆覺之念而無一事之或忘存之以有嚴有翼之心而無一息之少間焉誠以天之道為道光明下濟昭然其不可誣高朗有融煥乎其不容掩有德也天必知之命之所以歸也無德也天必知之命之所以去也是誠有不勞保焉

者母謂其高高在上而莫吾察也當知其聰明之體與吾行相周旋明畏之神與吾事相上下常若陟降于吾之所而動與之俱靜與之遊無日不臨鑒于此也一或肆焉天必厭之矣而可以不敬哉

維予小子

一節

賢王謙言已志能敬必欲勉于已而資于人也此節言已答之音如此二句分不聰以生質言不聰與未能敬不平蓋未敬由于不聰也日就句只是為學之功不可泥註二所字遂以就進二字作效驗看蓋就只是造就底就字進只是進學底進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五

十九

字緝熙只是就進之功不已光明二字方是勅勵日就月將緝熙通是勅勵工夫至于光明則一疵不存萬理明盡聖人之敬不外是矣德行所當行者正所以為勅勵之助先王之成法也

夫群臣之戒我如此我豈容以不勉乎維予小子資稟昏愚無聰敏之質雖欲敬而未能也然得之天者不可以強而勉而為之已者則可以勉而至其必遜志務時敏之功反身絕怠荒之累庶幾日有所就日求一日之功月有所將月求一月之益緝而繼之以收歛者愈純使本明之體燦然一疵之不存也熙

而明之所以操持者愈密使方寸之天瑩然萬理之悉備也典學之功必如是而後為至耳然進修之力雖在于我而輔翼之功必資于人尚賴爾群臣闋予責任之重非一人所能勝也于是輔助我所負荷之任允德行之顯明可以為遵依之地者莫不詳以示之于以指我之迷而使踐履之有資也開我之惑而使觀法之有助也若然則敬可及而天命可保矣否則寧無負于爾群臣之戒乎吁成王之勉敬如此其克終允德宜矣

小步

全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五

二十

周王延訪群臣必指當懲之事而致求助之意也

此詩維鳥截上是訪以當懲之事下是求助之意增二句是問辭莫干四句正指其事懲與謹不平蓋欲懲既往之失而謹之于將來也莫干四句即既往之失所當懲而謹之者也此四句不可提出管蔡蓋成王于至親之間有難顯言者特借蜂與挑垂言之作文只就蜂與挑虫發揮不說破管蔡之事方見成王為親者諱底意思末二句言已方幼冲力量不及未堪國家之多難而時之所遭又適

集于多難欲群臣之助之也夢即是多難之意上文所云辛螫拊飛之變是也

此亦延訪群臣之意若曰凡人之情無所懲于前則無所儆于後我于既往之失果何者在所當懲而謹其後日之患乎彼蜂不可使也予從而使之而自求辛螫之毒是辛螫者蜂也而實我使之咎也桃豕不可信也始從而信之曾不知其拊飛而為大鳥是為為者桃豕也而實我信之之過也此其玩于禍幾之伏而自取夫不虞之災昧于先事之防而卒致莫大之禍吾之所當懲而謹之者不以此哉夫我以幼冲之年力量尚有所未達知識尚有所未周本不堪國家之多難也于是而辛螫其常猶之可也夫何時之所遇又適遭其所窮焉辛螫之毒與我而相遭拊飛之禍于我而竊發一身之微殆畢集于辛苦之機矣此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爾群臣奈何舍我而弗助哉觀此而悔悟之心忠厚之意求言之誠具見之矣

載文

全

周人報賽詳述農事之盛而推其由來之速也此詩絲絲其燕以上言稼穡之事載穫濟濟二節

言豐年之慶總見農事之盛末節則推其由來之速蓋歸功于神以見神之當報也當在末節分絲絲其燕以上六節須看得分曉蓋農事莫先于耕耘故于首二節先發其端中四節申言其事侯主一節申言耕之事描畝三節申言耘之事

載文載祚

二合

周人叙耕耘之事將以歸功于神也首節叙耕之事次節叙耘之事爰祚只是除其草木不必就新墾說澤澤根爰祚說來徂隰徂畛無一處之不耘也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五

廿二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五

廿二

此報賽田事之樂歌也謂夫力田者雖本于民力而錫福者必賴于神休我周之農事何如哉彼三農之事莫先于耕也使草木不除則有雍滯之患矣于是爰之而去其草柞之而除其木草木既除則耕無所滯殆澤澤然其土之解散也始而耕之者如此既耕之後莫急于耘也使人力不齊則有遺漏之虞矣于是合一川之衆而千耦同耘于濕而耘之為田之慶易治之必周也於畛而耘之田畔之間豐草之必去也既而耘之者如斯

侯主侯伯

一節

周人力農勸人力而時其耕也

此節申首節之意詳言耕之事也有依其士以上
總見人力之齊末二句言以是利器及時而耕也
不可以人力齊器用利平將重人力上主伯亞旅
內之人也侯疆侯以外之人也至于餉婦與耕夫
相慰勞則婦人亦勤于事矣思媚其婦育夫慰勞
其婦也有依其士言婦慰勞其夫也此亦可見農
家惟愛氣象末二句一帶說下言合一家之令以
是利器始事于南畝之中也

詩經義疏 卷之二十五

廿三

有長子而為伯者焉賢率于其上也有仲叔而為亞
者焉有養子弟而為旅者焉服勞于其下也又有餘
力來助而為疆者焉轉移執事而為以者焉相與佐
助于其外也合內外之衆出而在田故其于饁也飲
食之衆噴然而有聲矣斯時也夫媚其婦憫其饁餉
之勞婦愛其夫慰其耕稼之苦相愛之風懽然于田
野之間也人力之齊如此于是舉其有畧之利耜而
始事于南畝之中乘土齊之既動而修田器以于耕
及東作之方興而協衆志以駿發耕之事寧有不盡
者乎

播厥百穀 三合

周人推言苗生之漸盛而周其耘之事焉
此三節申次節之意詳言耘之事也播厥百穀五
句只是起綿綿其熙一句意不可以種耘二事平
重實函斯活謂種子函氣而始生也實種子也驛
驛一節言苗盡生出土而受氣足者則先長也厭
厭其苗則受氣皆足而盡長矣苗生漸盛如此可
以耘矣故于是而耘之應應然其詳密也

詩經義疏 卷之二十五

廿四

夫既耕矣于是取其既漬之種從而播之而百穀之
盡布焉但見其始也地脉方濡而其實之函氣者已
露矣始生之漸其既也苗生驛然其出土而受氣之
厭足者傑然有先長之機至于日至之期有漸盛之
勢苗之生長者莫不受氣之足厭厭然暢茂而條達
也如是則造化有全功可以耘矣乃協衆人之力而
施夫易治之功耨之以漸而無欲速之心弗之有友
而無鹵莽之患殆綿綿然其詳密矣耘之事寧有不
盡者乎

載穫濟濟 一節

周人頌收入之多而脩祭祀之事將以歸功於
神也

此節三句分不可以上三句對上耕耘看蓋此不重在獲重在收入之多也下三句專以祭祀言之載獲三句一順說下不可以獲對積講以洽百禮言以洽祭祀之百禮也與豐年篇以洽百禮說者不同

夫耕耘之事既無不盡矣及夫西成之後果獲富有之祥獲之於野銓艾相承濟濟然其人之衆焉由是以其所獲之實積之於場而禾把相因自極其所積之盛不但萬其數也而且有數萬至萬之億不俱億其數也而且有數億至億之秒收入之多至于如此之為酒而旨酒斯柔以之為醴而酒醴維醕進界爭租妣之前享獻之禮無一之不周也受侑之儀無一之不舉也所以洽百禮者在此是矣

有餘其香

一節

周人叙豐年之慶自其尊賢養老者言之也

此節亦承上文酒醴說來以見豐年之慶燕享賓客以養耆老就公家說俱是王者之禮餼飯各一物總是形容酒醴之美以燕享賓客則道德譽望足以增重于王朝故曰邦家之光以供養耆老則足以順養其天和滋培其元氣故曰胡考之寧

卷之三十五

廿五

然不但供祭祀而已也是酒醴也有如飴之香焉以之燕享賓客則明良之會快觀乎文泰之期譽望之隆增重于朝廷之上邦家不以之而有光乎有如椒之馨焉以之供養耆老則獻酬之渥有以順養其天和奉養之周有以滋培其元氣胡考不以之而寧乎匪且有且

一節

周人於農事之盛而必本其由來之遠焉

此節上二句是反說末一句是順講總是推其由來之遠承上文來言耕耘收穫稼穡之事也祭祀燕享豐年之慶也然非獨此慶此時為然蓋自極古已來已屢屢有此稼穡之事年年有此豐年之慶矣振古如茲燕承上二意講見得神休之遠所當報也

卷之三十五

廿六

夫耕耘收穫稼穡之事也此慶固有是事矣然非獨此慶有此稼穡之事也祭祀燕享豐年之慶也今時固有此慶矣然非獨今時有矣豐年之慶也蓋自后稷播種以迄于今稼穡遍天下之廣在在皆然也豐年有屢得之祥陳陳相因也蓋自古有年其所從來者遠矣是皆神功之所致也今日報賽之典其來已乎吁周人重農之意可見矣

首六節

周人于耕耘之事必發其端而申言之也

載穫二節

周人詳叙豐年之慶將以歸功於神也

良耜

全

周人勤農事而獲收成之慶因舉報賽之典也

此詩在寧止截上言盡耕耘之事而獲收成之慶

下言舉報賽之典也首二節言耕次三節言耘或

來瞻女一節言饁耘也穫之二節言收成之慶此

皆神力所致故末節遂言舉報賽之典有在莊室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五

廿七

截分稼穡之事豐年之慶看者不可依

要畋良耜

二合

周人力於耕而苗生焉可以見神功之有在矣

此二節言耕之事要畋二句言俗器而乘時以耕

也播厥二句言既耕而播苗皆生活也總是春農

之事也

此詩亦秋冬報賽田事之樂歌也意謂農事固所當

脩而神功亦所當報我周人之力農也而敢忘所有

哉彼農事始于耕耕之不以其時不可也於是乘東

澤之期而率力以有事取我嚴利之良耜始事乎南

畝之中焉既耕而播之百穀之種無一之不播也但

凡種實之羨已函夫生生之機而徧種之餘自遂其

有生之性其實含氣而始生若或鼓之者矣春耕之

時苗之生有如此者

或來瞻女

三合

周人協力以耘而致夫苗生之盛也

此三節言耘之事或來一節婦子之饁耘也其笠

一節農夫之往耘也茶蓼一節則言苗生之盛也

載筐二句只言以筐筐之器而承黍以餉耘不必

用質儉意亦不可分所餉之器所餉之物對看其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五

廿八

笠伊糾戴于首者其鐻斯趙執于手者皆耘田時

所用之器茶蓼不必泥水陸之異講茶蓼朽止一

節不是耘乃耘以後事見耘有益於苗也上句不

車是除害蓋草朽則土熟又有益於苗者故黍稷

茂盛也二句不可平看

既耕矣耘之而不協其力不可也于是農夫在田而

婦子饁焉或持方器之筐或持員器之管承伊黍以

饁之所以脩饗殮者無一之不周也婦子往饁而農

夫耘焉戴於首者有笠也則糾然其輕舉執于手者

有鐻也則趙然其便利以是而耨田中之茶蓼所以

去苗害者無一之不密也但見茶蓼既去不惟苗害之盡除而草朽土熟且致苗生之漸盛黍稷暢茂而條達若或速之者矣是夏耘之時苗之盛有如此者獲之怪怪 二合

周人叙收成之慶將以歸功于神也

此二節是收入之慶不重收穫上穫之一節言收入之多也百室二句言民間之慶也其崇二句承積之一句說以開百室言百室同時入穀見民家皆入穀也百室盈則饗餼有資粒食有賴而婦子寧矣要見神功所致之意

爾雅正義卷之二十五

廿九

夫耕耘之事九既盡矣迨及西成之時遂獲收入之慶獲之于田則怪怪然其聲之衆焉積之于場則聚聚然其實之密焉以言其積之崇也則有如壙之高以言其積之比也則有如櫛之密以是而開百室之利焉始焉軍作以相助者今則同時而入穀而一族之人無不收入之家也百室盈矣俱見為之婦子者饗餼有賴咸遂其率育之休粒食有資各安於養恬之域而無有一人之不寧者矣是秋收之時豐登之慶有如此者

殺時特牲

一節

周人備牲而紹古人之祀所以報神休也

此節總承上七節來言報賽之典以報神之賜也周家宗廟用騂此用黃牛黑唇之特故斷以為報賽之祭

夫是皆神力之所致也而豈無以報之乎故以犧牲不備不可以祭也于是殺是特牲之牲尚其方之色也有採其角之曲取其角之中也倫是禮也而豈徒哉蓋我祖當農事之成常行報賽之典故我今日之舉以之似古之人而修常典于不墜續古之人而繼經祀于無窮庶幾答神之貺而永賴神之休耳不然則自先祖而傳者自我而止也而可乎哉夫以報賽之祭而歷叙其事如此周人可謂不忘其本矣

首節至百室

周人報賽必歷叙其三時務農之事焉如此處以春耕夏耘秋收之事立說

首節至伊黍

周人之力耕男服事乎外而女服事乎內也如此出或來節作餉耕看

播厥至伊黍

周人之力農播之時而餉之勤也

末二節

周人叙豐登之慶而因舉報賽之典焉

絲衣

全

周人助祭而始終一千敬焉福之所由錫也

此詩末句分上八句言周士奉祭之敬末一句言

周士獲福之隆首二句輕只是言其人絲衣士之

服也爵弁士之冠也自堂三句是將祭之時執事

之敬如此兕觥三句是既祭之時飲酒之敬如此

始終一千敬也自堂祖基省器也自羊俎牛省牲

也爵鬯及爵省蠲也先視器次視牲次視鬯便是

禮記正義 卷之二十五

世一

循禮之次不重山堂及基由小及大意告濯告先

告樂俱是告于主人蓋主人在基而士以次省視

來告本文又言祖基而註于下二句各言反告補

其意也兕觥二句是因祭而飲正是獻酬交錯之

禮蓋受酢之後主人與賓飲而士亦與焉也不可

作祭畢而飲者不詳是言之謹不做是儀之謹敬

之至也末句承上來是士之福不可作王者受士

助祭之福蓋此因助祭者旅飲而作也

此周士助祭而飲之詩意謂因祭而飲者固所以

神人之歡奉祭而敬者尤所以通幽明之感我周士

之助祭也何如哉服于身者絲衣也則然然純樂之

可觀哉于首者爵弁也則然然恭順之可象此皆周

之良士也斯人也以精白之念而從事于宗廟之中

猶其未祭之初禮先於省器也則升自明堂視蠶濯

盥豆之屬降陞于基告主人以濯具焉既而省牲則

自少牢之羊以至千太牢之牛反于基而告先也既

而省蠲則自大鼎之醢以及夫小鼎之醢反于基而

告樂也未祭而循禮之次如此始為一於禮而不尚

矣迨夫方祭之時旅酌之禮交錯以徧而兕觥捧然

其曲旨酒柔然其和于是時而飲之發之於言則矣

禮記正義 卷之二十五

世一

禮卒獲不失之謹諱也形之於動則禮儀卒度不失

是愈微也方祭而飲之有儀如始終焉一於禮而不

苟矣夫是以一念之敬有以乎契于神明而屬格之

餘自爾考終其壽命胡考之休非其理之所必致者

敬是則禮盡於已而福受于神周人之所以格禮者

信有道矣

全

周人頌聖君酌時之功有以啓後王之法也

此詩以酌名篇重在時字上武王之成功惟其時

也後王之所當法者亦惟其時也四句分於錄二

句時之未至不先時而有為也純熙二句時之既至不後時而不為也於錄不專指虎賁韋士言武王初年會于孟津諸侯會者八百師之於錄可見遵養時晦蓋紂惡未盈天命未遽絕之此時尚時故武王旋師而歸退自循養與時偕晦猶有待紂悔悟之意先儒謂武王十三年以前無非奉商之心是也若講不對酌則近于養威待蒙俟時觀變者之為矣此正時中之道酌而行之者也下四句要見武王之道可以為法于後意我龍受之二句不重只重末句龍不是龍光之寵是休寵之義言承覆育之休受此躊躇然王者之大功也王者之大功謂天下一統之業武王所定者是也載用三句言我今日所以繼其業者不必他有所求惟武王酌時之事是師也師是師其意不必師其迹凡代天理物君國子民之事一皆奉天時而不違便所以師之也

此亦頌武王之詩也若曰時也者聖人建事立功之賊也我武王之功人見其昭奮於天下矣而孰知其酌時而為之者乎方其初也侯國畢集天下歸心師表亦云盛矣非不可以伐商而除天下之亂也然紂

惡未至于貫盈天命不容以遽絕時尚晦也武王則退自循養與時偕晦初不恃其師衆之盛而輕變夫未厭之君使紂有悔悟之心將終秉臣節以事之而已矣其始之不用其武者如此及夫紂惡益甚而不悛天命去商而歸周威靈赫奕光輝宣著時純熙矣則上應天命用與伐罪之師下順人心振揚一怒之烈著我衣于牧野而天下遂大定焉雖欲終守臣節不可得矣其終之善用其武者又如此此其時之未至固不先時而有為時之既至亦不後時而不為時中之道信後世之法也我今承此佑之澤履一統之基寵而受此躊躇然王者之大功焉其所以繼之者不必他有所求也一惟武王時中之事是師而已時未可為則于武王之時止者而法之時既可為則于武王之時行者而法之凡所以代天理物君國子民者莫非與時而推遷隨時而變易可也夫武王之功既有所造于前而又有所法于後如此此其所以為可頌與

桓 全

周人頌聖君必詳其所以安天下者而稱美之也

此詩末句分上八句詳其所以安天下末一句美其所以君天下首二句是伐暴安民而致豐年之應中六句是用賢圖治而德昭于天蓋有以當天之心故能君天下以代商也紂萬邦屢豐年此亦可見天命之所在矣天命匪懈是承上起下之辭桓桓句輕保有厥土三句就封建說言列爵分土封賢人于四方以定天下也定家即紂萬邦之意蓋天子以四海為家故也於昭于天是武王安民之德上昭于天蓋用賢圖治則天下之德皆其德也末句總承上文說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五

二十五

此詩亦頌武王之功也意謂天人有感應之機德命有相承之理彼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此理數之常也惟我武王之伐紂也除其暴虐以安萬國之民戢其禍亂以綏天下之衆故以王師之順召陰陽之和而屢獲豐年之祥有非常數之所能拘者此固可見天命之所在矣然天命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我桓桓之武王保有輔弼之賢士而列爵分土用之於四方皆以蕃宣之責而使定邦國于無虞授以分理之權而使真王基于不拔則天下之德莫非一人之德而武王一德之盛上昭于天矣夫其代暴安民既驗天命

年豐年之賜而用賢圖治又承天命于匪懈之餘美哉我武王膺帝天之眷而作天下之君受曆數之傳而代商家之業信以此也不然豈容以倖致哉周人頌而美之宜矣

頌

全

周人頌二后之功必本其大功之成而詳其大封之意也

此詩並頌文武之功見得大封雖出於武王而所以大封者則本于文王之功德故下文遂嘆美之而歌諸臣之思其德也勤勞天下如惠鮮懷保肇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五

世

造區夏之類皆是二我字是詩人代武王口氣言之註中子孫指武王土地人民之所在文王功德之所在也蓋土地人民皆文王勤勞所致非文王功德而何時周之命見得是武王之命也

此頌文武之功而言其大封功臣之意也若曰封建者天下之大典也必有聖人者以啓之于先亦必有聖人者以成之於後我周二后之功何如哉惟我文王惠鮮懷保綏天下之人民脩和輯寧擴天下之土率其勤勞天下至矣我今受而有之續大業之遺緒成一統之烈不敢以是為一己之私也以為土地人

民之所在莫非文王功德之所在也于是布以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資有功之賢而徃求天下之安定焉列爵分土之餘建以安長治之策也此其開國承家皆有周之新命懋功懋賞實昭代之弘規非後稷商之舊者矣九爾受封諸侯保其土地即當念文王之思撫其人民即當慕文王之澤於哉尋繹思之自可以見文王之有功於先觀其封賞之命可以見武王之有功於後二后之功所以並可頌歟

殷

全

詩經正義頌卷之二十五

世七

詩人美有周巡狩以答天下之心而因表其為維新之命也

此詩末句分上六句言有周巡狩以答天下之望末一句表其為周之命也首四句詳巡狩之事中二句推其答天下之意巡狩內兼朝會祭告講高山墮山喬岳總是一山此特其一岳耳又道于河以周四岳也允猶不重在河道河以周四岳耳此三句雖說祭告而朝會實在其中既於此而祭告即於此而朝會故下遂言朝會以答天下之望是彼此見意也時周之命承朝會言

此周王巡狩之樂歌也以為自古帝王之興皆立一代之典以作新天下之耳目聯屬天下之人心於皇我周也元后之位方陟巡狩之典攸行彼喬嶽山之望也則陟其高山之嶺而長者以至于高大之喬嶽焉而舉其懷柔之禮四岳所當周也則道于翕順之河以周四方之岳而悉攷其明煙之敬此其祭告之所在即朝會之所在也豈無事而漫遊哉蓋以天運更始之初正人心改觀之日敷天之下莫不有望于我也故聚而朝之方岳之下協其正朔同其度量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修其禮樂明其政教以對天下觀瞻之念云耳若是者非復商之舊政也乃所以昭一王之大法而啓夫文明之端振一代之新典而開夫齊嘉之會時周之命赫然于政華之初矣爾臣工可不念哉吁周家興盛之氣象于此可見矣

詩經正義頌卷之二十五

世八

詩經正義頌卷之二十五終



詩經正義頌卷之二十六

乙丑進士南台許天

弟洋生

天賜

男庠生昌年

孫虞生紹武姓

魯頌

魯人歷叙賢侯牧馬之盛必本其所以盛也

此詩四章一意無淺深各章俱在六句分上六句

叙其牧馬之盛下二句是美之之詞見其所以盛

也四章大畧相同但彭彭任任繹繹祛祛無疆無

詩經正義頌卷之二十六

期無數無邪滅才作徂等字微有異耳

駉駉牡馬

首章

魯人頌賢侯牧馬之盛而本其立心之遠也

此章頌其馬之盛而本其立心之遠也註中總言

立心之遠是舉此以見彼耳其實末二章無數無

邪義各不同以車彭彭言以之駕車則彭彭而盛

也思無疆思字就君國子民泛言下思字方指及

馬各章可以類推斯滅應上文彭彭說言以無疆

之思思及于馬所以彭彭而善也此詩與楚丘末

章意同

魯人以僖公牧馬之盛而作此詩以美之意謂國家

之富每徵于馬而勗牧之盛必本於心彼駉駉然腹

幹肥張之牡馬在于厓之野為牧之有其地矣以是

馬之駉者而言有駉馬白跨之驕也而又有黃白之

皇有純黑之驪也而又有黃驂之黃色雖不同而駉

則不異以之駕車彭彭然而極其盛也果何自而致

之哉蓋由我公應不在于目前而在千百年之遠謀

不在于几席而在千百里之外思之無疆如此故思

及于馬則畜之而不枉其性用之而不窮其力驕皇

驪黃之駉駉者自彭彭然而滅之若是也豈馬之能

詩經正義頌卷之二十六

有善耶

駉駉牡馬

第二章

詩人頌賢侯馬之有力而必推本以美之也

此章無期與上章無疆意同但任任斯才字微有

異耳才材力也與任任相應

駉駉然充肥之牡馬在于厓之野為畜之有所其矣

有其馬之駉者而言有倉白雜毛之驪也而又有黃

白雜毛之驪有赤黃之驂也而又有青黑之驂以之

駕車任任然而有力也果何為而致之哉蓋由我公

謀猷宏遠無止息之期思慮淵深無屆極之侯思之

無期如此故思及于馬則食之而必以其道策之而曲盡其材雖駉駉駉之駉駉者有任任然而有材力之若是也豈馬之能自盛耶

駉駉壯馬

第三章

魯人頌賢侯牧馬之盛而本其立心之勤也

此章之無教美其心之勤也作奮起也亦要與繹繹相應

駉駉壯馬則在州之野矣薄言駉者有青驪驪之驪與夫白馬黑鬣之駉焉有赤身黑鬣之駉與夫黑身白鬣之維焉以是馬而駕車繹繹然聯絡之不絕也

詩經正義卷之三十六

十三

此非馬之自盛也由我公存心于庶政而朝夕不遑加志于萬幾而始終不厭其思之無教如此故以是心而思及于馬則考成于牧不乘之以作輟之私而繹繹然其不絕者自皆有作然其奮起之若是耳使非心之勤也而何為有是馬之作乎

駉駉壯馬

第四章

詩人頌賢侯牧馬之盛而本其立心之正也

此章無邪美其心之正也斯祖亦與祛祛相應人之所貴者思思之所貴者正思而正則無往不義也故孔子以此一言為足以蔽三百篇之義

駉駉壯馬則在州之野矣薄言駉者有陰白雜毛之駉與夫彤白雜毛之駉焉有蒙駉之駉與夫魚目之魚焉以是馬而駕車祛祛然疆健之不撓也非馬之自健也由我公心思之運一出于大中至正之規念慮之存悉本于天理人心之正思之無邪如此故以是心而思及于馬則畜牧有方不參之以私意之累而駉駉然其肥張者自皆祛祛然行地無疆之若此耳使非思之正也而何為有是馬之祖耶夫觀于駉之同也而可見充實之如一矣觀于類之異也而可見物色之其俗矣以信公立心之遠而致物產之感如此宜詩人頌而美之也歟

詩經正義卷之三十六

四

有駉

全

詩人歷興魯侯之燕而美其所以相樂者焉

此詩無分前二章興魯侯之燕歌舞以為樂後一章興魯侯之燕頌禱以為樂總只疊疊說去各章興意俱在四句止

有駉有駉

首章

詩人興魯侯燕飲之善而因燕以為樂也

此章上四句興其燕飲之善下五句美其情之樂也風夜二句無甚詠興求句于律樂方可見只

要講得重君此便是明明就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說蓋飲酒而皆不喪其威儀此飲之義也振振三句但言樂舞之具不甚重重醉言舞上末句止承醉言舞講而致嘆美之詞註自明白

此燕飲而頌禱之詞也意謂非禮無以嚴君臣之分非燕無以達上下之情彼駟然其肥強者駟彼四馬之皆黃而齊其色者亦齊其力矣况我侯設燕飲之禮以洽賓主之歡夙夜在公其時亦云久矣然皆遵燕飲之儀而不失其戒嘉之度君有君之威儀而辨治于上也臣有臣之威儀而辨治于下也不其在公詩經正義頌卷之二十六

有駟有駟

中章

詩人興魯侯燕飲之久而必盡其情以為樂也此章上四句言燕飲之久下五句言必醉而後歸以為樂也夙夜字宜重看振振三句輕重醉言歸

上言必俟其醉而後歸不醉則無歸也故曰

樂兮

有駟然其強盛者駟彼四馬之皆壯而尚其文者又尚其強矣况我侯慶上下之交而行嘉會之典自夙至夜在于公所獻酬之相繼也進爵之無算也不其在公飲酒乎夫燕飲之久如此未已也執羽以為舞則振振然如鷺之飛擊鼓以為節則咽咽然其聲之遠殆必飲酒既醉而後釋燕以言歸不醉則無歸也其太和之氣浹洽于樽俎之間至順之情流通于交酢之表醉飽之餘悠悠然形迹之盡泯矣不其胥樂也哉詩經正義頌卷之二十六

有駟有駟

末章

詩人興魯侯之燕而頌禱以為樂也此章下五句言頌禱以為樂也頌禱只是臣頌其君而以為相樂者蓋臣致其頌固所以樂其君而君受其頌亦有以樂其臣矣故曰于胥樂兮豐年夔獲則民食足而邦本固善道貽後則子孫賢而國祚隆此皆人君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故以之致頌于魯侯也善道只指重禮教崇信義講便是于胥樂兮承頌禱言之

有駟有駟則駟彼乘駟而四馬如一矣况風夜在公
以行燕飲之禮則至情通于上下勢分畧于尊卑君
之恩其及于群臣者溘矣當斯時也其將何以頌之
乎彼為國莫先于富民也今固發獲豐年之慶矣不
繼于後不可也惟願自今以始陰陽調而風雨時樂
歲相仍使人民有所育而邦本于是乎日固可焉貽
謀莫大于以善也今固世有善道之陳矣不貽于後
不可也惟願我君子重禮教而崇信義善道聿修使
子孫有所守而國祚于是乎日隆可焉夫因燕而頌
稱如此則揚厲之餘有以慶泰交之會稱頌之下有
詩經正義頌卷之二十六 七

泮水

全

魯人歷詠賢侯之在泮而詳致其頌禱之詞也
此詩首二章但言魯侯之至泮三章始及于燕飲
而致其頌禱之詞四章以下則皆詳致其頌禱之
詞也細分之一章言魯侯至泮而大得乎人二章
言魯侯至泮而善教乎人三章言魯侯至泮飲酒

而頌其以道服乎人四章頌其化民孝祖五章以
後頌其以文德武功成服遠之功五章之服遠重
在泮宮之作六章重在多士之賢七章重在講誼
之固八章則言遠人既服而來貢也

思樂泮水

首章

詩人賦事以興魯侯之至學而致人心之樂從
也

此章言魯侯至泮而大得乎人也六句分思樂三
句不過直賦其事而口賦其事以起興者蓋其詞
上下相應又是興體也疾是疾于泮水要見魯侯
崇儒重道之意不可遽說飲酒此只是初到之時
故曰言觀其旂也其旂二句帶上不必重看無小
無大從公于邁蓋魯侯視學乃一時之盛典故小
大之人皆從之以至于此將以就觀其盛也不可
作樂從其德意

此飲于泮宮而頌禱之詞也若曰學校者禮義之宗
人君者風化之本今我公之視學也寧無可美者乎
思樂哉此泮宮之水也有芹生焉則從而薄采其芹
矣况我公以崇儒重道之意而致重于泮宮之行其
至止于此所建者必有旂也則從而言觀其旂矣其

析之達于車上者筏筏然飛揚之可觀也驚聲之騰于馬御者噦噦然調和之可聽也斯時也太典舉于久曠勳夫人利見之思文治顯于維新啓一邦樂從之念無小無大之人莫不從公以至于此焉蓋將以觀一時之盛而覲德化之成者矣其始至于泮而大得乎人如峽

思樂泮水

第二章

詩人賦事以興魯侯之蒞學而有以善教乎人也

此章言魯侯至泮而善教乎人也此章戾止又在

詩經正義卷之三十六

九

上章戾止之後其音昭昭崇儒重道之音也與其

馬蹻蹻對看無輕重載色載笑是和樂之意匪怒

只是色笑言載色載笑極其和樂無所怒而善教

乎人也教指小大之人說

思樂哉此泮宮之水也有藻生焉則從而薄采其藻

矣况我魯侯之至于泮也典章文物之美形之儀衛

之間其馬則蹻蹻而盛矣崇儒重道之譽著之臨蒞

之際其音則昭昭而明矣蓋知所先務而聲名之泮

溢者自不容已也然果何以教人哉但見陽休生色

渾然元氣之流行發氣消容怡然笑語之可掬泯

然于不形而詳詳然以誨乎樂從之衆也其既至于泮而善教乎人者只如此

思樂泮水

第三章

詩人賦事以興魯侯之飲于學必頌其獲壽而服衆焉

此章始言飲于泮宮而致其祝之之詞也既飲二

句祝其飲酒而獲壽順彼二句祝其以道而服衆

四句分頌禱意重在難老服群醜上長道是修已

治人之道群醜是魯國之民非謂淮夷之醜虜也

思樂泮水則薄采其芣矣况我侯之戾止于此也當

詩經正義卷之三十六

十

講學行禮之餘而舉獻酬交酢之典則在泮飲酒矣

吾將何以頌之哉惟酒可以介壽也吾願其飲此

酒順養天和而獲夫厚終之慶滋培元氣而膺天胡

考之休保艾之餘永錫之以難老也而吾人未有所

依歸矣惟道可以服人也吾願其順彼修治之長道

育民以仁正民以義而感乎百姓之心節民以禮

陶民以樂而漸服乎衆人之志信從之下有以屈此

群醜也而吾人得有所欽式矣此非臣子之所深願

者乎

獲殺魯侯

一章

詩人於魯侯願之以化民而格祖也

上四句願其修德儀而化民下四句願其脩文武而格祖化民格祖對看穆穆魯侯是呼過之辭不重明德慎儀平看表裏工夫一于敬也維民之則無承德儀講文武以君道言昭格烈祖言法其文以安邦法其武以戢亂所以法之者即所以格之也此便是靡有不孝末句言以文武格先而先祖錫之以福皆是文武所致故曰自求也

不特此也彼莫難化者民之德也我穆穆之魯侯其必明德之脩于已者敬以明之而使其虛靈之不昧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六

十一

威儀之著下身者敬以慎之而使其容止之可嘉內以敬而治其心外以敬而治其身合表裡而一于敬也庶乎盛德之至有以起觀法之思表極之端有以立儀刑之準萬民之衆莫不取法于我矣不其惟民之則哉莫難格者祖之福也維我魯侯其必有文以安邦質之先公而無愧有武以戢亂揆之烈祖而有光上以昭格于周公下以昭格于魯公靡有一之不孝也則庶乎孝道之全仰受乎無方之益一德之感輒膺乎純嘏之綏福履之盛皆以已之文武而自致之矣不其自求多祐哉

明明魯侯

一章

詩人願魯侯之服遠而獻功于學頌禱之意切矣

此章四句分上四句願魯侯既作泮宮而服淮夷下四句遂承上文言得人而獻功于泮也重在泮宮之作上蓋泮宮既作則不惟有以為興舉行禮之區而亦所以為受成釋奠之地故遂以淮夷之服願之服淮夷處重在武功不重在文教蓋文乃魯之素有而淮夷其世患故也觀註自明明明魯侯亦是呼過之詞克明句輕非服淮夷之本既作泮宮作字不可作報作之作矯矯四句承上文一願說下重在獻功于泮不重得上人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六

十二

然道德固所當修而遠人亦所當服明明我魯侯也內外交修不昧其明覺之體緝熙罔間善反其虛靈之初既克明其德矣方今泮宮既作以之講學行禮而出兵受成亦于斯也以之興賢育才而釋奠告饗亦于斯也淮夷之強世為魯患者其必于此而攸服乎有矯矯然武勇之虎臣也則在泮以獻載焉有淑問之臣如古之皋陶者則在泮以獻囚焉威靈著于遠夷而成功告于大學矣吾之所願者不以此哉

濟濟多士

一章

詩人頌魯臣純心以成平夷之功頌君之意至矣

此章言得多士之賢而成平夷之功也二句分寬廣德心正為下文張本惟能推廣善意斯能建大功而無所爭也多士作將帥講克廣德心言能推廣其為國之心不為一己之私也桓桓以下重在末二句桓桓四句言奮勇以伐遠末二句言既克之後無爭功之心而惟獻功于泮也此皆是德心所致蒸蒸皇皇總是師旅之盛無分別不吳不揚言師律之肅無誼諱也此二句只帶桓桓二句看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六

十三

不告于諄二句一串說不告于諄只是不爭功便是在泮獻功即上章末四句之意但上章重在獻功于泮此章却重在得人耳然泮宮之作固可以服遠而武功之建尤在于得人我魯侯有此濟濟之多士也其必推其善意之存而協力同心皆為邦國之計廣其本心之德而忘物忘我不為私意之圖蓋雖人有不同而其心則無不一也由是桓桓然奮其武勇以于征發舒華夏之氣以救彼東南之夷軍容之盛蒸蒸而皇皇也師律之嚴

不吳而不揚也敵愾之餘無有一人之不用其勇者矣迨夫師既克矣而不失其和不以已有功而生矜之氣不以彼有功而生忌抑之私無有爭功而告于諄者而皆在泮以獻功焉行釋奠之禮而奏其績于大學之中也此皆廣德心之所致者而吾人之願不既慰乎

角弓其絛

一章

詩人頌魯侯修武備以服遠而尤歸重于謀焉此章六句分上六句言魯侯修武備以服遠下二句則歸重于謀也不可以武備謀猶對看角弓四句總是武備之修孔淑不逆言順吾之命不敢違逆也不必作化而為善華面華心講末二句註中蓋能二字乃起下則字不是推原之詞蓋武備固所當脩謨猶尤所當重故曰式因爾猶淮夷卒獲只是歸重于此非推原之意也猶指制勝之猶言之不可作治國之猶卒獲亦只指戰時言非謂後日終無不獲也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六

十四

夫既得人以獻功矣然武備不修以其卒予敵也又必角弓絛然而有堅勁之象東矢搜然而有急疾之聲戎事之卑則孔博而廣大也徒御之衆則兢勸而

無敵也以是中國之長技克彼東南之淮夷吾見
威所殲自將從吾之令而不敢違武勇所震自將順
吾之命而不敢拂矣然王師貴謀而踐戰軍事先實
而後聲必也料敵制勝悉皆孔固之猶運籌策動
協萬全之術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則謀謀之
克壯雖智者不能測其深而蠢茲淮夷必將落吾勝
算之中而終無有干不服者矣苟徒以兵威臨之安
保其必克而無虞也哉吾之所願于君者又如此

翻彼飛鵲

一章

詩人興遠人修來貢之誠所以致頌于君也

詩經正義頌卷之二十六

十五

此章上四句興下四句以惡聲之鳥好其音以悅
人興優叛之夷悟其非而來貢此興之取義者也
上四句不可在泮林上用生意下四句淮夷之服
有心服之意固不在于被泮宮之化亦不蒙上孔
淑不逆說來憬是悟前日之非也獻琛蕪下二句
看元龜句對大賂句俱是所獻之琛也要見其土
不出龜象其國不屬荆揚以一方之人而貢四方
之所有正所當頌也

然猶未也蓋服人者不貴於屈其力而貴於屈其心
吾歆淮夷之服我魯者亦歆其心服之也是故翻彼

飛鵲惡聲之鳥也然猶集于泮林之上食我之桑
椹我以好音焉向焉惡其聲者今則好其聲以悅人
矣况此淮夷固世為魯之患也其必憬然自悟知夷
不可以亂華裔不可以謀夏于是脩來享之禮而獻
其所有之亦有元龜焉有象齒焉雖非其國之所產
而皆以之致貢于君也有荆金焉有揚金焉雖非其
土之所出而皆以之大賂於魯也斯則心悦誠服而
非徒力屈一時者矣寧非吾人之所深願者哉吁魯
人因僖公在泮而詳以是頌禱之可謂忠愛之至矣

首三章

詩經正義頌卷之二十六

十六

詩人歷賦而興魯侯之視學因其飲酒而禱之
也 講中三千作

順彼聖末

詩人于魯侯詳致其頌禱之詞也 講中亦只至
聖說去不可牽合

順彼聖之則

詩人于魯侯既頌其服乎民復頌其化乎民也
上是以道服民下是以德化民

穆穆至末

詩人詳頌魯侯頌其化民格祖而服遠也 作文

在第四章一斷五章以下亦要收拾

穆稷合下一章

詩人於魯侯必頌其化民格祖而服遠焉如此出作三段講

明明至末

詩人於魯侯之在泮而詳頌其有服遠之功也

作文頌于明明章做一頭末章與之相應中二章對講

矯矯合下章

詩人頌魯侯得人以獻功而因言群臣純心以成功也

齊濟二章

詩人頌魯侯之服遠既頌其得臣之賢而之歎其為謀之固也

閟宮

全

詩人美魯侯之脩廟必推本其奉祭之福而申言修廟之事也

此章首二句美魯侯之修廟赫赫以下至第三章推本魯侯奉祭郊廟而神錫之福四五六七章是廟祭所錫之福八章是郊祭所錫之福末章正言脩廟之事與首二句前後相應其中類多頌禱之

詞未必實有其事也

閟宮有恤

一章

詩人美賢侯之脩廟必本其先世降生之異而功業之隆也

此章赫赫以下至第三章總是推魯有國之由以見僖公因之而奉祭自后稷推及于太王自太王推及于文武然後說周公之肇封魯公之受封遂漸說到僖公身上去其言極有節次此詩為脩廟而作故首二句形容修廟之災魯之有國本于周周之天下本于稷故此章先壯本后稷之事赫赫六句是言其降生之異下九句是言其功業之隆須與生民篇相參看其德不回是裡祀意上帝是依是履敏不康不寧意無災三句是誕彌厥月四句意降之百福以下是誕實爾爾以下三章意黍稷二句但以黍稷為主重稷種稗非穀名蓋因黍稷之熟有早晚故麥之種有先後故有此四者之名耳黍稷二句即所謂百福也此只是天之所降於稷者未便是播之於民至奄有下國以下方言后稷受堯之封俾民稼穡徧播黍稷稻秬之種于下土而績禹之功也至是則承天之命而立

我烝民矣奄有下國謂肇封于郛也奄有下土謂徧播於天下也續禹之緒只是因禹平水土而遂教稼穡便是能繼禹功不可以功德相配講

詩人因魯公脩廟故歌詠其事以為頌禱之詞也若曰國之有廟所以奉烈祖而安神靈者也我公當嗣服之餘而有新廟之作添闕之官有恤然其清靜焉以言乎下則實實而鞏固也以言乎上則孜孜而恭密也新廟之美如此果何自而作哉吾嘗邇觀其原矣誠以魯之有國本于周周之有天下本于稷后稷之生也蓋由赫赫姜嫄其德無所四邪素有以感格

詩經正義卷之十六

十九

乎天心是以上帝眷之於冥漠之中念之於種祀之際使無災害之苦終十月之期而是生后稷焉夫天生聖人為生民之計遂降聖人以百福之祥有黍稷焉有重稼焉皆帝之所命以為率育之資也有種稷焉有教稼焉皆天之所錫以為粒民之具也竟于是舉之以為農師封之於郛遂奄有下國之大而任夫教稼之責焉乃以天之所降者播之於民而教民以稼穡之事允稷也烝也稻也秬也莫不奄下土而徧種之于以繼禹之緒也蓋因其水土之既平而貽天下以粒食之慶乘其胥功之既奏而錫斯民以利賴

之休斯則天之所托者為不孤而萬世之命求有所立矣此固周之所以興而魯之所以肇也歟

后稷之孫 一章

詩人推本周業之漸盛而及魯之所由封也

此章臨女分后稷之孫承上章說來言我周之業至太王而始盛至文王武王而始成總是要說到封魯上去下七句遂言周公有夾輔之功而成王示之以封魯之意也當知所重方可后稷之孫四句對至於文武六句看居岐之陽遷都于岐也翦商是民歸日衆有翦商之漸蓋其勢如此非太王

詩經正義卷之十六

二十

有是志也至于文武二句兼說文王致天之局四句則專指武王也致天之局于牧之野謂致天寤極于商之意于牧野之中蓋承天命以伐商也無貳無虞二句是衆人即天命之必然以贊武王之決也教商以下承牧野之師說來身特周公有大功當封而成王封其子于魯也教商之旅只是伐商不可以旅為伐商之臣克咸厥功方指臣言其實歸功于周公也王曰五句未便是封魯只是命周公以封魯之意建爾元子謂封建伯禽也俾侯句以列爵言大故句以分土言為周室輔還重典

國威休方見報功意不可專重輔周說

夫我周之業始于后稷如此自后稷之後為之孫者實維太王承上天眷顧之意而遷都于岐山之陽民歸日殷已有興王之端國勢日昌始有翦商之漸王業之盛實基于此也又自太王而後至于文武而皆克續其緒焉文王續之于先武王續之于後致上天窮極于商之意而行之于牧野之中九從征之衆莫不即天命而贊其決曰爾無有疑貳之心無有危懼之念上帝之命實臨乎爾之身也而王業之盛已成于此矣然是伐商之役豈徒武王之功哉吾知以商之衆而敦治之非一人所能及也九輔佐之臣咸有協贊之功而周公之功為尤大焉斯固不容以不封矣王于是當繼體之餘舉報功之典呼周公而謂之曰叔父之有功于王室大矣非世其報不可也我其建爾元子伯禽俾侯于魯後之以七命之榮大放爾宰胙之以百里之富使之藩翰屏宣未為周家之輔而與國同休可焉夫周公之榮封如以而魯之有國不始于此乎

乃命魯公

一章

詩人追叙魯之受封而因頌魯侯之奉祭獲福

也

此章附庸分上四句承上章說來言魯公受封之事下十三句遂說到僖公身上去言僖公承先公之統奉祭郊廟而神錫之福也上章但言示周公以封國之意此章承言命魯公以封國之事俾侯于東即所謂俾侯于魯也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即所謂大放爾宇也但不可以俾侯句對錫之二句講山對川看土田對附庸看龜策危繆魯之山也沂汶泗河魯之川也淮陰管許魯之土田也句須顯史魯之附庸也周公之孫二句正指僖公言之

詩經正義卷之三十六

廿二

但講中不可說出僖公蓋僖公存日所作不可舉其謚也龍旂承祀二句以奉祭時儀衛言春秋匪懈二句是致敬于廟皇皇后帝三句是致敬于郊是饗二句是郊祭獲福末二句是廟祭獲福匪懈以時祭祀而不怠也不或禮與物無所差也皇皇二句配稷于郊也駢犧周制也郊廟天子之大祭而成王以錫魯也降福既多亦其福女頌禱之詞也

夫既示周公以封國之意矣于是乃命魯公而俾之侯于東土以為我周之藩服焉錫之以山川而龜策

凡緡鎮重于封內沂汶泗河經統於四境也錫之以
七田附庸而灌陰嘗許皆微報之田句須顯更俱服
從之國也我魯之封其所由來者遠矣然且不拘于
有限之分而錫以莫大之禮焉故今我公繼世而為
諸侯也以續其祖則為周公之孫以承其父則為莊
公之子寧不有以舉一代之大典而獲天下之全福
哉但見昭等威者言有旂也則建龍旂以承祀而陽
陽然物采之可觀飭與驚者言有幣也則攬六轡以
御馬而耳耳然柔從之可象以之敬敬于廟順春秋
之時而匪解于常祭之奉情文兼盡享祀之不賦也

卷二十六

廿三

以之致敬于郊主以皇皇之后帝而配以皇祖之后
稷儀物兼隆駢犧之是享也由是一誠之所感格尊
而后帝親而后稷是饗而是宜焉繁祉駢臻降福為
之既多矣郊祭之獲福有如此者一氣之所流通上
自周公下及群公來假而來享焉陰陽默相亦有以
福乎女矣廟祭之獲福有如此者孰非先祖肇封之
所致耶

秋而載嘗

一章

詩人叙魯侯備禮樂以奉祭而頌其享福壽以

保國也

以下四章俱是詳言廟祭所獲之福此章萬舞洋
洋分上七句言魯侯備禮樂以奉宗廟之祭下九
句言神錫之福壽以常保其國也秋而載嘗六句
是禮萬舞洋洋一句是樂禮樂不必對看秋將嘗
而夏揭衡其牛禮之預也言秋則三時可知周公
用白牡群公用騂剛禮之別也儀尊蓬豆大房是
禮之器毛魚載是禮之物此三句亦只順文說
去不可以器物對講儀尊將將嚴正之貌毛魚是
一物載是一物羹是一物蓬豆大房亦是三樣器
蓬以承果核豆以承菹醢大房以載牲體也萬舞

卷二十六

廿四

燕文武言有八佾六佾之別周公用八佾群公用
六佾洋洋盛大也包聲在內孝孫以下通為神錫
之福言使之享福壽以保國也須相承講下不可
分身與國看熾昌以福言壽賦以壽言保彼四句
是常保其國無侵削驚動之禍末二句又是得壽
考之臣為佐以常保其國如岡陵之固也三壽猶
言三老作朋言為君之輔佐也岡陵就保國看
廟祭獲福何如蓋我公之本祭也以和敬之誠備禮
樂之盛秋將嘗而夏揭衡其牛其為戒也預矣周公
則祀以白牡魯公則祀以騂剛其為色也別矣禮

有器也則犧尊將其嚴正禮必有物也則毛魚載
羹之畢陳不惟有犧尊也而又有遵豆焉不惟有遵
豆也而又有大房焉禮既備矣以至萬舞之作或執
籥秉翟以象其文或朱干玉戚以昭其武則又洋洋
然聲與容而交暢也樂何如其盛耶夫禮備樂和以
祀其先如此則神明感格而孝孫于是乎有慶矣是
必使爾之福昭明有融既若是其熾矣而且單厚多
益獲隆盛之休不亦昌乎天壽其格既若是其壽矣
而且戰戰兢兢宜考其旋之吉不亦臧乎於以保彼東
方之封域使魯邦常為魯侯之德有不虧不崩永無
將經正義頌卷之十六 廿五

公車千乘 一章

詩人於魯公之廟祭必美其有功而願其有慶
也

此章亦承上章奉祭獲福說來則莫我敢承分上
九句美其服遠之功以見其格神之有素下八句
則言神錫之以福壽之隆也公車六句皆是出師

之事公車言千乘者乃夸大之詞公徒言三萬者
實說三軍之數也朱英二句承公車言貝冑二句
以公徒言冑當其強也懲艾其惡也則莫我敢承
蓋義聲既足以服之兵威又足以懾之故戎狄荆
舒舉莫能禦也以上俱作已然說俾爾八句對看
富是壽之多黃髮台背二句言既有老壽之徵而
又有壽考之臣相與為公之用也見得其壽不止
于一身也耆字即老字之義艾字即養字之義不
可以五十六十為說禹有千歲二句言歷萬年之
久而秀眉之壽永無所害也見得其壽不止于一
時也此俱是極致其頌禱之詞 廿六

然猶未也蓋我魯雖以禮教望於列國而我公則
以武事強於一時故于內治之餘為伐遠之舉有田
必有車也公之車則千乘焉蓋大國之賦也其在車
者右則持矛有朱英以為之飾左則持弓有綵縢以
為之約矛必有二利擊刺也弓必以重脩折壞也車
之盛為何如有車必有徒也公之徒則三萬焉蓋五
軍之數也其在徒者冑戴于首有文貝以為之飾貝
飾于冑有朱縵以為之綴桓桓以于征者固增增乎
其甚衆也徒之盛為何如以是車徒之盛戎狄是膺

于以當彼之強荆舒是懲于以艾彼之惡則見義聲
之震既以屈其心而兵威之強又以屈其力孰敢有
禦我者乎夫我公之武功如此則善繼善述所以格
神者為有素矣故今廟祭一舉神錫之福俾爾福既
昌矣而且光輝宜著又如此其職焉壽既得矣而且
年齒益多又如此其富焉黃髮台背有是壽考之徵
而老壽之臣又相與為公之用也豈但一身之福而
已哉俾爾福之昌矣而且繁祉駢臻又若是其大焉
老而耆矣而且順養天和又若是其艾焉萬有千歲
極其歷年之久而秀眉之壽永無有後艱之害也豈
但一時之福而已哉如是則內治永脩而遠人求服
矣非神之所錫而何

泰山嶧嶧

一章

詩人願魯侯保已有之業而益大之因以歸其
功也

此章亦是神錫之福看三句保其所已有不重重
在服其所未有末一句是歸其功也泰山嶧嶧二
句對奄有龜蒙一句此已然事遂荒大東四句乃
未然事只順文講下言因其所已有而及其所未
有總是頌禱之詞也遂荒大東二句是服其在東

者淮夷來同一句是服其在南者莫不率從通承
此三句看末句承上文言之歸功於魯侯也
然猶未也彼泰山嶧嶧則為魯邦之所瞻龜蒙二山
則為魯國之奄有是舊有之形勝我侯既撫之矣其
必遂荒大東以至于近海之邦服彼淮夷悉脩其來
同之禮九是海邦也淮夷也連屬于魯之東南者莫
有不率從者焉夫因其已有之邦而服其未有之國
如此則是承先世之統而式廓為之益增受祖宗之
傳而勲業為之益著非我侯之功而誰功哉
保有危繹 一章

詩經正義頌卷之三十六

二十八

詩人願魯侯保其業而服從之遠焉斯有以順
其心矣

此章與上章意同亦是神錫之福末句分首句輕
看只是保其所已有遂荒徐宅六句是服其所未
有末句則言魯侯之心無不順也遂荒二句與淮
夷二句對看莫不二句總承莫不率從莫敢不向
其化也莫敢不諾莫敢不應其命也魯侯是若承
諸國之服從言之就未然說

然猶未也彼危山之固維峙于一方繹山之長鎮重
于邦國我侯既保有之矣其必遂荒徐宅以至于海

邦之遠淮夷蠻貊以及于南方之夷凡足徐宅也海邦也淮夷蠻貊也向吾之化莫敢有不從者焉應吾之命莫敢有不諾者焉夫保其所已有而服其所未有如此則順治威嚴光大乎先公之業安內攘外克盡其繼述之思我侯之心不于是而是若也哉神之所錫者如此固吾人之所深願者也

天錫公純嘏

一章

詩人頌天錫君以全福而必詳其福之全也

此章是申言郊祭所獲之福一句分下九句俱是詳言純嘏之實也天錫上須補郊祭意純嘏並說

詩經卷之三十六

二十六

下文所言者是也眉壽以下其說紛紛不一今看來還只開開順文說落頌魯侯以壽保國後諸侯之侵地又宜其室家臣庶以保有其國也既受祉句指眉壽以下而言末句又言其壽也總所謂全福也眉壽三句一順說不可以保魯對下二句嘗侵于齊者也許易于鄭者也此魯之故地受之天子傳之先公者故頌其德之也魯侯燕喜上輕輕說下燕安也不可作燕飲令妻壽母輔治下內者也宜大夫庶士輔治于外者也此所以常保其國也宜是魯侯宜之非謂大夫庶士宜于其職也

既多受祉承上起下之詞言受祉既如此之多而又錫之以黃髮兕觥之壽也總是頌禱無已之詞言之不足又言之也

夫神錫之福既無不盛矣而天之所錫不有可言者乎蓋我公后稷之配克當乎天心而昭事之誠潛通于幽莫是以自天右之吉無不利而天下之全福皆錫于我公之一身矣全福何如蓋必獲壽考于無疆而保侯封于不失齊人則歸我以嘗撫而有之復周公之故都也鄭人則歸我以許居而有之還周公之舊業也由是順適于燕安之慶從容于喜樂之天以內而言則有令善之妻以助之于下有壽考之母以成之于上所以輔內治者不有人乎以外而言則宜于大夫而服休之盡其道宜于庶士而服采之効其力所以相外治者不有人乎一時維持輔佐之功有以得久安長治之術而受之天子傳之先君者于是而常有之矣夫如此則受祉亦既多矣然猶未已也又必錫之以黃髮而使其壽之徵于髮焉錫之以兕觥而使其壽之徵于齒焉所以享其多福者尚未有艾也謂非天下之純嘏而何此又天之錫于君而為吾人之所深願者也

祖來之松

一章

詩人詳頌魯侯脩廟之事而有以順乎人心也此章本上數章說來詳言脩廟之事與首章闕宮有仙實實枚枚二句相應蓋此詩為脩廟而作故以是始終焉中間俱是廟之所以作也此章末二句分上言修廟之事下言人心之順也祖來二句只是言山有松栢之木可以為宮室之用耳尚未取也是斷二句方是取之斷是取諸山林之上度是審其致用之宜尋是度其長尺是度其短四平看松栢三句以松栢句對路寢句看新廟句另看

詩經正義頌卷之二十六

三十一

蓋松栢路寢是指廟中之一端而言至于新廟則燕前堂後寢俱在其中矣似不可三平講矣斯所作紫帶著新廟奕奕看文勢如以不可不玩也孔曼且碩帶下句講亦止承新廟言之萬民是若喜周公群公之神有所安也曰萬民是若則魯君臣又可知矣夫我公承先祖之傳而奉祭獲福如此則今日新廟之作其容已乎是故祖來之上言有松焉可以為巨室之資者也新甫之山言有栢焉可以協棟隆之言者也于是而斷之取諸山林之中于是而度之審其

致用之宜是尋之而求其長尺度之而不遺其短以之而松栢則有為焉材木之大以之而為路寢則孔碩焉規模之宏新廟奕奕然制作之美昭然一代之宏規氣象之新秩然無前之偉度也果何人之所作哉主其事者固我公之命而並其事者實奕斯之功率其工匠而教護之有方為其徒役而勸課之有道斯廟也乃奕斯之所作也但見孔曼焉而極其體制之深長且碩焉而極其廟貌之宏大寧不有以順萬民之望乎誠以周公皇祖之德被于吾民咸欲其事祀事于萬世也今新廟之作以安神靈實有以愜其

詩經正義頌卷之二十六

三十二

欽承之念以舉祀典適有以遂其崇報之思不惟順孝子之心慰群臣之頌而萬民之心莫不於此而是若矢吁此闕宮之頌所由作也歟新安胡氏曰竊謂闕宮是依故殷武而作殷武首言高宗伐荆楚次言侯國服從方及於壽考且寧遷結之以作寢廟朱子釋廟中之寢所以安高宗之神得之矣闕宮首言僖公家世次及承祭祀據夷復境土並頌其壽考亦遷結之作新廟與殷武如出一手特殷武簡而據闕宮張而考耳故朱子於殷武之末與闕宮卒意文意畧同但先儒因此

詩服淮夷變貊等事春秋所不載皆不能無疑
黃氏以為未然之期望朱子以為頌禱之詞也

赫赫至附庸

詩人詳推周業之漸盛而因及魯受封之由也

赫赫至之緒

詩人詳推有周之業本其所自始而及其所由
成也

周公之孫至八章

詩人頌魯侯祭郊廟而神錫之福因詳致其頌
禱之詞也

附錄正義頌卷之二十六

五

周公皇祖至七章

詩人頌魯侯獲廟祭之福因自其廟祭獲福者

詳言之也

乃命魯公至是常

詩人推魯受封之自因言魯侯奉祭獲福而有
以保其封也

保彼東方至敢承

詩人頌魯侯既願之以保邦又美之以服遠也

泰山二章

詩人兩頌魯侯保其所已有而服其所未有也

莫不率從至之子

詩人頌魯侯賴神休以服遠而獲天福以保邦
也

詩經正義頌卷之二十六終

附錄正義頌卷之二十六

五

詩經正義頌卷之二十七

乙丑進士南台許天賜

著

第庠生 天賜

天賦

校

男庠生 昌年

孫廩生紹武

校

商頌

那

全

商人詳言備樂以奉祭因推其敬之所自而頌神之享之也

此詩見得商人尚聲故重在聲首節是樂盛于將祭之時次節是樂盛于當祭之時三節是樂盛於

詩經正義頌卷之二十七

畢祭之時四節是推其恭敬由來之遠五節是美其享全章在四節分

其享全章在四節分

商與那與

一節

商人嘆樂器之盛而奏之以格乎神也

此節是將祭時音樂之盛二句分那多也樂器之

多也執鼓二物言執則九樂之小者可知言鼓則

九樂之大者可知此是方陳其器也下二句是奏

之以行樂乎神也奏鼓鼓字兼執鼓言奏鼓要

見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意蓋未迎牲以前事也

我烈祖與次節緩我思成三節嘉客夷憚一側省

俱是成通之妙也

此祀成湯之樂歌意謂禮以祭為重而祭以聲為尚我烈祖之德其在後世者遠矣吾人作樂以祭之也何如哉自其方祭之始言之特與我商之樂也奏樂成倫極夫一時之多大小畢陳那于宗廟之內置我執焉而九樂之小者無不備也置我鼓焉而九樂之大者無不具也樂器之多如此由是當臭味未成之始而先滌蕩其聲百禮未行之初而先宣暢其樂奏是執鼓也簡簡然其聲之和充足以為衆音之綱紀焉于以盡殷薦之道而衍我烈祖之神本吾心之和

詩經正義頌卷之二十七

二

而通烈祖之和由吾心之豫而動烈祖之豫所以為

感通之機者已寓于方祭之時矣

湯孫奏假

一節

商人作樂以格乎神必詳所作之樂而嘆美之

也

此節是正祭時事二句分首二句是作樂感神之

妙執鼓四句是詳其樂音之和末二句遂嘆美之

也奏假是作樂以格乎神緩我思成是神格之也

思成言所思者于此乎成也未祭而有所思既祭

而若有所見則所思者于此乎成矣故曰緩我思

成也此音樂感通之妙也執鼓二句對看和平執此二句言之休我磬聲言執鼓管聲之和平與磬聲相協無相奪倫也磬非收聲之磬乃堂上升歌之磬也於穆二句是詠嘆樂音之美上文樂音相協便是美此只申美之耳於赫句輕重穆穆句言於赫之湯孫有此穆穆之厥聲也所以緩我思成者正以此也

由是而當祭也何如蓋我湯孫也思慕之心存于中悅豫之情暢於外故當迎牲以祭之頃而作樂以穆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七

三

乎祖考之神斯時也格之來格而昔之所以致齊者倏然如見其在位事之來享而齊之所以致思者肅然若聞其容聲奏假之下如將見之而緩我孝子以思成者矣夫感通之妙有如此亦由其作樂之美耳蓋自其樂而言之乎彼堂下之樂有華厲之執鼓也則淵淵然其聲之深長有竹厲之管也則嘒嘒然其聲之清亮既和焉而無乖戾之失且平焉而無恣意之患以之休我堂上之玉磬或高或下節奏其克諧也一唱一和聲音其交應也於赫哉此湯孫也以祖宗功德之盛而宣之律呂之間以國家太和之治而播之音韻之表不其穆穆哉厥聲之美乎然則思成

之緩蓋在于此而感通之妙已見于方祭之時矣肅鼓有攸 一節

商人作樂于畢祭之時而有以感乎人也

此節是畢祭時事蓋九獻之後聲容交作也肅鼓句以聲音萬舞句以容言二句對看末二句亦重感通之妙不惟幽有以格乎神而明亦有以感乎人也言嘉客則九群臣之功祭者其無不悅可知矣

由是而畢祭也何如蓋自九獻之餘而合夫衆樂之盛樂必有聲也則考彼鍾焉擊彼鼓焉而敦然音響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七

四

更盛大樂必有舞也則文用羽籥焉武用干戚焉而奕然次序之可觀斯時也不但先祖是聽而已雖先代之後為嘉客者與亡在念若難致其感也然和音所接樂意自為之流通順動所昭心思自為之動盪耳目聞見之下亦有不夷憚者乎夫惟客之悅也則人無不悅可知惟人之感也則神之所感可見而感通之妙又見于祭畢之時矣 一節

自古在昔 一節 商人推言傳恭之遠以見己奉先之當敬也

此節推言恭敬由來之遠上三節言樂此節言敬

敬與樂開者有謂作樂之道一敬流通者非也亦不可以樂與敬平講四句順文說下言自古在昔之時先民有作以立天下後世之法其所以奉祭者無一時一事而非敬也以見傳恭之遠今日奉祭之敬非一已之所敬專也溫恭朝夕言自將祭以至畢祭無一時而非敬也執事有恪言自迎牲以至送尸無一事而非敬也恭見于外敬主于中要重不可忘意乃自勉之詞

夫祭固以樂為尚而又以敬為本是敬也豈我之所敬專哉等而上之其所從來者遠矣蓋由自古在昔

詩經正義 卷之二十七

五

之時有先民者出焉作之于古以立萬世之法程創之于前以垂後世之儀則其所以奉祭者自方祭以至于畢祭為時雖不同也而所施于朝夕者一溫恭以自持蓋無一時而非敬矣自迎牲以至于送尸為事雖不同也而所見于執事者一嚴恪以自謹蓋無一事而非敬矣夫敬之傳于古人如此則敬以守之固我之責也而敢以或忘耶

顧予烝嘗

一節

商王箕先祖之享祭而表已之奉祭也

此節箕湯之享曰湯孫之將者正欲湯之享之也

顧予烝嘗上要本上四節樂與敬說來末句要見得神不散非類今我為湯之孫則一氣相通精神相感宜乎湯之享其祭矣

夫我今日之祭樂以格之敬以主之如此湯于冥冥之中其尚來格來享而歆我時祭之修無怨無悞而顧我烝嘗之祭乎蓋我乃湯之孫承其統緒之正今日廟祀之典實惟湯孫之將則意氣相為流通精神相為感格非若攝以他人祀以非族者矣庶幾其顧之哉是則樂不和不可以祭禮不敬不可以祭而非我族類亦不可以祭也商人備是三者此所以格先也歟

詩經正義 卷之二十七

六

首三節

商人叙廟祭作樂之始終皆極其感通之妙也

鼗鼓淵淵合下一節

商人作樂以祀先當祭而聲之美畢祭而感之妙也

烈祖 全

詩人原已奉祭之有自必謹奉祭之事而箕先之享也

此詩當在首節截首一節言先王垂福于今日以

見奉祭之由中二節詳言奉祭獲福之事二節與三節對看末一節則其先之享之也

嗟嗟烈祖 一節

商人原先祐所及之遠見已奉祭之有自也

此章推本先王肅福之遠以見已奉祭之由宜依本文一順說下不必在末句分言嗟嗟烈祖有秩然無窮之祐足以申錫于無疆而及於我今王之所此祭祀所由脩也只如此看便是

此亦祀成湯之樂意謂廟祭罔所當脩而奉祭必有所自維我成湯道德光于萬邦功業著于天下嗟嗟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七

七

此烈祖也一德格天而誕膺乎命弔民代罪而仰荷乎天休以貴則為天子焉以富則有四海焉有此秩秩然無窮之祐不惟顯于一時也餘休所披足以中錫于不窮不惟榮于一身也純嘏所綏足以引長于不替是以及于爾今王之所歷年雖久而繁祉之介方新而未艾也傳世雖多而王食之奉有恒而未已也則夫今日祭祀之修莫非先祐之所及者矣

既載清酤 一節

商人奉祭之敬既有以格乎神而又有以獲乎

福也

此及下節俱承上節末句來言奉祭獲福之事時

說多相承看以下節為奉祭之由者不可依蓋此

節言盡誠敬以獲福下節言得天人以獲福正如

楚茨每章各發一義無相承之意此節二句分上

二句是未祭之時既載清酤神既饗之以思成下

六句是方祭之始亦有和羹而肅敬之至神又綏

之以福壽二段不可對講須上下相呼應看觀本

文既字與亦字相呼註中既字與又字相呼可見

思成與上章義同蓋由思慕之切而神饗之以思

成也非以清酒之故而饗之也下段亦重誠敬不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七

八

重和羹戒是脩之豫平是味之美奏假是奏和羹

以格祖考也與奏樂以格于祖考義同非即奏樂

之謂也無言就主祭者言無爭就助祭者言蓋由

主祭者敬而助祭者亦化之而無不敬也註中肅

敬齊一不必分貼綏我二句一串講下綏我直晉

到底

然所以修其祭祀者何如方其廟貌載格清酒則既

載而在醴焉斯時也明畏之念方存于儼若之初而

祖考之神隨着于感通之下向也思其君處今則如

見其在位也向也思其笑語今則如聞其容聲也斯

則將祭之始既齊我以思成矣然我之所以格神者
不止於此而神之所以齊我者亦不止于此也及夫
祭禮既行亦有和羹戒焉而夙治之預平焉而調和
之美以是和羹進而感格于神明也時則主祭于上
者秉一誠以對越而言說之不形助祭於下者咸一
敬以周旋而爭競之俱泯肅敬齊一之至無一人之
敢慢者矣夫是以昭格之餘神又默有以綏之安我
以眉壽而使其壽之徵于眉焉安我以黃耇而使其
壽之徵于面焉萬年此天子則萬年此壽耇而悠久
之福永無窮極之期也若此者謂非先祐之所及乎

詩經正義 頌卷之二十七 九

約載錯衡 一節

商王得天人以奉祭因有以感神而獲福也
此節與上節對看末二句分約載三句以得人
言我受命三句以得天言約載二句輕以格句重
言諸侯乘是車馬而來助祭也我受命帶下看勿
承上說觀註自見廣大所包者廣泛說自天二句
一順說下康與豐年無異言爾受命既廣大而天
又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也來假二句總
承上文二段說來假假于天子來享享于天子也
降福無疆降之以壽考之福也繳末亦要見先祐

所及之意

不但此也祭莫貴于得人也今諸侯之來祭者所乘
有車則約載錯衡之可觀駕車有馬則八鸞鑄錯之
可德于以相天子之祀事而以格以享于祖宗之廟
也斯則率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而俯焉有以得
乎人矣祭莫貴于得天也今我之受命于天者既廣
焉而無一之或遺大焉而無一之不脩而又自天降
康錫之以豐年之慶而有此黍稷之多也斯則受上帝
之明賜以祀其祖考而仰焉有以得乎天矣夫是以
人心之萃既極其明禋之誠而天既之周又脩其祭

詩經正義 頌卷之二十七 十

旁之薦自我格之而祖考之神即于此而來格焉自
我饗之而祖考之神即于此而來享焉鑒臨之下繁
祉為之駢臻敷錫之餘洪休為之有永降福于我者
歷萬年而無疆也若此者又孰非先祐之所及乎伊
先祐容有間焉則祭無自而舉福亦無自而得矣
顧予烝嘗 一節

商人之祀先必冀先祖之事之也
此二句與上章末二句同亦是冀先之事夫上文
言奉祭獲福則先祖之享可知矣然湯孫之意無
窮故復致其丁寧之意如此

矣籍先祖之休以未其祭事如此固賴乎神之享之也然鬼神無形而難知而其鑒賴于此也不可測湯于無聲無臭之中其尚賴我之烝嘗乎夫是烝嘗之祭乃湯孫之所奉焉者孫之精神即祖之精神也孫之意氣即祖之意氣也庶幾其賴之哉吁此可見成湯之慶之遠而商人之事先亦可謂能盡其道矣及我斯所合下二節

商人言已籍先福以未祭而因詳其奉祭獲福之事焉

玄鳥

全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七

十一

商人宗廟之祭必詳頌其世業之隆也

此詩宗廟之祭并祀群后而專以契成湯武丁為言者蓋契乃商人之所由生湯乃商業之所由創武丁乃商業之所由以中興故特言之耳非專祭此三人也况其中云商之先后曰殷受命咸宜則所該者又自廣矣通章疊疊說去不必分

天命玄鳥

一節

商人祀先必追叙生人之初而及其創業之始也

此節以契與湯對看三句分上三句是商人之所

由生下二句是商業之所由創註中追叙商人之所由生而及其有天下之物只管此一節非通章詩柄也玄鳥只是玄鳥之祥紀遺邠註不必用生商正是生契生契所以生商也宅殷土句以契言蓋契盡司徒之職故有殷土之封也古帝自後人追叙湯時而言武湯要點武字出正域彼四方謂君臨天下正四方之封域以封建天下之諸侯也

有作表正四方者覺于域字無着落

此亦祭祀宗廟之樂也意謂一代之業固必有聖王者以開之於前亦必有哲王者以繼之於後我商世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七

十一

德之隆所以承天命而享福祿者非一日矣夫豈無可頌者乎是故人見商人之盛矣然非無自而盛也推原其始天命玄鳥之祥降而生契于唐虞之際維生契也而實所以生商也契于斯時敬敷五教克盡司徒之職而以德詔爵祿有下國之封殷土芒芒之地自契而受之矣謂非商人之所從始乎人見商業之隆矣然非無自而隆也粵稽諸古帝命成湯以其有武勇之德而可以作天下之君也於是使之式于九圍而建一統之業宅中圖大一王之統紀攸明建邦設都萬國之幅幘以正四方封域之廣自湯而迄

之矣謂非商業之所由成乎

方命厥后 一節

詩人著先王之所以受命而及後王之承其命也

此節承上節言湯而及于武丁四句分上言先王受命之固下一句言後王成休之遠也方命厥后以人心言之奄有九有以土地言之方字承上節正域彼四方方字說來言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于湯也厥后湯也奄有九有言徧有天下之土宇也此二句指湯言之商之先后承此二句讀又并指群后而言也受命不殆只就人心土宇上見在武丁孫子言及于武丁之時而土地人心猶不異于昔也武丁孫子猶云孫子武丁只就武丁言之非謂武丁之孫子也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七

十三

詩經

天之命湯如此吾知天命既歸人心焉往四方諸侯雖非一人也然皆奉一王之典章秉大君之號令有不愛命于厥后者乎人心既歸土宇自屬天下九州雖非一國也然皆納于版圖之內入于統馭之中有不為商之奄有者乎夫人心土地之所在天命之所在也今既無而有之由是商之先后以德繼德人心

不改則所以簡在于天者亦有常而不改土宇不推則所以保定于天者亦孔固而不搖其受命既不免殆矣故今武丁孫子繼世而興去湯雖云久也然猶賴其遺慶而人心之順無異於方命之時藉其餘休而土宇之廣不殊於奄有之日所以承天之命者寧有既哉

武丁孫子 一節

後王武德之盛故能得天下之心而一天下之勢也

此以下皆美武丁之詞此二節在不勝憂分而以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七

十四

詩經

龍旂二句對知幾三句者武丁孫子承上節末句說來武王本湯之號而今武丁襲湯之號亦號曰武王也靡不勝言其武勇之德足以繼湯而任天下之重無所不勝也武王字經看重在靡不勝上此正是美其德也惟其有德故人心歸之而諸侯皆來助祭土地屬之而封域極于四海與成湯之方命厥后奄有九有者無以異也龍旂以所建者言十乘以所乘者言肇字乃開廣之意不可忽也武丁中興有開闢之功故也

且以武丁之事言之彼君德以剛為主而武王者則

湯之號也今武丁子契湯之號而號曰武王焉其
徒襲其號而已哉其武勇之德真足以繼成湯之傳
而執剛獨斷哉武奮揚所以任天下之重張四方之
綱者無一之不勝也夫惟其德之上繼乎先如以故
自人心而言則廟祀一修而天下之諸侯莫不建交
龍之旅乘十乘之車而奉其黍稷以承宗廟之祀
事焉自土地而言則王畿之內民之所止雖不過千
里之地而其封域之所開闢則有以極乎四海之廣
焉謂非一德之所致而何

四海來候 一節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七

十五

詩人頌先王有人有土之盛而因推其以德而
得天也

此節上三句中言人心土地之盛下二句則推其
受命得祿之由蓋人心土地之所在即天命之所
在天命之所存即百祿之所存而要其所以受之
者則由于德也四詩來格二句申龍旂十乘二句
之意景負維河一句中邦畿千里三句之意殷受
命咸宜正與武王靡不勝相應四海來格來格祈
祈言四海諸侯皆來助祭祈祈然其衆多也祈祈
下要打轉方中厥石意景負維河以王畿言之言

景山四周皆大河之纏繞足以示四方之形勝而
統一天下也維河下要打轉卒有九有意殷受命
咸宜自契湯至武丁無非以德受命故曰咸宜而
意實歸重武丁上百祿是行就人心土地言之
夫是大禘之承不特一邦為然也四海之遠九列爵
而為諸侯者悉皆修其職分之常而來格于有商之
廟助祭之下祈祈然其衆多焉今日之人心視諸方
命厥后者無以異矣封域之廣必以王畿為極也但
見景山雄峙于其中大河包絡于其外足以示天下
之形勝據天下之要樞而統一乎四海焉今日之士
地視之奄有九有者為不殊矣夫如此而殷之受命
有不宣乎吾知契固宜于天命矣而自契以至于今
一德之咸有皆足以承藉乎天休湯固宜于帝命矣
而自湯以至于今武德之光昭皆足以籠綏乎帝眷
夫是以天命之所歸即為福祿之所集以人心則大
同焉純嘏之慶以一身而會其全以土宇則版章焉
福履之多以一人而履其盛所以荷天百祿者在是
矣非德何以當之是則有聖王以開于前而一代之
命所由始有哲王以繼于後而一代之命所由承商
人以是而奏于登歌也不有以彰世德之盛乎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七

十六

古帝至靡不勝

詩人頌先王以武德受天命而因美後王之繼其德也

在武丁至末

詩人頌後王之受命必詳美其以德受命之事焉

武丁至末

詩人美後王德足以繼先必詳著其獲福者而表其德之宜也

龍旂至維河

詩人頌先王德足以繼先必詳著其獲福者而表其德之宜也

七

商人頌賢王有人有土之盛而必申言以頌之也

長發全

商人祀先歷推群后受命之事而因及佐命之功也

此詩禘祭群廟之主而以伊尹配享成湯故上六章歷推群后受命之事而末一章因及伊尹佐命之功當在末章分首二章追叙群后者見王業之所由始中四章詳叙成湯者見王業之所由成此大事之禮所當舉也末一章言伊尹為一代佐命

之元勲此配享之禮所當舉也細分之一章言商世德之盛而受命之久二章言商之受命始于契而大于相土三章言天命會于湯而湯能以敬德而受命四章五章詳言敬德受命之實六章言湯奉天伐暴以有天下之事末章則言湯之中興而得賢佐也

潛哲維商

一章

商人追叙世德盛而受命久必言其所以久也此章首二句自成湯推及于契言有商受命之久下六句以契言之見有商受命之所以久也潛哲

詩人頌先王德足以繼先必詳著其獲福者而表其德之宜也

十八

一句包下文三節意在其中湯之前有相土相土之前有契便是世有潛哲之君也由下推上去與下武章世有哲王同意長發其祥自契講祥字即兆字之義蓋受命雖在于湯而受命之祥實發于契故曰長發其祥也下六句是長發其祥之實蓋契雖一國之封而已有混一之漸此其所以為祥也洪水茫茫五句俱輕只重在末一句禹敷下土方言敷治水之功于下土之四方也外大國是疆言洪水既平而遠方之大國皆為中國之境也幅輿二句言遠方既疆則中國之幅輿廣大而有城

之國亦于斯時而始大也蓋有娥乃契之母家故
言之如此洪水四句俱為有娥一句有娥方將又
只為立于生商而發立于生商言天立有娥女之
子使為舜司徒掌教五教于五方而肇造一代之
基業也生商與上章生商不同

此拾祭宗廟之樂歌意謂德者命之本命者德之致
我商世德之盛所以受天之命者寧不有可言者乎
蓋自夫思慮淵深而無不通也謂之濬自夫聰明首
出而無不知也謂之哲此君德之所貴也維我成湯
人知其為濬哲之君矣然不獨湯為然也山湯而上

書經卷之二十七

十九

其非明德之相承自契而下其非賢聖之代作蓋世
有聖哲之君也故夫一統之命雖集於成湯之時而
興王之幾實兆于有國之始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不
亦久乎然果何以見之誠以洪水茫茫之際禹承命
而治之獨治其事敷下土之四方而遠方之諸侯悉
為我中國之境土時則九州攸同幅輿有廣大之勢
而有娥之國亦因之而始大矣帝以其女之子曰契
者乃世不恒有之德也于是立之為司徒而掌教
之責建之為諸侯而肇一代之封商之受命實基于
此矣非長發其祥而何哉

玄王桓撥

一章

商人頌先君有以成其教者言之有以私其業
者言之

此章契與相上皆濬哲之君也末二句分桓撥二
字不可平講言以武治民也蓋教教維在于寬而
必以剛決果斷為主故曰桓撥也受小國大國要
見得契受命敷教于四方則大小之國皆其所受
非受封也達乃教化流行沛然莫禦之意下二句
正是所以達廢蓋由契循禮而行無所過差故以
之視微于民莫不發而應之也應是應其教乃上

書經卷之二十七

十九

以此感下以此應之意蓋天下之民莫不遵禮而
行此正所謂達也禮即親義叙別信五者是也視
與視民不悌之視同烈烈還就功業上言觀註中
商蓋大可見海外有截只自其勢之相連屬者而
言非謂天下皆歸之也講相土廢亦要見有德意
且以契之教民者言之維我玄王敷教雖主于寬而
必濟之以嚴所以匡天下之枉而歸之正者何其武
也以受小國而教之則化行于小國而無有于不達
焉以受大國而教之則化達于大國而無有于不
焉是豈智謀威力之所能及哉蓋上之所為下之所

效也惟契循禮而行不越于矩度之外故以之視法
于民而凡觀感興起者自莫不發而應之上以禮感
下以禮應小國大國之無不達者九以此耳是玄王
乃濬哲之君肇商之業者也而天命于此乎基矣至
于契之孫曰相土者又繼作求其德人心由之益歸克
續其緒國祚由之益大烈烈然功業之盛九四方諸
侯聽屬于殷土者莫不畏威懷德相率而歸之而海
外之地截然有整齊之勢也是相土乃濬哲之君大
商之業者也而天命于此乎固矣

帝命不遠

一節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七

廿

詩人推天命之集于聖人而因言聖人以敬德
而受命也

此章以下四章言湯為濬哲之君而受天之命也
此章二句分上言天命集于湯下言湯以敬德而
受命也註中既字對又字看聖敬三句對商之先
祖既有明德句看末句對天命未嘗去之句看湯
降不遲意輕不可與敬德並重帝命不遠上依註
補出契與相土皆有明德方與下文敬德相照應
至于湯齊言至湯之時而王業之興與天命相會
合也不可通用王業成意湯降不遲言湯之生應

天命會集之期也此句帶下輕看聖敬三句一應
說下要見繼先祖之明德而純一敬之意言聖德
之至與日而俱升所以昭格于天者愈久不厭
上帝是敬也帝命句止承敬德講式法也言使之
作天下之君師而為國民之式法也此只是天命
之如此未便是有天下也九圍下要打轉湯齊意
夫契以明德而基命于先相土以明德而承命于後
天之命我商者固來曾遊而去之也至于湯之時
則貞元之會與國運而俱新王業之興與天意而適
恆皆之關其始者于是而集共成矣斯固天之命也
而湯豈無所以受命者哉湯之生也得聖人之時不
死不後適當會合之昌期于是繼先祖之傳而純一
敬之德日新不已而溫恭之自然者與日而俱升絳
然有常而聖敬之不勉者與日而俱積所以昭格于
天者終始相因遲遲然無一息之間斷久暫一致遲
遲然無一時之厭數顧諟明命凜若天鑑之在茲也
昭事上帝儼若明威之可畏也惟上帝是敬而已夫
聖敬之純有如契是以感通之下默有以迎其會集
之機而帝遂命之以為法于九州焉作之為天下君
而萬邦得有所表正也作之為天下師而臣民得有

所矜式也帝命之齊者不干湯而受之乎

受小球大球 一章

商人頌聖王得人心而膺天眷以其敬之施于政者致之也

此及下章俱言成湯以敬德受命之實此章上三句言天命湯受諸侯之朝下四句本其敬之施于政者為天之所命也未句與首三句相應即上章帝命式于九圖之意中間三句即上章敬德之施下章做此受大球小球等語只是天將使之如此未便是實為天子事也球王也入覲時所執以為信者也為下國綴旒言繫屬天下之諸侯猶旗之綵綴著乎旒也何天之休就上二句見之不競三句言不偏于競綵不偏于剛柔敷之政事者優優然寬裕而得中也要本敬上來百禄是道即所謂何天之休也

然其受命之事何如彼諸侯朝于天子必執玉以為信也天將使成湯為天下之主而受乎小國大國所繫之王焉以一人繫屬乎萬國猶旗之綵為旒所綴著也不為下國之綴旒乎夫人心之所在即天休之所在也今既聯而屬之則有以荷天之休矣所以然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七

廿七

廿七

者蓋由其敬德之施于政也張弛各適其宜不兢而失之急不練而失之緩焉文武惟其所用不剛而至于折不柔而至于廢焉敷政優然寬猛相資有優柔平中之美仁義並行有寬裕得中之妙也若學者執非敬之所存乎此所以天命有在而小球受焉大球受焉百禄之荷于天者悉于是而聚其全也不然其何以致之哉

受小共大共 一章

詩人頌聖王得天之命由其善用武者致之也此章上三句言天命成湯受天下之貢下四句則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七

廿七

本其敬之見于用武者為天之所命也共貢也任土作貢之義駿龐馬也天子負荷乎諸侯猶馬之任載乎物故曰為下國駿龐也荷天之龍亦就上二句見之敷奏其勇不是伐桀只就其平日用武者而言不震不動言不以兵威而驚動乎人如婦市不止耕者不變可見不難不疎言自反常直無所恐懼于已也亦要本敬上來百禄是總亦與上三句相應

諸侯享于天子亦必任土以作貢也天將使成湯撫四海之廣而受乎小國大國所共之貢焉以一人負

荷乎萬邦猶馬之任載乎物也不為下國之駭麗乎
夫人心之所存即天寵之所存也今既任而載之則
有以荷天之寵矣所以然者蓋由其敬德純于中而
大勇布于外奉行天討于以大進其武功本之以仁
以戢天下之暴固不失之震動而有所驚擾于人也
行之以義以昭有名之師亦不失之懸竦而有所恐
懼于已也若是者孰非一敬之所發乎此所以天命
有歸而小共受焉大共受焉百禄之荷于天者自以
引而總其盛也不然其何以致之哉湯之以敬德受
命者蓋如此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七

廿五

武王載旆

一章

商人頌先后行師之無敵而表其用師之有序
也

上文言湯受天之命此章方自其伐桀有天下者
言之而天命遂歸于湯矣九有有截分上言恭行
天討而有不可遏之勢下言用師有序以見其不
得已之心載旆與有茂秉鉞對看不必承上章用
武說來此自是伐桀之事與上章無關也如火烈
烈不重在師衆之盛上重理上則莫我敢曷正所
謂無敵之師苞有二句是也遂謂肆其惡達謂行

其志九有有截則天下皆歸商矣末二句要說出
聖人之心來初伐常次伐頑次伐昆吾冀桀之恐
懼而脩省也及終不改而後伐夏桀聖人于此曷
嘗有私天下之心哉此章亦含敬意在其中

既受上帝之命乃興伐桀之師我武王威武奮揚恭
行天討載彼旆焉紀律之可觀也秉彼鉞焉敬謹之
不怠也但見義聲之動凜然有難犯之勢殆如火之
方揚烈烈然莫有敢曷乎我者矣彼桀之盤固猶夫
木之苞也常頑昆吾之附著猶夫木之葉也今苞有
三葉皆莫得而遂其惡莫得而達其志由是四海悉
底于清平天下遂歸于一統九有之內皆截然其整
齊而為我商之士宇矣湯之伐桀而有天下如此豈
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哉自當時用師之序言之始伐
常次伐頑冀乎桀之聞而改之也次又伐昆吾猶冀
桀之懼而存之也及終不能改也則天誅不可以久
留罪人不可以不得夫然後用師南巢以伐夏桀焉
觀其用師之序而湯之心誠非得已者矣夫其始也
以敬而受天命其終也以敬而成王業此湯所以為
湯哲之君而天命歸之也有商世德之盛如此今日
大拾之祭其容已乎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七

廿六

商人頌聖人為受命之君而得聖臣以佐其命也

此章頌伊尹佐命之功三句分重在伊尹上言中葉之際有君如湯者出焉故遂錫之伊尹以為佐命之臣也中葉是相上之後嘗中葉也允也天子言天命之為天下之主也既有是君必有是臣必所以降之卿士也阿衡是伊尹之官號蓋取脩平之義而名之也倚平倚之為平也實左右商王庶修德伐暴三意講要見佐之以受天命之意實維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七

廿七

二句不平重下句配享意于末見之

然受命雖在於成湯而佐命實資于伊尹昔我商中葉之際震焉而有竦懼之形業焉而有危疑之勢天下之君聖德光昭將使之為九圖之式允矣為之天子也夫有興王之君以主之于上則必有名世之臣以輔之于下于是降于卿士有元聖如伊尹者出而為之佐焉斯人也實若輔相之尊而有阿衡之號政事賴之以取平也紀綱倚之以謀斷也所以秉國之鈞者此其人矣是以任之既重得致其忠盡之誠

待之既尊克盡其贊襄之道聖故日躋雖湯德之格乎天也而實尹有以故之也禁行天討雖湯德之應乎天也而實尹有以成之也所以左右商王而光有天下者非尹之功而誰功哉夫伊尹為一代佐命之元勳如此則今日配享之禮亦不容以不舉矣夫于世德之美也可以見先後之重光于佐命之賢也可以見君臣之合德商人頌而歌之也不亦宜乎

潘哲維商 三章

商人頌世德盛而天命久必詳自其以德受命者言之也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七

廿八

首二章

商人頌世德盛而天命久而必兩叙其先世之德焉

玄王至湯齊

商人頌先聖德足以受命而因言命之集于後聖也

帝命不遠 合下二章

商人推天命集于聖人之德而因兩著其以德受命之事焉

末二章

商人美聖君伐暴以受命而因其佐命之功焉

殷武

全

商人歷頌先王中興之功而作廟以安其神也此詩末章分上五章歷頌高宗中興之功末一章則言作廟以安高宗之神也首一章稱其伐楚之功二章述其責楚之義三章言諸侯畏服而來朝此所謂中興也四章推言中興之由五章極言其中興之盛六章言今日作廟以祭見其有大功宜立百世不遷之廟以祀之也

詩經正義

卷之二十七

廿九

中商人頌先王之伐遠而因歸其功也

此章末一句分上五句叙其伐楚之事末一句歸其服楚之功蓋自商道中衰威武不振所以荆楚恃其險阻離叛不服高宗中興撓然用武以伐之肩入其險阻以聚其離叛之衆而荆楚之地遂截然其齊一矣非高宗之功而何曰湯孫之緒睹見其能繼湯之功也上五句只順文說下不可以伐

國聚衆對

此祀高宗之樂意謂我商之業雖傳于往古而中興

之盛實本于高宗蓋自盤庚沒而殷道中衰楚人不服也久矣維我殷王慨國運之式微憤發荆之僭逆乃撓然用武奮伐荆楚之國焉以為楚人之敢于稱亂者恃其險阻固也于是歷肩其阻直抵其地而深入之于以聚其離叛之衆而合其渙散之心使累世之逋寇于此而定中國之境土于此而復荆楚之地截然齊一以歸于商矣若以者果誰之功哉蓋我湯孫曰高宗者新自宸衷秉王綱于已墜布昭聖武合人心于既離撥亂反正之烈比于湯而有光矣不曰湯孫之功而何

維女荆楚

一章

詩人述先王責楚之義以見其中興之功也

此章言荆楚既服以義而責之也舉氏楚為言見得氏楚尚服則荆楚之常服可知矣末句正見義之所在也居國南鄉言其地之不甚遠也來享來王要分得明白卒是貢獻方物王是襲位之始來觀君也末句以氏楚自言謂末要見責楚之義既克之矣乃以義而責之曰維女荆楚之地雖云遠于中國然不過居國之南鄉耳固非方外之夷絕域之寇也昔者成湯之世自彼西方氏楚之國尚莫敢

不來享而輸其貢獻之誠莫敢不來王而修其世見之禮且曰以小事大者天下之常經以夷事華者天下之大分凡此方物之畢陳繼世而入覲皆商之常禮也吾亦謹其常禮而已矣夫在氏菟猶如况况爾荆楚其視氏菟之遠何如也而敢不至哉是觀其責楚之詞而大義昭然矣

天命多辟

一章

觀諸侯舉述職之典而求免其咎焉可以見先王中興之功矣

此章言荆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三句分上三句

請經正義頌卷之二十七

世

言天下之諸侯皆舉述職之典下二句諸侯自言其職之修而求免咎于王也首二句輕看歲事來辟言以其所為之事入覲于王也所謂述職者是也歲事泛說所包者廣下文稼穡特舉歲事中一事而言之耳莫予禍適亦是諸侯自言之詞帶下句看

夫遠人服矣而諸侯有不服者乎吾知商室之衰諸侯玩愒而不朝者有之矣今當荆楚既平之餘各啟其畏服之志天命多辟設都于禹所治之地者雖非一人也然皆奉一王之典章而脩其述職之敬遵一

代之成憲而謹其入覲之儀以歲事來見于商莫敢有一人之不率者焉敷奏之餘求免于罪咎之及陽勵之下祈逭于譴責之加曰王其莫予禍適矣乎若予庸心于小人之依土地不敢以不辟致力于勸相之勤田野不敢以不治稼穡之事匪敢懈也亦庶乎可以免咎矣是諸侯之畏服者又如此

天命降監

一章

詩人表民之可畏因著賢君畏民而得天也

此章推本高宗中興之由以畏民而致之也二句分上二句即天命在于民心以見民之可畏下四

請經正義頌卷之二十七

世

句言高宗畏民而因以得天此其所由以中興也天命降監二句泛言天命之所監視者惟在于民民之所歸天必就之民之所叛天必去之與民之所以可畏也故曰下民有嚴不僭二句正是畏民之實賞不僭與民共賞之也刑不濫與民共罰之也不敢怠違正是畏民帶上句一順說下言所以畏民者無間于始終也非不僭濫于始又不僭濫于終之謂命于下國二句須以平荆楚服諸侯作骨子命于下國言命之為中國外夷之主也如是則天下之福皆其福矣故曰封建厥福二句相承

看不可對看不得二句畏民即所以畏天也命于二句得民故有以得天也

夫荆楚平而諸侯服高宗中興之功大矣然果何有而致之哉亦知其所可畏者而畏之耳誠以天之鑒雖若深遠而莫測也而實觀于民心之去就民之所視即天視之所存也民之所聽即天聽之所寓也是民雖微也而天之所鑒者為甚大民雖通也而天之所視者為甚遠不亦至嚴而可畏乎惟我高宗知民之可畏也是故有所賞也則賞當其功而不失之備順民心而賞之也有所刑也則刑當其罪而不失之濫順民心而罰之也抑畏之念不敢一時之或怠祗慎之誠不敢一息之或違所以畏民者無所不至矣是其畏乎民也正所以畏乎天也由是人心之所歸即為天命之所屬天乃命之于下國內之則為中國之君焉外之則為夷狄之主焉于以大建其福以蒞中國而建其福于內也以撫四夷而建其福于外也天下之福皆以一身而會其全矣高宗之所以受命而中興者謂不本於此哉

商邑翼翼

一章

詩人極頌先王中興之盛而雷裕之遠也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七

廿三

此章上四句極言其中興之盛下二句又推其雷

裕之遠也俱要以平荆楚服諸侯作骨子翼翼只是國勢之政觀不必就禮樂刑政上講極即萬邦之方意亦不就來取正言聲是聲譽靈是威靈蓋自殷道中葉人皆玩而易之至高宗中興王都始復翼翼然為四方之表極而又有赫赫然顯盛之聲濯濯然光明之靈也此中興之盛也末二句不可對看一帶說下觀本文以字可見壽考且寧言享國長久且安寧也如契則所以固天命繫人心而服夷夏者非止一日故能保我後生也我後生即時王自對高宗則曰後生也保後生要見賴其中興之盛意

詩經正義卷之二十七

廿四

自其中興之盛言之蓋自商道中葉都邑不振人皆易而視之者久矣惟高宗之中興也捷伐之後國勢以之而政觀會同之餘朝廷以之而增重商邑翼翼然其整飾也是商邑也宅中國大有以示四方形勝之樞居重馭輕有以立萬邦朝宗之準諸侯之所向者恒于斯也四夷之所仰者恒于斯也不為四方之極乎播之而為聲也則聲名之洋溢赫赫然其顯盛而為有耳者之所共聞振之而為靈也則王靈之不

顧惟濯然其光明而為有目者之所共覩中興之盛
莫加于此矣豈徒一時為然哉彼其際昇平之運而
享國祚于靈長獲難老之休而保康寧于永久不惟
善考而且寧焉所以承天命而固人心者非一日矣
故今為之後嗣者撫盛成之業猶得以藉其餘休續
商邑之傳猶得以蒙其餘澤風華所被天下莫敢違
也威靈所昭天下莫敢戾也不有以保我後生也哉
斯蓋以前而言則紹成湯之傳以後而言則垂子孫
之慶高宗之功其諸百世不朽者矣

陟彼景山

一章

詩經正義頌卷之二十七

卅五

商人作廟以安先王之神所以報其功也

此章言立百世不遷之廟以安高宗之神也末句
分蓋高宗有百世不磨之功故後人立百世不遷
之廟此蓋在觀盡當桃之時非始崩而附廟之時
也陟彼二句言登山而取松栢之木也斷是取之
于山還是遷于造作之所斷是斷削之使就于經
墨爰是用鋸截之使長短之得與舊與斷不同松栢
二句對講寢成孔安言寢廟既成乃奉安高宗之
神而祭之以報德報功之無盡也

大高宗有百世不朽之功則當祀之以百世不遷之

廟故以寢廟之作必資于材木之用也于是陟彼景
山之上而取夫九九然直大之松栢焉既斷之于山
林之中矣而遂遷之于造作之所既斷之以就于經
墨之正矣而遂截之以適其長短之宜以之為松栢
也則挺然而極其長以之為旅楹也則闢然而極其
大飭材以作廟如此廟既成矣乃奉高宗之主而祭
之所以慰其在天之靈妥其在廟之主而報德報功
之無盡也豈徒一世祀之而已哉吁商人歌之于始
附之際可謂能揚先王之休者矣

命于下國 今下一節

詩經正義頌卷之二十七

卅六

商人頌先王受天之命而極言其功烈之極乎
後也

詩經正義頌卷之二十七 終

詩經正義二十七卷

安徽巡撫
孫進本

明許天贈撰天贈字德天熙縣人嘉靖乙丑進士
官至山東布政使叅政是書不載經文但標章名
節目附以已說頗爲舛陋如於采蘋章云大丈夫妻
講中不可說出此就說詩者言非詩人口氣書中
大率如此蓋全爲時文言之也經學至是而弊極
矣